目录TOC

聲明:本書由新奇書網(www.xqishu.com)自網絡收集整理製作,僅供交流學習使用,版權歸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歡,請支持正版.

　　《民國女配日常[穿書]》作者：兀兀

　　文案：

　　風系異能者艾陽穿進一本民國虐戀文里，diao炸天的男主跟人淡如菊的女主愛的驚天動地。

　　這跟她半點兒關係也沒有，她是那個過的最差，死的最早的炮灰小艾。

　　她可是穿書度假來的，敢挑戰她的底線？

　　那就只能：揍你！揍你！狠狠揍你！

　　洪門大佬：姑娘，搶地盤做生意讓我來，你跟我回去。白月光是什麼？我早忘了。

　　艾 陽：我來了你還想當大佬？

　　華董容重言：躺平任搶。

　　艾 陽：不，你不能躺，跟着我念：富強、民主、文明

# 第1章 穿越即新生

　　艾陽坐在廊下，目光從檐下掛着的紅漆鳥籠興緻盎然地移到腳邊郁綠的蘭草，她站起身逗逗籠里那隻叫“八哥”的小東西，腦海里的記憶告訴她，籠子里那小東西會說話。

　　只可惜小東西只用綠豆小眼兒瞪着她，連叫都不沖她叫一聲。

　　艾陽十分大度的表示不跟一隻鳥兒計較，她又彎腰摸一摸蘭草正中抽出的幾支嬌嫩的白花，記憶告訴她，這是真正的花，不是末世變異品種，不會攻擊她。

　　她曲曲腳趾，將心裏的慾望跟雀躍強壓下來，記憶告訴她，這裡是一個叫豐城的地方，這牆壁雪白，檐瓦青黑，天空碧藍，廊下掛着漂亮的彩緞，窗上貼着大紅喜字院子，就是她以後的家。

　　而她，再不是末世五十年，華國的一名風系異能者，而是豐城梁家新過門兒的二奶奶李艾。

　　艾陽還清楚的記得自己正隨着戰隊跟喪屍戰鬥，她是風系異能，本來是最擅長逃跑的，但爆炸來臨的那一刻，她還是沒有躲過基地最新研發的□□的衝擊，在炙熱的火浪中，真的如一片碎恭弘=叶 恭弘般被拋向空中。

　　再醒來的時候，她就成了豐城大地主梁家二房奶奶李艾，在新婚之夜孤獨的躺在喜床上，而她的那個丈夫梁家大少爺梁維華，聽說拜過堂之後，就開車回瀘市去了。

　　之前的李艾是什麼心情艾陽不知道，但新婚之夜老公跑了對艾陽來說，根本就不是個事兒，跟再活一次的喜悅相比，嫁給誰，愛不愛簡直不是問題，反正她上輩子就沒有想過結婚，生理問題嘛，空閑的時候找個對眼兒的解決一發，方便快捷也無後顧之憂，再簡單不過了。

　　眼前的繡花綾帳，身上光滑如水的錦被，清新的帶着香氣的空氣，這些都比什麼男人更能讓艾陽熱淚盈眶。

　　在她們這些異能者中間，一直有一個傳說，如果有一天，她們為國犧牲的話，迎接他們這些異能者的，並不是真正的死亡，而是另一種意義的新生。

　　隨着李艾的記憶如潮水般湧入，艾陽知道了，她的新生，是穿越到了一本她看過的末世前的小說里。

　　艾陽是末世后出生的，曾經的繁華跟文明對艾陽這一代孩子來說，停留在父母的講述和有限的影像里，艾陽還多了一個愛好，她很喜歡看外婆那個老平板電腦里的小說，從那些恩怨情仇里尋找描摹過去世界的樣子。

　　現在她不但如小說里寫的那樣，死後穿越了，還穿越到了這麼好個地方，這簡直就是國家對她多年跟喪屍戰鬥的最高獎勵。

　　她穿的這個人物小艾，就是個炮灰女配，她的存在就是為了給小說女主安梅清做陪襯的。

　　尤其是小艾的下場還挺慘，被親哥哥賣了換富貴不說，後來還成了流氓的情婦，被人侮辱之後跳江而死。

　　艾陽看小說的時候不在意，可真成了小艾，這感覺就不美妙了，她穿越到書里是基地對她多年辛苦征戰的獎勵，讓她可以在這夢裡都不存在的地方享受生活，可不是跑來再死一回的。

　　所以嘛，她下來的日子，應該是怎麼舒服怎麼來，怎麼安逸怎麼過，至於什麼規矩講究，當小說看看就好，當真照着活，那她上輩子殺的就不是喪屍，而是割的草了。

　　“大太太，我覺得您先別跟二奶奶計較，她畢竟是人家二房的媳婦，”一個粗啞的聲音極低的說道。

　　大太太冷哼一聲，“我這哪是跟她計較？怎麼說她也是維華的媳婦，歸到二房就不是我兒媳婦了？維華是我腸子里爬出來的，不是她樂雲香！維華再不滿意這門親事，可娶也娶進來了，總不能這麼將人一直摞在那兒吧？！”

　　粗啞的聲音連連稱是，直道還是大太太仁義顧全大局，不愧是梁家的當家主母，不像二房太太，除了成日生事，就沒有辦過一件對梁家有好處的事，現在也是，媳婦是她非要娶的，娶進來了，居然連理也不理，一點兒當婆婆的樣子也沒有。

　　大太太聽着粗啞的聲音絮絮說完，又是一聲冷哼，“她能懂什麼？先死了男人後死了兒子，彷彿梁家都欠了她一樣，隨她鬧吧，再鬧又能如何，維華一肩挑兩房，管她叫一聲娘，就真的是她兒子了？想得美！”

　　艾陽是風系異能，穿越之後雖然戰力不及之前的十分之一，但基本的能力還是保留下來了。

　　比如她的耳力就比常人要敏銳的多，就算呆在梁家給她安排的小小院子里，只要她想，她可以聽到方圓五十米內的聲音。

　　這大太太離她還這兒還遠着呢，李艾悠悠站起身來，“朵兒，給我加件衣裳。”

　　前世她最主要消遣就是看這些幾十年前的小說，她們那代人，每日為了活下來疲於奔命，什麼音樂文學繪畫，早就不存在了。

　　這本民國小說告訴她了一種遠古的香火傳承方式——兼祧。

　　梁家當家這一代原本有梁伯文梁仲韜兩兄弟。

　　就如長房大太太說的那樣，二房運氣格外差，前些年梁仲韜不在了，去年二房唯一的兒子梁維中又一病去了。

　　二房太太樂氏要強，不肯眼睜睜的看着偌大的家業落到長房手裡，便提出了兼祧的主意，長房想叫兒子梁維華白得二房的產業，那就把兒子分自己一半，她不但要兒子。還要兒媳婦，更要孫子。

　　幾番角力之下，高湖鎮糧油鋪子家的姑娘李艾被樂氏親自選中，嫁到了梁家二房。

　　小說里的李艾是一個乖順聽話的就像假人一樣的女人，她的生活除了等着那個根本不願意見她的男人，就剩下哭跟跪了，甚至連質疑自己為什麼要被這麼對待的念頭都不曾有過。

　　今天，做為新娘的她，就得跪在丈夫的親媽，她的大伯母劉大太太跟前，接受她為人媳的教育。

　　而之後的日子里，她要服侍兩位婆婆，甚至在兩位婆婆的鬥法中艱難掙扎，兩面不討好。

　　還要看着名義上的丈夫跟倫理上的大嫂，也就是梁維華的另一位妻子安梅清，恩愛和諧，將她視為他們幸福道路上的攔路石，恨不得一腳踢開才好。

　　艾陽回憶着小說里的劇情，邪惡的一齜牙，不好意思了，她是艾陽，不是炮灰小艾，不管是大婆婆還是二婆婆，抑或是丈夫嫂子，她不舒服，誰也別想痛快。

　　作者有話要說：　　腸子里爬出來，是紅樓里的說法，這裏用了一下。

　　好基友的文，正在火熱更新中：

　　文名：我，似個农民[種田]；作者：阿穆考試月；

　　文案：我，似個农民，

　　我，莫得錢，

　　也，莫得地，

　　更，莫得種子。

　　——這是蘇子安此刻內心的真實寫照，或許還要再加一個“艹”。

　　因判斷失誤造成戰機貽誤的、帝國最有前途的少將蘇子安，被發配到地球去種地改造了。

　　荒蕪的星球上，除了他和他的幾個親衛，連只鳥都沒有。而將他們遣送到此的飛船，也麻溜地將一行人踹下來之後，掉頭就走。

　　蘇子安追着罵道：“艹，給老子把種子和肥料留下啊！”

　　然而，都是徒勞

# 第2章 摔跤

　　劉大太太長了一張和氣圓臉，慈眉善目的，頭髮整齊的梳在後腦，用一根鑲玉頭的銀簪給綰的緊緊的，她身上的衣裳如同她的髮型，同樣的一絲不苟，暗綠鑲金邊的襖裙，下頭是一雙蓮足，塗了一層蜜粉的臉莊嚴的如同佛里的神祗。

　　她款款走到艾陽的院子門前，沖身邊的曾媽媽輕聲道，“去，跟裡頭說一聲，我過來看二奶奶了。”

　　曾媽媽應了一聲，沖身邊的小丫頭使了個眼色，小丫頭抬腿進院兒，曾媽媽扶着劉大太太，“太太您小心台階。”

　　劉大太太嗯了一聲，抬眼看着這處院子，樂香琴為了跟自己別苗頭也夠拼了，她給新媳婦選的這處院子就離她住的地方不算遠，而且地方還很大，比自己兒子媳婦住的地方一點兒也不差。

　　只可惜啊，劉大太太心裏輕笑，再好又有什麼用？維華是她生她養的，二十多歲的人，還能叫樂香琴給哄跑了？

　　小丫頭進來通報，艾陽已經站在廊檐下了，她可不會因為劉大太太長的和善，又親自在新婚第一天就過來看她，就把劉大太太當善人。

　　小說里寫得清楚着呢，這次來，劉大太太可是給了初來乍到的小艾一個下馬威，當然，這也是她的目的，在小艾人生地不熟，對梁家充滿恐懼的時候，折斷她的骨頭。

　　劉大太太扶着曾媽媽進了院子，滿目的綵綢跟紅喜字並沒有讓這裏增添多少喜氣，她微微一笑：

　　新郎拜完堂就走了，連洞房都沒有進，哪是還有喜氣可言？

　　她看着向她走過來的艾陽：

　　其實除去李艾是樂香琴選的這一點之外，她對李艾也挺滿意的，不論是出身，還是長相身材，甚至八字性情，李艾都更符合劉大太太的選媳標準。

　　比起那個結婚之後就一直住在滬市，還非要在滬市一家女中當老師，一天也不願意在她跟前盡孝的安梅清，劉大太太也覺得，像李艾這樣的，才是最合適當兒媳的人選。

　　尤其是她那纖穠合度的身形，胸是胸腰是腰的，一看就是個好生養的，想到這點，劉大太太又高興不起來了，安梅清嫁進來已經兩年多了，愣是連個P都沒放一個，這要是叫二房這個搶了先，自己的孩子可就不是長孫了。

　　艾陽才不關心劉大太太的心理活動，她臉上做出最“得體”的微笑，在離劉大太太還有幾步的地方停下腳步，微微彎了彎膝蓋，“大太太，”

　　這是給自己見禮？也太敷衍了，劉大太太從鼻子里嗯了一聲，仰着頭往屋裡走，等她進去坐定了，得好好給這鄉下來的丫頭上一課，叫她知道怎麼做人兒媳婦？！

　　劉大太太一條腿剛落地，突然膝蓋一疼，沒等她反正過來，整個人就撲在地上，“哎喲~”

　　她可是小腳，這摔到地上，根本爬不起來！

　　一旁的丫頭婆子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跤給嚇傻了，目瞪口呆地看着匍匐在地的大太太，還好曾媽媽反應快，“太太，太太您這是怎麼的了？”

　　艾陽強壓心裏的得意，驚訝的快步過去，“大太太，您這是，您這是要折煞我嗎？來人，快，快去請二太太過來。”

　　這麼好的戲，只有她一個觀眾怎麼行？自然得多個好熱鬧的。

　　“別，不許去，”劉大太太身材跟臉型一樣圓潤，又摔的突兀，此刻被丫頭婆子架着，再狼狽不過了，她現在這個樣子，叫老二知道了，能笑她一年！

　　“二奶奶別去，”曾媽媽為難地看着門外，二奶奶已經跑出去了。

　　艾陽拎着裙子，健步如飛的奔向她的正牌婆婆，樂二太太的院子，將身後的丫頭遠遠的甩在了後頭。

　　她穿進這本書里之後，嘗試過自己的能力，雖然現在十不存一，但聽得遠，跑的快，將空氣化為風刃，這些基本技能還是保留了，現在她只要稍一提氣，速度就不是梁家的丫頭們能追的上的。

　　循着說話聲，艾陽準備的找到了樂二太太住的院子，她一把把門推開，拉住院子里站着的一個青衣丫頭，“二太太呢？快帶我去見她！”

　　樂香琴這會兒正跟長房大老爺梁伯韜生氣呢，“維華這是怎麼回事？看不上我給他選的媳婦，早說啊？這可不是只是打我這個母親的臉，也是打咱們梁家的臉，打人家李家的臉！”

　　這些都不是樂香琴生氣的主要原因，梁維華二十多了，真把她當親娘，她自己都不信好不好？但她得要個屬於二房，屬於自己的孫子，這個孫子必須由二房少奶奶李艾生出來的才行，可梁維華不進小艾的房，她哪兒要孫子去？

　　面對弟妹的淚眼，梁伯韜也挺為難的，他雖然是梁維華的親爹，但也不能摁著兒子去跟小艾洞房不是？對他來說，誰生的都是他的親孫子，只要梁家家產不外流，怎麼都行，“我已經給維華打電話了，一定把他給叫回來！”

　　樂香琴知道，梁維華除了聽梁伯韜的，其他人的話根本不會入耳的，“嗯，你可快點兒，雖然那個小艾性子軟，李家也算不得什麼，但泥人兒也有三分土性，這新婚才第一天，他就這樣，三朝回門的時候，怎麼辦？”

　　樂香琴比妻子劉氏年輕着四五歲，人又生的小巧，一身兒暗紅織金旗袍將身形勾勒的格外窈窕，看起來就也三十齣頭的樣子，細長的風眼睃過來，滿滿都是撩人的風情。

　　梁伯韜看的意動，忍不住往樂香琴身邊湊了湊，低頭嗅着她身邊上的法蘭西香水味，“我送你的香水原來你天天擦啊，讓我好好聞聞，維華不進那個小艾的洞房，我進你的洞房不就成了？”

　　“你個死人，”樂香琴嘴裏嗔着，人卻已經向梁伯韜身上偎了過去

　　“二太太！”

　　梁伯韜還沒把樂香琴摟到懷裡呢，門嘩啦一聲就被粗暴的推開了，他嚇的一哆嗦，直接把一臉春意的二太太給推了出去。

　　“啊！”樂二太太人還沒有反應過來了呢，就已經坐在地上了，“你干什麼？”

　　“這，這是怎麼了？”艾陽一臉驚訝的迅速躲在氣喘吁吁的丫頭後頭，“打起來了？”

　　樂二太太身邊的丫頭叫翠兒，做為二太太的心腹，大老爺來的時候，都是她守門，她自然最知道大老爺跟自家太太的“關係”。

　　但她怎麼會想得到，這個時間新進門的二少奶奶會突然跑過來，她都沒反應過來呢，就覺得自己“飛”起來，等晃過神兒，兩腳剛沾地，就看到這麼一幕。

　　梁伯韜迅速收斂神色，不悅的瞪了翠兒一眼，“怎麼回事？二奶奶來了也不通報一聲？我跟二太太正說事呢！”

　　翠兒也不明白啊，她看了一眼瑟縮在一旁的艾陽，“我，我也不知道，二奶奶來的時候我都沒看見。”

　　艾陽驚訝的睜大眼，她很想擠出幾滴淚，奈何演技不行，“我這麼大個人你沒看見？不是你帶我進來的么？”

　　她似乎不願意跟一個丫頭多辯解，“是這樣的，大老爺，二太太，大太太剛才去我那兒了，不知怎麼的，就摔了倒在地上了，我看大太太摔的狠了，又不知道該怎麼辦？就過來跟二太太說一聲。”

　　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扶着翠兒才堪堪站起身的二太太，一臉怒容的看向梁伯韜，“大老爺，你怎麼能對二太太動手呢？”

　　說完就拿起手裡的帕子，裝模作樣的抹起了根本不存在的眼淚，“我到底嫁了個什麼樣的人家啊？！”

# 第3章 誤會

　　梁伯韜尷尬的看着不停抹淚的艾陽，“不是，你誤會了，”他看了一眼樂二太太，“你婆婆就是腳滑了一下，才摔倒的，我怎麼會對她動手？”

　　艾陽睜大眼睛看着樂二太太屋裡的羊毛地毯，再看看已經扶着翠兒起來的樂二太太，她這一下“滑”的可不輕，旗袍下擺的蝶形盤扣都崩開了，露出雪白的大腿。

　　艾陽“難過”地看了一眼疼的直哼哼的樂二太太，回頭沖梁伯韜艱難的點點頭，“是，我知道了，”

　　她走到樂二太太跟前，“二太太，您進屋換件衣裳吧，這樣子不太好。”

　　侄媳婦這顯然是不相信啊，梁伯韜被艾陽弄的老臉發紅，想再解釋一下他真的沒有對樂香琴動手，但又覺得說了也是越描越黑，“咳，你剛才說什麼？大太太摔着了？你怎麼知道的？”

　　樂香琴這才想起來艾陽過來是干什麼了，“你說大太太摔了？為什麼？”

　　“大太太剛才到我的院子里去了，我沒來得及行禮呢，她就摔倒了，”艾陽為難的看着樂香琴，“為什麼我也不知道，但看樣子摔的挺重的。”

　　樂香琴一拉翠兒，“那還不快走，趕緊看看去，這大喜的日子已經夠晦氣了，可不能再出什麼閃失，有些人啊，”

　　她斜斜的飛了梁伯韜一眼，“巴不得人家事事不如她呢，我昨兒才娶了兒媳婦，她這個大伯母可就坐不住了，居然往侄媳婦院子里跑，”

　　她又似嗔非嗔的橫了艾陽一眼，“你這個孩子也是不懂事，怎麼能等着你大伯母去看你呢？你應該一大早起來，去敬你大伯母一杯兒媳婦茶~”

　　艾陽被樂香琴的媚眼划的汗毛直豎，但還是配合的低下頭，“我頭一次成親，不懂得這些的。”

　　可你們梁家可是第二次娶兒媳婦了，還弄出大早上大伯母去新房的事，那就是你們的不對了。

　　艾陽點到即止，大度的不跟梁家人繼續這個話題，“二太太，您，”

　　她指了指樂香琴露出來的大腿，“您還是換身兒衣裳再去看大太太吧，這麼著會着涼的。”

　　樂香琴臉一紅，啐了一口，“就你眼睛尖，”說完才意識到她如今是婆婆了，該有的端莊派頭還得擺出來，只得學着劉大太太的樣子，“嗯，翠兒，扶我去換身兒衣裳。”

　　艾陽目的達到，也不在這兒“候”着，沖梁伯韜點了點頭，悄悄的退了出去。

　　連着看了兩場“摔跤戲”，艾陽心情不錯，她不急着回自己那個小院子，慢悠悠的在梁家大院兒逛了起來，

　　好好欣賞一下書里描寫的美景，還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至於梁家的兩位太太，這本小說有三分之一的內容，就是兩房太太各種撕胯：

　　爭家產，爭兒子，爭男人，就像兩隻關在籠子里的困獸，除了相互撕咬，再找不出一點兒可做的事。

　　艾陽可不想把大好青春浪費在這個宅子里，現在她得先摸清形勢，熟悉地形，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見招拆招，她想好了，這次穿越是國家對她多年血戰的獎勵，她是來療養的，享受才是最重要的。

　　在自己的“丫頭”小福的陪伴下，一個上午，艾陽走馬觀花的把梁家給逛完了，不得不說，梁家還真是漂亮，末世五十年，雖然許多地盤被人類從喪屍手中奪了回來，但已經被毀壞的不成樣子，像梁家這樣一派鬱郁蒼蒼欣欣向榮的景緻，真的只留在有限的影像里。

　　現在好了，這一花一樹，她都可以去嗅去摸，甚至在看到她格外喜歡庭前的牡丹的時候，小福還提議可以剪幾支回去插瓶，但被艾陽給拒絕了，對她來說，再沒有花開枝頭更美好的事情了。

　　等艾陽逛完回院子，就看見曾媽媽坐在她屋裡，“這位是？”

　　艾陽佯做不認識曾媽媽。

　　曾媽媽乾笑一聲，“二少奶奶還沒有認親呢，自然不認得我，我是，”

　　艾陽不等她說完，就沖小福道，“這是咱們家裡的貴親？我該叫她什麼？難道梁家都是這麼跑到我院子里來讓我認親的？”

　　她記得小說里的情節，小艾三天沒有等到丈夫梁維華，無奈之下，梁伯韜發話不論梁維華到不到，小艾都是梁家的媳婦，所以直接讓小艾一個人敬茶認親。

　　而小艾連點委屈都不敢有，一個人給梁家的三個“長輩”磕頭行禮，還被因為被劉大太太狠狠的挖苦了一番，說她挑的媳婦連男人都留不住的樂香琴，轉頭給罵了一頓，說她是個沒用的東西。

　　曾媽媽被艾陽問的老臉有些掛不住，但她跟着劉大太太幾十年了，當初大少爺梁維華都是她一手帶大的，她怎麼會怕了一個才進門的新媳婦？“瞧二少奶奶這話問的，不知道的還以為您是咱家買來的呢，居然一點兒規矩都沒學，我可不敢跟咱們太太攀親，”

　　她挺了挺肥碩的胸脯，“我在大太太身邊服侍，我姓曾，人家都叫我曾媽媽。”

　　“原來是在大太太身邊服侍的，”艾陽加重了“服侍”兩個字，“我還以為你是大太太的親戚呢，曾媽媽說的話我聽着你也就只能服侍人了，如果我這個正經二房少奶奶都得買，那梁家又是什麼樣的人家？是不是在你眼裡，連大太太也是買來的？”

　　“嗯，肯定是了，還是買一送一，買了大太太，搭了你曾媽媽，”艾陽徑直走到高背椅上坐了，“小福，我這兒不歡迎曾媽媽過來，把人給我攆出去，太礙眼！”

　　這個李家姑娘可是她陪着大太太二太太一起挑的，李家雖然不能跟豐城首富梁家比，但也算是頗有餘產，但最吸引兩位太太的，卻是李艾有個看起來好生養的身子，且性子綿軟，是個麵糰兒性子。

　　因此曾媽媽並不會以為這是艾陽在給她下馬威，而是果斷的把這一切都歸結為小門小戶出身，沒見識不懂規矩上頭，“二少奶奶，我是來是奉了大太太之命請您過去的，大老爺還有大太太也在，二太太說了，叫您過去一併見了，”後頭那句省得有人老往艾陽院子跑這句話，曾媽媽沒說，樂香琴剛才也在廳里笑話她們大太太，怎麼突然變的沉不住氣，跑到她兒媳婦那兒拉家常去了。

# 第4章 親戚們

　　艾陽從椅子上站起來，“有事就直接說事，來了一通虛頭巴腦的廢話，一點兒效率都沒有，走吧。”

　　“那個，二少奶奶，您不換件衣裳？”曾媽媽訝然的看着直接就要出門的艾陽，這也太沒規矩了，難道她們李家都穿不起衣裳？

　　換衣裳？她身上這身大紅襖裙可是裡外一色簇新，她也就出去轉了一個多小時，這會兒都沒到飯點兒呢，怎麼就得重換一身兒？當洗衣裳不費水啊？“不必了，這樣就挺好的，這身衣裳我很喜歡。”

　　如水般的絲綢有一天穿在她的身上，剛強了一生的艾陽突然覺得自己真的如花一般了，這種感覺太好了。

　　曾媽媽目瞪口呆地看着頭也不回的艾陽，“二少奶奶？”梁家的聘禮，李家的陪嫁，好料子足足幾大箱，難道都沒給做衣裳？

　　樂香琴今天心情挺好的，尤其是在看着被丫頭扶着出來的劉大太太，“我說嫂子，我知道你喜歡咱們小艾，但也得講究點兒不是？我這個正經婆婆都沒動呢，你怎麼就跑她那兒去了？還進門就摔個大馬趴，這不是叫孩子笑話嗎？”

　　劉大太太也是一臉的郁色，她被曾媽媽幾個連扶帶抬的回到自己住處，脫了衣裳一看，膝蓋處明晃晃一道划痕，就像被鋒利的刀子給割傷的一樣，劉大太太跟曾媽媽都嚇了一跳，卻都又不明所以，想不通她是被什麼東西給划傷的。

　　劉大太太這邊才抹了葯換了衣裳，那邊已經有耳報神把梁伯韜打了樂香琴的事報過來了。

　　大家都在一個大院住着，梁伯韜跟樂香琴的那點兒臟事，劉大太太心知肚明，但梁伯韜除了在外頭應酬，沒有像豐城裡別的大老爺那樣，髒的臭的弄一堆姨太太回來，再生一堆孩子分薄梁維華的家業，劉大太太也樂得睜隻眼閉隻眼，反正自己家是男人，又不吃虧。

　　但梁伯韜跟樂香琴動手，還是讓她很高興的，她嫁給梁伯韜這麼多年，丈夫再剛愎不聽人勸，也從來沒跟她動過手，只可惜為什麼打她劉大太太查不出來，不然剛好可以在這上頭做些文章，徹底叫梁伯韜厭了樂香琴，省得她藉著跟梁伯韜那見不得人的關係，成天逼迫她。

　　“二少奶奶院子是誰給收拾的，我看乾脆直接打出去算了，路中間都是青苔，這摔了我不打緊，再摔了二太太，可就了不得了，”劉大太太撫着腕上的翡翠鐲子，“畢竟二太太在自己屋子里，就摔的不輕。”

　　樂香琴已經聽說自己被“打”的事傳開了，雖然她暗恨院子里的下人們耳朵太長，卻不知道這裏頭有艾陽的“功勞”。

　　該聽的不該聽的都被人聽了去，且已經傳開了，她再解釋都是多餘，倒不如借這個“謠言”，為二房多爭點兒好處，“哼，你們兩口子合起伙兒來欺負我一個寡婦，還有臉提這個？”

　　樂香琴拿帕子沾着並不存在的眼淚，“既然大嫂都不顧臉了，我還有什麼舍不了的？剛好維華成親，族裡人都沒有回去呢，不如咱們現在就把親戚長輩們請過來，讓大家評評理，還有我哥哥嫂子，昨天維華當夜就走了，我二哥可是生氣的很！”

　　樂家別人也還罷了，雖然也是豐城的士紳，但家底到底不如梁伯韜這位豐城商會的會長，但樂香琴的二哥可不一樣，那是在滬市當教育局長的，平素打交道的都是滬市有頭臉的人物，就算是梁伯韜也得罪不起的。

　　劉大太太正要再次反唇相譏，就見梁伯韜陪着族裡的二老太爺，還她娘家兄弟跟樂香琴的娘家人一眾進來，忙站起來，“大家都來了，快坐。”

　　樂香琴的二哥看見妹妹正在轉身兒抹眼淚，“琴妹這是怎麼了？大喜的日子，”

　　樂香琴的二嫂來時就聽說了妹妹被梁伯韜打了的事，她當時驚的下巴都要掉了，這大伯子跟小嬸子別說動手了，爭執也很少會有的，何況樂香琴還是個寡婦？

　　她快步走到樂香琴跟前，“小妹，你有什麼委屈趁着大家都在，只管跟嫂子說，樂家再窮，也斷沒叫自己骨肉受委屈的道理！”

　　樂香琴溜了一眼一臉緊張的長房夫婦，她以後還用得着梁伯韜呢，自然不會跟他翻臉，“沒什麼，就是，想起了咱們維中，嫂子，你說如果維中還在，今天我該多開心啊！”

　　提起夭逝的兒子，樂香琴的眼淚真的落下來了，“可惜，到底是認來的孩子，打我的臉真的是一點兒都不手下留情，再怎麼說，我還是他的二嬸兒呢，就算不認我這個二嬸兒，也想想當初他二叔多疼他，我們維中成天跟着他後頭喊大哥啊！”

　　這下不只是長房兩口子，連劉家人也尷尬起來，梁維華一肩祧兩房，多好的事啊，為的不就是梁家族裡不過來分家產嗎？梁維華不懂事，梁伯韜跟劉氏也傻了？

　　“咳，”梁家輩份最長的梁二太老爺扶着梁伯韜的手在上首坐了，“伯韜啊，當初維華死活不同意另娶一房，我就說了，不如從族裡抱一個，讓二太太親自教養，以後也照樣孝順。”

　　“可你非不答應，你看看，這弄成什麼樣了？維華不肯回來，將來人家李家找上門來，你怎麼交代？叫我看啊，倒不如趁着還沒有圓房”換個繼子最合適了，整個豐城梁家，數梁伯韜這一支最富裕，族裡許多人都看不下去了，分出去一些，也好服眾。

　　樂香琴的二嫂撫掌着，“老太爺說的有理，叫我說，不如從族裡挑一個跟李氏年紀相當的，過來認了繼子，將來生下孫子來，由我們香琴養着，那才是真正的貼心貼肺，省得我們香琴這一片苦心，叫人當成了驢肝肺！”

　　艾陽在外頭鼻子都氣歪了，敢情她就是個移動的子宮，跟誰睡無所謂，梁家要的只是她肚子里生出來的孫子，我呸，她大步走到正堂，“大家都在呢，正好，省得我麻煩了。”

　　這滿屋人都沒看清楚艾陽是怎麼走到他們跟前的，梁伯韜訝然道，“李氏，你怎麼來了？”

　　“多稀罕啊，不是大太太派了曾媽媽叫我過來的嘛？剛好我也有話要說，今天當著大家的面兒一次說清楚，”艾陽徑直拉了把椅子坐了，“我要離婚！”

# 第5章 戲精

　　“離婚？離婚是啥？”梁二太爺茫然的看着梁伯韜，一指艾陽，“伯韜侄子，這是怎麼說的，她就這麼坐下了？”

　　一群長輩在這兒，哪有一個新媳婦落座的地兒？這不是不把他們這些長輩往眼裡放嘛？

　　梁伯韜一臉又氣又怒，早上的時候，沒看出來這個李氏是個渾不吝啊，“你胡說八道什麼？趕緊給我出去！”

　　艾陽挑眉，“不是大太太叫人請我過來的嗎？這又叫我走，好啊，那我可走了。”

　　樂香琴的二嫂是個精明人，一聽就知道艾陽這個“走了”不是聽話的回自己院子，“等等，你要走哪裡去？你跟維華拜了天地，就是維華的媳婦了。”

　　“不是吧？這不是現在都講一夫一妻嘛？一個男人還能有倆媳婦？”艾陽點點頭，“行，媳婦就媳婦吧，但媳婦又不是媽，認下了就是一輩子，夫妻那是同林鳥，處不來了就各自飛，當初我願意嫁進來，現在呢，我願意離婚，”

　　她一攤手，“就這樣。”

　　梁伯韜已經氣的臉色鐵青了，他沖樂香琴道，“這就是你選的好媳婦！”

　　樂香琴已經從震驚里緩了過來，她讚賞的看着艾陽，當初以為這個媳婦是個麵糰兒，沒想到還真叫她驚喜，厲害點兒也行，不然她一個人跟長房爭搶，太勞心費力了，“怎麼了？我眼神兒不好沒選對媳婦有什麼可奇怪的，我不也沒選好兒子么？”

　　她心灰意冷的擺擺手，“離吧，趕緊離吧，離了維華也好回家，不然搞得跟我攔着人家母子不得相見一樣，”

　　梁伯韜沒想到樂香琴居然這麼說，“老二家的？”

　　樂香琴杏眼一翻，眼淚就漫上來了，“不然呢？家裡有我一個寡婦還不夠，再弄進來一個守空房的？我是半截入土的人了，就守着我們家仲文的牌位過了，可我們小艾，花一樣的姑娘，想守也得有牌位啊！”

　　這是咒自己兒子死了，劉大太太不樂意了，“二太太說什麼話呢？誰說叫她守活寡了？維華他是滬市有急事，才連夜回去的，今天就回來了，小艾得三朝回門呢，維華哪會不陪着？”

　　過繼族裡的孩子？他們長房又不傻，梁仲文名下有多少產業，沒人比長房更清楚了，樂香琴精的跟鬼一樣，這些年手裡更是攢的不少，若是白白落到別人手裡，劉大太太能慪死，“我已經給維華打電話了，也跟他說了，如果他不回來，梁家就沒有這個兒子！”

　　艾陽冷笑一聲，“那正好，他來了，我們剛好可以商量離婚的事，想來梁維華也很樂意跟我離婚的。”

　　梁維華這輩子就愛他的妻子安梅清，對小艾從來不假辭色，不但如此，每次跟安梅清有什麼齟齬，兩人都不約而同的把原因歸結到小艾身上，認為如果沒有小艾，他們之間所有的矛盾都不會存在。

　　看到這裏，艾陽當時就呵呵了，她一個沒經歷過婚姻的人都知道，這人結婚之後，面對的最多的是雞毛蒜皮的瑣事，即便是他們生活富裕，不為生計發愁，也不可能像王子公主那樣過一輩子童話里的日子。

　　不過這種“同仇敵愾”反而讓梁維華跟安梅清增進了感情，但小艾的日子就不美妙了，她不但要承受被丈夫冷落的痛苦，還要被兩重婆婆教訓，被家裡嘲笑，成了作者筆下的悲慘炮灰，完美的詮釋了什麼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樂香琴沒把艾陽的話當真，雖然梁維華不是她生的，但她也得承認，梁維華不論是長相，還是品性都是萬里挑一的，沒有哪個姑娘會不想嫁給這樣的男人。

　　“離不離的，也得等維華回來再說，”樂香琴斜了梁伯韜一眼，“可要是三朝我們小艾回不了門，可別怪人家李家不好說話了，就算是李家不說，我也沒臉把小艾留在家裡，我會連着嫁妝把小艾送回李家，叫小艾再尋一門合適的親事。”

　　看來自己讓從族裡挑一個過繼到樂氏名下的事又要黃了，梁二太爺長長的咳嗽了一串，才喘着氣道，“都是梁家的人，這打斷胳膊還連着筋呢，你們非要跟家裡頭撇清楚，那我這個老頭子還有早點走吧，我這都快入土的人了，受不受晚輩的頭，也沒什麼，但是這個小艾，跟維華拜了天地，那就生是梁家的人，死是梁家的鬼，怎麼可以送回去？就算是守空房，也得給我守着，難道你們這麼大的家業，養不起一個女人？”

　　嘿你個老東西，敢情守一輩子活寡的不是你啊，輕鬆的跟喝水一樣，艾陽真想一記風刃把他給削死，她正準備開口直接把人給氣死，就聽梁伯韜道，

　　“二叔您別這麼說，這次的事都怪侄兒沒有安排周到，我已經打了電話了，豐城離滬市沒多遠，今天晚上他就能回來，肯定不會耽誤跟二叔磕頭。”

　　他看了看沖他直瞪眼的樂香琴，沉着臉道，“老二家的也不必如此，梁家是什麼樣的人家，沒有坑人家好好的女兒的道理，既然大紅花轎把李氏抬進門，就不會讓她守冷落，二弟的香火怎麼能斷？”

　　樂香琴目的達到，立馬換上一臉的凄楚，“大家別笑我不懂事，實在是，”她拿帕子掩了口鼻，“我這日子過的太苦了~”

　　艾陽看着一群演技帝，知道今天離婚那是肯定沒戲，其實這年頭兒哪來什麼婚姻法啊，她要是直接洗劫了梁家，遠走高飛也不是不行，反正李家把女兒賣了，她也不用替小艾報什麼養育之恩。

　　但是吧，艾陽興緻盎然地看着屋裡的這群人，用了小艾的身體，不幫她出口氣，好像有點兒說不過去，而且她以後也挺閑的，怎麼著也得找點兒事兒做打發時光。

　　梁伯韜看着靠在高背椅上的艾陽，不悅的皺皺眉頭，又不好當眾指責她的坐姿，“行了，你回去吧，有什麼事等晚上維華回來再說。”

# 第6章 小夫妻

　　一從正堂出來，艾陽問身後惶惶不安的小福道，“該吃午飯了吧？叫廚上趕緊給我送過去，嗯，有魚沒？給我來一條，還有雞，我也想吃，蝦也來點，”

　　末世能吃的太貧乏了，艾陽根本說不出什麼菜名，反正是聽過的書里寫過的，她都想試試。

　　小福愕然抬頭，“二少奶奶，您，”這時候還有胃口？

　　艾陽沖小福擺擺手，“趕緊去，我忙了一天了，又餓又累，得吃點兒好的，我跟你說，你可得機靈點兒，看廚房有什麼，先給我拿來，”正堂里那麼多人，算着能開兩桌，等他們吃完，她還不得餓死了？“快去，跑起來！”

　　小福哦了一聲，緊走幾步，就聽艾陽在後頭又催她跑快點兒，沒辦法只能提了裙子，往大廚上跑去。

　　小福人看着木了些，辦事還是很給力的，沒多大功夫，艾陽屋裡的紅木圓桌已經擺的滿滿噹噹的，四冷四熱還有一犖一素兩個湯，看着艾陽食指大動，“這才是真正的色香味啊！”

　　她從抽屜里拿了一塊大洋，“這個給你，以後繼續努力！”

　　下人辦事就打賞，這是她在小說里學到的，反正她翻過自己的嫁妝了，東西還真不少，她現在是個有錢有閑的富婆，適當獎勵，才能讓梁家的人好好給她辦事兒。

　　小福握着手裡的一塊大洋，興奮的滿臉是笑，這一趟雖然得罪了廚上的大師傅，但還是很值得的，“二少奶奶，我給您布菜。”

　　“不用不用，你也吃飯去吧，我吃飯不習慣身邊有人看着，我吃你看，太腐敗了，”艾陽擺擺手，早上在梁家的頭一頓早飯，差點兒沒把艾陽吃的消化不良，“我自己慢慢兒吃！”

　　小福此時的心情一如曾媽媽，自己伺候的這位少奶奶，真的是高湖鎮李家的女兒？李家聽說不是大財主，但也是有田有鋪的一方富戶啊！

　　她人還沒轉身走呢，就看見盤子里的魚已經少了半條了，“那個，二少奶奶，您慢點兒，鰣魚雖鮮但有細刺，我幫您剔吧？”

　　“這點兒刺沒事，我自己來就行，”艾陽聳聳肩，前世的生活習慣看來還是被她帶過來了，現在她是過來享受人生的，大長几十年，她要慢慢來。

　　梁家大少爺梁維華就如梁伯韜承諾的那樣，下午就趕回家了，他不回不行，梁伯韜發話了，如果他今天不回來，就休想再從家裡拿走一塊大洋。

　　梁維華雖然現在在滬市工部局華文處上班，工資也不算低，但他跟妻子安梅清日子過的闊綽，靠他們兩個的工資，是遠遠不夠的。

　　這次他不是一個人回來的，同他一道兒回來的，還有他的妻子，長房大少奶奶，安梅清。

　　看到梁維華回來圓房還帶着老婆，樂香琴都不知道該氣還是該笑了，她一臉譏誚的看着安梅清，“大少奶奶不是回娘家了嘛？敢情昨個兒維華回滬市，是你接去了？嘖，佩服。”

　　安梅清淡淡一笑，她對樂香琴從來都沒有好印象，尤其是樂香琴指名要過繼她丈夫，還非要再給梁維華娶一個妻子當她的兒媳婦之後，她對這位二嬸兒真的是只有恨了。

　　至於長房的兩位，當初上她家提親，拉着她父母的手再三保證會把她當女兒來看的公婆，安梅清也同樣的心灰意冷，她曾經質問過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公公梁伯韜是一番手足清深的大道理，而婆婆劉大太太，則把二房的家產拿出來說，總結起來就是，這二房的家產如果外流的，那就是對不起祖宗的大事。

　　而她的付出，也僅僅是把丈夫讓出來幾天，讓二房的少奶奶懷上個孩子，之後梁維華就可以回滬市跟她照樣過以前恩愛和睦的生活，在公婆口裡，對她一點兒壞處也沒有。

　　安梅清也曾回家跟父親告過狀，但更讓她寒心的是，父母也覺得這個並不算什麼大事，兼祧是古禮，為的是承繼梁家的香火，梁家的決定無可厚非。

　　而跟姨太太們爭了一輩子的母親還告訴她，誰也不能保證梁維華以後會不會也弄幾個姨太太回來，倒不如這次成全了他，既在公婆跟前显示了自己的大度賢惠，又讓梁維華覺得虧欠了她，以後自然會加倍對她好，她在梁維華面前，說話就更管用。

　　婆家娘家的不支持，讓安梅清身心交瘁，她乾脆搬出了跟梁維華在滬市的家，直接住進了萬國大飯店，準備好好思考一下自己這段婚姻。

　　沒想到梁維華居然給她了一個很大的驚喜，他居然只跟那個叫小艾的女人拜了天地就回來了，之前安梅清有多傷心難過，現在她就有多感動。

　　雖然沒有見過，安梅清還是從梁家下人嘴裏聽說過這位李艾姑娘，論家世她自然不可以跟她相提並論，她的父親是華國有名的大學者，在滬大當教授，她的兩個哥哥，一個在銀行工作，一個在聖約翰醫院當醫生，作為安家的小女兒，她也是堂堂正正的滬大畢業，如今在華林女校當外語老師。

　　而李艾，只是一個鎮子上米糧店家的女兒。

　　她還是聽下人說了，這位李艾姑娘就為了跟她打擂台，才被二太太挑中的，人長的精緻玲瓏，從小就是高湖鎮出了名的美人兒，尤其是性子溫順。

　　下人們背後的議論安梅清記得清清楚楚，“不像咱們這位大少奶奶，是個冷美人，從來不拿正眼看人。”

　　可她為什麼要正眼看她們？一群甘心為奴為婢，不為自己爭取極力，不知道自由民主為何物的愚昧女人？

　　所以在梁維華收到梁伯韜的電話之後，安梅清決定跟梁維華一起回來，共同面對小艾，她有信心說服小艾，讓她跟自己一起來反對這種包辦婚姻，何況這還是最腐朽的一夫兩妻？這樣駭人聽聞的事就不應該存在在已經被自由民主思想照耀的華國大地。

　　她不但要解救自己的婚姻，也要解救被這樁婚姻囚禁的封建婦女！

# 第7章 見面

　　抱着這樣的心思，安梅清並不把樂香琴的挑釁看在眼裡，這種一輩子願意守着貞節牌坊，從來不把自己當作一個真正的人的女人，並不值得她尊重，“小艾呢？怎麼沒見她？”

　　聽說梁維華回來，小艾不是應該着急出來迎接嗎？昨天梁維華可是把她摞在洞房裡了啊！

　　聽見安梅清一見面就問自己的兒媳，樂香琴噗嗤一笑，沖一旁的梁伯韜道，“瞧咱們梅清心急的，小艾雖然跟維華拜了天地，這不還沒入洞房嘛，自然不算禮成，人家還不是咱們家的新媳婦呢，等明天，明天叫維華帶着她過來給你這位大嫂敬茶~”

　　自己丈夫的女人，管自己叫大嫂，安梅清噁心的不行，她正要說話，感覺有人握住了她的手，一旁的梁維華道，“我這就去見李艾姑娘，不過我想跟梅清一起去見她，這畢竟是我們三個人的事，大家一次說清楚最好。”

　　劉大太太其實一直對自己這個兒媳不算太滿意，沒有哪個婆婆會喜歡高高在上的兒媳婦的，但安家對梁家這樣的商人之家來說，又是一門好的不能再好的親事了，為了這個，她也只能忍受兒媳的無禮跟傲慢，擺出對她很喜歡很滿意的姿態來。

　　不過今天這個傲慢的兒媳對上二房那個無禮的兒媳，倒有一場好戲可以看，“行吧，你既然這麼說了，那就你們一起去吧，不過醜話咱們說在前頭，族裡的二老太爺，還有你劉家舅舅，樂家舅舅都在呢，你給我掂量着些，梁家不能因為你的任性毀了。”

　　樂香琴輕笑一聲，她早把梁維華給看透了，這個侄子是各種不錯，但也就是個表面光，骨子里其實是個極懦弱的人，不然她也不會要求他兼祧了，只要梁伯韜這個梁家的當家人不死，他就得乖乖的跟小艾洞房，生下完全屬於自己的孫子，那是早晚的事。

　　“你娘的話你可聽見了？這男人啊，做事就得有決斷，我如今也是你的母親，又怎麼會害你？小艾可是我跟大嫂千挑萬選出來的姑娘，最是溫柔可人兒，等處了久了，你就知道我是真心疼你了。”

　　梁維華跟安梅清離艾陽這兒還有幾條路呢，她就已經聽見了兩人的說話聲了。

　　這一路上，梁維華反覆跟安梅清保證，絕不會跟“那個鄉下女子”有什麼接觸，他的心裏永遠只住着一位姑娘，就是安梅清！

　　至於“那個鄉下女子”，他會跟她說清楚，給她二少奶奶名分，留她在家裡服侍家裡的長輩，而他們夫妻，養“那個鄉下女子”一生，讓她衣食無憂，也算是盡到他們的責任了。

　　在梁維華口裡，這些都是李艾活該，誰叫她不知道反對這樁不合情理的包辦婚姻，肯定是貪圖梁家的富貴，才願意嫁過來的。

　　而安梅清卻覺得這樣不妥，因為就算是梁維華不從，樂二太太也會拿梁伯韜來逼他就範的，最安全的辦法，是把小艾給徹底送走，最好是送到國外去。

　　艾陽聽的手裡的景泰藍水果刀都拿不穩了，一個想讓她當不要錢的保姆，還以施捨的姿態，一個呢，把一個“鄉下來的”“不認識幾個字”的女人，送到國外？估計安梅清眼裡，這是對小艾極大的恩賜吧？

　　自私無恥且不自知的人，看來不分年月都會出產啊，只可惜，末世的時候，遇到這種人，她可以跟他直接開打，現在嘛，艾陽轉着手裡的刀子，不能打，嚇一嚇還是可以的。

　　“走吧，咱們進去，”雖然跟安梅清反覆保證了，但站在新房跟前，他還是有些邁不開腿，畢竟昨天，他把安梅清之外的女人迎進了梁家，跟她拜了天地，他成了另一個人名義上的丈夫，而他，至今都不知道這個女人長什麼樣子，脾氣如何？萬一她一哭二鬧三上弔怎麼辦？他對粗鄙的女人可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安梅清掃了一眼身邊的梁維華，她跟梁維華從相識到結婚，已經有三年多了，怎麼會一點兒了解也沒有？如果他是個有勇氣有擔當的男人，怎麼會連一門封建婚姻都拒絕不了？

　　梁維華被安梅清清亮的眼睛看的心裏發虛，為了表示自己已經成竹在胸，他輕一聲，挺了挺胸膛，拉着安梅清的手往院子里走，“你們二少奶奶呢？”

　　梁維華跟安梅清人剛踏進屋門，只聽“呯”的一聲，轉頭看時，一柄景泰藍柄的小銀刀正在門邊兒上微微顫動，陽光折射在鋒利的刀刃上，刺的梁維華一身兒冷汗，他立馬撤身後退，“誰？”

　　艾陽看着緊緊依偎在一起的兩個人，輕笑一聲，慢悠悠走到門前，抬手把刀拔下來，彈了一下，“不好意思，正削蘋果呢，手滑了。”

　　“你，”梁維華張了張嘴，指着艾陽手裡的刀，“你想干什麼？”

　　鋒利的小刀就像個玩物一樣在艾陽指尖飛速旋轉，旋即又被艾陽隨手一扔，穩穩的落在遠處桌上的青花瓷果盤裡，“沒幹什麼，削蘋果啊，怎麼？沒見過人削水果？”

　　她挑眉看着眼前的一男一女，男的勉強算的上高大英俊，一身三件套西裝，下頭皮鞋烏亮，頭上還細緻的抹了法蘭西的頭油，把他的頭髮很徹底的梳到了腦後，露出光潔的額頭。

　　安梅清一如小說里描寫的那樣，是個清麗的美人，她沒有像劉大太太跟艾陽那個綰着髮髻，也沒有像樂二太太那樣燙了時髦的捲髮，而是留着一頭利索的短髮，鬢邊扣着一支玳瑁發卡，穿了一身兒洋裝，蕾絲領口扣着個藍寶領扣。

　　安梅清顯然被她嚇到了，又不願意在她跟前失態，這會兒正努力抿唇控制着情緒，顯然，現在的小艾，完全在她的意料之外，艾陽挑眉道，“你們是誰？有事嗎？”

　　梁維華緊張的看着艾陽，這就是樂二太太給他“千挑萬選”的妻子？“你是李艾？昨天跟我拜堂的女人？”

　　作者有話要說：　　試更了幾天，加上兩個好朋友幫我在她們的文里推薦了一下，讓我多少看到了點兒希望。

　　不過因為《前妻》才完，這本目前準備不足，我沒辦法做到日更，後面的更新應該不太穩定，大家可以先養一養，等到三萬字之後，我就會保證日更了。

　　看過我文的小夥伴都知道，一旦正式更新，兀兀的坑品還是很有保障的。

# 第8章 壓制

　　不是說是一個安靜溫柔的像只小鳥兒一樣的女人嗎？梁維華聽母親劉大太太說過，樂二太太為了能把他從安梅清身邊搶走，特意挑了個真正如水的江南美人兒，現在看看，美人是美人，但卻不是什麼溫柔聽話的美人，“呃，我是，”

　　他有些不知道該怎麼介紹自己，說她的“丈夫”？“我叫梁維華，”他一指身邊的安梅清，“這是我太太，叫梅清。”

　　艾陽點點頭，“來的倒挺快的，說吧，你們來有什麼事？”

　　“如果想讓我在家替你伺候父母，那就別說了，他們沒生我沒養我，我犯不上，”

　　艾陽似笑非笑的看了一眼安梅清，“按着華國千百年的‘優良’傳統，這可是兒媳婦的本分，而我，不是。”

　　“別跟我說咱們拜了天地啊，狗Ｐ，”艾陽不屑地笑笑，“更別說什麼管我吃喝，我不欠你們梁家的這點子吃喝，”真正的小艾倒是信了梁維華的話，梁家人真的照顧她一輩子了么？

　　梁維華前腳跟她離婚，梁伯韜後手把她送給了滬市的黑老大潘河，從被豢養到最終被拋棄投河，梁家哪個人能說自己是乾淨的？

　　艾陽走到屋內的大圈椅跟前坐下，舒服的蹺起二郎腿，“我們李家還養得起我，就算是李家養不起，我自己也養得起，用不着來梁家賣身，靠你們的施捨過日子。”

　　敢跟她來談條件，艾陽肆無忌憚的把梁維華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就憑他？一個雖說有工作，但大部分花銷還得靠家裡的啃老族？

　　安梅清目瞪口呆地看着艾陽，她不知道該怎麼評價眼前的女子了，這是家裡說的那個，愚昧無知只知道以夫為天的封建女人？難道鄉下來的都是這樣的？

　　不過確實是鄉下來的，安梅清看着舒服的倚在厚厚的靠墊上的艾陽，這麼不懂禮貌的女人，一看就是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她伸手握住梁維華的手，“我是梁維華的妻子，我們是大學同學，戀愛結婚，”

　　艾陽點點頭，“呃，所以呢？難道他失憶了，忘了跟你自由戀愛，結髮為夫妻了？”

　　她悠悠的嘆了口氣，“好打臉啊，痴心女子負心漢，你一定很傷心吧？”

　　艾陽愜意的托着腮，看着臉色越來越青的安梅清，“也不一定，不然你也不會陪着他過來了，”

　　她又沖一旁目光不停在她跟安梅清身上來回逡巡的梁維華，“你又失憶了？想不起我是誰了？才把你自由戀愛的妻子帶過來了？”

　　“你真的是李艾？”梁維華根本無法接受眼前的現實，自己新過門的二房太太，半靠在紅木圈椅上，一手托腮，用最慵懶的姿態告訴他們，她的輕視。

　　而自己跟安梅清，一個梁家的大少爺，一個是滬市名流安如山的幼女，此時卻像兩個做錯了事的學生，端端正正的站在艾陽跟前，接受她諷刺挖苦。

　　如果不是跟這兩個人不熟，艾陽都想換個姿勢半躺着了，沒辦法，中午吃的太好太飽，睡了個午覺起來又吃了個蘋果，骨頭都軟了，實在提不起精神跟這些傻子費口舌。

　　“你，你起來坐好了，”梁維華意識到這樣不行，他現在完全被這個女人的氣勢壓制了，他一拉安梅清，“咱們坐着說。”

　　安梅清已經整理好情緒，恢復了平時的淡然模樣，她徑直走到艾陽的對面坐了，“我跟維華過來，是想跟你談談的，”

　　安梅清輕輕一笑，“你跟我想的真的很不一樣，我想我們的對話可能會比想像是的要簡單的多。”

　　“我覺得也是，畢竟在那些自以為是的人眼裡，我不過是高湖鎮米糧店家的女兒，能認幾個字就很了不錯了，”艾陽支頤笑道，“不過你們倒在我的意料之內，咱們確實是很好溝通。”

　　梁維華咽了口唾沫，說實話，在他眼裡，這個李艾真的比安梅清的氣勢還足一些，“好溝通就好，是這樣的，我想跟你說，”

　　“我先說吧，”艾陽毫不客氣的打斷梁維華的話，“我的要求只有一個，離婚！其實咱們現在的狀況，應該連婚都不必離，因為不論按照民國的法律，還是滬市公共租界的法律，咱們都不是夫妻。”

　　這些是當初梁維華要跟小艾離婚時的理由，挺好的，艾陽正好拿來用用。

　　“你不能光想什麼法律，豐城不是個講新法的地方，族裡長輩還有你們李家的人不會同意的，”離婚，梁維華如果敢，他就不會跟安梅清一起回來了，“我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你們兩口子雙宿雙飛，我替你們盡孝，這種不要臉的主意說都別說，我不用你們兩口子養，”艾陽不屑的撇撇嘴，轉頭看了一眼欲言又止的安梅清，“你也別自做多情的以為我跟你搶男人，這種男人，配不上我，你自己留着玩就行了。”

　　艾陽壞心眼兒的看着安梅清，“我聽說你家裡也是書香門第，看你的樣子長的也很不錯，又是名校生，還有工作，為什麼非要守着這麼個玩意兒呢？今天他能押着跟別的女人拜堂，明天他就能被押着跟別的女人洞房，而且，生不出娃娃就別指望結束，”

　　艾陽輕嘆了一聲，“退一步之後，就會退二步退三步的，二房有多少產業，大少奶奶不清楚的話，可以問問梁維華的，大太太跟他應該說的很清楚了。”

　　安梅清下意識的握緊拳頭，這些她當然都知道，也就是因為知道這個，她才沒辦法面對梁維華，她跟梁維華一見鍾情，相戀三年才走到一起，安梅清怎麼願意承認自己愛上的是一個眼裡只有錢財的人？

　　她寧願相信梁維華跟自己說的話，他從小二叔梁仲文就把他當兒子一樣，他不忍心二叔以後無人承繼香火。

　　“不，不是這樣的，我並不是看中了二叔的家產才答應的，實在是，實在是父命難違，”梁維華一臉懇切的看着安梅清，“梅清，我是什麼樣的人你還不知道么？我怎麼會看上那點兒錢？”

　　“說的好像跟你自己能掙來一樣，看不上，看不上別每月從家裡拿啊，堂堂七尺漢子，自己跟老婆都得老爹養着，嘖，真光榮啊，”艾陽不屑的撇撇嘴，“清高，真清高，我最佩服梁大少這種識金錢如糞土的讀書人了！”

　　梁維華被艾陽臊的滿面通紅，“你，你懂什麼？百善孝為先，我當然要聽父母的話了，”

　　“嗯，沒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你當然得替你二叔留個香火了，”艾陽贊同的點點頭，她歪頭看着安梅清，“你覺得這樣也可以？”

# 第9章 條件

　　安梅清無力反駁艾陽，因為二太太的態度是很明確的，長房又舍不得二房的產業外流，“維華，你，你真的要？”

　　梁維華連忙搖頭，“沒，不是，都是這個李艾在胡說八道！”

　　他能想出的主意也就是給李艾名分，讓她老實呆在豐城，不要打擾到他跟安梅清的幸福生活了，但這提議不等他說，人家已經拒絕了，“那你說，你要怎麼辦？”

　　安梅清也已經看出來了，這個李艾絕不是傳聞中那樣好糊弄好操縱的，她也不說自己要送她出國了，“看來李小姐是已經有了主意了，有什麼打算，你只管說。”

　　艾陽讚許的看了安梅清一眼，不愧是女主，頭腦還算是清醒，“我要離開梁家，從此跟你們再沒有關係，當然，我好好的一個大姑娘，平白背了個嫁過一回的名聲，你們總得給我點兒補償，”

　　艾陽已經把小艾的嫁妝查清楚了，看起來是堆了半間庫房，但她真的能帶走的，也沒有多少。

　　當初梁家送到李家的聘禮，也就是她的賣身錢，艾陽是不會給李艾的哥哥李照田留的，李家不缺吃不缺穿，生活富足，卻因為貪圖五百畝水田，就把親妹子賣給人家，後來李艾被逼跟梁維華離婚，李照田又不肯接妹妹回家，拿了梁家賠償的一百塊大洋，由着梁伯韜把妹妹送人，這樣的哥哥不讓他一無所有，已經是艾陽替李艾顧念兄妹情誼了。

　　願意談條件，有貪念就好商量了，安梅清微微一笑，“你想要什麼？”

　　艾陽一撫掌，沖安梅清伸了下大拇指，“痛快！”

　　“咱們在申報上登一個解除婚姻關係的啟事，我跟你一起簽名划押，以後我走我的陽關道，你走你的獨木橋，兩不相干，”

　　艾陽指了指東西兩廂，“這裏頭我值錢的我帶走，反正也沒什麼值錢的，另外呢，你們在信河那兒的莊子過給我，我去那邊住着，怎麼樣？”

　　信河的莊子作者在小說里提過，那是梁維華買給安梅清的生日禮物，他特意在莊子里建了處西式別墅，所說信河通着黃浦江，交通便利，而且風景極好，艾陽覺得最合適她在那兒吃河鮮曬太陽，從身到心徹底休養生息。

　　張嘴就要自己送給安梅清的生日禮物？梁維華目光不善的看着艾陽，“這事是誰告訴你的？你這個人真是，”那處莊園是他好不容易從父親手裡討到的，又下了大本錢重新翻蓋，這才落成一年，這人就知道了？

　　“居心叵測？還是貪財？還是，”艾陽不確定的指了指梁維華，最後把目光落在安梅清那些清麗如畫的臉上，“好色？”

　　她這個人最大的優點就是好色了，男色跟女色，對於漂亮的人她往往會寬容一點，“安小姐，你覺得的呢？”

　　信河邊上的房子安梅清也很喜歡，但她在滬市太忙了，一年也就夏天過去住上十幾天，“我答應你，不但那幢別墅給你，只要你爽快的離開梁家，並且絕不以維華太太的身份出現，別墅附近的地我也送你了，但裡頭的下人們我不能決定，他們是人不是物件，我不能決定他們的去留。”

　　“痛快，不過么，我說的就是莊子，既包括別墅，也包括信河的田產，當然我也不白要你們梁家的，你們去李家求親，不是送了五百畝水田當聘禮嘛，反正我跟你們也沒關係了，支持你們去要回來，”艾陽不知道在這本小說里的壽命到底如何，但她不能坐吃山空，先有處莊子，好歹也有點兒出產，至於李照田，小艾的賣身錢，當然不能再給他留着，“所以，”

　　她沖安梅清伸出手，“成交？”

　　這是跟自己握手？安梅清笑了笑，樂二太太可真是挑錯人了，這真是搬了石頭砸自己的腳啊，“但是我們也有條件，”

　　比起梁維華，艾陽覺得還是安梅清更好交流，怪不是這兩夫妻，一個是女主，一個跟自己一樣，成了炮灰，“你說。”

　　“怎麼從這個家裡出去，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還有，如果以後梁家人找你，你不許回來，但怎麼拒絕他們，也是你自己的事，你拿走你要的，也得給我們想要的，”安梅清說出自己的條件。

　　“嗯，這個你放心，這些都是我的事了，不過我還要有件事需要你們幫忙，”艾陽揉揉鼻子，“我，鄉下來的，沒文化，所以外頭的世界我不怎麼懂，你們能不能幫我辦一個單獨的身份戶籍？”

　　艾陽看着安梅清，“我的要求並不算過分，總不能我永遠都被安放在梁家的戶籍上吧？”

　　“你這會兒應該還沒有進梁家的祖譜，那個得三朝回門之後，家裡才會開祠堂，”安梅清實在不願意梁維華的名字後頭，除了她，再添上一個“李氏小艾”，“行，這個我可以答應你，這兩件事我回去一次辦妥，但你怎麼保證你說了算呢？”

　　艾陽一聳肩，“很簡單啊，今天我就跟你們回滬市，你這邊把手續辦好了，我直接就跟梁維華去報社登啟事，由我們兩個當事人宣布婚姻無效，之後我直接從滬市去信河的莊子上，完成！”

　　梁維華覺得不論是自己的妻子，還是艾陽，都把事情想的太簡單了，“不是，這樣不行，家裡不會同意的，你們要相信我，我父親要是發火了，”

　　“梁伯韜發火了會怎麼樣呢？打斷你的腿？跟我有什麼關係？休了安梅清？跟我有什麼關係？休了我？我求之不得，”艾陽同情的看着安梅清，“安小姐，你是不是學習太努力了，以致於影響了視力？”

　　安梅清理解不了艾陽的幽默，“怎麼說？”

　　“不會挑人啊，這樣的男人？”艾陽再次聳肩，“如果是我，在他敢回來跟別的女人拜天地的時候，我就直接登報離婚了，或者么，”

　　她拿起果盤裡的銀刀，“給他點厲害，叫他知道誰才是最可怕的那一個，他應該聽誰的話才對。”

　　作者有話要說：　　本來以為可以慢慢日更兩千養着文了，結果家裡長輩不在了，我得回老家去。

　　有些人，你雖然沒有時時聯繫，但內心裏會固執的認為，他們永遠都在不遠的地方，只要你去，他們就會在那裡。

　　人到中年，除了上有老下有小的疲憊之外，還有慢慢的，身邊的親人一個個離去，就像一棵樹，上頭的枝椏跟恭弘=叶 恭弘片慢慢凋落，即使抬頭再也看不到他們，而你，也要慢慢長成頂上的恭弘=叶 恭弘片，終有一天，也要隨風而去。

# 第10章 離開

　　梁維華看着艾陽手裡寒光閃閃的小刀，爭辯的話全都咽在了喉嚨里，這樣的女人，他還是離的遠遠的好，不但他要遠離，最好安梅清，還有家裡人，都離的越遠越好，“好，我同意了，咱們離婚！”

　　“你們是怎麼來的？”事情挺順利，艾陽準備立馬跟着梁維華夫妻去滬市，省得在梁家夜長夢多，那些人再想出什麼歪主意。

　　“開車，上午我接到父親的電話了，”想到梁伯韜的威脅，梁維華一陣兒氣餒，他不覺得自己能扛得過家裡的三位長輩。

　　那太好了，艾陽撫掌，“走吧，我跟你們回滬市去，咱們來個速戰速決，先斬後奏！”

　　“走吧？現在？”梁維華驚訝的看着艾陽，這人怎麼聽風就是雨啊？“滬市離豐城多遠你知道嗎？”

　　艾陽給了梁維華一個白眼兒，“不現在走，難道你準備被你的父母押着跟我入洞房？我可不能保證自己一時情緒失控，會做出什麼事來啊！”

　　只見刀光閃爍間，一隻被完美削了皮的蘋果，遞到了安梅清面前，“來，吃只蘋果慶祝一下。”

　　安梅清哭笑不得的接過蘋果，再看看臉色發青的梁維華，“就算是留一夜明天走，事情也改變不了什麼，倒不如趁着今天趕緊走了，不然你準備明天陪着小艾回娘家？真回去了，再想離就更麻煩了。”

　　“難道你貪戀我的美色，想享齊人之福？”艾陽不懷好意的看着梁維華，如果這傢伙跟小艾一樣，單純善良，是個被犧牲的無辜者，她不介意拉他一把，但不論在原作里，還是現在，梁維華的樣子都實在是不討喜，“安小姐，我覺得這個人你還是要多觀察觀察，順便把視野再放廣闊一些，咱們華國還是有許多優秀的男人的，弔死在這麼一棵樹上，不值得啊不值得！”

　　反正安梅清最終的男主也不是梁維華，她煽風點火也不算缺德。

　　“李艾，你給我住口！”梁維華霍然起身，“你收拾東西，我去跟父親說。”

　　梁伯韜跟樂香琴沒想到梁維華來了就要走，還要把新娶的媳婦也帶走，樂香琴嚴重懷疑這裏頭藏着巨大的陰謀，還是針對她們二房的，“不行，你想什麼？欺負小艾沒出過門，把人弄到滬市對付不是？”

　　梁伯韜也覺得兒子是這麼打算的，“除了梅清，你們誰也不許走，今天晚上就跟小艾洞房，一會兒叫底下人布置起來，咱們一家人先吃個團圓飯，你兩邊的舅舅也在呢！”

　　梁維華急的一頭汗，“你們不知道，那個小艾，她，她，”

　　他說小艾很兇，要殺人，他們會信嗎？

　　安梅清嘆了口氣，“父親，二嬸兒，小艾我們已經見過了，沒想到我跟她還挺能說到一起去的，跟我們去滬市，也是小艾自己提出來的，這會兒她就在院子里收拾東西呢，不信你們自己過去看看，問問她我跟維華有沒有逼她，也聽聽她的想法，”

　　她沖樂二太太微微一笑，“小艾是二嬸兒千挑萬選的人，別人的話您不信，她的話您總該相信吧？”

　　樂香琴站起身，“去就去，我倒要看看你們是怎麼蠱惑了那個可憐的丫頭的！”

　　梁伯韜怕樂香琴撐不住場面，“走吧，我跟你去，”他狠狠的瞪了安梅清一眼，在他看來，就是這個女人在這兒惹的事，“我倒要看看是誰想一手遮天！”

　　看着梁伯韜跟樂香琴的背影，再看看一臉緊張的梁維華，安梅清突然想起來艾陽的話，愛上樑維華，自己的視力是不是真的挺有問題的？

　　“走吧，咱們也過去看看，”安梅清一拉梁維華道。

　　梁維華躑躅了一下，“小艾不是說要跟咱們回滬市嘛，我得把車子再給加點油，叫我說你也別過去了，你去了，又該被父親誤會了。”

　　安梅清搖搖頭，她不去就不會被誤會了嗎？只要梁維華不肯為二房生個孩子，她永遠都是被誤會的那一個，“你不去我自己去，”她對艾陽太有興趣了，想再看清楚她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艾陽的東西不算多，那些什麼綾羅綢緞她是不會帶了，比起身上的襖裙，她更喜歡安梅清身上的洋裝，起碼行動更方便，但是她的首飾匣子，那是有幾匣就帶走幾匣，這些東西拿到滬市，她先去給當了，這些東西美則美矣，但跟她的性格嚴重不符，也影響她的行動。

　　樂香琴看着地上那兩隻大大的箱子，“這，這都是你要帶走的？小艾，你瘋啦？”

　　艾陽走到樂香琴跟前，“二太太，我沒有瘋，我只知道一句話，山不來就我，我去就山，大少爺在滬市有差事，你們把他綁在家裡，又能綁幾天？就算綁得了他的人，又豈能綁得了他的心？咱們越留他，他只會越恨我，他恨我也就罷了，他還會把這一切都怪罪到您頭上，二太太，您過繼大少爺，是希望有一個兒子養老，不是養一個仇人的。”

　　樂香琴根本沒有要把梁維華養成自己的兒子的想法，但艾陽的話也有幾分道理，“但你跟他們過去就行了？”

　　艾陽沖樂香琴眨眨眼，抬手撫了撫自己如玉的臉頰，小聲道，“二太太，這世上有不好色的男人么？安梅清再好，已經二十二了，跟大少爺也過了三四年了，我今年才十六，我就不信，水磨功夫，我還熬不過她？”

　　艾陽偷眼從一旁的鏡子里看着自己的表演，還算不賴，沒枉費自己看了好多本宮斗宅斗小說，“我剛才跟大少爺還有大少奶奶說了會兒話，大少爺那個人，性子軟和，大少奶奶那個人，目下無塵清高的很，但這樣的人，最好對付，”

　　樂香琴眼裡全是訝異的光，“小艾，我真是小瞧你了，當初你可不是這樣的啊！”

　　艾陽掩唇一笑，“如果我當初就是這樣的，二太太跟大太太，會挑中我？二太太，你要是不放心，過幾天也搬到滬市住着，也好提點我。”

# 第11章 路上

　　樂香琴讚許的看着艾陽，自己真是撿了個寶，有這麼個媳婦，還擔心二房會落到別人手裡？幸虧當初她看走了眼，“你說的有道理，”

　　她撫了撫艾陽嬌嫩的鵝蛋臉，這張臉生的星眸桃腮，菱口如粉，抿唇笑時，靨邊還有米粒大小的酒窩，看着真是個又脆又甜的小美人兒，有這樣的美人成天杵在眼前，安梅清？

　　她溜了一眼走進來的安梅清，拉着艾陽的手走到她跟前，“你大嫂可是大學生，會外文，還會彈鋼琴，還會畫西洋畫，真的是琴棋書畫無所不通，不但如此，她還認識好多外國人，”

　　樂香琴捏了捏艾陽的胳膊，“你去了，要好好跟着你大嫂學，你大嫂跟維華平素在外頭忙，家裡的事你得多擔待，多照顧照顧他們的生活。”

　　她又親切的擠着安梅清的手，“大少奶奶，小艾想跟你們走，我也是贊成的，只是家裡長輩們都在，不如再住两天，等維華跟小艾三朝回門，你們再去滬市。”

　　艾陽連忙沖安梅清眨眼，這丫頭可別給她掉鏈子，她才不要跟梁維華什麼“回門”呢，就聽安梅清皺着眉道，“既是這樣，不如我先回去，讓維華在家裡好好獃着，只是小艾，就不必跟我們走了，她跟維華回了門，就是你們二房的媳婦了，就讓她好好留在家裡伺候二嬸兒吧。”

　　“二太太，我，”艾陽“急”得眼淚都快落下來了，“您還是讓我去吧，”她在樂香琴胳膊上擰了一把，疼的樂香琴一個哆嗦，“啊，你，”

　　艾陽一把摁住要跳起來的樂香琴，“現在都新社會了，大少爺說了，不講這些封建規矩，”她低下頭，轉着腳尖，“與其計較這些，不如讓大少爺跟大嫂早點兒接受我更實際，而且我不已經被大紅花轎抬進梁家了嘛，還要再證明什麼？”

　　說的也是，李家算什麼親家？小艾又沒有父母了，回不回門她哥嫂又敢說什麼？“那行吧，你跟着維華走吧，”她瞟了一眼安梅清，“過陣子家裡的事完了，我也去滬市住幾天，到時候咱們好好說說話。”

　　“呼，太好了，”艾陽長長的吁了口氣，在車門那兒觀察了一下，把車窗給搖了下來，“終於出來了！”

　　安梅清看着貪婪的看着外頭景緻的艾陽，“你沒出過門嗎？”這外頭有什麼可看的，也就梁家附近乾淨整齊一些，越往外走，就越殘破。

　　艾陽看着清山綠水，“多美啊，這兒的空氣都是甜的，”她伸出手，讓霞光落在自己的指尖上，“這兒的人真的每天都生活在畫里啊！”

　　每天生活在畫里？安梅清好笑的看着一臉興奮的艾陽，在大宅里的那個渾身邪氣又變化多端的女人完全不見了，現在車裡這個是一臉雀躍，滿眼都是驚喜的光，好像隨時都要打開車門出去飛一圈兒的姑娘，真的是小艾？

　　梁維華從后視鏡里看了一眼艾陽，心臟沒來由的一陣狂跳，他忙咳了一聲，“你小心點兒，別把頭手伸出窗外，很危險的，趕緊把窗戶關上，一會兒灰土都進來了。”

　　艾陽沖梁維華翻了個白眼，這裏四下空蕩蕩，伸出去又能怎麼樣？

　　安梅清看到艾陽對着梁維華又是白眼又是嘀咕的，覺得她真的很好玩，“咱們已經出了城了，再往前就都是土路，車子一過，灰塵老高，你開着窗戶，會弄的滿頭滿臉的。”

　　她一個風系異能會怕這個？不過安梅清好心提醒，艾陽也不想拂了她的好意，她把車窗關好，“我很少出門，所以有些激動，等以後我去了信河的莊子上，也買輛車，自己開着出去玩。”

　　“你買車，你買了會開么？你當是你們家的牛車呢，拿根鞭子就能趕着走？”梁維華一臉不屑，鄉下丫頭就是鄉下丫頭，再厲害也是有限的。

　　“不會我不會學嘛？不是我小瞧你，給我一輛汽車，給你一輛牛車，汽車我開得走，牛車你未必趕的動，不信咱們哪天打個賭，賭注么，就是你這輛車！”艾陽眼珠直轉，輸了她沒損失，贏了可以得輛車。

　　安梅清從后視鏡里看到一臉躍躍欲試的梁維華，嘆了口氣，“算了，小艾有多聰明你不知道？我看她真的能把車給開走的，你贏不了的。”

　　“誒，安小姐可不能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嘛，牛不走，拿鞭子抽抽就走了，我不會開車，還能自己推啊，”斷人財路無異殺人父母，艾陽不滿地瞪了安梅清一眼，“就你聰明。”

　　安梅清哭笑不得的看着艾陽，“這輛車是我的嫁妝，我怎麼捨得叫你贏了去？”

　　嫁妝，那就算了，雖然安梅清上輩子間接傷害到了小艾，但她不是始作俑者，這一點艾陽還是分得清的，而且真正接觸之後，她發現安梅清挺聰明的，雖然有些高高在上，不接地氣兒，但還可以理解，生活在城堡里的小公舉，是想像不到貧民階層的艱難的。

　　果然，車子一出城，就開始顛簸起來，這也是頭一次艾陽懷念起末世來，“我的天，我覺得我會吐，要不這樣吧，你們開車走，我下來自己走路，”她馭風而行，就算是比汽車慢，但不會暈車啊！

　　梁維華也是老大不願意，“這能怨誰？你才坐多大會兒就受不了了，我跟梅清可是剛從滬市趕回來，又被你催着回去的，恐怕回去之後，骨頭都散架了！”

　　艾陽白了梁維華一眼，“那你是寧願晚上跟我睡一屋做假夫妻，也不願意回滬市抱着自己老婆舒舒服服的睡一覺了？”

　　“你這個女人，你怎麼說話呢，”梁維華被艾陽的話說的臉紅，什麼呢“抱着老婆”，“我跟你說李艾，這種鄉下的俚語，你要從你的腦海里徹底刪去，太粗鄙了！”

　　艾陽看着路邊綠油油的稻田，“看見沒？田裡可都是粗鄙的農人，你下去聽聽，他們說的就是俚語，以後高貴的梁大少，千萬不要再吃大米了，小心自己被染粗鄙了，噢對了，梁大少，你出過國沒？跟米國呀，英吉利的农民們打過交道沒？”

　　艾陽不等梁維華回答，就道，“肯定沒有，您這樣的少爺，出國也是跟那些體面的紳士打交道的，那我告訴你啊，其實就算是西洋那些列強們，农民也跟咱們一個樣，他們也說我這種‘鄉野俚語’！”

　　“說的跟你去過一樣，”梁維華不服氣的解開襯衣的領口，“別說西方农民了，就是你們高湖鎮的農人，你這種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一輩子都走不出內院的封建婦女，恐怕也沒見過幾回。”

　　她確實是沒見過，但絕不是因為她“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沒見過就不能想像了？人啊，要是缺少了想像力，社會就不會進步，生活也少了樂趣，這個啊，你這種封建思想刻在骨頭縫裡的男人，是絕不會明白的。”

　　作者有話要說：　　2018年最後一個月，上個月反正是瓜吃的挺飽，這個月好好努力，希望我這本的成績能好一些。

# 第12章 理想

　　安梅清饒有興緻地聽着艾陽跟梁維華鬥嘴，但艾陽剛才的話她並不認同，“想像力可以推動社會發展？這恐怕就如你想像着外國的農人像咱們華國的一樣無知一樣，是憑着你的想像力吧？我去過國外，那些莊園主家裡的僕從，個個謙遜有禮，衣着整潔，”

　　她看了一眼窗外埋首在稻田裡的農人，就算是在富足的滬市周圍，這些人也個個衣衫襤褸，瘦小枯乾，“回來之後，再看到咱們的情況，只能枉嘆民生之凋敝。”

　　“哈，”艾陽這個暴脾氣，真想一腳把身邊這位“憂國憂民”的大小姐給從車上踹下去，“安小姐也說了，你見到的是外國貴族家裡的僕從，你拿貴族家裡服侍主人的僕人，跟自己國家田裡種地的農人比，不覺得是在欺負人嗎？衣着整潔，謙虛有禮，我看梁家的下人們都稱得上這八個字吧？梁家還只是個經商的，你們安家呢？難道你們安家的傭人，管家，比不上那些外國貴族家裡的？”

　　安梅清被艾陽問的啞口無言，但又沒辦法否認她說的不對，“可你也沒有見過西方的农民是什麼樣的。”

　　“但我聽說過農奴，我知道那些農奴們活的比咱們的長工佃戶也好不到哪裡去，安小姐，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人都是人，人性都是一樣的，在壓榨比自己更貧苦更無力的弱勢群體方面，西方所謂的貴族並不比咱們的地主老財們高貴到哪裡去，其實這一點看看如今被列強魚肉的華國，你不應該對他們的無恥跟貪婪，深有體會嗎？”

　　安梅清下意識的挺直身子，“你真的是李艾？”

　　艾陽微微一笑，“我是李艾，一個自幼生長在豐城高湖鎮的米糧店家的女兒，是，我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但我家開着米糧店，下頭又有幾百畝田，佃戶長工這些，我還是見過的，”

　　末世的時候，也有人憑藉身上的異能，建立小小的城堡，在裡頭稱王稱霸，奴役摧殘那些沒有異能的平民，人惡起來，並不比喪屍善良到哪裡去，艾陽自忖比車裡這兩位“傻白甜 ”見過更多的人性，“還有一句話，叫‘秀才不出門，便知道天下事’，何況現在只要幾個銅鈿，就可以買份報紙回家慢慢看的，”

　　艾陽撫着腕上的翠鐲，“安小姐不會覺得我們李家連給女兒買報紙的錢都拿不出吧？”

　　“呃，不好意思，我沒有那個意思，實在是如今國人尚在蒙昧之中，那些官老爺們醉死夢死，下頭的百姓則渾渾噩噩，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國家已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你只是一個內宅女子，我聽說你並沒有到學堂里讀書，才會以為你跟家裡的兩位太太一樣”

　　安梅清又羞又窘，這個真的不怨她，別說梁家太太們，就是她的母親，父親的姨娘，還是家裡的兩個嫂子，哪一個會考慮這些？李艾這樣一個鄉間民女，什麼也不懂，不才是最正常的嗎？

　　艾陽抿嘴一笑，“可安小姐你真的跟她們有所不同嗎？你是比她們更了解外頭的天地，但你的偏聽偏信，能比她們的蒙昧不明，高明到哪裡去呢？在我看來，都不過如此。”

　　妻子被一個鄉下女子教訓，梁維華怎麼能坐得住，“裝的跟你真的什麼都懂一樣，我看你連黃埔江都沒見過吧，見過輪船嗎？見過飛機嗎？見過列強的□□短炮嗎？什麼都不知道的人，才敢在這裏大放厥詞！”

　　我不但知道，還玩的很溜，你信嗎？

　　艾陽知道就算說了，梁維華也不會信的，當然她也不會說，她的異能跟她的技能，都是她用來在這個亂世立足的根本，那都是壓箱底手藝，自己偷着驕傲一下還行，真讓人知道了，只會給她招災，尤其是在她在這個民國，立足未穩的時候。

　　安梅清被艾陽說的心裏也挺不高興的，她自幼就是神童，父親把她跟兩個哥哥一樣，親自帶在身邊教育，大了一點，又特意請了外國家教回來，不止是學外語還學鋼琴學油畫，等她十五歲的時候，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滬市最好的滬大，從那以後，她就是滬上最知名的名媛淑女，各大沙龍若是沒有她出現，就會黯然失色。

　　可現在，她居然被一個鄉下女人當面教訓無知，“那李小姐覺得應該怎麼做呢？還是李小姐準備要為這個國家做點兒什麼？”

　　為這個國家做點兒什麼？

　　艾陽托腮，她這是穿到了一個未必活得到末世的女作者的小說里，這裏頭的一切就算是有歷史依據，他也是虛構的成分居多啊！

　　像安梅清，梁維華，還有什麼滬市，她前世有限的文化課學習時間里，也沒有這些人的記載啊，“我沒想過，我現在最想做的，就是跟梁維華離婚，然後搬到信河的莊子里，呼吸着最新鮮的空氣，吃着最新鮮的瓜果，睡到自然醒，醒了呢，再吃！”

　　“這叫什麼人生理想？你，”安梅清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眼裡的艾陽不應該是這樣的，“你在騙人，什麼最新鮮的空氣，最新鮮的瓜果，”

　　她搖下車窗，“你呼吸啊，難道信河莊子上的比這裏的新鮮？瓜果？這世上哪有不新鮮的瓜果？還是你們李家，連個新鮮瓜果都舍不得讓你吃？”

　　“你聽她胡沁呢，”梁維華在前頭冷笑道，“就算是我們莊子里最無知的農婦，也會想着嫁個能讓她吃飽飯的男人，再生幾個兒子，混吃等死？哪有這樣的人？”

　　而且就艾陽這脾氣，是只想着混日子的人？“而且你知不知道現在的物價？光靠信河的莊子，就能讓你混一輩子？我看啊，你才是什麼都不懂光會紙上談兵呢！”

　　對了，物價，這個她真不知道，看小說誰會記這個啊，艾陽立馬坐直了，“麻煩給我科普一下，”她把腕上的鐲子伸到安梅清面前，“安小姐，你一看就是見過大世面的，你閑了幫我估估我帶來的這些首飾值多少錢唄？”

　　艾陽滿臉是笑，“你也知道，我是從‘鄉下’來的，真的什麼也不懂，要是貿然把這些送到當鋪里去，說不定就叫人騙了，你有什麼好推薦沒有？誠信商家？”

# 第13章 食量

　　安梅清看着變臉比翻書還快的艾陽，咽了口唾沫，“你這鐲子水頭不錯，但亂世藏金，這些玉器的價錢就差了一些，但還是值些錢的，至於收你這些東西的地方，我哪兒知道啊，我從來都是買就沒有賣過。”

　　說的也是，安梅清可是天之驕女，怎麼會有當東西那一天，“那你幫我打聽打聽唄？你是滬市人，人脈肯定比我廣，安小姐，你想想，我要是跟梁維華登報解除了婚姻關係，等於是同時得罪了梁家跟李家，我一個弱女子，想求一份安穩跟清靜已經很不容易了，要是再叫人騙了，那可真的會走投無路的。”

　　“你，一個弱女子？你都會耍刀！”梁維華簡直想把車停下跟艾陽理論了，世上怎麼會有如此無恥之人？

　　艾陽沖梁維華哼了一聲，“梁大少，小心開車，我的命不要緊，安小姐可車上坐着呢，你忍心因為你的一時疏忽，讓她遭遇不測？”

　　梁維華被艾陽氣的方向盤都要扔了，“你，你怎麼，”太無恥了，“真是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

　　“嘖，這種封建糟粕你也敢在安小姐跟前說，安小姐，你的這位先生，在對女性的肯定跟尊重方面，思想意識還有待提高，你沒事的時候，還得多教育，”艾陽不遺餘力的給梁維華添堵。

　　安梅清哭笑不得道，“李小姐，你真的是，”她自負見慣了滬市的各色女子，但像眼前這位這樣的，還真是頭一次遇到，以致於她都找不到合適的形容詞了。

　　“你叫我小艾就行了，”艾陽對小艾這個名字還挺滿意，她姓艾，剛進戰隊的時候，隊里的前輩們都是這樣叫她的，而李艾的小名也叫小艾，也算是一種緣分了。

　　安梅清點點頭，“你說的賣首飾的地方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可以找人幫你問問，給你一個公道的價錢，也算是咱們相識一場，”小艾肯乾淨利索的跟梁維華解除婚姻關係，就沖這一點，安梅清就不介意幫一幫她。

　　汽車在一處不大的公館前停下，艾陽看着牆上壁燈照耀下的“梁”字，仰頭看看裡頭的兩層小樓，“到了？”

　　開了一天車，梁維華累的腿都是抖的，“到了，走吧，趕緊進去，楊媽，楊媽？”

　　楊媽是梁公館的管家，她聽見外頭汽車聲就已經迎出來了，“大少爺，少奶奶，哎喲，這位是？”

　　這一身大紅旗袍的姑娘，看着眼生的很，但這一身大紅，又讓楊媽下意識的提高了警惕。

　　安梅清沖楊媽點了點頭，“這位是李小姐，你把人帶到客房休息吧，還有車上的箱子，叫人一起抬到李小姐房裡，”

　　她也累的無力再跟艾陽寒暄，“小艾你今天先休息，有什麼事咱們明天再商量，楊媽，安排人給李小姐放水，讓她洗個澡。”

　　艾陽只顧参觀這民國時的小洋樓了，她毫不在意的沖安梅清揮揮手，“行了，你們趕緊去歇着吧，我有事找楊媽就行了。”

　　跟着一臉狐惑的楊媽進了客房，艾陽一眼就被卧房裡那張席夢思大床吸引了，“唉，終於可以舒服的睡一覺了！”

　　她快步過去推開衛生間的門，“還有浴缸跟抽水馬桶，對嘛，這才是生活啊！”

　　“小姐您是我們少奶奶的同學？”楊媽心底的懷疑頓時消散了，大少爺回家娶的可是個鄉下目不識丁的女人，根本不可能認得這些。

　　艾陽沖楊媽嫣然一笑，“不啊，我姓李，叫李艾，這两天就麻煩楊媽你多關照了。”

　　李艾？那不是新娶的二少奶奶？就這麼帶回來了？楊媽驚的合不攏嘴，“啊，原來是，”

　　“你不用跟我打招呼，就把我當安小姐的同學好了，”出了梁家，艾陽不再想當任何人口裡的“少奶奶”，“你叫人把箱子送來我自己收拾，還有，有宵夜的話，給我送一些過來，我一餓就睡不着覺。”

　　這一來就一副喧賓奪主的樣子，看來真的是家裡那位二少奶奶了，楊媽忙應了一聲，轉身闔上了屋門。

　　艾陽早上下樓的時候，才發現家裡冷冷清清的，“楊媽，你們大少爺跟少奶奶呢？”

　　楊媽也沒想到這位“二少奶奶”起這麼早， “二少奶奶，大少爺跟大少奶奶還沒起身呢！”

　　艾陽看了一眼屋裡的座鐘，這都八點多快九點了，這兩位居然沒起來呢，這到底是誰在混吃等死啊，“你叫我李小姐就行了，你們大少爺平時幾點起床？他不用上班？”梁維華不是在工部局華文處上班嘛，這都幾點了，難道民國都是下午才上班？

　　這是要打聽男人的作息時間？楊媽從心理上還是偏着安梅清的，“這可說不準，大少爺要是頭天太忙了，第二天就出去的晚點兒，有時候也不去，我只是個下人，外頭的事，真的不怎麼懂。”

　　敢情梁維華就是個混子啊，艾陽點點頭，“大少奶奶不是學校的老師嗎？也可以這麼自由？”

　　“大少奶奶在女校教音樂跟繪畫，也不忙的，”楊媽挺了挺胸膛，一臉的與有榮焉，“我們大少奶奶那樣的人，願意去女校里教書，就是給校長面子了，哪還敢多提什麼要求？”

　　明白了，就是塊招牌，艾陽隨意的在沙发上坐了，拿起茶几上的報紙，“有早飯沒？我餓了，不等他們了。”

　　楊媽愕然看了艾陽一眼，這一邊說自己不是二少奶奶，一邊又不把自己當外人，也真是叫人摸不着頭腦，但她是梁家的管家，二少奶奶的吩咐她也不能全然當耳旁風，“請問您要麵包咖啡還是湯包粢飯？廚上還有清粥小菜。”

　　艾陽看着楊媽小心翼翼的樣子，噗嗤一笑，“你是被我昨天晚上的食量嚇着了吧？我這人胃口一向很好，沒辦法，我才十六，正長身體呢，我就要清粥小菜吧，包子我也要，粢飯也來一份。”

　　楊媽又被嚇着了，“好，我叫她們送上來。”

　　“楊媽，你坐，咱們聊會兒？”艾陽不打算等着樓上的夫妻，她還是頭一次來滬市呢，正好自己出去走走，“滬市最大的百貨公司在哪裡？我想買衣裳要去哪兒？還有，”

　　她把垂在背後的大辮子扯過來，“我想把頭髮給剪了，”她根本不會綰髻，早上兩根辮子編的她當時就想拿剪子絞了。

　　“還有，你們公館有專職的司機嗎？還是汽車只是大少的代步工具？”

# 第14章 逛街

　　楊媽越聽越心驚，這位二少奶奶太老練了，連一點兒新嬸娘的羞澀跟拘束都沒有啊，還要去買衣裳，她看了一眼艾陽身上的大紅旗袍，跟昨天那身兒一樣，料子是好料子，就是款式早就不時興了，“我們大少奶奶平時的洋裝，都是專門讓從法蘭西來的洋裁縫給量身定做的，您要想做”

　　也得大少奶奶樂意把裁縫介紹給你啊！

　　“你誤會了，我不要你們大少奶奶那樣的，我等不了，我要成衣，就是買了直接能穿走的，”量身定製什麼的，艾陽沒想過，她在滬市呆不了两天，難道將來衣服做好了，再跑一趟滬市來取？

　　看着艾陽坐着張師傅的車出了公館的門，楊媽擰身兒就往二樓跑，“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等聽完楊媽的彙報，安梅清失笑，“我知道了，隨她去吧，不是還有張師傅跟着的嘛，出不什麼大事，”

　　說完直接轉身回房去了。

　　梁維華被吵醒了，“這才幾點就來敲門，楊媽真是越來越糊塗了。”

　　“她也是替咱們操心，李艾剛才叫張師傅開車，說是出去轉轉，”安梅清重新回到床上，卻怎麼也睡不着了，“你說，這個李艾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梁維華聽到這個名字就頭疼，“管她是什麼樣的人呢，等我跟她登了報，以後就路歸路橋歸橋了，只要她別走投無路又拿着梁家二少奶奶的名頭來敲詐，怎麼都行。”

　　梁維華從鵝毛枕頭上抬起頭，揉了把惺忪的睡眼，伸手把安梅清摟在懷裡，“梅清，你可得好好謝謝我，為了你，我可是不惜跟家裡頭決裂了，等父親看到我在申報上登的啟示，肯定會到滬市來的！”

　　他在工部局有差事，梁伯韜肯定不會真的打斷他的腿，“恐怕以後咱們的日子，就不會這麼逍遙了，”斷他的經濟來源是肯定的。

　　安梅清斜睨了梁維華一眼，“我是因為你們梁家的錢才嫁給你的么？”

　　她輕嘆一聲，不免又想起艾陽的話，“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才驅虎又引狼，你們家那位二太太可不是個好相與的，走了李艾，她能給你找來張艾楊艾，李艾倒是解脫了，咱們呢？”

　　梁維華不吭聲了，安梅清說的一點兒錯都沒有，以樂香琴的脾氣，只會更加變本加厲，他半天才道，“先把這件事了了，之後就算是再選再娶，起碼也得折騰個一年，咱們先安生一年，後頭的事到時候再說！”

　　“安生？你覺得之前的日子很安生？”在安梅清眼裡，從二太太要求梁維華兼祧那天開始，她的日子就沒有一天真正安生過，二太太沒了丈夫跟兒子，固然痛苦，可她憑什麼把自己的痛苦都放諸到周圍親人身上，讓家裡的人都像欠了她一般。

　　“維華，下次你不能直接拒絕嗎？叫二太太直接在族裡挑一個過繼到自己膝下，慢慢養大有什麼不行的？為什麼非要你同時有兩個太太？”

　　安梅清鼻子一酸，眼淚就要落下來了，“你不知道，昨天我在李艾跟前，都抬不起頭來，她可以乾淨利索的說跟你離婚，甚至還獅子大張口的要補償，我呢？就因為我愛你，所以我得承受這些不該加諸在我身上的侮辱？”

　　從家裡讓他兼祧開始，梁維華跟安梅清的爭吵就沒有停止過，現在好了，李艾自己說要退出，梁維華原以為這樣的爭吵終於可以結束了，沒想到根本沒有，它居然還在繼續，“梅清，你要相信我，我這輩子只愛你一個人，家裡的態度只是家裡的態度，跟我有什麼關係？你老是這麼說，那我的委屈誰又能體會？”

　　梁維華坐直身子撫着安梅清的肩，“咱們先別去想以後的事，多想想眼前的快樂，嗯，就像現在李艾的事，你想到會以這種方式解決？說不定因為這件事，二嬸兒也再不會逼我了呢？其實這事你也有責任，是你不肯給我生孩子的，如果咱們趕緊生出兩個兒子來，過繼一個給二房，二嬸兒不就不會逼我另娶了？”

　　“什麼？你居然是這麼想的？”安梅清驚訝的睜大眼，她的孩子，生出來送給別人？“梁維華我告訴你，這個主意你想都別想！”

　　艾陽根本不知道家裡已經吵翻了天，她興高采烈的在滬市最繁華的街道上穿行，小說里、影視里一個個平面的人物，此刻正鮮活的從她身邊走過，他們或行色匆匆，或意態悠閑，也有人會好奇的在悄悄打量她。

　　張師傅在車裡看着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樣的艾陽，在她身邊把車子停下來，“二少奶奶，您還是上車吧，萬國百貨離這兒還有一段路呢，要不您先把衣裳買了，回頭再逛？那邊大舞台還有電影兒呢，二少奶奶您要不要去看看？”

　　艾陽拉開車門上了車，“那好吧，咱們先看衣服去，至於電影還是算了吧，”這會兒的電影應該還是默片呢，她才不去浪費那個時間。

　　萬國百貨的成衣部多少讓艾陽有點兒失望，想像中的琳琅滿目是沒有的，但擺在那裡的十幾身衣裳也讓艾陽提不起興趣，“就這些？”她是準備逛街買買買的，但這也太少了。

　　容重言看着女子女裝部里叉腰而立的窈窕女子，沖身邊的續貴生道，“怎麼回事？”

　　續貴生是萬國百貨的經里，也是容重言的心腹，“我這就去看看。”

　　容重言回想了一下，記憶里沒有這樣的女子，但看她身上的打扮跟姿態，又不像穿不起洋裝的，他邁步走下台階，才一到女子成衣部前，就聽見那女子脆生生道，“原來你們這些貨真的全是漂洋過海來的啊，那難怪了，如今這交通，能運來就不錯了。”

　　“如今這交通”？現在又飛機又輪船的，已經好的不能再好了，容重言好笑的看着一臉感慨的艾陽，“這位小姐，您其實可以對對面的鳳凰成衣公司看看，那裡有滬市最好的黑白貨師傅。”

　　“黑白貨是什麼？我是來買衣服的，”聽着跟混黑社會一樣，艾陽眨着大眼睛，看着眼前這個文弱的男人。

　　別的不說，這男人長的真好看誒，白皙的臉上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鼻樑高挺，唇形飽滿，頭髮也沒有像現在的所謂“時髦”人士那樣，用髮油仔細的梳到腦後，清爽的留海覆在額頭上，還略帶些才洗過的蓬鬆。

　　加上雪白的襯衫一絲褶皺也沒有，紅黑條紋背帶夾着一條深藍色西褲，真是又挺拔斯文又帥氣。

　　艾陽心裏吹了聲口哨，今天自己的運氣真的挺不錯呀！

# 第15章 容重言

　　容重言看着鼓着嘴兒，睜着大眼睛亮晶晶的艾陽，“黑白貨是裁縫們的行話，黑貨也叫硬貨，是指外裝，白貨又叫軟貨，其實就是，”

　　他覺得跟一個傳統女子說什麼內衣這樣的話，會被她認為是冒犯，“軟貨嘛，跟硬貨正好相反的。”

　　那不就是內衣嘛？艾陽抬頭看着容重言，“你的意思是，鳳凰服裝公司，內衣外衣師傅都很好？那太好了，我不但想買外套，也得幾身內衣跟睡衣，現在的這些，”她聳聳肩，對於穿慣了胸罩的艾陽來說，這什麼肚兜，真的跟沒穿一樣，“不知道有沒有，”她往胸前指了指，發現容重言紅了臉，“算了，我過去自己問吧，謝謝了啊！”

　　發現面前這個小帥哥兒只是個小孩子，艾陽頓時失去了興緻，他對自己的興趣，但她對小孩子下不了手啊，她左右看了下，想找找這孩子的家長。

　　“這位小姐，您有什麼吩咐？”續貴生欠了欠身，問道。

　　這是家長？艾陽看着完全不像的兩張臉，“你是這裏的主管？”

　　看售貨員的態度，跟續貴生的穿着，艾陽覺得自己的判斷是對的，“我就是聽說萬國百貨是滬市最大的百貨公司，沒想到衣服有點兒少，我到別處看看吧。”

　　容重言看着一臉嫌棄的艾陽，作為老闆，容重言覺得自己的公司受了委屈，“這位小姐，萬國百貨確實是滬市最大的百貨公司，而且萬國百貨的商品”

　　這孩子長的真的很俊，但她這會兒沒有心情跟他“認識”，艾陽沖身邊女售貨員點點頭，“你把衣服收起來吧，我去別處看看。”

　　就算是眼前這位小姐不是滬市人，認不得“容爺”，但就憑容爺這張壓倒著名影星於風跟京劇名角雲峰的臉，只要是個女的，都不會這個態度啊，難道是因為她年紀太小，看不出美醜呢？

　　“要不我派人送您到對面的鳳凰看看？”續貴生看了一眼艾陽手裡拎的袋子，那裡頭全是他們百貨公司的化妝品，而且還都是貴貨，“是我們公司招待不周，我們也可以給您推薦幾位滬市最好的師傅，您只管留下地址，我讓他們上門為小姐量身定製。”

　　這服務還是很到位的，艾陽搖搖頭，“不用了，來的時候我看見了，我自己過去就行了，我沒有時間等人家現做。”

　　“容爺，看清楚了，那位小姐坐的是安小姐的車，”艾陽一離開鳳凰女裝，就有人把消息送到了容重言耳里。

　　“安小姐的車？剛才那位是安家的親戚？”續貴生訝然道，“沒聽說安家來客人了啊？”

　　容重言嗔了續貴生一眼，“如果是安家的親戚，怎麼會用梅清姐的車？應該是梁家那邊的，只不過，他們家這會兒怎麼還會來親戚？”

　　梁伯韜跟梁維華在滬市名不見經傳，但梁維華娶了滬上名媛安梅清，就沖這一點，大家提起梁家來，都有所耳聞，尤其是梁家“兼祧”這樣的奇聞，已經被有心的記者，登在了小報上，大家都在關注安梅清的這樁婚姻，甚至都有人悄悄下了注，賭安梅清能不能“戰勝”梁家這位新太太。

　　梁家的新太太？容重言眉頭一動，“生叔，你叫人去打聽一下，這位小姐是什麼來歷？”

　　續貴生嘆了口氣，“安教授都不發話，咱們說什麼都是多餘，有道是清官難斷家務事。”

　　容重言一笑，“我這不是打聽的清楚些，好下注么？”

　　“促狹，”續貴生是容重言生母續夫人的遠房堂侄，自容重言出來領事，他就被安排過來輔佐他了，怎麼會不知道自家少爺的性子，“我叫人打聽去。”

　　續貴生走到門邊，想了想轉身道，“容爺，夫人那邊您好久沒過去了。”

　　續貴生口裡的夫人，自然是續夫人了，容重言點點頭，“你給母親打個電話，就說我晚上過去吃飯！”

　　“好咧，我現在就去，夫人一準兒會給您做栗子雞！”續貴生笑呵呵的推門出去，留下聽見栗子雞一臉苦笑的容重言。

　　艾陽中午由張師傅推薦了家飯店，進去舒服的吃了個午飯，又一直逛到下午，才坐着車回去。

　　梁維華看着如同土包子進城，連身上的衣裳都換了的艾陽，“我說，你也有點自知之明，並不是穿上洋裝，就是城裡人了，”

　　他話還沒說完呢，就看到艾陽後頭跟着的張師傅了，一個七尺高的大漢，居然被手裡的大包小袋壓的走都走不好了，“你這是干什麼去了？你怎麼不把百貨公司搬回來呢？”

　　這人沒事就找懟啊，艾陽回身從張師傅手裡接了東西，“張師傅麻煩你，幫我把東西送到客房吧，”

　　她拎着手裡的袋子沖梁維華晃了晃道，“怎麼了？只要不花你的錢，你管我是把百貨公司搬回來，還是把萬貨公司搬回來呢？”

　　“我是怕你把你手裡的那點兒家底兒花光了，又來敲詐我！”梁維華氣急敗壞道，“你一個米糧店家的女兒，真當自己是大戶千金了？”

　　“你一個地主家的傻兒子，都能把自己當大少，我為什麼不能把自己當大戶小姐？”艾陽得意的扭了扭身子，“我覺得跟你一比，我特別有信心。”

　　安梅清進門的時候，正看見這一幕，她尷尬的沖身後的容重言道，“不好意思，家裡來了客人，有點兒亂，讓你見笑了。”

　　梁維華沒想到自己跟艾陽鬥嘴被容重言看了個正着，尷尬的站起身，“容少來了，快請進，”

　　他瞪了倚在樓梯上看熱鬧的艾陽一眼，“回你的屋去，這裏沒你的事！”

　　這不是今天在百貨公司見到的小孩兒嗎？艾陽騰出一隻手沖容重言揮了揮，“Hi，又見面了，”

　　容重言抬頭好笑地看着艾陽，“你好，又見面了。”

　　“我上去了，”梁家的客人跟艾陽沒什麼關係，而且她記得小說里也沒有一個特別俊美的少年，這大概就是個毫不相干的人物，艾陽也沒在意，拎着袋子抬腿上樓去了。

　　安梅清也同樣尷尬的不行，“這就是那個李艾，”她委屈的瞪了梁維華一眼，“萬目矚目的梁家二少奶奶！”

# 第16章 啟事

　　果然如自己猜的那樣，容重言點了點頭，“你就是托我給她辦戶籍？她真的沒意見？”一個進了百貨公司就跟搬家一樣的女人，會不要梁家二少奶奶的身份？

　　安梅清比容重言大着幾歲，可以說是看着這個安靜的弟弟長大的，在他跟前也沒有什麼可遮掩的，“這是她答應跟維華解除關係的條件，只要戶籍辦好了，她立馬就會跟維華登報解除婚姻關係的。”

　　容重言失笑道，“你信她的話？”

　　梁維華在一旁被晾了半天了，聽見容重言這麼說，立馬接口，“就是啊，我也這麼想，這種女人，又奸又貪，她的話怎麼能信呢？”

　　容重言是安教授的學生，容家跟安家又是鄉黨，所以即便是容重言是滬市人口中的“容爺”“容老闆”“容先生”，在安梅清這兒，他也只是曾經的“重言弟弟”，不過這隻是對安梅清，對梁維華來說，容重言還是那個一言九鼎，掌控着大半滬市最賺錢生意的的容老闆。

　　從昨天到現在，安梅清的心情就沒好過，艾陽的戶籍她也可以請兩個哥哥幫忙，但最終她還是選擇了去找容重言，“她的話不能信，你的話就能信了？如果不是信了你的話，事情也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當被容重言的面被妻子教訓，梁維華的面子有些下不來，他直着脖子道，“我的話怎麼不能信了，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說不了承認這門親事，當天拜完堂就直接回來了，為了儘快解除跟她的關係，我也答應把信河莊子給她了，還要怎麼樣？”

　　容重言看了梁維華一眼，輕嗤一聲，“如果你不願意承認這門親事，就不應該回去拜堂，拜過天地就是夫妻，這麼簡單的道理原來梁少不懂。”

　　“我，”梁維華剛想張嘴再辯，容重言犀利的目光看過來，他立時轉了話題，“明天我就帶李艾去申報，我們登報解除關係！”

　　“這是你要的戶籍，這是信河的田地契，我已經叫人幫着轉到你的名下了，”第二天艾陽起床，沒想到安梅清跟梁維華已經坐在餐桌前了，看到艾陽下來，安梅清把辦好的各項文書推到艾陽跟前。

　　艾陽拿起這幾張薄薄的紙反覆看，“這樣就行了？這也太快了吧？這辦事效率簡直了，誒，安小姐，我可是相信你的人品的，你不要坑我，不然，”

　　她的目光在安梅清面前的餐刀上停了數秒，“我是個粗人，你們都知道的。”

　　安梅清長這麼大，還真是頭一次領教艾陽這樣的女人，公共租界大佬家裡的女保鏢她也是見過的，她甚至在父親會客的時候，偷偷去看過革命黨人里的女俠客，但那些女人，有保護的對象，有自己的追求跟主張，而這個艾陽，她看不透她到底要什麼，“我答應過的事，從來都是算數的，一份戶籍，一張地契，在我這兒還算不得什麼，”

　　她抬頭平靜的看着艾陽，“但我還是想提醒你一句，這個世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並不是只靠一身蠻力，或者是有幾分功夫，就可以橫行的，你手裡的刀再利，又怎麼能夠快得過西洋人的□□？”

　　安梅清站起身，“我要去學校了。”

　　艾陽沖安梅清的背影燦然一笑，“你的話我記下了，謝謝了哈！咱們有緣再見！”

　　艾陽跟梁維華的申明辦的很快，梁維華捨得花錢，申報臨時抽了個廣告位給他，兩人從報社出來，梁維華長長的舒了口氣，“明天報紙一出來，咱們就徹底沒有任何關係了，我跟你說，你趕緊從我家搬走，從你過來，梅清的心情就沒有好過。”

　　艾陽好笑的看着覺得天都晴了的梁維華，“你真覺得安梅清是因為我才心情不好的？真不知道該說你蠢呢還是說你傻呢，唉，像你這種智商的兒子，再多也挽救不了你們梁家走衰敗的下場，還生兒子繼承香火呢，劣等基因傳下去，簡直就是浪費空氣！”

　　對比書里的男主，梁維華也就只能當個炮灰了，真寫這麼個男主出來，讀者肯定要罵作者的。

　　什麼是“基因”梁維華聽不懂，但艾陽明顯是在罵他，“你，”他擼了擼袖子，“君子動口不動手，如果不是因為你是個女人，我早就教訓你了。”

　　艾陽挑釁地看着梁維華，“你確定你是因為我是個女人才不動手？”她上前一步，把梁維華逼下台階，“而不是因為你打不過我？”

　　“容爺，已經打聽清楚了，他們確實是去報社辦理解除關係的聲明的，”

　　“那就去跟高總編說”容重言低聲吩咐了幾句，才緩緩關上車窗，“走吧，去紗廠。”

　　想到那個一步步把梁維華逼下台階的嬌小身影，容重言不覺一笑，“俊生，叫人盯一盯這位李小姐，最好能查一查，她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汪俊生剛才也被申報前的一幕給看呆了，“呃，我知道了，這位李小姐不是從梁家從高湖鎮給梁少選的嘛？我這就叫人去高湖走一趟，好好查查她。”

　　在他看來，誰家娶二房，也不會找這麼個厲害人兒的，這不是明擺着要家宅不寧嘛？這麼想想，他都替安梅清慶幸起來，安小姐那種水晶一般的人，可不是對這女人的對手。

　　安梅清看着報紙上碩大的黑體字，“維華，你這是？”

　　她以為只是在申報夾縫位置登個小小的聲明就行了，沒想到梁維華竟然在申報第四版用了半個版面，“父親那邊”這下整個滬市想看不見都不行了，“這也太誇張了些。”

　　艾陽可就樂觀不起來了，她連早飯也顧不得吃了，“走，咱們趕緊走！”

　　“去哪兒？”還咱們，梁維華看着已經衝到樓梯前的艾陽。

　　“你老爸看到報紙就殺到滬市來了，到時候怎麼辦？你趕緊把我送到信河莊子去，”她得先把地方佔了，“你剛好也出去躲躲，等全滬市百姓都知道咱們沒關係這件事了，再回來！”

　　梁維華下意識的去看安梅清，解釋道，“我跟報社說的就是只登一個夾縫廣告，真的，我這就打電話問問報社的人去。”這不是害他嘛？這下好了，本來不知道他又娶一房的人，看見啟事也都知道了。

　　艾陽已經拎了只箱子出來了，“問了有用？報社也不可能再把大給你變小了，我覺得挺好的，還省錢了呢，楊媽，快再叫幾個人，把我樓上的東西搬到車上去。”

　　她看了一眼安梅清，“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走？這樣梁家人過來撲個空，不過得先封了下頭人的口，就說不知道咱們去哪兒了。”

　　安梅清嘆了口氣，“父親來了家裡總得有個人在，你也不用那麼著急，他們坐船過來的可能性更大些，估計下午才能到，我在這兒拖延上一天，你在信河應該也能安頓好了。”

　　艾陽沖安梅清一伸大拇指，“瞧安小姐這作派，這才叫臨危不亂呢！那就辛苦你了，你家勢比梁家強太多了，安小姐，人有的時候不能太君子的，對付小人，要學會‘仗勢欺人’！”

　　梁維華差點兒沒被艾陽的話氣茬了氣，這是當著和尚罵禿子，說梁家是小人呢，“你走不走？要走趕緊收拾！過來一天，還大包小包的買東西，我還是那句話，沒錢別來梁家要！”

　　說到錢，安梅清想起來她答應艾陽的事，“李小姐，如果你信得過我，就把你想出手的東西留下來吧，等出手了，我叫人把錢給你送過去。”

　　“安小姐你真是個好人，怪不得大家都喜歡你呢，”艾陽激動的跑過來握住安梅清的手，“走，咱們上樓說去。”

# 第17章 往事

　　車一發動，梁維華就忍不住了，大聲指責艾陽，“你這個人怎麼那麼厚顏無恥呢？騙走梅清的莊子不說，還騙了她的錢，也就梅清那麼單純的人，會覺得你是個可憐人，答應出手幫你。”

　　艾陽把安梅清給她的庄票小心的放在自己的新買的包里，又把手裡的大洋跟銅元數了數，“我把自己所有的金銀首飾都留給安小姐了，安小姐也驗過了，那些都是真金白銀，我還跟安小姐寫了契書，這怎麼能叫騙她的錢呢？我說梁維華，你真是上輩子燒了高香，這輩子才娶到安小姐這樣的妻子，這人啊，得知道感恩，好好對安小姐，以後有什麼事呢，一定要以安小姐的安適跟利益為先，這樣的話，你跟你們梁家，才有希望。”

　　梁維華最不愛聽的就是：自己包括梁家都是沾了安梅清的光。

　　梁家雖然不是大富大貴，但也算富甲一方，自己也是堂堂正正考上滬大的，如果不是遇到了安梅清，他也是會像二弟一樣出國讀書的。

　　“你別信外頭那些傳言，我根本不是那種靠岳家的人，而且安家又不傻，我是那樣的人，他們又怎麼會同意我跟梅清的婚事？”

　　安家在什麼會把女兒嫁給你，作者沒寫，我也不知道啊，艾陽敷衍地點頭，姑且信了安梅清跟梁維華是真愛無敵，“安小姐人挺好的，也很聰明，對了，你認不認得一個叫顧勵行的人？”那是小說男主，以後安梅清的丈夫。

　　“顧勵行？不簡單啊，連這個你都知道？”梁維華轉頭看着艾陽，“你嫁給我之前，是不是讓你哥哥，把我給仔細調查了一番？”

　　“別臭美了，顧勵行是黑幫大佬，跟安梅清認識，這個還用調查？”艾陽白了梁維華一眼，作為男主，作者怎麼會不交代清楚他的背景？

　　艾陽只是想知道梁維華對顧勵行了解多少，又是什麼個看法，在小說里，顧勵行是個吊炸天的人物，愛上安梅清之後，各種的巧取豪奪。

　　雖然在艾陽眼裡，梁維華也算不得什麼好男人，但他跟安梅清的婚姻以後走到什麼樣的結局，是他們夫妻自己的選擇，而不是被人人為破壞挑撥的結果。

　　“顧勵行跟梅清算不上熟悉，倒是跟重言關係更深一些，”見艾陽瞪着眼看他，臉上都是疑問，梁維華笑道，“怎麼，你都聽說過顧勵行，卻不知道容重言？”

　　容重言是誰？能不能讓她回去再翻翻小說？“那是誰？”

　　“昨天晚上你不已經見到了？你的戶籍跟地契，梅清找的就是重言，”梁維華輕咳一聲，“這事也不是我辦不了，就是我辦的話，容易被人注意，而且也得多等幾天，你不是要得急嘛？”

　　艾陽沒興趣聽他挽尊，“說重點，顧勵行還有容重言。”

　　“顧勵行跟容重言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他們都是續夫人跟顧千山的兒子，不過容重言出生之後，顧千山就做主把他過繼給了自己的好兄弟，曾經的工部局華董容竹卿，所以他們一個姓顧一個姓容。”

　　這可是書里沒有的，“那續夫人呢？她能答應？”

　　梁維華沒好氣的看了艾陽一眼，這女人凈說傻話，“當年顧千山還沒有坐上洪門老大的位子，容竹卿卻已經有了好幾家人力車行了，顧千山要不是容老闆的好兄弟，人家還不收容重言呢！”

　　“我問的是，續夫人作為親媽，也答應了？算了，問你是白問，”梁維華肯定說，男人決定了，女人還能反對？或者說這樣對容重言才是最好的選擇。

　　“續夫人也是個女中豪傑，跟容老闆的夫人又是手帕交，自然也答應了，也多虧她當年答應了，不然啊，”

　　這段過去，有點年紀的都能講上幾句。

　　“不然什麼？顧千山現在呢？死了沒？還有容竹卿。”顧勵行一出場就是金光閃閃，他爹顧千山就是個符號，既然來了，艾陽必須了解的更多。

　　梁維華簡直要被艾陽氣死了，這人怎麼一會兒精，一會兒傻？

　　“顧千山是法租界的洪門老大！包賭包嫖走私煙土無惡不作，再沒有人比他活的好了，”提起這位顧老闆，梁維華嗤之以鼻，“至於容竹卿，在容重言十八歲的時候就一病去了，前些年為了容家的家產，容重言跟容氏族裡打了好幾年的官司，才把是把整個容氏拿到了手裡，去年更是成了工部局的華董之一，風光着呢！”

　　“那顧勵行呢？”容重言艾陽算是見過了，沒想到那個文弱的小男生，居然還挺有本事的，爭家產可不是簡單的事，尤其是巨額家產。

　　“顧勵行？現在是洪門的小老闆啊，響噹噹的太子爺，”梁維華不屑的撇撇嘴，“人家都說他深肖其父！”

　　艾陽撫額，她好倒霉，穿進了本言情文里，只看見顧勵行跟安梅清感天動地的愛情了，“那安家應該不會跟顧家有多少來往吧？”

　　梁維華道，“顧千山是個有頭腦的，別看不走正途，但嗅覺極為敏銳，還很仗義，他這些年明裡暗裡幫了許多人，我岳父也曾經得到過他的幫助。”

　　“容重言是因為這個原因，才跟安家關係好的？那顧勵行不應該跟安家關係更好？”這些小說里怎麼都沒有啊？艾陽有些抓狂。

　　“我岳父那樣的君子，就算是得過顧千山的幫助，也不屑跟他多來往的，顧千山又作惡多端，從來沒有出過法租界一步，這些年他把勢力慢慢交給了顧勵行，所以安家跟顧勵行也沒有多少來往。”

　　梁維華很得意安家跟容家的關係，“容竹卿可不是個一般人，現在公共租界有一半生意容氏都佔著股份呢，容氏自己還開辦了人力車行，汽車行，百貨公司，還有輪船公司造船廠，”提起容家，梁維華完全改了態度，“容董跟夫人沒有子女，不但過繼了容重言在膝下，還收養了許多貧寒子弟，供他們讀書，現在雖然容董不在了，但他生前辦的醫院跟學校，現在任由汪夫人親自主持。”

　　梁維華見艾陽聽的認真，也樂意多跟她講這些八卦，“也幸虧顧家沒有把容重言要回來，不然的話，續夫人現在可就倒霉了。”

　　“洪門大佬的夫人，倒什麼霉？”這麼牛叉的人物，書里為什麼沒提？艾陽的興趣完全被勾起來了。

　　“你到底都打聽了點兒什麼？十年前顧老闆看上了一個女學生，要納為外室，續夫人一怒之下就離婚了，”梁維華認真的跟艾陽科普，“續夫人離婚之後，就住在黃山路的公館里，聽說除了容重言，平時輕易不見外人。”

　　“離婚了？厲害，”艾陽簡直要為這位續夫人鼓掌了，“你的意思是，容重言常去，那顧勵行呢？”

　　艾陽對續夫人簡直崇拜到不行，“我要是可以見一見這位奇女子就好了。”

　　“奇女子？”梁維華點點頭，“確實是，當年若不是有續夫人，顧千山也走不到今天，就是續夫人這性子真的是，有道是糟糠之妻不下堂，顧千山當初也只是準備為那個女學生另置公館，讓她陪着出去交際，續夫人貧寒出身，帶出去實在是”

　　艾陽都想一腳把梁維華從車裡踢出去了，“明白了，如果以後安小姐要出席更加高大上的場合，是不是也得從跟安家門當戶對的人家裡，挑上一個男人，養在外室，陪她出門？你這個一無所成，只在工部局華文處當文書的男人，守在家裡看門就好了，帶出去還不夠丟女人的臉的！”

　　“你，你這個人，就是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男人跟女人能一樣嗎？現在民國多少家裡養着一個，外頭再娶一個摩登女子為妻的？這就是世情！”梁維華嘭嘭的摁着喇叭，發泄着對艾陽無理取鬧的不滿。

　　“行吧行吧，這是你們的摩登思想，反正這世道最不缺的就是奇葩，我也只能尊重了，不過人家是家裡先有了守舊的髮妻，後來娶了洋學生太太，你這種呢，明明一開始就有了洋學生太太，非要趕時髦，再往家裡弄個守舊老婆的，我也是佩服極了，”艾陽大度的擺擺手，“專心開車！”

　　“我是被逼的，被逼的！我只愛梅清，這輩子都只愛梅清！”

　　梁維華被艾陽氣的幾乎要暴走，“你不要誣衊我！更不能懷疑我對梅清的真心！”

　　艾陽做出驚嚇狀，“好了好了，我相信你對安梅清的愛了，也相信你是被逼無奈才向封建守舊家庭妥協的，所以拜託你以後別再‘無奈地妥協’了，男人那麼多‘無奈’的話，沒有女人會喜歡的。”

　　“除非你的女人，是個事事喜歡沖在前頭的人，那你可以躲在女人身後，安心的‘無奈’下去，不然的話，女人最終會因為你的懦弱跟猶豫不決，離你而去的，”對顧勵行有了更深的認識，艾陽對他的觀感就差了許多，在她看來，與其跟一個黑社會大佬，還不如跟着沒用的梁維華呢，起碼男人要看她的臉色過日子。

　　“你知道什麼啊，你能跟我解除婚約，那是因為我根本不喜歡你，巴不得你趕緊走的越遠越好，”如果是安梅清，他這個丈夫不肯點頭，安梅清又怎麼能離開他？

　　艾陽怎麼會看不懂梁維華表情？算了，她也只是看在梁維華十分痛快的把信河別墅送給她的人情上，才友情提醒兩句，既然人家不領情，那她也懶得再多話，艾陽乾脆靠在座椅上，合上眼小憩。

# 第18章 顧勵行

　　信河離滬市也就幾十里路程，艾陽才打了個盹，車就停下來了，“到了，走吧。”

　　艾陽看着眼前這幢完全西式的別墅，紅色的磚牆，雪白的屋頂，亮晶晶的玻璃窗里，還隱隱透出白色繡花窗帘，雕花的青銅大門邊上罩着乳白色燈罩的青銅小天使路燈

　　車子沿着平整的甬道一路開到別墅大門前，艾陽利落的開門下車，“不錯，比我想像的要漂亮的多，”

　　她率先走進去，迎面是寬大的歐式沙發跟茶几，還有個壁爐，牆上則掛了一幅盛裝的安梅清的油畫，“這幅畫你帶回去吧，總不能我家裡還掛着前女主人的畫像。”

　　艾陽踩着鋪了暗青羊毛地毯的轉角樓梯往上走，“上頭是卧室嗎？幾間？衛生間有抽水馬桶嗎？我看外頭有壁燈，吊燈，這裏也是通電的哦？”

　　梁維華看着跟只小鹿一樣蹦蹦跳跳往樓上去的艾陽，原本的怒氣居然消了許多，他得意跟在艾陽後頭，“是啊，這裏離容家的麵粉廠離的不遠，我跟他們商量了，從容家廠子那邊接的電，抽水馬桶也有，梅清根本不住沒有抽水馬桶的房子的，還有浴缸，”

　　梁維華已經上了樓，看着艾陽一間間推開房間的門，想到自己用所有愛意為安梅清布置的房子，居然這麼快落到別人手裡，心裏也挺不舍的，“這房子我花了兩萬多大洋，加上周圍的地，要不我一併給你兩萬五千塊大洋，這房子你還給我？”

　　艾陽橫了梁維華一眼，“想都別想！這地方現在是我的了！對了，這裏的傭人呢？”

　　梁維華也知道他這是白日做夢呢，“這兒平時沒人住，所以就留了兩個人在這裏，一個負責外頭花園的衛生，姓胡，一個負別墅的裏面的衛生，姓李，都是信河莊子上的人，這兩個人我留給你，但再想要人伺候，你得自己僱人。”

　　“有人打掃衛生就行了，其他的嘛，”想到洗衣做飯這些她全不會，艾陽撓頭，“信河莊子里有佃戶吧？我去那些人里，看看有沒有會幹活兒的，我給他們開工資。”

　　梁伯韜跟樂香琴看到報紙，二話不說就往滬市趕了，他們走的是水路，直到下午，才堪堪趕到梁公館。

　　“維華跟梅清呢？”梁伯韜都快氣暈了，這一路上，他被樂香琴不停的埋怨，好像這次讓李艾跟着梁維華來滬市是他一個人同意的一樣。

　　楊媽忐忑的看着跟前的大老爺跟二太太，“少爺一大早就出去了，大少奶奶上課去了，還沒有回來，”

　　樂香琴上前一步，“二少奶奶呢？就是小艾！”

　　楊媽已經看到報紙上的啟事了，“李小姐，李小姐早上帶着行李跟大少爺出去了。”

　　“出去了？還帶着行李，去哪兒了？”樂香琴氣的肝兒疼，敢情這一家子，獨騙她一個呢，“大哥，你可得給我個交代 ，他們把小艾哄到哪兒去了？小艾連字兒都認不得幾個，還不被安梅清給賣了？李家再不濟，也是有名有姓的人家，人家要是鬧起來，咱們總得把人交出來不是？”

　　梁伯韜沖樂香琴擺擺手，“事已至此，你再哭有什麼用？楊媽，大少爺帶着二少奶奶去哪兒了？”

　　楊媽是得了安梅清的吩咐的，怎麼會跟梁伯韜說實話？“大老爺，這種事大少爺怎麼會跟我一個下人說？我就知道前天跟昨天，二少奶奶出去轉了两天，今天就跟着大少爺走了，去哪兒了我們真不知道，也不敢問啊！”

　　“安梅清呢？來人，去把安梅清給我叫回來，去跟安梅清說，要是她敢躲着不回來，我就鬧到他們安家去，我要去巡捕房告她們安家，拐帶人口！”這一切肯定都是安梅清的主意，她先哄得小艾信了她，自以為可以騙得過安梅清，把梁維華從安梅清手裡搶過來，其實呢，一個鄉下女子，跟着這對夫妻來了滬市，那還不是人家案板上的魚肉？

　　“今天的報紙是你的主意？”安梅清看着服務員把咖啡放在容重言跟前，笑問。

　　容重言點點頭，“是啊，我怕字兒太小了，大家看不見，”他促狹的沖安梅清眨眨眼，“昨天我買了一百塊大洋你贏，今天這不就賺回來？”

　　“你這個人真是，石頭裡都能讓你擠出油兒來，敢情我是你跑狗場里的狗啊？”安梅清“怒視”着容重言，“拿我下注的事你也乾的出來！小心我告訴我爸爸！”

　　“這個比喻錯了，我可不開跑狗場，容家從來只做合法生意，黃賭毒，我是一樣也不沾的，”容重言放下手裡的琺琅杯，一指露台下頭正抬頭看着他們的顧勵行，“不像某些大佬，只要是錢，管他上頭沾着血還是沾着膿呢，都往自己兜里划拉。”

　　安梅清也看到顧勵行了，她彎彎的眉毛秀氣的皺了起來，“這人真是！”

　　同容重言一樣，安梅清也不喜歡顧勵行，“咱們走吧，我不耐煩看見他。”

　　容重言點點頭，一個果斷的選擇了背信棄義的父親的哥哥，他也不願意看到。

　　不等容重言結賬，顧勵行已經快步上了咖啡廳的二樓，“喲，容少，安小姐，怎麼？這是看見我了，才要走的？”

　　安梅清厭惡的點點頭，“顧先生，這裡是公共租界，不是法租界，你的膽子倒不小，還敢跑到這裏來。”

　　顧千山惡行累累，平素是不敢出法租界的，倒是顧勵行，雖然是顧千山的兒子，但他對面一向“乾淨”，公共租界的法律拿他也沒有辦法。

　　顧勵行聳聳肩，一揚袍角在卡座上坐了，“整個滬市，還有我顧某不能去的地方？容少，我是來找你的，咱們兄弟坐下談談？”

　　他看了一眼已經脹紅了臉的安梅清，似笑非笑的挑眉，“安小姐這是找容少慶祝你大獲全勝？你們這些新女性不是最講求男女平等嘛，管那個姓梁的有幾個女人呢，他娶幾個，你也找幾個不就好了？我看我們家二弟就挺好，長的俊又乾淨，家世也配得上，”

　　“你給我閉嘴，”安梅清怒不可遏的抬起手，只是她的巴掌沒有如願落下，而是被容重言托住了手腕，“梅姐，我叫你送你回去。”

　　顧勵行饒有興緻的看着被容重言的人送走的安梅清，“原來二弟喜歡這樣的啊？嘖，配你是老了點兒，不過夠漂亮，派頭也足，叫我說，你幫梁維華登那個離婚啟事，不如直接叫人把內容改成梁維華跟安梅清的離婚啟事呢！”

　　他最看不慣安家這種所謂的讀書人家，有事有話不明着來，裝模作樣的，自己這個弟弟也是如此，明明惦記着人家姑娘，偏還不敢張嘴，成天在後頭跟着收拾殘局，也不知道圖什麼？

　　容重言靜靜的看着顧勵行，“安小姐是安先生的女兒，我幫她是看在先生的面子上，並不是出於男女之情，顧老闆有什麼事請直說，我洋行里的事還忙着呢。”

　　“洋行，造船廠，麵粉廠，紗廠，嘖，”顧勵行說著容家的一門門生意，“二弟你真好啊，做的是全滬市最賺錢的生意，還能落個財神的美名，我這個大哥呢，簡直就是別人眼裡的瘟神，是流氓，是土匪，當然，還是不孝子！”

　　容重言看了眼腕上的表，“顧老闆早已成人了，有權力決定自己當個什麼樣的人，我忙的很，沒時間在這兒聽你怨天尤人，不知道的，還以為你是被顧千山綁在身邊的，”

　　他站起身，“waiter，給顧老闆一杯咖啡，”

　　“母親身體怎麼樣？還好嗎？”顧勵行見容重言真的要走，大聲道。

　　“續公館離這兒並不遠，如果真的想她了，盡可以自己過去看看，我相信母親會歡迎你的，”容重言頭也不回的往樓下走，他很不能理解顧勵行，父母離婚，他可以選擇父親，但並不代表就一定要跟生母斷絕一切來往。

　　而這十年間，顧勵行從一踏進續公館一步，這會兒來問母親的身體，是不是假了些？

　　“師父，您看這，”顧勵行的大徒弟曲一峰小心翼翼地看着顧勵行，“要不要我給他點兒顏色看看？”

　　作為顧勵行開壇收的第一個徒弟，曲一峰跟了顧勵行也有年頭兒了，知道這兩人雖然是親兄弟，但並沒有什麼兄弟之情，他甚至還能感覺到，自己師父對這位容爺，頗有些嫉妒。

　　顧勵行狠狠的瞪了曲一峰一眼，“那是我弟弟，親弟弟！”

　　“可他沒把師父您當親哥哥看啊，這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他做了那麼多生意，就沒想過讓您沾點兒光？這滬市有您老罩着，他的生意才能更好做啊！”曲一峰一點兒也沒害怕顧勵行，兀自為他報着不平。

　　顧勵行臉更黑了，“那有什麼辦法？誰叫人家的爹是華董容竹卿，我爹是大流氓顧千山呢？能一樣嗎？”至始至終，顧勵行都覺得容重言看不起他這個流氓頭子大哥。

# 第19章 反抗

　　梁維華拿出懷錶看了看，不耐煩的催促恨不得要把信河莊子上每一寸土地都仔細檢查一遍的艾陽，“差不多了吧？你要轉到什麼時候？”

　　從小洋樓里出來，艾陽又拉着梁維華叫她帶着自己把地契上表的土地全走了一遍，這一走不要緊，艾陽才知道，原本信河莊子上不種水稻，種的全是果樹！

　　這會兒是春末，看着果園裡累累的枇杷，還有毛茸茸的桃子，艾陽恨不得直接蹬着樹榦坐到樹上去，“梁維華我告訴你，這些可全是我的了，你不許反悔！莊子歸我了，裡頭的所有作物全是我的，我的！”

　　她看見了，那邊還有櫻桃呢，這些可全是錢！

　　梁維華不屑的瞪了艾陽一眼，“敢情你都不知道我信河莊子上有什麼，就大張嘴着要了？以前的地主吸大煙，把幾百畝的園子都陸續賣了，當初我就是看中這莊子里的果樹才出了大價錢跟原來的主人買了下來。”

　　梁維華尋了個高處站了，往遠處一指，“那邊還有秋梨呢，就是這邊兒種出來的梨不算好吃，他家賣的時候是一塊塊賣的，我父親為了把這裏連成一片，分了幾次才把這幾處果園給買齊了。”

　　他當初也是衝著這園裡的果木，想着他最愛的梅清，以後永遠都會有最新鮮的水果吃，才千方百計的把這片園子從父親手裡要了出來，又花了大價錢為安梅清建了西式別墅，沒想到現在卻全部便宜給了別人，梁維華頓時有一種替別人做嫁衣裳的感覺，“早知道我就不花這麼多心思了。”

　　“這話不能這麼說，你這莊子給我，才算真的為它們找對了主人，這地方以後會是我的家，這些果樹是我的經濟來源，我會百倍的愛惜，但是在安小姐那裡，這裏也就是一份讓人感動的生日禮物，以後你還會為她尋找更讓她感動的生日禮物，這裏，也就是你們夫妻避暑的地方了，”尤其是在安梅清嫁給顧勵行之後，這裏她連來都不會再來了，信河別墅就再也沒有被作者提起過。

　　梁維華倒是被艾陽勸好了，“是啊，我可以再為梅清挑選更好的生日禮物，說起來，這次咱們順利解除這場原就不該有的婚姻，就是一個最好的禮物了，”

　　想到這裏，梁維華還頗為得意，“幸虧你是個明事理的，沒有因為我跟梁家，硬在這兒糾纏。”

　　“我呸，本姑娘哪隻眼睛看得上你？誰倒霉踩了狗屎，不趕緊把鞋扔了，難道還帶着過一輩子？”艾陽直接啐了梁維華一口，“你小看了我，也高看了你自己！”

　　就算是梁維華各種優秀，只要他在家庭，艾陽也會果斷撤離，何況這傢伙相貌一般般，才華一般般，人品也是一般般，她才不會在這種人身上浪費時間。

　　梁維華氣惱的冷着臉，“走吧，地方你也看完了，管事的你也見過了，我要走了。”

　　艾陽搖搖頭，“別急，我讓你們這個果園的管事叫人去了，莊子上的佃戶我總得見一見才成，你在也剛好跟這些人說清楚了，這地兒從今兒起，姓李了，跟別人再沒有關係，還有你們跟他們的勞工關係，我也得弄清楚了，不然以後這兒的管理可就成問題了，我可不想成天抓賊對賬的，麻煩！”

　　“那你準備怎麼辦？”信河的莊子雖然已經被他要到自己的名下，又由他送給了安梅清，但這莊子里的經營，還都是梁家的管事們跟梁伯韜來管的，“我們梁家的人，估計你也不樂意用。”

　　“那是肯定的，你們的人，這次你帶回去，我看這櫻桃也就這幾天要摘了，還有桃子跟枇杷，也快了，”種水果，艾陽是一竅不通，不過她這會兒還不缺錢，“我挑幾個會懂果子的過來幫我照看着，大不了給他們抽成，還有你們的這些果子，一直有經銷商吧？就是有固定的客源？”

　　梁維華哪兒知道這個啊，“我把庄頭叫人替你問問吧，我可先說好了，該交代的我會替你交代到，但後頭的事，你別指望我幫你，我幫不了，也不想幫。”

　　艾陽擺擺手，“知道了，我也沒指望你幫我，現在你把莊子轉讓給我了，帶我見見原來的佃戶跟庄頭，是應當應分的吧？嘰嘰歪歪的，能耽誤你多少時間啊，你可別忘了，梁伯韜跟二太太，這會兒說不定已經到了滬市了，你準備趕緊回去迎接暴風驟雨？”

　　想到父親跟二嬸兒，梁維華立馬萎了，“我陪你見他們吧！”

　　梁伯韜跟樂香琴直到深夜，才等到門外的汽車聲，梁伯韜放下手裡的茶，“去把大少奶奶也叫起來。”

　　安梅清一回來，就直言梁維華跟李艾離婚，作為梁維華的合法妻子，她是大力支持的，而且作為新時代的女性，她也十分痛恨這種封建糟粕，她不認為梁家沒有權力犧牲李艾的終身幸福，把一個鮮活的女子困在梁家的大宅里，消耗她的生命，這簡直就是在犯罪！

　　梁伯韜見跟安梅清無理可講，又顧忌安家的身份地位，無奈之下，只能強壓心中的怒火等著兒子回來，如果不把李艾給弄回來，他梁家的面子就丟大了！

　　梁維華車一停就有下人快嘴告訴他老爺跟二太太來了，而且氣色不善。

　　就像艾陽跟他說的，該來的總要來，早一天面對總比事情憋大了要好，他深吸一口氣，硬着頭皮走進客廳，“父親，二嬸兒。”

　　“啪！”一隻茶杯向梁維華迎面飛來，虧他有心理準備，迅速抱頭蹲下，最終還是被飛濺茶水淋濕了後背，“父親！”

　　安梅清忙衝過去，拿手絹幫梁維華擦試，“父親，你這是干什麼？萬一維華傷着了怎麼辦？”

　　“傷着了就傷着了，我的兒子，我打死都可以！”梁伯韜怒目而視，“維華變成這樣，都是因為你的關係！安梅清，你不想他再娶就早說，現在梁家都成了整個滬市的笑話了！”

　　“早說，難道我之前沒說嗎？我從來都沒有贊成過梁維華再娶，他這是重婚，是對我們婚姻跟愛情的褻瀆，可你們聽過沒有？你們只說我不賢惠，我自私，我讓二叔斷了香煙！現在維華跟小艾離婚了，你們又反過來怪我不早說？”

　　安梅清雖然家世比丈夫強，但基本的禮貌她還是一直守着的，對婆家人該有的尊重她一直都有，這麼不客氣的跟梁伯韜說話，還是第一次，“我承認這事跟我有很大的關係，但有一點必須說清楚，我從來沒同意過梁維華再娶一房！我也不同意將來我跟維華的孩子交給二太太撫養！”

　　樂香琴冷笑一聲，“你既然都承認了，還說什麼你跟這件事沒關係？不許維華再娶，也不肯把自己的孩子過繼給我們維中，你分明就是要我們二房斷了香火，安梅清，我們二房哪點兒對不起你，你要這麼害我們？”

　　“可我又哪一點對不起二嬸兒你了？你來搶我的丈夫？破壞我原本幸福的婚姻？”安梅清拉着梁維華的手，“維華肯為了跟小艾登報解除婚約，我很高興，這讓我覺得自己沒有嫁錯人，還有，這两天我也想的很清楚了，如果你們再不停止這種行為，繼續逼維華再娶，那下次登報離婚的就是我跟維華了！”

　　安梅清一臉平靜的看着梁伯韜，“這就是我對這件事的態度，我絕不會跟人分享自己的丈夫，如果你們硬要這麼做，那我離開就好了。”

　　梁維華一把拉住轉身要走的安梅清，“梅清你別走，我不會再跟別人結婚了，”他回頭看着梁伯韜跟樂香琴，把心一橫，“父親，二嬸兒，你們可以從族裡選一個孩子養在膝下，至於二房的將來，只要有我在，是絕不會袖手的，但叫我娶小艾或者別的女人，是絕不能夠的！”

　　梁伯韜目瞪口呆地看着拉着手上樓的兩人，半天才怒吼道，“你這個孽子，你給我回來！”

　　梁維華拉着安梅清的手剛走上二樓，就被妻子回身一把抱住了，“梅清，你這是做什麼？我開了一天車，身上髒的很。”

　　安梅清緊緊的抱着梁維華，“維華，我真是太高興了，我沒想到你會這麼說，我真的很害怕，”她見多了梁維華在梁伯韜跟前唯唯諾諾的樣子，光自己強硬有什麼用呢？丈夫不夠強硬的話，最後妥協的永遠都是她。

　　梁維華伸手把安梅清抱在自己懷裡，“這不是應該的么？我愛你，怎麼可以讓我們的愛情里有別人的存在？”

　　他這两天被那個鄉下來的丫頭打擊的夠嗆，以前他覺得自己是滬大出來的天之驕子，娶滬上名媛為妻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可現在，他才知道自己遠沒有那麼好，能娶到安梅清，純粹就是靠運氣，就像李艾說的，如果他再不珍惜，老婆跑了，他往哪兒找這樣的女人去？

# 第20章 洗劫

　　梁維華跟安梅清走了，樂香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大哭起來，“大哥，你可得給我做主啊！你想要二房的產業，我二話不說就給你了，我就是想要個孫子，將來老了有個依靠，這都不行？”

　　她嚎了兩嗓子，站起身擦了眼淚，“老張，老張，送我去江西路樂公館！”她要的自己二哥評理去！

　　梁伯韜怎麼能讓她去娘家哭訴，“香琴你別急，這事還得從長計議，這樣吧，那個李艾是個蠢的，明天你去見見她，只要把人帶回來了，就在這兒，咱們捆着也要把他們送到洞房裡去！”

　　他走到樂香琴跟前，伸手在她頭上鑽石發卡上撫了撫，“我答應你的事，什麼時候不做數過？你的孫子就是我的孫子，咱們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啊！”

　　“呸，你就會哄我，”

　　得了梁伯韜的承諾，樂香琴抿嘴一笑，輕輕拿身子撞了撞梁伯韜，“我先去歇着了，明天我就去找小艾去，你也累一天了，早點兒休息吧。”

　　艾陽這第一天可的可沒有那麼輕鬆，梁維華帶着她把莊子上該見的人都見了，但這不並代表她就可以完全掌握這些人，尤其是信河果園的幾個管事，人家是裝都沒裝，直接把輕慢的態度表現在臉上了。

　　艾陽當時也說了，如果不接受她這個新老闆，盡可以帶着家小離開信河莊子，她絕不勉強，但這些人卻又一個要走的都沒有。

　　真把自己當軟柿子了，艾陽當時沒跟這些人計較，晚上換了身兒方便的衣裳，溜溜達達的就出來了。

　　信河莊子里的各家各戶很好分辨，除了艾陽自己住的小洋樓之外，住宿條件最好的就是幾位管事庄頭的了，一家一個青磚小院兒，金大壯門口，還學人擺了兩隻小小的石獅子。

　　艾陽白天也注意到了，信河這四個管事，是以金大壯為首的，因此她也沒有浪費時間，直接跳到牆，悠然的坐在屋頂上，聽着底下幾個管事們嘰嘰喳喳的對她進行各種攻擊。

　　艾陽沉着氣聽了半天，大概是弄明白了，這些人是幾輩子都在信河莊子里了，上頭的主子都換了幾茬了，他們才是真正的地頭蛇。

　　就算是精明如梁伯韜，也拿他們沒有辦法，加上這年頭日子過的艱難，水果這東西不像米糧，百姓們根本離不開，更不像米糧可以存放，所以這上頭的貓膩就更多了，每年他們能往上頭交一半兒就不錯了，其餘的，全都讓領頭的金大壯給私下賣了，然後再以這四位在小團伙中貢獻的大小，進行分配。

　　艾陽越聽越想笑，這世上的人啊，真讓她知道什麼叫久佔為王了，一個個拿着東家的工錢，佔著東家的便宜，還嫌東家讓他們貪的少，嫌東家吃穿比他們好，他們這些穿綢吃肉的人，就算是打土豪，他們也是被打的那一類人，不屬於被剝削的可憐人好不好。

　　艾陽從房上跳下來，慢條斯理的在金大壯的小院兒里轉了一圈，之後又把另三家給轉了一遍，彈彈褲角的灰，回自己家裡睡覺去了。

　　“俊生，過去看看那邊是干什麼呢？”容重言的車剛開出麵粉廠的大門，就聽見不遠處一片嚎哭聲，他皺了皺眉頭，沖副駕的汪俊生道。

　　司機停下車，汪俊生開門往人群跑去，這一片兒都是梁家大少奶奶安梅清的，自家老闆跟安家關係頗為密切，不過去問問不合適。

　　沒多大功夫汪俊生就氣喘吁吁跑來了，“容爺，是信河莊子的幾個管事，他們四家，”汪俊生沖容重言伸出四根手指，“都被人半夜捆了扔到河邊上了，這不，早上有人起來上工，才發現了，人給捆的時間太長了，這會兒好不容易解開了，手腳都動不了呢，也就剩下哭了。”

　　容重言聽安梅清說了，梁維華跟他那位新娶的二少奶奶離婚的條件，就是要把信河莊子送給李艾當補償費，“走吧，咱們過去看看，白樓那邊有人住沒？”

　　汪俊生幫容重言拉開車門，“我問過了，說是昨天才換了新東家，容爺，您說這是不是有人故意針對梁家？還是針對安小姐？”

　　剛換了新東家，四個管事的就被齊齊綁到河邊？“就綁了，沒受傷？當家的都在不在？”容重言先想到的就是綁票。

　　汪俊生是辦老了事的人，“我看了下，當時就應該是被打暈了，再沒別的傷了，有人去給白樓那兒報信了，不過聽看熱鬧的人說，那四個的家裡，也叫人抄了，”

　　汪俊生一直歪歪扭扭起身，踉踉蹌蹌往前跑的金大壯，“這估計是準備回去看情況的。”

　　都這個點兒了，該抄該拿的早就拿完了，回去又有什麼用？汪俊生彎腰小聲道，“要不要我的打聽打聽這是哪家的手筆？”

　　“不，你先去看看白樓那邊怎麼樣了？”如今世道亂了，鋌而走險的人越來越多，對於搶劫的人來說，白樓應該更值得去。

　　艾陽正補覺呢，就聽見外頭一陣兒吵鬧，她披了件衣裳走到陽台上，“吵什麼呢？大早上的不叫人睡覺，”她忙了半夜，雖然收穫頗豐，但也着實費了些氣力，加上回來之後，又把“勝利果實”給分門別類清點了一下，收好了，等躺下的時候，已經快五點了。

　　“東家，李小姐，”一個精瘦的女人看見二樓的艾陽，立馬提高了嗓門，“您快去看看吧，莊子上遭賊了，金管事一家都叫綁了，家裡也叫賊給偷了。”

　　艾陽抬手打了個呵欠，想說干我P事，但一想，不成，她一個“弱”女子，聽到這樣的“大事”，怎麼可能不慌亂害怕？“啊？被偷了？真的假的？報官了嗎？”

　　掃院子的老胡頭也嚇了一跳，“金管事家遭賊了？沒聽見啊，長有媳婦，你們家呢？”

　　長有媳婦見新東家跑回屋裡了，叉着手道，“人家做賊的又不傻，去我家幹啥？我家連隔夜糧也沒有，剛才我過來送信兒，先去金管事家裡看了，四門大開，屋裡亂的跟一片麻一樣，”她連連拍手，“嘖嘖，有些手長的，都進去順東西去了！”

　　“呀，這可怎麼得了？金管事可不是個好說話的，將來叫他知道了，”老胡頭驚的鬍子一翹一翹的，“萬萬使不得，小心他叫你們把他丟的也給貼出來！”

　　金大壯可是信河莊子上的土皇帝，是他們這些佃戶惹不起的存在。

　　長有媳婦把手心裏的攥着的一枚小銀戒子握的更緊了些，“我們哪敢啊，就是在門口看了一眼，偷他家的是賊，我們可都是好人！”

　　艾陽已經換好衣裳出來了，“人呢？在哪兒呢？帶我過去看看，就金管事家被偷了？為什麼要偷他家？”

　　長有媳婦迅速把戒子塞到褲腰帶里，“東家好，被偷了好幾家呢，咱們莊子上最富的幾家，都被偷了。”

　　“東家，我帶您過去看看吧，金家不但被偷了，人還被綁了，聽說是河上的河匪們乾的，來之前就在水裡下了葯了，把我們整個莊子都迷暈了，一大群人進的村兒！”

　　這都說的什麼啊，她一個人乾的好不好？進屋把人直接拍暈了，捆好，扔到河邊兒上，才“從容不迫”地把四家搜了一遍，反正這幾十年四家從幾代東家手裡摳出來的，如今都歸了她艾陽了。

　　為了逼真，也為了讓周圍鄰居們跟着沾點兒好處，艾陽只拿金貨跟銀元庄票，其他的綾羅綢緞還有米面叫她直接都拿出來丟在了各家門外，她這個東家將來不追究，幾個庄頭還敢挨家挨戶去搜？

　　容重言看着跟在幾個婦人身後的艾陽，她好像才起來，臉上還帶着惺忪的睡意，身上隨意裹着一件暗灰色的風衣，頭髮更簡單了，直接拿頭繩在後腦纏了個馬尾模樣，滬市講究些的人家，是絕對不會讓女兒這麼光着臉兒出來見人的。

　　容重言的車停了，汪俊生要下來開車門，被容重言攔住了，“咱們先別過去，看看再說。”

　　這會兒艾陽正在聽被捆的管事們絮絮說著經過，她也是一臉的焦急，但容重言各樣人見得多了，怎麼都覺得這份“焦急”跟貼在臉上的一樣，透着一個“假”字，不過這也正常，一個初來乍到的東家，怕是連被梆的幾戶都認不全呢，又怎麼會為他們焦慮擔心？

　　怎麼哪兒哪兒都有這孩子呢？艾陽一眼看見不遠處車裡的容重言，沒辦法，這小子長的太打眼了，就算是隔着車玻璃，那也是個標緻的美少年啊，艾陽想起梁維華說過，容家的麵粉廠就在信河附近，心道他估計是聽到消息，過來看熱鬧的，倒也挺閑的。

　　“金管事，這是怎麼回事？”艾陽用上全部演技，快步衝到人群里，“真的有賊進了莊子？”

　　金管事已經回家看了一趟了，想到家裡的亂象，他已經控制不了眼裡的淚水，那可是他金大壯幾十年的積蓄啊！

　　“東家啊，您一定要為小的做主啊，這些人一定是衝著東家來的，他們肯定聽說了咱們信河莊子換了位年輕的女東家，才生了歹心了，又知道咱們幾個是最最忠心的，才先從小的跟老賈老劉身上下手，為的就是不讓我們護着東家啊！”

　　作者有話要說：　　看到大家的意見啊，再次說下，艾陽穿到了書里，所以無所顧忌了一些，她沒有太強的實感，這一點以後會有變化的。

　　二來，雖然那年頭很亂，但要看哪裡，在公共租界，還是很好的現行着西方那套法律法規，有巡捕房也有律師。

# 第21章 攆人

　　金大壯唱作俱佳的訴苦情，給給自己找借口，卻絲毫打動不了艾陽，照他的說法，艾陽還得包賠他們的損失了？

　　艾陽後退兩步，“金管事這話就不對了，梁大少把莊子過給我的事，是前天才辦成的，昨天梁大少才把我帶到莊子上，什麼樣的賊耳朵那麼長？當夜就來打劫了？而且我一個弱女子就住在後頭這小洋樓里，如果是沖我來，直接去小洋樓就好了，為什麼要綁了你們幾家？”

　　艾陽兩手抱胸，不屑的看着目瞪口呆的金管事，“我來的路上已經聽說了，打劫你們的是河匪，就是因為你們幾個富的流油，是信河有名的財主，才叫信河上的賊生了貪心，保護我？昨天晚上來了那麼多人，真的沖我來的，拐個彎兒往小樓里走一趟能費多少事？”

　　這小丫頭可真夠伶牙俐齒的，不過容重言更能接受艾陽的猜測，能將四家人都綁了扔到信河邊上，肯定不是三五個人能成事的，又將四家洗劫一空，如果真的是衝著艾陽來的，不可能拿不下一座空蕩蕩的小樓。

　　但做為信河莊子里最醒目的存在，這些人沒道理不往白樓走一趟啊，就算是不知道裡頭有了新主人，按常理，他們也要過去搜一搜才對，容重言壓下心底的疑問，凝神去看艾陽。

　　“叫我說，那些河匪不去小樓，專跑你們幾家，肯定是知道，小樓里成年不住人，裡頭除了大件傢具，根本不可能有什麼細軟，去了也白跑，倒是你們幾家，恐怕被他們已經盯了好久了，”

　　艾陽一手托腮，圍着金管事幾個轉了一圈兒，“我說幾位，你們這得多有錢才能把河上的賊都給招來啊？梁家那樣的大戶，可都沒招過賊呢，”

　　她不等金大壯回答，兩手一拍，“這樣吧，你們去鎮上報官去吧，鎮上不成，縣裡總有警察局，去之前清點一下你們的損失，看丟了多少東西，然後把清單拿來我看看，要是覺得你們報的是真的，我就幫着做個證，讓警察局幫你們抓一抓那幫子河匪，也算是為民除害了。”

　　“東家，我們可是為了莊子賣了一輩子命的人啊，你不能不管我們啊！”家裡已經被洗劫一空，裝着金條跟大洋的箱子也被砸成了破木片，還有自己在外頭悄悄置的田產，連契書都找不到了，想想這些，金大壯就兩眼發黑，“東家，你得給我們做主啊！”

　　“做主？咱們昨天才認識的吧？我跟你們非親非故的，不管你們為莊子出了多少力，都不是為我做事的，我為什麼要替你們做主？昨天你們幾家不是說了嘛，一早就贖了身了，梁家跟你們也都是雇傭關係，咱們當時也說好了，如果再請你們替我管理莊子，我們是要重簽合同，”她也親耳聽見這四位是怎麼商量抬高條件，架空自己，把信河莊子最終變成他們自己的私產的。

　　艾陽笑眯眯的看着金管事他們，“不過我現在改主意了，你們有多大的本事我不知道，但惹事的本身我是見識到了，我這麼一個孤身的弱女子，可得離‘是非’遠一些。所以請你們趕緊回去清點下還剩了些什麼，帶着你們的東西趕緊離開，像你們這種富的連賊都能招來的管家，我不敢用！”

　　若不是艾陽看起來實在是太小了，容重言真的以為這是她設的局了，對付這些奴大欺主的東西，趕走比收服要來的更直接更省時省事。

　　艾陽一指圍觀的庄民，“行了，你們也別干看着，扶着金管事賈管事他們回去，等他們收拾好東西了，替我送送他們，還有，你們也不必同情金管事他們，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走了餓不死，如果他們留在莊子上，再招一回河匪，沒準兒就輪着把咱們都抓了，賣到西北礦上當苦力了。”

　　艾陽在人群里看了一圈，果然如願發現了昨天她踩點兒的時候，盯上的幾個佃戶，“你，還有你，還有你，你們三個看起來還算老實可靠，這幾天先把莊子上的事領起來，別的我不要求，櫻桃園跟枇杷園帶着人給我守好了，乾的好了，金管事他們留下的院子，我叫你們搬進去！”

　　就這樣就可以接了金管事的差使？被第一個點到的馬老大驚的張大了嘴，半天才道，“東家，我不成啊，我不認字，就會幹活兒。”

　　“會幹活就行了，我又不叫你教書，認字兒的事以後表現好了，我給你們請先生，不但教你們，連你們的兒女都可以跟着學，不過前提是，你帶人把莊子給我守好了，再有賊進來，我把你們全趕走！”

　　艾陽從小包里拿了五塊大洋出來，“也不知道梁家是怎麼刻薄你們的，一個個都瘦的跟乾柴一樣，你把錢拿上，就近去買點米面，招呼着莊子上的人吃幾頓飽飯，”

　　艾陽一句話出來，已經有人跪下了，她不由皺起了眉頭，“我這個東家很好說話的，好好乾活，咱們一起好好掙錢，反正我吃的不多，也沒有什麼花銷，咱們都別餓着就行了，但是我最不喜歡的就是跪啊哭啊，以後別跟我來這一套，我看着煩！”

　　她又沖馬老大道，“五塊大洋不多，分到每人頭上，根本沒有幾個銅鈿，你帶人做幾天大鍋飯吧，只要是咱們莊子上的，都可以過來吃，她順便也好把莊子里的人給‘認’清楚了。”

　　除了金管事幾家，艾陽在整個信河莊子里就沒有見過幾個氣色好的人，小孩子更是一個個瘦的跟蘿蔔頭一樣，這讓她莫名又想到了她來的地方，“你們放心，我會想辦法叫你們吃飽飯的。”

　　一個小女人，居然大言不慚的說要這些人都“吃飽飯”？容重言好笑的從車上下來， “李小姐，幸會。”

　　人家跟自己打招呼了，艾陽也不好再裝沒看見，而且梁維華也說了，她家的電還是從人家廠子里接的呢，“原來是容先生啊，幸會，剛才忙，沒看見你。”

　　艾陽乾笑一下，沖領着她過來的長有媳婦道，“我那兒還想雇個人做飯洗衣服，你們誰願意干？”

　　“李小姐，”不等長有媳婦回答，容重言上前一步，“李小姐借一步說話。”

　　艾陽沖長有媳婦擺擺手，“容先生請講。”

　　容重言看了一眼周圍的農人，“我覺得李小姐如果想請做家事的人，最好去滬市裡經濟行問一問，”

　　他指了指艾陽身上的衣裳，“比如您這身洋裝，不但不能隨意洗，熨燙的時候也要精心，這莊子里的女人，是做不了這樣的事的。”

　　這倒提醒艾陽了，別人做不了，她一個成天穿作戰服的女人，也做不了啊，“那做飯是不是也這樣？我對別的沒要求，就是想吃的東西有點兒多，是不是還得專門請個廚子？容先生，你有可靠的經濟行介紹嗎？”

　　容重言笑着沖汪俊生招招手，“汪俊生對這方面比較熟，你把這事交給他吧，過幾天叫他送幾個人來你選一選。”

　　“過幾天？”那這幾天她怎麼辦？“容先生，你們廠子里應該有電話吧？能不能給經濟行打個電話，讓他們送幾個合適的人來，來迴路費我給付了？”

　　艾陽不好意思的笑笑，“我是瞞着家裡人跟梁維華離的婚，那邊也是指望不上了，以後我什麼事都得靠自己呢，這會兒我們莊子又出了事，我實在是抽不開身去滬市找僱工，您就幫人幫到底好不好？”

　　容重言看了一眼鬧哄哄的人群，“也行，不過我建議你，”想到艾陽隻身一人，還是個小姑娘，容重言有點兒替她發愁，“不管怎麼樣，你還是跟家裡聯繫一下的好，今天出了金管事的事，那些河匪未必不會打上白樓的主意，你一個人終歸是不安全。”

　　艾陽能聽出來容重言是真心為自己的安全考慮，她沖容重言笑了笑，“我跟他們聯繫了，必然會被他們再賣一回的，”

　　她沖容重言伸了伸胳膊，“我幼時身體不好，家裡幫我請過一個拳腳師傅，打架或許不行，但真遇到了事，自保還是可以的。”

　　容重言驚訝的上下打量着艾陽，“你懂拳腳？怎麼可能？”

　　眼前的姑娘堪堪到他的肩頭，纖細柔弱哪有一點兒學過功夫的樣子？“咳，其實許多所謂的師傅，都是些跑江湖賣藝的把式，跟着練練，或許能強身健體，但跟人交手，那是得有實戰經驗才行的，你還是不要掉以輕心了，要不我讓汪俊生幫你請兩個保鏢？”

　　她才不要保鏢跟，家裡住兩個會武的，她的行動反而受到限制、“不用了不用了，保鏢肯定傭金很貴，我出不起，容先生，你幫我請兩個傭人就行了，別的真的不需要了，不瞞您說，我跟梁維華解除婚約的事，這會兒梁家跟我家應該已經都知道了，我想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找過來的，到時候，就算幾個保鏢也沒有用。”

# 第22章 管事們

　　一個離婚的女子，娘家怎麼會輕易放過，尤其是手上還有這麼一筆財產？

　　容重言知道這事跟自己已經半點關係也沒有了，但還是忍不住道，“那你準備怎麼辦？其實我覺得你不如把這河子賣了，然後拿着錢一走了之，就算是搬到租界去，也比住在這裏要安全的多。”

　　這裏多好啊，低頭是清凌凌的河水，抬頭是一望無際的果園，而且那果園還是自己的，“不了，我已經有獨立的戶籍了，而且父母也不在了，我哥哥休想再掌控我，”

　　她用下巴點了點遠處正在趕着看熱鬧的庄民去幹活的馬老大，“這些不都是我的人？”

　　今天的事，艾陽確實應對的很好，敢跑出來跟梁維華離婚，說明也是個有主意的，容重言點點頭，又提醒道，“還有件事，你有沒有打聽過，你們信河莊子上的果子都是賣到哪家水果行的？櫻桃這東西金貴的很，如果賣不出去，爛在樹上就麻煩了。”

　　這個昨天艾陽已經大概問了，雖然梁維華跟金管事，一個是真不知道，一個是不肯跟自己說，但這固定客源肯定是有的，“謝謝你啊，我原本想着以後慢慢問呢，看來不行了，”

　　艾陽沖容重言擺擺手，快步衝到金管事跟前，“大家先扶着金管事他們去白樓，”她沖哭哭啼啼的金管事媳婦道，“你也別哭了，回去看家裡的東西收拾收拾，也去白樓，我有話問你們。”

　　這丫頭倒是個急性子，容重言下意識的學着艾陽的樣子對她揮了揮手，“你忙”

　　汪俊生看着自家爺的樣子，再看看穿着藍色長褲，兩腿筆直的，腰肢纖細的艾陽，心道自家這位小爺是開竅了？“容爺，我這就回去打電話？還是回了市裡，我親自跑一趟？”

　　容重言看了汪俊生一眼，“你先回廠子里打電話吧，回去之後，再親自跑一趟，把選好的人送過來，要勤快手腳乾淨的，算是，”容重言輕聲道，“我替梅姐謝謝她的。”

　　您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吧，我們埋頭做事就行，“好的，我這就回去。”

　　“老胡，領着金管事他們去洗把臉吧，”艾陽看着一身土的金大壯，又沖負責小樓衛生的李嫂道，“你去給金管事倒杯熱茶來。”

　　這都說了要趕他們幾個走了，怎麼又把他們請回來了？金大壯忐忑的搓着手，“東家，你這是要？”

　　艾陽嘆了口氣，“是這樣的，我剛才想了想，就如你們所說的，這些年你們沒有功勞，多少也有點兒苦勞，這麼叫你們走了，我心裏也不舒服，這樣吧，我請你們幫我個忙，我另付一份酬勞，怎麼樣？”

　　原來不是請他們留下來？金大壯一臉失望，“東家您想讓我們做什麼？”

　　“這莊子上的果子，是有固定的水果行來收的吧？你們領着我過去跟那些水果行的東家們打個招呼，我得跟他們另簽合同，”艾陽笑眯眯的看着金大壯，“怎麼樣？不難吧？”

　　“你帶着我走這一趟，我另給你五塊大洋，算是你們出去后的安家費了，”這會兒碼頭上扛活的工人們，一個月也就掙五塊，艾陽覺得這個數還是有誘惑力的。

　　金大壯苦笑一下，“我年紀大了，又受了一場驚嚇，真的是什麼也想不起來了，也無心再去見那些老掌柜們，東家還是另找別人吧。”

　　想着就會是這樣，現在了還跟她坐地起價，艾陽可不會跟金大壯妥協，“那好吧，我就不耽誤金管事了，你們不是還得去縣裡警局報案嗎？”

　　相信這會兒，金管事幾家被自己的趕走的消息已經傳出去了，金家也不會剩多少東西了，“李嫂，送客！胡大叔，你幫你跟莊子里的人都說一聲，以前誰跟着金管事賈管事他們送過貨，過來見我，只要他們能把我領到以前送貨的水果行去，一家我給一塊大洋，當場給！”

　　那麼多水果難道是金大壯幾個拎着去的？

　　艾陽用金大壯，也不過是想着他是個熟面孔，又是果園的管事，去了容易見到水果行里管事的人，也好談新的合同，“其實我也不用這麼麻煩的，等日子到了，信河莊子上不送貨，那些水果行也會拿着之前的合同來找我的，我守株待兔就行了。”

　　賈管事心裏暗罵金大壯，他可是一被鬆綁就跑回家看了，他家被抄的真的不剩什麼了，連老婆兒媳的金銀首飾都沒有剩下，就算是他悄悄在隔壁莊子置了地，但想過去開門立戶，也得要錢啊！“東家，我願意，我願意領着東家把咱們相熟的水果行走一遍！”

　　另兩個管事也迷過來了，金大壯在信河莊子里一手遮天，他家就算是被抄了，也不會真正的傷筋動骨，他們可不一樣，一家子就指着信河莊子過日子呢，現在要被趕走了，能撈點是點，萬一新東家看中了他的能幹忠心，又把他留下來了呢？“我們也知道，我們什麼都知道，東家，我們願意去！”

　　艾陽微微一笑，指了指最先投誠的賈管事，“那就是賈管事你了，這樣吧，你家現在住的宅子，這陣子你們還先住着，嗯，馬老大以前也沒什麼管事的經驗，你就在一旁指點指點他好了，過去的工錢就算了，以後你幫我的時間，我按每月十塊錢給你。”

　　她站起身，決定這些人點厲害看看，省得他們出去之後，不敢找“河匪”報仇，把所有的不甘能不忿都記在她這個“弱女子”頭上，再想辦法來給自己添堵生事，“我這個人啊，最喜歡講的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艾陽把金大壯從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目光落在他脖子上掛着的那塊玉觀音上。

　　“金管事脖子上的玉觀音一看就是個好物件兒，不然也不會用這麼粗根鏈子栓着了。”

　　想說這是自己貪了莊子里的錢買的？就算是，金大壯也不會承認的，他抬手握住從白洋布褂子里露出來的玉觀音，“這是我家傳的老物件兒了，代代相傳，從不離身的，這鏈子您別看金晃晃的，其實不是金的，我哪兒能有這麼粗的金鏈子啊！？”

　　“這樣啊，那太好了，我還想着要是把金管事的鏈子弄斷了，還得賠你，黃銅的就省事了，”艾陽笑眯眯的沖金大壯的脖子一揮手。

　　“啊！”金大壯只覺得一陣涼風過去，他還沒有反應過來，他老婆已經沖了過來，“老頭子，你沒事吧？”

　　金大壯抬起手，王觀音還在他手裡握着，但“黃銅”鏈子已經斷了，正掛在他的手指上，“這，這怎麼回事？”

　　艾陽沖金大壯歪頭一笑，“沒什麼，雕蟲小技，一時手癢想試試金管事的鏈子結實不結實，”

　　她走過去把那根斷了的鏈子從玉觀音里抽出來，“果然是銅的，”她隨手往客廳門外一扔，“幸虧這鏈子不值錢，金管事再去配一根也不值什麼，要不，我賠你幾角銅鈿？”

　　“我的鏈子，”他那可是真金，金的，好幾兩重呢，金管事撒腿就往門外跑，“快找，快給我找回來！”

　　賈管事幾個已經明白了，他們這位新東家可不是一般人，那是會功夫，懂暗器的，他們都沒看清楚艾陽用的什麼，就只見手一甩，金大壯脖子上那麼粗的金鏈子斷了！

　　這要是再狠一點兒，不是把脖子都能給划斷了？怪不得人家一個小姑娘，敢要了梁家這麼大一處莊子，隻身一人就來當東家了，“東家您只管放心吧，我一定會好好給馬老大幫忙的，馬老大是個實誠人，幹活不惜力，東家您真是慧眼識珠。”

　　艾陽很滿意賈管事的“識時務”，“嗯，我看你也挺好的，以後我需要賈管事提點的地方還多着呢，只要賈管事別再學金管事那樣，啥心都不替東家操，就知道往脖子里掛栓狗鏈兒，我一定不會虧待你的。”

　　汪俊生的動作很迅速，隔天就把人給艾陽送來了，艾陽看着收拾的清爽乾淨的女傭，心裏很滿意，她一問工錢並不是難以接受的，就直接挑了兩個出來，其中那個任嫂，不但會做飯食，還會做果酒果醋，這個艾陽挺有興趣的，就算是不能大規模販售，反正她園子里有的是果子，釀了自己喝也不錯，因此她還大方的在契書上跟任嫂註明了，將來如果做果酒果醋，她會另付任嫂一份工錢。

　　汪俊生看着艾陽跟經濟行簽好了契書，笑道，“來時我還在想，這十六鋪的水果行，可都不知道信河果園換了東家了，要不要我幫您放個消息？”

　　艾陽含笑看着這麼积極給她幫忙的汪俊生，“謝謝汪經理了，我已經跟賈管事說好了，這幾天就往十六鋪走一趟，你替我謝謝安小姐，說她的人情我記下了，以後有什麼能幫上忙的地方，我一定會盡心儘力的。”

　　比如安梅清最初被顧勵行給關起來的時候，只要安梅清願意，她可以幫着安梅清逃跑什麼的。

　　作者有話要說：　　雖然艾陽末世在看這本小說，但她並不喜歡小說里男主為了得到女主的各種巧取豪奪，所以才會在最初提醒梁維華，也會想着，如果安梅清不樂意，她會提供一些幫助。

　　兀兀個人也是這麼個看法，任何以“愛”之名，違背對方意願的行為，都不值得肯定跟歌頌。

# 第23章 聘禮

　　領安梅清的情？汪俊生乾笑一下，“我們家容爺特意交代了，說李小姐跟咱們廠子以後是鄰居了，鄰里之間，該伸手的就伸個手，李小姐以後有什麼事，缺人手啥的，往我們廠子說一聲就行。”

　　這是在告訴自己，他們幫忙跟安梅清沒關係？艾陽親手為汪俊生倒了杯茶，“原來是這樣，那有勞汪經理替我謝謝容先生了，說起來容先生年紀也不大，沒想到卻是個極有能耐，真是叫人佩服。”

　　提起自己家老闆，汪俊生一臉驕傲，“李小姐真有眼光，，別看我們容爺才二十歲，”他沖艾陽伸了個大拇指，“在咱們滬市卻稱得上這個，自從接掌了容氏的生意，咱們容家，那可是一日千里，就沒有不賺錢的行當！”

　　容重言這麼牛叉，為什麼小說里沒有提過這個人？艾陽搓搓下巴，這個問題沒辦法直接問，“容先生不但年輕有為，還古道熱腸，佩服佩服。”

　　雖然眼前這個姑娘門第不顯，還嫁過一回，但人漂亮啊，看樣子還挺有主意，最關鍵的是，他們爺看上了啊，管她什麼二嫁不二嫁的，能叫容重言動了春心，三嫁也無所謂。

　　“我們容爺對李小姐的果決也很激賞，不說咱滬市，就是整個華國，像李小姐這樣的，也稱得上一句‘奇女子’了！”

　　這話汪俊生說的發自內心，梁家再不濟，也是有名的富戶，這給梁維華當二房，將來生下一兒半女，是多少姑娘夢寐以求的好事，可人家姑娘說不要就不要，最能耐的是，臨走還白饒梁家這麼大一莊子。

　　艾陽淺淺一笑，“人各有志罷了，我這人愛吃個獨食兒。”

　　哈哈，把找男人也說的這麼清新脫俗，汪俊生乾笑兩聲，起身告辭，“有什麼事，李小姐只管派人去廠子里說一聲，我都交代好了，以後信河莊子上的事，就是我們容家的事！”

　　天上掉餡餅？

　　艾陽起身送汪俊生出去，卻沒有真的把他的話放在心裏，如果是真的，信河有事，容氏的麵粉廠會來幫忙，那這份人情她就得付出同樣的代價，如果是假的，那就是人家的客氣話，她當了真就成了傻子了。

　　反正這本小說講的是虐愛苦戀，沒多少家國情仇的，她這個小炮灰默默的躲在一旁享受生活就好，至於其他，只要人家不打上門，她也絕不會主動惹事。

　　沒想到才剛過中午，可就有人找上門兒了。

　　樂香琴看着正在院子里坐在鞦韆椅上曬太陽喝果汁兒的艾陽，心裏的火一下子就冒出來了，她還當艾陽是叫安梅清給坑了呢，可現在一看，人家過的別提多逍遙了，說是嫁了一回，梁家啥也沒撈着，還白白丟了座莊子！

　　“李艾！”樂香琴幾步衝到艾陽跟前，抬手就要往她臉上扇。

　　艾陽哪能被她打到，一閃身兒從椅子上跳起來，沒成想，腳就踩在了樂香琴鋥亮的小皮鞋上，疼的樂香琴哎呀一聲，坐在了地上。

　　“老胡，怎麼隨便就放人進來了？你這門是怎麼看的？”艾陽根本不去扶地上的樂香琴，直着脖子沖站在門口的老胡頭髮火。

　　老胡頭也挺冤枉，梁家不是之前的主家嗎？“我，我，”

　　艾陽不是個不讓人犯錯的人，“以後記住了，這個家是我的，我不點頭，誰也別想進來。”

　　樂香琴已經從地上爬起來了，“你，李艾，我是二太太，你婆婆！”

　　“前婆婆，”艾陽笑眯眯的看着彎腰彈旗袍上的草恭弘=叶 恭弘子的樂香琴，“二太太應該是看了報紙來的吧？來前也見過梁維華跟安小姐了吧？那你就該知道，我現在跟梁維華還有梁家，是一點兒關係也沒有了，二太太，請吧，我送你出去。”

　　“什麼送我出去？你是我們梁家二房三媒六證大紅花轎抬回家的媳婦，你生是梁家的人，死是梁家的鬼，給我回去！”樂香琴彷彿不認識艾陽，敢情這丫頭一直都是在騙她？

　　艾陽搖搖頭，“二太太，時代總是在進步的，就像你一個寡婦，如果擱以前，這會兒正在家裡給亡夫守節掙貞節牌坊呢，怎麼可能穿着旗袍露着胳膊腿兒到處跑呢？你不能一邊享着新時代的福，一邊兒拿封建規矩來要求別人吧？我跟梁維華已經登報解除關係了，去之前我也問過了，那個是有法律效應的，確切的說，你所謂的大紅花轎把我娶進門，其實才是不合法的，我跟梁維華按照民國的法律，根本連夫妻都算不上的。”

　　樂香琴才不管那些呢，她只要給梁維華娶個媳婦，然後生下屬於她的孫子，繼承二房的產業就好了，“我不管，來人，把二少奶奶帶回去！”

　　必要的時候，她得好好這個不聽話的兒媳婦上上規矩，讓她知道媳婦是怎麼當的。

　　二太太這次可不是自己來的，她後頭還來着兩個從豐城來的家人呢，兩個大男人還綁不走一個李艾？

　　她轉頭看着信河別墅，這地方真不錯，看在這個兒媳把安梅清的東西都弄到手的份上，她教訓她的時候，會手下留情的。

　　只可惜樂香琴的美夢還沒有開始，人已經兩腳離地了，“啊，怎麼回事？”她怎麼被人抓起來了？

　　艾陽歪頭看着被自己拎着後頸領子的樂香琴，“二太太，我說了，這是我的地盤，沒有我的允許，誰也不可以隨便進來的，”她現在體力也不如以前了，就算是藉助空氣的浮力，一隻手提着百十斤的樂香琴，還是有些吃力，艾陽也不再耗費體力，直接拖着樂香琴往大門處走。

　　“李艾，你這個悍婦，我是你婆婆，是你的長輩，你趕緊放手，來人啊，快，快把李艾給我抓起來，”樂香琴兩條腿被粗糙的地面磨的生疼，她想從艾陽手裡掙脫出來，可又使不上力，只能歇斯底里的大喊。

　　跟着樂香琴來的下人已經被嚇住了，這哪是女人啊，“二，二少奶奶，”

　　艾陽一伸手，樂香琴已經被擲了出去，“接好了，帶你們二太太回去，跟你們大老爺說，我跟梁家此後再沒半分關係，如果他再來糾纏，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艾陽準頭不錯，樂香琴正好砸到兩個下人懷裡，這會兒三個人都倒在地上，誰也爬不起來，她緩緩走了過去，低頭看着正在地上掙扎的樂香琴，“二太太，其實我不想跟你鬧這麼難看的，你可不要逼我啊！”

　　艾陽說著，把樂香琴從身上的男人懷裡拎出來放好了，又幫她拉了拉崩開的旗袍領子，“二太太，你還不到四十，梁伯韜看樣子也是寶刀不老，你真想要有人繼承你們二房的產業，跟梁伯韜生一個，不就兩全齊美皆大歡喜？”

　　“你，你胡說什麼？”樂香琴驚訝的瞪大眼睛，聲音也不自覺的提高了八度，“你給我閉嘴！”有些事他們可以偷着做，但這輩子都不敢叫人知道，而這個女人，才在梁家呆了一天，她怎麼就知道了？

　　艾陽看了一眼已經聽呆了的隨從，笑道，“這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梁家知道這事兒的，得有四五個了吧？只要她們有一個漏那麼一絲口風，豐城縣我不敢說，梁家嘛，恐怕有一半兒心裏都清楚的很，不然，你以為大太太為什麼那麼恨你？不，她好像挺瞧不起你的，沒辦法啊，誰叫你偷了人家東西呢？”

　　艾陽看着渾身顫抖的樂香琴，心裏多少也有些不忍，畢竟她這個人不怎麼喜歡欺負女人，“你回去跟梁伯韜帶句話吧，梁家也是有頭有臉的人家，你們的這種花邊新聞要是被那些小報登出來，相信看的人一定會很多，咱們要不要試試？”

　　李嫂任嫂幾個，聽到外頭的動靜都跑出來了，她們眼睜睜的看着艾陽把樂香琴像只口袋那麼拎着，扔出去，然後再眼睜睜的看着樂香琴被兩個下人架着，出了別墅的大門兒，直到艾陽向她們走過來，三個人才緩過神兒來，看到艾陽過來，都下意識的往後躲。

　　艾陽被她們的樣子逗樂了，“我就是從小力氣大一些，又不是有三頭六臂，更不會隨便就跟人動手，你們不用害怕。”

　　任嫂先回過神兒，“是啊是啊，以前我們鎮上，就有一個力氣很大的人，能把磨盤給舉起來，後來當兵走了，聽說都當官了呢！”

　　“可惜我不能當兵去，不然也混個官兒來噹噹？”艾陽嘻嘻一笑，隨口換了話題，“咱們晚上吃什麼？我都餓了。”

　　“我剛做了點心，”任嫂一拍巴掌，她以為家裡的太太來了，自家小姐是要叫她上點心茶水的，“小姐先吃一點兒。”

　　梁伯韜看着一身狼狽的樂香琴，“她真的這麼說的？”

　　直到看到梁伯韜，樂香琴才敢放聲哭了出來，“嗯，她說如果咱們再逼她，就把咱們的事登到報紙上，伯韜，她是怎麼知道的？還有，她的力氣怎麼那麼大啊，當初去打聽的人，怎麼就沒查出來那丫頭跟人不一樣？”

　　“這個還重要嗎？”梁伯韜點了根煙，“算了，這次是你看走眼了，那就不是個安分守己的主兒，離了就離了，留在家裡，也是個攪家精！”

　　回來的路上樂香琴也想明白了，這個不聽話的兒媳，遠沒有她的名聲重要，如果她跟梁伯韜的事被傳出去，就算是沒有證據，只怕梁家族裡那些覬覦二房產業的人，也會出來興風作浪的，“只是這樣，太便宜她了！”

　　梁伯韜冷冷一笑，“便宜不了，我問過維華了，李艾是拿咱們給李家的聘禮換的信河莊子。”

　　樂香琴恍然道，“是了，既然她不給梁家當媳婦了，憑什麼李家還要收着咱們的聘禮？那可是四百畝最好的水田！”還是她們二房出的。

　　想到可以讓艾陽不痛快，樂香琴一刻也不再多呆了，“我明天就回去，帶着媒人打到李家去！”

　　李家的姑娘，自然由李家來收拾，她們只管拿回聘禮就行了。

# 第24章 水果行

　　兩次出手，艾陽算是把信河莊子里的人都震住了，尤其是那些沒看見東家“功夫”的人，更是把艾陽的能耐傳的神乎其神，連容氏麵粉廠的工人們都聽說了。

　　汪俊生是不相信這個的，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還用暗器打斷了指頭粗的金鏈子，還把個大活人拎起來扔出去？

　　汪俊生聽着可樂，再回滬市的時候，自然把這個笑話跟容重言講了，“爺您不知道，傳的可邪乎了，我看再這麼下去，恐怕她都可以開壇收教民了。”

　　續貴生也聽的嘎嘎直樂，“那小丫頭我見過，就這麼大點兒的人，”他伸手比了比艾陽的身高，“還拎着人扔出去？哈哈，扔的誰？吃奶孩子？”

　　他也是在江湖上行走的，當初也是續夫人跟顧千山手下的得力幹將，什麼樣的厲害人沒見過？

　　傳說中這李小姐的本事，別說他沒有，就是顧勵行手下最當紅的四大金剛，也沒有這個本事。

　　還暗器？飛鏢他看見過，但誰能甩飛鏢，割斷了金鏈子脖子卻一點兒事也沒有？這不是扯么？以為是報紙上登的奇俠話本故事？

　　容重言對這些自然也是不信的，艾陽說她會點兒功夫，身懷絕技的人他是見過的，扔人可以說是力氣大，暗器，那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了，沒個三五十年的功夫，根本不可能做到，“她興許也是為了自保，才故意叫人這麼傳的，算了，由着她吧，一個女人不容易，不管是梁家還是李家，哪個肯放過她？”

　　汪俊生堅定的認為自家老闆對那小姑娘是動了心了，不然怎麼會一直替她說話？還這麼為她考慮？“要不我派人盯着些？如果有人過去鬧事，就搭把手兒？”

　　他這個人，歷來是急主子所急，事事要考慮到自家老闆前頭的。

　　續貴生卻不知道汪俊生的用意，“搭什麼手兒？跟咱們有什麼關係？而且咱們是做正經生意的，又不是姓顧的那幫人？”

　　容重言知道續貴生因為續夫人的原因，對一切姓顧的都沒有好感，“專門派人還是算了，她真有事求到那邊，你幫幫也無不可，”畢竟艾陽主動離婚，替安梅清解決了好大的麻煩。

　　容重言的態度讓汪俊生有些失望，“容爺，您不能成天泡在書房裡，該出去透透氣就出去透透氣嘛，我聽說麗晶大舞台演新戲呢，特意從京城請來的角兒，坤角兒！”

　　這個續貴生也是贊同的，擱旁人家裡，容重言這樣的都有兒女了，“不止是麗晶，百樂門前陣子選花魁呢，除了他們的頭牌玉牡丹，還又推出來金水仙跟銀玉蘭，聽說都是一等一的佳人兒，爺您過去疏散疏散？看中了哪個，咱們也捧一捧，只要咱們爺去，那些舞小姐倒貼都是肯的。”

　　捧什麼捧，當他的錢來的容易？容重言對捧戲子包歌星沒有興趣，叫那些掙皮肉錢的女人倒貼？他成什麼人了？“算了，你也別拐着彎罵我了，我不耐煩那些，我晚上看看母親去。”

　　容重言這是要去續夫人那裡，汪俊生忙道，“對了，前陣子咱們夫人去黃山路了，說是跟滬市婦女會一起搞募捐，續夫人也答應出席了，聽說募捐的時候，全滬市的名媛都會到場呢，容爺，這兩位夫人都去了，您怎麼著也得捧個場。”

　　容重言點點頭，“我知道了，對了，前陣子不是收了尊金佛嘛，給黃山路送過去，那件前明的山水，給母親送過去。”

　　這兩個娘，每人一件，絕不會厚此薄彼，續貴生心裏佩服，“我知道了，今天我就送過去。”

　　他看了汪俊生一眼，汪俊生是汪夫人那邊的人，有些話他不知道要不要在這裏說，“那個，”

　　汪俊生多聰明呢，起身道，“容爺，我手上還有事，先回去了。”

　　“你呀，就是心眼多，母親們都不是小心眼的人，以後有話只管直說就行了，”容重言無奈的看着續貴生，“你越這樣，兩邊才會離了心。”

　　說起來自家容爺，看着命苦，小小年紀被過繼了出去，但長遠看，天下最好命的又是他了，不論是親娘續夫人，還是養母汪夫人，都是天下間一等一的明白人，要不是有這兩個女人，容重言又怎麼能順利的接掌了容氏所有的產業？

　　叫續貴生看，有這麼兩個娘在後頭頂着，可要比有顧千山那個爹享福的多了。

　　“是這樣的，大爺前两天往黃山路去了，夫人請他喝了杯茶，”不是續貴生要瞞着汪俊生，實在是因為這就是顧家的家事，而且也不怎麼光彩。

　　對於續夫人來說，不管是當年堅定的跟在顧千山身邊的顧勵行，還是早早就被送人的容重言，都是一樣的親骨肉，但兩個兒子根本沒有一點兒手足情，擱哪個當娘的身上，心裏都不會好受。

　　容重言點點頭，沒說什麼，不管顧勵行去的目的是什麼，跟他都沒有關係，他能過去，母親心裏應該會好受一些。

　　金大壯幾個雖然在信河莊子上積威已久，但好在他已經被河匪嚇破了膽，之後又被艾陽一招嚇得沒了魂，新得了重用的馬老大又不捨得放過被東家重用的機會，加上賈管事的反水，幾番夾擊之下，金大壯幾個再無還手之力，灰溜溜的拖家帶口離開了信河莊子，回自己的在鄰近鎮子買的宅子里。

　　這會兒艾陽才有時間把從金大壯幾個家裡抄來的東西重新給拿出來算了一下，沒辦法，這種錢來的太快，數起來心情十分美好。

　　尤其金大壯還是個標準的守財奴，沒有弄那麼多的珠寶玉器，一隻箱子裝的都是金條跟大洋，這真是方便了艾陽了，都不用想辦法出手，直接拿來用就好。

　　至於從幾家抄出來的田地契，艾陽不免有些遺憾，這些東西都是在官府里備過案的，她出面肯定就暴露了，最終艾陽只能無奈的把那幾張契紙，扔到了縣警察局門口，自古民不跟官斗，如果被貪心人撿到了，自己去縣裡運作運作，那就只當黑吃黑了，艾陽不期望法律能制裁金大壯幾個，就只能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了，而且這樣的田產糾紛，也能絆住金大壯的腿，省得他們有時間跟精力還報復自己這個“不仁不義”的新東家。

　　收拾好家當，艾陽就由賈管事他們陪着，往十六鋪的跟梁家有關係的水果行走了一圈兒，情況一如艾陽所料，並不盡如人意。

　　梁伯韜動作挺快，已經跟和梁家常年做生意的水果行打了招呼，讓他們不再收購信河莊子的水果，但大家做生意歷來求財，信河莊子這十幾年，又幾易其主，梁伯韜對十六鋪的水果行影響力並沒有他想像中的那麼大，艾陽見過他們后，幾位掌柜的都沒把話說死，其實他們的意思很明白，如果今年的果子能把價錢再壓一壓，那一切好商量。

　　艾陽能理解他們的想法，做生意就是為了求財，換上她這個時候也會壓一壓價錢的，而且雖然去年梁家已經從這幾家水果行里收到今年的定金，但信河的水果，對艾陽來說，真的是白撿一樣，只要最後拿到的錢可以養活莊子上的人，至於營利，艾陽可以等到下一批秋梨上市。

　　雖然以前沒做過生意，但艾陽並不認為這幾間水果行會一直壓自己的價，她問過賈管事了，滬市周圍可沒有幾家規模如信河莊子一般的果園了，現在這交通，水果又是季節性很強的東西，這些水果行為了以後的生意，也不會真的把她這個新東家跟得罪死了。

　　“東家，您看咱們下來怎麼辦？”賈管事抹了把頭上的汗，“我真是好話說盡了，他們就肯給這個數兒，”賈管事比了個数字，“但這樣就太虧了，咱們的果子可是方圓百里最好的！”

　　艾陽點了點頭，“就照他們說的來吧，不管定金付給誰了，咱們都不能不認賬，不過也就今年的櫻桃跟枇杷了，至於後頭的果子，想要就要再商量了。”

　　賈管事沒想到艾陽這麼好說話，擔憂的看了一眼艾陽，沒吱聲轉頭去了。

　　跟幾家水果行再次確認過數量跟交貨時間，還有送貨方式，艾陽給了賈管事幾角錢，讓他帶着馬老大幾個找了個茶館喝茶去了，而她自己，則裝作普通的顧客，在十六鋪熱鬧的碼頭跟集市間閑閑的遊盪，遇到感興趣的事跟話，就站在那兒聽一聽，再買點兒滬市特色小吃，飽一飽口福。

　　賈管事幾個喝了茶，又一人吃了一碗陽春面，才算是把艾陽等回來了，“東家，您這是去哪兒逛了，這碼頭上太亂了，再萬一把您給嚇着了，”

　　艾陽今天穿了身兒灰色的長衫，反正她的頭髮已經剪短了，乾脆學着梁維華用髮蠟把頭髮都背到腦後，又弄了頂禮帽帶了，她本來走路沒有時下女子的娉婷，不細看，還以為是誰家的小少爺出門玩，因此倒沒有太引人注意。

　　作者有話要說：　　作者瘋了，所以今天最少要更一萬六，而且精神分裂，更了一萬六然後就是今天就這麼V了！

　　不說了，都是淚。今天等於是有一章萬更V章，後面的兩章，28跟29，請先不要買。

# 第25章 李照田

　　艾陽倒了杯茶喝了兩口，“沒想這十六鋪這麼繁華，我走了這麼久，才走了兩道街，等閑了得好好過來逛逛。”

　　賈管事嘿了一聲，指着不遠處的碼頭，“就沖這碼頭，想不繁華都不成啊，這南來北往的貨船，都是在這兒卸了貨，往滬市運呢！”

　　“你說的沒錯，光這一個碼頭，就能養了多少人口，”艾陽看着江上的點點貨船，這些船不但養了船工水手，還養了十六鋪的碼頭工人，甚至周邊各式各樣的店鋪，“我在這兒租間鋪子做點兒小生意也應該錯不了。”

　　“做生意？”賈管事看了一眼艾陽，又轉頭看着馬老大，心道是不是這傻貨時讒言了？“東家，這裏的生意可不好做啊！”

　　“為什麼？”就沖十六鋪這人流量，就是賣個茶恭弘=叶 恭弘蛋，都不愁沒人買啊，艾陽剛才一路走過來，光端着盤子賣削好的水果的，都不只一兩個，如果不是知道這些水果都是從水果行里以最低價買到的爛果子，削了之後出來賣的，艾陽都想買一盤解解渴了。

　　賈管事四下看了一眼，一指碼頭上蹲着的幾個人道，“您看見了沒有？那是洪門的人，這整個十六鋪都是洪門的天下，您一個婦道人家”在這兒可不好混啊！

　　“現在不是開始講男女平等了，你看那麼多女職員，女先生，就是這茶樓里，也有女知客了，我開個店，很正常吧？”

　　哪一行都有自己的規矩，十六鋪是洪門的天下，艾陽也沒打算打破人家的穩定，“咱們照着人家的規矩來，該交什麼費就交什麼費就好了，我也就是想着找個事兒做，也給咱們園子里的水果找個出路，順便也給咱們莊子里的女人們找點兒活乾乾。”

　　信河莊子只種果子不產糧，水果不能當飯吃，莊子里的長工跟佃戶雖然不多，但日子也過的緊巴巴的，艾陽覺得得弄個共同致富的事來做做，哪怕用來打發時間呢。

　　沒想到新東家什麼都懂，賈管事頓時來了精神，他眨着小眼睛一臉諂笑，“東家，這十六鋪我是常來常往的，要不您把這事兒交給我？”

　　艾陽一笑道，“這個不用了，你幫我打聽一下，這滬市有玻璃廠嗎？就是能生產玻璃瓶子的，”艾陽從手裡拎的布袋子里掏出一瓶西洋罐頭來，“大概就是這種瓶子。”

　　賈管事為難了，但他不能直接跟艾陽說自己不知道啊，“東家，這西洋罐頭可是好東西，一般都在滬市的大百貨公司里才有得賣呢！”

　　“那可不一定，這不，我不就在十六鋪買到了？”艾陽看穿了賈管事的心思，“租鋪子的事你一會兒帶我去找一找這裏的經濟行，玻璃廠的事，你這幾天多往外跑跑，幫我打聽打聽，莊子里的事，就交給馬老大他們，你放心，我既然要做生意，自然就需要人手，你一時半會兒還失不了業。”

　　這是承當自己繼續在信河莊子里幹活了？賈管事喜出望外，“謝謝東家，我知道了，明天我就出去打聽。”

　　別的東西艾陽不知道，罐頭她太熟悉了，信河莊子里最不缺的就是水果，她把這些做成水果罐頭來賣，相信比賣到水果行，讓人家來左右價格要划算跟自由的多。

　　心裏有了計較，幾人就沒有再多留，去了十六鋪的經濟行，把自己的要求跟裡頭的人說了，艾陽便乘着小船，回了信河別墅。

　　“賈管事先回去歇着吧，馬大哥，你叫幾個人跟我一起回白樓，我有事跟你們說，”艾陽人剛拐到往白樓的路上，就聽到了一陣說話聲，她微微一笑，該來的終歸是要來的，早點兒把這些人解決了，她才能早些過上清靜的日子。

　　馬老大應了一聲，轉身往莊子里去了，倒是賈管事沒走，“是不是有事啊東家，我也過去幫個忙？”

　　艾陽看着賈管事精瘦的小身板，搖頭道，“沒什麼大事，今天我娘家哥嫂要過來，我哥那人脾氣暴躁，是個一言不合就跟人動手的主兒，所以我才讓馬老大去喊人去了。”

　　賈管事可是親眼看見艾陽削了金大壯的金鏈子的，妹妹都這麼厲害，那大哥該是什麼樣的狠人啊，他下意識的縮了縮脖子，“那我也過去催催，把能叫來的人都叫到白樓去！”

　　他才不跟着去呢，萬一兄妹兩個動了手兒，傷及他這個池魚可怎麼辦？

　　艾陽抿嘴一笑，“嗯，你趕緊的。”

　　李照田遠遠的看見一個穿着長衫的少年過來，待走近了才發現是自己的妹子，不由沉了臉，“你真是越來越大膽了，一個婦道人家，穿成這個樣子往哪兒浪蕩去了？”

　　李照田兩口子快被這個不省心的妹子給氣死了，好不容易給妹子找了那麼個好人家，沒想到傻妹妹一點兒都不惜福，硬生生把一門好親給毀了，這下可好，梁家給的四百畝上等水田，他還沒在兜里捂熱呢，就被人堵着門要了回去！

　　想想那幾百畝田，李照田心疼的肝顫，偏又不敢跟梁家為敵，只得轉頭找妹妹算賬來了。

　　不過他來到信河莊子一看，對這個莊子也挺滿意的，這地方雖然沒有梁家給的田地多，但裡頭可是已經成材的果樹，每年的果子都是一筆不小的收成，還有這小洋樓，那可是滬市的達官貴人們才能住的，在外頭等艾陽的時候李照田就想好了，這處別墅他是不配住的，乾脆賣給豐城的財主們，果園他得留着，他兒子清泉眼看也一年年大了，他在家裡經營着米糧鋪，兒子可以過來照看着果園，這可是一筆不小的產業。

　　艾陽冷冷的看着李照田，“你們來了？腿腳可真夠快的。”

　　老胡頭在院子里聽見艾陽說話的聲音，忙跑出來，“東家，”他看了一眼李照田夫婦，“東家您臨走時吩咐了，說你不發話，外人一概不許進，我才沒有給舅老爺跟太太開門。”

　　“你做的對，”艾陽點點頭，沖身後的李照田道，“進來吧。”

　　李照田正要說話，妻子魯氏忙在後頭拉了他一把，“走，咱們先進去再說，小姑你不知道，我跟你哥哥聽說你居然連招呼都不跟家裡打一聲，就跟梁家大少爺離了婚，都嚇壞了，你哥扔下家裡的生意就過來了，就怕你吃了虧！”

　　魯氏平時跟小姑子相處的時間最久，這眼前的女人，除了一張臉沒變，哪有一點兒小姑平素的樣子？這裏頭肯定有他們不知道的蹊蹺，而且他們在外頭等的也太久了，得先進去了，才好說後頭的事。

　　艾陽只當沒看見魯氏的小動作，魯氏對李艾不親，她能理解，親生哥哥都要賣妹子，指望嫂子出來力挽狂瀾那是不可能的。

　　“李嫂，倒杯茶來，”艾陽把帽子遞給出來迎他們的李嫂，徑直在沙发上坐了，“大哥，嫂子，你們坐。”

　　李照田跟魯氏已經被屋裡的一切晃花了眼，魯氏小心翼翼的摸了摸沙發，又輕輕的摁了一指頭，“小艾啊，你這是掉進福窩裡了啊，這就是洋人坐的凳子吧，唉，我還是上次二太太請我跟你哥去梁家做客見過，這是第二回 。”

　　李照田冷哼了一聲，一屁股要沙发上坐了下來，“你上去把東西收拾收拾，今天就跟我回去！”

　　“回去做什麼？讓你們把我再賣一回？”艾陽看着貪婪之色都要溢出眼眶的李照田，“我請你們進來，是想一次把話跟你們說清楚，但我絕不會跟你們回高湖。”

　　李照田冷笑一聲，“小艾啊，你是我們李家的姑娘，現在梁家不要你了，你不回李家，想干什麼？你回去了，我叫你嫂子再托託人，給你另尋一門親事才是最要緊的，你一個女人，在這兒住着像什麼樣子？傳出去人家會怎麼說你？”

　　“滬市離婚的女人我不是頭一個吧？離婚了獨居的我更不是頭一個，我看那些女人也沒有被唾沫星子給淹死，大哥，就算是按民國的風俗，也講究初嫁從父，再嫁由己，我的事以後跟你們沒有關係了，也不勞你們操心。”艾陽靜靜的看着李照田，嗤的一笑，“大家一場兄妹，當個親戚走動走動也不錯，要真是撕破了臉，都不好看的。”

　　再嫁由己？

　　就衝著這信河的莊子，李照田也不會讓艾陽自己當家作主，“沒門，李家就沒有這樣的規矩！反了你了，今天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回去叫人族裡的人來拿你，到那個時候，可不會再像今天一樣，跟你好好講道理了。”

　　艾陽輕輕一笑，“大哥啊，從一進來，你就眼珠子亂轉，恐怕是在估算這房子的價錢吧？你的主意我都不用猜，先把我弄回去關起來，然後呢找個出得起價錢的再賣一回，至於這信河的莊子，自然就成了你們李家的產業了。算起來，把整個李家都折個價，也不值信河莊子的錢吧？！”

　　作者有話要說：　　作者已經瘋，繼續更新，拜託大家看在我葯不能停的份上，正版訂閱一下，哭着走了。

# 第26章

　　李照田被艾陽毫不留情的拆穿心事, 面上有些下不來，“你少胡說, 我是照着李家的規矩來辦事的，你不經家裡的允許, 私自跟梁大少爺把婚離了，這就是大孝，我還沒有治你的罪呢！”

　　“治我的罪？你是誰啊？法院？還大不孝，你是我哥，不是我爹，我不是你生的也不是你養大的，你把我賣了給人當姨太太, 給自己換了四百畝水田, 都不怕沒臉見泉下的爹娘, 這會兒跟我說什麼‘孝道’？”

　　反正在自己家裡, 艾陽一句也不饒了李照田，只要這個哥哥有點兒人性, 小艾就不會落到投江的結局, “你想叫我孝順誰呢？你嗎？也不怕折了自己的壽限！你把我賣到梁家, 我就是梁家的人, 在家從夫, 我聽梁維華的話跟他離了婚, 這莊子是他補給我的贍養費, 我們的離婚協議上寫的清清楚楚, 跟你們李家有半毛錢關係？你謀奪親妹子的養老錢, 還要不要臉啊？”

　　李照田被艾陽說的目瞪口呆，“你，小艾，你這是怎麼了？”妹子嫁了回人，怎麼跟變了個人一樣？

　　艾陽一笑，“我沒怎麼，我好着呢，嫁到梁家雖然只有三天，但我算是學明白了，人家大富大貴的人家，處處都是講法律的，梁維華不願意娶我，就跟我去登報解除了婚約，他也跟我說了，我呢，不管是算離婚的女人，還是把自己當寡婦，都跟李家沒關係了，大哥，你可別再拿鄉下的老一套來嚇唬我了，如果梁家真的不講法律，只講老規矩，那今天過來找我的就不是你們姓李的，而是梁家族裡的人，我如今可是梁家的人，不是你們李家的！”

　　“人家不是休了你嗎？休是什麼意思你不懂？人家不要你了！”李照田實在是眼熱信河莊子，但他一個鎮上開米糧鋪的，更怵梁家，奪產之前，他得把事情搞清楚才行。

　　“現在沒有休不休這種說法了，好吧，你就當我是被梁家休出來的，那我這種被休了的女人，就是你們李家的恥辱啊，你就當沒有我這個妹妹，不就得了？我現在又不是無處可去，求到你們門上了，你們呢，也不是真的聽說自己妹子受委屈了，過來幫我撐腰來的，大家何必呢？遠一些，當門親戚不行嗎？非要鬧到公堂上，打一場爭產官司？”

　　“打官司？打官司官家也不會向著你的，”魯氏見李照田敗下陣來，捋着袖子幫自己男人說話，“好女不進官門，你真跟我們打官司，你自己不要臉了？小心族裡把你押回去沉塘！”

　　“我親哥哥為了爭妹子的賣身錢，都不要臉了，我怕什麼？我才知道好女不進官門，嫂子你放心，告狀的時候，我一定把你跟我哥一起列成被告，讓你陪着我哥一起上公堂，到時候我看看，你從官門裡出來，會不會回家之後一根繩子把自己弔死，以示清白！”艾陽冷笑一聲，魯氏自己也是個女人，苛刻起女人來，比男人都狠。

　　李嫂在屋裡已經聽不下去了，她在信河別墅里也呆了許多年了，自問比其他人理直氣壯的多，她把兩杯茶放在李照田跟魯氏跟前，“我說李家大爺，太太，你們這吃相也太難看了吧？白樓是我們之前的東家安大少奶奶的產業，我們東家小姐不跟大少奶奶爭男人，大少奶奶特意謝謝我們小姐，才送給她的，這種錢你們都來爭？你們房子跟地要走了，不想想我們小姐怎麼活？小姐要是想不開，又跑去找梁少爺了，那大少奶奶是不是得問你們把信河莊子再要回來？”

　　李嫂斜睨了李照田夫妻一眼，“安大少奶奶家裡，可都是在滬市當著官兒呢，安家老爺可是滬市一等一的體面人，你們把他老人家給惹惱了，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艾陽讚許的看了李嫂一眼，這在富貴人家當過差的就是不一樣，“李嫂已經跟你們說清楚了吧？如果不信，你們可以去縣裡好好問問，這信河莊子當初到底是誰名下的？大哥，如果你是那種真的有本事，也不會把親妹子送人當姨太太了，叫我說，人有多大的本事，就端多大的飯碗，妄想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只會給自己招來災禍的！”

　　李照田只聽梁家人說信河莊子是梁家的，給了妹妹，所以要把當初的聘禮要回去，卻沒想到信河莊子是人家梁家大少奶奶的產業，這哪有大少奶奶把產業送給二少奶奶的？肯定是因為覺得自家妹子生的太好，怕搶走了她的男人，才破財消災把人給打發出來的。

　　看來妹妹沒有騙自己，想想梁家也不是好欺負的，妹妹竟然不跟梁伯韜和二太太商量，敢私自跟梁維華去離婚，而梁家卻一聲不吭認了，這說明什麼？說明梁家也怕這位大少奶奶。

　　如果他真把妹妹逼急了，妹妹又跑梁家去了，沒準兒真的會把安家惹怒，給李家招來災禍，但這麼大塊肥肉自己只能看不能吃，那可不是李照田的作風，何況這東西是親妹妹的，那跟是他的又什麼區別？

　　想到這裏，李照田臉上堆了笑，“叫你這麼一說，我就明白了，這女人嫉妒起來，那可是會出人命的，咱們這樣的人家，別說安家了，就是梁家那也比不了，還有，小艾了，你別一句一個‘姨太太’的說自己，我是你親哥哥，能把你送人當姨太太嗎？梁家是三媒六聘娶你過來當二房少奶奶的，不然我會捨得把你嫁出去？”

　　李照田話風一轉，魯氏立馬跟上，“就是啊，你哥哥就你這麼一個妹妹，可是把你當眼珠子一樣疼的，要不是梁家正經遣了媒人來求親，他能點頭嗎？你可不要誤會了你哥哥的一番苦心。”

　　艾陽不屑的一笑，“如果二房梁維中沒死，他過來求親，你們應了，那是真的疼我，可你們捫心自問，如果梁維中沒死，會來李家提親嗎？”

　　那肯定不能夠，人家梁維中可是豐城頭一個留洋的學生，只可惜命太短，死在外頭了，“你不能這麼說，二太太可是說了，只要生下兒子，就能繼承二房的所有產業，到時候你就是當家太太，別說高湖了，整個豐城也找不來比你更風光的女人了。”

　　“嘁，這些虛頭巴腦的話就別說了，你當我還是以前的小艾呢，拿你們當親人，隨着你們哄騙？這麼好的事，豐城那麼多有錢人家，怎麼沒一家把閨女嫁過去呢？”艾陽擺擺手，“行了，話說清楚就好了，你們來的倒也正好，我正發愁呢！”

　　李照田立馬坐直了，“妹妹你有什麼煩難的事，只管跟哥哥說，我也正發愁呢，”他看了看偌大的白樓，咽了口口水，“我跟你嫂子接你回家，你必定是不願意的，但你一個人在這兒住着，我們怎麼能放心？我叫明英都過來陪着你，還有這果園，地里的活兒你哪懂啊，先叫你表哥多壽來四下轉轉，幫你看着點兒，等我回去把鋪子里的事料理清楚了，就過來幫你，”

　　明英是李照田的女兒，多壽姓魯，是魯氏的弟弟，如今在李家的米糧鋪子里幫忙。

　　李照田一臉心疼的望着艾陽，“從小到大你就沒吃過苦，光吃着細米白面，哪知道這細米白面是從哪兒長出來的？更別說果園了，就連我，想想都是愁的，不過沒關係，以後你只管在小洋樓里享福，外頭的事就交給哥哥了，哥哥保管把莊子上的事給你料理的清清爽爽的！”

　　這真是前驅虎后引狼啊，一個個臉怎麼那麼大呢？艾陽笑了笑，“大哥家裡也一攤子事呢，又要忙田裡又要張羅鋪子，別說你一個人了，就是嫂子跟魯多壽，不也都得給你幫忙嗎？我這裏就不勞煩大哥了，”

　　她一指早已站在樓外頭的馬老大他們，“這是我莊子里的管事跟佃戶，他們幾輩子都在莊子里侍弄瓜果，都是老把式了，有他們在，我不用費什麼心，不過大哥願意幫我我還是很感激的，”

　　艾陽一臉為難的欠了欠身兒，“我今天跟賈管事往十六鋪去了一趟，唉，你不知道那些果園的老主顧，都得了梁家的話，說不許再收我們果園的果子，這本來也不算什麼，東家不買，我賣西家就行了，”

　　艾陽見李照田連連點頭，氣嘆的就更長了，“可沒想到，人家都拿出以前的契書了，說是去年安少奶奶就收了今年果子的定金了，現在好了，今年的果子人家要拉走，錢卻只用付剩餘的六成，可這莊子里這麼的多的吃喝，靠這點兒錢怎麼成？我這頭一年不是得白往裡貼錢嗎？”

　　李照田不自然的往後頭挪了挪，這個他懂，他下去收糧食，為了保證那些地主能糧先賣給他，是會提前給一部分定金的，可這其中的利潤，頂多能賺兩成就是好生意了，果子他不懂，但水果這東西，不如糧食經放是眾所周知的，而且平常人家，連飯都吃不飽，哪會花錢買這個啊？

　　這麼算下來，今年的利潤已經叫梁家的大少奶奶拿走了，他妹子就剩下個賠了，“還有這樣的事？梁家這樣可就不講道理了，你沒問他們把錢追回來？”

　　艾陽眼眶登時紅了，“我憑什麼管人家要錢啊，這麼大的莊子給了我，契書也寫好了，再過去要錢，不是討打嗎？大哥，我嫁過去的時候，你才給我準備了多少嫁妝？除了娘留給我的，你也就給我添了幾箱子料子，還都被我留在梁家了，你也真是的，梁家問你要水田的時候，你沒把我的嫁妝都要回來？”

　　梁家人來的時候，李照田兩口子都快嚇死了，哪還會想到跟人要李艾的嫁妝，魯氏道，“二太太說你把東西都搬空了啊？”

　　“嫂子你也真是的，她說的話你也信？整整一船東西呢，我跟着梁維華去滬市，能帶一條船過去？我也就把娘留給我的首飾帶走了，其他的傢具衣料，都沒拿！算了算了，那些東西我也不要了，你們要是能討回來，就算是我給侄女兒的，”

　　艾陽不動聲色的給魯氏找了點兒事干，省得她成天算着自己的東西，“大哥，這樣行不行，你先借我兩百大洋，等明年我這莊子上有收成了，我就還你！咱們親兄妹明算賬，我給你寫借條。”

　　二百大洋？他一個小本生意，哪來二百大洋啊？

　　還借給妹妹，要是明年她還不賺錢，他怎麼辦？“我哪來那麼多錢啊？你也知道的，咱們家的錢，都得留着收糧呢，我借給了你，鋪子下半年就能倒了，不如這樣吧，”

　　李照田起來在小樓里轉了轉，“你也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倒不如直接把這兒給賣了，我看怎麼著也能值萬把塊大洋，以後你就住家裡，有這一萬大洋，你還愁什麼？你放心，我跟你嫂子絕不要你的，等將來你要是尋着了好人家，都當嫁妝叫你帶走！”

　　李照田越說越覺得自己的主意好，一萬大洋他是少說了，等他找好了買家，交到妹子手裡一萬大洋也夠她過後半輩子了，自己呢也能發筆小財，“我這就去幫你打聽看哪家願意接手。”

　　“一萬大洋可不行，大哥，你要是真的想讓我把莊子出手，怎麼也得這個數，”艾陽沖李照田伸了四個指頭，“大少奶奶跟我說了，這裏怎麼也值四萬大洋，這樣吧，我也不要多，你到時候給我三萬五，剩下的我當我給你的辛苦費，等我拿了錢，就搬到滬市租界里去，我看滬市的女孩子都上學呢，我有錢了，自己也找個學校讀書去，然後也像大少奶奶那樣念大學，她還跟我說，書讀的好了，能出國留洋呢！”

　　三萬五？這兒哪值三萬五啊？就算是值這麼些，可如今這世道，誰又會花這麼多錢買個果園子？這小洋樓好是好，但又有幾個有福氣住這樣的地方？不是折壽嗎？“那是安少奶奶哄你呢，這兒哪兒值三萬五啊，叫我說，一萬五都沒人要，不信我幫你問問？”

　　艾陽搖搖頭，“大哥你賣了我一回還不夠，又來哄我了，我在十六鋪經濟行都問過了，人家幫我估過價兒了，三萬五一點兒也不多，你要是能幫我賣這個數，你就去打聽打聽，要是賣不了，我就守着這莊子過了，咱不說這個，你就說你借不借錢給我吧？”

　　李照田沒想到他這個妹子嫁了回人，變的這麼不好哄了，還咬死了三萬五，真能賣三萬五，他能撈着什麼？撈不着好處的事，他為什麼要做？“你不賣就不賣吧，錢我也想借給你啊，可是我真的沒有啊，你成親的時候，家裡也是辦了幾天流水席的，錢可真沒少花，唉，到現在窟窿還沒補上呢！”

　　聽見李照田不肯借錢，艾陽登時就落了臉，“還親哥哥呢，拿我換水田的時候利索的很，現在妹子有難了，問你借二百塊，都推三阻四的，嘖嘖，你還真是手足情深啊，咱們九泉下的爹娘知道了，非氣的晚上過來找你不可！”

　　她說完了直接站起身，“李嫂，任嫂，替我送客！”

　　魯氏沒想到她們兩口子大老遠過來一回，除了杯茶，什麼也沒撈着，“小艾你千萬不要誤會你大哥，他是真的有心無力啊，家裡什麼情況你不比誰都清楚，實在是拿不出來，不然會不借給你？唉，”

　　她一臉艷羡的看着客廳里金碧輝煌的裝潢，“你也別生氣，這樣吧，今天我們在這兒住一夜，明天回去了，我叫人把你侄女兒送過來跟你做個伴兒，不然你一個人在這兒我們也不放心，還有多壽，叫他過來替你看個門兒也行，我看給你守門的都老的不中用了，我跟你大哥來，他竟然糊塗的把我們關在外頭！”

　　“馬老大，去渡口看看給我大哥賃條船，”艾陽沖外頭喊了一聲，轉頭沖魯氏冷笑道，“嫂子你就別裝好人了，我這兒都窮的揭不開鍋了，這房子里挺大，可沙發茶几不能當飯吃，你願意在這兒餓一晚上，我不好意思叫親戚陪我餓着的道理，你們還是趁着天不黑早點回去吧！”

　　“至於明英，我這兒正缺小丫頭呢，你把她送來也行，這樣我剛好可以把家裡這幾個人都散了，能省一筆是一筆，我可先說好了，不管是家裡還是果園裡的活兒，明英可都得學着做，我這兒不養閑人！但是你兄弟不行，你那麼在個兄弟，住我一個離婚的女人家裡做什麼？壞我名聲啊？你真要他來，我也不攆人，跟外頭那些佃戶們住去，人家吃啥他吃啥，人家幹啥他幹啥，放心，將來人家拿多少工錢，我一個了兒也不少給他！”

　　魯氏人尖酸，但對自己的孩子那絕對是親娘，李艾沒出嫁的時候，魯氏負責在米糧鋪子里收賬，家裡的一切家務，都是李艾一個人承擔了，李明英，那才是真正的李家大小姐，只要嘴巴甜一點，多叫幾聲姑姑，就可以把李艾當保姆用的。

　　艾陽又不傻，才不會弄一個吃閑飯的祖宗過來，而且小姑娘過來了，她不但要管人吃飯，還要對她的安全跟教育負責，讓她來不是給自己找事嗎？

　　魯氏看着李嫂跟任嫂，剛才她還羡慕李艾一個小丫頭，居然有兩三個老媽子伺候着，加上白樓里條件這麼好，才想着把女兒送過來跟着她姑姑享享福，沒想到明英人還沒來呢，李艾就算計着把老媽子辭退了，叫自己的女兒當小丫頭，“你又說笑話了，咱明英是你親侄女，你捨得那麼用她？再說她一個小孩子家家的，會幹什麼？”

　　艾陽不以為然的一笑，“話不能這麼說，嫂子你可別忘了，當初娘病的時候，你忙着鋪子里的事，伺候娘的事可全交給我了，”

　　“誒，不說這個我還想不起來呢，你做為兒媳，不給婆婆侍疾，可是大不孝啊！哎呀呀，這事兒要是叫族裡知道了，”不是搬宗族嘛，李家有族裡也算是過的好的了，遞個把柄給他們，李照田兩口子得被剝一層皮！

　　魯氏尷尬的抹了把頭上的汗，“你這孩子胡說什麼呢，你那會兒才八歲，會幹什麼？娘我怎麼沒管了，是你忘了，沒有的事。”

　　“那你跟我說說，娘病的時候都吃了什麼葯？中間換過幾回大夫，改過幾回方子？不用次次都記着，說兩回就行，”艾陽不記得，但小艾記得啊，李艾的爹在她一歲的時候就不在了，李家的米糧鋪子全憑李艾娘跟李照田撐着，等魯氏進了門，李艾娘提了幾年的精神一下子放鬆了，反而直接病倒了。

　　才八歲的李艾就成了家裡的小丫頭，而新嫁娘魯氏，則熱情的投入到米糧鋪子的經營當中，翻年又生下了一對兒龍鳳胎，就更是如虎添翼，成了李家的功臣，根本沒時間去婆婆跟前侍候了。

　　李艾的娘看到了孫子孫女之後，安詳的合了眼，而李艾又成了一對孩子的小保姆，一直把他們照顧到她出嫁的那一天，說白了，李艾活了十六年，愣是給這對夫妻當了八年的免費丫頭！

　　臨了，還叫親哥哥給賣了。

　　魯氏被艾陽問的臉上一陣兒青一陣兒白的，她可憐巴巴的看着李照田，“他爹，你們家小艾真是出息了，開始挑嫂子的不是了，可憐我為李家當牛做馬”

　　“你可打住啊，別在我這兒哭，晦氣的很，你當牛做馬是為了李家不錯，但更是為了你自己跟你的兒女，從你嫁進來，我就成了你的牛馬，算了，這些舊賬咱不翻了，你們明英剛好也八歲了，我九歲的時候就開始帶她了，叫她過來給我幫两天忙也沒啥大不了的，小姑娘現在起就學本事，將來才能嫁到好人家啊！”

　　這可是魯氏讓李艾幹活的時候常說的話，在娘家勤快能幹，才能傳出好名聲，才能嫁個好人家，“還有你們清泉，你們也把他給我送過來吧，跟着馬老大他們學學怎麼侍弄瓜果，將來大了，過來給我當個管事，放心，我這個親姑姑絕不會虧了他。”

　　他們家清泉可在鎮里的學堂讀書呢，等再大些，是要送到縣裡的洋學堂的，怎麼可能過來學種地？魯氏一拉李照田，“他爹，你妹子嫌棄咱們呢，一頓飯都不留，算了算了，這些年我的一片苦心只當是叫風颳了去了，走吧，”

　　她抹了抹眼淚，“再在這兒獃著，我這心裏不好受。”

　　我管你好受不好受呢，你們什麼時候想過李艾好不好受？

　　艾陽連客氣話都不再說一句，“馬老大，替我送送，對了大哥，要是你還想着咱們是親兄妹，回去就幫妹妹想想辦法，咱們家怎麼說也有三四百畝地，還有間米糧鋪子，總不至於真的連二百大洋都拿不出來，這傳出去不是叫人笑話嗎？要不你回去準備準備，過两天我回高湖取去？”

　　李照田恨恨的瞪了艾陽一眼，“取什麼取？取也沒有？你不算算你成親我花了多少？這次梁家來鬧了一場，我磕頭作揖賠人情又花費了多少？還要錢？沒有！”

　　他看着白樓裡頭的擺設，“真缺錢的話，就把這些花里胡哨的東西賣了，真當自己是城裡的千金大小姐啊？不知道掙，就知道花！”

　　終於走了，艾陽叫老胡頭看門給關了，轉身上樓把身上的衣裳換了，又舒服的洗了個澡，才算是緩過勁來，說實在的，她這副身體真的不如自己以前，漂亮是足夠漂亮，但因為從小幹活，底子沒打好，內里是虛的，艾陽大大的伸了個懶腰，下樓吃飯去。

　　她還小呢，得趁着還在生長期，把之前虧的都補回來！

　　“東家，”艾陽下樓正看見馬老大又回來了，“大爺我已經送走了。”

　　艾陽點點頭，她本來都做好以多欺少的準備了，沒想到李照田兩口子內里也挺慫的，拿着梁家安家一通嚇唬，還真管用了，“嗯，麻煩你了，對了，你幫我在村子里找個精明幹練的女人，人品人緣都要好，最好年輕一些，讓她來見我。”

　　馬老大不知道艾陽要做什麼，點頭應了，臨走又小心翼翼道，“東家，有句話我不知道當講不當講，可不說吧，我心裏又不過意”

　　艾陽指定馬老大，也是有原因的，她那天晚上把莊子上的人家都走遍了，等於是在挨家聽壁角，得出的結論是馬家都是厚道人，人不聰明不要緊，多了閱歷積累的經驗之後，會慢慢進步，但如果心眼壞了，那用他就是給自己添堵了，“沒事，有什麼事你只管跟我說，對錯我來判斷，你只管把想說的說出來就行了。”

　　馬老大同情的看着艾陽，“我送大爺回去的路上，聽了些話，我覺得他們兩口子沒對東家您心裏憋着氣呢，東家您還是小心點兒吧。”

　　馬老大的心思很簡單，就沖艾陽一來就趕走的三個不把他們當人的管事，又給錢叫整個莊子上的人連吃了幾天飽飯，他們就更樂意跟着這樣的東家，加上艾陽的事莊子上也傳遍了，大家都知道她是城裡梁大少的下堂妻，這又叫馬老大他們覺得艾陽挺可憐的，聽見了不好的話，就忍不住提醒她一句。

　　李照田怎麼可能這麼輕易認輸呢？今天不是過是被自己打了個措手不及罷了，回去之後，想想這麼大個莊子，肯定舍不得放手的，“我知道了，謝謝你啊，以後再有這樣的事，只管來跟我說，別的我不敢保證，但我希望咱們整個莊子上的人，都能吃飽飯日子過的比之前好，是真的。”

　　艾陽說的鄭重，馬老大自然相信，畢竟這麼些年，艾陽是他見過的最好的東家，“我們都聽東家的，我這就回去幫你找人！”

　　“容爺，去高湖的人回來了，”汪俊生推門進來。

　　容重言放下手中的筆，沒理他這個茬，“麵粉廠那邊怎麼樣了？電線還老是被人剪了？”

　　汪俊生點了點頭，“昨天又斷了，這一溜兒幾十里，我專門安排人夜裡排班巡夜了，可惜真的是防不勝防啊！”

　　麵粉廠用的是最新式的機器，這電晚上一斷，第二天得修一天，時間對他們來說，真的就是錢啊，何況你今天才修好，明天沒開工呢，晚上有可能就又被人剪了，這麼一來，工廠根本就沒辦法正常運轉，對於容重言來說，浪費的不是時間，都是白花花的大洋，何況找人修電線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容重言從書桌後站起來，“連着許多天了，這是明顯有人在針對咱們，麵粉廠離市裡遠，他們才對麵粉廠下手的，好在那個廠子不大，但你也叫人應着點兒心，電老虎電老虎，他們不懂得其中的厲害，觸了電傷了人命，又是一場官非。”

　　“官非，都不敢明着跟咱們斗的人，還敢跟咱們打官司？”汪俊生冷冷一笑，容氏能走到這一步，又豈是怕事的？

　　容重言點點頭，“別人都打上門來了，如果容家不應戰，何以在滬市立足？你這幾天再調人過去，一寸一寸的給我查，抓住了人，我當眾處置！”

　　汪俊生應了一聲，“那個，李小姐的事”看來容爺對她沒興趣？

　　“查到什麼了？”容重言道。

　　“也沒有什麼，說起來李小姐也是個可憐人，但是吧，”汪俊生不知道該怎麼說，他大概把李艾的情況眼容重言說了，“聽查人的意思，那就是個小白菜兒，可”

　　他們看到的，哪裡有一點兒小白菜兒的樣子？就算她在信河莊子的作派，一個米糧鋪子家的女兒能有這樣的能耐？那把她賣給梁家的李照田得是個什麼樣的人？

　　可他們查的結果，李照田就是個土財主，家裡幾百畝田，開了鎮上唯一一家米糧鋪子，除了賣自家的糧，也三不五時的來回往各處倒騰倒騰，但規模都不大，在汪俊生眼裡，就是個掙零花錢的水平，李家小艾因為容貌出眾，從來不在人前露面的。

　　容重言也覺得挺有意思的，他在萬國百貨跟信河莊子上見到的，絕不是汪俊生口裡的那個李艾，知道登報離婚，知道自己的婚姻不符合如今的新法，滬市的女子也沒有多少吧？

　　“行了，這不是什麼大事，先放着吧，”不管李艾是什麼樣的人，如今跟安梅清再無交集了，跟他們容家，也不會再有關係。

　　這就完了？汪俊生還想着那姑娘長的不錯，能叫容重言動了心，就算是不能明媒正娶，弄回來當個姨太太也不錯啊，沒想到這就沒下文了？“容爺，那白樓那邊，咱們還管不管了？”

　　“如果他們找你，能伸手的你就伸伸手，如果沒人找，就算了，”容重言並不覺得這是值得汪俊生特意費口舌的大事，“你這人怎麼回事？看上人家姑娘了？我跟你說，你敢起歪心，家裡嫂子可饒不了你！”

　　汪俊生乾笑一下，“我是覺得爺您一人兒太孤單了，那小姑娘也挺有意思的，帶回來逗個樂也挺好。”

　　“逗個樂？她？”容重言訝然的看着汪俊生，彷彿要看清他腦子里到底在想什麼，“你現在還有這個想法？她是那種可以隨便取樂的女人？”

　　汪俊生撓撓頭，“那也得看是什麼人嘛，您這樣的，往外頭一站，願意跟您的女人，能從徐匯排到奉賢去！”

　　容重言難得跟汪俊生討論這樣的“桃色”問題，汪俊生可不想錯過這個“進諫”的機會，“容爺，你年紀也不小了，身邊該有個人了，您老是一個人獃著，夫人們養老也不安心不是？”

　　“母親並沒有這個意思吧？你又在這兒假傳聖旨，”容重言橫了汪俊生一眼，“走吧老汪，干你的正事兒去，我忙成這樣，哪有功夫跟那些嬌小姐們喝咖啡看電影去百樂門跳舞？”

　　“適當的應酬就當是消遣嘛，這古人都曰過，食色性也，你這麼不近女色，別人該亂想了，”汪俊生不死心的小聲嘟噥，“可您也不包戲子”

　　“敢情為了不讓人議論，我還得為他們包戲子捧歌星啊？”容重言無語的沖汪俊生擺擺手，“趕緊走吧，別耽誤我辦公，我這兒正等米國人的電話呢。”

　　艾陽這两天暴躁的不行，家裡三天兩頭的停電真是要了她的命了！

　　如果只是白天也就算了，反正她白天幾乎都跟馬老大他們在園子里，看着莊戶們摘櫻桃跟枇杷，可晚上也停，這就讓艾陽無法容忍了，沒有電她看書洗澡都成了問題，這太影響生活質量了。

　　“東家，我打聽過了，是麵粉廠那邊出了問題，”馬老大人勤腿快，得了艾陽的吩咐，跑到麵粉廠那邊找原因去了。

　　等艾陽弄明白前因後果，心裏對那些背地里算計容氏的人翻了無數個白眼，你有本事自己也開個廠，把質量提高價錢壓低，搶生意啊，背後弄這些小動作，惡不噁心人啊？“那汪經理怎麼說？什麼時候才能抓到人？”

　　馬老大搖搖頭，他沒見到廠子的經理，只是跟看門的打聽了一下，“聽說廠里的工人們都成立了巡邏隊，沿着這一路的電線桿抓人呢，就是這來迴路程太遠了，也不知道人家每次要剪哪一段兒，還沒有抓着。”

　　確切的說，馬老大在廠子里見到了好幾個工人，個個都熬的臉色發青，“我看還得再等等。”

　　這敵暗我明，你修好了，還沒開工幾天呢，人家就給你一剪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兒啊，艾陽擺擺手，“我知道了，算了，咱們等着吧。”

　　等再來電之後，艾陽入夜就換了身自製的夜行衣，晃晃悠悠的出去了，沒辦法，容氏的人太蠢，她只能自救了，不然這秉燭夜行的日子不知道要過到什麼時候。

　　而且她也算是欠着容重言人情呢，幫他抓抓賊，也算是還他個人情。

　　憑着神行千里的腳程，加上一雙“順風耳”，艾陽連着熬了幾晚上，今天終於叫她逮到了！

　　艾陽看着三個正在爬電線桿的青衣男人，微微一笑，一道風刃過去，已經坐在桿頭的男人啊了一聲，便一頭栽了下來。

　　艾陽並不想要他的命，再次揮手用風力將他的身子托起，減緩了他墜落的速度，即便如此，那人摔到地上，也發出了凄厲的慘叫聲。

　　“王三，你怎麼這麼不小心？你給我閉嘴，叫這麼大聲被那些巡夜的人聽見怎麼辦？”

　　只可惜他不知道的是，他們的說話聲，已經被艾陽“好風憑藉力”，給送到了四面八方。

　　“我，我腿斷了，”王三疼的啊呀大叫，哪有功夫去管誰聽不聽得見？“快，快給我看看。”

　　同他一道兒來的兩個人罵罵咧咧的過來，“你也是做老了事的人了，怎麼這麼不小心？沒被電打了，卻從電線杆子上掉下來了，”

　　其中一個並沒有去管王三，而是一推另一個道，“你趕緊上去，今天的活干不完，回去不好跟曲爺交代，”

　　另一個青衫男人點點頭，點了根煙捲叼在嘴裏，緊了緊褲腰，麻利的攀着電線桿往上爬。

　　嘿，還挺盡忠職守的，艾陽隱在暗影里，看着電線桿上那人狸貓一樣往上躥，等他爬的差不多了，再次揮手，就見杆子上的人手一抖，順着杆子摔了下來。

　　電線桿下的人這下傻眼了，今天是出門沒看黃曆？連着摔了兩個？他四下望瞭望，沒看見人影，“老劉，老劉你怎麼樣？”

　　“我，我手滑了，沒抓穩，啊，我胳膊可能是斷了，青皮，你快去找人，把我們弄回去啊，萬一叫容家巡邏的人抓到了，咱們可就完了，”老劉齜牙咧嘴道。

　　青皮點點頭，推過他們三個騎來的自行車，可一推不打緊，才發現三輛車子同時沒有氣！

　　“這，這真是見了鬼了，”青皮捏着乾癟的后軲轆，這讓他怎麼回去？

　　躲在遠處的艾陽聽見不遠處有腳步聲傳來，知道是麵粉廠的人來了，轉身揮了揮衣袖，回自己白樓補覺去了，反正抓住這三個人，她的白樓近期是不會再斷電了。

# 第27章

　　容重言看着跪在自己跟前的三個人, 都不用問，就看他們身上的打扮, 就知道這是洪門的人，他彎腰仔細的看過老劉跟王三的傷勢, 站起身微微一笑，沖續貴生道，“你也來看一下。”

　　續貴生仔細看了看剛才容重言目光停留的位置，點了點頭，“這是有人在幫咱們呢！”

　　容重言點點頭，看着面前的三個人，“說吧, 你們是奉了誰的命令來剪我們容氏的電線的？”

　　青皮他們哪敢說啊, “我們, 我們就是窮的很了, 想偷點兒電線去賣，沒人指使, 真的, 容爺, 您大人大量, 放過我們一回吧！”

　　“洪門的規矩真是越來越壞了, 小偷小摸都開始幹了, ”容重言淺淺一笑, “把這三個人交到巡捕房去, 再把這陣子麵粉廠的損失給我列張單子, 送到顧老闆那裡。”

　　汪俊生應了聲，叫過手下的兄弟，拎着青皮他們出去，續貴生端了杯茶放在容重言跟前，“爺，顧家那邊兒到底想干什麼？我回去跟夫人說一聲？”

　　容重言擺擺手，“這事眼顧千山沒關係，顧勵行應該也不知情，他是喜歡給我添點兒堵，但這種下三濫的手段，他嫌丟了他洪們老大的臉面。”

　　他這位大哥往好處想，可能是嫌顧家的錢來的太臟，想做些正經生意，往壞處想呢，興許是嫌黃，賭，毒賺的不夠多，他的眼界已經不能滿足於一個法租界了，他想走出來，把手伸的再長一些，只可惜，華界跟公共租界，根本不是洪門的玩法。

　　想跟着他玩，容重言微微一笑，也得看他願不願意帶他了。

　　“那容爺你準備怎麼辦？就這麼咽下這口氣？”續貴生以前是續夫人的得力助手，續夫人之前是做的什麼？顧千山的天下有一半兒都是她打下來的，續貴生如今雖然是萬國百貨的經理，但他更願意過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痛快日子。

　　“你呀，手癢了？”容重言從抽屜里拿出一匣雪茄遞給續貴生，“這是那天有個法蘭西朋友送我的，你愛抽這個，我就收下來，”

　　他凝眉道，“你不是一直叫手下的弟兄們留意着那邊的生意么？抽個吉日，咱們跟他們玩一玩。”

　　這是要重操舊業啊，續貴生比得了匣雪茄還高興了，“好，容爺你就放心吧，咱們的損失我叫他百倍還回來！”

　　說完這個，容重言又道，“剛才那兩個人的傷你也看到了吧？”

　　他指了指自己的手肘，“其中一個手肘處有一道傷痕，看上去像被極為鋒利的刀划傷的，而另一個，傷痕在腳上，從電線桿上摔下來，可不可能磕出這樣的痕迹。”

　　一個身上有這樣的傷可能是在別處弄的，兩個從電線桿上落下來的人，關節部位都有這樣的傷，就奇怪了。

　　“可惜俊生的人沒注意到這一點，不過能傷人於無形且不露行跡的，必然是個高人了，”容重言輕嘆一聲，“這滬市真是越來越熱鬧了！”

　　續貴生也看到了，但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爺您甭擔這個心，就算是世外高人，不也是幫了您的大忙嗎？只要他站在咱們這邊，那自然是功夫越高越好，大不了將來他顯身之後，不論是房子、小黃魚還是女人，要什麼咱們給什麼不就完了？”

　　“行了，你去吧，”容重言好笑的看着心思完全不在這上面的續貴生，他現在滿腦子想的只怕是“搶土”這件事了，“動手之前跟我說一聲，我也過去看個熱鬧。”

　　續貴生遲疑了一下，還是點了點頭，“成，到時候爺也去瞧瞧，”狼崽子終究是狼崽子，就算是養的再精貴，野性也是關不住的，續貴生覺得自己不應該壓抑二少的天性！

　　替容家搞定了斷電的事，艾陽終於又過上了“現代化”的新生活，接下來的時間，她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果園的生產上，每天看着馬老大他們帶着人裝船送貨，高興了還跟着船一道兒往十六鋪跑一趟，順便逛個街，跟着經濟行的人看看他們介紹的鋪子。

　　艾陽做事向來痛快，加上手裡又富裕，等到櫻桃的貨送完，她已經跟經濟行簽下了店鋪租賃的契書，在碼頭不遠一條專賣時新貨跟洋貨的街上，賃下一間小小的鋪子，又請人了幫着裝修，為將來自己的罐頭生意做準備。

　　這天她人還沒起床，就聽見李嫂慌慌張張的敲門，“小姐，小姐出事了！”

　　艾陽痛苦在的床上打了個滾兒，“什麼事？”

　　“馬老大來了，您快下來看看吧，咱們的貨叫人搶了！”李嫂也顧不得什麼規矩了，把門拍的呯呯直響。

　　艾陽一把掀開床上的毛巾被，她的貨叫人搶了？她昨天才帶着人摘的一船枇杷？那是枇杷嗎？那是錢啊！她的錢！

　　艾陽現在最想的就是能回基地，問問那些大佬們，既然讓她重活一回，能不能把她送個好地方？當個千金小姐什麼的好不好？這成天掙辛苦錢為生計奔波就算了，怎麼還一會兒遇到賊，一會兒碰到匪呢？

　　馬老大看着怒氣沖沖從樓上下來的艾陽，緊張的直搓手，“東，東家，”他膝蓋一軟，就要給艾陽跪下，一船果子得多少錢啊，結果叫他給弄丟了，把他們一家子全賣了這也賠不起啊！“我，我，”

　　看見馬老大欲哭無淚的樣子，艾陽的火氣反而消了許多，“你別急，不是什麼大事，咱們園子里的枇杷多着呢，丟了再摘就行了，走吧，咱們安排人趕緊卸果子，有話路上說。”

　　為了保證水果的新鮮度，他們昨天下午摘的枇杷，連夜裝船往十六里鋪送貨，這會兒路上貨叫劫了，最要緊的是趕緊再送一船過去，而不是在這兒破案。

　　馬老大沒想到自己丟了一船貨，東家連罵都沒罵一聲，七尺高的漢子反而綳不住了，眼淚直接落了下來，“東家，是信河河匪潘□□乾的，我認得他，他帶人搶的咱的貨，說咱們今年沒有給他們交保護費！”

　　艹，送個貨還得給河匪交保護費？艾陽愣了一下，“沒交他們怎麼不來說一聲？先禮后兵也不懂？”她沒打算在這個世界揚名立萬打江山，只要錢不算多，別人怎麼過的，她就怎麼過，可這個潘□□做事太不講究了，如果他派人來要了，她沒給，你搶就搶了，這人怎麼連招呼都不打一聲？

　　不對，潘.安.邦？

　　艾陽呵呵一笑，男配啊，小說里人稱信河潘郎，洪門信河分堂的堂主，為什麼一條河上也要弄個分堂，那是因為這條河是入滬市的重要河道，河上來往船隻多，可撈的油水就多。

　　這位貌比潘安，風流倜儻的潘堂主，以後還是顧勵行的把兄弟。

　　更奇葩的是，這對兄弟的愛好很一致，對一身書香，人淡如菊的安梅清都愛的至死不渝，不過顧勵行抱得美人歸，潘□□么，把小艾搶到了手裡，做了見不得光的小妾，後來在顧勵行帶着安梅清去港城的時候，他自然也跟着去了，把小艾一人丟棄在禁錮她的小樓里，直到流匪闖進來，小艾為免被辱，投了黃浦江。

　　“沒交就沒交，多大點兒事，而且這事兒不怨你，以後你記住了，有人搶你們，不管是錢還是貨，直接送給他們，你們的命比什麼都重要，”知道了是誰搶他們，艾陽也不急了，“走吧，今天先把貨送到了，其餘的事以後再說。”

　　潘安.邦等了幾天，也沒見信河莊子的人過來拜山門。

　　信河莊子幾易其主，但不論東家換成誰，只要還想在信河上行船送貨，就會過來給他們打個招呼，送上一份孝敬，他等了這麼多天，愣是沒有見一個信河莊子的管事過來，這才決定給這位姓李的東家一點兒顏色看看，讓她知道知道馬王爺幾隻眼？！

　　“老大，顧老闆打電話來了，請您過去一趟，”潘安.邦正踅摸着是不是給信河的教訓不夠，要不要再搶他們一次的時候，手下小跑着送信兒過來，說是顧勵行要見他。

　　“走，叫人備車，咱們去滬市，”潘安.邦在十六鋪一帶稱霸，但卻絕不敢在顧勵行跟前充老大，要知道顧千山跟續夫人，當年可是一路從十六鋪走出去的，這地方，那是人家顧家的老家。

　　他再威風，也只是顧勵行這個未來洪門之主的手下。

　　顧勵行人小輩份大，他看着一身綢衫，歪戴禮帽的潘□□給自己行了禮，才抬了抬手道，“坐吧，我今天來，是有事問你。”

　　潘安.邦沖顧勵行一抱拳，“大爺您儘管吩咐。”

　　顧勵行連着幾次的“貨”都被人搶了，而且對方來無影去無蹤，打了他個措手不及，而且讓他還根本查不到一點兒線索，這讓他不由大為光火。

　　無奈之下，他只能叫來了在信河上稱霸多年的潘安.邦，讓他幫自己盯着點，畢竟他的貨是在輪船要進碼頭的時候被人搶的，這水裡丟的，自然要在水裡尋了。

　　自己也就管着一條小小的信河，別的地方的事哪會那麼清楚？

　　但潘安.邦不願意在顧勵行跟前說自己不行，擰眉道，“大爺，這些人搶了咱們的土，為的自然是錢了，這租界的煙館您查過沒有？您的貨可是最好的雲土！”

　　顧勵行點點頭，這就是最讓他無奈的地方了，如今舉國禁煙，也只有法租界不拿民國的禁煙令當回事了，而這租界里的所有煙/土，沒有不經他們洪門的手的，“沒有，這些東西就沒再租界里出現過，我連華界那邊都派人查了，也沒有一點兒頭緒。”

　　這就奇了，搶了不出手，留着等下崽兒啊？潘安.邦沖顧勵行再次抱拳，“大爺只管放心，這事兒小的一定給您仔細查。”

　　顧勵行欣慰的點點頭，“你也知道的，這些生意雖然來錢快，但畢竟不是正途，現在外頭提起我們顧家，沒有不罵的，但老爺子又舍不得放手，我這個當兒子的，也是無奈的很，只能按他的意思來了，為了這個，”

　　顧勵行一攤手，“我母親都不許我進她的公館了。”

　　都知道顧勵行從來不跟生母續夫人來往，沒想到是因為這個，潘□□覺得續夫人未免有些矯情了，當年洪門的天下是怎麼打下來的？除了拳頭，就是大煙還有妓院，這些續夫人哪個不沾？現在金盆洗手，就能立地成佛了？

　　潘□□可從來沒有這麼想過，“大爺您也難啊，總不能為了夫人，就去忤逆老爺子的意思吧？夫人日\*後會想明白的。”

　　這白花花的大洋不賺，那才是傻子呢，在潘□□看來，續夫人之所以不再沾這個，一來是因為被顧千山拋棄的緣故，二來么，人家二兒子是赫赫有名的容財神，哪能看得見他們這些“小錢兒”？

　　“其次我也有意跟那些讀書人學學，做點兒正經生意，總不能走到哪兒都叫人瞧不起吧？”顧勵行嘆了口氣，他也想當“文明人”啊，“你在十六鋪見多識廣的，你覺得咱們有沒有什麼生意可以做做？也開個工廠洋行什麼的？”

　　這個潘□□哪兒懂啊，而且開工廠辦洋行，那都得要本錢的，哪有他們做無本買賣舒心？“爺，我覺得吧，咱們這樣挺好的，要不您再開間賭坊？嗯，聽說容家想拿下美國人新蓋的自由大飯店上頭的賭場，您看，這錢容家也不是不想賺的。”

　　容重言看上了自由飯店的賭場？這事他怎麼沒聽說？顧勵行斜了潘□□一眼，“當真？”

　　潘□□肯定的點點頭，“消息是從續家那邊出來的，容家也不是完全不沾這一門，容老闆在世的時候，好幾個場子都是他的股份的。”

　　這倒也是，自由飯店可是整個滬市最高檔的大飯店了，能住得起的都是有錢人，那兒的賭場如果叫容重言拿下了，可不是日進斗金，“我知道了，你人機靈，路子也多，幫我盯着點兒，開賭場，咱們洪門可是祖宗。”

　　“是，爺您儘管放心吧！”潘安.邦只差沒拍胸脯了。

　　交代了正事，顧勵行起身道，“你既然來了，我請你去百樂門跳舞去，今天是百樂門花國皇后的總決選，爺帶你去開開眼。”

　　百樂門選花國皇帝的事潘安.邦只在報紙上看過，百樂門出手大方，在報紙上給前三甲登了大照片，那三個女人一個賽是一個，不過他最喜歡的就是第二名銀玉蘭，“那托爺您的福，我就跟着去開開眼，不瞞顧爺您說，我最喜歡的就是銀玉蘭了，說起來咱們十六鋪就是小滬市，最著名的‘煙花里’就開在十六鋪，什麼樣的女人我沒見過？”

　　提起女人，潘安.邦有的是話說，“但這位玉蘭小姐，身上一點兒煙花女子的風塵氣都沒有，往那兒一站，就是位大家閨秀啊，我看報紙上說，玉蘭小姐以前是位洋學生？”

　　顧勵行拍了拍潘安.邦的肩膀，“你喜歡銀玉蘭，那爺今天就叫你見一見，再叫她陪你跳只舞，不過你這舞也不能白跳，好好買幾朵玉蘭花，給她捧捧場！”

　　“顧爺您就放心吧，”潘□□的荷包拍的嘩嘩響，“如果能博美人一笑，潘某願拼盡家財！”

　　顧勵行斜了興緻勃勃的潘□□，這傢伙是個人才，二十多歲的年紀，就在幫里殺出重圍，掌握了整個信河航道，他很欣賞他，沒想到他們兩個，連在女人上頭，愛好都這麼一致，比起風情無限的玉牡丹，跟嬌俏可人的金水仙，他也更喜歡一身孤傲偏又命運多舛的銀玉蘭。

　　不過么，再好的女人入了風月行，就沒什麼意思了，說起洋學生，他陡然想起來安梅清，那樣的女人，才當得起大家閨秀女學生的稱呼，當然，人家還是著名的滬上名媛，只可惜叫梁維華給搶了先。

　　想想還挺叫人惋惜的。

　　摘下最後一船枇杷，艾陽深深的吸了口氣，她已經默默的給自己的貨船保駕護航好幾天了，只可惜那個潘安.邦一直沒再露面，卻害的艾陽連天的起早貪黑，沒有睡過一個好覺。

　　這跟她穿過來享受生活的初衷實在是大相徑庭，恨得艾陽都想直搗潘□□的老巢，直接把這個禍害給結果了，省得另一隻靴子它一直這麼懸在頭頂，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掉下來。

　　“你跟十六鋪的人放消息了沒？咱們這批枇杷一送去，就要徹底回家歇两天了？”不能守株待兔，她只能引蛇出洞了。

　　賈管事點點頭，想不通艾陽為什麼要這麼做，但他跟艾陽磨合了一個月，已經深刻的發現，這位新東家一點兒都不好糊弄，甚至她比他們更聰明，他們的那點兒小心思，在她跟前，都不夠看的，“東家，洪門潘老大那邊咱們一直沒人過去呢，要不我跑一趟？這個月的孝敬咱們一直沒送過去，”所以才會導致一船貨被劫了。

　　艾陽搖搖頭，“每月的孝敬銀子才多少？咱們那船貨值多少？他們拿走咱們這一船貨，半年不來收保護費都不虧。”

　　“東家您不是本地人，不知道洪門的厲害，咱們整個十六鋪方園百里，都是洪門的地盤，就是滬市，那租界里也是洪門說了算的，咱們胳膊擰不過大腿，以後這果子還得靠着信河往外運呢，”賈管事苦口婆心道。

　　艾陽點點頭，“我知道了，等這次貨送完吧，也就明天早上的事了，送完之後，你帶着馬老大親自跑一趟，把這幾個月的保護費都給人家補上了，十六鋪我不是還賃了間鋪子嘛，以後跟洪門咱們有得是交道要打，絕不能把他們給得罪了。”

　　見艾陽聽自己的勸，賈管事放心了，“那成，明天我陪馬老大押船過去。”

　　艾陽擺擺手，“不用了，你忙玻璃廠的事也挺累的，下來我還想叫你替我招呼着十六鋪鋪子里裝修布置的事，這幾天你就當好好歇歇，這條道馬老大也跑熟了，讓他帶人去，應該出不了事的。”

　　東家看到了自己的辛苦，還許了自己新的差使，賈管事心裏高興，也沒往深處想，“好，都聽東家的，您只管放心，我一定把十六鋪的鋪子給照看好了。”

　　艾陽半夜起身跟船，莊子里的夥計們是不知道，這次也一如往昔，艾陽在自己貨船出發之後，從蘆葦盪里推出一隻小小的竹筏，遠遠的尾隨在他們後頭，往十六鋪去。

　　潘□□一早就收到了信河莊子今天要送最後一批貨的消息，他冷冷一笑，把手裡的斧子一把甩到桌上，“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爺給了他們一次教訓，看來是沒覺得疼啊！？”

　　“可不是么，不過潘爺，聽說信河莊子上這次換的新東家，是豐城梁家新娶的二少奶奶，後來跟梁大少登報離了婚，嘿，說是個不亞於滬市那些大小姐的美人兒！”

　　滬市的大小姐？

　　“你說這信河莊子的新東家，是梁家的二少奶奶？梁家大少奶奶，是不是就是一位叫安梅清的大小姐？”潘□□問手下人？

　　潘□□心裏一熱，無端想起了跟顧勵行去百樂門時路上無意中遇到的安梅清，他以前覺得銀玉蘭那樣的就是天上的仙子了，見到安梅清才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大家閨秀，滬上名媛，原來人家一件青布旗袍，都可以比銀玉蘭的高檔洋裝，更洋氣十分。

　　後來顧勵行跟他說了，那叫：腹有詩書氣自華，人家安小姐肚子里的學問比大學里的先生也少不到哪兒去。

　　等後來見到了銀玉蘭，潘□□更是覺出差別來了，安小姐看到他們，是真的冷，而銀玉蘭的冷，則是為了博人注意，刻意裝出來的，只要顧勵行擺出不耐煩的樣子，她哪還有膽子再“冷”下去？

　　手下點點頭，把梁維華兼祧不成，二少奶奶李艾跟他登報離婚的事仔細跟潘□□說了，“這信河莊子原來就是梁大少送給安小姐的生日禮物，這不，為了叫二少奶奶跟梁大少離婚，大少奶奶把莊子都賠給二少奶奶了！”

# 第28章

　　有了安梅清那樣的老婆, 還要再娶一個米糧店家的女兒當二房？

　　潘安/邦覺得梁維華的腦子絕對叫驢踢了，不過這李艾也夠貪心的，本來就不該跟安梅清爭男人，知道自己是在自不量力之後, 離開就離開, 為什麼還要貪心不足, 佔了安梅清的莊子？

　　這種貪財的女人，安梅清小姐一定是不屑於與她計較，才會把莊子賞給她的，但安小姐不屑於計較, 他卻不能這麼輕易的放過這樣的人，得叫她知道知道貪心的下場！

　　想到有一天，他能親手把安梅清的產業再次交到她的手裡，沒準兒還能因此得到她一句感謝，潘安/邦的心呯呯狂跳,

　　“走吧，今天信河不是要往十六鋪送貨嘛，我親自去一趟，”最好能替安小姐把莊子給討回來。

　　馬老大扶着他兄弟站起來, “那邊是不是潘老大的船？”

　　馬老二都快哭出來了, “是，上次來搶咱們貨的就是這條船，”那哪是搶啊，直接押着他們的船, 讓他們把船開到人家的渡口，還得他們把貨給送到洪門的貨倉里，“哥，怎麼辦啊，這船貨再沒了，咱們怎麼回去見東家啊！”

　　馬老大咬牙道，“我過去給他們磕頭，看看能不能給咱們留半船，東家說了，等這船貨送完了，就去拜山頭的，沒想到還是晚了一步，都怨我，沒把事兒跟東家說清楚。”

　　潘安/邦坐在船頭，手裡的斧子玩的跟風火輪一樣，“你的意思是，你們新東家太忙了，才沒顧上去給我磕頭見禮？嗯，”

　　他撩了撩眼皮，邪氣的一笑，“爺也不是那種不講道理的人，這樣吧，你們把船開到我們洪門的碼頭去先停两天，你回去跟你們東家說，爺就在家裡等着她，磕頭見禮就不必了，爺那兒啊，缺了個洒水掃地，鋪床疊被的小丫鬟，當然，爺要是看上她了，也不介意讓她給爺暖個被窩兒。”

　　馬老大沒想到潘安/邦張嘴就是犖話，這種事他怎麼敢應呢，“潘老大，貨我們可以給你，該孝敬您的大洋我們東家一個子兒也不會少了您的，至於您剛才的那些話，小的萬萬是不敢傳給我們東家的，還請潘爺開恩高抬貴手。”

　　潘安/邦斜睨着跪在貨船頭上不停給他磕頭的馬老大，“喲，這才幾天兒啊，就這麼忠心護主了？我想答應你，可也得我手裡的兄弟答應你才成啊！”

　　他手臂一抬，手裡的斧子便如離弦的箭一般，飛向跪在船頭的馬老大！

　　馬老大已經驚呆了，但對面潘安/邦船上的洪門幫眾卻完全不當一回事，潘老大的功夫他們都知道，這隻是在嚇唬嚇唬對面的憋三，那斧子會準確無誤的釘在船頭上，目的只為了叫信河莊子上這群傻子見識一下洪們的厲害。

　　“嘩啦，”

　　潘安/邦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準頭力度都掌握的極好，兩船的距離又不算遠，明明萬無一失的事，怎麼就出了茬子？

　　他扔出的斧子並沒有如他想像的那樣，釘在船頭，而是在半路上如遇到了阻力一般，直直的落到了河裡，除了一圈圈漣漪，再無其他。

　　馬老大怔怔的盯着河面，即便是這樣，他還是嚇的不輕，“潘爺？”

　　潘安/邦沒想到會這樣折了面子，在船上一怒而起，“過去幾個人，把船押到咱們碼頭去，這些人也給我扣下來，信河那個姓李的婊/子如果不過來給我磕頭暖床，誰也別想回去！”

　　艾陽在竹筏上一陣兒冷笑，這還沒有見過自己的呢，就開始打主意了，什麼“潘郎”，呸，就是個無惡不作的流氓才對，她拿出準備好的黑布巾把頭臉仔細包好了，緊了緊身上的黑色斗篷，從竹筏上拿起一支長篙，在水面上輕輕一點，竹筏便如離弦的箭一般，向潘安/邦乘坐的船疾馳而去。

　　寂靜的凌晨，黝黑的河面，兩艘船上的人都睜大眼睛看着如同鬼魅般出現的竹筏，他們都是在河上長大的，卻從來沒有想過，一隻小小的竹筏，可以駛出這樣的速度，還沒等潘安/邦下令避讓，只見竹筏上的黑衣人長篙輕點，人就飛了出去，而黑衣人腳下的竹筏，速度絲毫不減，直接沖向了潘安/邦乘坐的小船。

　　只見“咣”的一聲，潘安/邦的船經不住劇烈的撞擊，顛簸了幾下，直接翻了過去，而船上的洪門子弟，跟站在船頭的潘安/邦，都一頭栽進了信河。

　　“哥，這，這怎麼辦？”馬老二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咱們，咱們要不要救人啊？”

　　馬老大扎着手，“我，我不知道啊，老二你說呢？”

　　船上的船工過來，“咱們還是趕緊下去救吧，要是不救，這些人上來了，肯定拿咱們撒火的，馬老弟，我的船還要在信河上討生活呢！”

　　都是在河面兒上混的，這水根本淹不死人，這個時候不救，被洪門的人記恨上了，以後誰也休想落着好兒！

　　“對對對，救人救人，”馬老大恍然大悟道，“快，誰會水，趕緊救人！”

　　所有的人都救上來了，可是卻獨缺信河分堂老大潘安/邦。

　　這下大家都傻了眼了，信河分堂的嘍啰們也顧不得找馬老大他們算賬了，回到十六鋪給家裡報信，頃刻之間，十六鋪所有的洪門弟子，都湧向信河，過篩子一樣從下游到上游，仔細尋找潘安/邦的身影。

　　劫個運果子的般，折了洪門分堂堂主，這人可是丟出滬市地界兒了，傳到外頭去，都成了道上的大笑話了。

　　艾陽拎着濕淋淋的潘安/邦一種疾行，一直跑了十幾里地，才把他扔在一處空着的破房子里，隨手拽下他嘴裏堵着的破布，“別裝死了，我知道你醒着呢！”

　　潘安/邦這一路也不好受，現在終於着了地，懸着的心並沒有因此放下，他睜開眼，“這位壯士，不知道潘某哪裡得罪了您，您只管劃下道來，水裡火里，潘某都不含糊一聲。”

　　“嘴還挺硬的哈，”艾陽取下頭上的布巾，沖潘安/邦微微一笑，“我不是壯士，我叫李艾，你不是說叫我給你磕頭暖床嘛，現在還要不要了？”

　　潘安/邦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直以為抓他的人是個身材瘦小的男人，卻沒想到竟然是那個他口口聲聲要尋人晦氣的李艾，這下糟了，潘安/邦掙扎着換成跪姿，“李小姐，潘某是個粗人，有娘生沒娘養，從小混跡江湖，不知道教養是什麼，才會一時口快，唐突了小姐，小姐您要怎麼罰潘某，潘某都認！”

　　他腦子飛速的轉着，想着艾陽不過是個十七八的小姑娘，就算是武藝超群，江湖經驗必定是不足的，加上女孩兒家心又軟，“潘某得罪了小姐，只要能讓小姐消氣，哪怕是三刀六洞也是應該的，但我家中尚有瞎了眼的高堂，若是我傷了，她的日子就難過了，”

　　潘安/邦沉吟了一下，“從今天起，信河莊子所有的貨船，洪門一文不取，還會派人保證你們貨的的安全，還有，十六鋪二百多間水果行都得給洪門幾分薄面，我回去就叫人跟他們打招呼，以後信河果園的果子隨您定價！”

　　艾陽微微一笑，“信河潘郎，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啊，不但人長的頗有幾分姿色，說起瞎話來，更是連草稿都不用打，剛才是誰說的，他有娘生沒娘養？潘安/邦，你那瞎了眼的高堂，是剛才才認的吧？”腦子也挺管用的，怪不得以後會得顧老闆的重用，“你真當我是你之前遇到的那些傻子，叫你一哄就被你賣了？”

　　她傾身看着潘安/邦道，“用你聰明的腦袋想一想，我都以真面目示你了，還會不會讓你活着？你們這些成天行走江湖，手裡不是斧子就是刀的大英雄，難道就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也會一頭栽在這江湖裡，再也浮不起來？”

　　潘安/邦努力叫自己冷靜下來，他真是太小瞧眼前這個女人了，“是，我潘某入了洪門就沒有想過平安到老，但是李小姐，因為幾句唐突之言就置人於死地，你比我們這些人又能好到哪裡去呢？”

　　艾陽輕嗤一聲，“潘堂主你弄錯了，我並不是路見不平的俠士，我跟你們一樣，信奉的是強者為尊，你們洪門在信河上隨意搶劫來往貨船，憑的不也是人多勢眾嗎？難不成你們還敢搶黃浦江上那些外國船？”

　　她站起身冷笑道，“你為什麼會對我生出輕薄之心？不就是想用欺辱我來取悅你心中的安小姐嗎？就算是人家根本不知道你是哪位？”

　　前世梁維華沒跟小艾離婚之前，因為同一個丈夫，安梅清對小艾印象就很不好，後來梁維華終於下定決心跟小艾離婚了，安梅清也琵琶別抱愛上了顧勵行。

　　當她再看到小艾的時候，小艾已經成了潘安/邦的情婦，因為這個，安梅清還狠狠的譏諷了小艾一通，說她是個永遠立不起來，只會依附於男人生存的菟絲花。

　　而小艾，連一句自辯的機會都沒有，只能默默的吞下所有的委屈，那個時候，誰跟她說過道義跟公理？

　　艾陽看着一臉驚愕的潘安/邦，“看來被我說中心情了，你見過安梅清了？”她記得書上寫的是，潘安/邦通過顧勵行見到的安梅清，可現在就不一定了。

　　“你覺得梁維華娶過我，覺得你的夢中女神受了委屈，所以就要替她出氣，我就活該被你針對侮辱？我要殺你，你覺得委屈，你要報復我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我委不委屈？”

　　潘安/邦沒想到自己最隱秘的心思都被艾陽知道了，心下駭然，“李小姐誤會了，我跟安小姐就是一面之緣，連話都沒有說上，我也只是聽人順嘴說了幾句李小姐跟梁家的糾葛，我這種粗人，是聽人說李小姐是個不亞於安小姐的美人，才生出了非分之想，真的，並沒有替誰要為難小姐您的意思！”

　　“李小姐，潘某保證從此之後，再不會對小姐有什麼不敬之心，潘某會將小姐奉為上賓，”潘安/邦一臉懇切的望着艾陽，希望她能看到自己的眼中的誠意，“李小姐，只要您今天放過□□一次，以後□□但憑小姐驅使！”

　　“不必了，我沒有驅使別人的習慣，更不會養虎為患，”艾陽冷冷的看着臉色青灰的潘安/邦，“我也想不出來你是出於什麼心理動機，會不計我綁你之嫌，而對我忠心耿耿，與其日防夜防，防着你背後捅刀，甚至是，我還得防着今天把你放了，你回去之後，就帶着你洪門的兄弟，剿了我信河莊子，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我殺了你，一了百了。”

　　“不，不是，李小姐，你不會的，你只是個，”潘安/邦想說艾陽只是個弱女子，一個連男人都搶不過的鄉下女子，但這樣的念頭才在腦海中浮現，就被他揮散了，“為什麼，我可以發下血誓，你把我帶到洪門，帶到我們顧老闆跟前，我當著洪門兄弟的面拜你為師，我向洪門祖師爺發誓，終生不會背叛你！”

　　帶着他去洪門，整個滬市黑道都知道她能隻身拿下信河分堂堂主？以後她還有消停日子過么？何況這個潘安/邦，把小艾囚禁數年，在離開滬市的時候毫不留戀，直接將她棄如鄙履，這樣無情無義的男人，留下來還不知道會禍害哪家姑娘呢。

　　“李小姐，”潘安/邦乾的也是刀頭舔血的營生，自然不會放過艾陽眼神的變化，“我求你，求你，我錯了，我，”

　　他後面的話還在喉間，卻再也發不出一聲了，艾陽看着潘安/邦頹然倒在地上，走到屋角拿起一早就準備好的烈酒，直接倒在他的身上。

　　她走出柴房不久，熊熊烈火迅速將整間破屋吞噬。

　　等艾陽潛回到白樓，馬老大他們已經一臉凄惶的站在院子里了。

　　艾陽換好衣裳，裝作才睡醒的模樣，“貨已經送到了？今天挺快的嘛。”

　　“不是，東家，出大事了，”馬老大哽咽着把昨天的事眼艾陽說了一遍，“我們的船也被洪門的人給扣下了。”

　　真是滬市第一大幫派啊，幫他們救人送人，結果呢，不但不感謝，還把他們的船跟貨扣了，艾陽嘆了口氣，“我知道了，你們先歇歇，這會兒那邊肯定正找人呢，咱們也別去人家眼門前兒添堵了，就當那船貨又餵了狗了！”

　　看來潘安/邦死的也不冤，這樣的幫會，於社會簡直沒有一點兒助益。

　　馬老大懊惱的垂下頭，“東家，您撤了我的差使吧，我都丟了兩船貨了。”

　　艾陽擺擺手，“我說了這事兒不怪你，是真的不怪你，你們回去先歇着，賈管事呢，你去跟他說一聲，叫他去十六鋪打聽打聽消息，再跟肖掌柜說一聲，咱們的船遇到了這樣的事，如果明天貨還給人家送不過去，他們的損失就由咱們莊子包賠。”

　　汪俊生也收到了洪門在十六鋪信河分堂老大潘安/邦失蹤的消息，潘安/邦可是洪門年輕一代的佼佼者了，平素深得顧勵行的信任，這麼員虎將不見了，想必顧勵行也會親自派人去查。

　　知道其中厲害，汪俊生一刻沒停的把消息送到容重言跟前，“這事兒怎麼那麼蹊蹺呢？潘安/邦是信河上長大的，那是有名的浪里白條，”在河上人沒了，太奇怪了。

　　續貴生拿起支香煙在手裡捻着，“潘安/邦是信河分堂的堂主，管着整條信河的貨運，所有的貨船經過信河入黃埔江，這條河的油水厚的很，能坐穩信河分堂堂主之位，潘安/邦怎麼會輕易就沒了？興許是藏起來了吧？”

　　容重言輕敲書案，“藏起來？有什麼事能讓這位春風得意的潘堂主藏起來的？你別忘了，前幾日顧勵行才把銀玉蘭送給他。”

　　續貴生呵呵一笑，“那倒是，銀玉蘭那樣的美人，誰看見了也舍不得藏着不露面的。”

　　汪俊生看了容重言一眼，“只是李小姐那邊怕是要倒霉了，這潘安/邦是去劫她的船的時候失蹤的，這筆賬只怕姓顧的要記在李小姐跟信河莊子頭上了。”

　　他冷笑一聲，“一群大老爺們，也就欺負婦孺的本事，李小姐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身邊又沒有一個人幫襯，怎麼會知道還得給洪門交茶錢？幾十年的老鄰居，稍稍抬抬手的事，竟然一個堂堂分堂堂主，親自去劫人家的船去了，洪門那些人，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汪俊生人脈廣，當時的情景已經叫他打聽的一清二楚，連潘安/邦當眾輕慢艾陽的那些話，他也問出來了，心下對潘安/邦更是鄙薄，“丟了就丟了，死了信河上還少一害呢！”

　　容重言嘆口氣，“只要洪門還在，信河分堂就倒不了，走了潘安/邦，還會來別的堂主，貴生叔你也是十六鋪出來的，去給他們打個招呼，找人是找人，別遷怒無辜的人，俊生再去麵粉廠了，不妨往白樓那邊去一趟，提醒一下李小姐，信河莊子以後還會不斷往十六鋪送貨，該孝敬的茶錢，還是不能省。”

　　汪俊生跟續貴生同時點了點頭，應聲出去。

　　“貴生叔，你發現沒，咱們容爺對那位李小姐真的不一樣，”一出容重言書房的門，汪俊生就擠眉弄眼道。

　　續貴生呵呵一笑，“咱們小爺宅心仁厚，最見不得人家欺負弱小，李小姐我也見過，還是個小姑娘呢，容爺也就是可憐她，”一個還沒長開的小丫頭，跟滬上那些名媛根本沒法兒比，不算名媛小姐，還有那些電影明星呢，“夫人的那個拍賣會你可記得提醒着，”

　　續貴生沖汪俊生眨眨眼，“陳市長家的二小姐，從法蘭西回來的！”

　　汪俊生卻不這麼看，他跟容重言可以說是一道兒長大的，這可憐弱小，能伸手幫一把就幫一把是不錯，但像對李小姐這樣，事事提醒在前頭，他還真沒見過，“這跟陳二小姐回不回國沒關係，容爺太累了，有個人解解悶兒也是好的，我瞧着李小姐也挺能幹的，不是那種就知道吃喝享受的大小姐們，沒準兒真的對了咱們容爺的脾氣呢！”

　　續貴生斜了汪俊生一眼，真是年輕人啊，“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真的能叫容爺開了犖，我送瓶好酒給你！”

　　汪俊生嘿嘿一笑，“我沒別的意思，不是覺得容爺成天就忙着洋行跟公司的事，太辛苦了，適當的調劑調劑。”

　　艾陽沒想到自己那船貨解決的這麼順利，洪門居然直接把貨給送到水果行去了，而且因為洪門這個做法，欠着信河果園貨錢的水果行，一個個都不等艾陽去清賬，直接派人把賬都給她結了！

　　等見了汪俊生才知道，居然是容重言又幫了自己，“汪經理，謝謝你也謝謝容先生了，只是我跟容先生非親非故的，這樣不太好吧？無功不受祿，”

　　可是人家幫也已經幫了，她現在再說推辭的話好像有些虛偽，“如果容先生跟汪經理有什麼用到我的地方，你們別客氣，”艾陽苦笑，只能安慰自己，她幫容重言抓到了剪電線的賊，也算是暗中幫了他們一把。

　　汪俊生不着痕迹的打量了艾陽一眼，“我比李小姐痴長几歲，說實在的，像李小姐這樣的年紀，滬市的小姐們都還在讀書呢，李小姐卻已經獨自支撐門戶了，而且十六鋪這樣的地方，魚龍混雜，並不是誰都能站穩腳跟的，”

　　他輕咳一聲，赧然道，“李小姐別怪汪某冒昧，你沒考慮過再找個意中人嗎？”說完之後覺得還是不太妥當，忙又描補道，“我痴長你幾歲，算是見過一些世面，像李小姐這樣的女子，別說豐城跟十六鋪，就是滬市跟北平也是鮮見的，我們容爺常說，不能小看女人，但咱們還是得承認，女人想做成什麼事，並不容易，所以我才想着，你可以不必把路走的這麼艱難。”

　　作者有話要說：　　不好意思，這麼大個烏龍，我也是暈了，剩下一章，明天上午應該就替換了。

　　我的天，我這次真的是又要撲了。

# 第29章

　　艾陽訝然地看着汪俊生, 還說別怪他冒昧，他這話說的真的很冒昧，“汪經理，就像您說的, 我這個年紀的滬市小姐們, 還在讀書呢, 我雖然不能像她們那樣上學讀書，但也不會再早早嫁人了，之前那場婚姻，不過是我大哥跟梁家的交易罷了, ”

　　“萬幸梁少爺跟安小姐是仁義之人，我這個受害者才能順利從那場我並不想要的婚姻中逃脫出來，但我卻不認為我還有那樣的好運，”艾陽笑中帶着幾許無奈，就算她是異能者, 也不可能一個人躲進深山老林，“我現在最希望的就是把這莊子打理好了，有一處安身之所，至於我的未來, 以後再看吧。”

　　這年頭十六嫁的有, 二十幾嫁的也有，但不論多大嫁人，在艾陽看來，嫁人有都不是一樁划算的買賣, 倒不如她像現在這麼過着呢！

　　在她生活的時代，人基本已經不分男人跟女人了，大家更看重的是你身上有沒有覺醒異能，你的戰鬥力如何。

　　她自問一個帶着異能穿越而來的強者，如果還在考慮是不是需要一個男人來依靠，才能讓自己活的更舒服自在，那還不如直接封了她的異能，把她扔到裹小腳的年代呢，不過就算是到了那一步，她也不會把幸福寄託到男人身上。

　　就聽汪俊生笑道，“我也是看李小姐一人支撐着家業，太過辛苦了，尤其是你一個小姑娘，出去跟人談生意不太方便，尤其是十六鋪這樣的地方，當然，李小姐沒有此意，就當我胡說八道呢，還是那句話，李小姐以後有什麼事，只管叫人往麵粉廠來，”

　　容家幫了自己很多，就算是汪俊生管得寬了點兒，艾陽也不會真的跟他計較，忙謝了他的好意，並再次聲明，自己如今只愛種田，無心言情的決心，才算是把人給送走了。

　　“顧老闆，那邊就是信河莊子，潘哥就是劫他們家的船才失蹤的，”曲一峰率先從船上跳下來，沖後頭的顧勵行道。

　　顧勵行的目光落在從莊子里出來的人身上，“那不是老二身邊的汪俊生嘛，他過來做什麼？”

　　續貴生往幫里打招呼，讓放了信河莊子的船，這事當天就被報到顧勵行那裡了，不是事情太大，十六鋪的人做不了主。

　　而是這招呼是續家人打的，這洪門可是當年續夫人跟顧千山一道兒打下來的天下，幫里有一半老兄弟們，還念着續夫人的情呢！

　　這續貴生為了信河莊子特意跟往幫里遞話，而這汪俊生又出現在這裏，怎能不叫顧勵行起疑？

　　顧勵行的人在信河上下游搜了两天了，愣是沒見到潘安/邦的影子，他們的人甚至連潘安/邦養在十六鋪跟滬市的兩個外室家裡都去過了，這下顧勵行意識到自己手下的大將怕是真出了什麼事了，才決定親自到信河莊子上走一趟，看看這莊子的東家到底是何方神聖，敢不給洪門交保護費，還害的潘安/邦無影無蹤。

　　曲一峰定眼一看，果然是汪俊生，“他怎麼來了？也是來找李艾的？”他立馬加快腳步，過去攔下汪俊生，“哎呀汪大哥，咱們居然在這兒遇到了，可真是稀罕事兒。”

　　汪俊生也看見顧勵行他們了，他含笑走過去沖顧勵行笑道，“顧老闆也是來見李小姐的？”

　　顧勵行假笑非笑的看着汪俊生，“怎麼？俊生也是來找李小姐的？”

　　汪俊生點點頭，也不回麵粉廠了，沖顧勵行一伸手，“我剛見過李小姐才回來呢，是這樣的，這不信河莊子之前是安小姐的嘛，她送給李小姐了，沒想到李小姐才過來沒一個月呢，就遇到這麼多亂七八糟的事，容爺就叫我過來問問，李小姐願不願把莊子賣給他，結果，”

　　汪俊生一攤手，“李小姐非說這是她以後安身立命的地方，不能賣，這不是好心當做驢肝肺嗎？”

　　汪俊生知道顧勵行雖然跟容重言是親兄弟，但對這個弟弟卻沒有多少兄弟情，甚至隱隱的還有敵對之意，他把艾陽先摘出來，甚至在顧勵行跟前抱怨兩句，等一會兒顧勵行見到艾陽，起碼不會為難她。

　　顧勵行哼了一聲，“我說你們容老闆也真夠痴情的了，這地方是梁維華建了送給安小姐的，他買過去做什麼？再送給安小姐？人家真的就會承他的情？傻啊！”

　　顧勵行是堅信自己那個一直潔身自好的弟弟，是因為心裏一直暗戀着安梅清才遲遲不肯結婚的，“我們信河分堂潘堂主失蹤的事你也聽說了吧？兄弟們連着找了幾天了，愣是連一點兒蛛絲馬跡也沒查到。”

　　對潘安/邦的去向顧勵行是真的上了心，“沒辦法，我這個當老大的，自然得過來跑一趟，問一問這裏的東家了，外頭傳的神乎其神的，什麼天上飛來的一隻竹筏，直接將我們的船給懟翻了，之後□□就不見了，這不開玩笑嗎？天上飛的那叫飛機，不是竹筏！”

　　汪俊生也查了當時的情景了，一隻小小的竹筏，在水流平緩的河面上疾馳，這本來就是不能想像的事，而且竹筏這東西，就不是滬市周邊水域里用的東西，還一個黑衣人騰空而起，飛到天上就消失不見了，這不扯么？

　　聽見顧勵行吐槽，汪俊生深有同感的點點頭，“是啊，外頭傳的玄乎着呢，我在麵粉廠都聽說了，剛才還跟李小姐打聽呢！不過她一個婦道人家，也說不出所以然來，顧老闆不妨把那天送貨的莊戶叫過來親自問問，您見多識廣，沒準兒能聽出些端倪來。”

　　顧勵行點了點頭，若不是跟着潘安/邦去的兄弟們回來說的飛天遁地玄之又玄，他也不會親自過來一趟，他抬頭看了看緊閉的白樓大門，“都說梁家大少爺愛美人不愛江山，今日一見這信河別墅，我是信了。”

　　外頭的男人們都笑梁維華是個蠢的，為了妻子高興，居然放棄了二房龐大的產業，而女人們則在羡慕安梅清，嫁了個有情有義的男人，顧勵行對這些嗤之以鼻，如果安梅清嫁的是他，那她就得照着自己的規矩來，哪有一個男人被女人左右的道理？

　　“不過這李小姐也是個爽利人，知道怎麼著對自己的最有利，”就信河這別墅跟莊子，怎麼也值好幾萬大洋，有這麼一筆錢，在滬市可以悠哉游哉，“等一會兒我替你勸勸李小姐，讓她把莊子賣給你們容老闆，有母親在，這信河就是你們容老闆自己的河道，在這兒做生意，最便宜了。”

　　汪俊生心裏冷笑，續夫人一手創下的洪門，現在歸了顧勵行這個大兒子了，難不成容重言這個小兒子，在信河運個貨、做個生意還得給洪門交保護費不成？別說他顧勵行了，就算是顧千山親自來，有沒有臉問自己的親兒子要保護費？

　　但這樣的話他不會直接說出來，只哈哈一笑，裝作已經忘了曲一峰派人來剪自己廠子電線的事，上前一步，叫老胡頭開門。

　　外頭的話艾陽已經都聽清楚了，包括汪俊生說他過來是勸自己賣莊子給容重言。

　　艾陽對顧勵行跟容重言兩兄弟的事多少有些了解了，今天親耳一聽，多少有些明白了，這顧勵行不管小說里怎麼寫他能力卓絕，在愛上安梅清之後，各種痴愛糾纏，最終抱得美人歸，成了一對恩愛美滿的王子公主。

　　但真的穿進書里，從另一個角度看顧勵行的時候，艾陽對他就有一點不以為然了，這種自以為是的男人，有什麼值得喜歡的？

　　“汪經理，這是？”艾陽特意換上了從梁家帶過來的舊式襖裙，怯生生的看着顧勵行一行，半天才小聲問道。

　　汪俊生訝然的看了艾陽一眼，笑道，“這是如今洪門的當家人，顧老闆，他是因為潘堂主的事來的，有些事想問問你。”

　　從書里知道，顧勵行喜歡安梅清那樣知書達理，家世相貌出眾的知性女子，最不耐煩就是小艾這種舊派女人，艾陽不打算跟男主角直接對撞，乾脆低調地照着記憶里小艾的習慣來應付顧勵行。

　　看到艾陽的樣子，顧勵行原本心中不多的疑慮也消失怠盡了，但他卻沒有表現出來，“李小姐，聽聞李小姐力氣極大，還學過功夫？”

　　“我？”

　　艾陽毫不掩飾臉上的驚訝之情，誰說這個時代資訊不發達的？

　　顧勵行怎麼知道她力氣大學過武的事了？“叫顧老闆見笑了，我從小在家裡幹活，力氣確實是比一般人大一些，學過武，其實也算的，記得小時候有一年過年的時候，鎮上來了耍把式賣藝的，我看着有趣，就一直跟着他們，那裡頭有位姐姐跟我挺投契的，就把她師傅交給她的招式教給我了，臨走的時候，還囑咐我要好好練，天天練，就能像她那樣，在繩索上行走，爬上百尺的高桿了。”

　　原來是這個？顧勵行失笑，這種話也就像艾陽這種無知的女人才會相信，“看來李小姐一直在練習嘍？”

　　艾陽認真的點點頭，“那是自然，虎妞姐姐沒騙我，我天天練着，力氣確實比別人要大上許多，還不生病！”

　　那是，不管什麼樣的動作，你天天練習，身體比那些小腳女人好一些再正常不過了，顧勵行沒跟她爭論，“李小姐，你之前知不知道在這信河上行船，是要給洪門交茶錢的？”

　　艾陽更慌亂了，她緊張的絞着手裡的帕子，“對不住顧老闆，這事是我的錯，我事前沒打聽清楚你們的規矩，後來賈管事跟馬大哥也跟我說了，我想着肖老闆那兒貨要的急，先把貨給送了，然後再讓賈管事跟馬大哥去給你們賠禮道歉，畢竟以前莊子上月月都交着呢！”

　　她泫然欲泣，“沒想到把潘堂主惹下了，這都是我的不對，還請顧老闆高抬貴手，我們差貴幫多少，”

　　她四下張望了一下，似乎想往樓上去，“我現在就給顧老闆補齊了。”

　　顧勵行原本還是還是有些懷疑，是不是艾陽不服洪門的規矩，才暗中請了高手幫忙，但現在看着眼前的美人兒，是怯懦無趣了些，但生的水杏眼，鵝蛋臉，就跟畫上走下來的似的，木頭美人兒她也是美人啊，他自問對美人還是會多一些寬容的，“不必了，我就是問一問，你事前懂不懂規矩？既然李小姐都這麼說了，那顧某就信你一次。”

　　艾陽忙道，“顧老闆一定要信我，這事跟我們莊子上真的一點兒關係也沒有的，我聽馬大哥他們說，你們的船一翻，他們就立即下河幫着救人了！”

　　曲一峰沖顧勵行點點頭，“是這樣的。”

　　顧勵行對艾陽的懷疑基本已經消除了，“李小姐，能不能把那天送貨的人都叫過來，我有話要問他們。”

　　艾陽似乎很害怕顧勵行這些人，趕緊出去叫了老胡頭，“胡叔你快去，把送枇杷去十六鋪的人都叫過來，滬市來的顧老闆要問他們話的，全叫來啊，一個也不能少！”

　　汪俊生剛開始覺得艾陽實在是聰明，可慢慢的卻又覺得這位李小姐太聰明了，他甚至都在懷疑自己給容重言牽線這條思路對不對了。

　　就聽顧勵行又道，“李小姐沒有考慮過把莊子賣了？你一個弱女子，這麼大份家業是守不住的，倒不如把莊子一賣，搬到滬市去住，那裡水電都很方便，宅子也不算太貴，也比這裏安全的多。”

　　艾陽第一次抬頭看着顧勵行，她咬了咬嘴唇，一臉為難道，“可是再多的錢，也有坐吃山空的時候，倒不如守着這莊子，每年都有收成，也不至於餓死，”

　　她想起來自己還在十六鋪租着鋪子呢，又道，“我娘家是做米糧生意的，我在家時也常幫我大哥的忙，我已經在十六鋪租個了門臉兒，準備把我們莊子上的果子送過去自己賣，”

　　她沖汪俊生歉意的笑笑，“還請汪經理見諒，而且，”艾陽局促的揉了揉衣袖，“我就去過滬市一回，那兒我也住不慣的。”

　　顧勵行對艾陽的回答很滿意，凡是容重言贊成的，他必然在心裏是反對的，“嗯，你說的也有道理，說起來梁大少我也是認得的，這樣吧，以後你在十六鋪有什麼事，只管找那裡的當家的，”

　　顧勵行看了曲一峰一眼，“回去跟他們打聲招呼，畢竟是貴生叔交代過的人，咱們不能一點兒面子也不給。”

　　艾陽連忙站起身，“感激”的沖顧勵行跟曲一峰笑了笑，“謝謝顧老闆了，你們放心，以後洪門的茶錢，我每月一定準時去交，之前是我不懂的規矩，沒想到卻害了潘堂主”

　　艾陽說著，便拿出帕子抹起了眼淚兒，彷彿真的在後悔她害了潘安/邦一般。

　　顧勵行看了艾陽一眼，怪不得梁維華要跟這女人登報離婚呢，這種小女人，也就是長的有幾分姿色，但氣度舉止，哪裡能跟安梅清相提並論？

　　他抬頭看見老胡頭領着一群人過來，把注意力集中到馬老大他們身上，開始自己的審問。

　　艾陽一直默默在坐在一旁裝壁花，心裏卻對顧勵行的看法又多一層，對潘安/邦的事，顧勵行可不像表現的那麼漫不經心，他每個問題都問的認真仔細，甚至連當時竹筏來的方向，大概的速度，跟自己當時的動作，他都問的格外仔細，甚至他還是把當時在船上的人分開來，讓他們各自回憶跟他講述。

　　汪俊生也大皺眉頭，這顧勵行是要做什麼？該問的洪門的人已經問過多少遍了，他怎麼還在反覆糾纏？

　　但這是洪門自己的事，顧勵行這個老大又親自出馬了，他是容重言的人，更不好多說什麼了，為了避嫌，汪俊生站起身向艾陽辭行，艾陽則“慌亂”的起身相送，兩人送到大門口時，艾陽才小聲道，“謝謝你啊，汪經理。”

　　汪俊生搖搖頭，“我並沒有幫到李小姐什麼，李小姐是聰明人，就算沒有我在，你也能應對。”

　　自己能不能應對，跟人家願不願幫自己是兩碼事，艾陽一笑，“從我搬過來，要感謝汪經理的地方就太多了，就像我們的船跟貨能順利的被放回來，也是有賴容先生髮話，不瞞汪經理說，我都做好再折一船貨的準備了。”

　　沒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好意被對方感知，汪俊生笑道，“李小姐太客氣了，容爺不是說了，你們信河莊子跟咱們麵粉廠是鄰居，鄰里守望相助那是應該的，”

　　他往裡看了一眼，“我也是多於提醒李小姐一句，洪門，還有顧老闆，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簡單，以後你還是得打起精神了，多加小心了。”

　　顧勵行把馬老大他們反來複去的問過，才回到廳里，沖會在沙发上做針線的艾陽道，“打擾了，”

　　艾陽把手裡的針線放下，忐忑的站直身，“顧老闆查到什麼沒有？”

　　問過這些人，顧勵行是不再懷疑信河莊子跟這件事有關係了。

　　這些人一個個信誓旦旦，把那天的黑衣人說的跟個神仙一樣，可這些人都是些老實憨厚的農人，有的連個完整話都說不全，他這些跟自己幫眾們的描述一一印證，得到的結論卻叫他無比驚心。

　　江湖上出現了一個絕頂高手，最叫人頭疼的是，這個高手似乎跟洪門不怎麼對付，不然也不會一出手就拿下他一員大將了。

　　他不由想起來前些日子容重言送來的三個人，剪容氏麵粉廠電線的事是曲一峰私下安排的，他已經處罰他了，還不得不捏着鼻子把麵粉廠的損失給賠了出來。

　　但他也從曲一峰那裡知道，青皮他們三個，並不是被汪俊生的人抓到的，而是自己稀里糊塗的從電線杆子上摔下來的，加上他們騎的三輛洋車都漏了氣，所有的證據都在告訴他，是有人暗算了青皮他們。

　　還有他連丟的那幾次貨，雖然不像這兩次那樣蹊蹺，但滬市裡他有個暗藏的敵人，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如果這個敵人跟容重言聯了手，那他謀划的事，可就要多一重阻力了。

　　心裏盤算着，顧勵行沖怯生生的艾陽道，“李小姐請坐，李小姐你沒有沒注意到，這陣子你們莊子周圍有可疑的人？”

　　潘安/邦是劫信河莊子的貨船才被抓的，這到底是那位高手剛巧遇上打抱不平，還是因為信河莊子里有他關注的什麼人呢？容氏麵粉廠也在信河邊上，這就更值得懷疑了。

　　艾陽茫然的睜大眼睛，“可疑的人啊？顧老闆，我搬過來還不到一個月呢，莊子里的長工們都沒有認全，要不你問問馬老大？對了，還有賈管事，要不，”

　　她回頭看着李嫂，“李嫂，咱們莊子上有什麼可疑的人來過嗎？”

　　李嫂同樣回了個茫然的表情，“沒看見啊，咱們莊子不大，就這麼幾戶，誰家要是來個親戚，一柱香的功夫整個莊子都知道了，沒聽說誰家來客了吧？”

　　顧勵行看着可憐巴巴的艾陽，皺了皺眉頭，這次是真心實意的勸了艾陽一句，“李小姐，我看你真的不如把這莊子出脫出去，做生意什麼的，真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你在娘家幫過你大哥，那也是你大哥這個男人在前頭頂着呢！”

　　艾陽點點頭，現在是民國，新的還沒普及，舊的依然頑固，尤其是，法治在底層更是無從談起，就像現在一個黑幫頭子就可以坐在自己跟前，勸她不要與社會常態相違背。

　　看起來挺諷刺的，但這就是她要面對的現實。

　　“顧老闆的話我會好好考慮考慮的，不過我鋪子已經賃好了，裝修也開始弄了，現在說停，前頭的錢等於是賠了，左右我手裡還有點兒閑錢，先試一試吧，我看滬市的報紙，現在滬市有許多女先生，女職員，”她輕輕扯着手裡的帕子，一臉固執道，“我就是想做點兒小生意，其實女人做生意，也不是沒有的。”

　　年紀不大，思想還挺頑固的，顧勵行沒有那麼多耐心勸一個冥頑不靈的女人，反正賠也賠的是她自己的傍身錢，“那好吧，一峰，時候不早了，咱們回去。”

# 第30章

　　艾陽一直把顧勵行送到別墅門外，又規規矩矩的沖顧勵行行了個福禮, 看着他們在路盡頭拐了彎, 才長舒一口氣, 轉身回白樓, 第一件事就是把她身上的襖裙給換下來。

　　她身上的衣裳美則美矣, 但穿着麻煩又瑣碎, 艾陽現在更喜歡今年才從外國流行過來的西裝短褲，雖然那褲長已經過膝了，但行動更加方便，也涼快。

　　只可惜不能在外人跟前穿出來。

　　她放好水泡進浴缸里，腦子卻在分析顧勵行跟容重言這對兄弟。

　　這兩個人一黑一白，小說里容重言從來沒有出現過, 但顧勵行卻不止是黑道老大, 他還是滬市的商界大亨, 產業無數。

　　雖然小說並沒有把重點放在顧勵行的發家史上, 但卻明確的告訴讀者們，顧勵行是個橫跨軍政商三界, 還背靠江湖, 跺跺腳滬市都要抖三抖，連那些洋人都要給面子的人物！

　　簡而言之, 那是妥妥的霸道總裁！還是跺跺腳國家都要抖三抖那種！艾陽翻了個白眼，她穿的是個無腦文, 偌大個華國, 這種人也只能存在於言情小說里了。

　　軍政艾陽這會兒沒看出來, 但是商界，明顯說了算的是年紀輕輕的工部局華董容重言才對，而且他手裡經營的全是目前的朝陽產業，看言談舉止也是個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怎麼可能最後連個名字都沒有留下呢？

　　艾陽猛然睜開眼：顧勵行跟容重言是親兄弟，如果弟弟死了，他無妻無子，那他的產業，豈不是都要落到顧勵行手裡！

　　這就有意思了，艾陽擰身趴在浴缸邊兒上，這容重言是自己死了還是叫人殺了呢？

　　“他查不出來的，”容重言從汪俊生那兒知道了顧勵行去白樓的全過程，笑道，“不過咱們這位顧老闆有得愁了，這位高人明顯跟洪門不對付，”

　　“洪門連着丟了幾批煙土了，說不定這筆賬，他也算到高人頭上了，”想到這兒，容重言心下不免得意，自己倒選了個好時候，居然跟這位高人一起，把水給攪渾了，“不過顧勵行這陣子會看緊自己的貨的，叫你的人都歇歇吧，該幹嘛幹嘛去。”

　　續貴生更關心的是這位高人到底有多“高”，更好奇潘安/邦被他弄到哪裡去了，“什麼時候能會會這位高人就好了，就沖這輕身功夫，沒個二三十年，做不到啊！能把一隻竹筏當做武器，膂力更是驚人！”

　　容重言也想見見這位高人，但他更多的是，想提醒這位俠士一句，雖然他身懷絕技，但西洋火器更為厲害，試想一下，如果當時船上有人手裡有木倉，只怕輸的就不是潘安/邦了。

　　“我也想一睹這位前輩的真容，”容重言捏了捏額角，不再在這個話題上糾纏，“自由大飯店上頭的裝修搞的怎麼樣了？”

　　續貴生道，“差不多了，過半個月咱們的賭場就可以正式營業了，容爺您看着吧，整個滬市的有錢人都得到咱們這兒來！”

　　容重言點點頭，掙那些人的錢他一點兒壓力也沒有，何況這賭場還是他的生母續夫人想搞的生意，“我知道了，沒事也請母親過去看看，她在家裡閑的久了，靜極思動，你不妨陪着她多出來走動走動。”

　　艾陽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的罐頭廠跟罐頭店上了，廠址好找的很，金管事的宅子直接充了公，村裡的女人們由艾陽請的大夫一個個檢查了身體，身體健康的只要她們願意，就可以到罐頭廠里上工，艾陽另付工錢。

　　因為前期只是一些準備工作，跟崗前培訓，所以艾陽也只是管上一頓飯，在人力方面的投資並不算大。

　　但她許諾出去的工錢對平時只在家裡做家務帶孩子的女人們來說，也是一份不菲的收入了，何況江淅一帶自古就有女人出來做工掙錢的風俗，莊子里的女人們報名的格外踴躍，艾陽又從這些人裡頭，挑了兩個長的乾淨整齊，口齒伶俐的女人，讓她們沒事多跟着賈管事學學，以後去十六鋪的罐頭鋪子里當售貨員。

　　至於罐頭瓶子，賈管事已經跟滬市最大的玻璃公司談好了，現在的工藝做不以後世那般透明勻凈，但也很可以看了，艾陽選了一款瓶口略長的，又叫人比着瓶口做果木瓶塞。

　　這一通忙乎，轉眼就到了夏桃就上市了，艾陽也不跟之前的水果行費口舌，只供了當初梁家契書里簽的貨，但卻再不肯壓三成了，一副你們愛要不要的架勢。

　　金大壯他們雖然貪一些，但也因為太貪，那是真的把信河果園當成他自己的產業了，果樹管理上十分的用心，現在趕走了蛀蟲，便宜了後來的艾陽了。

　　桃子這東西不算稀罕，艾陽不賣了，那幾間水果行也沒當回事，大家和和氣氣的解除了之前的供貨關係，各自發財。

　　等夏桃慢慢下去的時候，艾陽的桃子罐頭經過她的重重實驗，終於擺到了艾記洋果的貨架上，她還花錢在十六鋪雇了幾個口齒伶俐的小子，看到穿着打扮比較洋派的，就過去問上一句，要不要外國回來的洋罐頭，除了小小的宣傳費，艾陽還給這些孩子提成，按他們拉來的生意每天給結賬。

　　漸漸的艾記洋品的名氣就在十六鋪打響了，雖然每天掙的不多，但有活錢進來，艾陽還是挺高興的，雖然這果園品種有限，但是她做的罐頭卻能比鮮果保存更久的時間，因此艾陽也不着急，在地窖里存了一批桃子罐頭之後，準備等秋梨下來，如法炮製，只等天氣冷下來，她的罐頭就能大放異彩了，畢竟比起那些真正飄洋過海來的洋罐頭，她的更新鮮，也略便宜不是？

　　自己這兒有了好東西，艾陽也不會忘了曾經幫過她的人，等一切就緒了，艾陽就拎了兩匣子自己設計的禮品裝罐頭，往近鄰麵粉廠來見汪俊生。

　　汪俊生看着手裡的匣子，“這是你送給我的？”這沒來由的，艾陽居然跑來給自己送禮了，他沒動匣子，“這不太好意思吧？”

　　艾陽一笑，“自從我搬到信河之後，就得了容先生跟汪經理諸多提點，你們的好意我無以為報，剛巧這陣子我們莊子上正在做罐頭，我嘗了嘗挺不錯的，也乾淨，就先送來幾瓶給汪經理嘗嘗，”

　　對外艾陽說自己這些是“舶來品”，但對鄰居她卻不打算這麼騙人，左右日子久了也是瞞不住的，還不如一開始就照實說呢！

　　艾陽打開匣子，“都是自己莊子上的果子做的，不值什麼錢，汪經理嘗嘗，提點兒意見。”

　　汪經理的目光落在那幾隻罐頭瓶上，他拿起一隻，笑問，“這瓶子是李小姐買來的？”

　　艾陽點點頭，“嗯，我在十六鋪租了間鋪子，除了賣自家時下的水果，還想着留一批做成罐頭來賣，這樣莊子里的人閑下來的時候也有事做，而且我也多開個源，這瓶子是我讓賈管事從滬市的玻璃廠買的，說是最新的技術，西洋機器做的，我瞧着挺好的，就是貴了點兒。”

　　原來是這樣，汪俊生笑道，“你們用來裝罐頭的瓶子，是我們容氏玻璃廠的，說起來還得謝謝你照顧了我們的生意呢！”

　　原來自己買的瓶子是容家的？艾陽頓時來了精神，“那汪經理，你一定認識那邊廠子的經理了？你看你能不能幫我們說說，把價錢再稍微調低一些？唉，這罐頭一做出來我就發現了，我們的果子不值錢，這水啊糖火啊也不值錢，人工是我們自己莊子上的，也不值錢，最費錢的就是這罐頭瓶了！”

　　汪俊生現在可不會把艾陽再當普通沒見識的小姑娘了，就說這罐頭，滬市裡吃過的都沒多少人，艾陽她會做！“李小姐真是為難在下了，我們容氏底下生意很多，我平時管的是滬南這一塊兒的生意，你說的玻璃廠不歸我管啊，這樣吧，我試着跟那邊打個招呼，要是你們一次要的多，這價錢倒是可以壓了壓，如果要的少，壓價的話，廠子里的工人就要沒飯吃了。”

　　艾陽看着汪俊生，噗嗤一笑，“好吧，那我先謝謝你了。”

　　要的多就便宜一些，這還用汪俊生跟人家那邊的經理說？她去談對方也是這句話。

　　但這年頭玻璃製品貴一些也是實情，大家做生意求的是財，艾陽也很識相，“我現在只是在實驗期，用不了那麼多，這樣吧，等我批量生產的時候，你一定得幫我說個話哈。”

　　汪俊生欣賞的看了艾陽一眼，不因為跟自己打過幾次交道，就默認關係不同，更不會提出讓自己的為難的要求，“一定的，”他看了一眼面前的匣子，“不知道貴庄這樣的罐頭還沒有沒有了？”

　　“還有一些，我們實驗了十幾次了，現在已經挺成功了，味道也很不錯，如果汪經理還需要，我叫馬老大再給你送來幾匣子，”艾陽眸光微閃，汪俊生可是個生意人，容重言手下可是有百貨公司的，“其實不止有桃子跟秋梨的，我前陣子還做了些枇杷罐頭。”

　　沒嘗過艾陽的罐頭，汪俊生不敢把話說的太滿，“剛巧過两天市裡有個慈善活動，是我們夫人主持的，我把這罐頭拿回去請她嘗嘗，如果可以的話，到時候送過去當樣點心，也是不錯的！”

　　“真的，那太好了，謝謝汪經理，您太有眼光了，我跟您說，我用的都是最新鮮的水果，到時候把它們裝在玻璃碗中，又好看又好吃，做蛋糕的時候，其實也用得上的，”艾陽起身給汪俊生鞠了個躬，如果罐頭的銷路可以打開，那她們莊子上的佃戶們，日子就會好過很多。

　　“對了，我還有一件事想勞李小姐費個心，”送艾陽出去時，汪俊生靈機一動，提了個小小的要求。

　　艾陽覺得汪俊生是個很好的合作對象，雖然她現在還沒有資格跟這些人談“合作”，但誰知道以後呢？她也算是“未來可期”的“實業家”了不是？“汪經理儘管說。”

　　“是這樣的，”知道艾陽是個聰明人，汪俊生也不跟她兜圈子，把他們的懷疑盡數跟艾陽說了，“我們容爺猜度着，這位高人應該就在信河附近。”

　　艾陽都快笑出內傷了，她第一次抓剪電線的人，是因為那些人妨礙了她的幸福生活。

　　第二次收拾潘安/邦，更是跟容家半點兒關係也沒有，但這居然被容家人感覺出“善意”來，好吧，不論是容重言，還是汪俊生，她確實充滿了善意，並且樂於結交，但前提是人家對她也處處關照，並沒有因為她跟人離婚而另眼相看，甚至還會有意無意的幫她一把。

　　“所以汪經理的意思是，希望我叫莊子上的人替你們留個心，如果發現有生面孔，就替你們盯一盯？”就算是有生面孔，那也絕不是她啊，她這個“高人”“前輩”正站在他面前呢！

　　汪俊生點點頭，“就是這個意思，有勞李小姐了，不過不要你們的人去盯着，看到了往麵粉廠報個信兒就成了，你們的人身上都沒有功夫的，萬一再傷着了，就是我們容家的罪過了，”汪俊生鄭重道。

　　單看汪俊生待人接物，就知道容重言是個什麼樣的人了，他跟顧勵行這個大哥，差別可太大了，艾陽點點頭，“你放心吧，不過我覺得那位高人應該不在信河附近了，畢竟洪門現在也在全力找她才對。”

　　“高人的想法怎麼會跟咱們這些平庸之輩一樣呢？”汪俊生其實也覺得艾陽的想法是對的，但是續貴生不這麼想，非說像高人那樣近乎神通的武功，根本不會在意別人的搜緝，說不定好勝心起，反而會直接留在信河。

　　續貴生是老江湖，又比汪俊生年紀長，他這麼說了，汪俊生只得給自己廠里的工人們加了個任務，這不遇到艾陽了，又把艾陽也拉入夥了。

　　“這話也沒錯，我聽馬老大講的時候，就跟聽說書先生講故事一樣，”艾陽掩下心中的得意，“那樣飛天遁地的，說不定誰也不怕呢！”

　　汪俊生覺得跟艾陽聊天挺有意思的，忍不住多說了兩句，“我們容爺卻不這麼看，他說再厲害的功夫，也敵不過洋槍洋炮的，如果那天潘安/邦手裡的槍，而那位高人又沒有防備的話，勝負真的不一定呢！”

　　這個還真是，她有異能，但不是金鋼不壞之身，哪能扛得住槍子兒？“洪門應該不用槍的吧？我看，”艾陽想說她看潘安/邦用的是斧子，話到嘴邊忙改口道，“十六鋪沒人帶槍啊？”

　　“洪門是幫會，又不是軍隊，怎麼可能人人有那東西？頂多就是顧老闆跟他手下的幾大金剛有罷了，”汪俊生搖搖頭，“他手下的四大金剛別人應該都不用，但何林卻是百發百中的神槍手。”

　　看來還是有槍的，艾陽暗暗記在心裏，以後她再跟這些人起糾紛，可得防着有人放冷槍了，不然本事再大，也照樣玩完！

　　容重言看着汪俊生送來的罐頭，“你嘗過了？”

　　汪俊生不好意思的笑笑，“李小姐走了之後，我就開了一瓶嘗了嘗，味道還不錯，嗯，應該說比鮮桃子還好吃呢，更甜了！”

　　容重言失笑道，“用糖水熬的，當然更甜了，”他拿叉子扎了一塊放到嘴裏，皺了皺眉道，“一會兒拿出去吧，我不耐煩吃這個。”

　　“不是吧？多好吃啊，甜絲絲的，我都準備帶回家一瓶給我閨女兒吃呢，”汪俊生知道容重言不喜歡吃水果，不客氣的端起碗，幾口把桃子給吃完了，“爺，我想把這罐頭給夫人拿過去幾瓶”

　　容重言好笑的看着汪俊生，“說吧，你到底在盤算什麼？別拿我說事，你真的看上她了？”

　　汪俊生無語的看着容重言，半天才“幽怨”道，“我這是千辛萬苦給你覓了個還不錯的姑娘，你卻老往歪處想！”

　　“唉！容大老闆，你就不能把眼睛從這些賬目上挪開一會兒，看看這花花世界，十丈紅塵？這生意啊，做到您這個地步，其實已經很足夠了，您自己說說，要那麼多錢做什麼？又花不完？”

　　容重言笑了笑，“錢是花不完，但可以做許多事，比如後天的慈善會，不論是辦學校還是辦福利院醫院，哪一樣不用錢？還有咱們的工廠，每開一間，就可以為上百個工人跟他們身後的父母妻兒解決生計，多好啊！”

　　汪俊生聽的心裏發酸，突然一拍巴掌，“爺您這話跟李小姐可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啊！爺您猜她今天跟我說什麼了？”

　　跟自己的話異曲同工？容重言挑眉，“說什麼了？”

　　汪俊生也不賣關子，“李小姐說了，她的罐頭如果銷的好的話，莊子上的人日子就能好過一些，”這跟容重言開工廠，希望越來越多的人可以有工作養家糊口不是想法頗為相似嘛？

　　容重言沒想到艾陽居然是這麼想的，笑道點點頭，“倒是個有想法的，你把剩下的罐頭給夫人送幾瓶，還有的話，也往黃山路送兩瓶，讓母親也嘗嘗。”

　　如果兩邊母親都滿意，就按汪俊生的意思，算是他給募捐會添了點兒小玩意兒。

　　艾陽沒想到自己為表謝意送出去的罐頭，居然給她帶來了一筆小小的生意，雖然汪俊生只來訂了五十瓶，但這讓她一下子對自己的新事業充滿了希望。

　　這裏可是滬市，整個華國最繁華富裕的地方，還能養不起她一個小小的罐頭廠？

　　仔細考慮之後，艾陽又帶了批新貨，往滬市拜訪安梅清去了。

　　安梅清沒想到艾陽居然會再來找她，她當初給艾陽首飾的估價大差不差，加之又送了處莊子給艾陽，按她對艾陽脾氣的了解，幾個月過去了，艾陽應該不會再來跟她算計是否還會有餘銀。

　　但安梅清也不是在乎這點兒小錢的人，人既然來了，她自然會跟艾陽把前賬算清楚的。

　　她請艾陽坐了，笑道，“這也怪我了，我應該叫人把剩下的錢給你送過去的，這一忙，就給忙忘了，你等一下，我把剩下的錢給你。”

　　艾陽沖安梅清擺擺手，“小看我了不是？我是缺錢，但你幫了我這麼大的忙，讓我有安身之所，還有經濟來源，我再跟你計較這些，成什麼了人？我啊，今天閑沒事，過來謝謝你，嗯，”

　　艾陽把手裡的盒子往安梅清跟前推了推，“這是我送你的，小小心意。”

　　安梅清看着盒子里的罐頭，“你這是做什麼？這東西不便宜吧？你就算是手裡有錢，也不能亂花的，”

　　她話還沒說完，就見艾陽笑了起來，不滿道，“我說錯了？這一匣子罐頭，得好幾塊吧？這罐頭我見過的，好像重言往我家裡送過兩匣子，對，就是這種。”

　　把罐頭放在匣子里的賣法兒，安梅清還是頭一次見，所以印象深刻，“前些日子汪夫人主持的募捐，準備的水果也是這個，”

　　所以安梅清以為這是容重言洋行里進的新貨，“這些你帶回去吧，能退就退了，你手裡的錢有限，再不要光在這些沒必要的方面了，你來看我，把莊子里的水果帶兩樣就可以了。”

　　這姑娘還真是個善心人，艾陽笑道，“這就我從莊子裡帶來的啊，裡頭裝的就是咱們莊子里自己種的水果，不信你嘗嘗？”

　　“這怎麼可能，上頭全是外文，”安梅清拿出一瓶，轉着看玻璃瓶上花花綠綠的標籤，桃子跟梨的英文她認得，但下面的產地她就不知道了，“這不是英吉利的，也不是法蘭西的，這是什麼地方啊？”

　　艾陽忍不住咯咯笑起來，她指着下面的一排字，“made-in-Hushi”，“就是滬市製造啊，我跟你說，你可不許告訴別人，這是我在信河莊子里自己做的，你看看，外頭洋行里的罐頭，有沒有這個樣式的瓶子？連瓶子都是我專門去玻璃公司定製的。”

# 第31章

　　見安梅清傻傻的看着她，艾陽噗嗤一笑, “別這麼看人, 一點兒都不仙了, ”她拿過一瓶桃子罐頭打開了, 又叫楊媽拿了小碗過來, “你放心, 我那裡衛生着呢，這東西啊，一但衛生不達標，就經不住放了，”

　　她把勺子遞給安梅清，“你嘗嘗, 這瓶用的是冰糖熬的, 但我沒放太多, 不算甜, ”

　　艾陽指着匣子里的另幾瓶，“這個顏色的甜度要高一些, 這一瓶呢, 是用蜂蜜熬的，還有秋梨的, 信河果園沒種桔子這些，我準備讓人去收一批回來, 做成桔子罐頭, 明年再拿出來賣。”

　　安梅清仔細看了白瓷小碗里的桃子, 一塊塊切的大小均勻，碗里的冰糖水澄亮，她拿起勺子盛了一塊放入口中，一嚼之下一點兒異味也沒有，跟容重言送過來的味道完全一樣，也就完全信了艾陽的話，“沒想到你居然會做這個，”

　　安梅清再次把罐頭瓶拿起來，笑道，“這樣的‘舶來品’我是頭一次見，不過真的做的一點兒都不比真正的舶來品差，其實咱們滬市洋行的罐頭也不是真的在法蘭西跟英吉利那樣國家製作的，這東西不經放，真那麼遠的路運過來，十瓶里能有一瓶可以入口就不錯了。”

　　“我一直以為這種罐頭是重言從海外新進的，沒想到居然是你弄的，連容家都買了，可見是真不錯，”安梅清連連點頭，不管是什麼東西，有一樣自己國家可以做的好，她都會覺得挺驕傲的。

　　“能送到容家也是我運氣好，我才到莊子上的時候，碰上了點事，正好遇到容先生跟汪經理了，後來我便想着，沒什麼可以謝他們的，就把自己做好的罐頭送過去了，沒想到沒两天，汪經理就過來了，直接訂了五十瓶。”

　　想到自己的罐頭被擺到了滬市最有錢的那批人跟前，艾陽心裏小小得意了一下，“原來安小姐你已經嘗到了。”

　　艾陽沖安梅清眨眨眼，“我這也是小打小鬧，這不守着個果園，只掙點兒辛苦錢怎麼行？別說實現不了我混吃等死享受人生的願望，連莊子里的佃戶跟長工的肚子都吃不飽，現在只需要把水果變成罐頭，這一瓶罐頭裡也就兩個桃子，”

　　她拿起罐頭沖安梅清得意的晃晃，“十幾斤桃子也賣不了它的價錢！”

　　“你再看看這個，這種是什錦罐頭，這裏頭的梨是咱們莊子上的，黃桃跟葡萄就是我另買的了，但品種多顏色就更漂亮，價錢肯定也要比桃子的貴，”

　　艾陽得意的說著自己的生意經，“這才是第一步，等將來我還要做山楂的，菠蘿的還有荔枝跟龍眼。”

　　“沒想到你的心還挺大的，”安梅清又盛了一口桃子吃了，一通百通，雖然現在市面兒上沒有像艾陽說的那樣多的罐頭種類，但她能做出桃子跟梨的，自然也能做出別的種類。

　　安梅清欣慰的看着艾陽，她這樣也算是做到了自力更生了，“小艾，從我見你第一面開始，你就一直出乎我的意料，真的，你這樣的女子應該出來讀書做事，”守在一個小小的農莊里種水果賣罐頭，真的是太浪費了。

　　艾陽一笑，“這就叫人各有志嘛，我現在挺滿意自己的生活的。”

　　前世她從被發現覺醒了異能開始，就一直在受訓，在戰鬥，直到被炸上天的那一刻，才可以真正放下一切，這一次，她不想往身上背負太多的東西，“你看，我現在也不是什麼事也不做，自從我過去之後，莊子里的莊戶們可喜歡我了，我去了之後，他們可是能吃飽飯了，我還想把莊子里的學齡兒童，送到隔壁莊上的私塾里上學去。”

　　安梅清都不知道該怎麼評價艾陽這個人了，說她無知沒見識，可她卻在幾個月的功夫里，弄出了這種比洋罐頭還精緻洋派的水果罐頭，說她是個有內涵有頭腦的女人吧，她又不聽勸，不肯出來做更有意義的事，只願意窩在一個小小的莊子里，搞她的罐頭。

　　如今民生凋零，太多吃不飽穿不溫被欺侮的百姓了，有沒有罐頭，對他們有多少影響呢？

　　可艾陽的態度太堅決了，安梅清又不是個善於言辭的，猶豫了一下，沒再往下勸她。

　　艾陽有些不好意思，她想把自己的罐頭推出去，光靠十六鋪的小孩子是不行的，所以才往安梅清這裏走上一趟，“安小姐，其實我今天來是有事相求，還請安小姐見諒，”

　　安梅清笑道，“李小姐只管說，如果有能幫得上你的地方，我一定儘力。”

　　艾陽指了指自己帶過來的幾盒罐頭，“安小姐能不能把我這些罐頭當禮物送給親友啊？”她尷尬的抹了抹鼻子，“我這罐頭廠才開，沒有多少銷量，想借借您的名人效應，這報紙上的廣告，實在是打不起。”

　　安梅清頭一次聽說名人效應，但字面意思她是明白的，“可就算是我送人嘗嘗，你們的店那麼遠，他們也不可能去你們那裡買啊。”

　　艾陽聳聳肩，“我知道，給你拿來的這些，算是我們廠子里的禮品裝，定價會高一些，反正就算是平價的罐頭，也不是平常百姓可以隨意買的，”她的玻璃瓶成本在那裡，實在沒辦法把價錢壓下去，也沒辦法大量的推向市場，倒不如就走精品路線，只賣給買得起的人家。

　　“不過由您送出去，等於給我這個罐頭鍍了個金，大家對它們的接受度就更高一些，”有安梅清這樣的名媛送出去，她的罐頭就不僅僅是入口的東西，還是送禮的佳品了，艾陽想等年底的時候，推一推自己的禮品裝。

　　安梅清點點頭，“其實重言已經跟你訂過一次貨了，而且滬市有許多人也嘗過你們的罐頭了，這以後的生意就不愁做了，我對做生意一竅不通，頂多也就是送送人了，這樣吧，馬上就要重陽了，我們公館的節禮，就加一樣你們罐頭廠的罐頭好了，都要這種匣子來裝。”

　　似乎覺得自己能幫艾陽的太少，安梅清尷尬的笑笑，“其他的我真的想不出來了，難道幫你拍月曆牌？但那個聽說挺貴的。”

　　月曆牌？艾陽一拍巴掌，“你的意思是打廣告啊，這個好啊，我回去想想，不過請安小姐這樣的名媛賣罐頭，有些掉價了。”

　　她推了推自己帶的幾匣子罐頭，“你肯用我們廠子的罐頭當節禮，已經是對我最大的支持了。”

　　至於拍月曆牌做廣告，艾陽目前也沒有這個打算，畢竟她的生意目前只能算小打小鬧，產量還上不去呢，真的紅了，沒罐頭給人家，又是個麻煩事，“月曆牌就算了，我看拍的最多的是香煙廣告，罐頭跟那個比不了的。”

　　“其實你可以在滬市開個鋪子，嗯，就在寶昌路附近就行了，”安梅清幫艾陽出主意。

　　看來安梅清完全是個門外漢啊，寶昌路那是滬上最繁華的地界兒，就是個商業區，她一個賣罐頭的，跑去開個店，租金能掙回來不？別說租金了，租個櫃檯她都舍不得掏錢的。

　　“那得等我的廠子真的開起來了，不過嘛，罐頭真的不是必需品，我覺得做大的可能性也不大，除非這個罐頭生意被我們廠子給垄斷了，”艾陽尋思着罐頭廠的未來，果醬跟果酒還有果醋都可以做一做的，但需要時間啊！

　　安梅清點點頭，“那行吧，你以後有什麼新品種，只管往我這兒送，如果我們家裡有宴會的話，也用你們的水果罐頭！”

　　安梅清說完，示意艾陽等她一會兒，轉身上樓把錢給取了，“這是你那些金飾出手之後剩下的，這些呢，是我跟你們訂罐頭的，”在安梅清看來，艾陽如今的境遇是很缺錢的，她就當先跟她定的貨，讓艾陽手裡也鬆快一些。

　　說不感動是假的，艾陽笑了笑，把安梅清遞給她的罐頭錢都推了回去，“首飾的錢，你給的已經夠多的了，你說還有多的，那我就收下了，但罐頭的錢我不能拿，一來沒有貨沒送呢，就先收貨款的道理，二來你幫了我許多，我要是連幾瓶罐頭都不請你，那算什麼朋友？”

　　她想到之前見過的顧勵行，怎麼都覺得那人配不上安梅清，像安梅清心地善良這樣的姑娘，就算是不和梁維華在一起，那也得配容重言啊，“有句話我說出來似乎有些唐突，但我是真心實意的，如果哪天安小姐有事需要人幫忙，只管叫人送消息給我，”

　　她沖安梅清眨眨眼，“你知道我的，不但有幾分蠻力，還詭計多端，沒準兒能給你出出主意呢！”

　　艾陽的說事行事甚至為人，對安梅清來說，都是很新鮮的，而且她也不討厭她，“好吧，今天的罐頭我當禮物收下了，以後真的家裡再有需要，咱們可就得銀貨兩訖了。”

　　至於艾陽說的將來有事就找她的話，安梅清並沒有放在心上，她不認為自己有求到艾陽頭上的那一天，但卻也不去拂艾陽的好意，“你的話我也記住了，等將來真有需要你幫忙的地方，我一定不跟你客氣！”

　　說完了正事，艾陽就要起身告辭，她難得來滬市一趟，準備再好好在滬市逛一逛，看看能不能發現點新的商機。

　　安梅清卻在留艾陽吃中飯，“哪有到了飯時讓客人走的道理？”她拿起自己的手袋，“我下午還有課呢，要不這樣吧，咱們一起出去吃點兒，萬國百貨新來了一批法蘭西香水，咱們吃完飯了去看看？然後我去學校上課，你接着逛？”

　　艾陽點點頭，她還從來沒有跟朋友上過街呢，“好啊，滬市哪有好吃的好玩的，你可要跟我仔細講講，我一樣都不能放過了。”

　　安梅清問過了艾陽，決定帶艾陽到自由大飯店一樓的西餐廳吃牛排。

　　兩人點好餐，艾陽像個好奇寶寶一樣，跟安梅清打聽着滬市裡的各色人物和奇聞八卦，這個年代離她生活過的時代太久遠了，加上自從異能覺醒之後，她的主要精力都用戰鬥訓練上了，文化課，就是個白痴。

　　除了那幾個經常被後世人拿來各種再創作的名人之外，安梅清口裡其他的先生學者，在艾陽聽來，就是一群陌生人，但她還是像塊海綿一樣，認真的去問去聽去記，去路漫長，多知道一點兒總是好的。

　　“顧爺，那邊是安小姐，還有信河莊子上的那個李小姐，嘿，她們怎麼在一起吃飯？”曲一峰眼尖，透過大堂的落地窗，一眼看着不遠處的安梅清跟艾陽，沒辦法，這兩個女人太漂亮了，但凡從大堂里過的客人，沒人會不注意到她們。

　　顧勵行眯眼看着靠窗坐的安梅清，她一如平時，素着一張臉，不過這會兒並不像看到他時那樣冷着臉，而是唇角含笑的正跟對面的艾陽說話。

　　顧勵行吃驚的是，即使坐在安梅清跟前，這個來自鄉間的女子也毫不遜色，她穿了件淡綠色的長裙，纖細的腰肢微擰，如一枝柔軟的碧蘿，叫人目光忍不住流連其上，烏黑的秀髮用一隻玳瑁夾夾在腦後，露出雪白的脖頸來，顧勵行深吸一口氣，舉步進了西餐廳。

　　因為太專註聽安梅清說話，艾陽並沒有注意到顧勵行他們過來，等一道陰影擋住了她頭頂的溫暖陽光，她才愕然發現，這貨怎麼出來擾民了？

　　“真沒想到在這兒能遇見二位？”顧勵行高高挑起濃長的眉毛，一臉戲謔道，“梁大少呢？怎麼沒看見他？”

　　艾陽不用猜都知道顧勵行心裏在想什麼，但她在顧勵行跟前是裝小白菜兒的，自然不能反唇相譏，只能堆出怯懦的笑容，微微欠身，“原來是顧老闆。”

　　安梅清見原本還一臉燦爛的艾陽瞬間變了臉，心情也低落了許多，“維華在工部局，顧老闆有事？”

　　顧勵行掏出一支煙在銀制的煙盒上輕磕了幾下，看到安梅清一臉厭惡的皺起了眉頭，又把煙放了回去，“沒事，就是沒想到在這兒能遇到二位，過來打個招呼，”

　　他左右看了一眼，“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話，這頓由顧某來請？”

　　安梅清拿起桌上的餐巾擦了擦手，“小艾，不如咱們換一家吧，我還知道一家甜點做的很好的西餐廳，咱們去哪兒好了。”

　　艾陽忙跟着安梅清站起身，卻看見服務員已經端着她們的牛排過來，她為難的看着安梅清，囁嚅着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顧勵行把椅子往後一退，“既然安小姐不願與顧某同桌，顧某也不會強人所難的，你們自便。”

　　他回頭沖站在門口的曲一峰道，“咱們去那邊吃，嘗嘗這自由大飯店的西餐地不地道？”

　　見顧勵行還算識趣，安梅清的臉色好了許多，她拉着艾陽重新坐下，小聲道，“你害怕他？”

　　艾陽壓低聲音，一副心有餘悸的樣子，“他是洪門的老大啊，他們這些人，聽說殺人不眨眼的~”

　　安梅清噗嗤一笑，“你也有害怕的人？我看你平時不是挺厲害的？”

　　顧勵行雖然不跟她們拼桌了，但坐的離她們並不算遠，她們兩個的一舉一動，都在顧勵行的視線之內，艾陽用餘光往他坐的方向看了一眼，“我再厲害，也不敢跟這些拿刀拿槍的人比啊，”

　　艾陽小聲把自己跟顧勵行打交道的緣故跟安梅清講了，“我算是害怕了他們了，河是大家的河，也沒聽說過他們修橋還是鋪路了，可卻理直氣壯的收人過路錢，這不就是一群，”

　　艾陽用口型跟安梅清道，“強盜嘛~”

　　安梅清點點頭，顧家的歷史她比艾陽更清楚，這收買路錢過河錢跟顧家其他的生意比起來，簡直是不值一提，但她不願意嚇着艾陽，“確實是挺不講理的，你以後想要在十六鋪做生意，就不得不低這個頭，幸好重言不像他，他讓貴生叔幫你說話了，那些人應該不會再針對你。”

　　艾陽點點頭，“好端端的一個大活人，就那麼憑空沒了，確實是匪夷所思，也不知道是得罪誰了，太嚇人了。”

　　安梅清對潘安/邦沒什麼印象，但既然是洪門的手下，還在信河搶了艾陽的貨船，那就肯定不是什麼好人，“這種人沒了就沒了，你不必放在心上，”

　　她看着嫻熟的切着牛排的艾陽，“你以前學過？”

　　艾陽呵呵一笑，“這不是要嫁給一個新派人物嘛，我大哥特意請了豐城天主教堂的修女姐姐教過我的，怎麼樣，我沒露怯吧？”

　　“小艾啊，你是個十分聰明的姑娘，真的沒考慮過再出來讀書？”安梅清覺得艾陽的思想有些偏激，性子也不算柔和，如果可以好好讀些書，應該會有所改善的。

　　艾陽搖搖頭，她才不要上學呢，“我都多大了，而且莊子上還有一攤子事呢，安小姐你不必替我擔心的，我認字的，我還訂了份申報呢！”

　　艾陽不肯，安梅清也不強求她，兩人不再說話，低頭吃着各自盤子里的牛排。

　　“爺，我怎麼覺得這倆人合夥把梁維華還有梁家給涮了呢？”曲一峰不耐煩吃什麼西餐牛排，抓了塊麵包直接啃着，一邊跟顧勵行說話，這一夫兩妻就夠稀奇了，而且不但不扯頭髮打架，還一起出來吃西餐？

　　顧勵行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安梅清跟艾陽，他也覺得這兩人有些奇怪，但絕不是因為她們曾經共侍一夫的原因，難道真是因為這離婚之後，兩個女人做了朋友？

　　顧勵行抓起桌上的餐刀在手裡玩着，當初他父親顧千山看中了一個年輕的姑娘，如果母親肯抬抬手，顧家何止於像現在這樣，夫妻反目，妻離子散？

　　想到日漸年邁，心生悔意的父親，顧勵行滿心的煩躁，他已經去黃山路幾次了，希望母親能原諒父親，能和他重歸於好，哪怕是不搬回顧家大宅呢，只要見見父親，再次拿回在顧家正妻的地位就可以了。

　　只可惜母親那種硬脾氣的女人，死活都不願意答應，後來一生氣，還不肯再讓他上門了。

　　想到這些，顧勵行就覺得很委屈，當年父母把小他幾歲的弟弟過繼了出去，是，他是留在了父母身邊，可是他們在做什麼？開堂/子，開賭/坊，開煙/館，收保/護費，結交達官貴人，陪着他的只有家裡的兩個保姆。

　　而弟弟呢，去了容家，就成了容家的掌中寶，汪夫人每天把他帶在身邊，還請了家庭教師教他學英文學鋼琴，等兩年後再見時，他還是那個野小子，而改名容重言的弟弟，已經成了穿着西裝皮鞋的小少爺了。

　　後來父親要娶新太太，母親憤然離婚，顧勵行很想問問她，有沒有為自己想過？只要她不離婚顧家，他就有母親可以依靠，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就算是憑着顧家長子的身份接掌了洪門，可還要防着新太太跟她又生的兒子使壞。

　　曲一峰見顧勵行盯着安梅清跟艾陽連話也不說了，把椅子往他跟前拉了拉，“爺，您這是看上哪位了？”

　　他順着顧勵行的目光，小聲道，“安小姐家世那是一頂一的好，不然咱們二爺也不會這麼多年一直想着了，但她早早嫁人了，那個李艾么，長的倒是一點兒也不比安小姐差，就像話本子里說的，春花秋月各有特色，但是又是個離了婚的，就是不知道她跟梁維華圓房了沒？”

　　曲一峰是顧勵行的心腹，在他看來，這兩位，安梅清不能隨便動，但艾陽，只要顧勵行發個話，他就去把人搶回來，送到自己師傅床上。

　　顧勵行一哂，“你把爺當成什麼人了？一峰，我跟你說，現在是新社會了，要講文明，講民主，過去那老一套你趕緊給我扔了，咱們要尊重女性，”

　　他看見安梅清站起身往外走，一拉椅子也起來了，“在這兒等着我。”

# 第32章

　　顧勵行跟曲一峰的話艾陽聽了個滿耳, 這會兒見顧勵行尾隨着安梅清出去了, 便安靜的吃下最後一塊肉, 端起紅酒慢慢呷着，留神聽着外頭的情況。

　　安梅清從洗手間出來，正看見靠在牆邊抽煙的顧勵行, 她把頭往一側偏了偏, 徑直往餐廳去。

　　顧勵行上前一步擋在安梅清跟前，“安小姐, 借一步說話。”

　　安梅清一抬頭，才發現自己都快撞到顧勵行胸前了, 忙退後一步, “有話咱們可以坐下來講的, ”這會兒走廊里連個人影都沒有，面對的又是顧勵行，安梅清心裏有些發怯。

　　顧勵行低笑一聲，又往前逼了一步，“怎麼？天不怕地不怕的安小姐, 居然在害怕我？”

　　安梅清也不再閃躲了, 憤然抬頭道，“顧老闆，請你自重！”

　　顧勵行伸手捲起安梅清的發梢，“怎麼？安小姐又不高興了？這怎麼辦呢？安小姐每次看到我, 都是在不高興, 嗯, 甚至是在厭惡我，可我左思右想之下，並沒有發現自己有什麼冒犯安小姐的地方啊！”

　　安梅清冷冷的看了顧勵行一眼，“顧老闆，你現在就是在冒犯我了，請讓開。”

　　因為離的近，安梅清身上的馨香幽幽的縈繞在顧勵行的鼻尖，他低頭看見安梅清光潔白皙的前額跟烏黑微蹙的細眉，下意識地往後退了一步，“安小姐，對不起，我只是想跟你談一談，可惜你一直不肯給我機會。”

　　顧勵行往後退了，安梅清身上的壓力減輕了許多，她依然一臉不悅的看着顧勵行，“顧老闆想跟我談什麼？”

　　“是這樣的，我準備往滬大捐一筆錢，”顧勵行聳聳肩，如今老頭子已經老了，在幫里說話再也不像以前那樣一呼百應，而他，開始着手從之前那些生意中抽身出來。

　　顧勵行還年輕，總不能一輩子當黑老大，而給學校捐款，是他洗白的第一步，“可是貴校卻不肯接受，所以我想請令尊能出來說句話。”

　　安家看不上他們這樣的人家，顧勵行是知道的，“我知道你們會嫌洪門的錢臟，是，那些錢上沾了血淚，甚至還有人命，但錢它只是錢，把這些錢用在能幫助別人的地方，總比讓它繼續害人的強，安小姐是明理的人，你說我說的對不對？”

　　這些錢可以用來建圖書館，蓋教學樓，買先進的儀器設備，安梅清一笑道，“顧先生說的有道理，但我覺得除了捐給滬大，其實別的地方更需要顧老闆這筆錢，如果你真的想做些什麼，不妨去黃山路一趟，看看續伯母如今在做什麼？”

　　顧勵行訕然一笑，“我知道母親前陣子搞了個募捐，其實我也捐了一筆錢過去了，但她們做的事實在跟我的性子不合，我也是怕麻煩，所以才想着直接捐到貴校，你們不是提倡大學生能留洋，學習西方的先進知識嗎？我可以給那些無力出國但品學兼優的學生資助學費，而且是無償的，不需要他們回報，只要他們願意學成之後回國就行！”

　　原來顧勵行已經給續夫人那邊捐過款了，安梅清面色緩和了許多，而且他的話也有道理，太多學生想出去看看了，民國也太需要年輕學子出去看看，“如果顧老闆是誠心誠意的，我回去跟父親說說。”

　　顧勵行大喜，“那謝謝安小姐了，”他拿出一張名片，“這是我的電話，如果有消息的話，安小姐就給我打電話，我派人跟你們接洽，”

　　他指着名片上的公司名字，“這是我新開的公司，也是做貿易的，安小姐，並不是誰都願意自甘墮落的，洪門最初也是一群苦兄弟們為了求命才湊到到一起的，現在大家有錢了，也希望更多的窮人不再過他們以前的日子！”

　　這幾句話倒是說到安梅清心裏去了，她點點頭把名片放到手袋裡，“我知道了，我會儘力幫顧老闆說話的，”

　　艾陽心裏直嘆氣，安梅清根本不是顧勵行的對手啊，怪不得最後愛上了他呢！

　　可惜人家現在是在做好事，自己也沒有跑過去打斷的理由，只能看着美人一步步走進顧勵行準備的陷井中了。

　　容重言進來的時候，正看見艾陽一個人擎着一杯紅酒，眯着眼小口小口的品着，那臉上的表情，就像一隻偷到魚的貓，幸福的好像得到了舉世珍寶，而不遠處，顧勵行的徒弟曲一峰，則像一隻看見了獵物的野獸，正貪婪的盯着艾陽。

　　容重言目光一凜，抬腿走了過去，拿身子擋住曲一峰的後期，“沒想到在這兒遇到李小姐了，”他看了一眼艾陽對面的餐具，“李小姐這是有客人？”

　　艾陽怎麼會不知道曲一峰一直在盯着她？但安梅清沒來，她不能走，而且她又不是真的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嬌小姐，會被人盯幾眼就嚇的流淚，“容先生，您請坐，”

　　艾陽沖容重言燦然一笑，“我今天到滬市來，就順道看看安小姐，她出去了，我在這兒等她呢！容先生也來吃飯？”

　　容重言是過來察看頂樓的賭場的，“我來辦點兒事，沒想到正好看見李小姐，對了，李小姐什麼時候回信河，一會兒俊生也要過去，可以讓他捎你一程，”

　　被曲一峰那樣的人盯上可不是什麼好事，容重言覺得還是讓汪俊生送艾陽回去才安全。

　　艾陽笑道，“謝謝容先生了，可我一會兒還要在這附近逛逛呢，您也知道，我不是在十六鋪開了間罐頭店嘛，我想看看寶昌路周圍的轉轉，看看別家的店鋪是怎麼經營的，所以就不麻煩汪經理了。”

　　容重言笑道，“沒事的，俊生什麼時候走都行，這樣吧，你逛完了就到萬國百貨來，到時候讓他跟你一塊兒走，李小姐，信河莊子離滬市距離不近，你又孤身一人，不適合走夜路的。”

　　這才是真的紳士啊，“那謝謝容先生了，我盡量早點兒過去找汪經理。”

　　她抬頭向外看了一眼，“安小姐跟顧老闆過來了，今天真是太巧了，我在滬市也就見過你們幾個，沒想到都遇到了，”

　　艾陽壓低聲音道，“剛才我聽顧老闆的意思，是想求安小姐幫忙呢，安小姐一出去，他就跟着出去了。”

　　目前善惡未知，艾陽先站容重言。

　　容重言深深地看了艾陽一眼，這姑娘還真不是一般的聰明，“顧勵行想換行了，畢竟誰也不想一條道兒走到黑。”

　　“這是自然的，”艾陽一手托腮，“誰不想走在陽光下啊，顧老闆有這個想法也是應該的，不過我覺得現在是不是有些晚了？”

　　反正容重言跟汪俊生都見過她幾分真面目了，艾陽並不想在他跟前裝傻，“我聽說洪門前些年就已經很厲害了，我要是顧老爺子的話，一早就帶着兄弟們轉行了。”

　　容重言嘆了口氣，這就是他為什麼一直不肯認顧千山的原因，顧千山到現在，都很滿意洪門的狀態，畢竟這些錢來的太容易，而且洪門裡有這樣想法的不止他一個，那些跟着顧千山起家的老兄弟們，也都是這個想法。

　　顧勵行的路怕是不好走啊！

　　顧勵行一進來就看見坐在艾陽身邊的容重言了，看着容貌氣度猶勝於他的弟弟，顧勵行心下閃過一抹不過，臉上卻露出淡淡的笑意，“今兒是什麼日子，大家都聚一起了？”

　　他沖曲一峰道，“給容老闆點餐了沒？”

　　曲一峰忙招手叫服務員，卻被容重言攔住了，“不用了，我也是偶然路過，看到李小姐了，就過來打個招呼。”

　　他冷冷的看着顧勵行，倏爾一笑，“剛才咱們不是在查理先生的辦公室才見過么？”自己的賭場都裝修結束了，顧勵行居然還想着來劫胡，尤其是在知道這賭場是母親續夫人想做的情況下，容重言很可憐自己的母親，就生下兩個兒子，長子眼裡權力大過一切，而他這個次子，卻又早早的被過繼了出去。

　　“我怎麼看你跟李小姐相談甚歡啊，對了，前陣子因為李小姐莊子上的事，貴生叔還特意跟幫里打了招呼，我已經跟李小姐說過了，以後她的貨不論是在十六鋪，還是在信河，絕不會再有人為難她，”顧勵行不懷好意的看着容重言跟艾陽，他知道容重言喜歡安梅清，所以很樂意安梅清誤會這兩人的關係。

　　容重言笑了笑，“我聽俊生說了，謝謝你了，不過李小姐向來是個守規矩的人，絕不會因為幾個茶錢讓貴幫難做的，畢竟你們洪門也有上千號人要吃飯呢，”

　　他看着顧勵行身邊的安梅清，“梅清姐也在，我聽李小姐說跟你一起出來吃飯，所以在這兒等了一會兒。”

　　容重言從口袋裡掏出兩張金光閃閃的請帖，“這個是給子良兄跟子皓兄的，這個是給梅清姐的，到時候過來玩玩。”

　　安梅清打開一看，是自由大飯店賭場開業的請帖，點頭道，“我會幫你帶到的，只是我就不去了，沒什麼意思，人還多的很。”

　　她見艾陽眼巴巴的看着她手裡的帖子，笑着跟她解釋了兩句，“自由飯店的賭場一開，估計就是整個滬市最大的賭場了，能進去的都是滬市有名有姓的有錢人，在裡頭一夜傾家也的不在少數，我是十分反對做這種生意的。”

　　艾陽呃了一聲，她對這個倒不像對毒跟黃那麼痛恨，嫖滿足的是男人們的□□，滿足的是老/鴇們的貪慾，犧牲的卻是一個個女人的尊嚴健康甚至生命，而毒/品也不遑多讓，一旦沾上，就像前世她殺的那些喪屍一樣，回頭再做人的機會微乎其微了。

　　但賭場，尤其是這種賭場，只要不是強拉硬拽過去的，你真的賠了個傾家蕩產，只能怪你自制力太差，貪心太過，值得同情的沒有幾個。

　　顧勵行好像跟第一次聽說容重言要開賭場一樣，似笑非笑的看着容重言，“沒想到容老闆也開始涉足賭場生意了，倒是少見，”

　　他環視了一眼西餐廳，“嗯，你挑的地方也很好，滬市最大最時新的飯店，等開業了，一定會客似雲來，怎麼，不給哥哥一張帖子，到時候我也來捧捧場？這陣子我正在清理洪門的生意，洪門下頭的幾家賭坊，不知道容老闆有沒有興趣？”

　　假不假啊，你個法租界所有賭場都有股份，甚至最大的四家還是你開的的人，會真的賣了自己的聚寶盆？

　　容重言微微一笑，“顧老闆遇到什麼難題了？居然連自己的賭場都要轉手？之前我聽查理說，你有意包下頂樓，還把我嚇了一跳，以為顧老闆要走出法租界，到公共租界來了呢！看來是虛驚一場。”

　　他回頭沖汪俊生使了個眼色，汪俊生立馬把一張燙金帖子送到曲一峰手裡，容重言又道，“顧老闆是行家，還請多多指點。”

　　安梅清不耐煩摻和他們的眉眼官司，抬腕看了看錶道，“你們聊吧，我快該上課了，小艾，咱們走吧，”

　　說完叫過服務員結賬。

　　卻沒有想到汪俊生已經把賬給結了，安梅清沖容重言點點頭，“謝謝你啊重言，我們先走一步。”

　　容重言可沒有什麼話跟顧勵行說，“正好我也要走了，我送你。”

　　看着容重言陪着安梅清走了，顧勵行回身對着曲一峰就是一腳，“蠢死了！”

　　汪俊生都知道先替安梅清把賬結了，自己帶人的卻只知道吃！

　　曲一峰被師傅罵的抬不起頭，他一直盯着餐廳里的艾陽，根本沒想到要提前去把兩位美女的賬給結了，“是，我錯了，下回一定長記性！”

　　見顧勵行並沒有真的生氣，曲一峰快步跟在顧勵行後頭，“那個，師傅，您真的要來給容重言捧場？”

　　已經出了自由大飯店門的顧勵行猛然回頭，抬頭冷冷的盯着巍峨的飯店大樓，很快的，這裏就會成為滬市最大的銷金窟，而那些大洋跟金條，卻不會流向自己的口袋，“一峰，之前那些‘剝豬玀’的人還在不在？去跟他們喝杯茶！”

　　“是，徒弟明白，”滬市人管搶從賭場里出來的人叫“剝豬玀”，這些剝豬玀的人往往幾人一組，守在暗夜裡，等到凌晨客人們出來之後，尾隨着他們，等到了無人之處，一擁而上，不但拳打腳踢，還要把身上的現金首飾甚至衣帽都一搶而空，是各大賭場最頭疼的對象。

　　之前法租界里“剝豬玀”之風盛行，搞得客人們紛紛轉向治安更好的公共租界去玩，顧勵行接手洪門生意之後，狠狠的把這些人收拾了一番，之後又恩威並施，許給這些剝豬玀隊伍以重利，只要他們保證自己賭場里出去的客人的安全，每月就可以從洪門的賭場拿到分紅，甚至為了跟同行搶生意，這些人還會聽顧家的指派，去搶對頭賭場的客人。

　　艾陽在飯店門口就跟容重言和安梅清分手了，身邊沒人，她反而更自由一些，只是本來她跟安梅清說好的，吃完飯逛街的安排，被顧勵行給攪黃了，這讓她十分掃興。

　　在寶昌路周圍一路逛下來，艾陽心裏感嘆滬市不愧被稱為東方巴黎啊，之前還看過有人說，這個時期的滬市不比西方任何一個大都會差，可出生在末世的艾陽，體會不出大都市的繁華到底是什麼樣的。

　　現在所有的繁華都如此具體真切的出現在她的眼前，艾陽不激動是不可能的，她在心裏對另一個時空的基地敬了個軍禮，她對這個獎勵真是越來越滿意了。

　　艾陽一直忙到華燈初上，才匆匆的趕到萬國百貨，她一進會客室，就沖裡頭的汪俊生連連致歉，“真的對不住，我有點兒事耽誤了，叫汪經理久等了，我原本是想給你打個電話的，但，”

　　她攤攤手，沒有電話號碼啊！

　　汪俊生笑着擺擺手，女人逛起街來，哪有想起時間啊，“沒事的，咱們這會兒走也不算晚，”他看着兩手空空的艾陽，好奇道，“李小姐沒買東西？”

　　只逛不買的女人汪俊生還是頭一次見，難道是囊中羞澀？

　　艾陽搖搖頭，“沒有，我去找了間印刷廠，跟他們打聽了一下印月曆牌的事，我什麼都不懂，什麼都得現問現學，所以就耽誤了，實在是對不住。”

　　“月曆牌？李小姐要印月曆牌嗎？”汪俊生覺得艾陽的步子跨的有些大了，“為你們的罐頭？”

　　艾陽含笑跟着汪俊生往外走，“那倒不是，印一套月曆牌太貴了。”

　　現在的月曆牌還不是把照片直接印刷的，各種廣告都是先請人畫出來，她沒有那個財力請畫家畫上十二幅再印刷成冊，“我打算印成那種大大的，然後一次性的在下頭把十二個月用小小的数字給標出來，嗯，就是不用每月翻了，掛在家裡當畫，大概能看個日子，也不印的多，買一匣我們的禮盒裝，我就送一張吧！”

　　她真的本錢不夠啊，跟印刷廠的經理算了個價錢，簡直就是剜艾陽的肉，“我也不請模特，就直接讓畫成風景園，就碩果累累的果園！”

　　汪俊生聽的連連點頭，“這個主意好，其實你的罐頭廠就是小本生意，賺的有限，先期投資太大的話，也不容易收回成本，不過既然李小姐只印成一張的話，那這畫的質量就要高一些了，不如我幫你推薦幾位滬上有名的畫家？”

　　這位汪經理還真是熱心腸，艾陽感激的看了汪俊生一眼，“不用了，畫師印刷廠也幫我推薦了，我不用那些寫意大家，我想要的是那種越寫實越好，把一顆顆水果畫的色彩鮮艷，水靈誘人，越能引人食慾越好，”

　　印刷廠的經理也跟她一個想法，艾陽趁着現在還不是印月曆牌的旺季，趕緊跟經理把合同簽了，反正等入了冬，她的罐頭的旺季才算是真正到來了。

# 第33章

　　艾陽一來, 汪俊生就叫人給頂樓辦公室的續貴生送信兒去了。

　　他一直覺得艾陽跟自己老闆談個時髦的戀愛也不錯, 但續貴生卻不這麼認為, 所以汪俊生就請他下來再見見，如果兩人能達成一致，就一起搓和搓和, 不然他們都回家享受天倫之樂去了, 自己老闆一個人，真是太孤單了。

　　續貴生接了消息, 對一直不肯死心的汪俊生也挺無奈的，但還是很給面子的下來了, 順便還以已經下班為理由, 把容重言也給帶下來了。

　　汪俊生不是想搓和搓和老闆跟這位李小姐嘛, 那他就製造點兒機會，看看能不能遂了汪俊生的意，也省得汪俊生一直嘀嘀咕咕的，比他這個老傢伙還操心。

　　他們下樓正好聽見艾陽跟汪俊生說印月曆的事，續貴生便順嘴接過話茬兒, “不知道李小姐找的哪家印刷廠？”滬市的印刷廠也就那幾家, 能按艾陽的要求接下生意的更是了了。

　　“昌榮，怎麼？”艾陽看着跟續貴生一起的容重言，“不會也是你們容氏的吧？”

　　見容重言點頭，艾陽不由撫額, “你們容氏到底不做什麼啊？”她買玻璃瓶的公司叫“勝榮”, 以後她看見“X榮”的, 就不用問了，直接認定是容家的好了。

　　續貴生好笑的看着年經不大，卻在他們跟前一點兒也不局促的艾陽，多少能猜到為什麼滬上美女那麼多，而汪俊生一定要把艾陽推給容重言了，她似乎要比那些所謂的名媛有趣生動的多，“李小姐過獎了，我們容老闆目光獨到，事事都先人一步。”

　　艾陽點點頭，這個她真得承認，玻璃廠、麵粉廠、印刷廠還有百貨公司，容重言做的可都是新興產業，這確實需要眼光跟勇氣。

　　汪俊生跟續貴生碰了下眼神，又看了容重言一眼，笑道，“時候不早了，要不這樣吧，咱們一起吃個飯，我再送李小姐回去？”

　　容重言訝然地看着眼中滿是興奮的汪俊生，心道這位是急着把自己給送出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這麼殫精竭慮，他也不好一點兒面子也不給，何況艾陽也挺有意思的，跟她聊天也不會讓人覺得無聊，他看了看手錶，“這會兒時間還早，不知道李小姐能不能賞光？”

　　才六點多也確實不算太晚，艾陽點點頭，“那謝謝容先生款待了，我也正好嘗嘗滬上的美食呢！”

　　因為考慮到一會兒汪俊生還要開車送艾陽，容重言選的地方離萬國百貨並不遠，是一家地道的本幫菜館子，只是四人還沒有走到，續貴生就說突然想起來續夫人說晚上要她陪她去聽戲，告辭走了。

　　艾陽好笑的隨着容重言跟汪俊生上了飯店二樓，三人在一處雅間坐了，店家上過茶后，汪俊生便張羅着點菜，艾陽對滬市並不熟悉，乾脆客隨主便，讓汪俊生做主。

　　“咯咯，”等汪俊生找了個看“魚是不是新鮮”的借口出去，艾陽已經樂不可支的俯在桌上，這是做什麼？相親？安排她一個鄉下離婚女，跟容重言相親，這些人也不怕汪夫人跟續夫人剝了他們的皮？

　　容重言看着艾陽，不由自主的也笑了起來，“就這麼可笑？”

　　“嗯，”艾陽重重的點了點頭，“不過你不應該覺得好笑，你應該覺得挺生氣才對。”

　　“我是在奇怪你為什麼不生氣？” 他傾身為艾陽續了茶，“以我對李小姐的淺薄的了解，你應該已經生氣了才對。”

　　艾陽看着只穿了件白襯衫，扣子卻扣的嚴嚴實實的容重言，突然問道，“容先生，你不熱嗎？”

　　感覺到艾陽的目光落在自己頸間，容重言有些不自然的道，“沒什麼，我習慣了，怎麼？”

　　但還是伸手把第一粒扣子給解開了。

　　他轉守為攻，“李小姐不願意回答我的問題？還是，”

　　容重言一臉戲謔，“李小姐覺得容某比梁少要體面一些？”

　　大家都是聰明人，不管續汪二人怎麼搓和，都不是在促成一樁婚姻，這一點容重言知道，艾陽應該也是心知肚明的，也這是為什麼容重言奇怪艾陽不生氣的原因，照着她果決地跟梁維華離婚的性子，必不會接受這種侮辱的。

　　“我要是說就是因為這個呢？”處的久了，艾陽再沒把容重言當成初見時那個小男生，確切的說，是當時的她，還沒有從過去的影子里走出來，以一個三十許人的心境看容重言，才會覺得他略帶青澀。

　　再看容重言，水晶燈下他白皙的臉龐泛着溫潤的光澤，眼角眉梢也帶着愉快的笑意，線條明晰的下巴上微微帶着青色，這時候艾陽才發現，他的五官其實跟顧勵行生的極像，只是顧勵行明顯比他更多幾分剛毅之色，嘴唇也時常會緊緊抿着，迥然不同的氣質，讓這對親兄弟看起來並不十分想像。

　　剛毅果決的人艾陽在戰隊里見多了，甚至是她，性格里也帶了這樣的色彩，可越是這樣，她反而會更喜歡接近溫柔的男人，她在他們那裡，才能得到真正的放鬆。

　　而現在，二十多歲的容重言，看着十七的她，是不是也是她當初的想法？

　　容重言感覺到艾陽在觀察他，他低頭一笑，“不會的，如果你會這麼想，就不會跟梁少登報離婚。”

　　“所以你奇怪為什麼明知汪經理的用意，還不生氣？”艾陽托腮笑道，“我不在乎別人怎麼想我，這些傷不到我，我從來沒想過再嫁人什麼的，名聲於我也沒有普通女人那麼重要。”

　　反而是汪俊生這點兒小算盤，讓她可以接觸到容重言，這對她來說，無疑是一條金大腿，她總不能一邊抱人大腿求關照，一邊又為汪俊生的輕視而義憤填膺。

　　“倒是你，你為什麼沒有生氣？你是容氏獨子，坐擁萬貫家產，你的手下千方百計的把我這個鄉下來的女人送到你跟前，而不是滬市那些頂頂有名的千金名媛，”艾陽斜了容重言一眼，正常的豪門子弟，多是眼高於頂的，他這樣的脾氣，倒是少見。

　　容重言喝茶時無意中看見桌下艾陽的雙腳已經正踩在鞋面上，不由失笑，女人們為了美，非要穿這種外來的高跟鞋，結果受罪的還是自己。

　　艾陽感覺敏銳，已經發現容重言在看她的腳了，她不是現時的女子，被男人看到腳就得“羞憤欲死”，反而挑釁的在桌上晃晃兩隻穿着絲襪的腳丫子，“容先生，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你不說，我可是要誤會，你對我真的有別的意思了？”

　　容重言好笑的看着在桌下“活蹦亂跳”的兩隻腳丫子，知道這是艾陽在對自己示威呢，他居然一點兒也不覺得艾陽的行為粗鄙，反而覺得她有一種時下女子沒有活潑。

　　他喝了口茶才緩緩道，“不論容家還是續家，都算不得名門望族，我的養父最初是拉黃包車的，我的生母，”容重言看着艾陽道，“最早是開堂子的，就是十六鋪最出名的煙花里。”

　　“不論是哪位長輩，他們從來都沒有要求我必須找一位門當戶對的小姐成婚，”何況汪俊生也並不是把艾陽當作未來容家夫人的推薦給他的，大家只是知道他不喜歡風月場所，又一直沒有女朋友，才一廂情願的把艾陽當做能讓他感興趣的女人，變相送到他跟前。

　　“我替俊生跟李小姐說聲對不起，不管怎麼說，這事都是他們的不對，”容重言站起身，拿起一隻新茶杯，給艾陽斟了杯茶，“還請李小姐見諒，容某對李小姐的作為十分敬佩，也從來沒有半點兒輕慢之心。”

　　他今天請艾陽吃飯，也是為了跟艾陽致歉的。

　　“唉，容先生對手下真是太好了，他們作的妖，還得你這個老闆收拾爛攤子，”艾陽端起茶喝了一口，算是接受了容重言的道歉，“汪經理的想法不怎麼對頭，但作法還不算招人討厭，而且我也看出來了，容先生是位紳士。”

　　這也是艾陽不計較的另一個原因。

　　菜陸續上來了，汪俊生卻像消失了一般，再也沒有出現，容重言跟艾陽心照不宣的起了筷，艾陽忍不住又問，“我聽顧勵行的意思，容先生喜歡安小姐？”

　　不是她八卦，實在是這位容重言在小說里就沒出現過，他的資料太少了，艾陽不知道多了個他，故事的走向會不會改變。

　　容重言正喝湯呢，差點兒沒被一口給嗆死了，“咳，咳，”

　　他接過艾陽遞過來的帕子擦了擦身上的湯漬，“你別聽他胡說，那個人真是，”

　　“咳，梅清姐比我大着幾歲，對我一直像姐姐一樣的，我也視其為姐，”想到顧勵行，容重言心火就上來了，懊惱道，“那人成天就不往正道兒上走，做事想法都是如此。”

　　艾陽若有所思的看着容重言，“容先生對顧老闆有所保留啊？”

　　什麼有所保留，“李小姐不用這樣試探我，我們雖然是親兄弟，但道不同不相為謀，我不是對他有看法，而是十分不贊同他的所作所為，因為這個，年少時我們也曾經爭吵過多次，”

　　容重言聳聳肩，“可惜，誰也說服不了誰。”

　　艾陽點點頭，“這個很正常，雖然兄弟如手足，但反目成仇的也不在少數，”顧千山跟續夫人少年夫妻，最終不還分道揚鑣了？

　　容重言訝然的看着艾陽，滬市沒有人不知道他們兄弟不和的，但在他跟前，大家都是“勸和不勸分”，成天把“一母同胞”，“血濃於水”掛在口邊，甚至還有人說，如果他們兄弟聯手，就可以在滬市稱王稱霸。

　　可他要稱王稱霸做什麼？

　　他的理想就是在這風雨飄搖之際，多活一個人，讓自己的國家多一絲喘息的時間，而顧勵行的所作所為，無疑跟他的理想是背道而馳的，如果他顧念手足情，勢必就要放棄自己的理想，“你真的這麼想？不會認為我無情無義？甚至是富貴了就忘記了自己的出身？”

　　顧勵行就笑話過他，明明就是爛泥塘里出來的，就因為姓了容，就擺出一副公子哥兒的模樣來，真以為滬市人都是聾的瞎 ？

　　艾陽失笑，“我為什麼要這麼認為？你富貴了，你的親生父母日子很艱難么？顧勵行很窮么？他的錢來的更容易好不好？”

　　黑/社/會做的可都是無本買賣，容重言的生意那可都得下大本錢，“兄弟反目成仇又不少見，帝王之家殺父弒兄，普通百姓家裡，為了幾畝田也可以打的頭破血流，你們至於還保持了表面上的和氣，已經很好了。”

　　“嗯，”艾陽歪頭想了想，“除了續夫人可能會因此而傷心之外，我覺得你不必在意其他人的看法，說的直白些，干他們P事啊？”

　　至於顧千山，艾陽覺得更不必考慮，能把幼子過繼出去，還為了個年輕女人拋棄一起共患難的髮妻，這種男人，根本不必講什麼父子情，“你如果想活的順心隨意，就要把外頭那些話全當成浮雲，”

　　艾陽拽了句詩，“不是說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嘛，你已經在滬市的最高層了，還去在乎別人的看法？那活的多沒意思？你應該要那些人在乎你的看法，就算你當眾說，不喜歡顧勵行，跟他沒關係，他們也應該鼓掌，說容先生說的對！”

　　容重言被艾陽給逗樂了，沒想到這丫頭還挺會哄人的，怪不得汪俊生使勁把她往自己跟前送呢，他給艾陽挾了塊油燜筍，“那如果他們不肯這麼做呢？”

　　艾陽笑納了他的殷勤，“那還不簡單，你最多的不是錢嗎？拿錢砸他們啊，就是在商場上打壓他們，讓他們知道容財神得罪不得！”

　　容重言差點兒就脫口而出，自己就是這麼做的，他笑了笑，“你真的這麼想的？我沒覺得你這麼做了呀？”

　　艾陽瞥了容重言一眼，心道這人是真傻還是裝傻呢？“我倒是想，可我也得有資本啊，容先生！那些浮雲遮不住我的雙眼，”

　　她燦然一笑，“不是因為我在最高層，而是我要低頭前行，為生計奔波，根本沒時間理會那些浮雲！”

　　說到這兒她一撫掌，“對了，”

　　艾陽站起身，學着剛才容重言給她倒茶的樣子，虔誠的給容重言倒了杯茶，“容先生，我求您個事兒唄？你就看在我一個‘弱女子’初涉商海不容易的份兒上？”

　　容重言好笑的看着艾陽，“李小姐，你真應該去麗都大舞台，或者是華夏大戲院。”

　　“干什麼？賣罐頭？”艾陽不知道這兩個地方是干什麼的，本能的想到，去那兒的人，會不會買她的水果。

　　“哈哈，你呀，我是說你變臉變的太快了，應該去學唱戲，一準兒能成角兒，”容重言笑着解釋。

　　艾陽橫了容重言一眼，“這不是來不及了么？這我這老骨頭老腿兒的，去了也是跑了輩子龍套，您先別挖苦我，我今兒難得遇見大佛了，您幫我個忙成不成？”

　　容重言點點頭，“你先說，我得聽了才知道幫不幫得了啊。”

　　艾陽擰眉想了想，“我就在想，能不能在你們萬國百貨哪個犄角旮旯里尋個地方，只要能擺一個貨架就行，放上我們的罐頭，”

　　“我會付租金給你們，也不長租，就年前一個月吧，”她偷眼看了看容重言，拿不準兒自己這麼順桿兒爬是不是會招人討厭？

　　容重言若有所思地看着艾陽：

　　這個女人真是太多變了，離婚時的精明算計，報社前的咄咄逼人，趕走金管事時的乾淨利索，在自由大飯店遇到顧勵行的時候居然還小心翼翼的，而現在在自己跟前，她好像很輕鬆，還有些厚臉皮？

　　容重言的眸光微深，她這個樣子，他居然這一點兒也不反感，這一點倒讓自己很驚訝。

　　艾陽覷了一眼容重言的臉色，覺得尚可，才小聲問道，“怎麼樣啊，容先生？”

　　容重言輕敲桌面，“只租一個月？位置呢？李小姐看好了吧？”

　　“哈，”艾陽被容重言看的有些不好意思，她可以摸着良心說，她真的不是有意的，就是去萬國百貨找汪俊生的時候，在商場里一過，靈光閃現冒出了這麼個主意。

　　這樣又可以傍大牌，還可以盡可能的降低成本，“我也就是剛才過來的時候，看見你們窗戶那兒有一溜兒空地，物盡其用嘛！”

　　容重言點點頭，說的也是，物盡其用，“我可以答應你，但是有個條件。”

　　“容先生請講，”看來是有門兒，艾陽靠在高背椅上，等着容重言出招兒。

　　“我看李小姐主意很多，不如替我們百貨公司想一想，有什麼與眾不同的辦法也宣傳宣傳我們公司？”艾陽能想出來用匣子裝罐頭，把本來一瓶一瓶賣的罐頭直接提了價，成了送禮的新形式，顧客拿出去體面，而做為賣家的艾陽，一次最少都可以賣出去四瓶。

　　“呃，這個么？”艾陽有些遲疑四下看看，目光落在貼在牆上的月曆牌上，“你們不是印着月曆牌的嘛？”

　　容重言點點頭，“那個每年都印的，”

　　艾陽歪頭想了想，萬國百貨的月曆牌，老實說比那些香煙廣告做的好多了，“你們容氏旗下生意那麼多，為什麼不十二個月各宣傳一家呢？也叫滬市甚至全國百姓看看容家的實力？”

　　容重言想了想，搖頭道，“這個不行，如今這世道，富可敵國並不是什麼好事。”

　　“也是，”想想外頭那些軍閥，滬市就有松滬駐軍了，這麼明晃晃的把全副家當擺出去，無異是告訴大家，我是一塊肥肉，快來吃我。

　　“容先生，外頭群雄並起，您就沒有押個寶？”歷來大商賈，沒有人不搞政治投資的，你背後沒有靠山，將來就是被宰的命啊！

　　容重言一笑，他們算是交淺言深了，“外頭的事我一個生意人不怎麼懂，大帥多如牛毛，他們來要，容家除了給還能有什麼辦法？不過幸好容家的生意都在滬市，省了許多麻煩。”

　　他不欲跟艾陽在這件事上深談下去，“怎麼？想不出辦法？要是想不出來，那我們百貨公司的地方”

　　艾陽白了容重言一眼，“上次我去你們百貨公司買東西，你們包貨的袋子差了些，我覺得你們可以在這方面下點兒功夫，不論是紙的還是布的，都做的精美耐用一些，你們百貨公司算是匯聚了所有國外能進來的洋貨，那檔次一定得拉上去，你們把袋子做的漂亮耐用些，讓每一個能拎印着你們萬國百貨袋子的百姓都覺得挺有面子的，算是，”

　　艾陽想了個詞，“滿足大家的虛榮心。”

　　容重言是什麼人，雖然艾陽表述的並不清楚，他已經領悟了她的用意，“這個好，”不論是做紙袋，還是布袋子，對容氏來說都不是困難事，而且萬國百貨做為滬市最大的百貨公司，利潤是十分可觀的，這點兒錢他也貼得起。

　　容重言想起艾陽裝罐頭的薄木匣子，雖然只是刷了層白漆，但卻在上頭用了西式的鎖扣，還印上了金漆的洋文，不知道內情的，大概真以為是外國來的高級貨呢，“李小姐的禮品裝，就是這個道理？”

　　艾陽抿嘴一笑，想起一個曾經看過的詞，“這叫‘高端大氣上檔次’，如果真的只圖滿足口腹之欲，買幾瓶罐頭帶走就行了，誰會買成匣的？您不知道，我那個匣子可受歡迎了，大家看到的，說可以放書信，放針線，還有人說可以放點心，但只要他們沒把匣子扔了，看到它們，就會想起我艾氏洋果的罐頭，對不對？”

　　容重言點點頭，“是這個道理，”

　　就聽艾陽又道，“其實做罐頭工藝並不複雜，相信用不了多久，就會有同樣的罐頭廠出來，所以我得讓大家記住艾氏，記住我們的小匣子，認準兒我們艾氏洋果賣出去的，才是最正宗的西洋罐頭。”

# 第34章

　　容重言好奇的看着艾陽, “李小姐，這些都是誰告訴你的？”這哪是尋常米糧鋪家女兒能想到的？李家的米糧鋪子在高湖經營了幾十年, 也還是那麼大點兒生意，有這頭腦，早應該把生意做大了。

　　艾陽露出個驚訝的表面, “這還用人教啊？我就是自己看鋪子的時候, 瞎琢磨的唄？之前在娘家的時候，我也想幫哥哥出點兒主意, ”

　　她嘆了口氣，神情頗有些落寞，“可惜他們只想我好好帶孩子做家務，外頭的事知道的越少越好, ”

　　“天資過人”也不犯法不是？這世上總有想的別人深，走的比別人遠的人, 不然怎麼有“天才”這個詞呢？

　　艾陽只需要給曾經的“自己”找到合理的解釋就行了。

　　容重言倒是被艾陽的理由說服了，想想也是，只有當初的那個“小白菜兒”, 李照田兩口子才敢放心大膽的拿她換聘禮，“你的這個主意挺好的，等明天我跟貴生叔說一聲, 那塊地方就給李小姐用了。”

　　“真的？太好了, ”艾陽沒想到一個主意就換來了萬國百貨的進駐資格, “租金呢？跟您談還是跟續經理談？雖然現在離過年早着呢, 但我得去量尺寸, 叫人做合式的貨架不是？”

　　容重言看着滿眼放光的艾陽，笑道，“你們罐頭廠才開業不久，估計本錢都沒掙回來的吧？今年的租金就算了，明年如果李小姐還想留在我們萬國百貨，咱們再談價格怎麼樣？”

　　“真的？你不反悔？”艾陽幾乎要拍案而起了，原來做生意這麼容易？還是她是被異能給耽誤的商業天才？“容先生，您可是大老闆，”不許騙她。

　　“是，我是大老闆，日進斗金，那點兒租金我還看不到眼裡，”容重言被艾陽又驚又喜的神情給大大的取悅了，艾陽說的那塊地方他知道，臨着窗擺了幾盆花卉，還放了幾把椅子，算是給男士們準備的臨時抽煙的地方，“但你要用我們的售貨員才行，工資也由李小姐來開。”

　　“沒問題，謝謝您了，”她們莊子里的女人到萬國百貨那種地方，估計再能說的也會嚇得開不了口的，倒不如直接用人家的人，這根本不是刁難，而是容重言在幫她了。

　　容重言看着喜眉笑眼的艾陽，笑問，“就那麼開心？”

　　艾陽嗔了容重言一眼，“我們這種升斗小民的世界容先生自然是不會懂的，我何止是開心啊，我現在的感覺就跟中了大獎一樣，錢啊，省下來的都是錢！”

　　或許是因為自己錢太多，反而體會不到艾陽的這種快樂了？容重言自失的一笑，“開心就好，看見你開心，我也挺開心的。”

　　艾陽張大眼睛看着容重言，“容先生，你在跟我說情話嗎？”

　　艾陽生得一雙杏核眼，此刻睜的大大的，黑白分明的眸子里如同汪着清泉，容重言意識到自己的話有些曖昧，有些不敢跟她對視，“不是，我就是隨口一說，李小姐不要誤會。”

　　汪俊生千方百計的把他跟艾陽往一起湊，自己又這麼說，萬一叫人家誤會了，“我就是這麼個人，如果能讓別人開心，我也挺開心的，只要不是我討厭的人。”

　　只要不是討厭的人，幸虧還有選擇性，不然真成了聖父了，艾陽點點頭，“真是萬幸，我不是容先生討厭的人，這對我來說可是好消息，”

　　見容重言好奇的看着她，艾陽一笑，“你這樣富可敵國的大亨，對我來說就是金大腿，我得抱緊了，你們這樣的人手指頭裡漏一點兒，就夠我們這些小老百姓豐衣足食了。”

　　“李小姐說笑了，”容重言笑了笑，對面的姑娘真的把他想的太好了，不過被人視為好人的感覺還真的挺不錯的，他轉頭看了看緊閉的雅間大門，“這個俊生是怎麼回事？魚都上來的，他還沒回來？”

　　容重言說著，揚聲叫人來問，就看見汪俊生顛顛的跑了進來，“來了來了，我剛才遇到個熟人，就是信誠洋行的黃老闆，就一起聊了幾句。”

　　他才不會說是為了給這兩位騰地方，他硬跑在人家黃老闆雅間里聊了半個鐘頭，“不過容爺，我聽到一個消息。”

　　容重言一指桌上的菜，“先吃飯吧，有什麼事一會兒再說，你還得送李小姐回去呢。”

　　“那個，”艾陽举手，“不好意思，我今天不打算回去了，”

　　見容重言跟汪俊生都望過來，艾陽道，“我這個人是急性子，”她把跟容重言談好租用場地的事大概跟汪俊生說了，“所以我想明天見見續經理，早點把合同簽了，再找個做木工的地方，量尺寸做櫃檯，”

　　這還真是個急性子，汪俊生道，“這是小事，還簽什麼合同，容爺發過的話，李小姐還怕不做數？”

　　他是讓他們談情呢，結果，人家談成了一樁生意，汪俊生對這二位的頭腦深感佩服，“李小姐可以慢慢來的。”

　　艾陽搖搖頭，“還是不了，信河莊子離滬市也不算近，來回奔波着不是事，我來一次，就盡量多的多辦成幾件事才行，”信河離滬市不遠，但現在的交通太不方便，艾陽一個女人在路上疾行，又太招人眼，倒不如直接在滬市再留上一天，該辦的都辦好了。

　　容重言點點頭，“這樣也行，等吃完飯了讓俊生幫你在華榮飯店開間房，那兒離這兒最近了，明天你過來也方便。”

　　一聽這飯店名字，就知道又是容家的，艾陽還沒有來得及對容重言發射羡慕的小眼神兒呢，就聽汪俊生道，“李小姐真的不回信河了？太好了，剛才我媳婦還叫人來找我呢，說是我家翠翠病了，她一個人照顧不過來，叫我趕緊回去呢，真是太好了，”

　　容重言好笑的看着汪俊生，家裡的捲毛狗病了，還得他這個男主人回去？“你，”

　　“容爺，要不是這樣吧，李小姐來者是客，外頭又亂的很，總不能叫她一個姑娘自己去飯店，您替我”

　　汪俊生在自家老闆如刀的目光下艱難的梗了梗脖子，“真的，我們家翠翠快不行了”

　　他家翠翠？

　　艾陽想懷疑汪俊生這是為了“搓和”他們而編的謊言，但如果拿自己女兒的命開玩笑，那就是畜牲了，所以是真的？“不用了不用了，汪經理你趕緊回去吧，華榮飯店是吧？那裡肯定很安全的，我自己去開房間就行了。”

　　汪俊生知道容重言的性子，那是再紳士不過的一個人，怎麼可能讓一個孤身女子去住飯店？“好的，謝謝你啊李小姐，我們家翠翠要是好起來了，我請你吃飯！”

　　他說完抓起一隻包子塞到嘴裏，也不敢看容重言的臉色，轉身就跑了。

　　“俊生是我母親的遠房侄子，比我大幾歲，但是人吧，有些不着調，叫李小姐見笑了，”容重言看着跟陣兒風一樣跑的無影無蹤的汪俊生，一臉無奈道。

　　艾陽擺擺手，“沒事的，汪經理這也是家裡孩子病了，才一時情急，容先生能把麵粉廠交給他打理，就說明他的能力了。”

　　“咳，”容重言咳了一聲，“翠翠不是俊生的孩子，”

　　“呃，是妹妹嗎？我以為是女兒呢，”

　　“也不是妹妹，”容重言有些糾結，要不要把真相告訴艾陽。

　　“小妾？不會吧？”艾陽見一向從容的容重言一臉的便秘相，恍然道，“這可不”太好，她看着汪俊生還挺像個人呢。

　　“哈哈，小妾，”容重言忍不住放聲笑了出來，“也不是小妾，翠翠是汪太太養的一隻捲毛獅子狗，所以，”

　　艾陽無語的瞪着容重言，“好吧，我相信了，您這個助手確實十分的不着調，當然，也是您這個好說話的老闆給了他這個作弄人的膽子，”估計也是汪俊生姓汪的緣故，才敢跟容重言這麼沒有顧忌。

　　容重言輕嘆一聲，替艾陽拉開椅子，汪俊生是汪夫人的人，續貴生是續夫人的人，他的兩位母親對他都是一片慈母之心，這兩個助手更是忠心耿耿，但也因着這層關係，他們之間更像是親人，“反正人是追不回來了，走吧，我送李小姐到華榮飯店去。”

　　艾陽拿起桌上的手袋，斜了一臉無奈的容重言一眼，抿嘴一笑，“短期目標，是他們贏了，不過長期的么”今天他們真的是把他們兩個湊到一起，還好幾個小時。

　　淡如遠山的眉，明亮的笑眼，小巧而挺直的鼻樑下嫣紅的唇，看得容重言有一種眩目的感覺，“長期的？李小姐賭誰贏呢？”

　　如果他們在一起了，就是汪俊生跟續貴生贏了，如果他們沒有什麼發展，就是他們贏了？艾陽輕笑一聲，眸光流轉，“容先生想誰贏呢？”

　　容重言幫艾陽拉開門，“我這個人不太計較輸贏，這個么，”他低頭看了艾陽一眼，輕笑道，“得看心情。”

　　不計較輸贏？

　　艾陽意味深長的笑了，但這時候的男人，艾陽還不怎麼了解，萬一沾了手就甩不開，擺出你就是他的人的作派，或者是非要弄個什麼小公館就麻煩了，她得再觀察觀察，“恰好，我也是。”

　　艾陽跟在容重言後頭，在一道道目光的行禮中，堅強的上了電梯，才長長吁了口氣，“我的天，我覺得自己都快被扎出洞了。”

　　她沒好氣的瞪了容重言一眼，“容先生，其實真正的紳士，把我送到飯店門前就好。”

　　容重言輕笑一聲，他承認自己剛才有些惡作劇的成分在，會突然有這樣的心思，大概是因為覺得艾陽並不會真的害怕，也不會真的因為這個跟他生氣吧，“可那不是君子所為。”

　　“君子？”艾陽腦子飛速運轉，“什麼意思？”

　　“受人所託，忠人之事，”容重言心情大好的看着一臉訝然的艾陽，“俊生家裡有事，把給李小姐安排飯店的事交託給我了，我只把你送到飯店門口，萬一出了什麼事，我怎麼跟俊生交代？”

　　摔，汪俊生又不是她什麼人，她出了事也不需要跟汪俊生交代好不好？

　　艾陽都要被氣笑了，“那照容先生的君子之風，是不是一會兒要跟我一起進房，最好還要守在我身邊，萬一你走了，我出了什麼事，你怎麼跟把我‘託付’給您的汪經理交代啊？”

　　“那倒不必，我們華榮飯店的保安系統還是很可靠的，這裏的保安經理是從德意志請過來的，”容重言幫艾陽拉開沉重的電梯門，示意她先請。

　　哼，艾陽跟在容重言後頭，看着他拿鑰匙開了402房的門，卻不進去，“容先生不把我送進去？我不進去，您的責任可就沒有完成啊，貴飯店的安保很可靠，但你能肯定我不會心血來潮出去再散個步？”

　　容重言推門進去，幫艾陽把燈打開，斜靠在門邊，“我不姓柳，所以李小姐還是好好休息吧。”

　　艾陽也沒有準備真的留他，如果她那麼做了，她這個“鄉下來的姑娘”的人設，可徹底崩了，現在她頂多跟容重言玩一玩“煮熟的鴨子嘴硬”，剛才的“挑釁”其實是：

　　雖然心裏很羞澀，但為了不被人看扁了，硬着頭皮在硬撐。

　　所以她現在“撐不住”了，配合著見好就收，“謝謝容先生了，您趕緊回去休息吧。”

　　容重言看着被艾陽關上的屋門，搖頭笑了笑，華國的女郎，不論是新派的還是傳統的，其實內里還都是羞澀膽怯的。

　　洗漱之後艾陽躺在床上，卻翻來覆去睡不着覺，她煩躁地從床上坐起來，心道這華榮飯店怎麼建在這麼個地方，吵成這個樣子，還讓不讓人休息了？

　　艾陽想告訴自己，這隻是本小說，裏面的人物都是假的，但有人在窗戶外頭哭的撕心裂肺的，聲聲入耳，她沒辦法當成在小說里看的，不是自己耳朵聽的啊！

　　艾陽穿好衣服，推開窗向外看，外頭的哭聲更清晰了，她摁鈴叫來服務員，“這後面是什麼地方，哭成這個樣子？這客人怎麼休息啊？”

　　服務員探身往外看了看，納悶道，“沒聲音啊？小姐，我們華榮飯店別看在寶昌路附近，但這裏鬧中取靜，還沒有客人說休息不好的，您是不是”

　　見女服務員一副見鬼了的樣子，艾陽擺擺手讓她出去了，沒辦法，耳力太好有時候也並不什麼好事，就像現在，你要是笑語喧嘩也行，這哭的肝腸寸斷的，她是沒辦法枕着哭聲入睡的。

　　艾陽想了想，探身又往飯店外頭看了看，後街確實如服務員所說的那樣，一片漆黑，她把房間的燈關了，輕輕跳了出去，到底是哪兒在哭，她得弄清楚才行，不然今天是睡不了了。

　　艾陽循着哭聲愣是跑了兩條小街，在一處棚戶區停了下來，她輕嘆一聲，僅僅兩條街的距離，這裏跟寶昌路就是兩重天。

　　她在一間棚子前聽下，都不用仔細聽，裡頭男人的罵聲跟女人的哭求聲還有小嬰兒的啼哭聲就傳到耳邊了。

　　“我以後多接點洗衣服的活兒，囡囡也大了，每天都幫我洗衣裳，等再大些，她就可以去廠里做工了，你就別把囡囡賣了吧，那種地方，不是正經女孩子去的啊！”

　　男人大聲罵道，“都給我閉嘴，這個家是老子說了算，一個丫頭片子，除了吃飯還會幹什麼？我把她賣到堂子里，吃香的喝辣哪裡對不起她了？將來發達了，還得來謝謝老子呢！”

　　“那種地方哪有活着出去的？”女人一把拖住又要出門的男人，“他爸，我求你了，囡囡太小了，不如這樣，等兩過兩年，就把她嫁出去，嫁出去就不吃咱家的飯了。”

　　隨着一記耳光聲起，男人大聲吼道，“嫁出去，誰家能像堂子給這麼多錢？等她能嫁人，老子還得養她多少年？老子一天到晚辛苦出工，養着你們這幾個賠錢貨，早就該把你們都賣了！”

　　“你從來沒有養過我，都是我娘養的，你在外頭的錢從來不往家裡拿，不是送到煙館，就是送到堂子里，你憑啥賣我？你還來搶我娘的錢，”一個清脆的聲音響起，旋即是拳打腳踢跟痛苦呻/吟聲。

　　艾陽往後退了退，將自己隱在黑暗中，沒多大功夫，破門吱呀一聲開了，一個男人罵罵咧咧的从里頭出來，“趕緊把她給我收拾乾淨了，明天人家就來領人了，到時候看不見人，我把你賣了！”

　　“哎喲，”男人腳下一滑，就一頭栽進路邊的臭水溝里，裡頭母女聽到聲音，想出來，卻發現門拽不開了，母女兩個使足了全身力氣，半天才把門給打開沖了出來。

　　艾陽看着那個乾瘦的女人在漆黑的巷子里轉了一圈兒，尋到丈夫跌落的地方，又轉頭叫女兒去划洋火，等她們看清楚俯在臭水溝里已經沒了聲息的丈夫，女人愣了一下，慌忙要去喊鄰居們出來救人，卻被小女孩給攔住了，“娘，要是爹不在了”

　　燭影里女孩兒的青白的面容跟鬼影一般，兩隻大大的眼睛卻亮的嚇人，“我就不用被賣到堂子里了，我會幫你洗衣裳，再大些到廠里做工，咱們一起養弟弟妹妹”

　　乾瘦女人遲疑了一下，一瞬之間，僅有的燭光就熄滅了，只聽一個顫抖的聲音道，“囡囡，你回屋再拿根洋火來，咱們先把你爹拉出來。”

　　“誒，”小女孩應了一聲，轉身慢慢往屋裡去了，艾陽悄悄走到她家門邊，從兜里掏出幾張紙幣，捲成捲兒透過開裂的縫隙塞了進去，希望天亮之後，這家人能看到，沒了濫賭鬼丈夫，母女兩個又願意吃苦，用這些錢來度過難關之後，日子會慢慢好起來的。

　　解決了心頭大事，艾陽一身輕鬆的回到飯店，這次她可以好好睡一覺了。

　　等第二天早上，艾陽又往棚戶區去了一趟，遠遠的聽到一陣哭聲，和人們的嘆息聲，她裝作好奇的問了一句，才知道前頭有家男人晚上出門，一不小心掉在路邊的臭水溝里了，好巧不巧，人又摔暈了，等他老婆跟女兒找到他，人居然悶死在裡頭了。

　　“這都是命啊，誰會想到半尺深的泥水，就能淹死個人呢？”路人感嘆道。

　　艾陽跟着唏噓了一聲，“可不是嘛，這夜裡出門，真是得小心再小心了。”

　　等艾陽到了萬國百貨，續貴生已經在等着她了，“李小姐真是爽快人，”續貴生對艾陽主動要求籤合約的態度很滿意，他們最怕的就是那些藉著丁點兒關係就夾纏不清，認為容家有錢，就硬要來沾便宜的人，“我已經叫人把合約擬好了，李小姐過目。”

　　艾陽仔細看了，沒什麼問題，就提筆在上頭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倒是續貴生，見她用鋼筆用的還挺熟練，有些好奇，“原來李小姐念過洋學堂？”

　　艾陽赧然一笑，“沒有，不過我侄子在豐城讀書，他回家會把自己學的東西教給他妹妹，我也跟着學了一些。”

　　敏而好學，續貴生點點頭，把合約收好了，“以後李小姐有什麼需要，只管跟我說，對了，容爺還說了，我們公司會免您這半年的租金，所以從省錢的角度來看，您可以越早過來越好。”

　　艾陽其實一路都在盤算，能不能跟續貴生商量商量，讓她的罐頭早點兒進萬國百貨呢，沒想到容重言居然先提出來，“謝謝續經理，您也替我謝謝容先生，你們放心，我一定會保證罐頭的質量，絕不會給貴公司摸黑的！”

　　續貴生最擔心的就是這個，他們萬國百貨就算是賣洋貨，那也是各國優中之優的產品，艾陽的罐頭他是嘗過，味道不錯，“那最好了，我們公司也會時不時抽查的，還請李小姐注意了。”

　　辭別了續貴生，艾陽立馬在外頭包了一輛黃包車，讓他帶着自己往續貴生推薦的木工坊去，她的在今天之內，把一切都搞定了，華榮飯店少住一晚還能省不少錢呢。

# 第35章

　　容重言再去萬國百貨, 一眼就看見靠牆排半人高的玻璃櫃，那柜子沒用多少木頭, 幾乎都是用玻璃鑲出來的，色澤鮮亮的水果罐頭擺在裡頭，勾人食慾, “那是李艾的罐頭？這麼快就擺上了？”

　　續貴生一笑, “是啊，李小姐做事就是麻利, 半個月就把柜子做好了，我聽木工師傅說，樣子也是李小姐自己定的，”白漆柜子, 大塊的玻璃，後頭還是用鏡子鑲的, 連價格都直接定好了，不過卻是用彩色的筆寫在做成水果樣式的價簽兒上，又醒目又有趣。

　　來他們百貨公司的客人, 就算是沒打算買罐頭，也會忍不住過去看看，問上幾句, 而他們的售貨員也被艾陽提前培訓過了, 一瓶小小的罐頭, 還補什麼素, 說是外國研究室出來的研究結果, 真是太能哄人了。

　　容重言點點頭，“生意怎麼樣？”

　　續貴生笑了，“李小姐那罐頭賣的簡直就是燕窩價了，爺您又親自發的話，不收李小姐的租金，能沒得賺么？前陣子重陽，光禮盒就下去幾十個呢！我聽說安小姐都拿這個當了節禮。”

　　這個艾陽，比他都會做生意，怪不得安梅清往容公館送罐頭呢，敢情她連她那兒都下功夫了。

　　“那挺好的，你大概估估他們的營業額，明年續合同的時候好定價，”容重言笑道。

　　“定價？”續貴生訝然道，“真的收啊？”

　　就那面幾尺見方的地方，真的收人家一小姑娘的錢？

　　容重言默默的看了看續貴生，“續經理，咱們是生意人，生意人怎麼可以隨便叫人佔了便宜？等年底的時候你只管放消息出去，那地方不大，但有了罐頭的先例，未必沒有人願意仿效一下。”

　　好吧，他之前就是個江湖人，不是生意人，想到艾陽一口一個“續經理”甜甜的叫着，每次過來，還會給他帶果醬跟果醋讓他嘗新，續貴生忍不住想趕緊給艾陽送個消息，叫她做好準備了。

　　“爺，您跟李小姐”不是相談甚歡嘛？那天之後，他還聽汪俊生說，容重言送的艾陽去飯店。

　　“我跟李小姐只是生意關係，她租我的櫃檯，就得給我付租金，”容重言很少見續貴生露出這麼驚訝的表情，背着手道，“咱們萬國百貨裡頭的洋貨，都是由咱們的洋行進過來的，李小姐是唯一一個租櫃檯的商戶，難道我做的還不夠？”

　　對啊，關節在這兒呢，續貴生一拍巴掌，他們萬國百貨就沒有私人經營的櫃檯！

　　可容重言卻給艾陽開了先例，現在老闆說明年要加錢，還說要把那地方租給別人，肯定是艾陽沒領會到自家老闆的“美意”！

　　得不到美人回報，老闆不開心了，所以要小小的“懲罰”一下，對，一定是這樣的！

　　續貴生決定等容重言一走，立馬給汪俊生打電話，叫他給艾陽送個消息，順便再提點她一下，這姑娘也太不開竅了！

　　汪俊生說明來意之後，艾陽真是哭笑不得，這是做什麼？“謝謝汪經理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她拿出任嫂釀的果醋跟果醬，“這兩種的工藝一直不太成熟，所以沒有給你送過去，這次你來了，就帶回去幾瓶嘗一嘗，”

　　她把另一隻匣子裝的往前推了推，“這個是我送給容先生的，還請汪經理幫我帶給容先生吧。”

　　“別呀，”汪俊生直接把自己的那匣子往手裡一拎，“我可聽說李小姐是親自去滬市送貨的，這些東西你自己拿給容爺吧。”

　　看着挺伶俐的姑娘，怎麼這方面這麼木呢？擱着別家的姑娘，早就撲上去了，“我說的話你好好琢磨琢磨，我們容爺再好不過一個人呢，女人呢，總要有個歸宿才成，你這樣的相貌，娘家又靠不上，再沒有個人在身邊照顧着，以後的路會很難走的。”

　　艾陽承認汪俊生說的是道理，但世人的道理不一定是她的道理，她對容重言挺有好感的，如果兩人有機會，交往相處都有可能，但絕不是因為她需要有個能保護她的人來“照顧”，而且她相信，容重言也不會樂意她是出於這個目的才接近他的，“那好吧，改天我到萬國百貨去的話，會親自帶給他的。”

　　還算聽勸，汪俊生放心了些，“我跟你說，哥哥真的是一點兒壞心也沒有，你沒事的時候多想想我的話，就像你這些罐頭啊，果醬的，如果擱在大公司，就能賣個好價錢，如果留在莊子上，它們還不抵米糠有用呢！是不是？”

　　等信河果園的水果全都卸完，封園的時候，印刷廠第一批廣告畫也送到了十六鋪的罐頭店裡。

　　艾陽也不含糊，直接把自己印刷的格外精美的海報一家水果行給送了一張，反正上頭都是色彩鮮艷的水果，貼在水果行里再合適不過了，各家水果行的掌柜也都沒有拒絕，雖然都是做水果生意，但信河莊子開的是罐頭廠，跟他們這些賣鮮果的衝突不大，甚至有些嗅覺敏銳的，乾脆跟艾陽談了合作，趁着水果淡季，把艾陽廠子里的各色罐頭掛在他們水果行里售賣，每瓶罐頭他們抽個寄賣費。

　　合則兩利的事，艾陽自然沒有意見，原本她頭一年沒打算賺錢，賠本賺吆喝，打個知名度，如果她的水果深加工生意做的好，等明年她的水果就不打算送到水果行里了，而是全部再加工，做成罐頭，果醬跟果酒這些。

　　可沒想到容重言給了她那麼大個驚喜，因為進駐萬國百貨，她的罐頭真是小小的賺了一把，甚至還有聰明人發現她十六鋪的價錢要比萬國百貨的低，乾脆跑到十六鋪來買，這也帶動了她罐頭鋪子的生意。

　　在這兒賈管事跟劉嫂他們可就能任意發揮了，把自己這些罐頭的來歷吹的能有多大就有多大，完全成了外國上流社會招待賓客之備佳品了。

　　因為這個，艾陽這次的月曆紙也加印了許多，她把剩下的讓印刷廠全部送到了萬國百貨，等過年的時候，她可準備趁着容重言收租之前，賺上一筆，然後再看看能不能在寶昌路周圍尋了個小門臉，開自己的艾氏洋果行。

　　雖然知道容重言不一定真的是在威脅她，但艾陽也不喜歡銷路掌握在別人手裡的感覺，人還是靠自己最安心。

　　容重言看着桌上兩隻熟悉的匣子，“李艾來過了？”

　　續貴生頗為鬱悶的點點頭，一指桌上的幾張海報，“這兩匣子是她們新出的罐頭跟果醬，還有果醋，那個醋叫李小姐說的跟十全大補丸一樣，又是瘦身，又是美顏，還說每天喝兩口老的慢，嗐，反正我是不信的，但就沖她說的這麼花哨，我覺得咱們滬市各家太太們的荷包又要打開了。”

　　容重言看着匣子里那幾隻精巧的玻璃瓶，把醋裝在汽水瓶里，還配上不同的彩色標籤，也只艾陽的腦子能想出來，“這東西前陣子梅清姐往家裡送了兩瓶，母親居然喜歡上了那種蘇打醋！”

　　汪夫人還特地差人去問了安梅清，這種醋哪裡有賣的，結果安梅清告訴她，自家百貨公司以後就會賣了，搞得汪夫人還跟容重言問起過，催他快點進貨。

　　續貴生有些遺憾艾陽走的太早，沒能跟容重言遇上，“說起來這位李小姐做生意的手段還是極不錯的，將來也能幫幫你的忙”

　　家裡兩位夫人，汪夫人一心慈善，那是往外灑錢的祖宗，而自家夫人，倒是會賺錢，也願意出來賺錢了，但是她賺的那個錢，家裡這位小祖宗不愛要！

　　容重言沒在意續貴生這些心理活動，“把這些送到母親那裡吧，黃山路那邊嘛，”

　　續貴生趕忙道，“之前李小姐拿來的，我給夫人送過去過一些，夫人不太喜歡吃甜的，都拿來做點心了。”

　　既然不愛吃就算了，容重言點點頭，“那果醋呢？母親嘗過沒？”

　　續貴生又搖搖頭，“夫人也不喜歡。”

　　容重言點點頭，“李艾有沒有問你明年租金的事？”這麼沉得住氣嗎？

　　續貴生這下來了精神，“就提了一句，不過我聽她的意思，想在咱們百貨附近租間鋪子，說起來這信河莊子上的產品越來越多，咱們這兒的櫃檯太小了，擠在一起，不氣派！”

　　容重言垂眸敲了敲罐頭匣子，“她倒是個有遠見的，想在寶昌路上租鋪子，你跟底下人打個招呼，如果有人想開洋果行，讓她來跟我談。”

　　“爺？”容竹卿發家其實也是在二十多年前，當時寶昌路還不像今天寸土寸金，容竹卿就趁着時局混亂，洋人都爭着往國外跑的時候，用白菜價買下的大半寶昌路。

　　後來洋人們再次湧向滬市淘金，經過近二十年的經營，寶昌路成了容家的聚寶盆，容重言發話說讓艾陽找他談，就算是她看中的鋪子不在容家名下，那也得容老闆點頭了。

　　“怎麼了？我又沒打算抬價，”容重言白了續貴生一眼，“母親那邊怎麼樣了？那群剝豬玀的還沒有抓住？”

　　提起自由大飯店的賭場，續貴生也是一心的火氣，他都想跟容重言辭職，回去幫着續夫人打理賭場了，“抓了，也打了，沒用，這些人，咱們又不能關他們一輩子，送到巡捕房，也是教訓一頓，最終還得放出來，這陣子那邊冷清了好多。”

　　容重言點點頭，“母親怎麼說？”

　　“夫人叫人查了，說是，”真真是家醜，續貴生小聲道，“跟顧家那邊脫不了關係。”

　　容重言冷笑一聲，他就知道會是這麼個結果，當初顧勵行可是靠收拾了這群“剝豬玀”的人，才順利掌握了顧家名下的四大賭場，這會兒居然拿這些人來對付自己的親娘？

　　“你跟母親說，讓她在自由飯店長包幾間房，有大主顧贏了錢不想走，就免費請他們住一晚，等天亮了再走，如果有人想走，可以提前聯繫容家的車行，我們用汽車送他們回家！”

　　“這，”這投入也太大了，續貴生有些為難的看着容重言，就聽他道，“我的錢用給母親，沒什麼不應該的，還有，你的人還繼續給我抓人，但是抓住了不要再往巡捕房送了。”

　　“那送到哪裡？”續貴生道。

　　“把人給我捆好了送葛橋去，”容重言冷冷一笑，“跟柏團長說一聲，給他們送點兒勞力使使！”

　　葛橋可是駐着淞滬警備司令部第五師二十六團，團長柏廣彬跟容重言是同學，把人送到他那兒，想回來，哼哼！“我知道了，我這就去辦！”

　　艾陽在寶昌路附近轉了一大圈兒，又去找了附近的經濟行，把自己的要求告訴他們，才放心的逛起自己的街，她買了不少餅乾糖果，明天是罐頭廠發工資的日子，自從莊子里的女人們過來幫工之後，這一天就成了全庄的大日子了，不只是莊子里的女人，連男人跟孩子都等着呢！

　　雖然現在是廠子的起步期，艾陽給她們發的工資有限，但艾陽發現，這菲薄的工錢給她們帶來的精神上的快樂，遠比物質上的富足要大的多，只兩個月的功夫，她就發現有女工給自己做了新的罩衫，或者添了朵新的絨花，孩子們的氣色也明顯比以前好了許多。

　　艾陽已經想好了，等到過年的時候，就叫馬老大去鄰村買些肉蛋回來，當福利發給大家，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把信河莊子變成世外桃源，但她願意力所能及的讓跟她在一起的人快樂一些，幸福感強一些。

　　而她呢，就到滬市來開間房，徹底享受一下大都會的繁華生活，也算是獎勵半年來她的辛苦勞動。

　　容重言看着坐在路邊咖啡廳，喝着咖啡看外國雜誌的艾陽，示意司機停車，什麼時候她居然還看得懂外文了？

　　“李小姐，真的好巧，”容重言沖抬着瞪着他的艾陽一笑，徑直在她對面坐下，“看書呢？”

　　“哈哈，”艾陽把手裡的雜誌放下，“我哪兒看得懂啊，就是好奇外國人看的書都是什麼樣子的，裡頭的畫兒也挺好看的。”

　　原來如此，容重言笑了笑，看着桌上還冒着熱氣的咖啡，“李小姐喜歡咖啡？”

　　這人好煩啊，她只是逛累了歇歇腳，又想起來好久沒有喝過咖啡了，隨口點了一杯，“說不上喜歡不喜歡，挺苦的，比咱們的茶還苦，我也是好奇，就叫了一杯嘗嘗，”

　　她一指咖啡廳，“那裡頭人太多了，還有洋人，我不敢進去，就坐外邊兒。”

　　容重言似笑非笑的看着艾陽，“還有李小姐不敢做的事？”

　　“多稀罕啊，我又不是神，我不敢做的事多了，”艾陽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心裏很享受，臉上還不得不擺出勉為其難的樣子，“容先生挺閑的啊，還有功夫出來閑逛，”

　　她看了一眼身後的咖啡廳，“這不會也是你們容家開的吧？”

　　“當然不是，我並不閑，只是沒想到會在路上看見李小姐，覺得咱們挺有緣分的，就下來跟你打個招呼，你送來的罐頭跟果醋我也看到了，家母很喜歡，謝謝你。”

　　這已經是艾陽聽到的最好的反饋了，“我聽安小姐說了，她也很喜歡的送的果醋，還說要跟我們長期訂呢，如果容先生也需要的話，只管讓人去我們櫃檯取就行了，我給你按成本價！”

　　成本價？“我以為李小姐會不收我的錢呢，”容重言不滿的看着艾陽，彷彿在看一個負心女。

　　艾陽尷尬的笑笑，“那個，我也不想收啊，但是吧，玻璃公司是你開的，那些瓶子你們收了我多少錢容先生心裏很清楚的，還有我那些海報，罐頭標籤，都交給您的印刷廠來做了，說起來，我也算得上容先生的一位長期客戶了，”

　　艾陽跟容重言算着賬，她跟這兩間廠子為了數量跟價錢問題，砍價砍的昏天暗地，但也叫容氏掙到錢了不是？“容先生，我跟您這種商業大鱷比不了，我這是小本兒經營，送不起啊！”

　　艾陽“幽怨”的望了容重言一眼，“您不也說了，過了年就要收我的租金了，我也得存點兒錢不是，成本價已經很有誠意了。”

　　怪不得續貴生誇她是個做生意的人才呢，會不會做生意尚且不說，這張嘴真是別人真是休想佔了便宜，“聽貴生叔說，你準備在寶昌路附近租個鋪子？我記得你在十六鋪已經有一間鋪子了，李小姐這也算是小有所成啊！”

　　“見笑見笑，全靠容先生支持，”抱怨歸抱怨，但容重言確實是她的貴人，艾陽感謝的話說的誠心誠意，“我是打算租間鋪子，這樣也可以一次往滬市多送點兒貨，畢竟我們的種類以後也會越來越多的。”

　　“那我們的櫃檯李小姐還需不需要了？如果不再租的話，我讓貴生叔問問，有沒有人願意接手，”容重言看着有些為難的艾陽，心裏暗笑，“我瞧着那塊地方還不錯，應該會有人願意接手。”

　　艾陽已經從容重言的目光中看出他的居心了，她身子微微前傾，一手支頤，“我當然想租了，就怕容先生開的條件我付不起啊！容先生，您開個價我考慮考慮？”

　　容重言伸手端過艾陽面前的咖啡，輕輕呷了一口，“這家咖啡味不錯，李小姐多喝幾次就習慣了，至於我的條件嘛，李小姐先找找鋪子，等有了退路，咱們才好談。”

　　這話是什麼意思？什麼叫“等有了退路”？

　　艾陽正準備問呢，就見容重言掏出一張紙幣扔給服務生，“我還有事，先走一步了，咱們改天見。”

　　說完徑直上車走了。

　　嘿，這是逗姐玩哪？

　　艾陽目瞪口呆的看着合上車門的容重言，沖他揮了揮拳手，要不是看在他們也算有些交情的份上，真想把他的車胎扎漏氣了！

　　那她就先找鋪子好了，她也覺得在滬市找好鋪子，才有底氣跟容重言砍價，當然，憑她對容重言、汪俊生還有續貴生這三個人的觀察，最好說話的應該是年紀最長的續貴生，只可惜這次容重言明顯是挖了坑等着她呢！

# 第36章

　　滬市的經濟行一直沒有消息過來, 艾陽也知道好鋪子不是一時半刻就能尋得到的, 因此也不着急, 反正她十六鋪還有一間洋果行呢, 她不也不成天不露面不是？

　　這天她正抱着碗罐頭吃的香甜，抬頭就看見大哥李照田嫂子魯氏帶着一雙兒女進來了, “小艾啊，我們來看你來了！”

　　艾陽輕笑一聲，放下手裡的碗, 來看她來了，前兩個月怎麼不來？現在洋果行生意做穩了, “親人們”來了。

　　他們在街口說的話她都聽見了, 這眼看要過年了, 米糧店生意也淡了, 兩口子閑沒事, 想起來她這個妹妹來了, 確切的說, 是一直沒有忘記過她這個妹妹, 但又不知道她這個妹妹會不會纏着他們一直借錢，所以觀望了小半年，發現她過的不錯, 才敢拖兒帶女的到十六鋪來找她來了。

　　“大哥你也是常來十六鋪卸糧的，只可惜每次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都不肯往妹子這小店兒里坐一坐, 看一看妹妹我過的怎麼樣？”

　　艾陽對這樣的兄嫂就沒有好聽話, “就月前吧，我聽賈管事說看見你在我們店門口轉悠呢，賈管事趕緊跑出去想請你進來坐坐，結果你轉身兒就跑了，他見到我還嘀咕，說自己是不是年紀大了，眼神兒不好呢，”自己這個哥哥可是過來踩過幾回點兒了。

　　魯氏呵呵一笑，“瞧妹妹說的，你也知道的，家裡開着生意，一刻也離不得你哥哥的，他想看你，也沒有時間啊，這不，清泉學校一放假，我們就趕緊帶着他來看他姑姑了！”

　　清泉跟明英的目光完全被架上那一排排罐頭給吸引了，亮晶晶的玻璃瓶了里裝着一塊塊他們在家也輕易難吃到的果子，再看桌上那碗艾陽沒吃完的罐頭，他們都能聞到碗里散發出來的甜甜的香氣，“姑姑，”

　　明英膽子大，直接撲到艾陽身上，“姑姑，我想死你了，你不是嫁人了嗎？怎麼在這兒開買賣啊？姑姑，我要吃罐頭，我要吃罐頭！”

　　艾陽直接把明英從自己身上拎起來，“吃罐頭可以，你們給我坐好了，”她轉頭一指身後的貨架，“你跟清泉，一人挑一個。”

　　“喲，這怎麼可以，”魯氏可是在別的水果行里也見過這種西洋進口的罐頭，一瓶都要一塊大洋，“不行不行，給他們吃簡直就是糟蹋東西，”最好能叫她帶走，回去擺在自己家的米糧鋪子里，賣成大洋最好了。

　　聽見魯氏說不行，艾陽立馬答，“那好吧，清泉明英，這可不怪我，你娘不給你們吃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這種金貴的東西，得捎回去叫兩個孩子慢慢吃，那麼一大瓶子，一人一瓶，還不吃壞肚子了？”魯氏見女兒要哭，趕緊道。

　　李照田已經對老婆的心思已經心領神會，“就是，哪有這麼慣孩子的？你們別鬧，等一會兒咱們走的時候，叫你姑給你們一人幾瓶，回家慢慢吃！”

　　艾陽看着這對沒出息的夫妻，“行，一會兒走的時候，這裏頭的罐頭姑姑一樣送你們一瓶，當是提前給你們的壓歲錢了，說好了，這是姑姑給你們的，你們回去慢慢吃啊！”

　　一樣一瓶？清泉往貨架上一掃，他們一人最少能帶走四瓶，“謝謝姑姑！”

　　明英立馬又撲了過來，“姑姑姑姑，我要跟你一起過年，我娘說了，你在信河過好日子呢，你怎麼不帶我去？你不是跟明英最親了？你還說過，將來要把明英接到梁家當大小姐呢！”

　　艾陽臉一沉，不滿的瞪着李照田，“我說大哥，你還是我親哥嗎？叫自己閨女過來戳我肺管子？好好的日子不過，非要來找事不是？”

　　妹妹從小到大，在自己跟前就沒有抬頭說過話，可嫁了一回人，就變成只雌老虎了，李照田告訴自己不要跟她一般見識，“你真是的，小孩子家的話，何必跟她一般見識？明英從小就跟你親，想跟你親香親香有什麼錯？”

　　“也行，不過明英，咱們可說好了，你去姑姑那兒也沒問題，但是你過去了，得幫着姑姑燒火做飯，還要洗自己的衣裳，能不能做到？”艾陽過年沒打算留在信河莊子，所以已經跟李嫂任嫂她們說好了放假日期，怎麼可能把李明英接過去？

　　“可我不會啊？姑姑，你就帶着明英吧，明英吃的不多，姑姑，你那麼疼明英的，”來時魯氏已經教好女兒了，一定要想辦法留在信河別墅里，如果艾陽真的叫她幹活，哭就行了，難道她還真的不叫自己親侄女吃飯？

　　“不會啊，那就不行了，以前姑姑沒嫁人，咱們是一家人，照顧你沒關係，但現在不一樣了，姑姑已經嫁人了，還是叫你爹給賣了，這哪有賣了別人，還跑去吃人喝人的道理？要不這樣吧明英，你跟我去滬市，我瞧着你的模樣，也能賣個好價錢，等我把你賣了，回來就跟你爹娘說，帶你出去玩，一不小心叫拍花子拐跑了，好不好？”

　　艾陽毫不掩飾自己目光中的惡意，“嫂子，這長兄為父，長嫂為母，真把明英給‘丟’了，想來嫂子看在我小小年紀就叫人賣了的份兒上，一定不會跟我計較的，是不是？”

　　魯氏千算萬算，都沒有想到自家小姑能說出這麼惡毒的話來，“李艾，她是你的親侄女，你如今日子過的好了，照顧她幾天怎麼了？你的心怎麼那麼狠？”

　　“她是我的親侄女，我還是她爹的一奶同胞呢，我親哥拿我換水田的時候，你不也在拍手叫好么？這會兒來講親情來了？你也別說我毒，我也是跟着你們學的，對不對嫂子？”艾陽不屑的看着李照田夫妻，這年頭，有錢就是爺，李照田一個高湖鎮的土財主，還沒本事害到她頭上。

　　李照田正要再開口，抬頭見有人進來，他瞪了一下，忙起身道，“趙兄弟？”

　　趙元慶愣了愣，才拱手還禮，“原來是李兄，李兄怎麼在這兒？”

　　李照田一指艾陽，“這是我妹子，這罐頭店是我妹子的生意，小本兒買賣，她一個女人家操持着不容易，我過來看看，”

　　他轉頭沖穩坐如山的艾陽道，“小艾快過來，見見你元慶哥，元慶跟哥哥是多年的好友了，元慶，你也來十六鋪轉轉？”

　　趙元慶還是頭一次這麼近距離的看艾陽，一時有些反應不過了，“啊，這位是令妹？”

　　魯氏只恨趙元慶不爭氣，上前一推艾陽，沒想到正好兒艾陽彎腰提鞋，撲了個空，倒是把腰給閃了，她疼的只吸氣，還要強忍着招呼趙元慶，“是啊，這是我們家小艾，小艾，快見過趙大哥。”

　　艾陽冷笑一聲，趙大哥？這人老的跟她都差着輩兒了，叫哥不是罵人家嘛？

　　她沖櫃檯邊的劉嫂道，“劉嫂，客人來了，趕緊招呼招呼。”

　　劉嫂是艾陽特意從莊子里選上來的伶俐人，忙迎了過去，“這位先生，您要看看我們的罐頭？”

　　趙元慶尷尬的看了李照田一眼，“是啊，我母親這幾天老說口裡淡，想吃些果子，可這大冷天兒的，我哪兒給她找果子去？就想着來買瓶罐頭給她老人家帶回去。”

　　“趙兄弟可是咱們豐城有名的孝子，”李照田贊不絕口，“小艾，趕緊的，給趙兄弟介紹介紹？”

　　這一來一往的，劉嫂已經看明白怎麼回事了，這哪是來買罐頭啊，分明是來相親的，這趙元慶除了年紀大些，倒也相貌堂堂，“趙先生，不知道家中老太太是喜甜還是喜酸？我們這兒的罐頭分着四種呢，還但分着甜酸，連甜度跟酸度都有區別的，若是府上老太太沒胃口，我們這兒還有新進的果醋，回去沒胃口的時候盛兩勺出來，拿溫水一衝，爽口又開胃！滬市的太太小姐們，都喜歡喝！”

　　李照田看着一直坐在櫃檯後頭不動的艾陽，有些生氣，“小艾你是怎麼回事？人家趙老爺可是豐城有名的富戶，家裡良田千傾，店鋪無數，”

　　“比梁家錢還多？”艾陽翻了李照田一眼，沖劉嫂道，“劉嫂你聽見沒？趙先生可是我們豐城的大富戶，自然是不差錢的，這又是孝敬家裡老太太的，肯定是四樣罐頭每樣都要啊，回去打開了，讓老太太一樣嘗一嘗，哪樣最喜歡，以後就再來買哪樣，還有果醋，滬市的太太們喝得起，趙老太太自然也喝得起，是不是啊趙先生？”

　　美人終於肯跟自己說話了，趙元慶都沒聽清她說的什麼，忙點頭道，“是極是極。”

　　劉嫂心裏暗笑，沖趙元慶點點頭，“那我每樣都給先生裝一瓶，用我們鋪子里的禮匣給先生裝起來，回去老太太見了，一定歡喜的很。”

　　說完扭頭就從後頭拿了只匣子，麻利的罐頭跟果醋分區裝了，又把店裡的海報卷了一張系在禮匣旁邊，才遞給趙元慶，“承惠，十塊大洋。”

　　“什麼？”趙元慶沒想到就這麼點兒東西，就要他十塊大洋，這不是搶么？“這，這也太，”太貴了，十塊大洋他能拉一車果子了，還各種各樣。

　　艾陽輕笑一聲，“唉，趙先生是改主意了，劉嫂，把東西拿回來吧，咱們這罐頭可是舶來品，城裡讀過洋書的先生太太們吃了沒有不說好的，要不您去別家看看？我看外頭的甘蔗就不錯，桔子也挺好，老太太吃了都開胃。”

　　“不，不是，我沒說不要啊，”頃刻之間，趙元慶已經算好賬了，就沖艾陽手裡的信河莊子，還有這爿罐頭店，這個女人他就娶定了，而且這洋罐頭越貴，她的嫁妝就越值錢，他從口袋裡掏出十塊大洋，直接摞在櫃檯上，“這洋貨自來比咱們這兒的東西貴上許多，我常買的，正常正常。”

　　李照田跟魯氏眼睛都直了，就這一下，十塊大洋，他們都賣多少米面啊？，他一拍巴掌，“可不是么，我這個妹子因為要開這罐頭店，可下了大本錢了，單這西洋罐頭，一般人都不好進貨去！”

　　他往趙元慶跟前湊了湊，壓低聲音道，“都是從停在咱們這兒的洋輪上弄下來的，不容易啊！”

　　趙元慶用餘光看了艾陽一眼，“是嘛，那可得有關係啊！”

　　李照田把他從街上打聽來的消息當成機密小聲的跟趙元慶解釋，“都是安家給牽的線兒，你不知道，現在滬市都吃這種洋罐頭呢！就這種玻璃瓶，都能賣一毛呢！”

　　這些趙元慶早就打聽清楚了，他想娶艾陽，要的就是艾陽手裡大筆的“賠償”，不過現在發現艾陽果然如李照田所說的那樣，長的是國色天香，這讓他更覺得這筆生意賺了，“安家我知道，滬市有名的大戶人家，辦這點兒事還不是手到擒來？再說，這也是他們應該的。”

　　不但滿意“嫁妝”還滿意姿色，再往深里想想，一個女人能在十六鋪撐起一爿洋貨店，也足見她的能幹，趙元慶沖艾陽笑道，“早就聽說李兄有一位賢惠能幹的妹妹，今日一見，果然是秀外惠中。”

　　艾陽看了趙元慶一眼，這就是李照田又替自己尋的買主了，一個年紀都能當她爹的男人，也虧得李照田一口一個“趙兄弟”叫的親熱，“趙先生若再有需要，只管過來，我們小店最歡迎的就是你們這種出手闊綽的財主了。”

　　“一定一定，”見艾陽這麼說，趙元慶一顆心都蕩漾開了，這肯定是她對自己也很滿意，才會邀請他常到店裡坐坐的。

　　他跟李照田又寒暄了幾句，彼此交換了個心領神會的眼神，才拎着罐頭匣子搖搖擺擺的走了，今天出來的早，還可以去後街的大煙館里抽兩口，叫個煙花里的姑娘好好痛快痛快，畢竟他可是馬上要娶到一位美嬌娘了。

　　趙元慶一走，魯氏就滿臉是笑的湊到艾陽跟前，“怎麼樣小艾？這位家裡雖然不梁家有錢，但也差不了多少，他是沒有梁維華年輕，但梁維華家裡頭有個厲害老婆，趙爺呢，老婆一年前就不在了，你別瞪眼，”

　　魯氏被艾陽刀一樣的目光刮的心裏發涼，但想到只要這門親事能說成，趙元慶就許諾給他們五百畝水田當聘禮，這次李照田兩口子都商量好了，聘禮一到手，立馬折成大洋藏起來，他們也不貪心，讓她帶着信河莊子當嫁妝走好了，“他前頭的老婆給他生了兩兒一女，嫁娶都已經辦完了，你過去啥心也不用操，只管當管家太太，”

　　魯氏越說越興奮，“你生的這麼漂亮，將來再生個一兒半女的，趙家的萬貫家財，還不都是你的了？怎麼樣？嫂子疼你吧？”

　　“我呸，這麼好的親事，給你們明英留着不就行了？”艾陽已經被李照田夫妻的厚顏無恥給氣笑了，“你把明英嫁過去，不但能得一大份聘禮，這樣吧，備辦嫁妝的時候，我也給添上一份，必然叫我這個侄女風風光光的，成不成？”

　　魯氏怎麼可能把女兒嫁到那樣的人家？再富也是不行的，“你胡說什麼呢？咱們明英才多大，九歲！”

　　“沒事，姓趙的不缺女人，只要你們嫁妝備的足，他應該能等的，不然你們也可以等趙家哪個兒子死了老婆，讓明英過去給人家當續弦。”

　　艾陽拿起櫃檯上的算盤嘩啦嘩啦的撥着，“大哥大嫂，做人不能太黑心了，明英是你們的骨肉，李艾也是你們的手足，我勸你們把心思都放在正經地方，好好開你們的米糧鋪子，別成天想着這些歪門邪道，不然啊，會遭報應的！”

　　李照田被艾陽罵的兩頰生疼，“你這丫頭胡說什麼呢？你一個女人家家，無依無靠的，我當大哥的能不管你？你嫂子千挑萬選挑了這麼個人家，還不是為你好？你怎麼這麼不知好歹呢？”

　　“千挑萬選？是啊，挑好買家可不是得花些心思，嫂子，我聽着趙元慶的條件是不錯，但跟你好像更般配，不如你跟我哥把婚離了，你嫁過去，趁着自己年輕，再給趙家生對兒龍鳳胎，以後家產還不都是你的？我聽你剛才說的頭頭是道的，心裏一定是想的很！”

　　魯氏也就二十多歲的年紀，被艾陽指着臉罵想再嫁，一張臉漲的通紅，“你胡說什麼呢？哪有這樣說你嫂子壞話的？清泉他爹，你聽你妹子說我什麼？她這麼說我，是逼我跳信河么？”

　　艾陽冷笑一聲，“怎麼，我說到你心裏去了，你這麼惱羞成怒？你跳信河？你跳去啊，你敢跳下去，我就信你沒有那份心，當眾給你賠禮道歉！”

　　魯氏張了張嘴，卻不敢說自己真的跳信河去，她一個女人家，真的跳下去，就算是被救上來，那名聲也算是毀了，“你真是太壞了，李艾，我們到底哪裡對不起你了？”

　　就算是他們夫妻看上了梁家給的聘禮，但梁維華可是豐城最有出息的大少爺，給他當二房太太根本不算辱沒了妹妹，叫她說，就算是當姨太太，那也是可以接受的。

　　艾陽怎麼會不清楚魯氏心裏想什麼？她根本不可能從這對夫妻那兒找到愧疚之心，因為在他們的三觀里，這就是一樁極好的婚事，他們已經很對得起李艾這個妹妹了，“對不對得起我已經不重要了，我也懶得再跟你們算舊賬。”

　　她臉一沉，“但我上次就說過了，我跟你們頂多算是門親戚，還是那種得日防夜防少見為妙的，我的事輪不着你們伸手！”

　　艾陽見李照田一臉不以為然，厲聲道，“李照田我告訴你，我這個人脾氣不好，小心哪天我心裏不痛快了，跑回高湖砸了你那間破鋪子！”

　　“你，你真是，”李照田沒想到艾陽張嘴就叫自己老婆改嫁，現在連哥都不叫了，“我告訴你，這門親事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你就給我好好在家裡備嫁吧，反正嫁妝你也是現成的，到時候等着人家趙家來抬人！”

　　艾陽從櫃檯后抄起掃帚，“這有些人啊，就是聽不懂人話，不挨點兒教訓受點兒疼就不知道長進！”

　　艾陽手臂一掄，低頭掃起地來，“我這不歡迎二位，你們趕緊走吧！”

　　她掃帚並沒有碰到李照田身上，可他已經覺得自己被鞭子抽到了一樣，立馬從地上彈了起來，“啊，你敢打我，我是你大哥，你敢打我！”

　　魯氏也嚇壞了，立馬撲過來要保護丈夫，“李艾，你住手！你怎麼能打你大哥？！”

　　艾陽哪會兒停手，依然掃地掃的起勁，要地上扇起來的風，卻像長了眼睛一樣，追着李照田跟魯氏的腿腳跑，只要碰到他們，就像刀扎鞭抽，疼的兩人直跳腳！

　　李照田跟魯氏狼狽的跑出罐頭店，“你，你個賤人，敢打你哥哥，我要去族裡告你，去官府告你。”

　　艾陽無辜的拎着掃帚，站在店門口的台階上，“大哥，咱們怎麼說也是一母同胞，你為了梁家的水田，把我給賣了，幸虧人家梁家仁義，知道我不願意，把我放了回來。”

　　艾陽要當眾把跟李照田的關係撕清楚了，省得他以她哥的名義招搖撞騙，接着賣她，“我出來之後，你們想搶梁家大少奶奶送我的莊子，我就跟你們說清楚了，賣我一回得的聘禮，就當是我還了你這幾年的飯錢了，可沒想到這才多久，你們就想把親妹子再賣第二回 了，你跟我說，你把我賣給個四五十歲，兒女成行的老男人，又得了人家多少大洋？”

　　她說著眼淚就吧嗒吧嗒的往下掉，“我知道，你跟嫂子是準備逼死我呢，我死了，這莊子跟鋪子就都是你的了，大哥，爹娘在天上看着呢，你就不怕夜裡睡不着嗎？你有臉去見泉下的爹娘嗎？咱娘臨走的時候是怎麼跟你說的？”

　　“就是啊舅老爺，你來店裡又吃又拿也就算了，怎麼能賣我們東家呢？她一個女人已經夠不容易了，你們當哥嫂的，不說幫她，還把不三不四的男人往我們店裡帶，你們就不虧心嗎？”

　　劉嫂在一旁插言道，“你說我們東家打你了，打你哪兒了你給大家指指？我劉香草對天發誓，我們東家要是挨着你一指頭，叫我滿嘴長疔瘡！”

# 第37章

　　劉嫂在一旁看的清清楚楚的, 艾陽就是彎腰掃個地，想把這對爛了心肝的哥嫂攆出去，這兩個人居然給火燒了尾巴一樣，大呼小叫的說妹妹打了他們，也太能裝了, 她這個看店的都瞧不下去了，“咱們這樣的人家, 日子過的再苦, 也舍不得賣兒賣女, 你們這些財主倒是一個個的，拿骨肉不當骨肉，賣了一回又賣一回，你們還要臉不？”

　　魯氏哪會想到被一個下人罵到臉上，憤然道, “你算什麼東西，敢跟我們這麼說話？什麼叫賣了她？滿豐城縣誰不知道趙家有的是大洋？我把小艾嫁過去，是叫她跟着趙大爺享福去，怎麼成了賣她呢？”

　　“豐城的趙大爺？哎呀，我剛才還看見他進了後街的大/煙館呢, 還出了條子, 叫了煙花里的小棉花兒過去陪他呢, 小棉花可是最會燒煙泡子的, ”街上的報童和要飯的小孩兒跟艾陽早就混熟了, 自從她的罐頭店開張之後, 這些孩子也跟着多賺了許多饅頭錢，“你這個老虔婆，把小姑子嫁給個老煙鬼，真狠心啊！”

　　小乞丐的聲音又尖又脆，整條街的人都聽清楚了，大家看向李照田夫婦的目光都不善起來，艾陽在這街上開鋪子也有幾個月了，長日無聊，周圍鄰居們已經把罐頭鋪子老闆的家世來歷打聽了個清楚，自然知道她是梁家的下堂婦（雖然真相併不是這樣），可這才多久，當哥哥的又要賣妹妹第二回 了，而且找的男人這麼不堪！

　　魯氏聽着街上人的議論聲，又羞又臊，“你們知道什麼？她被梁家休了，難道要當一輩子姑子？我跟她哥哥也是可憐她，才給她尋了趙大爺這樣的親事，趙大爺抽大/煙怎麼了？人家家財萬貫，十輩子也抽不完，找妓子又怎麼了？哪個男人不在外頭招蜂引蝶？”

　　艾陽簡直被魯氏的三觀給震驚了，“該說的話之前你們去我莊子里，想佔了我信河莊子的時候，我已經跟你們說清楚了，從你們把我賣到梁家換水田的那天開始，我已經跟你們再沒有關係了，以後咱們橋歸橋路歸路，哪怕我當一輩子姑子，也不會再由着你們操縱我的婚事，你們收了趙家好處是你們自己的事，趙家我是絕不會嫁的！”

　　她看了一眼李照田，“既然你覺得男人在外頭招蜂引蝶是應該的，那以後我大哥不管是逛窯子還是娶小老婆，你只管受着就行了！”

　　艾陽轉頭回到店裡，把裝好的禮匣拿出來了兩盒遞給清泉，“這是姑姑答應送給你們的，拿回去慢慢吃，”

　　她看了一眼一臉不服氣，惡狠狠的瞪着自己的李明英，心裏冷笑，說起來李明英跟李清泉是李艾這個姑姑一手帶大的，尤其是李明英，幾乎吃住都跟李艾在一起，可最終在人家小姑娘眼裡，她這個姑姑只是個不要錢的老媽子。

　　心念及此，艾陽撫了撫李清泉的頭，“你要好好讀書，將來要是缺錢了，就把你妹妹挑個有錢的人賣給他，放心，你妹妹最懂事明理了，一定會不問買家是誰，高高興興嫁過去的。”

　　“李艾說胡說什麼？”魯氏在一旁氣的跳腳，她一向教育自己的一雙子女要相親相愛，將來互相扶持的，“清泉別聽那賤人的話，她是個黑心爛肚腸的！”

　　李明英已經抽抽答答哭起來，她腰一彎就要往艾陽肚子上撞，“你叫我哥害我，我打死你！”

　　艾陽豈會被一個小孩子撞到，她快速的跑到李照田身後，沖魯氏跟李明英道，“你們也知道這是害人的事啊，我以為你們一家子不知道呢，大哥，你也是在市面上行走的，真的一點兒道理都不懂？不會吧？現在咱們兄妹反目，有你們這對夫妻‘以身作則’，將來你的一對兒女，只會是重蹈覆轍，不信咱們等着瞧！”

　　這簡直在咒他們，魯氏摟住因為要撞艾陽，卻撲了空的而氣的又彈又踢的李明英，“李艾我告訴你，你會遭報應的，我要看看你到底能發達到哪兒去？！呸！”

　　艾陽揮着掃帚又連連掃了幾把，魯氏登時跟踩在熱鍋上了一樣，一蹦老高，“啊，你這殺千刀的，我是你嫂子你也打！”

　　“我說這位嫂子，你省省吧，別在這兒裝了，人家李掌柜的掃把離你幾尺遠呢，別說沒碰到你，碰上了，她才多大勁兒，那能疼到哪兒去？”

　　魯氏一個不防備，被一下子抽到腿上，疼的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來了，她冤啊，真的好冤，明明是李艾打了她，可沒有一個人會信她的，難道要她擼起褲子給大家看她的腿？

　　一個頗有幾分姿色的年輕女人當街撒潑，不但周圍店鋪的掌柜夥計都出來了，連路人都涌過來圍觀了，李照田見大家對他老婆指指點點，嘴裏還都是些不幹不凈的調笑之言，氣的臉色鐵青，走過去一把把魯氏拉起來，“走，咱回家，有教訓這丫頭的時候！”

　　艾陽看着李照田跟魯氏在眾人的議論聲中落荒而逃，沖周圍的看客們鞠躬致謝，“謝謝各位街坊仗義執言，在這兒我再次聲明一下，我的洋果鋪子還有信河果園，跟李照田他們沒有任何關係，我也不會再認這對賣了我的夫妻為哥嫂了，還請大家做個見證，以後就算是孤苦無依沿街乞討，我也不會討到他們李家門上！”

　　“李掌柜，我們都看見也聽見了，你放心吧，這兩口子再來胡鬧，我們幫你把他們打出去，到時候我們可不會像你那樣只拿掃帚掃，我們會真打的！”隔壁賣胭脂口紅的店老闆大聲道，她也是個女人，看到親哥嫂來賣妹子，氣就沒平過。

　　顧勵行看着牽着一雙兒女，手裡還不忘拎着兩匣子罐頭的李照田夫妻，挺想不通的，“一峰，一說他們是圖什麼呢？親兄妹兩個，互相扶持好好過日子不行么？”

　　曲一峰可不像顧勵行，出生就是洪門的太子爺，“財帛動人心啊，李小姐手裡握着上萬大洋的莊子，還有如今這洋果鋪子，她那種賣妹求榮的兄嫂，自然舍不得放過，再者李小姐這相貌，她本身就是注財了，就像李小姐說的，她那對哥嫂，想再把她賣個好價錢呢！”

　　上萬的莊子，就值得兄妹反目？顧勵行冷笑一聲，這些人也就這麼點兒出息了。

　　艾陽已經注意到顧勵行了，但她離他們的距離不足矣讓她“看見”他們，所以向街坊再次道謝之後，艾陽領着劉嫂回到她們自己的店裡，“劉嫂，賈管事回來了你跟他也說一聲，以後不論是李照田還是魯氏，抑或是他們的那對兒女，過來直接攆走就行了，不用想着那是我的親戚。”

　　劉嫂點點頭，她是苦出身，對人的貪婪跟兇狠見的更多，“東家，您也得小心一些，我看那些姓趙的，不像個好貨，要不以後您再往咱們鋪子里來，帶上馬老大他們，”一個弱女子來來去去的，路上遇到什麼事，就麻煩了，“這世道，不太平。”

　　萬一真叫人劫去了，硬摁着拜了堂，那這輩子就休想再從趙家出來了。

　　“嗯，我知道了，我會小心的，你在這兒看店，也要注意安全，晚上點煤爐子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通氣，小心過了煤氣去，”艾陽一邊跟劉嫂閑話，一邊聽着顧勵行他們的腳步聲，這些人似乎是要來找她的。

　　顧勵行看着悠然坐在店裡，跟身邊的一個婦人聊天的艾陽，她笑吟吟的似乎一點兒沒受剛才的影響。

　　今天她沒像去滬市的時候那樣，穿着泮裝西褲，而是穿了條暗紅色的棉裙，上身一件掐腰的緞子長襖，小豎領上鑲着雪白的絨毛，尖俏的下頜如托雲中的白玉花瓣，叫人忍不住想伸手去感受一下那抹雪膩是不是會化為掌心嬌軟。

　　若論容貌，除了安梅清，他身邊的幾個女人都比不上艾陽。

　　顧勵行輕咳一聲，“李小姐？”

　　艾陽嚇了一跳，忙站起來，“顧，顧老闆啊？”她往店門外看看，“您有事找我？”

　　顧勵行把手套遞給後頭的曲一峰，徑直走到艾陽的罐頭店裡，四下看了看，“布置的不錯。”

　　顧勵行還是頭一次見人這麼布置自己的店鋪，乾淨整潔還在其次，居然整面牆都用了玻璃鏡子，他輕聲笑道，“李小姐真是匠心獨運，在你的店裡，沒人敢亂伸手。”

　　這年頭窮人比富戶多，開店的時不時都會遇到個手長的，艾陽這裏，隨便坐個位置，藉著牆上這面大鏡子，就可以一眼將店鋪看盡了。

　　艾陽用玻璃鏡子，一是出新，二來么，也顯得店裡面積更大，更亮堂一些，哪會是為了防賊啊，但她不會否認顧勵行的說法，“叫顧老闆見笑了，”

　　她親自搬了把椅子過來，“顧老闆請坐。”

　　她又殷勤的從櫃檯里取了一瓶什錦罐頭，打開了倒到一隻玻璃碗里，放到顧勵行跟前，“您嘗嘗。”

　　艾陽的手比碗里的水梨還要雪白，映着碗中的紅果，顧勵行不由想起“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這句詩來，他伸手接過碗，手指在艾陽手背上拂了一下，果然如想像中的幼滑，“李小姐好手段，居然能從西洋弄到這樣的東西。”

　　艾陽挑了挑眉，這丫絕對是故意的，但她這種“沒見識，膽子小”的鄉下女，怎麼可經覺出他在調戲自己？只可惜再多的微表情她是演不出來的，只能低頭裝作沒感覺到顧勵行的輕薄，“其實這也瞞不了顧老闆，這些罐頭根本不是國外來的，我哪有那本事啊，不過是借了個噱頭，好做生意罷了。”

　　顧勵行拿起滿是洋文的罐頭瓶子，“李小姐這噱頭做的跟真的也沒有什麼區別了，恰又在十六鋪這種地方，越發天衣無縫。”

　　“我也是運氣好，佔著天時地利了，”艾陽微微一笑，把罐頭裡剩下的裝在碗里讓劉嫂給曲一峰端了過去，“顧老闆您今天來？”

　　性子倒急的很，看來是恨不得自己有話趕緊說完趕緊走，顧勵行越發想逗一逗她，端起小碗輕輕攪着，就是不往嘴邊送。

　　艾陽心裏輕哂，這是做什麼？放着真愛安梅清，跑她這兒吊膀子來了？這會兒他是不是還沒有愛上安梅清呢？所以有得是功夫招蜂引蝶？

　　顧勵行的目光在艾陽剪的整整齊齊，一點兒長指甲都沒留的手指上流連片刻，順着她長襖上時隱時現的暗花一路爬上艾陽微翹的睫毛上，他頭一次發現，原來女人的睫毛也能生的這般好看，如兩支蝶翅停在雲朵上，“十六鋪這兒的巡捕房送了消息給我，說是在楊家浦郊外發現了一具焦屍，叫我來認認是不是潘安/邦？”

　　艾陽驚訝的張大嘴，她真是小看民國警察的能力了，這都叫他們找到了，還叫顧勵行來認屍？

　　顧勵行以為把艾陽給嚇着了，“別害怕，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事。”

　　確實不是什麼大事兒，但我不表現的“嚇着”了，你不是該懷疑了？艾陽撫了撫心口，“真的是潘堂主？”

　　一具燒的就剩下枯骨屍體，能認出什麼來？“應該是吧，有人在去那房子的路上，發現了一隻潘安/邦的鞋，所以警察認為是他，”人被殺了，還燒的根本無法辨認，“幫里覺得是尋仇的可能性大點。”

　　艾陽緊張的絞着手指，“潘堂主有仇人？那你們可以找他們問問。”

　　走江湖的還會沒仇人？潘安/邦何止是有仇人，而是仇人多的查不過來，別說幫外了，就是幫里，看不慣他甚至恨他的人也不少，“嗯，查是要查的，”敢殺洪門的堂主，那是打洪門的臉，這麼放過了，他顧勵行以後還怎麼在江湖行走？

　　艾陽點點頭，就是顧勵行又道，“剛才的事我正好遇到，李小姐有什麼事只管跟這條街上的，”

　　他回頭看了一眼曲一峰，“這條街是誰管的？”

　　曲一峰愣了愣，他也不是知道啊，他一個堂堂的洪門四大金剛，哪會知道十六鋪一條街上的頭目是誰啊？“爺，我這就交代下去，以後誰敢在李小姐這兒找事，就是跟咱們洪門過不去！”

　　“哎，不用了，真的不用了，大家對我都挺好的，”艾陽撫額，這人做什麼事？曲一峰叫人放出這樣的話，她成什麼人了？她一個“單身離異”，大家會怎麼猜想她？她是憑自己的實力求生存的好不好？

　　見曲一峰根本不聽她的話，艾陽起身就要往門口去攔他，“真的不必了，您這話放出去，大家會怕我，反而不會跟我和睦相處了，而且，”

　　她為難的看着顧勵行，“今天的只是我的家事，我哥嫂再不好，也是我的親人，而且剛才我已經教訓過他們了，想來他們再不會那樣對我了，”艾陽用盡最大努力，終於把自己的眼睛給瞪酸了，想來眼眶可能會有一點兒紅？“顧老闆這麼做是為了我好，但叫街坊們知道了，會寒心的。”

　　顧勵行看着淚光盈盈的艾陽，心裏一嘆，有些人真的是善良過頭了，就像眼前的艾陽，已經被親哥嫂賣過一次了，氣了罵了，最多就是拿把掃帚虛張聲勢一下，回過頭來卻還念着骨肉之情，而她這份寶貴的心意，叫顧勵行不忍拂逆她的心意，“好吧，一峰你去跟他們說一聲，要是李小姐去找他們，叫他們儘力幫忙。”

　　艾陽“感激”的看着顧勵行，曲了曲膝，“謝謝顧老闆了。”

　　顧勵行挺滿意艾陽的態度的，他打量着艾陽即使穿了襖裙也掩不住的曼妙身姿，心中一動，“其實像李小姐這樣的人才，不必窩在這小小的十六鋪，如果你願意，我可以為你在法租界置一間鋪子，你搬到那裡去，我也方便照應。”

　　蛤？這是什麼意思？艾陽驚的合不住嘴巴，她這才恍然想起來，小說里顧勵行可不是個省油的燈，在跟安梅清之前，也是左擁右抱的，後來安梅清還ＰＫ掉了好幾個惡毒女配，兩人也是經過了各種傷心傷身的虐戀，才最終走到一起，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這是準備把自己從炮灰女配，升級成惡毒女配？

　　艾陽心裏一陣兒冷笑，面上卻好像根本聽不出顧勵行的意思，“怎麼好讓顧老闆幫忙呢？法租界我不熟的，您還不知道吧，經安小姐的幫忙，前兩個月我在萬國百貨租了個櫃檯，生意還可以，現在實在無力再在租界開個鋪子了，”

　　她看了一眼身後的貨櫃，“莊子上的存貨已經不多了，如果再開間鋪子，我都不知道該擺些什麼在上面了。”

　　顧勵行還沒有被人拒絕過，或者說還沒有人敢拒絕他，但眼前這個女人明顯並不知道拒絕他的後果，甚至都未必明白他剛才話里的意思，他低頭看着艾陽嫩如荷瓣的臉，決定多給她一點耐心，“這些都不是大事，給你間鋪子，你可以賣你的罐頭，也可以賣些別的，”

　　顧勵行伸手在艾陽腦後的珍珠髮夾上彈了一下，“什麼也不想做也沒關係，像你信河的莊子一樣，叫人收租就行了，你這樣的，原就不該在這兒拋頭露面的。”

　　艾陽硬忍着接了顧勵行一“彈”，要不是這裏大庭廣眾，她估計就直接給顧勵行幾下了，但這會兒再裝傻白甜已經不合適了，艾陽後退一步，抬頭看着顧勵行，正色道，“謝謝顧老闆的好意，我對現在的生活挺滿意的，雖然錢掙的不多，但足夠生活，顧老闆的鋪子還是送給別人吧。”

　　再次被拂了面子，顧勵行有些不高興了，他冷笑一聲，“李小姐可想好了，放着陽關大道不走，那可不是聰明人的做法。”

　　艾陽也動了氣，“顧老闆可能不太了解我，我本來就不是什麼聰明人，不管是陽關道還是獨木橋，我只走自己想走的道，不然也不會跟梁維華離婚，出來討生活了。”

　　顧勵行輕笑一聲，“想在十六鋪討生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李小姐怕是還沒有搞清楚呢。”

　　“確實不容易，但人生在世哪有容易的事？誰不是一步一步熬過來的？”如果不是怕這本小說直接崩了，她喪失休假的機會，艾陽都想讓顧勵行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 第38章

　　顧勵行一走, 艾陽就立馬回到信河莊子去了，她把馬老大叫了過來，叫他安排人加強莊子上的警戒，有什麼風吹草動，或者來了什麼沒見過的人, 一定要第一時間通知她。

　　安排好莊子上的事，她又把賈管事叫過來, 讓他以後勤往十六鋪洋果行盯着些, 真遇到找事的人, 寧願吃些虧，也不要跟人正面衝突，雖然她不怕事，但信河莊子上老少幾十口子呢，她必須要為他們的安全負責。

　　怎麼能讓顧勵行打消對自己的念頭呢？

　　艾陽在屋裡來回踱步, 她總不能跑到法租界洪門的地頭去蒙面鬧事吧？

　　艾陽第二天跟李嫂她們打了招呼，又囑咐了老胡頭看好門戶，直接坐船往滬市去了，她得去經濟行問問，自己鋪子的事怎麼樣了？

　　如果十六鋪的生意做不下去, 她就只能趕緊把鋪子開到滬市去, 公共租界不是顧勵行的地盤, 在那裡要更安全一些, 至於信河的莊子, 除非顧勵行一把火把她的果樹全燒了, 不然她可以把罐頭廠也搬到滬市去。

　　想到自己遇事只能躲避，艾陽多少有些鬱郁，等她到了經濟行，聽了裡頭經濟的話，就不只是鬱郁了，而是怒火中燒，這些男人真是一個個的，看見女人就想着怎麼巧取豪奪么？

　　不但如此還非要惺惺作態，逼人自動送上門？

　　艾陽強壓心中的怒氣，徑直來到萬國百貨找到續貴生，“續經理，我想見容先生。”

　　見艾陽臉色不好，續貴生大概猜出什麼事了，笑道，“李小姐別生氣，不是什麼大事，我們容爺就是愛開個小玩笑罷了，其實並沒有什麼惡意的，我跟你說，”

　　他看着跟自己小女兒年紀差不多的艾陽，“就是我們這兒的櫃檯，我覺得容爺也給你留着呢，真想把那塊兒地方租給別人，早些年就租出去了，放心吧，沒事的。”

　　逗自己玩？也是，對於這些高高在上的男人，逗她們這些“弱女子”玩，既能彰顯實力，也還一種情趣，艾陽嗯了一聲，“謝謝續經理，您能告訴我要怎麼才能找到容先生嗎？”

　　瞧這性子還挺急的，續貴生呵呵一笑，“這個點兒了，容先生應該在自由大飯店西餐廳吃飯呢，要不我給他打個電話？”

　　艾陽擺擺手，“不用了，我現在過去找他。”

　　雖然一肚子氣，但艾陽並沒有失去理智，自由大飯店是米國人開的，容重言去哪裡必定是有事，她一進大堂，就躲到一根羅馬樁後頭，凝神聽飯店裡各種聲音，從中找容重言的聲音。

　　沒多大功夫，她就找到了，他似乎在跟一個人吃飯聊天。

　　“重言啊，你這次可得好好謝謝我，你不知道，你送去的那些人個頂個的不是東西，我原本還想着他們都有些功夫，操練好了，以後上了戰場也是一群悍兵，可沒想到，這些人搶老百姓搶慣了，一點兒苦都受不了，為了叫他們聽指揮，我可是費了大力氣了。”

　　容重言看着一身戎裝的柏廣彬，“怎麼能讓我謝你呢，柏團長該謝我才對，我給你送人是不錯，我不是讓他們去當兵打仗的，我是讓他們去給你們當苦力的，你非要把爛泥往牆上糊，沒成功，還跑來找我抱怨了？”

　　“我不是看着他們一個個身強力壯的，如今國家正是用人之際，叫他們修工事挖戰壕，有些屈才了，”柏廣彬一臉懊惱，結果這些人幹事稀鬆，就想着偷奸耍滑，不但如此，還有兵士里大講滬市的繁華，他們如何吃喝嫖賭，逍遙度日，把軍心都攪亂了。

　　“有些人啊，從根子上已經壞了，你想挽救也是白費力氣，你想想吧，有手有腳年青力壯的，卻每天就想着剝豬玀，如果真是他們自己說的，殺富濟貧，可有窮人因為他們日子好過了？不過就是借口罷了，”容重言冷冷一笑，這樣的人死不足惜，唯一的作用也就是幫着駐軍修工事了。

　　柏廣彬更關心另一件事，“真的是你那個大哥乾的？嘖，這親兄弟啊，他開了四家賭場了，不許你開一家玩玩？何況你這是開在公共租界了，又不是在法租界，”他真正想說的是，這還是親娘續夫人開的。

　　容重言笑着搖搖頭，“算了，不說這些糟心事了，你不是想找我捐棉衣嘛，別的我不管，你們團我包了，不過這事悄悄的，我叫俊生把棉衣準備好，你叫人拉走就行了，別給我鬧的人盡皆知。”

　　松滬駐軍可不止二十六團一處，要是聽說了都來要，他可捐不了，尤其是這些士兵為什麼要入冬了還穿不上棉衣？中央軍備都哪裡去了？還不是被有些人變成大洋金條，裝進自己的口袋了？

　　柏廣彬嘆了口氣，“我知道，你放心吧，幸虧咱們這兒冬天還不算太冷，北邊都凍死過人呢，都是自己的弟兄啊！”

　　雖然不太知道“剝豬玀”是什麼，艾陽也大概猜出來了，肯定是顧勵行為了對付容重言的賭場，弄了人過來搶劫，結果人被容重言抓了，給送到部隊里勞動改造去了，她暗暗點頭，這人做事還有些譜，挺對自己脾氣的，至於顧勵行，這一趟她真沒白來，知道怎麼對付他了。

　　艾陽一直等到那位年輕軍官上車走了，才走到容重言跟前，“容先生，聽說你要見我？”

　　容重言沒想到艾陽來的倒挺快的，“你怎麼找到這兒來了？應該叫續經理給我打電話，我過去見你的，”

　　他看了看錶，“你吃飯沒有？”

　　剛才容重言就是跟人在西餐廳吃飯，艾陽不想再去吃飯耽誤時間了，“吃過了，咱們找個地方談？”

　　容重言點點頭，“走吧，咱們進去坐着說。”

　　看着從侍者手裡拿過餐牌的容重言，艾陽道，“我要杯咖啡就行了，”大家速戰速決，她還有事要忙呢。

　　“我剛才跟人談事情，也沒有吃飽，你就陪我再吃一點兒，”容重言抬眸看了艾陽一眼，點了兩客牛排，“說吧，李小姐專門跑到這兒來找我，一定是有要事了。”

　　想到了對付顧勵行的辦法，艾陽心裏的氣消了不少，她惡狠狠的瞪了容重言一眼，“不是容先生一直在等着我么？怎麼，我送上門了，你又不認賬了？”

　　容重言低頭一笑，“李小姐，你知道我最喜歡你什麼嗎？”

　　“那還用問？比我漂亮的沒我聰明，比我聰明的沒我漂亮，又聰明又漂亮的沒我與眾不同！”艾陽白了容重言一眼，想都不想道。

　　容重言差點兒沒被自己的口水嗆着，“李小姐，你，你真是，”

　　他想了想艾陽的話，又笑了，“雖然腳厚顏了一些，但還有幾分道理，但就算真相如此，李小姐也不必如此理直氣壯。”

　　“真相為什麼不能理直氣壯？我的優點又不是偷來搶來的，而且你也是因為我的這些優點，才千方百計的堵我的路，希望我送上門吧？”艾陽瞪了容重言一眼，沒好氣道，“你知道你在我眼裡是什麼樣的嗎？”

　　肯定又要出什麼驚世之言了，容重言一臉期待，“李小姐請直言。”

　　艾陽扳着手指，“你長的好，如果你去拍電影，就沒有現在的什麼電影皇帝什麼事，你有錢，半個滬市的生意都握在你的手中，你還受過良好的教育，說白了，你是滬市太太們眼中當仁不讓的金龜婿，也是滬市小姐們的春閨夢裡人，”

　　雖然都是實話，但容重言還是聽的有些臉紅，“咳，李小姐誇起人來”

　　“但你太不自信，這是你最大的缺點，”沒等容重言把後頭的話說完，艾陽已經開始說容重言的缺點了。

　　“不自信？”他不自信？他怎麼不知道？容重言訝然的看着艾陽，這不是胡說嗎？

　　艾陽撇了撇嘴，“你別拿這種表情看我，如果你自信，就會認為我會像滬市那些小姐們一樣，見到你就愛上你，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搞這些陰謀詭計來逼我就範。這說明什麼？說明你擔心我看不上你。你一個年少多金的帥哥，擔心一個鄉下來的離婚女看不上你，你這都不叫不自信了，簡直就是很自卑！”

　　他什麼時候擔心艾陽不會愛上他了？他就沒想過艾陽會不會愛上他這種問題好不好？

　　如果不是顧及風度，容重言都想也衝著艾陽翻白眼兒了，他不自信，他看她是太自大！

　　偏放話給經濟行不許大家租鋪子給艾陽的人又是他，容重言還真是有嘴說不清了，他能說自己真的是窮極無聊，又覺得艾陽挺有趣的，就想跟她開開玩笑，讓她着急一下，想讓她一臉急切的來找他，然後他再輕描淡寫的告訴她，這些在他這裏，都不是問題

　　想到這裏，容重言愣住了，他什麼時候開始覺得某位小姐很有趣，開始費腦筋想辦法讓人家來找他了？他怎麼開始做這種幼稚的事了？

　　現在讓他怎麼跟艾陽怎麼解釋，才能合情合理，又不那麼沒面子？

　　艾陽看着容重言被自己教訓的啞口無言，目光獃滯，滿意的拿起餐巾鋪在腿上，開始享受自己的牛排，她覺得如果一個男人沒自信憑着自己這個人得到一個女人的愛，才會用欺騙，逼迫，霸佔這些不入流的手段來得到她。

　　艾陽倒不是真的認為容重言就是個不自信的男人，但她這麼說，像容重言這樣家世出身的男人，就算是為了自尊，也不會再堵她的路了。

　　容重言看着悠悠然吃着牛排的艾陽，“你說的問題我從來沒有想過，因為我從來沒想過要讓哪個女人愛我，起碼在今天看到你之前，我認為那些都沒有必要，也挺浪費時間。”

　　“咳，”艾陽差點兒被牛排給噎着了，這回輪着她目光獃滯了，“你，你要說什麼？”她不要聽表白！

　　“我想了想你的話，覺得還是有幾分道理的，我沒有打算逼迫你，也不認為不讓你租鋪子就能逼迫你什麼，滬市這麼大，你不在寶昌路，還有別的地方，最壞還有十六鋪呢，我，”容重言想了想，“我好像只是想找個理由見見你，跟你說話好像挺有意思的。”

　　人家都這麼說了，她應該說什麼？難道要說：“小言，咱們以後就做好朋友吧？”

　　艾陽甩了甩頭，把心裏亂七八糟的想法趕出去，立馬把剛才的話往回兜，“那個，我今天去經濟行一問，聽說容先生你留了這樣的話，才一時火大，跑你這兒胡說八道來了，容先生你別跟我計較，我就痛快痛快嘴，你這樣的，哪可能擔心女人不愛你啊，你只會擔心愛你的女人太多，你忙不過來”

　　忙不過來？他就沒有讓自己為這樣的事情忙過，容重言笑了笑，“李小姐想太多了，沒有事能讓我忙不過來，只是看我想不想‘忙’了，就像李小姐，”

　　他學着艾陽慣常愛做的樣子，一隻胳膊撐在餐桌上，托着下巴看着舉着牛肉卻忘了往嘴裏送的艾陽，“不管聽你說什麼，哪怕就是被你挖苦，我也覺得挺開心的。”

　　艾陽自詡老司機了，但被人這麼滿眼溫柔的看着說情話，她還是覺得渾身麻簌簌的，忙低頭努力切牛排，“那個，你不是餓了么？快吃吧，涼了就不好吃了，這家牛排真的很不錯，味道好極了。”

　　“你臉怎麼那麼紅？害羞了？這可不像你啊，”容重言見艾陽吃的很香，知道她是餓了，就把自己的的牛排切了放到她的盤子里。

　　艾陽正遺憾她的飯量，一塊小小的牛排根本滿足不了她，沒想到第二塊就過來了，她抬頭對容重言燦然一笑，“謝謝啊，我臉紅是因為東西太好吃了。”

　　遇到好吃的臉就紅？容重言聽着這蹩腳的理由，心裏平衡多了，他繼續把切好的牛排遞到艾陽盤子里，“前頭有家俄羅斯餐廳，魚子醬跟羅宋湯都很不錯，改天帶你去嘗嘗？”

　　“嗯好，”艾陽很滿意他這種說話的口氣，也做出十分“自然隨意”的樣子，“我對滿意的就是你們這兒的吃的了，太好吃了，”純天然的食材原滋原味，比她之前出任務帶的那些東西好吃多了，“你真的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

　　幸福？就因為吃個西餐？

　　容重言沒理解艾陽的感嘆，“你這麼喜歡吃西餐？實際吃多了你就會發現，還是咱們的飯菜好吃，種類也多，這些東西，也不過是嘗個新鮮，這樣吧，等你吃厭了，我帶你去吃別的菜式，除了咱們本幫菜，外省的菜式也很好吃的。”

　　見艾陽連連點頭，容重言發現其實這姑娘挺好哄的，有好吃的就很開心，一點兒也不麻煩，但是不是只給好吃的，容重言就不確定了，但直接問又不太好，“一會兒你打算去哪兒？”

　　艾陽喝了口紅酒，愜意的眯着眼，“一會兒出去逛逛，人家不是說法租界也挺好的，我想過去看看。”

　　去法租界？容重言道，“我陪你吧。”

　　艾陽撫額，她以為糊弄過去了呢，沒想到容重言根本沒放棄，這是要追求自己嗎？“不用了，你那麼忙，我就是瞎逛逛，我之前根本沒進過城，我今天沒打算回去，所以可以在滬市多玩些時間。”

　　她不走？那晚上，容重言想問要不要一起吃飯，但見艾陽根本沒有往下說的興緻，“你明天回去？”

　　“啊，是啊，對了，咱們還沒有說正事了，你可以讓人把鋪子租給我了吧？”艾陽一臉不滿的瞪着容重言，“條件想好了？”

　　容重言汗顏道，“我真沒別的意思，就是開個玩笑，其實你不用再租鋪子的，百貨公司的地方你可以繼續用，公司也不會收你的租金的，”

　　見艾陽似笑非笑的看着他，容重言尷尬的笑笑，“那地方原本就是閑着的，我就沒打算再租給別人，那個就是，”

　　“嚇嚇我？讓我着急，讓我來找你，”艾陽覺得容重言跟她印象里的樣子完全不一樣了，他居然這麼可愛，原本這些叫她煩躁的接近方式，也蠢的挺可樂，“我聽說你為了跟容氏族裡爭家產，很費了一番功夫的，這些都是傳說吧？”

　　怎麼扯到這上頭了？容重言想起容家那些貪得無厭的遠親們，當初養父隻身來滬市拉黃包車的時候，誰說認得他？“不是，我怎麼可能把父親的血汗錢給那些吸血蟲，就算是不按租界的法律，父親的財產也應該由母親支配，就因為那些人姓容，便可以在熱孝期間跑來欺負母親？”

　　誰給他們這麼大的膽子？還宗族，這裡是租界，就算是華國，也已經是民國了，再不是過去的封建王朝。

　　艾陽噗嗤一笑，叉了塊牛肉遞到容重言口邊，“我是覺得你傻乎乎的，沒搶家產的本事，當然，也可能是，”

　　她沖容重言眨眨眼，“搶家產做生意你在行，別的就不行了，”追女生的水平為零。

　　可能吧，容重言想了想，不甘心道，“我讀書也挺好的，不然安先生也不會收我。”

　　“噗，”艾陽已經笑倒了，“你是不是在我跟前特別輕鬆自在啊？”

　　容重言發現了，艾陽說“一”的時候，她下來的話絕不會是一后的那個“二”，為了不被她笑，他決定不回答了，“什麼意思？”

　　“你跟平時完全不一樣了，哪有一點兒精明強幹的樣子？特別萌，”艾陽笑眯眯的看着臉越來越紅的容重言，“所以我才覺得是因為你在我跟前很放鬆，露出了自己的真性情。”

　　是這樣嗎？容重言垂眸想了想，“我是覺得跟你在一起很輕鬆，你沒有那麼多講究，說話行事都無拘無束的，但又不是那種沒有教養的無拘無束，沒想到在你眼裡，我也是這樣，”

　　他一臉釋然的沖艾陽笑了笑，“這樣不挺好的？”

　　艾陽肯定的點點頭，“嗯，我也覺得這樣挺好的。”

　　尤其是容重言對她異於普通民國女人的行為並沒有格外的在意，也沒有生疑，“在你這兒我是挺放鬆的，因為我覺得你是個有底線的人，不會因為自己的權勢而隨意的傷害別人。”

　　同樣是看上了她，顧勵行跟容重言的方式大相徑庭，而且在自己表達了自己的態度之後，顧勵行是威脅，容重言是解釋。

　　容重言明白艾陽說的意思，心裏為自己的魯莽跟笨拙感到不好意思，“我真是只是開玩笑，並沒有什麼惡意，你放心，那樣的人我同樣不齒，如果權力跟金錢只是他們砍向別人的刀，那真不如沒有，只可惜如今的華國，不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太多了，都是一群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莽夫。”

　　容重言怕艾陽不喜歡說討論這些，“你下午去法租界轉轉也行，我派個司機開車送你吧？”關鍵有個人在身邊，也安全一些。

　　艾陽搖搖頭，“現在治安挺好的，而且還是大白天的，對了，我剛才看你跟個穿軍裝的一起出來，你朋友啊？”

　　容重言頷首道，“是，廣彬是柏家的子弟，如今在松滬軍，任團長。”

　　松滬軍團長？“柏廣彬？”艾陽可是清楚的記得這個名字呢！

　　小說里安梅清的仰慕者，除了顧勵行跟潘安/邦，還有一個小她幾歲，她一直當成弟弟的柏廣彬，說起來這傢伙更悲催，因為愛着女主，所以心甘情願的用自己的兵權為顧勵行保駕護航，甚至在他們要逃到港城的時候，親自帶兵護送他們離開，而自己，則選擇戰死在沙場。

　　標準聞者傷心見者流淚的犧牲型男配，叫讀者們狠是掬了一把同情淚。

　　“那真是年輕有為了，”柏廣彬這時候已經是團長了，他卻是容重言的朋友，這也太奇怪了，“你們關係似乎很好。”

　　柏廣彬跟容重言是小學中學的同學，“我們從小就是同窗，後來我出國學的是商業，他上的是軍校。”

# 第39章

　　艾陽看着面前的牛排, 一點兒食慾也沒有了，容重言到底是個什麼角色呢？為什麼小說里連個名字都沒有？

　　但她還不敢問的太細，怕引起容重言的懷疑。她雖然打趣容重言傻乎乎，但能把容竹卿留下的家業守住，並且發揚光大, 沒腦子是絕對辦不到的。

　　“上次聽顧勵行說，你在這飯店上頭開了賭場, 生意好嗎？”艾陽彷彿才想起來, 抬頭看着不遠處的電梯, 漫不經心的問道。

　　容重言笑了一聲，“按理說應該好的，只是出了點事兒，不過已經解決的差不多了，”反正柏廣彬那裡也缺人, 顧勵行能派，他就能抓。

　　艾陽擺出一副很感興趣的樣子，“安小姐說自由飯店是滬市最好的飯店，你在這上頭開賭場，租金肯定很貴的, 這一出事, 那不是賠了么？”

　　“是賠了一些, 不過沒關係, 以後日子長着呢, ”容重言不想瞞艾陽, “這賭場是我生母開着玩的，她成日在家閑着沒事，就出來透透氣。”

　　幸虧續夫人只是開了間賭場，不是開了家妓/院，艾陽感嘆道，“這人跟人真是不一樣誒，瞧續夫人這手筆！”

　　“其實也不是的，我母親並沒有要掙多少錢，”容重言拿眼睛掃了一圈餐廳的人，“能進自由飯店的，都是政要跟富商，他們大把拿錢消遣，我母親卻可以用這些錢來幫更多的人，”

　　容重言嘆了口氣，“我外祖是個江湖人物，母親從小就跟着他在十六鋪有些名頭，後來又開了煙花里，現在年紀大了，她嘴上不說，心裏對自己曾經做過的事，不是沒有一點兒悔意的，因此我養母這邊不論做什麼活動，她都會积極的送錢送物。”

　　只是續夫人當年跟顧千山離婚的時候，幾乎是凈身出戶的，她的積蓄安穩度日可以，卻經不起她支持慈善事業，續夫人又是個高傲的性子，不想從容重言這裏拿了錢，再去送到汪夫人那裡，因此乾脆重出江湖，讓容重言幫着張羅了一間賭場。

　　容重言投資是不假，續夫人擔了個名聲，但其中的絕大部分收入，會直接捐給汪夫人的慈善會，由裏面的幹事們辦學校，蓋醫院開福利院。

　　原來是這樣，艾陽點點頭，“顧勵行也開賭場，他那兒生意怎麼樣？也很好么？”

　　容重言不悅的皺了皺眉頭，“法租界跟這邊不同，顧家又在那邊經營多年，他們的生意自是不錯，”兩人的恩怨提起來太影響情緒了，而且顧勵行擺明是對付續夫人了，雖然艾陽能明白他，但這樣的“家醜”容重言還是不想讓她知道，“那邊賭場煙館開的肆無忌憚，玩客們自然樂意往那邊去。”

　　艾陽點點頭，“聽着好像是另一種熱鬧。”

　　艾陽吃飽了，直接就在自由飯店門前跟容重言分手，跳了一輛電車，說沒有坐過，她要坐這個去租界。

　　容重言拿艾陽沒有辦法，又有些頂不準兒他們現在算什麼關係，只能懊惱的看着艾陽隔着玻璃對他擺擺手，然後隨着電車離自己越來越遠。

　　艾陽完全沒有容重言的心情，她一直在默默記路，順便欣賞沿途的風景，這會兒還會有電影明星的大海報掛出來，可惜是畫的，不如攝影真實生動，但又有另一種韻味。

　　等車到站，艾陽下來一路步行，說白了今天她是踩點兒來了，所以即使逛街，也在重點放在了顧勵行經營的四家大賭場附近。

　　一個小時之後，艾陽就把晚上的目標定在處於最繁華地段的玫瑰飯店頂樓的四海賭場上，她特意裝作房客，進去訂了間房，跟服務員聊了聊，對上頭賭場的情景摸了個大概，才出來買衣裳去了，今天她身上的行頭並不適合夜行。

　　一切搞定，艾陽才想起來她告訴容重言了要在滬市留一夜，卻沒有跟容重言說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飯，不過她也就遺憾了片刻，便去了自己找的經濟行，問起鋪子的事。

　　容重言發話不許背着他租鋪子給艾陽，經濟行的人反而暗暗上心，等見到艾陽后，大家都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這年輕男女，男俊女美的，裡頭肯定都是不得不說的故事。

　　等艾陽下午過去，經濟行的老闆遠遠的就迎了出來，“李小姐，容先生已經說了，叫我們幫您挑幾間最合適的，”還得是用半價幫她拿下，剩下的賬記在容家賬上，這小男女耍花槍老闆也是醉醉的，但小本生意，他還得滿臉是笑的配合，不能給演砸了。

　　艾陽的要求並不算太高，位置略差一些無所謂，但最好有可以住人的地方，她這陣子來回奔波，覺得在滬市有個落腳之處是最好的，水電當然得方便。

　　反正有容家在後頭撐着，有錢還怕找不到艾陽想要的？

　　老闆乾脆領着艾陽把他推薦的三處門面都仔細看了，又裝模作樣的把價格跟艾陽一一說了，聽的艾陽起了疑心，“這租金好像低了點兒吧？不是一般最少的都租一押三嗎？”

　　押金可不是小數，房東不要？開玩笑呢？

　　老闆苦笑一聲，“不瞞李小姐說，你對地段兒要求不算高，這幾間位置挺一般的，後頭還有個小院子的那家，就更不好了，所以租金沒敢要的貴，至於押金，您是容先生髮話讓鄙行幫着給您挑最滿意的店鋪，那是給鄙行的面子，這押金我的已經跟房東打過招呼了，有鄙行在，就是最好的保證了，您只能每月準時交租金就行了。”

　　原來是這樣，艾陽點點頭，有院子的太靠里了，艾陽沒相中，她看中的是一間二層小樓，房東把這兩層樓中間隔開，弄成了兩間鋪子，左邊那家是賣西餅的，人沒到呢，就能聞到甜甜的味道，跟她做的罐頭生意簡直就是絕配，沒準兒她還能多個客戶呢，“這家位置也不算差，地方也不小，這價錢要的”

　　在寶昌路附近，這租金跟白撿的一樣。

　　老闆嘿嘿笑了兩聲，“什麼也瞞不了李小姐，是這樣的，這家鋪子之前吧，家裡太太想不開，上弔死了，”

　　他聲音壓的極低，“之後轉了幾次手，說是生意都做不起來，慢慢的就沒人租了，所以我覺得您也別要了。”

　　原來是因為迷信，那這個便宜自己還是撿了吧，“這樣啊，那就這家的，我不信這個的，咱們把合同簽了，我好趁着還沒有進臘月，趕緊把鋪子拾掇出來，”這生意早做一天是一天啊！

　　來到滬市，艾陽算是體會到了睜開眼就是錢是什麼感受了，雖然她家底兒不算薄，還又掙了一些，但還是有些焦慮了。

　　真是爽快人，老闆已經喜的見牙不見眼，“那咱們現在過去？我叫人去請房東？”

　　艾陽點點頭，“行吧，我家在信河，過來一趟也不容易，咱們速戰速決，”艾陽想想出來帶的錢，還夠，就答應下來。

　　房東是個胖乎乎的太太，見到艾陽，拉着手好是一通讚美，直說她不用做什麼生意，可以去考電影公司，當明星，“李小姐不知道啊，你生的真的是比咱們的電影皇后還美幾分喲~”

　　老闆瞪了房東太太一眼，“田太太，來來來，咱們把名字簽了，”人家是容先生看中的人，能去當什麼女明星么？

　　田太太也是人精，立馬領會到自己話多了，忙笑道，“瞧我這人，看見個漂亮小姐，就喜歡的不得了，簽字簽字。”

　　交了第一個月的租金，艾陽辭別經濟行老闆，徑直往萬國百貨去，等見到續貴生，她把自己租到鋪子的事跟續貴生說了，“那地方我挺喜歡的，上頭還能住人，那些不好的傳聞我聽老闆說了，”

　　想到自盡的那位太太，艾陽心裏多少有些黯然，她是從末世來的，太知道生存不易，大家為了求活有多辛苦，那個女人到底因為什麼，才放棄了自己的生命？“我不信這些的，反而覺得價錢挺誘人的，就簽下了。”

　　續貴生心裏暗笑，那地方死過人，都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這滬上人來人往，誰還會把這種事放在心上？也是經濟行老闆會說話，用這個辦法把這位涉世未深的小姑娘給哄住了，“確實是，雖然人走多少年了，但許多講究的主顧還是挺忌諱的，抬上不價錢也是常有的，李小姐才開始，租個便宜的地方慢慢熬一熬也行，剛才容爺打電話過來了，說是一樓的櫃檯明年繼續租給李小姐，”

　　跟着容重言多年，隔着電話，續貴生都能聽出容重言口氣的變化，看來這兩人的事是有門兒，“還是像今年一樣，不收您的租金。”

　　不收自己的租金當然好，她純賺不賠，但是這跟之前他們談的相違背了，而且兩人目前的關係還挺曖昧的，艾陽反而不太想占容重言的便宜，說句難聽的，如果哪天分手了，難不成自己灰溜溜的撤櫃？

　　“我知道容先生的好意，當初免費給我用，是因為我幫容先生想到了個點子，而且我們也說好了，明年就會交租金給你們萬國百貨的，不如咱們還是按照之前的約定，你們定個價錢出來，我每月交吧。”

　　艾陽沒應續貴生的話，“容先生那裡，等再見到他的時候，我會跟他解釋的。”

　　續貴生驚訝的看着艾陽，這送上門的好處居然不要？還是自家容爺看上人家了，人家看不上他，才不肯白要萬國百貨的好處？“這，李小姐，要是照章辦事，這兒的租金可不便宜。”

　　艾陽一哂，“續經理擬合同吧，如果我覺得划不來，不租就是了，咱們在商言商，合作才能長久呀。”

　　續貴生點點頭，因為有艾陽的罐頭櫃檯開了先河，也有金鋪過來說想用那處地方擺個櫃檯，給的價格也不低，但是金鋪家可沒有容重言看上的小姐，續貴生肯定是不能應下，他把前陣子容重言叫自己估的價又往下壓了三成，才寫在紙上推到艾陽面前，“李小姐覺得這個價錢如何？”

　　比自己想的還略低些，很明顯，這是因為容重言的緣故了，“已經很好了，謝謝續經理啊，你的合同弄好了，我過來簽字。”

　　一下午辦好了最重要的兩件事，艾陽一身輕鬆，她剛從萬國百貨出來，就見容重言的司機等在門口，“李小姐，容先生讓我來接您去百味樓。”

　　“你怎麼知道我在萬國百貨？”看着笑吟吟幫自己拉開椅子的容重言，“你叫人盯着我呢？”

　　容重言連忙搖頭，“怎麼會？你去找續經理的時候，他給我打電話了，剛才他又給我打電話了，說你不肯白用那塊地方，要跟百貨公司簽合同，”

　　他抿了抿嘴唇，目光里頗有些不情願，“你不必跟我這麼見外的，那地方之前也是白閑着的。”

　　“親兄弟還明算賬呢，你當我不知道因為你，續經理給我的價格已經便宜了不少？還有下午我租的鋪子，經濟行老闆也給了個低價，還不收押金，這都是因為你吧？”不管她芯子里多大年紀，在滬市人眼裡，她都是個小丫頭，人家不宰她都是高風亮節了，還給便宜？

　　容重言嘆了口氣，“這些你不必放在心上的，本不是什麼大事。”

　　艾陽點點頭，“是啊，我也覺得不是什麼大事，所以就接受了，”艾陽抬頭望着容重言，“你是容氏的當家人，我跟萬國百貨的合同，就算你不發話，續經理也不會多要我的。”

　　她低頭看着已經擺上桌的涼菜，“咱們吃什麼？”

　　容重言當然知道這個道理，但讓他不操心，簡直就是在為難他，與其等彙報，還不如自己直接下命令還的方便。

　　艾陽覺得不是事，那就不是事，如果艾陽真的手頭緊，到時候他再幫她也是一樣的，“我看你挺喜歡吃魚的，還是蝦，”

　　艾陽滿意的點點頭，之前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喜歡吃什麼，反正在末世，想吃點新鮮的是一件靠運氣的事，等穿過來，別說魚蝦這些，就是人家的豆腐豆芽，她都覺得美味無比，“我吃過的東西少，所以吃什麼都覺得很好吃。”

　　吃過的東西少？果然是在高湖她娘家沒有過什麼好日子，“沒事，以後我帶你把滬市好吃的都吃一遍，你就知道自己最喜歡的是什麼了？”

　　這個主意好的不能再好了，“那我可記住了，不許反悔啊！”

　　容重言伸手撫了艾陽的頭頂，“放心，我從不食言。”

　　兩人坐定了，容重言才道，“你晚上的住處找好了沒？我幫你在華榮訂一間房？”

　　華榮么，艾陽想了想點了點頭，那飯店後街一到晚上真的挺安靜的，方便她晚上“出門兒”，“嗯，可以。”

　　看到自家大老闆又親自送艾陽上樓，華榮的經理已經暗搓搓的想要不要去汪夫人那裡送個消息，看看能不能立上一功了，他家老闆的婚事，可不止是兩位夫人的心頭大事，還是他們這些員工，甚至是滬市八卦小報的焦點，現在好了，老闆似乎有主了。

　　就是這位美女不知道是什麼背景來歷，他們從來不有在滬市的報紙雜誌上見過，難道是剛留洋回來的？

　　艾陽不知道她第二次到來，讓整個華榮飯店都熱鬧起來，她此刻正看着站在門口的容重言，“容先生要不要進來坐坐？”

　　前次他進去，是因為對艾陽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想法，但現在么，容重言有些遲疑了，“我，咳，時間不早了，你休息吧，我還有事沒辦。”

　　艾陽噗嗤一笑，“時間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有什麼事，明天再辦也不遲。”

　　想到明天艾陽要回去，容重言有些不想走了，他好像還有許多話沒跟艾陽說，“你明天真的要走？我讓人送你吧？”

　　“我坐船挺方便的，”艾陽笑着點着容重言風衣上的鈕扣推他走，“我今年過年準備到滬市來過，如果我在華榮長住，不知道容先生會不會給點兒折扣？”

　　她要在滬市過年？

　　容重言心裏一喜，旋即又澀澀的，每到過年的時候，大家都會跟親人們聚在一起，可艾陽卻是隻身一人，“好啊，反正過年的時候飯店也沒有客人，折扣是肯定的，到時候我陪你在滬市好好玩幾天。”

　　“那說定了，”艾陽沖容重言揮揮手，“我明天辦完事就回去了，你不用送我，下次我來，就讓續經理給你打電話。”

　　那多麻煩，容重言想了想，“我一會兒跟俊生說一聲，讓他跟電話局的人說一聲，給你們莊子上也裝一部電話機，這樣有什麼事你就可以直接打給我了，”怕艾陽不肯，他又解釋道，“以後你做生意，也能用得上。”

　　有電話當然是最好的，艾陽可不會在這上頭跟容重言客氣，“那太好了，不然我跟印刷廠玻璃公司這些地方聯繫，全得親自跑一趟，太耽誤時間了。”

　　艾陽在床上小眯了一覺，看時間差不多了，直接從窗戶跳了出去，不是她不走正門，是她現在太顯眼，這會兒出去，沒準兒當時就能傳到容重言耳朵里。

　　艾陽找了輛出租車直接到玫瑰飯店停下，進了自己定好的房間，換過衣裳，看時候差不多了，便出去躲在飯店對面的暗影里，凌晨三點，從飯店出來的，就只會是賭客們了。

　　“來了，”

　　艾陽看着一个中年人被簇擁着上了一輛汽車，聽他跟人說話的聲氣，就知道今天是贏了錢的，她等車開了，溜着暗影一路尾隨過去，等汽車剛轉進一條小路，艾陽一揮手，一記風刃，車胎迅速扁了下去。

　　司機剛罵罵咧咧的下打開車門，就被人一把拽出了車外，人還沒反應過來，就暈了過去。

　　“這位老闆，出來談唄？”艾陽拉開後車門，不等睡意朦朧的男人睜開眼，就將他給拍暈了，剝豬玀不是，她也擅長啊，以前也不是沒幹過殺人奪物的勾當，何況今天她只劫財，不殺人。

　　艾陽沒有把人剝的只剩內衣的惡趣味，她掏乾淨了男人身上的財物，連手上的玉扳指，腕上的大金錶跟脖子上的鏈子也沒有放過，全都裝到來時拎的袋子里，才施施然的回到她在玫瑰飯店訂的房間。

　　清點了戰果，金錶首飾這些她不敢現在出手，送人也有可能給人招災，艾陽索性把這些留了下來，錢就好辦了，艾陽也不去找什麼慈善會募捐會的，那樣的話，她就太顯眼了，反正滬市棚戶區里百姓數不勝數，這點兒都不夠散的，撿着的人家，只當是過年老天爺發的福利。

　　第二天早上，艾陽化了來時的大濃妝，叫了輛黃包車就出去找她的“小姐妹”去了，玫瑰飯店的房間她沒有退，當初開房的時候，她就跟打掃衛生的服務員“閑聊”了，她是從北平來的，聽說滬市遍地黃金，就來找小姐妹淘金來了。

　　從服務員恍然的眼神中，艾陽知道她把自己想成那種交際花了，這是她要的效果，沒有人會想到濃妝艷抹的交際花，是信河莊子上的小丫頭，就算是將來顧勵行查到作案是這朵交際花。

　　艾陽一連在玫瑰飯店呆了三天，剝了四頭“豬玀”，等一大早看着顧勵行帶着曲一峰殺氣騰騰的進了飯店，她才退了房回信河莊子上去了。

　　“到底怎麼回事？什麼人乾的，查到沒有？”顧勵行看着賭場經理，這也是他在洪門的得力助手了。

　　經理也是一臉的懵懂，“我把被搶的四個都挨個問了，太快了，他們根本就沒看到人，等凍醒過來，才發現已經被洗劫一空。”

　　這也是他最迷的地方，剝豬玀他又不是沒見過，不過是仗着租界巡捕房不作為，三更半夜把人拖到暗巷，憑暴力硬搶，被搶人的除了財物盡失，挨頓臭揍不說，還被剝個凈光，可這次，被搶的四個都是被人一掌拍暈的，身上的衣物也完好無損，跟慣常的做法有太多不同。

# 第40章

　　見顧勵行一臉不滿的瞪着自己, 經理忙報告自己的發現, “有兩位是坐在汽車裡的, 車胎爆了, 我們的人查了, 路上有釘子, 但是那些人怎麼提前知道要走的路線呢？難道不是針對咱們賭場的客人, 而僅僅是針對這幾個人？”

　　艾陽爆人車胎哪需要釘子，不過是不想把事情弄的太過詭異反而叫顧勵行上了心，所以才補扔幾顆，讓釘子背個鍋罷了。

　　顧勵行回頭沖曲一峰道，“叫人打聽打聽，滬市道上是不是來了過江龍？再去自由飯店那邊也給我盯着, 容重言那小子，可不是個吃虧的主兒。”

　　顧勵行有些後悔自己的疏忽, 他派過去的人被容重言抓了扔到了葛橋柏廣彬的二十六團了，基本算是廢了, 顧勵行也沒去撈人，但容重言請來的可是高手兒, 他不能不防。

　　黃山路續公館也聽說了玫瑰飯店賭場被搶的事, 續夫人扔下手裡的賬目，“真的不是重言乾的？”

　　續貴生肯定的點點頭，“二爺不是趕盡殺絕的性子, 已經把大爺派過去的人收拾了, 就算是給了他教訓, 必不會再以牙還牙的，而且容家是做正經生意的，被搶的那幾個我也去打聽了，還有人跟容家生意上有來往，再怎麼著也不會對他們下手的。”

　　“而且真的要做，他也不會瞞着您的，”只要透個風給續貴生，續夫人就知道了。

　　續夫人又嘆了一聲，“老大這些年太激進了些，顧千山那傢伙成天就想着拖後腿，也為難他了，”而她這個親娘，又沒有幫過兒子。

　　續貴生心裏不以為然，顧勵行為難，有容重言難嗎？

　　十六歲留洋，書都沒讀完呢，十八歲就回來跟容氏的那些吸血蟲們鬥了，跟那些成天哭天抹淚鼻涕蟲一樣的人親戚們粘纏，真不如顧勵行跟幫里那些爭權的人刀刀見血來的痛快呢。

　　“兩位爺都不容易，但現在也都算是站穩腳跟了，外頭傳的那些，都不算事兒，夫人您只管享清福就行了，”續貴生小聲安慰續夫人。

　　續夫人撫着手裡的念珠，“你去查一查那四個人都失了什麼財物，有什麼金銀玉器的話，去華界當鋪還有黑市上尋尋，”

　　她抬眸盯着續貴生，“查到了只管過來報我知道，不許告訴第三個人！”

　　剝豬玀求的就是個“財”字，作案的人手法高明，自然不會在滬市租界里出手那些贓物，而管理最混亂的華界，就是最好的出處了。

　　續貴生心裏一突，忙連聲應了，正要告辭，又聽續夫人道，“聽說重言看上了個姑娘？還在萬國百貨給她開了個攤位？”

　　續貴生咽了口唾沫，他真不想說，但又不敢不說，只得把艾陽的一切原原本本都告訴了續夫人，“俊生的意思是，二爺太孤單了，身邊有個人陪着也挺好。”

　　“汪俊生的意思？”續夫人沒想到這事汪家也插手了，她是底層出身的，這民間寡婦再嫁也不是鮮見之事，畢竟沒了男人的女人，生計不易，而且不聽這位李小姐的具體情況，就聽續貴生講述時的語氣，續夫人就知道，自己這個遠房堂弟對李小姐的印象是不錯的，甚至也是持贊成態度的。

　　但是汪家，這就奇怪了，汪夫人是容竹卿發跡之後才娶的，家世才貌都極為不錯，當初還是最早上洋學堂的女學生，她能同意容重言跟一個鄉下來的女人，還是梁維華的下堂婦走在一起？

　　“汪家那邊聽說了沒有？”續夫人有些好奇。

　　續貴生想了想，“應該已經聽說了，二爺兩次送李小姐去華榮飯店，”華榮是容家的產業，那邊兒經理說不定已經送消息過去了。

　　“興許是沒把這事兒放在心上吧，”續貴生自己給出了解釋。

　　“也是，”續夫人點點頭，“唉，重言如今是姓容的，還肯孝敬我這個娘，我就已經很知足了，叫重言討厭的事，我是絕不會做的。”

　　她滿是精光的眼睛靜靜的盯着續貴生，“你也不許做！”不過是一個女人，就是十個八個的，只要容重言願意，她必是支持的。

　　“大姐您就放心吧，我是那種不曉事的人么？重言是個有情有義的，何況咱們續家，如今也指着重言呢，”難不成他投靠顧勵行去？人家當年可是連親娘都不認的，這舅舅家，算什麼？何況還是遠房的舅舅。

　　汪夫人也正在問容重言跟艾陽的事，她雖然不是容重言的生母，但卻是一手把容重言帶大的，一直都把容重言當親生的來養，所以當娘的跟兒子說起話來，沒有那麼多圈子可兜。

　　“我已經問過俊生了，應該是個好姑娘，但你們的差距”離婚就離婚吧，可艾陽嫁的是梁維華，這以後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多尷尬啊，“安家那邊，也不好說話啊。”

　　容重言看了眼夾着尾巴要跑的汪俊生，“你明天去給信河把電話機給裝上，對了，把你家翠翠也帶上，這痊癒了，也讓李小姐見一見，她以為翠翠是你新納的姨太太呢！”

　　汪俊生後背冒汗，尷尬的苦笑道，“是，我已經在電話機那邊把手續給李小姐辦好了，明天我親自領人去裝，至於翠翠，就別帶了，那可是我家瓊芳的寶貝兒，再凍着了。”

　　“瓊芳嫂子知道你咒翠翠了沒？要不要下次見的時候，我跟她講講？”

　　汪俊生可憐巴巴道，“爺，我可是站您這邊兒的，您不想想，為了您跟李小姐，我出了多少力？”現在新娘還沒迎進房呢，媒人就要扔過牆了，臉也翻的太快了。

　　汪夫人輕咳一聲，“好了，別在這兒貧嘴了，你回去吧，”

　　她抿了一口杯子里的果醋，“這東西都能叫她弄出來，可見是個心靈手巧的，你準備怎麼辦？”

　　容重言搖搖頭，端起自己那杯，一口進去，酸的立馬跑出去吐了，“這是什麼？您愛喝這個？還不如那罐頭呢！”

　　他倒了杯茶給自己漱口，“媽，你真的愛喝？”不是以為是他的生意，才故意捧場的？

　　汪夫人見一張臉皺的跟包子一樣的容重言，心裏一軟，“你從小就受不得酸，記得以前，你爸還拿白醋逗過你呢，”

　　“這東西喝着挺開胃的，我也沒覺得有多酸，”汪夫人示意容重言在自己手邊坐了，“你的婚事我並不想多干涉，但容家走到如今的地位，你的婚事不是可以隨心任性的了，尹指揮使你知道吧？他家的太太，在我跟前誇過你幾回了。”

　　尹指揮使就是松滬駐軍指揮使尹洋，他家裡還有個小女兒，最是摩登風流，在滬上赫赫有名，汪夫人嘆口氣，“我其實也不喜歡尹曼如，那樣的女子，除了吃喝玩樂之外，一無所長，你娶了她，別說賢內助了，不給你惹事就不錯了。”

　　而且尹曼如還風流的很，戀愛史簡直就可以養一家小報了，容家再不是名門望族，這樣的兒媳還是招架不來的。

　　“可是那個李艾，但凡能說出口，我都不會反對的，”能讓兒子動心的女人，必有她的過人之處，別的不說，單看她能順利跟梁維華離婚，還拿走了梁家一處莊子，就很不一般。

　　“梅清姐跟李小姐是好朋友，您之前喝的果醋不就是梅清姐送來的？”

　　容重言笑道，“媽您先別操那麼遠的心，反正尹家的小姐我是絕不會要的，至於李小姐，我們才剛開始接觸，以後會怎麼樣還不知道呢，但她絕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那種沒心胸沒見識的女人，”

　　想到艾陽，容重言忍不住唇角微揚，“我跟她挺能說得來的，我們還約好了，過年的時候我陪她在滬市轉轉，媽要是好奇，不妨見上一見。”

　　自己見她？那怎麼成？到時候怎麼說？認還是不認？汪夫人頷首道，“也行，不過我不直接見她了，省得人家李小姐不好意思，挑一天我遠遠的看看就成，你是個萬事心裏都有譜的孩子，我不多管你，婚姻是人生大事，你自己得想好了。”

　　汪俊生速度很人，電話線是直接從麵粉廠扯出來的，等到下午，已經徹底接通了，艾陽新奇的翻着電話本，一個個看着上頭的人名和電話號碼，“哪個號能找到容先生？”

　　汪俊生寫了個號碼，“容先生辦公室的跟私人電話沒登在上頭，上頭那個平時是秘書接的，你要是找他，就打這個，只要不出去，他都在的。”

　　這會兒的電話還得先撥到電話局，由她們轉接，艾陽等了一會兒，才聽見電話那頭“喂”的一聲，她促狹心起，輕咳一聲，故意啞着嗓子道，“是容重言容老闆嗎？”

　　就算是電話那頭故意改變了聲音，容重言還是一下子聽出來是艾陽打電話給他，但他裝作沒聽出來，“是我，請問你是哪位？”

　　艾陽得意的挑眉，“我是你的債主，你還記不記欠着我的錢呢？該還了吧？”

　　真是個財迷，容重言幾乎笑倒，“我只記得欠了李小姐同游滬市，還欠了李小姐好多頓飯，錢嘛，好像並沒有啊？要不李小姐再想想？”

　　這下輪着艾陽掃興了，她恢復了自己的聲音，“你什麼時候聽出來的？真沒意思。”

　　“你一開口我就聽出來了，為了怕你沒意思，才裝着沒聽出來的，”容重言笑出聲來，“真是個小孩子，很好玩嗎？”

　　艾陽生活的時代哪有這種電話啊，她當然覺得挺好玩的，“是，打個電話還得一下一下轉圈兒撥號，挺有趣的，還有電話局的接線員，說話聲音真好聽，光聽聲音，就覺得那邊坐着個美女。”

　　就一通電話，她竟然想了這麼多，連接線員的長相都要猜一猜，“我沒在意過接線員，不過你這麼一說，我發現還真是，就像現在，跟我說話的一定是位美女。”

　　“哎喲，我的天，你學的可真快，”艾陽不由哈哈大笑，“原來容先生還有討人歡心的天賦呢。”

　　雖然艾陽看不到他現在的樣子，容重言還是有些不自在的把目光投向窗外，柔聲道，“你現在很開心？”

　　“是，這樣跟你聊天兒，確實挺開心的，不過我經常會去罐頭車間里檢查情況，你打來也未必有人接，以後我一有空，就給你打好了，”這才是艾陽真正想跟容重言說的重點，她這幾天還要去法租界一趟呢！

　　她這個人吧，什麼都好，就是有點兒記仇，顧勵行敢輕薄她，威脅她，只搶他四個客人，艾陽是消不了氣的。

　　原來有了電話，他還是不能隨時隨地找到她，容重言多少有些失望，“那好吧，你讓俊生把我經常去的地方的電話都給你，如果我不在辦公室，你就打到其他地方找我就行了。”

　　“不用了，你那麼忙，我亂打電話會打擾你的，”艾陽不是那種粘人的女人，連忙拒絕。

　　“小姐，外頭有人來了，”李嫂失急慌忙的跑了進來，“外頭來了許多人，還吹吹打打的，”看樣子下聘來了，可這麼大的事，她怎麼沒聽小姐說呢？

　　艾陽只顧跟容重言說話，沒聽外頭的動靜，“誰來了？”

　　汪俊生聽見外頭的聲音了，還想問是不是莊子上辦喜事呢，“我先看看去。”

　　“外頭好像出事了，我去看看，先掛了，”艾陽跟容重言打了個招呼，扣上電話跟了出去。

　　趙元慶滿意的打量面前的洋樓，這房子就是他們趙家的宅子也比不上，等他把裡頭的女人娶到手，這小樓、這莊子可都是他的了，“怎麼搞得，叫門啊！”

　　跟在趙元慶身後的管事跟媒婆應了一聲，忙過去大聲喊人，“怎麼搞的，我們都到了大門兒前了，你們都不開門？小心我們爺將來把你們都賣了！”

　　李照田跟魯氏都換了簇新的衣裳，陪在趙元慶身邊，“趙爺您大人有大量，我這個妹子從小沒娘，不太懂禮數，你們趙家是高門大戶，等人進門了，您好好教教她！”

　　趙元慶已經聽說了艾陽在十六鋪說的話了，但他完全沒有把這些話放在心上，一個小女人，還敢跟他犯倔？他要娶她，是看得起她，就像現在這李照田，被她罵出十六鋪又怎麼樣，轉頭還不是收了他的田，高高興興帶着他上門下聘，要把妹子送給他？

　　汪俊生叉着腰站在院子里，看着外頭那群花紅柳綠的人，“這是干什麼呢？敢跑到信河莊子上鬧事，不想活了不是？”

　　趙元慶看着從屋子里走出來的汪俊生，感覺自己頭髮已經發綠了，他惡狠狠的瞪着李照田，“這是怎麼回事？這男人是誰？”李家女子不守婦道，李照田得退他一半兒聘禮！

　　李照田也不知道啊，“你是誰？敢跑到信河莊子來？”

　　電話局裝電話的工人也跟着汪俊生出來了，他們看着門外那群鄉下土包子，“你們是誰啊？連汪經理都不認得？可真是得好好看看眼睛了。”

　　汪俊生滿意的點點頭，趾高氣揚的看着外頭的人，“你們是什麼人？敢跑到信河莊子里尋事？也不看看這是誰的地頭？”

# 第41章

　　趙元慶看着從屋子里走出來的汪俊生, 感覺自己頭髮已經發綠了, 他惡狠狠的瞪着李照田, “這是怎麼回事？這男人是誰？”李家女子不守婦道, 李照田得退他一半兒聘禮！

　　李照田也不知道啊, “你是誰？敢跑到信河莊子來？”

　　電話局裝電話的工人也跟着汪俊生出來了, 他們看着門外那群鄉下土包子, “你們是誰啊？連汪經理都不認得？可真是得好好看看眼睛了。”

　　汪俊生滿意的點點頭，趾高氣揚的看着外頭的人，“你們是什麼人？敢跑到信河莊子里尋事？也不看看這是誰的地頭？”

　　艾陽站在門邊看着一身流氓氣的汪俊生，心道他是汪夫人的人，怎麼耍起橫來，比續貴生還像流氓。

　　“我記得在十六鋪就說過了, 我跟你再沒有關係了，你還跑過來做什麼？還帶着這個半截入土的死老頭子？”艾陽裹着件皮襖子慢悠悠的走了過來, “怎麼？你的打還沒有挨夠？”

　　“哈，你現在承認你打我了？我當時就說你跟我動手, 偏沒人信，”李照田跟聽見聖旨一樣, 大聲喊道, “你承認了，承認你打我了。”

　　他跟魯氏回家之後，脫了褲子一看, 腿上全是一道道紅痕, 可他們也不能見人就叫人看兩條光腿, 這啞巴虧也只能是認下了，現在艾陽一句話出口，李照田跟抓到大把柄了一樣，“你敢打我，我叫人把你押回去沉塘，”親妹子還跟他動手，那就別怨他不顧念兄妹情。

　　“把我沉塘了，你拿什麼賣給這個老頭子啊？你閨女還是你老婆？”艾陽漫不經心的在地上踢了一下，門外的李照田啊的一聲倒在地上，抱着腿大叫，“她又打我，你，你給我等着。”

　　白樓大門內外的人都跟看傻子一樣看着李照田，別說汪俊生跟裝電話機的工人已經哈哈大笑起來，連趙元慶都開始懷疑這李照田是不是腦子有問題了，這人離他還一丈遠呢，打他？怎麼打？

　　艾陽看着撲過去扶李照田的魯氏，“我說嫂子，你沒事少做點兒傷陰德的事，帶着我大哥去滬市看看腦子，他要是瘋了，你跟兩個孩子可怎麼過啊？小心到時候族裡把他給關到瘋人塔，再分你們那點兒子家業！”

　　“你胡說什麼，”魯氏被艾陽嚇的臉都白了，這種事她可真的聽說過，這死了男人的女人，最容易被族裡打主意，“你大哥好好的，你少咒他，”她使足了力氣把李照田從地上拉起來，“快起來，妹妹叫咱們進去呢！”

　　“我看瘋的不只是我哥，還有你，這樣也好，你不是想讓明英住我這兒呢，等你們兩口子被關進瘋人塔，族裡分了你們的家業，我一準兒把你們那對可憐的兒女接過來善待。”

　　她看了一眼守在大門處的老胡，“胡叔你把門看好了，馬老大他們馬上就來了，”

　　馬老大已經聽見有人去白樓鬧事了，帶着村子里的男丁抄着傢伙就過來了，之前艾陽就囑咐過他，小心有人來莊子上生事，沒想到還叫自己東家說對了，這人可不是來了么？

　　趙元慶沒想到自己這麼快就被包圍了，他煞白着臉大聲道，“李艾你給我開門，你哥哥收了我五百畝田，把你許給我了，今天我是來下聘的，你是二婚，我是續弦，沒那麼多講究，日子已經定好，就在臘月二十六，你趕上我們趙家祭祖！”

　　“我呸，一個土埋到脖子的老不修，也敢肖想李小姐，”汪俊生氣的要開門出去打人，艾陽是他們容爺看上的人，“告訴爺爺你叫什麼？”

　　“這是我們豐城有名的趙老爺，”媒婆也沒想到還有這麼一出，趙元慶帶着聘禮提親，人家女方家裡養着個眉清目秀的大小伙子，看身上的西裝，口袋的懷錶鏈子，還是個有錢的主兒，“李老爺把他妹子許給趙老爺了，我們是來給下聘的，小艾姑娘，你開開門，讓我們把聘禮抬進去。”

　　“下什麼聘？！”艾陽冷冷的看着趙元慶，“姓趙的，趁我還沒有發火，你趕緊給我滾，不然的話，小心你今天豎著過來，躺着回去！”

　　馬老大早就耐不住了，這是干什麼？跑他們莊子上來搶人來了？他掄起手裡的棍子，一棍子打在抬着聘禮的壯漢身上，“趕緊給我滾，不然打的就不只是你了！”

　　抬聘禮的都是趙家的下人，被人冷不丁抽了一棍子，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趙元慶看着凶神惡煞一樣的馬老大，心裏也打了個突，他直着脖子道，“反正你哥已經把你嫁給我了，這些東西你不要，我就拉回去，二十六那日，我過來抬人！”

　　說完沖自己帶來的人揮了揮手，“咱們走！”

　　艾陽沒跟趙元慶繼續糾纏，默默的看着十幾號人抬着幾隻大紅箱子走了，汪俊生知道她心情不好，想勸兩句，告訴她有容重言在，根本不必擔心這些土老冒，但他還沒有開口，艾陽就沖他擺了擺手，“汪經理你先回吧，我心裏不舒服，想歇一會兒，改日我請你吃飯，謝謝你今日仗義執言。”

　　汪俊生點點頭，招呼着電話局的工人出門，又叫過老胡頭跟馬老大反覆交代了，以後不論是誰，都不許隨便給他開門，要是再人來鬧事，就派人趕緊往麵粉廠報信，他廠子里上百號工人呢，還護不住一個小小的信河莊子？

　　艾陽站在樓上看着汪俊生他們都走了，叫過李嫂告訴她自己心情不好，誰也不要上樓打擾她，那換了身長袍，蒙了頭臉從樓后開窗跳了出去。

　　趙元慶還說二十六來抬人，真是搞笑，她叫他今天就被人抬着回去！

　　艾陽腿腿極快，等她趕到趙元慶他們往豐城的必經之地的時候，趙家的船還沒有過來呢，艾陽也不下河，撿了一堆石頭試了試重量，便坐在高處等着趙家的船來。

　　因為船上裝着聘禮，抬聘禮的庄丁也都纏着大紅腰帶，十分好認，等他們的船從艾陽跟前經過的時候，艾陽慢悠悠的把手裡的石頭丟了出去。

　　她兩下擊倒了船頭的船工，船工一落水，整條船上的人都亂了，有看見艾陽的人，嚇得大叫，“河匪啊，遇上河匪啦！”

　　趙元慶正坐在船艙里威脅李照田呢，他把醜話說的頭裡，如果娶不到艾陽，李照田不但要把收到的聘禮退回去，還得加上利息！

　　聽到有人喊河匪，趙元慶沒當回事，這信河上的河匪，其實就是洪門的信河分堂，他跟這些人也是有些來往的，只要錢花到，這些人並不會真的傷人，他甩了甩袍子站起來，“一群廢物，我出去看看！”

　　趙元慶剛一出船艙，還沒看清楚河匪在哪兒呢，頭上就重重挨了一下，他兩眼一黑，一頭扎進了河裡，跟着他出來的李照田嚇的一把抱住船舷，“來，來人啊，救命啊，快，快救趙老爺啊！”

　　他話音才落，一塊小石頭正打在他的額角，鮮血登時流了下來，“啊，我要死了，”李照田兩眼一翻，也摔倒了河裡！

　　艾陽並沒有打算殺人，因此看着船工把落水的幾個人都撈了上來，才轉身回了白樓，趙元慶一把年紀，又常年吸着大/煙，就算是滬市的冬天不像北方冷的刺骨，也夠他喝一壺的了，二十六迎親？

　　明年二十六他能下床就不錯了。

　　至於她那個成天想着賣妹妹了哥哥，經過這件事，只怕也過不了好年了，沒準兒趙家還會把責任都推到李照田頭上，想要人家的水田，恐怕又是場好夢。

　　仇報了氣出了心裏痛快了，艾陽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覺，才下樓吃飯。

　　天冷了廠子里活不多，任嫂不好意思光拿錢不幹活，便又搬回來幫着李嫂跟另一個幫傭一起準備年貨，雖然艾陽說了，年不在信河莊子上過，但該準備的東西，幾個女人合計着還得準備一些，萬一小姐想吃什麼了，家裡什麼也沒有怎麼行？

　　艾陽幾口把任嫂下的雞湯銀絲面吃完子，伸碗還要，“任嫂，你就是個技術型人才，就算是不來咱們罐頭廠幫忙，自己開個小飯館，也能發大財。”

　　任嫂不好意思的笑笑，“外頭討生活不容易，我以前也開過，唉，每天掙的還不夠給流氓們交保護費呢，還有警察們收的這個稅那個稅還有水費衛生費垃圾費，根本沒得賺，我沒辦法就去經濟行應徵幫傭了，起碼每月掙的錢，能裝到自己口袋裡。”

　　尤其是現在，她比外頭那些上班的男人掙的還多，任嫂已經想好了，這次回去，就把兒子送到學堂里，女兒嘛，“小姐，我能不能把我家小囡囡帶過來？她已經七八歲會幹活了，可以跑跑腿幹些雜事，不白吃飯的。”

　　任嫂神情黯然，“囡囡是個姑娘，我婆婆不喜歡她，我想自己帶着，”她在信河的日子過的不錯，女兒來了，從她嘴裏省一口，也夠女兒吃了，“我可以再多幹些活的。”

　　艾陽也大概聽李嫂八卦過任嫂家裡的事，不外是厲害的婆婆，好吃懶做的小叔子小姑子，還有隻知道出力，卻不知道護着老婆孩子的男人。

　　在艾陽看來，憑任嫂如今的工資，離婚自己帶着一雙兒女也照樣過的好，但有些女人，人生的字典里就沒有“反抗”跟“離婚”這樣的字眼，“行啊，過完年你帶過來吧，什麼白吃不白吃的，她一個小女孩能吃多少？不過我覺得你每月的工資還是自己留一些，萬一哪天囡囡病了，你還要回去伸手問家裡要？”

　　見任嫂不吱聲了，艾陽又道，“我跟隔壁村的私塾先生已經說過了，開春就把咱們莊子上的孩子送過去，到時候你也把囡囡送過去，女孩子上個學，將來就算是出去找活干，也能找到工錢多的不是？而且讀了書人聰明，不至於出去被人騙了，只是這學費，你得自己掏一部分。”

　　艾陽在莊子里實行了福利政策，凡是送孩子去上學的，她給補貼一半學費，女孩子去，她給全掏，還承諾將來女孩子可以幫着找活兒干，如今莊子里的男人女人都有活兒幹了，家裡日子好了，送兒子上學自然是樂意的，送女兒嘛，難度就大些，畢竟女孩子可以在家裡干雜活，帶更小的孩子，只有完全免費，大家才會以佔便宜的心態，讓女兒去讀書。

　　但任嫂只是這裏雇傭的技師，工錢還比別人高了三倍，艾陽不打算替她出這份錢，“你掙的錢留在自己手裡，才能以備不時之需，難不成自己掙的錢，想花了還要看人臉色？”

　　她聽李嫂嘟噥過，任嫂的工錢全部要交給家裡的婆婆，自己連身新衣裳都沒得穿，也不知道圖什麼？

　　任嫂幹活不惜力，人也乾淨麻利，卻不是個強悍的性子，“可我已經跟家裡說了，我一月拿多少了，要是少交回去，家裡頭”

　　艾陽白了任嫂一眼，“你回去說，你會的廠子里都學會了，從新一年開始，我給你的工資比現在少五塊，十塊夠一大家子吃喝了，就算你兒子在滬市上學，也足夠了，你總不能一點兒也不給女兒存吧？你不也說過，你孩子叔叔還沒成親呢，姑姑還沒有嫁人呢，你準備把自己拆了論斤賣供他們？”

　　任嫂不吭聲了，人都是自私的，她現在是家裡掙錢最多的那個，可是花的卻是最少的，甚至每月回家，看着家裡人吃肉，唯一輪不着就是她跟女兒，婆婆的理由很簡單，她在莊子里肯定吃的好，回家還吃什麼？當清清腸胃了。

　　女兒呢，理由責是一個小丫頭又不會幹活，光吃飯了，哪還有臉吃肉？但小叔子在讀書，小姑子要嫁人，肯定要享受家裡最好的。

　　“好，我就這麼回去說，”大不了被罵一頓，但只要她咬死了，相信婆婆也沒有辦法。

　　艾陽點點頭，“如果他們嫌你拿的少，那你就說不過來幹了，叫她們幫你在滬市找個掙的更多的活兒。”

　　李嫂在一旁噗嗤笑了，“那怎麼可能呢，哪有一月給十塊的幫傭？”

　　所以就算是任嫂家裡不樂意，也照樣會讓她過來的，十塊總比六塊強吧？“你呀，還是多留點兒心眼兒，凡事先想想自己，還有你那兩個孩子，你小叔都二十好幾了，不幹活光讀書了，可讀出來了么？現在又不是過去，考上秀才能當官，他要是真的願意找工作，好歹也是上過學的，當個文員還是滿可以的吧？”

　　在艾陽看來，明明家境不好，啃父母也就罷了，還啃兄嫂，這小叔子就是個自私鬼欠收拾。

　　“可我婆婆說，他能當官的，要是當了官，就改換了門庭，一家子都跟着享福了，”艾陽難得跟她們聊閑話，任嫂又知道自己東家是個見多識廣，還認識滬市最厲害的人物，忍不住向她求教。

　　“你婆婆怕是死不了這條心了，但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這世道，沒有錢跟背景，他又到現在連個大學都考不上，基本就絕了當官這條路了，就算你小叔子當了官，一個拉黃包車的哥哥，一個給人當幫傭的嫂子，你覺得他樂意認嗎？還拉扯你們，不讓你們再拿錢給他鋪路就不錯了。”

　　“叫我說，你小叔子還是腳踏實地一點兒，找個工作乾乾，然後娶個媳婦，減輕一下你們夫妻的負擔才對，”艾陽搖搖頭，就任嫂這性子，她男人也是個扶弟魔，只怕被吃干扒凈也醒悟不過來，任嫂的男人跟她小叔是親兄弟，他願意沒問題，不能拖着自己老婆一起付出。

　　見任嫂還是一副猶豫不決的樣子，艾陽祭出殺招，“就算是我減了你工錢，你兒子上學的事你還得要求，要是你婆婆不答應，你就把你兒子往學校一送，用自己的工資把學費交了，然後領着女兒來莊子上，你仨月不回去，看誰先急？”

　　艾陽雖然不知道什麼婆媳關係，但誰拳頭大誰就是道理她最明白不過了，任嫂一個掙的佔了家裡大半，卻當不了家做不了主，那不是開玩笑么？“你好好培養你兒子，他要是上學當官，你就是官家老太太，你小叔當官，你是什麼？官家嫂子？這不開玩笑嘛？”

　　“就是，我就不這麼干，我在白樓伺候小姐，回家就啥也不幹了，”李嫂活的比任嫂明白，“我男人照樣得敬着我。”

　　她在白樓有吃有住，錢是純落的，家裡兒子娶親，女兒出嫁，全靠她每月的活錢了，“我兩個兒子跟着男人在莊子里做活，女兒現在也進罐頭廠了，我覺得啊，自從小姐來了之後，我們的日子是越過越好！”

　　李嫂家裡全是勞力，沒有負擔，可不日子過的好么？任嫂羡慕的看着李嫂，“我就照小姐說的辦，小姐，剩下的五塊我也不拿，你給我記在賬上！”

　　艾陽沖任嫂伸了個大拇指，“聰明！等你存多了，就去銀行開個賬戶，這樣還多少能吃些利息，你放心，我是絕不會坑你們的。”

　　任嫂連忙擺手，“我怎麼會信不過小姐呢？”要不是進了信河莊子，她哪會知道自己的手藝能掙這麼多錢？現在想想，都跟做夢一樣。

# 第42章

　　說著聊着, 艾陽足足吃了三碗面, 才滿意的放下碗, 還沒等她起身兒呢, 電話就響了, 把李嫂跟任嫂都嚇了一跳, 艾陽抿嘴一笑, 沖她們擺擺手，“沒事的，知道咱們這兒電話的人就那麼一個，你們忙吧。”

　　容重言的電話果然是問下午的事的，“我已經叫人去查那個趙元慶了，你別害怕, 反正你過年也是要來滬市的，莊子上我派幾個人幫你守着。”

　　“不用了, 我一走他們找不到人，還能把莊子搶了？我們莊子這麼多人呢, 這裏可是他們的家，必然不會讓人來胡鬧的, ”容重言的人也要過年, 沒必要給人家增加負擔，趙元慶這次回去，不死也得大病一場, 哪有餘力來報復自己？

　　見艾陽不肯, 容重言也不多勸, 這些事他會解決的，所以不準備跟艾陽多說，“你什麼時候過來，不是說要在年前裝修你的新鋪子嗎？”

　　“呃，那個啊，我已經找好人了，大概要怎麼弄也跟他們說了，”因為有十六鋪的先例，艾陽這次也算是成竹在胸，“我這幾天想留在莊子上，不過去了，過幾天我會送一批貨過去，到時候再見吧。”

　　容重言嗯了一聲，聽見艾陽說想睡了，無奈的掛了電話，他一人倚在書桌上，看着窗外點點霓虹，他居然開始感覺到寂寞了，這真是一種很奇怪的感受。

　　他從書櫃里拿了本書出來看，卻發現精神根本集中不起來，這也太奇怪了，就算是他小時候一個人獃著的時候，只要找本書來看，讓自己沉浸在書中，時間就會過的特別快，而現在，最愛的書都解決不了他的心浮氣燥。

　　“重言，這麼晚了你去哪裡？”汪夫人正在樓下看着傭人做宵夜，“吳媽裹的小餛飩，你吃點兒再出去？”

　　容重言擺擺手，“我找人談點事。”他可能就是想找人說說話，出去找朋友們聊天，興許就沒事了。

　　百樂門的經理看着角落裡坐的容重言，驚訝的嘴都合不上了，“那，那不是容老闆嗎？我沒眼花吧？”

　　容重言一進百樂門，侍者就注意道了，“是，就是容老闆！”

　　“他怎麼來了？”經理有些慌亂，不會是想開一家歌舞廳跟他們打擂台吧？

　　“經理，您不是應該把牡丹姐叫過來，讓她過去問問？”

　　“對，對，我這就去，水仙呢？還有玉蘭，都準備好，”從來沒見容重言進過歡場，他真的不知道人家愛的哪一口兒啊？

　　玉牡丹看着角落裡的男人，滬市有頭有臉的少爺公子哥，哪個不是她的裙下之臣？唯獨差的就是這個容老闆了，現在，她要把這遺憾給補齊了，玉牡丹對着妝鏡理了理頭上的髮捲兒，飛了個眼風，“怎麼樣？”

　　經理連連點頭，“美極了，我跟你說，如果你能哄着這位財神爺，沒準兒就能上岸了。”就憑容重言的身家，養成外室，也比在這裏朝秦暮楚的強。

　　金水仙冷冷的看着玉牡丹搖搖擺擺的走了，一拉臉綳的緊緊的銀玉蘭，“走，咱們唱歌去，好久沒一起合唱了，”

　　她迅速把身上的首飾摘了，擦去嫣紅的口脂，比美艷她是勝不了玉牡丹的，倒不如換個路線。

　　容重言冷冷的看着偎坐過來的玉牡丹，一指對面的卡座，“有話坐那兒說。”

　　玉牡丹神情一僵，旋即又不在意的笑了，“沒想到能在這兒見到容老闆，所以經理叫我過來跟您打個招呼，容老闆有什麼需要儘管提，”

　　容重言不滿的看着舞廳的大門，他說要散心打發時間，柏廣彬他們就把地方定在這裏了，沒想到他來了這麼久，那幾個居然都沒到，“我沒事，你不用招呼我了，”

　　容重言把目光投向中間的小舞台，上頭兩個女人已經開始唱歌了，為了不跟玉牡丹說話，他裝作聚精會神的聽歌。

　　玉牡丹看着舞台上裊裊婷婷的兩個人，輕笑一聲，“原來容老闆是來聽歌的，那我不打擾您了，失陪，”唱歌么誰不會？他喜歡聽，她也去唱就好了。

　　柏廣彬跟幾個朋友一進百樂門，一眼就看見坐在角落裡的容重言，不是他坐的地方顯眼，而是他周圍的氣氛跟整個舞廳格格不入，柏廣彬微微一笑，沖身邊的鄭允光跟恭弘=叶 恭弘致寧道，“看見沒？大老闆就是不一樣，嚇的都沒人敢過來招呼他。”

　　鄭允光瞪了柏廣彬一眼，這傢伙都入了武行，還改不了促狹的性子，容重言難得打電話叫他們出來小聚一番，他偏偏把地點安排在百樂門，“誒，咱們容老闆不是有事求人吧？”不然還能往這地方來？

　　容重言看見幾個老同學過來，沖他們揮揮手，“找個清靜點兒的地方不行么？非要叫來這裏？”

　　“我在葛橋一呆半個月，看着母豬都是雙眼皮，休假回來，當然要到這裏來洗洗眼，不然去哪兒？維揚澡堂子里泡澡去？”柏廣彬振振有詞道。

　　鄭允光一進來，就沖台上的金水仙一個飛吻，他一屁股在容重言身邊坐下，“你要是前幾個月來就好了，幫我給我們家水仙也投投票，說不定這百樂門的頭牌，就換成我們家水仙了。”

　　“誰說的？他要投也得投給牡丹，誰耐煩看金水仙那柴禾妞兒？”恭弘=叶 恭弘致寧不樂意了，他捧的可是玉牡丹，兩人還似模似樣的談過一場戀愛，當然，也就僅此而已。

　　柏廣彬看着這紙醉金迷溫柔鄉，輕嘆一聲，一口乾了容重言面前的酒，“只有回到這裏，我才能想起來我是柏家人啊！”

　　“不是吧？這話叫柏老聽見，又該拿皮帶抽你了，我怎麼覺得應該是，只有回到軍隊里，你才能想起來你是柏家人？”恭弘=叶 恭弘致寧的父親是滬市商會的會長，恭弘=叶 恭弘家的生意雖然趕不上如今的容家，但卻在滬市經營多年，根基深厚。

　　鄭允光看着一臉鬱郁的容重言，“重言啊，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啊？”從小到大，他們就沒見過容重言這副模樣過，當年容家過繼來的鄉巴佬，偏在他們跟前，連頭都沒有低下過一次，後來不論做什麼，更是沒有輸過，將他們這些豪門少爺，襯了一群紈絝子。

　　這會兒這人身上居然看不見他慣有的勝券在握，反而一副神思不屬的樣子，這就叫鄭允光好奇了，“到底怎麼了？你那個大哥，又給你氣受了？”

　　鄭允光兩個哥哥都在法租界替法國人做事，太知道顧家在那邊的勢力了，“我跟你說，你就當顧念手足情，不睬他就行了，總不能讓那種人髒了咱的眼。”

　　恭弘=叶 恭弘致寧覺得鄭允光太不會說話了，說著顧念手足情了，人家那是親哥，什麼叫“髒了眼”？“重言，見到你正好，我大哥準備去港城看看，你要不要也派人過去一趟？”

　　容重言不想談顧勵行，也不想聽港城的發展，“看看就看看吧，之前我就叫人去過一趟，英吉利人在那兒多少年了，也沒見成什麼器候，跟滬市差遠了。”

　　恭弘=叶 恭弘致寧沒想到容重言對去港城這個態度，“看來容家無意往港城發展？”

　　容重言現在哪有心情想那個啊，“等等再說吧，現在考慮這些，還太早了，”

　　柏廣彬已經不高興了，“誒，你們這就不對了，我們在外頭吃風喝沙，守護着咱們滬市這顆遠東明珠，你們這些財主想的卻是逃之夭夭？”

　　容重言冷冷的看了柏廣彬一眼，他怪誰也沒有資格來怪他，“我沒說要走，恭弘=叶 恭弘家也只是去那邊看看，滬市現在一定尚好，為什麼要走？走了把大好河山留給誰？”

　　恭弘=叶 恭弘致寧被柏廣彬瞪的正氣弱呢，聽容重言一說，立馬來了精神，“就是，我哥只是出去看看，又不是我們一家子要搬過去，這做生意嘛，自然是哪兒能掙錢去哪兒了，不然為什麼那麼多人下南洋淘金？”

　　金水仙唱完歌，換上了玉牡丹登台，她拉了一把銀玉蘭過來，“鄭少恭弘=叶 恭弘少柏團長，好久不見了。”

　　柏廣彬嗤的一笑，他對美女的態度，從來都是遠觀，看看就好，“水仙小姐咱們是好久不見，你跟鄭少恭弘=叶 恭弘少，恐怕恨不得天天見吧？”

　　金水仙嗔了柏廣彬一眼，“我也想跟柏團長天天見啊，可惜柏團長看不上人家，”她一推嬌怯怯的銀玉蘭，“玉蘭，柏團長跟容老闆你都沒見過吧，去給他們敬杯酒，謝謝兩位老闆捧場。”

　　金水仙見柏廣彬盯着銀玉蘭，噗嗤一笑，“柏團長是不是覺得我們玉蘭小姐長的像一個人？”

　　長的像一個人？柏廣彬看銀玉蘭也就覺得長的好看了，“誰啊？我怎麼沒看出來？”

　　真是行武之人，實誠的很，金水仙悄悄擰了銀玉蘭一把，之前顧勵行常來捧她的場，這陣子沒見人了，她也是時候找下家兒了，“就是咱們滬市名媛安梅清安小姐啊，你們不知道，上次顧老闆帶着他一個手下來的時候，那位潘老闆，一直誇咱們玉蘭有梅花之姿，跟”

　　“呯，”金水仙話沒說完呢，柏廣彬已經拍案而起，“你再說一遍，拿這婊/子跟誰比呢？”

　　“婊/子？”銀玉蘭彷彿被一掌打在臉上，她們是舞小姐，但也是滬市的公子大爺們追捧的風流人物，名氣比那些名媛女明星們並不差什麼，每天都有人捧着大把的珠寶跟玫瑰來博取她們的青眼，怎麼在這武夫的嘴裏，自己成了“婊/子”？“你居然侮辱我？你太過分了。”

　　柏廣彬並不覺得自己哪裡過分了，“怎麼？你陪客不收錢的？交際花又能比堂子里的女人清高多少？不過是男人們取樂的粉/頭罷了，”

　　容重言看着泫然欲泣的兩位小姐，輕咳一聲，“走吧，咱們換個地方，”

　　柏廣彬氣還沒消呢，“還敢拿安小姐自比，要不是你是女人，我特么揍你了！”

　　柏廣彬的嗓門極大，一個“婊/子”喊出來，已經把經理給召過來了，恭弘=叶 恭弘致寧尷尬的拉着柏廣彬，“走走走，哥哥帶你換個地方，重言不是說吵么，”他掏出一疊鈔票扔到桌上，“我們馬上走。”

　　他還以為今天是帶着容重言尋芳呢，沒想到容重言這兒沒說話呢，柏廣彬先鬧起來了，他安撫的拍拍金水仙的胳膊，“你哄哄玉蘭，這種武夫，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惜香憐玉。”

　　從百樂門出來，容重言看了看錶，還行，浪費了他一個鐘頭，以前他老覺得時間不夠用，現在好了，恨不得一頭倒在床上，再醒來的時候，已經要過年了。

　　“算了，你們找地方自己樂去吧，”容重言歉意的看着鄭允光跟恭弘=叶 恭弘致寧，他看出來了，這種打發時間的方式真的不適合他，一點兒意思也沒有。

　　鄭允光嗯了一聲，也覺得柏廣彬這貨太敗興了，“那我們走了，重言你陪着這粗漢，”他說完還覺得不解氣，指着柏廣彬道，“我跟你說，你這樣可不行，不管人家是什麼樣人的，都不能這麼對待女人知不知道？尤其是漂亮女人！還有，是你自己說，跑來洗洗眼的，這會兒又嫌人家是交際花啦？那你跑滬大校園裡看女學生洗眼去！”

　　“我揍你我，”柏廣彬一肚子邪火，“我是看不起她們的行當嗎？當了婊\*子就老老實實的賣笑就好，敢拿梅清姐給自己臉上貼金，”

　　他回頭看着百樂門上閃爍的霓虹燈，“老子帶兵把這剿了！”

　　“人家開門做生意，又不是匪，你剿什麼剿？”容重言嘆了口氣，硬拉着柏廣彬把他塞進車裡，沖外頭的兩人揮了揮手，“走了。”

　　“你呀，還忘不了梅清姐？”車開了一會兒，容重言也沒想好應該去哪兒，乾脆就讓司機在街上漫無目的的瞎轉。

　　柏廣彬臉一紅，“沒有，你別誤會啊，梅清姐是咱們的姐姐，我怎麼能聽着那種女人往她身上貼？”

　　“風塵女討生活，難免要給自己找點噱頭，生意嘛，”容重言也不喜歡，但覺得還能理解，“你這人的脾氣，打仗的時候也這麼不冷靜？”

　　“那怎麼可能，我就是不想聽見有人這麼說，”柏廣彬心裏微疼，悶聲道，“而且她過的又不好，那個姓梁的雜碎，還敢納妾！？要不是他婚離的快，我一槍崩了他！”

　　“還有那個女人，別叫我看見她！”敢有人跟安梅清搶男人，柏廣彬雖然不知道那女人是誰，本能就想要了她的命。

　　容重言臉一覺，“這事也不是李小姐願意的，她被自己哥哥賣到了梁家，成親第二天就跟着梁維華到滬市辦離婚了，她也是受害者，你遷怒人家干什麼啊？誒，我說，不是允光罵你，你怎麼進了部隊，人變的不講理了？”

　　不是他不講理，是容重言不分親疏吧？柏廣彬正要說話，前頭司機突然一個急剎車，柏廣彬本能的手按槍匣，“怎麼回事？”

　　“容爺，剛才，李小姐，我看見李小姐過去了，”司機四下張望，他真的看見艾陽了，“誒？怎麼不見了？”

　　看見艾陽了？

　　容重言也往四下看，旋即又覺得自己有點兒傻，“你看花眼了，怎麼可能？”

　　這大晚上了，艾陽肯定在信河莊子上獃著呢，怎麼會跑到滬市來？

　　柏廣彬也跟着容重言望外看，“什麼李小姐？哪個李小姐？你什麼時候認識個姓李的小姐？哪家的？”

　　話真多，容重言背回椅背上，“就是讓你憤憤不平的李小姐，李艾，跟梁維華登報解除關係那個，我跟她是朋友，所以很清楚她不是你說的那樣的人。”

　　柏廣彬驚訝的嘴都合不住了，“朋友？女朋友？小容？容爺，容老闆！幾天不見你瞎啦？”

　　容重言不悅的瞪着跟見了鬼一樣的柏廣彬，“我正常着呢~”想到艾陽容重言忍不住唇角上揚，“值得你那麼大驚小怪么？”

　　他想解釋艾陽並不是他的女朋友，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她是個很聰明的小姐，以前因為家裡的原因，沒過什麼好了，後來又被哥哥給賣到梁家了，現在她自己做了點兒小生意，獨立生活，嗯，過年的時候我請你們見一見。”

　　這都要帶她跟他見面了，看來真是女朋友了，可誰要見她啊，柏廣彬一肚子不高興，“梅清姐知道嗎？”

　　容重言跟他和安家的關係都不淺，容重言跟曾經嫁給過梁維華的女人在一起，他不介意，安梅清未必不介意啊！

　　“你這個人啊，梅清姐已經結婚了，你怎麼還老惦記着？”容重言無語的看着窗外，萬一司機沒有看花眼呢？

　　提起這個，柏廣彬憤憤道，“要不是我媽晚生我兩年，我就跟梅清姐一起讀滬大了，哪還有梁維華的事？梅清姐也是的，怎麼就叫梁維華給哄住了？鄭允山跟恭弘=叶 恭弘致遠，也比梁維華強！”

　　容重言淡淡道，“鄭家跟恭弘=叶 恭弘家，哪個是清靜的人家？別說允山兄那風流成性的脾氣，就是鄭家那十幾房姨太太，梅清姐嫁過去，也有得頭疼。”

　　“我們家沒有啊，我也不風流，”柏廣彬把這一切都歸結到自己生的晚上了，“還有你，梅清姐要嫁給梁維華那種人，我不在，你也不攔着。”

　　容重言撫額，“我攔，我憑什麼攔？我又不姓安？”

　　“你說你要娶梅清姐！”如果娶安梅清的是容重言，柏廣彬覺得自己還是可以接受，最起碼得像容重言這樣的人才家世，才配得上他夢中的女神。

# 第43章

　　容重言又不喜歡安梅清, 而且兩人又差着好幾歲呢, 幹嘛要娶她？

　　但跟這種傻子沒話說, 容重言索性合上眼不理他了, 在他看來, 梁維華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 學問也行, 人品尚可，梁家頗為富裕，偏因為門第在安家跟前挺不起腰來，安梅清嫁過去並不會受委屈，如果沒有出平妻的事，就更完美了。

　　柏廣彬見容重言不理他, 拿胳膊捅了捅容重言，“你今天叫我們出來到底做什麼？要是無聊, 找你的李小姐去啊。”

　　“她人不在滬市，”他就是沒辦法找艾陽, 才想找他們打發時光的，結果發現一點兒用都不管, 還不如回去給艾陽打個電話呢。

　　“不在滬市？你沒有把人接過來？”柏廣彬理解無能,

　　容重言今天才發現柏廣彬嘴這麼碎，“我說了過年讓你們見個面，到時候你什麼都知道了, 別問了, 煩的很, 你準備去哪兒？我讓司機送你。”

　　艾陽還真的來滬市了，她在家也是睡不着，幾十里地對她來說又不算什麼，乾脆就換了身兒衣服出發了，下雨天打孩子，閑着也是閑着。

　　艾陽這次換了個目標，定在另一家顧勵行佔了股份的賭場，反正她的打算是全面開花，讓顧勵行應接不暇，沒有餘力來糾纏自己。

　　事情越做越熟，艾陽順利的剝了兩個豬鑼，便收工回了信河，她這次真的是來無影去無蹤了，回去洗了個戰鬥澡，連收穫都沒整理就倒頭睡了。

　　“小姐，小姐，”李嫂看着窗外升的老高的太陽，使勁敲艾陽的房門。

　　艾陽正做夢數金條呢，還有一堆沒數呢，就被人給吵醒了，一肚子氣的從被子里探出頭，“什麼事啊~~”

　　李姐咽了口唾沫，跟艾陽相處了一陣子，她知道自己現在照顧的小姐，什麼都好，就是喜歡“睡到自然醒”，如果被人叫起來，一定會黑臉，“小姐，是汪經理來了。”

　　汪俊生？艾陽在床上打了個滾兒，揉了揉臉從床上爬起來，懶覺是永遠睡不膩的，尤其是在冬天！

　　“李小姐，你怎麼把電話線給拔了？”汪俊生已經找到沒人接電話的原因了，看見艾陽下來，問道。

　　電話線？她昨天臨時跑去“作案”，怕萬一有電話進來，就把線給拔了，回來之後又把這事給直接忘到腦後了，“哎呀，電話線斷了？怎麼回事？要不要人來修？”

　　聽艾陽這麼說，就是她也不知道了，汪俊生搖搖頭，“那倒不用，昨天晚上容爺給你打電話了，你一直沒接，早上我打也沒有人接，就乾脆過來看看了。”

　　艾陽裝作什麼都不懂的樣子，走到汪俊生身邊，看着牆角的線，“這東西是不是很不結實？”

　　“當然不是，可能是誰絆到了，也可能是昨天他們就沒有裝結實，我已經插好了，以後不會再掉了，”汪俊生一指後頭的插口，拿起電話給容重言撥了一個，說明了情況，才又把電話遞給艾陽，“容爺叫小姐接。”

　　艾陽拿起電話先給容重言道了歉，就聽容重言道，“我是擔心你出了什麼事，”畢竟昨天有人來鬧過事，“以後一定要把電話插好了，萬一有什麼事，就立刻給麵粉廠打電話。”

　　雖然艾陽一直靠自己，但有人把她當著“嬌花”來擔心，她心裏微甜，臉上也不自覺掛上了笑，聲音也軟了下來，“我知道了，以後一定不會了，但是電話在樓上，興許會有聽不到的時候。”

　　艾陽撫額，容重言幫她裝了個電話，無形中就是給她裝了監控，她這種“夜間活動”看來是不能再幹了。

　　“你什麼時候過來？我讓俊生開車帶你，”容重言又問道。

　　她好像已經跟容重言說了，要過幾天，“具體日子還沒有定好呢，我要把往滬市的貨給準備好了，然後送過去，就可以給工人們放假，我也能去滬市了。”

　　容重言多少有些失望，可又沒辦法訴諸於口，“我知道了，你有什麼事跟我打電話吧。”

　　“呃，對了，所以這幾天我可能不在莊子上，你給我打電話也找不到我，這樣吧，我一回來，就給你打電話，”艾陽還想再做幾起，然後去豐城一次把囤的那些金貨給出手了，才能帶着錢去滬市，給“勞苦大眾”發福利。

　　這樣啊，容重言覺得自己還不如不給艾陽裝電話呢，不裝，知道自己沒辦法跟她聯繫，也就不想了，現在好了，裝上了，人卻不在家，容重言想着自己從昨晚打電話一直打到今天早上的心情，真的是恨不得直接把自己的辦公室搬到麵粉廠去，“那也行，你忙吧，對了，我年前要到各廠子巡視，可能也不在辦公室，你要是找我，晚上打吧，”

　　容重言又報了個電話號碼，“這是我家裡的，專線。”

　　唉，不管什麼時代，有錢人總是要領先普通老百姓好多年啊，艾陽心裏感嘆，隨手把號碼記下了，“我知道了，我在家就給你打電話。”

　　既然已經起床了，艾陽就真的去十六鋪送貨去了，這地兒如今她也是常來常往的，各處已經踩熟了，等賈管事帶着劉嫂把貨都搬到後頭的庫里，艾陽換了身兒打扮，說閑着無聊要出去走走，轉頭上了去滬市的船，等到了下午，人已經在法租界一間小小的客店住下了。

　　連着三天，法租界幾間賭場的豪客都被洗劫，一時間法租界風聲鶴唳，而艾陽，卻已經出現在了豐城最大的當鋪裡頭，她看着牆上大大梁字，微微一笑，壓低頭上的禮帽，“夥計，死當。”

　　“這，”當鋪的朝奉看着從高高的櫃檯上擺着的盤子里遞過來的東西，立馬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他偷眼打量着外頭的人，卻沒的看清楚臉，只看到他下頜的一抹鬍子，“死當？”

　　看着盤子里亂七八糟的金銀飾物，還都是男人的隨身之後，這哪裡是來當東西，分明是銷贓來了，但這樣的東西往往是利潤最豐厚的，“先生想好了？”

　　“嗯，”艾陽擺了擺戴着皮手套的手，“全都當了，要花旗滙豐的銀元兌換券，沒有我就去別家。”

　　“有有有，我們梁家的當鋪，什麼樣的票子都有，先生稍等，要不您進來喝杯茶？咱們這兒有明前龍井，”也給他一個估價的時間。

　　艾陽再次擺手，“不必了，我就在這兒等着。”

　　朝奉沖艾陽彎彎腰，招手叫過夥計，讓他把掌柜的請來，“先生見諒，您這貨有點兒多，小的做不了主。”

　　等艾陽再從梁家鋪子里出來的時候，她錢包里已經塞滿了票子，艾陽不怕人跟蹤，慢悠悠地在豐城轉了一圈兒，吃了頓午飯，才又雇了輛車，往十六鋪去了。

　　顧勵行這十來天就沒有休息好過，不管是他名下的賭場，還是他占股份的賭場，賭客接二連三的被搶，偏偏他堂堂的洪門老大，連個人都抓不到，更別提給客人們交代了。

　　“爺，叫我說，這一定是有人針對咱們呢，只是到底是二爺，還是太太，”曲一峰這幾天也叫折騰的跟條狗似的，到處巡邏抓人，偏連個人影都找不到，“要不您到黃山路問問？”

　　顧勵行冷哼一聲，家裡那個太太哪有那個本事？至於黃山路，如果是容重言搗的鬼，他去了有什麼用？“你覺得夫人會在乎容重言算計我？”

　　“那咱們要不要打回去？現在報紙上都登了，還有人把之前自由飯店的事也登出來了，道兒上的朋友都看着呢！”

　　外頭人的說法倒是挺一致的：

　　顧勵行不滿容重言開賭場，擺了他一道，想給他一點兒顏色瞧瞧，可沒想到，容重言反手就報復回來了，而且這巴掌呼的更狠。

　　顧勵行轉着手裡的槍，“怎麼報復？”

　　那是他的親弟弟，他這個當哥哥除了忍還能怎麼做？

　　曲一峰搓了搓下巴，“我聽說二爺這陣子正往葛橋那邊送棉衣呢，好幾船呢！”

　　“正送着呢？”顧勵行冷笑一聲，“找幾個兄弟過去，棉衣什麼的咱們要了也沒有用，燒了吧。”

　　曲一峰一欠身，“是，我這就去安排人。”

　　艾陽一把貨送到她新租的鋪子里，看着馬老大他們都把貨擺好了，從兜里掏了幾塊錢，“你們別急着回去，老大帶着大家去街上轉轉，給家裡人帶點東西回去，注意別走散了，也別衝撞了別人，要真是遇到事，就去萬國百貨信兒。”

　　“哎，東家您放心吧，”來時艾陽就說了，今天是莊子上開工的最後一天，下來他們就可以在家裡置辦年貨準備過年了，馬老大不肯接艾陽的錢，“東家，來時我們都帶着錢呢，不能再拿您的了。”

　　自從開了這罐頭廠，莊子上家家手裡都有了余錢，馬老大擔著管事的差使，另領了一份工錢，今天來滬市，他媳婦還囑咐他給她扯洋布呢。

　　艾陽很喜歡信河這群淳樸的叫人心疼的佃戶們，可能之前的日子太苦了，所以她只給了那麼一點點甜，就換到了他們百分百的真心，“這是給你們吃飯的錢，大地方去不了，小館子還是能管飽的，可不許你們舍不得吃又分了啊，去點幾個菜，再打壺酒，只當是辛苦半年了，我給你們解乏的。”

　　馬老大知道艾陽除了自己喜歡找各種好吃的飽口福，也很喜歡叫他們出去“改善生活”，因此也不再爭辯，接過錢彎腰謝了謝艾陽，“東家您放心吧，剛才我們來的時候，都聞見街邊那家菜館的香味兒了，等這裏收拾好，我就帶他們去喝兩杯。”

　　艾陽熟門熟路的走到續貴生的辦公室，她昨天晚上就給容重言打電話了，可惜沒人接，今天早上又打，還是沒人接，所以只能用老辦法，到萬國百貨來找他。

　　“那群狗雜碎，這種事都能做的出來，”續貴生正在裡頭跟人說話，罵人的聲音艾陽站在樓梯口都聽得見，“今天的貨咱們還繼續送，我去押船，我倒要看看，誰這麼大的膽子，敢在我續閻王頭上動土！”

　　另一個聲音似乎正在發愁，“我的意思是先避一避，柏團長也說了，要帶人過來接棉衣，不如就叫他們的人過來吧，反正離滬市也不遠。”

　　“哼，柏團長的人來了，棉衣是安全了，容家的臉往哪兒擱？容爺的臉往哪兒擱？咱們江湖事江湖了，驚動官家算什麼？”續貴生可不是這麼認為的，如果柏廣彬的隊伍參与進來了，豈不是告訴大家，容重言怕了顧勵行了，得找人幫忙嗎？

　　“你不能這麼想，那幾船棉衣本來就是給二十六團的，他們出來接一下，也是應該的，”

　　“如果他們接了之後貨丟了，那柏家人自己尋去，現在是貨在咱們手裡丟了，就得咱們自己找回來！”續貴生氣的在屋裡直轉圈兒，他發現跟容家那邊的讀過洋書的經理們就沒辦法溝通，“容爺呢？去葛橋了？”

　　“嗯，今天早上就去了，咱們在這兒生氣也沒有什麼用，還是等容爺回來看他怎麼安排吧，不過這顧勵行也是欺人太甚了，今天小報上登的鋪天蓋地的，你說說，要是沒人提前安排，那些記者們哪兒那麼快收到消息？”

　　續貴生撓撓頭，“可不是嘛，行了，你回去吧，叫咱們的被服廠趕緊再做吧，唉，你們廠子不是要放假嘛，這也放不成了，我這就去黃山路一趟，聽聽夫人什麼意思。”

　　聽着辦公室的人要出來，艾陽趕緊躲了，她從萬國百貨一出來，就買了份小報看起來，原來容重言捐給柏廣彬的棉衣在江上叫人給劫了，還當場給潑上汽油燒了個乾淨！

　　松滬軍是滬市的保護神，滬市的安定就賴他們了，顧勵行就因為私人恩怨，就派人燒了給他們的棉衣，艾陽看的一肚子氣，這人怎麼就沒想過做一件好事呢？

　　更好笑的是，小報上提起顧勵行，還話里話外一片讚美之聲，什麼“果毅”、“有生意頭腦”、“人中龍鳳”，而他“疑似”燒了容氏的船，也是因為忍無可忍，才不得已之舉。

　　這要不是顧勵行叫人寫的，她跟他姓，艾陽覺得自己對顧勵行的打擊還是太輕了一點，這樣的人，活在世上，簡直就是污染這麼美好的環境！

# 第44章

　　安梅清也在質問顧勵行, “你有沒有想過二十六團上千戰士？這麼冷的天, 他們怎麼過冬？”

　　“顧勵行你因為私人恩怨就做出傷害國家跟人民的事, 你的良心何在？”

　　顧勵行不屑的挑眉, 看着對自己怒目而視的安梅清, “安小姐, 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我今天來是給你送支票的。”

　　他們怎麼過冬跟他有什麼關係？這滬市沒有棉衣的人千千萬, 他管的過來嗎？至於容重言捐棉衣，不過是沽名釣譽的舉動罷了，而且還是捐給他的好友柏廣彬，這不過是容重言討好軍方的舉動罷了，何必說的那麼大義凜然？

　　他彈了一下手裡的支票，“你上次給我的名單我看過了, 還叫人去查了一下，確實如你所說, 都是品學兼優的好苗子，而且家境也確實貧寒, 這是給他們的助學金，你看着安排。”

　　安梅清咬了咬嘴唇, 想說不要, 但又覺得因為顧勵行燒了二十六團的棉衣，就拒收他對學生的捐助，對這些寒門學子很不公平, “你別轉移話題, 我問的是你為什麼要燒了二十六團的棉衣？顧勵行, 你跟得重言是親兄弟，他做善事，你不幫他，還給他拖後腿使絆子？”

　　顧勵行懶洋洋的坐在安梅清辦公室的沙发上，欣賞着安梅清因為被怒火染紅的臉龐，覺得她比以前更漂亮了，“你說的沒錯，我跟重言是親兄弟，雖然他從來沒認過我這個哥哥，但我是大的，不能不認他這個弟弟啊，所以我怎麼會去燒他捐的棉衣？要叫我說，松滬軍在滬市可不就二十六團一個團，他只捐二十六團，是不是太不懂事了？沒準兒是高橋什麼別的地方的師團長們不樂意，給他點兒教訓呢！”

　　安梅清不關心這些事，要不是早上看報紙，都不知道容重言給柏廣彬團捐了棉衣，說是顧勵行燒的，也是梁維華在餐桌上告訴她的，後來她也問了自己哥哥，哥哥也是這麼說的，現在顧勵行的話聽起來又是一番道理，她一時不知道誰對誰錯了，“那你怎麼不解釋？”

　　顧勵行冷笑一聲，暗道這種千金小姐真是好哄啊，“又不是我做的，我跑出來解釋什麼？此地無銀？就像你現在，一看到我就質問我，可你跟我有多少關係呢？”

　　“我也是聽他們說，”安梅清被顧勵行問的啞口無言，她確實沒資格教訓他，“之前你不還叫人搶重言賭場的客人？”

　　“安小姐，現在我在法租界賭場的客人天天被搶，我也沒有到處跟人說是容重言乾的啊，”顧勵行冷笑一聲，“行了，錢我送到了，告辭。”

　　“哎，顧老闆，如果我說錯了，我跟你道歉，是我先入為主誤會你了，但如果這事跟你沒關係，你可以跟重言解釋一下，你們是親兄弟，有什麼誤會還是當面說清楚的好，不然會影響你們兄弟的感情的。”

　　顧勵行轉過身，看着安梅清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他突然想起艾陽來，跟艾陽的杏核眼不同，安梅清生了一雙大大的鳳眼，眼尾上挑，細看之下，居然帶着幾分跟她氣質不符的嫵媚韻致，“安小姐，這話你為什麼不去跟我那個好弟弟說呢？他可是最聽你的話的。”

　　安梅清蹙眉道，“我勸過他，他根本不聽的，你是大哥，大的當然要讓一讓小的，所以我才多嘴勸你幾句，既然你沒有做過傷害重言的事，就應該跟他說清楚了，還有你捐助滬大學生的事，也應該請報紙好好報道一下，嗯，這件事就交給我了！”

　　如果顧勵行擺脫了流氓的形象，容重言應該會認他這個哥哥的，“你還是跟他多聊聊吧，還有續夫人那裡，我相信父母對子女的心都是一樣的，續夫人怎麼會不愛你呢？”

　　聽到安梅清提起續夫人，顧勵行眼中閃過一抹厲色，“這些都是我的家事，就不勞安小姐費心了，我再說一次，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對付重言，至於他怎麼對我的，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

　　說完便頭也不回的出了女中的大門。

　　安梅清站在樓上看着顧勵行遠去的身影，嘆了口氣，她兩個哥哥不許她多問顧容兩家的事，更不許她跟顧勵行多來往，但是接觸之下，安梅清並不覺得顧勵行像外頭傳的那樣可惡，只可惜他的性子太擰也太傲，說話又不招人喜歡，還不肯跟親人們好好談談，說起來顧千山跟續夫人離婚，最可憐的是顧勵行，而不是在容家過着小少爺生活的容重言。

　　艾陽離開萬國百貨就直接去了碼頭，葛橋在哪兒還她不知道呢，如果想給顧勵行點兒顏色看看，她得事先踩個點兒。

　　“李小姐，你怎麼在這兒？”容重言剛從船上下來，就看見站在碼頭上的艾陽，他疑惑的沖艾陽揮了揮手，“這裏最近不怎麼太平，你怎麼來了？”

　　這個寸勁兒，艾陽心裏叫苦，面上卻絲毫不顯，“我昨天給你打電話沒人接，上午去百貨公司找續經理，正好聽見他跟人說話呢，我才知道你給柏團長送的棉衣被搶了，我在外頭聽見續經理說你去葛橋了，就想着在這兒等等，看看能不能碰見你。”

　　看着寒風裡鼻尖被凍的紅通通的艾陽，容重言心裏又酸又軟，他解開自己的圍巾給艾陽繫上，“我沒什麼事，走吧，咱們先回市裡。”

　　一上車，艾陽就問道，“報紙上的事都真的？真的是顧勵行乾的？”

　　容重言點點頭，“我也是昨天晚上收到消息的，臨時趕到葛橋去，才沒有接到你的電話，我本來想着回去就給你打電話呢，沒想到你”

　　嘴上再說不在乎，自己親哥幾次與自己為敵，這比普通仇家還讓人扎心，“沒事的，我也不常有事不在么？那你們想好解決的辦法沒有？”

　　艾陽氣的拿腳跳了座椅幾下，“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他想做什麼到底？”

　　容重言輕嘆一聲，“他想做的事很簡單，就是要勝過我，證明沒有過繼給容家，他照樣比我強，在他眼裡，過繼給容家是一件幸運的事。”

　　“哈，這不是看不起自己親爸媽嗎？狗還不嫌家貧呢，而且他現在日子過的又不差，”艾陽相信，如果容重言跟顧勵行易地而處，顧勵行照樣會嫉妒容重言，“如果過繼給容家的是他，說不定他又要嫉妒你是洪門老大，法租界土皇帝了，說白了就是貪心不足，黑的白的他都想要，可惜就是不照鏡子看看自己幾斤幾兩？！”

　　艾陽拽着圍巾上的穗子，難道是因為這個原因，顧勵行殺了容重言？

　　沒有了這個弟弟，他確實是黑的白的全都握在手裡了，但這樣的猜測艾陽卻沒辦法直接說出來，畢竟這不符合“小艾”的人設，何況顧千山跟續夫人還活着呢，手足相殘的事，不是一般人乾的出來的，“那下來呢？我在續經理那兒聽他跟一個人爭論，到底是你們把後續的棉衣送過去，還是讓柏團長派人來接貨？”

　　容重言笑着撫了撫艾陽的頭頂，“小丫頭年紀不大，倒學會聽壁角了，續經理沒發現你？”

　　“嘁，不許叫我小丫頭，我可一點兒也不小，”艾陽瞪了容重言一眼，嘟了嘟嘴，“我這人耳朵特別好，聽見他們要出來，就趕緊下樓了，沒被他們發現。”

　　“發現了也沒什麼，以後想知道什麼，就大大方方的進去，也別再像今天這樣，大冷天兒跑這麼遠找我了，”容重言輕輕握住艾陽的手，揉着她冰涼的手指，“我回去跟續經理說一聲，以後你來了，就去我在那兒辦公室等我就行了。”

　　“容重言，你怎麼那麼好呢？”艾陽回握住容重言的手，抬頭看着他，“我沒有你想的那麼弱，所以你不用為我擔心，我知道怎麼保護自己，你放心吧。”

　　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啊，而他最心動的，就是艾陽身上這什麼都不怕的勃勃生機，容重言笑了點了點頭，“你能保護自己，跟我想保護你並不衝突，我只是想照顧你，並不打算約束你，知道嗎？”

　　“好吧，”艾陽低下頭，容重言對自己的情義她很感動，怪不得人家說愛情是自我約束呢，為了他對自己的情義，她只能小小的犧牲一下自己的自由了，“你還沒有告訴我，下來準備怎麼做呢？”

　　“能怎麼做，一會兒把你送到滬市，我就押着送棉衣的船去葛橋，”容重言冷笑一聲，“我倒要看看顧勵行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艾陽握緊容重言手，小聲道，“你有自己的人馬沒？保鏢打手之類的？洪門可都是流氓，我聽汪經理說了，他們還有木倉的，”如果容重言有私人武裝還則罷了如果沒有，那就是匹夫之勇了。

　　“放心吧，容家要是沒有一點兒自己的力量，又能怎麼能在滬市站穩腳跟？只是父親不願意用這種方式罷了，”容竹卿笑着拍了拍艾陽的手，“沒事的，我會跟續經理好好安排的。”

　　雖然容重言說沒事，但艾陽心裏終究是不放心的，她乖巧的應了一聲，“那你們的船幾點兒出發？明天才能回來嗎？”

　　大不了她跟着當回保鏢。

　　容重言把艾陽送到華榮就離開了，艾陽小睡了一會兒，換了身行頭再次趕往碼頭，她花重金包了一條小船，就停在碼頭等着容重言的貨船出發。

　　直到下午時分，掛着容家徽號的船徐徐駛出了碼頭，艾陽沖身後的船工揮揮手，“遠遠的跟着，別讓人發現了。”

　　船工應了一聲，雇他船的男人一看就不像個善類，不然怎麼會這種天還禮帽戴個、黑眼鏡不說，下半邊臉也捂着嚴嚴實實的？“那個，老闆，那船錢”

　　艾陽知道他害怕自己，放緩了聲音，“你不用怕，我就是跟着看看熱鬧，”她又扔了兩塊大洋給船工，“這算是給你三分之二了，等到了葛橋，我不但結了剩下的，再另給你五塊，怎麼樣？”

　　兩個船工交換了個眼神，要是這樣的話，就算是出什麼事，艾陽給的錢也夠他們換新船了，“成，我們送您看熱鬧去。”

　　容重言站在船頭，今天沒什麼風，他們的貨船走不快，真有人來劫貨的話，倒是給他們行方便了。

　　“爺，您進去吧，這兒我看着，我覺得他們今天不會再來了，”續貴怎麼放心讓容重言出來押貨？也帶着自己的老弟兄們上了船，他們雖然已經退出了洪門，但幾十年的功夫並沒有摞下，真遇到了事，並不是不能一戰。

　　容重言搖搖頭，冷笑一聲，“如果顧勵行真的覺得自己無所不能，他就會來，不過這都不重要，明天你就叫人在報紙上說昨天的事只是意外，並不是顧老闆所為，讓大家不要妄做猜測。”

　　續貴生不懂了，“爺為什麼還要幫顧家說話？”

　　容重言一笑，沒有解釋，一船棉衣值不了多少錢，顧勵行選擇燒他的船，不過是想給他點兒顏色瞧瞧，他放在心上了，顧勵行的目的就達到了，他擺出一副根本不在意的樣子，顧勵行反而會更生氣。

　　續貴生想到續夫人的話，心裏也不是不難過，堂姐兩個兒子，偏彼此看不順眼，最為難的，就是她這個做母親的了，“好，我知道了。”

　　曲一峰就停在葛家信的入江口，他懶洋洋的倚在船上，容家的船一出碼頭，他就收到消息了，等他聽到容重言親自押船來的時候，立馬改變了目標，跟燒容重言一船棉衣相比，趁亂殺了容重言，要重要的多。

　　曲一峰看的很清楚，只要容重言死了，黃山路續夫人就只能站在大兒子身邊，那個什麼汪夫人，殺了她就更簡單了，這樣，容家的一切，就會落到自己師父手裡，以後這整個滬市，就是他們洪門的天下，什麼工部局華董，他師父也當得。

　　手下聽了曲一峰的打算，已經嚇的面無人色，“曲哥，那可是顧爺的親兄弟，”殺自己親兄弟，以後還怎麼在道上混啊？

　　曲一峰冷笑一聲，陰惻惻的看着手下，“主意是我出的，人是我殺的，跟爺有什麼關係？將來刀山火海我去受就是了，”為了師父，他有什麼做不得？

　　“來了，”手下看見不遠處的旗語，忙大聲道，曲一峰都發話了，他當小的的，有什麼話說？

　　容重言看着從枯黃的蘆葦盪里駛出來的小船，冷冷一笑，“看來膽子真的挺大的，”他從口袋裡掏出勃郎寧，衝天上放了一槍，曲一峰還沒反應過來，就發現他們被包圍了。

　　“媽的，跟爺爺來真的？”曲一峰吐出嘴裏噙着的煙頭，“抄傢伙！照早前的安排，船往前行，把火把給我往船上扔！”

　　“曲哥，你真的，”要殺了容重言？手下再次確認。

　　“什麼真的假的，做自己的事去！”

　　而他則往後一閃，悄悄的躲了起來，不過這一仗是輸還是贏，殺了容重言，就是大勝。

　　艾陽讓船工把小船劃到蘆葦盪里，把剩下的錢扔到船工懷裡，“你們在這兒躲着，等沒事你們再離開，不用等我回來！”說完一貓腰，踩着水面漂着的枯枝奔了過去。

　　洪門的人才把火把點着了，還沒舉起來扔出去，就聽槍聲響起，幾個人應聲栽進了水裡，有躲過的，手裡的浸了油的火把準確的落到了容重言站着的船上，被早有準備的容家人拿水澆滅。

　　對面船上亂了起來，曲一峰滿意的躲在船艙內，聚精會神的盯着站在船頭的容重言，憑他的槍法，一槍命中一點兒問題都沒有，而且現在開槍的全是容家的人，容重言死了，也賴不到洪門的頭上。

　　曲一峰深吸一口氣，盯准了容重言，扣下了板機。

　　艾陽才衝到曲一峰身後，子彈已經飛了出去，她心裏大急，一記風刃過去，子彈因為風力所阻，偏了些許方向，劃過容重言的肩頭飛了過去，將容重言的大衣劃出一道口子來。

　　沒想到自己一路跟着，還是讓容重言被暗算了，艾陽大怒，扔手拎起曲一峰，將他扔了出去！

　　“啊！”

　　容重言望過去的時候，就看見一個穿着灰色長袍的蒙面人站在對面的船頭，將曲一峰高高的扔向空中，而剛才的一槍，應該就是從曲一峰手裡的槍里打出來的，他要殺了自己？

　　容重言目光一凜，抬手一槍打在正張着手從空中落下的曲一峰身上。

　　容重言的槍聲如同命令一般，驚醒了船上跟岸上的人，所有的槍口全都毫不猶豫的對準了曲一峰，一片槍聲之後，就見曲一峰如一片落恭弘=叶 恭弘一般，飄飄蕩盪的慢慢墜下，緩緩的飄落在河水裡。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看着被打成馬蜂窩的曲一峰，一百多斤的漢子，他不應該是直接掉在河裡嗎？為什麼速度這麼慢？

　　用風力托着他純粹是為了叫曲一峰多挨幾槍，艾陽估摸着神仙也救不活他了，一收手，閃身躲進蘆葦盪，快速離開了現場。

　　洪門堂堂的四大金剛，老大的愛徒，就這麼死在葛家河上？

　　就因為帶着他們來燒一船棉衣？對面船上洪門幫眾都不敢相信眼前的現實，甚至連派人下河打撈都沒想起來。

　　原本準備火拚一場的續貴生也沒有想到整件事會這麼個結局，“容爺？要不要我派人追一追？”

　　容重言擺擺手，“高人不願現身，我們何苦再去追尋？今天我的命是他救下的。”

　　他完全沒想到，曲一峰會殺自己，“貴生，你說這事兒顧勵行知道嗎？”

　　續貴生喉間微哽，這問題他怎麼回答？曲一峰是顧勵行的心腹，如果沒有他的吩咐，曲一峰敢向師父親弟弟開槍？這在幫里，就是以下犯上的大犯，“我把人給顧老闆送回去，”他得問顧勵行要個說法！

# 第45章

　　容重言已經從最初的震驚里緩了過來, 原來他們兄弟已經到了必須死一個的地步了么？

　　“不用了, 你什麼都不用問, 去把這些人全給我拿下, 送到葛橋去, 嗯, 留下兩個, 讓他們帶着曲一峰的屍首回去見顧勵行，”容重言覺得跟這樣的兄長，再沒有多餘的話可說的了。

　　饒是續貴生見慣江湖事，對這樣的真相還是沒辦法完全接受，失聲嘆道，“大爺就真的不為夫人考慮一點兒嗎？”

　　如果今天容重言死在葛家河, 還是被顧勵行的人殺的，續夫人怕是沒有活下去的念頭了。

　　容重言看着艾陽消失了方向, “今天來救我的，應該跟之前幫咱們的是一個人, 可惜不能親自謝謝他了。”

　　艾陽一路疾行，一直跑到一個小小的渡口, 才扯下身上的行頭, 露出身上的藍布棉衣跟黑布裙，成了一個家境普通的女學生，租了一條小小的客船, 往滬市去了。

　　她坐在船尾, 看着河裡被船槳盪起的層層波紋, 今天她一直疑惑的劇情全部揭開了，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容重言，應該是在很早就被顧勵行給殺了，雖然不一定是在今天、在葛家河，書中沒出現的容重言應該死的更為隱秘。

　　而顧勵行，則憑着容重言親哥哥的關係，加上洪門的勢力，接手了他的所有生意，連洗都不用洗，直接就改頭換面，成了滬市鼎鼎大名的公共租界華董，甚至最終還成了華人商會的主席，確實如作者寫的那樣，成了跺跺腳，整個滬市都要震三震的大人物！

　　現在她去殺了顧勵行嗎？

　　艾陽有些猶豫，她倒是可以出其不意，但男主死了，整個小說會不會就此結束？她呢？是不是也因為顧勵行生命的結束而徹底消失？

　　“小姑娘，碼頭到了，”搖船的船娘回頭去喊一路連句話都沒有的艾陽，“你小心些噢。”

　　艾陽把船錢付了，“嗯，謝謝你啊，大娘。”

　　“小姑娘，想開點啊，你還年輕的很，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坎，到了學校，要好好讀書，”划船的大娘接過錢，忍不住勸了艾陽兩句，這麼漂亮的小姑娘，看上去是遇到了什麼發愁的事了，還一直盯着水面，害得她跟自己男人一邊划船，還得一邊盯着她，生怕小姑娘一個想不開，就跳下去。

　　艾陽這才意識到叫人誤會了，幫沖划船的大娘笑了笑，“我知道了，謝謝您啊大娘，我回去會好好讀書的。”

　　既來之則安之，她不想走，那就不讓容重言跟顧勵行死就可以了。

　　容重言不死，顧勵行就走不上人生巔峰，而顧勵行死，她就不用擔心哪一天書崩了，她跟着徹底完蛋。

　　顧勵行看着曲一峰的屍體，“到底怎麼回事？誰動的手？”

　　他就派人燒容重言幾條船，容重言就敢要了他心腹大將的命，這是在做什麼？跟他翻臉嗎？“是容重言做的？！”

　　手下戰戰兢兢的把前因後果講了一遍，當提到一個灰袍人把曲一峰高高拋到空中的時候，依然心有餘悸，“要不是那人突然冒出來，峰哥就能一槍把容老闆打死了，可那人會法術的，真的會法術！”

　　顧勵行一把扯住手下的衣領，“你說什麼？你再說一遍！”

　　“對，讓他再說一遍，我也沒有聽清楚，想再好好聽聽，”續夫人大步進來，後頭還拖着前夫顧千山，她惡狠狠的盯着一臉驚訝的顧勵行，一字一頓道，“說啊，大家都來聽聽。”

　　顧千山正在家裡過煙癮呢，沒想到多年不見的老婆突然沖了進來，而且上來就是一耳光，打的他差點兒沒被大/煙給嗆死，不等他把榻邊的刀拿起來，續夫人的匕首已經架到他的脖子上了，顧千山頓時慫了，自己過了多年的老婆，什麼牛脾氣他能不知道么，一句話說不對，那是真的會叫他見血的。

　　“月華，你這是什麼？我哪兒又得罪你了？你跑來二話不說，又打又殺的，”人命關天，又是自己的前妻，顧千山認慫認的一點兒心理壓力也沒有，等他脫了身，先把公館的保鏢都收拾了，怎麼能叫這個悍婦闖了進來。

　　續夫人也不費話，押着顧千山，“聽說你把所有的事都交給勵行，今兒個他手下的大徒弟曲一峰叫人斃了，走吧，咱們過去看看是怎麼回事，誰敢對洪門的人動手，這個仇你這個老幫主不能不替他報啊！”

　　“曲一峰死了？什麼時候的事？”顧千山驚訝的坐煙榻上坐起來，“走，過去看看，誰敢在太歲爺頭上動土！？”

　　至於前妻對自己動刀的事，想到她因為曲一峰的死跟洪門同仇敵愾，顧千山決定不跟她計較了。

　　續夫人走到顧勵行跟前，扳開他揪着手下衣領的手，“我知道一峰不在了你很難過，但就算是報仇，也得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不是？坐下吧，聽聽他們怎麼說。”

　　這老幫主跟夫人都來了，手下急的都要哭了，曲一峰要殺的容重言，可是這兩位的親兒子啊，“這，這，峰哥是被容家的人打死的。”

　　“容家？曲一峰好好的不在租界獃著，怎麼跟容家遇上了？動手的是容家人？哪個？”續夫人徑直在上首坐了，看着跪在地上的兩個手下，“你從頭跟我慢慢兒說，唉，我跟你們老幫主年紀都大了，腦子不好使了，你可得說的仔細點兒。”

　　顧千山也不傻，聽見說容家，就知道續夫人來的目的了，“你說，不然我把你送到刑堂去！”

　　底下人還敢怎麼辦？只能吞吞吐吐的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了曲一峰身上，“夫人，幫主，爺只是讓我們去燒了容家的船，是峰哥非要殺了容老闆，我也勸過了，可他說，刀山火海他都受着！”

　　續夫人抬頭看着面色鐵青的顧勵行，“聽清楚了，是不是滿心想着要找你弟弟報仇，讓他給你徒弟償命？是啊，可不是得找重言報仇么，這麼忠心為你的徒弟，死了多冤啊！”

　　顧千山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都是P話，曲一峰這小子膽子越來越大了，敢對重言動手？他想以下犯上，被點天燈？”

　　續夫人冷笑一聲，“他是太忠心了，想着沒了重言，他師父就成了滬市第一人了！至於你我兩個老東西，死了親兒子，還是被另一個親兒子殺的，恐怕到時候一口氣上不來，直接就陪重言去了，他這是給新皇帝立大功呢！”

　　續夫人走到曲一峰屍體前，“來人，把人給我拖出去喂狗，跟洪門的弟兄們說清楚，誰敢再動二爺一根指頭，我續月華滅了他滿門！”

　　顧千山看着顧勵行，這是他最心愛的長子，他不信兒子會做這種無情無義殘害手足的事情，“勵行，這事你之前知道不知道？”

　　顧勵行跟容重言兩兄弟不和，他不在乎，他顧千山的兒子，有幾分血性跟野性才是應該的，但動手殺人，那就觸及他這個父親的底線了，也難怪從來不露面的續月華過來跟他動手了。

　　顧勵行沒想到曲一峰會為了自己生出了殺人的心，捫心自問，他也不是沒有“容重言要是不在就好了”這樣的想法，但真的下手，他從來沒有想過，更不會下這樣的命令，“沒有，我怎麼做這種事？再怎麼樣，重言都是我弟弟。”

　　他看着過來抬曲一峰屍體的手下，不敢在續夫人跟顧千山跟前為他求情，“拉下去吧。”

　　續夫人緊緊盯着顧勵行，“勵行，如果你覺得我這個當娘的對不起你，那就放棄顧家的一切，跟我走，如果你做不到，就再別抱怨什麼，我跟你父親離婚離開顧家，你都覺得我對不起你，那你有沒有想過，我跟你父親當年把重言送到容家，是不是也很不對起他？”

　　見顧勵行咬着牙不吭聲，續夫人嘆了口氣，“你有父親尚且心懷怨懟，重言呢？他被送走的時候，才五歲大！”

　　顧千山被續夫人說的老臉一紅，“當初那不是太艱難嘛，而且咱們又欠着竹卿那麼大的人情，他喜歡重言，我也不能看着老兄弟將來無人承繼香火不是？”

　　續夫人看着顧勵行，“如果你要怪當初我們沒有把你送給容家，而是送了你弟弟，讓你當不成容家的兒子，那你衝著我們兩個老不死的來就行了，重言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你怨不了他，這些年我不在你身邊，你覺得自己受了很多委屈，那就應該想想，你五歲的弟弟在容家，有沒有受過委屈？！”

　　顧千山嘖嘖嘴，“老大呀，你是我跟你娘的長子，我怎麼可能把你送人呢？”過繼也是有規矩的，當然要挑年紀小的，老二老三這些送，誰家把長子送人？

　　顧勵行緊攥拳手，“我沒有，你們誤會了，我也想對重言好的，是他根本不願意認我這個哥哥，”

　　他抬頭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很坦然，“娘您也知道，重言是讀洋書長大的，不怎麼看得上咱們這些江湖討生活的苦哈哈，”

　　他又沖顧千山道，“其實我也覺得咱們洪門一直這樣也不是長久之計，外頭提起，就說咱們顧家是流氓起家，靠的是殺人放火開堂子開賭場開煙館，嘴上叫着‘顧老闆’，其實心裏就沒有瞧得起咱們過，所以我也想像重言那樣，做一些正經生意，偏又不懂這些，想跟着重言學學，可他又”

　　這些年兩個兒子是什麼樣的人，顧千山不知道，續夫人可不糊塗，做正經生意？洪門名下難道真的沒有正經生意？而且大兒子出手就叫人搶自己的賭場，是跟容重言和好的態度？“不論是大舞台，還是顧氏電影公司，你這幾樣做的就很不錯，重言做的是實業，需要跟外國人打交道，你本來就不擅長，但滬市百姓穿衣吃飯，不也是錢路，這些年你們賺的並不比重言少。”

　　這些是錢路，但沒有容重言的錢路寬啊，為什麼容重言就開工廠開洋行，開百貨公司，成了不論滬市國民政府，還是租界那些洋買辦們都要給幾分面子的體面人，而他就只能做些小生意，被人背地里叫流氓？

　　因為把容重言送了人，所以父母對容重言永遠心懷虧欠，這心自然是偏的，顧勵行知道跟他們多說無益，也不願意惹二老生氣，“我知道了，明天我就去跟重言道歉。”

　　續夫人淡淡點了點頭，“你們自小不在一處，性子又不一樣，處不來也是常情，但你們是血脈相連的兄弟，我不求你們像別人家的兄弟們那樣，但自相殘殺的事，我是絕對容不得的！”

　　“是啊是啊，這次的事是曲一峰搗鬼，”顧千山在一旁頻頻點頭，順手和着稀泥，他的老二兒子雖然他沒怎麼見過，但外頭的傳聞還是聽過不少的，那也不是個省油的燈，出了今天這樣的事，以後二兒子一定會小心提防的，“勵行你是當老大的，得把眼睛擦亮了，能辯明忠奸，不能叫下頭人愚弄了，”

　　他狠狠打了個哈欠，“行了，我回去了，”顧千山一泡煙都沒抽完就被續夫人給拉過來了，這會兒煙癮上來，得趕緊回去補上一回。

　　顧勵行看着顧千山跟續夫人各自坐車走了，狠狠一腳踹在鑄鐵大門上，他想讓人去把曲一峰抬回來好好葬了，但想了想還是算了，一來他知道自己這個親娘不會真的這麼輕易原諒他，二來么，不管曲一峰是出於什麼心思，但在沒有他命令的情況下，擅自行動是實打實的，拿曲一峰給下頭人立個規矩，也算他死得其所了。

　　汪夫人看着站在自己跟前的續夫人，“月華姐，你說重言受傷了？”她怎麼不知道？她立馬搖鈴叫來管家，“少爺呢？”

　　管家一早就接了容重言的電話，不許他把外頭的事告訴汪夫人，“夫人，少爺沒回來，不過他打電話來了，說傷的不重，叫我不要告訴您，也是就擦破了層皮！”

　　“只是擦破層皮為什麼不回家！？”汪夫人眼眶立馬紅了，她回頭惡狠狠的瞪着續夫人，“月華姐，當初你們要把重言過繼給竹卿的時候，我是怎麼問你的？你們是心甘情願的！”

　　她尖利的聲音中帶着顫意，“你們說了，從重言進容家那天起，他是我跟竹卿的孩子！我的孩子！”

　　容重言長大了，續月華又離了婚，汪夫人便聰明的不再阻止他們母子相見，她甚至覺得自己跟續月華同病相憐，容重言是她們共同的兒子也不錯，可萬沒想到，續月華留在顧家的孩子敢向她的孩子開槍？！

　　續夫人也沒想到汪夫人居然不知道這件事，是她來的太唐突了，續夫人沖汪夫人鞠了個躬，“是，我說過，我跟顧千山都說過，我今天來是代我那個不成器的兒子顧勵行跟夫人您道歉的，是勵行不懂事，萬幸重言沒有大礙，不然顧家萬死難辭其咎！”

　　“我已經警告過勵行了，他也跟我保證過，這樣的事再不會發生，這次也是他手下的人擅自動的手，”續夫人在汪夫人跟前根本抬不起頭來，比起汪夫人，她這個生母為孩子做的太少太少了。

　　汪夫人根本沒心再聽續夫人的話，“行了，你回去吧，”她抓起手袋，“來人備車，帶我去看少爺！”到底傷的如何，她得親自看過才知道。

　　續夫人上前一步，“那個，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看看？”她也是見到續貴生，才知道容重言受了傷，之後被一腔怒火頂着，跑過去跟顧千山和顧勵行理論去了，容重言到底如何，她也沒有見到呢！

　　人都走了，顧勵行叫過洪門另三大金剛，“一峰不在了，我不方便出面，你們幫着收斂一下，還有他的家人，以後從我賬上每月送生活費過去。”

　　何林眼眶一紅，“是，爺，峰哥對您是一片忠心，他真的是，”

　　顧勵行擺擺手打斷何林的話，“我都知道，但他確實壞了規矩，容重言畢竟是我的弟弟，他可以對不起我，但我不能背棄我們的兄弟之情，”

　　顧勵行看着何林，“這也是我的錯，我應該派你過去了，你做事沉穩，如果你在旁邊看着他，他不會做這種傻事的。”

　　何林是四大金剛里的神槍手，如果這次開槍的是他，容重言根本躲不過這一劫，“咱們這次真的要好好查查了，那個幫着容重言的人到底是誰？”

　　顧勵行輕嘆一聲，“那樣的高手，如果想取咱們的命，也是易如反掌。”

　　何林點點頭，“爺您放心，我這就去查！”

　　這種處處壞洪門事的人，趕緊收拾了最省心。

　　第二天滬市所有的報紙上便都登了容重言為二十六團送棉衣的時候，遭槍擊的消息，雖然沒有點名是誰做的，但一個愛國商人被人劫殺，輿論一片嘩然，許多報紙明裡暗裡的，都把矛頭指向顧勵行，洪門搶容家的貨船的消息，小報上的油墨還沒幹透呢。

　　顧勵行這才體會到什麼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知道容重言毫不猶豫對曲一峰開槍之後，他對這個弟弟最後一絲兄弟情都沒有了，何況容重言不但佔了個大便宜，還又順手向他潑了盆髒水？

　　還沒等他想出對策，法租界跟顧家相關的賭場同時被劫的消息又傳了過來，顧勵行煩躁的在屋裡踱步，“是誰？到底是誰？你們一點兒線索也沒有嗎？巡捕房怎麼說？”

　　巡捕房？顧千山如今還掛着華人探長的職務呢，可巡捕房什麼時候管過洪門的事？“巡捕房的人看了，又查了出事的時間，”

　　手下訥訥道，“說是從手法看，像一個人所為，但幾家賭場的距離，跟作案時間，又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咱們的人也查了，租界並沒有可疑的人出現，也派人往公共租界跟華界去了，但那兩個地方太大，一時半會兒還沒有消息。”

　　“好了，我知道了，你們再派人過去，給我盯着容重言，”顧勵行眸光中帶着血色，“還有續貴生，黃山路也給我盯好了！”

　　聽手下的意思，昨天晚上搶他賭場的從一個人變成了一幫人，難道這是容重言在向自己瘋狂報復了？想想手下說的，埋伏在河兩岸的槍手，顧勵行一拳砸在桌上，他真是太小看容重言這個所謂的文明人了！

　　“去吧，跟下頭的弟兄說，不管用什麼手段，一直在幫容重言的人，一定得給我揪出來！只要抓到可疑人物，我獎大洋一千！”

　　容重言對查幫自己的人不像顧勵行那麼熱衷，對救命恩人的起碼尊重他還是有的，人家既然不想露面，他就不會掘地三尺的要把人找出來。

　　不過經過昨天的事，他對顧勵行名下賭場被劫有了大概的想法，照續貴生的調查來看，跟昨天那位應該脫不了干係。

　　但為什麼這位高人處處幫着自己？昨天他救自己，應該不是巧合，而是在暗中保護自己，三番五次搶顧勵行的賭場，那就更簡單了，是在給自己出氣，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容重言苦惱的揉揉額角，實在想不出什麼時候自己送出過這麼大的人情。

　　“容爺，柏團長來了，還有鄭少跟恭弘=叶 恭弘少，”汪俊生推開病房的門，請幾人進來。

　　恭弘=叶 恭弘致寧率先沖了進來，“重言你怎麼樣？”

　　他看着好端端坐着看文件的容重言，“這不是好好兒的嘛？你裝的？”

　　鄭允光給了恭弘=叶 恭弘致寧一巴掌，“裝什麼裝，沒看見重言胳膊上打着繃帶？怎麼樣，子彈取出來沒有？”

　　“取什麼取啊，我看就沒打中，”柏廣彬是行家，圍着容重言轉了一圈兒，“你看這氣色，哪是做過手術的樣子？哎，”

　　他在容重言肩膀上輕輕拍了一下，“小恭弘=叶 恭弘說的沒錯，你真的是做給人看的吧？”顧勵行那邊可是折了一個心腹。

　　容重言活動了一下胳膊，“曲一峰準頭不行，擦破點皮，其實昨天我就要回去了，但母親她們不同意，就再留一天，怎麼，看到報紙上的消息，嚇着了？”

　　他還真有做給人看的意思在裡頭，不論早上顧勵行過來跟他怎麼道歉跟解釋，容重言都不相信這件事里他真的是完全清白的，血脈相連是沒辦法斬斷的，那這頂意欲將親弟弟置於死地的帽子，他還是要給顧勵行扣上的，只死了一個曲一峰，那他容重言的命就太不值錢了。

　　恭弘=叶 恭弘致寧點點頭，“連我家老爺子都驚動了，”因為這件事，恭弘=叶 恭弘會長把家裡的幾房子女召到一起，足足講了一個多鐘頭手足情深、家和萬事興的重要性，甚至發狠話了，誰敢做出自相殘殺的事，他就開祠堂把人逐出家門。

　　柏廣彬可不管這些曲折，他想的是怎麼給好朋友出這口氣，“你準備怎麼辦？還要顧念你們的兄弟情？”

　　容重言微微一笑，指着牆角的花籃跟一大箱補品道，“今天早上就來看我了，這事不是他指使的。”

　　曲一峰那一槍，已經徹底斬斷了他跟顧勵行的聯繫，跟毫不相干的人，他反而可以輕鬆的說出“我相信你”四個字來，“所以他想解除誤會，我這個做弟弟的，還能怎麼樣？”

　　柏廣彬懷疑的看着容重言，別人他不知道，容重言可是跟他一起長大的，他是什麼樣的脾性柏廣彬還是知道的，這麼看得開？

　　但鄭允光跟恭弘=叶 恭弘致寧都在，他不好深說，頷首道，“那就行，親兄弟有什麼結是解不開的？你們要是真的鬧僵了，傷心的是顧老闆跟續夫人。”

　　艾陽一早就接到容重言的電話了，等她趕到醫院的時候，柏廣彬幾個還沒走，艾陽不願意被圍觀，索性拐到醫院附近的書店裡坐了一會兒，看時間差不多了，才拎着幾樣水果進了病房。

　　容重言不滿的看着艾陽，“你怎麼才來？”他都等了一早上了，“我應該叫俊生去接你了，”他“艱難”的從床上坐起來，“快坐吧，外頭挺冷的，我叫俊生去女裝部給你拿件大衣去。”

　　艾陽放下水果，看了一眼一臉痛楚的容重言，容重言受傷她就在場，憑着多年的經驗，知道那一槍根本不會傷到筋骨，怎麼可能痛的連坐都坐不起來了？

　　她抿嘴一笑，過去扶住容重言，“你沒事吧？嚇死我了，快躺下，”他愛裝，那她就陪他演嘍。

　　艾陽“小心翼翼”的指了指容重言胳膊上的繃帶，“我看報紙上說你中槍了，是不是很嚴重？”

　　“沒事，”容重言搖搖頭，“就是行動不太方便，醫生讓在醫院多觀察幾天。”

　　艾陽遺憾的看着容重言的傷處，“反正我過年都要留在滬市的，以後每天都過來看你好了，咱們逛滬市的計劃，等明年再說吧。”

　　呃對了，他們約好一起出去玩的，容重言後悔自己裝過了，“沒事，我今天就可以出院了，報紙上的消息是誇大了，我並沒有中槍，只是擦破了層皮，疼的很是真的。”

　　艾陽橫了容重言一眼，一臉的不相信，“你不用安慰我，你都坐不起來了，怎麼可能傷的不重？出不出院要聽大夫的，你可不許仗着自己是大老闆，就不聽醫院的安排！”

　　艾陽拿出自己買的幾本書，說實在的，豎版的她到現在也不太習慣，“我買了幾本新書，你住院的時候可以拿來打發時間，馬上要過年了，怎麼著也得年前把傷養好不是？”

　　“嗯，咱們聽大夫的，”萬幸他是真的傷的不重，等大夫來說明情況，她應該就會信了，“你放心，我身體好的很，很快就能恢復。”

　　“你以後準備怎麼做？”艾陽隨手拿過桌上的一隻蘋果，削了起來。

　　容重言剛要說話，卻被艾陽的刀法給吸引住了，只幾息功夫，一隻蘋果就削好了，而且從頭到尾，蘋果皮一點兒都沒有斷，艾陽甚至還遊戲似的把草果皮擺成了原本蘋果的模樣，“你這是，你練過？”

　　忘形了，艾陽忙道，“這還用練？我開罐頭廠的，廠子里他們做的時候，我也跟着幫忙，熟能生巧罷了，怎麼樣，好不好看？”

　　她把蘋果一分為二遞給容重言一半兒，“一人一半兒！”

　　容重言心疼的看着艾陽，“你開罐頭廠可以，如果活太多，就再請人，哪有當老闆的自己動手的？若都跟你一樣，我是不是每天要到不同的廠子里幹活去？”

　　“哈，那你只怕一個星期都不帶重樣的，”艾陽咯咯一笑，“我知道了，我不是閑着沒事嘛，之前在家的時候，我也常做事的，容先生，我可不是那種養尊處優的大小姐，我不是跟你說過，我還跟人學過點兒功夫，打架也是很可以的。”

　　容重言哭笑不得道，“一位小姐擅長打架，似乎不是什麼值得得意的事情吧？”

　　“哪什麼是值得得意的？彈琴畫畫還是繡花持家？在我看來其實並沒有多少差別啊，如果是太平盛世可能打架會沒有什麼用處，甚至叫人覺得粗魯，但是這個世道，會打架沒準兒還能救自己一命呢！尤其是女人！”

　　容重言無奈的點點頭，“是，你總有你的道理，我說不過你。”

　　“本來就是，”艾陽咬了口蘋果，小聲嘟噥着，“就像這次，如果你會功夫，說不定連皮都不會破呢！”

　　他會被子彈掃到，完全是沒有想到洪門真的會有人想要他的命，“我這是大意了，實在是沒想到，”

　　他歪頭看着怡然自得咬着半塊蘋果的艾陽，突然明白過來，“你根本就知道我傷的不重不是？”

　　“哈，你看出來了？”艾陽伸手在容重言胳膊上搗了搗，“我說過了，我雖然是少女，但不無知，你這樣子哪像受了嚴重槍傷的？”槍傷的人她以前也是見過的，就算是擱她所處的年代，也得好一陣恢復，更別說這缺醫少葯的時候了，“你跟我裝呢，我能不配合一下以示尊敬？”

　　容重言側過臉不好意思跟艾陽對視，“你這個人啊，”他愛她的聰明，但又怕她的聰明。

　　“嗯，你在報紙上放消息，也是為了對付顧勵行的吧？接下來你準備怎麼做？”艾陽把容重言拉起來，她得知道容重言的計劃，才好保護他，“我看報紙說，顧勵行那邊的賭場不停被搶，這事兒是你乾的嗎？”

　　容重言搖搖頭，撫了撫自己的傷處，“不是，但我大概能猜出來是誰乾的，唉，可惜那位高人神龍見首不見尾，不然我可以好好謝謝他的。”

　　謝就不必了，反正幫他也是在幫自己。艾陽伸手拂了拂容重言的頭髮，他跟這會兒的成功人士有一點很不相同，就是不怎麼愛用發臘，發質又好，摸起來真是順滑乾爽，“這興許就是高人跟咱們這種凡人的不同之處，如果他露面了，接受了你的感謝甚至是謝禮，還怎麼稱得上是高人呢？”

　　“說的也是，”容重言拿過艾陽的手，他多大了？艾陽才多大，就摸自己的頭？拿他當小孩子一樣哄嗎？“我只是有些想不明白，為什麼他要幫我？”

　　“呃，這個么，”艾陽噗嗤一笑，“興許是因為見你長的不錯？也或許是看不慣顧勵行？”

　　哪一條都不靠譜，容重言笑着搖頭，“要是那位高人跟你一個想法，這滬市可就亂了套了。”

　　可惜“高人”跟自己真的是一個想法，“誒，你還沒跟我說下來準備怎麼辦呢？放顧勵行一馬？”

　　“不無知的少女，有何高見？”艾陽一直追問自己，肯定是心裏有什麼想法。

　　“沒有，我閑着沒事，找了好多小報來看，當初你們容家那場爭產案真是鬧的轟轟烈烈的，容家的那些人，都叫你攆回老家去了，”艾陽托着下巴，“如果昨天你真的被打中了，那容家會落到誰手裡呢？”

　　“小艾，你，”容重言沒想到艾陽會這麼直接的把問題給揭了出來。

　　艾陽聳聳肩，“這不難猜啊，就像我大哥在聽說我跟梁維華離婚之後，先想的是把我接回娘家去，他是想照顧我嗎？當然不是，他要的是我手裡的信河莊子，我們可是一處長大的親兄妹，為了一處莊子尚且走到這種地步，你們之間，隔着的可是容家偌大的家產，誰會嫌錢多不是？”

　　容重言握緊艾陽的手，“這也是最讓我寒心的地方，我相信這次曲一峰暗殺我不是他下的命令，但曲一峰有殺我之心，跟他絕對脫不了關係，我原以為，就算是大家觀點跟想法不同，但只要有一份血緣在，就不會走到這一步。”

　　就是因為你有這種想法，才會直接下線吧，艾陽嘆息一聲，“以前我在娘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外頭的事什麼也不懂，出來這半年，雖然沒有缺衣少食，但還是親身感受到了世事艱難，就像那個洪門，百姓頭上有貪官污吏還不夠，還要壓上一個黑幫，那些年輕力壯的男人，不事生產，靠着武力魚肉百姓，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真是叫人不能理解。”

　　這麼簡單的道理，一個小姑娘都懂，可顧勵行卻心安理得的享受着一切，“是啊，幫派自古就有，但包娼庇賭，還插手煙土的黑/幫，叫人真的無法苟同。”

　　艾陽推了推容重言，“對你，顧勵行想取而代之，你有沒有想過，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之身？”

　　見容重言訝然看過來，艾陽一笑，“有什麼想不到的？多簡單啊，他殺了你，可以得到容家，你殺了他，那就得到洪門，而且我也不是讓你殺了他，關起來好吃好喝的養着他，一直養到他壽終正寢，也算是全了你們兄弟之情了，難道讓他一直坐在洪門幫主的位置上，不停的派人暗殺你？”

　　艾陽輕輕倚在容重言肩上，“這次是你運氣好，下次可就未必了，我看小報上說，顧勵行手下有個神槍手，如果這次去的是他，你想過後果嗎？”

　　容重言想說他絕不會再給顧勵行這樣的機會，但就如他從來沒想過顧勵行會對自己產生殺機一樣，有些事根本不是他可以左右的，“你的意思我，”

　　容重言猶豫了一下，“我五歲的時候就被過繼給爸爸，再不是顧家的人了。”他跟顧勵行虛與委蛇，頂多也只是想找機會狠狠教訓顧勵行一下，從來沒想過要搶了他的一切。

　　下不了決心，就會下意識的先找借口，艾陽一笑，“你姓容，就算你身上流着顧氏的血，你也覺得自己不應該再去肖想洪門，但顧勵行卻沒想過他跟容家半點關係也沒有，他有了洪門，還依然理直氣壯的想要容氏，”

　　艾陽覺得容重言太婆媽了，直接去床邊的椅子上坐下，拿着桌上的水果刀，有一下沒一下的去切果皮，“這人跟人的差距怎麼這麼大呢？要不你現在就立個遺囑？如果你有什麼意外，你名下的產業全部捐給國家？唉，那也不行，真那樣，說不定最想你死的，又該是別的什麼人了。”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啊，你真是遇到了個大難題，”艾陽長長嘆了口氣，誰叫他錢多呢！？

　　容重言的目光落在艾陽切過的果皮上，那些被她切成小塊的果皮居然整整齊齊的保持原狀不說，而且每一塊的大小長短都一模一樣，“小艾，你，”

　　“啊，怎麼了？”艾陽抬頭看着容重言，正碰上他審視的目光，艾陽心裏一突，笑道，“我臉上有臟東西？”

　　容重言看着艾陽黑白分明的眼，沒再窮追她的刀法，問了，她只會又推到罐頭廠上，他換了個角度，“跟你聊的越多，我越覺得你跟別的女人不一樣，我母親自小就在江湖裡摸爬滾打，是個男人都比不上的人，我媽媽一路扶持着我爸從一個小小的人力車行做起，成了滬市首屈一指的富商，她們都不是普通的女人，可你跟她們還不一樣，”

　　容重言認真的一字一句道，“以你的心機跟頭腦，怎麼會被你哥哥嫁到梁家？”這不合理啊。

# 第46章

　　艾陽放下手裡的刀, 把桌上的果皮收了一下, 才又在容重言對面坐下, “如果我說, 嫁給梁維華是我的選擇呢？”

　　“你的選擇？”容重言眉頭微動, “你是願意的？”

　　艾陽拿起手帕擦着鋒利的刀刃, “我沒有父母, 一天沒嫁，我的婚事就掌握在我哥嫂的手裡，如果我不答應嫁給梁維華，我哥哥再找的人家未必就比梁家強，梁維華跟安小姐夫妻恩愛，自然不會把我放在眼裡, 但如果嫁到別的人家去，我就不一定有現在這麼好的運氣, 僥倖逃出來就不錯了，誰還會給我大筆的補償？”

　　艾陽這麼一本正經的跟自己解釋, 讓容重言有些愧疚，“我只是好奇問問, 並沒有覺得你的選擇有什麼不對之處, 梁維華雖然人沒有什麼出息，也沒有什麼主意，卻不是什麼壞人, ”就算是艾陽沒有順利從梁家出來, 日子也不會太難過, 如果他是艾陽，也做出不更好的選擇了。

　　“你可能覺得我是個不顧手足之情的人，其實我只是不想考驗人性，何況你跟我，都是被親情拋棄過的人，如果還非要閉上眼欺騙自己去相信手足情，那真的就是自尋死路了，”

　　李艾被賣第二次，容重言則直接踏上黃泉路，艾陽笑了笑，“當然，你跟顧勵行的是生死之爭，主意還得你自己拿，我只是覺得，你不喜歡洪門的行事作風，為什麼不直接把它掌握在自己手裡，打造成自己喜歡的樣子呢？”

　　“改造一個洪門，並不會比在這個滿目瘡痍的國家做實業，更艱難吧？”

　　艾陽站起身，她說的再多，做的那個人終究是容重言，“我出來的時候不短了，你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容重言沒想到艾陽要走，“小艾，你生氣了？你的話我會好好考慮”

　　“重言，”安梅清在外頭敲了敲門，沒聽到人應，便直接推門進來，卻正看到容重言拉着艾陽的手，“你們這是？”

　　梁維華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這，這是怎麼回事？”

　　他想都不想的衝到兩人面前，“什麼時候的事？”梁維華滿臉脹紅的盯着艾陽，“原來如此！”

　　安梅清是看上了梁維華的單蠢嗎？艾陽索性握住容重言的手，“怎麼了？男未婚女未嫁，我們在一起很正常吧？梁大少的表情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你被人扣了綠帽子了。”

　　這跟自己被扣了綠帽子有什麼區別？梁維華怒氣沖沖的瞪着容重言，“容少，你給我個解釋！”

　　安梅清已經顧不得去驚詫容重言跟艾陽的關係了，她對丈夫過於激動的反應很是難堪，“維華，你干什麼呢？重言跟李小姐之前在咱們家就見過一次的，”

　　她無奈的瞪了容重言一眼，這事都不用問，肯定要怪容重言，一定是他看上了艾陽，“重言，你太魯莽了。”

　　容重言坐床上站起來，“梅清姐、梁少，請坐，”

　　他拉着艾陽走到沙發邊，示意她在自己身邊坐下，“小艾是我的女朋友，還請梁少不要忘記，她跟你已經沒有關係了。”

　　“可，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的，”自己曾經拜過堂的女人，跟容重言在一起了，那他豈不成了圈子里的笑話了，梁維華覺得就算是看在容安兩家的關係上，容重言也不應該這麼做。

　　容重言不以為然的一笑，“維華兄若是覺得沒辦法再見我們，那以後咱們少見就行了，”艾陽對他來說，可比梁維華跟安梅清要重要的多，“梅清姐的意思呢？”

　　安梅清輕嘆一聲，在容重言對面坐下，“我早上才聽說你受傷了，現在怎麼樣了？我父親跟哥哥都很擔心，他還說要親自來看你呢！”

　　容重言撫了撫傷處，“子彈只是擦了過去，沒有什麼大礙，梅清姐回去跟先生說一聲，讓他不要擔心。”

　　安梅清見容重言面色不錯，自己進來的時候，兩人明顯正在卿卿我我，看來是真的傷的不重，“我早上聽說的時候，真的是嚇死了，顧勵行昨天還跟我說，他根本沒有劫你們的船，可是，”

　　想到顧勵行，安梅清真的想一巴掌打在他的臉上，人怎麼可能無恥到那種地步呢？整個滬市都知道曲一峰是他的心腹，現在整個上流圈子誰不知道，曲一峰是偷襲容重言不成，被當場擊斃的？難道這樣，顧勵行還要大言不慚的說，他從來沒有仇視過容重言？

　　“我差點兒讓他給騙了，你們是親兄弟，我真的沒想到，”安梅清懊惱的直搖頭，昨天她還在想，找個機會要好好跟容重言談一談，勸兩兄弟化干戈為玉帛，卻想到昨天一個就差點兒要了另一個的命，“為什麼會這樣呢？”

　　真是不識人間疾苦的小仙女啊，艾陽心裏感嘆，就聽容重言笑道，“梅清姐別難過了，都不是什麼大事，你也說了，我們是兩兄弟，今天早上大哥已經來了，我們已經說開了，這樣的事以後再不會發生了。”

　　安梅清沒想到事情居然還有這樣的轉機，驚訝的睜大眼睛，“真的？你沒有騙我？”

　　艾陽也吃驚的看着容重言，情不自禁的握緊了他的手，他這是做出決定了，只有真的不在乎了，才會把原諒說了這麼輕鬆，而且還擺出兄弟倆冰釋前嫌的姿態，這說明什麼，說明容重言把她的話聽進去了，而且已經開始行動了，艾陽心裏高興，忍不住撓了撓他的手心，算是表揚。

　　被自己握着的手不安分的動來動去，還像貓爪子一樣在悄悄撓自己，容重言輕咳一聲，把艾陽的手往自己的腿上摁了摁，暗示她別搗亂，臉上仍是剛才的真誠樣子，“梅清姐你放心吧，我們都是大人了，之前是年紀小，都比較衝動，現在都鬧成這樣了，也是該坐下來好好談一談了，前陣子政府不是招標要在滬西建機場嘛，我大哥也有意摻一腳，還有他說顧家名下的大戲院太陳舊了，想再建個新的，托我幫着選地方呢，以後我們兄弟倆要打的交道多着呢！”

　　看來容重言沒騙自己，安梅清長吁了一口氣，“那真是太好了，重言，顧勵行是刀尖上討生活的人，你跟他不一樣，所以能讓一步就讓一步，不然受傷的還是自己。”

　　梁維華則死死盯着容重言跟艾陽交握的手，他真的沒辦法接受這兩人在一起的現實，整個滬市誰不知道這個女人之前是自己的太太之一？現在她跟了容重言，不管是女朋友還是情婦，都是他的恥辱！

　　艾陽自然能感覺到梁維華吃人的眼光，不過她並沒有放在心上，這一次自己攪了顧勵行的好事，估計顧勵行以後沒有機會對安梅清下手了，但這對安梅清來說到底是不是好事可真不一定，誰叫在作者筆下，顧勵行跟安梅清是一對真命鴛鴦呢？

　　梁維華的火氣自然也沒逃過安梅清的眼睛，兩人一從病房出來，她就忍不住了，“你擺個臭臉給誰看？小艾是你什麼人？”

　　什麼人？他們怎麼說也拜過堂，但也僅僅是拜過堂，梁維華囁嚅一下，“我哪兒擺臭臉了，只是他們兩個在一起，太叫人吃驚罷了，但就算是我生氣，難道不應該嗎？這是在打你跟我的臉啊！”

　　艾陽跟容重言在一起確實出乎安梅清的意料，但她卻並不像梁維華那麼難以接受，“這有什麼？現在流行解放天性，自由追求愛情，離婚再婚都不是稀罕事了，難道還要規定再婚的女人只能找什麼樣的對象嗎？而且小艾也不算你什麼人，你們那一場所謂的婚事只是一場鬧劇，”

　　說到這兒安梅清心裏老大的不痛快，“人家重言都不在意，也只有你還把它放在心裏！”梁維華耿耿於懷的背後是什麼意思，安梅清都不願意去想，“梁維華，你不要讓我失望！”

　　梁維華嘆了口氣，不再跟安梅清討論這個，男人的心理女人是永遠不會懂的，“梅清，你真的相信重言跟顧勵行和解了？”

　　安梅清訝然道，“難道還是假的？”

　　梁維華再次嘆氣，他這個妻子，真是太好哄了，昨天晚上還跟他說，顧勵行從來沒有針對過容重言，是大家一直對他心存偏見，結果今天又相信容重言的話，這再好的兄弟，都動槍了，哪會真的心無芥蒂？

　　“你願意相信就相信吧，反正這事兒跟咱們沒什麼關係，”真死一個才好呢！

　　人都走了，艾陽把手從容重言手掌里抽出來，卻被他再次握緊，她抿唇一笑，抬眸看着容重言，“做什麼？時間不早了，我也該走了。”

　　容重言看着衣架旁的穿衣鏡，鏡中的麗人依偎在他身旁，眸光明亮，櫻唇含笑，彷彿是窗外灑進來的暖暖陽光，將壓在他心上一早的陰霾一掃而空，他忍不住伸手把人抱在懷裡，“對不起，”

　　艾陽抬頭看着容重言，失笑道，“對不起什麼？你做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

　　容重言臉一紅，想放開她，又覺得臂如千斤，根本松不開手，他把頭偏到一側，“我這樣，怕你生氣，覺得冒犯了你，”

　　艾陽能清晰的感覺到容重言犹如鼓擂的心跳，她伸手環住容重言的腰，“那現在是不是扯平了？”

　　艾陽的反應對容重言來說是極大的鼓勵，他又用力抱了她一下，才鬆開手，認真的看着艾陽，“以後你就是我女朋友。”

　　艾陽被容重言鄭重的如同宣誓的口氣逗笑了，“嗯，你是我男朋友，以後都是自己人了，大家互相幫助哈！”

　　艾陽又陪着容重言吃了午飯，容重言算着汪夫人要來了，問過艾陽的意思，見她並不打算這麼早見自己的母親，而汪夫人也說過以後再見，便讓汪俊生送艾陽回飯店去。

　　“汪經理，滬市真的要建機場了？”上了車，艾陽就找汪俊生打聽消息。

　　汪俊生沒想到艾陽連這個都知道了，“是，北平那邊已經定下來了，地點也選好了，就在滬西，國民政府想開京滬航線，”既然她知道了，汪俊生也不瞞艾陽，反正很快申報也會登消息出來，“現在幾個公司都在爭承建權，容爺也有這個意思，咱們也不是修不起，幹嘛叫英米把承建權搶了去？”

　　“那咱們有把握嗎？”艾陽不知道這個內里的操作，但容重言的愛國情懷她是很清楚的，他想爭，應該也是有這份實力。

　　“容爺已經跟恭弘=叶 恭弘家鄭家談過了，還有松滬軍那邊也支持咱們，問題應該不大，”汪俊生道，“去年的時候，咱們還給松滬軍捐過飛機呢，現在用他們一處廢棄的操練場，尹洋有什麼不捨得的？”

　　既然已經跟恭弘=叶 恭弘家鄭家說好了，容重言突然要帶顧勵行玩？艾陽笑了笑，生意的事她不懂，相信顧勵行也比不了容重言，“我聽說重言還要支持顧勵行的電影公司？”

　　汪俊生嘆了口氣，“沒辦法，上午顧老闆來了，他那麼驕傲的性子，親自跟咱們爺道歉，指天發誓昨天的事跟他沒關係，”

　　汪俊生壓根兒不信，忍不住小聲罵了一句，“唉，爺一說他也不信自己的兄弟會那麼做，姓顧的就順桿兒爬了，說自己也不想再讓洪門成天被人罵了，想把主要精力放在正經生意上，還說了自己想建大戲院，擴大電影公司的規模，就是他是個門外漢，打打殺殺在行，這些文化人才懂的事，他不知道怎麼著手。”

　　艾陽越聽越覺得顧勵行的話里透着假，不懂？電影公司早就開起來了，如今滬市最出名的電影皇帝跟電影皇后，都是顧勵行顧氏影業旗下的，能捧出最紅的明星，顧勵行說他不懂經營？不懂可以請人啊！

　　還有建大戲劇，就更好笑了，洪門底下的顧氏大戲院，還有遊樂園，顧氏大舞台哪一個不是經營的紅紅火火，不然顧勵行也不會要再建一個更大的劇院了，可這會兒他卻在容重言跟前低頭，承認自己不懂行，希望得到容重言的幫助，這是干什麼？

　　這是以退為進憋大招兒啊，可惜容重言剛才還在猶豫，艾陽撫額，“你信他的話嗎？”

　　汪俊生冷笑一聲，“他騙鬼啊？你叫他開紗廠開造船廠他不懂，但戲院電影院的，顧家做了十年有了吧？能不懂？”

　　艾陽點點頭，連汪俊生都信不過他，顧勵行的道行也就到這兒了，“唉，我也不相信他的，重言的槍傷還沒好呢，我又怕重言會心軟，畢竟續夫人還在呢！天下沒有父母不希望兄弟和睦的，”就算是他們已經刀劍相向了。

　　汪俊生點點頭，聽懂了艾陽的意思，“爺是咱們容家的當家人。”

　　他不只是續夫人的兒子，更是容家的獨子。

　　容重言當天就出院了，出院之後，他明顯忙了起來，艾陽也不是纏人的女朋友，她都不用找，就有太多的事要做，艾陽以好奇為借口，讓容重言派司機教她開車。

　　在駕駛方面，艾陽表現出了“卓越”的學習能力跟膽量，才两天時間，已經可以熟練操作了，甚至開始在司機的陪同下，自己上路了。

　　艾陽“上路”也不是沒有目的性的，她讓司機陪着自己把法租界轉了個遍，主要是暗中考察洪門在法租界的勢力，不論容重言會不會做，將來會做到哪一步，艾陽都絕不會允許小說里的事情發生的。

　　“小姐，再往前走就是共挽園了，”司機跟着艾陽這幾天，見她車開的越來越老到，覺得自己馬上就可以完成使命了，“拐過去的路也是容家的，叫鹿鳴道，平時沒有人走。”

　　“容家的？這是容家的宅子？”艾陽眯眼看着前頭層巒疊嶂中隱隱的屋角，她還以為前頭是一處公園呢，“共挽園？沒聽過啊？”

　　司機笑道，“這是之前老爺在世的時候為夫人建的，足足二百畝地呢，不過自從老爺故去，夫人說不願意呆在空蕩蕩的園子里，所以就帶着老闆搬到外頭新建的公館里了，這裏就一直空着了。”

　　司機也是容家的老人兒了，“當年老爺在的時候，很喜歡在園子里辦宴會的，那個時候不管什麼樣的名流政客大老闆，都會過來拜會老爺，小姐要是想進去看看，大門兒就在前頭，您開的是家裡的車，直接進去就好了。”

　　還是算了吧，那是人家容重言的家，她怎麼可能招呼不打就跑進去参觀去了？“我看這地方並不偏僻，沒想到容家能在這兒建這麼大一處園子。”

　　她開車在這私家路上溜溜就好了。

　　“小姐可以去看的，夫人跟老闆商量過，說想把共挽園捐出來辦成大學的，老闆也答應了，如果以後真成了大學，那還不是可以隨意進了？”

　　司機與有榮焉的往遠處指了指，“後頭那一片，老闆說將來買下來，不然當大學，這地方還是有些小。”

　　艾陽覺得自己再聽見什麼都不會驚訝了，共挽園什麼的她沒聽過，但她卻知道，顧勵行為了向安梅清表達愛意，將名下的一處園子改名為梅園送給了安梅清，後來安梅清把它捐出來建了大學，裡頭的教學樓都是以他們夫妻的名字命名的。

　　“建大學好啊，華國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才了，”艾陽輕點方向盤，“容先生什麼都好，就是有一樣，做好事不喜歡留名，像他這樣的人，應該多宣傳宣傳自己，也算是榜樣的力量嘛。”

　　不然自己做的事，後面都會被人摘了果子。

　　司機嘿嘿一笑，撓頭道，“我也不懂這些，但記得老爺在的時候曾經說過，他是白手起家的，做為行事最好不要太張揚。”

　　原來如此，艾陽點點頭，“容先生倒是嚴格執行了。”

　　司機對容重言可是絕對迷信，“老闆可是大孝子，我們老爺在的時候，說他最得意的就是有老闆這個兒子，要是沒有老闆，他掙再多的家業，也是後繼無人！”

　　跟容重言認識的久了，艾陽也覺得容重言是個很好的人，也怨不得容竹卿把他當親兒子來看，想想容竹卿也不是個一般人，這年頭男人為了要兒子，三妻四妾比比皆是，可他一生就守着汪夫人一個，寧願過繼子女在身邊。

　　艾陽載着司機沿着鹿鳴道在共挽園外轉了一圈兒，給艾陽的感覺除了大就是大了，就這一處園子，已經讓艾陽對容家的財力又了更深層的認識。

　　艾陽開着車往華榮飯店去，就見不遠處一輛汽車突然沖自己打雙閃，艾陽放緩速度，就見對面的車窗搖下，露出顧勵行一張滿是驚訝的臉，“李小姐？”

　　顧勵行這陣子一直在查是誰在背後給自己的賭場搗鬼，他也聽手下說了，這两天容家車一直在法租界轉悠，但開車的似乎是個年輕漂亮的女人，顧勵行正叫人查這女人什麼來歷呢，沒想到今天兩人居然在路上遇着了。

　　“你怎麼開着，”顧勵行怎麼也想不到，艾陽居然開着容家的車，在法租界逛盪。

　　艾陽微微一笑，“我想學開車，重言就派了司機教我，這不，我這上路練車呢，顧老闆放心，我開的不快，絕不會傷着行人。”

　　重言？顧勵行濃眉微挑，“你跟重言？”艾陽好像說過，她租了容重言萬國百貨的鋪子。

　　艾陽聳聳肩，“重言是我男朋友，前幾天他不是受傷了嘛，我過來陪陪他。”

　　男朋友？

　　顧勵行像看傻子一樣看着艾陽，自己讓她跟自己，她不肯，說喜歡在信河莊子上的生活，現在卻說容重言是她男朋友？“李小姐，你不會覺得重言會把你當成女朋友吧？噢，也是，他們這些讀過洋書的，成天男朋友女朋友的，今天好了明天分，原來你樂意找這樣的？”

　　艾陽回他一個白眼，“我很清楚自己喜歡什麼樣的，所以就不勞顧老闆費心了，要是沒什麼事，先走一步。”

　　說完一踩油門兒，揚長而去。

　　顧勵行從倒車鏡中看着黑色的福特越走越遠，他狠狠的一拳砸在椅背上，“開車！”一個下堂婦都敢瞧不起他，就因為他是洪門的？

　　“那個，李小姐，今天的事要不您見着了容先生就跟他說一聲吧，顧老闆那個人，極不好惹的，”司機嘖了嘖嘴，半天才小聲道。

　　艾陽點點頭，“我知道了，你不用擔心，等我見到容先生會告訴他的。”

　　艾陽只是在敷衍司機，免得他再跟容重言說了，其實顧勵行並沒有說太過冒犯的話，而且她自問自己也可以保護自己。

　　等艾陽到了容重言在萬國百貨頂樓的辦公室，他才開完會，艾陽等着屋裡人陸續走光了，才推門進去，“容老闆，今天有什麼安排呀？”

　　容重言出院之後就開始忙了，艾陽也不提承諾的事，自己白天出去找樂子，晚上看時間差不多了，就跑來找容重言一起吃飯，反正容重言也不差錢，他們就一家一家的把滬市數得上的各式館子吃個遍，短短几天，艾陽足足胖了好幾斤，她甚至都覺得自己又開始長個子，還在持續發育。

　　容重言正看時間算着艾陽什麼時候到呢，“你不是出去‘踩點兒’了嘛，找到想去的地方沒有？今天結束的早，不如吃完飯，咱們一起去看電影？”

　　看電影？

　　這些天艾陽到處都能看到雜誌報紙甚至街頭海報上的男女明星，在她活的時候，這些全都留在了影像了，看着那些或嬌艷或清麗或嫵媚的漂亮小姐，艾陽心裏多少還有些羡慕，甚至還跑去照着這月佳人封面上的女明星的衣服買了一件，等穿上了，才突然發現，她竟然也成了追星族了。

　　“好，我看電影院的海報，今天有個叫女俠飛飛的，我想去看看，”艾陽完全是衝著名字去的，內容完全不知道。

　　容重言點點頭，他也是聽汪俊生嘀咕，說人家談戀愛怎麼怎麼樣，他成天除了下館子，一點兒特殊的表示都沒有，沒準兒人家姑娘以為他是拿錢打發人呢，不誠心。

　　容重言懶得跟汪俊生解釋艾陽看見美食有多熱情了，但他也承認汪俊生說的有道理，所以便邀艾陽一起看電影。

　　早期的電影從劇本到攝影質量真的是跟后百十年無法比擬，但艾陽居然看的津津有味，因為是個武俠片，裡頭的打戲招式清晰有力，真的是拳拳到肉，這種功夫跟她在末世接受訓練時學的不太一樣，艾陽很認真的看，也很認真的記，尋思着回到飯店，自己在房間里試上一試。

　　容重言覺得沒多少意思，但見艾陽看的認真，便一直陪在她身邊，覺得她目不轉睛盯着屏幕的樣子十分有趣，心裏也暗喜知道她喜歡什麼，那他以後就可以多請她過來幾次。

　　好了，終於一對男女解除誤會，有情人終成眷屬了，艾陽靠在椅背上長舒一口氣，心裏默默回憶着剛才女主角的招式，從穿到李艾的身體里之後，她就有意識的在加強營養，鍛煉身體，增加力量練習，現在整個身體素質雖然不能跟過去的她比，也再不是那個嬌弱的小姑娘了，剛才的那些招式她應該都能做出來，就是不知道實戰時是不是像電影里那樣有用，要是能找個人對打一下就好了。

　　“累了？”容重言看着眯上眼睛的艾陽，“要不咱們先走？這電影你喜歡的話，改天我陪你再來看一遍。”

　　“說不上喜歡，就是覺得挺新鮮的，”艾陽睜開眼沖容重言一笑，小聲在他耳邊道，“最吸引我的不是裡頭演的故事，而是那裡面女俠用的武功，你說她真的那麼厲害嗎？你認識像她那樣厲害的人嗎？”

　　原來她更感覺興趣的是這個，容重言想起來艾陽說過，她跟人學過功夫的事了，“怎麼，你想像電影里的俠女一樣？那都是假的，演俠女的演員叫白玲，之前是唱戲演武生的，所以才打的似模似樣。”

　　艾陽點點頭，這點常識她還是有的，演女俠的女演員並不見得就真的武功高強，但她用的招式卻不是隨意擺的姿勢，“我就是想知道，她用的那些功夫是真的假的？這世上是不是有功夫很厲害的人？”

　　容重言想了想，“當然有，我也能帶你見他們，但跟他們學功夫怕是辦不到，許多人的功夫都是家傳的，就算是收徒，也不怎麼願意收女徒弟的。”

　　還搞性別歧視，艾陽撇撇嘴，真較量起來，誰勝誰負還不一定呢，就聽容重言嘆口氣又道，“這些東西學一學強身健體還行，畢竟現在的世道，赤手空拳怎麼敵得過人家的洋槍洋炮？”

　　這真是正瞌睡呢就有人送枕頭了，艾陽抱住容重言的胳膊，“誒，跟你再商量個事兒唄？”

　　電影院里光線昏暗，艾陽溫熱的氣息卻近在口鼻之間，容重言伸手她在滑嫩的臉蛋上捏了一下，“你又想做什麼？”

　　前些天想學開車，她就是這副模樣來跟自己討情，“車不是已經學會了，”而且還開的極好，今天他們出來，就是艾陽開的車，若不是艾陽開的慢，容重言都要懷疑她是不是一早就會開車的。

　　艾陽拿手摳着容重言的衣扣，怕他不會輕易答應，又去撫他的手指，“我覺得你剛才的話很有道理，在洋槍洋炮跟前，咱們這些功夫沒有多少用武之地，你看電影上的女俠客，她是會用飛鏢，但那飛鏢能快的過子彈嗎？我感覺是不行，不然咱們跟洋人打仗時候，就直接派一隊會暗器的過去就行了。”

　　容重言握住艾陽搗亂的手指，“所以呢？”

　　“所以啊，”艾陽燦然一笑，他們雖然“戀愛”的時間還不長，但艾陽還是發現，容重言最喜歡她這個樣子，“你能不能派個人教教我開槍？”

　　容重言撫額，他喜歡的女人怎麼跟他見過的那些女人都不一樣呢？

　　如果艾陽說羡慕那些城裡的小姐，想要洋裝洋貨甚至花園洋房，他會完全滿足，如果艾陽說想像安梅清那樣讀書上大學，甚至出國留學，他也會支持，，艾陽說的再急切一些，想嫁到容家來，他也會先哄着她，告訴她等兩人再相處一段，他會考慮這件事的。

　　可現在，這些她提都沒提，腦子里想的是做生意，學開車，又要學槍了。

　　“槍不是小姐們應該摸的東西，你如果對自己安全不放心，我派兩個人保護你就行，”容重言捏了捏艾陽的下巴，“那東西如果走火，就麻煩了。”

　　艾陽撇撇嘴，“做飯還會把房子燒了呢，誰家成天不做飯？再說了，弄兩個大男人跟着我，我多彆扭啊，他們能片刻不離的跟在我身邊？睡覺洗澡上廁所？這半年多的經歷，如果說我對人生有什麼感悟的話，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

　　電影結束了，周圍的人都紛紛站起身，容重言也想拉着艾陽站起來，卻被她摁住了，艾陽用餘光打量了一下周圍，見沒人注意他們，身子猛的往前一探，撲到容重言懷裡，兩手抱了他的脖子，“重言，我這麼漂亮，如果沒有自保的能力，多不安全啊，你就讓我學學嘛，我又不是拿槍做壞事，如果遇到危險，我起碼有自保的能力不是？”

　　感覺到容重言托着她腰的兩手在微微使力，艾陽抿嘴一笑，猛地在容重言唇上親了一下，“我不喜歡讀書，也不喜歡金銀首飾，我就喜舞刀弄槍，這又不是什麼大事，你就答應我唄，嗯？”

　　容重言被艾陽突然襲擊，軟玉溫香結結實實的砸在懷裡，他只覺得大腦一片空白，精神會都集中在剛才被艾陽親過的地方，整個嘴唇又燙又麻，他不願意開口說話，生怕一說話，這感覺就沒有了。

　　見容重言不說話，艾陽鬱悶地坐直身子，“不答應算了，沒意思！”

　　她是去跟續貴生商量，還是跟汪俊生商量才好？艾陽對槍械並不陌生，但也得像“學”開車一樣，有個“學習”的過程，才能堂而皇之的把槍帶上身上。

　　容重言一把拉住艾陽，“我沒說不行，我只是，”這會兒影院里的人都聚集在太平門處，慢慢向外移動，空蕩蕩的座席上只剩他們兩個，“你真是太魯莽了，剛才，”

　　他想說她不應該在公開場合做這樣的事，但又覺得其實這種感覺也挺好的，“嗐，人都走完了，咱們也趕緊回去吧。”

　　艾陽見容重言一臉的不自然，噗嗤一笑，被他牽着手往外走，“我算你答應了哈，我跟你說，我很聰明的，會學的很快，對了，你會不會開槍？會了你教我，不會了咱們一起學？”

　　容重言當然會，不但會，應該還很好，這一點兒從艾陽握上容重言手的那一刻，就知道了，而且她還親眼看過容重言一槍斃了曲一峰。

　　容重言無語望天，他自問聰明，可怎麼遇到艾陽之後，感覺總是被人牽着鼻子走呢？

　　搞定了容重言，艾陽歡快的跑過去給容重言打開車門，“容先生請~”

　　容重言站在車門那兒不上車，“就這樣？”

　　艾陽上前一步，往容重言身邊湊了湊，“那，我再親你一下？”

　　倒不是不行，剛才那個吻真是太突然了，他都沒做好準備，這種事不是男人先來的么？容重言輕咳一聲，“不用了，你上車，我來開。”

　　“不，我才學會開車，車癮正大呢，”這會兒的車無論是從駕駛感跟操作感上來說，跟她以前開的都不能比，艾陽覺得自己還得再熟悉熟悉。

　　等容重言坐定了，艾陽發動車子，“容先生，下來你想去哪兒？”

　　電影院周圍霓虹閃爍，投影在艾陽嬌俏的臉上，有一種迷幻的美，容重言想起他在外國讀書時看到的小說，艾陽真如那裡頭寫的精靈一樣，很美，又美的讓人看不透，讓人慾罷不能，“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車是我在開哦，”艾陽得意的拍拍方向盤，“要不我送你回去？”

　　容重言伸手抿了下艾陽鬢邊的碎發，“我把你送回飯店，自己開車回去。”

　　“顧爺，那位李小姐真的跟容老闆在一起呢，”洪門負責查探消息的幫眾跟了艾陽一晚上，看着容重言從華榮飯店出來開車回家，才到顧勵行的公館跟他彙報。

　　顧勵行已經從下午的憤怒里平復下來了，他冷嗤一聲，“怪不得呢，不錯，真的很不錯。”

　　何林偷眼看了看顧勵行，自從曲一峰死了之後，老闆周身的氣勢越來越冷了，“爺，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壞事，那姓李的就算是生的再國色天香，也是個下堂婦，鄉下丫頭，容老闆找她，估計也就是取個樂，倒是您，年紀不小了，是該找一個伴兒了，咱們洪門也得有個小主子不是？”

　　何林見顧勵行沒說話，小聲道，“您想把咱們洪門往上帶，不如從鄭家恭弘=叶 恭弘家江家這些人家裡挑一位小姐娶了，有了這樣的姻親，咱們可就不比容家差啥了？不是小的說話不尊重，那容竹卿若不是娶了汪夫人，哪有容家的今天啊！？”

　　容竹卿就算是不娶汪夫人，也照樣能打下這片江山，但顧千山如果不娶續月華，可就未必了，可饒是如此，顧千山在發達之後，在外頭拈花惹草包養戲子還不夠，非要弄個洋學生回家當太太，硬生生逼走了續月華。

　　顧勵行閉目靠在沙发上，“你說的沒錯，我也老大不小了，該成個家了，但這人選，得好好挑挑才成，不但要名門望族，還得投我的意，”

　　他斜眼睨了何林一下，“現在不都講究自由戀愛了，爺也不能免俗不是？”

　　“那是肯定的！不但得門頭高，還得生的好，知情識趣，最好還是大學生，”何林連連點頭，“要不我叫人去滬大打聽打聽？”

　　顧勵行失笑，“當我什麼人啊，還跑人家大學去了，是不是大學生不重要，你去你剛才那幾家打聽打聽，如果他們家有適齡的女兒，再查一查她們平時出入的地方，說起來我也應該多出去走動走動，不然外頭那些人，真把我當成跟父親一樣的流氓了。”

　　“對了，這不快過年了嘛，年前大家都閑了，去下個貼子給容老闆，我請他，”顧勵行想了想，“去咱們東城的跑狗場看跑狗！記得叫送帖子的人捎句話，就說我也請李小姐一起去看個熱鬧。”

# 第47章

　　城東跑狗場？

　　艾陽聽還是頭一次聽說這樣的地方, 她晃着手裡的帖子, “那是做什麼的？”

　　聽容重言一解釋, 艾陽才知道, 原來這也是賭博的另一種方式, 六條狗賽跑, 大家押誰贏, 押對了給錢，好吧，這跟格鬥沒差什麼，還不如真人格鬥有技術性呢，“那你要不要去？”

　　容重言見艾陽興緻缺缺，“你不想去？”

　　他也不想去, 跟顧勵行虛與委蛇，還不如跟艾陽在外頭閑逛呢, 他答應艾陽要逛遍整個滬市，結果因為太忙, 根本沒兌現，好不容易這两天把忙完, 又被顧勵行給打擾了。

　　“顧勵行特意下帖子請你, 肯定不是賽個狗這麼簡單，咱們當然要去，順道看看他葫蘆里到底賣的會什麼葯？”人家敢請, 他們就敢去, 不然顯得跟怕了他一樣。

　　“走吧, 咱們看看去，就當是出去玩了，”艾陽搖搖容重言的手，想開了興趣也來了，“我看看那狗跑的有多快？”

　　沒想到顧勵行要請容重言看跑狗的消息居然快快在圈子里傳開了，休假在家的柏廣彬第一個跑來，“我也去，他搶燒了我們團的棉衣，這筆賬我還沒跟他算呢！”

　　喊完了他才看到艾陽，“這位是？李小姐？”

　　“你好，我是李艾，”艾陽沖柏廣彬點點頭，這貨在小說里多少痴情的都有些傻了，但他最後的結局又讓艾陽極有好感，戰死沙場對於一個弱國將軍來說，是最後的報國之道了。

　　“啊，你好你好，”柏廣彬橫了容重言一眼，心道還什麼聰明能幹，直接說漂亮的出奇不就完了？“你也跟重言一道兒去？”

　　他尷尬的擼了把頭上的短髮，給容重言使了個眼色，“那個，出來說句話？”

　　“怎麼了？”容重言關上房門，看着在樓道里轉圈兒的柏廣彬，“小艾沒惹你吧？”

　　“今天第一次見，怎麼會惹我，嗐，我沒想到李小姐也在，來之前我給梅清姐打了電話，把這事兒跟她說了，還邀了她一塊兒過去，可你帶着李小姐，她們見面多尷尬啊，這個都怪我，”他只是好不容易尋個理由能見一見安梅清，“你也知道，梅清姐嫁了之後，就不太愛交際應酬，我又不怎麼回來，”想見她一面，真的不容易。

　　“見了又能怎麼樣？你也說了，她嫁人了，”容重言看着這個死心眼的同窗，“梁少心眼可不大，你老這麼在梅清姐身邊轉悠，小心梁少不高興。”

　　“嘁，我又沒做什麼，更沒讓梅清姐跟他離婚，他有什麼不高興的？不高興又能怎麼樣？”柏廣彬不以為然道，“咱們不說這個，我就說要不你跟梅清姐打個電話？或者你別帶李小姐？”

　　艾陽默默拆裝着桌上的駁殼槍，都不用偷聽，在屋裡都聽的清清楚楚的。那位痴心情長賤又發作了。

　　柏廣彬來的時候她正跟容重言學拆槍呢，其實吧，真比起來，她這個徒弟比自己的師傅還要熟練，偏還得裝作“笨手笨腳”的樣子，這兩人出去說“悄悄話”，倒給了艾陽練習的時間。

　　但這柏廣彬也真夠慫的，讓艾陽聽的直生氣：

　　如果你之前喜歡安梅清，就應該早早下手，人家結婚了，你要麼放棄，要麼告個白，就當給自己一個了斷，現在他這算什麼？

　　沉默是金？你真沉默也行，藏在心裏，可他這卻在折騰身邊的朋友，情商堪憂。

　　“我不是跟你說了，小艾跟梅清姐是朋友，你這個人總是那麼自以為是，女人可不像你想像中那麼小心眼，”容重言覺得柏廣彬就是愛多想，拍了拍他的肩膀推門進辦公室，“走吧，時候差不多了，咱們出發，等看完跑狗，再一起吃個飯。”

　　“她，她在干什麼？”

　　容重言才一開門，柏廣彬就被坐在窗下練習的艾陽給吸引了，女人做這個就太匪夷所思了，何況還做的這麼熟練，“她，她怎麼會這個？”

　　柏廣彬怔怔的看着艾陽把槍飛快的拆裝了一遍，“重言，她不是你的女朋友，是你請的女保鏢？”

　　容重言也在看着動作明顯比剛才熟練了許多的艾陽，“你這學的也太快了，”學開車只用了两天，這學槍也這麼快，“你是我見過的最聰明的人，”男人跟女人都要算上。

　　艾陽笑着把槍放在匣子里，“興趣就是動力嘛，我喜歡這個，才會跟你提學習的要求的，師傅，我學的怎麼樣？可以出師實戰了吧？”

　　光拆裝有什麼意思，她要去靶場，要在回信河之前，就讓容重言接受她天賦異稟，是個神槍手的事實。

　　容重言笑着點點頭，就沖艾陽這認真勁，他也在滿足她，“剛好廣彬在這兒，改天讓他帶咱們去松滬軍的靶場。”

　　“那明天吧？”艾陽殷切的看着明顯還沒有回神的柏廣彬，“柏團長，你明天有安排嗎？”

　　“呃，你想學開槍？為什麼？有人欺負你？”柏廣彬道。

　　艾陽搖搖頭，“等別人欺負到頭上再學，那不來不及了？我這叫未雨綢繆，而且我對槍械確實挺有興趣的，”

　　她靈機一動，“不只是槍械，還有飛機啊，大炮啊，我都很有興趣，不知道你們松滬軍有沒有女軍啊？”

　　開什麼玩笑呢，“國軍里當然有女軍人，只是她們並不在戰場上，而是做情報跟聯絡工作的居多，”柏廣彬咽了口水，還飛機大炮，“咱們國力有限，松滬軍也是重言他們前兩年捐了兩架新式飛機，根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空軍。”

　　呃，就看這把米國產的槍，艾陽也大概猜到這會兒的槍械水平了，以這樣的水平來說，如果有空軍，那對陸軍可以說是毀滅性的打擊，“我覺得飛機一定很厲害，你們為什麼不建一支自己的空軍呢？”

　　艾陽一副傻白甜的樣子，這會兒國力羸弱，但笨鳥總得先試着飛一飛才行，“要花很多錢？”

　　柏廣彬苦笑一下，“不只是錢的問題，”他嘆了口氣，“更多的是人的問題。”

　　容重言領教了艾陽有多“敏而好學”了，生怕她又順着這個問題延伸下去，跟柏廣彬聊個沒完，“走吧，你如果真的喜歡這些，哪天讓廣彬帶咱們去他們軍部看看，就當参觀了。”

　　去軍部参觀，艾陽前生為基地賣命十幾年，也沒這個殊榮，有錢有勢有特權啊，“好啊，柏團長不麻煩吧？”

　　“不麻煩不麻煩，”柏廣彬難得碰上一個對軍事感覺興趣的女人，雖然她問的問題傻了點兒，“明天我就有空，這樣吧，九點，我來接你們。”

　　等看到容重言坐上副駕，而艾陽過去開車，柏廣彬又傻了，“你們這是？”女司機，女秘書還是未來的女保鏢？

　　容重言一臉無奈，“咱們還是換過來吧，不然一會兒都會像他這樣。”

　　艾陽不肯，“何必管別人說什麼？我技術好着呢，柏團長，你前頭帶路，我跟着你的車。”

　　柏廣彬挺好奇艾陽的技術到底怎麼樣，“要不我也坐你們的車？反正咱們也得先去梁家跟梅清姐匯合。”

　　艾陽欣賞的看着柏廣彬，“好啊，”敢過來蹭車，說明對她的技術很有信心。

　　等車開動了，柏廣彬暗懸着的心徹底放下了，“重言，李小姐真的才學會？”不像啊！

　　容重言點點頭，“是我家的司機教的，剛學的時候，連油門跟剎車都不分呢，不過她真的在這方面很有天賦，前幾天我忙生意的事，小艾把整個滬市都跑遍了。”

　　“其實這東西就是個工具，掌握起來有什麼難的？說起來我覺得牛車啊馬車啊，才更難吧？因為就算是動物，也都是有靈性有脾氣的，不像這種死物，只要有油，裡頭沒故障，怎麼跑都行，”艾陽自有一番見解。

　　牛車跟馬車？那個他們還真都不會，柏廣彬沖前頭坐的容重言道，“你真的要接修機場的活兒？”

　　容重言點點頭，只可惜如今國力艱難，他又只是個商人，不然他還想造飛機呢！“是啊，我看米英的公司都虎視眈眈的，與其便宜他們，不如咱們自己來。”

　　是這個道理，柏廣彬嘆了口氣，倒在座椅上，“我有時候都知道上頭的那些大佬們是怎麼想的，為什麼事事要求着那些人，看人臉色，拾人牙慧，有意思嗎？”

　　“因為他們覺得買別人的更方便，而且那幾家還可以從中牟利，”容重言也是開洋行的，怎麼會不清楚那幾家大買辦們的心思，“至於國家利益？跟他們有什麼關係？他們的子女可都是往米英送的。”

　　“幹啥指望別人呢？他們不想做，你們自己做嘛，我記得書里有句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皇帝都紫禁城趕出去了，為什麼非要對另一幫你們根本不服氣的人磕頭呢？難道頭上不頂個爺爺，就不會做事啦？”

　　艾陽笑嘻嘻的發表着自己的觀點，“我沒讀過幾天書，外頭的事也不怎麼懂，就知道從我記事到現在，換了好幾個督軍了吧？”

　　容重言跟柏廣彬都不說話了，他們是希望華國能真正走出來一位領袖，帶着他們這些希望華國再不被人欺負的百姓往前走，可就像艾陽說的那樣，皇帝都被趕走了，為什麼非要對另一個人磕頭呢？

　　容重言側身看着艾陽，饒有興緻的問道，“你現在最想做什麼？把你的罐頭生意做到全華國？”

　　“什麼呀，我又不傻，我的罐頭那麼貴也就滬市的人可以買一買，也僅僅是偶爾嘗嘗，就是滬市鄉下，我也是從來不寄希望的，”艾陽白了容重言一眼，沉吟了片刻，“剛才你給我說怎麼玩槍的時候，也跟我說了，那些好槍都是外國人造的，我就想，是不是華國人就比外國人笨呢？為什麼咱們自己不造這些呢？都從國外買的話，哪天人家不樂意賣給咱們了，到時候怎麼辦？大家扔飛鏢嗎？”

　　“還有這汽車，也是外國的，飛機也是外國的，好像你開工廠用的機器，也是外國的，什麼時候咱們自己也做一做這些生意啊？就算不去掙那些外國人的錢，起碼不讓他們掙咱們的錢不是？”艾陽天真道。

　　柏廣彬被艾陽的話說的再次長嘆，“談何容易啊，就不說資金，就說技術，還有，”

　　“技術，咱們的大學生都不會嗎？留洋的那些呢？如果送他們留洋，還什麼也不會，那送他們出去干什麼去了？”

　　艾陽可不這麼認為，為什麼做事之前非要先設想種種困難呢？“我可能因為什麼也不懂，才在這兒信口開河，打個不怎麼恰當的比喻，我才到信河莊子的時候，那莊子上的管事都想着怎麼坑我，十六鋪水果行的老闆受了梁家的影響，連果子都不收我的，如果我只看見這買賣做不成，我一個女人拋頭露面會被人欺負，那就只能一個辦法了，”

　　艾陽拐了個彎兒繼續道，“那就是賣了信河莊子，拿着錢到滬市來，可我一個孤身女子，又年輕貌美手握巨資，到了滬市沒準兒先遇到拆白黨，可如果我帶着錢回高湖，那肯定會被我哥搶走我的錢，再把我賣給別人，”

　　她輕輕的摁了下喇叭，“這麼一說，我除了死，真的是無路可走了。”

　　容重言伸手握住艾陽放在方向盤上的手，艾陽的話句句是實情，再往前說，如果她是個畏難的人，在嫁進梁家之後，最安全的辦法就是低頭認命，乖乖的為二房生孫子了。

　　柏廣彬沒想到艾陽這麼好口才，“我的媽呀，你這叫沒讀過書？”

　　“不敢不敢，我比你小的多，這便宜不能占，”艾陽齜牙一笑，一踩剎車在梁公館前停下。

　　他們來前已經給安梅清兩口子打了電話了，但楊媽幾個看見從車上下來的艾陽還是驚訝的張大嘴，艾陽沖楊媽揮揮手，“楊媽，好久不見。”

　　“好久，”楊媽下意識的接了一句，才突然想起來艾陽現在是安梅清的朋友，“咳，李小姐好，”她偷眼看着站在艾陽身邊的容重言，想不通這兩人怎麼湊一起了。

　　梁維華從看見艾陽，就晴轉陰了，他在安梅清身邊小聲嘀咕道，“怎麼哪哪都有她啊？”

　　“當然有我啦，顧老闆下帖子的時候，特意說了，叫重言帶我一起去開開眼界呢，”艾陽十分看不上樑維華，心道作者在歌頌“真愛”的時候，真的沒必要給女主弄這麼個傻女婿，難道兩個優秀善良的人，就不能過不到一起？

　　安梅清的注意力果然被艾陽“開車”給吸引了，“你開車來的？”

　　艾陽得意的眨眨眼，“是啊，安小姐會不會開車？我覺得很好玩。”

　　安梅清搖搖頭，“我覺得那東西挺可怕的，而且家裡也有司機，”她才不做這些呢，“你其實可以讓重言給你安排個司機的，不必什麼都自己動手，”這對容重言來說，也是举手之勞。

　　“可我喜歡自己動手的感覺，”艾陽看梁維華已經拉開車門兒了，推了推安梅清，“我不認得路，你們先走，我在後頭跟着。”

　　容重言卻不肯再讓艾陽開車了，“那邊人多的很，你還不十分熟練，我來開吧。”他不願意大家以為他拿女朋友不當回事。

　　等容重言他們到的時候，顧勵行已經在跑狗場的大門口等着了，看到兩輛車停下，何林快步過去，幫安梅清拉開車門，“安小姐好，沒想到安小姐肯賞臉。”

　　安梅清淡淡的點點頭，就聽見後頭車喇叭響起，她回頭一看，原來鄭允光跟恭弘=叶 恭弘致寧也到了，後頭還跟着兩人的妹妹鄭嘉惠跟恭弘=叶 恭弘蘭安。

　　鄭嘉惠跟恭弘=叶 恭弘蘭安看到安梅清，立馬跑了過來，“梅清姐你也來了，真是太好了！”

　　安梅清笑了笑，“在家閑着，廣彬打電話說重言跟顧老闆要一起看跑狗，我就跟着過來了，”她對這種有些殘忍的遊戲一點兒興趣也沒有，但顧勵行跟容重言願意握手言和，她當即就覺得過來了，她要親眼看看，顧勵行到底有沒有在騙她。

　　鄭嘉惠看了一眼站在容重言身邊的艾陽，“梅清姐，那是誰呀？哪家的？”

　　艾陽今天穿了件過膝的裘絨大衣，裡頭是一件羊毛衫，並沒有像這會兒的時髦小姐把頭髮燙成捲曲的花樣，而是將一側的頭髮用珍珠夾子卡在耳後，露出白皙如玉的耳朵來，雖然她連只耳墜都沒戴，但那一抹雪色，晶瑩溫潤，勝過任何珠寶。

　　鄭嘉惠自負美貌，可看到艾陽，不由生出淡淡的敵意，“我竟在圈子里沒見過她，看膚色又不像是南洋回來的，蘭安，你認識嗎？”

　　安梅清笑道，“這是李小姐，李艾，重言的女朋友。”

　　不只是鄭恭弘=叶 恭弘兩位小姐，鄭允光跟恭弘=叶 恭弘致寧也在看艾陽，他們跟容重言一起長大，自然沒有那麼多顧忌，“這就是李小姐？果然是難得一見的美人，”

　　鄭允光沖容重言擠擠眼，“廣彬那天晚上就給我們打電話了，不過還非要叫我們裝不知道！”

　　當時柏廣彬提起艾陽，可沒有什麼好話。

　　容重言握着艾陽的手，指着鄭恭弘=叶 恭弘介紹給她認識，又沖二人道，“李艾，我女朋友。”

　　“哈，幸會幸會，”鄭允光跟恭弘=叶 恭弘致寧同時乾笑兩聲，用餘光去看他們的妹妹，今天他們帶出來的都是自己的同父異母妹子，也是家裡最漂亮最會討人喜歡的兩個，目的么，當然是容家少夫人這個位置了。

　　不過這兩個都不是他們的親妹子，而且兩個妹妹跟容重言也沒少見，要真的有發展可能，早就成了，還用一直耗到現在，因此他們兩個並沒有覺得有多失望，反倒是鄭嘉惠跟恭弘=叶 恭弘蘭安，同時黑了臉。

　　艾陽懶得理會這些小姑娘們的眉眼官司，晃了晃容重言的手，“咱們進去吧，顧老闆久等了。”

　　顧勵行也在觀察鄭家跟恭弘=叶 恭弘家來的兩位小姐，不過他真的很失望，有安梅清在，這兩位就跟兩隻繡花枕頭一樣，甚至連鄉下來的艾陽都不如，這喜怒上臉的樣子，一看就是姨娘養的！

　　這樣的女人，除了姓氏之外，真的挑不出一絲優點了。

　　柏廣彬瞪着顧勵行，半天才從鼻子里哼了一聲，“聽說這跑狗場是顧老闆開的？嘖，一看這生意就紅火的很，這人啊一有錢，就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了，松滬軍的軍備都敢插手，怎麼的？改天我帶着弟兄一起過來看你跑狗？我那些兄弟都是些窮棒子，押錢是不能夠，不過可以這樣，哪只狗跑的慢，我就當場斃了它，給兄弟們燉着吃了！”

　　顧勵行被柏廣彬威脅的面色鐵青，但今天他是主，來的都是客，他又要向大家展示他們兄弟和睦的假象，只得乾笑着沖柏廣彬一抱拳，“顧某在這兒給柏團長賠罪了，底下人一時衝動，大錯已鑄，還請柏團長高抬貴手，這樣吧，今年離開春已經沒多少天了，明年的棉衣被服，我們洪門包了！”

　　再厲害的流氓，也怕官府，不然為什麼一心要洗白上岸呢？顧勵行深悔自己太衝動了，沒收拾得了容重言，又得罪個柏廣彬。

　　艾陽抬頭看了看容重言，這顧勵行也算是能伸能屈了，還順道想拉攏一下柏廣彬，只可惜只要他不死了對安梅清下手的心，就休想打動得了柏廣彬。

　　“梅清姐，這李艾到底哪兒的啊，”鄭嘉惠拉着安梅清落在後頭，小聲道，她看安梅清對艾陽的態度，明顯是認識的。

　　“呃，這個嘛，”安梅清有些不知道自己解釋，而一旁的恭弘=叶 恭弘蘭安已經跳了起來，“我想起來了，那個，跟梁少登報的不就是叫這個名字？”

　　鄭嘉惠差點兒給恭弘=叶 恭弘蘭安一巴掌，胡說什麼呢？可能嗎？“梅清姐你別聽她胡沁，這丫頭年紀小，說話不過腦子。”

　　艾陽已經將鄭嘉惠跟恭弘=叶 恭弘蘭安的話都聽到耳里了，她不願意讓安梅清尷尬，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大不了的，“是，我就是那個跟梁少登報解除關係的李艾，也是重言的女朋友。”

　　梁維華在旁邊臉都青了，他狠狠的瞪了艾陽一眼，很光榮嗎？是因為跟自己離婚了還是因為攀上了容重言？“走吧，咱們進去吧。”

　　顧氏的跑狗場也就足球場大小，用白石灰劃了六條賽道，艾陽他們進去的時候，裡頭已經坐滿了人，“這兒生意可真好。”

　　顧勵行領艾陽他們在包廂里坐了，沒多大功夫，幾個穿着灰色長衫腳踩黑布鞋的年輕小伙子各牽着一條半人高的格力犬走進場內，觀眾座上的看客都站了起來，衝著六條狗指指點點，似乎在檢閱評說。

　　容重言他們是貴賓，自然有先天的優勢，牽狗的小伙子緩緩繞場一周之後，在容重言他們跟前停下來，容重言歪頭看着艾陽，“你準備買幾號？”

　　艾陽對格力犬還真是多少有些認識，這是世界上跑的最快的狗了，說的再通俗點，做為可以馭風而行的異能者，她都跑不出六十公里的時速來，她記得自己曾經被一隻變異的格力犬追過，因為變異的原因，原本並不兇猛的狗，非要跟她來個不死不休，為了能殺了它，她當時也是狠狠脫了層皮！

　　艾陽很認真的將每隻狗都看了一遍，“我選五號，你呢？”

　　容重言又不懂這個，他過來的目的也不是賭狗來的，“那就選五號吧。”

　　說完掏出錢夾，“買五號，一百塊。”

　　柏廣彬像模像樣的跑過去一隻一隻仔細端詳了半天，才沖座位上的安梅清道，“梅清姐，我覺得五號跟六號都不錯，你要買哪只？”

　　安梅清根本不喜歡這種活動，對輸贏也沒有興趣，她一指三號，覺得那隻狗的眼睛水汪汪的，“我買三號，二十塊吧？維華你覺得呢？”

　　梁維華無所謂的點點頭，從皮夾子里掏出錢遞給侍者，“二十塊三號。”

　　顧勵行看着跟自己兄長商量的兩位小姐，笑道，“其實六號就挺好的，之前拿過好幾個頭名，今天它的贏面最大。”

　　鄭嘉惠跟恭弘=叶 恭弘蘭安交換了個眼神，沖顧勵行嫣然一笑，“那就聽顧老闆的吧，我們一人買五十塊。”

　　六號一定能贏？

　　艾陽的目光落到她選的五號上，她招手叫過侍者，詢問了一下五號的成績，才知道比起六號這員“老將”，五號只是嶄露頭角的新人，但體質跟速度都不錯，下場幾次，二名三名都拿過，不是沒有拿過第一。

　　“你要不要換？”容重言在艾陽耳邊道。

　　艾陽搖搖頭，都買了再換多傷五號狗狗的心啊，而且是在顧勵行說六號贏面更大之後？“得給新人一個機會嘛，五號以前贏不了，不代表這次也不能贏。”

　　鄭嘉惠心裏輕嗤，買錯了就買錯了，不過是一百大洋，還不是她自己掏的，何必非要死撐着面子呢？大家本就是出來玩的，越死要面子，越顯得小家子氣。

　　她微微一笑，欠身沖艾陽道，“李小姐沒必要這樣的，雖然一百塊算不了什麼，但大家出來玩就是圖個開心，要是輸了多沒意思？”

　　她看了顧勵行一眼，意味深長道，“顧老闆可是行家，他都說了六號會贏的。”

　　容重言是她一早就看好的金龜婿，雖然他們一直沒有什麼發展，但她相信最終容重言也只會在上流圈子里挑選人生伴侶，而不是像艾陽這種鄉下來的女人，所以她只要表現的善良大度就可以了。

　　為了表現自己沒有私心，她甚至都沒往容重言身上多看一眼。

　　其他人都聽懂了，連安梅清都問顧勵行，“買好還能換嗎？我買的少就算了，小艾的給她換了吧。”

　　顧勵行笑着沖侍者點點頭，“幫容老闆把號碼換了。”

　　艾陽看了容重言一眼，“重言，你要換嗎？”如果他要換，那她就自己掏錢買五號好了。

　　容重言衝過來的侍者擺擺手，“就要五號了。”

　　“嘁，你別管他們了，不就一百塊錢嘛，重言哥還能輸不起？”

　　鄭嘉惠見恭弘=叶 恭弘蘭安要說話，一拉她小聲道，“就當哄李小姐開心了。”

　　哄自己開心？一百塊？

　　艾陽一挑眉，似笑非笑的看了鄭恭弘=叶 恭弘兩人一眼，不喜歡她直接說多好，非要搞這一套，“重言，我覺得五號今天帶着冠軍相呢，”她抬頭看着侍者，“這會兒的賠率是多少了？”

　　侍者出去了一會兒，進來道，“五號是一賠六，六號是一賠三，三號是一賠七。”

　　這生意能做啊，艾陽笑眯眯的從口袋裡拿出二百塊錢，“我再添二百，給自己買個開心。”

　　一出手就二百？鄭嘉惠笑了笑，按住已經變了臉色的恭弘=叶 恭弘蘭安，“李小姐不必如此，二百塊可以辦許多事呢！”

　　顧勵行輕笑一聲，這女人還是女人，一個個笑眯眯的，卻都恨不得摁死對方，“可不是么，李小姐雖然開了個罐頭廠，但到底是小本生意，輸二百塊可不像掙二百那麼開心。”

　　“原來顧老闆是看死我會輸了？你這個跑狗場老闆就這麼認定了六號一定會贏？”艾陽噗嗤一笑，“還是你是開飯館的怕了大胃王？”

　　顧勵行無奈的嘆了口氣，“李小姐說的哪裡話，我們這兒的格力犬都是從外國運回來的，每隻賽前都會讓獸醫給仔細檢查過身體，我不過是怕有人輸的多了，壞了大家的興緻，既然李小姐對自己的眼光這麼有信心，”

　　他從兜里掏出三百塊來，“我添三百，讓李小姐多贏點兒。”說著示意侍者給自己買了六號。

　　小子，就沖你這態度，就算是五號跑不了頭名，六號艾陽也不會叫它拿第一的，“謝謝哈顧老闆，您真是闊氣！”

　　剛才鄭嘉惠在裝大度，一直不給恭弘=叶 恭弘蘭安說話的機會，她甩開鄭嘉惠的手，叫過侍者，“那我也讓李小姐多贏點兒吧，我再加五十，買六號！”

　　“恭弘=叶 恭弘小姐你也太小氣了，才加五十，不知道還以為你們恭弘=叶 恭弘家沒錢呢！”艾陽嫌棄的看着恭弘=叶 恭弘蘭安，又沖鄭嘉惠道，“鄭小姐要不要也添點兒？”

　　她拿手指搗了搗身邊的容重言，用不大不小的聲音道，“誒，重言，我對滬市不熟，恭弘=叶 恭弘家跟鄭家誰家錢多啊？”

　　鄭充光跟恭弘=叶 恭弘致寧差點兒沒把鼻子氣歪了，這是故意挑撥啊！

　　柏廣彬因為上午跟艾陽聊槍，這會兒覺得她可比鄭恭弘=叶 恭弘二人順眼多了，何況她還是容重言的女朋友，“來來來，我也買一百五號，跟着李小姐買個開心。”

　　這女人的事，你一個大男人摻和什麼啊，鄭允光瞪了柏廣彬一眼，“讓她們玩，咱們賭下一場。”

　　柏廣彬也不在乎這百八十塊，“下場我再買，先說這一場的！我覺得沒準兒今天就是李小姐贏了呢！”

　　一聲哨響之後，就見一隻像兔子一樣的大狗率先沖了出來，隨後發令槍起，只見六隻格力犬如離弦的箭一般沖了出來，奔着前頭狂奔的兔狗就去了。

　　容重言怕艾陽不懂，在她耳邊道，“格力犬最喜逐兔，所以狗場特意養了這種長的極像兔子的兔狗，在前頭當餌。”

　　艾陽嗯了一聲，目光完全集中在已經一馬當先的六號跟五號身上，看來這場的冠軍真的要在它們之間產生了。

　　“快跑，六號快跑，”恭弘=叶 恭弘蘭安已經激動坐不住了，直接衝到賽道旁的欄杆前，沖賽道里揮舞着帽子。

　　艾陽失笑道，“就跟六號能聽懂一樣。”

　　他們貴賓席就在終點附近，賽程還剩下一圈兒，六號已經明顯領先五號半頭了，恭弘=叶 恭弘蘭安得意的回頭，“李小姐不好意思，沒辦法叫你開心了。”

　　艾陽抿嘴一笑，沒理恭弘=叶 恭弘蘭安，到底誰會先衝線，得到最後一秒才知道不是？

　　最後一圈六號一狗當先衝過來的時候，整個賽場都沸騰了，連沒有買六號的安梅清，都緊張的伸長了脖子，嘴裏喃喃喊着“六號六號。”

　　顧勵行斜睨了艾陽一眼，這丫頭還真能裝，都到這份兒上了，還紋絲不動的，但緊抿的雙唇還是出賣了她，也是，三百塊錢進去，任誰都不會無動於衷的。

　　“啊，怎麼回事？”

　　“呀！”

　　“嗐！”

　　顧勵行看到跑在最前頭的六號突然不知道被什麼驚着了，高高的跳了起來，等它落地之後，晃了晃神，猶疑了一瞬才又在飼養員的呼喝之下跑了起來，但就這須臾功夫，五號已經衝過了終點線，贏得了整場比賽！

　　“怎麼回事？”

　　“怎麼搞得？”

　　六號是大熱號，這突然狗失前蹄，整個跑狗場喊聲震天，顧勵行站起身來，沖身邊的何林道，“去看看怎麼回事？”

　　艾陽微微一笑，“顧老闆，您不會舍不得叫我這做小生意的發這個財吧？”

　　就照之前的一比六，她這一把，能贏一千八，怪不得有些人會沉迷其中呢，這錢來的太快了，尤其是她這自帶作弊器的，簡直是來撿錢的。

　　顧勵行哼了一聲，“放心，不過是一場比賽。”

　　容重言看着已經笑逐顏開的艾陽，伸手揉了揉她的頭頂，“就這麼開心？”

　　“那是，我不就是來尋開心的嘛，現在尋到了，當然開心嘍，而且，”艾陽看着臉一個比一個黑的鄭嘉惠跟恭弘=叶 恭弘蘭安，“我不能辜負那些希望我開心的人不是？”

　　“李小姐，你怎麼知道五號會贏的？”柏廣彬都笑成瓢了，柏家是不缺錢，但他一個團長軍餉有限，何況就幾分鐘功夫，就有六百進賬，“這也太賺了！”

　　艾陽伸手抱住容重言的手臂，“因為我身邊坐着財神呀！”

　　“哈哈，你說的對，容財神在這兒坐着呢，咱們能不贏嘛！”柏廣彬晃着手裡的號票，“咱們要不要再來一次？”

　　“不行，”容重言已經站起來，他把柏廣彬手裡的號票跟艾陽的號票遞給一旁的侍者，讓他替他們兌錢，“適可而之，賭場上哪有長勝將軍？不然你當這裡是善堂？”

　　柏廣彬在錢上並沒有太重的貪慾，嘿嘿一笑，“重言說的對，那咱們就不玩了，”他沖一旁的安梅清道，“梅清姐，我發了筆小財，請你吃飯？還有梁少。”

　　梁維華這個心情啊，先是懊悔沒有跟着大家買六，現在又慶幸自己沒買六，不然更丟人，“謝謝了，我看梅清累了，要不咱們回去？”

　　鄭允光跟恭弘=叶 恭弘致寧這一場根本沒買，這會兒一看這麼刺激，哪裡肯走，非要大家再玩一場才行，容重言也不強求，拉着艾陽再次坐下，但這次他們只當個看客，再沒下注。

　　沒有艾陽的摻和，顧勵行推薦的號碼如願贏了比賽，但因為有前車之鑒，鄭允光恭弘=叶 恭弘致寧還有梁維華，都只買了五十塊的，贏的也不算多，算是給這場跑狗場之行畫了個圓滿的句號。

　　“今天是我請重言出來玩，要是叫大家這麼走了，就是我這個主家的失禮了，一起去自由飯店吃點東西晚上跳舞怎麼樣？這快過年了，米國人也入鄉隨俗，那裡天天都有舞會。”

　　見容重言沒接話，顧勵行笑道，“重言給哥哥個面子，今天我可是專門跟你賠罪的。”

　　容重言笑了笑，低頭問艾陽，“你累不累，要不要過去玩玩？”

　　艾陽點點頭，“顧老闆一番好意，咱們要是不去，就太不識趣了，走吧，我可不會跳舞，你要好好教我啊師傅。”

　　艾陽為了纏自己教她拆槍，可是叫了好多聲師傅的，想到當時的情景，容重言心裏一盪，忙輕咳一聲，“好，我好好教你就是了，得一英才而育之，是為師的一大樂事。”

　　鄭允光都要被容重言兩個給酸死了，他湊到恭弘=叶 恭弘致寧跟前，“這真是千年鐵樹開了花，就跟老房子着火沒兩樣，瞧他一臉蕩漾還硬裝的樣子，頭一回看見女人嗎？”

# 第48章

　　恭弘=叶 恭弘致寧被鄭允光接二連三的比喻逗的哈哈大笑, 他搗了鄭允光一拳, “開重言的玩笑, 你可小心挨揍，”他壓低聲音道, “這開花總比不開的強, 知道了女人的好, 以後才會看見更好的女人，”

　　恭弘=叶 恭弘致寧的目光落在鄭嘉惠跟恭弘=叶 恭弘蘭安身上，“咱們家的才會有機會不是？”

　　鄭允光不以為然的撇撇嘴，“算了吧, 就她倆，我都看不上，重言能看上？你說她們跟李艾是比臉呢, 還是比身材？就算是厲害勁兒，跟人家也沒得比！你說她倆打人家一個，也是她倆輸，你信不信？別看比李艾長的高, 要不咱倆打賭？”

　　當哥哥的這麼肆無忌憚的嫌棄自己的妹子, 恭弘=叶 恭弘致寧笑不可抑，“哪有拿自己妹子打賭的？你當是斗狗啊？”

　　但他心裏也是承認，艾陽不但長的漂亮，最重要的是, 她在他們這些豪門子跟前, 一絲一毫怯懦跟自卑都沒有, 這種氣質絕不是就因為傍上了容重言就立馬有的，但即便如此，恭弘=叶 恭弘致寧也不認為艾陽會嫁進容家，“汪夫人是不會同意李艾進門兒的，你放心吧，將來能進容家的，只有咱們這樣人家的小姐！那個李艾，撐死了就是個外室，你還擔心什麼？”

　　安梅清把鄭允光跟恭弘=叶 恭弘致寧的嘀咕都聽在耳里，她看了一眼身邊的兩位小姐，心裏嘆氣，自己都聽見了，她們怎麼會聽不見？可聽見了卻能當沒聽見一樣，說明她們也是這麼想的，安梅清搖搖頭，她當初就是不願意遵從家裡“門當戶對”的安排，才跟梁維華談起了戀愛，並執意嫁給了他。

　　鄭允光跟恭弘=叶 恭弘致寧說話的聲音怎麼能瞞過艾陽，她不在意的笑笑，還拿她們打賭，她把他們幾個梆一塊兒揍都不帶用異能的。

　　至於他們算計的娶啊嫁啊的，艾陽腦子里就沒這樣的概念，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容重言為什麼“門第”之別，娶了別的女人，那他們分開就好了，前世的經歷告訴艾陽，在生死跟前，什麼都是小事，愛情更是如此，多少人為了活命，親手將自己的前一刻還海誓山盟的愛侶推到喪屍群中？

　　“笑什麼？”容重言為艾陽打開車門。

　　“沒什麼，就覺得挺好笑的，”艾陽沖容重言眨眨眼，“你的朋友們真的很有意思，哈哈~”

　　這回柏廣彬可不坐容重言的車了，他跑到安梅清身邊，“梅清姐，我坐你們的車。”

　　安梅清點點頭，“好啊，怎麼了，你有話跟我說？”

　　柏廣彬幫安梅清拉開車門，“也沒有什麼，就是好久沒見梅清姐了，大家一起聊聊，”他看了一眼臉已經黑下來的梁維華，“呃，對還有梁少！梁少在工部局怎麼樣？我記得你去在華文處呆了幾年了，升職了沒？”

　　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啊，安梅清嗔了柏廣彬一眼，“工部局那種地方，並不是唯才是用的，維華也就是混個日子，我還想着要不讓他換個工作，去學校當老師也挺好的。”

　　梁維華已經在心裏咬牙了，當什麼老師？他才不要當老師，梁家缺的不是教書先生，而是能在政府或者是工部局這樣的地方說得上話的人，偏安家人就是覺得他沒有這方面的才能，硬是壓他。

　　就聽柏廣彬道，“當什麼老師啊，梅清姐你已經在教書了，梁少何必也去教書呢？工部局那邊不行的話，可以去市政府啊，華界那邊還是很缺像梁少這樣的人才的，不然來我們松滬軍，我們也很需要像梁少這樣的讀書人的！”

　　軍隊里從上到下都被大老粗們給佔了，柏廣彬都是裡頭有名的儒將了，“梁少要不要試試？就是環境苦一些，但不論是文書還是戰勤，都需要你這樣的。”

　　去軍隊？梁維華心中微動，但旋即又把這個念頭打消了，說是文職，但萬一上了戰場呢？他們梁家兩房，可就剩他一根獨苗了，“唉，還是算了吧，我家裡也不會同意的，不過華界那邊我倒可以去試試，華國人嘛，最好還是為自己的國家工作。”

　　“又想起來什麼開心事了？”容重言見艾陽一直揚着唇角，似乎在想什麼高興的事，忍不住問道。

　　“啊？”艾陽是在留神聽幾輛車裡的談話，顧勵行那邊一直很沉默，鄭家跟恭弘=叶 恭弘家的車子里，不外乎是哥哥妹妹在議論她跟容重言到底能不能長久，他們跟容家聯姻的機率有多高。

　　鄭允光跟恭弘=叶 恭弘致寧看法還不完全一樣，鄭允光似乎不喜歡他這個異母妹子，言辭間這兩人的生母並不和睦，能帶着鄭嘉惠出來已經算是盡到了兄長的責任，對鄭嘉惠提出的讓他幫忙的建議根本充耳不聞。

　　恭弘=叶 恭弘致寧這邊要好一些，但也是在勸恭弘=叶 恭弘蘭安收斂性子，最好大度一些，多跟着安梅清學一學。

　　安梅清這邊就搞笑了，梁維華對工部局的工作不滿意，但又怕死，“我只要一想到出來看個跑狗，就掙了上千塊，就忍不住要笑，”

　　艾陽當然不能告訴容重言自己在“聽牆角”，隨口找了個理由，“其實顧勵行說的一點兒錯都沒有，我年前罐頭廠忙活成那樣，毛利也沒有掙到一千呢，落我手裡的就更少了，哎，你說，我要不要隔一陣子就來這兒轉一圈兒啊！？”

　　“不行，十賭九輸，如果你不信，可以去自由飯店上頭的賭場看一看，多少人在裡頭傾家蕩產甚至連命都搭進去了？”容重言一臉正色，“今天那隻六號的狗是突然出了意外，不然的話，你那二百塊肯定賠進去，但意外哪有次次都會發生的？”

　　見艾陽不吭聲，容重言怕自己口氣重了讓她不高興了，緩聲道，“你那個罐頭廠也是因為才開，前期一直在投錢才會賺的少一些，等明年你的果醋果醬都上市了，肯定會更好的，到時候你把信河旁邊的地也買下來，正式建個廠了，我叫俊生過去幫幫你。”

　　艾陽也就順口胡說，沒想到容重言就當了真，她心裏安慰，笑着在容重言肩上蹭了一下，“我就那麼一說，哪會真去啊，這次是你們都在，如果我自己去，還一下子贏了這麼多，說不定都出不了跑狗場呢！我雖然膽子比別的女人大，但一點兒也不傻，你就放心吧！”

　　她揚頭看着容重言清俊的側顏，“我就算是想賭，也去自由飯店上頭的賭場，到時候真輸的傾家蕩產了，就跟那邊的經理說：把你們容老闆叫來！”

　　“叫來做什麼？”艾陽說話時溫香的氣息輕輕的拂在容重言脖頸間，像一支絨絨的羽毛撩在他的心尖兒上，容重言舔了下發乾的嘴唇，握緊方向盤，“叫我拿錢給你翻本兒嗎？”

　　“不，我要錢債肉償啊！”

　　“吱~~！”

　　容重言一打方向盤把車子停到路邊，他轉頭狠狠的瞪了艾陽一眼，“你這個丫頭！我開車呢！還有，哪有人這麼說自己的？”那樣的詞，他聽都沒聽過，容重言都不敢看艾陽了。

　　艾陽嘻嘻一笑，“反正這路上又沒有人，咱們的車是最後一個，”她伸手捏了捏容重言不知道氣紅的還是嚇紅的羞紅的臉，“如果你不開車呢？”

　　如果這樣容重言再不為所動，那他就是死人了，他伸手一把攬了艾陽的腰，直接將她提起來貼在自己身上，低頭吻住她的唇，從最初的淺嘗輒止，到後面的越陷越深欲罷不能，一直到兩人都心如鼓擂氣踹吁吁，容重言才放鬆了手臂，啞聲道，“以後不許這樣了，太危險。”

　　艾陽撫着容重言黑而直的眉長，他的輪廓生的極好，鼻樑挺直，因為剛才吻了自己，薄薄的唇上水光氤氳，“可我忍不住啊！誰叫你長的這麼好呢？”

　　容重言感覺自己都要瘋了，“你是不是不想去自由飯店了？反正他們都頭前走了，咱們回去也可以。”

　　“嘁，”艾陽俯在容重言肩上短促的輕笑，“我錯了，我想去自由飯店，要不我開車？”

　　容重言不自然的拽了拽身上的大衣，挺了挺胸膛道，“不必了，我來開，你坐好，不許再說些胡說八道的話。”

　　艾陽不滿的翹着嘴唇，“我說什麼話了？是你在胡思亂想吧？我這人可從來都是有一說一的，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不像你，心裏想什麼都不肯說！”

　　容重言無語凝噎，他算是看透了，自己永遠都贏不了這位小女朋友，“不許再說這個了，不然明天不讓柏廣彬帶你去他們軍部靶場！”

　　“誒，你覺得梁維華這個人怎麼樣？”艾陽立馬識趣的換話題。

　　梁維華？容重言有些猜不透艾陽的意思，“怎麼了？為什麼要問這個？”

　　艾陽眯着眼靠在車窗上，“沒怎麼，就是覺得他有點兒配不上安小姐，想不明白安小姐為什麼要嫁給他？下嫁能更幸福？不一定吧？”

　　“或許她是這麼想的吧，其實梁維華沒什麼大志氣，但對梅清姐還好，家世雖然比不上鄭家恭弘=叶 恭弘家，但也不是拿不出手，其實關鍵要看他們兩個的感受，梅清姐開心就好了，”容重言道。

　　艾陽不以為然的撇撇嘴，“她是不是真的開心，其實你們並沒有人真正的關心，你們看到的頂多是表面現象，就像當初梁家逼梁維華娶我，安家有人站出來給安梅清撐腰嗎？如果安家人出來說不行，梁家敢嗎？”

　　容重言沒細想過這些事，有安家在，梁家絕不會虧待了安梅清，“可能安先生跟兩位師兄還是覺得梅清姐畢竟已經嫁人了，而且你又是去做二房太太的，按他們兼祧的說法，你跟梅清姐是妯娌。”

　　“妯娌，還朋友呢，”艾陽呸了一聲，“不管以什麼名頭美化這種關係，都改不了兩個女人分享一個男人的真相，不噁心么？當然，男人是不會覺得噁心的，他們會覺得這是齊人之福，安家？你們尊重的那個安先生，當代大儒，好像也支持一夫多妻吧？他自己好像小老婆就有好幾個呢！”

　　安先生是容重言尊敬的人，“安先生是清末的狀元，自然還保持着過去的思想，其實如果梅清姐立場堅定，安家也未必不會支持她的選擇，現在都新時代了，梅清姐那樣的，就算是離開了梁家，也照樣能再嫁一個良人。”

　　容重言用餘光看了一眼兀自憤憤的艾陽，“你這樣堅決的，不就挺好么？你也算是新女性的榜樣了，離了梁家，過的比以前更好！”

　　這不是應該的么？艾陽嘆了口氣，“我那天聽司機說，容家之前的共挽園，是準備拿來辦大學的？”

　　容重言點點頭，“父親在時就有這個打算，只是那時他跟母親還住在那裡，現在母親搬出來了，想完成父親的遺願，”

　　容重言聲音裡帶着一絲黯然，“父親也是苦出身，沒有讀過多少書，最羡慕的就是讀書人了，他老說如果讓他也讀個大學，肯定能把容家的生意做的更大，我是想要做就不能太過敷衍，那園子當大學還是有些小了，所以想把周圍的地買下來，擴建之後再說，”

　　他自失的一笑，“只是容家要買地的消息傳出去之後，周圍的地價一下子就漲了兩三倍，我一生氣，就把這事兒放下了，其實我一直叫人留意着呢，等大家的熱情削減之後，再說吧。”

　　這些人真是，也不看看容重言是要做什麼，就想着發財了，“我有個想法，你要不要聽聽？”

　　“你說，”反正艾陽總是有奇思妙想，沒準兒就又給他打開新思路呢。

　　“辦大學不一定非要辦綜合大學嘛，看咱們目前最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就重點培養啊，校園校舍這些硬件哪有師資力量重要？與其把錢花要買地蓋房上，還不如想辦法多從國外請一些教授過來，”

　　見容重言在專心聽自己的話，艾陽又道，“要不再換個角度，辦成女校，給華國的女人們多一條受教育的路，我覺得沒有哪個女人願意忍受男人三妻四妾拈花惹草的，不信給她們讀書工作的機會試一試？”

　　容重言讚歎的伸手撫了撫艾陽的頭，“過完年我送你去讀書好不好？你想學什麼就學什麼，”他真的很想知道，如果艾陽像安梅清那樣讀很多書，成為什麼怎麼樣的人。

　　“不好，我不需要，你別以為我就讀過三字經百字姓啊，詩詞歌賦我興許不懂，但我，”她懂什麼呢？艾陽一時語塞，懂殺喪屍？

　　知道怎麼樣才能以最少的付出消滅最多的敵人？

　　“反正我懂的多着呢，”艾陽把頭偏到一邊，“不過你要真的請什麼槍械專家之類的人過來，那我可以去聽聽。”

　　顧勵行他們在自由飯店門口等了許多，容重言的車才緩緩開了過來，顧勵行看着扶着艾陽下車的容重言，笑道，“重言真的是將李小姐當寶貝一般了。”

　　容重言笑望一臉理所當然的艾陽，“是啊，因為她值得別人這麼對待。”

　　鄭嘉惠臉上一僵，就算是她要當賢惠的大婦，也不希望丈夫有獨寵的外室啊，“這會兒還有點兒早，聽說重言哥在上頭開了間賭場，我們還沒去過呢，要不你帶我們一起去看看？”

　　艾陽笑眯眯的捏了捏容重言的手腕，這可不怨她，是別人想去玩的。

　　“走吧走吧，咱們今天就是過來徹底放鬆的，我今天只贏了一場太不盡興，在重言這裏得再贏些才行，”聽到賭錢，鄭允光滿臉放光，比起跳舞，他喜歡泡在賭場里。

　　容重言點點頭，“我平時不太玩這些，允光你是行家，幾位女士就交給你了。”

　　鄭允光看了一眼顧勵行，“有顧老闆在，我哪兒是行家啊，不是班門弄斧嘛！”

　　賭是洪門一大收入來源，顧勵行自幼就被顧千山交到管賭場的老兄弟那裡受過幾年的訓練，不論是骰寶、牌九、番攤，還是西式的二十一點，□□，都是手到擒來，“我還是頭一次到重言這兒來，”

　　他微笑着上了電梯，“還不知道重言這裏都玩些什麼呢，我是老派人兒，那些洋玩意兒不怎麼在行。”

　　“我這裏也有骰寶跟牌九，顧老闆喜歡怎麼玩就怎麼玩，”容重言不以為然的一笑，“也讓大家開開眼界。”

　　艾陽對搶賭客在行，對怎麼賭卻是一竅不通了，跟着容重言他們進了頂樓的賭場，她剎時被眼前的金碧輝煌給震驚了，“有必要這麼奢華嗎？”

　　恭弘=叶 恭弘蘭安噗嗤一笑，“瞧李小姐說的，你是第一次來吧？這哪兒不奢華，賭場也得把架子撐足了，不然誰敢來這兒賭錢啊？”

　　她從女招待手裡拿過自己的籌碼，一拉鄭嘉惠跟安梅清，“咱們去玩角子機，”

　　安梅清回頭看着艾陽，“小艾跟我們一起吧，那個很簡單。”

　　艾陽搖搖頭，只有安梅清的話她還考慮考慮，加上那兩個，她才犯不着給尋煩惱呢，“這兒好新鮮，我先轉轉。”

　　顧勵行看着被艾陽緊緊挽着的容重言，“重言喜歡什麼？二十一點？咱們一起去玩兩把？”

　　容重言一指已經跟兩隻奔向花叢的蝴蝶一樣的鄭允光跟恭弘=叶 恭弘致寧，“顧老闆跟他們玩吧，這些我真不行。”

　　“你真不會啊？”艾陽看着一進賭場四散開來的一行人，覺得挺好笑的，“要不你找個你想玩的，我在一旁看看？”

　　還是算了吧，容重言發現艾陽好奇心強不說，膽子大，個性里還帶着些賭性，所以他決定這種東西，艾陽還是學不會的好，“我沒什麼喜歡的，對我來說，賭場上贏錢，遠沒有看賬本每天掙了多少來的愉快。”

　　好吧，你是個真正的商人，艾陽跟着容重言找了個位置坐了，容重言問過艾陽，叫人送了瓶汽水給她，自己則陪在她的身邊，兩人一起坐看賭場里形形色色的賭客。

　　鄭嘉惠沒一會兒又把手裡的籌碼輸完了，她裝模作樣的在恭弘=叶 恭弘致寧跟鄭允光身邊坐了一會兒，又站在顧勵行身後看他玩了會骰寶，才走到艾陽身邊從下，也叫了瓶汽水，“李小姐可以嘗嘗這裏的莫吉托，”

　　她掃了容重言一眼，“重言哥在這賭場上也是很花心思了，調酒師是從英吉利特意請來的，還拿過獎呢！”

　　前世艾陽也喝酒，但她只喝烈酒，這一世穿越到小艾身上，艾陽對這身體對酒精的耐受程度一無所知，當然不會在這兒冒這個險了，“我不會喝酒，喝汽水就挺好的，”等回去了哪天倒可以試一試自己的酒量。

　　容重言笑道，“不會喝就不要試了，你那個脾氣，萬一醉了就麻煩了。”

　　“我那個脾氣，我哪個脾氣啊？”艾陽眼一瞪，不滿的沖容重言哼了一聲，“人家很溫柔的好不好？你什麼時候見我發過脾氣？我這個人最講道理了，”她的不講道理只留在背後。

　　“是是是，我錯了，”容重言笑着投降，說起來他還真沒見過艾陽沖誰大發脾氣呢，覺得她脾氣壞，大概是因為她太有想法了吧，打定的主意，任誰也別想改變，“我跟你道歉，李小姐最溫柔大度，絕對不會跟我計較的。”

　　鄭嘉惠在一旁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這是容重言？

　　是，容重言在滬市上流圈子里，是出了名的精明強幹，但也是出了名的好脾氣，對人從來都是彬彬有禮的，可他的謙遜有禮，也是一道屏障，將她們這些仰慕他的小姐遠遠的隔在了牆外，讓她們看得見摸不着，休想走到他身邊。

　　可現在容重言在做什麼？嬉皮笑臉的哄一個下堂婦，鄉下丫頭開心？“李小姐，您別太過分了，”

　　鄭嘉惠發誓她不是嫉妒了，她只是在生氣，她真的很生氣，艾陽怎麼可以這麼隨意的對待容重言呢？

　　艾陽跟容重言這花槍耍的不亦樂乎，閑着也閑着不是？過完年兩人一忙，再想這麼成天膩在一起怕是不能夠了，可這鄭嘉惠冒出來干什麼？訓導主任？

　　“我怎麼了？”艾陽轉着手裡的汽水瓶子。

　　鄭嘉惠脹紅了臉，“重言哥對你那麼好，你應該尊重他，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隨意對待，他不是你可以輕慢的人！”

　　原來是因為這個，艾陽一手托腮，“尊不尊重得看當事人的感受，你看出來容重言生氣了么？鄭小姐，你真是太單純了，我沒有不尊重他，我們這也不叫輕慢，我們這叫，”

　　艾陽半眯的杏眼中滿滿的促狹之色，“打情罵俏！”

　　鄭嘉惠幾乎被氣吐血了，“你，無恥！”

　　艾陽沖鄭嘉惠翻了個白眼兒，“是我們請你過來坐的么？你跑我們旁邊，還罵我們，你說我要是，”

　　艾陽晃晃手裡的汽水瓶，笑眯眯的看着鄭嘉惠，“把剩下的水倒你身上，你說是怨我呢還是怨你自找的啊？”

　　容重言差點兒笑出聲來，但他絕不會做滅女友威風長別人志氣的事，只叫過服務員，又開了瓶汽水放在艾陽身邊，如果她真的倒了，回頭沒喝的了。

　　鄭嘉惠本來還以為容重言會打個圓場，她好借坡下台，沒想到他居然這麼做，氣的兩眼含淚，“你們，你們，”

　　艾陽也被容重言的操作給逗笑了，她撫了撫容重言的手指，以示鼓勵，而鄭嘉惠則被又一波兒恩愛氣的扭臉兒走了。

　　“你呀，”鄭嘉惠一走，容重言才笑道，“何必跟小孩子一般見識。”

　　艾陽不樂意了，“誒，容重言，我才十七，小孩子是我好吧？”雖然她是根刷了綠漆的老黃瓜，可她只要不說，誰知道呢？她才是最小的那一個！

　　“哈，是啊，我有一位年紀小小的女朋友，”容重言發現自己真的經常忽略艾陽的年紀，“我以後會注意，我，”

　　“好！”

　　“厲害，真厲害，”

　　容重言的話被突然爆起的喝彩聲給打斷了，他往喊聲傳來的方向看去，就見賭場里的人都圍了過來，根本看不見裡頭出了什麼事，“去看看怎麼了？”容重言沖身邊的侍者道。

　　一會兒功夫，經理就跑過來了，“容爺，是顧老闆，在骰寶那連贏十二場了，”他抹了把頭上的汗，這骰寶就是三隻骰子猜大小，對莊家絕對有利的遊戲，他們的荷官也是經過訓練的老行家了，但在顧勵行跟前，就跟個初入行的學徒一樣，根本招架不住，“這簡直是在踢場子啊爺！”

　　容重言輕笑一聲，“不過就是點兒錢嘛，他贏了就給他好了。”

　　經理差點兒沒被容重言的話給氣背過氣兒去了，“這哪是錢的事啊爺，”他拍拍自己的臉頰，“這是打咱們賭場的臉來啦！以後咱們賭場怎麼稱得上滬市第一啊！老客們會走的！”

　　哎喲他們這大老闆太難溝通了，“我給貴生哥打電話。”

　　艾陽擺擺手，“先等一下，經理您貴姓？”

　　“免貴姓楊，”楊經理一腦子門汗，哪有功夫跟艾陽寒暄，他得趕緊找續貴生，看看他還認得更厲害的行家不。

　　“楊經理你先別急，這才幾局啊，你們就換人，不讓人覺得咱們賭場輸不起嘛，何況等續經理過來，人家只怕都又贏十二場了，”光聽裡頭的聲音，艾陽已經大概弄明白了這骰寶的玩法了，她一拉容重言，“走吧，顧老闆大發虎威，咱們過去捧捧場去。”

　　容重言也知道對於這個賭場來說，自己也只是個挂名老闆，續夫人並沒有叫他真正插手這裏的生意，“楊叔你去吧，別急慢慢來，開賭場的怕人贏，傳出去不成了笑話了？”

　　要是叫人連贏幾十把，那才成了笑話了呢！楊經理嘆了口氣，跑辦公室給續貴生打電話去了。

　　艾陽站在人堆兒里看着顧勵行又贏了幾局，大概已經猜到顧勵行能贏的原因了，他是在聽骰子落地的聲音，來判斷大小的。

　　“你們的骰子有問題嗎？”艾陽知道問容重言是絕對問不出竅道來的，看見楊經理急匆匆的過來，悄悄過去小聲問道。

　　“啊？”楊經理急了，“李小姐千萬別胡說，沒有的事兒！”如果用灌水銀的，被發現一次，就別想再在滬市立足了。

　　艾陽點點頭，又悄悄的走到容重言身邊，繼續看顧勵行表演，她不但是看，而且也在默默的學習跟掌握規律，她是風系異能，聽覺要優於常人許多，很快就聽出來了，不同骰子落下時聲音的不同。

　　艾陽站在不遠處印證了幾把，顧勵行已經連贏二十三場了，對面的荷官已經滿頭大汗，幾乎要虛脫了。

　　艾陽覺得時候差不多了，在骰盅落下的那一刻，一股小風從顧勵行耳邊拂過，這一把，顧勵行竟然什麼都沒聽到。

　　顧勵行晃了晃神，回頭看了一眼身後的容重言，“不好意思，一時興起忘了時間，也忘了自己贏了幾局了，好久沒遇到這麼好的先生了。”

　　擲骰子的荷官也是一頭汗，“是啊是啊，顧老闆絕技，小的真是長見識了。”

　　鄭嘉惠撇撇嘴，沖身邊的恭弘=叶 恭弘蘭安道，“還說這是滬市最大最先進的賭場呢，我看也不過爾爾，也就騙騙咱們這些什麼也不懂的傻子罷了。”

　　鄭允光一臉崇拜的看着顧勵行，“顧老闆神乎其技，您收不收徒弟啊，”只要學會這一手，他就可以在滬市各大賭場橫行了。

　　艾陽看着顧勵行志得意滿的樣子，心裏十分不屑，就聽顧勵行哈哈一笑，“過獎了，今天我也是運氣好，”他沖容重言道，“重言別介意，我沒的意思，”

　　沒別的意思？你這個男白蓮，艾陽眨着眼睛看着顧勵行，“顧老闆，這把還沒開呢，這次你猜大還是小？”

　　顧勵行這次什麼也沒聽出來，準備藉著說話的機會，直接結束了賭局，把這一局混水摸魚給棄了，沒想到艾陽卻在這兒叫真兒，他大度的笑了笑，“不管它了，就猜小吧。”

　　荷官伸手開盅，當看到骰盅里的點數，驚訝的都說不出放來了，他抬眼四下看了看，“四五六，大！”

　　荷官開盅的時候，顧勵行也一直在緊盯着他，就在骰盅落地的那一瞬，他居然什麼也沒有聽到，顧勵行懷疑是這荷官輸急了，動了手腳，但現在看，他並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運氣運氣，這不，用光了。”

　　顧勵行哈哈一笑，“是重言里這旺我啊。”

　　“顧老闆，原來你連贏二十三局，是靠的運氣啊？我還以為是靠技術呢，”

　　她搖了搖容重言的手臂，“重言，要是說運氣這東西，再沒人比我好了，今天我在顧老闆的跑狗場贏了一千八百塊大洋呢，要不我也來試試這骰寶？沒準兒我贏的比顧老闆還多呢！”

　　艾陽一眨眼，容重言就知道她又打主意呢，但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地方，“你從來沒玩過，不知道這個怎麼玩，還是算了。”

　　“我也沒玩過跑狗呢，這個我已經學會了，不就是一人搖骰子，一個猜大小，猜對了就是贏嘛，對不對？”

　　楊經理沒想到老闆的女朋友突然殺出來，這是要攪局？但如果沒攪好，叫人以為他們賭場不肯掏錢輸不起就麻煩了，“是，李小姐說的是，李小姐想玩，我叫人給您開一桌，您慢慢玩兒。”

　　艾陽搖搖頭，一指顧勵行，“我要跟他玩！”

　　顧勵行看着站在自己對面的艾陽，這丫頭真以為自己攀上了容重言，就可以恃寵而驕了？他不給她點兒顏色看看，她真不知道馬王爺幾隻眼啊！？“好啊，李小姐想怎麼玩？”

　　“很簡單啊，你擲我來猜大小，我擲你來猜大小，怎麼樣？”艾陽彷彿沒看到顧勵行眼中的凶光，依然笑眯眯的，像個不諳世事的傻丫頭。

　　容重言上前一步，“小艾？”

　　“怎麼？你怕我輸不起啊？我今天可贏了不少呢，”艾陽笑道，“真不夠了，你就借我點兒，你可是滬市有名的財神，我就算是一直輸，也未必能把你的錢輸完吧？”

　　容重言幫艾陽把垂下來的碎發掛到耳後，“沒錯，就算是你一直輸，我的錢你也花不完，你想玩就玩吧。”

　　顧勵行冷冷一笑，還真是把個鄉下丫頭當成寶了，為了她連面子都不要了，那他今天就狠狠踩一踩容重言的臉，反正也是他自找的，“規矩李小姐定了，這賭注得有我來定了吧？”

　　艾陽回了顧勵行一個輕蔑的笑容，“顧老闆請說。”

　　顧勵行陰沉沉的看着艾陽，“錢我也不缺，來賭場就是圖開心來了，”他隨手把面前的籌碼都推到桌上，“如果李小姐贏了，這些都是李小姐的，如果李小姐輸了，這些也是李小姐的，我只有一個要求，”

　　艾陽挑眉，“顧老闆說就是了。”

　　“我們洪門少個幫主夫人，我覺得李小姐挺合適的，”顧勵行漫不經心的看着容重言，“當然，這些只是定金，將來三媒六禮我會派人從滬市一路送到信河莊子上去。”

　　雖然艾陽跟他想要的妻子相差甚遠，但誰叫她是容重言最上心的女人呢，今天一天顧勵行是看清楚了，容重言對艾陽是動了真心了，搶走艾陽，既摘了容重言的心，又打了他的臉，還有什麼事比這個更划算？至於

　　至於以後，等他膩了，老婆可是隨時換的。

　　“顧勵行你，”柏廣彬已經聽不下去了，他伸手就要掏槍，這人真是欠收拾啊！

　　容重言一把摁住柏廣彬，“聽小艾怎麼說。”

　　瞧你那點兒出息，艾陽臉上的輕蔑之意更重了，“行，我同意了，”她回頭沖楊經理道，“經理算下這桌上有多少籌碼，給我也拿同樣的來，”

　　她揚頭看着顧勵行，“如果我輸了，我押的注全是你的，我在信河莊子上等你的聘禮！如果我贏了，除了這些籌碼，我也再加個條件，”

　　艾陽嫣然一笑，“我可不要你當壓寨夫人，你長的太丑了，這樣吧，你要是輸了，就換上萬國百貨售貨員的衣服，在我的罐頭攤位上幫我賣三天罐頭吧，顧老闆可千萬別以為我是在侮辱你，實在是我就是個小生意人，總不能叫你這樣的大人物去我們果園裡挑大糞澆果樹吧？”

　　艾陽毫不畏懼的迎上顧勵行陰狠的目光，如果他有異能，這會兒的目光都可以把自己燒為灰燼了，“怎麼樣，你應不應？”

　　顧勵行盯着艾陽，這小丫頭真是越來越有意思了，他不信艾陽真不知道這骰寶裡頭的講究，就算是她不懂，容重言跟賭場的經理也會跟她講明白了，但她敢跳出來，必然是有所恃的，難道她也學過練過？

　　容重言手心兒里已經全是水了，以他對艾陽的了解，這個時候他一定要站在她身邊支持她的一切決定，但這樣的賭注，不論是顧勵行還是艾陽，都不是挑戰，而是挑釁了，他該怎麼辦？

　　安梅清緊張的絞着手套，最終還是鼓足勇氣，柔聲道，“我看還是算了吧，不過是賭個骰寶，怎麼連賭注聽着都這麼兒戲，你們要是玩錢，顧老闆就賠着小艾玩兩局，叫小艾也開開眼，但是什麼婚事啊賣罐頭的，這樣的玩笑還是不要開了。”

　　艾陽拿起賭檯上的骰盅，將三顆骰子扔到骰盅里，學着荷官的樣子搖着，還跟荷官請教，“我這樣對不對？晃完了就這麼往桌上一放是吧？”

　　荷官真後悔自己貪圖容家賭場的高薪資了，怎麼會遇到這樣的事？“是，就是這樣，李小姐做的很好。”

　　艾陽打開骰盅，看了一眼裡頭的三粒骰子，自己猜的沒錯，她心裏有了些底，“想好了沒？顧老闆？”

　　顧勵行看着艾陽蹩腳的都不能稱之為手法的手法，就她這速度，自己喝着酒也不會聽錯的，“我答應你，我輸了，去給你賣三天罐頭！”

　　顧勵行從口袋裡掏出煙匣，取出支煙扔到嘴裏，“咱們一人幾局呢？”

# 第49章

　　艾陽知道自己手法並不熟練, 但如果局數太多, 又容易被顧勵行發現端倪，“五局好了，我就不讓你簽協議了, 在場的各位先生太太小姐就給做個見證吧，如果我輸了, 將來我跟顧老闆成婚的時候，大家就去喝杯喜酒, 如果我贏了，那大家就去萬國百貨買一瓶我們艾氏洋果行的罐頭, 也讓顧老闆為你們服務一把, 千載難逢啊！”

　　“放心吧，不管誰輸誰贏，我們一定到, ”能進自由大飯店賭場的都是豪客，這種事也不怕湊熱鬧, “李小姐你可要注意啦, 顧老闆可是行家裡手！”

　　“快開始吧！”

　　“我們給做證了！”

　　艾陽含笑沖圍觀群眾點了點頭, 示意大家後退, 她將骰盅放在賭檯中間，“咱們猜反正定先後吧？”

　　顧勵行咬着煙，沖一旁的荷官點了點頭, 荷官從口袋裡摸出一枚大洋, 往天下一拋, 待大洋落下時迅速拍在手背上，“誰先來。”

　　艾陽是真的無所謂，她見顧勵行又在讓她，“字。”

　　結果顧勵行贏了，他笑眯眯的把骰盅推到艾陽跟前，“李小姐請。”

　　“好啊，我可開始啦，”艾陽的動作一點兒也不花俏，甚至可以說她直接用的是慢動作，跟下神一樣，緩緩輕輕的搖着骰盅，連剛才跟荷官學的時候的手法都不如。

　　可是站在她身邊的荷官的臉卻白了，原因很簡單，他居然一點兒也聽不到裡頭骰子隨着動作跌落的聲音，這是怎麼搞得？這叫人怎麼猜？

　　顧勵行也不可置信的死死盯着骰盅，他也什麼也聽不到，但他告訴自己不能慌，就算是艾陽故意放慢速度，不讓骰盅里的骰子晃動，但骰盅放下的那一刻，也同樣會發出聲音的！

　　艾陽微微一笑，誰叫她有異能呢？穿越帶異能，就跟流氓會武術一樣，誰奈她何？她刻意凝固了骰盅周圍的空氣，在她整個晃動的過程中，骰子在骰盅里上下翻騰撞擊骰盅產生的聲音根本不可能傳出來，沒有了聲音的指引，她倒要看看顧勵行拿什麼判斷裡頭的點數！？

　　顧勵行不可置信的抬起頭，“你？”

　　艾陽一指骰盅，“顧老闆？”

　　“大！”顧勵行咬牙道，他什麼也沒聽見，真的只能靠運氣了。

　　雖然知道這位“李小姐”是必輸的，但所有人還是伸長了脖子，想親眼看一看結果，當他們看到骰盅里的二、二、五的時候，驚訝的張大了嘴，“這，這怎麼回事？”

　　艾陽聳聳肩，把骰子丟進骰盅里，“我繼續還是你來？”

　　顧勵行現在最需要的就是親手檢查這骰盅了，他顧不上什麼風度了，“我來！”

　　在仔細把骰盅跟骰子檢查了一遍之後，顧勵行開始擲骰子了，艾陽看着他花樣百出的手法，心裏冷笑，真當她不知道其中的奧妙呢，那這些花胡哨來晃她？

　　“李小姐請，”顧勵行看着把手摁在骰盅上，他不贏，艾陽也絕對不能贏，只要艾陽猜對裡頭的點數，他就會在開盅那一刻，讓里對的骰子“動”起來！

　　艾陽深吸一口氣，兩隻手輕輕放在賭桌上，“我跟着顧老闆學一學，我也猜大吧。”

　　顧勵行哼了一聲，“那我可要開了，”艾陽還真的猜對了，可猜對了又能如何？他照樣能讓它變成小！

　　“四五六，大！”

　　“真的是大了，太神了，”

　　“大啊，這怎麼回事？”

　　顧勵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當然知道自己搖出了四五六，但在開盅的那一刻，他讓三枚骰子同時翻了下身，可為什麼？

　　“顧老闆？顧老闆？”艾陽傾身道，“咱們要不要繼續了？”

　　他有本事讓骰子在揭盅的時候換個姿勢，她就有能耐讓那團小小的空氣凝固起來，別說骰子翻身了，就是顧勵行把骰子扔到天上，它們也會如一個整體，保持現在的造型落在桌面上。

　　容重言目光灼灼的看着艾陽，如果這個時候他還猜不出艾陽有異於常人的本事，那他就不是容重言了！“是啊，顧老闆，該小艾了！”

　　顧勵行直起身，“繼續，李小姐請！”

　　一回生二回熟，之後的整個骰盅跟三顆骰子都成了艾陽麾下了聽話的士兵，當然她也不會一點兒面子也不給顧勵行留，畢竟她對外吹的人設是“運氣好”，如果一次都不讓顧勵行贏，那就會被人懷疑了。

　　十局落定，顧勵行頹然坐在賭檯前，怔怔的看着艾陽，“你怎麼做到的？”

　　七勝三負，艾陽搖的五次骰盅，他只聽見一次聲音，而自己搖的五次骰盅，他成功的改變了一次骰子，另一次是艾陽直接沒猜對，局面看起來合情合理，大家真的全憑運氣，但對他這個自幼浸淫在賭檯上的人來說，越是合情合理，那就越是不合理！

　　他自小苦練，連千門那些老手都不得不服的賭技，在艾陽跟前簡直不堪一擊，這是最不能讓他接受的。

　　鄭允光已經瘋了，“李小姐，你一定要收我為徒啊！”

　　這人是來搞笑的吧？

　　在眾目睽睽之下搗鬼，艾陽其實也有些累了，“我不是說了，我運氣好啊，就算是你拜我為師，我也不可能把好運氣傳給你呀！”

　　“真的只是運氣好？”鄭允光不死心的一把拿過骰子跟骰盅，胡亂晃了晃，“你說吧，是大是小？”

　　“小，”艾陽隨口道。

　　鄭允光立馬揭開骰盅，“不對，是大，你不是運氣好嗎？”

　　艾陽嘆了口氣，“鄭少，咱們又不是在賭錢，我猜對了對我沒有絲毫好處，猜對猜錯跟運氣有什麼關係？”

　　恭弘=叶 恭弘致寧怔怔的從口袋裡掏出一摞紙幣，“你再猜一回，猜對了，這些全是你的！”

　　容重言輕咳一聲，“夠了，你當小艾是什麼？把你的錢收回去！”

　　艾陽回頭挽住容重言的手，“現在這個男人是我的，你們誰敢說我運氣不好？”

　　在場沒有人不認識容重言的，敢說容財神是她的，而一向不愛言語的容老闆還笑眯眯的覺得挺受用，看來真是運氣好的沒邊兒了，“是啊，李小姐這運氣，真是。”

　　容重言臉紅了，他捏了捏艾陽的手指，回去再跟她算賬，“我幫顧老闆求個情，這些籌碼咱們拿走，幫你賣罐頭的事，還是算了，顧老闆站在那兒，也沒人敢來買啊！”

　　顧勵行緊繃著臉，他當然想順坡下台，但他是洪門的老大，洪門講的是什麼？義氣為先，講的是一口唾沫一根釘，如果他不去萬國百貨，明天他食言自肥的事就會被掛到小報上，“不必了，不就是幫李小姐賣三天罐頭嘛，反正馬上就要過年了，我也沒什麼事，我去就好了。”

　　續夫人站在二樓看着樓下的一切，“走吧，這兒用不着咱們了。”

　　續貴生這會兒都沒有心情送續夫人回去，他太想去跟艾陽聊聊了，這小丫頭到底是真的運氣好，還是有什麼他們不知道的本事？要是真的有暗藏的本事，那還賣什麼罐頭啊，直接來他們賭場就行了，有這麼個寶貝在，容家的賭場別說滬市了，就是全華國，也能闖個頭名！

　　“你呀，別想那麼多了，那是重言看上的人，怎麼會叫她攪和到這裏頭？不過她今天肯為賭場出頭，已經難能可貴了，不許你拿這件事擾她。”

　　說的也是，容重言必不會許自己的女朋友來管賭場的，續貴生點頭應下，“我送你回去。”

　　柏廣彬興奮的合攏嘴，圍着艾陽直轉圈兒，“你要是個男的就好了，我把你招到我們團，沒準兒有了你，我們團能戰無不勝呢！”

　　艾陽忍不住沖柏廣彬翻了個白眼，“打仗靠的是實力，不是運氣，你一個帶兵的將軍，相信運氣，我看你還是回家當你的大少爺吧！”

　　她是絕對不會跟着這樣的頭頭走的，簡直是在玩命！

　　看完艾陽跟容重言的對賭，安梅清覺得自己耗盡了所有的力氣，剛才她一直想的是，如果艾陽輸了，她要用什麼條件，才能說服顧勵行放過艾陽，畢竟她是容重言的愛人。

　　安梅清她伸手抓着梁維華的胳膊，讓自己能挺直了後背，“顧老闆，現在你滿意了？”

　　顧勵行看着面色蒼白的安梅清，“安小姐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這場你贏了，也不過是勝之不武，而且你還開出那樣的條件，是真的喜歡小艾還是因為她是重言的女友？現在小艾贏了，你又得到了什麼？何必呢？一家子兄弟就不能真的和睦相處嗎？”安梅清滿眼失望，她之前對顧勵行心存憐惜，老覺得他比容重言可憐，所以才總是情不自禁的站在他的角度想問題，可顧勵行卻一次次的讓她寒心。

　　顧勵行還沒有從輸給艾陽的不真實感里走出來，“你知道李艾擅賭對不對？”

　　安梅清失笑，跟這樣的人還能跟他再說什麼？“我並不了解小艾，但我知道她是個不錯的姑娘，如果今天不是你一直逼重言，她也不會出手教訓你，所以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梁維華在顧勵行如狼般的目光中恨不得拔腿就跑，“梅清，別跟這種人廢話了，沒有意義的，你也累了，我扶你過去坐坐，喝點兒東西，或者咱們現在就回去。”

　　楊經理已經招呼觀戰的客人們繼續開賭，他甚至靈機一動，把剛才顧勵行跟艾陽對賭的賭檯讓出來，讓還在興奮中的賭客們也可以照着他們剛才的辦法彼此之間單挑，輸贏直接籌碼結算，賭場不再抽水，但也同樣只限一人五局。

　　這下對骰盅好奇的要死的賭客們已經排起了長隊，他們自負在賭壇遊戲多年，一定能分辨出來剛才的對賭里是不是有貓膩。

　　“你做的很好，”容重言看着興緻勃勃的賭客，沖楊經理點點頭，“今天的事不用大肆宣傳了，”反正今天親眼看到這一幕的，回去都會跟人細細講的，他們賭場就不必費這個心。

　　容重言看着依然站在完地，簡直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一樣的顧勵行，他輕嘆一聲，卻並不想過去安慰他，在容重言看來，顧勵行這二十多年，過的太順利了，就算是有個後娘，也有個異母的弟弟，但顧千山從來沒有準備把洪門交到他們手裡過，這兩個根本對他構不成威脅，只有他，才深陷迷嶂走不出來，想像着全世界的人都對不起他。

　　感覺到容重言在看他，顧勵行抬起頭，他的目光並沒有在容重言身上停留，而是盯着他身邊的艾陽。

　　容重言拉了拉艾陽，將她擋在身後，“顧老闆還有話說？我想你大概也沒有心情跟我們一起吃飯了吧？”

　　“我想跟李小姐談一談，不知道有沒有機會？”顧勵行大步走到艾陽身邊，他之前太小看艾陽了，一個從梁家逃出來的女人，獨自管理信河莊子，經營十六鋪的水果行，又迅速攀上容重言這樣的人物，怎麼可能簡單呢？

　　艾陽拍拍容重言的胳膊，“沒事的，我去聽聽顧老闆怎麼說？”

　　等兩人在吧台上坐定，顧勵行已經從剛才的失敗中恢復過來，“李小姐想喝什麼？”

　　艾陽又叫了瓶汽水，“顧老闆有話就直說吧，重言還等着我呢。”

　　顧勵行看着被鄭恭弘=叶 恭弘兩家小姐圍上的容重言，“重言被稱這滬上第一佳公子，也是名不虛傳，走到哪兒都那麼招人喜歡。”

　　你還被作者寫成民國四公子呢，容重言哪能跟你比啊，艾陽輕嗤一聲，她是那種害怕別人搶男人的女人嗎？“我也覺得我們重言很好看，沒人喜歡才是稀罕事呢，顧老闆還是直奔主題吧。”

　　顧勵行以為艾陽坐不住了，正容道，“我剛才的賭注冒犯李小姐了，在這兒我給李小姐道個歉，或許我的方式不對，但我對你的誠意卻是一點兒也不摻假的，如果李小姐沒忘，當初在十六鋪，我就跟你說過，願意接你到滬市來，不論你想做什麼都可以。”

　　見艾陽含着吸管不吭聲，顧勵行的目光在她嬌嫩如畫的眉眼間流連，“李小姐是聰明人，當知道容家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拉黃包車起家的容家了，重言的婚事也不是他自己可以隨意決定的，娶誰還得看汪夫人的意思，但我卻沒有這個顧忌，李小姐，嫁經我的話，你想要的，同樣也都能得到，我保證，我對你不會比容重言差。”

　　艾陽今天嘗了三種口味的汽水了，說實在的，並沒有多麼的好喝，反而因為香精的緣故，這東西一旦喝的多了，口裡會發苦，她把汽水瓶放吧台一放，“你說完了？”

　　“如果李小姐能答應我，我會在自由飯店安排一場盛大的婚禮，會讓你成為整個滬市人人羡慕的對象，以後你就是洪門的幫主夫人，法租界里最有權勢的女人，”顧勵行可不相信艾陽沒有野心，如果沒有野心，她只要安心給梁維華當二房就好了，憑她的容貌跟心機，還踩不到安梅清頭上？

　　艾陽毫不掩飾臉上的厭惡之色，“哎呀顧老闆呀，你真是，叫我怎麼說你呢？這做人，為什麼不能格局大一些？其實你手下幫眾上千，可以讓你做許多事了，可你呢？成天想着些旁門左道，”

　　艾陽搖搖頭，“算了，跟你說這些也是浪費我的時間，我只說一次，希望你記住了，我從來沒想過通過婚姻得到什麼，所以你再別拿你什麼幫主夫人之類的來噁心我，別逼我，”

　　艾陽站起身，拍拍顧勵行的肩膀，“別逼我，惹毛了我，你連幫主都做不成！”

　　“李小姐跟顧老闆說什麼呢？還拉拉扯扯的？不知道的，還以為她是留洋回來的呢，”鄭嘉惠再不裝優雅大度了，她看着正在拍顧勵行肩膀的艾陽，沖恭弘=叶 恭弘致寧道。

　　恭弘=叶 恭弘致寧訕訕一笑，鄭嘉惠這挑撥的也太沒水準了，“這不，人家過來了，李小姐也沒有做什麼，你別胡說。”

　　恭弘=叶 恭弘蘭安不滿的瞪了恭弘=叶 恭弘致寧一眼，“今天李艾可是出了大風頭了，現在她想做什麼你們都會叫好的，不過一個女人，搠骰子贏了顧勵行，也真是大新聞了，不知道明天報紙上會不會登出來，要是登了，我一定去買十份給大家看看！”

　　艾陽人沒走到，已經把這些人的話聽了個清楚，兩個草雞她懶得計較，直接過去挽了容重言的手，“我談完了，想回去了，你走不走？”

　　見艾陽連眼角都不給她們，恭弘=叶 恭弘蘭安氣的直跺腳，“可惜啊，當時咱們沒有相機，不然就把李小姐今天在賭場上的英姿給拍下來登在報紙上，那才是光宗耀祖呢！”

　　“是啊，你怎麼不帶着相機啊，以後你出門一定記得帶上，要是運氣好遇到我了，千萬記得不停的拍，萬一拍到我的黑料了，也好發給報紙好好詆毀我一下，”艾陽居高臨下的看都會恭弘=叶 恭弘蘭安，“沒準兒重言一個不高興，就跟我分手跟你在一起了呢？”

　　恭弘=叶 恭弘蘭安被艾陽說的滿臉通紅，“我不是那個意思，你胡說什麼？”

　　安梅清不想大家在這兒又吵起來，“走吧，大家都累了，我也想回去了。”

　　梁維華看了一眼囂張的艾陽，心道幸虧自己跟她離婚了，不然這樣的老婆擱家裡，真的是招災來了，“好，咱們走，梅清你哪兒不舒服，我帶你先去醫院看看吧。”

　　“梅清姐病了？我送你去醫院，我有認識的大夫，”柏廣彬聽見梁維華的話，立馬湊到安梅清跟前。

　　艾陽翻了個白眼，“安小姐只是累了，想回去休息，柏團長要是沒什麼事，跟我們一道兒走吧，明天的事怎麼安排，咱們還要好好商量商量。”

　　“你這是干什麼？我都答應了明天帶你過去了，有什麼可商量的，”柏廣彬一直被容重言拉着袖子不讓他往安梅清跟前再湊，直到看着安梅清上了車，才放開了。

　　艾陽橫了柏廣彬一眼，“人家安小姐有丈夫，你到底要干什麼？難道非要叫人家兩口子因為你吵架？你是不是覺得這樣，你就有了可趁之機？”

　　柏廣彬跟被踩了尾巴的貓一樣，登時就跳了起來，“你，你胡說什麼，我哪有，我就是關心梅清姐，她不舒服了，我認識醫生”

　　“你以為安小姐不認識醫生？還是梁維華不會帶她去看醫生？這跟你有什麼關係？”艾陽啐了柏廣彬一口，“別裝了，傻子都看出來你對安小姐有意思了，可人家現在有丈夫，你這樣不是對她的愛，是對她的不尊重跟冒犯，你這種愛只會叫人鄙視！”

　　容重言打開車門扶着艾陽上車，回身踢了直着脖子要跟艾陽吵的柏廣彬一腳，“上車再說，你還不嫌丟人？”

　　“那個，容老闆，容老闆，”

　　楊經理抹着汗拎了個包追了出來，“這個，這個沒拿。”

　　“什麼東西？”容重言看着小老頭眼鏡都跑到鼻尖兒上了，伸手扶了他一下，“你慢點兒，喘口氣再說。”

　　楊經理舒了口氣，“這是當時李小姐跟顧老闆對賭的時候扔出去的籌碼，連帶贏顧老闆的，我兌好了，”差點兒想捏死他，“拿來給李小姐，總共一萬大洋。”

　　一萬大洋？艾陽也沒想到會這麼多，她見容重言轉頭看她，忙搖搖頭，“我不要啊，本來我的那些就是跟你借的，咳，這賬有點兒亂，都留你們賭場吧，就當今天我在這兒友情出演了，”錢再多她也不能拿，真想發財，她跑別的賭場里小賭怡情去。

　　容重言笑了笑，“這樣吧，直接走到母親做善事的賬里，當顧老闆捐的。”

　　得了容重言的吩咐，楊經理又衝車里的艾陽笑道，“李小姐沒事想來玩的話，儘管過來，”哪怕她來是贏的，也能給他們賭場聚不少人氣。

　　容重言臉一沉，“你趕快進去吧，她對這個不懂的，就是今天運氣好了些。”

　　“我送你回家？”容重言上了車，對身後的柏廣彬道。

　　“我不回家，我是出來玩的，為什麼要回去？”柏廣彬無辜的看着前頭的兩人，“是你們讓我上你們的車的，”不然他就跟着安梅清的車走了。

　　“要不是你是重言的朋友，我就不會讓你上車，”艾陽看着後頭的柏廣彬，“兄弟，別再往別人老婆跟前湊了，既蠢又賤，你要是個爺們兒，直接跑過去跟安小姐說，你喜歡她，問她要不要離婚嫁給你，要是沒這個膽子，就老實一邊獃著，別打擾人家。”

　　“重言，你看你女朋友怎麼說話呢？”柏廣彬被艾陽說的下不來台，“李艾，我跟你不熟，你的禮貌跟教養呢？”

　　“看見一個有夫之婦，就跟蒼蠅見了血一樣，你的禮貌跟教養呢？要不是我是重言的女朋友，我才懶得理你呢，我是嫌你丟重言的臉，”艾陽一點兒面子也不給柏廣彬留，在她看來，這就是個慫貨，既不敢表白，又舍不得放下，成天在人家跟前轉來轉去，“你是不是還覺得自己挺偉大的？默默守護在自己女神身邊？”

　　柏廣彬氣的拿腳踢容重言的座椅，“你就不管管她？”

　　容重言穩如泰山，“我覺得小艾說的很對，我早就勸過你了，你不聽，小艾才見你幾次？她都看出來你的心意了，你覺得別人看不出來？梁維華不吭聲，要麼是把你當做跳梁小丑，要不是忌憚你們柏家的勢力，你覺得哪個理由你更好接受一點兒？”

　　連自己的好朋友都這麼說，柏廣彬蔫了，“我就是把她當姐姐，想關心她，她嫁的又不好”

　　“你打住吧，當姐姐，你跟她一個爹還是一個媽？人家安小姐有哥有弟還有姐妹，家裡別提人口多多了，不需要你的關心，她嫁的好不好，她自己最清楚，一個外人，從哪兒看出來她嫁的不好了？我看梁維華相貌堂堂還有學問，家裡錢也不少，還聽話，平時也挺會哄安小姐的，她嫁的別提多好了!”

　　解釋就是在掩飾，柏廣彬根本連掩飾都不掩飾，還挺自以為是，“你如果真的愛安小姐，希望她幸福，就離她遠一點兒，真的哪天她需要你的幫助了，你再站出來，你成天在人家跟前嗡嗡嗡的，怎麼，破壞了人家夫妻感情，就輪着你了？”

　　柏廣彬被艾陽懟的嘴張了幾張說不出一個字來，半天頹然的靠在座椅上，“我就是想多見見她，跟她說說話，知道她過的好不好，真的沒有別的意思，”這些話說多了，連他自己都相信了，可今天被艾陽這麼諷刺挖苦，柏廣彬也覺得自己的行為有些可笑了，尤其就像艾陽說的那樣，還會給安梅清帶來煩惱，“我盡量吧，其實我成天在葛橋，並不怎麼見梅清姐的。”

　　梁維華跟安梅清上了車，見老婆並沒有什麼大礙，梁維華壓了一天的火氣再也不能忍了，“我說你們這些人真的就沒有把我當成你的丈夫不是？就連你，在人前也不給我一點兒面子！”

　　安梅清還在想顧勵行跟容重言的事呢，丈夫突然發難，讓她有些摸不着頭腦，“什麼意思？怎麼了？誰說你什麼了？”

　　“大家一起出去玩，咱們是年紀最大的，你應該多照顧多擔待一些，而且不論是重言還是允光致寧，都對你挺客氣的，”安梅清不知道梁維華到底在氣什麼，而且今天一天他們過的驚心動魄的，安梅清還以為梁維華會跟她聊賭場里的事情呢。

　　梁維華冷笑一聲，“客氣？他們是挺客氣的，客氣掩飾的住骨子里的高高在上嗎？還有，你把那幾個人說了一遍，為什麼單單漏了一個？”

　　“漏了一個？顧勵行？柏廣彬？”安梅清有些生氣了，“你少在這兒無理取鬧，今天出了這麼多事，我沒功夫跟你說這些。”

　　梁維華呵呵直笑，“今天是出了不少事，可跟咱們有什麼關係？你費的哪門子心？梅清，你不要忘了，你嫁給了我，你是我太太，別老覺得自己還是安家大小姐，他們瞧不起我，難道就瞧得上你了？”

　　安梅清要被梁維華氣笑了，她看梁維華在家門口停了車，直接拉開車門往家裡回，“你愛怎麼想怎麼想吧，你這敏感計較的性子要改一改了，我是你太太沒錯，你也是安家的女婿，沒有人會看不起你！”

　　梁維華追着安梅清往樓上上，“是嗎？在那些人眼裡，我能當安家的女婿，是安家抬舉我了呢，不然那個姓柏的小子，怎麼敢當著我的面對你噓寒問暖的？他把你的丈夫我，放在眼裡了吧？”

　　原來是因為這個，安梅清無奈的轉身看着梁維華，“你這不是沒事找事嗎？廣彬只是個小孩子，又是個直來直去的性格，做事從不看人臉色，他沒什麼惡意的，你何必跟他計較？”

　　安梅清也不是不知道柏廣彬對她的心思，但她從十五歲起，追求的人就如過江之鯽，柏廣彬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而且他又比自己小几歲，安梅清只把柏廣彬的愛慕當成少年之思，覺得他長大了就會放棄。

　　而現在他依然對自己表露出朋友之外的熱情，安梅清也沒有當回事，她已經嫁人了，柏廣彬還能怎麼樣？“我們已經結婚幾年了，我是什麼樣的人你還不知道？在我眼裡，廣彬跟重言是一樣的，你怎麼不跟重言計較？”

　　“那是因為容重言從來都把你當姐姐，沒有什麼不正當的想法，但柏廣彬不是，那小子一直盯着你呢！而你呢，都不知道避嫌！”梁維華一臉不滿，他最生氣的就是這個，別的男人覬覦自己老婆，已經是奇恥大辱了，結果老婆還不在乎，對人笑臉相迎，簡直就是當眾打他的耳光。

　　“我，你在指責我？”安梅清訝然看着梁維華，“你這話什麼意思？你是說我，說我，”淚水瞬間漫上了安梅清的眼眶，“沒想到在你眼裡，我是這樣的人？”

　　她一跺腳，擰身回到自己的房間，重重的鎖上房門，她自問坦誠待人，就算是柏廣彬對她有別樣的心思，她也沒有因為這個對他區別對待，她覺得日子久了，柏廣彬會醒悟的，而且她的一視同仁，本身也是一種態度了，可沒想到梁維華卻不是這麼認為的。

　　容重言的車到了柏家大門口，把柏廣彬從車裡趕下去，容重言沒有問艾陽下來他們要去哪裡，而是直接一個轉彎，往一處梅山路的公館開去。

　　艾陽看着眼前精緻的花園洋房，“這是你家？”

　　容重言摁了下喇叭，大門開了，他把車開進去停好了，開車讓艾陽下車，“不是，這裡是給你準備。”

　　艾陽停腳步，“什麼意思？金屋藏嬌啊？”

　　容重言在艾陽鼻子上颳了一下，“想着你就該這麼說了，你覺得我會這麼做嗎？”憑他對艾陽的了解，如果他真的想“藏嬌”，艾陽也不會接受的，準兒還會跟他生分了，“進去看看。”

　　容重言這幢別墅是全新的，整個歐式的設計華麗精美，充滿異域風情，但跟來時路上的幾幢別墅卻明顯同出一源，“這裏全是容家的？”

　　容重言點點頭，“這是容氏前年建的一片別墅區，環境清幽，離市裡也近，這幢是我自己留的，只是一直沒用上，”

　　容重言挽着艾陽往屋裡走，“我沒有別的意思，但這些天你一直住飯店也不是辦法，所以就叫人把這兒布置出來了，你來滬市了，就先住這裏。”

　　他知道艾陽的性子，怕他多心，“就當是朋友借你一個落腳的地方，也算是給這幢房子添點兒人氣。”

　　這個容重言真是，怎麼那麼可愛呢？艾陽看着已經燃起來的壁爐，他既想照顧自己，還生怕傷了她的自尊，艾陽回身抱住容重言的腰，“容老闆，我不漂亮么？不年輕么？你不喜歡我么？”

　　容重言被艾陽突然抱的一愣，“沒有，怎麼會，你是我見過最好的姑娘，我當然喜歡你，”

　　“是嘛？”艾陽不樂意的嘟着嘴，幽怨的看着容重言，手還是老實的摳着他襯衫的扣子，“那像你這麼有錢的大老闆，都不捨得送我幢洋房，大爺，”

　　艾陽一伸手抱往容重言的脖子，“求包養，你就讓我當不勞而食的金絲雀吧！”

　　又跟自己鬧呢，容重言配合的做出紈絝子的模樣，捏着艾陽的下巴，“也不是不行，那得看你能不能把本大少給哄高興了？”

　　“真噠？怎麼哄？是不是這樣，”艾陽給了容重言一個媚眼，伸手就要去解容重言的領帶，“一會兒我要是有什麼服務的不到位的地方，大爺您多多擔待啊！”

　　“咳，我輸了我輸了，”領帶被人一把扯開，容重言綳不住了，“快住手，”再這麼鬧，真的會出事的。

　　眼前的美人秀色可餐，還是自己的男朋友，這麼放過艾陽真的舍不得，她扯着容重言的領帶把他拉着低下頭，一踮腳吻了上去，“我幫你贏了顧勵行，你還沒謝我呢！”

　　一個吻從綿長到細碎，等兩人都回過神，已經躺在客廳的沙發里了，艾陽索性也不起來了，直接枕了容重言的肩膀，“你沒有什麼要問我的嗎？”

　　她贏了顧勵行那樣的老手，容重言不可能不生疑的。

　　容重言把艾陽摟在懷裡，“之前是想問的，現在想想，沒必要，反正我知道你很厲害就行了，至於為什麼，怎麼個厲害法，重要嗎？”

　　他低頭在艾陽額頭上親了一下，他愛這個女人，才是最重要的，“我只希望你以後無論做什麼事，都先保護好自己，”艾陽有危險，這樣的假設容重言都不敢做。

　　艾陽點點頭，“其實也沒有什麼不能說的，我這個人好像天生跟人不同，怎麼說呢，”艾陽扳着手指，“天生耳朵比別人靈敏，可以聽見正常人聽不見的聲音，這次能贏顧勵行，也是因為我發現他就是靠聽聲音來判斷出骰盅里的點數的，所以我也照着做了，而且比他聽的更准。”

　　這個容重言倒是知道，但他沒想到，別人苦練才能學會的技能，在艾陽這裏，只需要片刻功夫，“如果顧勵行知道的，估計得吐血！”

　　“不但如此，我還天生比別人跑的快，”艾陽沒打算什麼都告訴容重言，“所以你不用太替我擔心，我打不過人家，也跑得過啊。”

　　打不過跑得過？這叫什麼話？容重言不高興了，“你跑的快，有多快？快得過汽車跟子彈，”這會兒他覺得有必要讓艾陽學開槍了，起碼得讓她真正知道那些西洋火器的真正威力，她才知道畏懼，“明天我帶你去廣彬那裡學槍。”

　　艾陽甜甜一笑，“這還差不多，等我學會了，你真的不用太擔心我，你想想，我耳朵好，敵人沒來呢，我先聽見了，再槍法好，他沒開槍呢，我先開了，還有跑的快，趁人不注意撒腿就跑，也不是保不了命，更重要的是，我一個小姑娘，哪有那麼多想要我命的仇家？”

　　艾陽一推容重言，一臉壞笑，“外頭有人，他們好像在商量，要不要進來叫咱們吃飯去？”

　　這下容重言又尷尬了，他跟艾陽居然在客廳里這麼忘形，那家裡的傭人們豈不是都知道了，“是我不好，以後不會了，我怕你沒人照顧，從家裡叫了幾個人過來。”

　　艾陽被他又害羞又懊惱的樣子逗的一笑，扶着他的胳膊站起來，“為什麼不會了？我是你女朋友，你以後想都離我三尺之外啊？”

　　吳媽傭人里的管事，她已經在外頭等一會兒了，聽見容重言叫進，“少爺，菜都燒好了，要不要現在就開飯？”

　　容重言點點頭，沖艾陽道，“這是吳媽，一直跟着母親的，別人過來我不放心，就叫她來幫幾天忙，”他撫了撫艾陽凌亂的頭髮，有些不好意思，“我帶你去樓上你房間看看。”

　　“吳媽好，”艾陽沖吳媽禮貌的笑笑，“這幾天麻煩你啦，我們馬上就下來吃飯。”

　　吳媽看着牽着手上樓的兩個人，笑的合不攏嘴，門當戶對固然重要，她家少爺喜歡更重要不是？“好的好的，你們慢慢來，不急的。”

# 第50章

　　艾陽看着裝的滿滿噹噹的大衣櫃，“容重言, 你這是干什麼？”

　　她哭笑不得的看着那些衣服, 各種顏色各種款式真的比萬國百貨女裝部里的洋裝還全, 關鍵還都是冬裝，“這些我一天換三遍，也穿不過來啊！太浪費了！”

　　容重言不以為然的笑笑, “我發現你挺喜歡穿洋裝的，所以叫人按你的尺寸多做了一些，你只管挑裡頭自己喜歡的穿就行了，”

　　他打開另一扇櫃門, “滬市的小姐也喜歡穿改良的旗袍，你也可以試一試, 我見母親她們穿的就是這種棉旗袍, 做工好的話, 並不是顯得臃腫。”

　　艾陽看着跟藝術品一樣的旗袍, 咽了口口水, 她穿上這樣的衣裳，真的只能端着了，遇到什麼事, 是能跑啊還是能跳？漂亮是很漂亮，功能性太差啊，“好吧, 我閑了挑件試試, 不過說實話, ”

　　艾陽拿一件洋服，“我還是喜歡這種，穿褲子做事更方便。”她得把自己的喜好說清楚了，免得容重言摸不准她的喜好，送禮的收禮的都難受。

　　“不過么，既然你覺得旗袍好看，那今天晚上我就換件旗袍跟你一起吃飯？”艾陽沖容重言眨眨眼，“容先生，你可以在樓下等我。”

　　等艾陽換好旗袍，看着穿衣鏡中突然穠麗溫柔了許多的女子，艾陽滿意的把頭髮梳好，又拿起桌上的口脂在唇上薄薄的塗了一層，沖鏡中的自己一笑，“原來你還有這樣的一面啊，也不錯。”

　　容重言已經換好衣裳了，他不想在樓下等，就一直守在艾陽的門口，當看到艾陽穿着一身乳白色綉淺金紋的旗袍出來，他還是愣了一下，有些不敢認她：

　　艾陽是標準的水鄉女子的樣貌，清秀的柳恭弘=叶 恭弘眉，明亮的杏眼，挺直的鼻樑，粉粉嫩嫩的唇微微翹着，鵝蛋臉粉嘟嘟嫩生生的，叫人恨不得咬上一口。

　　她身上的旗袍也做的極為合體，將艾陽的身材勾勒的曼妙綽約，容重言目光不知道該落在哪裡，半天在落到她的眉心處，“挺漂亮的，嗯，你穿洋裝其實也挺好的。”

　　艾陽被容重言的樣子逗的一笑，過去牽了他的手，歪着頭道，“但我看你的表情，分明是穿旗袍的樣子你更喜歡，你的臉都紅了。”

　　容重言覺得自己最隱秘的心事被艾陽給看穿了，不由大窘，“兩樣我都喜歡，我沒騙你，你真的穿什麼都好看！”

　　哎喲惱了，艾陽不逗他了，拉着他的手道，“你穿這件羊毛衫也很好看，你房間在哪兒？”

　　容重言一指自己的房門，“就是靠樓梯那間，我在這兒放了幾身衣服，不過不住在這裏，”他如果在這兒留宿，別人只會誤會他們的關係，“走吧，你不是說沒吃過家常菜嘛，吳媽做菜可是一把好手。”

　　第二天一大早，容重言跟柏廣彬就到了，吳媽看見他們過來，高高興興的端上準備好的早點，“小姐馬上就下來了，”

　　她沖容重言擠擠眼，“一大早就起來了，是個勤快的小姐。”她就沒聽說過起大早的小姐太太，就連汪夫人，上午十點前，是絕對不會出卧室的。

　　已經走到樓梯處的艾陽差點兒笑噴，八點起床就是“勤快”的小姐了，這是別人的房子，她想睡到自然醒，也不好意思啊！

　　容重言一笑，“今天是我們有事，以後吳媽你起來之後小聲一些，小艾耳朵靈，聽不得一點兒聲音的。”

　　“連這個你都知道？你們，”柏廣彬眨着眼睛，一臉壞笑，“誒，你們這是打算公開了？”這花園洋房都準備好了，“李小姐沒意見？”

　　他覺得艾陽可不是那種願意沒名沒份跟着容重言的人。

　　容重言瞪了柏廣彬一眼，艾陽都說她耳朵特別靈了，“我們不是已經公開了，這裡是給她暫住的，並沒有別的意思，我不會像你們想的那樣對她的。”

　　柏廣彬呃了一聲，夾了只包子啃着，“連吳媽都來了，這是準備娶進門？”

　　容重言點點頭，“只要她願意，不過她年紀還小，什麼都不懂呢，再大些吧。”

　　“年紀小什麼小？”柏廣彬覺得容重言腦子里簡直就水，“十七八結婚多正常啊，你可別學我，將來人家轉身嫁別人了，有你哭的！”

　　腦子里有水的是你吧？安梅清從來就沒有看見過你好不好？容重言可不樂意柏廣彬拿他們跟他比，“我跟小艾跟你不一樣，我們是兩情相悅，你那是單相思，還是見不得光那種！”

　　他見柏廣彬都快哭了，一點兒也不心軟，“你要麼好好相親，要麼好好帶兵，梅清姐以後別再想了，她跟你沒關係！”

　　艾陽聽容重言又開始教訓柏廣彬了，才笑着從樓上下來，“你們來的真早。”

　　吳媽把艾陽的粥放在桌上，“李小姐先吃飯，”昨天容重言走了，艾陽還跟吳媽八卦了一會兒滬市的上流圈子，又跟她請教了旗袍的基本穿着搭配，女人之間一聊這些，這距離自然就拉近了。

　　艾陽深吸口氣，昨天她說要喝粥，吳媽就報了一串粥名讓她挑，艾陽沒有不懂裝懂的毛病，乾脆又跟吳媽請教了半天，才搞清楚，就一碗粥，用不同的米，不同的水來熬，就會有極大的區別，“吳媽，這就是你說的碧梗米粥？”

　　吳媽笑着點頭，“我今天起大早就熬上了，配小菜又好吃又養胃，”她把自己親手做的雞絲銀耳跟蝦油黃瓜往艾陽跟前推了推，“還有燒麥跟湯包，你不是要跟少爺出去玩嘛，得吃飽了才有力氣。”

　　柏廣彬看着把一樣樣吃食往艾陽跟前放的吳媽，再看看已經開始幫忙的容重言，“那個，小艾哪能吃的了那麼多？”

　　他家的姐姐妹妹們，可都是只吃一點點的，“吃多了，腸胃會不舒服的。”

　　吳媽已經笑了起來，“不會，李小姐年紀還小，正長身體呢，”昨天她已經見識過艾陽的飯量了，做飯的人最喜歡的就是自己做的食物被別人一掃而光，那成就感，可不是幾句讚美能比擬的。

　　容重言也跟着點頭，“小艾人太瘦了，得多補一補，”他已經接受了艾陽耳朵靈跑的快的人設了，這跑的快的人，如果吃的再多些，是不是會跑的更快？

　　“可時髦小姐們不都怕自己發胖，穿不上漂亮旗袍嗎？”柏廣彬猶不死心，他是替艾陽擔心呢，如果她變胖了，不美了，萬一容重言移情別戀怎麼辦？

　　艾陽已經飛快的把碗里的粥給喝完了，不得不說吳媽真的很貼心，盛上來的粥不涼不熱，正好下肚，“沒事的，我正長個子呢，而且運動量也大，不吃多些頂不住。”

　　“呃，那好吧，”柏廣彬對容重言也剩下佩服了，這樣的奇女子也能被他找到。

　　吃飽喝足，艾陽跟着容重言上了車，柏廣彬可還惦記着昨天的賭約呢，“我說，咱們要不要去萬國百貨看看？”

　　艾陽已經把顧勵行給扔到腦後了，聽柏廣彬提起，才恍然想起，“對了，今天顧勵行得去給我站櫃檯呢！”

　　柏廣彬可是個看戲不怕台高的性子，“就是啊，顧老闆幫你賣罐頭，你這個做小買賣兒的要是不過去，豈不是不把人放在眼裡？而且他又不知道怎麼賣，你也得過去指點指點啊！”

　　艾陽看着唇角帶笑的容重言，“你怎麼說？”

　　“顧勵行那個人的性子，今天必然是會去的，你不露面，他也不會認為你是怕他難堪，只會覺得你是不把他放在眼裡，走吧，過去看一看，打個招呼算了，我覺得顧勵行也不可能真的在萬國百貨站一天的，”容重言笑道。

　　艾陽點點頭，“那咱們先去萬國百貨吧，我這個東家，怎麼也得歡迎一下新員工，”她噗嗤一笑，“不知道貴生叔看見顧勵行，會是個什麼表情？”

　　續貴生的表情真的是不怎麼好。

　　昨天他跟續夫人趕過去的時候，顧勵行跟艾陽已經開賭了，他們也就撿了個尾巴看，楊經理把賭約的事跟他說了，續貴生沒怎麼放在心上，如果贏的是顧勵行，沒準兒艾陽真的嫁到顧家去，但贏的人是艾陽，什麼去站三天櫃檯，這種玩笑一樣的賭注，估計連艾陽自己都沒有放在心上。

　　可顧勵行居然到了，還帶着洪門的一幫子弟兄！

　　續貴生看着外頭烏壓壓的人群，這是做什麼？砸場子嗎？有他們在，今天萬國百貨還做什麼生意？

　　“顧老闆，您這是？”

　　顧勵行陰沉沉抬頭看着萬國百貨幾個大字，寶昌路，整個滬市最繁華的地方，寸土寸金，泰半都在容重言名下，就算是他什麼都不做，光靠租金，就可以在公共租界當個富家翁，可他偏還什麼都做，只要做了還都能賺到錢，就像這萬國百貨，是滬市四大百貨公司中最掙錢的一個，而他，也只是在恭弘=叶 恭弘家在法租界的瑞豐百貨里佔了小小的股份，“貴生叔還沒聽說？不可能吧？自由飯店的賭場可是我母親開的，”

　　反正就算是他不說，昨天在賭場的人也會把他玩骰寶輸給容重言女朋友的事大肆宣傳的，所以顧勵行也是徹底豁出去了，與其叫人背地里笑話，還不如大大方方的來履行賭約，給自己挽回些名聲，“我跟李小姐賭骰寶輸了，答應了李小姐，要在她的罐頭櫃檯那幫她賣三天的罐頭。”

　　續貴生看了一眼百貨公司外頭漸漸聚起來的人群，不悅的皺眉，“顧老闆太較真兒了，李小姐是個大度的人，不會跟您計較這些的，您是什麼樣的身份，鄙公司可不敢用您站櫃檯啊！”

　　“那不行，”顧勵行已經看出來了，有他的兄弟們在，今天萬國百貨就別想做生意，這樣大的百貨公司，又是年前，一天的流水就很可觀，這損失，顧勵行邪邪一笑，站在百貨公司大門口衝下頭的洪門幫眾道，“我顧某人是什麼人？歷來是言出必踐，不然還怎麼在江湖上立足？”

　　“是，我們顧老闆從來說話算話！”

　　“對！”

　　柏廣彬才拐進寶昌路，就覺出不對來了，“前頭是干什麼呢？怎麼堵上了？這才幾點？”

　　他不停的摁着喇叭，示意行人給自己讓路。

　　艾陽已經聽見人們的議論了，“是顧勵行在百貨公司前頭鬧事呢，他帶了一群洪門的小混混過來給我站櫃檯呢！”

　　艾陽無語的看着容重言，都是一母同胞，怎麼差別這麼大呢？顧勵行這樣的，回爐重造都好不了啊！

　　如果不是其他人物性格都沒有變形，艾陽都要懷疑自己是不是穿到她看的那本小說里了，她可是只看到小說里顧勵行怎麼位高權重，怎麼呼風喚雨，怎麼痴戀安梅清，就是沒想到，在他沒有走上高位的時候，是這麼個德性？

　　容重言苦笑着捏捏額角，“幸虧咱們今天過來了，不然啊，今天百貨公司的生意是做不成了。”

　　“你準備怎麼辦？”艾陽問容重言。

　　容重言笑道，“你讓他站三天櫃檯，我這個當‘弟弟’的，怎麼捨得不懂事的哥哥受這樣的委屈？自然要幫一幫他嘍？”

　　顧勵行昨天邀他們出去玩，為的不就是向大家彰顯他們兄弟情深嘛，反正現在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容重言也樂意陪他演戲。

　　艾陽點頭長嘆，“唉，雖然顧老闆做了許多傷害你的事，但誰叫你們是兄弟，你又是小的那個，自然能忍就忍，能讓就讓了，不然怎麼辦？”

　　她拍了拍容重言的膝蓋“安慰”道，“想開一些，吃虧是福。”

　　柏廣彬鬧不明白這兩口子腦子里都裝的什麼，“不是，你們什麼意思？是他三番兩次挑釁重言的，因為他，重言的命差點兒沒了，容重言，你可不能做東郭先生！”

　　這孩子真實在，艾陽抿嘴一笑，“你把車停在這兒咱們走過去吧，前頭太堵了，”堵成這樣，造成的損失都是容重言的。

　　“顧老闆這麼早就來啦？昨天走的時候，我才想起來沒告訴你萬國百貨開門的時間，”艾陽跟在容重言的身後穿過看熱鬧的百姓，走到顧勵行跟前，大聲招呼他。

　　顧勵行居高臨下的看着艾陽，這小丫頭越看越漂亮，偏還扎手的很，“李小姐的命令，顧某哪敢不聽從啊，這不，一大早我就過來了，生怕誤了李小姐的生意，你要是生起氣來，我可就萬死莫贖了。”

　　“沒事，其實顧老闆今天不來，我也不會怪您失信的，昨天您輸了之後，重言把我好一陣兒埋怨呢，說您難得去他那兒玩兩把，不就是幾千大洋的事，就當他給您送節禮了，偏我還這麼不懂事，非要跟您比一比運氣，”艾陽笑容無比真誠，彷彿自己真的被容重言給批評了，“今天一早重言就去接我，叫我趕緊過來看看，他知道您是最信守承諾的人，這賭場無父子，洪門又素來最講究輸命不輸人的。”

　　艾陽兩手一攤，“我們緊趕慢趕的，沒想到顧老闆還真的大老遠過來了，還帶了這麼多兄弟，不過您也知道，我那罐頭攤太小，真的站不下這麼多位大哥，而且輸給我的是您，可不是您的這些手下，您肯定不會因為自己輸給我這個小丫頭，就叫自己的兄弟跟着一起來罰站吧？”

　　顧勵行本來就打算叫洪門的人都進萬國百貨的，相信用不了多大功夫，這間百貨公司就會人去樓空，做不成生意，可沒想到艾陽直接把他的路給堵了，如果他的人跟進去，那他就成了自己賭輸了，拉兄弟們一起下水的小人了，“那自然不會，”

　　“我想着也不會，我雖然不了解洪門，但猜着他能成為滬市最大的幫派，肯定是個講尊卑守規矩的地方，哪有幫主跟人賭錢輸了，過來認罰，手下兄弟們都跑來看熱鬧的？這不成了笑話了嗎？大家這麼一看，還以為您有多不得人心呢！”

　　艾陽不等顧勵行把話說話，就接了過去，她看着何林跟他身後的洪門幫眾，“你們過來是覺得顧老闆在這兒會被人欺負，不放心過來保護呢？還是平時對你們老大心懷怨恨，難得遇到機會，過來看個笑話，好開開心心過年？”

　　何林沒想到艾陽口舌如此之利，還極擅胡攪蠻纏，“不是，我們是，”

　　“噢，我明白了，你們肯定是平日難得出一次法租界，想跟着你們老闆出來開開眼界，見識見識公共租界的繁華？不過么，”艾陽一指遠處跑過來的印度巡捕，“巡捕房的人來了，你們先回憶一下，在公共租界有沒有案底，小心被請進去了不好出來。”

　　顧勵行已經聽見巡捕的哨聲了，他恨恨的瞪着容重言，“重言，你這是做什麼？”

　　公共租界跟管理混亂，顧千山自己就掛着巡捕房探長名頭的法租界不同，雖然這裏也是租界區，但由於是米英意德日幾個國家的租界區，反而不可能做到一家獨大，而是遵照共同制定的租界法來管理的，不論是管理水平跟治安以及繁華程度上講，都不是法租界能比的。

　　甚至許多在公共租界犯了事的人，會逃到法租界去避難，而洪門裡，就有許多這樣的人。

　　顧勵行可以認定，巡捕房的人是容重言叫來了，更敢肯定，他們來了，會把自己的兄弟們帶走，然後，再以各種名義扣押他們，“你不要太過分了！”

　　容重言好笑的看着顧勵行，他突然有些理解艾陽為什麼每次看到顧勵行，都是那副表情了，他這個哥哥還真的跟別人不一樣，為什麼他做得的事，別人就做不得，“不如顧老闆多矣！”

　　顧勵行給何林了一個眼色，讓他帶着人趕緊離開，轉頭看着艾陽，“李小姐到底是個什麼章程就趕緊說一說，我也好幫你賣貨啊！”

　　艾陽微微一笑，“我能有什麼章程，我只負責把貨擺上櫃檯，平時怎麼賣，都是百貨公司的售貨員來操作的，這樣吧，您也別急，先讓續經理領您把衣裳換了，總不能你這麼一身長衫禮帽的，站在那兒賣東西吧？不專業不是？”

　　好漢不吃眼前虧，如果容重言一定要跟他做對，他想從公共租界巡捕房撈人還是有一定困難的，“走吧續經理。”

　　柏廣彬已經看的目眩神迷，“我說，你女朋友的嘴巴也太厲害了，這怎麼行，以後她會把你吃的死死的！”

　　自己跟顧勵行一場較量，柏廣彬就看到這個？艾陽翻了個白眼，徑直往她的罐頭櫃檯走去，她大概點了點在萬國百貨的存貨，給容重言報了個数字，“辦法倒是不錯，就是咱們虧錢了。”

　　容重言一笑，“這有什麼虧錢的，不過是從我手到你手。”

　　柏廣彬見艾陽跟容重言一點兒理他的意思都沒有，不滿的嘟噥，“這還準備跟我去靶場呢，瞧你們這態度，是求人辦事兒的態度嗎？”

　　“叫你看了一場好戲還不夠？不夠也沒事，等着，還有下半場呢，”艾陽橫了柏廣彬一眼，抬頭正看見顧勵行黑着臉穿了一身萬國百貨售貨員的制服下來，她忍不住轉身偷笑了半天，才道，“趕緊去請個攝影師來給顧老闆照幾張，將來放大了擺在你們百貨公司的櫥窗里，一準兒客似雲來。”

　　容重言拉了艾陽一下，這話要叫顧勵行聽見了，非殺人不可了，有道是士可殺不可辱，他們今天可是聯手在辱顧大老闆了，“他肯定恨死我們了。”

　　艾陽不以為然的哼了一聲，“我可不是笑話他，而是真的覺得顧勵行長的不錯，這麼普通的店員制服，叫他一穿，跟外國大牌一樣，都可以掛你們服裝部里賣了，”

　　“至於恨不恨死我們，你覺得咱們不惹他，他就不恨我們了？反正都是個恨，多一點兒少一點兒有什麼區別？”艾陽看着目光都能殺人的顧勵行，“顧老闆速度可真夠快的，不過有個好消息我還沒告訴你呢！”

　　顧勵行已經快瘋了，他真的很後悔今天過來，他想不通自己已經被容重言跟艾陽擺了幾道了，為什麼還傻呵呵的送上門，搞的自己騎虎難下，“什麼好消息？”

　　“重言說了，把我這兒的罐頭全部買下，這樣你就不用在這兒站櫃檯了，”艾陽笑眯眯的看着兩拳緊攥的顧勵行，身體下意識的做出防護的姿態，萬一這人瘋了，她得直接將人摞倒才行！“怎麼，顧老闆覺得重言這麼做不合適？”

　　顧勵行狠狠盯着容重言，如果真有心的話，為什麼剛才不說？非要等自己屈辱的換上售貨員的衣服，站在眾目睽睽之下，才說出這種虛偽的話？“不用了，這些罐頭我自己也買得起，李小姐你算一算，把這裏的罐頭包下來需要多少錢，我去結賬。”

　　“不用了，我已經叫人結好了，”容重言冷冷的看着顧勵行，目光中同樣殺意滿滿，“顧老闆不用覺得自己有多委屈，如果昨天小艾輸了，你會不會這麼輕易的放過她？還是你覺得把她從我身邊奪走，是你顧念手足之情的做法？”

　　容重言說完徑直上了二樓，拿起續貴生遞過來的大喇叭，“承蒙顧勵行顧老闆關照，我已經把艾氏洋果行的水果罐頭全部買下來了，從現在起，只要在萬國百貨購物滿三十元，就送一瓶進口罐頭，購物滿一百元，就送一匣禮盒裝罐頭，送完為止。”

　　“容重言！”顧勵行下意識的向腰裡摸去，卻被柏廣彬一把摁住手臂，“顧老闆要做什麼？不會又想讓親弟弟血濺當場吧？”

　　顧勵行無聲而笑，是的，他一直有殺了這個弟弟的心思，只不過從來沒有承認過罷了，如果他早點意識到，在容重言羽翼未豐的時候就把他除了，自己何至於落到今天處處被動的地步？“怎麼會呢？我感謝我的好弟弟還來不及呢，哪會做出那樣的事，柏團長你誤會了。”

　　看着顧勵行帶着人走了，容重言幾人才從萬國百貨出來，柏廣彬終於有機會把剛才的事告訴容重言了，“我說你可小心點兒，不要太相信那傢伙，剛才他真的是想殺你的，你一定得相信我，我好歹也是跟人搏過命的，能感覺的出來。”

　　何止是柏廣彬，艾陽也感覺出來並且做好他敢掏槍她就斷他的手的準備了，“裝好你反應夠快，把顧勵行給摁住了，唉，有些人啊，對他再好也沒有用的~”

　　容重言握住艾陽的手，“你放心吧，我心裏有數的，”從顧勵行在賭場上說要以艾陽為注的時候，容重言對顧勵行僅存的手足情已經完全沒有了，就像艾陽說的那樣，有些人就不配得到別人的善待，因為在他眼裡，永遠都是別人對不起他，他從來沒有虧欠過別人。

　　“不說了，今天托容老闆的福，我做了筆大生意，一會兒練完槍，我請你們吃飯，謝謝柏老師教我，也謝謝容老闆關照的我生意，”不管怎麼說，今天顧勵行一點兒便宜沒佔著，容重言看似大方的買下所有的罐頭，讓顧勵行免去了站櫃檯的羞辱。

　　但只要艾陽的罐頭送出去一瓶，為什麼萬國百貨會有罐頭贈送的原因就會被人們口口相傳，“顧勵行”這三個字，只怕要被滬市百姓嚼上個半年。

　　“謝謝你啊，替我出口惡氣，”艾陽勾着容重言的手指，輕聲跟他道謝，顧勵行敢當眾打她的主意，如果不是住在容重言那兒，艾陽都要夜襲顧勵行的居所，打他耳光了。

　　容重言雙手合什，將艾陽的手捂在掌心，“你不用謝我，我不是為你，是在為我自己，而且我還要跟你道歉，昨天他敢說出那樣的話，我就應該給他顏色，而不是讓你自己出面。”

　　艾陽面上微微發燒，上輩子她出任務，男人是她的戰友，回到基地，男人是跟她消除壓力的夥伴，她從來沒有想過，也沒有學過讓男人為自己出頭，而現在，這個文弱的連打都打不過自己的男人，卻在因為沒有保護她而在向她道歉，“沒事的，那個時候你站出來，搞得跟咱們怕了他一樣，再說了，你又不會賭，哎呀，我的事我自己搞得定！”

　　柏廣彬已經聽不下去了，“我說你們兩個到底是什麼關係啊？那麼客氣干什麼？就沖昨天顧勵行敢打你的主意，容重言殺了他他都是白死，這才哪兒到哪兒了？不過這個人我看陰的很，以後大家都得防着他點兒，看今天他帶着人跑萬國百貨的架勢，明顯是想鬧事的。”

　　柏廣彬搖搖頭，“可惜我在葛橋駐防，如果在市裡就好了，也跟他學學，時不時找找他的麻煩。”

　　“他在租界，不在華界，你們的駐軍是不能進去的，”容重言嘆了口氣，“租界就是他們的保護傘啊！”

　　“希望有一天能把咱們的國土都收回來，”想到現在的時局，柏廣彬憤憤的在方向盤上拍了一下，“外敵當強，還成天想着自家人打自家人，沒一天消停的，就知道叫人看笑話。”

　　艾陽對時局很有興趣，小說里沒特別寫這個，但她要在這裏混的好，得知天下事啊，“都誰跟誰打啊？為什麼要打啊？”

　　容重言輕嘆一聲，“簡單的說，就是華國最大的幾家軍閥在搶地盤呢，東北、北平跟廣東三家最大，咱們這邊是陸督軍陸士珍的天下，前年他才跟江蘇督軍齊良打了半年，把齊良趕走了，拿下了江蘇，出任蘇浙宣撫使，其實就是蘇浙的督軍。”

　　陸士珍不但坐擁滬市這顆遠東明珠，還一攬江蘇跟浙江的軍務。

　　柏廣彬所在的松滬軍就歸屬陸士珍所有，駐守滬市的松滬軍指揮使尹洋，是陸士珍的心腹。

　　“那你們的意思是，雖然咱們有個北平政府，但其實這邊完全不聽他們的，甚至有可能一個不高興，兩邊還打一打？”艾陽啞然，這不開玩笑么？

　　“這家裡亂七八糟不說，外頭還圍着一群狼，真是辛苦你們了，”艾陽輕嘆一聲，基本的歷史軌跡她是知道的，也知道幾十年後華國會結束現在的戰亂跟被欺辱踐踏的境況，但這些人呢？

　　艾陽伸手摸了摸容重言的臉頰，皮膚真好，細膩溫暖，昨天晚上她還故意作弄他，在上頭印下了自己的口紅印，她實在沒辦法說服自己，這些都是小說里的人物，紙上的人，他們的感情跟經歷都是假的，大結局的那一天，一起都只會被存在硬盤裡，甚至硬盤裡的文筆上，都沒有他的印跡。

　　可現在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父母親友，有自己的愛恨情仇胸懷抱負，難道她什麼也不為他們做，只負責保住自己吃吃喝喝？

　　柏廣彬從后視鏡里看着後座的動靜，肉麻的早飯都湧上來了，“咳，你們干什麼呢？注意點兒影響啊，容重言你給我坐前頭來，一大早起來就在這兒膩膩歪歪！說著國家大事呢就不能嚴肅點兒？哪怕是做出憂國憂民的樣子來呢？\"

　　“還有，小艾啊，這沒有什麼辛苦的，做為軍人，職責所在，雖然咱們現在是艱難一些，但大家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天再能真正擺脫洋鬼子的壓迫，還得把他們全都趕回老家去！”

　　柏廣彬說著，沖路上走的着洋人狠狠的摁了幾下喇叭，隨後又覺得自己剛才的行動挺幼稚，摁了又有什麼用？人家還是在你的國家為所欲為，“唉！”

　　就沖現在這個亂勁兒，他自己說這種話都覺得沒底氣，“希望咱們的陸督軍有這個雄心了，只要能把洋人趕出去，拼上這條命我柏廣彬也不會心疼的！”

　　艾陽抿嘴一笑，看着車窗外熙攘的人群，柏廣彬的嘆息她不是不懂，但又不那麼完全懂，畢竟在她的那個時候，整個世界都亂成一片，大家想的是掙扎求生，無家也無國了。

　　“我就覺得吧，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你想把洋人趕出華國，就自己去努力實現，現在實現不了，就先找出來實現它的辦法，”艾陽並不對這個姓陸的督軍抱多少希望，別的她不知道，單聽柏廣彬的口氣，陸士珍就不是一個有志驅逐外虜的人。

　　柏廣彬更鬱悶了，“道理誰都會說，你以為我不想實現啊，不然家裡為什麼會送我出國學軍事？但我個人的力量太弱，區區一個團長，手下千把號人，做得了什麼？”

　　這人怎麼這麼慫呢？艾陽對柏廣彬這樣的真心有些瞧不上了，忍不住冷着臉教訓他，“千把人怎麼了？你才多大就當了團長，起點已經很高了，而且現在是什麼時候？亂世！英雄輩出的時代，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辦，就去打聽打聽華國現在最有名的幾個督軍是怎麼起家的，他們是不是都有個當督軍的爹？”

# 第51章

　　艾陽這話說的有些重了，容重言怕柏廣彬吃心, 忙道, “小艾這話糙理不糙, 你好好想想吧，咱們這群人，也只有你手裡有上千條槍, 走到哪兒大家都得給你幾面薄面了。”

　　雖然柏廣彬這人城府不夠，還帶着年輕人的莽勁兒，讓人沒辦法信服他。

　　想想柏家在松滬軍中的勢力，容重言覺得這麼白白的給陸士珍賣命, 也挺虧的，便想着提點他兩句, “我覺得你如果想做更多的事, 想要更多人聽你的話, 那就走上更高的位置, 這樣你的命令才會有人執行, 不然的話，永遠都只能跟在別人後面，成為別人實現理想抱負的工具, 即便你對別人的理念並不認同。”

　　容重言輕輕握住艾陽的手，這也是艾陽一直勸他把洪門握在自己手裡的原因，就像今天, 顧勵行可以輕易調上百號人來圍堵他的百貨公司, 如果這些人在他的手裡, 他不會讓他們運鴉\*片開賭場收保護費，做那些害人害己的事，如今的華國一片凋敝，最需要的就是人了，有了人，才會有將來才會有趕走洋人的那天。

　　松滬軍的軍部設在滬市北郊，柏廣彬的車穿過一道道警戒線走了好久才在一處營房前停下，“到了，我還你們挑槍。”

　　艾陽一路都從車窗往外看，說實在的，她對這地方的警戒多少有些不滿意，不說裡頭是怎麼樣的，就看這站崗的士兵，聊天的抽煙的，看到有車過來才立正，跟開玩笑似的，“你們就這樣？”

　　她想問“軍容軍紀”呢？放假了？但又怕容重言想多，“怎麼冷冷清清的，你們的駐軍呢？”

　　“啊？放假了啊，”柏廣彬道。

　　“都走光？你們平時怎麼訓練的？”艾陽實在忍不住了，她們那個時候，雖然殺喪屍的主力是異能者，但基地軍隊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覷的，大規模的戰鬥還得靠軍人，視頻指揮系統二十四小時開機，技術保障人員全天輪班值守，作戰通訊機要，也都是雙值班。

　　可這松滬軍，是軍隊嗎？“你們在葛橋的隊伍也是這樣的？”艾陽想不明白，如果真的有敵人偷襲，他們怎麼辦？

　　柏廣彬撓撓頭，“這裡是軍部，我們其他的區的駐軍並不這樣的，除了過年的幾天，每天也是要保證訓練的，再說這兩年還算太平，尤其是滬市周圍，因為洋人的租界都在滬市，所以戰火一般不會燒到這裏。”

　　艾陽深吸一口氣，她還能說什麼呢？只能小心翼翼的好奇道，“你們又不怕遇到很厲害的對手，到時候打不過人家？”

　　容重言這會兒看她的目光已經又有變化了，“其實現在華國那幾支隊伍也都不到哪裡去，而且廣彬已經算是很會練兵的了，他們二十六團，是混成團，也是松滬軍的主力。”

　　別的隊伍也這樣？艾陽眨巴着大眼睛，“那太好了，你們好好練兵，趁着別家稀鬆的時候，幹掉他們，把地盤搶過來，你們的地盤越大，在洋人跟前的話語權不也越高嗎？”

　　艾陽覺得其實西方各國應該是不願意華國統一的，偌大個華國，如果團結起來，哪個列強能把他給吞掉？

　　容重言撫了撫艾陽的頭髮，“關鍵是現在的幾位大帥，沒有人想的是把洋人趕出華國，他們想的是搶到最多的地盤，至於練兵，還不如討好了洋人，從國外弄到最多的武器支援呢！”

　　柏廣彬被容重言跟艾陽說的有些不好意思，畢竟柏家世代從軍，他大伯更是陸士珍的心腹，“也不完全是你們想的那樣，我們就有從國外請回來的教官，幫着練兵呢，這不是過年了，特意給大家放了假，平時訓練還是很正規的。”

　　艾陽不欲跟柏廣彬深究這些，怎麼練兵她也不懂，笑道，“沒人正好，我在這兒跟你學開槍，你也不會被上司抓到處罰你。”

　　原來是因為這個，柏廣彬不以為然的一笑，“你放心吧，雖然我只是個團長，但軍部敢動我的也沒幾個，這不還有重言的嘛，每年他往這兒送的東西，不知道養肥了多少人，用一用靶場算什麼事？”

　　容重言跟着柏廣彬開了幾槍，便把槍放下，專心看他指導艾陽，興許真的像艾陽自己說的那樣，她有異於常人的體質，所以才一拿上槍就能學的似模似樣，連最初的膽怯都沒有，甚至還興緻勃勃跟自己炫耀她從開第一槍起，就一靶未脫的輝煌“戰績”。

　　柏廣彬已經對艾陽佩服的五體投地了，他因為家裡的緣故，自小就跟槍械打交道，但家裡的姐妹並沒有因為這個原因，就對這些東西產生興趣，她們依然嬌滴滴的大小姐，喜歡彈琴讀書，洋裝香水，覺得打仗是男人的事。

　　像艾陽這樣，對武器有深厚的興趣，甚至還有過人天賦的，別說女人，男人里都不多見！“我說，廣市那邊有軍校，好像也收女學生，你要不要去試試？學成回來，就來我們松滬軍。”

　　柏廣彬兩眼放光的給艾陽建議，到時候你自己帶着兵，想走多高走多高。

　　“有軍校還有收女生的軍校？”艾陽還是頭一次聽說。

　　“吭，累了就過來歇一會兒，冷不冷，”容重言走過來把搪瓷茶缸遞給艾陽暖手，“喝一品暖暖，一上午就喝冷風了，別聽廣彬胡說了，你看看各部哪有女將軍的？真去了，回來也是後勤機要這些，甚至還是做諜報，”

　　“那樣也行啊，”艾陽覺得自己當個間諜還是很可以的，聽的遠跑的快。

　　容重言沒好氣的在艾陽腦門上彈了一下，“那你告訴我，你學成了，要進哪位大帥的隊伍？”

　　為哪支隊伍服務？艾陽接過缸子喝了一口，她可沒想過這些，而且她要參与到歷史走向里來么？而且還是在一本書里？艾陽抬起頭沖容重言嫣然一笑，把話題又扯回自己的槍法上來，“我挺厲害的吧？”

　　見艾陽不再說這個，容重言真誠的點點頭，“厲害，比我學的時候強多了，不過這兒太遠了，市裡也有射擊場，你以後可以去那邊練習，”他不能再讓柏廣彬教艾陽了，更不能再讓艾陽到這兒來，不然哪天真跑廣市報軍校去了，他難道要跟着把生意搬到千里之外？

　　原來市裡有就靶場啊，艾陽點點頭，“那也行，不過我要從哪裡□□跟子彈啊，這個自己買可以嗎？”

　　“我想回信河之後，就在樓後頭建個靶場，沒事自己練一練，”艾陽眼巴巴的看着容重言，一副你不同意，我立馬撲過去的樣子。

　　容重言哪裡讀不懂她的潛台詞，“這個等你練的差不多了，回去我幫你弄，”他看看天色，“時間不早了，要不咱們回去？”

　　這才學了多久？艾陽把缸子往容重言手裡一塞，“好不容易來了，我得再學學！”

　　等他們從軍部出來，艾陽坐在車裡已經哈欠連天了，“沒想到練這個還挺累的，”她晃晃手腕，“我快餓死了，咱們先隨便找個地方吃飯吧，吃完了再回去，”她想直接回去躺倒。

　　容重言讓艾陽靠在自己身上，“中午我讓你別練了咱們出去吃飯你不肯，這會兒餓了怪誰？”

　　艾陽杏眼半睜，“別以為我不知道，我來這兒也就這麼一次了，以後你是再不會讓我來的。”

　　機會難得，她還不一次爽夠了，雖然今天松滬軍部的軍部幾乎人走營空，但這裏到底是軍營，氣氛跟氣勢跟艾陽之前受訓跟生活的地方最為接近，她喜歡呆在這樣的地方，讓她想起之前的生活，以前曾經想着，那樣的生活太枯燥，現在卻發現，其實也挺好，離開的久了，怨念會被凈化為想念。

　　柏廣彬看着依在容重言懷裡沉沉睡去的艾陽，沖容重言小聲道，“要不你請個俄國教練教教她？”這可是個天才，養在家裡當太太，柏廣彬覺得太可惜了，“你記不記的前兩年那個暗殺大王？夫妻檔的？”

　　容重言示意柏廣彬不要再說話了，他說的人他當然知道，一對“革命夫妻”，暗殺了許多政要，甚至還有東洋人，曾經在滬上讓洋人為之色變，但最終還是被人設計給暗殺了，他明白柏廣彬的意思，艾陽是個漂亮女人，又有優於常人的能力，但他絕不會讓艾陽去做這樣的事，“這樣的話不許跟她說。”

　　柏廣彬鮮少看見容重言這麼嚴肅的模樣，扁扁嘴，“我就是突然想起來了，我怎麼會讓她去，你捨得我也舍不得呢！”

　　“嗐，你別瞪我，我不是那個意思，”柏廣彬差點兒沒被容重言的目光給穿透了，不住嘴的跟他解釋，“我就是覺得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

　　之後两天容重言根本不提艾陽去練射擊的事，而是帶着她不是看電影就是去聽戲，甚至還帶着她去逛了遊樂場，艾陽被容重言這操作弄的滿頭大汗：啊喂，這些活動她完全沒有興趣啊大哥！

　　“看到那邊坐的人了沒？穿西裝帶金絲邊眼鏡的，”容重言坐在包廂里，捏了捏正把戲文當催眠曲來聽的艾陽的手，示意她關注對面的包廂。

　　“啊？哪個？看見了，沒多大嘛，”艾陽捂着嘴打了個呵欠，端起桌上的茶給自己提神，她實在欣賞不來舞台上的表演，更不明白台下的人為什麼就能那麼的如痴如醉，大概是她太年輕。

　　“他叫顧勵信，是顧千山的次子，現任丁太太生的，今年十六歲了，”容重言把自己剝好的瓜子仁推到艾陽手邊，小聲跟她介紹，“現在在英國人辦的國際中學讀書，不過么，他喜歡的就是包戲子養明星，顧視影業的小明星們，想被捧，就得認顧二公子當哥哥。”

　　“我去，哥哥？”毛都沒長齊的孩子，還學會玩女人，艾陽不厚道的笑了，這到底誰玩誰啊？“他不會也沒事抽兩口兒吧？”

　　看那細腳零丁的樣子，艾陽第一個懷疑就是顧勵信抽大煙，而不是養女人。

　　容重言搖搖頭，“那倒沒有，他娘在這上頭管的極嚴，這兩年顧千山不問幫里的事了，成天炮在大煙里，丁太太也不管他，除了往自己手裡抓錢，就是想辦法讓顧千山把名下的產業往顧勵信名下划。”

　　“有顧勵行在，丁太太所得有限吧？”想想也能理解，就算沒見過顧千山，一個常年抽大煙的老頭子，當年再英雄，那也是當年，估計同他一起變老的髮妻之外，沒有女人願意守着那樣的人過一輩子的，不撈錢撈什麼？

　　“是啊，這也是顧千山的精明之處了，他給錢給珠寶，但產業跟洪門的事務，早早都交給了顧勵行，當然，也是顧勵行比他這個弟弟有出息，”容重言看着正往戲檯子上扔手絹的顧勵信，那可不是普通的帕子，上頭必要系了金鏈子金戒指才叫捧人，“今天小福蘭兒可又要發筆財了。”

　　艾陽托腮看着台上的兩個戲子手腳麻利的撿起顧勵信的打賞，又嬌嬌裊裊的給顧勵信行禮，噗嗤一笑，斜眼看着他，“容財神，你要不要往下頭扔個大的？有鑽石的沒？扔一個試試？”

　　“你當是公園裡餵魚呢？別說鑽石了，銀的我也舍不得，”他又不捧戲子，聽戲也是花錢買了票的，再多一毛也沒有，“如果顧勵行不在了，你說最高興的是誰？”

　　艾陽正在思考顧勵信小小年紀就不學好，這裏頭跟顧勵行有多少關係呢，沒想到容重言拋出這麼個問題，她沖顧勵信挑挑眉，“當然是這位顧二公子嘍！”

　　如果容重言做什麼，那等於是在給顧勵信做嫁衣，但什麼都不做，又是在養虎為患，艾陽敲着下巴，“你準備怎麼辦？”

　　“記不記得昨天我帶你去看的電影，裡頭的男主角，也是顧氏影業的，叫柳長英，”見艾陽跟着的瓜子仁沒了，容重言開始給她捏小核桃。

　　艾陽點點頭，“記得啊，濃眉大眼的，算不得多帥。”

　　當著自己的面評價別的男人的相貌？還知道“帥”不“帥”，容重言有些不高興，把捏好的核桃仁拍在面前的盤子里，不準備給她吃了，“丁太太跟他走的極近，兩人好朋友的關係，已經保持了好幾年了。”

　　我艹，這真是純母子，媽包電影明星，兒子捧戲子，愛好如此的一致，艾陽眼中的八卦之火熊熊燃起，“顧勵行應該也知道吧？”

　　顧氏影業是他的，他怎麼可能不知道繼母跟公司旗下的明星不清不楚？“還是人家真的是純友誼？”

　　艾陽一拍巴掌，往容重言跟前湊了湊，仔細端詳了他半天，又從桌上拿起小望遠鏡，對着正對着台上的小福蘭兒飛吻的顧勵信對比了半天，“要說這顧小三長的也挺不錯的，你跟顧勵行主要差別在氣質上，五官細看，其實是差不多，這顧小三可就不一樣了，氣質差就算了，長的也，”

　　艾陽重重的放下望遠鏡，“他是隨了他媽，還是根本就不是姓顧的？”

　　顧千山窮哈哈出身，遇到續月華才算是轉了運，所以有顧勵行的時候，已經是三十齣頭了，等有顧勵信的時候，那年紀，那身體，說不定已經抽上大煙了，艾陽看着正對自己磨牙的容重言諂媚的一笑，“我就開個腦洞，沒有別的意思！”

　　腦洞是什麼容重言不知道，但艾陽這小腦瓜里怎麼裝了那麼多不該是她這個年紀知道的東西？“這些你都是在哪兒學的？”

　　借口艾陽早就找好了，“我以前最喜歡聽路邊的說書先生說書，還有看話本兒，後來報紙上印的那些鴛鴦蝴蝶派的小說，還有志怪小說，反正是字兒的書我都看，哈哈，就是這麼博學。”

　　“博學，博學兩個字都被你氣哭了，”容重言忍不住在艾陽鼻子上捏了一下，“別胡說了，顧勵信是顧千山的兒子沒錯，還有，他是顧家次子，不是什麼顧小三兒，”容重言不喜歡艾陽把他也算到顧家去。

　　艾陽倒不是要把容重言往顧家兄弟里算，但小三叫着親切也貼切不是？“我知道了，我也沒那個意思，所以呢，你下來準備怎麼做？”容重言不會平白無故的帶她過來看這個便宜兄弟的。

　　“也沒有什麼，你不是讓我試着從洪門入手嘛，就帶你來看看了，”容重言抿嘴一笑，“前陣子柳長英玩股票賠了一塌糊塗，”

　　“然後呢？”艾陽想聽聽容重言準備干什麼，她從來沒見過他做壞事，呃，這不能算做壞事，他們兩個可都是滿滿正能量的好青年。

　　“丁太太賣了自己的首飾給柳長英填了窟窿，”容重言看着艾陽亮晶晶的眼睛，忍不住笑道，“你不要這麼看着我，我只是叫人去盯着他們，這些事跟我一點兒關係也沒有。”

　　艾陽不怎麼相信，“包括柳長英在股市上賠錢？”

　　這個嘛，容重言不過是發現顧勵行似乎要動丁太太跟柳長英，所以就幫了他一把，“也不全是，這一塊兒畢竟我更熟一些，給稍微引了引路。”

　　“顧勵行為什麼要對付丁太太，”艾陽在容重言的愕然的凝視下，拿起兩隻核桃簇在手裡，略一使勁，核桃皮碎的很完美，艾陽把乾乾凈凈完好如初的核桃仁放在容重言手裡，“給你吃，慢慢跟我講。”

　　她得讓容重言慢慢接受她的“與眾不同”才行，“我好像吃的多了以後，力氣也在變大。”

　　“啊，其實是，”容重言低頭看着手裡的核桃仁，再看看他給艾陽剝的核桃仁，他還是好好做生意算了，掙到的錢艾陽想吃什麼就給她買什麼，但剝皮這種事，他是不做了，怎麼突然有一種自取其辱的感覺？

　　“顧勵行動我的事被丁太太知道了，所以就跟顧千山說顧勵行靠不住，她們母子也不敢靠，指點要顧氏影業跟洪門名下所有的戲院跟歌舞廳，還說賭場煙館堂子他們不爭，就當是趁着顧千山還在，把家分了，省得哪天顧勵信被人殺了她連個養老送終的都沒有。”

　　艾陽點點頭，“要求也算合理，丁太太怎麼說也是合法妻子，顧勵信也是親兒子，人家要分的恐怕也只是顧家三分之一的家業吧？不過顧勵行肯定舍不得了。”

　　“顧勵行一心想上岸，並不想被人看成流氓頭子，不然他也不會想建座滬市最大的戲院了，怎麼可能把自己手裡這些生意給讓出去？”容重言笑了笑，“如果丁太太要賭場煙館，沒準兒顧勵行還同意了呢！”

　　反正那些產業到了顧勵信手裡也握不住，最終還是會回到顧勵行手裡，但戲院跟電影公司就不一樣了，丁太太完全可以直接賣給別的變現，“顧勵行就容不得丁太太了。”

　　“所以就要把自己親爹給架到台上，讓全滬市的人都看見，顧千山臨老臨老，老婆紅杏出牆，連頭髮都是綠的？嘖，真夠狠的，”艾陽輕嗤一聲，“佩服！”

　　沒了丁太太的顧勵信，以後是死是活，完全就看顧勵行的心情了，連同母弟弟他都不想容，異母弟弟更不用客氣了，

　　“所以你準備混水摸魚了？”艾陽覺得容重言這打算不錯，一手把兩兄弟端了，還能不沾包。

　　容重言點點頭，“丁太太他隨意，但是顧勵信，”

　　容重言自失的一笑，“你會不會覺得我心太軟，”他的目光落在被一群幫閑圍着的顧勵信身上，“他畢竟還是個孩子，我想着把他送到國外去，好好讀幾年書，說不定可以把性子給扳一扳，總好過一直這麼混下去，最終不知道流落到哪裡強。”

　　艾陽握住容重言的手，認真的看着他，“你知道嗎？我最喜歡的就是你心軟，在這樣的世道里，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但心懷善意還是叫人感動跟敬仰的，當一個人站的越高，決定別人的生死就會成為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但越是這個時候，越應該珍視每一條生命，何況顧勵信，並沒有犯十惡不赦的罪。”

　　她想起來小說里顧勵行這個反派弟弟，丁太太是怎麼死的小說里沒寫，他的出現就是不停的對顧勵行辱罵報復，而顧勵行則對這個弟弟是一讓再讓，一忍再忍。

　　結果卻害的安梅清受了傷，顧勵信才被既心痛又愧疚的顧勵行捆着裝進麻袋扔進了黃浦江，想到他的這個結局，艾陽輕嘆一聲，還好顧勵信這個炮灰弟弟，還有個不算心狠手辣的哥，“送出去也好，以後的路就看他的造化了。”

　　觀察完了顧勵信，容重言送艾陽回梅山路，“馬上要過年了，不如你跟我回去吧？”

　　容重言過年要在家陪汪夫人，但又不願意讓艾陽一人留在別墅里，“反正家裡我就跟我媽，人多也熱鬧一些。”

　　艾陽這幾天跟着吳媽聽了不少華國過年的事了，知道自己這時候去，似乎是不怎麼合適，“那個，我去不太方便吧？要是你家那邊忙，讓吳媽回去也行，我還搬回飯店去住。”

　　容重言停下腳步，“你，不願意跟我回去？我以為咱們”

　　艾陽擺擺手，“你別誤會啊，我跟你是認真在交往的，而且這陣子處下來，咱們也挺合適的，我說的是做男女朋友很合適，但是其他的我真沒想過，”

　　容重言要帶她回家，是他對這份感情抱着最大的誠意，這幾天從吳媽對她的態度上，艾陽也看出來了，汪夫人對她並沒有大家以為的反對，其實追根究底，還是因為容重言對她的態度。“可能是因為我年紀還小吧，我沒有想過，”結婚，成為某人的夫人，“但並不是我對你有什麼意見，或者不想跟你在一起，你別誤會啊。”

　　容重言笑着撫了撫艾陽的頭髮，“我知道。”

　　他怎麼會不知道呢，雖然沒有真正跟女孩子接觸過，但從他接掌容氏之後，滬市的夫人太太跟未婚小姐們對他的態度就大不一樣了，不論是擺明就是為了聯姻而要認識他的，還是先認識他，再求以後的，最終的目的都不外乎成為容氏的少夫人。

　　只有艾陽，明明是他的女朋友，卻僅僅只把自己當成他的女朋友，從來沒有想過其他，或者說，她很享受這樣的關係，“我只是覺得你一個人太冷清了，而且這也不是我們容家的待客之道，我媽媽說了，你就當是她的客人，至於以後的事，”

　　容重言牽着艾陽的手往屋裡走，“等你再大一些，想去考慮了，咱們再商量。”

　　容重言都把汪夫人搬出來了，還表明了自己不逼婚的態度，艾陽也不好再拒絕，“那好吧，明天你陪我買點兒禮物，我跟你搬過去。”

　　“禮物什麼的不用買，就把你的罐頭跟果酒果醋帶一些過去就行了，還有，”容重言突然想起一件事，“我母親還叫我問你，要不要把你的果醋送到自由飯店上頭的賭場里去試試？可以推薦給女客嘗嘗。”

　　有生意來了艾陽當然不反對，“好呀，那咱們明天去我鋪子里挑一些，這些天光顧着跟你玩了，我都沒去看鋪子裝的怎麼樣了？”

　　想想自己也是頗有資產的人了，想想還挺自豪的。

　　兩人議定了，第二天一大早艾陽就帶着容重言去了她的鋪子去了，說起來，艾陽心裏還有些小小的得意，雖然她的生意能有今天的規模，多虧了容重言的幫忙，但主意是她出的不是？

　　“這，”一進艾氏洋果行所在的街道，艾陽一眼就看見了自己洋行的霓虹燈，“我沒有叫弄這個啊？”

　　這霓虹燈做的還十分有趣，紅的是蘋果黃的是秋梨，橙的是桔子，各色水果一起烘托着“艾氏洋果行”幾個字，一閃一閃的格外吸引眼球。

　　“這是你叫人弄的？”艾陽可沒有想到這個，現在好了，有這個霓虹燈，在街口都能看見她的艾氏洋果行，“這個挺貴的吧？”

　　“不值什麼，”容重言沒想到就一個霓虹門牌，就能讓艾陽高興成這樣，“算是你新店開張，我給你的賀禮。”

　　艾陽點點頭，“謝謝了哈，”她快步走到店裡，這個店保持了萬國百貨和十六鋪洋果行的風格，但面積更大，也更高大上，艾陽低頭看着腳下的木地板，這些裝修裝飾明顯比她當時定的要好，容重言肯定又在下頭做工作了，“我明年得好好努力了，不然這裝修錢都掙不回來。”

　　“放心吧，我覺得你過完年回去得擴大廠房了，”容重言對艾陽的洋果行很有信心，“還得再請些工人。”

　　艾陽沿着窄窄的木梯上了二樓，二樓被分成兩處，一間做了卧室，還配了小小的洗漱室，“這地方也不錯，放幾件簡單的傢具，我以後住這裏。”

　　這裏？容重言怎麼能同意，“我原本想着你以後都住梅山路，將來給你配輛車，你行動也方便，這裏就留給守鋪子的人住算了，條件太差了，地方又小，還吵鬧的很。”

　　這還算條件差？艾陽笑了笑，跟梅山路的洋樓確實沒法比，“那邊還是有些遠，其實這裏也挺好的，嗯，估計以後我也很難經常過來，來了住華榮就行了，記得給我打個折。”

　　容重言搖搖頭，“不行，住飯店不是長久之計，你要是嫌那邊遠，我就叫人在這附近給你找個地方吧，但這裏你不能住，不像話。”

　　人來人往的地方，艾陽怎麼可以住在這裏？

　　艾陽也不跟他更爭，“行吧，環境沒必要特別好，水電方便就行了。”

　　艾陽在樓上樓上又檢查了一遍，又去當處儲藏室的房間看了看，“等天一暖和，我的水果罐頭怕是不好賣了，”天一熱時令水果就下來了，罐頭再好，也不如水果新鮮。

　　容重言笑道，“你不是有果醬跟果醋嘛，那個果醬可以往西餐店跟蛋糕店推一推，果醋不是說了，送到自由飯店上頭去。”

　　艾陽撫掌，“我想起來了，容重言，等天熱了，我可以賣冰鎮的果醋啊，就像汽水一樣，我也有果醋蘇打嘛！”

　　她騰騰騰的跑到店外，跟容重言比劃着，“我在這兒放個玻璃櫃，還可以賣現調的，就像你們那個雞尾酒一樣，甚至可以往裡加我的水果罐頭嘛！嗯，我得弄一些漂亮的杯子，貴一點兒也沒事，”能來寶昌路逛的，都是不差錢的人。

　　艾陽四下看看，因為沒有正對着萬國百貨，這條街才顯得偏了一些，“我在這兒放把洋傘，隔壁又是賣蛋糕的，大家逛累了可以在這兒喝點兒吃點兒歇歇腳不是？”

　　這越說生意範圍就越廣了，容重言失笑，“小艾，你直接告訴我，你不會幹什麼？”

　　自己不會幹的事？太多了，艾陽都不用想，“洗衣做飯生孩子？”

　　“呃，生孩子我應該會，但我不願意，我對結婚也沒有什麼興趣，”艾陽道。

　　還沒說兩句，就又扯到這上頭了，這得多害怕自己逼她啊，容重言笑着搖頭，“沒興趣就沒興趣，我興趣也不大，反正咱們成天在一起，我覺得這樣就挺好的。”

　　“真的這樣就挺好？”艾陽四下看了看，一把把容重言拉到鋪子里，直接給摁在牆上，“那這樣呢？”

　　洋果行的牆還像十六鋪的那樣，鑲上了大塊的鏡子，容重言看着鏡子里的幢幢人影，沒來由的就是一陣燥熱，他伸手攬住艾陽，啞聲道，“當然這樣更好了。”

　　艾陽抿嘴一笑，躲過容重言的親吻，在他耳邊道，“可是結了婚，會有更多更好的，你不想么？”

　　這個丫頭，容重言恨不得把艾陽揉在自己身體里，他伸手扳住艾陽來回躲避的臉，重重的吻在她有唇上，纏綿輾轉，只把懷裡的人兒吻的沒有一絲力氣，緊緊的掛在他的身上，才滿意的鬆開唇，“這樣已經很好了，”

　　他在艾陽迷濛的杏眸上輕輕親了兩下，輕輕撫着她的後背，“你不想結婚，也不想要孩子，那咱們就再等等，我等得起，也願意等的。”

　　他身邊也有洋派的同學，情人之間沒結婚就住在一起的，甚至兩個已婚的瞞着配偶暗度陳倉的，並不鮮見，但容重言並不想那樣對待艾陽，她的身份已然被人詬病了，如果再被他輕慢對待，更會被那些勢力之人看輕。

　　即便他對艾陽的渴望並不比艾陽來的少。

　　艾陽眯着眼看着容重言頰上的紅暈，抬起手指在上頭輕輕畫著，這會兒的男人這麼君子么？怎麼撩都撩不動，總不能讓她直接把人撲倒吧？可現在告訴他，她不結婚，不代表不可以XXOO，估計得把人嚇跑了，“你就不怕我跑了啊？”

　　容重言在艾陽的眉心吻了一下，“跑了我就去追，不論天涯海角。”

# 第52章

　　艾陽對汪夫人來說, 真的是已經熟的不能再熟了，之前是因為她的身世，還有容重言對她特別的態度, 她被一心搓和他們的汪俊生不停的在汪夫人耳邊念叨。

　　之後艾陽來滬市了, 汪夫人看容重言對艾陽的態度，可比汪俊生形容的上心的多：

　　人沒到呢, 各色衣服料子都準備好了, 甚至連她名下成衣店的裁縫都被借了去，全都停下手中的活兒，給艾陽制衣去了, 這哪是女朋友要來啊, 簡直就是皇後娘娘駕幸。

　　汪夫人按捺不住，在聽說容重言要把艾陽安排到梅山路別墅的時候, 乾脆就把吳媽給派了過去，吳媽跟着她多年了，為人處事沒得說, 更有一雙利眼，借她的眼睛, 汪夫人可以看一看艾陽到底是何方神聖。

　　結果人沒過去幾天, 吳媽就回來說話了, 對艾陽是贊不絕口, 吳媽的理由很簡單, 容家現在人口單薄, 容重言跟她又都是軟性子, 而艾陽性格爽利外向，看着像是個能當家主事的，有個這樣的少夫人，以後汪夫人身上的擔子就會輕鬆許多。

　　但這幾天容公館的門檻都快被親朋們踏破了，大家說著聊着，就會把話題扯到容重言的新女友身上，然後不約而同的拿艾陽的身世跟經歷來勸告汪夫人，容重言喜歡年輕鮮嫩的小姐可以，但這樣的小姐絕不是容家少夫人的候選。

　　汪夫人沒有想着給自己找幫手，也沒想過讓兒子跟哪家聯姻。

　　她的理由很簡單，容竹卿靠的是自己的辛苦跟魄力打掙下了這片家業，為什麼他們一手教出來的兒子就不能將其守住？

　　難道非要再娶一個名門望族的小姐才可以？

　　當初容竹卿去世，容氏族裡來鬧着要把容重言逐出家門，讓她交出容家的家業，退居鄉下給容竹卿守孝的時候，這些所謂為她着想，一心為她好而過來勸告她的人都跑到哪兒去了？

　　汪夫人更關心的是艾陽的品性如何，等後來聽說了她在賭場贏了顧勵行的事，汪夫人對艾陽就更滿意了，起碼在顧勵行踩容重言的時候，艾陽站了出來，而不是躲在兒子身後，看着他被人欺到門上。

　　而且汪夫人對外頭傳的艾陽是個運氣極好的福氣女子這樣的話也很好奇，這人怎麼可以運氣好成那樣？

　　賭狗能贏，擲骰子都能勝過開賭場的顧勵行？

　　如果真的是運氣那麼好，就太好了，容家這幾年太不走運了，就得要這麼個有福氣的媳婦！

　　吳媽對這一點兒可是深信不疑，“夫人您想想，都嫁到別人家裡去的女人，有幾個能脫身的？李小姐安然無事的出來了，梁家還白貼一處莊子，這除了李小姐本事大之外，其實也是她運氣好啊，這天下有本事的人多了去了，時運背的更多！”

　　這倒是真的，楚霸王還死在烏江呢！汪夫人點點頭，“這人馬上要來了，到了我再仔細看看，吳媽你把房間準備好了沒？走，咱們再去看看少什麼不少？”

　　在梅山路呆了幾天，吳媽對容重言跟艾陽的關係多少有些了解，這年輕男女血氣方剛，難免卿卿我我的，所以就直接建議把艾陽的住處安排在主樓後頭的小樓里了，兩幢洋樓各自獨立，又有小道相通，汪夫人不會常過去，容重言去找艾陽也方便。

　　等真正見到艾陽，汪夫人直接把什麼聰明能幹福氣好這些評價給扔到腦後了，她斜着容重言一眼，什麼能力品性的，滬市圈子里她就沒見過比艾陽更好看的小姐！

　　汪夫人拉着有些不好意思的艾陽在自己身邊坐下，“我早就聽重言提起過你了，又聽說你過年隻身在滬市，就讓重言請你過來，你不知道，家裡人口少，重言又是個男孩子，平時在家裡，我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所以才讓重言把你請過來，陪我說說話，我跟你說，滬市還有好多好吃好玩的地方重言根本就不知道，等過完年，我帶你去。”

　　見汪夫人對艾陽的態度十分熱絡，容重言的心徹底放下了，“媽，你這話說的可太誇張了，滬市還有我不知道的好地方？”

　　“怎麼沒有？你知道哪家美容室的頭髮燙的好嗎？你知道哪家銀樓的火油鑽品相好嗎？你知道什麼牌子的口紅顏色最好看，還不掉色嗎？哪個牌子的香水最持久嗎？你知道，”

　　“停停停，我不知道，我頂多知道哪個口紅賣的最貴，”容重言直接認輸了，“那這幾天媽你就好好教教小艾，她這個人，恨不得自己把頭髮剪一剪，也不戴首飾，口紅，”

　　容重言看了看艾陽的嘴唇，判斷不出來她到底抹了沒抹，“嗐，媽您自己看着辦吧，不過要是小艾不喜歡，你不許勉強她。”

　　汪夫人嗔了容重言一眼，“哪有女孩子不喜歡這些的？你放心吧，我這輩子就大的願望就是有個女兒，現在女兒有了，你等着瞧！”

　　艾陽撫額，她一三十多的老黃瓜了，馬上就要面臨被男朋友的媽當洋娃娃的命運，“夫人，我這個人粗糙慣了，怕是學不會那些洋派的東西”

　　先得把話擱下，省得汪夫人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這有什麼學的？女人愛美那是天生的，走，我帶你去看看你的房間，我特意給你布置的，”汪夫人牽着艾陽的手往後樓去，在她跟前奉承的女孩子太多了，倒不如艾陽這樣說話笨笨的很，這樣的女孩子心眼兒才少，更好相處。

　　艾陽看着一片粉紅的房間，驚訝的合不上嘴，現在就有小公主風格了？

　　她伸手撫了撫紗帳下重重疊疊的蕾絲，是不是每天早上容重言不過來吻醒她，她一定要躺在那兒絕不起床？

　　“怎麼樣？漂亮吧？唉，我以前家裡窮，就看書上寫公主的房間是怎麼樣的了，等嫁給竹卿，家裡也有條件了，可我也老了，”而且容竹卿也死活不同意跟她住在一間粉紅色的房間里，“後來有了重言，他，”

　　汪夫人不滿地瞪了一眼正低頭一臉尷尬的容重言，“一進屋子里就哭，竹卿還說是他跟粉紅色犯沖，”汪夫人就沒聽過還有人跟顏色犯沖的，但當時容重言才到容家，她舍不得強迫他，“現在好了，家裡終於來了位小姐，怎麼樣？你喜不喜歡？”

　　艾陽看着一臉殷切的汪夫人，“我也跟粉紅色犯沖”這樣的話實在說不出口，“嗯，謝謝夫人，我很喜歡，我小時候也常想有一條粉紅色的西洋裙子穿，但家裡嫌那個顏色不耐臟，那些西洋紗裙又不耐洗，就沒有同意。”

　　“是嘛，我小時候也是，家裡每年做新衣，想的不是咱們喜不喜歡，穿上好不好看，而是結不結實，能穿幾年，下頭弟妹能不能撿來穿，”汪夫人娘家當年也只是小康，說起來比李家也強不到哪裡去。

　　容重言沒想到這兩位居然在這裏達成了高度默契，他握拳在唇邊輕咳一聲，“媽，小艾，要不咱們出去說話？我看時候也不早了，吳媽那邊也該擺飯了。”

　　就算是站在這屋裡，容重言都覺得燒眼睛，恨不得立馬給艾陽換個房間。

　　汪夫人撫掌，“對了，光顧跟小艾說話我都忘了，你餓了吧？瞧瘦的，”她又剜了容重言一眼，“是不是重言舍不得給你吃？”

　　“媽~吳媽這幾天都在梅山路呢，”而且艾陽哪裡瘦了，她就是骨架小，其實抱在懷裡肉乎乎的，算了，想歪了，“小艾年紀小，還長身體呢，所以才看着瘦了點兒。”

　　艾陽也連忙幫容重言說好話，順便給汪夫人打個預防針，“我這半年又長高了，而且我平時吃的特別多，比重言吃的還多。”

　　這個汪夫人也聽說了，當初吳媽告訴她的時候，她都不相信，一個姑娘能吃的比大男人還多？但吳媽連說帶比劃的把艾陽的食量跟汪夫人介紹了，讓一直講究養生惜福的汪夫人也驚嘆不已，“放心，咱們容家有的是錢，別說你一個了，就是來個軍隊，也養得起！”

　　“誒，你真的喜歡這房間？”一出后樓，容重言就悄悄拉了拉艾陽，在她耳邊小聲道。

　　“噓，”艾陽指了指前頭的汪夫人，壓低聲音道，“我怎麼都行，無所謂的，睡覺的地方罷了，眼一閉，啥都看不見了。”

　　怕容重言為了自己跟汪夫人亂提要求，艾陽拉了拉他，“真的沒事的，想像自己是個小公主，也挺好的，就是，明天別給我穿那種紗裙子就行。”

　　她更喜歡穿褲子！

　　那種西洋的紗裙，容重言想了想，又看了看身邊的艾陽，這個倒可以試試，像艾陽這種嬌俏的樣子，穿上沒準兒特別好看。

　　雖然對艾陽的食量已經有了心理準備，但真的看到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在自己跟前不緊不慢的把每道菜都嘗了一遍，汪夫人還是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為了顯得家裡對艾陽到來的歡迎，她今天不但讓廚上把十四道滬市最經典的本幫菜都做了，還又加上容重言愛吃的，吳媽說艾陽愛吃的，一桌子連湯帶菜足足二十道！

　　容重言被汪夫人的表情逗了樂不可支，“媽，怎麼了？嚇着你了？小艾是把這兒當自己家了，不跟你見外。”

　　汪夫人咽了口口水，指着自己的碗，“關鍵是，我也跟着吃了不少，哎喲，就看小艾吃的香，我也沒忍住，現在覺得不舒服了，”

　　吳媽已經把兌好的果醋送過來了，“夫人您喝兩口，今天晚上晚些休息。”

　　“對對對，小艾，我聽人家都說你賭技了得，要不晚上咱們一起搓麻將？”

　　容重言扶額，“媽，她沒學過這些，能贏顧勵行，就是運氣好，瞎猜都蒙對了。”

　　艾陽肯定的點點頭，“是的夫人，麻將我真的不會，”她哪會這些啊！？

　　“沒事，你那麼聰明，一學就會的，很簡單的，”家裡人口少，想湊桌麻將都不行，現在好了，艾陽來了，加上吳媽，終於不再三缺一。

　　桌牌一鋪，八圈八圈的打下來，四個人一直熬到十二點，容重言看着兩眼通紅的艾陽，“媽，時間不早了，您該休息了。”

　　汪夫人身體很疲憊，精神卻極為亢奮，“小艾你大厲害了，一涮三啊，重言雖然不怎麼陪我打麻將，但他打牌精着呢，就沒輸過，今天連他都沒贏着錢，凈在這兒點炮了，太解氣了！”

　　吳媽雖然也是個陪玩，但她跟着汪夫人有年頭兒了，容家手面又大，在外頭她也是個富太太了，“可不是么，我可是陪着夫人摸老了牌的，就沒見過這麼會打牌的小姐！”

　　艾陽笑着將自己贏的籌碼放在桌上，跑人家家做客，再把主人家都給贏了，就太不好意思了，“我也是隨便打的，真的，剛開始我連什麼是輸什麼是贏都不知道呢，後來就稀里糊塗的胡牌了，我倒現在還懵着呢！”

　　汪夫人怎麼會要艾陽的籌碼，“沒事，以後每天陪我打幾圈兒你就會了，這陣子家家過年，大家都忙，平時下午，老有人過來打麻將的，到時候你多看看，很簡單的。”

　　汪夫人剛才是笑話容重言個偏心眼兒，給艾陽點炮點的不要太明顯，偏艾陽是真不會，他一點，她就推牌，平胡都胡的不亦樂乎，後來汪夫人跟吳媽就在一邊陪打看熱鬧了。

　　反正過了年她也要回信河莊子上，不可能成天陪着汪夫人，艾陽答應的十分痛快，“好的，我也覺得這個挺有意思的，想跟着夫人好好學學呢！”

　　“瞧這孩子，還叫我夫人呢？”汪夫人想了想，隨着容重言叫媽太早了些，“你就叫我伯母吧，聽着親切。”

　　“你一直喂牌給我，伯母跟吳媽都看出來了，你也不知道收斂點兒，”容重言送艾陽回房間，一出主樓，艾陽就埋怨上了，“搞得我後來你點我都不敢要了，太丟臉了知不知道？”

　　這不等於是作弊騙自己老媽嗎？

　　容重言笑着攏了攏艾陽身上的大衣，“那邊媽種了幾株臘梅，要不要過去看看？”

　　他伸手攬着艾陽的肩膀，“你不胡我的，自己不也摸到了，說明你的運氣還是很好的。”

　　“唉，不能這麼算，”容重言遞牌遞的太明顯了，艾陽視力好，容重言一遞牌，汪夫人就偷笑，“伯母肯定覺得你是個傻子。”

　　汪夫人跟吳媽的牌齡比艾陽的年紀都大，容重言才不會覺得自己瞞得過她們兩個，“知道了又如何？我會討女朋友歡心，我女朋友才會喜歡我，你不知道，爸爸在時，我們也老陪我媽打牌，那個時候，爸爸就沒贏過。”

　　好吧，你們這也是家學淵源了，艾陽依在容重言懷裡，抬眼看牆角盛放的梅花，“可真香，這兒真是太好了，空氣好，天氣好，東西味道也好，連花開的都這麼漂亮。”

　　容重言還以為艾陽是在說容公館呢，“真的？你很喜歡這裏？”

　　艾陽點點頭，她伸手環住容重言的腰，“我很喜歡，而且這裏還有你。”

　　“梅清姐，我聽說滬大這次出國的學生過了年就要啟程了？他們都要去哪裡啊？”鄭嘉惠幫安梅清整理着這次送往皖西的物品清單，去年秋天那裡遭了災，聽說是顆粒無收，汪夫人就號召她主持的募捐會善蔭會給那裡捐了一批糧食跟衣服，還因此被報紙上猛誇了好幾天。

　　做為善蔭會的幹事之一，鄭嘉惠跟安梅清要把這些清單整理好了存檔，以備將來大家查尋。

　　今天是善蔭會年前最後一次開會了，她們這些幹事，早早就到共挽園等着汪夫人了，這次會議的議題鄭嘉惠之前就聽說了，開了春滬市郊縣的春耕又要開始，而青黃不接的時候百姓的日子最難過，汪夫人想再籌筆款子，接濟一下他們。

　　但今天來的人最大的興趣還是剛剛住進容家的艾陽，“梅清姐，你說今天汪夫人會不會帶着李小姐一起來啊？”

　　“我覺得不一定，”安梅清沒說話，鄭嘉惠的二嫂鄭允山的妻子田雅芬已經接口了，“我不是說李小姐人不好，但是她是高湖鎮出來的，根本不懂咱們滬市的這些在規矩，來了也是浪費她跟大家的時間。”

　　而且滬市的上流圈子，也根本不外流這個外來戶，“汪夫人再寬厚，也不會什麼也不教，就把人帶出來。”

　　她覷了一眼安梅清，試探着，“其實我覺得汪夫人也就是可憐那個李小姐的身世，加上容少又正新鮮着，才對她客氣一些，哪會真的把她當回事啊，是不是？”

　　田雅芬話一出口，屋裡的人都停下手裡的事，望了過來，大家也都好奇汪夫人到底是個什麼態度，真的會讓一個離過婚的鄉下姑娘進家門？尤其是這姑娘跟安梅清還嫁過一個男人。

　　安梅清會不知道這些人都想什麼？她平靜地把整理好的單據裝訂好了放進檔案盒裡，“我不知道今天小艾會不會來，但她絕不是那種會浪費大家時間的人，你們是沒有跟她相處過，她是個很好相處的人，”

　　她看着鄭嘉惠，“這次出國的學生大部分會去米英，有一小部分會去德法，其實也就這麼幾個國家，不過我聽我哥哥說，重言跟我父親商量，希望由他出面把在外頭學業有成的留學生能請回來，他想在共挽園辦大學。”

　　“容老闆真的要把大學辦起來？”田雅芬失聲道，“不是說周圍的地一直談不下來嗎？”她家在共挽園附近還有不少地呢，就等着容重言收地的時候坐地起價，可她沒聽娘家說起這個消息啊，“不會吧？沒聽到風聲啊？”

　　鄭嘉惠自然知道嫂子在着急什麼，“這麼大的事梅清姐應該不會亂說的，等一會兒汪夫人來的時候嫂子你問問就知道了，”把共挽園捐出來辦大學是汪夫人的夙願，她應該比誰都清楚。

　　田雅芬已經回過神了，這是難得的好消息啊，就算是沒有，她也得把它變成真的，不然那幾塊地不大不小的扔在那裡，也不是長久之計，“梅清，那安教授答應了沒有？”

　　安梅清點點頭，“我父親答應了，還給北平的好友們寫了信，看有誰願意到滬市來，”她支頤看着窗外的景緻，“這裏這麼美，不論是在這兒讀書還是教學，都是一種享受，等將來學校真的辦起來，公開招聘的時候，我也來報個名，哪怕只過來當個庶理呢！”

　　鄭嘉惠立馬道，“到時候我也要過來應聘，省得父親老說我成天在家裡無所事事，別的我不會，算賬記賬我總會吧？”

　　田雅芬當然知道小姑子的心思，不但知道，而且整個鄭家都很支持，“咱們嘉惠何止是會啊，還很精通呢！就咱們這善蔭會這些賬目，哎喲，我聽着都頭疼，嘉惠就能把它們給理的清清爽爽的，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子！”

　　鄭嘉惠抿嘴一笑，她可是在這上頭下過苦功的，為的就是能吸引到汪夫人的注意，容家的少夫人不能只是一塊招牌，還得能幫容重言分憂才成。

　　安梅清的思緒已經跑了，這次出國的這批學子里，就有顧勵行資助的，她真的想不通，為什麼一個明明可以做好事，也願意做好事的人，偏偏要跟自己的親弟弟過不去，非要拼個你死我活才行？

　　“梅清姐，白漣漪小姐來了，”鄭嘉惠看着穿着一身兒寶藍色旗袍，外搭一件白色皮草大衣的白漣漪，身姿款款的過來，真真是幾步路都叫她走出了萬種風情，“我想不明白為什麼咱們善蔭會要吸納這樣的人，是，她一出來是能引來很多人的注意，但用這種辦法怎麼都覺得有些不入流。”

　　白漣漪是滬市目前最紅的電影皇后，但在鄭嘉惠的眼裡，她再紅也不過是個戲子，而善蔭會卻是她們這些名媛貴夫人們交際做善事的地方，讓白漣漪參与進來，無疑是在自降身價。

　　可這樣的話鄭嘉惠不敢當著汪夫人的面說，只能在安梅清跟前嘀咕兩句，憑安梅清跟汪夫人的關係，她可以替她們這些人向汪夫人轉達一下。

　　安梅清正想顧勵行的事呢，“你這叫什麼話，在我看來，做善事不分什麼高低貴賤，而且現在都是民主社會了，職業哪還有貴賤之分？不論是什麼樣的人，只要他們有心為善，咱們就應該大力歡迎。”

　　鄭嘉惠是善蔭會的主力，安梅清不想她有心結，“不管怎麼樣，這些錢能買來大米藥品跟冬衣，能讓一家人吃飽穿暖，這比什麼都重要，”

　　安梅清又想起顧勵行，他的錢是很臟，但這些錢可以讓那些貧寒學子出國深造，學成之後為自己的國家貢獻力量，總比顧勵行拿着這些錢繼續開賭場，開煙館的強。

　　白漣漪人才進來，就已經感覺到了大家的目光，她矜持的朝安梅清她們笑笑，“我原不該來的，剛巧路過，想把這個送過來，”白漣漪從手袋裡拿出一隻盒子，“如果咱們善蔭會再做募捐，就把這個也算上吧。”

　　安梅清打開盒子，只見裡頭是一支鑽石手錶，“白小姐”安梅清是識貨的人，這塊百達翡麗白金鑲鑽表一看就價值不菲，“這是今年的最新款吧？怕是不便宜，你捨得”

　　白漣漪笑了笑，“是一位朋友送的，我留着沒什麼用，”白漣漪是過過苦日子的，以前還在紗工當過女工，但她天生麗質自然不甘心一輩子低頭當女工，跑去考了電影公司，沒想到被錄取了，“不如拿來換些種糧呢！”

　　還有一個原因，白漣漪把表從盒子里取出來，翻過來給安梅清看，“上頭是刻了字的。”

　　安梅清低頭去看，田雅芬卻“呀”的一聲搶了過來，怒沖沖的瞪着白漣漪，“這表你是從哪兒來的？”

　　“來人，給巡捕房打電話，就說我要報警，我抓到了一個女賊！”

　　白漣漪嚇的臉色蒼白，“田太太，你誤會了，這表不是我偷的，真的不是！”

　　田雅芬已經一個耳光打在白漣漪臉上，“不是你偷的，那就是你搶的，我們家允山叫人搶了，這表是他買給我的生辰禮，他跟我說過的，還說刻了我的名字，”

　　田雅芬一指上頭的英文，“To Jackie”，“這名字是允山給我取的，”田雅芬沒出過國，這個英文名字還是她為了趕時髦，讓丈夫鄭允山給她起的，“你不會說是我們允山送給你的吧？我呸，婊/子！”

　　“重言開快一些，”艾陽人在共挽園大門處，就已經聽見裡頭的吵鬧起了，沒辦法，女人天生分貝就高穿透力強，“裡頭好像有事。”

　　容重言一踩油門兒往園子里開，“一會兒我陪你們進去看看吧，”以前他頂多是送汪夫人到門口的，但現在艾陽說裡頭出事了，他還是跟進去的好。

　　“那邊有人過來了，”艾陽遠遠看見迴廊里的人影，忙提醒容重言道。

　　容重言摁了幾下喇叭，把車停下，“咱們先問問看吧。”

　　汪夫人也看見有人往這邊跑了，“怎麼回事？這不是老劉嘛？”老劉是共挽園的管家，“跑那麼快乾什麼？”

　　老劉看見容重言的車，跟看見救星了一樣，他氣喘吁吁的過來，“少，少爺，裡頭打起來了，打起來了，”

　　問題是互毆雙方一個是鄭家少奶奶，一個是紅透滬上的女明星，園子里的人沒辦法去攔，而其他的小姐太太們又只會瞎叫喚，根本不起作用，“是鄭家二少奶奶，打了白小姐，就是電影，電影皇后！”

　　艾陽拉開車門，“我跑的快，我過去看看吧？”

　　容重言搖搖頭，他知道艾陽有這能力，但他不願意人人都知道，“沒事的，你陪着媽慢慢走，劉叔，咱們過去看看。”

　　汪夫人已經氣的滿臉通紅了，“雅芬這是做什麼？怎麼能動手打人呢？”

　　她知道像田雅芬鄭嘉惠這樣的小姐們，會看不起平民出身的白漣漪，尤其是白漣漪還是個演電影的，就是她，對這樣的女子心裏也是親近不起來的。

　　但不喜歡不親近，不代表你可以隨便欺負人家，尤其善蔭會是做善事的地方，鬧出這樣的事，以後誰還會往善蔭會來？她們還怎麼號召更多的人去幫助別人，“小艾咱們也趕緊過去看看。”

　　容重言人沒到屋裡，就已經聽見裡頭的吵鬧聲了，甚至還有謾罵聲傳出來，他猛的推開門，“都住手，干什麼呢？”

　　鄭嘉惠愕然的看着容重言，嚇的尖叫一聲抱着頭就往外頭跑，她剛才一直在幫嫂子打白漣漪，可白漣漪看着柔弱，卻也不是善茬，還敢還手，還把她的頭髮給抓亂了，這叫她怎麼見容重言？

　　田雅芬可沒那麼多顧忌，“容少你來的正好，我們抓住一個飛賊，就是那個在法租界到處搶賭客的飛賊，就是她，白漣漪！”

　　容重言看着坐在地上滿臉都是傷痕的白漣漪，“白小姐你能不能起來？”

　　他看着安梅清，“梅清姐你怎麼樣？受傷了沒？”

　　整個屋裡七八號人，真正去拉架的，看看身上的衣着就知道，也只有安梅清了，“老劉，給蔣大夫打電話，請他過來一趟，”一群女人去醫院，明天小報新聞可就有得寫了。

　　安梅清手被抓的生疼，她顧不得去看自己的傷，彎腰去扶白漣漪，“白小姐你先起來，一會兒大夫來了先給你檢查一下，對不住了，雅芬姐是個急脾氣”

　　白漣漪已經完全沒有了一人打倆的彪悍，一手扶着安梅清，一手摁着身邊的椅子站起來，眼淚卻也是奪淚而出，簌簌的往下來，“容老闆您好，麻煩您去請巡捕房吧，我真的不是什麼飛賊，我只是個演員，那隻鑽表，也只是影迷送我的禮物，因為我不喜歡，就想着把它給捐出來，換成糧食不比放在我家裡招灰的強？”

　　她拿出手絹擦了擦眼淚，“我真的不知道那是田太太的，真的！如果我知道，怎麼敢送到善蔭會來？”

　　“呸，你怎麼會知道我會認得那塊表？這才叫天理昭昭呢，上頭刻着我的名兒呢！”田雅芬啐了白漣漪一口，沖容重言道，“我已經叫人給允山打電話了，還有顧老闆，允山就是去他的賭場玩，回來的時候才被人搶了的，顧老闆可是放過話的，他要是抓這個飛賊，”

　　田雅芬恨恨的瞪着白漣漪，“他就剝了她的皮！”

　　艾陽已經將裡頭的話聽的一清二楚了，她沒想到她剝個豬玀會剝到鄭允光他哥頭上，當然，鄭家公子被搶，應該也不會到處跟人講。

　　艾陽更沒想到，她都跑到豐城銷贓了，怎麼贓物這麼快就又回到滬市來了，這也真算是天意難違了。

　　“既然已經報了巡捕房了，相信警長們馬上就會到了，你們這個樣子怎麼見人？來人，帶大家去洗把臉，”汪夫人邁步進來，看着蓬頭垢面的田雅芬，“雅芬你也是的，就算是白小姐有什麼錯，你都報了警了，還打人做什麼？”

　　艾陽一眼看見安梅清手上的傷，心裏挺不高興的，“安小姐你怎麼樣了？這三個人打架，你一個人拉得過來嘛？”

　　打架她是行家，看着田雅芬也就是頭髮亂了，但角落裡那一大團捲髮，可不是白漣漪的，就看田雅芬的發量，估計回去之後就會發現自己禿了一塊，再看她說話時腰都挺不直的樣子，估計看不見的地方，也疼着呢！

　　而白漣漪看着凄慘，卻頂多就是些皮外傷，就是哭的看起來傷心極了。

　　安梅清沒想到艾陽一進來先來看自己，心裏的委屈頓時都泛了上來，可不是么，滿屋子的人，一個幫幫她的都沒有，“沒事的，我也不能看着她們一直打啊，”

　　她拿帕子去擦手背上浸出來的血，“一會兒抹點兒葯就好了。”

　　“你別拿手擦，我帶你找點兒乾淨的水沖一下吧，”艾陽攔住安梅清，“重言，我帶安小姐去洗一下。”

　　這時候再不能站干河沿看熱鬧了，旁見的幾家太太小姐都訕訕的過來，勸田雅芬的，安慰白漣漪的，各咱說了好話，扶着她們出去整理儀容。

　　“沒想到小艾真的跟梅清處的不錯，”安梅清在她跟前說艾陽的好話，汪夫人原本還以為是安梅清人品使然，現在一看兩人說話時安梅清的委屈勁兒，就知道這兩個人心裏還是挺親近的，完全沒有因為梁維華而生出什麼嫌隙，這樣的關係倒越發叫汪夫人對艾陽高看一眼了，“可見小艾真的是個好孩子。”

　　聽見汪夫人誇艾陽，容重言一副與有榮焉的模樣，“那是肯定的，我的眼光能錯得了嘛？小艾這個人心裏純良，還有些急公好義的俠氣，從來不會弄那些小心思。”

　　“說你咳嗽你就喘，什麼時候把媳婦娶回家，才是你有真本事，”汪夫人嗔了容重言一眼，“走吧，咱們去隔壁坐，這裏叫人過來收拾收拾，你要是忙就去忙你的，一會兒巡捕房的人來了，叫老劉應付着就行了。”

　　這種情況他怎麼能走了，把母親跟艾陽丟在這裏？“我還是在這兒陪着您吧，一會兒鄭二公子也要過來的，說不定顧勵行也會來。”

　　聽見顧勵行三個字，汪夫人冷哼一聲，“這個田雅芬倒是八面玲瓏，還怕咱們不給她做主不成？”

# 第53章

　　顧勵行的速度比想像的要快, 他一接到說抓到剝豬玀的飛賊的消息，根本想不想，直接飛車往共挽園來了, 在大門口正遇到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華人探長李耀明, 顧勵行目光一凜，皮笑肉不笑道, “李探長, 小弟在這兒先跟您討個人情，如果裡頭真的是那個騷擾我們賭場的飛賊，還請李探長抬抬手, 讓小弟把她給帶走了。”

　　李耀明哈哈一笑, 當初公共租界沒禁煙的時候，各處的大煙館也有他的股份, 洪門的人可沒少搶他的土，後來公共租界禁煙了，他等於是斷了條財路, 只要想到白花花的大洋流進了法租界顧勵行的口袋，李耀明就開心不起來, “這個么, 顧老闆, 我跟您不一樣, 我端的是工部局洋人的飯碗, 這什麼事都得照規矩來, 這樣吧, 咱們先公事公辦，等人我帶回去問過了，您再來要人？”

　　人叫李耀明帶走，自己想要出來錢拿的少了都不可能，萬一李耀明記仇成心噁心自己，把人給放了，他再抓可就難了，顧勵行陰陰的看了李耀明一眼，“李探長真是鐵面無私的很啊！”

　　李耀明哈哈一笑，“應當的應當的，”他聽見一陣兒急促的剎車聲，“喲，鄭二少來了，唉，我都沒聽說鄭二少在顧老闆的賭場玩，叫人劫了的事，說起來你們法租界的治安跟我們這兒真的沒辦法比，吃喝玩樂，我們這兒也是應有盡有，還安全，”

　　他看着從車上跳下來的鄭允山，“是不是啊，鄭二少？”

　　鄭允山沖李耀明勉強笑了笑，他被人剝豬玀的事除了顧勵行的人，外頭沒人知道，丟錢固然生氣，自己叫人劫了，更丟人。

　　現在好了，老婆打電話過來說抓住了劫他的賊，鄭允山是不信的，哪有賊敢拿着他買給老婆的手錶往共挽園去？

　　但打電話的人還說了，已經打給巡捕房跟顧勵行了，這下他不出現都不行了，“走吧，到底是不是，先進去看看再說吧。”

　　顧勵行人高腿長，又惦記着要看飛賊長什麼樣子，自己怎麼能把人給帶走，所以一馬當行就沖了進去，結果進去一看，屋裡坐的滿噹噹的，全是滬市報紙上常見的太太小姐，他環視一圈，沒看出來誰像個飛天大盜，“聽說這裏抓到一個賊，偷了鄭家的東西？人呢？”

　　安梅清已經站起來了，“是田太太誤會了，不是這樣的，”

　　容重言輕咳一聲，“可能給顧老闆打電話的人沒說清楚，今天是白小姐捐了一塊手錶到善蔭會來，結果田太太卻說是鄭二公子被劫走的，所以就有了點兒小衝突，並不是真的有賊，不過我們已經報了巡捕房了，如果鄭二公子說這塊表就是他買的，那白小姐還得跟巡捕房說清楚，表是怎麼到了她的手裡的。”

　　白漣漪已經後悔的淚水漣漣了，她雖然是滬市最紅的明星，但到底出身有限，而且沒幾個人真的看得起她，她千方百計的結識了汪夫人，進了善蔭會，為的就是跟這些夫人太太們打好交際，邁進上流社會的圈子里，她辛苦往上爬，可不是以後隨便找個小職員小明星嫁了的。

　　李耀明跟鄭允山已經到了，李耀明沒想到居然在這兒遇到了滬市最紅的電影皇后，“白小姐您不要難過，您先坐，不知道這塊表是從哪裡來的？”

　　他才不相信白漣漪是賊呢，就看白漣漪身上的行頭，腕上的鑽表，指上的鑽戒，人家缺錢？而且就她這體格，能劫財？劫色倒是有可能。

　　田雅芬看到丈夫進來，如同看到了主心骨，“允山，你快看看，是不是這塊表，你跟我說過的，給我定了一塊表，結果卻”

　　鄭允山拿起那塊百達翡麗，看了看後頭的刻字，“應該就是這塊，如果你們不信的話，可以找電話過去查證的。”

　　這樣的表產量有限，華國能買得起的也有限，加上還刻了田雅芬的英文名字，不用調查，都可以直接認定就是鄭允山的了，李耀明輕咳一聲，“失物尋回了是件好事，但不能因為這個，就認定是白小姐偷的吧？鄭二公子，不知道您是在哪兒丟的手錶啊？”

　　鄭允山面上閃過一抹尷尬，表當然不是白漣漪偷的，“我前陣子去顧老闆的賭場玩了幾把，出來之後，就被人打暈了，等醒過來的時候，身上的財物全不見了，也包括這塊表，但我能肯定，不會是白小姐的，她哪有那個能力？”

　　白漣漪擦了臉上的淚，“我真的不知道這表來歷不明的，這是教育局樂局長送我的，”她臉上閃過一抹赧然，“有次他請我吃飯，席間送了塊表給我，這樣貴重的東西我不好收的，送回去他又不接，沒辦法了，我就想着捐出來。”

　　這話大家都聽懂了，表是白漣漪的追求者樂局長的，至於樂局長哪裡來的這東西，就不知道了。

　　艾陽心裏直嘆氣，她把表當到梁家開的當鋪了，肯定東西不知道怎麼就跑到樂二太太手上了，樂局長當然是從他妹妹手裡拿到的，然後就“孝敬”給了自己心儀的女明星了。

　　李耀明把表裝到盒子里，“鄭二公子，這東西目前還不能還給您，不如這樣吧，你和白小姐跟我一起到巡捕房一趟吧，”

　　他回頭看着一直沒說話的顧勵行，“顧老闆覺得呢？”

　　顧勵行看了安梅清一眼，“安小姐，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樂局長是貴親？”

　　安梅清已經聽呆了，“是啊，是我二嬸兒的娘家哥哥，他一定不會跟劫案有關的，估計也是從哪兒收到的表，才轉手送人了，”堂堂滬市教育局長，怎麼會去搶人東西？

　　這麼清楚明白的事情，非要打一架搞得大家這麼狼狽，汪夫人嘆了口氣，“既然事情已經說清楚了，我們就不要妨礙李探長辦公了，”

　　她叫過劉管家，“白小姐一個人來的，老劉你跑一趟吧，等白小姐出來之後，你送她回家去。”

　　白漣漪感激的看着汪夫人，“謝謝夫人了，給您添麻煩了。”

　　“是我給你添麻煩了才對，你也是一片好心，結果卻遇到這樣的事，改天到家裡來坐坐，我給你賠禮，”汪夫人親切的拉着白漣漪的手，把她送到門外，怎麼說這次也是她的原因，才讓好端端的善蔭會鬧的警察跟黑\*幫都來了。

　　田雅芬知道自己錯怪了白漣漪，但她一直都看不怪白漣漪，加上自己的表千真萬確是從白漣漪手裡出來的，不論如何這事跟她都脫不了關係，“允山，我跟你一塊兒去！”

　　鄭允山不滿的甩開田雅芬的手，一個鄭家二少奶奶，就因為一塊表，在共挽園跟人打起來了，還帶着自己的妹子一道兒，丟不丟人？

　　叫容重言跟汪夫人怎麼看鄭家的家教？“行了，你帶着嘉惠趕緊回家，外頭的事你不用摻和！”

　　李耀明卻知道顧勵行肯定會去找樂局長，“不如顧老闆跟我一起回去吧，我這就叫人去請樂局長，咱們一起把事情問清楚了，”顧勵行想自己查，他偏不讓，就算他什麼也查不出來，給顧勵行添添堵，搗搗亂，還是可以的。

　　顧勵行冷哼一聲，他身上沒有案底，還怕進公共租界的巡捕房？“行啊，我去嘗嘗貴局的茶味道怎麼樣？”

　　他轉頭看了安梅清一眼，“安小姐要不要一起去？這事跟貴親可是脫不了關係的？還是我替你叫人通知梁大少？梁大少不也是樂家的外甥嘛？這舅舅出了事，當外甥的可不能袖手旁觀啊！”

　　梁維華兼祧的事整個滬市都知道，大家不但知道這個，還知道站在汪夫人身邊的艾陽跟安梅清成了妯娌，顧勵行話一出口，屋子里的人表情都玄妙起來。

　　容重言不願意看着顧勵行挑釁安梅清，“我已經叫人通知維華兄了，至於梅清姐，你受傷了，等一會兒大夫來了看過之後，我再送你回去好了，這事依我看跟樂局長關係也不會太大，既然是贓物，肯定是要想辦法出手的，樂局長估計也是無意中得到的，你不用太擔心。”

　　安梅清點點頭，她跟樂家人雖然不熟，但卻相信像樂局長那樣的讀書人，不至於會幹出搶賭客的事，而且這種事也不是普通人能幹的出來的，“我也是這麼想的，舅舅應該是無意中拿到的，才，”

　　收到贓物是有情可原，但拿到如此貴重的手錶，轉手送給一個女明星，樂局長也四五十歲的人了，怎麼說都不好聽啊，安梅清咬咬嘴唇，她管不了，也不管了，“後面的事讓維華解決好了。”

　　車子從共挽園開出去，汪夫人才真正放鬆下來，她一哂道，“這都是什麼事啊，我本想着年前大家開個會，商量商量明年要做的事，順便讓你跟大家都認識認識，”她挺喜歡艾陽的，又覺得她在滬市朋友太少了，想趁這個機會，讓艾陽也認識幾位小姐，就算是交不了知心朋友，起碼以後見了，有個點頭說話的人，沒想到卻叫艾陽看了一場熱鬧。

　　想到這兒汪夫人訕然的跟艾陽解釋，“其實雅芬跟嘉惠平時也不這樣的，可能是今天看到自己丟了的生辰禮，一時激動的了。”

　　這頭一次來就看到所謂的名媛們在打架，汪夫人真的是臉都沒處放了。

　　艾陽抿嘴一笑，她都做好了被針對的準備了，結果過來了，迎接她的是一場打戲，田鄭兩姑嫂平時肯定不會這樣，之所以今天火氣這麼旺，不過是因為對手是白漣漪罷了，如果這隻手錶是安梅清拿出來的，田雅芬只會追問，而不敢張嘴就咬定安梅清是個賊的。

　　汪夫人看時間也不早了，乾脆也不回家了，“走，我帶你逛逛去。”

　　容重言把安梅清送回家，人還沒走呢梁維華就氣沖沖的回來了，他看見容重言也在，“重言你說說，這都什麼事嘛，大過年的凈是些無妄之災！”

　　“到底怎麼回事？那表是樂局長從哪兒得來的？”

　　梁維華也是一臉的鬱悶，“還能從哪兒，他在我二嬸兒那兒拿的，我估摸着，我二嬸兒應該是從家裡當鋪里拿到的，你可能不知道，這當鋪里是會時不時的收些來歷不明的東西的，作案的一般都是死當，要價極低，這樣當鋪也有賺頭兒，我二嬸兒肯定是看是塊新表，就自己留下了。”

　　沒想到貼給娘家，倒是貼出事來了，“姓樂的也真是夠了，都什麼年紀了，還學人家追女明星，這下好了，顧勵行看見那塊表，跟蒼蠅見了血一樣，死咬着不放，還非要去豐城找我父親去。”

　　他沖安梅清道，“你趕緊收拾東西，反正是要回家過年的，不如早些回去，我看顧勵行可不是好相與的，他能把梁家翻過來！”

　　容重言見梁維華催着安梅清要回豐城，也不再多留，囑咐安梅清有事就往安家打電話，便告辭離開了。

　　等他回到家，才知道汪夫人跟艾陽根本沒回來，倒是往家裡打了電話，給他留話說是逛街去了，容重言不由苦笑，他媽看來真的把艾陽當女兒了，自從艾陽搬到家裡，他想單獨見見她都得等汪夫人睡下了。

　　汪夫人正在滬市最大的錶行里給艾陽选手錶呢，她把經理推薦的幾隻一隻只讓艾陽試戴了，左看右看覺得哪一隻都挺好的，“你喜歡哪只？今天雅芬那隻，應該是最新款的，剛才我問經理，滬市還沒貨呢，咱們倒也可以直接去瑞士定一隻，但那等的時間太久了，我不耐煩等。”

　　她想立馬買一隻送給艾陽當新年禮物。

　　為了掌握時間，艾陽一穿過來，就在滬市給自己買了塊表，但她的跟汪夫人擺在她跟前的完全不能比了，“夫人，手錶只是為了看時間方便一些，只要走的准，其他的都不是必需的，”尤其是這次，真的給艾陽了個小教訓，如果不是那塊百達翡麗太過名貴，也不會被田雅芬給發現了。

　　“如果是平常上班的女職員確實是有一塊看時間就行了，但咱們這樣的人不一樣，這表啊，也算是時新的首飾了，”汪夫人拿起一隻鑲滿鑽石的鉑金錶，“我覺得這隻就挺好。”

　　這樣的艾陽堅決不能要，錢是另一回事，關鍵戴這麼個，她哪天晚上要出去“辦個事”，這種有一點兒光就“卜靈卜靈”恨不得閃瞎人眼的小手錶，她一伸手，就把自己給暴露了，但是真收了不戴，送禮物的人又該多想了，“還是算了吧，我不太合適這個，”

　　艾陽知道汪夫人今天是一定要送她的，挑了只小小的全鋼表，據經理介紹，這也是新出的，而且是超薄，可以把鋼板切割的這麼薄，也是如今的最高水平了，“我要這個吧，”這表比那白金鑲鑽的，也就便宜一點，算是低調奢華了。

　　汪夫人對艾陽的選擇不怎麼滿意，經理推薦的幾款手錶里，她第一眼就把這塊什麼小鋼表給剔出去了，這樣的表怎麼配衣服嘛？但艾陽說喜歡，她又不想拂逆未來兒媳的意思，趕巧就看見容重言進來了，“重言來了，快，你來挑挑，哪塊更好？”

　　容重言看着風格大相徑庭的兩塊表，都不用問，他就能猜到哪塊是誰挑的，“我看都挺好，不如這樣吧，咱們都買下來，小艾喜歡的這塊，她平時戴，媽您挑的這塊，她跟您出去的時候戴，”

　　容重言隨手又在盒子里拿起一枚做成海螺胸針樣式的懷錶，“這個是我喜歡的，嗯，你閑了就戴戴，”

　　送禮還能這麼送的？

　　艾陽扶額，她好想告訴容重言，自己一點兒也不閑，就聽汪夫人已經連連點頭，讓經理把三塊表給包起來了，“就這麼決定了，這塊懷錶我也很喜歡，多別緻啊！”

　　聽見汪夫人說喜歡，容重言立馬把另一隻帆船樣式的取出來在汪夫人大衣上比了比，“這個也包起來，媽您戴上又年輕又俏皮。”

　　經理已經笑的后槽牙都齜出來了，今天這生意太賺了，“是，我馬上給您裝好，容先生這邊請。”

　　就這麼出去一趟，撈了三塊名表回來，艾陽都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了，結賬的是容重言，但這表的價錢卻是標的清清楚楚的，三塊下來，夠在滬市買處小洋樓了。

　　容重言知道艾陽有些介意，等汪夫人回屋休息了，他跟在艾陽後頭送她回房間，“真的不算什麼的，而且這麼久了，我都沒有送過你什麼，”

　　他上前一步擋住準備上台階的艾陽，小心的看着她的臉色，“我是容財神啊！財神就是有很多錢！這些對我來說真的不算什麼，我經常這麼送人的！”

　　艾陽被他的樣子逗笑了，好吧，是她矯情了，收了人家這麼貴重的禮物，還給人臉色看，“經常買這麼貴的東西送人？容重言，這可都是坤表，你想好了再說話啊！”

　　容重言大窘，“我媽，我母親，還有安師母，都是長輩，真的，全是長輩，我從來不送年輕小姐禮物的，因為怕被人粘上！”

　　艾陽大笑，瞧把這孩子嚇成什麼樣了，“我逗你玩呢，正常的人際交往送禮物我也不會怪你的，更不會因為這個跟你生氣。”

　　“我知道是你財神，也知道這些對你跟汪夫人來說並不值什麼，更知道你們送我這些，是因為喜歡我，沒有瞧不起的我的意思，這些我都懂，”

　　“但是，”艾陽晃晃手裡的袋子，“客觀價值在這兒放着呢，我現在收這樣的東西，還是太過了，可我又不好退給伯母，”她硬退看着是清高了，卻駁了汪夫人的面子，傷了她對自己的真心。

　　“這很容易嘛，以後家裡的罐頭跟果醋你全包了就好了，十年，”容重言牽着艾陽的手送她回后樓，“十年不夠，就包二十年，二十年不行，就三十年，慢慢還。”

　　“嘁，你也學會油嘴滑舌了，”艾陽白了容重言一眼，這些她姑且收下了，如果將來真的有分開的那一天，原封還給他好了，“我現在戴的這隻，雖然不是什麼特別值錢的，但是也很好用，我先不換了，等這隻壞了，再戴新的。”

　　容重言很想說這些表她可以將來留給他們的兒女，但又怕說了艾陽誤會，“嗯，也行，不過馬上過年了，你還是讓它們出來露露面，不然我媽該以為你不喜歡了，她不會生你的氣，但會再帶你去挑更好的，直到挑到你‘喜歡’的為止！”

　　艾陽張口結舌，“我其實手裡還是有一筆積蓄的，不如這樣吧，你明天帶我去買幾樣首飾吧，”她把從李家帶出來的全給安梅清讓她幫着換錢了，因為她嫌穿金戴銀的礙事，現在好了，如果讓汪夫人發現她沒有幾樣首飾，恐怕又得珠寶行走起，“唉，我把我的那些陪嫁都賣了。”

　　要是有地兒租就更好了！

　　艾陽實在是覺得把錢花在這上面，是在浪費她的資源。

　　容重言想說自己收着許多不錯的東西，可以拿來給艾陽挑，但又想到她連收下幾塊表都渾身難受，如果再給首飾，只會把人嚇跑，“那也行，明天咱們裝作出去玩，你出去挑幾樣能配衣裳的先用着。”

　　豐城梁家一片愁雲慘霧，梁伯韜沒想到一塊小小的手錶，竟給梁家招來一尊瘟神，“顧老闆，那次收到的東西都在這兒了，您看看吧。”

　　顧勵行看着盤子里的東西，“梁老闆，就這麼點兒？郭老闆就丟了個家傳的翡翠板指，這裏也沒有啊！”

　　梁伯韜為難的把賬本遞到顧勵行跟前，“您看看，這上頭都記的清清楚楚的，沒見過那些東西。”

　　當鋪掌柜知道收的極有可能是賊贓，稟過他之後，直接把東西都入了庫房了，準備放上個三五年才出手，也是他手賤，看到那塊坤表，便挑出來討樂二太太歡心去了。

　　沒想到樂二太太轉手又給了自己娘家哥哥，這下好了，所有的東西都保不住不說，還被這尊閻王給盯上了，“真沒有了！”

　　顧勵行也不是不信，如果是他，也不在一處銷贓，那樣目標太大，會被人懷疑的，但他來了，不把石頭裡榨出油，就等於是白來一趟，“你們豐城除了梁記，還有別家嗎？”

　　“有，有，”梁伯韜立馬點頭，“我這就幫您把那幾家的東家跟掌柜都請過來！再把您的失物單子也送過去，叫他們立馬就查！”

　　顧勵行幽幽看着梁伯韜，“還有那天當值的朝奉，梁老闆，我不是稀罕這些東西，我要要是那個過來銷贓的人！”

　　雖然他們的大客戶被搶了，但是在賭場外頭被搶的，輪不着他們賭場包賠損失，這些東西還不還回去無所謂，但他們真正的損失是因為這些劫案而失去的賭客，還有洪門名下這些賭場的聲譽，這些人一旦對法租界的賭場失去了信任，就再也不會來了。

　　安梅清看着在顧勵行跟前畏畏縮縮的梁伯韜，“父親，顧老闆只是過來找您了解一下情況，咱們當鋪又沒有做什麼犯法的事，什麼時候當鋪收當還要問清來歷？”

　　安梅清對顧勵行真是一點兒好印象都沒有了，就知道仗勢欺人的流氓，“顧老闆你並不是巡捕房，憑什麼跑到別人家裡來問東問西？”

　　顧勵行饒有興緻的看着安梅清，滬市上流圈子里的小姐，他留意最多的就是安梅清，除了長的漂亮家世好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

　　他一直以為容重言對安梅清有意思！

　　現在看到容重言對待艾陽的態度，顧勵行才知道自己想多了，原來安梅清在容重言眼裡什麼都不是。

　　可如果容重言看不上安梅清，那這個女人對他來說，還有什麼價值呢？

　　顧勵行撫着下巴上新長出的胡茬子，“安小姐對租界的法律真是熟悉的很，”他歪頭看着已經滿頭是汗的梁伯韜，“梁老闆也是這麼認為的？覺得我這麼貿然跑過來問東問西，是一件十分不禮貌也不守法的事情？”

　　梁伯韜沖梁維華使眼色，讓他趕緊把安梅清帶下去，“顧老闆說的哪裡話，這也怪小號的朝奉做事不嚴謹，這樣的東西過來死當，原就該問的再清楚一些的，顧老闆您能親自登門，是鄙人的榮幸，哈哈，哈哈，平時梁某想見上顧老闆一面，都沒有福氣呢！”

　　安梅清愕然的看着一臉諂媚的梁伯韜，她知道梁家是商人，但在她的認知里，梁伯韜還算得上個知書達理的讀書人，沒想到他居然會在一個流氓跟前這麼奴顏婢膝？“父親，您？”

　　梁伯韜生怕這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兒媳婦再說出什麼不妥當的話，惹顧勵行不高興，“維華，你們開車回來也累了，帶你媳婦下去歇着去！家裡生意的事不用你管！”

　　梁維華也是滿頭汗，他看不起顧勵行，但不代表他不害怕顧勵行，“走吧，這裏的事交給父親，咱們先回去，你歇一會兒。”

　　顧勵行看着被梁維華硬拖下去的安梅清，突然覺得安梅清這樣的人也不錯，能在這世道保持這種天真耿直的性格，也是一件不易的事，但如果這樣高高在上，不知人間疾苦的小姐一旦落下凡塵，被別人踩在腳下，不知道會是什麼表情？

　　想想都覺得挺刺激的，顧勵行忍不住輕聲笑了出來。

　　去請另幾家當鋪東家的人還沒有回來，梁伯韜擦了擦頭上的汗，“那個，顧老闆，舍下準備點兒薄酒，顧老闆賞個面子”

　　顧勵行懶懶揮揮手，算是賞梁伯韜這個面子了，今天沒有結果，他是不會離開豐城的，說不定還得在梁家住一晚。

　　“你父親病了？”顧勵行看着站在他跟前的趙國棟，梁伯韜介紹了他的身份，聽說他的父親是趙元慶，顧勵行突然想起來趙元慶不是要娶艾陽的男人嘛？“什麼病？”

　　趙國棟不知道顧勵行為什麼會突然問起他父親，但趙元慶的病真的讓人羞於啟齒，“勞顧老闆動問，家父前陣子偶染小恙，只是他身體一向虛弱，加上天冷，一直沒有痊癒，不過大夫說了，待天暖和些就好了。”

　　趙元慶病了？而且病的似乎還不輕？顧勵行一笑，“我也是好奇，”他閑閑道，“前些日子在十六里鋪，我看見一場好戲，”

　　顧勵行把面前的酒幹了，轉頭問梁伯韜，“梁少不是娶進來一位二房奶奶，沒幾天就登報離婚了么？”

　　梁伯韜沒想到顧勵行居然當眾說起這個，“都是過去的事了，那李氏一心求去，梁家也不是不講道理的人家，強扭的瓜不甜，就隨她去了。”

　　“嗯，是這個理，”顧勵行微微一笑，“梁家若是那種不講道理的人家，安教授那樣的大儒，也不會把女兒嫁給梁少了，不過呢，那李氏在十六里鋪賃了個小店，賣罐頭，前陣子好像聽說趙老闆還去提過親，我就是好奇結果怎麼樣了？”

　　顧勵行看戲不怕台高，捻着酒杯看着滿臉通紅的趙國棟，跟一臉愕然的梁伯韜，“我當時還想着，趙老闆可真是人老心不老呢！怎麼樣？佳期定在什麼時候了？到時候一定給我送張帖子，我也過來喝杯喜酒，沾沾喜氣。”

　　趙元慶就是去信河莊子上提親被趕出來，路上遇到河匪才受的傷，但這樣的事太丟臉了，尤其還是在梁伯韜跟前，趙國棟也不是完全沒有頭腦的傻子，他臉上的驚詫之意並不比梁伯韜少，“顧老闆哪兒聽來的這些話？家父已經有了年紀，只想在家中頤養天年，外頭那些都是無稽之談！”

　　趙國棟看了梁伯韜一眼，“梁叔叔千萬別誤會，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我父親跟您可是幾十年的交情了。”

　　梁伯韜也是頭一次聽說這樣的事，氣的鬍子直翹，他家的兒媳，就算是離婚了，想再嫁也死的遠遠的嫁，敢往豐城湊，當梁家是死的？“顧老闆從哪裡聽的這樣的話？那個李氏自小就不守婦道，若不是被那些巧舌如簧的媒人騙了，梁家斷然不會讓這樣的女人進門的，所以她要離婚，我們二話不說就答應了，那樣的攪家精留在梁家，簡直是家門不幸！”

　　他看了一眼滿臉尷尬的趙國棟，趙元慶有多好色他怎麼會不知道，艾陽偏又生的十分出色，沒準兒他還真的動過這樣的念頭，但趙國棟說沒有，那就是有也要變成沒有，“賢侄放心，我再糊塗也不會聽信這種謠言的，這些傳言你回去也不要告訴元慶兄，省得他聽了生氣，再加重病情。”

　　顧勵行伸手給梁伯韜把杯子斟滿了，“原來是這樣啊，怪不得呢，梁老闆一直在豐城，滬市的事可能不知道，那李小姐現在已經是滬市了不得的人物了，她如今是容大老闆容重言的心上人，成天跟容老闆出雙入對的，恩愛的不得了，對了，這事梁少也是知道的，我們還一起出去玩過，梁老闆如果不信，可以叫梁少過來問問。”

　　趙國棟驚訝的嘴都合不上了，“竟然有這樣的事？那這女人還真是不簡單的很！太不簡單了！顧老闆說的容大老闆，就是現在赫赫有名的容財神？”

　　顧勵行笑的意味深長，“可不是么，容老闆跟安少奶奶也是好友，這事安少奶奶也很清楚的，你們可能不知道，李小姐的罐頭生意能在滬市做的風生水起，跟安小姐的大力支持也是分不開的，這女人間的事也是好笑，明明差點兒共侍一夫，結果呢，居然真的成了好姐妹！”

　　等顧勵行一頓飯吃完，幾家當鋪的掌柜朝奉都聚齊了，大家把收來的東西放到一處，大差不差的跟顧勵行賭場賭客們失的財物對上了，顧勵行咬着牙冷笑道，“看來豐城是個好地方啊，還藏着高人呢！”

　　梁伯韜抹了把頭上的汗，“顧老闆，依我的看法，這個飛賊應該不在豐城，這哪有在自己地頭上銷贓的傻賊？我們這幾間當鋪，在豐城都是開了幾代的買賣，夥計們對縣城裡的人，也都認個八\*九不離十，來當死當的，明顯是個外地客，聽口音好像還是個北邊來的。”

　　顧勵行敲着桌子，這些都是之前丟的，最近一夜幾起剝豬玀的事件里，被劫的財物一樣都不在這裏頭，他翻看着各家帶來的賬本，都是同一天，“看來確實是故意跑到豐城來銷贓的，”

　　顧勵行煩躁的站起身，看着這群鄉下老財，“今天的事一點兒風聲也不許露出去，還有，告訴你們手下的人，如果那個人再來，一定給我拖住了，叫人往梁家報信！”

　　他見梁伯韜一臉的不情願，挑眉道，“怎麼？梁老闆不肯幫顧某這個忙？說起來樂局長拿着贓物去追小明星的事，小報可是最喜聞樂見了。”

　　這哪裡是姻親嘛，簡直就是災星啊，梁伯韜連連抱拳，“不敢不敢，梁家願為顧老闆效犬馬之力！”

　　顧勵行滿意的點點頭，把各家當鋪交上來的東西讓何林收好了，“都散了吧，記住，這事一點兒風聲也不許走漏！”

　　那飛賊手裡應該還有一批貨要出手，說不得年裡年外的，就會再次出手，他不但要看緊了豐城，整個滬市周圍，都要叫人盯緊了。

# 第54章

　　安梅清被梁家人的作派氣的睡不着, 又見梁維華被梁伯韜叫走之後半天都不回來，乾脆披了衣裳出來，在院了里散步, 順便等等梁維華, 她這個人從不藏心事（也沒有必要去藏），所以壓在心裏的話, 得立馬跟梁維華說了才行。

　　“這大晚上的安小姐好興緻啊, ”顧勵行也沒有睡，梁家是豐城首富，一處院子蓋的美輪美奐, 顧勵行沒有早睡的習慣, 加上劫他賭場的飛賊終於有了些眉目，心情一好, 也出來走走，欣賞月色下樑家園林的景緻。

　　安梅清沒想到出來散個步還能遇到顧勵行，覺得挺晦氣的, “哪有顧老闆興緻好？大晚上的在別人家的院子里亂逛？”

　　還沒有主人陪同。

　　安梅清蓮青色的旗袍外頭披了件雪貂的披肩，長長的風毛柔柔的掩住半邊臉, 將好原本清冷的氣質削弱了許多, 看上去恬靜溫柔, 顧勵行心中一動, 上前跟安梅清並肩走着, “這不, 就遇到安小姐了, 不如安小姐陪我這個客人在園子里逛一逛？”

　　他輕笑一聲，“今天梁老闆盛情款待，我一不留神就多喝了幾杯，走一走吹吹風，也好散一散酒意。”

　　梁伯韜的盛情款待，安梅清心裏更不高興了，“對不住了，我沒有這個心情，顧老闆請自便，”

　　說著轉身就往自己院子去。

　　“安小姐害怕我？不應該啊？”顧勵行可不打算放過這麼好的機會，他側身一步，踩在迴廊的台階上，擋住了安梅清的去路。

　　安梅清沒想到顧勵行膽子這麼大，“你，”她深吸一口氣，“你猜錯了，我不是害怕你，我是討厭你，我討厭你心狠手辣，也討厭你滿嘴謊話，更討厭踐踏法律，視人命如兒戲！”

　　她上下打量着顧勵行，“現在，我還討厭你不懂禮貌，沒有風度，讓開！”

　　這麼討厭他？這些女人喜歡的都是世家子，讀書人，哪會看得上他這種流氓？在她們眼裡，他只配跟戲子，妓/女這些下九流的女人們攪在一起。

　　顧勵行冷冷一笑，並沒有給安梅清讓路，“你討厭我的地方還挺多的，但你喜歡梁維華哪裡呢？”

　　“一事無成？無所事事？軟骨頭？還是聽從家裡的安排，明明知道你不高興，還跟別的女人拜了天地？嘖，第一次見你跟李艾一起的時候，我還挺驚訝的，你不應該跟她是敵人嗎？”

　　顧勵行倚在廊柱上，閑閑的逗着安梅清，“後來啊，我想通了，如果我是你，也要跟李艾搞好關係，因為我得好好謝謝她，如果不是她硬要跟梁維華離婚了，那憑她的相貌心機跟能力，梁維華這個丈夫早晚是她的，而我，才是那個下堂婦！”

　　“呃，我這樣說也不對，你有個人人敬仰的大學者父親，還有兩個爭氣的親哥哥，所以梁家是舍不得讓你下堂的，你會一直被梁維華留着，但是，”顧勵行不屑的看着氣咻咻的安梅清，“他不會再喜歡你，任憑你出身多高貴，讀書再多！”

　　“顧勵行！”安梅清忍無可忍，揮手就要去打顧勵行，被被他攥住手腕，“你放開！”

　　“你讓開，你放開，我顧勵行什麼時候聽過女人的命令？”顧勵行彎腰看着安梅清的雪白的臉頰，可能是氣得了，安梅清兩隻大大的鳳眼瞪的圓圓的，裡頭還蘊着水光，顧勵行伸手把安梅清的披肩往下拽了拽，俯身咬住她的菱唇，狠狠的吻了上去。

　　“唔，”安梅清從來沒想到有會人敢輕薄自己，她氣的都忘了反抗了，待感覺到一隻手在她的腰間摩挲，她如同被雷擊中一般，大力掙紮起來。

　　可沒等她掙開顧勵行，就被他連人抱着摁到了廊柱的黑影里，“噓，別出聲，有人來了，你不想叫人看見咱們這個樣子吧？”

　　顧勵行輕笑着捏了捏安梅清的臉，“梁家大少奶奶跟人在園子里偷/情？聽起來就是一個香艷的故事。”

　　“救，”

　　安梅清正要大叫，嘴又被堵住了，她想掙扎，可整個身子被禁錮在顧勵行懷裡，絲毫動彈不得，安梅清氣的熱淚長流，拚命搖頭要擺脫顧勵行，但卻根本做不到！

　　“啊，你，”顧勵行剛感覺到安梅清張開嘴唇，心裏狂喜，才剛想把舌頭伸進去，就被狠狠的咬了一口，頓時滿口腥咸，“你找死？！”

　　“啪！”

　　安梅清顫抖着身子，鼓足勇氣給了顧勵行一耳光，“你這個流氓，我要告你！”

　　“告我？你去啊，你覺得你那個在我跟前像孫子一樣的公公，會替你撐腰？還是你那個一事無成的男人，會為你出頭？哦，你還有厲害的娘家，你父親是滬大的教授，你一個哥哥在政府，一個哥哥在銀行，所以呢？他們會為你殺了我？不，他們只會叫你閉上嘴，沒準兒你的母親或者嫂子，還會跟你說，就當被狗咬了一口，以後離我遠一點兒就行了。”

　　顧勵行看着一把拉住被自己逼得要掉下台階的安梅清，將人再次帶到懷裡，捏着她的下巴強迫她看着自己，“怎麼？你不相信么？”

　　顧勵行又在安梅清唇上吻了一下，他之前女人很多，在他跟前，哪一個都比安梅清溫順乖巧，嫵媚妖嬈。

　　可能是被人想盡辦法討好慣了，懷裡又驚又怒，甚至還在瑟瑟發抖的安梅清給了他前所未有的悸動，他全身的血液都朝着一個地方匯聚，讓他幾乎要喊出聲，如果這不是在梁家，管她是誰的女兒誰的妹妹，他會立馬將安梅清拆骨入腹的。

　　“你放開我！”安梅清感覺到顧勵行身體的變化，氣的兩眼通紅，她用盡全力在顧勵行懷裡踢打，“來人啊，來人啊！”

　　她不信她的家人會這麼對她，會不相信她，“維華，梁維華！”

　　顧勵行只覺臉上一疼，撫上去時，赫然看到指上的血跡，“真夠辣的，不過我喜歡，”

　　他鬆開安梅清，“其實你不必如此的，別以為你們這些上流社會的文化人就那麼清純高潔，其實還不是一樣的男盜女娼？比我們煙花里的堂姐兒嫖客們又能高貴到哪兒去？”

　　“你父親你哥哥，哪個不是左擁右抱妻妾成群？”顧勵行輕嗤一聲，安梅清聲音夠大，那邊梁維華已經往這邊跑過來了，“就連那個配不上你的男人，不也照樣跟別的女人拜了天地？如果不是李艾看不上他，沒準兒他們連孩子都懷上了。”

　　千金小姐又怎麼樣？梁維華要娶艾陽的時候，她不照樣忍下來了？在顧勵行看來，這些女人，也不過是嘴上說的漂亮罷了，就像艾陽，他讓她跟他的時候，說什麼無心婚嫁，只想經營自己的鋪子，可轉身還不是一頭扎進了容重言懷裡？

　　想到艾陽在容重言跟前的樣子，顧勵行心頭火起，上前一步，抓住安梅清的肩膀把她扯回到自己身邊。

　　對顧勵行來說，把高高在上的安梅清一步步逼上窘途，比剛才把人抱上懷裡肆意輕薄還要刺激，“就算是你跟我有什麼事，梁家也不敢把你怎麼樣的，不信咱們可以試試。”

　　終有一天，那個狡猾如狐的女人，也會落到他的手裡。

　　“顧勵行你做什麼？”梁維華正看見顧勵行拉着自己妻子往懷裡摟，大喝一聲，“梅清！”

　　安梅清猛然回頭，看到氣喘吁吁部過來的梁維華，“維華~”

　　梁維華看着滿臉是淚的安梅清，一把將人從顧勵行懷裡扯出來，“怎麼了？怎麼回事？”

　　他怒視着顧勵行，“你剛才在干什麼？！”

　　顧勵行微微一笑，“我這個大流氓能幹什麼？自然是干喜歡乾的事了？”

　　他沖安梅清點點頭，“我先走了，你可以考慮考慮我的提議。”

　　他上下打量了梁維華一眼，輕笑道，“到時候你就會知道，我比你這個沒用的丈夫，強多了。”

　　梁維華眼睜睜的看着顧勵行揚長而去，再看安梅清，卻發現她牙關緊咬，渾身僵直站在那裡，他輕輕搖了搖安梅清，“梅清，到底怎麼回事，你告訴我啊！”

　　安梅清恨恨的看着顧勵行的背影，“你殺了他，你去殺了他啊！”

　　“殺了他？為什麼？”梁維華看着妻子蒼白的臉，瞬間明白了，他抬頭想追顧勵行，最終還是頹然收回腳步，回身一把把安梅清摟在懷裡，“別怕，沒事的，走，咱們先回去。”

　　梁維華把半扶半抱的把安梅清弄回他們房裡，轉身倒了杯水，“你喝口水，跟我說到底怎麼了？”

　　安梅清一把把梁維華手裡的杯子打飛，“你說怎麼了？”

　　她哇的一聲放聲大哭，“你別裝了，你分明什麼都看到了，可你裝作什麼都不知道，我叫你殺了他，你不敢，你連罵他打他都不敢，他說了，你不敢的，你們梁家人都不敢的！”

　　梁維華霍然起身，“天那麼黑，我也沒有看太清楚，不敢肯定他到底在做什麼，我問你，你又不說，現在叫我去殺他，你為什麼不早說？”

　　“說，我怎麼說啊？！”安梅清俯在椅背上大哭，她被人輕薄侮辱，這樣的話叫她怎麼跟梁維華說出口？“你明明都看見了，”

　　安梅清想起顧勵行的話，心裏的屈辱更甚了，“你去呀，你去殺他，打他！他欺負你老婆！”

　　“這，我，”梁維華不是不生氣，他當然生氣，在他的家裡，自己心愛的妻子被人侮辱，可是剛才父親才反覆交代他，就算是不能跟顧勵行搞好關係，也不能得罪他，而且這人都走了，他再追過去，“可事情都過去了，再說你，你也沒吃什麼虧，梅清，要不，”

　　安梅清猛然抬起頭，狠狠的盯着梁維華，“你再說一次？”

　　她沒吃什麼虧？她從小到大都沒被人這麼對待過，而且，想起來自己遭受的一切，安梅清噁心的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扒爛了，她凄然一笑，“我明白了，別人早就看明白了，是我，一直犯傻呢！”

　　她以為自己找了一個真心愛自己，把自己捧在手心裏，把自己看的比生命還重要的男人，現在她才知道，是她自視過高，梁維華眼裡的她，跟顧勵行眼裡的她又有什麼不一樣呢？不過都是一個可以輕慢褻玩的女人罷了，她站起身往外走，她要離開梁家，這種骯髒的地方，她一刻都不要呆了。

　　梁維華以為安梅清要跟顧勵行拚命去，趕緊將人抱住了，“梅清，你冷靜點兒，真的不是什麼大事，你長的那麼漂亮，男人見了你難免心動，顧勵行可能是喝多了才冒犯你的，平時他也不這樣，而且事情都過去了，你突然跑過去鬧，說人家調戲你，如果他不承認呢？這對你的名聲也不好啊，大過年的，鬧的長輩們都生氣，你聽我的好不好？以後你就呆在屋裡，顧勵行走了你再出來，等回了滬市，咱們也再不見他了，行不行？”

　　安梅清陌然的看着梁維華，“維華，這就是你對我的愛？”

　　梁維華一個頭兩個大，“我當然愛你，所以我沒有怪你，不是我懦弱害怕那個顧勵行，但你要冷靜的想一想，這個時候我應該去把顧勵行打一頓，但是他就是個流氓，打了他對他有什麼損失？毀的只有你的名聲，你不知道這流言有多可怕，今晚他就是抱了你，可是我一去，明天豐城就會傳成什麼你想過么？”

　　梁維華看着安梅清木然的臉，覺得她把事情想的太相當然了，“人家都會說，我梁維華的妻子，梁家的大少奶奶，叫人睡了！”

　　“啪，”安梅清一個耳光打在梁維華臉上，“讓開！”

　　梁維華生生挨了安梅清一巴掌，反而把她抱的更緊了，“不讓，我知道你心裏難受，你難受就打我好了，一直打到你氣消為止，但你不能衝動，你現在過去鬧，害的只有你自己，我是為你好，我知道你委屈，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咱們給他把這筆賬記着，終有一天，我會給你出這口氣的！”

　　安梅清無聲而笑，給自己出氣、就憑梁維華？相信他還不如相信巡捕房呢，“我去給我哥哥打電話，我要回安家去，我不能再跟顧勵行呆在一個屋檐下了，”她推看梁維華，一字一頓道，“不然我就把這房子給燒了！”

　　原來是要回滬市，回去也行，至於在滬市顧勵行不敢打妻子的主意，梁維華點點頭，“行，不過別讓大哥過來接你了，我現在就送你回去吧，咱們現在就行！你收拾東西，我去開車！”

　　顧勵行一夜黑甜，一直到天光大亮梁伯韜親自來請他吃早飯才從床上起來，他簡單的洗漱了一下，看着桌上擺的滿滿噹噹的早餐，“謝謝梁老闆款待了，梁少呢？怎麼沒見他？”

　　昨天梁維華親眼看到他抱着安梅清，可是還是就那麼讓他走了，顧勵行笑着搖搖頭，他真想知道安梅清再看到他會是個什麼表情，細論起來，堂堂的千金小姐，滬上名媛，看男人方面還真的不如一個鄉下丫頭呢！

　　梁伯韜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麼事，看梁維華的神氣，應該是兩口子又吵架了，自家那個低頭娶進來的媳婦才來就要鬧着回娘家，“昨天晚上滬市突然打電話，說是親家家裡出了點事，維華跟梅清趕着回去了，”

　　他似模似樣的嘆了口氣，“看樣子，興許是親家老爺身體有什麼不舒服的，沒辦法，這人上了年紀，就是常有個七災八難的。”

　　顧勵行輕笑一聲，在桌邊坐了，“是嗎？早知道我昨天跟梁少一道兒回去了，左右豐城也沒有什麼事了，我可是等着梁老闆的好消息了。”

　　這個海口梁伯韜可不敢誇，“顧老闆放心吧，我昨天叫人連夜把那飛賊的畫像給畫出來了，”他從口袋裡拿出那張畫像，“今天就叫人印了散到豐城各處，只要有人看見這上頭的人，咱們立馬就能知道。”

　　“不過么，”梁伯韜做出誠心為顧勵行考慮的樣子，“照我開當鋪的經驗，這種賊警惕性極高，通常是不會再吃回頭草的，這事兒已經過去小半月了，估計已經出了豐城縣了。”

　　顧勵行卻不是這麼想，豐城縣是滬市周圍最富裕的地方了，洪門在這裏的勢力又不像十六里鋪那麼深厚，何況那飛賊搶賭客是為了什麼？自然是為了發筆橫財，這幾個月算下來，他的這筆橫財可是發的非常不小了，這些錢到哪兒去了？

　　自然要會留在滬市這個銷金窟里，那當他揮霍完了呢？再作案是必然的，他就不信，他拿篩子把滬市過上一遍，還抓不住這個敢在太歲爺頭上動土的傢伙！

　　“梁老闆說的也有道理，這馬上就過年了，我也不多打擾了，還請梁老闆多上些心，”顧勵行邪邪一笑，“說起來我跟貴府也不是一般的關係，不論是梁少還是安小姐，我們都是有深交的。”

　　“是是是，”梁伯韜根本不信顧勵行的話，但還得賠笑點頭，只盼着這位閻王趕緊滾蛋。

　　過年這幾天艾陽就窩在容公館了，但在汪夫人的安排下，她的生活照樣是“豐富多彩”，試衣裳，試首飾，試化妝品，打麻將，到了晚上，還要被容重言容老師拉着學華爾茲。

　　“哪有你這樣的啊？我早就學會了，你還非要教？”艾陽被容重言摟在懷裡，隨着音樂慢慢滑着舞步，“凈想占我便宜。”

　　占她便宜？她是他的女朋友，情人之間哪有什麼“佔便宜”之說？他真的是一心想讓艾陽把舞學好好不好？

　　對艾陽不理解自己的苦心，還亂把他當登徒子的行為容重言堅決予以批判，“你這個人聰明確實是很聰明，學什麼都快，但是學的快不代表學的好，你想，你倒是學會開槍了，但可曾百發百中過？”

　　“嘁，”真是越來越會狡辯了，艾陽裝作自己真的跳的“不熟練”，狠狠在容重言腳上踩了一下，“哎呀對不住啊，又踩到你了！”如果不是怕容重言懷疑，她隨時能給他表演一下什麼叫“百發百中”好不好？

　　容重言哪裡會不知道她是故意的，艾陽學什麼都快，跳個華爾茲也不在話下，只一天功夫，就可以輕鬆跟上他的舞步了，讓曾經請了外國老師苦練過的容重言常常懷疑，當年老師對自己的誇獎是不是看在錢的份兒上？

　　艾陽抬頭看着容重言委屈的小模樣，噗嗤一笑，“哎呀不跳了，累死了，”她這两天的活動真的比她在莊子上鍛煉還累，真是不得不佩服，闊太太們其實也挺不容易的，“你不知道，下午有人過來，我在旁邊陪着，都睡着了，”艾陽想起來下午大家偷看她的眼神，居然有人在猜，她是不是懷孕了，才開始嗜睡！？

　　容重言拉着艾陽的手在沙发上坐了，“我跟媽已經說了，我想清靜两天，咱們閉門謝客，”他難得像現在這樣，天天呆在家裡，所以各種有所求的親親戚朋友都涌了過來，有時候覺得反而比出去更累。

　　“我見貴生叔過來，說是那個飛賊有消息了？”艾陽雖然不認為自己會被查出來，但還是挺關心事情的進展的。

　　容重言點點頭，“顧勵行去豐城查了，我也叫人去梁家問了問，”容重言把打聽到的消息跟艾陽說了，“顧勵行是覺得那位高人還會有下會，也有可能還在豐城銷贓，所以準備守株待兔。”

　　“噢，那你覺得呢？”顧勵行這麼認為，她不這麼做就好了，以後換個打扮也行，而且艾陽也沒打算把剝豬玀當做“事業”來做，現在金盆洗手，也沒有什麼可留戀的。

　　容重言托着下巴，“其實我覺得，”他看了艾陽一眼，這丫頭愛笑自己“自作多情”，但他下來說的話應該是“多情”的有理有據了，“我總覺得這位高人應該認識我，而且是在默默的關照我，”

　　容重言把自己得到的“關照”一一跟艾陽數了，“雖然我不知道他是誰，為什麼這麼做，但總能感覺到他對我的善意，所以呢，我準備在滬市跟周圍大張旗鼓的抓一抓這位高人。”

　　艾陽舒服的倚在容重言身上，“你是要告訴他，有人在抓他，讓他小心一點兒，最好躲的遠遠的。”

　　容重言點點頭，“除了搶賭客之外，他沒有做過任何不好的事，若真的落到顧勵行手裡，顧勵行那人又是個睚眥必報的性子，我擔心他會有什麼危險。”

　　“你說的對，那你準備怎麼做？”艾陽想聽聽容重言的計劃。

　　容重言一笑，“其實很簡單，這案子最初就是公共租界巡捕房接的，讓李探長好好查，狠狠查，把滬市翻過來捋一遍，”他攤攤手，“如果這樣還驚動不了他，那就只有一個可能，就是那位高人已經不在滬市了。”

　　艾陽沖容重言伸了個大拇指，“這樣挺好，我看田二太太也窩着火呢，肯定會盯死巡捕房的。”

　　任哪個女人，老公送的生日禮物被劫走了，兜了一大圈兒就算是再回到自己手裡，可那還是她的禮物嗎？戴出去心裏也膈應啊，想到這兒，艾陽還覺得挺對不住田雅芬的，自己害人家生日沒過好。

　　“對了，明天我帶你去安教授家拜個年吧，我聽貴生叔說，梁家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梅清姐當天晚上就回來了，而且直接住回了娘家，這大過年的回娘家，我怕有什麼事，萬一跟顧勵行有關係，不如咱們過去看看，”安教授是他的先生，安梅清從小對他就很好，萬一真的是因為顧勵行去梁家又說了什麼不妥當的話，容重言也得過去道個歉。

　　“唉，這真是叫爛泥給糊上了，洗都洗不幹凈，”就算是容重言不認顧勵行這個哥哥，外人卻還是會把他們當兄弟來看，“行吧，我也給安小姐拜個年，當初要沒有她幫忙，我也不會走的這麼順利，”做人得知恩圖報，尤其是安梅清這種，沒有一點兒壞心眼，什麼都知道，卻依然保持着天真純良的姑娘。

# 第55章

　　容重言過去的時候, 安家人都在, 看到容重言送來的節禮，安家老大安子正哈哈一笑，“我說重言老弟, 現在整個滬市都知道你有一個如珠如寶的女朋友, 而且還是做進口罐頭生意的，”

　　因為安梅清的緣故, 安家可以說是最早吃上罐頭的人家, 後來不論是罐頭還是果醬跟果醋, 安家真的是就沒有斷過，加上節禮里添上一匣子罐頭, 成了滬市的風氣，做為滬大教授安先生，收的就更多了，“你看看, 今年我們收了多少了？”

　　容重言無奈的聳聳肩, “大家都送這個, 只能說明一點，就是艾氏的罐頭是真的很好吃，”他伸手揉了揉安子正的小兒子的頭，“煥陽喜不喜歡吃？”

　　安煥陽認真的點點頭, “喜歡, 我喜歡吃, 最喜歡吃枇杷的, 就是太少了！”

　　小孩子的話把大家都逗笑了，安先生看了艾陽一眼，“這位就是李小姐？”

　　容重言點點頭，給安先生介紹艾陽，安先生對艾陽也是早有耳聞，但他對艾陽的那些新聞並不是很以為然，淡淡的點了點頭，沖自己的妻子道，“梅清怎麼回事？怎麼還不下來？叫她下來陪李小姐說說話，重言跟我過來，前陣子我給在米國教書的懷教授寫了封信，希望他能回國幫你籌備辦學的事情，他給我回信了，你過來看看。”

　　安梅清聽說容重言跟艾陽來了，遲疑了一下還是換了衣裳下樓，才走到樓口就看見艾陽正抬頭看着她，“小艾你來了？”

　　艾陽卻敏銳的感覺到安梅清氣色非常不好，臉甚至都是浮腫的，臉上的笑容更是硬扯出來的，“是啊，重言帶我過來給安先生拜個年，聽說你在家，就過來看看你。”

　　安夫人看了女兒一眼，嘆了口氣，不知道該不該讓她們單獨說話，女兒那天回來之後，就把自己關在屋裡放聲大哭，任誰敲門都不肯開。

　　她問梁維華，梁維華又吱吱唔唔的不肯說，最後只說家裡還有事，讓安梅清在娘家休息两天，過年的時候他再來接她，就跑沒影了。

　　這两天安夫人怎麼問，女兒都是不吃不喝不說話，只沉着臉坐着，梁維華倒是天天打電話，她卻死活不肯接，甚至還跟自己說，她想離婚！

　　可是安先生的性子安夫人是知道的，就算是外頭的人離一百遍，安家都沒有離婚的女兒，她說離婚，丈夫怎麼可能答應？

　　後來她一再逼問，才知道女兒遇到了這樣的事，這讓安夫人又是心疼又是生氣，萬幸的是女兒沒有吃大虧，但她並不贊同女兒因為這個就生出了跟梁維華離婚的念頭，這事又不能怨人家梁維華，而且出了事之後，梁維華一點兒怨言也沒有，還小心翼翼的生怕女兒難過，這表現讓安夫人對梁維華最後一點兒不滿都蕩然無存了。

　　安夫人甚至還有些埋怨女兒看不到梁維華的真心，男人能做到這一步，太不容易了，而女兒卻因為這個要跟女婿離婚，明顯是叫自己給慣壞了。

　　“要不咱們在小客廳里坐吧，”安夫人摸不准她們兩個的關係，小心翼翼道，“我年紀大了，跟你們也未必說的到處，叫你二嫂子陪着你們，李小姐頭一次來，中午就跟重言在家裡吃飯，我叫廚上給你們安排去，”

　　她飛快的給二兒媳一個眼風，讓她陪着安梅清跟艾陽。

　　安家二少奶奶不以為然的撇撇嘴，安梅清都出嫁幾年了，可在安家，還是最寶貝的那個大小姐，大過年的不在婆家獃著，愣是跑回娘家賴着不走，偏還沒有人敢吭聲，不但不敢吭聲，她心情不好，一家子都不敢大聲說笑！

　　“李小姐請這邊坐，你喝茶還是咖啡啊，我叫人給你準備，”二少奶奶沖安梅清招招手，“梅清快過來啊，李小姐都來看你了，你就這麼一直站着啊？過來跟李小姐說說話，”

　　二少奶奶對艾陽其實挺好奇的，這蹬了梁維華，傍上容重言，還被這麼當個寶貝一樣帶出來見人，也確實是叫人欽佩了，“李小姐可真漂亮，以前人家都說我們家梅清是滬市第一美女，今兒一見李小姐，嘖，真是一點兒都不比我們梅清遜色。”

　　安梅清聽見二少奶奶說她是什麼“第一美女”，厭惡的皺皺眉，“小艾，你到我房間里來吧，我有話跟你說，”她看了一眼二少奶奶，“叫人把茶送到我房裡來，小艾喜歡喝茶，龍井就好。”

　　二少奶奶被安梅清的態度氣的心時咬牙，卻又不願意被艾陽看笑話，只得乾笑兩聲，“那你們說話吧，我一會兒叫人把茶給你們送上去。”

　　艾陽看着一身落寞，低着頭心不在焉的安梅清，她這個人很少跟人說話這麼沒禮貌的，看這樣子肯定是出了什麼事了，她快步上了樓梯，笑道，“正好我讓我参觀参觀才女的房間是怎麼布置的？”

　　等女傭進來放好茶，艾陽聽着人走遠了，才輕聲道，“能告訴我出了什麼事嗎？如果你信得過我的話。”

　　之前在共挽園的時候，安梅清還好好的，容重言又說她是當晚跟着梁維華回了豐城，又在當晚回了滬市，而那天，顧勵行也去了梁家，“是不是顧勵行？”

　　安梅清愕然的抬起頭，瞬時又脹紅了臉，“沒，沒什麼，我沒什麼事，”說著就站起身來，“咱們下去吧，我屋裡也沒什麼看的，都是書。”

　　艾陽嘆了口氣，“你說沒有事那就是沒事好了，”

　　她把安梅清拉到一旁的衣帽間，指着穿衣鏡道，“但你看看你現在的樣子，整個人沒一點兒精氣神兒，安小姐，如果你希望別人覺得你身上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就要裝的完美一些，不然你強撐沒事的樣子更可憐。”

　　“我，我，”安梅清看着鏡子裏面色蒼白的自己，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怎麼變成這副鬼樣子了？“我也沒想到，我，我也不想的。”

　　安梅清拉開衣櫃，“我沒梳妝，衣裳顏色也不好，我換件衣服，化個妝就好了。”

　　艾陽看着語無倫次的在衣櫃里翻找的安梅清，過去把她拉過來，“我知道你是個什麼樣的人，也知道顧勵行是什麼樣的人，就算是出了什麼事，我敢肯定，那也一定不是你的錯，可你為什麼卻在折磨你自己？”

　　大滴大滴的眼淚從安梅清的眼睛中滑落出來，半天她捂住臉蹲在地上，“我也知道，這不是我的錯，可是，我就是想不通，為什麼壞人卻得不到懲罰，照樣活的逍遙自在，我卻要承受這些？”

　　這幾天只要一到夜裡，她就會夢到顧勵行，她不停的跑，大聲的喊人，希望有人來救她，可是直到從夢中驚醒，她都等不到救她的人。

　　艾陽蹲下身撫着安梅清的後背，“壞人之所以可以逍遙自在，除了他們沒有得到法律的制裁之外，還有就是他們自身道德標準太低，對一個沒有底線，不知道是非好歹的人來說，他就算是殺人放火，破家滅門，也不會有一絲愧疚之感的，所以有時候，我們不妨跟這樣的人學習一下，”

　　艾陽掏出手絹塞到安梅清手裡，“最起碼，不能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豈不知那正是他們需要的？就像你現在這個樣子，除了自己難過，家人擔心之外，對顧勵行有一點兒妨礙嗎？被他聽說了，沒準兒他還很得意，覺得對你有足夠的影響力呢！”

　　安梅清抬起頭，“根本不是這樣的，你什麼都不知道！我就是生氣，為什麼人可以那麼的無恥，為什麼我最親的人叫人忍耐，小艾，你現在也在勸我，叫我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艾陽突然覺得安梅清很可愛，“我當然什麼都不知道，我不就是憑着顧勵行的人品隨口瞎猜嘛，”她忙給安梅清順毛兒，“可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直接就猜到他？還大概猜着你遇到了什麼事？”因為我看過小說啊！

　　“我確實是在勸你，讓你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但這並不是否認你的痛苦，也不是讓你用你的沉默去縱容他，而是不想你這麼折磨你自己，”

　　艾陽覺得穿旗袍蹲着簡直就是在受刑，可安梅清一點兒起來的意思也沒有，乾脆就直接往地上一坐，“我不是在十六鋪開了間洋果行嘛，你猜有一天顧勵行跑去跟我說什麼？”

　　“說什麼？”聽艾陽不是像安夫人那樣勸她，安梅清放鬆來，也學着艾陽的樣子直接坐到地上，拿手絹擦着眼淚問道。

　　艾陽冷冷一笑，“他說我只要跟着他，想做什麼都可以，還可以什麼都不做，也能過上為所欲為的生活。”

　　“呸，他不是叫你給他當情婦嘛？”安梅清聽着都氣的不行，“你怎麼說的？”

　　艾陽歪頭一笑，“我當然不能當街揍他啊？我說我沒興趣，然後就卷着行李跑滬市來了，結果就遇到重言了。”

　　安梅清突然想到顧勵行那天晚上對她做的事，一陣兒反胃，她回到家之後，把自己關在浴室里狠狠洗了好幾遍，活了二十多年，安梅清都沒見過比顧勵行更噁心的男人了，“那他沒對你做什麼吧？他那個人，就是個畜牲。”

　　艾陽嘆了口氣，“不管做沒做什麼，有些侮辱跟傷害都已經發生了，就看咱們自己怎麼去紓解自己了，對我來說，如果真遇到讓人噁心的事，不如告訴自己，當被狗咬了，然後將來如果自己有能力有機會了，就準備好棍子，狠狠給他點教訓，如果沒有機會，也不能把過錯攬在自己身上，壞的是男人，咱們什麼也沒有做錯，漂亮不是咱們的錯，吸引人也不是咱們的錯，錯的是那些沒有一定自制力跟道德感，不知道什麼叫尊重女性的猥瑣男人們！”

　　安梅清不哭了，“你說的道理我也懂，我也知道這事不怨我，誰會想到在自己家裡，還能遇到流氓？但我最生氣的是梁維華的態度，”

　　回來之後安梅清哭了好久，等她沉靜下來，她發現顧勵行的行為固然讓她氣憤跟噁心，但自己丈夫的態度更讓她心寒，她嘗試着去想，如果是她看到梁維華被人欺辱了，她會是個什麼態度，起碼不會告訴他，說沒事，當沒事發生就好，就像艾陽說的，找機會打回去才是男人該有的態度。

　　安梅清輕嘆一聲，“我真是挺佩服你的，發現梁維華不是你的良人，立馬就把婚給離了。不像我，”明明看清楚掉在了坑裡，還得硬把苦楚咽下去，咽不下去，周圍的人還會勸她，讓她努力去咽。

　　“你這個人很奇怪，你發現了沒？”艾陽換了個位置，跟安梅清面對面坐了，“你很矛盾。確切的說，是你們這些所謂的受過西式教育的人，都很矛盾，真的還不如那些沒有讀過書，鄉下那些愚昧無知的百姓呢！”

　　安梅清愕然的看着艾陽，她沒想過艾陽會這麼看她，“矛盾？哪裡矛盾了？”

　　艾陽想了想，“我雖然沒上過洋學堂，但是平時還挺愛看點兒外頭的書的，我覺得吧，你們生活在華國幾千年形成的大環境里，就算是不想，但骨子里屬於華國人，精華的糟粕的都是沒辦法剔除的，在某些時候，它們會不經意的在你們的身上體現出來。”

　　見安梅清想開口，艾陽沖她擺擺手，“比如，你現在對自己的丈夫很不滿意，心裏更多的是不想跟他生活在一起了，對不對？”

　　安梅清絞着手指，她沒想到她一個從小上洋學堂，受西方教育的人，居然被艾陽教育了，“其實西方也不是絕對的自由民主，那邊的女人，也多依附於男人的，”

　　艾陽點點頭，“那我就不知道了，”她不看西方的小說的，西方的古代男女關係是什麼樣的她不知道，“但現在我看報紙上書上都是在號召女人站起來，出來工作，有自己的人生價值跟經濟社會地位，不再看男人的臉色行事。”

　　“你應該算是如今華國女性中受教育程度，家世最好的那一批人了吧？但你卻不敢擺脫自己不喜歡的婚姻？”

　　艾陽原本是站安梅清跟梁維華的，雖然梁維華沒出息了點，但男人嘛，你不能既要他溫柔顧家貌美如花，還要他橫刀立馬疆場衝殺。

　　安梅清既然享受了低嫁給她帶來的優越感，就不能再抱怨老公家世不給力，不能給自己撐腰，出門是霸王回家是孫子的男人，有沒有，應該有，但不是每個女人都有那個好運氣的。

　　“你說我發現梁維華不是良人，所以堅決離婚，其實不是的，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嫁給他，這樁婚事本來就不是我答應的，結束它是必然的事，跟梁維華是什麼樣的人沒有關係，而且，”

　　艾陽順手扎了安梅清一刀，“如果我跟你一樣，在大學里認識了梁維華，我也是絕對看不上他的，我對梁少談不上太了解，我也承認，目前來看，他其實不是個壞人，也算是一個好丈夫，”

　　但安梅清這樣的女人，自己不是霸王花的人設，如果沒有一個強勢的夫家，根本沒辦法保證她還過着小仙女的生活，也不能保證她不被別人覬覦。

　　“但現在遇到事了，你發現他保護不了你，對他失望是必然的，”艾陽嘆了口氣，世上本無兩全事，“也因為這個原因，你不再愛他了，也是必然的，所以想離開他就離開好了，沒什麼可糾結的。”這麼折磨自己何必呢？

　　安梅清可憐巴巴的看着艾陽，“小艾，為什麼什麼事情到你那兒，就變的那麼簡單呢？”

　　艾陽撇撇嘴，“因為我習慣了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不愛了就分開，哪有那麼多是非對錯？如果愛的話，就算是他沒出頭，你也會替他找出各種理由的，唉，不過你真的要離婚，恐怕又是一場硬仗。”

　　安梅清點點頭，“我家裡人這關我都不好過，你不知道，我母親知道了這件事，不停的說我選對了人，因為我出了這樣的事，梁維華沒有嫌棄我！”

　　擦，這是親媽？艾陽驚訝的張大嘴，好吧，她很同情這個時代的女性，“所以呢？叫你好好跟梁維華過日子，珍惜這麼好的男人？”

　　安梅清嗯了一聲，“可我就是忘不了那天他跟我說的那些話，我怎麼也想不到，我愛的男人，要共度一生的人，居然是一個可以眼睜睜的看着我被人欺負而選擇視而不見的人，”

　　“小艾你知道嗎？我不求他替我殺了顧勵行，也不求他能打贏他，但他得有個態度，他要去罵，去打，就算是輸了，被顧勵行打傷了，起碼我知道他是愛我的，或者他告訴我，他想了什麼辦法來替我出氣，”安梅清的眼淚又下來了，“可他卻跟我說，讓我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以後離顧勵行遠一些就好了，”

　　這確實挺可氣的，梁維華真是慫出了新高度了，更奇葩的是，安家人卻覺得這樣的梁維華真不錯？“你真的要離的話，就要做好意思準備了，想想怎麼面對家人的指責，還有梁維華的糾纏，甚至還有顧勵行，那個自大狂，說不定還以為你是因為他才選擇離婚的。”

　　艾陽對安梅清到底能不能堅持住心裏沒底，而且她也不好干涉的太多，“其實出國深造兩年，是個不錯的辦法。”

　　顧勵行的手應該還伸不到國外去，而且滬市還有個容重言呢，有他干擾着，顧勵行就算是跑到國外，也呆不長久。

　　出國去？安梅清的眼睛登時亮了，“我怎麼沒想到呢？我早就想出國了，是母親一直不放心我，舍不得我離開她！”

　　過完年滬市就在一批學生要出去，她可以跟他們一道兒去的，“就這麼辦，我就說出去散心，”安梅清從地上站起來，才發現自己腿麻了，她哎喲一聲，還沒反應過來，就被艾陽給托住了，“小艾，你力氣好大。”

　　真是個傻姑娘，想通了立馬有閑心考慮這些有的沒的了，“我從小幫家裡做活兒，力氣就練出來了，你也一樣，趕緊吃好喝好，把身體調養好，我聽說現在出國，要坐好久的船，你身體不好的話，可是要遭大罪的。”

　　回去的路上艾陽把安梅清的事大概跟容重言說了，“這個顧勵行，腦子真的是有病啊，唉，好想打他。”

　　容重言握住艾陽的手，“交給我。”

　　“好，我等着，”艾陽沖容重言微微一笑，“不過安小姐要出國的事你得先跟安家人保密，也要跟梁維華保密才行，省得梁維華又一腔熱血的跟過去，安小姐還是不能省心。”

　　“你覺得他就那麼不能原諒？”

　　雖然艾陽嘴裏說著尊重安梅清的選擇，自己沒有給太多的意見，但容重言還是聽出來了，艾陽是支持安梅清跟梁維華離婚的，鼓動她出國，不過是一種迂迴戰術罷了。

　　艾陽沒辦法告訴容重言，她最想的就是安梅清徹底擺脫顧勵行，有了她跟容重言的存在，顧勵行註定是要悲劇的，所以安梅清離他越遠越好，“是啊，雖然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着各自飛，但這大難還沒有來呢，梁維華的表現就夠叫人寒心的了，難道等大難來的時候，吃了虧受了傷再飛嗎？”

　　容重言承認艾陽說的都對，他對梁維華的表現也十分的不齒，但人家畢竟是夫妻一場，之前還挺恩愛的，“終究是有點兒可惜”

　　“可惜什麼？”艾陽白了容重言一眼，“其實叫我說，在梁維華同意娶二房的時候，就應該離婚了，安小姐已經夠能忍了，一個扛不住家庭的壓力，也扛不住外界的壓力的男人，你說要他干什麼？養頭豬還能殺了賣肉呢，弄這麼個男人，給自己找不痛快啊？”

　　哎喲，這麼凶？容重言伸手在艾陽嘴唇上颳了一下，“瞧這嘴巴撅的高的，你放心，你找的男人，既扛的住家裡的壓力，也扛得住外的風雨，不會叫你受委屈的。”

　　嘁，嘴還挺甜的，艾陽拿眼睛剜了容重言一眼，“你扛不扛得住我無所謂的，因為我扛得住，”她的天她自己能撐起來，所以男人是不是夠強，對她來說，並不是必須的，但對安梅清來說，卻不一樣了，“你記住啊，一點兒風聲也不許走漏，伯母那裡也不許說！”

　　“好好好，但等梅清姐決定好要去哪裡之後，我可以幫她看看有沒有認識的朋友在那邊，她一個女人，有熟人照顧一下比較好，”容重言對安梅清的獨立能力不是很放心。

　　“這個可以有，”艾陽爬在車窗邊上看着蔚藍的天空，“我也想出去看看，不想老呆在一個地方。”

　　“你也想出國去？”容重言這下緊張了，她不會想跟着安梅清出去吧？“小艾啊，你想出國也可以，起碼在國內再讀幾年書，”等他料理完國內的一切，陪着她出去，容重言都不敢想艾陽一人遠渡重洋，他留在滬市要怎麼生活，“不用急的。”

　　“嗯，我也知道，我也就是感慨一下，我出去不是一定要讀書的，我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麼樣的，”這時候的華國這麼乾淨這麼美，不知道米國英國又是什麼樣的風土人情？

　　這樣啊，那就更簡單了，“以後我陪你過去走走。”

# 第56章

　　轉完了安先生家, 容重言又帶着艾陽往黃山路去, 他提前跟續夫人報備過了，要帶着艾陽過去吃飯。

　　這也不是艾陽第一次去續夫人那裡了，搬進容公館的第三天, 汪夫人就主動提醒容重言, 要帶着艾陽往黃山路去一趟。

　　當時艾陽就對汪夫人佩服的五體頭地，汪夫人越大度, 越支持容重言跟生母來往, 容重言就會越把汪夫人這個養母放在心上, 而且容重言又是汪夫人一手帶大的，二十年的養育之情, 並不比續夫人的生恩淺多少。

　　且有了汪夫人的大度在前，續夫人對汪夫人除了感激，再不能一點兒怨言出來，兩邊的關係越好, 容重言這個兒子的日子才越好過, 從這一點上來說, 容重言要比顧勵行幸運的多。

　　等艾陽見到了續夫人，對這位夫人也是刮目相看了，她根本沒有遇到小說里那種常見的婆媳問題，汪夫人把她當女兒, 續夫人也是拿出全部的善意來對待她, 甚至艾陽還能敏銳的感覺到, 續夫人言談之間, 那不易覺察的討好之情。

　　比如續夫人聽容重言說艾陽喜歡學武，又是學開車又是學開槍之後，會有意無意的跟她講一講江湖事，講一講“道上”的規矩，告訴她一些拆白黨慣用的伎倆。

　　而艾陽對這些遠比對衣服首飾要有興趣的多，兩下倒是相處的十分投契，倒是把帶他過去的容重言晾在了一邊，讓他大大的“抱怨”了一番。

　　艾陽能體會到汪夫人跟續夫人的慈母之心，也很清楚她們對她好，完全是基於愛容重言這個兒子的緣故，並不是她真的如她們所說的那樣討人喜歡，但有這樣的良好的開端艾陽是很高興的，畢竟沒哪個人不願意被人喜愛。

　　所以對汪續兩位夫人的善意，艾陽也积極的回於更大的善意，兩下里和睦的叫容重言都大為驚嘆，直說他慧眼如炬，撿到了一個大寶貝。

　　艾陽對容重言的讚美從來都是“笑納”的，何況她本來就是個“寶貝”。

　　顧勵行沒想到才幾天功夫，整個滬市都知道巡捕房在抓捕搶賭客的飛賊的事了，甚至連申報都登出來了，他憤怒的一把把桌上的電話跟賬本全都揮到地上，“容重言，他想干什麼？”

　　分明是打草驚蛇，給飛賊報信呢！

　　何林彎腰把地上的東西一樣樣撿起來，“爺，現在不是追究這些的時候，咱們只能往好處想了，現在從法租界到公共租界都在抓那個飛賊，短時期內他是不敢露面了，這對咱們賭場來說也是好事，過年正是生意好的時候，那些賭客們也可以放心大膽的來。”

　　顧勵行看了何林一眼，他布置安排了半天，結果直接被容重言給揭開了蓋子，“我怎麼有這麼個弟弟？他就是來克我的！”

　　就算親兄弟不聯手，相安無事都做不到嗎？

　　何林抿抿嘴唇，這叫他怎麼回？“爺您想開些，您大他小，您先不跟他計較，”他看了一眼門外，過去把書房的門合上，說起顧勵行另一個弟弟的事，“柳長英那邊有動靜了，他後天跟太太約的錢江大飯店。”

　　“哼，又換地方了，這個丁佩蓉警覺性還挺高的，跑華界去了，”顧勵行不屑的一笑，敢背着顧千山偷人，他不出手是懶得管，現在姓丁仗着生了個沒用的兒子，就要肖想顧家的家業，那就別怪他不客氣了。

　　“把記者都準備好了，還有顧勵信，也給我引過去，叫他看看他那個娘是個什麼樣的賤貨！？”

　　容重言也收到消息了，他嘆息一聲，捏了捏額角，“這個顧勵行怎麼那麼愛搞事，老實在家過個年不行嗎？黑道都不過年嗎？這忙了一年，也不盤個賬？”

　　艾陽被容重言的抱怨給逗的咯咯直笑，一旁的汪夫人嗔了他一眼，“你這些年哪一年不是在外頭忙？哪一次你是過了十五才出去的？去年你大過年的跑到南邊去了，害得我年都是一個人過的，今年我是託了小艾的福，才能每天都見你呆在家裡。”

　　容重言被汪夫人說的有些不好意思，“我那不是忙嘛，公司那麼多的事，還有工部局，三天兩頭開會投票，我是華董，更不能缺席了。”

　　汪夫人抿嘴一笑，“媽怎麼會不知道？不過以後有小艾了，你可不能再那麼拚命了，你得多陪陪小艾才行，像外頭那些洋學生那樣，看電影，去遊樂場，壓馬路，別成天就是公司公司的，還有那個顧勵行，”

　　汪夫人臉沉了沉，“我覺得他不是個好人，你以後一定要離他遠一點兒，他要是跟你爭搶，你就讓一讓，沒有什麼比自己的安全更重要了。”

　　容重言知道汪夫人是在擔心他的安危，“媽您放心吧，我現在出入小心着呢，”他指了指艾陽，“這丫頭恨不得讓我請個保鏢，自己還成天鬧着學開槍，說是有事了，她可以保護我。”

　　這些在容重言聽來，都是標準的孩子話，就算是出了什麼事，被保護的那個也應該是艾陽，而不是他。

　　汪夫人跟着點頭，“就是，現在世道亂，咱家又成天在風頭浪尖上，小艾想學開槍也成，但真有什麼事，你可不許往前沖，重言是男人，聽到沒有？”

　　艾陽重重的點點頭，“知道了伯母，你不知道，我跑的可快了，真有事，我拉着重言就跑。”

　　憑她現在的實力，拎起容重言跑個幾里地，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容重言幽深的眸子里俱是溫柔的笑意，“好，真遇到壞人了，你拉着我跑。”

　　這對小兒女，一個比一個會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汪夫人抿嘴笑笑，容重言是她一手養大的，從小就乖巧聽話，按部就班的完成容竹卿跟她給他安排一切，成為他們想要的兒子，他永遠都孝順聽話的，對外人也溫和有禮，但這種內斂而紳士的性子，讓人永遠看不到他內心的喜好，也不知道他真正在想些什麼。

　　即便是多年的母子，汪夫人都能感覺到兩人之間若有似無的距離感，也是她知道這個兒子天性善良，又是真正的把他們夫妻當做親人的，不然一準兒要生出嫌隙來。

　　可有了艾陽，容重言整個人都鮮活起來了，會開玩笑，還很會粘人，甚至還跟一個比他小七八歲的小姑娘撒嬌。

　　汪夫人都沒眼看了，只在心裏盤算着得跟續夫人商量商量，最遲明年秋天，得叫他們把婚結了，不然兒子每天晚上都在後樓呆到半夜，害得她每每都要聽到兒子回自己房間，才敢真正的放心睡覺。

　　滬市的大小報紙才過年完，就都忙起來了，沒辦法，洪門大佬顧千山的太太丁佩蓉跟顧氏影業的電影明星柳長英在錢江飯店開房，被親生兒子顧勵信撞見，當場捉/奸的新聞太勁爆了，而且顧勵信那個小霸王，直接將柳長英給打斷了三根肋骨，驚動了華界的警察局跟醫院。

　　容重言看着桌上報紙，他沒想到顧勵行會把顧勵信當槍來使，“你給跟咱們相熟的報社打個電話，這樣的事隨便報两天就行了，當小說連載呢？換個話題，咱們幫幫丁太太。”

　　容重言吩咐完汪俊生，又問一旁抽煙的續貴生，“母親那邊怎麼說？”

　　丁佩蓉出了這樣的事，當天就被顧千山給抓回去了，會有什麼下場容重言不關心，他只想知道，這件事對續夫人會有什麼影響。

　　續貴生苦笑一聲，“那天新聞一出來，大爺就去黃山路了，希望夫人能出來主持顧家，夫人拒絕了，”顧勵行真是太不懂自己的親娘了，如果續夫人是那種跟女人鬥著搶男人的女人，丁佩蓉算得了什麼？

　　都不用續夫人跟她斗心眼兒，直接抓住扔進煙花里，她還有機會嫁給顧千山？

　　容重言點點頭，“我怕顧千山之後也會來煩母親，要不你跟母親說說，反正在家裡獃著也挺無趣的，看她想不想出去走走，我在西湖邊上有處宅子，母親過去住一陣子也行。”

　　顧家的事顧千山父子日子過的舒心的時候沒人想起來黃山路，現在出事了，就把黃山路給祭出來了，好像把續夫人請出來，就能解決一切問題一樣。

　　容重言不打算給他們這樣的機會，既然續夫人都拒絕了，那不如請她出去走走，省得那些人過來煩擾她。

　　“丁佩蓉那邊安排好了么？”容重言轉頭問汪俊生，他要坐山觀虎鬥，就不能力量太過懸殊。

　　汪俊生點點頭，“咱們的人早就跟丁家人成朋友了，現在出了這樣的事，正泰律師事務所的楊律師已經接了丁太太的離婚案了，丁太太要跟顧千山打離婚官司，還要跟顧勵行爭家產。”

　　容重言一笑，顧勵行的日子過的太舒服了，得讓他忙起來才行，“叫人保護好丁家人，顧勵行做事這人做事不走正道兒，防着他們對丁家人下黑手。”

　　既然顧千山為了丁佩蓉可以拋棄髮妻，那被這個女人扒層皮也沒有什麼不應該的，人總得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

　　汪俊生領命而去，容重言站起身，穿上大衣，他出來的時候不短了，艾陽已經定好了回信河的日子，兩人還能這樣呆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少，如果不是公司一堆事等着他，他真的不願意出門的。

　　艾陽在滬市已經呆了快一個月了，眼看過了十五，年就算是過完了，她也不準備再在容家呆下去，畢竟她的家在信河，莊子上還有幾十口子莊戶等着她呢。

　　容重言回去的時候，汪夫人正在跟吳媽商量着艾陽回去要帶什麼東西，“小艾說旗袍她在鄉下穿着不方便，那就把洋裝帶走，旗袍放這兒回來了再穿，還有吃的，你腌的那些小菜我看小艾都很喜歡吃，還有糟的魚，都拿罈子裝好了，讓小艾帶走，她莊子里的廚子手藝肯定不行，要不你跟着過去？”

　　容重言看着戴着眼鏡，邊說邊一筆筆往筆記本上寫的汪夫人，“媽，聽您這麼一說，我還以為小艾這是要去留洋呢，信河離滬市才多遠？你經常打電話叫她回來不就行了？”

　　容重言發現了，艾陽對自己的兩位母親格外的耐心，她們的話在艾陽那兒，可比自己說的好使多了，如果讓汪夫人打電話叫她回來，她一定會經常過來的。

　　汪夫人一拍巴掌，笑道，“可不是嘛，本來就沒多遠的路，不行的話，我就當出去走走，沒事就去看看她，我聽小艾說，信河莊子上好大一片果園，桃花杏花開的時候，也漂亮着呢！”

　　一個媽去看花，一個媽去游湖，容重言點點頭，“挺好的，我跟司機說一聲，媽想出門兒了，直接過去就行了。”

　　容重言去找艾陽的時候，她正半躺在沙发上看報紙。

　　這些天顧家幾乎承包了滬市大小報紙的八卦版面，先是丁佩蓉跟情人柳長英被捉8奸，之後就是丁佩蓉跟顧千山要打離婚官司，並且甩出一串顧千山情婦的名單，並且還理直氣壯的質問記者，為什麼男人可以尋花問柳，而她年紀輕輕卻要獨守空房？不只如此，丁佩蓉還將自己當年被脅迫不得不嫁給顧千山的往事翻了出來，聲稱她從來沒有愛過那個老頭子，一切都是因為家人無力反抗顧千山的惡勢力，才不得已嫁給他的。

　　之後就是顧家的發家史，顧千山幾個兒子的情況，甚至連容重言也被波及，但容重言才上榜，就又被顧勵行的風流史給壓下去了。

　　真是精彩紛呈環環相扣，艾陽發現，其實汪夫人也在悄悄的看。

　　艾陽叫管家幫她把滬市能買的報紙全買到了，顧家幾個人跟那些小明星，名角兒，還有交際花的風流史，在小報記者的筆下，都快趕上《金瓶梅》了，艾陽要想搞明白誰跟誰有一腿，都得畫個關係圖。

　　這會兒見容重言進來，她沖他招了招手，指着手裡的報紙道，“顧家真是青出於藍啊，我算了一下，還是顧勵信的女人最多，”

　　想到顧勵信那個年紀，艾陽幾乎笑倒，“你說他交了那麼多女朋友做什麼啊？不是會讓她們替他寫作業吧？”

　　一個十六歲，毛都沒長齊的小P孩，交的女朋友幾乎個個都是姐姐，“是不是丁太太平時不怎麼管他？這孩子缺母愛啊？”

　　容重言在她身邊坐下了，“家裡到處都是人，小心叫人聽見了。”

　　艾陽一吐舌頭，“誰能靈的過我的耳朵，而且，”她拿肩膀撞了撞容重言，一臉促狹道，“你真沒發現，我住的這個后樓，二樓根本不留人的。”這也是汪夫人的細心之處了，每天艾陽往前頭去的時候，會有人過來打掃，但只要是容重言一進后樓，這樓里一準兒就剩他們兩個，“誒，你說伯母會不會覺得咱們”

　　容重言沒好氣的在艾陽腦門上彈了一下，當他不知道么？看透不說透，這丫頭就是沒學會這一點，“放心，媽不會亂想的，”她只會悄悄提醒自己，讓他注意一些，要麼就趕緊跟艾陽把婚結了。

　　艾陽玩笑心又起，伸手攬了容重言的脖子，“那你呢？這兒就咱們兩個，又不會有人來，你就沒有亂想？”

　　她歪頭看着報紙上的那一張張漂亮的小照，“你十六歲的弟弟都比你強啊！”

　　容重言怕艾陽從椅子上掉下來，伸手扶住她的腰，他一個大男人，怎麼會不亂想，但他不想隨意對待他們的感情，而且他心裏清楚，艾陽就是個嘴把式，成天愛看些亂七八糟的小說，小丫頭又好奇心強的很，拿出來在他這兒亂試，其實一個長在鄉間成天埋頭做家事的姑娘，又懂得些什麼呢？

　　但就是她這樣的天真爛漫，每每讓他在深夜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這小丫頭真是膽子越來越大，敢跟一個男人說，他不如個十六歲的孩子，在女人方面？“你的意思是，我應該像顧勵行那樣，鶯鶯燕燕一大群？”

　　艾陽歪頭想了想，“沒必要一大群啊，女人又不是勳章，越多越好，但是容先生，你也二十好幾的人了，怎麼在我之前一個女朋友都沒有呢？”

　　她扳正容重言的臉，讓他正視自己，“你可別跟我說，你一直單身的原因，是在等我啊，哈，那我可是不信的。”

　　容重言心頭一動，“那你的意思是，如果你像滬市那些小姐們一樣，可以出來讀書，上中學，念大學，你就會隨便交男朋友？”

　　“嗯啊，”艾陽認真的點點頭，“當然我出來讀書不是為了交男朋友的，但如果遇到帥氣的男同學，又喜歡我，我肯定會跟他們試試啊，試試又不花錢。”

　　“誒，你干什麼，”見容重言要站起來，艾陽連忙抱緊他的脖子，結果整個人就被他抱起來了，“怎麼了？生氣啦？你是不是想聽我說，我會專心讀書，一直等到遇見你的那一天？”小伙子不要太天真，如果真是那個設定，興許他們一輩子也不會遇見。

　　艾陽想從容重言懷裡跳下來，結果卻又被容重言給摟緊了，“真的生氣啦？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啊？”平時的容重言沒有這麼好生氣的，“外頭出什麼事了？跟報紙上有關？”

　　容重言直接抱着艾陽坐到沙发上，捏着她的下巴，這陣子在容家汪夫人變着法兒給她補養身子，艾陽的小臉又圓潤了一圈兒，下巴捏上去粉膩滑嫩，叫人舍不得丟手，“外頭都挺好的，我沒事。”

　　艾陽被他撓的直癢，偏頭要躲，“那我知道了，你因為剛才的玩笑話在生氣啊？”

　　容重言抿着嘴唇白了艾陽一眼，他承認她說的是真相，但她明知道真相往往會叫人不高興，還一直在說，不是氣他么？這明天都要走的人，還變着法兒招他生氣。

　　喲，看來是真生氣了，自己明天就要走了，還在人家小男生心裏留疙瘩，這樣可不好，艾陽抱着他的胳膊，拿手指在他腋下搗了幾下，見容重言沒反應，她又加重的力度，不應該啊，“我逗你玩呢，別說我沒那好命出來上學，就是有，我保證我一定會認真讀書，什麼男朋友女朋友的，我除了書什麼都不看，那些男同學長的再好我也不會多看他們一眼的，因為我知道，”

　　艾陽捂着心口沖容重言發誓，“滬市最優秀最好看的男人，一直在等着我呢，就算是現在我沒遇上，將來我們也一定會遇見並且相愛的！”

　　她探頭去看依然一臉嚴肅的容重言，總覺得他緊抿的唇角似乎揚了一下，應該是偷笑了，艾陽學着容重言的樣子捏住他的下巴，手指在他頸間摩挲，“你再裝！再裝我就親你啦，”

　　艾陽話沒說算，就被容重言摁在沙发上，細密的吻如雨點落下，停在她的耳垂，輕輕咬住了，容重言知道，只要親她的耳垂，艾陽就會像小貓一樣在他懷裡輕吟，但今天他不想止步於此，他用手指挑開艾陽領間的扣子，唇齒在她的頸間流連，直到碰上她胸前的帶子，才艱難的停下，“你總是愛招我”

　　還笑話他不如十六歲的小毛孩兒。

　　艾陽輕撫着容重言的頭髮，“我沒有，是你在招我，”

　　他每次都是這樣，在關鍵時刻戛然而止，艾陽心念微動，翻身起來將容重言壓在身下，照着他剛才的樣子吻了下去，她像一隻小獸一樣隔着容重言的襯衣嚙咬，直到容重言已經不能自己，直到被容重言大力摁在胸前，才一臉天真道，“你怎麼了？我咬疼你了？”

　　她總是這樣，一臉天真爛漫的乾著壞事，卻最能撩人發瘋，容重言大口喘着粗氣，又沒辦法跟艾陽說自己的感受，只能拿手無力的推她，“你，你真是，快下來，以後不許這樣了，不然我生氣了。”

　　艾陽怎麼可能聽他的話？

　　容重言兩眼迷離，白皙的臉龐上泛着紅暈，嫣紅的唇微微的張着的，別提多誘人了，艾陽咯的一笑，撲過去再次吻住他，她要折磨死他，就算是她回信河了，他也得天天想着她。

　　感覺到容重言的手開始扯自己的衣服，艾陽倏然起身，從沙发上跳下來，“對了，我今天把東西收拾了一下，”

　　她指着衣帽間里的幾隻大箱子，，“這些我能不能不帶？其實我有莊子里很隨意的，”名媛的生活真的不適合她，她更喜歡當個武夫。

　　身上一輕，容重言下意識的去抓艾陽，卻撲了個空，他恨恨的看着一臉無辜的艾陽，這丫頭絕對是故意的，“你給我過來！”

　　艾陽裝作沒聽見容重言的話，一擰腰去了衣帽間，彎腰把那幾隻箱子給扣上，“我跟你說，以後再也別給我做衣服了，我需要的話可以自己買，估計伯母也會想着我的。”

　　容重言努力平息自己的情緒，“小艾，你學壞了。”

　　“嘻，”艾陽從衣帽間探出頭，“那你要不要跟我學一學？”

# 第57章

　　容重言開始後悔他當初為什麼要說結婚不急, 他可以跟艾陽慢慢談戀愛這樣的話了, 結婚是人生大事，男人要先成家再立業，結婚怎麼能不急呢？“咳, 媽希望咱們能早點兒結婚, 等你信河的廠子建起來了，你可以隔幾天去看一看, 平時讓俊生幫你看着就行了。”

　　等結了婚, 他要跟她新賬老賬一起算, 他可是個商人，艾陽欠他的這些, 他都一筆筆記着呢！

　　艾陽一臉驚恐的看着容重言，“結婚？我到法定結婚年齡了吧？人家才十七，你這個禽獸！”

　　艾陽是被容重言親自送回信河的，他的理由很冠冕堂皇, 艾陽的罐頭廠從今年開始要正式擴大生產規模了, 他這個男朋友兼內行人怎麼也得親自過去看一看, 方便指導艾陽下一步的安排。

　　艾陽給了他個白眼，但還是高高興興的上了車，揮別汪夫人回信河去了，當然靠着容重言, 她也可以吃穿不愁, 但那不是她喜歡的生活, 她的錢還是自己掙來花着才舒心。

　　艾陽他們到信河的時候, 馬老大已經領着莊戶們開始整理果園了，澆水追肥井然有序，艾陽開車帶着容重言一路從果園外頭過來，不免心裏得意，“怎麼樣？還像回事吧？”

　　容重言失笑，“這是人家經營的幾代的園子，你不過是撿了現成的好不好？”

　　艾陽不滿的摁了下喇叭，“話不能這麼說，是，這是別人的園子，可之前那些主人，頂多就是熟了摘，摘了賣，幾年也掙不到我一年掙的錢吧？”

　　她瞟了容重言一眼，撅着嘴道，“容財神看不上咱們這些小地主啊？”

　　容重言發現自己跟艾陽呆的越久，自控力就越差，現在她一個眼風飛過來，他心就開始呯呯跳，腦子里不自由主就會想起來她“折磨”他的那些情景。

　　偏他還很不爭氣，對她那些“招術”真的是又愛又怕，容重言把頭偏到一邊，努力去觀察路邊的果園，今年春來的早，果樹都開始抽綠了，瑩瑩的十分可愛，艾陽穿着那身粉綠色的旗袍的時候，嬌嬌柔柔就像這枝上的新綠

　　“想什麼呢？不理我？”艾陽自說自話了半天，見容重言都不說話，伸手搗了搗他，“別說你舍不得我啊，我是不信的。”

　　容重言扶額，“為什麼不信？”

　　他把艾陽的手握在掌心，落寞的低下頭，“這還沒分開呢，我怎麼就開始想你了？”容重言覺得自己肯定是有病了，還是沒出息的病，以前老笑話柏廣彬，現在想想，如果艾陽嫁給別人，呸，那是不可能的。

　　艾陽抿嘴一笑，軟聲道，“我也想你呀，要不你留在白樓好了，我那兒有的是房間。”

　　“吭，”容重言臉上微燒，“你膽子真大，會被人說的。”艾陽去他家，是以汪夫人的名義邀請的，而且家裡也是一大家子人，有長輩了，艾陽這裏就她一個，他過去留宿，就不太好解釋了。

　　“說什麼？又長不到我身上，但我想你，卻看不見你，那可是要了命了，”艾陽沖容重言眨眨眼，“你來不來呀？”

　　容重言不安的動了動身子，轉頭不看艾陽，他真是怕了她了，又不能把她怎麼樣，只能悶聲道，“你給我等着，我都記着呢！”

　　李嫂任嫂幾個回到白樓了，她們看見從車上下來的容重言，一時愣在當地，不知道該怎說什麼？

　　容重言穿着件米色的長風衣，露出裡頭深然的羊毛衫，他有着信河莊子里的男人見都沒有見過的白皙皮膚，看到李嫂她們，目光只在她們身上微微停留了片刻，李嫂跟任嫂幾個情不自禁的便矮了身子，心道這麼矜貴的公子是從哪裡來的？

　　沒等她們抬起頭，容重言已經牽着艾陽往白樓里走，“這是你這兒的傭人？我記得是俊生幫你請的？”

　　艾陽抿嘴一笑，容重言這是在給李嫂她們下馬威呢，“任嫂跟楊媽是，李嫂是以前就在白樓里，她一家子都是莊子上的。”

　　“任嫂廚藝很好，還會做果醋跟果醬，現在在我們罐頭廠當技師呢，我也算是撿到寶了，”艾陽沖李嫂幾個擺擺手，“楊媽負責整理我的衣物，李嫂你幫容先生倒杯茶，中午容先生在這兒吃飯，任嫂你看做什麼好。”

　　容重言還是頭一次到白樓里來，他在客廳里環視一周，“這地方一看就知道，梁少當初是花了心思的，可惜，唉，”

　　艾陽斜了容重言一眼，拉着他上樓，“可惜什麼？可惜被我住了？”

　　“當然不是，可惜有時候女人要的並不是高屋華服。”容重言是在感嘆這個，東西再好再多有什麼用？梁維華兩次錯誤的選擇，已經徹底傷了安梅清的心了。

　　“那當然了，高屋華服安小姐又不是沒有，她要的是一個可以託付終身的人，”艾陽想了想安梅清的性子，“她需要的一個可以給她撐起一片天的男人？”

　　顧勵行後來成了滬市最牛叉的存在，他的真愛安梅清，自然也是小姐太太之中的神話，連那些政要夫人們，都要小心跟她交好，但這份“榮耀”之前的那些屈辱跟痛楚，也是實實在在的存在的。

　　艾陽閑着沒事小說沒少看，這些對她來說都算是“古早”的小說，也分着時期的，有一批很流行這種霸總，把自己“愛上”的女人弄回家裡，囚/禁她，ＱＪ她，如果想逃跑，就抓回來繼續囚禁ＱＪ，還會質問女人為什麼感受不到他強烈的愛，非要作死一次次逃跑？

　　每看到這樣的小說，艾陽都不理解那個時期的讀者的腦迴路，擱她，敢跟自己來硬的，早打死了，就算是當初力量懸殊，她可以忍下來，但那個“忍”絕對是卧薪嘗膽，為了將來加倍討還。可是下頭的留言，卻因為男人有錢長的帥，還只愛女主一個人，所以嗷嗷叫着這是真愛！

　　難道只要只豢養一隻寵物，不招惹其他的貓狗，就算是好男人嗎？真的比中央空調型的暖男好的多嗎？

　　她也不理解那些霸總的腦迴路，有錢有顏，什麼樣的女人追不到，非要虐天虐地的，拿出置人於死地的作風來戀愛？

　　艾陽轉身居高臨下的看着身後的容重言，將手搭在他的肩上，看着他飛揚的長眉，都說眉毛生成這樣的人性子不馴，可他卻總是待人溫柔有禮，如嵌了兩顆黑曜石般的眼眸看着她的時候也總是深情而羞澀的

　　艾陽的手指在他的鼻樑上輕輕劃過，怪不得你連個連名字都沒有的隱藏線呢，“誒，我問你，如果你看上我了，我不肯，你會不會讓人把我抓起來，嗯，就關進梅山路的別墅里吧，好吃好喝的養着我，給你當情婦？”

　　容重言眉頭微皺，“我看上你了，認識你，告訴你不就行了，”他就是這麼做的啊，而且也順利抱得美人歸了，這丫頭又想玩什麼？

　　“那我說不樂意呢？”

　　容重言抿抿嘴唇，“小艾，你，”怎麼突然說這個？“發生什麼事了？”回信河就跟自己說她不樂意了？

　　“哎呀，我就是這麼假設一下，你看上我，我看不上你，你要怎麼做？”艾陽湊近容重言，“你也假設一下，就跟電影兒一樣，一個富家公子看上一個貧寒人家的姑娘，但是又不像電影里那樣，兩情相悅，咱們這個戲是你看上我，我看不上你，你怎麼辦？”

　　一句一個“我看不上你”，容重言覺得這話真的是太刺耳了，但他又覺得艾陽絕不會這麼無緣無故的跟他討論這個，“你想我怎麼做？想盡辦法討好你？還是，不理你？還是，就你剛才說的那個，把你搶到家？”最後一種容重言不怎麼能接受，那是戲文里的惡少才會幹的事，“華界有警察局，租界有巡捕房。”

　　“好了，不逗你了，我信你是個奉公守法的好國民，”看來民國沒有這種巧取豪奪出真愛的小說，艾陽拍拍容重言的肩膀，挽了他的胳膊帶他繼續参觀，容重言卻總覺得艾陽話里有話，“我應該還會繼續追求你一段兒時間吧，但你真的沒有那個意思，或者你有了自己的愛人，我想我會想開吧。”

　　強人所難的事，容重言從來不做。

　　“滿分~”艾陽跳起來親了容重言一下，“可惜顧勵行是沒有你這種覺悟的，那就是個人渣！”

　　搞了半天，還在想的安梅清跟顧勵行的事，容重言失笑道，“梅清姐這幾天都在辦出國的事，她定好了去英吉利了，月底隨着滬大的學生一起走。”

　　“梁家知道嗎？”安梅清給她打過電話，但因為她要瞞着人，電話里說的很含糊，沒想到容重言這兒到得到確切的消息。

　　容重言笑道，“這幾天應該就會知道了，畢竟是出國，梅清姐得跟家裡說，安家又怎麼會不通知梁少？”

　　“不知道能不能成行呢，”艾陽拉着容重言晃了晃，“你幫幫她唄？”

　　“其實梁少那人，過太平日子還是可以的，有了這一回，梁家再不敢說娶二房的事了，顧勵行那邊也不可能一直盯着梅清姐，”容重言還是覺得別人夫妻的事，他不應該插手太深，而且安梅清遇到的也算是非常之事了，“其實跟梁少把話說清楚，下次他就知道要怎麼做了。”

　　艾陽嘆了口氣，男人永遠是體會不到這種事對女人的傷害的，“是，你的話是沒錯，只要安家在，安梅清跟梁維華一直過着安然無憂的生活，日子也不是不能過，但是，感情上出現的裂痕，卻不知道要什麼時候才能徹底彌補，安小姐還年輕，為什麼一定非要把大好青春浪費在這種心裏憋屈的日子上？”

　　“而且我只是鼓勵安小姐離開華國，又不是綁了梁維華的腿，如果他有心，也可以跟過去，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打動安小姐，非要把兩人捆在一個屋檐下，裝着沒事發生，有意思嗎？”艾陽不以為然道。

　　容重言撫了撫艾陽的頭頂，“你總是有你的道理，”偏她還總是能說服他，“你放心，我在英國那邊也有朋友，子正兄之前也是在英國讀的政治，梅清姐過去，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安夫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女兒，“梅清，這麼大的事你居然不跟家裡打個招呼？”女兒要出國，她居然是從兒媳那兒聽說的，“你膽子也太大了！”

　　安梅清正在捋出國需要帶的東西呢，“也不是什麼大事，我大哥二哥不都出去過嘛，父親不也說，都弟弟們再大些，也送他們出去開開眼界？咱們家也就女兒們沒出去過了，我是大姐，我先走一步，如果那邊不錯，叫梅芬跟梅蕪也出去看看，女人不一定非要在家相夫教子才行，我跟重言說了，等我學成歸來，就到他的大學里教書去！”

　　艾陽跟她說了，雖然逃避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但用暫時的逃避來充實強大自己，不過是前進道路上的戰略罷了，“媽，我每年回來一次還不行嗎？”

　　“維華怎麼說？他能同意？你就沒跟他說吧？”安夫人深刻懷疑女兒做這個決定的時候，就沒跟夫家商量！梁家可是說過幾次，希望安梅清趕緊生孩子的，怎麼可能讓她出國？

　　安梅清淡淡一笑，“其實我走了也好，梁家二房還沒有死心呢，我走幾年，梁維華再娶一房，剛好可以幫梁家開枝散恭弘=叶 恭弘。”

　　“那你呢？你怎麼辦？”

　　安梅清嘆了口氣，“媽，我還年輕着呢，我現在就想出去讀書，看看外面的世界，如果想救國強民，就不能固步自封，我得出去看看洋人的技術到底比咱們能強多少不是？我不能成天在學校跟學生喊口號，卻拿不出實證來，現在對我來說，這個比婚姻更重要。”

　　安夫人怎麼會相信安梅清的話？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女兒在大學畢業之後，就會出國留學去，而不是嫁給梁維華，“梅清，你別傻了，你想想你當初為什麼要嫁給維華，你那麼喜歡他，他對你也是一片真心，梁先生跟太太也是把你當親女兒一樣，”

　　說到這兒安夫人不禁落下淚來，跟自己的日子一比，女兒真的太不惜福了。

　　安梅清無奈的看着安夫人，當初她想擺脫這個亂糟糟的家，想有一個一心一意對她的人，過上清清靜靜的日子，“媽，你別老這樣，我就是不想跟維華鬧，才想着出國冷靜冷靜的，你要是再逼我，我就直接去跟他登報離婚了。”

　　“梅清，你可不能跟那個什麼李艾學，她肯定是因為恨維華，才攛掇着你也離呢，她是報復你懂不懂？”安夫人都想敲開女兒的腦袋看一看了，怪不得那個女人來了一趟，女兒就緩過勁兒來了，虧她還在心裏感激她呢！

　　安梅清把自己手裡的文件都歸置好了鎖進抽屜，“媽您別再啰嗦了，我又不是小孩子，還不知道誰好誰壞？我要回梁公館一趟，梁家那邊也會自己交代的。”

　　“梅清，我會告訴你父親的！”安夫人知道自己說的話在兒女跟前並不管用，乾脆搬出安教授威脅道。

　　安教授那邊容重言已經替自己做過工作了，“你以為這麼大的事父親會不知道，他是裝不知道罷了，所以我勸您最好還是別去問他了，”想想父親的態度，安梅清多少有些心寒，他是桃李滿天下，但卻從不認為女孩子應該出來工作，更不贊同所謂的一夫一妻，甚至自己這次的遭遇，在他看來，不管有沒有人知道，對安家來說，都是恥辱，所以自己如果不願意回梁家，那就走的越遠越好。

　　艾陽車一進信河莊子，麵粉廠的汪俊生就收到消息了，他都不用猜，如今跟艾陽感情正好的容重言也一定來了，乾脆結束了手頭的事，也跑信河莊子上湊熱鬧來了。

　　看到汪俊生，李嫂幾個趕緊悄悄打聽容重言的身份，都鬧明白這位是滬市的大老闆，東家未來的先生，幾個女人一商量，買肉殺雞，又叫馬老大趕緊摸魚去，這頓飯她們得拿出莊子上的最高水平來招待才行。

　　容重言卻覺得汪俊生十分礙事，早前這傢伙的伶俐勁兒哪去了？“你不回去，嫂子給你帶的飯盒不就浪費了？”

　　“沒事沒事，我來的時候就把飯盒送別人吃了，”有現成的，誰還吃飯盒啊，“我聽李小姐說過，任嫂可是一手好廚藝，”汪俊生笑眯眯道，“李小姐，要不閑了咱們一起去周圍轉轉，我們先生說你的罐頭廠要擴大規模，建個廠子？”

　　艾陽點點頭，“我也是這麼計劃的，等吃完飯咱們一起去看看吧，汪經理你是行家，還請多多指教。”

　　“放心，我們麵粉廠就是我一手操辦起來的，你要建罐頭廠的話，我知道個德國工程師，咱們大概看個地方，再請他過來看看，可以幫着設計設計，”汪俊生覺得自己完全可以一手把這事給拿下來。

　　見汪俊生這麼熱情，容重言也樂意艾陽輕鬆一點兒，“一會兒咱們一起去，後續的事就交給俊生來辦吧，下午我陪你去十六鋪的店裡看看，不過我的意思，你可以把那個店給關了，有萬國百貨的櫃檯跟滬市的鋪子，應該就足夠了，如果不行，還可以再開一家分號，”十六鋪是洪門的勢力範圍，艾陽的鋪子留在那裡，容重言不放心。

　　艾陽帶着容重言跟汪俊生在自己莊子走了一遍，之前的罐頭廠用的是金管事住的宅子，金管事的宅子自然是莊子上除了白樓之外，最大位置最好的，但也因為位置好，不可能再擴建了，汪俊生跟容重言商量了，在莊子最外圍，離渡口最近的地方指了塊地，艾陽也覺得不錯，他們要從麵粉廠走電線，這地方剛好在麵粉廠跟白樓的線路上。

　　“我叫人再給這幾家換地方，”既然是要蓋，就照正規的來，艾陽四下看了看，尋思着把附近幾家給搬遷一下，去年趕走了三個管事，空出一處宅子，讓這幾家搬過去也不錯，雖然地方狹窄一些，但整體硬件還是升級了的。

　　決定好廠址，吃完午飯容重言又陪着艾陽往十六鋪去了一趟，跟那裡的經濟行談好了轉租的事，兩人才在十六鋪閑逛。

　　“這外國進來的洋物是越來越多了，”艾陽看着一艘艘巨輪停泊在港口，不由感嘆道，“你的洋行只不怕是日進斗金。”

　　容重言一笑，“進這些有什麼用？華國真正想要的，人家卻是不肯賣的，肯給咱們的不過都是些玩物，機器、藥品，武器，哪一樣他們肯鬆手？”

　　艾陽嘆了口氣，這些普通百姓都明白的道理，上頭那些人卻愣是不明白，或者說是揣着明白裝糊塗，“上頭不給力，你捐飛機，捐學校，又有什麼用？”

　　“我讀書少，但一個人富可敵國的時候，也是可以做成許多事的，”艾陽輕聲道，“我不信這樣的現狀，連一個想改變的都沒有嗎？柏家呢？就沒有一個看的清楚的？”柏廣彬艾陽已經放棄治療了，那就不是能做大事的人。

　　容重言點點頭，他的事現在也願意跟艾陽說一些，“南邊的人也時常過來跟我聯絡，他們的一些理念我是贊同的，”

　　自古哪家造反，不都要打着替天行道的名義？最後真的掌權之後，其實比前朝又能好到哪裡去？不過是富貴跟前，忘了曾經的理想罷了。

　　“柏廣彬說的辦了新式軍校的人嗎？”艾陽小聲道，“他們跟北平政府不是一路的？”

　　“現在軍閥林立，需要有一個德才兼備的人站出來，”容重言想到艾陽曾經說的，沒必要在自己頭上弄個皇帝的話，“我在做生意上還有些能力，再多的真的就不行了。”

　　他不喜歡艾陽自然不會強求，“但政治並不是你想遠離就能遠離的，有準備總比沒準備的強，”容重言掌握了滬市的經濟，如果再有洪門，將來不論誰當家作主，都不能輕忽容重言。

　　“放心，我有準備的，”容重言輕輕握了握艾陽的手，不管華國有多少家軍閥，想充實自己的力量，都都要錢要槍，就沖這兩樣，這些人就得給他幾分面子，他在艾陽耳邊輕聲道，“你不是喜歡槍么，我跟柏家人準備做這個生意呢！”

　　“販賣槍支彈藥？監守自盜？柏家準備？”艾陽對正規軍做槍支生意有些理解無能。

　　這丫頭，“陸督軍是想着，與其從國外進，不如自己造，他就把這件事交給柏家了，我也參一股進去，”容重言以艾陽腦門上彈了一下，“放心吧，是官鹽！”

　　見艾陽還是斜着眼看他，容重言無奈的繼續解釋，“柏廣彬的大哥叫柏廣立，在北平讀完大學之後，又出國深造上的是米國最好的軍事學校，我跟廣彬是打小的交情，廣立兄卻是我們共同的兄長，他也是柏家未來的掌舵人，”

　　容重言又補充了一句，“他才從米國回來的時候，就被邀請去南邊軍校當導師，只是家裡想把擔子交給他，才沒成行，這次建機場的事，也是他一手主導的，廣立兄的理想，就是華國要有自己的空軍。”

# 第58章

　　梁維華看着大門緊閉的白樓, 將心裏的怨恨全都化為喇叭聲發泄了出來, “開門！”

　　這個點兒東家根本不會起床，老胡在裡頭氣跳腳，吵的東家睡不好, 她可是會發火的, 他沖外頭的車使勁揮揮手，“誰啊, 趕緊走！”

　　梁維華看着叉着腰站在院里的老胡頭, 從車裡出來, “把門給我開開，我找李艾！把李艾給我叫出來！”

　　艾陽正睡着香呢, 聽見梁維華在外頭咆哮，氣的想丟塊石頭出去砸暈他，她恨恨的拍了拍床，披上寢衣推了卧室的窗子, “老胡, 開門請梁少進來。”

　　梁維華看着艾陽慢吞吞的從樓上下來, “李艾，你乾的好事！我到底哪裡對不住你了，”

　　他一指腳下的地板，“你說要賠償, 我把信河莊子跟白樓都送給你了, 你是這麼報答我的？”

　　艾陽從李嫂手裡接過茶, 呷了一口, “雖然我不知道你是怎麼了，但還請你搞清楚，這信河莊子是安小姐送給我的，跟你沒關係，敢情在你眼裡，你送出去的禮物，還是你的？那你這生意做的可太划算了，既送了禮，又不花錢。”

　　既送禮物討了女孩子開心，又隨時按自己的心意要回來，都不用跟收禮的人商量的。

　　梁維華臉一紅，“你少給我歪扯，梅清的就是我的，反正便宜都叫你落了，可你是怎麼對我們的？你攛掇着梅清離開我，我知道，你對我不跟你圓房，讓你當不成梁家二少奶奶懷恨在心！”

　　艾陽隨手一揮，一杯熱茶直接潑到了梁維華臉上，“梁少先清醒清醒再跟我說話，要是茶不夠，我叫人把你送信河裡泡一泡，幫你回憶回憶什麼時候禮貌跟教養！”

　　杯里的茶雖然不是很燙，但梁維華也被澆的臉皮生疼，他掏出手絹在臉上抹了一把，“你，你個潑婦。”

　　艾陽理都不理他，“老胡，去把馬老大叫來，送這神經病出去。”

　　“李艾，你給我站住！”梁維華衝到艾陽跟前，手還沒伸出去，就被艾陽一把攥住往後一退，整個人飛了出去，“啊，救命！”

　　艾陽慢悠悠走到門口，輕笑道，“瞧你那慫樣，趕緊爬起來跟我說，你過來到底是干什麼來了，要是還只罵人不說正事，就不是我扔你，而是我莊子里的莊戶們扔你了。”

　　梁維華被艾陽凜厲的目光嚇的不由自立的縮了縮脖子，他在地上忖了忖，身上並不覺得十分疼，便從地上爬起來，撣了撣身上的灰塵，“這還沒嫁給容重言呢，脾氣就大成這樣了，以後有你吃虧的時候！”

　　這人真是張嘴就討打，艾陽轉身進屋，“不勞你擔心，說吧，你來又吵又鬧的到底為什麼事啊？說起來你也是洋學生呢，怎麼這麼沒風度？竟然連我娘家米鋪子里的夥計都不如！”

　　梁維華被艾陽毒的肝兒疼，“我問你，你憑什麼叫梅清離開我？”

　　“哈，”真的是別人家的事不能管啊，艾陽啞然道，“誰告訴你的？我叫安小姐離開你她就離開了？那我叫你離開她呢？你肯不肯？我說你的大學是花錢買的吧？”

　　梁維華也是接到安夫人的電話，才知道安梅清居然背着他偷偷辦好了出國的一切，月底就要走了！？

　　而安夫人的意思，安梅清就是聽了艾陽的話，才要離開滬市去英國的！

　　“當初我家要娶你當二房，是你哥哥同意的，就算是怨，你也只能怨你那個貪財的哥哥，你把怨氣撒到我頭上是什麼意思？而且你現在已經有了容重言了，他比我強的多，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艾陽好笑的看着梁維華，“你真的不知道安小姐為什麼要走？如果你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非要找個理由，給自己找一個可以怨恨的人，自己心裏也舒服一些的話，那你就怨吧，但你最好回家關上門再怨，你在這兒罵我，我不罵回去打回去，心裏也不舒服啊，你想，最後還是你吃虧不是？”

　　梁維華沒想到艾陽居然知道他跟安梅清的事，“事情根本不是她說的那樣，其實，”

　　“其實什麼？其實顧勵行根本沒在梁府？安小姐根本沒有連夜趕回娘家？還是你根本什麼也沒看見，連安小姐的哭聲跟質問都選擇性失聰了？”

　　艾陽看着訥訥不語的梁維華，其實他不算個壞人，蠢的慫的連當壞人的能力都不具備，“叫我說你有跑來跟我這兒鬧的時間，還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呢！”

　　“你總不至於會覺得，跑我這兒吵鬧一場，我一個電話，安小姐就會留下來吧？你真的發自的內心的覺得，這件事的關鍵在我這裏？”艾陽又叫李嫂給她倒了杯茶，“要叫我說，安小姐想走，你不如大方叫她離開，你沒膽子保護她，更沒本事對付顧勵行，還不讓她走，你想做什麼？不害死她不罷休？”

　　梁維華被艾陽說的滿臉通紅，“還有安教授”

　　真是個沒臉沒皮的，“安教授已經默許安小姐出國了，你不知道？敢情你只想聽你想聽的話啊，自己老婆硬要留在身邊，但還不願意擔責任，得娘家幫你保護着，梁維華，你真的可以去死了。”

　　等梁維華失魂落魄的離開，艾陽才吃了早飯，往罐頭廠去了，去年只是她的試水年，沒想到遇到容重言這個金手指，結果生意大好，現在真的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艾陽只能叫萬國百貨的售貨員對外放出消息，艾氏訂的貨在海上出了事故，所以，罐頭跟果酒都要到天氣轉暖才能再次運到。

　　空出來的時間，艾陽準備大力發展基礎建設，把廠房先建好了，順便再招一些工人過來，讓任嫂給培訓一下，等今年的果子下來，大家就得擼起袖子奔小康了。

　　艾陽也沒忘了答應莊戶的事，趕在鄰村學堂開學前，就把自己莊子里適齡學童的名單跟學費給送過去了，她沒耐心搞教育，但還是在孩子們去上學之前，給他們講了講話，勾畫了一下有文化有知識之後的美好未來，艾陽沒想着這些孩子長大後會怎麼報答她，或者如何為她所用。

　　艾陽只是覺得識字也是一項基本生活技能，她還給去學堂的孩子們布置了任務，就是回來之後，要每天把自己所學的跟家裡的人都講一講，如果這些孩子家裡父母或者哥哥姐姐掌握的好，將來就會在莊子里有更多的差使，拿到更多的工資。

　　艾陽想過了，現在不是大機器時代，土裡刨食兒利潤是最低的，他們還好歹有個果園，要比周圍莊子好上一些，但這不是長久之計，要把莊子里的年輕人慢慢轉變成工人，靠工資吃飯，這生活水平才能真正提升上來。

　　這下孩子們都激動了，莊子里的孩子都親眼見證了東家開了罐頭廠之後，他們生活的改變，吃的好了穿的好了，更有了讀書的機會，如果將來廠子越辦越大呢？是不是他們讀完了書，就可以去那裡拿工資了？

　　看着馬老大跟賈管事帶着一群孩子走了，任嫂抹了把眼角的淚，見艾陽望過來，任嫂不好意思的沖艾陽曲了曲膝，“這幾天東家太忙，我一直沒顧上謝謝東家，我家玲丫兒能讀書，是東家的恩情。”

　　什麼恩不恩的，艾陽不在意這些，而且這两天她也觀察過玲丫，是個乖巧懂事的孩子，安安靜靜的從來不發出一點聲音，做事卻又快又好，還極有眼力見，但這樣的孩子，往往在家裡都是受過苦的，“玲丫是個好孩子，只是性子太安靜了，不過等她上了學，跟學堂里的孩子相處久了，慢慢性子能改一改。”

　　“還有你，我看玲丫就是像你了，你手腳勤快乾活不惜力，”甚至是生怕別人覺得她偷懶了，恨不得用上十二分精力，“有道是身教勝過言傳，你這樣，玲丫自然也跟着學，但是，任嫂，你落着好兒了嗎？”

　　任嫂張張嘴，半天才道，“我不論去哪家做活，主家都很滿意的。”

　　“那你婆家呢？你在婆家肯定也是這樣付出的吧？公婆小姑他們，滿意了沒？”艾陽微微一笑，有的時候，外人都比親人們強。

　　任嫂眼中的光一下子暗了，她婆婆最常罵的就是她又懶又饞，在她生玲丫的那天，她還在灶上做飯，這些年她努力做的好點再好點，可是永遠得不到夫家的肯定，後來她偷偷聽到婆婆跟小姑說話，說人不能誇，一誇就上天了，要拿小鞭子抽着，她才會卯足勁兒來做事。

　　但婆婆教小姑的卻又是另一套，裝傻賣乖，嘴要甜，“可我就是這麼個人”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也不是讓你一定要偷懶，但我出多少工資，你賣多少力氣，咱們只是交易，當然，你喜歡我這個東家，凡事上心，我也會看到，會感激你，只是幹活勤快跟性子軟弱並不是不共存的，你記住一點，只要你夠優秀，能力夠強，誰都不傻，不會捨得離開你，至於別人的喜歡，跟你有什麼關係？不喜歡你，也得照樣吃你掙回去的飯，所以，你得把頭抬起來，你見我什麼時候給你們發工資的時候，還小心翼翼的，生怕你們不高興了？”

　　勤快能幹的工人誰不喜歡啊，任嫂這樣的，對艾陽來說簡直就是個寶，她不介意多開工資給她，但卻不樂意看着她拿到了錢，卻沒有讓自己過的更舒服，“我想你也不願意玲丫兒以後活的像你這樣吧？可你老是這麼低着頭，你女兒從小跟着你，怎麼會知道女人也可以昂首挺胸的活着？”

　　“其實你能聽我的話，帶她過來讓她讀書，已經是很好了，”艾陽看着任嫂漸紅的眼眶，也不想給她太大的壓力，“我看小姑娘太瘦了，你手巧沒事就做點兒好吃的給她補補。”

　　任嫂從來沒遇到過像艾陽這樣的東家，她想拿袖子擦眼淚，又怕艾陽嫌她不衛生，從口袋裡掏了手絹出來，“我知道東家說這些都是為我們娘兒倆好，李姐姐也跟我說了，我這個人笨，腦子轉不過來，叫我以後只管聽着東家的，家裡頭的事也聽，以後就慢慢能想明白了。”

　　李嫂正隔着門偷聽呢，這會兒聽見任嫂把她賣了，也不偷聽了，直接探出頭，“我說任家妹子，我可是好心勸你，叫我說，沒有比咱們東家活的明白，就算是你學不會，也叫你那個丫頭跟着學學，就算是學個百分之一，將來也能過的好！”

　　艾陽被李嫂的巧嘴給逗笑了，“沒什麼學不學的，我開工錢請你們過來幫忙，你們好好做活就行了，至於玲丫，除了學習，你別老拘着她，更別叫她做白樓的活計，我可不請童工，你也別怕我嫌她吃我的飯，一個小丫頭才能吃多少？敞開吃也吃不窮我的。”

　　任嫂鄭重的點點頭，“我知道了，東家您只管放心，玲丫因為是個女孩兒，家裡沒人疼她，我又成天不在家，以後我的閨女我自己疼，誰也不指望。”

　　艾陽點點頭，這會兒有像鄭嘉惠安梅清那樣的千金小姐，但更多的是像任嫂這樣的窮苦婦人，她們付出的更多，待遇更慘，卻得到的最少，就這麼多半個月沒見，任嫂明顯的比年前在信河的時候瘦了，“別光說疼閨女，你也疼疼你自己，你要是病了倒了，她靠誰去？這陣子廠子里不算忙，你也好好養養，你看看你，再看看李嫂，人家過個年什麼樣，你過個年什麼樣？你也別跟我學了，能學成李嫂那樣，我也不用替你操心了。”

　　沒幾天十六鋪的經濟行就打了電話來，說是她的洋果行轉出去了，叫艾陽過去簽文書，艾陽沒想到速度這麼快，當下帶着馬老大他們過去，他跟新租戶談妥了轉租合同，又看着馬老大他們把鋪子里的家什都搬到貨船上，運回信河，這些東西都是簇新的，完全可以搬到滬市的新店裡去用。

　　看着馬老大幾個帶着船走了，艾陽在街上閑逛，十六鋪別看只是個鎮子，但因為幾乎所有的外國客輪都會在這裏停靠的緣故，繁華程度不亞於滬市的大港口，許多滬市還沒有見到的洋貨，都會被膽大的船員悄悄的順出來，賣給這裏的貨商，掙個零花。

　　艾陽一早就想給汪夫人還有續夫人買禮物了，奈何她在滬市的時候，成天跟汪夫人呆在一處，而且滬市的東西，她多看兩眼，汪夫人就會先她一步買下來送給她，搞得艾陽跟着汪夫人出去，只差沒有“目不斜視”了，這有個貼心的婆婆，也是“痛並快樂着”。

　　艾陽在各種兜售里穿行，東西真的很多，吃的用的無所不包，艾陽看的興緻勃勃，也買了幾個小東西，甚至還給續經理挑了一個煙斗，給汪俊生挑了個據說是英國貴族用的名片匣，但到了容重言跟汪夫人續夫人這裏，她還真的是沒找到合適他們的禮物。

　　艾陽正漫不經心的走着，卻聽到身後隱隱的嘀咕聲，她留意一聽，原來自己被人盯上了，盯上她的，還是洪門的人。

　　真是奇了，她知道李艾這張臉過於出色了，所以單獨上街的時候，都會換上男裝，戴上禮帽，現在又是初春，她更是把大衣有領子豎的高高的，一般人是不會注意到她的。

　　艾陽裝作什麼也沒有發現，抬腿往人少的巷子走，她得看看這些人到底是想做什麼？

　　見艾陽往人少的地方去，洪門的人心裏一喜，也加快了腳步，但等他們拐進巷子，卻看不到人了，“誒，人呢？”

　　“我就說，直接把人一摁給抓了就行了，有人問就說是咱們煙花里跑出來的堂姐兒，非要悄悄跟着，跟丟了咱們回去怎麼交差？”

　　另一個幫眾咬着嘴裏的煙捲，不停的抱怨，“姜爺可是說了，就是因為她，咱們潘爺才丟的性命，老闆也是因為她，被掃了面子，這次咱們務必要把她給弄到手。”

　　艾陽在牆后靠着，這兩人嘴裏的姜爺，應該是十六鋪分堂的堂主了，這人她聽過沒見過，看來是一早就盯上她了，這姓姜的算計的還挺好的，在這兒悄悄的把自己拿下了，就十六鋪這人流量，洪門一個不認，容重言上哪裡找自己去？

　　還準備當街抓人誣陷自己是妓/女？誰給他們的膽子？也不知道以前是不是有女孩子着過他們道兒？

　　兩個幫眾又在巷子里跑了個來回，“這小娘皮，腿腳可夠快的，走吧，咱們回去跟姜爺說一聲，擎等着挨罰吧！”

　　“叫我說，還不如直接闖信河莊子里，抓人捆了就走呢，當初涇縣縣長的姨太太，不就這麼辦的？”另一個小聲嘟噥着，他們洪門怕過誰呀？“到時候往咱們老闆那兒一送，姜爺一準兒能調到滬市去，曲一峰死了，四大金剛少一個呢！”

　　這次換艾陽跟蹤他們了，沒走多遠，艾陽就看到那個“姜爺”的宅子了，她不等這兩人再往前走，快步超過他們兩個，往另一個背巷走去。

　　這都覺得沒戲了，誰想到跟蹤的人又出現了，兩個幫眾想都沒想，直接追了過去，抓住這女人，他們省得挨頓罰。

　　艾陽坐在姜達宅子的屋檐上，聽着裡頭的喧囂聲，這姜達似乎還有個小孟嘗的名聲，平時很喜歡呼朋引伴一起喝酒玩女人，這會兒屋裡的這群人，正在議論自己呢。

　　“聽姜哥這麼一說，這姓李的女人一定得抓到手了。”

　　“那是肯定的，咱們做小的的，不能等下頭吩咐才做事，叫我說，當初就是曲哥太仁義了，要是年前就把這女人抓了給老闆送過去，哪有後頭那些事？說不定現在人都被扔到咱們煙花里了！”一個粗啞的聲音嘎嘎笑着，“能叫潘安/邦跟老闆都惦記的女人，得多漂亮啊！”

　　姜達吱的一口把杯里的酒給幹了，“那小娘們兒確實生的俊，不然也不能被容家那位看上啊，這成了姓容的的女人，咱們老闆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沒有大伯子盯上小嬸子的，”

　　姜達嘿嘿一笑，能給顧勵行當左右手，管着十六鋪這片風水寶地，他在顧勵行跟前並不比何林曲一峰這些人地位低，當年顧勵行跟幫里那群老傢伙們爭權，他可是出過大力的。

　　作為心腹，姜達會不知道顧勵行跟容重言的關係？

　　顧勵行這陣子連番在容重言手底下吃虧，甚至還搭上曲一峰一條命，這心裏能不窩火么？若不是丁佩蓉那邊不安分，往洪門的生意里伸手，顧勵行要先對付她，只怕早就對容重言出手了。

　　所以么，他一收到經濟行的人說艾陽過來了，就派人盯上她了，只需要悄無聲息的把這個女人給抓回去扔到顧勵行床上，就等於是狠狠的打了容重言的臉！

　　等將來顧勵行膩了，把這女人往煙花里一扔，容重言的臉就等於是被洪門徹底踩在腳下了。

　　想到這個，姜達得意的捏了一把懷裡堂姐兒的臉，顧勵行得到了那個李氏，那李氏名下的莊子跟果園，就成了無主之物，最終還會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艾陽看時間差不多了，拿圍巾蒙了臉，她一記風刃過去，姜宅架的電線迎風而斷，整個宅子瞬間漆黑一片。

　　“怎麼回事？又停電了？”

　　“來人，來人掌燈，”

　　“我就說，這洋人的玩意不靠譜，三天兩頭兒的停電，”

　　整個宅子亂了起來，艾陽速度快，手腳不停，將外頭奔過來的下人們一個個拍暈了，然後好整以暇的守在門口，等着姜達帶了人罵罵咧咧的出來，艾陽又跟拍蒼蠅一樣，一個個將人給拍暈了，連那些堂姐兒們都沒放過。

　　艾陽沒打算鬧的太大，把院子里的人都綁了，然後來回幾趟，把屋裡跟姜達稱兄道弟的人都拎到了她一早準備好的船上，又把姜達的書房跟賬房翻了個底兒朝天，然後才划著小船兒，晃晃悠悠的回了白樓。

# 第59章

　　李嫂一大早起來, 去後頭窖里拿醬好的小菜, 卻看到樓后居然歪七扭八倒了十幾號子人，嚇的她一屁股蹲到地上，醒過神兒之後就連滾帶爬的就往樓上沖, “東家, 東家快起來, 出事啦，”

　　任嫂從來沒看到過李嫂這麼失急慌忙過, “李姐, 出什麼事了？東家還睡着呢！”

　　李嫂哪還會考慮艾陽睡不睡覺啊，她一把推過任嫂，“快，出事了，出大事了！”

　　艾陽昨天夜裡可累壞了，她先回到白樓, 等家裡人都睡了，才奔赴十六鋪幹了票大的，人累的眼睛都不想睜, 躺在床上迷糊着, 就等李嫂發現後頭扔成一群人呢！

　　“怎麼回事？出什麼事了？”艾陽裹着寢衣出來, 看着臉霎白的李嫂，心裏有些後悔, 好在李嫂才四十不到, 身體也結實, 不然把人嚇出毛病，就是她的罪過了，“不急，你喘口氣慢慢說。”

　　被艾陽一扶住，李嫂突然有了主心骨，她們東家可不是一般人，“嗯，是這樣的”

　　艾陽皺着眉聽李嫂說完，“這事蹊蹺的很，咱們先別吵吵的莊子上都知道，我換件衣裳下去看看，你給汪經理打個電話，看他在不在麵粉廠？

　　容重言看着被堵着嘴的一群人，他並沒有先去問話，而是把目光落在捆着他們的繩結上，所有的人一個綁法，看來這是一種特定的手法了，不知道是哪幫哪派的功夫，他轉頭扶住艾陽，“嚇壞了？

　　我親手捉的，艾陽心裏暗笑，可還是扁扁嘴一副委屈的小模樣，“剛看見嚇一大跳，我一向耳朵靈的很，可這麼一群人就在樓后，我沒聽見一點兒動靜，太可怕了！我猜不出這是怎麼回事，沒敢叫人知道，只能給你打電話了。”

　　艾陽也不完全裝傻，一指地上的人，“不過看這裏頭有幾個人的衣裳，怎麼那麼像洪門的人呢？”

　　容重言冷冷的看着在地上掙扎的姜達，“可不就是洪門的嘛，這位是十六鋪分堂堂主，姜達，姜老闆！”

　　他牽着艾陽的手，“走吧，外頭冷，咱們先進去再說。”

　　他沖汪俊生道，“幫我問問這些人聚在一起干什麼呢？越細越好。”

　　能將十來個人悄聲聲息的送到信河莊子上的，只有那位高人了，而他為什麼要抓這些人，還送到艾陽的莊子上？僅僅因為顧勵行在滬市的作為？

　　容重言覺得不會，肯定是這些人做了什麼惹怒高人的行為。

　　等汪俊生把原因找出來，容重言已經臉色鐵青，“這個洪門，真的是留不得了，就像你說的，社會毒瘤一樣的存在。”

　　不論哪朝哪代，黑/社會都是不被允許的，黑/社會如果於國於民有益，那要警察跟軍隊做什麼？“這些人你準備怎麼辦？”

　　姜達的這些小心思她昨天晚上就知道了，所以再聽到也不至於有多生氣，她只是不齒這些人的行為跟思想，戰勝不了一個男人，所以就從他身邊的女人下手，顧勵行跟他的手下，也就這點兒出息了。

　　容重言想着樓后那群人，將他們放了，無疑是放虎歸山，還等於把這事告訴了顧勵行，但殺了，他又不是那種隨意草菅人命的人，送到巡捕房，那跟放了也沒有什麼區別，“這樣吧，先扔到後頭餓一天，等到晚上，我叫貴生叔帶着船來把人弄走了，嗯，還送到廣彬那裡，不過他們休想再出來了！”

　　艾陽噗嗤一笑，捂着臉倒在容重言懷裡，“柏廣彬肯定愛死你了，哈哈，這些人魚肉百姓收保護費可以，做苦力，嗯，更合適！”

　　“你跟家裡的人再叮囑一下，不要讓莊子上其他人知道了，我想到了下午，顧勵行那邊就會收到消息了，恐怕又要狠查一番了。”

　　容重言撫着艾陽的頭髮，萬幸自己的小女友是個膽兒大的，一般姑娘遇到這樣的事，恐怕都要嚇壞的，“這位前輩也是位狠人了，後頭那十幾個，幾乎是十六鋪分堂的骨幹了，這下，顧勵行有得愁了。”

　　顧勵行早上就收到了十六鋪分堂堂主姜達家裡被洗劫的消息，他連早飯都顧不得吃，帶着何林幾個就驅車趕到十六鋪，見迎過來的是姜達的妻子跟一群姨太太，他不耐煩的皺着眉頭，“其他人呢？”

　　何林接的報信電話，苦笑道，“昨天是分堂的兄弟們都來姜家喝酒，仁字輩的弟兄們，都不見了。”

　　顧勵行倒吸一口冷氣，仁字輩是洪門的骨幹，可以說是他一手提拔上來的，十六鋪的這次全軍覆沒？“查出來誰乾的沒有？”

　　何林都要哭出來了，十六鋪的骨幹全消失了，他查也得有得力的手下啊，“來前已經叫人問了，說是突然停電了，然後，整個宅子里的人都被打暈了，等醒過來，就少了姜堂主跟仁字輩的兄弟，”

　　何林看着一旁抹眼淚兒的姜太太，“嫂子，你說說吧。”

　　姜太太從發現姜達失蹤就開始哭了，這會兒半倚在丫頭懷裡，強撐着回顧勵行的話，“昨天我們老爺請了幫里的兄弟們到家裡來，說是有場好戲給大家看，還請了煙花里的姑娘們過來，我帶着人在後院呢，後來突然斷電了，我趕忙派人掌燈，”

　　姜太太囁嚅一下，拿帕子沾了沾眼角的淚水，“前頭自有人服侍的，我便只叫人過來看看情況，並沒有往前頭來，”她也是一直等不到派到前院兒的人，才又叫人過來，才發現前頭已經一片狼藉了。

　　“爺，”十六鋪分堂的師爺急匆匆的過來，他昨天身體不舒服，大夫不許他沾酒，才算是躲過一劫，今天也是他叫人往滬市送信兒的，“小的已經看過了，姜爺書房裡的東西，還有賬房裡的財物，全都沒有了。”

　　姜達這處宅子，後院里他家眷的住處，前院就是分堂的所在地，姜達的書房是他日常處理幫務的地方，而賬房就在書房的隔壁，每月堂里收到的各種款項，都在送到這裏，清點好了，向滬市總堂報賬的。

　　顧勵行面色一凜，十六鋪油水有多厚，他這個幫主最清楚，不止是保護費，過路費，還有煙館跟妓院賭場收入，加上十幾個無影無蹤的兄弟，這次十六鋪分堂可謂是損失慘重。

　　姜太太看着顧勵行要走，拉着一個女人出來，“顧爺，這是我家老爺新納的六姨太，她昨天看見了，”

　　顧勵行停住腳，轉頭看着姜太太身邊那個年輕的女子，“你看見什麼了？”

　　六姨太被顧勵行盯的腿軟，她被姜太太一把推到顧勵行跟前，“快說啊你，平時不是挺伶俐的？”

　　昨天晚上六姨太發現停電了，想着去姜達那裡討個巧，趕緊收拾了一下，提着個燈籠到前院來，沒想到風把燈籠給吹熄了，她正想拐回去，卻看到一道黑影在院子里飄來飄去，“真的，顧爺，真的是鬼，”

　　想到當時的情景，六姨太還在瑟瑟發抖，“我自小膽兒大，硬是睜大眼睛看清楚了，真的是鬼，她腳真的沒沾地，但是，”

　　六姨太咽了口口水，“可她還有影子，”六姨太學着艾陽的樣子，在空中揮了揮手，“可她都沒挨着人呢，就這麼一揮手，人就倒地上了，真的，”

　　六姨太驚恐摸着自己耳邊的頭髮，“後來，那人發現我了，就沖我這麼一揮手，我的頭髮，頭髮就沒了！”然後她就暈了過去。

　　顧勵行這才明白為什麼他覺得這位六姨太看起來有點兒不順眼呢，原來是少了半邊頭髮，他走過去扳過六姨太的頭，只見她右半邊的頭髮斷的整整齊齊，如同斧削，“當時他離你多遠？”

　　六姨太被顧勵行抓的生疼，又不敢吱聲，僵着脖子指了指不完處的二門，“當時我就躲在二門後頭，也就探出頭，那人，還在大廳那裡。”

　　顧勵行跟何林對視一眼，眼中俱是不可置信，從姜達他們喝酒的大廳到二門，足有十幾丈，揮手之間，削了人半邊頭髮，這根本不是人力可為的事，“你真的看清楚了，那人走路腳不沾地？”

　　六姨太含淚點頭，“看清楚了，看着是在跑，速度很快，但腳真的沒有挨地，昨天晚上月亮很好，我真的看清楚了！”

　　顧勵行跟着師爺到書房坐了，看着被翻的亂七八糟的房子，他只覺得一陣無力，滬市丁佩蓉的官司法租界的法庭已經接了，顧千山嫌丟人，又查不到丁佩蓉住的地方，顧勵信又是他的幺子，考慮到丁佩蓉之所以把事情鬧大，除了要跟他離婚之外，就是為了給兒子爭產業，顧千山決定要把顧氏影業還有法租界三間戲院、兩間賭場的一半兒股份劃到顧勵信名下，顧勵信什麼也不需要干，每年拿分紅，過闊少的日子就好。

　　顧千山覺得給小兒子的產業並不算多，但在顧勵行看來，等於是從他的口袋往外掏錢，而且是每年都要掏，他需要養着洪門上千幫眾，顧勵信什麼也不用坐，就可以坐享其成，分成大把的銀洋！

　　他倒是沒看出來，顧千山什麼時候成了個有情有義的男人了，當初對跟他一起打天下的續夫人，他可不是這麼大方！

　　滬市的事顧勵行焦頭爛額，十六鋪居然出了這麼大的事，如果傳出去，周邊的幫會山頭，又會怎麼看他們洪門？一個分堂叫人連鍋端了，他居然連誰乾的都查不出來！

　　顧勵行頹然的坐在椅子上，“說說，你們有什麼辦法？”

　　何林輕咳一聲，“東西是死的，人最要緊，叫我說，得先把人找回來，”人找到了，事情也就好查了，“而且得趕緊把分堂給再建起來，十六鋪可是咱們的聚寶盆，不能群龍無首。”

　　顧勵行點點頭，“十幾號人，不可能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他猛然想起來潘安/邦，當初看見他被抓的人可是說了，劫他們的人，輕功卓絕，“你說會不會跟□□的事是同一人所為？”

　　何林嘴裏發苦，如果是同一人，那姜達他們，就別想回來了，“我，我叫人把十六鋪周圍查一遍，”萬一又是一個暴屍荒野，都是一起拼殺的兄弟，何林不禁有些唇亡齒寒，後背發涼。

　　顧勵行哪會想不到呢，“這次不是一個人，是十幾個，從周圍分堂調人手過來，給我十六鋪周圍盯緊了，一隻螞蟻也別放過，我就不信了，十幾條人命，他居然敢？”

　　“你說顧勵行他們現在查的很嚴？”容重言凝眉道，沒想到這次他速度這麼快。

　　汪俊生點點頭，“我打聽的信兒，說是上午顧老闆就趕過來的，現在從周圍調了人手，快把十六鋪周圍翻遍了，”他四下看了看，“要是查的再細一些，說不定連信河這邊也不會放過，”信河離十六鋪水裡也就二三十里，如果是他，會過來看看的，“這次十六鋪分堂幾乎是全被抓走了。”

　　容重言點點頭，“這些人得趕緊弄走，不能放在你這兒，太危險了，要不這樣吧，先關麵粉廠里。”

　　剛才續貴生的電話已經過來了，他是幫里的老人，該知道的都打聽清楚了，“聽說有人看見那位高人了，”

　　容重言也是一臉的無奈，“不過說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就算是輕功再高，也斷然沒有跑起來腳都不用沾地的功夫，還說隔着十幾丈，就能把人的頭髮給削沒了，這不是開玩笑嗎？也不知道怎麼聽的？”

　　如果不是不願意暴露身份，艾陽真的很想給這個小可愛表演一下：空中飛人跟隔空理髮，真的一點兒都不複雜。

　　艾陽想了想，顧勵行查的那麼嚴，萬一在河上叫人抓了現行，容重言就被動了，“我估摸着今天他們是查不到我這兒了，等晚上你們先把人弄走，然後，你不是跟松滬軍關係很好嘛，再給二十六團捐一船麵粉，把這些人塞面袋子里，直接運過去就完了。”

　　容重言無聲而笑，“倒是個好主意，”十幾條人命，處理不好就是燙手的山芋了，他沖一旁的汪俊生道，“你去安排吧，叫幾個心腹，晚上過來把人弄過去。”

　　十六鋪分堂亂了，對容重言來說是個絕好的消息，他已經答應了艾陽，要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自然不會放過這麼好的機會，“貴生叔已經跟過去的老兄弟們聯繫了，今天晚上他們就會去見顧千山，十六鋪出了這麼大的事，沒個能主事的人是不行的。”

　　艾陽聽懂了，這也是她把姜達他們連鍋端的目的，顧勵行在滬市也是一亂麻呢，她不信洪門精英一抓一大把，可以隨時補位。

　　她也看出來了，其實容重言對接掌洪門內心是多少有些抵觸的，這可能跟他受的教育有關，畢竟容竹卿把他過去到自己膝下，並不會希望他的兒子還帶着江湖習氣。

　　“那個，十六鋪這樣的地方，除了黑\*社會，就沒有鎮公署之類的官衙？”這麼肥的地方，光是稅就不會是小數啊，艾陽沒顧上清點她從姜達家裡抄出來的東西，但光搬大洋都累的她直不起腰來了。

　　容重言站起身，“我打個電話，”洪門突遭重創，對華界政府來說是個好機會，雖然幫里的老人可以藉此奪權，但再奪也是洪門內部的爭鬥，十六鋪是華國的地方，鎮公署該發揮作用也是要發揮一下的，哪有叫一個小小黑/幫獨霸一方的道理？

　　等到了晚上，汪俊生領着人將姜達他們搬到車上，容重言才拉着呵欠連天的艾陽回了白樓，“折騰了一天，你趕緊休息吧，瞧眼圈兒都黑了。”

　　“那你呢？”艾陽確實很累了，“麵粉廠有地方住沒有？”

　　容重言看了一眼樓上，想說自己留在這裏，又覺得不太合適，“我可以在俊生的辦公室將就一下的，我已經給廣彬打電話了，明天我親自押船過去。”

　　艾陽也不多留容重言，點了點頭看他上車，才轉身回到自己房間。

　　艾陽打開柜子看着堆的跟小山一樣的大洋袋子，想不通為什麼這會兒人們這麼喜歡這種貨幣，又佔地方又沉，信不過紙幣，可以用小黃魚嘛，起碼節省空間，現在好了，難不成她以後每天晚上像個聖誕老人一樣，背着個麻袋挨家挨戶扔大洋玩？

　　而且這麼多錢，留在柜子里，楊媽過來給她收拾衣物的時候，不可能發現不了，她頹然的靠在袋子上，這算不算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柏廣彬看着從面袋子里扔出來的幾個麻袋，“你們就把人這麼裝着送來了？”

　　容重言無奈的瞪了柏廣彬一眼，“那你說怎麼辦？裝進禮物盒，再打個緞帶？”

　　柏廣彬衝下屬揮揮手，“把他們都押下去，先餓兩頓，不聽話就揍幾回，放心，這些人比你們享過的福多，死了也不虧，照着之前那些人安置就行了。”

　　“昨天我大哥聽說了，一大早專門開車過來了，”柏廣彬抬抬下巴，點了點正走過來的柏廣立，“你小心說話，他不相信這事兒跟你沒關係。”

　　容重言苦笑一笑，“我也不相信，可這事兒真的跟我沒關係。”錢被拿走了，人扔給他了，叫他怎麼辦？就沖之前欠人的人情，也得把後續的事給了了啊。

　　柏廣立比容重言他們年紀大些，如今已經是松滬軍的師長，也是駐滬指揮使尹洋的左右手，他站在路邊看着柏廣彬的人將姜達他們從麻袋裡放出來，“這些都是洪門的人？”

　　姜達一路都在支着耳朵聽動靜呢，到現在怎麼會不知道自己是被人抓了扔到松滬軍里來了？

　　終於有人問他的來歷了，姜達激動的熱淚長流，只可惜被嘴被堵了一天，麻木的幾乎不會說話，喉嚨也乾的能着火了，他張了半天嘴，愣是沒有發出半點兒聲音。

　　容重言跟柏廣彬已經走過來了，容重言也不瞞柏廣立，“這些人我也不太認識，就聽說洪門十六鋪的分堂叫人抄了，幾位當家的都失蹤了，”

　　容重言聳聳肩，也是一臉無奈，“沒想到他們居然被扔到小艾家的院子里了，她一位小姐，家裡突然多了十幾號人，能不害怕嘛，就給我打了電話，”

　　容重言冷冷的看着姜達幾個，“我琢磨着如果把他們放回去，顧勵行也不會感激我，只會認為這事是我指使的，所以乾脆就把他們給廣彬送來了，這些人平時壞事做盡，過來給松滬軍效力，也算是贖一贖之前的罪愆。”

　　做為滬市人，柏廣立自然聽過洪門的名聲，更知道顧勵行跟容重言的恩怨，過年的時候弟弟更是把“李小姐”三個字掛在嘴邊，光聽李小姐玩骰寶大勝顧勵行，他就聽了三遍！“我知道了，把人帶下去吧。”

　　姜達驚訝的睜大眼睛，啞着喉嚨道，“柏師長，柏師長等一等，”

　　當初顧勵行派過去搶容重言新開賭場的賭客的那些人，至今都下落不明，現在姜達已經很肯定的知道他們都去了哪裡，但他不想去啊，他跟着顧勵行一路拼殺，圖的榮華富貴，不是過來當苦力，“柏師長，柏團長，都是誤會誤會啊，求你們把我們放回去的，我發誓，回去之後今天的事一個字都不往外說的，我保證！還有，”

　　他看了一眼周圍簡陋的營房，“我們洪門十六鋪分堂，以後每月都孝敬貴部五百大洋，半年一交！”

　　張嘴就是六千大洋，他手下的兵一個月只有五塊大洋的餉，柏廣立緊抿雙唇，目光凜厲的看着姜達膘肥體壯的身體，他的兵拿命保護的就是這樣的人？“來人，給他們扔到苦力營去，看緊了，誰敢跑直接就地處決！”

　　看手下把姜達他們帶走了，柏廣彬鬆了口氣，“哥，我真怕你又心軟，講什麼法制，要我們把人放了呢！”

　　柏廣立沒理弟弟，而是看着容重言，“這事兒真跟你沒關係？”

　　容重言苦笑一下，“如果我喜歡這種手段，早些年就動手了，不過么，現在我倒覺得這種手段也挺好的，非常事用非常法，乾淨利落。”

　　“哼，我以為就我這個弟弟是蠢的，我看你呀，也聰明不到哪兒去，”柏廣立一指不遠處的吉普，“走吧，咱們去看看機場的選址，”如今華國，出行需要飛機的也就幾家權貴富豪，柏廣立覺得將機場建為民用，不如以軍用為主。

　　容重言笑着點了點頭，還沒開口，就聽柏廣彬道，“重言哪裡蠢了？我覺得重言比你聰明多了！”

　　容重言真想給柏廣彬一巴掌，哪有跟自己哥哥這麼說話的？還是上級？“廣立兄是在擔心我呢！”

　　“擔心你什麼？你放心吧，姜達這些人被送到我這兒的事絕對不會被傳出去，就算是傳出去了也不怕，大不了我說是他得罪了我，我叫人把人給抓了，顧勵行還敢打到我二十六團來？敢來我直接滅了他！”

　　想當初顧千山得罪陸士珍，吃的教訓還不夠么？黑幫又怎麼樣？什麼時候幹得過他們這些拿槍的了？

　　柏廣立轉身瞪了柏廣彬一眼，“錢呢？洪門分堂少的不只是人，他們的賬房還被人抄了，洪門下頭的那些賭場，被劫的賭客都是當晚大贏的豪客！”

　　容重言是做生意的，商人重利，但名聲對他們更重要，要是傳出去劫財的事，還如何在商場上行走？工商聯合會的副主席，恐怕都再當不得了。

　　“你搶的，那錢呢？不交家裡不交軍部，你自己干什麼用去了？想吃槍子兒？”搶一個洪門松滬軍不會在意，但吃獨食卻是官場上最忌諱的，柏廣彬這是給容重言分憂呢？這是給所有人找事呢！

　　柏廣彬搶先一步上了車，“我說重言，這事你可得好好考慮考慮，你還口口聲聲說那位高人是幫你的，救過你的命，可這那是在幫你啊，錢他拿走了，屁股叫你給他擦！這是坑你呢！”

　　弟弟真是進了軍營，除了粗俗什麼也沒學會，柏廣立皺眉道，“到底怎麼回事？”

# 第60章

　　容重言不願意自己的恩人被人誤會, 把他從姜達那裡審到的事情跟柏廣立說了, “這些人想對小艾下手, 我覺得可能是被那位前輩聽到了，才給他們點教訓。”

　　“這些畜牲！”柏廣彬狠狠啐了一口, “重言我告訴你，這事可不能這麼算了，你女朋友被人惦記, 別人都看不下去了, 你要是沒做點兒什麼, 還算什麼男人？”

　　柏廣立輕咳一聲, 他這個弟弟二十好幾的人了，一點兒腦子也沒有, 還能活到現在，真是匪夷所思，“你準備怎麼做？”

　　容重言蹙眉道, “洪門罪案累累, 但有租界法保護着, 咱們的人手伸不進去, 而且顧勵行聰明之處就在於, 所有的事都是底下人乾的，他一身清白, ”之前的事是顧千山做的, 之後的事是四大金剛做的, 顧勵行倒成了潔白無瑕的好市民了。

　　尤其是法租界跟公共租界用的並不是一套法律, 在公共租界是違法的事，到了法租界，就成了合法的生意了，比如煙館。

　　柏廣立沉吟一下，“如今滇省那邊的軍閥大力種植鴉/片，把那個當成了迅速積累財富的手段，而滬市一線，又是他們往南邊傾銷的中轉站，顧勵行在這一項上，就發了橫財了。”

　　之前公共租界跟華界沒有施行禁煙法的時候，各幫派甚至軍政要員們，都發過煙土的財，等北平政府分佈了禁煙令，公共租界也緊隨其後，法租界就成了煙鬼們的天堂，也是販賣者的天堂。

　　容重言輕嘆一聲，看着一臉肅容的柏廣立，“你想掐了他這條路？”

　　柏廣立點了點頭，“我知道光靠打掉洪門販煙的渠道並不能從根本不解決問題，但洪門這滬市規模最大的一處，留着他們於國於民都一無益處。”

　　容重言看着柏廣立，“據我所知，尹指揮使跟顧勵行可是有些私下的交情的。”容重言說的還是委婉的，顧勵行之所以能在法租界獨大，其實跟尹洋暗中也做着煙土生意有極大的關係，顧勵行成立的貿易公司，就有尹洋姨太太的股份在。

　　“這個禍害！”什麼本事都沒有，偏還佔着指揮使的位置，壓在柏家人頭上，柏廣彬聽見尹洋的名字就頭疼。

　　官大一級壓死人，何況這是在軍隊里，尹洋又是跟陸士珍一起起家的結拜兄弟，“管好你的嘴！”

　　“據我了解，尹洋跟顧勵行也沒有太深的關係，不過是一個想要庇護，一個想要財路罷了，我做事總是不如你方便，需要人手的話跟我說，”柏廣立嘆了口氣，“我能做的也只有這些了。”

　　容重言一笑，“人跟槍還叫‘只有這些’？上次沒有你的人，就算是有前輩高人在，我也未必能那麼順利的拿下顧勵行的人。”

　　容重言看了一眼前頭開車的柏廣彬，“這次建機場的事，我之前就答應過顧勵行，讓他摻上一股，如果能讓尹指揮使出面，應該會更順利些。”

　　自己的提議顧勵行會幾經思量，但如果是尹洋的提議那就不一樣了，而對尹洋來說，張張嘴就能分錢的事，何樂而不為？

　　柏廣立笑了笑，“你們這些生意人啊，心裏的道道兒就是多，我想想辦法，不過么，我不管你準備做什麼，機場一定得如期建成，”

　　他看了一眼車窗外的稻田，跟陌上的農人，“不管什麼樣的災難，最終受苦的都是他們。”

　　柏廣彬想起來艾陽的話，“你們這些人真的是麻煩，尹洋不是個將才，就知道蹲在滬市往兜里摟錢，大哥你尋個機會取而代之就行了，重言你還教訓我呢，說人要想做更多的事，就要爬到更高的位置，你們倒是爬一個我看看啊？”

　　“反正我是個蠢的，打仗我成，爬高我不會，你們往前沖，我替給你們當打手不就行了，對了，還有李小姐，她也是這麼說的，”提起艾陽柏廣彬就一陣兒興奮，原因無它，像艾陽這種喜歡舞刀弄槍的小姐太少見了，而且還總是能說出一番大道理跟容重言一唱一和的教訓他，“大哥你不知道，李小姐其實很想去南邊考軍校，就是重言舍不得，他呀，就怕人一飛走，就再也回不來嘍！”

　　柏廣立偏頭看了一眼容重言，這陣子容重言得了個心頭愛的消息已經傳遍了滬市上流圈子，其實柏家也有適齡的女兒，只是容重言一直沒有表態，他們也就不自討沒趣了，“沒想到李小姐還是位女中豪傑？”

　　“大哥你不知道，小艾在槍械上天賦極高，一學就會，小艾還說她天生跑的就很快，力氣也大，”柏廣彬提起容重言這位女朋友，興奮的滿臉放光，“對了，上次她還跟我打賭，說賽跑，賭一輛汽車呢，結果重言不讓比。”

　　自己弟弟是個二百五，但能跟弟弟打賭賽跑的女人，又能聰明到哪裡去？柏廣立失笑，“重言真是撿到了塊寶了。”

　　“小艾雖然來自鄉間，但平時很喜歡讀書，思想並不守舊，她跟廣彬賽跑也是不滿廣彬言談之間對女性有所輕視，而且咱們現在滬大，本身就有自己的女子游泳隊跟籃球隊，小艾自己開了個罐頭廠，生意也做的挺好的。”

　　容重言沒好氣的瞪了柏廣彬一眼，這人真是什麼話都往外說，艾陽跟柏廣彬也是話趕話才說要比賽看誰跑得快，哪會真的去比啊？而且柏廣彬一個大男人，贏了又能光彩到哪裡去？“我不讓比，我讓你就好意思了？贏了一位穿高跟鞋的小姐，你光榮么，柏團長？”

　　柏廣彬嘿嘿一笑，“主要是小艾一拿起槍，那氣勢，真的很難讓人把她當成一位嬌小姐，真的，殺氣，你這種做生意的人是感覺不到的，小蔣拿起槍的時候，就跟上過戰場一樣。”

　　柏廣立不由挑眉，弟弟連殺氣這種詞都出來了，可見容重言這位女朋友真的不是一般的小姐，“過年我去錢塘巡防錯過了，有機會請你們一起吃個飯，大家見個面。”

　　讓艾陽跟柏廣立見面？容重言想起她只要聽見槍炮這些就興緻勃勃的樣子，“好吧，等將來有機會。”

　　“什麼叫等將來有機會啊？你還敝帚自珍呢？”自己大哥都開口了，容重言居然往後退，柏廣彬不樂意了。

　　“咳，”柏廣立臉都快叫弟弟丟盡了，“怎麼說話呢？”

　　容重言照着柏廣彬的帽子就是一巴掌，“真以為自己是在外國長大的？要不要把你重新送到學堂里認字？”

　　柏廣彬這才意識自己用錯了成語，“嘿，我一大老粗，說錯話了嘛，小艾是你的寶貝，怎麼會是破掃帚？”

　　“你閉嘴吧，再說我讓人把你扔到皖西去，”柏廣立要被這個弟弟氣死了，“重言別介意，他跟你親，才這麼口沒遮攔。”

　　柏廣彬的注意力卻被“皖西”兩個字吸引了，“哥，咱們真的要跟姓吳的開戰呢？”

　　柏廣立都不知道該說柏廣彬是聰明還是傻了，這方面他倒是熱身賽敏銳的，“會不會開戰還開北平政府斡旋的結果了，姓吳的對江南覬覦已久，陸大帥也是個有雄心的人。”

　　吳大帥看中了江南的富庶，而陸士珍卻想劍指中原，大家爭的是地盤，苦的卻是百姓，容重言知道自己說什麼都沒用，大家的角度不同，那些手握權柄的人，又怎麼會去考慮只想能有一碗安穩飯的百姓的心思呢？

　　“廣立兄的看法呢？”容重言輕聲道。

　　柏廣立輕嘆一聲，“天下之事，分就必合，而且也只有大家戮力同心，才有跟列強一戰之力，不管怎麼說，華國都應該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有一個強勢的政府。”

　　容重言想起艾陽的話，“我一個商人什麼也不懂，我只希望能仗越少越好，洋人跟離咱們越遠越好，我們這些平頭百姓的日子能越安穩越好，至於誰來當家，沒那麼重要。”

　　艾陽足足用了三天，才把自己屋裡的錢給數出來裝進一早騰空的幾隻小皮箱里，她當時就想着全搬走才解氣了，等真的把這些全處理掉，艾陽又發了一陣兒愁。

　　無奈之下，她還是把目光投向容重言，她不知道容重言對她的信任有多少，但兩人如果要長期相處的話，早晚都會被他發現，她就當一種試探了。

　　容重言沒想到艾陽再次打電話，居然又給他了一個“驚喜”，“這些你在哪兒發現的？”

　　艾陽攤手，“我去廠里了，中午回來堆了一屋子，我又不敢讓別人知道，一個人兒愣是在這數了三天，”

　　她把兩隻手舉到容重言跟前，“累得我胳膊都要斷了，手也數的都是黑的，”旋即她齜牙一笑，“不過再沒比數錢更高興的事了。”

　　容重言把她的手握在掌心裏輕輕揉着，“那現在你準備怎麼辦？”

　　續貴生已經跟他大概說了洪門這次的損失，足足快兩萬大洋，他看着面前打開的箱子里金條，兌換券，紙幣跟大洋，“這些錢足夠你建兩個廠子了。”

　　艾陽瞪了他一眼，“我是那種貪財的人嗎？如果我想留下這些錢，還把你叫過來做什麼？”

　　容重言笑着把艾陽抱在懷裡，他這個小丫頭，他在跟前一副掉進錢眼兒里，成天討教生意經，其實卻是“取之有道”的性子，“那你的意思是？”

　　“你說的那位高人，既然把人丟到我這兒叫你處理了，那是不是錢也是這個意思？”艾陽抬起頭看着容重言線條明晰的下頜，“我想着這些錢你拿走吧，伯母不是有個善蔭會？放進去做善事多好。”

　　“你呀，”容重言點點頭，將艾陽頎長的手指舉在唇邊親了一下，“我知道了，等一會兒我走的時候帶走。”

　　艾陽一直留意容重言的神色，“你說這位高人到底什麼來歷啊，為什麼老幫你，幫你就幫你好啦，他也認識我嗎？”

　　容重言搖搖頭，他能肯定這位高人對他是善意的，但卻實在是想不通他到底是何方神聖，至於為什麼假手艾陽，“可能是他對你很滿意吧，就像我媽跟母親都很喜歡你一樣。”

　　“兩位伯母跟他怎麼會一樣？”艾陽捂着嘴笑起來，容重言這意思，是把“高人”當成長輩看了，所以在容重言的眼裡，她連“高人”的喜歡都討到了，“什麼時候咱們能見上他一面就好了。”

　　見容重言對她絲毫都不懷疑，慶幸之餘艾陽有覺得壓力挺大，這萬一哪天掉馬，她可怎麼跟容重言解釋啊？

　　“你滬市的鋪子也裝的差不多了，不過去看看？”容重言看着馬老大他們把皮箱搬上車，小聲跟艾陽道，“反正這陣子莊子上也沒什麼事，你要是不願意住家裡，梅山路跟華榮都可以。”

　　“我把人送到葛橋去的時候，見到廣立兄了，他還說想請你吃個飯呢，”見艾陽沒點頭，容重言又找了個理由。

　　柏廣立？就是容重言說的柏家未來的當家人？“他為什麼要請我？”

　　“還不是廣彬那小子，成天‘小艾’‘小艾’的掛在嘴邊，”想起柏廣彬叫艾陽叫的那麼熟絡，容重言皺皺眉頭，“那小子就不知道男女有別，跟誰都那麼隨便。”

　　這人的醋勁兒還不小呢，“行啊，不過你先回去，我把十六鋪店裡的家什都搬回來了，明天挑幾樣裝船運到滬市去，省得再買了。”

　　她還沒定好跟着去滬市看店的人選，生意雖小，可要操心的事真的不少。

　　艾陽一到滬市，沒急着去見容重言，而是看着馬老大他們把東西都搬到新店裡，滬市的新店艾陽最終決定由原來在十六鋪的劉嫂子跟賈管事的小女兒賈婷兒一起照看，兩個女人合住起來也方便些，滬市到信河的船也方便，她們也可以輪流回家看看。

　　等家什都歸位了，艾陽留劉嫂子她們在這兒布置，自己則坐車去了跟安梅清約好的咖啡廳。

　　艾陽到的早，等安梅清的時候，把咖啡廳里的小報都拿過來慢慢看。

　　顧千山跟丁佩蓉的離婚案已經有了大概的結局，租界法庭判了兩人離婚，顧千山也同意了丁佩蓉的要求，把顧氏影業的一半股份，還有幾間大戲院，跟賭場的分紅也照協議給了顧勵信，但前提是，這些都在顧勵信的名下，但他們只能吃紅利，不能隨意轉讓。

　　這也算是保障了兒子以後的富貴生活了，顧千山還算是念着些父子情，而且在丁佩蓉這個出軌太太身上，也算是大度了，沒在叫人套麻袋沉塘什麼的，倒是放了她一馬。

　　不過顧勵行可不會這麼想，據艾陽對他的了解，在他眼裡，整個洪門都是他的，顧勵信這樣的行為，就算是顧千山點頭簽字，也是在虎口奪食，敢搶他的東西，他打回去也是理所應當的。

　　艾陽沒等多久，安梅清就來了，艾陽見她氣色不錯，甚至還豐腴了一些，知道她是想開了，“你什麼時候走？”

　　“票船定的是五天後的，”安梅清不好意思的笑笑，“我沒想到他會去你那兒鬧，對不住啊，連累了你。”

　　因為這個事，安梅清已經在電話上跟她道過歉了，艾陽擺擺手，“沒事，反正他在我這兒一點兒便宜也占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想到艾陽的伶牙俐齒，安梅清抿嘴一笑，“我沒想到他腦子那麼不清楚，不過也怨我，沒跟我媽解釋清楚，害得她也誤會了你。”

　　安夫人跟她八杆子打不着，艾陽根本不在乎她會不會誤會自己，“不是什麼大事，家裡沒再攔着你吧？”

　　安梅清點點頭，“我大哥二哥都是支持的，他往家裡來的幾次，我大哥說了，如果他不想跟我分開，就也出國去，不然就別再來了。”

　　當哥哥的還有點哥哥的樣子，艾陽笑問，“那梁少走不走？我覺得跟你出去的可能性不大吧？”二房的梁維中就是在國外讀書的時候得病去世的，梁家人應該舍不得唯一的兒子離開自己身邊。

　　果不其然，安梅清道，“梁家人都不同意，大太太聽說了，還跑我們家裡鬧了一場，”不但鬧了還把她也給罵了，安梅清擺擺手，不想說當時的亂勁兒，“不過她來這麼一出也好，我媽現在都不再硬攔我了。”

　　安夫人認識的親家太太是個和藹可親，把安梅清當女兒一樣善待的女人，這次大太太一來就指着安梅清罵，連不守婦道，招蜂引蝶這樣的話都罵出來了，安夫人差點兒沒跟她拚命，等大太太一走，安夫人就哭了了一場.，再不說要女兒好好跟梁維華過日子這樣的話了，她也是奉養過兩重婆婆的人，太知道婆婆如果想要挫磨媳婦，那是信手拈來，而她的女兒心高氣傲的，又怎麼能受得了那樣的苛待？

　　艾陽拍拍安梅清的手，把自己點的蛋糕推給安梅清，“反正票都買好了，就別想那麼多了，道不同不相為謀，你才二十多歲，怎麼著也有六十年要過的，等你八十歲的時候再回頭看看，這些根本都不算事。”

　　就像她，晚上躺在床上想前世那些血腥的日子，她常常懷疑那是不是她穿的小說，而現在才是回到了現實？

　　安梅清笑着回握艾陽的手，“小艾謝謝你，我發現我不管心裏再難過，只要跟你聊聊，就能好很多。”

　　那是因為我總是愛說你們不會想或者是不敢想的事啊，艾陽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你到了英國，記得給我寫信，嗯，寄到重言那裡也行，給我講講外頭的事情，將來有機會了，我也出去走走。”

　　“好，等你將來出來了，我來招待你，你可千萬要來，”聽到艾陽也說想出去看看，安梅清頓時覺得自己出去的選擇再正確不過了，因為離開梁維華的那點兒傷感，也淡了許多。

　　艾陽正聽安梅清跟她講自己都準備了什麼，就聽見有人在竊竊私語，確切的說，是她耳朵太靈了，聽到了別人根本聽不到的私語。

　　“安小姐，你知道那個白漣漪小姐後來的事嗎？查明了不是她偷的之後的事？”艾陽聽完了樓下的話，想了想問安梅清。

　　安梅清愣了一下，才道，“你也聽說了？嗐，那些小報真是。”

　　“小報？”艾陽這陣子光顧看顧家的八卦了，白漣漪這些女明星的倒沒有關注，“怎麼了？”

　　安梅清平時不怎麼跟人議論這些，但艾陽這麼認真的問她，她也不好說不知道，“嗯，就是人家說，白小姐現在跟鄭二少來往頗密。”

　　“呃~”艾陽失笑，田雅芬抓的還真是個女賊，不過沒偷她的手錶，偷了她的丈夫，“還有這樣的事？”

　　安梅清蹙眉道，“我不最耐煩那些人就是這個，仗着出身好些，成天招貓逗狗的，還自詡風流，我就不知道了，魏晉名士是因為女人多麼？真是不知所謂！”

　　她當初看中梁維華，也是因為梁維華在學校就沒有亂跟女同學搭訕，兩人結婚前，更是許諾一生只愛她一人，安梅清看了一眼不知道在想什麼的艾陽，可是他的承諾還是抵不上孝道來的重要。

　　“怎麼了？怎麼突然問起她了？”安梅清把梁維華甩到腦後，問艾陽，“其實鄭二少那個人沒長性的，這種事傳傳也就算了，當不得真。”

　　艾陽聽見樓下有人嘀咕着，要去明星影視公司堵白漣漪，還要往她臉上潑硫酸，但偷來的鑼敲不得，她沒辦法告訴安梅清，“沒什麼，就是剛才看見小報上寫了，有些不敢相信，那天我看鄭二少似乎還不認識白小姐，怎麼轉眼就傳出兩人的緋聞了，呵呵，這些公子哥還真是。”

　　安梅清怕艾陽誤會了容重言，“你放心吧，重言不是那樣的人，他這個人向來自律，從來不往那些亂七八糟的場合去，以前我大哥還說過他呢，說他明明是個年輕人，卻過的像個清修的居士，後來你去我們家拜年，走了之後我大哥還笑說，以前以為重言只知道賺錢，不知道談戀愛，現在才知道，原來是時候未到。”

　　艾陽安梅清說的有些不好意思，感覺跟她騙了人家小男生一樣，“你放心吧，我會對他很好的，”一會兒見到他，就好好獎勵獎勵他。

# 第61章

　　容重言又不傻, 艾陽雖然脾氣不太好, 但心思很正, 安梅清對他們沒什麼不放心的，而且在見過他們的相處之後, 對兩人的默契且甜蜜的感情還多少有些意外，畢竟容重言看起來真不像是個會把女朋友放在第一位的男人。

　　但這種兩情相悅的情形做為姐姐，安梅清也是樂見的, “我跟重言, 比跟家裡那兩個弟弟感情還好些, 他也把我當姐姐來看, 現在有你陪着他，我就算是去了英國也能安心, 你也知道重言家裡的情況，雖然兩位夫人都很疼他，但他一直都是冷冷的, 不愛跟人說心裡話, 你是個開朗的性子, 多擔待擔待他, 日子久了, 你會發現他真的是個很好的男人。”

　　安梅清一番話說下來，艾陽都快不認識她了, 什麼時候安梅清這麼懂人□□故了？“我記住了, 你放心, 我一定會陪着重言的。”

　　看着艾陽抿嘴偷嘴, 安梅清這才恍然意識到她怎麼自行代入婆家人的角色了？忍不住也笑道，“你別誤會，我是想說，重言是個好孩子，你也是個好姑娘，你們在一起一定會很幸福的。”

　　艾陽覺得安梅清尷尬的樣子十分有意思，“你也一樣啊，好人一定會有好報的，到英國之後，別光顧着學習，趁着年輕多考慮考慮個人生活，聽說英國男人紳士，法蘭西男人浪漫，你先替我去感受一樣，等我去了，好給我介紹經驗。”

　　怎麼好好說著話呢，居然歪到這兒來了，安梅清頓時紅了臉，“別亂開玩笑了，我還沒離婚呢，你也有重言，什麼男人不男人的，我去就是好好讀書去的。”

　　“誒，我也沒有的意思，就是叫你豐富一下業餘生活，別讀成了書獃子，”艾陽覺得安梅清還是見得男人少，才會傻乎乎的嫁給了梁維華。

　　艾陽看時間差不多了，才跟安梅清分開了，叫了輛黃包車，往明星影業去。

　　白漣漪跟鄭允山勾搭成奸原本她是不想管的，但田雅芬出手就是潑硫酸這就太狠了一點兒，何況鄭允山也是滬市有名的風流大少了，白漣漪不是頭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像這種情況，田雅芬最應該收拾的不是鄭允山嗎？

　　直接潑了鄭允山，管保他以後老實呆在家裡，哪裡也不去。

　　人呀，就是喜歡挑軟柿子來捏。

　　到了明星影業公司門外，艾陽也不着急，田雅芬也不是完全沒譜兒，剛才說話的時候已經把今天白漣漪的行蹤交代的清清楚楚了，看時間，白漣漪就要出來了。

　　艾陽看着在電影公司門前靠着的兩個人，這種青皮混混滬市並不鮮見，等白漣漪出來，他們打開瓶子潑過去，之後轉頭跑了，只怕是巡捕房也未必能抓到人，而白漣漪一個如花美嬌娘，基本就死在今天了。

　　白漣漪拍完今天的戲份，跟一個公司的小姐妹說說笑笑的往外走，今天她跟鄭少約好了，要去看鄭少為她置辦的小公館，白漣漪心裏清楚，她是不可能擠走田雅芬嫁入鄭家的。

　　而去當人姨太太，還不如跟鄭允山這樣暗中來往的方便，所以她並沒有像別的女人一樣纏着鄭允山要進鄭家大門，也是因為這個，鄭允山反而喜歡她知情識趣不麻煩，才對她格外的大方。

　　“白漣漪！”

　　白漣漪聽到有人叫她，一回身，就看到一個男人擰開一個瓶子往她身上甩了過來，她嚇的“啊”的一聲，本能的拿手袋擋了頭跌坐在地上，等她再抬起頭，就看見一個男人摔倒在她面前，而他手裡的瓶子飛的老遠，瓶子里的東西灑了出來，在地上冒着氣泡

　　“漣漪，你怎麼了？來人啊！”跟她同行的小姐也嚇壞了，她當時不知道被誰給推了一下，直接摔了出去，這會兒坐在地上，看着呆立在原地的白漣漪，再看看倒在白漣漪跟前的男人，“來人啊，抓流氓啊！”

　　在小姐妹的尖叫聲中回過神白漣漪這才感覺到手臂火辣辣的疼，低頭看時，才發現胳膊上居然被灼傷了一塊，她驚恐的看着正從地上爬起來的男人，還有自己的胳膊，本能的大叫起來。

　　艾陽看着路邊的人都圍了過來，還有年輕人過去將潑硫酸的青皮給摁住了，才轉身功能身退，她是可以保證白漣漪毫髮無傷的，但是她畢竟走錯了路，多少吃一點兒教訓，等知道了原因之後，應該會想清楚下一步怎麼做人。

　　“我聽說你上午就到了，怎麼現在才過來？”容重言終於在萬國百貨等到了艾陽，頗有些不滿的牽過她的手，又上下打量了一下，“你去哪兒了？風衣上怎麼沾了灰塵？”

　　艾陽扯過衣服一看，可能是剛才幫白漣漪的時候蹭到哪裡了，“我去見了見安小姐，她不是馬上要走了嗎，就當是給她送個行，”艾陽對安梅清能迅速抽身離開的做法還是很佩服的，要是遇到只會哭嘰嘰的女主，她非愁死不可。

　　見安梅清了，容重言點點頭，“我也聽說了，子正哥幫她把手續都辦好了，學校也選好了，不過么，”容重言壞心眼兒的笑笑，“我一直沒跟廣彬說，”估計那傢伙聽說了得瘋。

　　艾陽白了容重言一眼，“還是別說了啊，不然沒辦法跟他解釋，”安梅清出國了，梁維華沒走，柏廣彬再傻也會追問原因的，如果讓他知道了顧勵行的事，還不知道會出什麼亂子呢。

　　“顧勵行這陣子也有得忙了，我看報紙上說，顧千山已經同意了丁佩蓉的條件了？”想知道第一手的資料，得問整個事件的參与者。

　　容重言給艾陽倒了杯茶，“是，明天應該就會簽字了，不過顧勵信將來能不能拿到這筆錢，真的就看顧勵行的心情了，”

　　想想顧勵信也是個可憐的，“丁佩蓉已經決定拿到錢之後，就跟柳長英到國外去，不帶顧勵信。”

　　都是狠人啊，艾陽搖搖頭，也是蠢人，“好傻，如果是我，我就老老實實呆在滬市，活在公眾的眼皮底下。”

　　容重言一笑，艾陽說的沒錯，去了國外，這可以做的手腳就太多了，顧千山不追究她，顧勵行卻能讓她一出滬市就意外身亡，還不如留在滬市，顧勵行為了名聲，也得叫丁佩蓉好好活幾年。

　　“好了，不說這個了，反正等到了明天，這件事就算是了了，”容重言站起身，“我餓了，咱們去哪兒吃飯？”

　　艾陽知道這是容重言不願意跟她多說，這裏頭畢竟牽扯的是容重言的親爹親哥一家子，艾陽抿嘴一笑，只要割了顧勵行一塊肉就行，其他的她無所謂。

　　顧勵行覺得這半年他一向順風順水的日子突然翻了船，得力手下死的死丟的丟，賭場也因為剝豬玀的事聲名大降，這都不算，他還接二連三的破財，結果，十六鋪的事情還沒有眉目呢，顧千山又打電話叫他回老宅。

　　顧千山難得從煙榻上下來，他叱吒風雲了一輩子，臨了臨了，聲名喪盡，全滬市都知道他頭上長草，老婆要跟人跑了！

　　不過這兩年顧千山火性叫大煙消磨的差不多了，丁佩蓉不願意當顧太太，他敢懶得強留，索性揮揮手將人放了，好歹人家也給他生了個顧勵信出來，雖然不怎麼爭氣，也是他的根苗不是？

　　可他沒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十六鋪分堂居然叫人劫了！

　　十六鋪是什麼地方？他顧千山的老家，當年他就是在十六鋪碼頭打出來的天下！現在分堂叫人一鍋端了，這才是真正的奇恥大辱！

　　可要不是幫里的老兄弟們過來，顧勵行居然還把這麼大的事瞞着他！

　　“我已經叫人去接手十六鋪的事了，這幾天你在家裡，把家裡的賬目捋一捋，大概算個數出來，以後每年按這個數撥給勵信，”顧千山半睜着混沌的眼睛看着眼前面色鐵青的兒子，他是老了，但還沒有傻，丁佩蓉在華界被親生兒子捉了奸，這麼巧的事都能發生，裡頭若沒有人刻意安排，他是不信的。

　　顧勵行卻是從來不怵顧千山的，在他眼裡，只有顧千山欠他們母子的，沒有他對不住這個父親的，他根本不接顧千山說算賬撥款的茬，而是說著十六鋪的事，“那邊分堂我打算叫趙國璋去，他也跟我許多年了，是個能幹的，十六鋪那邊不能沒有頂事的人，”

　　見顧千山抿嘴嘴唇不說話，顧勵行又道，“今天我才收到信兒，十六鋪的鎮公署這是要趁火打劫呢，開始查封咱們的煙館了。”

　　大煙土這東西顧勵行也不樂意碰，沾這個名聲太壞了，奈何煙土又是利最厚的行當，財帛動人心，他想撒手，底下兄弟都不會答應。

　　而且走私煙土這條線上，連着的不只是他們洪門，還有許多權貴，而這人脈才是顧勵行最想要的，前年公共租界禁煙之後，煙館都聚集在了法租界，他為了這個還專門成立了個貿易公司，送了三成股份給松滬駐軍指揮使尹洋，好不容易才算是靠了松滬軍。

　　而十六鋪碼頭，是雲土入滬的分銷的中轉站，查封煙館固然讓人頭疼，但顧勵行更擔心的是，他們在十六鋪的交易會抓住，這麼重要的地方，他怎麼會不放上自己最信賴的心腹？

　　顧千山當然明白顧勵行在說什麼，“我知道你的意思，所以十六鋪那樣的地方，才要放上忠心可靠的人，我已經跟孫同義說了，叫他受點兒累，出來坐鎮十六鋪分堂，當年他跟着我一路從十六鋪打到法租界，現在十六鋪提起老虎同義，還是能止小兒夜啼呢！”

　　什麼老虎同義，一個四五十歲的老頭子，早就是沒了牙的老虎了，而且孫同義最愛在他跟前擺老資格講當初年，他怎麼會把十六鋪交給一個祖宗？“父親這可不行，您別忘了當初為什麼叫孫叔退下來的，他可是黑過咱們自己的土！”

　　洪門當年也干過搶土的生意，孫同義就是其中的主力，但這個人愛賭成性，掙的多花的快，沒錢了就把主意打到搶來的煙土上，每次都會私自截留一些中飽私囊，被顧千山發現之後，顧千山念着老交情，把他弄到賭坊里當管事，結果他又貪污了賭坊的錢，這才叫顧千山不得不痛下決心，當眾正了門規，把他打發回家養老去了。

　　現在叫他回來坐鎮十六鋪？顧勵行怎麼可能答應？“我已經叫趙國璋過去了，父親您放心，不是什麼大事，國璋能處理的來的。”

　　顧千山不以為然的哼了一聲，“趙國璋還不如姜達呢，可姜達現在在哪裡？潘安/邦呢？我今天把過去的老兄弟們找了來聊了聊，大家都覺得這是江湖事，哼，小子，你爹我出來搏命的時候，你還不知道在哪裡呢？你能知道怎麼來解決這些事？”

　　顧千山的思路跟顧勵行完全不同，他覺得是周圍幫派眼熱洪門的勢力跟財力，想過來搶地盤了，但這種拼殺的事，兒子這種二世祖哪裡懂得？“行了，就照我說的辦吧，我身體是不行了，勵信年紀又小，你這個當長兄的得擔起責任來，沒事多關心關心他，顧家的孩子，總不能叫人欺負了去！”

　　他關心顧勵信？他恨不得就沒有這個人，顧勵行強笑一下，“那行，我跟趙國璋說一聲，先讓他別過去，看看孫叔怎麼解決十六鋪的事？”

　　這話只是顧勵行表面上應付顧千山的，他怎麼可能把那麼重要的地方交到孫同義手裡？他過去也行，接手查一查到底是誰打洪門的主意，但真正的大生意，還得是自己的人來打理。

　　顧千山早就不管幫里的事了，對顧勵行來說，同樣也是一隻沒牙的老虎，至於他讓自己給顧勵信的錢，怎麼可能？

　　白漣漪被人潑硫酸的事很快就上了報紙，因為當時其中一個就被人抓到了，所以巡捕房很問就審出了結果，這下輿論更是一片嘩然，鄭允山太太田雅芬因嫉妒丈夫被女明星勾走，買兇要毀了白漣漪容貌的事就上了各大報紙的頭條。

　　鄭允山一回到家裡就被父親叫到書房狠狠的罵了一頓，他憋着一肚子火氣回到房裡，抬眼就看見田雅芬正在抹眼淚。

　　想到白漣漪胳膊上的傷，還有自己的名譽，鄭允山登時惱了，“哭，你還有臉哭，事情鬧成這樣，你說怎麼辦？”

　　田雅芬已經被家裡叫過去教訓了一頓了，今天回來，不但要被婆婆教訓還要被妯娌笑話，她都快慪死了，不就是對付個戲子嘛？以前也不是沒有過，之所以這次對白漣漪下了狠手，完全是因為她居然敢攛掇着鄭允山在外頭另置小公館，據說上次拍賣會鄭允山標到的那顆十克拉的火油鑽，也是拿去給她鑲了戒指！

　　“你們一個個都認準了是我，我再說沒有，你們也只會覺得我是在狡辯，”田雅芬豁出去了，反正她只不認，再推到白漣漪身上，誰又能奈何她？當田家是吃乾飯的？

　　鄭允山失望的看着田雅芬，“你派去的人都招了，你還不認、”

　　“我認什麼？誰能證明那人是我派的？說不定這都是白漣漪故意設計的，不然她一點兒防備都沒有，怎麼就沒的傷着她？”田雅芬直着脖子道，“還有，就算是我做的，我為什麼要做？如果她不招蜂引蝶，能碰上這種事嗎？呸，狐狸精！”

　　鄭允山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人家那邊都招認了，連錢都交出來了，她還死咬着不認賬，怪到白漣漪頭上？想到今天去看白漣漪，她胳膊上那可怖的傷口，鄭允山鐵青着臉咬牙道，“我要離婚！”

　　“鄭允山，你敢？！你看我叔叔怎麼收拾你！”田雅芬狠狠的啐了一口，她才不怕鄭允山呢，就算是鄭允山敢離，鄭家上下也是不會同意的，她親叔叔如今可是松滬軍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當初鄭允山為了娶到她，也是千求萬懇的她才點的頭。

　　這次的事，田雅芬也根本不放在心上，報紙上登了又如何？誰還敢把她怎麼樣？這幾天過來安慰她的人可不少，那種到處勾搭爺們兒的狐狸精，都殺光了，這世界才能清靜。

　　鄭允山恨恨的瞪了田雅芬一眼，“等漣漪病好了，我會正式接她進門，我知道你不願意看見她，沒關係，我在黃山路給她買了房子，以後她是我鄭允山的二房太太！”

　　說完也不理田雅芬，摔門出去。

　　艾陽訝然的聽着汪俊生講這些八卦，“你的意思是，白漣漪真的給鄭允山當了姨太太？她不害怕？”

　　當時救白漣漪的時候，她可以讓她完全不受一點兒波及，但艾陽還是讓那瓶硫酸濺出來了一些，也算是變相的給白漣漪點兒教訓，讓她知道田雅芬的厲害，早早離開鄭允山，一個大明星，還怕找不到男人？

　　可沒想到人家的“愛情”真是潑硫酸都攔不住啊！

　　汪俊生也是便秘臉，“聽說也不是，白小姐根本不樂意，跟鄭二少鬧了幾次，說是要分手，可鄭二少吃了秤砣鐵了心，非白小姐不娶了，這不還登報了嗎？田少奶奶算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

　　鄭家男人花心，那是整個滬市都知曉的，之前鄭允山也是成天花邊新聞不斷，但真買公館養姨娘的，這還是頭一回，叫汪俊生說，如果田雅芬像以前一樣睜隻眼閉隻眼，興許鄭允山膩了就放開了，她偏偏搞的這麼大，現在好了，不但引狼入室，還落了個毒婦的名聲，何苦來？

　　艾陽撇撇嘴，“三個人沒一個好的，不過如果我是田雅芬，乾脆也登報，離婚！”

　　容重言已經把滬市上流社會的關係圖給她補過課了，田雅芬之所在敢這麼囂張，是因為她有一個當處長的叔叔，而鄭家，需要這層軍方的關係，在艾陽看來，有得就有舍，你想得到田家的庇護，送上一個兒子的婚姻，如果想得到長久的庇護，那要付出的就是兒子的忠貞，現在鄭家是怎麼想的？

　　反正把人娶到家了，是我們的人了，只要人不死，這層關係就斷了，我們家兒子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容重言放下手裡的設計圖，看着聊八卦聊的眉飛色舞的汪俊生跟艾陽，他還不知道汪俊生有這個愛好呢，“俊生，你今天不回麵粉廠？”

　　“啊？不回了，我約了德國的設計師，準備帶他到李小姐莊子上看看，李小姐，我這個人吧，不做是不做，做就要做到最好，你放心，這事交給了我，一準兒給你一座全滬市最好的罐頭廠！”汪俊生拍着胸脯道。、

　　容重言冷笑一聲，“小艾的罐頭廠，現在就是全滬市最好的，因為就一家！”

　　“哈哈，容爺也會開玩笑了，不過么，哈哈，”一點兒也不好笑。

　　艾陽被這兩人的樣子逗樂了，“你嫌我們吵着你了，那我們出去聊就行了，要是我們的話題吸引你了，那你就過來大家一起聊呀！”

　　艾陽一手托腮，看着辦公桌後頭的容重言，“你說，田雅芬會怎麼做？”

　　容重言對鄭家的是非沒有興趣，尤其還是這種爭風吃醋的，“怎麼做我不知道，但我覺得白漣漪同意給鄭允山做姨太太也是無奈之舉，因為這件事，她在滬市的名聲壞了，以後沒有電影拍的話，靠什麼吃喝？”

　　艾陽點點頭，白漣漪長的溫柔嫵媚，我見猶憐，現在成了“狐狸精”，不管男人怎麼想，女人們是沒辦法喜歡她的，“算了，我也不管了，管不了。”

　　她當時就想着白漣漪罪不致死了，沒想到事情的結果卻不是她能左右的，“十六鋪那邊怎麼樣了？顧勵行查出來什麼沒有？”

　　她還不管了，這跟她有什麼關係啊？不過就是樁風流韻事，容重言搖頭笑笑，“怎麼可能查得到？現在十六鋪也開始禁煙呢，洪門又沒有當家人在，亂成一團麻了，”這堵是容重言給添上的，他怎麼可能讓顧勵行有精力去查“高人”的行蹤？

　　這事肯定是容重言乾的，艾陽都不用問，“那太好了，大煙早該禁了，只可惜這裏頭利太厚了，”毒/品這個東西，到末世都沒有徹底禁絕，不過那個時候層出不窮的喪屍才是基地更關注的對象，會沾染上的毒/品的往往是定力不夠，或者是對世界跟人生沒有希望的普通人，所以沒人再像末世前一樣，把它當成洪水猛獸。

　　容重言也是這個看法，這種禍國殃民的東西，只因為有暴利可圖，就會有人願意無視它帶來的惡果，“趁着這個機會，上頭打算把十六鋪打掃乾淨了。”

　　“上頭？”艾陽托腮笑問，“哪個上頭？工部局還是華界？”

　　真是明知故問，公共租界所為有的禁煙，完全是因為國際輿論的原因，華國人的死活對那些洋人來說，根本無關輕重，如果不是形勢所迫，他們才不會捨得放棄這棵搖錢樹呢！“自從北平政府成立以來，就大力推進全國禁煙了，只是國家尚不統一，有些政令沒辦法推行下去。”

　　容重言知道艾陽對外頭的事很感興趣，也樂意跟她多講一些，“陸督軍目前是承認北平政府的，所以也贊成禁煙，只是十六鋪那種地方，三教九流各種勢力龐雜，大家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沒看見，這次的事算是一個契機，滬市政府專門派了專員過去，督查十六鋪的禁煙工作了，”畢竟十六鋪並不在法租界里，租界法管不到那兒去。

　　自己真是無心插柳了，艾陽笑的兩眼彎彎，“那太好了，不管怎麼樣，做了總比不做強。”

# 第62章

　　容重言點點頭, 他也是這麼想的，而且他曾經還悄悄搶過顧家的煙土呢，想到這個，他有些不安的抿抿嘴唇，如果艾陽知道他干這樣的事, 不知道會怎麼想他，畢竟在她眼裡, 自己是個正經商人, 那些違法的事情, 都是顧勵行做的。

　　“你說的沒錯, 其實廣大國民都知道煙土的危害，只是這東西一旦成癮, 很難戒除, 不但會摧毀人的身體跟意志, 還會讓人傾家蕩產, 尤其是十六鋪那個地方，因為洪門的緣故，鎮公署形同虛設，根本不願管也不敢管，現在給他們個機會, 這次派下來的專員是個留洋回來的洋派人物，對煙土深惡痛絕, 想來可以有一番作為的。”

　　這次十六鋪的禁煙專員叫龍明溪, 他在華界就因為查抄煙館查抄的十分厲害, 得罪了上頭，被停職至今，容重言花了點兒錢把他給弄了過去，有這樣的人跟他配合著，他跟柏廣立的任務也更好完成一些。

　　隨後的日子容重言明顯又開始忙了，艾陽也有自己的事做，兩人經常三四天才能碰個面，不過艾陽對這種頻率還是比較滿意的，她不是那能成天就等夫君臨幸的女人，如果成天跟容重言泡在一起，她才會覺得無聊。

　　等艾陽把靜水巷的洋果行給全部弄好了，印刷廠給她印的宣傳頁子也都送到了，艾陽把這些放到萬國百貨的櫃檯那兒，如果有人來買罐頭，就給一張，也算是宣傳一下自己的新店。

　　汪夫人聽說艾陽這陣子要常駐滬市，別提多高興了，她知道艾陽不好意思天天住在容公館，但又覺得住飯店不是長久之計，便叫人在寶昌路附近丁香坊買了幢三層的石庫門房子，布置好了給艾陽去住，說是當她在滬市的落腳之處，又怕艾陽不肯收，乾脆提出讓艾陽頂替已經出國的安梅清在善蔭會的庶理職務，這房子的租金，就當是給她當工資用了。

　　善蔭會是慈善組織，在裏面負責日常工作的都是上流社會有善心的太太小姐，誰會拿工資啊，艾陽知道這是汪夫人在變相貼補自己，但長輩的好意她又不好拒絕，便乾脆按照安梅清每年往善蔭會捐贈的數額，也給善蔭會定期捐錢。

　　汪夫人原先並不同意，容重言許多事都不瞞她，他把從艾陽那裡搬回來的錢給汪夫人的時候，也悄悄跟她說了這筆錢的真正來歷，汪夫人沒想到艾陽一個小姑娘，在完全可以把這筆錢留下，或者是暗中留下一部分的情況下，卻毫無保留的全部給了容重言，心裏對這個兒媳更喜歡了，容家是生意人家，但容竹卿對人的品性要求極高，商人重利，但對那些貪財的人，偏偏又很看不上。

　　汪夫人覺得換成自己，面對房間里突然出現的巨額財富，這處理方法，也會躊躇一陣兒的。

　　“我沒想那麼多，就知道天下不可能掉餡餅，而且之前家裡就掉了十來號子人，所以還是交給重言處理的好，”聽汪夫人問她，艾陽拿出早就想好的答案，“我現在有房子有地還有鋪子更有重言這麼好的男朋友，滬上多少女子都不如我，再要求其他那可是會遭天譴的。”

　　艾陽一句話把汪夫人給逗笑了，但她對艾陽這種平常心喜歡的很，“你能這麼想最好了，我聽說重言讓俊生幫你蓋廠子呢？如果錢不夠的話跟伯母說，伯母給你投一股。”

　　“不用了，”艾陽連連擺手，這哪是投資啊，這是送錢好不好，“我現在只是小打小鬧，等將來生意越大了，在擴大規模的話，再來找伯母幫忙。”

　　汪夫人點點頭，“過两天咱們善蔭會要再搞次義賣活動，你要是不忙，就過來幫幫忙，”上次汪夫人就想把艾陽介紹給大家，沒想到鬧出那麼一場事來，想到田雅芬跟鄭允山，汪夫人嘆了口氣，“這次是書畫的拍賣，你也可以看看有沒有喜歡的，讓重言買給你。”

　　這個艾陽知道，這批字畫里光汪夫人捐出來的都有九幅之多，當時在家裡整理這些的時候，容重言就給她科普過，汪夫人捐的都是明清大家的作品，容重言也有心將它們再次買下來，妥善保存，畢竟有些東西毀了可就再也回不來了。

　　聽容重言這麼一說，艾陽就打定主意了，到時候她也湊過熱鬧，拍下一兩幅，再送還給汪夫人，也算是跟着容重言儘儘孝道。

　　後來發現續夫人也送了六幅過來，艾陽就知道容重言勢必是要一視同仁的，所以自己也有樣學樣，兩邊伯母一碗水端平好了。

　　拍賣會定在自由飯店三樓的藍寶石廳舉行，艾陽陪着汪夫人還有善蔭會的幾位理事站在大廳門口迎接過來的貴賓，順便也跟着汪夫人認一認人。

　　善蔭會在汪夫人的主持下，已經有十年的歷史了，因為容竹卿跟容重言的緣故，大家都十分賣汪夫人的面子，接到邀請的人，基本都過來捧場了。

　　艾陽努力記着每位客人的身份，她知道汪夫人的另一重用意，就是希望自己將來可以接替她的位置，畢竟夫人外交也是一種必須。

　　當艾陽看田雅芬過來的時候，心裏暗暗叫苦，她殺人打架都在行，但這種事沒經驗啊，“伯母，”

　　剛才鄭允山是帶着白漣漪進去的，這次義賣，白漣漪捐出來的是一幅國內很著名的油畫大師為她畫的小像，但艾陽之前也收到消息了，鄭允山會再拍下來送給她。

　　就像容重言要表孝心一樣，鄭允山也是在秀恩愛。

　　汪夫人自然也看到田雅芬了，她含笑沖田雅芬道，“雅芬過來了？曼如也來了，今天這條裙子可真漂亮。”

　　尹曼如沖汪夫人甜甜一笑，“汪伯母的義舉，曼如從來都是最支持的，”她搖着手裡的檀香小扇，“這些天雅芬姐心情不好，才沒有過來給伯母幫忙，伯母可不要怪她啊。”

　　這人還真是挺不會說話的，汪夫人看了一眼面色蒼白的田雅芬，“雅芬可是我們善蔭會的骨幹，”她輕輕握住田雅芬的手，“過幾天記得過來幫忙，咱們善蔭會的賬目可是你跟嘉惠在管，離了你們，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聽汪夫人這麼說，田雅芬鼻子一酸，在成為滬市笑柄的時候，被人肯定跟需要的感覺最窩心了，“夫人放心吧，等拍賣會結束了我就去幫忙，嘉惠去恭弘=叶 恭弘家接蘭安了，一會兒就過來了。”

　　尹曼如冷哼一聲，她十分看不上田雅芬這麼沒出息的作派，真是任誰給點兒好話就涕淚交流的，汪夫人為什麼會這麼說？還不是因為她叔叔是特務處處長？“走吧，咱們先進去吧。”

　　“這位尹小姐？”艾陽常在小報上看到這個名字，伴隨着她的，往往是各類緋聞，今天見到真人，發現她五官只能算得上清秀，好在身材苗條，皮膚白皙，倒也給她加分不少，配上最時興的粉色洋裝，羽紗小帽，也是一位極摩登的女郎。

　　做為新一代的滬市名媛，尹曼如跟安梅清完全是兩種風格。

　　汪夫人無所謂的笑了笑，“曼如是尹指揮使的老來女，自然養的比別人嬌，尹指揮使是滬市的土皇帝，尹小姐自然就是公主嘍。”

　　好吧，人家是公主，吾等平民百姓，自然要忍着讓着了。

　　沒多久鄭嘉惠跟恭弘=叶 恭弘蘭安還有她們的母親也都到了，汪夫人提前給艾陽說過，這兩位都是姨太太生的，區別在於，鄭家還是正房太太當家，鄭嘉惠在嫡母手下討生活，而恭弘=叶 恭弘蘭安的生母卻是位得寵的姨娘，恭弘=叶 恭弘太太反而退了一射之地。

　　“續夫人到了，你去迎迎，”汪夫人聽見有人過來遞信兒，沖身後的艾陽道。

　　那位也是婆婆，汪夫人覺得艾陽應該熱情主動一些。

　　等艾陽走到電梯口，就見續夫人已經下了電梯，但她身後卻跟了一個沒人願意看見的人，顧勵行。

　　“伯母，顧老闆，”艾陽面色微僵，小聲跟續夫人打了個招呼，“汪伯母等着您呢。”

　　續夫人在做慈善方面也是一個大豪客，今天的捐物中，她一人也拿出來了六幅之多。

　　續夫人看見穿了件淡紫色旗袍的艾陽，眼前一亮，“這是汪夫人幫你選的吧，她眼光是最好的，你穿這樣的真是再合適不過了，你皮膚白年紀又小，這種淺嫩的顏色也只有你能襯出來了，重言呢？來了嗎？”

　　艾陽不好意思的笑笑，“還沒有呢，他公司忙的很，要晚一點兒再來，”艾陽看了一眼西裝革履的顧勵行，“顧老闆也過來了？”

　　兩個兒子感情差的還不如陌生人，自然媳婦也不會歡迎大兒子了，可終究都是自己親生的，再氣再恨，他來求自己的時候，當母親的還是狠不下心來，而且續夫人還一點兒奢望，就是如果兒子能這些名流們多接觸接觸，有走正道兒的機會，會不會就能早點結束了那些見不得光的生意，堂堂正正的做個生意人，“勵行過來看我，聽說我要往這兒來，就送我過來了，我讓他也過來看看。”

　　艾陽點點頭，續夫人的苦心她能理解，但她絕不會相信顧勵行是能被親情感化的人，“那請吧，今天泰半滬市的名流都來了，我也見了好多聽在報紙上才能看到的人呢！”

　　顧勵行只略略在艾陽身上掃了一眼，每次見到艾陽，他都有一種“她比之前更漂亮了”的感覺，但偏偏這樣的美人，卻被容重言搶了先，“李小姐，安小姐到了沒？”

　　我呸，你還敢張嘴問，艾陽差點沒啐到顧勵行臉上，“安小姐？顧老闆還不知道嗎？安小姐出國讀書去了，”

　　她毫不掩飾臉上的不屑，“沒個三五年是不會回來的了，顧老闆怕是不會再見到她了。”

　　安梅清出國了？他居然不知道？

　　顧勵行面色一沉，這陣子他太忙了，忙的把這個自己僅僅一親芳澤的女人給忘到了腦後了，沒想到卻叫這朵高嶺之花給跑了，他的目光落在艾陽身上，跑了朵嬌花，這還有隻小狐狸呢，“是嗎？我竟然沒有聽說，真是太遺憾了，上次在梁家我跟安小姐相談甚歡，我還想站能找個機會跟安小姐再敘一敘呢，沒想到她居然出國了。”

　　如果不是大廳里人來人往，艾陽絕對要揍顧勵行了，“哼，我說為什麼這麼冷的天顧老闆居然連件大衣都不穿呢！”

　　顧勵行走到艾陽身邊，彎腰笑問，“為什麼？”

　　艾陽抬眸着着近在咫尺的臉，冷笑一聲，“因為皮太厚！”

　　公然罵自己？當著續夫人的面，顧勵行盯着艾陽的眼睛，半天才收回目光，幽幽一笑，“過獎！”

　　續夫人不知道為什麼兩人說個安梅清就一副要翻臉的架勢，但她知道艾陽不是不講理的姑娘，“怎麼了？勵行，你是不是有什麼得罪小艾的地方？”

　　顧勵行微微一笑，走回到續夫人身邊，“我知道，她是重言的女朋友，我怎麼會得罪她？就算是無意中讓李小姐產生誤會了，那我先道歉。”

　　你就裝吧，可惜毛用沒有，艾陽抿嘴一笑，“顧老闆太客氣了，你放心吧，我什麼時候都不會誤會你的。”

　　就衝著他對她跟容重言都沒安好心這兩點，艾陽就不可能跟他化解“誤會”。

　　一進大廳，顧勵行跟着續夫人在她的位置上坐了，拍賣會他也參加過，但都是法租界洋人們辦的，雖然也是打着為華國天災人禍這些事捐款的名頭，但顧勵行不覺得那裡頭真的有多少慈悲之心，真有，把租界還回去就好了。

　　他腦子靈，還在法租界發行過彩券，雖然每次都能開出大獎，讓一些平時連三餐都不能保證的人一夜暴富，但更多的錢，則是流到了洪門跟法租界大佬們的口袋裡。

　　但汪夫人的善蔭會不同，這位幼時家境小康，成年之後又嫁了個極會賺錢的老公的女人，除了丈夫早逝這一條之外，可以說一生再沒有什麼波折，這也讓她心思比別人純粹的多，顧勵行曾經讓人查過，汪夫人的善蔭會歷年籌到的善款，倒真是筆筆都用到了貧苦百姓身上。

　　得知這個真相，顧勵行還笑了半天，容竹卿跟容重言再能掙錢又怎麼樣？奈何家裡有個揮金如土的女人，他從來不認為那些窮人需要可憐，天災人禍才有多少？

　　真正讓這些人窮的原因，是因為蠢懶貪，而這三樣只要佔一樣，那就不值得被同情。

　　可是善蔭會卻願意拿着大把的銀洋蓋學校辦福利院，養老院。

　　蓋學校顧勵行還能理解，從學校出來的學生，還可以為容家所用，但福利院跟養老院，他看來，就是燒錢的事，付出再多，又能得到多少回報？名聲固然重要，但如果以這麼大的付出來博名聲，就是蠢了，在顧勵行眼裡，容重言太過沽名釣譽了。

　　對了對來賓名單，邀請的客人已經來了七七八八了，艾陽鬆了口氣，剛要去汪夫人身邊落座，就見田雅芬突然站起來了，她順着田雅芬的目光望去，原來白漣漪正俯在鄭允山耳邊說話呢！

　　這的天，這真是沒事找抽啊，艾陽都想隔空給白漣漪一個耳光了，這會兒納妾取姨太是合法，但是你跑到公開場合挑釁大老婆，明顯是自己欠啊！

　　艾陽快步走到田雅芬身邊，一指她頭上的鑽石發卡，“田小姐，你的發卡好像鬆了。”

　　田雅芬伸手一摸，果然有頭髮掉出來，她恨恨的瞪了白漣漪一眼，提裙要去洗手間理妝。

　　艾陽也連忙跟了過去，“我陪你吧，我剛好帶着梳子呢！”

　　今天這個場合，這兩個可不能打起來，不然小報又有得寫了，而且汪夫人為了辦這場拍賣，帶着善蔭會的幹事們下了很大的力氣，如果再被搞砸了，浪費的不只是這些人的精力，還會影響她們買糧救濟鄉下的農戶。

　　尹曼如也跟着站了起來，看着艾陽殷勤的樣子，她不屑的撇了撇嘴，“走吧，我陪你去。”

　　“我說你也是個沒出息的，光自己生悶氣有什麼用？一次沒潑成，再潑一次不就行了？難不成你真毀了她，鄭允山還敢讓你償命？”

　　尹曼如看着對着鏡子擺弄頭髮的田雅芬，想不通她平時看着挺厲害的，怎麼這會兒居然會怕了鄭允山，“有田處長在，你還怕鄭家不成？”

　　她半抬眼皮，用眼縫掃了一眼給田雅芬遞梳子的艾陽，“要是誰敢搶我看上的人，來一個我殺一個，來兩個我滅一雙，這有些女人啊，就是賤的不行，看不得一個長的周正點兒的男人，要是這男人手裡再有兩個銅鈿，那就更了不得了，扎着腦袋往上貼啊，臉都不了嘍。”

　　艾陽看田雅芬重新扣了個發卡，把梳子裝回自己的包里，笑道，“我卻不這麼看，這女人往上撲，男人呢？還不是伸手去接么？我覺得找男人，就要找那種眼裡除了你，再不會有別人的男人，不然，來一個來一個，華國女人千千萬，只要這個男人賊心不死，你光在這兒跟那些女人較勁，浪費了自己的大好青春，值得嗎？”

　　尹曼如似笑非笑的看着艾陽，她這是在說容重言眼裡只看見她？“照李小姐的意思，雅芬姐該怎麼做？”

　　艾陽一攤手，“這不明擺着的么？如果不想再過這樣的日子，就從源頭上掐斷啊，跟鄭二少離婚，之後他再找多少女人，都跟自己沒關係了，也犯不着上火生氣，”

　　當然還是另一種更常見的只辦法，“要麼田小姐就想開些，就是保住婚姻，忍下這口氣，就當沒這麼個人，以後生個孩子，守着孩子過日子，華國幾千年，這麼過來的女人數不勝數，別人可以，相信田小姐也可以的。”

　　艾陽笑道，“如果田小姐氣不順，覺得自己一個堂堂千金大小姐，憑什麼被一個小明星踩在頭上，那也可以跟白漣漪大戰三百回合，不爭個勝負絕不罷休。不過照鄭二少的脾氣，說不定你們還沒過一百招呢，回頭一看，人家又有新歡了，之後應該就是田小姐跟白小姐聯手再跟新歡大戰了。”

　　艾陽看着田雅芬越來越白的臉，其實她總結的這些，田雅芬這樣出身的女人，應該比她見的多，“最終的結果就是，田小姐一生都在跟女人爭鬥，而鄭二少一生被一群女人爭搶，”

　　艾陽聳聳肩，“至於為什麼？憑什麼？田小姐就別去想了，想了的話，你會不開心的，”大家不問為什麼，因為幾千年來祖祖輩輩的女人都是這麼過來的，她們被教會的是“忍耐”，被教會的是如何把火氣跟不甘，發泄到別的女人身上，世上沒有小三，男人才能真正的屬於自己。

　　尹曼如沒想到艾陽還是個挺有趣的女人，之前大家也議論過她，在她們這些大小姐的眼裡，艾陽不過就是個一不小心飛上枝頭的麻雀，不過么，不論她飛的再高，也改變不了她只是一隻麻雀的事實，而且越是飛的高，才越讓人看清楚她只是一隻麻雀，用不了多久，等容重言對她的迷戀過去，她的結局就是從高高的枝頭摔下來，頭破血流。

　　沒想到她居然洋洋洒洒來了這麼一大套，尹曼如好笑的看着艾陽，說的再好聽有什麼用？她還不是要依附在男人身上，才能走進自由飯店？“如果是你的話，你準備怎麼做呢？”

　　尹曼如的八卦那麼多，說好聽的是前衛，說不好聽呢，就是風流，其實艾陽對尹曼如的生活方式倒是挺贊成的，如果她出身好，後台硬，她也浪啊，不浪對不起大好年華，難道非要跟田雅芬一樣，明明要什麼有什麼，卻要把自己變成一個手上沾血，面目醜陋的劊子手？

　　“我覺得尹小姐的活法就挺好的，田小姐也可以學學，滬市優秀的男人也不少啊，非要弔死在鄭允山這一棵歪脖樹上有意思么？你倒是準備從一而終，可人家根本不感激你，反而恨你心狠手辣。”

　　艾陽根本不覺得這種不把老婆當伴侶尊重的男人根本不值得留戀，她掏出手絹遞給低頭落淚的田雅芬，“說句實話，你潑人硫酸確實是太狠了一些，而且也蠢了一些，你潑了白漣漪還有黑漣漪，沒有了她們，鄭允山就會真心愛你了？這種婚姻除了耗盡你的青春，讓面目越來越猙獰之外，再無別的益處。”

　　尹曼如輕嗤一聲，“你懂什麼啊？你以為雅芬姐跟鄭允山只是兩個人的婚姻那麼簡單？”他們這樣的人家，婚姻從來不是兩個人的事，就像她一樣，不論現在怎麼玩樂，將來結婚，都會嫁給父親指定的男人，比如容重言，想到這個在自己跟前侃侃而談的女人，最終也只是個下堂婦的命運，尹曼如就覺得很好笑，“我這個人跟雅芬姐不太一樣，我不會弔死在一棵樹上，不過么，誰要是動了我的利益，”

　　她舉起右手對着鏡子做出開槍的姿勢，“我會讓她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 第63章

　　對尹曼如來說, 容重言就像所有美食之中最後的那一道大菜，是她留給自己的珍藏，都她玩足玩夠了，她會收拾心情，安心做容重言身邊的小女人, 如果那個時候艾陽已經離開了，那隻能說是她運氣好, 如果她還在容重言身邊, 那就別怪她不客氣了。

　　艾陽衝著鏡子里一臉桀驁的尹曼如一笑, 說實在的, 這種兇猛的表情讓她原本也只是清秀的臉連最後一點兒美感都沒有了，只可惜她還覺得自己可以COS女特/工呢, “但願你真的能做到, 但那個任你隨便處置他心愛女人的男人, 還算什麼男人？而且你也是奇怪了, 有女人的男人你還要？你可真不挑。”

　　尹曼如被艾陽氣的臉都青了，她這是看不起她？

　　尹曼如咬牙露出高傲的微笑，“這就是李小姐跟咱們這些人的區別了，像你們這樣的，成天沉溺於情情愛愛, 才會覺得靠什麼羅曼蒂克的愛情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我們就不一樣了, 我們知道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一個女人沒有家族的庇護, 憑什麼站在高處讓人仰望？”

　　“憑自己啊，為什麼要憑家族？一個女人為什麼不能憑自己把自己的家族帶向高處？”

　　艾陽原本還認為尹曼如是個與眾不同的女人，結果一聊，不過爾爾，“田小姐的例子不就擺在眼前，她都被鄭家欺負成這樣了，她的家族呢？如果她的親人為了所謂的家族利益，無視自己的親人被人欺負，那這樣的家族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艾陽低頭看了一下錶，拍賣會馬上就要開始了，她沒有時間跟這兩個人在這BIBI，“田小姐你好好想想吧，把精力放在討好男人，對付女人身上，到底值不值得，你出手對付白漣漪的時候，你又比她高貴到哪裡去呢？”

　　兩個年輕漂亮的女人，搶一根爛黃瓜，值得嗎？

　　艾陽回到座位的時候，容重言已經坐在那兒了，“你去哪兒了？這麼久？”

　　艾陽白了容重言一眼，去個衛生間，沒想到還抓住個潛在情敵，還是個狠角，“沒去哪兒，長見識去了。”

　　長見識？容重言欲要再問，就見艾陽沖他擺擺手，專心去聽汪夫人在台上的講話去了，容重言只能抬頭專心聽汪夫人的演講，把疑問留在會下。

　　顧勵行則在認真的觀察今天過來的人，軍政商三界都有人來捧場，因為是字畫的拍賣，連文化界都過來了不少人，他心裏咬牙，就因為換了個爹，他跟容重言的人生就有了天壤之別。

　　續夫人感覺到了顧勵行的神情變化，她心裏一嘆，做為母親，她如何不知兒子的心病在哪裡，可人沒辦法選擇自己的出身，像容重言這種情況少之又少，除非真的能讓兩人易地而處，不然顧勵行永遠消除不了心裏的不平衡，“剛才我看見尹指揮使的女兒也來了，你也老大不小了，多認識些朋友沒壞處。”

　　兒子想要的，她盡量幫他實現，如果能跟尹家女兒結婚的話，顧勵行的心氣應該能平上許多，不會再一味的跟弟弟過不去。

　　尹洋的女兒？滬市未嫁的名媛名單顧勵行手上都有，做為尹洋的掌上明珠，尹曼如當之無愧是滬上第一名媛，追求她的男人也如過過江之鯽，但顧勵行從來沒有考慮過她，他覺得自己再需要高門女，也沒理由找個緋聞一堆成天上小報花邊新聞的女人當妻子。

　　娶那麼個女人，自己有一天也是顧千山的下場，沒準兒還不如顧千山呢，他能叫人把丁佩蓉丟海里，尹家的女兒他可沒那個膽子。

　　“還是算了，我跟尹指揮使也有些交道，如果尹家覺得我合適，早就讓我認識尹小姐了，我還是不要自討沒趣了，”顧勵行找了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這樣啊，我覺得那是他們對你了解不多，”續夫人轉頭看着顧勵行，兩個兒子生的極為相像，但容重言的五官俊秀精緻，如同被畫筆仔細勾畫出來的，而顧勵行則多了許多鋒芒，尤其是板着臉時，叫人不敢直視，“你呀，平時心事太重，沒事多笑笑，人柔和一些，小姑娘才會喜歡。”

　　續夫人看着尹曼如跟田雅芬過來，悄聲道，“你也別光聽小報上胡說八道，曼如脾氣不算好，但沒多少心眼兒的。”

　　顧勵行看了一眼臉色陰沉的尹曼如，尹曼如真的是除了家世之外，一無是處，他娶這麼個太太回家，那他以後還回家不回了？“田家沒有適齡的女兒了嗎？還有柏家？”

　　續夫人看了顧勵行一眼，“柏家的女兒如今都在國外呢，”關鍵是柏家跟容家關係很好，未必肯把女兒給顧勵行。

　　“恭弘=叶 恭弘家的女兒也不錯，倒是比尹小姐脾氣好許多，在恭弘=叶 恭弘大老闆在商界也頗有威望，你不是想做生意嗎，恭弘=叶 恭弘家好像要去港城開紗廠，我聽重言說，也是一條不錯的路子。”續夫人認真的為兒子考慮將來。

　　顧勵行傾了傾身子，“母親，你有沒有聽到建機場的消息？”這可是筆大買賣，而且政府軍界兩家牽頭，顧勵行真的很想往裡摻一腳，他現在太需要這方面的人脈了，只囿於法租界，太憋氣了。

　　續夫人點點頭，“我聽貴生說了一嘴，好像是出了點兒問題，”續夫人對這些不怎麼關注，“好像是北平那邊的吧，要不我幫你問問？”續夫人到是很想兩個兒子能合作一次，藉著這個工程，如果大兒子跟小兒子能夠解除心結，也是很值得的。

　　“重言對這次建機場也十分重視，我雖然不懂他們的事，但柏家也盯着呢，重言既然答應你了，你先把準備做起來，不懂的話，就找個那什麼洋人專家打聽打聽，將來有什麼事，重言也有個商量的人不是？”續夫人給顧勵行建議。

　　顧勵行卻被出問題的話給吸引了，“母親知道哪裡出問題了嗎？”

　　續夫人搖搖頭，“要不我叫貴生幫着打聽打聽，你不還要建大戲院嘛，那邊怎麼樣了？”

　　顧勵行嘆了口氣，“這陣子家裡鬧成那樣，十六鋪又被人砸了，我把這事交到下頭人手裡了，地方已經選好了，唉，慢慢來吧。”

　　顧勵行都想好了，戲院是一定要蓋的，他不但要蓋，還得讓顧勵信拿不到一分錢。

　　聽顧勵行說到家裡的事，續夫人雖然不好說太多，但還是想勸他兩句，在續夫人看來，這個兒子就是太要強了，什麼都想抓到手裡，“你父親跟丁佩蓉的事你是晚輩，就別參与了，至於丁佩蓉給你弟弟爭的那些東西，你是大哥，替你父親盡了盡義務也是應當的。”

　　畢竟洪門的一切，都給了顧勵行一個，顧勵信怎麼說也是顧千山的親兒子，得一點兒浮財也是情理中的事。

　　顧勵行一笑，沒再接續夫人的話，在他眼裡，自己的母親從來沒有真的為他考慮過，就算是搶了她老公的女的生的兒子，她也會大度的讓他讓家產，可是憑什麼？

　　容重言連着拍了幾件捐品，除了一件艾陽喜歡的，其餘的都是汪夫人跟續夫人的，他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討好家裡這三個女人來的。

　　“你這麼拼做什麼？連這點兒孝順續伯母的機會都不給顧勵行？”艾陽摁住容重言又要舉牌的手，“抬抬價就行了，給別人也留點兒餘地嘛。”

　　她把自己手裡的牌子沖容重言晃了晃，“我可也想表現一把呢！”

　　剛才容重言拍捐品的時候，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略略表示了一下，並沒有人真的跟容重言爭搶，除了顧勵行，他知道容重言的心思，所以必要跟容重言抬到最後，才肯放手。

　　艾陽都不用腦子想，就能猜出顧勵行的想法，汪夫人的捐品容重言是志在必得的，所以顧勵行一陣兒猛抬，目的就是為了坑容重言。

　　而續夫人的捐品呢，顧勵行也同樣猛抬價錢之後，再放手，還能遺憾的跟續夫人表示，自己儘力了，奈何弟弟一點兒機會都不給他。

　　艾陽大概算了算，光這個愛裝白蓮的攪屎棍，就讓容重言多出了好幾千大洋，雖然捐的越多，對受助的人幫助越大，但以這樣的方式，還是叫人非常窩火。

　　因此她乾脆出去了一趟，跟負責拍賣的人商量了一下，讓他們把續夫人的捐品都安排在汪夫人的後頭。

　　等到了續夫人剩下的幾件書畫上來，容重言舉了幾次不再舉牌了，結果就剩下顧勵行跟艾陽在哪兒死咬着不放了。

　　艾陽剛才在中場休息的時候，特意過去“討好”了一下續夫人，言談之中的意思，自己一直以來沒有尋到合適的禮物送給續夫人，現在終於有機會了，她知道續夫人捎出來的幾幅畫都是她的珍藏，她跟容重言是絕對不會讓她落到別人手中的。

　　顧勵行聽了暗笑，容重言錢來的容易，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拿錢來表孝心了，對不親的汪夫人如此，對親生母親續夫人也是如此，所以才把兩個女人哄的開開心心，現在多了個艾陽，也是深得容重言真傳，嘴甜如蜜，只可惜今天他們倒霉遇到了自己，可就要大出血一次了，反正容重言最喜歡做這種慈善了，他這麼做也只是成就弟弟的好名聲。

　　至於續夫人這邊，顧勵行也不會毫無表示，他也陸陸續續拍了幾樣書畫作品了，還都是這次來的軍政兩界夫人太太們的捐品，他拍下她們的東西，轉手送給續夫人，既表了孝心，又給這些人捧了場，一舉兩得。

　　只可惜顧勵行的如意算盤在艾陽這裏落空了，明明信誓旦旦要拍下續夫人捐品的艾陽，每每在跟顧勵行拼到眼看火氣上涌的時候，突然不再舉牌，把最後一拍留給了顧勵行。

　　一次兩次之後，顧勵行就知道這小狐狸玩他呢，索性收手不再跟艾陽玩了，可他不抬價錢，周圍已經開始看熱鬧的圍觀群眾也不下場，后兩幅拍品幾乎是按底價被艾陽收入囊中。

　　看着艾陽誇張的笑臉，顧勵行別提多窩火了，他不是在乎那點兒錢，而是恨自己沒有在容重言跟艾陽這裏找回面子！所幸今天這一戰，他也看出來的，這個艾陽也沒有多少道行，尤其是跟在場那些名門閨秀的關係，更是如陌生人一樣，可見那個圈子艾陽這種人是進不去的。

　　他的目光從前排坐着的幾家小姐的身上一一掠過，反覆掂量自己應該從中挑哪一個？

　　艾陽也窩着火呢，她都不用掐指，也算出來被顧勵行變相坑出去的錢沒討回來呢，艾陽最不能被人坑的就是錢了，尤其是顧勵行這種人，她恨不得立馬擼袖子晚上去搶了洪門在滬市的總堂！

　　“怎麼了？不值得的，”容重言看着艾陽氣鼓鼓的樣子，笑着把她卡在頭髮上的耳墜理順了，“沒多少錢，而且他也不比你心情好到哪兒去，你別急，從今年開始，顧勵行就只有賠錢的日子了。”

　　艾陽挑眉，“真的？”她就算是搶了顧勵行家，對於這種人來說，損失也是有限的，她要的可是洪門的覆滅。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容重言在艾陽耳邊笑道，“他如果一直呆在法租界做他的老本行，興許還能熬的年頭多些，偏偏人心不足，喜歡跟人學做生意，這世上哪有白得的午餐，總得交學費不是？”

　　滬市就這麼大，容鄭蘭王幾家都不夠吃的，還要添進來個顧勵行？容重言本身就有意在敲掉幾個不一心的了，加上了顧勵行，也不是壞事。

　　艾陽興奮的沖容重言眨眨眼，“那我可等着看了，你不許讓我失望啊。”

　　“放心，我什麼時候讓你失望過？”艾陽的眼睛在水晶燈下亮的灼人，瀲灧出誘人的風情，容重言想伸手捂住她的眼睛，偏這會兒到處都是人，太親昵的舉動不適合做，“咳，快結束了，後面也沒有什麼值得拍的東西了，咱們要不要出去透透氣？”

　　艾陽抿嘴一笑，容重言現在是越來越愛臉紅了，最初他們在一起，容重言臉紅那是小男生害羞，後來處的久了，親密的時候也多了，容重言臉紅，照艾陽這個老司機看，絕對是腦補了什麼少兒不宜的東西，自己把自己給燒得了，“透氣啊？那可不行，我答應了伯母要幫忙的，自然得有始有終才行，你出去吧，我等着結束了幫忙收尾。”

　　容重言幽怨的看着艾陽，在椅子底下捏了捏她的手指，“這裏頭太熱了，呆時間長了不好，你陪我出去喝點兒東西，那邊有休息室啊。”

　　容重言的聲音低低淺淺的，如果耳邊呢喃，艾陽噗嗤一笑，在不遠處尹曼如的眼刀中挽起容重言的手，勉為其難的站起身，沖身邊的汪夫人道，“伯母，要不要一起出去喝點兒東西？”

　　小兩口想說悄悄話呢，自己湊什麼熱鬧啊，汪夫人沖他們擺擺手，“我跟馬太太說話呢，你們去吧，重言照顧好小艾。”

　　才拐到無人的走廊，容重言就一把抱住艾陽吻了過來，他這幾天忙的昏天黑地的，就算是知道艾陽在滬市，等他忙完，夜已經深了，他不忍心過去打擾，兩人近在咫尺，偏又跟隔着一條銀河一樣。

　　艾陽也想容重言了，當他的氣息撲過來的時候，也不忸怩，攀上他的肩頭熱烈的回應他的吻，直到兩人都氣喘吁吁，容重言才把艾陽摟在懷裡，輕撫着她的後背，輕哼道，“見你一面也太難了。”

　　“你忙我也忙嘛，”艾陽用力抱了抱容重言，剛想從他的懷裡出來，就聽到一陣呻/吟跟喘息聲，艾陽失笑，看着緊閉的休息室大門，這一牆之隔，那邊的戰況比她跟容重言可要激烈的多，估計這是在動真格了，“咱們走吧，你不是渴了嗎？”

　　門內的聲息實在太肆無忌憚，容重言也聽到了，他皺了皺眉頭，輕咳一聲，拉着艾陽準備離開，“走吧。”

　　他腿才抬起來，就被艾陽猛的往後一拉，“快躲起來，有人來了！”

　　而且聽腳步聲還是氣勢洶洶的那種！“是沖這兒來的！”

　　艾陽直接推開安全門拉着容重言躲了進去，“咱們先看看，要是鬧大了，你就出去控下場哈，今天的義賣伯母可是花了大心思的，不能叫這些人給攪和了。”

　　容重言探頭往外看，“那還不如我現在過去跟裡頭的人說一聲，”在鬧劇發生之前把火給澆滅了，不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只怕等容重言過去，剛好被一起堵屋裡，到那個時候傳出去的話只會更難聽，“別呀，看看是誰再說，”艾陽覺得裡頭的聲音多少有些耳熟，卻又不想不起來是誰，所以才想看一看，“你也叫我見識一下滬市上流社會紙醉金迷掩蓋下的男盜女娼嘛！”

　　這丫頭可真夠損的，容重言正準備說話呢，就看到田雅芬跟尹曼如人領頭過來，“是田雅芬跟尹曼如。”

　　“還有鄭嘉惠恭弘=叶 恭弘蘭安，咦，白漣漪也來了，哈，顧勵行也過來看熱鬧了，我知道了，裡頭肯定有一個是鄭允山！”能集齊白漣漪跟田雅芬，那只有鄭允山這個渣男了，“走吧，容爺表現的時候到了。”

　　容重言苦笑一下，這都什麼嘛，義賣眼看接近尾聲，就剩下大家照個相發新聞了，卻出了這麼一檔子事，這是給小報記者們送菜呢！

　　“尹小姐，田太太，”容重言快步過去，看着臉色鐵青的田雅芬，“有什麼事嗎？”

　　田雅芬死死盯着緊閉的房門，“你讓開！”

　　容重言笑了笑，“拍賣已經結束了？這麼快？”他盡量拖延時間，希望開門的時候，裏面的場面不至於太難看。

　　尹曼如冷笑一聲，她不需要給任何人面子，尤其是在整個滬市都心知肚明，容重言是尹家看中的乘龍快婿的情況下，容重言還敢弄了個棄婦當寶貝兒，她更不需要給容重言面子了，“怎麼？容老闆什麼時候還給人瞭梢把風了？”

　　容重言輕咳一聲，“尹小姐誤會了，我也是過來透透氣，沒想到大家想到一處去了，”

　　他伸手擰開房門，“幾位小姐請。”

　　顧勵行也是閑着沒事，看到有人悄悄跑到田雅芬那說了什麼，之後尹曼如幾個就憤然而起，他才看戲不怕台高，跟着出來看熱鬧的，沒想到還能遇到容重言，“重言不簡單啊，真真是長袖善舞，什麼人都搞的定。”

　　說完手插在褲兜里，也不往休息室里進，只站在門口，反正裡頭是什麼事他大概也猜的出來，比起裡頭的熱鬧，他地艾陽的興趣倒更濃一些，“李小姐也在啊，怎麼樣，是不是覺得這場戲挺精彩的？”

　　上流社會文明人又怎麼樣？其實內里也不過是臟爛臭，比他們這些江湖上行走的能高貴到哪裡去？顧勵行不相信艾陽看不透這一層。

　　艾陽微微一笑，裝作什麼事都不知道的樣子，“你們都在這兒站着干什麼？”她探身兒往裡頭看了一眼，“怎麼這麼多人？”

　　屋裡頭田雅芬正一臉失望的看着鄭允山跟另一位小姐，確切的說，這不是位小姐，而是今天來參加義賣會的一位姓賈的老闆的姨太太，她真是連質問跟斥罵的力氣都沒有了，現在她的耳邊只有艾陽說過的話，難道她的一生，都要跟這些女人搶男人嗎？

　　白漣漪笑着走過去，“允山你怎麼樣了？”她來的時候就發現鄭允山跟這位楊姨太暗中眉來眼去了，沒想到上個洗手間的功夫，兩人就扎到了一起，可真夠急不可耐的，但她現在是鄭允山的人，不能在這兒拆鄭允山的台，只有這樣，才能壓倒田雅芬。

　　她過去在鄭允山額頭上撫了一下，沖一旁的鄭嘉惠道，“七小姐不知道，允山今天不怎麼舒服，還硬是陪着我過來了，剛才在大廳里的時候，允山說有些悶氣，也怪我了，應該陪着他出來的。”

　　艾陽心裏一嘆，跟白漣漪一比，田雅芬的手段根本不夠看啊，就聽尹曼如冷笑一聲，“確實是怪你了，當人姨太太的，老爺不舒服了，自己還不跟出來服侍，這不，倒是勞煩了賈老闆的姨太太了，”

　　她推了一下呆立着一言不發的田雅芬，“走吧雅芬，你過去跟賈老闆道個謝，白姨娘也別干站着，跟你們太太一起過去，順道兒再跟人家的姨太太好好請教請教，怎麼服侍男人，你看就這一會兒功夫，鄭二少滿面紅光的，一點兒都不悶氣了吧？”

　　“哈，”艾陽在後頭直接笑出聲了，見大家都轉過頭看她，她忙捂住嘴，“對不起對不起，我是覺得尹小姐說的太好了，”

　　她看着面色蒼白緊抿着嘴唇的田雅芬，“不過我覺得我剛才說的也挺好的，這不，轉眼就叫我言中了，是不是啊尹小姐？”

　　尹曼如輕嗤一聲，“怎麼哪兒哪兒都有你啊？有那麼可笑嗎？”

　　艾陽重重的點點頭，“有，真的很可笑！”

　　希望她的笑聲讓這些女人明白，人不應該自己把自己作踐成別人的笑料。

　　容重言無奈的撫撫艾陽的發頂，“二少既然沒什麼事了，大家都回去吧，我記得二少還拍了一幅畫呢，一會兒大家一起合個影，田太太跟鄭小姐都是善蔭會的幹事，對會裡的流程都很了解，將來這筆善款的去向跟用途，會裡會詳細的向各位善心人士彙報的。”

　　鄭嘉惠感激的看了容重言一眼，田雅芬跟尹曼如一動，她就猜到是因為自己這個不省心的二哥了，所以才拉着恭弘=叶 恭弘蘭安過來，想着能勸住脾氣暴躁的二嫂，不要把事情鬧大了，畢竟這些天鄭家在小報上出現的次數太多了些。

　　可沒想到容重言半路出現，幫着哥哥把事情給遮掩過去了，雖然大家都知道這孤男寡女獨處一室在做什麼，但起碼起來的時候，場面沒有那麼難看，“是啊，咱們還是快回會場去吧，一會兒汪夫人找不到咱們，”

　　鄭嘉惠走到田雅芬跟前拉住她的胳膊，“嫂子，咱們過去吧，別跟那些人一般見識。”

　　田雅芬回頭看着艾陽，“李小姐眼裡，我是不是跟‘那些人’沒什麼兩樣？”

　　艾陽目光平靜的回望田雅芬，毫不猶豫的點了點頭，“你是什麼樣的人不是由別人決定的，是由你自己來決定的，別人一錯再錯，不是你也要跟着錯下去的理由，我覺得人都應該選擇更自由更快樂的生活才對，而不是把自己束縛起來在小圈子里自怨自艾，甚至自己把自己逼瘋。”

　　能潑人硫酸，田雅芬也是個行為激烈不計後果的人，如果再這樣下去，她只會被這種不值得留戀的婚姻拖的越來越偏激，行為越來越激烈，但是何苦來呢？換個男人不就行了？

　　艾陽覺得自己該說的都說了，一拉身邊的容重言，“走吧，咱們出來的時候不短了，伯母該着急了。”

# 第64章

　　汪夫人見艾陽跟容重言回來, 長吁一口氣，這一會兒的功夫，忽拉拉走了一片，她生怕新年的第一年義賣又出什麼差錯了，“沒什麼事吧？”

　　容重言拍了拍汪夫人的手臂, “沒事的，就是有點兒小誤會, 跟咱們沒關係, ”他看了一眼挽着田雅芬回來的鄭嘉惠, “人都回來了, 沒事了。”

　　汪夫人也看到田雅芬了，再看看同樣沉着臉的幾位小姐, 現在這個時候她也沒辦法細問, 而且雖然鄭嘉惠跟田雅芬都在善蔭會當幹事, 但她們這種組織就是憑心做事的, 又不發工錢，她對她們也沒有什麼約束力跟要求，“沒事就好，唉，這些孩子們啊！”

　　等義賣會圓滿結束, 大家合影接受過採訪，汪夫人才徹底放鬆下來, 她遠遠的看着同尹曼如一起往大廳外走的田雅芬, “雅芬沒事吧？”

　　艾陽正準備幫着善蔭會的幹事們做最後的掃尾工作呢, “沒什麼大事，叫重言跟您說吧。”

　　讓他跟自己母親講這種八卦，容重言沒好氣的嗔了艾陽一眼，見她抱着賬本跟其餘幾位小姐湊在一起準備對賬了，笑道，“還不是鄭二少老毛病又犯了，不知道怎麼的跟賈老闆的姨太太湊到一起了，叫人撞了個正着，還好沒鬧起來。”

　　汪夫人的臉瞬間黑了下來，剛才看大家的神色她就大概猜到了，“這個鄭允山也是的，怎麼那麼不成器呢？雅芬脾氣是不好，但當初也是他千求萬求追回來的，這人一娶到家裡，就扔那兒不管了，這都什麼事嘛？”

　　尤其是才得了一個白漣漪，還能在拍賣會上跟別人的姨太太攪在一起，“以後再善蔭會的帖子不往鄭家送了。”

　　“那可不行，鄭小姐跟田二少奶奶還在善蔭會呢，”容重言笑了笑，汪夫人主持的善蔭會，當初就跟鄭夫人還有恭弘=叶 恭弘家夫人一起搞起來的，但恭弘=叶 恭弘夫人人軟弱，也就掛了個名，鄭夫人家裡人口多操心的事多，所以汪夫人才被推成了主席，不讓鄭家人參與，那就是一句氣話。

　　“你鄭伯母什麼都好，就是沒把孩子給教好了，”汪夫人搖了搖頭，鄭老闆自己就是個風流人物，家裡姨太太來來去去足有十來個，兒女成是兩隻手數不過來，鄭夫人成天跟這些人磨牙鬥氣，自己生的孩子都疏忽了。

　　“這都是他們自找的，媽您看個熱鬧就好了，反正鄭家幾年都得鬧上這麼一出，”容重言現在都開始考慮跟鄭家的合作是不是要慢慢減少了，如果鄭家幾兄弟一直都這麼個德性，鄭家離走下坡路的時間也不遠了。

　　“我是心疼你鄭伯母，”汪夫人輕嘆一聲，“算了，別人家的事咱們也真的管不了，可憐了雅芬那孩子了。”

　　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好好的姑娘嫁錯了人，生生就給毀了。

　　容重言倒覺得沒那麼嚴重，“這得看田二少奶奶怎麼取捨了，”如果能像安梅清那樣，覺得不合適了，立馬離開，最起碼不用再為不值得的男人傷心。

　　容重言轉頭看着跟幾位小姐湊在一起，一臉認真的艾陽，艾陽就是一個決絕的人，不論是在安梅清的事上，還是田雅芬的事上，她的態度都是決定的，絕不會為一份有瑕疵的婚姻妥協，“小艾剛才還把田二少奶奶說了一頓呢。”

　　“小艾？這孩子，”汪夫人不贊成的搖搖頭，她們這些有年紀的人，秉持的態度就是別人家的事自家少摻和的好，“她沒說什麼過分的話吧？”

　　“那倒沒有，不過小艾是個眼裡不揉沙子的性子，”容重言低頭笑道，“以後我得離那些小姐太太們遠一些，可不敢招她生氣。”

　　自己這個兒子真是一點兒志氣都沒有，汪夫人嗔了容重言一眼，“你離的還不夠遠啊？不過小艾不是那種不講理的人，也不是個沒心胸的，如果她真的哪天不理你了，那你肯定是真的犯了錯了，媽可不幫你！”

　　顧勵行也在跟續夫人講自己看到的一切，“我真是沒想到，呵，這些名門望族，也比市井百姓人家好不到哪兒去，甚至根本還不如他們呢！”

　　續夫人無奈的笑笑，“不管是貧富，人都還是人，品性是不以貧富論的，說起來，鄭家的教養也確實差點兒，以後你也要以鄭家子弟為戒，那樣的人家，興旺不了幾代的。”

　　興旺興旺顧勵行不在乎，他更關心的是這次建機場據說鄭家人也有參与，相對於恭弘=叶 恭弘家那個精明強幹的恭弘=叶 恭弘致寧來說，鄭允山這種犖素不忌的才對他的胃口，這樣的人才好接近跟下手不是？

　　艾陽沒想到她回了趟信河檢查新廠房的進展，回來就看到田雅芬的離婚申明已經登在了申報上，艾陽看着報紙上的申明，驚訝的看着容重言，“沒想到啊。”

　　田雅芬還是有些氣性的。

　　容重言拿過報紙看了一眼，“鄭允山比他的幾個兄弟有出息點，就是在女色上百無禁忌了一些，報紙上的東西也不必盡信，田家不過是給鄭家點兒顏色看看罷了，”這次建機場的項目，田家也想分杯羹，鄭田兩家的牽扯深着呢，哪是一個女人就能左右的？

　　艾陽呃了一聲，在男人眼裡，看到的更多是策略，但艾陽卻覺得，這裏頭更多的是田雅芬的態度，不管田家到底怎麼打算，田雅芬登報，也是她的一種態度，鄭允山這樣的人，也該給他一點兒教訓的，真以為全世界的女人都圍着他轉，希望得到他的垂青？

　　“你們說的機場怎麼樣了？你這陣子不是在忙這個嗎？”艾陽最感興趣的就是這個了。

　　容重言嘆了口氣，“也不一定，時局瞬息萬變，這陣子東北郭帥跟陸帥還有南邊幾家頻頻見面，北平方面只怕是顧不上建機場了。”

　　艾陽挑眉，“他們頻頻見面做什麼？不服北平這個老大？”

　　容重言訝異的看着艾陽，她的敏銳總是出乎他的意料，“你怎麼這麼想？”

　　艾陽聳聳肩，“這不明擺着，還用想啊？如果都聽老大的，幾個小弟悄悄見什麼面啊？不怕老大生氣？搞關係也得去跟大哥搞吧？”

　　現在的時局，明擺着所謂的北平政府就是幾方妥協的結果，現在其他幾家回過味兒來了，不想聽你的安排了，北平政府就尷尬了。

　　容重言笑着撫了撫艾陽的頭，“確實是這樣的，所以機場的事就要波折一些了。”

　　“松滬軍是怎麼想的？”不弄機場？那怎麼行？現代戰爭空軍可是大殺器啊！艾陽坐直身子，“你跟松滬軍的人不是關係很好嗎？”

　　柏家好像是松滬軍高層哈，“你不能說服松滬軍，就算是北平政府不幹了，陸督軍自己來啊，有隻屬於自己的空軍，那可是天下無敵了！”艾陽睜大眼睛，“我這幾天成天看這些新聞了，好像說東北那邊已經有空軍了？”

　　她目前並不清楚陸士珍的政治主張，反正這些能登在報紙上的“主義”，軍閥們未必會真的去實施，但她生活在滬市，滬市周圍有一支強大的軍隊，那才是最安全的，不然打起仗來，她帶着大家跑嗎？

　　容重言看了艾陽一眼，這個她都知道了，但東北那邊的飛機大多是列強所贈，陸士珍別看守着江浙，卻沒有東北那邊的眼光，不但建空軍，還辦軍校蓋大學，而陸士珍卻只要搶地盤，然後蓋別墅，建陸氏祠堂，光宗耀祖。

　　“建空軍不是說話的事，我跟鄭恭弘=叶 恭弘兩家這幾年也給松滬軍捐過兩架飛機，南洋那邊的江浙鄉黨，也曾經捐過，不過並沒有發揮多少作用，要不是去年陸督軍跟吳大帥爭皖南的時候，被吳大帥的人從飛機上對地掃射跟投彈轟炸，吃了大虧，也不會想着發展空軍，但陸士珍這樣的人，想建屬於自己的空軍，偏偏還舍不得出錢，把壓力都轉嫁到他們這些商人身上。

　　不過也好的很，給了他插手軍政的機會。

　　想到這裏，容重言微微一笑，“放心吧，就算是出再大的問題，松滬軍也會建自己的空軍的，陸督軍不樂意，但柏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他了解柏廣立，愛國心有，眼光的眼界同樣不缺，他們花錢花心力建起來空軍的話，柏廣立是不會捨得落入陸士珍手裡的。

　　艾陽對容重言的能力還是有信心的，“那我等着將來坐滬市機場的航班了。”

　　還航班，民用還是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容重言一笑，“好啊，等將來我就成立個航空公司，你想去哪兒都行！”

　　艾陽托着下巴，“我雖然不太懂你說的那些，但是吧，從我開始做生意建罐頭廠的經驗來看，”

　　見容重言似笑非笑的看着她，艾陽嘴一扁，知道他是在小瞧自己，“你別笑啊，一通百通懂不懂？你聽我說完嘛！”

　　她不知道容重言對這種事的經驗到底有多少，尤其是他的合作對象還是手握兵權，目前來看還野心勃勃的柏家，艾陽總想提醒他一下，“我覺得做史無前例的事，最困難了，因為你沒有經驗可以借鑒，也沒有現成的路子讓你跟着走，就像現在，我覺得比你們有多少架飛機，更重要的是你們得有飛行員嗎？之後才是機場跟飛機，還有地面的養護維修，上次我看家裡的車壞了，一問才知道，全滬市會修汽車的都沒幾個，飛機呢？恐怕見過的人都沒多少吧？”

　　好多事情等發生了再去解決，不如一開始就做好準備，而且比起容重言其他的生意，艾陽最感興趣的就是這個了，“你們的機場趕緊建啊，我想學開飛機。”

　　才剛覺得自己的小女友不是一般人，看問題很長遠呢，沒想到後頭就是這麼一句等着她，“那你有得等了，前兩年有學生陸續出去國外深造了，”

　　想到這個，容重言還有些後悔，“不過都是東北那邊的，比起他們，咱們起步的太晚了。”

　　艾陽橫了容重言一眼，“瞧你這話說的，東北不是華國的？誰去學不是學？”真是一點兒大局觀都沒有！

　　容重言被艾陽一本正經教訓他的樣子逗的一樂，“是是是，是我錯了，以後再不會這麼想了。”

　　南邊陳家也是這麼想的，所以東北派出來的留學生還沒有歸國呢，陳家的人就過去了，現成的挖過來為己所用，比現在派人出去可要快的多，不過陳家的做法，肯定是要得罪郭家的，容重言搖搖頭，“廣立兄其實已經在小規模的做這些事了，還請了E國的教官過來，咱們的人，咱們自己培養。”

　　當然，挖人也不是不能做的，就像艾陽說的：要有大局觀。

　　“好吧，原諒你了，”艾陽很配合的點點頭，“以後注意哈。”

　　容重言正要點頭表示受教，就見續貴生匆匆進來，用眼色示意他出去，容重言搖搖搖頭，“貴生叔有什麼話在這兒說就好了，以後有事不用瞞着小艾。”

　　續貴生之前還曾認為艾陽跟容重言根本不般配，搓和他們只是汪俊生一廂情願，沒想到不但搓和成了，而且容重言明顯是要把艾陽當容家的少夫人來看的，確切的說，少夫人都不足矣形容艾陽在容重言心裏的地位，畢竟汪夫人可是從來不過問容竹卿跟容重言在外頭的事的。

　　“咳，是這樣的，我們的人今天收到消息，丁佩蓉跟柳長英都死了，”續貴生沒想到顧勵行手腳這麼利索，“他們才一到港城就遇到了劫匪，丁太太抱着首飾匣子不肯給，被扎了一刀，搶救無效”

　　丁佩蓉還是死了，艾陽嘆了口氣，“柳長英呢？”

　　“姓柳的也不是東西，看到有人搶他們，自己先提着箱子跑了，被人追上砍了十幾刀，”這種遇到事把女人丟下的男人，死不足惜，續貴生說起來還覺得挺痛快的。

　　“顧家那邊也收到消息了吧？”容重言哼了一聲，顧千山不會傻的認為真的是丁佩蓉不走運吧？

　　顧千山當然不會認為是丁佩蓉不走運，他都不用問，就知道這是誰的手筆，他躺在煙榻上看着滿臉是淚的小兒子，“你母親的屍首我已經叫那邊的朋友幫着料理了，她既然不願意回滬市，就在那邊入土為安吧，你嘛，”

　　顧千山輕嘆一聲，“這幾天我派人送你到港城去，你母親的喪禮總不能連個孝子都沒有，等辦完她的喪事，我叫人在那邊找個學校，你就在那邊讀書吧，不要再回來了。”

　　顧勵信抬起頭，“父親？這怎麼行？我聽說港城那邊窮的很，什麼也沒有！”

　　他到那邊怎麼過日子？他才不喜歡讀書呢！“還有，我聽人說，我媽根本不是遇到劫匪，是顧勵行，是他殺了我媽！父親你要給我媽報仇！”

　　顧千山冷冷的看着顧勵信，“給你媽報仇？我們已經離婚了，她跟我一點兒關係也沒有，我憑什麼為她報仇？有人殺了你的母親，你不想着為她報仇，卻來找我？你是不是顧家的兒子？”

　　“我？我什麼都不會，”顧勵信訝然的看着顧千山，他是叫自己去殺了大哥？他怎麼能斗得過大哥呢？“我不行的。”

　　顧千山惡狠狠的盯着顧勵信，“不行就躲起來夾着尾巴好好活着，難道你也想死嗎？去吧，去港城老實獃著，每個月我都會叫人打錢給你，如果你有心當個孝子，想給丁佩蓉報仇，我也不攔着你，但我不會幫你，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去港城學好本事了再回來！”

　　看着渾渾噩噩的顧勵信被下頭人拉走了，顧千山長嘆一聲，抓起煙榻一旁的電話，撥出那個他知道，卻從來沒撥過的號碼。

　　“顧千山找你干什麼？”容重言從外頭回來，艾陽問道。

　　前两天顧千山打電話過來，約容重言在法租界見面，艾陽不放心，裝作回了信河，卻在容重言去法租界的時候悄悄跟着，沒辦法，法租界是顧家的天下，容重言在那兒出了事，顧家人也照樣能逍遙法外。

　　容重言安全回家，艾陽才抽身離開，之後又裝作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過來問情況，唉，活的還真不是一般的累。

　　容重言也不瞞她，“顧千山求我看在身上流着他們顧家的血的情分上，保一保顧勵信，照他的話說，顧勵信怎麼也是我的弟弟。”

　　艾陽歪頭道，“那你答應了？”

　　就算是顧千山不求他，容重言也是會幫一幫顧勵信的，“嗯，我答應了，但我不能保證顧勵信自己在港城不作死，畢竟他一個大活人，非要往邪道兒上走，誰也攔不住不是？”

　　“那顧千山有沒有許什麼好處給你？”艾陽含笑看着容重言，他可是生意人，不賺錢的生意可不能做。

　　容重言失笑，“你呀，”

　　“怎麼了？你別跟我說你念着父子情啊，他沒管你還把你送人了，就別拿父子情說事，”艾陽最看不得的就是有些人，就出一顆精子，就想在孩子跟前當大家長，恨不得用父權來壓制孩子一樣，其實呢，他們心裏從來都沒有親情，孩子也只是“一時爽”的產物。

　　容重言見艾陽一臉認真的瞪着他，伸手在她鼓鼓的臉頰上撫了一把，“滬西機場那邊有一塊地是顧千山的，那是他給我的謝禮，剛才我已經過戶了。”

　　“那還不錯，估計顧勵行知道了，非吐血不可，”艾陽這下滿意了。

　　顧勵行可不是吐血了？他才跟鄭允山搭上關係，也虧得田雅芬發了聲明，鄭允山這時候跟個過街老鼠一樣，他伸出去的橄欖枝無疑就是救命稻草，顧勵行要跟鄭家一想，入股滬西機場，無疑是給因為得罪田家，在這場競爭中處於弱勢的鄭家插上了翅膀，有了顧勵行的洪門勢力，鄭家人財樣樣不缺，尤其是他還聽顧勵行含蓄的說了自己跟尹洋的九姨太合夥做生意之後。

　　可現在顧千山在做什麼？把滬西的地過給了容重言？“為什麼？他姓容的！”

　　顧千山慢悠悠的放下煙槍，“他是姓容的，如果不是當年我狠心把他送走，他還是姓顧的，他是我的兒子，難道我這個做父親的不應該給他點兒東西？就算是做生意吧，當初把他送給容大哥，我換到了容大哥的支持，才在法租界建起了麗晶大戲院，鬥倒了長青幫，怎麼？給重言一塊荒地也不行？”

　　是的，現在的滬西是荒地，除了駐軍可以說是人煙稀少，但如果建了機場可就不是了，尤其是在顧勵行希望能跟軍政這些人打好關係的時候。

　　那塊地他不要，也可以拿來做人情的，沒想到卻被顧千山搶先一步，給了容重言！

　　他失望的看着一臉無辜的顧千山，“父親，你當初真的應該把我送走，哪怕不是送到容家，隨便送到任何人家裡都成，為什麼非要留下呢？”留下他，又不把他當兒子，心裏只想着另兩個，把他辛苦打下來的江山隨手就送給了別人，“你留下我，可你把我當成兒子了嗎？！”

　　“爺，還有一件事，”何林見顧勵行從顧千山房裡出來，趕緊跟了過去，“二公子被老爺子送去港城了，說是由二公子親自給丁佩蓉主持喪事。”

　　“送去港城了？人呢？已經走了？”顧勵行停下腳步，顧千山的分產協議已經在租界的律師行簽過字了，他是每年都要往顧勵信名下過賬的，原本他想的是，顧勵信有個那樣的母親，有什麼資格再來分顧家的產業？可現在好了，顧千山不但分了家產給他，還一副生怕自己要了他小命的樣子，“隨他便吧，有本事他永遠別回滬市！”

　　“還有，大劇院影業公司那邊，要抽資金投到機場上去，這幾年是沒有賺頭的了，你明白？”

　　何林肯定的點點頭，“我知道了，我這就下去說一聲。”

# 第65章

　　艾陽沒想到傳說中已經要崩了的幾家, 並沒有像她以為的那樣翻臉掏槍，而是匯聚在滬市，共同討論起國家的發展來。

　　“北平政府的人膽子也挺大，他們不知道松滬軍的打算？”這些天的報紙上已經是山雨欲來了，松滬的陸大帥, 跟曾經的對頭陳大帥來往頻密，又頻頻向東北的郭大帥拋媚眼, 目的是為了對付吳大帥以及他背後的北平政府, 大家已經不樂意再聽這個挂名政府的指揮了。

　　容重言一笑, “北平政府的意思是, 國難當頭，大家能坐下來談一談還是談一談的好。”

　　聽說三家要聯手, 北平政府有些急了, 他們也不想手下坐大, 但打的是逐個擊破的主意, 沒想到他們跟松滬軍才開始小摩擦，那邊陸士珍跟陳大帥可抱起團兒來了，還要勾搭上東北郭家。

　　“北平來人了，滬市政府要在華陽大飯店舉辦歡迎酒會，晚上你陪我一起去, ”容重言說明來意。

　　艾陽點點頭，這些人頂多都是在小說里一閃而過, 甚至連名字都沒有, 沒想到自己的到來, 讓他們一個個都鮮活起來，既是這樣，那她就得過去見見真人了，“好吧，”她看着桌上的大盒子，“你給我準備的？”

　　容重言帶着艾陽出席，也是希望把艾陽正式帶進滬市的上流圈子，他的小女友比那些所謂的名媛一點兒都不差，當然要驕傲的帶在身邊，“你先試下，如果不喜歡，我叫人再拿幾套過來？”

　　艾陽打開盒子，看着裡頭的旗袍，“不必了，這樣就挺好的，”今天這種場合，政治意義大於一切，她過去也是看風向去了，沒必要搞什麼“艷壓”。

　　歡迎晚宴就如容重言所說的那樣盛大，幾乎整個滬市的達官權貴都出動了，不但如此，由滬市市長關耀宜夫人主辦的少年合唱團還為大家表演了小合唱助興，艾陽看着鋼琴前端坐的尹曼如，沒想到這位囂張的小公主還有如此乖巧騙人的一面。

　　“尹小姐是關市的乾女兒，深得關市長跟關夫人的喜愛，”鄭嘉惠走到艾陽身邊，一邊輕輕鼓掌，一邊小聲跟艾陽介紹。

　　艾陽用餘光看了一眼鄭嘉惠，她今天是作為顧勵行的女伴來的，難不成這是要當顧太太的節奏？“是嗎？那尹小姐可真是好命了，”

　　有個當指揮使的親爹，再認了個當市長的乾爹，就是不知道這親爹跟乾爹翻臉的時候，她要哪一個爹了？

　　艾陽腦子時靈光一閃，目光落在正湊在一起小聲說話的尹夫人跟關夫人身上，如果尹洋跟關耀宜不打呢？可到底是誰投了誰呢？

　　“可不是么？尹小姐是咱們滬市最好命的小姐了，”鄭嘉惠微微一笑，容重言是滬市小姐眼中的金龜婿，雖然尹曼如似乎也有幾分興趣，但她身邊男朋友數不勝數，也從來沒有表示過對容重言有志在必得之意，鄭嘉惠以為憑着鄭家的家世，她是有機會問鼎少夫人之位的，

　　但前些天義賣會一結束，尹曼如就放話了，說她非容重言不要！

　　這下滬市的小姐們都傻眼了，她們是沒把艾陽放在眼裡，但是艾陽的相貌談吐還有和汪續兩位夫人的互動長眼睛的都看見了，這妥妥的就是要入主容家的架勢啊！

　　雖然心裏不服氣，可沒有得到過也談不上失去，而且左右勝利的那個是艾陽，也不是她們之中的某一位，大家也都默默的接受了，再細究一下，除了滬市那些老牌家族之外，新興的幾家，對門第看的也不算是那麼重，娶當紅名角當正室的也不是沒有。

　　可尹曼如這是做什麼？在大家都知道誰是未來容少夫人的時候，突然宣布她看上容重言了？你早幹嘛去了？這不是沒事找事嘛？

　　鄭嘉惠都在暗暗慶幸自己沒有把對容重言的心意表現的太過明顯，不然就沖尹曼如跟她們宣布的時候那惡狠狠的姿態，都不會給她這個暗戀者好果子吃。

　　知道自己跟容重言徹底沒可能，鄭嘉惠乾脆接受了二哥的建議，試着跟顧勵行來往一下，雖然顧勵行是洪門的幫主，身份有些上不得檯面，但洪門有錢有勢，如今又跟鄭家在談合作，如果他能生意能轉上正途，倒也不失為一門好親事。

　　想着尹曼如的話，鄭嘉惠都有些可憐起艾陽來了，再漂亮又如何，再能討汪夫人歡心又如何？對手是尹曼如，是個男人都知道要怎麼選擇，就算是容重言對艾陽一片真心，但在尹家的勢力跟前，那真心又算得了什麼？

　　“今天白漣漪小姐可真漂亮，我二嫂脾氣太硬了，那麼一鬧，豈不是給白小姐騰地方了嗎？”鄭嘉惠看着坐在自己大嫂身邊的白漣漪，因為在義賣會上“出色”的表現，加上田雅芬公然跟鄭家撕破了臉，回了娘家，白漣漪是越來越討鄭家人的歡心了，艾陽倒可以跟着白漣漪學一學，“其實女人嘛，虛名有時候並不是那麼重要，只要男人的心在自己身上，比什麼都強。”

　　艾陽好笑的看着鄭嘉惠一眼，這丫頭一直對自己有一種隱隱的敵意，原因艾陽也很清楚，就是容重言那小妖精惹的禍，但這會兒又來擺出一副知心姐姐的樣子，“我聽懂了，你的意思是顧老闆娶不娶你都無所謂的，只要他的心在你身上，嘖，鄭小姐真是太自信了，閑了多看看小報，顧老闆要是把心放在女人身上的話，那一顆心得剁和稀碎，不然都不夠分的。”

　　艾陽抬頭看了一眼陪在鄭嘉惠身邊的顧勵行，“顧老闆說是不是啊？”

　　顧勵行抿嘴一笑，苦着臉道，“我這個人最識相了，小姐們聊天的時候，是絕對不會插嘴的，不然一不小心就得罪了其中一個，不過從我個人而言，我覺得大家閨秀跟小家碧玉最大的區別，就是心胸跟見識上頭了，”

　　他輕輕在鄭嘉惠胳膊上拍了拍，用行動告訴鄭嘉惠，自己是站她這邊的，這種大度的的正室，哪個男人不喜歡呢？

　　艾陽撇撇嘴，“大不大度跟出身受教育程度有半毛錢關係？不過是這個女人在不在意這個男人罷了，如果不在意的話，隨他去啊，你可以找嬌花，我就去找嫩草，只要是兩家聯姻不倒，放過自己也放過別人的事罷了，是不是呀鄭小姐、顧老闆？你們如果結婚了，那一定會天長地久的。”

　　合唱團的表演完了，大家都站起身給小朋友們鼓掌，尹曼如從鋼琴前站起來，傲然沖四周點了點頭，提裙走下台，她姿態優雅的走到正跟柏廣立說話的容重言身邊，“重言哥，我彈的怎麼樣啊？”

　　容重言正跟柏廣立小聲說著他們兵工廠的事呢，沒想到尹曼如彈完了琴，不去找尹洋求表揚，卻跑到他這裏來了，看着柏廣立臉上不懷好意的微笑，容重言輕咳一聲，“挺好的，可能尹小姐這陣子太忙了，疏於練習，指法有些生澀了，不過沒關係，大提琴配合的挺好的，孩子唱的也好。”

　　尹曼如恨恨的瞪了容重言一眼，旋即臉上綻放出委屈的表情，“廣立哥你看重言哥，一點兒面子都不給我，我都練了好久了，大家都說我彈的好呢，到他這兒，就會損我！”

　　柏廣立尷尬的笑笑，“重言這個人說話太直，曼如小姐別往心裏去，而且，”柏廣立橫了容重言一眼，“重言從小就跟着家庭老師學西洋樂器，他是行家，他的意見肯定是十分中肯的。”

　　這個死柏廣立，尹曼如扁扁嘴，“是嗎？我小時候不在滬市，不知道重言哥還精通西洋樂器，那你一定擅長鋼琴了？要不改天我去找你，你好好給我指點指點？”

　　容重言脖子一陣兒發燒，都不用回頭，他就知道是自家小艾盯着他呢，早知道就一直陪艾陽坐一起了，而不是沒事找事過來跟柏廣立聊天，“尹小姐有心提高技法的話，我可以推薦個老師給你，至於要我指點還是不必了，比起彈琴，我更擅長的是打算盤，”

　　想到這個容重言不禁面露微笑，艾陽誇過他打算盤的時候招指如飛花，漂亮的叫人移不開眼，“我也喜歡打算盤，”更喜歡打算盤的時候，艾陽看他的眼神。

　　尹曼如知道容重言不好打交道，不然早些年她就把容重言拿下了，但沒想到他居然當眾不給自己面子，尹曼如不由沉了臉，“容老闆真是一點兒面子也不給我啊，不行，”

　　她嘟着嘴，“一會兒罰你陪我跳開場舞。”

　　“啊？”容重言沒想到自己都這麼說了，這位尹小姐還不肯走，“尹小姐還是請別人吧，要不，”他看了一眼柏廣立，“讓廣立兄陪你好了，廣立兄在國外呆過好多年，舞跳的再好不過了。”

　　這是做什麼？拿自己填坑？柏廣立沖容重言直咬牙，“我老了，曼如小姐怎麼可能看上我？到時候害的曼如小姐成不了今晚的華爾茲皇后，罪過就大了。”

　　又不是在歡場，皇后什麼呢皇后？容重言更不肯跟尹曼如跳舞了，“不好意思，我女朋友在呢，開場真的不能陪尹小姐了，我們家家法太嚴。”

　　要是他敢陪別的女人跳第一場，容重言不知道艾陽會怎麼收拾他。

　　尹曼如再也裝不下去了，一跺腳擰腰往正在跟北平政府來的官員談笑風生的尹洋身邊跑去。

　　“重言，你這可太不給人面子了，得罪了尹指揮使，可有你受得了，”柏廣立沒想到容重言會這麼直接的拒絕尹曼如，他看了一眼正向他們走過來的艾陽，“你就這麼認定她了？”

　　剛才來的時候容重言已經把艾陽介紹給柏廣立了，當時他也就覺得這位小姐很漂亮，落落大方，不是外人想像的那樣鄉下來的小媳婦，但他沒想到艾陽對容重言有這樣的影響力。

　　容重言回身牽過艾陽的手，“是啊，我就認定她了。”

　　艾陽被容重言這麼大方的表白弄的臉一紅，裝作沒聽懂的樣子，“說什麼呢？”

　　柏廣立從侍者那邊拿過紅酒遞給艾陽，“聽說李小姐善釀果酒？”

　　艾陽道了聲謝，“我不會，是廠里有善釀的技師，”她挺想問問柏廣立，如今的時局還有松滬軍的實際戰力，只可惜兩人關係不到啊！

　　柏廣立對艾陽還挺有興趣的，“我聽廣彬說李小姐對槍械極有天賦，還跟着他學過一次，不知道現在練的如何了？有沒有興趣改天一起去打靶？”

　　這個當然有，艾陽毫不掩飾臉上的興奮之情，“好呀，重言帶我去過兩次滬市的靶場，”她有些遺憾的搖搖頭，“我總覺得感覺不對，我在家裡也弄了個簡易的靶場，沒事練一練，現在嘛，差強人意。”

　　差強人意？柏廣立興緻盎然的看着艾陽，敢這麼說，看來真的是有些水平了，“我真的很想知道李小姐基本滿意的水平是什麼樣的？”

　　容重言無奈的笑了笑，“比你想像的要好，這丫頭學什麼都快的很，”不止是檢械開車，容重言發現連算賬艾陽都速度很快，“她頭腦很好的。”

　　真是一點兒都不謙虛啊，柏廣立搖搖頭，自己看着長大的弟弟，這回真的是掉進去了。

　　“柏師長，我聽柏團長說，你們松滬軍也有幾架飛機，還有自己的飛行中隊？”幾架飛機就叫中隊，艾陽聽說之後偷笑了半天，但幾架飛機也是飛機，擱這會兒已經很厲害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我能跟重言去看看啊？”

　　是你想看看吧？柏廣立這下真信了弟弟的話了，別人家的女孩子是衣服首飾，這會兒都三五成群兒的聚在一處，只有這個姑娘，盯着自己的眼神，就跟看見一塊大肥肉一樣，他可不認為是自己長的比容重言俊俏，“李小姐真的對飛行有興趣？”

　　“哈，我只是好奇，我在報紙跟畫報上看了，那麼大個鐵傢伙怎麼能在天上飛着還不掉下來？裡頭還坐着人？”艾陽眨巴着大眼睛，盡量讓自己看着像個無知少女，“所以我想親眼見一見，不然真的是不敢相信。”

　　容重言想要扶額，拜託不要裝了好不好？

　　天天抱着一堆不知道從哪兒淘來的槍械武器的書籍，還請了個滬市的學生過來給她當翻譯講解，說是要從理論知識上提升自己的是誰？

　　容重言覺得艾陽就是在胡來，但她自己挺開心，他就當她花錢尋開心了，也沒有當回事，但她“苦讀”了那麼久，這會兒擺出一副“想不通”為什麼飛機能上天的樣子，真了為了見到實物，無所不用其極啊！

　　柏廣立看着眼前的少女，她水汪汪的杏眼緊張的盯着自己，微嘟的粉唇緊張的抿着，彷彿自己說個“不”字，她就要立馬哭出來，“行吧，過幾天會過來幾名飛行員的，到時候他們試飛，你們過來看看。”

　　容重言已經不能簡單說是個商人了，沒有哪個商人的手會伸到軍工廠跟組建空軍上頭的，柏廣立心裏微苦，陸士珍沒有眼光跟遠見，他想做些事，就只能自己想辦法了。

　　“謝謝柏師長，”艾陽大大的鬆了口氣，沖柏廣立燦然一笑，“這樣吧，我也不能沒有表示，現在季節還不到呢，等過陣子，我送你們松滬軍一批罐頭，將士們生活條件苦，吃水果應該不怎麼方便。”

　　這是答謝自己的？柏廣立一笑，“好啊，那我先替大伙兒謝謝李小姐的慷慨了。”

　　艾陽對軍人有着天然的好感，只可惜她現在能力有限，不然真的會給松滬軍捐架飛機的，最好讓她自己駕駛。

　　“那邊怎麼像是陳黎？”容重言看到大廳處人頭攢動，定睛一看，居然是陳黎來了，“他怎麼來了？”

　　陸大帥跟南邊的陳大帥確實有了默契，真正的協議並沒有達成，這會兒陳黎這個二公子怎麼突然跑到滬市來了？

　　柏廣立快步向尹洋方向走去，不管人家為什麼來，陳二公子到了，他們這些地主自然得盛情款待。

　　艾陽扶着容重言的手臂往外看，“他來滬你們都沒有收到消息？”

　　容重言面色沉重的點點頭，連個招呼都不打突然過來了，這裏頭的蹊蹺就多了，容重言也有些猜不透，畢竟南邊離滬市太遠了，消息傳遞起來還是需要時間的。

　　艾陽看見北平來的官員還有尹洋，關市長，柏廣立幾個快步向門口走去，沒一會兒功夫，陳黎便被眾星捧月一般迎了過來。

　　顧勵行也在盯着這些人看，跟這些位高權重的大人物一比，自己這個洪門幫主真的算不得什麼了，他心裏不是不失望的，但又只能把這份失望隱忍下來，目光專註的看着正跟大家寒暄的陳黎，如今整個南方几省都在陳大帥手裡，他的兒子，自己倒可以用心結交一番。

　　沒多大功夫，關市長便向容重言招手，容重言含笑點了點頭，低聲向艾陽道，“我過去一下。”

　　艾陽鬆開手，反正這地方就這麼大，她就算是站在外頭，都聽得見自己想聽的聲音，她搖着手裡的扇子，找了個角落準備坐下來看熱鬧，剛才聽着陳黎跟尹洋暗含機鋒的話，這位尹指揮使，好像有些不一般啊。

　　艾陽剛坐下來，就看到鄭嘉惠跟恭弘=叶 恭弘蘭安攜手走來，她忍不住翻了個白眼兒，這些女人們，大家相看兩厭，當不認識不好么？容重言也沒有請她們照顧自己啊？

　　恭弘=叶 恭弘蘭安是故意過來找茬兒的，沒辦法，誰叫艾陽這陣子太囂張呢？把大家心心念念想嫁的男人攏進了自己懷裡，好像自己有多了不起一樣，她就是要告訴艾陽，事情根本沒有她想的那麼簡單，對於容重言來說，她也不過是個玩物罷了。

　　艾陽看着恭弘=叶 恭弘蘭安翻飛的紅唇，“恭弘=叶 恭弘小姐，是容重言讓你過來告訴我，他要跟尹小姐結婚了，讓我趕緊回自己鄉下的莊子去嗎？”

　　恭弘=叶 恭弘蘭安正說的起勁呢，突然沒艾陽打斷，“啊？沒有啊，我只是想提醒你”

　　“提醒就算了，反正你看着也沒有多聰明，至於你要提醒我的事，也不是你一個姓恭弘=叶 恭弘的外人可以左右的，”艾陽好笑的看着一臉無奈的鄭嘉惠，“你看人家鄭小姐，一發現自己沒戲了，立馬改換山頭，挑了顧勵行，你呢？還沒醒過味來呢？被人當槍很過癮啊？無知！”

　　鄭嘉惠沒想到艾陽會掃射到她，“李小姐千萬別誤會，蘭安沒有別的意思，你來滬市也有一陣子了，應該知道曼如家裡在滬市的地位。”

　　她苦澀的笑了一下，“就算是梅清姐在，也是要讓着曼如一些的，曼如前幾天已經公開說了，嫁人要嫁容重言，蘭安也是因為這個，才好心過來提醒你一句，雖然現在是新社會，講究自由民主，但滬市還是很老派的地方，婚姻大事，還是要父母之命的，蘭安也是擔心你。”

　　“我跟她又不熟，她為什麼要擔心我呢？”艾陽不耐煩的擺擺手，“我知道你們的心思，對於你們來說，我不過是突然跑到你們這個‘上流圈子’的不速之客，沒想到還居然搶走了你們眼中的金龜婿，把我踢出去，越落魄越好，才是你們最想看到的，什麼過來提醒，別把自己說的那麼好心，你們只是來告訴我，有個有權有勢，連你們恭弘=叶 恭弘鄭兩家都比不過的尹小姐看上容重言眼了，叫我麻溜兒滾蛋，別在這兒礙眼，”

　　艾陽一手托腮，懶懶的看着臉色越來越青的鄭恭弘=叶 恭弘二人，“可是憑什麼啊？且不說這事跟你們有什麼關係，你們就在這嗨成這個樣子，就算是有關係，你們叫我走我就走啊，那我多沒面子啊？”

　　她晃晃杯中的酒，“如果你們真的是在關心我，那麻煩去告訴容重言，尹小姐看上他了，他是逃不出尹小姐的手掌心兒的，你們這些善良的人對我十分同情，所以在尹小姐沒大發雌威要收拾我之前，趕緊讓他放開手，給我一個安全的未來，去呀？聖母們！”

　　“你，你這個人簡直不可理喻！”恭弘=叶 恭弘蘭安沒想到自己才說了幾句話，就招來這麼一篇冷嘲熱諷，“嘉惠姐咱們別管她了，等她嘗到了曼如的厲害就知道了！”

　　說完拉了鄭嘉惠轉身就走。

　　“柏師長看夠戲了？”艾陽沖躲在光影里的柏廣立一笑，她沒想到陳黎跟容重言居然還是同窗，說起來她這位男朋友也是個寶藏男孩了，真的是知音遍天下。

# 第66章

　　柏廣立看着斜倚在溜金高背椅上的艾陽, 在這種場合還可以這麼放鬆，這丫頭真不是一般人，偏這種隨意的姿勢由艾陽做出來，一點兒也不粗鄙，還給人一種智珠在握的感覺來。

　　柏廣立想不通為什麼在一個小姑娘身上會有這種錯覺, 笑着向艾陽解釋，“我只是路過, 路過, ”偷聽女士們聊天, 可不是紳士該有的行為。

　　艾陽當然知道他是路過, 剛才幾家一碰頭，外人看着是其樂融融, 她這個順風耳卻聽見的是刀光劍影, 陳黎似乎對陸士珍跟北平政府一直保持聯繫頗為不滿, 而北平政府來的人對陳黎突然出現在滬市也很是警惕, 兩下交鋒的結果，是北平政府的人拂袖而去，陳黎則跟沒事人一樣，拉着容重言敘起了往日的交情。

　　柏廣立這是被尹洋派過去送北平政府的人回來，正好聽見艾陽“侃侃而談”。

　　這下他對艾陽真的要刮目相看了, 柏家在滬市也是老門老戶了，歷史可以追溯到清初, 到了民國, 大家提倡男女平等了, 有條件人家的小姐，也開始讀書上洋學堂，甚至出國去，但像艾陽這樣的，柏廣立還是第一次見，尤其是她的這番話，是滬市女子最不屑的“直白”，偏話里的內容又不是一個胸無點墨的鄉間女子可以說出來的。

　　“你好像對重言一點兒也不擔心？”柏廣立拿了杯酒，笑眯眯的看着陳黎方向，這會兒在他身邊的不止是容重言，還有尹洋跟他的女兒尹曼如，嗯，恭弘=叶 恭弘家跟鄭家還有王家的女兒們也都跟過去了。

　　大家的注意力全在陳黎身上了，艾陽俯在椅背上看着巨形水晶燈下的陳黎，這種強光之下，如果她是陳黎，絕不跟容重言這樣的男人站在一起，太傷自尊了，“你說這些人是不是瞎啊，看不出來陳二公子跟我們家重言一比，面如菜色瘦如弱雞嗎？”

　　怎麼還個個衝著陳黎“biubiu”的放電？

　　“咳，”柏廣立一口酒差點兒沒嗆到肺里去，“你，你瞧你的用詞。”

　　柏廣立轉頭看了陳黎半天，失笑道，“陳二公子是南邊最著名的貴公子，人們都說他面如潘安，才比子建，怎麼到了你這裏居然成了？”

　　不過叫艾陽這麼一形容，柏廣立再看陳黎的時候，還真是覺得他的臉色跟容重言真的沒辦法比，丰神如玉這樣的詞，用在容重言身上似乎更適合一些，陳黎叫容重言人壓的，真的像是從鄉下來的了，“陳二公子是陳大帥最喜歡的兒子，就是陳大公子也比不了的，他是一下了船就往這兒趕了，還未來得及洗去風塵。”

　　他想比過容重言，估計得在強酸里洗一洗，艾陽一口將杯中的酒幹了，“那軍事跟政務上呢？陳大帥是不是也聽二公子多一些？”不是自己的男人，丑點兒挫點兒理所應當。

　　柏廣立沒想到艾陽會問這個，挑眉道，“李小姐對陳二公子有興趣？”

　　艾陽知道容重言在松滬軍里跟柏廣立是一邊的，他們一個有錢一個有槍，目標跟抱負又最接近，兩人還是多年的交情，“我不是在猜陳二公子過來的目的嘛，”看陳大帥派來的人，就能猜出來陳黎過來的用意。

　　怪不得容重言把自己女朋友當寶貝一樣，她確實跟平常的女子不同，這會兒會場里除了艾陽，未婚的姑娘們都有意無間的圍在陳黎身邊，想的是自己能不能飛上枝頭，而艾陽，卻在想他在這個時候到滬市的目的。

　　“我聽廣彬說你想去南邊上軍校？”柏廣立看着被團團圍住的陳黎跟容重言，索性坐下來跟艾陽聊天。

　　艾陽一笑，“跟柏團長閑聊，話趕話說到那兒了，我怎麼可能去南邊，還考軍校，”艾陽搖搖頭，這輩子她不想再聽命於任何一個人了，現在這麼活着，就挺好的，前提是某些人別老給她找不痛快。

　　柏廣立嗯了一聲，“隨口說說就罷了，不然重言該不放心了，而且從軍是件苦差事，不適合女孩子去做，”尤其是女孩子，犧牲跟付出就更大了。

　　艾陽一邊跟柏廣立閑話，一邊留意聽着陳黎那邊的動靜，看來自家這個財神爺，走到哪兒都那麼招人喜歡啊，有錢就是好啊，想不被人注意都不行。

　　顧勵行正在尋思着有什麼機會也能到陳黎跟前露個臉兒，沒想到一陣兒音樂聲起，會場里的年輕男女們頓時激動起來，顧勵行就見尹曼如挽起陳黎的胳膊，率先下了舞池。

　　顧勵行沖身邊的鄭嘉惠伸出手，鄭嘉惠抿嘴一笑，挽着他也往舞池走去，她臨走還擔心的往艾陽那邊看了一眼，“不知道李小姐會不會跳舞？”

　　顧勵行心裏輕嗤，這些女人啊，一個比一個的會裝，明明恨艾陽嫉妒艾陽的要死，臉上卻偏偏要做出對她好，為她擔心的樣子，“這是容老闆考慮的事，咱們今天來了，享受當下就好，”

　　他看了一眼已經滑到舞池中央的陳黎跟尹曼如，“陳二公子怎麼會到滬市來？”

　　鄭嘉惠搖搖頭，“好像陳二公子來之前並沒有消息傳過來，大家都很吃驚，不過么，”

　　鄭嘉惠看着舞池裡滿臉都是得意的笑容的尹曼如，“曼如倒是極高興的，她以前去過南邊，聽說跟陳二公子極為要好。”

　　一個沒結婚的姑娘，跟一個男人“要好”，也就是尹曼如這樣的會當成光榮的事四下炫耀了，顧勵行心裏不屑，“我剛才不還聽你跟恭弘=叶 恭弘小姐說，尹小姐看上了容老闆么？”

　　“那個呀，”鄭嘉惠噗嗤一笑，“曼如就是個直率的性子，心裏想什麼就說什麼了，不過她這個人還沒有定性呢，一會兒喜歡這個，一會兒喜歡那個，當不得真的，”容重言再好，也不能跟陳二公子比啊！

　　就像她，如果有容重言，會要顧勵行？

　　顧勵行微微一笑，“我倒覺得未必，畢竟陳二公子是客，又怎麼會在滬市久呆？而尹小姐是尹指揮使的掌上明珠，尹指揮使肯定也舍不得她遠嫁的。”

　　是啊，她怎麼把這個茬給忘了，陳二公子也是出了名的風流少帥，尹曼如除了有個當指揮使的爹之外，乏善可陳，陳二公子怎麼可能娶她為妻？最終尹曼如轉過頭來，還要要嫁容重言的，“唉，那樣的話，”

　　鄭嘉惠看着已經在舞池裡翩翩起舞的容重言跟艾陽，這個艾陽怎麼什麼都會呢，她挺了挺後背，把身體向顧勵行靠得近了些，“李小姐就可憐了呢！”

　　顧勵行的眸子中劃過一抹精光，他不動聲色的緊了緊手臂，這樣鄭嘉惠就整個在他懷裡了，“嘉惠真是太善良了，不過你放心吧，重言的性子我再清楚不過了，他是真心愛慕李小姐的，自然不會讓李小姐吃虧的。”

　　一曲過後，不等顧勵行過去找鄭允山幫他介紹陳黎，陳黎已經走向容重言，“這位就是你的女朋友？”

　　陳黎一進來就注意到艾陽了，沒辦法，容重言跟他說著話，幾次目光都落在艾陽身上，讓他不注意都不能夠，尤其是一見之下，陳黎不得不佩服容重言的眼光，這樣的美人兒都讓他給淘來了，“你好，我是重言的大學同窗，陳黎。”

　　艾陽伸手跟陳黎握了一下，“陳二公子，久仰。”

　　陳黎親昵的拿胳膊撞了容重言一下，“果然是個標緻的美人，怪不得呢！”

　　他不等艾陽問，就哈哈笑道，“我跟重言一起在國外讀書，我嘛，是各種聚會的常客，也喜歡結交知情識趣的女子，這個重言就不同了，每天除了讀書，就是往家裡寫信，簡直比咱們這兒的大小姐還規矩，剛才我一聽說重言有女朋友了，舞都沒心情跳了，就想着要來看一看，到底是什麼樣的小姐，能打動我們重言的心。”

　　陳黎到滬市確實是帶着任務來的，陳大帥不是居於人下之人，他們想做的是拋開北平政府，成立由陳大帥為主席的新政府，但這個目標並不是靠做夢就能實現的，起碼松滬陸家，東北郭家，實力都不遜於陸家，想完成這個目標，陳家就要拉攏一切可以為他們所用的力量，尤其是松滬軍的柏家，跟他們背後的實際支持者容重言，陳黎很謹慎，陳家既想借柏家的手拿下松滬軍，卻又不能讓柏家做大，取代陸士珍跟他們抗衡。

　　這次陳黎就是收到消息，松滬駐軍指揮使尹洋，一早就跟北增政府方面有了協議，他會帶着自己的部屬，向北平政府投誠！

　　這不但會讓陸士珍腹背受敵，而且還等於徹底打亂了陳家的計劃，他們要的可是陸士珍跟吳大帥在皖西的戰爭擴大，真正打起來，可如果這個時候尹洋投了北平政府，陸士珍必不會跟吳大帥在皖西糾纏，更惡劣的，如果尹洋跟吳大帥兩面夾擊，陸士珍下野的可能也不是沒有，到那個時候，此漲彼消，陳家想對付北平政府，就更困難了。

　　只可惜他只有消息，卻沒辦法拿出證據來，而且就算是告訴了陸士珍，滬市周圍五萬駐軍都是尹洋的嫡系，只怕陸士珍也一時奈何不了他。

　　所以容重言跟柏家，對陳黎來說就十分重要了，能跟尹洋斗一斗的，就是柏廣立了。

　　“不知道陳某有沒有這個榮幸，請李小姐共舞一曲呢？”陳黎笑意殷殷的向艾陽伸出手，而一旁的尹曼如，則自動的站到容重言身邊，等着容重言向她發出邀約。

　　艾陽抿嘴一笑，把手放在陳黎的手上，隨着他走下舞池。

　　可尹曼如卻沒有等到容重言，她嘟着嘴瞪着容重言，“重言哥連第二曲都不願意跟我跳嗎？”

　　容重言點點頭，“不好意思，我累了，想休息一下，尹小姐自便。”

　　看着容重言拿了杯酒找柏廣立去了，尹曼如氣的跳腳，“容重言你給我等着！”

　　“尹小姐，不知道顧某可有這個榮幸，”顧勵行好整以暇的走到尹曼如身邊，彎下腰，“顧某仰慕尹小姐已久”

　　尹曼如居高臨下的打量着顧勵行，半天才矜持的把手放在顧勵行手中，“走吧。”

　　顧勵行心裏不屑，面上卻露出最迷人的笑容，“謝謝尹小姐肯給顧某這個榮幸，讓顧某成了今天這個歡迎晚宴上最幸福的男人。”

　　尹曼如哼了一聲，抬眼看着顧勵行，卻發現這個男人居然長的十分好看，確切的說，他有一種滬市那些洋派紳士們沒有的銳利跟冷峻，而她交過的男朋友里，沒有像顧勵行這樣的男人，“是嗎？跟我跳個舞就能讓你成了最幸福的男人？顧老闆的要求未免也太低了些吧？”

　　顧勵行搖搖頭，“不是顧某要求低，而是顧某知道自己的身份，有些奢望只會讓人徒增煩惱，顧某不是蠢人，那些想了會讓自己不快樂的事，最好的辦法就是藏在心裏，永遠都不去想。”

　　“咯，”尹曼如被顧勵行的話逗笑了，她隨着顧勵行嫻熟的舞步輕盈的轉身，“沒想到顧老闆還挺幽默的，”關鍵長的也好。

　　顧勵行一副十分受用的模樣，“謝謝尹小姐誇獎。”

　　尹曼如抿嘴笑了，“那我再誇你一句，你的舞跳的也好。”

　　“那顧某是否有幸再請尹小姐跳一曲呢？當然，是有尹小姐覺得方便的時候，”顧勵行笑着握緊了尹曼如的手，女人他見得多了，除了艾陽跟安梅清，還沒有他拿不下的女人。

　　“李小姐的舞跳的真好，”陳黎也在稱讚艾陽，如果她不是容重言的女人，陳黎都想下手了。

　　艾陽微微一笑，“陳公子過獎了，我也是初學，是重言教的好。”

　　“容重言教的？那可真是不簡單了，”陳黎誇張的笑道，“李小姐，我剛才的話可不是開玩笑的，重言可是我們同學之中，出了名的老夫子，他居然還會跳舞？我們學校的新年舞會，他都不參加的。”

　　說到這兒陳黎惋惜的一嘆，“可惜後來重言家裡出事，沒有完成學業就回來了，同學們每每提起，都替他感到遺憾。”

　　人家陳二公子都屈尊給自己這麼大個面子了，她也不能不接招兒啊，艾陽一臉好奇，“原來陳二公子跟重言關係這麼好啊，我還以為，”

　　陳黎挑眉，“李小姐以為什麼？”

　　艾陽嘟嘟嘴，似乎很為容重言抱不平，“我還以為我們家重言有多不討人喜歡呢，他在滬市好像朋友挺少的，也就跟柏家幾位公子來往的多一些。”

　　如果尹洋真的跟北平那邊有勾搭，柏家是最有可能取而代之的，而從目前的情勢來看，容重言跟柏家似乎綁在了一條船上，當然，上船也是可以下船的，只要加重容重言身上的籌碼，自然有人願意過來“誠心”跟他結交。

　　陳黎哈哈一笑，“我跟重言在國外的時候跟兄弟一樣的，唉，可惜當時時局太亂，他回來的也急，我竟未能陪他回國，”陳黎一臉的遺憾，“讓他一人在滬市獨木難支，是我這個做兄長的有愧於他啊！”

　　艾陽忙安慰道，“陳二公子不必如此，重言一直對陳大帥極為推崇的，他還跟我說過，當年陳大帥到滬市來，就住在共挽園呢！”

　　容重言還記得這些事，陳黎滿意的點點頭，“我聽說共挽園是當年容董為汪夫人所建，被稱為滬上第一名園，可惜我生不逢時，無緣欣賞園中美景了。”

　　艾陽笑道，“這又何難，改日陳二公子有空，讓重言陪您在園子里轉一轉，汪伯母跟重言已經商量好了，要將共挽園捐出來辦校，以後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徜徉其中。”

　　這事陳黎在南邊也聽說了，他甚至還聽說容重言寫信給他的部屬們讓幫着在南邊請先生，“重言是個有大志向的，像他這樣重義輕利，滿懷報國之心的商人越來越少了，我有這樣的兄弟，也是深感榮幸。”

　　一場舞跳下來，艾陽對陳黎的意思大概也摸的差不多了，不論是柏家還是陳家，對容財神還是極力拉攏的，畢竟錢能通神，而打仗最終打的也是經濟。

　　陳黎剛把艾陽送回到容重言身邊，還沒顧上跟容重言接着聊呢，尹曼如就過來了，“黎哥，我給你介紹一位朋友，”

　　她饒有深意的看了容重言一眼，“跟重言哥也頗有淵源呢，”說完她一指顧勵行，“顧老闆。”

　　顧勵行沖陳黎伸出手，“顧勵行，久仰陳二公子大名。”

　　跟容重言有淵源，還是姓顧的，陳黎笑着握了顧勵行的手，“原來是洪門顧老闆，失敬，”

　　顧勵行微微一笑，“草莽之人，讓陳二公子見笑了。”

　　鄭允山看到顧勵行跟着尹曼如去見陳黎，也拉着妹妹跟了過來，“陳二公子不知道，勵行對我們滬市建機場的事也很有興趣。”

　　空軍到底有厲害，陳黎是一清二楚的，他更清楚柏廣立的雄心，“是嗎？看來顧老闆跟重言是早有默契了。”

　　建機場是北平政府挑的頭，但空軍卻是松滬軍自己的需求了，這次北平政府有變，只怕也是看清楚了陸士珍的用意，才又在機場項目上拖延了，不過一個空架子政府，陸士珍要做什麼，他們真的是管不了的，何況這裡是滬市，有錢人多如牛毛，只要他們肯支持，一支空軍，還是能夠組建起來的。

　　顧勵行看了容重言一眼，“讓陳二公子見笑了，顧某也是想為國為民盡一份自己的心力。”

　　說的真好聽啊，艾陽抿了口杯中的紅酒，悠然的看着不遠處的羅馬柱，不再聽這些人虛與委蛇。

　　“累了？”上了車容重言把艾陽的拉到自己身邊，讓她靠着自己休息，“想什麼呢？”

　　艾陽打了個呵欠，“什麼也沒想，就覺得亂了。”

　　容重言一笑，可不是一個“亂”字嘛，他想到柏廣立的話：越是這個時候，他們要做的事才越不能拖延，“我會忙一陣子，你別回信河了，就在滬市獃著吧，要是沒事做，就叫貴生叔把萬國百貨的賬目拿給你看。”

　　見艾陽抬着看着他，容重言一笑，“你這麼聰明，只忙乎一個罐頭廠太屈才了，不如把萬國百貨接過去打發時間？也算是幫幫我的忙。”

　　“續經理在呢？不太好吧？”她只是他的女朋友，不好對容重言的生意插手，別人的閑話她不在意，但續夫人跟汪夫人的想法，艾陽還是要考慮一下的。

　　“貴生叔這陣子有別的事要做，黃山路那邊得用用他，”容重言笑着把艾陽抱在與里，“你就當幫幫我個忙，其實也沒有多少事，蕭規曹隨就好。”

　　續貴生要去黃山路那邊，“不會跟顧勵行有關係吧？”

　　這丫頭總是那麼敏銳，容重言都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了，“也不會是，多少有些關係，這不時局亂了點兒，我讓他盯一盯顧家那邊。”

　　這個確實更重要，艾陽自然不能再拒絕，“好吧，可是先說好了，如果有什麼需要決策的事，我叫人送到你那裡，我就是去點個卯，”當個保安。

　　“你發現沒有，尹洋跟北平來的人似乎關係不錯，”艾陽把自己心中的疑惑告訴容重言，“那個關耀宜，應該也是北平政府派過來的吧？居然收了尹曼如當乾女兒。”

　　這事滬市都知道，最初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不適合的，關耀宜雖然是北平政府任命的滬市市長，但他在滬市為官多年，民國沒成立的時候，他就在滬市了，根基頗深，只是這次，陸士珍在北平方面眼看就要撕破臉了，“你聽見什麼了？”

　　艾陽搖搖頭，“具體也沒有，就是覺得氣氛有些奇怪，咱們假設一下，如果這個時候尹洋調協槍口對付陸士珍，滬市的形勢會怎麼樣？”

　　艾陽握住容重言的手，“容家會怎麼樣？”

　　容重言眉頭微皺，尹洋跟陸士珍可是多年的交情，稱兄道弟的關係，但這年頭，親父子尚且不能全信，“如果是這樣，柏家危矣！”

　　尹洋要想完全掌握滬市，首先要幹掉的就是柏家幾兄弟，畢竟滬市駐軍半數都在柏家手中，雖然五萬兵馬號稱尹洋的嫡系，但柏家多年的經營跟在軍中的號召力也不是嘴上功夫，“我先送你回去，一會兒就去見廣立兄。”

　　艾陽點點頭，“我估摸着你還會在柏廣立那裡看見陳黎，剛才我們跳舞的時候，他話里話外的意思，你們兩個不是兄弟勝似兄弟，”

　　艾陽沖容重言眨眨眼，“小哥哥，財帛動人心啊！你錢太多了！”

　　哥哥就哥哥，什麼叫“小哥哥”？容重言不滿的在艾陽鼻尖兒上擰了一下，“那是當然，不然我掙錢做什麼用？放心吧，我心裏有數，”

　　他看了前頭司機一眼，伸手攬了艾陽的腰，在她耳邊小聲道，“再叫聲哥哥聽聽？”

　　“呸，”艾陽輕啐一口，她跟容重言說這麼重要的事呢，這人也能把樓給歪了，“你趕緊放開我，去見你的廣立哥哥跟陳黎哥哥去，他們可都愛死你了。”

　　這話聽着怎麼跟罵人一樣？容重言在艾陽了耳垂上咬了一下，“再胡說，晚上我找你去！”

　　艾陽最不怕的就是這個了，她直接伸手攬了容重言的脖子，沖容重言眨了眨眼，“那我可等你了，你要是不來，明天我找到你家去！”

# 第67章

　　容重言過來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兩點多了, 艾陽聽見他的車在樓下停了一會兒，並沒有上來，艾陽也沒有去叫他上來，聽到發動車子的聲音，合眼又睡了過去。

　　後幾天艾陽並沒有離開滬市, 她在密切關注陳黎的一切，沒辦法, 同樣的小說里, 別人是言情文, 除了愛就是愛, 她呢，哪怕主要種田順便戀愛也行, 結果非要再加上天下大事？

　　艾陽在床上翻了個身, 她今天的事情還很多, 上午要去萬國百貨看看, 下午要跟着汪夫人去檢查用善款購買的物資，在她的建議下，汪夫人已經正式聘請了幾個女職員，畢竟善蔭會有事了就靠大家的善心來發電奉獻，所以做起事來, 一樁是一樁，完了就翻篇兒, 沒有個連貫性, 也不系統, 有幾個職員長期在，維持着善蔭會的日常工作，再有什麼活動，也比臨時組織着大家群策群力要來的正規。

　　等到了萬國百貨，才上樓梯，艾陽就聽到續貴生的聲音，“這次的事您還是別去了，那批貨極多，洪門派過去的人肯定不會少。”他真怕再發生上次葛橋的事了。

　　就聽容重言道，“就是因為他們看的重，我才要過去啊，你放心吧，我這次會格外小心的，有你老在，咱們人手也足，怕什麼？”

　　續貴生張張嘴，說的容易，但是一牽扯到煙土，那就不一樣了，“顧家貿易公司可是有尹指揮使的股份，出了事”

　　容重言一笑，“出了事？跟咱們有什麼關係？搶土嘛，從有大/煙開始不就有這一行了？怪只怪顧勵行一心想做獨門生意不是？道上的兄弟想喝點兒湯，也是常事嘛。”

　　“也是，”續貴生點點頭，“這事我做熟了的，出不了什麼事，顧勵行做這些事的時候，可是從來都不自己出頭的，您還是別去了，叫夫人知道了，又該訓我了。”

　　“那你就別告訴母親，要是讓她擔心了，我唯你是問，”容重言不以為然的一笑，“你覺得我被當場抓住，誰還能奈何得了我？如今我可是大家眼裡的香餑餑。”

　　就算是他明搶，顧勵行也得把這口氣給咽下。

　　至於尹洋，容重言想起陳黎跟他說的話，滬市這塊地方，早該換人當家了。

　　聽見有人敲門，容重言沖續貴生擺擺手，“是小艾來了。”

　　續貴生也不再往下說，見艾陽進來，“李小姐可是把我給救了，你不知道，這麼些年，我都快被這些洋貨給愁死了，還有賬本，”續貴生之前也不是沒接觸過財務，只是以前洪門的賬都單一的很，賭場是賭場，妓坊是妓坊，不像這種百貨公司，還要每月分析寫個報告啥的，雖然這些有底下人來經手，但他這個經理也不能不知道啊？

　　艾陽抿嘴一笑，“我也頭疼的很呢，續經理忙完了家裡的事，趕緊把你的工作接回去，莊子上的花都開了，我得回去盯着呢！”

　　容重言看艾陽的臉色，就知道她是聽到他們的話了，“咳，”他看了續貴生一眼，“貴生叔去安排吧，時間定好了來接我。”

　　續貴生一走，容重言趕緊坐到艾陽身邊，把顧勵行的事跟艾陽說了，牽着她手陪笑道，“畢竟這是樁大買賣，而且跟尹洋也有關係，我想過去看看。”

　　上次往葛橋送棉衣，艾陽已經見識了容重言的“後手”，那可是全副武裝，但是她對容重言的“防人之心”還是不怎麼有信心，“我知道了，你小心點兒，千萬不能再逞強了，”

　　艾陽忍不住提醒他，“上次只是送棉衣，顧勵行那邊也可以說沒使出全力來，就這樣，你還是吃了大虧，這次人家做的可是大生意，去接貨的只怕不是會小嘍啰！”

　　“而且上次曲一峰敢偷襲你，這次的人未必就不敢，尤其這還是煙土生意，出個事死點兒人再正常不過了，你們又是晚上做事。”

　　容重言撫了撫艾陽的頭髮，“放心，上次的事以後再不會發生了，誰也不會在同一條溝里摔倒兩次。”

　　知道不可能說服容重言，艾陽伸手整整容重言的衣領，“我信你。”

　　反正她也會跟着去的，真出了什麼事，還有她這位“高人”在呢！“你們已經商量好收拾尹洋了？”

　　容重言失笑，在艾陽嘴裏，好像什麼事都特別簡單一樣，“是他們，不包括我，”容重言倒了杯茶遞給艾陽，“我只是個商人，每天想的都是買進賣出，怎麼掙到更多的錢罷了。”

　　艾陽俯在沙发上，“你成天忙着掙錢，可是掙到的錢卻有一大群人惦記着拿走花了，不心疼么？”

　　容重言知道她在跟自己開玩笑，“怎麼不心疼？可是他們拿走了，比叫外人搶走了強，”他低頭看着手裡的青花瓷杯，“我能做的也就是這些了。”

　　“為什麼覺得自己只能做這些呢？那些軍閥會打仗，但不代表會治國啊，”艾陽從來沒聽容重言談過理想，“他們真的把外國人趕走了，將來治理這個國家，讓這個國家富起來，還得靠你們這些讀書人不是？”

　　容重言抬頭看着艾陽，“小艾，你是希望我”

　　艾陽晃晃手指，“千萬別誤會，我沒有希望你做什麼，我是想知道你喜歡做什麼，其實如果你不想把這些背負在自己身上，也簡單的很，找個風景如畫的國家，咱們帶着汪伯母跟續伯母搬過去，開開心心也是一輩子。”

　　他有錢有人脈，如果想走去哪兒都行，可是身邊的人都能帶走嗎？還有億萬同胞，如果讓他堵上耳朵閉上眼睛，只安心過着自己的小日子，容重言覺得他會睡不着的，“你想我這麼做嗎？還是你想過這樣的日子？”

　　艾陽想了想，自己的性子，那樣的日子也挺好的，但是她會不會安安生生的一輩子呆在桃源里那就不一定了，“也不是，其實現在的日子跟我過去的比起來，已經不知道輕鬆多少倍了，”

　　她一揮手，“你別問我，我讀書少沒什麼見識，目前就知道跟你在一起就可以了，我是想知道你真正的想法，我希望你的路是真的由你自己選擇的，而不是被別人，被大義這些推着走的。”

　　不管是書里的，還是現實里的，能有呼吸有思想就算來世間一回，誰都有權力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

　　容重言沒想到艾陽會跟他說這些，“知道了以後呢？”

　　艾陽點着下巴，“知道了我才好配合啊，”當然，如果他選的路她不贊同，也好提前做好分開的準備，省得感情深了分開的時候跟割肉一樣。

　　這是在告訴自己，她會一直陪着他嗎？不論他選的路是苦是甜，她都會不離不棄？容重言心裏又軟又甜，他走到艾陽身邊，把她抱在懷裡，“小艾，我愛你。”

　　啊？艾陽看着單膝跪在地上的容重言，下意識的縮了縮身子，想從容重言懷裡出來，這是做什麼？求婚？太突然了吧？她沒發現他有這個心思啊，“你要干什麼？停停停，咱們可是說好的”

　　他只不過向她表白心跡，沒想到卻招來她這麼多話，而且這些話里沒有一句他想聽的回應，容重言鬱悶的咬住艾陽的唇，不許她再往下說。

　　一邊回應着容重言，艾陽還不望把容重言的口袋“檢查”了一遍，肯定裏面沒有“小盒子”之類的東西，她才放心的攀上容重言的脖子，享受他的熱情。

　　下午忙完萬國百貨的事，艾陽給容重言打了電話，告訴他信河莊子上臨時有事，便開車回莊子上了，等到晚上，她換上黑衣黑褲，隱在夜色里，向十六鋪一路疾行，今天晚上顧勵行的貨會在十六鋪碼頭交接，而容重言的人會在那個時候劫了他的貨，艾陽還是頭一次見識搶土呢，這種黑吃黑的把戲，聽着還挺刺激。

　　到了十六鋪碼頭，艾陽尋了個角落藏好了，十六鋪入夜之後，船隻入港的就那麼幾條，根本不用特意去盯。

　　艾陽磕了會瓜子，就聽見有不遠處有水聲傳來，她又往暗影里縮了縮，見一條小船晃晃悠悠的劃了過來，在不遠處的停靠了，就聽見船上有人道，“還沒有來？”

　　“還得半個鐘頭呢，鮑三哥您別急，咱們都是做老事的，等船來了卸就行了，”另一個聲音道。

　　就聽姓鮑的罵了一句，“老闆要是肯聽我的，讓人一槍崩了那個什麼龍特派員，什麼事都沒有了，接點兒煙土還得老子大老遠跑一趟！”

　　“這不是最近風頭緊嘛，咱們十六鋪的煙館都叫姓龍的封完了，偏上頭還發話叫咱們忍忍，叫我說，還不如跟着孫堂頭去砍了五虎幫呢！孫堂主說了，咱們分堂被挑了，肯定是他們乾的！”

　　“那老東西知道個P！五虎幫才幾個人？活的不耐煩了跟咱們洪門過不去？他們要是有挑咱們分堂的能耐，十六鋪早就歸他們了，”鮑三又罵了一句，“這地兒要是直接交給國璋，早收拾乾淨了，還用老子大老遠接貨？”

　　以前雲土過來，直接就卸到了十六鋪分堂，然後再分裝之後銷到江浙的，現在好了，卸個貨都偷偷摸摸的，生怕驚着了那個姓龍的，“那個孫老不死的，除了佔著茅坑還會做什麼？一個龍明溪都斗不過！”

　　“可不是么，”洪門手下連連稱是，“還害得咱們接了貨連夜往下游運，大半夜連覺都睡不成！”

　　看來自己在十六鋪攪的那場還挺有效的，艾陽心裏小得意了一下，但她一直再沒聽見容重言的船過來，這就奇怪了，難道他們計劃有變？

　　但人已經來了，艾陽也不打算就這麼回去，如果真的一會兒有人在這兒順利“卸貨”，那她就乾脆再順便一回好了。

　　果然半個小時之後，遠處打了旗語，有船進來了，鮑三那邊的船上有人站了起來，“三哥，來了。”

　　等進來的大船靠岸，鮑三的小船也熟門熟路的靠了過去，就聽見幾聲鳥鳴之後，一船上緩緩的吊下一隻大箱子，待鮑三他們將箱子解下，沒多大功夫，又一隻箱子下來了。

　　艾陽這算是看明白了，如今華國到處禁煙，這些裝着煙土的箱子自然不可能直接下船，用這種辦法，也算是掩耳盜鈴了，政府跟水警營面子上都好看。

　　艾陽心裏冷笑，趁着正亂的功夫悄悄回到岸上，她準備遠遠跟着這條船，等容重言的人順利把貨劫了，再回信河莊子去。

　　艾陽跟了幾里地，看着小船越划越快，有些急了，這深更半夜的，容重言的船哪兒去了？

　　眼看裝煙土的船越划越快，艾陽決定不再等了，她四下看看，真的沒聽到什麼聲音，乾脆心一橫，一揮手打落船上的馬燈，飛身跳到船上。

　　續貴生已經打聽清楚了，如今十六鋪的貨改在位於十六鋪下游的白村渡恥船了，他們也不跑遠，直接把船就停在離白村渡不遠的水道上，四下埋伏好了人手，就等着鮑三的船過來，他們直接給瓮中捉鱉。

　　可是容重言他們愣是等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有見有船過來，“怎麼回事？”

　　續貴生衝下頭的人揮揮手，“派個人去前頭看看。”

　　他們踩點兒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就是為了今天干票大的，這裏頭可是有尹洋一半的貨呢，難道失了風？

　　“容老闆，續爺，真的是，這真是，”沒多大功夫，派去的人就回來了。

　　續貴生不耐煩的瞪了他一眼，“怎麼了？直接說。”

　　“貨，貨叫人劫了，我剛才過去的時候，就看見船了，真的，”去打探消息的是水上的好手，“船里的人不知道是不是都死了！”

　　有人搶了顧勵行的貨，還殺了他的人？在他們之前？容重言猛然抬頭，“走，過去看看！”

　　續貴生一把拽住容重言，“爺，我悄悄過去看看，咱們的人還是先不動的好，萬一是個套兒，”沒準兒是顧勵行之前就收到了風聲，在這兒做局等着容重言呢？君子不立危牆，續貴生絕不會讓容重言冒這個險的。

　　“我是覺得未必是顧勵行做的套兒，而是這次又有人在幫我們，”容重言跟續貴生卻不是一個看法，但事已至此，不管是真是假，今天的土是搶不成了，“你們分成兩路，一路過去盯着鮑三的船，一路去十六鋪看看！”

　　“那爺呢？”

　　容重言看看時間，這時候他再回滬市，就太顯眼了，“我去麵粉廠吧，在俊生的辦公室將就一下，你們有了消息，立馬通知我。”

　　艾陽把船上的人拍翻了，拎着兩隻箱子就奔十六鋪鎮公署了，現在路燈這玩意根本不可能普及，百姓們為了省油燈，天一黑就睡下了，除了花街賭場，整個十六鋪都靜悄悄的，艾陽信步來的鎮公館，直接把兩個皮箱隔牆扔到了院子里，等明天早上鎮公署開門，看見的人多了，也就沒人會私吞這批貨了。

　　全部搞定，艾陽叉腰得意了一會兒，拔腿就往信河莊子上跑，忙了半夜，她得趕緊回去補覺去了，至於顧勵行丟了貨之後的事，就交給容重言收拾了，他們兩個分工就是這麼分確，她負責搞事，他負責收尾！

　　容重言在信河渡口下了船，一時猶豫起來，雖然嘴裏跟續貴生說著他要去麵粉廠將就一夜，但白樓似乎渡口更近，而且那邊房間挺多，也能睡的好一些。

　　容重言抬腿想往白樓去，又覺得這個點兒去打擾艾陽有些不太合適，她可是說過，最恨睡着的時候被人吵醒的，那個時候可是“殺人的心都有了”！

　　而且自己還帶了這麼多人，過去確實給大家都添麻煩。

　　但如果今天不見艾陽，明天他回去就要忙起來了，跟艾陽相處的時間就更少了

　　容重言猶豫幾次，最終還是決定回麵粉廠，畢竟艾陽休息更重要一些。

　　“爺，”

　　容重言看向手下指的方向，只見一道黑影風馳電掣般的沖向了信河莊子，容重言立馬跟了過去，“走！”

　　艾陽還在莊子里！

　　容重言剛一跟上，艾陽就聽到腳步聲了，她回頭一看，我的媽，一群人朝莊子上狂奔！

　　艾陽都來不及去看過來的人是誰，竭盡全力衝到白樓里，迅速換了衣裳，把自己打扮成正在熟睡的模樣，不管來的是誰，都不該看到的是她一身兒夜行衣的樣子。

　　“開門，老胡，”容重言跑到白樓跟前，肺都快炸了，他恨不得一腳把鐵門給踹開，“小艾，李嫂，任嫂！”

　　老胡頭被嚇了一跳，忙從屋子里坐起來，“誰呀！”

　　“快開門，是我們容老闆，快點兒，莊子上進賊了！”

　　進賊了，老胡嚇了一個激靈，衣裳都顧不得穿就從屋子里跑出來，一看容重言果然在外頭站着，“噢，等下，等下，”

　　他不忘沖樓里大喊，“李嫂子，快起來，容爺來了！”

　　忽拉拉跑進來這麼多人，驚動的不止是白樓的人，馬老大安排的巡夜的庄丁也過來了，“誰，什麼事？”

　　容重言看了下過來的人，對他們的反應速度還算滿意，“我看見你們莊子上進人了，”他沖自己帶的人擺擺手，“你們先把白樓圍起來，”又衝過來的莊戶道，“你們去莊子里查一下，注意安全。”

　　原來是容重言，艾陽一頭扎到枕頭裡，她怎麼被他發現了呢？

　　她痛苦的在床上打了個滾兒，爬起來照了照鏡子，看自己身邊上沒有什麼紕漏，才打開窗子，“是重言嗎？出什麼事了？”

　　容重言已經快步衝到樓里，“沒事，我來看看你，”他沖披着衣裳的李嫂幾個道，“你們叫人陪着，各處看看。”

　　艾陽站在樓梯口，“我聽見說進賊了？你怎麼知道的？”

　　容重言見艾陽好端端的，鬆了口氣，上了樓把各屋打開看了一遍，又把艾陽的房間仔細檢查了，才坐下把自己今天的行動跟艾陽說了，“今天的事太奇怪了，”有人搶在他們前頭劫了貨已經夠出人意料的了，沒想到他居然看見有人跑進了信河莊子，“那個人”

　　容重言一巴掌拍在腦門上，他看到有人，光顧着艾陽的安全了，居然沒注意那人跑的有多快，“飛賊？高人？”

　　顧勵行被搶的貨？

　　容重言從沙发上一躍而起，“把白樓里裡外外好好搜了搜，看看有沒有多出來什麼東西？”那位高人是不是又把搶到的東西丟艾陽這裏了！

　　幸虧她把煙土給扔到鎮公署了，艾陽心裏給自己點了個贊，“你的意思是，高人搶了顧勵行的煙土，然後又扔我這兒了？”

　　容重言也不回房間了，“你耳朵一向靈，沒聽見什麼動靜？”

　　耳朵靈這會兒真成了缺點了，艾陽搖搖頭，“我今天自己開車回來的，回來之後又練了會兒槍，有點兒累了，而且我真的沒聽見什麼動靜啊，”

　　她又把二樓的各屋給打開仔細看了一遍，“如果有人上了二樓，我覺得我還是能聽見的。”

　　“容爺，什麼也沒有，”手下揚聲彙報。

　　艾陽替容重言應了一聲，“是不是高人被你們這麼一追，沒過來啊？你一直跟着了？”

　　“不是，他輕功太好了，真跟陣兒風一樣，我是大概猜着方向過來的，”容重言懊惱的搖搖頭，“早知道會在這兒遇見，我開車來了！”

　　啊呸，非要扒馬？艾陽輕咳一聲，“你不是很感激那位前輩幾次幫你嗎？”

　　“是啊，這次說不定也是他不想我犯除，才搶在我前面動的手，”容重言輕聲道，“可惜我連聲謝都不能親自跟他說。”

　　“如果只是想說謝謝的話，沒必要帶着一幫子人追着人跑吧？像那樣的人物，稀罕你一聲感謝啊？”你不扒馬就是感謝我了，“人家不想見你，你追的人到處跑，前輩心裏能高興么？”

　　艾陽哼了一聲，“說不定今天他就是想把東西送到我這兒呢，結果，被你一追，人不知道跑哪兒去了，不過也好，省得我還得把你叫過來拉煙土了，”

　　艾陽打了個呵欠，“反正也這樣了，你就別想那麼多了，最差的結果就是那位前輩生你氣了，以後不幫你了，”

　　反正這種事也不會真的發生，“我困了，叫李嫂安排你的人在這兒擠擠打個盹兒吧，辛苦一夜了，至於你，”

　　她沖開着的房間門一劃拉，“喜歡哪間自己挑，趕緊躺會兒去！”

　　說完也不理容重言，直接回屋栽到床上，叫容重言這麼一通折騰，她少睡一個小時！而且好久沒有這麼全力跑過了，真的是累夠嗆，艾陽決定以後得在夜深人靜之後，出去極速跑兩圈兒，不然舒服日子過久了，體能只會越來越差，小艾的身體的底子本身就不怎麼好。

　　容重言跟着艾陽進了屋，看着已經閉上眼的艾陽，“我想了想，他手裡什麼也沒有拿。”

　　你看的還真清楚，艾陽乾脆裝死，不理他了，她現在又累又困，大腦宕機，萬一順口說錯話了。

# 第68章

　　容重言把外套一脫, 直接在艾陽身邊躺下來，“那些房間就沒住過人，冷冰冰的，我就在你這兒眯一會兒。”

　　“隨便你，敢打呼我把你扔出去, ”艾陽翻了個身，拉過被子蓋在頭上, 只要他不再跟自己糾結“高人”的問題, 隨便他睡哪兒。

　　容重言卻睡不着, 他人躺下了, 腦子卻在高速運轉，他們劫顧勵行貨的事, 從上到下, 也就他跟續貴生知道整個計劃, 帶出來的人除了續貴生的心腹之外, 就是柏廣立給他調的身邊的警衛營，他們得到的命令也是要完全聽他的指揮，去哪裡做什麼，容重言壓根兒沒有告訴他們。

　　那位高人是怎麼知道他們的計劃的？

　　純屬巧合，還是他一直盯着自己的一舉一動？

　　容重言轉過頭, 想問問艾陽的意見，卻只聽見艾陽平穩的呼吸聲, 小丫頭已經睡着了, 他微微一笑, 伸手撥開她蓋在臉上的頭髮，看着挺聰明的姑娘，其實還是個睡覺大過天的小孩子呢！

　　終於聽見身邊人睡着了，艾陽悄悄睜開眼，她把自己從去十六鋪到回來的整個過程回憶了一遍，也是仗着有異能的緣故，自己做事真的是越來越不謹慎了，就像這次，就算是急着趕路，她也應該留意周圍的聲音的，容重言帶着七八號人呢，別說說話聲腳步聲了，就是呼吸聲在寂靜的夜裡她也是能聽見的，可結果呢，居然被看到了！

　　艾陽做了深刻的自我檢討，才昏昏睡去，可沒睡多久，就聽見外頭叫門跟容重言起身的聲音，“你起來了？幾點了？”耳朵好的人，實在不能裝聽不着啊！痛苦。

　　容重言嗯了一聲，伸手拍了拍她，“沒事，貴生叔來了，我下去見見。”

　　“我也去，”艾陽強睜兩眼，她也想知道續貴生那邊的消息。

　　“好吧，”你洗洗就下來。

　　續貴生也是來了才聽說他們正撞見高人的事，“爺你可還不知道呢？洪門的貨是真的被劫了，我過去的時候，人都在船上暈着呢，還跟上次十六鋪分堂的一樣，只是暈了，沒傷人性命。”

　　“至於煙土，”續貴生嘿嘿一笑，“今天一大早十六鋪都亂了，有人往鎮公署院子里扔了兩隻大皮箱，應該是隔牆扔的，箱子裂開了，煙土散了一地，都看見了，龍專員直接過去把那些煙土都收繳了，我來的時候，聽說顧勵行已經過去了！”

　　容重言站起身，“恐怕他要當眾搶土了！”這兩箱土的金額太大了，尤其是裡頭還有尹洋的貨，如果丟了，顧勵行算是徹底把尹洋給得罪了。

　　“是，我就怕他們這樣，一收到顧勵行要來的消息，就把咱們的車給龍專員了，叫他帶着貨回滬市了，”續貴重得意的一笑，換成他當年，就算是為了面子，這些煙土都得搶回來，天王老子也攔不住！

　　“重言，你給申報打電話，多打幾家，讓他們在路上等着龍專員，把十六鋪繳獲大批煙土的消息放出去，”艾陽托着下巴，事情鬧大些，省得有人再打這批貨的主意，不過想想這次她還是失策了，如果容重言把貨搶走，估計根本不會讓東西露面兒，直接就給消毀了，“你們也是的，埋伏的也太遠了，如果再往前一點兒，說不定跟高人碰個正着，多好呀，還能交個朋友！”

　　如果容重言他們離的再近些，她就不會以為容重言他們那邊出了什麼問題，沒趕過來了，真是信息不暢通造成的事故。

　　容重言笑着揉了揉艾陽的頭髮，他也沒想到會被人搶先劫糊了啊，“知道了，我現在就去打，勢必把龍明溪在十六鋪查獲大批煙土的消息給弄成這幾天最大的新聞！”

　　續貴生驚訝的看着艾陽，跟這些年輕人一比，他真是老嘍，“那咱們？”

　　艾陽見任嫂過來，“先讓大家吃飯吧，吃完了你們回滬市，我覺得這事一出來，肯定到處都在找你，”

　　容重言點點頭，“我們走之後你好好休息吧，莊子上要是沒什麼事，你還是回滬市去吧，你一人在這兒，我也不放心，這邊讓俊生幫你照看着。”

　　艾陽點點頭，下頭的事真的跟她沒關係了，“嗯，我明天沒事就過去。”

　　顧勵行趕到十六鋪的時候，才知道龍明溪居然搶先一步，帶着貨走了，他二話不說轉頭就走，“給我追，要不惜一切代價把貨給我追回來！”

　　只可惜顧勵行還是晚了一步，等他的人趕到滬市的時候，龍明溪恨不得敲鑼打鼓的把“繳獲”的兩箱煙土給送到了華界的市政府，緊隨其後的，是一眾記者。

　　“爺，尹指揮使怎麼說？”何林看着軍部外頭站着的荷槍實彈的松滬軍，心裏直打突，尤其是顧勵行的面色明顯不好。

　　顧勵行看了一眼松滬軍軍部所在的三層小樓，將心底的火氣強壓了下去，“走吧，回去再說。”

　　尹洋很快就知道了顧勵行的貨被查封的消息，立即把顧勵行給叫了過來，但他對顧勵行提出的，讓他這個松滬駐軍使出面，把政府查繳的煙土要出來的要求十分生氣。

　　如今北平政府的人還在，陳黎也在，甚至陸士珍都從杭城派人過來了，他去要煙土？他還要臉呢！

　　當然，損失尹洋是不認的，這次的事全是顧勵行辦事不利所致，所以所有的損失都要由顧勵行來承擔，尹洋把顧勵行叫過來，就是要親口告訴他自己的決定。

　　“爺，這可不行啊，這也太多了，而且下批土要一個月之後才能到呢，底下的人拿不到貨，也是要跟咱們鬧的，”何林聽完顧勵行的話，急的汗都下來了，十六鋪的窟窿還沒堵上呢，幾百號子的兄弟等着吃飯，這會兒又賠上這麼大一筆錢，“爺，想想辦法啊！”

　　這一里一外，洪門損失的可不是一筆煙土的錢，而且尹洋在他們公司占的股份，其實就是洪門白送的，他哪裡下過本錢？現在好了，煙土叫搶了，還要照樣給他分紅，何林算是看明白了，這些人比他們這些道兒上混的人還狠，簡直就是一群強盜。

　　顧勵行頹然倒在靠背上，想辦法，他能想什麼辦法？從別人那裡高價買入，再賠給下頭的人。可是這幾個月洪門銳減的收入，要怎麼補上？就算是洪門家大業大，也經不過這麼折騰啊！

　　“還有，”何林生怕顧勵行忘了，“您要跟鄭家合作，那也是一大筆錢呢！”

　　何林一個江湖混混，根本不懂什麼正當生意偏門生意，在他看來，能掙到錢的就是好生意，可顧勵行是洪門幫主，非要去摻乎什麼機場的生意，他當小的的也不能多說什麼，但現在這個情況，再出錢往鄭家的生意里投，可就太困難了。

　　顧勵行抿了抿嘴唇，你回去把塗先生請過來，咱們商量商量。

　　顧勵行從尹洋那邊出來的消息很快就傳到容重言這兒來了，“你去叫人見見長青幫，這些年他們被洪門壓的也夠窩囊的了，跟他們說，容家願意支持他們拿下法租界的所有人力車行。”

　　容竹卿就是靠人力車行起家的，如今滬市三分之二的人力車夫都是拿容家的車牌，但容竹卿從來沒有把手伸進法租界，法租界的人力車行，雖然也不是洪門的生意，卻要每月向洪門交保護費，容重言決定不再放縱他們了，適當的扶一扶長青幫，給顧勵行再添點兒堵，他還是很樂意的。

　　“還有，叫人盯着趙國璋，這次洪門失了那麼多貨，必然還是補貨給下家，盯緊了，只要貨到，就給龍明溪送消息，他可是因為這次的事，受了政府嘉獎的，”雖然是白撿的功勞。但龍明溪的幹勁兒空前高漲，準備盯死洪門，要徹底掐斷他們的運土之路。

　　續貴生點點頭，“是，我這就吩咐下去，”他抬頭看了容重言一眼，“夫人說，爺您做的好。”

　　續夫人誇他做的好？容重言汗顏道，“你沒跟母親說這次是怎麼回事？”

　　續貴生笑笑道，“說了，但夫人說運氣好也是本事，您從小就是個有本事的孩子。”

　　好吧，跟小艾的話大差不差，運氣也是實力的一種，他也算是有實力的人？

　　艾陽陪着汪夫人在共挽園呆了一下午，聽了一腦門兒八卦，頭昏腦脹的回到容公館，吃完了飯也沒見容重言回來，有些奇怪，“伯母，重言沒說他忙什麼嗎？”

　　“他沒告訴你？”汪夫人也是一臉的訝異，容重言不瞞她，但她卻從來不主動過問兒子在外頭的事，這两天見艾陽一直陪着她，她還以為艾陽知道容重言忙什麼呢，“他昨天晚上就沒有回來啊！”

　　“啊？”玩起夜不歸宿來了？艾陽放下茶杯，“汪經理也沒有跟您說重言去哪兒了？”她知道容重言很忙，但沒想到他忙到不回家的地步。

　　看來艾陽也不知道了，汪夫人嘆了口氣，“我也沒問他做什麼去了，不過好像跟北平那邊的人來有關係，”汪夫人搖搖頭，“這想做點兒事怎麼那麼難呢？叫我說，有火車輪船坐着就挺好了，弄什麼飛機啊，建成了有幾個人敢坐？又有多少人坐得起？偏重言不信邪，還聽着柏家那兩個小子的話，人家是想干什麼？哼！”

　　艾陽笑笑，雖然汪夫人也是有文化的人，但對於她們來說，飛機做為出行工具還是太遙遠了，就是火車輪船，汪夫人也是輕易用不上的，“這些咱們不懂，不過社會總是要發展的，以前大家出門兒，趕個馬車就行了，現在不有巴士了？還有汽車這些，將來飛機普及了，應該願意乘坐的人就多了，難道您不想坐上飛機，跟彩雲肩並肩？”

　　“哈，瞧你說的，”汪夫人被艾陽最後一句話逗笑了，“我是不喜歡他跟柏家人摻乎的太近了，唉，這些拿槍的人，”以前容竹卿也曾幫過這種人，可後來並沒有得到好的結果，甚至還被恩將仇報，偏人家手裡的槍，他們這些商人又能怎麼著？

　　就是因為不想被人隨意欺負，容重言才必須摻乎到這些事情里，艾陽沒跟汪夫人爭論，“嗯，等見到他，我問問他，不過我看柏家兩兄弟人品應該還靠得住，起碼比鄭家的強吧？”

　　還是聊八卦輕鬆一些，汪夫人倒也不否認，“誰說不是呢，廣立那孩子自從他太太去了之後，就再沒續弦，誰勸也不聽，偏廣彬呢，也不知道鬧什麼妖蛾子，非說什麼胡虜未滅，何以家為？那外國人是一年兩年能攆走的嘛，他是打算當和尚了！”

　　柏廣立死了老婆，柏廣彬不娶老婆，這對兄弟還真是，就聽汪夫人又道，“偏柏家幾房，最有出息就是他們兄弟兩個了，他們母親催的狠了，廣立直接說了，反正他侄子多的很，大不了過繼一個就行了，”

　　汪夫人兩手一攤，“廣彬有樣學樣，也說他將來也這麼干，這不氣人呢么？”

　　柏廣立艾陽沒在書里看到過，柏廣彬可真是犧牲之前也是沒有結婚的，“他們都是軍人，自然家國為重，柏家人丁興旺，其實也不必硬逼着他們結婚，真娶個不喜歡的，害人害己。”

　　說到害人害己，誰比得上鄭允山？汪夫人點點頭，“我也是這麼勸的，唉，鄭家兒子倒是一個個看見女人就走不動，成天鬧笑話。”

　　田雅芬一登報，鄭允山直接慫了，立馬跟白漣漪解除關係，轉頭把拿出當年的那一套，重新追求田雅芬去了，鄭家現在一日不如一日了，實在離不開田家的勢力，連鄭允光，都被他母親逼着四處相親，恨不得把對鄭家有助益的人家的女兒見一遍。

　　就連汪夫人娘家他們都沒放過，今天在共挽園，鄭夫人還跟汪夫人誇她娘家侄女兒樣樣都好，艾陽看汪夫人的樣子，是硬忍着沒跟鄭夫人發火。

　　提到鄭家，汪夫人一拍額頭，“我怎麼把這麼重要的事忘了，小艾你自己玩，我得打個電話去，”她得跟娘家弟媳打個招呼，絕對不能讓侄女跟鄭允光見面，“你朱嬸娘是個沒主意的，鄭夫人再精明不過的人，萬一叫她給哄了。”

　　雖然汪夫人跟鄭夫人也是幾十年的交情了，但是自己娘家侄女兒更近一層，而且姑娘年紀小，萬一叫鄭允光那種花花公子見到了，真要同意嫁過去，那可就難辦了。

　　汪夫人是一點兒也不想跟鄭家親上加親。

　　看汪夫人心急火燎的樣子，艾陽就知道鄭家在滬市是徹底臭了，嫡子還這種樣子，艾陽都不用猜那些姨娘生的是什麼德性了，而顧勵行跟這樣的人家聯姻的話，那隻會是雪上加霜，誰坑了誰真不一定呢。

　　鄭允山貪婪的看着陪在自己身邊的艷陽春，她是顧勵行的麗晶大戲院從北平請來的名角兒，也是顧勵行最近的心頭好，沒想到他居然把自己的心肝拿出來陪酒了，“顧老弟這是什麼意思？”

　　顧勵行沖艷陽春示意了一下，艷陽春抿了抿嘴唇，換上甜甜的笑，給鄭允山倒了杯酒親自送到他唇邊，喂着他喝了，顧勵行才道，“沒什麼意思，允山兄也知道，我對令妹一見鍾情，偏外頭傳了許多我跟艷老闆的風言風語，這不，我特地把允山兄請過來，澄清一下，我對嘉惠是一腔熱忱，絕沒有三心二意的意思。”

　　鄭允山為了重新追回田雅芬，跟白漣漪分開了，而田雅芬也沒有因為這個，就立馬原諒他，這些天他每天都去田雅芬家裡報道，恨不得鞍前馬後，日子過的跟其苦無比，但他父親發話了，如果田雅芬不回來，他手上負責的生意，就要交到老三鄭允河手裡，他跟那個三弟可是從小就不對付，鄭允河一直想取代他呢。

　　現在好了，顧勵行這麼識相的送來一個艷陽春，他不可能跟艷陽春做長久夫妻，但春風一度一親芳澤還是可以的，鄭允山滿意的握住艷陽春的手，給顧勵行把酒杯倒滿了，“顧老弟的誠意我看到了，家母對顧老弟也十分滿意，嘉惠年紀也不小了，現在不是流行自由戀愛嘛，你們再交往一段，若是相處的好，咱們可就由兄弟一次成郎舅，一家人了！”

　　顧勵行出身太差，雖然有容重言這個弟弟，但鄭允山根本不相信他們會真的摒棄前嫌，所以他得再看看。

　　顧勵行微微一笑，舉杯乾了杯中的酒，“那我謝謝二哥了，我今天來還有另一樁生意，不知道二哥有沒有興趣。”

　　等聽完顧勵行的話，鄭允山猶豫了，“這次北平的人來，機場的事已經算是正式批複下來了，地皮由松滬軍提供，將來飛行員也由松滬軍培訓，這剩下的已經定好由容重言的容氏建設來全面主持了，你也知道，我們鄭家跟容家是多年的交情的，自然是要摻一股進來的，這錢方面”

　　顧勵行居然讓他先從公司里周轉出現金來跟他一起運煙土。洪門的煙土被搶，鬧的沸沸揚揚的，這個時候他下場干什麼？“尹指揮使那邊”

　　顧勵行嘆了口氣，“咱們是自家人，我也就不瞞二哥了，尹指揮使不是小氣的人，而且煙土生意也不是一鎚子買賣，洪門上千兄弟呢，我總不能一朝被蛇咬，就再不碰煙土了吧？”

　　他的主意很簡單，從鄭家那邊先借出一筆款子來，從金陵那邊回購一些煙土，畢竟洪門運土多年，總不能因為一次失誤，就砸了自家的招牌，但這高價回購煙土的錢，顧勵行就得想辦法籌措了。

　　因此他把主意打到了鄭家頭上，這兩家想長久合作，也得各自拿出誠意來，他的誠意是娶了鄭家那個自以為聰明的小姐，鄭家，在他資金緊張的時候，借一筆款子出來，應該還是可以辦得到的，而且他也不是白借的，“我會像給尹指揮使那樣，給鄭二哥兩萬貿易公司的股份，以後所有的煙土生意，都有二哥的分紅。”

　　顧勵行的貿易公司是做什麼的鄭允山當然知道，鄭家是正經生意人，可利潤再高的生意，跟煙土一比，那都是小打小鬧，顧勵行給自己兩成股份，這一年他得到的，比他在鄭家一年拿到的還要多的多！

　　“其實我也是想借這個機會，跟鄭二哥做兄弟，大家都是生意人，說句大實話，什麼親也親不過小黃魚不是？以後有錢大家一起賺，那才是真兄弟！”顧勵行真的假的摻一起，他現在需要錢，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鄭允山點了支煙，深深的吸了一口，“我們鄭家是家大業大，說起當年的風光，容家也走不到我們老爺子跟前兒，但是顧老弟，誰家的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這樣的好事，你就這麼平白的送給我了？”

　　真兄弟？他兄弟一大群呢！

　　顧勵行也抽出一支煙點上，“我在尹指揮使跟前，說話分量不夠，沒辦法，江湖人嘛，在他們眼裡，就是個夜壺，尿急了拿出來用一用，平時恨不得扔在角落裡，可是二哥，我為什麼要做只夜壺？”

　　鄭允山眸光微閃，“所以你才找上我們鄭家？”

　　“鄭家現在的情況，二哥心裏也很清楚，”顧勵行直言無忌，“比不上容家，也比不了恭弘=叶 恭弘家跟王家了，可是鄭老爺子真的甘心？二哥你甘心？若是加上我們洪門呢？”

　　鄭家加上洪門的力量，那情勢可就大變了，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鄭家才會答應在機場的事上，分一股給顧勵行，顧勵行深知這一點，“我覺得咱們早晚是要成一家人的，早一些做點兒小生意，也沒什麼嘛，洪門運土這麼多年了，難道二哥還有什麼不放心的？這次我們洪門的土是被搶了，但那是姓龍的小子運氣好，趕上了北平來人跟陳二公子都在的節骨眼，如果沒有這些人，你覺得尹指揮使會不伸手管一管？那裡頭也有他的貨啊！”

　　鄭允山已經完全被顧勵行說服了，錢是一方面，可顧勵行的貿易公司背後還有尹洋的勢力在呢，他佔兩成的股子，那等於就搭上尹洋的線了，顧勵行說的沒錯，再好的交情，都不如用利益捆綁起來的結實，“好吧，”

　　他抓住艷陽春的手親了一口，“一家人那就不說兩家話了，你說個數，這两天我就籌給你。”

　　鄭允山想好了，他找弟弟跟母親籌錢去，這樣的話，顧勵行這邊的錢，就可以算他的私產而不用歸在鄭家賬上。

# 第69章

　　艾陽終於堵到了容重言, 她看着容重言眼下的青痕，“伯母說你好幾天沒回家了，忙什麼呢？這都累成什麼樣了？”

　　容重言深吸一口氣，“沒辦法啊，柏家準備動手呢, 這個時候我不好置身事外，而且這跟滬市政府的人之前打交道要比柏家多一些, ”

　　“怎麼做？”

　　柏家的方法簡單粗暴, 過两天就是宣布北平政府決定在滬市建機場的大日子了, 滬市搞了個慶典活動, 柏家人已經安排了殺手，會在尹洋講話的時候, 直接一槍解決了尹洋, 沒了這個人, 尹洋的嫡系群龍無首, 陸士珍就只能把駐滬軍隊交到柏家手裡。

　　艾陽聽了容重言的話，“嗯，這樣挺好的，沒了尹洋，柏家在駐滬軍隊里就一家獨大了, 柏家以滬市為基地，陸士珍又跟北平方面的起來, 以後松滬軍姓陸姓柏就不一定了。”

　　她抬頭看着容重言, “你在裡頭做了什麼貢獻啊？”槍手應該不需要容重言提供, 柏家就是玩槍出身，手下怎麼可能沒有神槍手？

　　“也沒有什麼，辦大型慶典花銷不小，我們華商會把這個給承擔了，也算是共襄盛事，”容重言歪頭看着艾陽，自己到底說什麼事，她才會吃驚，或者是感到害怕？就聽艾陽又問，“你們安排了幾個人？我跟你一起去呀。”

　　“不行，你跟媽都留家裡，到時候場面肯定很亂，”

　　就是因為槍聲一響場面大亂，艾陽才不放心，“你算了吧，松滬駐軍指揮使被暗殺，陸士珍會不查？到時候你怎麼解釋自己只身前往，家眷一人不帶，你要怎麼解釋？總不能家裡人除了你都不舒服吧？”

　　暗殺尹洋估計會震驚全國，艾陽可不希望容重言被懷疑，而且到時候一亂，萬一有人混水摸魚怎麼辦？要不是怕這個世界坍塌，艾陽都想也混水摸魚一下，叫顧勵行陪着尹洋走了。

　　“但你，”容重言搖搖頭，“不行，懷疑就懷疑，如果成功了，也沒有人真的拿我怎麼樣，你不能去。”

　　“我覺得吧，你還是帶我過去的好，我在你身邊，真出事了你還能保護我，你不帶我，我自己悄悄跑去看熱鬧，出了事你可要後悔一輩子的。”艾陽依在容重言懷裡，軟軟的威脅道。

　　“你就不能聽話一些？”容重言無奈的把艾陽的身子扳正了，“你在我身邊，我會分心的。”

　　“我跑的快身手也不錯，而且你呆的地方一定是很安全的，我就過去看看，長長見識，”艾陽攬住容重言的脖子，“還有，你是不是不願意把我帶出去啊？嫌我丟人不是？”

　　艾陽小嘴一扁，把容重言口袋裡的手絹抽出來裝着擦眼淚，“我這個鄉下來的丫頭，還被人拋棄了，哪能陪上赫赫有名的容財神啊，嗚，是我丟你的人了~”

　　容重言哭笑不得的看着干打雷不下雨的艾陽，“我也開個影業公司，捧你當個女主角？”

　　“不行，我這演技太假了，你還是捧白漣漪那樣的吧，”白漣漪可是把生活當戲來演的戲精，“你還不答應？”

　　“答應答應，”容重言哪還敢不同意啊，“但是你得一直跟着我，不許亂跑。”會場布置也有容重言的人在，到時候再安排一些人跟着艾陽就是了。

　　到了這日，艾陽起了個大早，她把容重言送她的槍拿出來，把子彈裝好了放進手包里，等她一切準備就緒下樓，容重言已經等在門外了。

　　才拐進離文明廣場前頭的大路，艾陽就看到招展的彩旗，還有零星鑼鼓聲，“已經開始了？”

　　容重言搖搖頭，“上午十點，這會兒應該都出發了，一會兒你先去跟關夫人她們說說話，等正式開始了，等九點半的時候，我過來找你。”

　　見艾陽睜大眼睛看着他，彷彿自己是個隨時會拋下女朋友的壞男人一樣，雖然知道這丫頭又在搞怪了，容重言還是忍不住拂了拂她額前細碎的留海兒，“放心，我帶你來了，肯定叫你看上這場熱鬧。”

　　“那我等着你，不過你要是真的太忙了，就大喊一聲，快過來，我一準兒能找到你，”艾陽沖容重言眨眨眼，在自己的耳朵上點了點，“三里之內，我能聽見你的聲音。”

　　真是，把自己比成什麼了？容重言無奈的把艾陽送到女賓席，那邊撐起來的陽傘下已經陸續坐了些人，太太小姐們都是一身時髦的春裝。

　　鄭夫人穿着一身真絲織錦黑素緞雙盤扣旗袍，雍容的看着走過來的容重言，“重言來啦，你母親呢？”

　　“母親今天早上不怎麼舒服，”容重言抬頭看了看天色，太陽已經升起來了，“我怕她在外頭久坐會更不舒服，便讓她在家歇着了。”

　　原來如此，鄭夫人點點頭，看着站在容重言身邊的艾陽，“李小姐也來了，要是不嫌我這個老人家太悶了，就坐這兒陪我說說話，讓重言忙他的去吧，”今天的慶典格外盛大，幾乎滬市的名流都出席了，尤其是還要當眾宣布一同承建滬市機場的幾家大商賈，所以鄭夫人陪着鄭老闆也過來了。

　　自己女朋友的功力容重言也算是有些認識，知道把她放女人堆兒里是絕吃不了虧的，“我正想請伯母幫着照看一下小艾呢，謝謝伯母了。”

　　鄭夫人毫不掩飾眼中的遺憾，她生了兩個兒子，鄭家其他的女兒，雖然她也千方百計的想推給容重言，但她心裏也清楚，那幾個姨太太生的，是配不上容重言的，可鄭嘉惠再不好，應該也比艾陽這種鄉下丫頭要強一些啊！

　　容重言沒眼光識不得金鑲玉的毛病大概是隨了他親爹了。

　　“你去忙吧，李小姐交給我你只管放心就是了，”鄭夫人笑了笑，示意艾陽坐在她的身邊。

　　沒一會兒功夫，另幾家太太們也帶着女兒過來了，鄭夫人拉着她們好是一番契闊，似乎已經忘了身邊還有艾陽這麼個人。

　　艾陽也不生氣，她靠在椅子上四下觀察情況，知道了今天要殺尹洋，昨天半夜艾陽已經潛進來站過點兒了，白天結合著周圍的布防還有各區的安排，她雖然沒有細問容重言，但也大概能看出來柏家給槍手留的逃跑的路了。

　　艾陽也含蓄的提醒了容重言，如果來廣場參加慶典的群眾太多的話，將來一亂起來，就可能會出現踩踏，甚至還佯作跟容重言鬥氣，設想了幾種如果有腳步不便的老人，或者是中小學生時可能會出現的情況，雖然殺尹洋是大事，艾陽卻不想因為一個尹洋，賠上無辜百姓的性命。

　　看來自己的意見容重言是聽進去了，艾陽看着廣場里崗位分明的駐軍，有這些人在，哪怕強令大家都老實呆在原地呢，也比因為害怕四散逃命來的安全的多。

　　王會長的夫人斜了一眼一人四下亂掃的艾陽，沖鄭夫人撇撇嘴，附在她的耳邊，“你怎麼帶着她？”

　　鄭夫人微微一笑，她是有意晾一晾艾陽的，讓她知道，並不是攀上一個男人，就妄想踏入滬市上流圈子了，有汪夫人在，她們給汪夫人幾分薄面，沒有了汪夫人跟容重言，誰知道艾陽是誰啊？他們鄭家的管家女傭，都比艾陽來的高貴，“沒辦法，容少把她託付給我了。”

　　王會長夫人點點頭，“怪不得呢，唉，她一個小姑娘家也怪沒意思的，只能在這兒陪着咱們這些上年紀的看風景了。”

　　這會兒各家的小姐們陸續都到了，大家三三兩兩聚在一處，還有好事的記者過來給她們拍照，當然，尹曼如依然是眾星捧月的存在，她穿着最時新的西式洋裝，頭上早早戴上了寬檐的遮陽帽，驕傲如一隻美麗的孔雀，“你們快點兒拍，一會兒陳二公子該過來了。”

　　比起根本看不見她的容重言，陳黎可要知情識趣多了，這幾天只要他沒事，就陪在她的身邊，不但如此，陳黎還跟她說了，等回到南邊，就請人過來向她父親提親，想到自己有一天可能成為少師夫人，將來還會是大帥夫人，甚至是走上更高的位置，尹曼如覺得自己跟滬市這些小姐們完全不一樣了，難得的對這些人有了好臉色，說話也可親起來，對於那些涌過來要跟她合影的小姐，也表現出難得的耐心。

　　“尹小姐，那不是那個鄉巴佬嗎？”有好事人用下巴點了點看似百無聊賴的艾陽，“她怎麼也來了？”

　　尹曼如玩着手裡的蕾絲陽傘，得到了陳黎的承諾，尹曼如雖然還是依然看不上艾陽，但卻不再把艾陽視為敵人了，“你管人家為什麼在這兒？人家是容重言容大老闆公開承認的女朋友，整個滬市，去哪兒不行？”

　　艾陽自然將尹曼如的話聽的一清二楚，她訝然的回頭看了尹曼如一眼，這是頭一次聽見尹曼如替自己說話呢。

　　見艾陽望過來，尹曼如不屑的哼了一聲，想起來陳黎跟容重言的關係，又把臉上的表情收了收，沖艾陽道，“你坐那麼遠干什麼？沒看見大家都照相呢？”

　　艾陽擺擺手，“你們玩吧，我坐一會兒就好，這不馬上就要開始了嘛，”艾陽一指主席台，就見關耀宜陪着尹洋等人，在西洋樂聲中大步走上台。

　　容重言並沒有跟王會長還有鄭老闆恭弘=叶 恭弘老闆他們一起去台上第一排就座，而在往艾陽這邊來，今天這種日子，他還是把艾陽帶在身邊的好。

　　尹曼如訝然的看着牽着艾陽的手準備離開的容重言，這座位都是安排好的，她們這些女賓，其實離主席台並不遠，但都沒有跟自己的父親或者是丈夫坐在一起，憑什麼艾陽可以跟着容重言走？“你們去哪兒？”

　　容重言看着嘴撅的老高，隨時就要爆炸的尹曼如，想到用不了多久，她會親眼看着自己的父親命喪當場，心一軟，“尹小姐也過去吧，陳兄請你呢。”

　　原來陳黎也請她過去坐呢，想到自己當著所有滬市人的面跟陳黎坐在一起，昭示着她跟陳黎的關係，尹曼如心裏甜甜的，她矜持的點點頭，撐開太陽傘，“好吧，我跟你們一起走，陳二公子呢？他只是南方過來的代表，怎麼不早早過來？”

　　看着艾陽跟尹曼如走了，剩下的女賓們都不免心裏酸酸的，王夫人笑道，“還是年輕好啊，這年輕漂亮的姑娘，自然得捧在手心兒里了。”

　　鄭夫人心裏冷笑，她已經聽人說了，田雅芬跟兒子鬧離婚，就是聽了這個艾陽的挑撥，而她想替小兒子向汪家提親，又被汪家給拒絕了，“是啊，只可惜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咱們這些人，見過的還少么？得樂且樂吧。”

　　全華國都知道，陳大帥的二公子已經有了定婚多年的未婚妻，出身南方大族，尹曼如真跟了過去又能如何？不過是給人當妾罷了，就憑她那個脾氣跟姿色，好日子又能過多久？

　　至於艾陽，鄭夫人面色微沉，饒是她見慣風雲，也看不透這個丫頭，她甚至聽說，安梅清出國，也是聽了這丫頭的挑唆，看來不只是個是非精，還是個能言善辯的是非精，“這人啊，心氣兒太高了，損福壽的。”

　　王夫人知道鄭夫人對容家多少有些怨氣，但鄭夫人跟汪夫人也是多年的好友了，她也不好往裡加言，只是搖着扇子笑了笑，“雅芬還沒有回來么？昨天我見她母親了，還幫着勸了勸，其實這浪子回頭金不換，允山經過這次的事，也該長大了，以後只會更疼她。”

　　就因為一個風塵女，就要跟自己丈夫鬧離婚，想起田雅芬，鄭夫人也是恨的咬牙，但鄭家需要田家的人脈跟在軍中的勢力，這個頭不低也得低，“唉，可不是么，我也去勸了幾回了，這男人嘛，哪個沒點兒這樣那樣的毛病？咱們這樣的人家，就算是男人再規矩，也架不住那些眼皮子淺的女人往上撲，難道都去怨男人去？要我跟雅芬一樣，還不得被那些妖精給氣死？她就是太年輕了才想不開的，要是有個孩子，哪還有心思跟那些賤人爭短長？”

　　王夫人深有同感的點點頭，“雅芬的性子是執拗了一些，”

　　“這不是她性子犟，是她們這些人家的女兒，”鄭夫人指了指尹曼如，還有不遠處坐的柏家小姐，“可能是家教的關係，個個炮仗性子，一點就着的，唉，誰叫現在誰手裡有槍誰調門兒高呢？咱們不讓着怎麼成？”

　　王夫人被鄭夫人這麼一提醒，想了想還真是，尹曼如那就不是炮仗，就是個□□，柏家的幾個，倒是不亂髮脾氣，卻一個個見人板着個臉，跟她們家的男人一樣，又凶又傲，一看就是不好伺候的，“可不是么，”王夫人沒好意思跟鄭夫人說，她家老爺還準備跟柏家聯姻呢，而且還是，不論是女兒還是兒子，柏家隨便挑。

　　艾陽把頭湊到容重言跟前，“都安排好了？我看入場前檢查的挺細的啊！”

　　容重言點點頭，“做樣子罷了，這種場合，再仔細也是有限的，主要是怕那些進步學生們跑過來喊口號打標語，”

　　見艾陽把目光落在台前的學生樂隊身上，容重言知道她擔心什麼，“放心吧，我已經跟安排的人說過了，一會兒叫這些孩子們提前退場，”幸虧被艾陽提醒了一下，現在想想，如果這些孩子們一直在台下，親眼看見尹洋被打死，恐怕會嚇壞的。

　　艾陽沖容重言燦然一笑，“我就知道你最聰明了！”

　　容重言赧然的摸摸鼻子，這些是艾陽想到的，卻誇他聰明，他受之有愧啊。

　　陳黎站在主席台一邊，等着一會兒尹洋講完話之後，他上台代表遠在南邊的父親祝賀一下（當然他是不可能真的上去了），看着台下時不時湊在一起說話的容重言跟艾陽，不得不說，整個文明廣場上千民眾，這一對兒是最搶眼的，尤其是艾陽，眉眼如畫，神情靈動，看向容重言時美目流轉，甜蜜中還透着俏皮，叫人移不開眼。

　　“看什麼呢？”柏廣立跟陳黎坐在一處，見他一直盯着下頭瞧，順着他的目光望去，就看見容重言、艾陽還有尹曼如，“你對尹小姐是認真的？”不然也不會把她安排在他的位置旁邊。

　　“啊？”陳黎這才意識到，如果他回去，是要跟尹曼如坐在一起的，“這個重言搞什麼？還嫌我不夠煩么？”

　　這幾天他都要被尹曼如煩死了，偏為了不讓這些人起疑，還要做出跟尹曼如相處融洽的樣子來，“廣立兄可別亂猜，我可是有婚約在身的人，不會胡來的。”

　　要不是清楚陳黎的真面目，柏廣立都要相信他的話了，撇那麼清，不過是不想對尹曼如負責任罷了，尤其是在尹洋倒了之後，沒有了父親，幾個兄弟又都不成器，這個嬌嬌女，轉眼就會如飄萍一般，不知道會是個什麼處境，“尹小姐也是個可憐的，二公子帶她回去也沒有什麼，不過就是給她一個棲身之處。”

　　陳黎只差沒翻白眼了，“瞧廣立兄說的，我帶個女人回去，我父親能打斷我的腿，倒不如廣立兄將來把她接回柏家照顧，也顯得柏家仁義念舊，尹洋手下那些人，肯定更會對你心服口服。”

　　陳黎越說越覺得自己真是太英明了，既給自己擺脫了個麻煩，還能幫柏廣立順利收服尹家勢力，“見了柏叔叔，我一定跟他建議一下。”

　　柏廣立虎目一瞪，“你敢？”

　　“誒，別掏槍，你再想想，再想想，”陳黎嚇的一哆嗦，忙指了指台上，“快完了咱們可不能分心。”

　　北平代表讀完政府令，關耀宜又講了足足十分鐘，等到主持慶典的主持人上台，柏廣立跟陳黎都下意識的站直了，下來就是尹洋上台講話了。

　　尹洋一向愛出風頭，雖然肚裏墨水不多，還愛去大學里演個講發個言什麼的，這次滬市政府提議要搞個滬市即將興建機場的慶典，尹洋也是贊成的，他早就通過關耀宜跟北平政府大總統李漢一達到協議，在陸士珍跟吳大帥正式開戰之後，會帶着他的五萬人馬正式宣布脫離陸士珍的統率，而他會被北平政府任命為駐滬總司令。

　　如果情況需要，他將在陸士珍跟吳大帥兩軍膠着的時候，出兵江浙，往陸士珍的胸口致命一擊，而他會得到原來陸士珍地盤的一半兒，成為新的江浙大都督。

　　所以建機場什麼的，尹洋自然也全力支持，反正這些都是他自己的，他的力量越雄厚，將來跟北平政府談條件的時候，價碼才會開的更高。

　　尹洋上主席台上洋洋洒洒的念着一早就準備好的稿子，台上的鎂光燈頻頻閃動，艾陽沒有看尹洋，而是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其中一個記者身上，藉著記者的特殊身份，殺手可以近距離的接近主席台，而且有閃光燈的干擾，他有什麼動作，也不容易被發現。

　　“你拿一下相機，我鞋子掉了，”柏廣立安排的殺手是個瘦小的男人，鼻子上還架了個圓圓的眼鏡，身上是一身廉價的西裝，扔到街上，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艾陽看着他裝作提鞋，從主席台前擺着的大花籃里摸出一把□□，眨眼之間，槍聲接連響起，正在台上講話的尹洋應聲倒地，而身邊的尹曼如，則發出凄厲的尖叫，“爸爸！”

　　“快跟我走，”容重言一拉艾陽，迅速的往主席台一側的安全通道跑，而一直站在主席台邊上的柏廣立已經第一時間衝到台上，掏出槍衝天連放三槍，“肅靜，大家都不要動！誰也不許動！”

　　關耀宜已經嚇的四肢無力，他人已經縮在了桌子後頭，只露出眼睛，哆哆嗦嗦的看着柏廣立，“柏師長，這是怎麼回事，來人啊，快抓刺客啊！”

　　柏廣立低頭去看尹洋胸前的傷，他眉頭皺了皺，“來人，快叫救護車，先救人！”

　　“怎麼回事，誰要害指揮使？”尹洋的心腹，負責他安全的副官李昊也衝上台，今天的所有安防都是他負責的，可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尹洋中槍了！

# 第70章

　　艾陽看着槍手在兩槍之後, 迅速的扔掉外頭的西裝，在大家還愣神的時候，直接往主席台後沖。

　　主席台一側的警衛紛紛掏槍追了過去！

　　艾陽知道這種死士，在得到命令那一刻，已經做好了回不去的準備了, 但興許是太過緊張的原因，槍手那兩槍偏高了, 如果搶救得當, 尹洋不是沒有活下來的可能, 他若是活着, 柏文立他們這一次，可就白忙活了。

　　柏廣立應該也考慮到了這種情況, 艾陽記得她過來的時候, 根本沒有在廣場附近看到救護車, 按說這種大型集會活動, 警車救護車都是要在現場待命的。

　　現在才去打電話叫救護車，路上再堵一堵，出點兒故障什麼的，尹洋這條命基本也就交待了。

　　尹夫人已經回過神兒了，帶着家人哭喊着湧向主席台, 尹洋頓時被團團圍住，不大的主席台上亂成一片。

　　艾陽一直乖巧的縮在一邊, “你快過去看看, 要不幫着安撫一下你們華商會的人, 你放心，我一定老實在這兒獃著，哪兒也不去，”艾陽一推容重言，人家都求表現呢，就他護着女朋友，以後他還在商界混不混了？

　　怕容重言不肯走，艾陽直接抱住牆角的電線桿，“要不你把我栓到這兒？”

　　容重言看了下周圍的環境，艾陽站的位置就在他視線之內，他看了一眼亂糟糟的主席台，上頭的事跟他這個商人沒關係，點了點頭道，“你千萬別亂走，我過去看看。”

　　王會長鄭家老爺子都有年紀了，他這個華董兼晚輩不能不過去看看，而且槍手已經按原定計劃跑了，就算是被抓到，也不會是在這裏。

　　容重言一轉身，就和正迅速衝到台上的顧勵行，打了個照面，他沒理顧勵行，徑直往華商們身邊走去。

　　顧勵行也做為商界代表坐在台下，槍聲一響，他就動了，他一面命令何林去追逃跑的槍手，自己則隨着大家去看尹洋的傷勢。

　　因為之前措施得當，尹洋中槍之後，台下的百姓在松滬軍跟警察的勒令之下，都老實的蹲在地上，誰也不許亂走亂跑，而整個文明廣場，也被團團圍住，出了這樣的事，滬市政府怎麼也要給出一個交代的。

　　“車呢，車怎麼還不來？”尹夫人已經瘋了，她拚命喊着，叫人趕緊把尹洋送到醫院去。

　　柏廣立輕聲安撫着尹夫人，“我已經派人去打電話了，市醫院的救護車應該馬上會到，夫人別著急。”

　　“我呸，你當然不急，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們姓柏的算計，你們巴不得我們老爺醒不過來呢！”尹夫人衝著柏廣立狠狠啐了一口，她根本不相信柏家人。

　　“你來勸夫人吧，我帶人去抓人，”柏廣立拍拍李昊，“這裏就交給你了。”

　　他要做的是，讓救護車為的越晚越好。

　　顧勵行越過人群看着尹洋的傷處，“等救護車還要時間，指揮使的傷卻是一刻也耽誤不得了，離這兒不遠就是聖瑪麗醫院，不如咱們把人抬到那邊去吧？”

　　他走過去把主席台上的桌布給掀了，幾下拆了桌板下來，“咱們把尹指揮使給放上面抬過去！”

　　這麼多人圍着，就顧勵行想出了具體的解決辦法，尹夫人把他當救星一般了，“好，就照你說的做，來人，快把人放上去！”

　　李昊看着已經昏迷過去的尹洋，連中兩槍，如果再不趕緊送到醫院去，能不能保住性命真的不好說，“好，我來抬！”

　　顧勵行跟李昊把尹洋抬到桌板上，小心翼翼的的試了試，“這樣可以，我在前頭帶路，你們跟着我走，”顧勵行一用力，抬起尹洋，快步就往外沖。

　　他看過了，尹洋兩槍都沒有擊中心臟，未必沒得救，他現在就賭一賭這“救命之恩”，就算是人送到了尹洋沒救回來，他也有功無過。

　　艾陽縮在電線桿後頭盯着主席台上的情況，她把容重言哄走的主要目的，是因為她不會讓尹洋順利進醫院，真進了醫院，再想殺他，估計投入就更大了。

　　顧勵行的表現艾陽看的清清楚楚，等到顧勵行抬着尹洋衝下主席台的時候，艾陽手一揮，一粒小石子彈了出去，正打在顧勵行的膝蓋下，這次她是用了全力的，顧勵行只感到膝蓋巨痛，整個人從主席台上摔了下來。

　　“老爺，”

　　“爸爸，”

　　顧勵行這一摔不打緊，他抬着的尹洋直接飛了出去，另一粒石子飛出，砸在尹洋的太陽穴處，尹洋當時就一命嗚呼。

　　這下是死透了，艾陽吁了口氣，她看着尹夫人跟尹曼如撲向尹洋，而顧勵行則痛苦的抱着腿在地上站不起來，艾陽走過去，“顧老闆，你怎麼樣？”

　　“叫，替我叫人，我中了暗器，”顧勵行也顧不得跟艾陽的前仇了，更顧不得尹洋現在怎麼樣了，他只知道自己的腿斷了，“還有，快告訴大家，還有刺客！”

　　艾陽搖搖頭，“不行，我們家重言說了，這裏太危險了，我必須呆在這兒，哪也不許去，你也知道我是個鄉下來的丫頭，好不容易才攀上大佬，要是不聽話，重言不要我可怎麼辦？我不能去！”

　　你就疼着吧！

　　顧勵行快被艾陽氣吐血了，他想坐起來，可是膝蓋太疼了，疼的他渾身一點兒力氣也沒有，他看着不遠處正跟王會長說話的容重言，“你幫你叫他，叫他過來。”

　　艾陽怎麼可能幫顧勵行？“顧老闆，尹指揮使好像不行了，哎呀你完了，我可是親眼看見你把他給扔出去的，你說說你這個人也是的，這兒哪有你什麼事啊，你往前沖什麼？”

　　顧勵行艱難的轉過頭，正看見尹夫人催着李昊再叫人把尹洋抬起來，可是尹洋的頭好像撞在什麼東西上面了，地上一攤血，顧勵行登時萬念俱灰，剛才尹洋還有生的希望的話，被這麼一摔，恐怕是想活下來都難了，而他，跟尹洋摔着脫不了關係。

　　艾陽欣賞着顧勵行了無生趣的表情，從她穿過來，給男主的刺激已經夠多了，她決定先放顧勵行一馬，不浪費口水了。

　　艾陽看着跪在地上抱着尹洋的尹曼如，走到躲在一旁同樣在看熱鬧的陳黎身邊，“陳二公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陳黎也想知道是怎麼回事？雖然這件事他都清楚，但為了避嫌，他並沒有參与，柏廣立的安排他並不是完全知道，“唉，我也不知道啊，剛才槍一響，我的警衛就把我拉一邊了，”

　　陳黎打量了一下艾陽，再看看不遠處女賓席里縮着一團的小姐太太們，“李小姐不害怕？”

　　噢，對了，親眼看見有人衝著尹洋開槍，她應該像普通女人一樣嚇的瑟瑟發抖才對，結果太關注台上的情況了，忘了，“我不害怕，”

　　艾陽一臉“深情”地看着不遠處的容重言，“有重言在呢，他會保護我！”

　　這是精還是傻啊？陳黎輕咳一聲，“也是，重言不會捨得你受傷的，”他又回頭看了艾陽一眼，“可這血乎里拉的，你不害怕？”好多小姐可是見到血就暈過去的。

　　“害怕？”艾陽眨巴着大眼睛，“我小時候常看鎮上殺豬”

　　陳黎嘴唇輕顫，“呃，那好吧。”一個愛看殺豬的女人，他還能說什麼？他也不再往下問了，不然艾陽沒準兒還會跟他說，她還殺過豬呢！

　　柏廣立一收到消息，都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了，他興奮的看着趕過來的父親，“這是老天也在幫咱們？”

　　兒子一向冷靜，難得有失態的時候，“尹指揮使被刺，駐滬的這個軍就被擺在風口浪尖上了，現在真正的交鋒才開始，你得想想，陸士珍會怎麼做？”

　　柏廣立只是在驚訝老天會在這個時候幫他，被父親一說，激動的心情已經平復下來了，“父親放心吧，我已經安排好了，而且廣彬現在就在皖西，”

　　柏廣立一笑，“陸帥也不可能把咱們柏家放到前頭去。”尹洋跟北平政府勾結的證據已經送到陸士珍跟前了，出了一個尹洋，柏廣立不信他不怕再出一個柏家，把前線交到柏家人手裡，恐怕這個膽量陸士珍是沒有的。

　　見兒子胸有成竹，柏父點點頭，“你過去吧，這時候需要人出來主持大局。”

　　文明廣場一直到天色將晚才解除了禁嚴，因為有容重言的關係，艾陽早早就被續貴生接走了，因為怕汪夫人擔心，艾陽直接回了容公館，看到艾陽安然無恙的回來了，汪夫人提着的心才算是落了地，“謝天謝地，我都派了幾次人過去了，說是那邊只許進不許出，一直沒消息過來，重言呢？他沒事吧？”

　　艾陽扶了汪夫人坐下來，把當時的情況大概跟汪夫人講了，“太嚇人了，我當時都傻了，幸虧重言在，不然真的是，”有了陳黎的前車之鑒，這次艾陽戲做的極足，一副心有餘悸的樣子，“我腿都軟了，重言把我拉到一邊躲起來了。”

　　汪夫人連連念佛，“那重言呢？你回來的時候他做什麼呢？”

　　“他幫着柏師長安撫商會的同行們，王會長跟夫人都有年紀了，重言說得先送他們回去，伯母您放心吧，重言就是個商人，沒他什麼事，”容重言就是個幕後黑高參，一出事他就直接閃到一邊了，把注意力都用在安撫商會的人跟普通民眾上頭了，他還事先在各廠子里抽調了人手來充當看熱鬧的民眾，這些人混雜在百姓當眾，也起到了不小的安撫作用。

　　“重言還讓容家在文明廣場附近的商鋪，擺了凳子跟熱水在廣場外頭，百姓們放出來之後，起碼有個緩緩勁兒的地方，”艾陽對容重言的舉一反三能力很讚賞，他這波操作，也算是在滬市百姓心裏，給容氏這塊招牌刷了一下好感度。

　　汪夫人聽的連連點頭，“那就好，唉，你趕緊去洗個澡把衣裳換了歇一會兒，我叫吳媽給你做點兒好克化的東西，灶還上煎着安神湯呢，一會兒都給你送到房裡。”

　　知道容重言沒事，汪夫人一下子就輕鬆了，“我給黃山路打個電話，再給王夫人還有鄭家那幾家也打個電話，剛才我打了幾次了，他們家裡都說人沒回來呢！”

　　艾陽想起來斷了腿的顧勵行，“那個，伯母，您跟續伯母也說一聲吧，”她把顧勵行救尹洋，結果摔斷了腿的事跟汪夫人說了，“我沒看見血，但是顧老闆疼的都起不了身了，最後還是重言叫人把他送到聖瑪麗醫院去了，顧老闆自己說的，他的腿斷了。”

　　汪夫人驚訝的合不上嘴，半天才道，“他怎麼？”這是顧勵行應該湊過去的事嗎？現在好的，弄巧成拙了，“唉，就看尹家追不追究了。”

　　艾陽直到半夜才等到容重言回來，她徑直從后樓奔到前面，“怎麼樣了外頭？”

　　容重言看着艾陽大衣裡頭的寢衣，“你先回去等着我，我換了衣服再跟說，”兩人正說話，艾陽聽見汪夫人卧室也有起身的聲音，忙道，“你去跟伯母說一聲，省得她再起身了，咱們有話明天再細說，你就跟我說順不順利吧。”

　　容重言拍拍艾陽，“一切如咱們所願，尹洋也是死期到了，廣立兄跟北平的人還有陸帥派來的人在呢，沒事了。”

　　死了尹洋，駐滬軍里尹洋的人馬就是樹倒猢猻散了，如果這樣柏家還拿不到兵權，那就活該他們永遠做配了。

　　何林看見顧勵行醒了，忙站起身，“爺您醒了？”

　　續夫人也從沙发上站起來，“怎麼樣？”

　　顧勵行沒想到續夫人也在，“母親怎麼來了？我的腿怎麼樣了？”

　　顧勵行都這樣了，心裏再窩火，續夫人也不願意罵他，“大夫說膝蓋粉碎性骨折，做了手術之後，得慢慢養着，養好了，以後行動沒有問題的。”

　　行動是沒有問題，但會有一些后遺症，不過這些續夫人現在不會告訴顧勵行的，“以後我過來照顧你，你安心養着，這傷筋動骨一百天呢，千萬急不得，”

　　她看了眼何林，這個兒子雖然不是她養大的，但性子她還是了解的，什麼都喜歡攥在自己手裡，“幫里的事，你交給何林趙國璋他們也行，不還有塗先生嗎？你的腿要是養不好，耽誤的可是一輩子。”

　　顧勵行頭還是有些昏，但還是強撐着道，“尹指揮使怎麼樣了？”

　　這個時候了，還惦記着尹洋呢，續夫人嘆了口氣，“當時就不行了。”

　　“當時？”顧勵行兩眼發黑，“他不就是摔了一下，”顧勵行想到地上的血，“真的是撞到了太陽穴？”

　　“重言把巡捕房跟警察局的探長們都請來了，還請了法醫，說不是摔的，而是被暗器擊中的，包括你的腿也是，現在正全城大索呢，說是刺客有兩個，一個就是開槍傷了尹洋的槍手，他在追捕中已經被擊斃了，另一個就是一直藏在會場的人，用暗器傷了你跟尹洋。”

　　續夫人最終還是沒有忍住，“以後再別逞強了，你如果不是想幫尹洋，自己怎麼會受傷？”

　　確切的說，如果不是想攀上尹洋，顧勵行又怎麼會遇到這種事？結果人沒巴結成，搭上自己一條腿。

　　“顧勵行你給我出來，”續夫人正說話呢，門就被人一腳踹開了，尹曼如氣勢洶洶的沖了進來，舉起手裡的皮帶就向病床上的顧勵行抽去。

　　何林立馬伸手去攔，續夫人則擋在了床前，“尹小姐這是做什麼？”

　　“你給我讓開，我做什麼？我要給爸爸報仇！”尹曼如滿臉是淚，用力跟何林搶皮帶，“再不給我，我連你們一起打。”

　　續夫人看着形容憔悴，身上的洋裝又皺又髒的尹曼如，“如果是想給尹指揮使報仇的話，尹小姐應該是找錯人了，我們勵行為了救令尊，也受了重傷，還動了手術。”

　　尹曼如卻不是這樣想的，“他受了傷？如果不是他，我爸爸怎麼會出事？”

　　就是這樣的，如果不是顧勵行提議用桌板把尹洋抬去醫院，而是按着柏廣立的提議，等着救護車過來，爸爸怎麼會被暗藏的刺客偷襲成功？“肯定是你，你是混黑道的，派人殺我爸爸的一定是你，你別裝了，我聽李探長說了，能用暗器的都是江湖高手，肯定是你安排的人！”

　　從尹洋被害起，尹曼如的天就塌了，看着哭的恨不得跟着父親去了的母親，還有隻會團團轉，拉着柏廣立問怎麼辦的哥哥們，尹曼如除了哭，再不知道要做些什麼，直到她聽了巡捕房跟警察局的調查結果之後。

　　她想都不用想，就認定了顧勵行一定就是兇手，“你安排的槍手沒有成功，你賊心不死，才會裝好人出來說要抬我爸爸去醫院，就是為了給另一個刺客機會，至於你的腿，”

　　尹曼如連連冷笑，從口袋裡掏出勃郎寧，“不過是為了撇清關係罷了，我要殺了你給我爸爸報仇。”

　　尹曼如的槍還沒舉起來，就被續夫人一把擰住胳膊，她把槍從尹曼如手裡奪過來扔給何林，隨手把尹曼如扔到地上，“尹小姐，我可憐你才沒了父親，才會讓你在這兒信口開河，但這並不表明我續月華怕你們尹家，如果我是你，我只會老實原呆在家裡，最好還要把家裡的金銀細軟收攏一下，好好跟尹夫人還有幾位尹公子商量一下以後的日子要怎麼過，畢竟沒了尹指揮使這棵大樹，恐怕你們尹家的日子再不好像之前那樣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了。”

　　尹洋跟着陸士珍起家是不錯，但尹家原本並沒有什麼根基，如今尹洋沒了，尹家幾位公子又都是只知道吃喝嫖賭的紈絝，以後滬市誰當家續夫人不知道，但絕不再會是尹家了，因此她也不需要顧忌尹曼如這個曾經的大小姐，“何林，叫人把尹小姐妥妥噹噹的送回去，還有，安排幫里的人過來，每天最少有兩個人在外頭守着，必須保證勵行的安全！”

　　何林點點頭，隨手從地上撈起尹曼如，滬市只要長點兒腦子的人都知道，沒了尹洋，尹家什麼都不是，甚至是尹洋攢下的萬貫家產都未必能保得住，可惜這位大小姐卻看不透，“尹小姐請吧。”

　　見尹曼如還是一臉不服氣的瞪着他，何林冷笑一聲，“尹小姐也說了，我們這些人都是道兒上混的，這流氓可是從來不會講道理里，所以我跟你好好說話的時候，你最好聽着，不然老子的拳頭可不分男女！”

　　續夫人看着在何林的威脅里瑟瑟發抖的尹曼如，“算了，別嚇着她了，把人好好送回去就是了，你回去之後，把幫里的幾位兄弟叫過來，好好商量一下以後怎麼辦？這個時候幫里不能亂。”

　　“母親，”顧勵行沒想到續夫人會這麼堅定的護着他，甚至對他一點兒懷疑都沒有，剛才聽了尹曼如的分析，他都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參与了刺殺尹洋，畢竟殺人綁票，他們洪門做的比誰都多。

　　續夫人拉了把椅子坐在顧勵行身邊，“大夫說你還要再睡上好久呢，別硬撐着了，有什麼事等你徹底醒了再說吧，放心，我是你親娘，不會坑自己的親骨肉。”

　　艾陽心裏懸着文明廣場的事，一大早就跑到容重言房間打聽消息了，她聽容重言說暗殺尹洋的槍手已經被擊斃的消息，心裏沉了沉，“是真的沒跑掉嗎？”

　　容重言點了點頭，“李昊也不是無能之輩，尹洋的安全是他負責的，尹洋一中槍，他的人就追過去了，廣立兄的人也不好做的太明顯，”

　　容重言知道艾陽心腸極軟，“放心吧，他出來的時候，已經將家裡的事都安頓好了，廣立兄也不是不顧念手下的人。”

　　“案子查的怎麼樣了？有沒有別的線索？”當時槍手兩槍沒有擊中要害，自己補的那一下才是致命的，艾陽不知道柏廣立會怎麼解釋這件事。

　　容重言把巡捕房跟警察局的調查結果跟艾陽說了，又小聲在她耳邊道，“我懷疑最後那一下是那位高人的作為！”

　　艾陽訝然的看着容重言，“為什麼？又是為了你？”

# 第71章

　　容重言被艾陽問的有些不好意思, 他拿毛巾擦着還在滴水的頭髮，“我聽李探長的意思，暗器的手法十分高明，而且能把顧勵行膝蓋打碎，也需要很強的指力, 現場還沒有發現暗器，能做到這些的人, 李探長說他就沒有見到過！”

　　能做到是她有異能, 沒有暗器是她用的小石子當時就碎了, 沒有人會想到地上的沙礫會是傷人的暗器, “這樣啊，那高人為什麼這麼做？他也看不慣尹洋？還是人家根本就是收了柏廣立的錢, 就等都會事情不成功的話, 救場的？”

　　容重言皺眉道, “我也想不通啊, 我委婉的問了問廣立兄，他是真沒想到，他的人失了手，廣立兄原是準備在救護車方面拖延一下，真不行還有醫院那一關呢, 但我不太想把高人的事告訴他，所以就當什麼也不知道, 沒往那個方向問。”

　　“你做的對, 如果高人想現身, 那是他自己的選擇，你要是把懷疑說了出來，那可是出賣朋友了，將來要叫他知道了，就是在給自己樹敵了！”艾陽可不希望柏廣立那樣的人知道滬市有她這號人物，到目前為止，艾陽對除了容重言以外的人，都不怎麼信任。

　　容重言擦好頭髮，走過來半倚在沙发上，“早上我母親那邊打來電話了，說顧勵行手術做的挺順利的，但以後可能會有一些后遺症，這次的事還真是，”他能說顧勵行純粹是自找的嗎？

　　艾陽嘿嘿一笑，“你同情他了？這人真是不作不死啊，也不看看什麼事，就敢往裡頭摻乎，”求上位的心太急切了啊，沒有了容重言這塊墊腳石，顧勵行真的不過爾爾，也可能是當初作者塑造人物的時候，就沒想到會殺出她這麼個BUG來，“這樣也挺好，這下他可以老實一陣子了。”

　　等將來柏廣立當了駐滬指揮使，容重言就不是顧勵行可以再覬覦的了，“你有沒有想過趁他病，要他命啊，加把勁讓他徹底養老最好。”

　　容重言把艾陽拉到懷裡，讓她跟自己一起靠在鬆軟的沙发上，到了今天，他才算是可以放鬆心情小憩一會兒了，“要他的命肯定不會，”

　　續夫人說她會在醫院一直照顧顧勵行，可見心裏還是想著兒子的，容重言又怎麼會讓母親難過，“不過雪上加霜的事我常干，我想要一個安寧的滬市，而不是大老闆為所欲為，小商戶膽戰心驚。”

　　他微微一笑，“顧勵行跟鄭允山合作四處收煙土，我叫人盯着呢，有消息了，會直接通知龍明溪的，廣立兄對煙土是深惡痛絕的，龍明溪這個禁煙專員都是他介紹給我的，現在我也算是功成身退。”

　　一個堂堂工部局華董，帶着人親身下場搶人煙土，艾陽都覺得這是容重言身體里顧千山跟續夫人的江湖基因在做怪了，他不再沾手這些事，艾陽自然支持，“那你好好休息幾天，我看且得亂幾天呢，除非你準備走到台前來，”那這個時候得求表現去。

　　容重言也在猶豫這件事，沒想到艾陽居然提出來了，“你呢，願不願意我走到台前？”

　　艾陽扳着手指，“你現在是工部局華董，滬市工商聯合會副會長，也算是一方人物了，柏廣立許你的什麼？”

　　容重言捏着艾陽的細白如蘭瓣的手指，“廣立兄想在滬市成立滬商銀行，讓我出任行長，他想把滬市的經濟交給我。”

　　艾陽吹了聲口哨，“手筆夠大的啊！你的想法呢？”

　　這丫頭有什麼是她不會的？容重言在她腦門兒上彈了一下，“調皮！”

　　自己不是忘形了么，本來以為找了個有錢的男朋友，沒想到才半年多，人家華麗轉身，準備當財政大臣了，艾陽吐了下舌頭，“我就是表達一下激動的心情，難道柏廣立跟你談這個的時候，你是一派淡定？”

　　“我看了了，你就是個常有理，”容重言無奈的撫着艾陽的頭頂，看着窗外春意融融的陽光，在這個時代想歲月靜好，給親人一個可靠的屏障，“我也需要籌碼啊！”

　　他不能只有錢，還要有足夠的身份地位才行，就像之前他告訴柏廣彬的，人要想做更多的事，就要走到更高的位置上，“廣立兄是個有想法的人，我想支持他。”

　　這是已經下定決心了，艾陽兩手一攤，“那還猶豫什麼？想做就去做好了，最差能差到哪裡去？你別忘了，你身後還有一個愛你愛的沒有理由的高人，說不定哪天你有了危險，她會腳踩七色祥雲過來救你呢！沖吧，少年！”

　　容重言被艾陽無所謂的口氣逗的哭笑不得，柏家對他一直有延攬之意，陳黎也是如此，甚至還話里話外希望他把生意做到粵海去，而且陳黎也是個留洋派，講起自由民主來，滔滔不絕，滿滿的情懷跟抱負。

　　所以容重言這個決定並不好下，可沒想到到了艾陽這裏，輕描淡寫的彷彿是在決定他們一會兒去哪家館子吃飯一樣。

　　這家的不好吃，那簡單，換一家就好。

　　他撫着艾陽細嫩的臉頰，尤不足意，又將人直接抱坐在腿上，“怎麼叫你一說，好像這件事特別簡單。”

　　“本來就是啊，只要想清楚了，最壞是個什麼結局，就可以放手去拼了，”艾陽靠在容重言肩頭，“最差咱們能夠獨善其身，那就行了，”他做不到，她也會幫他做到，“放心吧，你還有我呢！”

　　“獨善其身，”容重言覺得艾陽把這件事的嚴重性想的太簡單了，但她這種輕描淡寫卻又莫名讓容重言心裏輕鬆了不少，“嗯，最壞的結果，就是咱們一起出去，找個桃源躲起來，其實，”

　　容重言看着艾陽，“你在身邊，我即身在桃源。”

　　艾陽被容重言看的雙頰生暈，她不好意思的把臉埋在容重言胸前，“你別這麼看着我，還說這麼肉麻的話，尷尬死了。”

　　雖然尷尬，但這話讓艾陽心頭泛起如蜜般的甜意來，讓她不自覺的把身體貼近容重言，前世她的“男友”不少，她第一次發現，比起那些身體上的慰藉，容重言一句簡單的告白，卻讓她心猿意馬起來，“你放心，以後不論去到哪裡，我都會陪着你。”

　　細密的吻由淺到深，直到兩人不知道什麼時候躺在了床上，艾陽看着強行壓抑自己慾望，背身不理她的容重言，笑着從背後抱住他，“咱們要是一直這麼處着，你就這一直這麼忍着，身體受得了？”

　　容重言現在異常的敏感，艾陽的呼吸落在他的後頸上，輕如薄羽卻又能強烈的激起他陣陣戰慄，他摁住艾陽還要做怪的手，“別，不早了，你去換件衣服，媽該起來了。”

　　這自制力，艾陽也是佩服死了，她哼了一聲，“那好，我走了啊？”

　　後背的溫暖一下子沒了，容重言整顆心都空了，“咱們結婚好不好？”他這樣會死的。

　　結婚？艾陽從來沒想過，“我年紀還小，”結婚他們就要住在一起，許多事艾陽就沒辦法做了，而且這年頭避孕措施幾乎沒有，生育的事艾陽更是沒有想過，“能不能再等等，”

　　艾陽举手發誓，“我就是跟你鬧着玩的，以後再不會了！”

　　其實這都怨容重言好不好，艾陽也不是沒聽那些小姐們八卦，這年頭可不是像以前古言小說，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尹曼如的入幕之賓七八十來個了，就是顧勵行跟鄭嘉惠，據說也已經哪啥哪啥了，大家還暗暗恥笑她自甘下賤，跟那些流鶯沒什麼區別。

　　可到了容重言這裏，寧願自己難受，也堅持不越雷池，艾陽甚至都有些懷疑自己的吸引力了，這個懷疑讓她多少有些喪，於是表完決心，也不再留戀，直接從床上跳下來跑了。

　　聽到關門聲，容重言再長吁一口氣轉身躺平，艾陽是絕不會知道他忍的有多辛苦的，容重言不是不渴望，只是他心裏清楚，艾陽是真的沒有結婚的想法，但如果他們越過了那道線，他覺得自己根本沒辦法像現在這樣，任由艾陽留在寶昌路公寓里，更舍不得她自己滬市信何的來回奔波。

　　艾陽換好衣服出來，汪夫人已經坐在飯桌前了，她聽吳媽說了，艾陽去了容重言的房間，可怎麼艾陽都出來了，兒子還沒出來？“重言呢？還沒醒呢？他是不是累着了？”

　　艾陽聽着容重言屋裡的水聲，抿嘴一笑，“我去的時候他已經起來了，只是沒有洗漱呢，我們說了會兒話，我就出來了，伯母您也累着了吧，我看您都憔悴了。”

　　聽見艾陽說自己“憔悴”，汪夫人緊張的摸了摸臉，“唉，你說怎麼會出這樣的事？早上我起來到現在，家裡的電話鈴都沒消停過，”

　　她壓低聲音，“我就不明白了，打聽顧勵行的事，問到咱們家干什麼？”

　　艾陽跟容重言一直有一個默契，就是外頭的事不瞞家裡人，什麼事都不告訴汪夫人，只會讓她自己瞎揣測亂擔心，還不如直接告訴了她，汪夫人又不是個糊塗人，“大概是想知道尹指揮使的事情怎麼解決，大家都不傻，尹家一倒，如果不出意外，就是柏家上位了，重言跟柏師長跟柏團長又同兄弟一般，至於顧勵行，他跟尹指揮使去世多少脫不開關係，”

　　艾陽想到鄭嘉惠那張故作溫和淡然，眼睛里卻滿滿的權衡算計的臉，“尤其是鄭家，他們跟洪門準備一起做生意呢！”

　　艾陽一提鄭家，汪夫人明白了，“還是嘉惠那丫頭，我還以為這次她的婚事就這麼定下來了，誰知道又出了岔子，不過這樣也好，顧老闆，”

　　汪夫人抬頭見容重言進來，壓下剛才的話頭，“怎麼頭髮都不幹就出來了？着涼了怎麼辦？”

　　容重言赧然的撫了下潮濕的短髮，“沒事的，家裡又沒風，我這不聞着吳媽點心的香味了？餓死我了！”

　　艾陽看着容重言紅紅的耳朵，抿嘴偷笑，伸手把點心往他那邊推了推，“那這些你都要吃完了。”

　　汪夫人看着眼前的小兒女，“重言，外頭的事跟你再沒有關係了吧？要不你陪着我跟小艾出去玩幾天？還有，你跟小艾認識的也挺久的了，要不我先派人去見見小艾的哥哥？”

　　汪夫人覺得兒子的婚事可以慢慢準備起來了。

　　艾陽嘴裏的包子差點兒掉出來，“不用了不用了，我，”

　　容重言拍拍艾陽的手，示意她別著急，“媽，我跟小艾認識的時間還不算長，而且她年紀還小，我們並不急着考慮結婚的事。”

　　容重言知道艾陽對李照田夫妻沒有一點兒感情了，“小艾的哥哥年前又把她許給了豐城一個五十多歲的財主，要不是那人出了意外，小艾得再被他們賣一回，小艾已經聲明過了，她跟李家斷絕關係了，所以就算是以後我跟小艾要結婚，也是我們的事，跟她娘家沒有關係的。”

　　原來是這樣，汪夫人歉意的看着艾陽，“這個我還真不知道，小艾你別難過，以後就把這兒當自己的家好了，你那個哥哥，唉，不要也罷。”

　　容重言說不結婚的時候態度很堅決，汪夫人知道他們是真的沒有這個打算了，但這麼來往着，對女孩子終究不好，“我是想着你們能結婚，家裡也多個人更熱鬧些，你們想再等等，那我也不逼你們，但是，”

　　她看着容重言，“現在整個滬市都知道小艾是你的女朋友，我跟你母親都很喜歡她，你可不許欺負她，更不許三心二意的！”

　　容重言尷尬的點點頭，“我知道了，我哪兒敢啊，不會的。”

　　尹洋在慶典上被人暗殺的事第二天就被各大報紙登了出來，結拜兄弟就這麼被打死了，陸士珍也氣的火冒三丈，甚至那些送到他手上的尹洋跟北平政府暗中來往的“證據”，也變的格外可疑起來，但現在外患當前，他尚無餘力去處理“內憂”，無奈之下，只能下令將駐滬的五萬兵馬交到了柏廣立手裡，任命他為新一任的駐滬指揮使即松滬軍駐滬軍總司令。

　　關耀宜一肚子苦水沒地兒吐，他好不容易跟尹洋結交，把他拉到北平政府的陣營里來，眼看勝利在望，沒想到人死了，所有的努力都化為泡影，而且柏廣立這任新任的指揮使，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人家手裡有槍，他這個北平政府任命的滬市市長，在柏廣立跟前，跟個打雜的差不多了。

　　尤其是，柏廣立還以慶典活動是滬市政府舉辦為由，要求由他親自牽頭緝拿另一個在逃的刺客，關耀宜就更愁了，他到現在每天晚上還做噩夢呢，哪有心情跟能力去抓什麼逃犯啊。

　　警察局長可是說了，那是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絕世高手，可以不留任何痕迹的取人性命，只要想想，他就後背一陣陣兒發涼，關耀宜都在考慮，要不要趁還有命在，他把市長給辭了，反正錢已經撈的差不多了，當個富家翁一點了問題也沒有。

　　但柏廣立卻告訴他，如果他不能對尹指揮使的死，給軍方一個滿意的交代，他可不是辭職那麼簡單的，松滬軍有理由認為是這他這個市長，跟此次北平來使共同密謀的結果，目的么，就是為了斬斷江浙陸大都督的一隻臂膀，誰不知道尹指揮使是陸大帥的好兄弟，心腹大將？

　　關耀宜也不傻，尹洋是怎麼死的，他心裏大概也有個揣度，不可能是他，更不可能是過來跟尹洋談合作的北平來使，但現在北來的專員已經被松滬軍扣押了，自己也被架到了火上，他拿不出個對策來，辭官？

　　能平安活着都是奢望。

　　一直躲在自由飯店的陳黎去這個結果自然是分外滿意的，雖然柏廣立同樣有着小心的野心，但華國這麼大，以後的路還長着呢，他們可以慢慢來，目前破壞了北平跟尹洋的合作，也給了陸士珍跟北平政府翻臉的理由，尤其是他聽說陸士珍升了柏廣彬的官，讓他做松滬軍第三軍混成旅旅長，駐守在皖西前線，陳黎就更滿意了。

　　把柏廣彬是員虎將，放在前線，對吳大帥的京系是一重威脅，但柏廣彬又是陸士珍手裡的人質，唯獨對柏家來說，柏廣彬真的戰死沙場了，那柏家跟陸士珍的仇就結大了。

　　達到了想要達到的目的，陳黎便不再在滬市多留，定好了回粵海的時間，便收拾行裝準備離開了。

　　容重言也收到了陳黎要送的消息，他對陳黎離滬是大力支持了，如今滬市一切都沒有恢復到尹洋死前的平靜穩定，不論是他還是柏廣立，都有許多事情要做，留着這麼個雷在這裏，還得分心盯着他，所以他叫人準備好了豐厚的滬市土產，在陳黎離滬的時候，帶着艾陽親自往碼頭送行。

　　陳黎也知道這些人是巴不得他趕緊走，沒辦法，一山不容二虎，就算是表面上親如兄弟，大家心裏也都保留着最後的戒備，“咱們兄弟一別經年，這次哥哥回去，恐怕想再見面，又要好久之後了。”

　　容重言看着風度翩翩的陳黎，“陳兄放心吧，以後滬市跟粵海的聯絡會越來越緊密的，你別忘了，我可是準備請粵海的司馬先生跟區先生到滬市講學呢！而且我是生意人，陳兄只要有生意給我做，咱們還怕沒有常見的時候？”

　　陳黎已經收到了柏廣立請容重言出山主持滬市經濟的消息。他對柏廣立的魄力是極為佩服的，把滬市的經濟大權放給容重言，其實就是沒把北平政府跟陸士珍放在眼裡了，也充分表明了柏家要把滬市當做自己地盤的態度，“重言可真不愧是生意人，張嘴閉嘴不忘你的生意經，還惦記着從我們粵海挖人，柏司令有你這樣的弟弟，可真是他的福氣！”

　　容重言哪會聽不到陳黎話里的酸意，他低頭笑了笑，“其實不論是柏司令，還是陳兄，大家都是為了一個目標在努力的，以後需要合作的地方還有很多，所以有用得上重言的地方，陳兄不必客氣，就像我們想成立滬商銀行，還有許多向粵海學習的地方，陳兄您是學經濟的，我要跟你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

　　粵海的經濟這幾年可不比江浙差到哪去，尤其是粵海七鎮，更是聲勢不亞於滬市。

　　而且論起經濟來，陳黎也如容重言所說的那樣，確實是一把好手，他初從國外回到粵海的，陳大帥初掌粵海，經濟一片混亂，陳黎把自己在國外學的西方貨幣銀行學跟管理制度引入粵海，穩定粵海經濟，還成立粵商自己的實業公司貿易公司，也是因為這個，他在陳大帥的幾個兒子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成了接班人的不二之選。

　　容重言騷到了陳黎的癢處，陳黎的臉色頓時好看了許多，他哈哈一笑，“你有什麼難處，只管跟我打電話，咱們兩家現在是一榮俱榮，你又是我最看中的學弟，我絕不藏私。”

　　他的目光落在穿着一身淺綠春裝，明媚鮮潤的艾陽身上，“等你跟李小姐有喜信兒的時候，記得給我打個電話，你們的婚禮，我一定參加！”

　　容重言笑着道謝，再要說話時，就聽見外頭整齊的軍靴聲，他站起身，“柏司令到了。”

　　陳黎點點頭，跟着站了起來，他是粵海軍的少帥，柏廣立按理是要過來送一送的，“我跟柏司令一見如故，這一走，還真是有點兒不舍。”

　　艾陽心裏暗笑，陳黎一大特技，就是對誰都親切的不行，好像個個都是他失散多年的兄弟，也不知道他對家裡的親兄弟們是個什麼態度？

　　艾陽安靜跟在容重言後頭，才了出船艙，就被站在柏廣立身邊的尹曼如嚇了一跳，滬市軍政兩界陪着柏廣立來送陳黎是應該的，但尹曼如跟柏廣立一起，這是什麼配置？

　　尹曼如看到陳黎出來，已經飛撲了過去，緊緊的抱住陳黎，仰着頭哀婉的道，“你怎麼不告訴我一聲就要走了？咱們說好的，你會帶我一起回粵海的。”

# 第72章

　　尹洋一死, 尹家就如從天堂落到了地獄，倒不是柏廣立對尹家有什麼不敬之處，相反，他還做的非常好，但世人多勢利, 沒有了尹洋的尹家，連個普通的富戶都不會將他們放在眼裡, 雖然柏廣立勒令滬市政府成立治喪委員會, 要為尹洋舉行盛大的葬禮, 但市政府那些人的敷衍之意, 還是明明白白的寫在了臉上。

　　一夕之間，圍繞在尹曼如身邊的那些閨蜜好友都不見了, 甚至連幾個哥哥身邊的姨太太, 都有人敢卷了家私偷跑了！

　　而她的希望, 一直以為會愛自己不變的陳黎, 則借口粵海跟松滬的關係敏感，直接躲進了自由飯店根本不露面了！

　　尹曼如不知道是誰給母親出的主意，讓尹家在熱孝期間，把她嫁給柏廣立！

　　尹夫人的理由很簡單，家裡幾個兒子沒有一個靠得住的, 如果沒有一個強勢的靠山，尹家就徹底倒了, 女兒就更是這樣了, 以前她為所欲為是因為有尹洋, 現在沒了尹洋，就沖她的名聲，想嫁個衣食無憂的人家，都是困難的。

　　而柏廣立為了更順利的接收尹家的勢力，也會答應娶她的，雖然尹曼如名聲不好聽，但柏廣立都三十了，還是二婚，對尹曼如自然不會挑剔，這樣尹曼如照樣是滬市最有權勢的女人，尹家有了柏廣立這個女婿，照樣可以過着榮華富貴的日子！

　　這是一舉數得的事！

　　但憑尹夫人說破了嘴，尹曼如都不答應，她從十六歲開始交男朋友，凡是被她看上的，哪個不是相貌不凡知情識趣？她怎麼可能嫁給一個凶巴巴連笑都不會笑的老鰥夫？

　　尹曼如覺得這門婚事肯定是柏廣立提議的，自己年輕貌美又是尹洋的女兒，柏廣立覬覦她也是情理中的事，她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了柏廣立，向他表明自己的心意，她是陳黎愛着的女人，絕不會嫁給柏廣立的。

　　而且尹曼如也不認為她的選擇有什麼錯，陳黎是粵海的陳大帥的二公子，最有希望的接班人，她嫁給陳黎的話，尹家照樣可以過着現在的日子，那些棄她而去的女人們，還得過來巴結她。

　　可她還沒有見到陳黎，就聽說了陳黎要離開滬市回粵海的消息，尹曼如這下慌了，她收拾了行李就往碼頭沖，不論如何，她都要跟陳黎走才行！

　　尹曼如的二哥也覺得妹妹的選擇是沒錯的，只要尹曼如攀上陳黎，滬市上下看在陳黎的面子上，就都得給尹家幾分薄面，而他們兄弟幾個，照樣可以在滬市過着花天酒地的日子，將來如果在滬市混不下去了，也可以到粵海去投奔妹妹。

　　尹曼如要過來，尹家老二就直接開車將人送到了碼頭，奈何陳黎的船檢查的太嚴，閑雜人根本上不去，就算是祭出他們姓尹的身份也不行。

　　萬幸柏廣立到了，更讓尹曼如慶幸的是，柏廣立看着長的凶，其實並不難說話，她跟他說根本不想嫁給他，他當時也沒有生氣，還說自己心裏一直沒有忘記亡妻，無意再娶，而這次，她求他帶自己上船，柏廣立也答應了。

　　陳黎被尹曼如緊緊抱着，嘴裏一陣兒發苦，他以為自己已經擺脫這個女人了，沒想到這也是個躁性子，居然拎着行李箱追過來了，“尹小姐，你怎麼來了？你先放開，大庭廣眾的，叫人誤會了。”

　　尹曼如抬起頭，“什麼叫人誤會？你是我的男朋友，我父親才去世，你就要離開我嗎？黎哥，這幾天你不知道我過的都是什麼日子，可你都不來看我，我給你打電話，你又總是不在”

　　艾陽無語望天，這丫頭是真傻還是真傻啊，她一個失了勢的小姐，陳黎怎麼會接她的電話，確切的說，就算是尹洋活着，陳黎都不會娶她好不好？縱橫花叢這麼多年，尹曼如這點兒都看不透嗎？

　　陳黎用儘力氣把尹曼如推開，“尹小姐你誤會了，就算我是粵海人，很少到滬市來，相信滬市的百姓也都知道我是有婚約在身的人，”

　　他還是那副謙謙君子的模樣，含笑道，“尹指揮使遇害我也很震驚，還代表父親送了輓聯，但這是尹陳兩家的交情，至於我跟尹小姐，實在只是相識一場，呃，我還要謝謝前些日子尹小姐熱心為我做嚮導，”

　　他轉身回到自己的船艙里，拿出一隻金絲絨匣子來，“小小禮物，不成敬意。”

　　尹曼如獃獃的看着盒子里的藍寶石項鏈，這條項鏈她認得，當時她在銀樓一眼看中了，還暗示過讓陳黎送給她，但陳黎好像沒聽懂，她也不好再追逼，沒想到陳黎這個時候把它拿出來了，“你，黎哥？”

　　陳黎輕嘆一聲，“你叫我一聲黎哥，我就把你當妹妹一樣，尹指揮使才過世，尹夫人跟幾位公子一定還沒有緩過來，你是指揮使最疼愛的女兒，只怕比他們要哀痛百倍，但是斯人已去，曼如小妹千萬要想開些，多保重自己，畢竟你如果有什麼不虞，尹夫人只會更加傷心。”

　　艾陽看着從郎情妾意無縫轉移着兄妹情深，還順道黑了尹曼如一把的陳黎，忍不住嘴角抽搐，陳黎直接把尹曼如釘死要“妹妹”的位置上，她還怎麼示愛？

　　尹曼如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跟陳黎是兄妹？當年她去粵海玩，跟陳黎可還顫龍倒鳳過幾晚，就是這次陳黎到滬市，她也夜宿過自由大飯店，“陳二公子這話說的叫人摸不着頭腦，”

　　尹曼如冷笑一聲，“我竟不知道什麼時候認您這位義兄？”

　　她眉毛一挑，目光從一臉無辜彷彿跟她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的陳黎身上，又轉向柏廣立跟容重言，再落到一旁看熱鬧的艾陽身上，“真是落架的鳳凰不如雞，陳二公子可真叫人開眼了，原來是我一直誤會了？”

　　柏廣立輕咳一聲，半路殺出個尹曼如，倒讓他少跟陳黎說了許多廢話，但照尹曼如的脾氣，這話再往下說，可就不能聽了，“快到開船的時間了，不如我們就此做別，二公子一路順風。”

　　跟柏廣立上船的還有申報的記者，見柏廣立給他遞梯子，陳黎也鬆了口氣，把項鏈盒子塞到尹曼如手裡，沖柏廣立跟容重言以及上船送行的滬市各種勢力頻頻抱拳，感謝他們這幾日對自己的招待，本來他還想跟這些人再套套交情，看看有沒有可趁之機，結果卻被尹曼如給攪和了。

　　尹曼如看着跟一身筆挺西裝的陳黎，她真的是打算收心，好好做陳黎的夫人的，就因為父親死了，他就對自己變了心？尹曼如心裏的火氣壓都壓不住，從來都是她不要別人，還沒有別人嫌棄她的那一天呢，她舉起手裡的項鏈盒子，就要往陳黎身上砸。

　　因為想知道尹曼如在這個情況下會是個什麼反應，艾陽一直注意着她呢，見她要發作，忙一把從後頭摁住她的胳膊，“尹小姐你要做什麼？”

　　“你讓開！”尹曼如想掙脫艾陽的禁錮，卻發現她的力氣出奇的大，她的兩隻胳膊被抓的生疼，卻連掙扎的力氣都沒有，“你放手，疼死了！”

　　艾陽靠近尹曼如，“尹小姐是聰明人，應該知道陳黎是有未婚妻的，以前你有父親在，興許還可以爭一爭，現在你憑什麼？你這一匣子砸下去，全滬市都知道你被人始亂終棄了，陳黎肯定會大度的原諒你，但你呢，以後就是滬市的笑談，想想那些成天跟在你身後的小姐們，會怎麼笑你？”

　　尹曼如不動了，“我已經成了她們的笑柄了，爸爸不在了，我什麼也不是了，原以為還有陳黎，可他，”

　　尹曼如的淚落了下來，“也不過是個庸人罷了。”

　　他是負心薄倖了一點，但你也聰明不到哪兒去啊，艾陽緊緊的攬着尹曼如的胳膊，“拿出你以前跟人分手的氣勢來，三條腿的□□不好找，兩條腿的男人到處都是，你看他長的也不怎麼樣嘛，瘦的跟只瘟雞一樣，要不是有個當大帥的爹，沒幾個女人會看上他。”

　　尹曼如破涕為笑，“你這個還真是，”她見柏廣立領着滬市軍政兩界的人要走，晃了晃肩膀，“你放開我。”

　　“那不行，我這個人怕水的很，咱們一道兒走，安全些，”尹曼如那脾氣誰也摸不準，艾陽可不想她在這兒丟人，雖然她不喜歡尹曼如，但對陳黎也沒有多少好感，如果尹曼如把事情鬧大，對陳黎來說，不過是添一樁風流韻事，甚至把他風流貴公子的招牌擦的更亮一些，可尹曼如卻是把自己往更可憐可悲的地步推。

　　事情出在自己眼前了，艾陽不忍心不拉她一把。

　　尹曼如吸了吸鼻子，“你是不放心我吧？我只是想把這項鏈放下，我尹曼如再不濟，也不是一條項鏈可以補償的，姑奶奶不稀罕！”

　　原來是這樣啊，艾陽把匣子從尹曼如手裡拿過來隨手放在一旁的桌子上，“走吧，一會兒我跟重言送你回去。”

　　容重言看着坐在車后的兩個女人，鬧不明白什麼時候這兩人還能手拉手了，但他看尹曼如自打船上下來，臉上就沒有一點兒人氣兒，也不敢出聲，只叫司機趕緊把人給送回尹家大宅去。

　　車子在尹宅停下，尹曼如下了車，看着身邊的艾陽，“李小姐，你是不是心裏特別看不起我？”

　　“呃，不能這麼說，”艾陽撓頭，“我從來不認為一個人有看不起另一個人的資格，不論貧富貴賤，但是吧，這現實跟理論總是不盡相同，遇到腦袋不那麼靈光或者喜歡自以為是的，有輕視之心也是在所難免的。”

　　她不會因為一個人的出身而看不起她，但如果拿着一手好牌，硬要打爛，那就別怨她智商歧視了。

　　尹曼如臉立時就沉下去了，“你是在笑我？覺得我很蠢？”

　　艾陽覺得尹曼如是屬雞的，鬥雞！“你的事我不好多評價，咱們本來關係也不好，但如果我是你，絕不會在這個時候了，還成天想着情情愛愛，其實你也不是在想感情，你想的不過是再找棵大樹可以讓你依靠，讓你繼續過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日子，但尹小姐你清醒一點，這世上除了親爹，沒有人會無條件的縱容你，尤其是你本身並不出色。”

　　聽見車裡容重言的輕咳聲，尹曼如臉更黑了，艾陽只當沒看見，她發現自己也是閑的，看到腦子不清楚的女人，就老想多說幾句，畢竟這個世上，女人想過的好一些，要比男人辛苦許多，偏還有這種作精，不把自己弄的更慘不罷休，“我如果是你，就回去先把自己手裡的錢數清楚了，然後緊緊抓到手裡，這世上，錢比男人要可靠的多！”

　　說完她直接轉身上車，“開車吧。”

　　容重言看站佇立在原地看着尹曼如，“你就沒必要跟她說那麼多的，腦子不清楚的不只是她，整個尹家人就沒有幾個腦子清楚的。”

　　尹洋倒了，尹家老大應該趕緊收拔家裡的產業，只要安靜的當個平常人，柏廣立是絕不會趕盡殺絕的，至於尹曼如，在滬市名聲壞了，可以出國去，好好讀幾年書，將來不論是嫁人還是做事，都比像今天這樣，拎着行李跑到船上要跟陳黎去粵海的強。

　　艾陽輕嘆一聲，“我不過是想着，尹家倒了，首當其沖的就是尹曼如了，不然以她驕傲的性子，又怎麼會跑到船上去？就沖這些天陳黎根本不見她，她也該猜出來是怎麼回事了，”要不是覺得走投無路了，也不會做出孤注一擲的行為，她可是一慣享受別人的追求的。

　　容重言卻不像艾陽對尹曼如那麼寬容，在他看來，尹曼如之所以那麼做，不過是舍不得曾經的風光，還想保住過去的日子罷了，這種看不清現實的女人，再幫也沒有什麼用處。

　　顧勵行年輕身體好，在醫院里恢復良好，尤其是續夫人這些天一直陪在他的身邊，讓他體會到了多年未曾有過的關懷，以至於他都有些感謝這次的意外，畢竟沒有這場意外，他還是會跟以前一樣，偶爾去黃山路坐坐，跟續夫人連話都聊不上幾句。

　　“母親，我出院之後，搬到您那兒去吧？”顧勵行小心翼翼的看着正在一旁給他削水果的續夫人。

　　因為顧勵行住在華界的醫院里，顧千山罪行累累，是從來不敢出法租界的，所以只讓管家替他過來看了一眼，自己根本沒露面，顧勵行也不願意回到那個冷冰冰的宅子里，一個人養傷。

　　續夫人把削好的蘋果遞給顧勵行，“你年紀也不小了，是該成個家了，總不能一直跟我呆在一起吧？娶妻生子，慢慢的身邊也就熱鬧了。我聽說你跟鄭家小姐走的挺近的？覺得她怎麼樣？”

　　聽到續夫人說自己的婚事，顧勵行有些不好意思，他身邊的女人數不勝數，這些年真的讓他動心的，想想也不過安梅清跟艾陽兩人而已，偏這兩個女人還都不屬於他，“鄭小姐人還不錯，只是我跟鄭家有合作，這裏頭就有些別的想法摻在裡頭了，我也不瞞母親，我們能不能走到一起，還看後頭的生意進行的如何了。”

　　續夫人也知道顧勵行對建機場興趣很大，確切的說，只要是容重言做的事，他這個當哥哥的都很有興趣，“我覺得這種事你還是別插手的好，”

　　見顧勵行要說話，續夫人擺擺手，“你聽我說，雖然這黑道被人提起來就沒有過好話，但華國千年歷史，哪朝哪代沒有幫派？甚至許多時候，有些上不得檯面的事，官府的人還要藉助幫派的手去辦，你又何必非要洗腳上岸？”

　　“我知道你不願意被人看不起，其實只要咱們把煙土生意丟開了，其他的，還有什麼？煙花里的生意是喪良心一些，但不論是書寓長三，還是平常妓寨，做皮肉生意的也不是洪門一家，秦淮河還成就了不少佳話呢，當然，你若嫌這門生意不體面，收了煙花里也沒有什麼，”續夫人是真心實意為顧勵行考量的，而且說實在的，在她看來，煙花里比不得長三跟現在時興的歌舞廳夜總會，其實說白了做的也都是一樣的生意，誰也不比誰更高貴一些。

　　政府只要不禁，他們就能做一做，但煙土不行，那個可是禍國殃民的東西，早些年她不懂，但年紀漸長，見的多了，也知道煙土再碰不得，“你那煙土的生意是不能再做了，專心把你的影業公司，還有大舞台歌舞廳還有賭場做好了，其實也不比鄭家恭弘=叶 恭弘家賺的少。”

　　這些道理顧勵行也不是不懂，但他要的不只是錢，“可我想進滬市的工商聯合會，不想頭上頂着個‘黑’字，想跟那些名流們平起平做，”在自己生母跟前，顧勵行也不再顧忌什麼，把自己的想法盡數說出，“我跟重言都是您的兒子，可重言現在怎麼樣了？”

　　容重言是工商聯合會副會長，一旦王會長退下來，接任的必定是他，他還是公共租界的華董，就是那些洋人也得給他幾分面子，現在又攀上了滬市新任土皇帝柏廣立，會成立滬商銀行，成了柏廣立的左右手，而自己呢，“您不覺得重言有我這麼個哥哥，是件很丟臉的事？”

　　續夫人搖搖頭，“重言是姓容的，從我跟你父親把他送給容老闆開始，他就不再是我的兒子，也不再是你的弟弟，雖然重言一直認我這個母親，但我卻不能以母親的身份來要求他，你也一樣，他姓容，你姓顧，他父親是容竹卿，你父親是顧千山，你不要去想他是你的弟弟，他跟你沒有任何關係！”

　　顧勵行為什麼不去跟恭弘=叶 恭弘家公子，王家公子比？非要揪着容重言不少？說穿了，還是因為覺得容重言跟他是一母同胞，所以才對他的成就格外不能容忍罷了。

　　這樣的話續夫人明裡暗裡說的太多了，偏顧勵行執拗的可以，容重言走的越高，他心裏的不甘越濃，彷彿容重言做的這一切，都只是他是容竹卿的兒子一樣，“你不能這麼想，你要”

　　“顧勵行，你給我出來，讓我進去，放開！”

　　續夫人的話被打斷了，她不悅的皺眉，“誰在外頭？”

　　顧勵行已經聽出鄭允山的聲音了，“好像是鄭二公子，請他進來。”

　　真是說曹操，曹操到啊，剛才還說跟鄭家的婚事呢，續夫人站起身，親自過去把門打開，“原來是鄭二公子過來了，快請進。”

　　鄭允山沒理睬續夫人，徑直衝到屋裡，“顧勵行，你怎麼跟我交代？”

　　“怎麼了？出什麼事了？”顧勵行不悅的看着對續夫人不敬的鄭允山，冷冷道，“二公子是來看我的？”

　　鄭允山打量了一下躺在病床上的顧勵行，想到他的腿是去給尹家獻殷勤才斷的，不屑的扯了扯嘴角，“就當是吧，你這一傷可不要緊，咱們的生意是你不管了不是？我的兩萬大洋可不能這麼打水漂了，你得給我個說法！”

　　什麼意思？顧勵行看向門外，“何林呢？”

　　外頭的幫眾應聲道，“林哥好像有事，今天沒過來。”

　　看來顧勵行是什麼都不知道呢，鄭允山再次冷笑，“有事？是不敢來吧？那我就來告訴顧老闆，咱們的貨又被龍明溪給搶了，我不管，你的人辦事不力，我的錢可不能白扔，你得把錢給我賠出來！”

　　續夫人已經聽懂了，上次洪門的雲土在十六鋪被劫的事她是知道的，甚至也知道是容重言派人做的，但她本來就不贊成顧勵行再碰這門生意了，加上續貴生也說了，搶土是受柏廣立之命做的，續夫人便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顧勵行，只是勸着顧勵行放棄這門生意，現在滬市柏廣立說了算，他那麼恨煙土，對販煙土的人跟事，只會出手更狠。

　　“鄭二公子這是什麼話？我們洪門是做偏門生意的，滬市沒人不知道，這偏門生意利潤高風險大那是常識，鄭二公子投錢進來的時候，難道就光想着賺錢了？你可是鄭家的子弟，總不會邊做生意有賺就有賠的道理都不懂吧？”

　　洪門這陣子損失慘重續夫人也是知道的，顧勵行從外面高價收土她也清楚，現在又被扣了，這對洪門和顧勵行來說，都是雪上加霜的事，還要再賠給鄭允山兩萬大洋，顧勵行答應，續夫人都不會答應的。

　　不許顧勵行再做煙土生意是一回事，被人跑到跟前指着鼻子罵那是另一回事，要是這次讓鄭允山佔了上風，洪門就別再滬市道兒上混了。

# 第73章

　　鄭允山叉腰看着跟自己對臉站着的續夫人, 如果續夫人只是顧勵行的媽，他是不怕的，但她還生了個容重言，這就麻煩了，“夫人不能這麼說, 顧老闆勸我投錢的時候，可沒跟我說會賠的, 他還跟我說了, 有尹指揮使保着, 生意一準兒錯不了。”

　　“是啊, 這尹指揮使不是不在了么？鄭家也是生意人，難道你們跟人談生意的時候, 先說這門生意會賠錢？那多不吉利啊？但我們不說, 你不應該想不到吧？你可也是從小跟着鄭老闆在生意場上打滾兒的人, ”續夫人彈着指甲, 潑皮她見得多了，甚至早些年，她自己就是，鄭允山在她這兒還嫩着呢！

　　鄭允山沒想到續夫人這麼難纏，這跟他成天見的夫人太太們可完全不是一個路數, “不是，話不能這麼說, 是他, ”

　　鄭允山一指顧勵行, 當時顧勵行可是說的天花亂墜的，連女人都送給他了，又加上尹洋的關係，他才信了，可續夫人一句“尹洋死了”，這事兒就算完了？自己的兩萬大洋裡頭，還有弟弟鄭允光的錢，他怎麼交代？

　　顧勵行還沒從鄭允山帶來的消息里緩過神兒來，“你是說，咱們的貨又被劫了？”

　　顧勵行終於肯說話了，鄭允山恨恨的瞪了他一眼，“什麼被劫了，是被龍明溪給扣了，你的人被抓了個現行，龍明溪是嘗到甜頭了，連記者都帶着呢！我跟你說姓顧的，我不管什麼賺還是賠的，這生意我不做了，你給我的股份我也不要，你把錢還給我就行，要是叫我父親知道了，我會被趕出家門的！”

　　鄭家幾代經商，早年做蠶絲生意，後來做棉紗，還開了印染廠跟合布廠，若是叫他知道二兒子走私煙土，鄭允山都不敢想會是個什麼結果，“把我的錢還給我，不然鄭家不會放過你！”

　　這就是鄭家最有出息的兒子？

　　續夫人無語的看着紅頭脹臉的鄭允山，就鄭家子弟這德性，她都不能讓兒子娶那個鄭嘉惠，“鄭公子也說了，你們的貨被龍明溪給扣下了，那我們洪門的損失只會比你更嚴重，你跟勵行朋友一場，這個時候不伸手拉一把，還逼着勵行給你錢？我還是那句話，那些錢是你跟洪門合夥做生意的投資，不是勵行私人跟你拆借的，所以賠了就賠了，如果你覺得跟鄭老闆那裡不好交代，就跟他說你在股市上賠了不就好了？”

　　“母親，”顧勵行剛一開口，就被續夫人給打斷了，“你還傷着呢，幫里的事你別管，”她看着鄭允山，“如果鄭公子覺得冤的很，還可以請鄭老闆過來說話，我續月華奉陪到底！”

　　洪門堂堂滬市第一大幫，叫一個小P孩子欺到頭上，還賠他的錢？

　　別說這次洪門自己也損失巨大，就算是顧勵行做局騙了鄭允山的錢，那也只能怪他蠢，沒有這些蠢貨，拆白黨靠什麼吃飯？

　　“老闆，老夫人，”何林收到電話急匆匆的衝到醫院，他看到屋裡對峙的三個人，撲通一聲跪在顧勵行床邊，“是小的辦事不力，老闆您只管照規矩處置。”

　　續夫人不滿的踢了何林一腳，“你這是做什麼呢？勵行好端端的，你跪什麼跪？”看着就晦氣的很！

　　鄭允山卻像看到了救星，“你們聽到了吧，何林自己承認了，是他辦事不力，這事怨你們！”

　　續夫人真想翻個白眼，怪不得鄭家被恭弘=叶 恭弘家跟容家後來居上了，看看都養的什麼兒子？

　　“何林辦事不力，自然有幫規處置，這跟鄭公子沒有關係，”

　　何林是顧勵行手下四大金剛，平時也是個很能幹的，顧勵行又傷了，以後用得着他的地方還多的很，續夫人不願意委屈他，“煙土的事鄭公子已經說了，被龍專員抓到，不完全是你的錯，但消息是怎麼走漏的卻跟你們兄弟幾個脫不了關係，你先把鄭二公子送出去，然後回去把經手這件事的人都給我挨個查清楚了！”

　　見何林點頭，續夫人又道，“這陣子幫里接連出事，最需要大家上下一心，這時候寧可少賺一點兒，也不能讓人心散了，你回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來，一時的損失算不得什麼，想到洪門的筋骨，還早着呢！”

　　何林派人把鄭允山給捂着嘴架了出去，續夫人看着面沉似水的顧勵行，“我看趁着這次機會，你先把煙土生意停一停吧，連法租界都表示禁煙了，這種風頭上，洪門還是避一避的好。”

　　雖然連失兩批貨，但還沒有真正動到洪門的根本，這個時候收手，倒不失為一種示弱，“我聽人說過，柏廣立對鴉/片深惡痛絕，龍明溪是柏廣立的人，你跟他對上，是給幫里招禍呢！”

　　顧勵行輕扯嘴唇，“重言不也是柏廣立的人嗎？母親您說，這件事跟重言有沒有關係？”

　　續夫人深吸一口氣，“我不知道跟他有沒有關係，但我認為現在不是追究這個的時候，如果這件事跟重言沒有關係，是恭弘=叶 恭弘家，柏家，王家的子弟所為呢？你要怎麼做？殺了他們？你不用成天盯着重言，只把他當成那幾家的子弟就行了，想想如果是他們，你準備怎麼做。”

　　顧勵行捂着臉，“母親說的沒錯，我以前事事跟重言比，就照您說的，我不再比了，壞了我的大事，讓洪門遭受這麼大的損失，這筆賬不能就這麼算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即使現在不行，有一天我也一定要討回來！”

　　仇是要報的，但不是現在，“鄭允山說的也未必全錯，我覺得龍明溪確實是盯上你了，你就老實的呆在醫院養傷吧，等出院之後就搬到黃山路去，幫里的事交給何林他們，煙土的生意先停了，何林你去跟那些下家們好好說說，該賠的損失賠給人家，那些人舍不得重利的話，肯定還會從其他地方拿到貨的。”

　　“現在外頭亂着呢，咱們還是求穩的時候，”續夫人看着一臉不甘心的顧勵行，“機會以後多的是呢，你以為柏家真沒有用得着洪門的時候？”

　　何林覺得續夫人說的沒錯，他低着頭道，“這陣子長青幫也不老實了，跟咱們叫板呢，叫租界里的洋車行，都不許給咱們幫里交錢，誰敢交，就不許在路上走。”

　　還有這樣的事？顧勵行氣的直捶床，“這是什麼時候的事？你怎麼不告訴我？”

　　“有陣子了，我原先只當是小事，加上煙土的事搞得人焦頭爛額的，就疏忽了，沒想到現在越鬧越凶了，還有，”

　　何林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臉色鐵青的顧勵行，“容家的廠子去租界里散傳單，招工呢，還說修機場，也要工人，工錢給的還厚。”

　　容重言！

　　續夫人嘆了口氣，如果不是天生品性敗壞，或者真的沒有飯吃，普通百姓家的孩子誰放着正途不走混黑道兒？容氏招工，怕是幫里的門徒都會有人想走了，“由着他們吧，咱們總不能擋人的前程。”

　　“母親！”顧勵行正準備說叫何林抓幾個給底下人立立規矩，讓他們明白，洪門不是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地方，沒想到續夫人卻說由着他們？“這樣誰還會怕咱們？”

　　殺人立威固然不錯，但這種時候這種辦法卻不是最明智的，續夫人道，“你不是正想往上走的嘛，收保護費看場子，才能用多少人？而且留得住人留不住心，那些心不在這兒的人，抬抬手放了也不是什麼大事，而且就算是入了洪門，也不能攔着人出去做工啊？”

　　許多洪門子弟也是有工作的，加入洪門，是想着大家彼此有個照應，在外頭不被人欺負，“這次你跟鄭二公子崩了，正好從機場的生意上退下來，專心建你的大劇院，你手裡有這些生意，什麼華董不華董的，將來未必做不得，還有，你也可以再看看別的生意，工廠恭弘=叶 恭弘家鄭家開得，洪門也不是開不得。”

　　續夫人在黃山路公館冷眼看着這幾些滬市的風雲變幻，她也贊成顧勵行的部分想法，與其收保護費給有錢人當打手，不如自己有靠得住的生意，而且她也看了，這些所謂的實業家，其實也並不難做，只要有錢，出錢請人來做，什麼印染廠，合布廠，紗廠，棉廠，鄭家恭弘=叶 恭弘家做這些的時候，他們的當家人都懂么？

　　可兒子的眼光卻只囿於自己是黑道，他們是靠搶靠殺，“趁着現在這個時機，洪門在法租界也開廠子，幫里的兄弟們也可以到廠子里來做工，如果你不想開廠，開洋行也不是不行，其實路有很多的。”

　　這些顧勵行都想過，但他在想開始的時候，都免不了去想，容重言的生意做到哪一步了，他再做這些，永遠都只能跟在他的後面，拾人牙慧，有什麼意思呢？他想證明的是自己比容重言強！

　　“母親您別說了，一會兒鄧鵬過來，您就先回去休息吧，您說的話，我會好好想想，”顧勵行嘆了口氣，“這陣子洪門連番遭受損失，如果不拿出個章程來，道上的人會怎麼看我？”

　　“自古民不與官斗，除了長青幫帶着洋車行跟洪門做對的事，何林回去跟兄弟們商量對策出來，其他的咱們只能忍了，”續夫人覺得兒子執拗的讓她頭疼，“算了，你傷着呢，有事叫底下人去辦吧，”

　　她看到鄧鵬進來，起身拿了包，“何林送我回去。”

　　容重言沒想到這麼大半夜的續夫人會打電話讓他到黃山路來，待進了門，他看到母親瘦了許多，不免有些心疼，“母親這些天一直在醫院里？”

　　續夫人點點頭，疲憊的靠在椅子上，“坐吧，我叫你過來，是有事問你。”

　　容重言點點頭在續夫人對面坐了，“母親只管問。”

　　“我知道十六鋪的那船貨是你叫人劫的，那麼這次呢？是不是也跟你有關係？”續夫人跟容重言說話都是開門見山。

　　容重言一笑，從傭人手裡接過茶，“母親也知道的，我如今幫柏司令做事，他最恨煙土，把任務交給了我，我不能當做不知道，而且那次是我帶着人要去劫貨，沒想到卻被人搶在了前頭，”

　　他把過程大概跟續夫人說了，其實這事他沒讓續貴生瞞續夫人，她應該是知道的，“至於這次，我也是才聽說的，如果母親問我的意思，我是希望洪門能藉著這個機會，徹底把煙土的生意給斷了，如今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大家對煙土的輿論都很大，就算是東印度公司，也要做出姿態跟煙土劃清界限。”

　　雖然這些害人的東西，是他們帶到那些落後的國家的，“但咱們國人偏能自尋門路，在滇南自己種了起來，別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柏司令是一定要把滬市給清洗乾淨的，包括滬市周圍的地方，如果他能再往上走的話，江浙也不會倖免，”

　　因為煙土的毀害，國人日漸羸弱，國力維艱，靠這樣的國家又怎麼去跟列強抗衡？最短視的說法，就是徵兵，柏家也希望徵到的是身強力壯的年青人。

　　“現在洪門的日子不好過，勵行又受了傷，”續夫人也承認容重言說的都對，她又把鄭允山的事說了，“我原想着，勵行年紀也不小了，也該成家了，鄭家小姐以前在善蔭會我是見過幾次的，挺能幹的一位小姐，可現在這樣子，怕是不成了。”

　　“你們機場的事到底怎麼樣了？”顧勵行盯着滬市機場，續夫人其實也想着容重言如果願意拉他一把，兩兄弟就算不能親如手足，起碼能緩和一下關係。

　　容重言也不瞞續夫人，滬市銀行已經開始籌建，他們還成立了建設公司，準備在證券交易所發行股票，籌集建設機場的資金，而且柏廣立的野心，並不僅僅是在要滬市建個機會，他還想成立屬於松滬軍真正的飛行大隊。

　　續夫人聽的一頭霧水，但卻知道這次兒子跟柏家都是來真的，“我也勸過勵行了，其實就算是想上岸，並不一定非要在你們的生意里摻上一腳，像大家一樣開廠子開貿易公司也挺好的。”

　　容重言怎麼會不知道續夫人的心思，父母的心總是想要看到子女感情和睦，但他卻不能給續夫人什麼承諾，“是啊，現在可做的事真的很多，並不一定非要插手到機場上頭來，就算是只做百貨零售，也是一門不錯的生意，那邊可是比公共租界人口多還要繁華一些。”

　　就沖這一點，容重言不知道多羡慕顧勵行，真是守着寶山不知道怎麼發財啊！

　　而且願意住在那邊的人也很多，就是蓋房子來賣，也是利潤極為豐厚的生意，可他，非要守着煙土不放手，招人不待見是肯定的。

　　容重言把路都指出來了，續夫人還能再說什麼？看時候不早了，起身送他出門，“勵行的身體一時半會兒不能恢復呢，我會看着他，也會看着幫里的事。”

　　容重言回頭鄭重的看着續夫人，“母親，小艾常跟我說，女人跟男人沒什麼不一樣的，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一樣，就像這洪門，當初沒有母親，恐怕就能今天的規模，這些年您一直退居黃山路，倒不如趁這個機會出來走走，”有續夫人在，顧勵行也不敢為所欲為，容重言並不想真的跟顧勵行走到你死我活的那一天。

　　續夫人聽懂了容重言話里的意思，“我知道了，如今幫里也是多事之秋，我會盯着的。”

　　艾陽一聽見容重言回來，就迎了過去，她指了指一旁的麻將室，“伯母她們估計還得再搓四圈兒，這幾天家裡的客人絡繹不絕，我準備明天搬回寶昌路去。”

　　容重言點點頭，“你先回去吧，一會兒我找你說話。”

　　他得跟汪夫人打個招呼，尤其是那些來打牌的人，許多並不是真的為了跟汪夫人搓麻將，只是為了跟他搭上話罷了，這種情景容重言自小跟着父親見得多了。

　　因為尹洋的事，艾陽在滬市留的夠久了，一回到寶昌路公寓，她簡單的收拾了一下，就開車回信河莊子上去了，這眼看枇杷已經開始掛果了，莊子上的工作可就得籌備起來了，她得回去看看了。

　　等到了信河，艾陽人都沒進村呢，就看見他們圈定的新廠房那邊熱火朝天的，艾陽直接開車過去。

　　還別說，汪俊生真是個幹才，這才多久啊，拆遷已經完成了，因為莊子里的果子還早着呢，莊戶們直接被征成了民工，可以再領一份工錢，還有任嫂領着幾個女人給做飯，包吃還給錢，還是給自己莊子上蓋廠子，大家幹勁都足的很，基本不用馬老大去催，到了上工的時候，互相喊着就過來了。

　　馬老大眼尖，遠遠的就看見艾陽的車了，他忙放下手裡的活迎了過去，“東家回來了！”

　　艾陽從車上下來，“回來了，你們速度挺快啊？不錯。”

　　馬老大抹了把臉上的汗，“汪經理請來的洋人工程師都誇我們呢，說等正式開始乾的時候，也叫我們過來幫忙，還能跟着學些把式。”

　　這泥瓦匠磚瓦匠木工在鄉下都算得上是正經手藝人，會門手藝可是能養活一家子的，人家洋人這麼一說，莊子上許多男丁都躍躍欲試，幹活更加不惜力氣。

　　“嗯，但不能耽誤果園裡的活計，要是有人更想學這些，那你就跟他們說清楚，果園裡的差使就不要領了，”都是體力活，一心二用的話，會出事故的。

　　馬老大點點頭，“我知道了，這些果樹才是咱們莊戶們的根本呢！”

　　艾陽又去任嫂她們臨時搭建的工棚里看了看，隨手掏了幾塊錢給李嫂，“這些錢你們拿着給大家添點兒油水，都是力氣活，不吃點兒硬實的干不動。”

　　李嫂慣會做人，立馬舉着手裡的鈔票沖外頭的人喊上了，告訴大家東家又給了賞錢，這幾天他們都能吃上肥膘肉，引得工地里一片歡聲笑語，有眼色的都開始說他們命好，遇上了百年難得一見的好東家。

　　“那個，”馬老大一直等在外頭，見艾陽出來，走過去，“東家，還有件事。”

　　馬老大不是個油滑性子，他說有事那就肯定是有事，“說吧。”

　　“就是隔壁莊子上的人，老來問我，能不能過來做工，”這四鄰八鄉的大家多少都能沾點兒拐彎親，長着眼睛的都看見了，自從信河莊子換了東家，莊戶們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過的滋潤，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但心眼兒活的，就想着以不能過來跟着大夥做工，拿一份活錢兒。

　　“這個么，你閑了自己算了算，咱們果園需要多少人，然後再把往滬市運貨的人也算上，”這些艾陽心裏也有賬，其實果園裡有用不了多少人的，壯勞力的話，也就是卸果子的時候可以請些零工，至於將來罐頭廠里，因為那都是入口的東西，艾陽更願意用自己莊子上的人，尤其是在她看來，女員工的忠誠度更高一些，也更安於現狀，有這麼一份工作，莊子里的女人干起活兒來都不用催的，一個個都是又快又好，生怕哪一點兒沒做好，被炒了。

　　“至於蓋房子的時候，我會跟汪經理說，如果需要零工，就叫他找你，但有一條，你提前跟咱們的說明了，蓋廠房做什麼，不要跟外頭的人說太多，”還是那個原因，艾陽這兒做的都是食品，衛生跟安全是重中之重。

　　馬老大點點頭，“我知道了，汪經理也跟咱們說了，只說是給麵粉廠那邊建個庫房，不讓對外說是咱們莊子上自己蓋廠呢！”

　　還是汪俊生會的多啊，艾陽點點頭，“要是我不在，莊子上有事你拿不定主意的話，只管去找汪經理，汪經理不在，問麵粉廠的副廠長也行，”整個容氏都知道她跟容重言的關係，她這邊的事，相信那邊的人會幫一幫的。

# 第74章

　　中午吃過飯, 艾陽從自己床底下把最後一次劫賭客存下的東西給拔拉了出來，這些東西一直放在她這兒，早晚是個禍害, 她拿了袋子把這些裝了, 直接坐船去了十六鋪。

　　因為龍明溪在十六鋪大刀闊斧的禁煙，十六鋪的煙館都關了門, 艾陽驚訝的發現，整個鎮子彷彿都冷清了許多, 艾陽先從水果街逛起, 說起來這些水果商也都挺有辦法的，她們莊子的枇杷才開花, 人家鋪子里已經擺上鮮果了, 草莓櫻桃, 桑椹甚至菠蘿都有, 當然，價錢也讓艾陽嘆為觀止。

　　艾陽溜達了一圈兒，轉身進了間茶樓，叫了個包廂坐了，換好衣服，推窗看了看後街沒人，飛身下去, 慢悠悠的轉到十六鋪最大的一間當鋪里, 拎着東西走了進去。

　　艾陽之所以敢直接在家門口“銷贓”也是有原因的, 一來豐城她不能去, 小地方未必能吃下她這些東西，太遠的縣城她來回不方便，萬一容重言打電話來，她不在家，不好解釋。

　　二來么，十六鋪這會兒亂成一團麻，孫同義跟趙國璋尿不到一個壺裡，自己人還斗的烏眉赤眼的，顧勵行還在床上躺上，對於追贓的事勢必大家會有所敷衍，就算是真的這些東西送到顧勵行跟前，也不過是再給他添點兒亂，提醒他一下，他還有個暗藏的敵人沒抓到呢！

　　而且艾陽選的這家當鋪她之前還打聽了一下，說是姜達老婆馮氏娘家開的，說起來姜達雖然被她送去挖溝了，姜太太卻是個奇人，根本不管男人能不能回來，回頭先把姜達的幾房姨太太都給賣了，原先住的宅子她也直接搬了出來，自己買了處靠近娘家的小宅子，藉著姜達的名頭，倒也能守着自己攢下的錢過自己的小日子。

　　艾陽私以為這才是最聰明的辦法，姜達弄了那麼多小妾姨太太的，這大老婆能有多少感情？認死理兒到處找人才是傻呢，倒不如抱着錢自己過日子，吃好喝好長命百歲。

　　馮氏的娘家以前只是個小生意人，因為姜達的關係，生意倒也做大了，這間當鋪就是馮家的生意，由馮氏的弟弟馮輝佑經營着，似乎也沒有什麼惡名。

　　馮氏當晚就看到了弟弟擺在她面前的那批貨，因着姜達的關係，顧勵行當初送到周邊的失物圖冊，他們不但是見過，姐弟兩個還討論過，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可沒想到，這些東西居然出現在自己家當鋪里。

　　馮氏的弟弟馮輝佑看到貨后就慌了，“姐，這可怎麼辦啊？我又沒膽子把人留下，就悄悄叫強子跟着，結果，”強子可是他們當鋪里最伶俐的夥計了。

　　馮氏看着桌上的那隻鼻煙壺，她閑沒事跟着弟弟也學過一些，這一看就是宮裡出來的老物件兒，“結果怎麼著了？”

　　馮輝佑低着頭，“那人把強子直接扔到十幾裡外的蘆葦盪里了，強子說，他跟着那人出了十六鋪，人就看不見了，他正四處找呢，結果後腦勺一疼，就什麼也不知道了，就記得耳邊有人說，要是想跟姜達做伴兒，就把這些東西送到洪門去！”

　　馮輝佑都快哭了，他姐夫生死不知，他可不想去跟他做什麼伴，“姐，那人知道是咱們當鋪派的人，還知道咱們跟姐夫的關係，這可怎麼辦啊！？”

　　他就不該多事，結果把自己套進去了。

　　馮氏把桌上的東西收回到盒子里，“這事除了你跟強子，還有誰知道？”

　　“還有咱們當鋪的朝奉，”當時是朝奉看到東西有些蹊蹺，叫人去後院請的他。

　　“這樣吧，咱們就裝着沒認出來，你把東西收起來，再別叫人看到了，”馮氏凝眉道，“我覺得當東西的人，跟抓你姐夫的應該是一個人，那麼多人無聲無息的消失了，也不差再添咱們姓馮的幾個，所以，嘴一定閉緊。”

　　馮輝佑都快哭了，“嗯，我知道了，我回去就叫強子回老家去，咱們老家的地要種了，強子過去替我看看。”

　　馮氏點點頭，“這樣也行，你以後也靈醒一點兒，萬一那人再找來，他提什麼要求，你都先答應着他，但是洪門那邊萬不可走漏了風聲，現在你姐夫不在了，分堂那邊又斗的厲害，咱們躲的越遠越好，何況當初的事，也不是趙孫二人經手的。”

　　如果姜達在，恐怕這兩人還來不了十六鋪分堂，馮氏覺得他們未必希望姜達再回來，“你記住了？”

　　馮輝佑再次點頭，“姐，靠這些東西，說不定能找到姐夫啊！”

　　“靠這些？你看清楚人家的長相了嗎？知道人家住哪兒嗎？這些東西就算是送到顧老闆手裡，除了把你跟朝奉弄過來翻來覆去的審，你以為還會有什麼結果？到時候就算是那個綁你姐夫的人不出手，你也活不了多久！”

　　馮氏冷冷一笑，姜達沒發跡的時候她就嫁給他了，太清楚洪門裡都是些什麼人了，“你知不知道六姨太現在去哪兒了？”

　　六姨太？那個姜達才抬回來沒多久的姨太太？“我沒注意，你不是”所有的姨太太不都是叫馮氏這個大老婆給賣了嗎？

　　馮氏搖搖頭，“別的都是我處置了，她是被顧老闆帶走的，至於去哪兒了，我就不知道了。”

　　馮輝佑咽了口口水，“我知道了，這件事我不說，打死我也不說。”

　　他回去就把今天收上來的東西鎖他屋的保險箱里，再不出世了。

　　“這些都是好東西，好東西不怕放，你且存着，過個十來年，或者是什麼時候去外地了，再出手，”馮氏嘆了口氣，用這個理由讓弟弟別覺得自己做了賠本的買賣。

　　艾陽沒想到自己賣個東西，還真的被人跟上了，只可惜當鋪派出來的夥計，招呼客人水平不錯，跟蹤水平就太差了，只差沒在自己腦門上貼上：我在盯人呢！

　　幾個大字。

　　都是普通百姓，艾陽把人拍暈嚇唬了一下，就徑直換回衣裳回了信河莊子，這次她準備在信河住上些日子再回滬市去，畢竟這兒才是她自己的地盤兒。

　　她才一進白樓，老胡頭就過來了，“東家東家。”

　　這是有事？艾陽停下腳步，“怎麼了？”

　　老胡頭也是等了艾陽一天了，終於找到了單獨說話的機會，“是這樣的，這陣子您沒回來，我跟李嫂一直找不到機會跟您說，李嫂倒是跟汪經理說了，但他說是小事，留着您來處理，”

　　老胡頭撓撓頭，嘆了口氣，“我也是看不下去，可別人的家事咱又不好插言。”可事關艾陽，老胡覺得自己端着主家的碗呢，就不能不替艾陽上點兒心。

　　等老胡頭把話說明白，艾陽才知道原來是任嫂的事，怪不得人家說是包子就別怪狗跟着，這惡人極品，都是好脾氣的人慣出來的啊！

　　自從她跟任嫂商量好，每月扣她五塊替她存着之後，任嫂婆家就對她減了工錢的事很不高興，後來玲丫回去了一趟，任嫂婆婆一看小丫頭高了還胖了，就更覺得兒媳婦一定是騙了她，肯定是背着她把工錢私藏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帶著兒子找到信河莊子上來了。

　　只要讓她發現兒媳私藏工錢，她不但要當眾把她教訓一頓，還要跟這裏的東家說清楚，以後每月任嫂的工錢，由她兒子過來領！

　　“當時您不是不在么，我跟李嫂就把人攔下了，任嫂就是過來做工的，哪有幫傭的家裡人找到東家門兒上鬧事的道理？”老胡頭對任嫂家裡人也服氣的很，“跟她婆婆來的那個小伙子，還打官腔呢，我呸，汪經理都不像他那麼說話！”

　　李嫂跟老胡頭都是見過容重言的人，哪裡會把任家人看在眼裡，李嫂更是替艾陽做了主，告訴任家婆婆，這個莊子都是他們東家的私人產業，如果他們敢在這兒繼續鬧事，她就會叫馬老大把他們抓起來，送到官府去，李嫂還威脅說，她們東家跟鎮公署的人，甚至是滬市巡捕房的人都很熟，惹怒了她們東家，就算是回到滬市，也休想有好日子過！

　　呃，不得不說，李嫂真是個人才，艾陽扯扯嘴唇，“我知道了，這家人貪心不足，等任嫂下工回來，我跟她談談。”

　　白天艾陽在工地上，後來又去了十六鋪，任嫂一直沒有找到機會跟她認錯，等晚上艾陽叫她，她忙走到艾陽跟前，不等艾陽開口就道，“是我錯了，我已經跟家婆說了，她們再不會來了，真的！”

　　真不行的話，她就把藏的錢交出去，只要能買個安生日子，她從生過了玲丫，就到處幫人做工，信河莊子雖然離家遠，卻是她遇到的最好的去處，任嫂實在舍不得離開這裏。

　　艾陽看着任嫂的表情，這話她根本不相信，“你什麼性子我也知道一點兒，你什麼也不說的話，最終受委屈的是你自己，還有玲丫，何必呢？剛才我出去散步，還看見玲丫跟莊子里的小夥伴們玩呢，小姑娘別提多開心了，你要她這種平靜日子馬上就消失？”

　　聽到艾陽提女兒，任嫂的眼淚下來了，“我婆婆她，”

　　李嫂表現的很強勢，信河莊子里的人心又齊，任家人沒有佔到什麼便宜，但等她回家的時候，婆婆又換了一副嘴臉，而且還提了一個叫人無法接受的要求。

　　“你小叔子不說當官的事了？”居然讓任嫂求自己，把她小叔子安排到容氏的洋行里工作，她的臉怎麼那麼大呢？

　　任嫂搖搖頭，“考了，又沒考上，他年紀也不小了，再耽誤下去連媳婦都說不成了，東家您別誤會，我當時就拒絕了，我只是過來幫傭的，根本不可能辦成這樣的事。”

　　“嗯，你拒絕他們是對的，因為我不會答應你這種要求的，”艾陽淡淡的看着任嫂，“你過來幫我做工，我是付了工錢的，說的再直白些，咱們算是銀貨兩訖，別說你婆家人不是什麼厚道人，就算他們是，我也不會同意這樣的要求的，不然我要不要把李嫂的兒子也安排過去？讓馬老大的妹子去萬國百貨？”

　　看到任嫂差愧的無地自容，艾陽才放緩了聲氣，她不是不知道任嫂是個善良的女人，但她終究是任家的媳婦，這親疏決定一切，如果被人反覆嘮叨，時間久了，未必不會有：

　　這麼小的事，我幫她又是釀酒又是做果醋的，她都不肯伸伸手，叫我在婆家這麼為難！

　　一旦她生出了這樣的想法，那跟自己的罐頭廠可就離了心了。

　　“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得寸進尺之人，你拒絕你婆婆是對的，我也知道這樣一來，你在婆家的日子必不會好過，”

　　艾陽想了想，“不如這樣吧，現在咱們的罐頭還沒有正式開始，你先回家一陣子，”她得再逼一逼任嫂，如果真的是激不出她的火性來，那也算是仁至義盡了。

　　見任嫂驚訝的張着嘴，眼淚簌簌往下掉，艾陽擺擺手，“咱們要想個一勞永逸的辦法才行，不然你婆婆隔段時間來一出，總是不好的，你帶着玲丫先回去，跟你家裡人說，我來了，知道她們來鬧的事，叫你帶着孩子回家去，你回去之後，再找事情做好了。”

　　“反正我這兒沒有給自己工人發工資之外，還要給她家裡人安排活計的規矩，也沒有把工錢發給別人的規矩，你叫你婆婆在滬市替你尋一尋，有這樣的地方，你去那兒上工就好了。”

　　“東，東家，我，”任嫂搓着衣襟，都要給艾陽跪下了，“我再也不敢了，真不敢了！”

　　艾陽擺擺手，“現在咱們這裏還不忙，給工地上做飯，楊媽跟李嫂都幹得了，你先回去歇兩個月，找不到合適的，咱們再商量。”

　　李嫂也慌了，任嫂天生性子軟，還勤快，她來了之後，李嫂都跟着少做了許多事，可現在任嫂被打發回家去，她的活可都是自己的了，“東家，任嫂已經把人給趕走了，真的，我天天說她呢，她再不會犯傻了！”

　　“不會犯傻？”艾陽可不這麼認為，就在信河莊子里，她是真的見識了華國女人的忍耐力了，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而因為在白樓上工，被家裡人善待的李嫂，反而是一枝奇葩，還會被其他女人ＤＩＳＳ不賢惠！

　　之前艾陽還看見過莊子上的男人打老婆，被她叫馬老大將那個喝多的男人掛在果樹上醒酒，結果那人的老婆反而又哭又嚎的來求情，說是男人是她們家的頂樑柱，萬一病了，她們一家老小靠誰去？

　　艾陽也是佛了，這女人在罐頭廠上工，一個月掙的比男人還多呢，怎麼男人就成了頂樑柱了？

　　但她沒辦法改變現狀，只能告訴馬老大，這種愛喝酒且一喝酒就管不住脾氣的人，不堪大用，以後髒的累的可以安排他去做，需要耐心細心的活，就不必安排了。

　　這樣的人叫他在外頭把過剩的精力消耗了，回家還能安生點兒。

　　不但如此，艾陽還毫不避諱的讓大家知道她的取向，凡是在家裡對老婆好，疼愛子女的，就會得到相對好的崗位，甚至被人笑話的李嫂，過年的時候，艾陽還多給她男人跟兒子一人一塊錢，說是給他們的私房，李嫂不許沒收！

　　艾陽知道教現在的男人尊重女人，是一件很艱難的事，但在她的這一畝三分地上，不管是罰還是獎，她都想試一試，起碼在她眼皮底下，不允許這樣的事發生。

　　所以相比自己，任嫂跟婆家人更親，畢竟那邊還有她的丈夫跟兒子，現在任嫂還沒有完全糊塗，沒把自己“扣”她五塊的事供出來，如果供出來，只怕任家人還有得鬧呢！

　　艾陽沖李嫂眨眨眼，“我累了，睡覺去，你收拾一下，把手頭的工作給李嫂還有楊媽交接一下。”

　　看到東家的眼色，李嫂立馬心領神會，她就說嘛，自己這個東家別看嘴巴厲害，力氣大，其實是個再軟和不過的人，尤其是對莊子里的女人，過個年還給發花布，大紅大綠的看着喜慶不說，連有些愛貼男人的女人，也沒辦法用這布給家裡頭做新衣裳。

　　等艾陽上樓了，李嫂拉着已經六神無主的任嫂回她自己的屋子，“我幫你把東西收拾了，明天你趕一早的船，早點兒回去了，還能趕緊去經濟行掛上名字，再找一家。”

　　任嫂驚訝的看着李嫂，她一到白樓，就把一直在白樓做工的李嫂當自己的姐姐一樣，什麼活都爭的干，而李嫂也一直說把她當妹妹一樣，常常聽她說話，還願意開解她，給她出主意，任嫂時常慶幸，自己找到了一個好地方，遇到了這麼多好人，可今天李嫂是怎麼了？

　　“李姐，你，你就不能幫我跟東家說說？我以後什麼活都做了，真的，要不，我不把玲丫帶過來了，”想到跟着莊子里的孩子一起去讀書的玲丫，任嫂的眼淚就開了閘，女兒從來沒有這麼快活過，還跟她說學堂里的先生都誇她讀書認真，“要不我跟東家說，那五塊我也不要，”她可以少拿錢，只要東家肯把她留下。

　　這太太實誠了，怨不得婆家人都不把她往眼裡放呢，“你在莊子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咱們東家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平時可是最向著咱們的，就看得男人在女人跟前耀武揚威的，你看看就是那位容先生，容大老闆，在咱們東家跟前兒是什麼樣的？”

　　任嫂有些不明白李嫂跟她說這個是什麼意思，她懵懂的望着李嫂，“李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啊？”

　　李嫂嗔了任嫂一眼，“這還不明白么？咱們東家自己就是個要強的，你想，她一個米糧店家的姑娘，嫁到豐城梁家，多少人求不來的親事？她是怎麼做的？離婚了啊！”

　　這怎麼越扯越遠了，還是東家的事，任嫂往樓上看了看，“這事兒不能亂說。”

　　“這有什麼？又不偷又不搶的，有啥不能說？”李嫂覺得自己對艾陽的脾氣摸的更准一些，“我就是告訴你，咱們東家有多剛強，所以呢，她最見不得別人被人欺負，尤其咱們這些還都是她身邊兒的人！你是什麼人？你可是罐頭廠的技師！”

　　李嫂有些不太明白“技師”是什麼官兒，但從任嫂的工錢上就能看出來，艾陽可不是讓任嫂來當普通的幫傭的，“你這樣的人，一個月拿的比學堂里的先生們還多了，可你過的是啥日子？東家是真的心疼你，才把你攆走的！”

　　心疼她還攆她走？“我聽不明白”

　　“嗐，我不跟你說了，我就跟你說一句，你要是想再回信河莊子里幹活，就回家把規矩給定好了，那些人想吃你的喝你的，就老實在一旁獃著，不然你一分錢也不往家拿！”李嫂嫌跟任嫂說話費勁，直接給出了主意，“別提什麼婆婆家法的，別看你們是城裡的，家裡數數，還不定有我們這些鄉下人錢多呢，這年頭啊，誰有錢誰說了算！不然你以為你婆婆為什麼跑來想要你的工錢？還不是她心裏也清楚，大洋才是家裡的規矩！”

　　任嫂驚訝的看着李嫂，真的是這樣嗎？她站起身在屋裡來迴轉了幾圈兒，抬頭從窗戶里看見女兒蹦蹦跳跳的回來，就像婆婆看見白樓時說的那樣，別說是住在樓里了，就是樓后的倉庫都比他們在滬市住的敞亮，她帶着玲丫在信河莊子哪裡是做活呢，簡直就是來享福了！

　　難道她要女兒重回去，吃剩飯撿煤核兒，挨打受氣嗎？任嫂一跺腳，“我去跟東家說！”

　　“誒，你要跟東家說什麼？”這慫人真的發起火來，可也嚇人着呢，李嫂趕緊去攔任嫂，“我跟你說，你可千萬別惹東家生氣，”她可是能把一個大男人扔出去的女人！

# 第75章

　　艾陽沒想到任嫂這麼快就邊過來了, “你真想好了？”

　　任嫂重重的點點頭，“我想好了, 我不回去了, 只要東家不嫌棄，以後信河就是我的家, 我在這兒做工，供玲丫讀書，將來她要是書念的好, 我就讓她讀中學, 上大學，她不能再過我這樣的日子。”

　　“可你還有孩子父親跟兒子呢！”艾陽道。

　　任嫂一咬牙，“我們家那位也不是不會掙錢, 君寶是任家的長孫，他奶奶也疼他着呢, 絕不會餓着他, 以後真不行，我把他也接過來，”

　　怕艾陽誤會, 任嫂趕緊又道，“我會在莊子里跟人租間屋子，用我的錢養孩子，將來不論是上學還是成親, 我這個娘都供！”

　　至於她那個把家看的比她跟孩子重要的男人, 那就讓他好好跟親媽還有弟弟妹妹過吧！

　　艾陽欣賞的看着任嫂, 這就對了，如果任嫂是那種離了男人無法生存的女人，她不會逼她這麼做的，因為生存大於一切，但任嫂明顯不是，她跟丈夫一起擔起了整個家，奉養公婆也沒有問題，但養着兩個米蟲弟妹就沒有道理了，“你既然決定了，那就照你說的辦吧，但是如果你哪天後悔要走了，我也不會再留你的，而且也不會給你第二次機會。”

　　任嫂堅定的點點頭，“我明白的，我知道什麼對我才是最重要的！”什麼賢惠孝順，可一邊兒去吧，什麼也沒有她的兒女重要！

　　相信了任嫂的決定，艾陽又在信河呆了幾天，她雖然不信馮氏姐弟會把她賣給洪門，但還是留了一手，又去十六鋪轉了轉，見十六鋪風平浪靜的，馮家的當鋪也一切如常，才微微一笑，轉身離了十六鋪，準備明天就回滬市去。

　　汪俊生聽說艾陽要回滬市了，長舒了一口氣，他真的被自家老闆快給整死了，他當初追自己媳婦的時候，自問也是個厚臉皮愛纏人的，可也沒有像容重言這樣這麼能纏人啊？

　　若不是收到容重言的電話，汪俊生都不知道艾陽回信河了，而且從艾陽回信河那天起，汪俊生每天必接容重言的電話，不但要詳詢艾陽的衣食住行，是否開心，還要追問艾陽歸期。

　　可他只是臨近麵粉廠的經理，兼信河工地的總指揮，別說艾陽是有主的人，就算是沒男朋友，他這個有主兒的也不能打聽的太細啊？何況汪俊生堅信，這些事容重言肯定在電話里也是問過艾陽的！

　　現在艾陽跟他說自己要回滬市幾天，汪俊生都想立馬把人親自送回滬市，交到容重言手裡，並且鄭重向艾陽表示，麵粉廠那點兒事根本不夠他施展的，信河莊子的事可以放心交給他，他一人完全料理的過來，真有什麼不委決不了的，一定會积極給艾陽打電話。

　　所以，艾陽還是老實呆在滬市容重言的眼皮底下，這樣他的耳根才能清靜一點，不再想盡辦法打聽白樓里的起居了，艾陽多呆幾天，信河莊子里的人非拿白眼看他不可。

　　艾陽被汪俊生恨不得立馬把她塞進車裡讓她趕緊滾蛋的態度逗的直笑，“汪經理太客氣了，怎麼說罐頭廠也是我自己的生意，我不操心怎麼行？哎呀，麻煩你這麼久我也挺不好意思的，要不我在這兒當監工好了，你也不用成天往這邊跑了，還能下班多回家幾趟。”

　　“不用不用，我可以的，”汪俊生連連擺手，開什麼玩笑呢，她再不走，容重言該來了，老闆一來，他這個獅子大王的日子才真正難過呢，“我跟你說，這陣子滬市也挺忙的，建設公司的股票已經發行了，漲勢喜人，柏司令從國外請的飛行教官也來了，聽說滬大的學生都有人報名要學開飛機呢！”

　　“嗯？有這樣的事？我怎麼沒聽說？”容重言這明顯的不厚道啊，她都說過多少次了，想試一試，為什麼真的要辦飛行學校了，不告訴她？

　　汪俊生這種人精，怎麼會看不到艾陽臉上盎然的興緻？“李小姐居然不知道？也是，這事兒還沒有在報紙上公布呢，現在幾家軍閥都知道了空軍的重要性了，一個賽一個的要建空軍呢，東北那邊走的最快，咱們松滬軍跟北平算是開始的最晚的了，這不柏司令終於當家做主了，可不得好好按着自己的性子來？”

　　汪俊生對柏廣立還是挺推崇的，畢竟柏家在滬市可比什麼尹洋跟陸士珍年頭還長，而且一向沒有什麼惡行，“柏家幾兄弟那可個頂個的驍勇，都是虎將！”

　　這是說書呢？現代戰爭，要的是指揮官，艾陽把心思都落在飛行教官的消息上了，“明天我就回去，莊子上有什麼事，就麻煩你了，”她又把任嫂的事格外跟汪俊生交代了，“如果她後悔了想回家去，那你就讓她回去就行了，但如果任嫂自己不願意，誰也不許來莊子上把人帶走，她丈夫也不行。”

　　汪俊生是個頂疼媳婦的，聽艾陽這麼說，點點頭，“你放心吧，這麼能幹的女人還不知道多疼着，任家是自找苦頭吃呢！”

　　昨天接了艾陽的電話，知道她今天回來，容重言一大早就在寶昌路公寓等着她了，聽見樓下的車響，容重言推開窗子站在陽台上，“你終於肯回來了。”

　　艾陽怎麼這話里聽出了點兒“閨怨”的意味，她抬頭沖陽台上的容重言笑道，“怎麼，不歡迎我回來？我可是聽說有人想我了，才趕回來的，看來我是聽錯了，”

　　她擰身擺出要上車的樣子，“那我可回去了，那邊地基都快弄完了，我得回去盯着呢！”

　　容重言搖搖頭，自己在艾陽跟前從來沒有贏過，“是我想你了，盼着你回來呢，”他轉身下樓，看着站在門外的艾陽，張開雙臂，“我想你了。”

　　艾陽“嘻”的一笑，飛身跑過來跳到他的懷裡，“就是嘛，想我就直說，”她在容重言唇上親了一下，“我也想你了呀！”

　　容重言也不鬆手，直接抱着艾陽回到客廳里，“我一早就過來了，”他指着餐廳里罷的早點，“餓不餓？”

　　艾陽早上是吃過早飯的，但看到桌上的粥，立馬又餓了，美食當前，她還是先放過容重言，“放我下來，我餓死了。”

　　“你早上沒吃東西出來了？”容重言眉頭微皺眉，把艾陽放到椅子上，“你那兒的人呢？”

　　艾陽已經飛快的夾了只包子咬了一口，“吃了，但這不是又餓了嗎，”她挺了直胸膛，“我這不是還在長身體嘛！”

　　天氣轉暖，艾陽又比別的人更加不怕冷一些，所以早早的穿上了裙子，容重言的目光不敢在她微挺的胸上停留，可那盈盈細腰又叫人喘不過氣來，“嗯，我也覺得你比以前高了點兒，”

　　他伸手比了個高度，“以前才到我這裏。”

　　是嗎？艾陽歪頭想了想，又看看容重言，沒辦法，容重言目測應該要超過一米八五了，在華國人里，也算是有高度的了，“看來我還是有發展空間的，”艾陽現在也就一米六的樣子，站在容重言身邊，剛剛能到他的肩頭，對這一點艾陽表示很不滿，她可不想像個掛件兒一樣，跟在容重言身邊。

　　艾陽的個子在女人里也不算低的，容重言覺得這樣挺好的，嬌嬌小小的，乖的時候惹人憐愛，跟自己鬥嘴的時候，又跟個小辣椒一樣，叫人慾罷不能，老想逗着她多說幾句。

　　“你再胖一點兒就好了，個子高低無所謂的，”容重言回想了一下抱着她的感覺，笑道。

　　“胖一點兒？”艾陽幾隻包子下肚，人不餓了又開始冒壞水，她裝作無意的故意把手放在肋間，“這裏？你嫌我小？”

　　容重言看着艾陽細白的手指托着她胸前的豐盈，還問自己是不是嫌她，臉一下子就紅了，“咳，不是，我從來沒有嫌過你，你別那樣。”

　　艾陽噗嗤一笑，還真是個小可愛，“好啦，我不是在徵求自己男朋友意見嘛，哪裡錯了？”

　　容重言走過去拿起桌上的粥，“喝粥，我一會兒還要開會呢！”他是趕在開會前過來見一見艾陽，看到了她，一直空落落的胸口才會被放滿，人也會再次充滿了力量。

　　艾陽抿嘴一笑，“你開什麼會啊？我聽汪經理說你們的股票漲的很好？看來買飛機，培養飛行員是有希望嘍？”

　　容重言放下湯匙，聽艾陽這話音兒，她是又打這個主意呢，“嗯，昨天俄羅斯的飛行教官過來了，還請了個在國外念航空學校的飛行員，過幾天就試飛。”

　　不是吧，這麼快？“你們機場不是才開始嗎？怎麼飛？跑道已經好了？”

　　容重言看了艾陽一眼，他對自己這個女朋友時常口出奇談怪論已經習慣了，“之前松滬軍不是有兩架飛機嘛，當時用碎石和瀝青做了條跑道，大概試一試，柏司令忍了這麼多年，”

　　明白了，一朝權在手，要把令來行，不過柏廣立要行的是對滬市有益的令，她自然也是雙手支持的，“這樣啊，那你們試飛的時候，我能不能去看看？”

　　容重言無語的看着艾陽，“這事不是我負責的，我現在主要的工作，就是滬商銀行，滬市想建設，需要的不只是空軍。”

　　這個倒是真的，“柏司令可見是‘胸懷遠大’啊，他下來要做什麼？”一個軍閥發展軍事，充實自己的兵力跟戰力是首當其沖的，沒想到他還要做別的？

　　容重言點點頭，“柏司令要做的事很多，”也是因為他的這些想法，才讓容重言願意為他所用，“他想澄清吏治，還希望能普及教育，讓讀書認字不再是有錢人家可以享受到的特權，窮人家的孩子也能認字的話，才是真正的強國利民之道。”

　　這個確實是，就算是艾陽生活的末世，喪屍橫行，人們也沒有忽略教育，如果不是穿越到這個地方，艾陽都不敢相信，這世上真有大部分人是不認字的這樣的情況。

　　艾陽把自己送信河莊子上的學童去隔壁村子讀書的事說了，“我也是去了才知道，周圍幾個村，也就那麼一個讀書人，而且還教什麼《三字經》《百家姓》，”新式教育根本沒有，但艾陽別無選擇，只能因陋就簡，讓孩子們先念着，“唉，我看那先生也是生意不怎麼好，不然他估計都不會答應收女童。”

　　容重言點點頭，“普及教育確實需要很長的時間，尤其是許多人家尚不能溫飽，談子女教育，遠了些，倒是你的辦法挺好的，”替村民交學費，甚至給願意去讀書的女童一定的獎勵。

　　艾陽嘆了口氣，“我的辦法只適用於一個小小的莊子，偌大個華國。不說師資力量，就是那些孩子，也未必家家都願意送他們去讀書的，”

　　這個艾陽是親眼見的，四五歲的孩子，都能幫家裡做事了，尤其是女孩子，在許多人家心裏，在家裡是個半個勞動力，養大了嫁人還能得到一筆聘禮，就算是不出錢，也未必會讓她們去讀書的，“我是跟他們說了，這些女孩子以後不管讀書到什麼階段，我都會出錢供她們，將來不論是去工廠，還是進洋行，都比在莊子上掙的多。”

　　艾陽靈光一閃，“你也可以這樣搞啊，先在你們容氏的轄下，搞個識字運動，”容氏的工廠可不少，“派人開識字班，教你們的工人們識字，最起碼自己的姓名，普通的加減法要會吧？他們端你的碗，肯定會聽你的！”

　　尤其是棉紗廠這些地方，主要是女工，“如果不行，可以先從各國間挑一批多少有些基礎的人出來，每天抽點兒時間給大家讀個報什麼的，總不能真的兩耳不聞窗外事。”

　　艾陽握住容重言的書，“咱們就算做不到兼濟天下，但能做一點兒是一點兒不是？”

　　容重言伸手撫了撫艾陽的頭頂，“你呀，腦子快主意多，我這就回去跟俊生商量一下，他不是說一個麵粉廠根本不夠他折騰的，那就加個識字班吧，先把麵粉廠的工人教出來。”

　　艾陽重重的點點頭，“嗯，這個主意好極了，我也覺得只讓汪經理管理麵粉廠，實在是大材小用了，能者多勞，你一定得多派點活兒給他，當然，多勞多得，工資也給開在前頭，他幫我盯着信河莊子的事，等過陣子，我給他包個紅包。”

　　容重言抬手看錶，時間真的不早了，他惋惜的看着艾陽，“我得走了，等晚上再過來看你。”

　　這才見面連半個小時都沒有，艾陽嘟着嘴，“不行，你得多陪我一會兒！”

　　可今天他是要跟工部局的董事們開會，“小艾”

　　艾陽站起身，“我送你去啊，我開車，這樣咱們就可以多呆一會兒了。”

　　“你開車，”容重言連連搖頭，“我有司機。”

　　艾陽已經跑出去了，“那讓司機開車跟在後頭，你坐我的車，”她知道容重言是怕她累了，“你放心吧，這點兒距離根本不算什麼，我還沒施展呢，抬頭一看，已經進城了。”

　　容重言知道艾陽對車一向很有興趣，而且從信河開車過來，也確實比坐船更快一些，“好吧，不過你要注意安全，咱們是要去工部局，那邊路上人很多的。”

　　“放心，我什麼水平，”艾陽紳士的給容重言拉開車門，“容老闆，請。”

　　一上車，沒等艾陽說話，容重言就道，“過幾天丘教官試飛的時候，我帶你去看看。”

　　“嗯？”艾陽有點兒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剛才容重言可還說了，這事不歸他管了，她還琢磨着，怎麼哄他點頭，想辦法帶自己去呢，沒想到得來全不費功夫了，“咳，我就是好奇心強嘛，成天聽那些大學生們講飛機有多厲害，總得親眼見一見才甘心。”

　　哼，就算是她給自己請的家教不說飛機有多厲害，艾陽也是會想辦法去見識見識的，“你對机械有興趣，可我怎麼從來沒聽你說，要去看看輪船呢？容家可是有自己的造船廠。”

　　“如果是戰艦，我有興趣，”艾陽立馬道，“你們造嗎？”

　　“不造，”容重言沒好氣的瞪了艾陽一眼，“現在容氏的造船廠，還沒有那麼高的技術水平。”

　　“唉，說到底還是人才啊，要不怎麼有人說‘知識就是力量’呢，”艾陽輕嘆一聲，她也就是打打殺殺了，更多的幫不了容重言。

　　“你們要開什麼會啊？”目的達成，艾陽又問容重言忙什麼。

　　容重言神情凝重，“是關於關稅的問題，唉。”

　　容重言的嘆息是真情實意的，艾陽不怎麼明白，“關稅？關稅怎麼了？”

　　等容重言給艾陽上完課，艾陽才知道，華國關稅自主權早在百年前就被讓了出去，隨後的其它不平等條約及最惠國條約更使這一待遇惠及其它國家，坑了自己。

　　這百十年來，華國的海關關稅，除去必要的海關運營費用外，全部交給在滬市的一個國際銀行業委員會，該委員會代表外國債權人的在華利益。只有在繳納賠款和貸款等費用后的剩餘部份，總稅務司才會交給華國政府。而在支付這些款項前，關稅則被託管在英吉利的滙豐銀行。

　　現在，華國有了北平政府，這筆錢最終就進了北平政府的口袋裡，而柏廣立卻並不樂意，別的地方不說，滬市的建設，就需要錢，越多越好！

　　而僅靠容重言他們，是絕對滿足不了這筆開銷的。

　　“這的天啊，這麼被剝來剝去，到政府手裡才剩下多少啊？”艾陽聽的直嘖嘴，她再不懂經濟也知道，這絕不是一筆小数字，“先不說人家海關總稅務司肯不肯放手，就是北平政府，能同意嗎？”

　　畢竟現在華國北平政府是佔著大義呢，艾陽搖搖頭，不管陸士珍打不打，柏廣立估計都不會放過如今這個政府了，“怪不得呢！”

　　“怪不得什麼？”容重言看着艾陽抿嘴皺眉的小模樣，失笑道，“這不是你關心的事，放心吧，我們會尋找出一條合適的路的，畢竟那是國人的錢，沒道理就這麼被人平白拿了去。”

　　“我知道為什麼柏廣立要建空軍了呀，”他要辦的可都是大事，沒有強有力的武裝只能是給自己找事，艾陽把車停在工部局門口，沖容重言揮揮手，“你去吧，我自己回萬國百貨。”

　　容重言要做大事，她幫不了什麼忙，把就把萬國百貨的事情管好算了。

　　汪夫人一聽說艾陽回來了，立馬就把電話打到萬國百貨了，別的事沒有，就是叫艾陽回家吃飯去。

　　艾陽知道容重言忙，汪夫人一人在家也挺寂寞的，加上也思念吳媽的手藝，自然欣然應約，從自己的小店兒里出來，就開車回了容公館。

　　汪夫人看見艾陽回來，高興的立馬站起身，把位置讓給身後看牌的太太，“小艾回來了，你也是的，一走這麼好幾天，伯母不知道多想你。”

　　過來打牌的太太們，每每聽汪夫人把“小艾”“小艾”的掛在嘴邊，就知道這位李小姐恐怕是真的要飛上枝頭了，再見艾陽時態度都熱絡的不少，還有人招呼艾陽過來大家一起玩。

　　“小艾在外頭忙一天了，還沒有換衣服呢，”汪夫人沖提議的人擺擺手，“你們先玩着，一會兒在家裡吃飯，我叫吳媽安排去。”

　　冬天的時候艾陽在容公館小住過一陣子，對容家的待客之道已經見怪不怪了，成天上午睡懶覺，下午麻將會，有時候晚上還要去飯店跳舞，真的是人生除了享受，再無其他，讓她這個曾經一睜眼就先看四周有沒有危險的人真以為是到了天堂。

　　後來容重言告訴她，滬市許多人家都是這樣的，太太們在家最重要的娛樂跟交際就是搓麻將，有時候先生們回來，也會參与其中，當時嚇得艾陽心裏打突，立馬正告容重言，她寧願去靶場練槍，也不會把這種偶爾的娛樂活動當成每日必須。

　　萬幸容重言也不認同這種交際方式，兩人還沒有談婚論嫁，已經在某些方面達成一致，當然，汪夫人的愛好，他們也會尊重，但對客人的邀請，艾陽是敬謝不敏。

　　連續幾次之後，汪夫人也看出來了，沒人的時候讓艾陽陪她湊一角可以，但是這種一打一下午的麻將，艾陽是絕不會參与的，因此再有人喊，她都會先替艾陽給婉拒了。

# 第76章

　　汪夫人拉着艾陽出去了, 邀請艾陽過來打牌的太太小聲啐了一口, “一個鄉下丫頭, 投了小容老闆的脾氣，就真的以為自己成了正宮娘娘了。”

　　她上家的太太笑了一聲, “林太太可別這麼說, 這女人怎麼樣，可不就是看她跟了什麼男人么？不然為什麼容恭弘=叶 恭弘王鄭四家的公子這麼緊俏？”

　　林太太也不過是一時沒控制住脾氣, 把心裡話說出來了, 有人出來打岔，她趕緊往回兜, “我也是羡慕的，哈哈, 在滬市這麼多年，像李小姐命這麼好的小姐是第一回 見，可不就是戲文里的正宮娘娘命？”

　　一旁才加入容公館牌局沒幾日的何太太笑道, “我看也就恭弘=叶 恭弘家跟王家的公子還可以看看，鄭家, 嘁。”

　　能到容公館的都是圈子里的人，聽何太太的話音, 大家都來了精神，“怎麼說？”

　　鄭家日暮途窮之像越來越明顯, 尤其是還聽說鄭二公子跟洪門顧勵行攪在了一起, 但具體是做了什麼, 許多人, 尤其是女眷們，並不太清楚，而這何太太雖然大家都不怎麼熟悉，卻都知道她是滬城新貴熊以民的太太，想到她先生的身份，這消息自然不是空穴來風。

　　何太太也是初進圈子，正愁着沒人把她當回事呢，這下有了發言的機會，也不摸牌了，“你們不知道？鄭家不是跟洪門顧老闆一起入股機場嘛？後來也不知怎麼的，好像是顧老闆說鄭二公子做生意不講信義，兩家的合作就黃了，顧老闆跟鄭家的婚事也吹了，鄭二公子還被鄭老闆狠揍了一頓。”

　　原來是這樣，怪不得鄭老闆大怒呢，滬市機場可是柏廣立力推的項目，不止是滬市，整個江浙蘇都看着呢，這麼大的生意是滬市商圈的香餑餑，是人都想咬一口，甚至在座的太太們家裡，都有許多人家在裡頭多少沾着一腳呢。

　　大家都知道，原本機場的項目，北平政府只是出了個公函，真正牽頭的是柏家跟容家，恭弘=叶 恭弘鄭王三家附驥，可現在，容重言把重任交給了恭弘=叶 恭弘王兩家，自己掛了個總督辦的名頭，轉身辦銀行去了，而鄭家，卻是連個襄辦的名頭都沒撈着。

　　“這跟顧老闆鬧意氣，”有人想的要更深一些，情不自禁的發出一聲嘆息。

　　何太太很落單自己的話帶來的效果，既然效果達到，她就不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下去，畢竟鄭顧兩家真正翻臉的原因拿不到檯面上。

　　她看了一眼在另一桌坐的仝太太，小聲道，“我聽說鄭家還託人去汪家提過親？仝太太，你們可千萬別答應，你們要是應了，汪夫人可就難做了。”

　　仝太太是汪夫人的娘家嫂子，鄭家確實往汪家去過，求的是仝太太的小侄女，因為汪夫人提前打過招呼，家裡直接以孩子還小，要讀大學為由，連見面的機會都不給鄭允光，當時仝太太還挺不樂意的，誰不知道鄭家家財萬貫，鄭允光又是鄭夫人所生，將來一份豐厚的家業是少不了的？

　　雖然這些年汪家有汪夫人的照拂，但汪夫人終究是出嫁多年的女兒，當年因為過繼的事，跟娘家還起過齟齬，雖然現在已經恢復關係，但仝太太依然覺得只靠着一個容家有些不踏實。

　　鄭家是做蠶絲起家，現在了開了棉紗廠合布廠，而汪家也是在做布匹生意，有鄭家這麼門姻親，生意更好做不是？

　　現在聽說鄭家要不行了，仝太太心裏酸溜溜的，既慶幸家裡聽了汪夫人的話，又覺得汪夫人的意見也未必全對，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鄭家那麼龐大的產業，能說倒就倒了？“何太太別聽她們亂傳，沒有的事，我們這種小門小戶，可高攀不上鄭家那樣的門頭兒，”

　　她饒有深意的看了何太太一眼，“何太太的意思是，我那個外甥，為了顧老闆~”

　　說到這兒仝太太失聲笑了，“重言可不是那種公私不分的人，而且容家跟鄭家，可是兩輩子的交情了。”

　　叫外甥叫的挺親的，其實誰不知道容重言跟你們汪家一點兒關係也沒有？當年為了這個孩子，汪家鬧過多少次？

　　在座有知道往事的不由撇嘴，“仝太太說的沒錯，小容老闆這秉性最像容老闆在時了，再仁義不過的一個人，哪會跟鄭家說掰就掰？”

　　一時間大家紛紛稱是，但又把何太太給的那個消息記在了心裏，難道真的像她所說的那樣，容重言跟顧勵行這對兄弟，還有攜手的那一天？

　　何太太的新聞一件連一件的往外扔，連汪家沒有告訴別人的事都被她點了出來，大家看向她的目光多了份殷切，熊以民是柏廣立的人，何太太的消息來源，肯定跟她們是不一樣的。

　　何太太雖然初涉滬市上流圈子，但她跟着熊以民一路走來，並不是無知的內宅婦人，這雖然圈子階層不同，但女人們的八卦之心都是一樣的，為了快速增加起她在容公館麻將局上的份量，何太太又扔了一個消息，“鄭家我看是不行了，田家那位小姐，不是跟鄭家二公子登報離婚了嗎？叫咱們說，這百年修的同船渡，哪會真離啊，不過是嚇唬嚇唬，讓男人學點兒好，”

　　這種事大家是最愛聽的了，屋裡的太太們都不摸牌了，伸着脖子，支着耳朵聽何太太講八卦。

　　何太太更得意了，“其實鄭二公子也學乖了，不成天跟個孝子一樣往田家跑么？尤其是，”她眨了眨，做了個你知我知的表情，“那事兒之後，鄭家可不得貼的田家更近一些？”

　　尹洋倒了，柏家上位，鄭家更需要田家了，何太太環視着麻將間里的闊太太們，再有錢又如何，她男人手裡有槍，這些人看見她就都得巴結着，現在她們聚到容家為什麼？不是因為容重言要當什麼銀行行長，而是容重言是柏廣立的心腹！

　　就連她，也得了丈夫的囑咐，一定要跟汪夫人把關係搞好了，要是能跟那個艾陽搭上關係就更好了，聽說柏廣立對艾陽也是另眼相看的，說她跟滬市的女子不一樣。

　　跟滬市的女子不一樣，何太太不由不往邪惡的方面想，雖然她承認這個艾陽年輕漂亮，就算是那些滬上名媛也多有不及，但這不一樣，到底不一樣在什麼地方？

　　不但勾住了容重言這種大老闆，連柏司令都誇她？

　　“唉，咱們說句公道話，雅芬咱們也都是極熟的，脾氣是躁了些，但這還不是鄭允山給逼得？成天出去風流也就算了，還敢在外頭弄什麼小公館，真是上樑不正下樑歪，跟着他那個父親什麼好也沒學會，”另一個上了年紀的太太嗤了一聲，替田雅芬說公道話。

　　何太太點點頭，有田家在，鄭允山又低了頭，趁這個機會，叫他割地賠款，把規矩給立好了，兩人還不是和和美美的夫妻？鬧來鬧去的，只會叫外人看笑話，“可現在鄭允山的事鬧出來了，不但是田小姐不同意復和，連田家也不同意了，上次軍部聚餐，我見到田夫人了，田夫人還說呢，她們家幾位小姐，她最疼的就是雅芬了，比自己親生的那個還疼呢，現在雅芬遇人不淑，吃了大虧，她再不會讓侄女往火坑裡跳了，還說呀，”

　　何太太拿帕子掩住口唇，笑道，“田小姐芳華正好，也不是不可能再遇良人的。”

　　這八卦更猛的，在座的沒一個會覺得田雅芬會真的跟鄭允山離婚，田家是有軍中有勢力，但這些跟着陸士珍起家的人，往上刨一刨，許多都是泥腿子出身，就算是鄭家是商賈，但那也是從前清起就開始做生意的人家了，細論起來，鄭家子娶田氏女，一點兒也不高攀，而且婚姻除了是一對男女的事情之外，在他們這樣的人家眼裡，聯姻的目的更重要一些，大家不約而同的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鄭家真的是不行了。

　　“唉，這也不能怨雅芬，”想通了裡頭的關節，大家的話風轉的極快，“鄭二公子干什麼不好，非要跟姓白的妖精攪在一起，咱們這樣的人家，是跟那些人來往的嗎？”

　　又有人試探道，“還有洪門，咱們可都是正經生意人家，提着洪門，心裏都直打怵。”她們對容重言跟顧勵行未來的關係更好奇。

　　何太太不以為然的一笑，“洪門再厲害不還有巡捕房，警備司令部，松滬軍，這哪一家說句不好聽的，想摁死他們，還不能捻只螞蟻一樣？”

　　“其實顧老闆也不是你們想像的那麼可怕，聽說他也是個輕財仗義的人，在法租界也是鼎鼎有名的，”何太太抿嘴一笑，“你們在法租界有生意的話就該知道，顧老闆可是準備接巡捕房華人探長的位置呢，這也算是帶了官字，是法蘭西駐華領事的座上客呢！”

　　這也是熊以民願意結交顧勵行的一個原因，熊以民並不認為華國目前的力量可以跟西方列強抗衡，所以多個朋友多條路，顧勵行求到他跟前了，能幫的，他也願意伸抻手，就算是不看這個，看在顧勵行大筆的孝敬上頭，他們兩口子也是要說句話的。

　　何太太繼續道，“只是吧，跟容老闆比，失了先機，加上兩人又一直有誤會，所以才搞的一家人不像一家人”

　　柏廣立比容重言他們大着幾歲，說起來應該是看着容重言長大的，而顧勵行就慘點兒了，就衝著他跟容重言之前種種交惡，柏廣立也不會用他的，所以熊以民的意思是，先做工作讓容重言跟顧勵行握手言和，之後再把顧勵行引薦到柏廣立跟前，只要容重言不說什麼，他的事就算是辦成了，“咱們華國人不最講究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么？”

　　“呵呵，”周圍人都笑而不語，容重言跟顧勵行的恩怨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瞧咱們光顧着說話了，都忘了摸牌了，該誰了？”

　　“數牌數牌，一數就知道了。”

　　仝太太斜了何太太一眼，這女人以前沒見過，現在倒是成天往容公館跑，這會兒還說起顧勵行的好話來了，敢在容公館替顧勵行說好話，這可不光是膽子大，她往後挪了挪椅子，離何太太近了些，“何太太說的也是，這血脈是斷也斷不了的，何況黃山路那位還在呢！”

　　這也是當初仝太太反對汪夫人領養容重言的理由，要叫她說，不論是從容家還是從汪家領養，都比容重言強，再不濟，去育養堂抱一個也成，為什麼非要領這種父母雙全，還時常能見面的？這簡直就是在幫人養孩子嘛！

　　可是妹妹一直很喜歡顧千山家的孩子，容竹卿又一向聽老婆的話，這下好了，弄這麼個小赤佬回來，這麼多年了，容重言除了汪夫人，六親不認，仝太太嘴上說著那是她外甥，其實呢，她自己心裏清楚，不論是汪家人，還是容重言，都沒有把對方當成親戚。

　　何太太沒想到最先接自己話的居然是汪家的人，她抿嘴一笑，挑出一張牌打了，\"可不是么嘛，我們家以民也說了，就算是兩人之前有什麼誤會，那也是年輕氣盛，等再過兩年，各自成家之後，就知道最親的還是一奶同胞了。\"

　　她斜了一眼門外，壓低聲音道，“其實我倒是挺佩服汪夫人的，估計是早就看清楚了，這不是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硬貼就能貼成功了？還不如順着容老闆的心意來呢，不然，”

　　她沖仝太太曖昧的一笑，“別說容家這樣的人家，就是我們家裡，李小姐那種身份，想進門也是萬萬不行的。”

　　為什麼汪夫人這麼喜歡艾陽，在何太太看來，還不是因為容重言迷艾陽迷的不能自拔？

　　可當母親的連兒子的婚事都不敢做主，又為什麼？

　　還不是因為容重言不是她親生的？“叫我說，汪夫人還不如幫着兩兄弟和好呢，就當自己多個子侄，而且黃山路那邊也能高興，也免得小容老闆難做，心裏只會更念汪夫人的好兒。”

　　仝太太被何太太說的打牌的心都沒有了，她一是覺得小姑子傻的很，當初□□連腦子都不過，二是又覺得小姑子可憐的很，替人白養了個兒子，還賠上偌大的家產，就這樣還不自知，成天樂陶陶的，彷彿她真的如滬市的夫人太太們說的那樣，是有最福氣的女人，“我們也不是沒勸過，不說我這個嫂子，就是家裡她的哥哥弟弟們，誰不勸她？”

　　仝太太當初可是想讓汪夫人做主，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容重言的，這樣一來，容家又有個姓汪的，兩人生個孩子，那才是汪夫人的親孫子呢，容家的產業也不會外流，偏汪夫人就是不張這個口，現在好了，弄那麼一位來，小門小戶不說，還是個二婚，真是丟臉丟到全滬市了。

　　“唉，過去的事還提它幹嘛，已經到了這一步了，您是汪夫人的娘家人，怎麼也得想想如何彌補才能保障夫人的後半生不是？”何太太輕聲喟嘆，“我這個外人看着啊，汪夫人做到就再好不過了，事事遂小容老闆的心愿，親娘也不過如此了，將來容老闆還敢不孝敬夫人，那全滬市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他！”

　　仝太太哼了一聲，“這算什麼辦法？虧都吃了，還能怎麼樣？就看那人有沒有良心了！”

　　何太太也跟着嘆了口氣，一副為汪夫人着想的姿態，“也不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了嘛，不然還能怎樣？”

　　通過仝太太這個娘家人勸汪夫人，讓容重言跟顧勵行和好，這不是一條直路，但何太太收了顧勵行一對翡翠鐲子，能想的辦法她還是要努力的想一想的。

　　艾陽坐在汪夫人身邊，陪她看晚上的菜單，就算是接受了下午麻將局的設定，艾陽對打完麻將再住家吃一頓的配置還是接受無能，興許她是一個人習慣了，實在沒辦法在眉眼機鋒中如魚得水。

　　就像現在，她把麻將間里的言談聽了個一清二楚，這些吃你喝你，背後還在議論你的人，難道不該套麻袋嗎？

　　“那位何太太是什麼人啊？以前沒見過她，”艾陽漫不經心的問汪夫人。

　　汪夫人一笑，“這麼些年了，咱們家牌局上的人，走了來，來了走，”她擔心的看了艾陽一眼，艾陽不喜歡這樣的應酬，但做為容重言的太太，有些事是必須要承擔起來，“百樣米養百樣人，這些夫人太太們也不例外，”

　　汪夫人隨手改了幾個菜，“她們各有目的，但有許多時候，咱們也可以聽到許多有用的東西。”

　　大家彼此刺探的時候，做為主人，自然能聽到更多的東西。

　　好吧，汪夫人說的也有她的道理，比如現在，她就聽到了這麼一番對話，又聽汪夫人道，“那位何太太，丈夫是柏司令手下的一個旅長，叫熊以民，現在是松滬的警備部軍需處的處長。”

　　柏廣立兼任松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官，這位熊以民能做軍需處處長，看來也是柏廣立的心腹了，怨不得都在這兒攪風攪雨了。

　　別人不問，單問這位何太太，汪夫人看了艾陽一眼，“怎麼的了？你見過她？”

　　艾陽搖搖頭，“沒有，就是覺得面生的很，之前沒見過才好奇問一問。”

　　原來是這樣，汪夫人在道，“她先生跟重言都是柏司令倚重的人，咱們兩家也要適當的來往來往，”

　　“你跟何太太都是年輕人，多說說話，”汪夫人囑咐道。

　　熊以民是管軍需的，容重言之前還給松滬軍捐過棉衣，以後沒準兒還會打交道，但何太太這個人，艾陽點點頭，“好的，晚上我陪着她。”她得好好看看這個女人到底打什麼主意呢。

　　何太太沒想到艾陽會對她這麼熱情，她在經常一起打牌的太太們那裡，可是聽說這位“李小姐”性子傲，脾氣也不太好，沒想到跟她居然還挺能聊得來，尤其是她是北方人，看到特意擺在跟前的幾道菜，心裏更是滿意，看向艾陽的笑容也真切起來，她收了顧勵行不菲的禮物，自然要為顧勵行辦成事的，顧勵行興華路別墅送出去，要求自然也不低，他想藉著熊以民的關係攀上柏廣立，但熊以民卻知道柏廣立對顧勵行並不感冒，主要的原因就是顧勵行販大煙上。

　　但一處宅子對熊以民夫妻的誘惑太大了，想丟開手對於跟着柏廣立清苦了多年的熊以民來說太難了，而且這件事並不違反軍里的規定，他只要柏廣立能對顧勵行改觀，然後給顧勵行“上進”的機會就可以了。

　　熊以民兩口子左思右想之下，就把路子找到容公館來了。

　　熊以民想的很簡單，他一個人做不到，如果再加上容重言呢？

　　容重言雖然是姓容的，但顧勵行是他的一母同胞，而且聽說容重言時常往黃山路去，說明什麼？說明容重言是認自己生母的。

　　至於外頭傳的那些兩兄弟的“不愉快”，熊以民根本沒有放在心上，他不認為手足之間會有深仇大恨，如果以後兩個站在一個陣營里，為一個主子效力，那以前的仇怨正好就此揭過，這不是兩全其美的事？

　　打定了主意，熊以民就把“任務”交給妻子何太太了，讓她先跟容公館走動起來，尋到機會添點兒話。

　　由何太太出面，熊以民是進可攻退可守，真的出了什麼事，他可以一推三不知，抱怨妻子幾句太魯莽也就揭過去了。

　　何太太這些年可沒少給丈夫當槍，兩口子這套把戲歷來是配合默契，現在艾陽向她示好，她心裏更得意了，在她看來，艾陽跟自己出身差不多，她嫁給熊以民前，娘家是開布莊的，艾陽娘家開的是米糧鋪子，跟容公館這些太太們家裡是不能比的，但她們命好啊，熊以民是警備司令部的軍需處處長，她走出去不知道多少人討好，艾陽呢，傍上了容重言，滬商銀行的行長，柏廣立的財務官。

# 第77章

　　何太太自覺把艾陽跟自己劃成一黨, 言語中就真摯了許多, 她聽艾陽說就是滬市邊上的人，從來沒有往北邊去過，便熱心的給她介紹自己面前的幾道菜, 而艾陽其實對各地美食向來是來者不拒的，對以咸鮮為主的北方菜也是覺得開胃的很, 在何太太的解說之下, 很給面子的吃了許多。

　　汪夫人看着在艾陽身邊喜笑顏開的何太太，心下滿意, 她就知道艾陽是個再聰明不過的孩子, 許多事是她不樂意做，真的做了, 比誰做的都要好, 她看了一眼身邊嘟着嘴, 沒什麼胃口的嫂子仝太太, “大嫂怎麼了？今天的菜不合你口味？”

　　仝太太笑了笑，“我哪有什麼口味不口味的，有口安生飯吃, 都要去廟裡謝神了, 唉, ”

　　她四下看看，“重言是怎麼回事？小艾都來的, 他也不回家么？”

　　汪夫人拿帕子沾了沾唇, “重言才得了柏司令的任命, 怎麼也得做點兒成績出來不是？這男人一做起事來，半夜才回家是常事。”

　　仝太太撇撇嘴，“再怎麼說，家也不能不回，而且女朋友還在呢，這也忒不給面子了，也虧的小艾不是小心眼兒的人，不然非哭死不可。”

　　“嗯，所以我才格外喜歡小艾，”汪夫人看着正跟何太太還有另幾位太太一起討論鑽石的艾陽，她之前裝作閑聊，給艾陽補過許多這方面的課，為的就是將來在這樣的場合，不至於跟太太小姐們無話可說，看來她是聽進去了，而且學的還是極好的，“重言成天忙的腳不沾地的，就得有小艾這樣的賢內助才行。”

　　不就是跟這些女人們交際嘛，自己女兒也是一把好手，仝太太心裏發苦，如果不是汪夫人不肯幫忙，如今容家的女主人應該是自己的女兒，“你呀，就是太仁厚了，心眼兒也太實，你哥哥不放心你，也是因為這個。”

　　汪夫人當家主事多少年了，仝太太這點兒道行她根本不看在眼裡，之所以一直讓着，也是因為她是自己的娘家人，而且小毛病不少，但卻不是壞人，“沒辦法，我都半截入土的人了，自然將放開心胸，孩子們好，我就好。”

　　仝太太卻已經在想另一件事了，“剛才我聽人家說，鄭家是要不行了？”

　　汪夫人臉色一沉。壓低聲音道，“你聽誰亂講的？”

　　仝太太不以為然道，“這種事哪能瞞得了人？咱們也就是藉著幾家親近，知道的早一些罷了，那機場那麼大的生意，不是說不讓他們插手，他們就只能夾着尾巴么？”

　　仝太太一臉的笑，“這還真的謝謝你，到底是你這個當姑媽的疼惜槿雲，不然要是弟妹一犯糊塗，咱們家的寶貝可就叫貓給叼了去了。”

　　汪夫人搖搖頭，“嫂子誤會了，我反對鄭家跟汪家的親事，只是不喜歡鄭家的家風，就算是鄭家跟之前一樣，我也不會同意把槿雲嫁過去的。”

　　鄭允光的風流脾性，跟鄭允山如出一轍，可汪槿雲卻是個溫和的性子，嫁過去還不被這種男人給氣死？

　　仝太太卻不這麼認為，但汪夫人非要這麼解釋，她就相信好了，“所以還是你最疼她嘛，”

　　仝太太看着跟幾位年輕太太湊在一起聊的火熱的艾陽，“我聽說小艾現在在打理萬國百貨？那可是了不得的，那麼大的百貨公司，不是留洋的大學生，都管不過來。”

　　汪夫人怎麼會聽不出仝太太的話里的意思，自己大侄子汪鈞雖然沒考上滬大，卻是在北平的大學里念的經濟科，回來之後就在容家的洋行工作，也是個踏實上進的孩子。

　　現在艾陽接手了萬國百貨，仝太太這是又不甘心了，覺得萬國百貨就算是要人打理，也應該用汪家人才對，“小鈞在洋行做的不是挺好的，我還聽重言誇過他，說等到銀行成立了，讓他過去幫忙呢！”

　　去滬商銀行，仝太太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真，真的？那太好了，我就知道重言，重言沒把我們當外人。”

　　汪夫人怎麼會不明白這些年大嫂對她的心結，不外乎覺得肥水流了外人田，可她從來沒想過，當初容竹卿離世的時候，容家族裡來人逼迫自己交出容氏，汪家人反而嚇的躲在一邊，是才十八歲的容重言，還有續夫人跟她一起打贏了遺產官司，把容家族人趕回了老家。

　　知道了兒子前程有望，仝太太越發覺得汪夫人是在向娘家示好了，心裏的底氣更足了，“這樣最好了，老二馬上也大學畢業了，還有三兒，有他們給重言幫忙，重言也多幾條臂膀不是？”

　　汪夫人為什麼寧願續家人過來，也不願意汪家人插手，怕的就是汪家人仗着“國舅”的身份讓容重言為難，“三兒是個有出息的孩子，等他念完大學再說吧，如果他想留洋，到時候跟我說，學費我這個當姑媽的來出，至於汪銘，”

　　汪夫人面色微沉，“你叫大哥好好再看他幾年，咱們汪家不是什麼高門大戶，養不起紈絝！”

　　仝太太臉上一陣兒尷尬，汪銘是她的次子，因為小兒子，養的嬌慣了些，家是他出生沒多久，容竹卿的生意越做越好，汪家的日子也跟着好過了，就把人給縱了一身的壞毛病，“這不是都改了嘛，所以我才想着讓他過來跟着重言好好學學，”

　　仝太太眼珠直轉，“萬國百貨哪是小艾一個小姐能做得來了？不行的話，讓老二也過去幫幫忙，有什麼事，他們商量着來。”

　　“小艾也有自己的生意呢，那邊續經理要忙別的事，才讓她過去幫幫忙的，萬國百貨做女人生意更多一些，小艾將來接手更合適，”汪夫人一口拒絕了仝太太，“而且小艾也做的挺好的，我很滿意。”

　　汪夫人不欲跟仝太太再糾纏，見大家都停了筷，便站起身請眾人去偏廳喝茶，容家一向準備齊全，不論是各地的茶水還是咖啡洋酒應有盡有，何太太歡快的挽着艾陽的胳膊，已經在跟她討論滬市哪家西餐最正宗，讓艾陽帶她過去試一試了。

　　因為已經知道了何太太大概的目的，艾陽對她心裏是不喜的，這種沒事往人家家事上插手的人，說一句粗話那真是“閑的蛋疼”，但她還不得不裝作什麼也不知道，耐心的看着何太太表演，等着她最後把自己的狐狸尾巴亮出來。

　　一直堅持到晚上九點，各家的車來接人，艾陽才、陪着汪夫人站在大門處送客。

　　“哎喲，我們家那位來了，”何太太一眼看見熊以民的車，得意的捂着嘴笑起來，“他這個人真是的，我早就說過了，我愛去哪兒玩去哪兒玩，不許他管我。”

　　周圍立馬有太太捧場道，“人家熊處長哪敢管你呀，這不是心疼你，親自來接你了呀。”

　　何太太咯咯的笑道，沖正在停車的熊以民揮揮手，又一拉身邊的艾陽，“李小姐，這是我先生，他跟容老闆也是極熟的，每每提起容老闆，都說他年輕有為的。”

　　熊以民已經走了過來，多年的夫妻，他都不用看妻子的神情，只聽她的聲音，就知道妻子在容公館的進展挺順利的，他含笑過來跟還沒走的夫人太太們一一打了招呼，又特意跟汪夫人道歉，說自己太太是個熱鬧性子，話還多，萬一鬧着了汪夫人，請她多多包涵，一句話又把周圍的人都逗笑了，直誇何太太嫁了個溫柔體貼又和氣的好丈夫，命好的很。

　　“怎麼樣了？”兩人一上車，熊以民問道。

　　何太太疲憊的靠在車上，“我辦事你放心，汪夫人跟咱們猜的一樣，沒什麼脾氣，”熊以民以前級別不夠，滬市的上流圈子他是邁不進來的，對汪夫人的了解也只是在“聽聞”上，“至於容重言那個女朋友，”

　　何太太羡慕的咂咂嘴，大家都說她命好，其實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腳知道，她跟熊以民十幾年夫妻，彼此是什麼樣的人都再明白不過了，尤其是熊以民越走越高，能不被他嫌棄，她只能努力的配合他，完成他交給自己的所有“任務”，“那位李小姐也不是個簡單的，身上一點兒鄉下來的感覺都沒有，”

　　想當初她為了甩掉身上的土味兒，可是下了大功夫的，讀書識字學跳舞學打麻將學官話，為的就是不讓丈夫再弄個洋學生回來，“我聽她的意思，她還會開車，還跟着柏團長學過開槍。”

　　“柏廣彬？”沒想到這個艾陽跟柏家兄弟交情還挺深的，熊以民蹙眉道，“我原來還以為只是因為長的漂亮呢，”今天一看，果然是個絕色，怪不得見過她的男人都念念不忘，但沒想到這個女人不只有臉，還有腦子，“她會開槍，說沒說過槍法如何？”

　　何太太搖搖頭，“就說跟柏團長打賭呢，柏團長輸了，答應帶她到你們軍部去了，”能出入軍部的女人，除了以前的尹曼如，也就是艾陽了，“我覺得柏家不單是因為容重言的原因，才對她那麼好。”

　　熊以民眉頭皺的更深了，自己這個老婆精明且聽話，就可惜能力有限，書讀的也少，如果能像艾陽那樣就好了，“既然你們投契，那以後就多來往來往，你有沒有提起顧勵行？”

　　何太太嗔了熊以民一眼，“今天我們才頭一次見面，能聊到開車打槍已經很不錯了，哪會說顧勵行的事？不過我跟李小姐說了，我也想學開車，請她有機會教教我呢！”

　　何太太覺得像艾陽這樣的挺好的，“我還聽人說，她還幫着容重言打理萬國百貨呢！不過仝太太似乎也看上了萬國百貨。”

　　何太太又把仝太太的來歷跟熊以民說了，“這人啊，真是貪心不足，我原本是想藉著她的手去勸勸汪夫人，替顧勵行說點兒好話，由她出面接受顧勵行，最合適不過了，不過看仝太太那樣子，這招棋是白走了。”

　　仝太太盯的是容家的家產，“居然連萬國百貨都想伸手！”

　　那可是滬市最大的百貨公司，裡頭幾乎包羅了所有在滬市能尋到的舶來品，那些洋貨的價位何太太可太清楚了，熊以民官升上去了之後，她才慢慢的給自己添置了一些西洋的口紅跟粉餅，還有洋緞衣裳，“汪夫人寧願把那樣的百貨公司交到李小姐手裡，也不便宜自己的娘家人，仝太太說什麼，想來她也是不會聽的。”

　　尋常的女人傍上這種大老闆，再得寵除了珠寶首飾，也就是房子跟地了，可容重言卻讓艾陽插手他的生意，“汪夫人這是手把手教兒媳婦呢！”

　　一場麻將下來，妻子居然打聽到這麼多消息，熊以民對妻子今天的表現很滿意，“我跟容老闆都是為松滬軍效力的，容重言是松滬軍的財神爺，幾萬人指望着他呢，咱們一定得保證這位財神爺事事順心才行，以後你沒事啊，就多往容公館走動走動，你不是說李小姐要去百貨公司么，那汪夫人一個人多沒意思，就算是沒有牌局，你也可以過去陪她說說話，她不是還弄了個善蔭會？你也去搭把手，需要捐錢捐物，只管跟我說。”

　　以前熊以民是不懂，跟着柏廣立到了滬市之後，才聽說了“夫人外交”，滬市的女人們可不像他們鄉下的地主老婆們，成天盯着長工有沒有多吃，佃戶交的糧夠不夠，她們可是跟男人一樣，到處交際，為自己的丈夫打聽消息，甚至是出謀划策的，“汪夫人可是見過大世面的，你跟着她多學學，吃不了虧。”

　　何太太也是這麼想的，她是個知道“上進”的女人，自然要跟得上滬市最風光的小姐太太們的步伐，雖然艾陽不喜歡跟大家交際，但何太太卻覺得，她的將來要比那些成天困在牌局裡的女人要風光的多。

　　“嗯，你放心吧，我會常常去萬國百貨的，還有李小姐的洋果行，她今天不說，我都不知道她自己還開了家店，”何太太對艾陽的欣賞是發自內心的，大部分女人出嫁前靠娘家，出嫁后靠丈夫，艾陽走到今天，真的是在靠自己了，“不過這樣一來，顧老闆那邊，不好交代啊。”

　　顧勵行許下重利，為了就是擺脫身上的污名，可他偏偏做過最犯柏廣立忌諱的事，“你忘了，去年的時候，顧老闆跟李小姐在自由飯店的賭場里起過爭執的，”當時那事還是熊以民看了報紙，講給她聽了。

　　妻子一提醒，熊以民也愁眉不展起來，“慢慢來吧，他的名聲滬市沒有不知道了，想洗乾淨怎麼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

　　除了供奉給自己的別墅，顧勵行還承諾了，會給松滬軍捐贈軍服，米面這些物資，甚至還暗示他，可以以別的通道，弄來槍炮，如果他真的可以做到的話，那就是大功一件了，“你那邊也別放鬆，我再跟他談談。”

　　熊以民眉頭一動，“你剛才說的那個汪家，也打聽打聽，他們貪就好，咱們就怕他不貪，”汪家是汪夫人的娘家，熊以民倒覺得那邊還是可以一試的。

　　何太太明白了，“我知道了，反正我常去容家的話，也會時常看到仝太太，我見機行事吧，這個顧老闆也是個拎不清的，當初要是不把事情做的那麼絕，哪會淪落到今天？”

　　熊以民本身就在松滬軍，當初顧勵行的人槍傷容重言，他再清楚不過了，他也不是不能理解顧勵行的作為，重利跟前，哪還有什麼手足之情？

　　至於之後的事，容重言奉了柏廣立的命去劫顧勵行的煙土，也不過是各為其主，現在時移事易，兩人如果都效力柏廣立的話，自然是合則兩利，大家都是做大事的人，怎麼會因為小小不言之事，非要鬧個你死我活？

　　熊以民對自己將這對兄弟勸和成功還是很有信心的。

　　“還有一件事，你也準備準備，”熊以民想到剛收到的消息，“陸五小姐從國外回來了，要到滬市來。”

　　“五小姐？”何太太蹙眉，陸士珍老婆姨太好幾個，孩子更是不少，“那位？”

　　陸士珍兒女成行，但最得寵的就是他膝下的五小姐陸愛素了，從小陸士珍出征，都會把她帶在身邊，而這位小姐也跟別的小姐不一樣，不喜歡人家喊她“五小姐”，你這麼叫她，她會拿鞭子抽你，所以認識她的人，都會喊她“五少”、“五公子”、“五爺”，不管是什麼，反正是怎麼叫男人，就怎麼叫她就可以了。

　　想到這位“陸五公子”因為跟某位公子哥起了爭執，各帶人馬在鬧市械鬥，甚至在金陵城裡拿機槍互掃，死傷平民無數的豐功偉績，何太太一陣兒頭疼，“她不好好的在東洋獃著，回來做什麼？”

　　也是因着這個“偉績”，她才被陸士珍送去了東洋留學，偏還選了陸軍軍官學校，“還要來滬市？”

　　熊以民點點頭，“她一回來，就被大帥派到滬市來了，還任命她為松滬警備司令部機要處處長，少將軍銜。”

　　“少將？”何太太沒再往下說，有什麼可說的？人家爹是江浙王，一個少將算得了什麼？“機要處？那跟你”

　　熊以民白了何太太一眼，“跟我有什麼關係？陸帥把這麼個禍害派過來，是衝著柏廣立呢，我是替咱們司令發愁呢！”

　　他是鐵杆的柏黨，自然站在柏廣立這邊，現在滬市要來這麼個怪胎，不知道柏廣立是個什麼反應，熊以民的汗毛都已經豎起來了。

　　何太太之前也是見過陸愛素的，雖然聽多了她的凶名，但真的見到人的時候，因為她的和顏悅色，讓她大吃一驚，差點兒沒崩住，但傳聞中愛拿鞭子抽人的陸愛素也沒有像她以為的那樣揚起手裡的鞭子，“之前不是有傳言說大帥想跟柏家聯姻嘛，會不會這次就是這個目的啊！？”

　　除了血親，姻親就是最有力的結盟了，把松滬交到自己女婿手裡，陸士珍才能全心全意的對付北平軍。

　　熊以民就怕這個，弄這麼個司令夫人，跟家裡進了個間諜有什麼區別？要知道陸愛素可不是什麼都不懂的千金小姐，哄着順着關在家裡生兒育女就行，她是在東洋讀了士官學校的，她來是奪權，絕不是來幫忙的，如果真成了司令夫人，那柏廣立跟陸愛素，估計得死一個。

　　“但願不是吧，那樣的女人，哪個男人也吃不消啊，”熊以民嘆了口氣，把自己的任務交了下去，“她來了軍部是一定會辦歡迎宴會的，估計還會有陸少將的就職典禮，你用點心，把人給我盯住了，如果能跟她搞好關係那就再好不過了。”

　　何太太張口結舌的看着熊以民，結果他正專心開車，連一眼都沒有看她，何太太不由心寒，松滬軍誰知道陸愛素的脾氣？他居然叫自己跟那樣的雌老虎搞好關係？

　　何太太不敢保證自己會不會像上次那樣好運氣，“這個，人家未必願意理我啊。”

　　“她雖然是過來當軍機處長的，但終究是個女人，總得跟滬市的女人打交道吧？我可是聽說了，這個女人跟別人不怎麼一樣，就愛往女人堆里扎，你好歹也在滬市呆了兩年了，人都認的差不多了，到時候給引薦引薦，”熊以民微微一笑，“相信想結交陸少將的人，也不在少數。”

　　何太太還沒聽說過陸愛素還往女人堆兒里鑽呢，倒是有些新奇，“她不交男朋友？”尹洋的女兒可是出名的風流，“萬一陸大帥真的是想把她嫁給司令呢？”

　　這就是為什麼男人們暗中說陸愛素是個“怪胎”了，這明明是個二十齣頭的大小姐，偏偏不愛紅妝，成天不是長衫就是西服的，至於男人，也曾有人衝著陸愛素的家世去追求過她，結果呢，招來的是一頓鞭子，“你記住別跟她提什麼男人就行了，至於陸帥到底是個什麼心思，到時候再說，反正在滬市，已經不是陸帥說了算的了。”

　　娶個陸家的女兒，麻痹一下陸士珍沒問題，但絕不能是陸愛素。

# 第78章

　　容重言直到半夜才回來, 艾陽雖然聽見了, 但想到兩人一見面，又要廝磨半天, 佔用的都是他有限的休息時間, 便裝作睡熟了, 他開門看她, 也沒有睜眼。

　　晚上仝太太是走的最晚的那一個，她硬是拉着汪夫人說了半天話，話里話外都是嘆息汪夫人命不好的，若不是兩人是在汪夫人自己的小會客廳說話，艾陽真的想進去問一問她，容重言到底哪裡不可靠了，讓仝太太這麼為小姑擔心？

　　而且仝太太的同情的語氣里透出的優越感更讓艾陽十分不悅，她也想不明白仝太太的腦子是怎麼長的，就因為她能生孩子，還生了兩兒一女，而汪夫人一無所出。

　　所以她有可以在比她錢多, 更受人尊重的汪夫人，甚至整個汪家都靠着汪夫人的提攜生存的情況下, 她可以做到指點江山, 教導汪夫人做人，難道會生孩子就是一個女人的全部價值？

　　而生不出孩子, 哪怕你文能定乾坤, 武能打天下, 也是個廢物？

　　還有她的那些同情跟擔心，其實都是來自於對容重言的惡意揣測，好像汪夫人不聽她的話，把汪家人都弄到容氏來“幫忙”，汪夫人會分分鐘被養子虐待一樣。

　　艾陽也聽容重言說過，容家的許多產業，比如共挽園，還有梅山路的整片別墅區，甚至萬國百貨都是記下汪夫人名下的，收益也都是給汪夫人當了零花，說的再明白一些，就算是容重言不孝順，汪夫人手裡的財產，也可以讓她繼續豪門太太的生活，一直到去世。

　　艾陽覺得汪夫人寧願忍受仝太太的喋喋不休，也不告訴汪家這些，應該是跟容重言對汪家人的看法一致。

　　但是艾陽還是準備把仝太太的話透露經容重言，這不怕人偷就怕人惦記，有些所謂親人紮起刀來，比外頭的敵人還要狠的多，還有熊以民，她回想着晚上看到的男人，高瘦，雖然面上帶着和煦的笑容，在大家跟前姿態放的極低，但大概是從戰場下來的緣故，艾陽還是能從他身上感受到血腥氣，尤其是這個人明顯是個有城府的。

　　熊以民看她的時候，眸子里沒有普通男人第一時間會出現的驚艷，而是掂量跟審視，而艾陽面對這樣的人，會下意識的提高警惕。

　　即便是熊以民跟容重言如今是一條戰壕里的戰友了，但一個集團軍里還各有派系呢，何況這兩個出身背景完全不同？對熊以民跟顧勵行搞到一起，艾陽也是挺驚訝的，真是文里的男主啊，什麼樣的打擊都不可能磨滅他“一統江湖”的雄心！

　　既然顧勵行召引的身殘志堅，艾陽就恭候他出招了，所幸他的腿傷想好還早着呢，身邊又有續夫人看着，想作也一時半會兒蹦不起來。

　　敢再犯壞，她就直接再斷他一次腿，左腿右腿論着來好了。

　　早上容重言才剛起身出了房間，艾陽就坐在餐廳等着他了，他訝然的看着坐在自己對面的艾陽，“你怎麼起這麼早？”

　　汪夫人起床估計要三個小時之後了，“也沒有什麼事，你睡醒了再過去也沒有關係的。”

　　他可是聽李嫂說過的，艾陽起床氣大的很，而艾陽的解釋是，她耳力過人，所以睡覺的時候容易被吵醒，晚上睡眠質量不好，那就得數量來湊了。

　　“不了，我送你上班去，”艾陽把報紙遞給容重言，自己也拿了一份，“送完你之後，我再去萬國百貨。”

　　容重言看了穿着一身淺灰色毛料女式西服的艾陽，覺得她穿西服又幹練又漂亮，“要不要我找《嘉麗》雜誌過來給你也拍幾張封面照？”

　　艾陽得意的挑眉，兩手捻着西服的墊肩扭了扭身子，“是不是很好看？我專門說了式樣讓裁縫做的，師傅還說了，國外也沒有這樣的款式呢！”

　　是沒有，尤其是艾陽在里穿配了件白襯衣，卻又沒有正經把領帶給系好了，而是很隨意的半系在胸前，襯衣第一個扣子也沒繫上，低頭時容重言居然可以看見她白皙的鎖骨，“你是不是不會打領帶？過來你給你打。”

　　艾陽給了容重言一個白眼，一扯自己胸前的領帶，“這領帶也是我讓師傅專門給做的，你們的哪有這種短款的，就這麼穿的，不好看？”

　　她早上照着鏡子，覺得既幹練又自在，美的在鏡子跟前轉了好幾分鐘呢，“你也去換身兒跟我一個顏色的，領帶也換成一樣的花型，咱們做滬市穿情侶裝的第一對怎麼樣？”

　　情侶裝？還有這樣的衣裳？

　　容重言覺得主意挺好，但看到艾陽半松的領帶，他還是怯步了，“你這樣還可以，現在好多小姐們都喜歡穿男裝的，”他猛然想起昨天晚上收到的消息，尤其是那個陸五，可是從來都把自己當男人的，“但我這能這樣，我如果這樣，就不雅相了。”

　　“我知道，我又沒叫你跟我一樣領帶不系，”艾陽嘟嘟嘴，“你是紳士老爺嘛，最要的就是風度嘍！”

　　見艾陽一臉不滿的瞪着他，容重言立馬投降，“那我現在回去換？”

　　“好呀，”艾陽立馬開心了，“一會兒你就知道咱們有多般配了！”

　　看着鏡子里的兩個人，容重言有些笑不出來了，“這叫般配？”

　　他怎麼覺得鏡子里像是兩兄弟？哪有一點兒情侶的樣子？要是愣說是情侶，那非叫人誤會不可，“你確定咱們要這麼出去？”

　　那他肯定會登上小報的花邊兒新聞的。

　　艾陽卻覺得挺有趣的，哈哈一笑，“你是大老闆，我是小司機，挺好的。”

　　“司機，”容重言不滿的看了艾陽一眼，實在不覺得他們兩個這副樣子有什麼可樂的，“其實你自己穿還挺好看的，我還想着說不定能在滬市引出一股潮流呢，但我往旁邊一站，”什麼潮流都沒有了。

　　“我這麼穿是因為我想，”艾陽隨意的一擼袖子，“這樣做事也方便一些，”什麼潮流不潮流的，為了方便不用引領大家也會這麼穿，她刷一下來了個側踢，“我把過去跟人學的功夫也揀起來了。”

　　容重言唇角輕扯，“你還真的練過？”

　　他一直以為艾陽的話有些誇大，除了他見證過的，她耳力很好這一樣，可現在看着把腿踢的比她的個頭還高，甚至還能長時間保持這個姿勢的艾陽，容重言覺得自己得好好回憶回憶艾陽都跟他說過什麼了，“你這些跟誰學的？”

　　“小時候到高湖耍把式賣藝的，不過他們應該也是有真功夫的，我不是喜歡這些嘛，看見就走不動了，跟着班子里的小姐姐學了點，我又成天悶在家裡，就日復一日的練，”艾陽收了腿，她這條褲子不錯，以後就照這個樣式來，“我不是還說我跑的也挺快嘛，估計都是這麼練出來的。”

　　艾陽沖有些呆愣的容重言眨眨眼，“不然我怎麼敢那麼強硬的跟梁維華離婚？真離不了，我也能卷着財產跑啊！”

　　想到艾陽小時候要一邊做家務，一邊還悄悄的練武藝，為的就是將來能做自己的主，容重言心裏發酸，走過去把艾陽攬在懷裡，“我知道了，以後你想學什麼就學什麼，只要你高興。”

　　他突然能理解艾陽為什麼要學開車，學射擊，甚至連開飛機都想試一試了，或許對她來說，會的越多，才會更安全，更安心。

　　艾陽點點頭，轉身看了眼桌上的表，“走吧，吃了飯我還要送你呢。”

　　“我這樣還要忙很久，你多擔待點兒，有什麼事只管跟我說，我會盡量抽出時間來的，”容重言覺得挺對不住艾陽的，做為男朋友，他陪她的時間太少了。

　　艾陽嗐了一聲，“一家人說這個做什麼？你又不是晚上不回來，”她從來不是那種粘人的女生，而且容重言也不是出去花天酒地，就算是沒有熟讀歷史，艾陽也知道這種亂世還要持續很久，容重言選擇的路，註定他不可能成天守着艾陽過小日子。

　　送容重言到了工部局，艾陽開車去了萬國百貨，續貴生過去幫續夫人去了，萬國百貨真的全壓在艾陽身上了，好在這裏的規矩都是容重言一早就定好了，她只管照着來就好，而且續貴生之前也有助手，倒也沒有什麼難度，比她剛開始做罐頭生意的時候還要簡單一些。

　　把剩下的賬目看完了，艾陽伸了個懶腰，站在五樓的窗口往下看，每每看到寶昌路的商業區，艾陽都很佩服容竹卿，能在所有國外人都往外跑的時候，低價在滬市吃進大量的土地，這魄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看時間差不多了，艾陽出了辦公室，準備去自己的洋果行見一見賈管事再回容公館，汪夫人不樂意她一個住在公寓里，特意讓吳媽給她帶話，說是晚上要商量善蔭會的事。

　　雖然知道汪夫人這是在找借口讓她晚上回去住，但艾陽想更多的是汪夫人想照顧她的這份心意，而且善蔭會的事也不可能天天談，她還是決定回去陪着汪夫人。

　　艾陽甫一出萬國百貨，就被街對面兒黑色福特車上下來的人給吸引了。

　　原來無它，那個人的打扮跟她如出一轍。

　　兩人都是穿西裝打領帶，而且都是女人，所不同的，對面的女人留的是短髮，用髮蠟把前額的頭髮梳到了腦後，她戴了寬大的墨鏡，艾陽看不清她的長相，但卻被她身上凌厲倨傲的氣勢給吸引了，她來滬市也有一年了，上流圈子里的小姐太太幾乎見遍，就算是跋扈的尹曼如，也不會給她這種感覺，尹曼如的凶是外在的，而這個女人的狠，是從骨子里透出來的。

　　對面的女人也在看艾陽，陸愛素沒想到滬市還有同她一樣愛穿男裝的女人，而且還能西裝穿的如此洒脫不羈，尤其是艾陽的五官秀美精緻，這樣的水鄉美人兒應該是一身旗袍裊裊而行。

　　但她卻彷彿從來不考慮什麼量體裁衣，那種我穿什麼就是什麼的自信，讓整個人有一種說不出的輕鬆隨意，讓她跟身上的西裝一絲違和感都沒有，甚至在她的襯托下，陸愛素這種西裝筆挺的姿態，領帶手絹一絲不苟的作派，是在昭示，她今天穿了原本屬於男人的衣服。

　　陸愛素掏出一支雪茄送到嘴裏，身邊有女副官立馬為她把火點着，“處長，要不要我去請那位小姐過來？”

　　看自家處長的神情，她對對面的小姐是有興趣了。

　　艾陽也一直在看着倚在車門上抽雪茄的陸愛素，問都不用問，這樣的女人必是大有來歷的，但她能這麼活着，又叫艾陽羡慕的不得了，如果是太平時期，她真的會想也不想的過去，認識一下這位尚不知來歷的小姐。

　　但現在，她還是回家的好。

　　陸愛素看着艾陽開着車子揚長而去，對艾陽的興趣更濃了，她把雪茄丟給一旁的副官，“去打聽打聽這是什麼人？”

　　說完轉身上車，她到滬市做機要處處長，是好不容易跟父親討來的差使，滬市可是陸家絕不能丟的重地，沒了尹洋，也得是陸家人接手，怎麼可以白白便宜了姓柏的？

　　陸愛素不用調查就知道，這尹洋的死，只怕跟柏廣立也脫不了干係。

　　所以她並沒有按照電報上說的日期抵滬，而是直接帶着心腹到滬市來了。

　　她在來之前，已經將滬市目前的形勢查了個清楚，又讓人開着車照着自己擬定的路線準備走上一遍，沒想到一時興起想進萬國百貨看看，卻讓她在大門前遇到了一個妙人兒。

　　艾陽雖然對陸愛素挺好奇的，但她也並沒有刻意去想，看陸愛素的氣派，這樣的人來滬市，她們必然會有見面的那一天，到時候再好好攀談也不遲。

　　艾陽回到容公館，就見何太太站在樓前，她一停車，何太太已經快步迎過來了，“小艾妹妹你說你會開車，其實我心裏還不怎麼信呢，沒想到你真的開的這麼好，汪夫人還跟我說，你還送小容老闆去工部局？”

　　艾陽被何太太這麼明顯的驚訝弄的有些不好意思，“反正早上一起出去，就拐個彎送一送他，沒什麼的，”

　　她看着探頭往駕駛室看的何太太，也不關車門了，“何太太要不要上去試試？”她環視了下四周，“在院子里不好試手，但上去感覺一個也是可以的。”

　　何太太慌的連連擺手，“我還是不了，等以後吧，這大傢伙坐着沒事，開起來，”她不停的搖頭，生怕艾陽把她推上去一樣，“我害怕，真的害怕。”

　　想像的時候，覺得別人可以她也做得到，真叫她上去試，何太太心裏又沒底了，不覺得自己能把這麼個東西給開走。

　　何太太的表情又羡慕又緊張，嘴裏說著不要，但眼睛還是粘在方向盤上，艾陽想了想，“剛開始接觸的少，害怕也是有的，不如你找熊處長教你，你們是夫妻，他來教你你更安心一些。”

　　何太太心裏苦笑，熊以民教她？熊以民給她下命令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他倒是說過閑了教我，就是太忙了，一直沒有抽出時間來，而且我坐黃包車出入也挺方便的，所以就沒催他。”

　　熊家是新貴，家裡尚無餘財置辦一輛私家車，何太太想了想，也覺得自己學開車目前沒有太大的必要，“我是看李小姐開的極好，心裏羡慕，但真看見了還是害怕，連坐都不敢坐上去，”

　　她搖搖頭，“我還是算了，等將來以民閑了，我讓他教我好了。”

　　“熊處長太忙，你可以讓他的副官教你嘛，我學開車，就是跟家裡的司機學的，術業有專攻，他們更專業一點，”艾陽給何太太出了個主意。

　　跟熊以民的副官或者是司機學？這也是個好主意，起碼自己要是學不會，他們也不敢說什麼。

　　熄了跟艾陽學車的心，何太太的目光又轉到艾陽的衣服上了，她從來沒見過女人穿西裝的，沒想到還穿起來挺好看的，“嘖，你是怎麼想起來的，還挺好看的，就是吧，”

　　何太太的目光在艾陽的領口處停留了一下，如果她這麼穿，把扣子繫上就好了，“你這是在哪兒做的？我也去照着做一身兒去。”

　　何太太個子艾陽高一些，穿起來也就應該也不難看，“好呀，你可以試試，選薄一點兒料子，”

　　艾陽跟何太太比劃了一下，“下面也可以改成西裝裙，配上高跟鞋，也好看的。”

　　何太太點點頭，“那樣也行啊，我回去想想，”她看着艾陽的西裝，“就是吧這西服是男人穿的，顏色咱們穿着不好看。”

　　“你可以裏面配上花襯衣不就行了，何太太這麼漂亮，穿什麼都壓得住，”艾陽端詳着何太太，她三十多歲，但保養的挺好的，一張鵝蛋臉，柳恭弘=叶 恭弘長眉，元寶唇，十分漂亮。

　　何太太被是誇的臉上發燒，她不好意思的道，“那就跟西洋女人穿的差不多了？”

　　“漂亮就行了，分什麼東西？說不定那些西洋女人，也很喜歡咱們的旗袍漢服呢，”艾陽不覺得這有什麼，“咱們平時也不買西洋裙子穿嘛。”

　　說的也是，尤其是馬上要來的陸五小姐還是常年的西服不離身，自己穿成那樣，也算是投其所好了，“那我就做一身兒穿穿。”

　　汪夫人隔着客廳的窗子看着在外頭說話的艾陽，沖身邊的吳媽笑道，“沒想到她們兩個倒是真的投契。”

　　這些年容家牌局的人海了去了，吳媽也頗有幾分看人的眼光，“這位何太太是個聰明人，”做人半真半假的，還挺會討人喜歡。

　　汪夫人抿嘴一笑，放手中的毛線放下，“咱們小艾多聰明呀，沒事的。”

　　何太太跟着艾陽進房，抬頭見汪夫人望着她們，笑道解釋，“我看李小姐這身兒西裝穿上跟個貴公子一樣，不認識的，說不定還以為容家又多了位小少爺呢！”

　　汪夫人早上沒起來，今天也是頭一次看見艾陽這套西裝，笑道，“可不是么，小艾剛開車進來的時候，我還以為是新來的司機呢！”

　　容家客廳沒別人，何太太想了想，把陸愛素的事跟汪夫人說了，反正這種事容重言應該也會知道的，倒不如她提前做個人情，也顯出她對跟容家結交的誠心。

　　“是不是一個留着短髮，穿西裝，還抽煙的女人？”艾陽眸光一閃，已經跟今天遇到的女人對上號了，居然是陸士珍的女兒？“你說她過两天才到？”

　　何太太訝然的看着艾陽，“是呀，我家以民收到的消息是說兩天後才到滬啊？軍部是要為陸處長舉行歡迎儀式的，呃，還有，”

　　何太太沒想到艾陽會提前見到真人，乾脆把知道的都說了，“所以夫人跟李小姐見到她，千萬別叫她‘小姐’‘女士’這樣的稱呼，真的會翻臉！”

　　“翻臉就拿鞭子抽人？”艾陽不怎麼理解陸愛素，你明明是個女人，為什麼不願意被人叫“女士”、“小姐”？這本身也就看不起女性的表現吧？

　　“我聽說是這樣的，也可能是傳聞，但誰也不敢去試啊，”何太太一攤手，“畢竟她在金陵街頭動了機關槍這是千真萬確的。”

　　汪夫人念了聲佛，“這是四年前的事了，雖然封鎖了消息，但人命關天的事，怎麼可能封的住？可憐了那些百姓了，飛來橫禍啊！”

　　艾陽對陸愛素僅有的好感也蕩然無存了，如果說是她喜歡男裝被人詬病，那是世人的錯，但對平民開槍，就是妥妥的殺人惡魔了，“我記住了，謝謝你啊，何太太。”

　　何太太在艾陽這兒聽到了陸愛素到滬的消息，一刻也不多留了，起身告辭，艾陽知道她是想把這個消息告訴熊以民，也不多留她，將人送出去，回來道，“這位何太太也夠辛苦的。”

　　汪夫人笑了笑，“熊處長也是窮人家的孩子，能走到今天不容易，也難為他們了。”

　　艾陽走到汪夫人跟前，“我看何太太的樣子，應該是對陸處長提前抵滬很驚訝，要不我給重言打個電話，也跟他說一聲？”

　　陸愛素是陸士珍的女兒，跟柏廣立天然敵對，她悄悄到滬市來，而且還滿街溜達，指不定想干什麼呢！

　　汪夫人道，“也罷，你去吧，我看何太太回去，也是因為這個。”

# 第79章

　　容重言一接到艾陽的電話，就把消息給柏廣立送過去了, 而這個時候, 而熊以民也在第一時間趕到了柏廣立辦公室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

　　“你怎麼看？”熊以民比柏廣立參軍還要早，又是一路靠真本事拼殺到今天的地位, 柏廣立對他的忠心跟能力都是十分肯定的。

　　所以並沒有告訴他，自己已經接到容重言的電話。

　　熊以民已經在路上分析了陸愛素不吭不哈提前跑到滬市來的目的了，“司令, 我覺得陸處長這是來者不善啊！”

　　“陸處長，”柏廣立想到陸愛素的作風，笑了笑, 他對陸愛素這種不男不女的作派印象不怎麼好。

　　在他看來，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現在是民國了，從上到下各種各樣的解放運動風起雲涌，女人也開始走出內宅，讀書做事, 這些柏廣立都是十分贊成的, 尤其是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愛國救國不分男女。

　　但一個女人, 硬要充成男人作派就十分可笑了, “看來你們也不敢叫她‘陸小姐’啊！”

　　這個時候還有心情開玩笑, 看來司令並沒有把陸愛素這尊瘟神放在心上, 熊以民心裏一松, “是啊，這位陸處長自小就是個怪胎，她發起火來，我們這些人硬是沒有辦法。”

　　熊以民兩手一攤，口氣也輕鬆起來，“如果是陸家公子，也還好說，當年大帥還不是現在的樣子，就算是幾位公子，興緻來了，還跟我們這些下等兵在操場上較量個高低呢，偏這位是個女人，她發火提鞭子，您說，換成您，您是還手呢，還是受着？就是跑，也夠丟人的吧？”

　　打也打不得，罵了更掉價，逃之夭夭，那臉都別要了，熊以民搖搖頭，“甭管她是什麼學校畢業的，單這一條，就夠人頭疼的。”

　　柏廣立看着桌上關於陸愛素的資料，“這些頂多就是個煩人，真正叫人頭疼的是，這位陸處長，可是想在滬市大展身手的。”

　　“大展身手？她要做什麼 ”陸愛素這個機要處處長就已經夠討厭了，有她坐鎮機要處，警備司令還有什麼秘密？什麼決定、決策、會議記錄，不都要過她的手？難道以後開會大家打暗號么？

　　熊以民想想就吐血，“就不能給她換個地方獃著？”

　　柏廣立微微一笑，“倒是有個去處，就是不知道重言樂不樂意了。”

　　容重言？熊以民不由苦笑，“司令，你不知道那女人跟別人不一樣？”你把她送容重言那兒，你把容重言送給她也沒用啊，誰不知道這陸愛素跟一般姑娘不一樣，再漂亮的男人到她跟前也討不了好，“小心容老闆恨上您。”

　　“哈哈，你這個人啊，瞎想什麼呢？”柏廣立失笑，“我這不是想着重言他們為關稅的事成天愁眉不展的，還要到處奔走，憑陸家的影響力，陸處長的身份，還有她在東洋學習的經歷，過去幫一幫重言嘛，你也知道，這其他國家還好商量，東洋人可是最麻煩的，弄個熟悉東洋人的，也算是對症下藥。”

　　原來如此，熊以民失笑，“我還以為您居然從來沒有聽說過陸處長的傳聞呢！”

　　柏廣立笑着看了熊以民一眼，“你也說了，那是個傳說，所以私下說說就算了，以後陸處長可就是咱們同仁了，她不喜歡別人把她當女人，那以後你跟其他人怎麼相處，就跟她怎麼處就好了。”

　　熊以民回味了一下柏廣立的話，忍不住哈哈大笑，“司令英明，可不是么，我跟保安處的老莫可是最好的酒友，還有審訊處的江力仁，那個最愛開黃腔了，也不知道陸處長能不能跟咱們玩得來。”

　　讓熊以民這麼一形容，柏廣立也覺得還是讓陸愛素去幫幫容重言最合適了，那最起碼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紳士，對陸愛素這種脾氣的人，耐受力應該更高一些。

　　陸愛素把下榻之處就訂了法租界的玫瑰飯店裡，吃過晚飯，她還去頂樓的賭場玩了兩把。

　　等回來洗完了澡，她才撥通了父親陸士珍的電話，把自己觀察到的跟他仔細彙報了，“都說滬市是遠東明珠，花花大世界，可我這麼一看，也就那樣，不及東北。”

　　陸士珍哼了一聲，“你跟我鬧着要去滬市，怎麼，頭一天就想打道回府了？你要是想回來也行，就照我安排的，跟小野次郎結婚。”

　　陸愛素把腳舒服的蹺在沙發扶手上，“爸爸你就死了這條心吧，這輩子是我不會結婚的，你想跟東洋人結盟，那就嫁你其他的女兒去，別打我的主意。”

　　陸士珍也就是嚇唬女兒一下，真拿女兒聯姻，他也挑那種乖巧聽話的，像老五這種，一言不和就動手的，哪是結盟，結仇還差不多，“我也沒別的要求，咱們跟姓吳的這仗一時半會兒還分不出勝負，滬市絕不能出一點兒閃失，我也不是要你能奪了廣立的權，那也是我親手帶出來，”

　　陸士珍輕嘆一聲，他知道柏廣立不是池中之物，也知道有一天會養虎為患，但想除掉他更不是易事，“你盯着他就行了，只要這兩年他老老實實的，等咱們騰出手，我再跟他算總賬！”

　　女兒到底是多少能耐陸士珍還是有數的，他不認為陸愛素可以從柏廣立手中奪回滬市，他只是用陸愛素向柏廣立亮出自己的態度，而且派出一個渾不吝從不知道顧忌跟害怕的女兒過去，把滬市那潭水攪一攪也不是什麼壞事。

　　“一個機要處，你喜歡做就做，不喜歡就算了，反正真正的‘機要’也不可能叫你知道，”陸士珍耷拉着厚厚的眼皮，跟陸愛素重複着臨行前交待過她的話，“關鍵是滬市的人心，柏廣立要搞的那一套，你以為爸爸我當年沒想過？聽起來是好聽的很，但真正做起來，是要得罪一大批人的，得罪人，就失了民心！”

　　陸士珍不屑的冷哼一聲，“還搞什麼改革，澄清吏治，禁煙，就這兩條，就把滬市有錢的跟有權的得罪完了。”

　　“我聽說他還打關稅自主的主意，你只管鼓掌叫好，”陸士珍繼續道，“叫他搞，搞的越大越好，把西洋東洋都得罪完了，都不用咱們出手，就有人要他的命！”

　　陸愛素笑的直拍大腿，“爸，你說這姓柏的當年看着也挺精明的，怎麼就信了‘自由平等民主’那一套呢？那些是咱們拿來誆人上當的，他怎麼就自己先信了？”

　　在陸愛素看來，誰手裡的權，有錢、有槍，那“自由、平等、民主”就屬於誰，那些螻蟻一般的下等人，講這些，他們配嗎？

　　“你管他是精還是傻呢，他信就行，他信的越深，咱們就越省心，”陸士珍窮的時候，也常問“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也口口聲聲說要讓窮棒子們過的像人一樣。

　　但等他成了督軍，他再不這麼想了，如果人人都要活的像個人，那是不是他督軍的位子人人都可以坐的？

　　他覺得自己能從一個窮棒子最終成為三省督軍，成為一方土皇帝，那都是“天命所歸”，就憑着這天命，他應該可以走的更高更遠，至於擋他路的人，那註定是要不得好死的，“你低調一些，最重要的是收攏人心，我聽說滬市現在風頭最盛的是那個姓容的小子，說起來當年我跟他父親還是很有交情的，我還在他家的共挽園養過傷，臨行前容老先生還贈我大洋一千，這個恩情我一輩子都不能忘了。”

　　一千大洋對當時的陸士珍來說是一筆巨款，可以說沒那一千大洋，就沒有現在的陸士珍，“後來我做了督軍，還親自登過容家的門，準備把松滬軍的軍需交給容老先生經辦，”

　　實際也是變相的給容家一筆生意，想起容竹卿的為人，陸士珍還是十分佩服的，“容老先生卻拒絕了，說他只是個平常的生意人，不堪大用，”回憶起過去的事，陸士珍不免惆悵起來，“唉，他那個人啊！”

　　陸愛素卻對父親的感慨無動於衷，“不做咱們的軍需生意，說不定是怕您不給錢呢，那些商人們奸滑着呢，在他們眼裡，咱們就是丘八，兵痞，比強盜好不到哪裡去。”

　　陸士珍可不這麼看，“容老先生是華商會會長，工部局華董，跟洋人的關係也很好，我欠誰的也不會欠他的！你呀，總是愛把人往壞處想，我不管了，反正你過去了，就好好的跟容重言結交一下，跟他說清楚利害，就算是他不願意助我，最好也要像他父親一樣，兩不沾，不然我念舊情，我手裡的槍可不認！”

　　陸愛素嗯了一聲，掛了電話，容重言保持中立？簡直就是痴人說夢，誰不知道現在他是滬商銀行的行長，柏廣立的錢袋子，除非陸家能給他更多，不然他怎麼也不可能投到陸家的陣營里。

　　容重言開完會回家，發現艾陽歪在他房間的沙发上，正迷濛着雙眼沖他擺手，“你回來了？”

　　“你困了就先睡去，有什麼話咱們不能明天再說？”容重言心疼的走到艾陽跟前，“有事么？”

　　艾陽抓過一隻靠墊枕在脖子下邊，“想看看你，另外還想問問陸愛素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都快好奇死了。”

　　“就那麼想知道？”容重言在艾陽的鼻尖兒上捏了一下，轉身去衣帽間換衣服，“你是想知道關於她的八卦吧？”

　　“哈，叫你猜着了，不過我更想知道她的能力，聽說她是東洋軍官學校畢業的，應該有兩把刷子吧？”羡慕死這些可以讀軍校的女生了，“我今天見到她了，是個人物！”

　　容重言換好衣服出來，“嗯，這得看怎麼說，”容家生意遍布江南，自然有自己打聽消息的渠道，“你知道當年金陵的事了吧？”

　　容重言搖搖頭，“我不喜歡她那樣的人。”

　　“嘻，我就知道你不會喜歡她，我們家言言可是天使一樣的男孩子，”艾陽伸手抓住容重言的領口，把他拉到自己面前，在他唇上親了一口，“你喝酒了？”

　　“晚上跟柏司令一起吃飯，一點點，”想到席上柏廣立手下的將官，容重言苦笑，“我還是適合跟人在辦公桌前談公事，”

　　他點着艾陽的腦門兒，“以後不許那樣說我，”什麼叫“言言”？這是給他起的小名兒么？“你比我小着六七歲呢，難聽死了。”

　　艾陽一吐舌頭，“玩笑玩笑，”她從沙发上坐起來，拉着容重言也坐了，“你繼續，”

　　“繼續什麼？”容重言托着艾陽的下巴，在她的唇上親了一下，“這樣？”

　　艾陽鼓着嘴兒不滿的瞪了容重言一眼，“明知故問，你知道我想聽什麼？我跟你說，我今天見到她的時候，哎喲，當時就一個感覺，這世上還有跟我想法這麼一致的人？”

　　想起當時的情景，艾陽哈哈笑道，“當時我在萬國百貨的台階上眼着，她在街對面，正好從車上下來，我們就對上眼了，嘖，要不是我們都是女人，那畫面，跟一見鍾情了一樣！”

　　都以為自己是唯一的那一個，結果出門就遇到了個同類，艾陽笑倒在容重言懷裡，“要不是我覺得她應該有些來頭，我都過去跟人搭訕了。”

　　容重言歪頭想想在報紙上看到的陸愛素的樣子，跟他沒得比啊，艾陽怎麼就弄出個“一見鍾情”來？一見鍾情也該是他們才對，“你喜歡不長鬍子的？還是個子低的？脾氣差的？”

　　艾陽差點兒沒笑暈，“滿有個性的女人，叫你一說，簡直都不能看了，我不喜歡她，我是喜歡她敢於與眾不同的勇氣。”

　　陸愛素的“與眾不同”可不僅僅表現在穿着行事上，“還是算了吧，那樣的衣服以後你少穿，還有，她跟你並不一樣，確切的說，你們是完全不同的人。”

　　艾陽已經大概從何太太的描述跟今天看到的情況里猜出陸愛素到底跟別人在什麼方面不一樣了，“哎呀，我跟你說，她那種成天穿西裝把自己當男人一樣的人，未必就會喜歡一個成天穿着西裝的女人，就是你是一個男人，會不會再去喜歡一個男人？”

　　這都什麼跟什麼呀，不過容重言神奇的發現他聽懂了，“這個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她身邊有好幾個女秘書，女副官。”

　　艾陽今天也看見了，給她點煙的，就是一個女人，似乎還挺漂亮？當時她就光注意陸愛素了，“不過你說我們是完全不同的人，我想應該是對的，”她是絕對做不到傷害無辜平民的。

　　有這麼個惡行在，除非有證據證明那事是大家給陸愛素潑髒水，污衊她，或者是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情存在，不然她在艾陽這兒，是永遠也洗不白的，“誰的命都不比別人的珍貴，誰也沒有資格剝奪別人的生命。”

　　容重言卻在想柏廣立在飯桌上給他的任務，“柏司令的意思，機要處頂多讓她掛個名，並不會真的讓她插手，所以得給這位爺找點兒事兒做。”

　　“然後呢？”艾陽看着容重言，“不會是讓你出馬吧？”

　　艾陽上下打量着容重言，“她不喜歡男人，你再帥也沒有用，那剩下可以吸引她的，就只有錢了，把財神爺送到她跟前，換誰都得動心！”

　　“你呀，”容重言笑着揉揉艾陽的頭髮，“我送你回去，柏司令已經派人去查陸愛素的住處了，明天會親自過去給她洗塵。”

　　陸愛素的住處應該不難查到，明天的洗塵宴容重言一定會去的，艾陽從沙发上站起身，“就這幾步路，你別送我了，趕緊洗澡好好休息，”她手指在容重言眼角劃了划，“再這麼熬下去，皺紋都要長出來了。”

　　顧勵行被續夫人接到黃山路之後，就徹底的沉寂了下來，他花錢收買熊以民的事是叫何林暗中去做的，東西熊以民收了，但也明確的表示，這件事要慢慢來，並把柏廣立接下來的計劃跟何林透露了一二，其中之一，就是要在滬市周邊全面禁煙。

　　收到這個消息，顧勵行才肯定大勢已去，雖然煙土生意他也可以暗中繼續，但他更渴望的是走到台前，成為達官貴人中的一員，而不是默默無聞的為這些人做那些上不得檯面，見不得光的臟事。

　　顧勵行從來不是個優柔寡斷的人，乾脆就當著續夫人的面，把孫同義跟趙國璋都叫了來，明確表示，從此洪門再不沾煙土生意，他更是在柏廣立以松滬駐軍指揮使，兼滬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員的名義下了禁煙令之後，公開在報紙上表示支持柏司令的決定，洪門從即刻起，關閉在法租界內所有的煙館跟販運煙土的貿易公司，來向柏廣立跟全市民眾表示洪門上下支持禁煙的決心。

　　雖然大家對洪門能不能做得到還深表懷疑，但即便他們只是由明轉暗，起碼整個滬市要乾淨許多，因此顧勵行及洪門，還是刷了一波好感的，連汪夫人看到了，都感嘆顧勵行這次是吃了教訓，知道做人向善了。

　　艾陽對顧勵行的真心持保留態度，但原文里卻從來沒有提過洪門做煙土生意的事，想來顧勵行支持禁煙，也是真的沒有再碰這一行了。

　　“不管怎麼樣，洪門不碰煙土，市面上就乾淨多了，其實的小煙館，打擊起來應該不是大問題，”不論顧勵行的目的為何，斷了這條線才是最終的勝利，“我就是擔心這麼厚的利潤，洪門一退出，自然有其他的勢力進來。”

　　汪夫人擺擺手，“你呀，小小年紀愛多想，有出就有進，這個柏司令跟龍專員自然想的到，誰販抓誰就行了，想真正斷根，除了沒人吸，沒人販，最重要的是沒有人種才行。”

　　沒人種？滇南那邊的軍閥還靠這個換軍火呢，艾陽輕嘆一聲，“那恐怕得等到滇南那邊變了天。”

　　顧勵行登報支持柏廣立禁煙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他看着何林送過來的請帖，心裏遺憾極了，“可惜我這個腿，”

　　他為難的把請帖遞給續夫人，“聽說這位陸處長是個女人，母親替我去好了。”他真的不願意坐着輪椅出席陸愛素的歡迎晚宴。

　　陸愛素是陸士珍的寶貝女兒，即便很少在滬市出現，但她的威名顧勵行跟續夫人都是有所耳聞的，續夫人看着帖子，點了點頭，“行，既然都請了咱們洪門了，你父親又不方便出去，那我就去一趟吧，我也剛好見識見識這位陸家的五公子！”

　　聽見續夫人這麼說，顧勵行不以為然的一笑，“母親可以親眼看看，她是不是真的如傳聞那樣，成天拎着根鞭子，見人就抽。”

　　“人家可是從東洋留學回來的，要做機要處長的人，怎麼會還像以前那樣拎鞭子？”說到這兒，續夫人不由想起拿着皮帶要抽自己跟顧勵行的尹曼如了，“這小姐們啊，如果沒真本事，還是不要太囂張了，最終吃虧的還是自己。”

　　以前花邊新聞可以養活一家小報的尹曼如，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她的消息了

　　對這種失了勢的昨日黃花，顧勵行連八卦的興趣都沒有，“這些女人，不過都是仗着依俯的男人罷了，男人在時，她們就是天上的星星，男人倒了，也就是地里的泥，”

　　顧勵行心裏咬牙，像艾陽那樣的，卻不會在這個行列里，可他最遺憾的，也就是艾陽並不在此列。

　　續夫人嗯了一聲，叫人過去推顧勵行去花園曬太陽，“我去準備一下赴宴的衣服，我現在可是拿着洪門的帖子去的，不能給咱們幫里丟人，”

　　她回頭看了一眼搶在護士前頭去推顧勵行的何林，“小何別在這兒杵着了，你到時候跟我一起去，勵行傷沒好，幫里的事可都要靠你呢！”

　　續夫人知道顧勵行對自己這個親媽心裏還是有芥蒂的，所以乾脆把幫里的事都交給何林，但有她這個鎮山太歲在，何林跟顧勵行想做什麼，沒有她的點頭，也都要悠着些。

　　汪夫人跟艾陽都在被邀之列，兩人一早就準備好了衣服首飾，這種場合，艾陽也不會特立獨行的穿着西服出去，而是聽着汪夫人的建議，挑了偏穩重一些的旗袍來穿。

　　汪夫人聽容重言說了，艾陽幫着打理萬國百貨，做的極好，對於艾陽的能力，從她在善蔭會幫忙的時候，汪夫人已經看出來了，所以她希望艾陽每次在社交場合出現，都是以容重言的女朋友，未來的容家少夫人的身份出現，那麼，她平時最喜歡給艾陽穿的小女兒家的裙子，就不怎麼適合了。

　　對於艾陽來說，漂亮衣裳跟精美昂貴的首飾給她帶來的愉悅感，真的還不如吳媽做的點心來的強烈，而且她對自己的身材相貌也很自信，自問不論穿成什麼樣，都不會是被艷壓的那一個，所以對每次出去汪夫人的安排，也都安靜的聽着，反正汪夫人也就在重要場合才會給她意見，平時對她的衣着，並不多加干涉。

# 第80章

　　柏廣立的人當晚就在玫瑰飯店查了陸愛素的入住記錄了, 陸家在滬市也有不少房產，柏廣立沒想到陸愛素居然住到法租界的飯店裡去了。

　　他自問是個正常人, 乾脆不去猜陸愛素的腦迴路，第二天十點鐘, 親自帶人到玫瑰飯店拜訪陸愛素去了。

　　聽說柏廣立來了, 陸愛素多少有些意外，她輕車簡從的到滬市來，沒想到就一夜功夫, 柏廣立就站在她房間外頭了，“請柏司令進來，我一會兒就出去。”

　　陸愛素從床上起來, 點了煙咪了兩口, 徹底清醒了, 才起身去洗漱，至於外頭的柏廣立，他自己找上門的, 還以世交的身份過來，那做為兄長，等等妹妹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她在陸家, 不論是哥哥還是弟弟，都得讓着她。

　　柏廣立知道陸愛素的個性, 也不在意, 謝過副官英蘭送來的咖啡, 拿起桌上的報紙，耐心等着陸愛素出來，他今天不是能公務的身份來的，陸士珍未發跡時，看到柏老將軍，是以兄長稱之的，後來柏家子弟到了陸士珍麾下，他也常拉着柏廣立跟柏廣彬，遺憾的感慨如果這是他的兒子該多好。

　　何況陸愛素有多愛拿喬柏廣立也是知道的，四年多沒見，東洋軍校的訓練把陸愛素變成了什麼樣的女人，柏廣立心裏沒底，乾脆自己提前來見一見她好了

　　陸愛素徹底收拾好了，伸手讓英蘭幫她把一早熨燙好的長衫穿上，又戴了一副金絲邊兒眼鏡，“你覺得柏司令是個什麼樣的人？”

　　英蘭抿了抿嘴唇，“我說不好，但從他進房間到現在，沒正眼看過我。”

　　“噢？”陸愛素看着英蘭美麗無瑕的臉，這樣的女人，只要是正常男人，看到之後都會多注意上幾眼，柏廣立居然沒有正眼看她？“裝的吧？”

　　英蘭再次搖頭，“應該不是，”男人一邊裝正經，一邊偷瞧她的樣子她見得多了，“嗯，反正就是跟看服務員差不多。”

　　陸愛素哈哈一笑，看來她是小看了柏廣立了，她施施然的從出來，沖柏廣立一抱拳，“廣立兄。”

　　柏廣立都要被陸愛素的樣子給笑死了，這是做什麼？裝老學究呢？

　　現在滬市除了教書先生跟做文字工作的，年輕人里很少有這麼穿的了，而且陸愛素本身就是個女人，個子雖高，但身形瘦弱，還算白皙的皮膚是不可能長出鬍子來的，這麼一打扮，就跟梨園裡的角兒出來了一樣，“好久不見了，愛素別來無恙？”

　　陸愛素不喜歡被人叫“小姐”是千真萬確的，柏廣立不願意在一個稱呼上讓她不痛快，但跟着別人一樣，叫她五先生，五爺什麼的，又不是他的性格，乾脆就倚老賣老的，叫她的名字好了。

　　陸愛素看着英挺如昔的柏廣立，“廣立兄風采一如往昔啊，尤其是做了警備司令部的司令官，更加的氣度不凡。”

　　“咱們兄妹，從小就認識，你就不要像外頭那些人一樣，看見我就灌我迷魂湯了，”柏廣立哈哈一笑，“倒是你，怎麼提前來了也不跟哥哥說一聲，還怕哥哥不去接你？我跟你說，歡迎儀式我都安排好了，就恭候陸處長駕臨呢！”

　　柏廣立的話讓陸愛素挺滿意的，她拿起桌上的煙匣，先遞給柏廣立，自己也抽了一根，“廣立兄還不知道我的脾氣，公事再大，也大不過我的私事不是？”

　　陸愛素彷彿真的把柏廣立當親哥哥看了，開始跟他訴苦，“我一回來，爸爸就叫人給我安排婚事，”

　　她一臉的厭惡，“我去東洋念了四年軍校，就是為了回來嫁人的？他也不怕我帶着人跟他對着干？”

　　柏廣立呷了口咖啡，心裏暗笑，就陸愛素的資質，從東洋回來，也未必能帶兵，“陸帥也是為人父母的，自然希望你有一個安逸的未來，別說是陸帥了，就是我這個當哥哥的，也希望你能幸福，”

　　他見陸愛素要變臉，忙放下杯子，一副害怕的樣子，“別生氣別生氣，我可不會逼着你嫁人，別說是你，就是我家裡的那幾個妹子，我跟長輩們說的也是，我們柏家的男兒一天不倒下，就護得住家裡的女人，叫她們只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想嫁人就嫁人，想讀書就讀書，想出來做事就做事，”

　　人家把自己當哥哥，柏廣立也是一副好兄長的模樣，“我最小的兩個妹妹，去年就手拉手跑法蘭西去了。”

　　這下陸愛素真的對柏廣立改觀了，像他這麼支持妹妹們的哥哥，陸家一個也沒有，陸家的男人，只會拉幫結派，想着怎麼從陸士珍手裡爭取更多的利益，防着其中一個被陸士珍青睞，成為未來的接班人，“唉，所以我才跟爸爸討了個差使，跑的遠遠的，他總不能跑到滬市來抓我相親去。”

　　“你放心，他的人真來了，我就告訴他們，我把你派出去公幹了，”柏廣立隨口就給陸愛素找了個理由，他四下打量了一下玫瑰飯店這間總統套房，“你怎麼跑這兒住來了，叫我好找。”

　　陸愛素抿嘴一笑，“廣立兄，你還沒告訴我，怎麼找到我的呢，我可是連爸爸都沒告訴，帶着英蘭跑到滬市來了，我的行李跟委任狀，這會兒都不一定上船。”

　　柏廣立哈哈一笑，“這也是巧了，你是不是去了萬國百貨？那裡是重言的生意，你被他的人看到了，當閑話說呢，結果重言心細，猜着是你到了。”

　　原來是這樣，陸愛素哼了一聲，“原來萬國百貨不但是百貨公司，還乾著盯人的生意？”

　　“那倒也不是，我先賣個關子，等你見到重言，都不用審，就知道怎麼回事了，”柏廣立一直覺得艾陽不是個普通的女人，現在滬市又來了一位特立獨行的女人，這兩王相見，倒有一場好戲看了，“嗯，等你適應了機要處的工作，我還有事請你幫忙呢。”

　　“廣立兄有事求我？怪不得呢，”陸愛素一副“哎喲我上當了”的表情，“還是哥哥呢，真不地道。”

　　柏廣立看着翹着二郎腿，就差沒搖個摺扇的陸愛素，“今天晚上我為你在自由大飯店舉行歡迎晚宴，你的就職禮呢，安排在後天，怎麼樣？”

　　陸愛素含笑道，“自然是客隨主便，我也很想見見滬市的那些老朋友們。”

　　她挑眉看着柏廣立，“不知道曼如現在怎麼樣了？唉，之前爸爸還念叨呢，說尹叔叔家裡的幾個孩子，他最喜歡的就是曼如了，現在尹叔叔被人暗殺了，兇徒卻一直在逃，已經叫人憂心不已，而曼如的將來，更是叫爸爸放心不下。”

　　“尹小姐這陣子好像一直在家裡，沒有出門，愛素你放心吧，我跟尹指揮使共事多年，也得了他不少指點，尹指揮使雖然不在了，但人走茶涼的事，在柏某這兒是絕不會發生的。”

　　尹曼如跟陸愛素有些交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畢竟兩人一個比一個跋扈，臭味相投在所難免，“如果愛素想見尹小姐，晚上請她出席你的歡迎晚宴就是了，尹夫人也正好出來散散心。”

　　陸愛素似笑非笑的看着柏廣立，她真的挺佩服這位仁兄的，之前尹洋一死，陸士珍就在猜測柏廣立會不會娶了尹曼如，順手接管了尹家的勢力，可沒想到等了許久，也沒有這方面的消息傳來，這倒叫陸士珍對柏廣立又重視了一分，放着捷徑不走的人，更可怕。

　　“那太好了，之前我來的時候，母親在說，要不要把曼如接到身邊，幫她找個好人家嫁了，比起我們這些女兒，她更喜歡天真爛漫的曼如一些的。”陸愛素並不是陸士珍髮妻所出，而是陸士珍最得寵的姨太太生的，她口裡的母親，陸士珍的髮妻，並沒有生下女兒，所以陸夫人寧願喜歡那些部下家裡的女兒，對姨太太們生的孩子，也從來都是不假辭色的。

　　“這樣最好了，尹夫人似乎也在為尹小姐的將來發愁，”柏廣立立馬順桿爬，“晚上尹夫人聽到這樣的消息，一定會很感覺陸夫人的，愛素也知道，我怎麼說也是個大老爺們，平時公務又忙，能做的事也就是叫人看着不許別人欺負到尹家頭上，再多的，也不便插手了。”

　　最好陸家真的把尹曼如給接過去，反正陸家不缺兒子，那麼喜歡，娶回去當兒媳就好了。

　　“爺，”柏廣立一走，英蘭過來收拾桌上的咖啡杯，“我讓飯店送早餐過來了，您用一些。”

　　陸愛素走到英蘭身邊，揉着她細嫩的手指，“這個柏廣立，不好對付啊！”

　　如果是武夫也到好了，可惜這個柏廣立貌似粗魯，其實心眼兒比誰都多，在這兒的一個多鐘頭，他還真的做到了只敘舊情，不談公事，搞得他們兩個真的像多年未見的親人一般，“我竟不知道柏廣彬那臭小子，有這麼一位厲害的大哥。”

　　英蘭抿嘴一笑，“他不好對付，爺您也不是普通人啊，不然大帥會把您派過來？”

　　陸愛素抬手在英蘭臉上捏了一把，“瞧這小嘴兒甜的，晚上你陪我一起去參加晚宴，去挑身兒合適的衣服，要是沒鐘意的，打電話叫成衣公司送過來，就打萬國百貨的電話。”

　　英蘭卻不想陸愛素初到滬市有惹事，笑道，“有，我帶了好幾身裙子過來呢，現在現買的，哪有爺您特意給我選的那些漂亮？等這些都穿過了，爺再陪我去萬國百貨挑去。”

　　“嗯，好，”聽見外頭客房服務的聲音，英蘭忙過去開門，“爺您先吃點兒東西，咱們一會兒再出去看看，還是就在房間里獃著？”

　　才下午六點，自由飯店門前已經是車水馬龍，陸大帥的愛女抵滬，整個滬市都心動了，不但軍方的人全到了，就是公共租界的在滬使官跟法租界的大使都過來了，滬市雖然有一多半都不屬於華國管轄，但這些洋人也不會傻到真以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土地，尤其是在風聞柏廣立致力收回關稅自主權的時候。

　　容重言陪着汪夫人跟艾陽一早就到了，艾陽一進宴會廳就看到陪在尹夫人身邊的尹曼如，兩個目光交匯，艾陽禮貌的沖尹曼如點點頭，卻發現尹曼如跟看見鬼了一樣，立馬把頭偏到了一邊，跟田雅芬說話去了。

　　艾陽一哂，沒再看尹曼如，陪着汪夫人跟已經到了夫人太太們打招呼，何太太站在軍部那一堆人里，遠遠看見艾陽，立馬開心的沖她招招手，汪夫人沖艾陽道，“你過去吧，何太太是想幫你介紹那邊的太太們呢！”

　　艾陽心裏苦笑，比起這些太太，她心裏更願意認識她們的先生，她更喜歡聽的是松滬軍有多少兵，多少槍，多少大炮，打過多少仗，如果跟陸士珍打起來，勝算如何，可惜，這個願望目前實現不了。

　　何太太果然熱心的把警力司令部各處的處長太太們一一介紹給了艾陽，比起滬市本地圈子里的夫人太太，這些人的丈夫許多都是草莽出身，他們的髮妻出身都不太高，也是因為這個，艾陽反而覺得她們好相處一起，最起碼喜怒都會擺在臉上，聊起八卦來，也更加的直白，艾陽聽着這些松滬軍的高級將軍的家眷們科普陸愛素的“前世今生”還真是聽的津津有味，欲罷不能。

　　何太太見艾陽兩眼放光，聽的格外專心，心裏直笑，別看艾陽陪着汪夫人的時候，一副大家閨秀的樣子，骨子里跟她們是一樣的，“這幾位太太都很好打交道的，也都是熱心腸的人，如果李小姐不嫌棄，以後我們再有聚會，李小姐也來參加。”

　　艾陽點點頭，“那謝謝何太太了，不過我平時除了忙自己鋪子里的事，還有鄉下的莊子跟萬國百貨，怕是不能次次赴約，要是不能過去，還請何太太多多體諒。”

　　“你放心吧，我們也不常聚的，”何太太幾不可見的指了指陪在田夫人身邊的田雅芬，跟她講自己新聽來的八卦，“田家心可是大的很，想把田雅芬介紹給柏司令呢！”

　　不然打扮的這麼漂亮做什麼？

　　“蛤？”艾陽這下真的是合不上嘴了，這兩人還能這麼湊？“柏司令怎麼說？”

　　何太太撇了撇嘴，小聲道，“這事怎麼可能？柏司令跟之前的太太感情很好，說是一直沒有忘了她呢，而且吧，”

　　在艾陽跟前何太太也不掩飾了，直接把自己的看法和盤托出，“咱們現在民國了，說什麼男女平等，但離過的女人跟死了老婆的男人能一樣嗎？田家又不是沒有別的女兒，想聯姻也挑個小姐出來啊！”

　　推個離過婚的女人，算怎麼回事？“柏司令要是個心眼兒小的，說不定該生氣了，這田家也太託大了些。”

　　這道理大家都想的到，為什麼田家想不到？“我覺得這事就是瞎傳呢，沒準兒就是為了挑撥田家跟柏家的關係，田處長可是在陸大帥身邊呢！”

　　何太太驚訝的睜大眼，還能這麼猜？就聽艾陽又道，“你回憶回憶，這消息是田家人跟你說的，還是別人傳給你的？是什麼人跟你們說的？”

　　何太太的臉沉了下來，這事還真不是田家人說的，她心裏咬牙，幸虧她才跟艾陽一說，艾陽就提醒她了，不然將來田家說不定把仇記在她身上了，“我回頭查一查，”她還得把這事跟熊以民說一聲。

　　“我覺得柏司令不是心裏沒成算的人，他的婚事，應該有自己的安排，所以咱們還是別瞎猜的好，等哪天收到喜帖了，把紅包包好，吃酒席就行了，”艾陽笑眯眯的提醒何太太，這兩口子太會鑽營，但這樣的人，也容易一不小心掉到坑裡，現在柏廣立是滬市老大，他的婚事，是下頭人來回猜測傳播的？

　　何太太重重的點點頭，“我記住了，幸虧小艾你提醒我，不然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把人給得罪了呢！”

　　她的目光落在不遠處的田夫人身上，心裏盤算着要不要去給田夫人賣個好兒，把這消息遞給她，有人想拿田家當槍呢這是。

　　艾陽已經猜出何太太的意思了，這些人啊，心思都用在“舉一反三”上了，“續夫人來了，我過去看看。”

　　見艾陽對續夫人這麼上心，何太太心裏就更篤定了，“去吧去吧，怎麼說那也是長輩，”她笑眯眯的一推艾陽，等她走了，才慢悠悠的往田夫人身邊走去。

　　“你們來的還真早，”續夫人已經跟汪夫人她們站在一處，看見艾陽過來，笑着拉了她的手，“小艾也來了，我瞧着這是又長高了？看來是你汪伯母那兒的飯菜養人。”

　　艾陽不好意思的撫撫頭髮，沒辦法，她吃的多簡直是圈子里的共識了，甚至已經有不喜歡她的人，暗中罵她是餓死鬼投胎的，但艾陽無所謂，對於這些沒挨過餓，也不知道壓縮食品是個什麼味道的千金小姐來說，美麗跟優雅是比食物重要的多的存在。

　　“長了好，你還小着呢，”續夫人憐愛的拍了拍艾陽的肩膀，她也很喜歡艾陽這種直率不做作的性子，“重言呢？”

　　“跟工部局的人在一起呢，”艾陽給續夫人示意了一下，“我叫他過來？”

　　續夫人搖搖頭，“不用了，我知道他忙的很，”兒子有出息沒有哪個母親會不高興，但太忙了，又會心疼，“我也是多餘囑咐你一句，有機會了勸勸他，想辦法讓他多歇一歇，這世上的事哪有做完的那一天？身體比什麼都重要。”

　　艾陽也是這麼看的，她個人也覺得柏廣立跟容重言都太急切了，目的是好的，但許多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欲速則不達，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續夫人又把艾陽往身邊拉了拉，小聲道，“一會兒那個陸愛素來的時候，你離她遠一點兒。”

　　“啊？”什麼意思？艾陽抬頭看着續夫人，不是她想的那個吧？

　　續夫人尷尬的一笑，“你也知道我以前是做什麼的，咱們江湖人有江湖人的門道，這不愛男人的女人也不是沒有，甚至還不少，但這世上哪有女人挑男人的道理？愛不愛的，根本沒人在乎，所以這位的脾性才被人看成了怪胎，說她有毛病。”

　　好吧，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艾陽略略有些尷尬，她不好表現的自己“懂”的很啊，“伯母的意思是，陸處長就是那種不喜歡男人的人？”

　　她頓了頓，“而且，她還喜歡女人？”

　　續夫人點點頭，“我叫人留意了這些年陪在她身邊的女人，無一不是容貌精緻秀麗的，不過她對女人極好，這些女人都是心甘情願的，有人給她做秘書，有人給她當副官，反正倒也跟個男人一樣，依紅偎翠的，”

　　說到這兒續夫人笑了，“一般男人都比不了她逍遙。”

　　所以，續夫人是在告訴她，自己這一款，正好投了陸愛素的眼緣？艾陽齜牙一笑，“伯母放心吧，我會小心的，還有，”

　　她俏皮的沖續夫人眨眨眼，“像我這種雌老虎，咬起人來凶的很！”

　　陸愛素的出現照例引起了全場的注目，她一如艾陽見到時的樣子，筆挺的三件套，皮鞋油亮，頭髮也是抿的蒼蠅都站不穩，尤其讓人側目的是，跟她一起出席歡迎晚宴的，還有一位美麗的小姐。

　　艾陽一眼就認出英蘭就是那天給陸愛素點煙的女人，只是當時她沒有像現在這樣精心打扮，沒太被艾陽注意，現在一看穿着一身銀絲刺繡香緄旗袍，雅緻溫柔的如一朵輕雲，軟軟的偎在陸愛素臂彎里，艾陽不知道別人是怎麼想的，她現在羡慕的都移不開眼了，她也好想被這麼一位漂亮的小姐姐給挽着啊！

　　汪夫人已經完全愣住了，還有這樣的？“那就是陸家的小姐？不許人叫她小姐的那個？”

　　續夫人苦笑道，“是的，夫人要是不習慣，一會兒見了，叫她的官職就好了，不是說要做機要處處長嘛，以後就是陸處長了。”

　　汪夫人的目光落在一臉嬌羞的英蘭身上，“那是誰家的女孩子，家裡人也不管管？”

　　“陸處長是大帥的愛女，”另一位夫人撇撇嘴，誰敢管？金陵城的血腥味都未必散乾淨呢！

　　“可她自己也願意？”汪夫人發出三連問。

　　艾陽難得看到汪夫人失態，輕輕扶住她的手臂，“個人選擇罷了，如果那位小姐的家境不好的話，被家裡嫁人，也未必能比跟着陸愛素活的好。”

　　續夫人也道，“是這個理兒，尤其是這位小姐還是個容貌過人的，與其被那些臭男人爭搶，還不如跟着陸處長呢，夫人想開些，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您就當今天開眼界了。”

# 第81章

　　汪夫人並不想開這樣的眼界, 但形勢比人強，她還得在陸愛素跟柏廣立這些人寒暄之後，帶着滬市商界的夫人太太們去跟陸愛素認識, 而陸愛素則一眼認出來站在她身邊的艾陽，“李小姐？李艾？咱們好像見過面啊！”

　　艾陽含笑點頭，“昨天在萬國百貨門前見過一面，”她把手從陸愛素的手中抽出來，頭一次被女人握着手也這麼膩味的。

　　陸愛素哈哈一笑, “是，當時李小姐的西裝真是別緻, 若不是你走的急, 我都想追過去問一問在哪裡做的呢。”

　　“陸處長若是喜歡，一會兒我把制衣公司的名片給英蘭小姐, ”艾陽微微一笑，退到汪夫人身後。

　　陸愛素這會兒是明白了為什麼容重言會知道她來了滬市，原來有這麼一位耳報神, 當然, 她也可能理解為，她給這位小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小姐給我的印象太難忘了, 我還準備叫人去查這是哪家的小姐呢, 沒想到轉天就見着了，咱們還真是緣分不淺, 只可惜, ”

　　陸愛素看着艾陽身上紫色的改良旗袍, “我以為李小姐是同好之人呢！”

　　“隨意為之，我對衣服沒有特別的愛好，”艾陽再次微笑。

　　續夫人見陸愛素果然纏住艾陽不放，連忙過來，“陸處長久仰。”

　　“這位是？”陸愛素上下打量着續夫人，這位夫人別看衣着精緻華貴，但跟汪夫人她們有着截然不同的氣質，身影挺拔，氣質冷硬，似乎更投她的眼緣。

　　“這是洪門顧老闆的母親，續夫人，”英蘭已經把今天來宴會的人給查清楚了，在陸愛素耳邊小聲提醒。

　　原來是洪門的，陸愛素呃了一聲，沖續夫人一抱拳，“續夫人女中豪傑，久仰。”比起跟那些軟綿綿的女人說長道短，她更喜歡跟這種殺伐果斷的江湖人物打交道。

　　“能見到陸處長，才是我的榮幸，”續夫人回了陸愛素一禮，“聽說陸處□□法跟鞭法並稱雙絕，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見識一下。”

　　續夫人的話才是真正搔到了陸愛素的癢處，她為什麼愛揮鞭子，因為她跟着陸士珍給她請的師傅學了一手好鞭法，至於槍法，她也是下過苦功的，她被陸士珍格外疼愛的原因，是這個女兒處處像他。

　　“好，續夫人一看也是個行家，還請續夫人指點一二，”她轉頭看着艾陽，“不知道李小姐有沒有興趣？一起啊！”

　　這是盯上自己了，艾陽從來不是怕事的人，“好呀，陸處長定個時間。”

　　沒想到艾陽會直接答應，陸愛素對艾陽的興趣更濃了，“到時候我給李小姐打電話。”

　　“我也要去，”尹曼如越眾而出，“五哥，你忘了我的槍法還是你教的？”

　　尹曼如收到軍部送來的帖子，大喜過望，這些日子她幾乎被滬市社交圈子給遺忘了，但一聽說陸愛素來了，她覺得整個人生都有希望了，要知道陸愛素可是她最親愛的“五哥”，是她的老師跟效仿對象，五哥告訴過她，做人就要活的恣意，這些年她確實像“五哥”教的那樣，隨着自己的心意在活，可是現在她的大樹沒有了，卻沒有人來告訴她，接下來她要怎麼活？

　　陸愛素轉頭看着尹曼如，剛才她跟尹夫人說話的時候，這丫頭就跟只可憐巴巴的小狗一樣望着她，她當然知道現在尹家處境尷尬，但人走茶涼，如果尹家失去了利用價值，那就算是之前的好友，沒有了價值，就不值得花心思。

　　但是尹曼如嘛，倒不是不能留着，自己在滬市還需要個助手，“放心，我怎麼會忘了你？，到時候我叫人過去接你，”陸愛素走到尹曼如跟前，笑着撫了撫她的頭頂，“幾年不見，曼如也長成大姑娘了，剛才我愣是沒認出你來。”

　　剛才她已經跟她打過招呼了，是她不想理睬自己吧，尹曼如也沒傻透，知道現在的自己，已經沒有任何資格去給別人難堪了，“幾年不見，我很想五哥的。”

　　“我知道了，等我的住處收拾好了，你經常過去玩，”陸愛素笑着拍拍尹曼如，轉頭又看向艾陽，“曼如跟李小姐熟不熟？”

　　尹曼如連忙點頭，“李小姐是容老闆的女朋友，我們之前也經常見的，”她看了艾陽一眼，“之前李小姐還幫過我。”

　　呵，自己的好心看來是餵了狗了，她幫過尹曼如，結果尹曼如就是這樣回報自己的幫助的？

　　“之前的事還是不要提了，又不是什麼開心的事，是不是，尹小姐？”艾陽不陰不陽的刺了尹曼如一句，“我還以為自那天一別，尹小姐不會想再見到我，沒想到你居然還記着我的人情呢，真是可喜可嘆啊！”

　　續夫人已經聽出這艾陽話里的□□味兒了，也看出來尹曼如的意思了，她跟陸愛素真的很親的話，就不會不知道陸愛素的喜好，可這個時候還攀艾陽做什麼？“是嗎？小艾你還幫過尹小姐？那可不容易，尹小姐的性子，從來用不着別人幫忙的。”

　　尹夫人知道尹曼如說的幫忙是什麼事，她可不願意艾陽一個“不小心”，把女兒被陳黎給拋棄的事當眾說出來，“所以說李小姐是個熱心腸的姑娘，汪夫人真是好福氣了，有這麼好的兒媳婦。”

　　陸愛素看了大家一眼，心裏暗笑，她指了一下已經走上台的柏廣立，“柏司令要講話了，咱們先說到這兒，反正我是要久居滬市的，以後有的是敘舊的機會。”

　　她沖尹曼如招招手，“曼如到五哥這兒來。”

　　站在外圍看熱鬧的各家小姐已經看的目瞪口呆了，她們來之前都得了家裡人的囑咐，這位陸處長，要離的越遠越好，甚至今天來參加晚宴，都沒有像往常那樣儘力打扮自己，生怕一個不慎，被陸愛素給“看上”了，卻沒想到尹曼如卻這麼歡快的跑到陸愛素身邊，大家不免都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家世再煊赫又如何，失勢的那一天，什麼驕傲都被打碎了。

　　見陸愛素牽着尹曼如走到前頭去了，汪夫人一拉艾陽，“你怎麼能答應她？那就不是個好人！”

　　艾陽笑着扶住汪夫人的胳膊，“伯母別擔心，我心裏有數的，我聽重言說了，柏司令有可能會叫陸處長過去幫重言，所以以後我們見面的機會還有很多，只靠躲是躲不過來的，”

　　還不如一次給陸愛素點顏色瞧瞧，叫她死了不該有的心思。

　　還要把陸愛素派到兒子身邊？汪夫人眼都紅了，“那怎麼成？”

　　這麼邪性的女人，萬一對兒子不利怎麼辦？“不成的，”她回去得跟容重言說，讓他回絕了柏廣立的安排。

　　“放心吧，重言不是沒成算的人，”艾陽小聲安撫着汪夫人的情緒，她是強龍，咱們還是地頭蛇呢，誰勝誰負早就註定了。

　　柏廣立講話歷來簡潔，在給大家介紹了陸愛素之後，就把她請上了台，讓她自己跟大家講話。

　　陸愛素也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更知道她的那些名聲滬市沒有人不知道的，也不跟大家虛與委蛇，整篇講話只有一個主旨，就是父親陸大帥對柏廣立的信重，還有對滬市的感情，以及對滬市各界的殷切希望，派自己過來，也沒有任何奪權之心，而是讓她這個才剛畢業的新人，過來跟柏司令好好學習的，所以如果有什麼不當之處，還請在座各位念她年紀小，沒經過什麼事，多多包涵。

　　這話說的，跟她進場時的氣勢可是大相徑庭，艾陽站在台下，注意力卻在不遠處的英蘭身上，果然如續夫人說的那樣，英蘭看陸愛素的目光，跟其他人完全不同，充滿了敬仰跟愛慕，估計在她的心裏，陸愛素真的是她的英雄吧。

　　一陣掌聲過後，容重言作為工商界的代表上台發表歡迎辭，艾陽的注意力立馬被容重言給吸引了，不得不說，整個會場上百人，最英俊的那個還是她男友，真是怎麼看怎麼討人喜歡。

　　“伯母，你覺不覺得，所有人裡頭，重言是最好看的？”自己欣賞還不夠，艾陽忍不住也開始找“同好”。

　　汪夫人肯定的點點頭，“那當然了，你不知道，重言小時候就漂亮，精緻的跟個洋娃娃一樣，我一看見他，心都化了，”她看了一眼續夫人，其實顧勵行也生的極漂亮，在那個時候他已經懂事了，身上還沾了點兒汪夫人不喜歡的江湖氣，不如容重言還是個說話帶着小奶音兒的娃娃，“重言不但生的好，自小就聽話，還聰明，學什麼都快！”

　　汪夫人到現在，都沒有發現兒子有什麼缺點過，所以對於娘家人的那些不滿，她從來都不放在心上，她倒是想過繼娘家侄子，但也得他們足夠討她喜歡才行啊！

　　續夫人藉著咳嗽用帕子沾去眼角的淚意，容重言是她生的，有多可愛多惹人疼她這個當娘的怎麼會不清楚呢？可惜那個時候她跟顧千山兩夫妻心都太大了，想要的永遠比別人多，為了實現自己的所謂理想，親手把兒子送了出去。

　　艾陽自然聽出來續夫人不平靜的呼吸，但她並沒有打算去安慰她，如果從現在的結果看，離開顧千山跟續夫人，容重言貌似得到了更好的前程，但對於一個五歲的小孩子來說，父母將他送出去的時候，他應該寧願留在親生父母身邊，而不是到一個陌生的環境里，當人人羡慕的小“少爺”。

　　當初既然做了這樣的選擇，就要為當初的選擇負責任，有淚背着人流好了，世上哪有兩全其美的好事？

　　續夫人也很快調整好了自己的情緒，她專心的看着台上的容重言，告訴自己，容重言再優秀也不是她的兒子了，而她這個母親能給兒子的，就是盡量的不拖累他。

　　何太太一直在人堆兒里觀察着艾陽這邊的情況，他們兩口子受了顧勵行所託，自然要忠人之事，所以續夫人一進來，她就盯上這三個人了，都說汪夫人是個大度的，養母跟親媽相處的很好，但百聞不如一見，就看今天，續夫人對艾陽的維護跟三個的和諧相處，外頭的傳聞一點兒都不假，這就太好了，汪夫人願意退一步的話，續夫人哪會不願意兩個兒子和睦相處？

　　艾陽一邊欣賞着台上的男朋友，耳朵也沒閑着，台下大家的私語，她也一直分心關注着，尤其是陸愛素，這到底是個什麼人，會不會對容重言造成威脅，才是她最想知道的。

　　容重言講完話下來，安教授又代表文化教育界的上去了，而柏廣立則把容重言叫到身邊，“剛才愛素還跟我說呢，陸大帥跟容老先生頗有淵源，還曾以共挽園裡養過傷，愛素還說以後有機會，想到共挽園去看看。”

　　容竹卿跟陸士珍這些往事容重言也是聽說過的，但容竹卿對他的教導，從來都是做某件事某個決定前，不要想回報，尤其是那些政治人物，為了走到高位，他們早就捨棄了七情六欲，跟他們越計較，得到的只會越少，只有永遠讓他們看到自己的價值，才能保持對他們的影響力。

　　“陸處長要去，鄙人自然是榮幸之至，”容重言含笑道，“不久之後共挽園就要成為新式大學了，如果陸處長有時間，我還想提前跟陸處長預約次演講，相信對陸處長的留學經歷和回國后的抱負對孩子們都會很有指導和借鑒的意義的。”

　　陸愛素回了容重言一個和煦的微笑，“這是愛素的榮幸了，我對教育也極有興趣，有需要我的地方，容老闆儘管給我打電話，咱們可是世交，跟別人不一樣的。”

　　容重言可不這麼認為，尤其是陸愛素在柏廣立跟前強調這個，可是不懷好意的，“陸處長太抬舉鄙人了。”

　　艾陽看着柏廣立帶着容重言和陸愛素去跟各國領事們寒暄去了，自己就找個安靜的地方拿了杯酒透氣去了。

　　今天是陸愛素在滬市亮相的大日子，等到明天各大報紙就會把陸愛素的詳細來歷登出來了，她可不認為陸士珍把自己剛從東洋軍校畢業的女兒派到柏廣立身邊，只是怕她閑事沒事，打發時間。

　　艾陽透過落地窗看着跟法國領事談笑風生的陸愛素，心裏對她的邀約多了分期待，鞭法槍法雙絕，到底是個什麼水平，她真的挺好奇的。

　　“李小姐，”英蘭已經暗暗觀察了艾陽許久了，今天陸愛素一看到她，英蘭就猜到了她的心思。

　　作為陸愛素的女人，英蘭不是不難過，但對她來說，陸愛素的喜好是最重要的，她端了杯酒走到艾陽身邊，“沒想到在滬市能遇到像李小姐，倒是叫人欣喜的很。”

　　之前不知道艾陽的身份，她不好查去艾陽的來歷，現在知道她是容重言的女友了，英蘭對她的資料就如數家珍了，這也是一位奇女子了，可以說比她過去要波折的多。

　　艾陽看着英蘭，“是嗎？英蘭小姐不用去陪着陸處長？”

　　英蘭一笑，“我們爺談正事的時候，我是不跟着的，該守的本分，我得守着。”

　　“本分？”叫“爺”就夠讓人不舒服了，還“本分”？艾陽有點兒聽不明白了，她好奇地看着英蘭，“還得請小姐給我解惑了，您這個本分指的是什麼？”

　　英蘭沒想到艾陽會這麼問，她突然想到第一次見到艾陽時她的樣子，覺得自己明白了她問的是什麼，“自然是做女人的本分了，嗯，我以前沒有讀過書，跟了我們爺之後，才開始識字的，我覺得的本分，就是你得成為爺喜歡的女人，”陸愛素不喜歡的她絕不做，陸愛素喜歡的，她要做在她開口之前。

　　英蘭回頭看着在宴會廳里所有人中，如鶴立雞群一般的容重言，“比如李小姐，自然是成為讓容老闆喜歡的女人。”

　　艾陽還以為敢這麼公然在一起的一對女女，肯定有着跟時人不同的思想境界，沒想到英蘭卻是這麼想的，“不是吧？如果英蘭小姐這麼想，是不是就不應該陪在陸處長身邊？”

　　艾陽笑眯眯的看着英蘭，“我可不可以糾正一下你的說法，你是不是覺得你的本分，是成為你愛的人喜歡的樣子？”

　　英蘭點點頭，她都忘了陸愛素是個女人了，但又覺得艾陽說到她心裏去了，對艾陽的好感多了一些，“不過你可別在五爺那裡這麼說，”

　　怕艾陽不明白，英蘭一指廳里的陸愛素，“李小姐覺得我們爺比那些人差嗎？”在她眼裡，陸愛素比那些虛偽的，貪婪的，好色的男人要強百倍。

　　艾陽也順着英蘭的目光望過去，呵呵，跟容重言站在一起，什麼人都要黯然失色，“我沒看出來強哪去，整個滬市還有比我們重言更好的人？英小姐好幽默。”

　　英蘭不以為然的撇撇嘴，“那是李小姐不知道我們爺有多好，我們爺可比那些臭男人會疼人的多。”

　　“英蘭小姐，咱們還是不聊了吧？”再聊下去那點兒僅剩的好感就要沒有了，不論陸愛素是什麼樣的人，當艾陽看到英蘭看着陸愛素時的目光的時候，艾陽對她的感情是尊重的，甚至對她以敢於在人前表露自己的感情的勇氣是佩服的，但現在英蘭說的都是什麼？

　　不是她想的多，艾陽真覺得英蘭跑這兒來拉皮條來了，

　　英蘭尷尬的看着艾陽，咬着嘴唇，半天才凄然的扯了扯嘴角，“我還以為李小姐跟那些人不一樣呢！”

　　“我是跟別人有些不一樣，比如我很尊重你的感情，但那是在我以為你是我認為的那樣的人的時候，”艾陽沖英蘭舉了舉杯，“英蘭小姐自便，我得進去了。”

　　續夫人一見艾陽進來，立馬走到她身邊，“她找你說什麼呢？”

　　“也沒有什麼，閑聊幾句，伯母知道這位英蘭小姐的來頭嗎？”艾陽笑道，

　　續夫人點點頭，“我一接到帖子，就叫人在杭城打聽了，這位英蘭小姐是陸處長現在的心頭愛，說起來也是個可憐的，”

　　聽續夫人說了英蘭是被丈夫送給陸愛素的，艾陽也覺得她也是個可憐人了，怪不得會覺得陸愛素比男人要強得多呢，一個可以把老婆送人的男人，對她又能好到哪裡去？

　　續夫人也是這麼看的，“對她來說，跟誰不是跟？男人女人有什麼所謂？一個棲身之所的話，她之前的夫家跟陸愛素可沒法兒比。”

　　就算英蘭今天穿的戴的，比滬市的千金小姐們還要闊綽的多。

　　“可你說她現在是陸處長的心頭愛，那之前呢？陸處長的心頭愛還有很多？”陸愛素還是個花叢高手啊～

　　續夫人不以為然的撇撇嘴，“可不嘛，一點兒也不比那些風流公子們手段少，而且她是個女人，名聲沒傳出來的時候，跟這家小姐那家少奶奶們走的近了，大家也只會以為她們是手帕交，後來有兩家小姐因為她都打起來了，還有一個懸了梁，才知道她跟別人不一樣，以後家裡有小姐的，都是千嚀萬囑咐的，叫離她遠點兒呢。”

　　續夫人生怕艾陽着了她的道兒，所以力求說的詳細再詳細，“之後她身邊的女人，就多是小門小戶里出來的，書寓跟長三里出來的也有。”

　　艾陽把頭往續夫人那裡靠了靠，“這都是小節，伯母別擔心，陸處長這次來，可是帶着任務來的，哪有閑心攪這些風雨？而且，”

　　她沖續夫人狡黠的眨眨眼，“剛好試試重言會不會賣老婆？”

　　續夫人橫了艾陽一眼，“重言怎麼可能是那樣的人？”她生的兒子，這點兒骨氣還是有的，“你放心吧，他敢有這樣的心思，老娘先敲斷他的腿，不是我兒子我也敲！”

　　“不用，我自己來！”

　　兩人正湊着頭偷笑呢，就聽“啪”的一聲碎瓷聲響，整個宴會廳登時安靜了下來，艾陽循聲看去，只見一個小個子男人正氣勢洶洶瞪着容重言，大聲道，“容先生想把你們的皇帝跟大東洋帝國簽下的互惠公約都推翻嗎？”

　　這是東洋駐滬市領事館的公使小幡吉，他身邊的幾個人則是東洋在滬市各大商行的老闆，此刻他們一個個都是一臉的義憤填膺，不知道的，還以為容重言扒了他們家的祖墳了呢！

　　艾陽悄悄的往容重言方向移了移，就聽容重言笑道，“小幡閣下也說了，那是「我們的皇帝」跟貴國簽訂的條約，近幾十年，因為這些條約，貴國來華經商旅居的公民數以千計，甚至頗有樂不思蜀之勢，”

　　“小幡閣下是兩年前才到滬市來的，應當知道現在的華國，已經沒有了皇帝，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咱們總不能抱着過去一成不變吧？”

　　因為輿論的壓力，英吉利跟法蘭西幾國已經表示可以考慮滬市政府提出的關稅自主權問題了，雖然容重言也知道，他們這個“考慮”可能是一個月，也可能是一年甚至是十年，但肯“考慮”，就給了他們撬開這堵牆的機會。

　　可東洋方面就不一樣了，態度極其傲慢強硬，一點兒商量的餘地都沒有，這些年，因為這些“條約”，華國已經把東洋人甚至整個東洋給喂肥了，現在叫他們少吃一點，少拿一些，對這些貪婪成性的人來說，就是虎口奪食，甚至還會被看成搶他們利益。

# 第82章

　　小幡吉從來沒有把華國人放在眼裡過, 也不認為柏廣立跟容重言的念頭能實現, “那又怎麼樣？你們北平政府並沒有改變歷史的膽量！”

　　小嶓吉傲慢的高昂着頭, “容老闆，據我所知你也不過是一個商人, 就算是得了柏司令的委任, 也不過是滬市這小小一方之地的財務官，難道還想插手兩國之事？”

　　“啪！”小幡吉話音未落，站在他身邊的東洋在滬商務官草政雄手裡的高腳杯突然碎了，杯中的紅酒霎時流了出來，不但流到了草政雄的衣服上, 還因為身高的原因, 小幡吉也被撒了一身。

　　“你，八格！”

　　小幡吉正慷慨激昂呢，沒想到卻被人突然澆了一身酒，他氣急敗壞的抬頭大罵！

　　草政雄愕然的看着自己的手, 他正津津有味的看着自己的長官沖華國人發火呢, 手裡的杯子為什麼碎了，完全不知道啊？！

　　陸愛素離的近，也被嚇了一跳，她呵呵一笑, “草政君可能是太專註了, ”她沖小幡吉一伸手, “陸某領閣下去換身兒衣服？”

　　還換身兒衣服, 換完再來接着挑釁？艾陽冷冷一笑, 看着陸愛素陪着小幡吉跟草政雄走的方向，輕輕抬了抬手，打碎他們一個杯子看來還是滿足不了這些小人。

　　小幡吉喋喋不休的用日語跟陸愛素髮泄着心裏的不滿，剛走到門口處，只覺腿彎處好像被人扎了一刀，疼的他下意識的伸手扶牆，就見頭頂的壁燈晃了兩晃，青銅材質的玉蘭燈架居然就那麼斷了，而上頭的玻璃燈罩毫不客氣的衝著小幡吉的頭上扣了下去。

　　陸愛素到底是上過軍校的，反應十分靈敏，立馬閃到了一邊，就見白色的玉蘭玻璃燈罩準確無誤的砸在了小幡吉頭上，等他懵頭懵腦的轉過頭，滿頭滿臉的白色碎玻璃和鮮紅的血！

　　續夫人趕緊把艾陽拉到自己身後，“小心點兒，這事蹊蹺的很。”

　　杯子裂了可能是草政雄手勁太大，一時失態，可那玉蘭壁燈就太不可思議了，續夫人估算着距離，就算是落下來，也不可能碎在小幡吉頭上啊！

　　艾陽裝作慌亂的模樣，一手拉着續夫人，轉身去找汪夫人，“這是怎麼回事？”

　　柏廣立跟軍部的將官們也都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他們驚呆的原因，跟續夫人大致相同，這麼違反常理的事情，居然被他們看到了？

　　熊以民的手已經按在了腰上，“司令！”

　　柏廣立擺擺手，“不過是個意外，沒事的，你去看看小幡閣下怎麼樣了，先叫飯店的醫生過去幫他包紮一下，”

　　他轉身沖同樣目瞪口呆的各國領事哈哈一笑，“是柏某安排不周，叫大家見笑了。”

　　法國領事離東洋人最近，草政雄的杯子已經碎的讓他不可思議，趕緊把自己手裡的杯子放到桌上，可後頭更精彩的事讓他只顧在胸前划十字了，“上帝啊，我到底看見了什麼？”

　　米國人沖法國佬翻了個白眼，自由飯店是他們建的，號稱全滬最高檔最豪華的大飯店，可現在大家看到了什麼？

　　自由飯店的壁燈會自己斷開，然後把客人砸的頭破血流？以後誰還敢來自由飯店入住？

　　出了這樣的事，陸愛素丟下所有人陪着小幡吉走了，站在台上的安教授乾脆話題一轉，開始講起華夏五千年的興衰來，尤其是曾經的那些光輝燦爛的文化！

　　“《四庫全書》是什麼書？”艾陽津津有味的聽着，怪不得大家把安教授奉為泰斗式的人物，人家肚子里果然是有貨的，瞧瞧，罵人都不帶髒字兒的，還聽着很痛快，要是還能帶上物理性攻擊就好了。

　　容重言剛在尋思剛才的“奇事”，他跟着好奇心強的外國領事去看了那個突然斷了的壁燈，那鑄成玉蘭花枝模樣的青銅燈架還是簇新的，一點兒老損的跡象都沒有，而且斷痕處如被刀削一樣，這分明是因為外力所致！

　　如果壁燈斷了是外力的話，那燈罩碎在小幡吉頭上，也就可以理解了，也是人力所為！

　　容重言用餘光掃着宴會廳里的人，又擔心自己有漏掉的地方，叫過跟他一起來的助理，“你去跟經理說一聲，看看小嶓吉受傷的時候，誰離開了宴會廳！”

　　艾陽聽的心裏偷樂，有人離開，也是嚇的了，這下好了，還要再受個調查，好委屈！

　　“你聽我說話了沒？安教授講的這麼好，你都不聽，”艾陽不滿的扯了扯容重言的衣袖，“這裏的保安又不歸你管，松滬軍的大佬們可都在呢！”

　　人家保安處的處長已經立馬進入戰鬥狀態了，“你還是陪我聽演講，你給我講講，什麼叫《四庫全書》？”

　　柏廣立還穩如泰山的站在下頭聽安教授演講，宴會廳里的客人們基本都在，也確實輪不着自己出面，容重言一笑，“我習慣了，以後得改，這《四庫全書》嘛”

　　艾陽聽了半天，才知道這套書華國的國寶級藏品了，搞笑的是，被趕出紫禁城的小皇帝沒錢結婚，就打上了它的主意，要把它給賣掉，給自己辦個盛大的婚禮！

　　艾陽都無力吐槽了，你皇位都保不住了，辦個全球婚禮也撿不回被踩到地心的臉面，還賣家當？是你的么？

　　東洋人就更可笑了，你買回去又怎麼樣？華夏五千年文化就是你們的了？這智商也是沒誰了。

　　“現在呢？東西呢？”

　　容重言嘆了口氣，“最終還是流落了出去，四散開了，我父親也收集了一些，安教授那裡也有，只是能不能再次匯齊，尚不好說。”

　　“這就是國家羸弱的下場，連套書都會被人覬覦，”艾陽歷史再不熟悉，也知道這個時候，華國就是個人見人愛的大肥肉，走過路過的如果不來啃一口，反而成了傻瓜了。

　　見台上的安教授已經淚濕眼眶，而台上柏廣立他們也都一副無地自容的樣子，艾陽趕緊聽他在說什麼，卻原來安教授已經罵上了，只差沒有指着柏廣立的鼻子，質問他們這些，吃着百姓血肉的軍人，是做什麼吃的？

　　“這也不能全怪松滬軍吧？”艾陽差點兒想上去跟安教授辯一辯了，是，保家衛國是軍人的天職，但你領導人不給力，弄不弄就籤條約，就逃跑，服從命令還是軍人的天職呢，叫他們怎麼辦？

　　華國現在的情況是只靠軍隊就能解決的？傾國在即，億萬百姓都成了亡國奴了，你指着軍人們罵，罵他們是懦夫，讓你們變成了亡國奴？他們罵誰去？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個道理安教授難道不懂？氣節跟骨氣都不是指着當政者的鼻子罵就可以體現出來的，如果只這麼做，就是沽名釣譽了。”

　　艾陽對台上慷慨激昂的安教授撇撇嘴，“罵人之前，先問自己做了什麼，應該做什麼，我不是要他上陣殺敵，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把驅逐列強增加國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是光跳腳就是愛國好不好？”

　　艾陽靠武力慣了，對這些文人內心不像現在的人那麼尊敬。

　　容重言也聽出來了，笑着解釋，“這就是安教授為華國做的事啊，利用他的知識多為國家培育有志青年，也利用他的文化界的威望跟影響力，奔走呼籲，喚醒大眾，今天的話他是有意說給柏司令聽的，讓他不要忘記自己曾經的理想，不要因為做了松滬司令，卻忘了他最初是想要什麼？而成為尹洋跟陸士珍那樣的人。”

　　“好吧，是我錯怪他了，希望他的話有用吧，”艾陽承認錯誤十分爽快，她在下頭牽住容重言的手，“不過我總覺得靠嘴救不了華國，比如今天，你覺得大家離開之後，記住的是東洋鬼子頭破血流的樣子呢，還是安教授的的演講？”

　　“這怎麼一樣？”

　　“我的意思是，演講有用，但抵不上一場勝仗對國人的鼓舞，就像剛才那個小幡子的樣子，誰叫他在咱們的地盤上大放厥詞？報應立馬就來了。”艾陽咯咯笑道，“他一頭血的樣子真的好好笑。”

　　“你別小看這些東洋人，他們比那些洋鬼子更難對付，也更陰狠，”容重言覺得艾陽太孩子氣了，嘆了口氣道，“就這兩年，滬市就多了三十多家東洋的商社，整個華國就更多了，他們到華國來，並不只是做生意那麼簡單，他們想要的更多。”

　　這個艾陽比容重言更清楚，她就算是隻身跑到東洋，殺了他們的天皇，可那些軍，國主義者死不光，也是徒然，“最根本的還是咱們自己強了，在絕對的實力跟前，任何陰謀詭計都是笑話。”

　　容重言寵溺的撫了撫艾陽的頭，“真聰明，這就是我要做的事。”

　　“我當然聰明了，”艾陽沖容重言得意的挑眉，“這也是我想幫你的事。”

　　容重言握緊艾陽的手，“嗯，你陪在我身邊，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助跟安慰了。”

　　我的用處可不止這些，但你這麼認為也挺好的。

　　何太太用餘光看着一直跟容重言絮絮私語的艾陽，慢慢走到汪夫人身邊，“李小姐跟容老闆的感情可真好，我覺得離喝他們喜酒的日子不遠了呢！”

　　汪夫人離二人並不遠，因為不願意打擾他們，才沒有站過去，“我也想呢，但重言說小艾年紀太小了，想讓她再輕鬆兩年，我覺得也是，這嫁了人之後日子再好，也比不得當小姐的時候啊。”

　　何太太沒想到汪夫人居然會這麼說，“可這麼一直拖着，外頭人會怎麼想？說不定還以為是容家對李小姐不滿意呢？”

　　何太太尷尬的笑笑，“我們這些人當然知道夫人有多喜歡李小姐，但總會叫人覺得容老闆另有打算似得。”

　　何太太的話汪夫人也不是沒有想過，她還跟容重言提過，不行先定婚，他們有了未婚夫妻的身份，來往起來，也比男女朋友要更加光明正大一些。

　　但艾陽連這個都不要求，在她看來，感情好的話，男女朋友也可以一生一世，感情不好，夫妻也能分道揚鑣，容重言從來不在這方面強求艾陽，她這麼說了，他也就把艾陽的意思化成他的想法，這麼告訴了汪夫人。

　　何太太沖不遠處的續夫人微微一笑，“續夫人覺得是不是這個道理？”

　　續夫人腦子里還在想小幡被襲的事呢，根本沒聽見何太太說什麼，“啊？什麼？”

　　何太太的目的，確實是再次試探兩位夫人的關係，她笑着自己的話又複述了一遍，“續夫人怎麼看？”

　　續夫人看了汪夫人一眼，笑道，“這是人家容家的家事，咱們怎麼看都不管用的，我啊，現在最發愁的就是勵行的婚事了，他本來就老大不小的了，又受了傷，跟鄭家，”

　　續夫人再次嘆氣，“人家也瞧不上咱們這樣的人家，我也尋思着，盲目的找不行，欸，何太太，你如果有合適的人選，給我們勵行操點心。”

　　何太太沒想到自己都遞梯子了，續夫人都不接她的話頭，心裏訝然，“顧老闆啊，原來他的婚事一直沒有定下來？哎喲那可真是不小了，夫人您開口了，我一定幫您留意着，只是您也知道，我認識的都是以民的同袍們，這家裡可都算不得出色，當然，小姐我一定挑最好的！”

　　何太太跟熊以民可沒少聊顧勵行，洪門老大這個身份，雖然比不得些權貴，但在滬市這樣的地方，也是走到哪兒都得給幾分薄面的人物，別的不說，光顧勵行名下的產業，就算熊以民的官當的再大的一點，也比不了的，如果不是想着避嫌，何太太都想從自己娘家挑個侄女兒外甥女的說給顧勵行了。

　　這位何太太似乎對容家跟顧家都極為關注，續夫人留了心，但面還是做出十分感激的模樣，邀請何太太有空去黃山路做客去。

　　艾陽把後頭的聊天聽的清清楚楚，她在容重言耳邊小聲道，“這位何太太也是個人物，八面玲瓏的，熊以民也這樣么？”

　　容重言雖然不像艾陽可以把後頭的話聽清楚，但何太太之前跟汪夫人走的近，現在又跟續夫人攀上了交情，也叫他挺感慨的，“熊處長跟何太太是一對恩愛夫妻，這夫妻恩愛，肯定性子也是極投合的。”

　　陸愛素看着自由飯店的醫生幫着小幡吉把傷口包紮好，反覆向米國醫生求證了，小幡吉頭上的外傷並不會惡化，才安撫了他的情緒並親自把與他同來的東洋人送上了車，等車隊走了，陸愛素才長吁一口氣，轉身回了宴會廳。

　　“怎麼樣了”柏廣立見陸愛素回來，笑問。

　　陸愛素這會兒還沒正式就職呢，因此也不把柏廣立當上司看，只是沒好氣的瞪了他一眼，“廣立兄也真是的，出了這樣的事，你也不過去看看，我好不容易才把小嶓他們給哄好送走了，”

　　她看了一眼正跟艾陽坐在一起吃東西的容重言，原以為這是個聰明人，沒想到一點兒頭腦也沒有，“你那個個財務大臣也夠蠢的，這才什麼時候，就提關稅自主的事？這是一個滬市可以決定的？”

　　今天是為了歡迎她才舉辦的晚宴，容重言這是做什麼？給她添堵？下馬威？

　　柏廣立不好高興了，“其他國家的公使們都在，我獨對東洋人過於熱情，不太好吧？而且你才從東洋回來，由你出面挺合適，至於關稅自主的事，那麼大筆錢就這麼落入外國的人口袋，養肥他們再回過頭來對付我們，你咽得下這口氣？剛好，我也有事想請你幫忙呢，”

　　柏廣立不等陸愛素再開口，擺擺手道，“就如你所說的那樣，現在提這個確實是操之過急了，但華國統一，收回我們自己的權力是早晚的事，有備無患嘛，等你機要處的事熟悉了，就培養個信得過的副手幫着你，你呢，抽點兒精力過去幫幫重言，有大帥在，還有北平政府，我哪有資格弄什麼賬務大臣？不過咱們養兵離不開錢是真的，重言在經濟上可是一把好手，你跟着看看學學，沒有壞處。”

　　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不過是想把她從司令部趕出去罷了，陸愛素抿嘴一笑，“好啊，父親也常說他手下都是一群大老粗，一個比一個會花錢，掙錢的卻找不出來，我能跟着容老闆學兩招，也是求之不得，不過么，我可先把醜話說頭裡，我不贊同他弄那什麼關稅自主，你可別怪我到時候給他搞亂！”

　　關稅自主不但是柏廣立，也是容重言最想做的事，柏廣立可不認為一個陸愛素就能難得住容重言，“你有話直說的性子真是像極了大帥，”

　　他對陸愛素親切的點頭，“也對我的脾氣，咱們這些人，最討厭的就是弄什麼花花腸子，”

　　他沖容言招招手，示意他過來。

　　等容重言過來了，柏廣立把自己的安排跟他說了，“你可得好好教愛素，不許藏私！”

　　容重言沒想到陸愛素對關稅自主居然是這麼個看法，笑道，“我知道了，陸處長一看就是冰雪聰明之人，我那兒那點子銀錢來往的事，哪用得着教？陸處長恐怕看幾天，就知道裏面的竅道了。”

　　陸愛素悠悠一笑，她出生的時候陸士珍已經發跡了，她從小到大就不認為掙錢有什麼難的，“容老闆不要太妄自菲薄了，你能把生意做到全遍江淅蘇三地，”

　　她輕咳一聲，“還有粵海那邊，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不瞞你說，爸爸只要一提起陳黎，就指着我那幾個哥哥弟弟們罵，說人家留洋你們也留洋，為什麼人家一回來，就能替陳良峰掙大錢，你們除了花老子的錢，做什麼什麼不行？”

　　“陸處長玩笑了，兩位小陸帥都是驍勇善戰的英雄，這不吳大帥在皖西屯兵十四萬，愣是占不了咱們陸家軍一點兒便宜嘛，”容重言可當不得陸愛素的誇獎，更不願意她把陳黎也扯進來。

　　“還有三公子跟四公子，也都是陸帥的左膀右臂，大家提起陸家，最常說的，就是虎父無犬子，稱讚陸帥不但戰功彪炳，還教子有方。”

　　陸愛素打心眼兒里瞧不上自己的兄弟們，大老婆生的兩個哥哥，倒是早早的出來幫陸士珍了，但又如何？在她看來，如果沒有陸士珍這個大帥的爹，兩個哥哥什麼仗也打不贏，每次出兵，參謀都恨不得帶過去一個連，下頭的幾個呢？

　　倒都挺會爭權的，偏又帶兵不行，理事不成的，除了會跟自己的親媽抱成一團兒爭寵，比着給陸家生孩子，討陸士珍的歡心，然後再悄悄給老大老二挖坑，恨不得他們早早死在外頭，還會什麼？

　　但她還沒有蠢的連家醜都跟人說的，哈哈一笑，“叫容老闆這麼一說，就顯得我這是個笨的，丟了父親的臉了。”

　　容重言對陸愛素把自己歸到兒子的行列里挺無奈的，“陸處長謙虛，雖然重言對軍事一無所知，但也知道，軍事學院是最辛苦的地方，您從東洋軍官學校畢業，恰恰就說明了你的過人之處。”

　　艾陽在不遠處聽的心裏直笑，原來容重言口是心非起來，也挺厲害的，這不，幾句話說的陸愛素心花怒放的。

　　尹曼如觀察了艾陽好一會兒，見她心情似乎不錯，才期期艾艾的過來，坐在艾陽對面，“李小姐，我還沒有謝謝你呢！”

　　剛才尹曼如還陪着英蘭呢，這會兒英蘭找陸愛素去了，她又過來煩自己，艾陽挑眉，“不用了，我只是不想滬市人被陳二公子瞧不起，倒不是特意為了幫你。”

　　尹曼如尷尬的點點頭，她看向不遠處被人簇擁着的陸愛素，“不久之前，我也像五哥一樣，被人圍着捧着，以為自己就是真的公主了，”以為父親永遠都在，尹家永遠都在。

　　“所以才會有那句話：世事無常，人啊，恣意作樂是可以，但也得給自己留後路才行，”艾陽呷了口杯中的酒，淡淡的看着尹曼如，“尹小姐過來是有話跟我說吧？我這個人不喜歡猜心，你直說就好了。”

　　尹曼如低下頭，半天才道，“五哥的事你應該是知道的，我剛才也不是有意要拖你下水，實在是我現在的處境太艱難了，而且，”

　　她抬起頭一臉懇切的看着艾陽，“我也知道李小姐是什麼樣的人，你身邊還有容老闆，就算是五哥對你有什麼心思，也會收斂的，所以，我剛才才那麼說的。”

　　艾陽聽明白了，因為知道自己不是個會吃虧的，也知道容重言能保護自己，所以才拿自己當墊腳石，這尹曼如的臉怎麼那麼大呢？“尹小姐，你不必在這兒跟我裝可憐，或許你覺得自從尹指揮使去了之後，你就從天堂落在了地獄里，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可憐的人，但我只能告訴你，你現在所謂的地獄般的生活，也是滬市絕大多數女孩子求之不得的，所以就別在這兒自憐了，這不是你犧牲我的理由，而且咱們的關係，你也沒資格利用我！”

　　艾陽站起身俯在尹曼如身邊小聲道，“尹小姐好像一點兒也不了解我，我啊，一鞭子就可以抽死一個人的！你想不想試試？”

# 第83章

　　尹曼如下意識的打了個哆嗦, 身子往裡挪了挪，她再想跟艾陽解釋的時候，艾陽已經走遠了, 她咬着嘴唇看着艾陽挺直的背影, 突然發現，從背後看艾陽，她即使穿着漂亮的旗袍, 可走姿並不像普通小姐們那樣裊娜, 反而跟以前家裡常來的那些軍官們挺像的, 有一種叫人心驚的鋒利。

　　彷彿她真的只要一回頭，手裡就會飛出一根鞭子，抽向自己。

　　她突然後悔剛才的舉動了，因為想討好陸愛素, 就得罪艾陽, 真的聰明嗎？現在的她，甚至是尹家，都已經經不起任何波折了。

　　“你跟她怎麼說的？我怎麼看她不太高興？”尹夫人看艾陽走了, 立馬坐在女兒身邊，她也不是不心疼女兒, 奈何兒子不爭氣，尹家連個撐腰主事的人都沒有, 如果不攀上陸愛素, 順便能給兩個兒子在松滬軍謀個好差使, 以後尹家可怎麼辦？

　　尹曼如煩躁的搖搖頭, 她當然知道母親的想法，可這能怪她嗎？如果哥哥們爭氣一點，她用得着這樣？“你回去先叫大哥他們爭點兒氣吧，我能怎麼辦？五哥才來幾天，凳子都沒坐熱呢，要不，我跟五哥商量商量，讓大哥他們去杭城？”

　　“那可不行，你哥哥他們你還不知道？在滬市好歹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姓尹的，到了杭城，真闖了什麼禍來，誰保他？”尹洋被人暗殺，兇手到現在還沒有落網，舉行喪禮的時候，陸士珍連出席都沒有出席，自家男人的事尹夫人也不是全無所知，如果叫陸家知道尹洋跟北平政府有來往，恐怕他們在滬市也呆不住，“不行，你可千萬不能跟陸處長說，你就請她跟柏司令開個口，隨便在市政府或者是軍裡頭給你兩個哥哥掛個閑差就行了。”

　　“閑差，我哥以前掛的沒有嗎？不想做事，光想拿餉，真以為還是爸爸在的時候？”如果不是在外頭，尹曼如都要喊出來了，“怎麼到了這個時候，媽你還沒有看清楚？咱們家缺的是錢嗎？缺的是掌實權的人！”

　　家裡兩個哥哥沒有閑差嗎？現在他們還沒有被軍部除名呢，只不過他們不願意去了，而且之前捧着他們的人，也不再賣他們的賬，如果他們肯去找柏廣立，相信柏廣立也不介意再給他們換個“閑差”但這樣的工作，對尹家，對他們有什麼幫助？時間長了，照樣還會變成現在的處境。

　　“你那兩個哥哥你還不知道？萬一再惹出事來，可沒有人保他們，”尹夫人最想的，還是回到過去的日子，兒子不用做事，但走到哪兒大家還給面子，家裡也不缺錢，和和睦睦的，最好女兒能趕緊嫁了，“這也怨你，當初那麼多人追求你，你嫁一個，現在家裡落難了，也有人伸伸手不是？”

　　“我兩個嫂子家怎麼不伸伸手兒呢？我大姐倒是早都嫁了，怎麼不伸手兒呢？你找他們給大哥二哥安排差事去啊！為什麼非要逼我？”尹曼如站起身，“我累了，想回去，你走不走？”

　　尹夫人當然希望親家們幫幫忙，但那些人猴精猴精的，如果尹曼如跟陸愛素還能像之前那樣，說不定這些人還會幫幫他們，“現在回去太早了吧？再坐一會兒？”她們出來赴宴，兩個兒媳瞪着眼睛看着呢，如果這麼早回去了，她們會怎麼想？

　　尹曼如沒有心情考慮尹夫人的顧慮，一跺腳擰身兒就往外走，沒知道走的太快，居然一下子衝到了正轉身兒的一位小姐身上，還沒等那位小姐看清楚撞自己的是誰，臉上就挨了一下子，“好狗不擋道兒，你長眼睛了沒？！”

　　被打的小姐愕然的看着尹曼如，“尹曼如你！”

　　耳光聲太清亮了，整個宴會廳的人都望了過來，王家公子王少安看到妹妹被打，擼着袖子就要衝過去，卻被容重言給攔住了，他看了一眼已經過去的陸愛素，“少安兄稍安勿躁，咱們過去看看。”

　　尹曼如也沒想到她居然打了王家小姐，可事到如今，輸人不能輸陣，“我怎麼了？你撞着我了！”

　　自從尹家敗了，鄭嘉惠就自動跟尹曼如生分了，轉而跟王恭弘=叶 恭弘幾家小姐交好，她也是看清楚了，這政治不是誰都能玩得起的，尹家不說倒就倒了，還不如周圍這些做生意的人家，破船還有三斤釘，只要有產業在，一時半會兒倒不了。

　　“尹小姐，分明是你撞到了少萍，”鄭嘉惠還沒開口，恭弘=叶 恭弘蘭安就忍不住了，她皺着眉頭看着尹曼如，“你怎麼還那麼囂張，一點兒道理也不講？”

　　以前她們這些人受夠尹曼如的氣了，好不容易這尊瘟神不出現了，恭弘=叶 恭弘蘭安覺得滬市交際圈兒的空氣都清新了，沒想到她還有再出來的一天，而且一出來，照樣欺負人！

　　王少萍推開扶着她的鄭嘉惠，“尹小姐，我一直站在這裏，是你走的太快沒看路，才撞到我的，而且這裏人多，大家互相蹭一下，碰一下的，都是小事情，可你出手傷人，就是你的不對了吧？”

　　尹曼如看見陸愛素正往她這邊來，立時覺得又羞又臊又尷尬，想流淚又忍住了，“我不對？以前你們怎麼不跳出來指責我呢？”

　　她譏誚的看着恭弘=叶 恭弘蘭安，不過是姨太太養的，嘴又一向臭的很，當初她挨自己巴掌的時候，也沒見她跟自己理論，“怎麼，你忘了我耳光的滋味了，想再挨一下？”

　　恭弘=叶 恭弘蘭安嚇得白了臉，膽怯的往鄭嘉惠身後縮了縮，“你，你不講理！”

　　鄭嘉惠沒想到尹曼如都這樣了，還這麼囂張，她用餘光看到陸愛素正托着下巴站在一旁看熱鬧，心裏打突，這個時候，她可不能在陸愛素跟前表現自己，她還想好好嫁人呢，“尹小姐，大家自小一處長大，剛才不過是個誤會，你就大人不計小人過”

　　王少安挑起眉頭，大人不計小人過？鄭家的丫頭還真會說，他承認在曾經的尹家跟前，王家再有錢，也只有退讓的理，但此一時彼一時，憑什麼自己的妹妹還要再被尹曼如欺負？

　　“少安兄別急，幾位小姐拌嘴，你這個哥哥過去了，就算是幫妹妹討到了公道，尹曼如一哭，你也不好看，”容重言看了下手錶，“時候不早了，咱們也告辭了，至於王小姐的事，小丫頭們不懂事，家裡總有懂事的，咱們這些當哥哥的，可以給他們醒醒神兒！”

　　王少安瞬間明白了，他拿胳膊捅了容重言一下，“還是你鬼主意多，尹洋死了，給尹家留的錢可不老少呢，我聽說這陣子交易行炒棉紗呢，叫上他們一起玩玩也好。”

　　容重言抿嘴一笑，“我也是這個意思。”

　　在陸愛素看來，尹曼如這根本不叫事兒，雖然她從來不對小姐們動手，但她抽過的男人不計其數，尤其是看到尹曼如站在人堆兒里，被一群人怒視，又委屈又傷心的樣子，陸愛素不免有些兔死狐悲，這些做生意的人，一個算一個的牆頭草，風往哪兒吹，他們往哪邊倒，就像現在，沒了尹洋的尹曼如，就會被當初那些她看不上的人圍攻。

　　“既然是誤會，大家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小事化了了吧，”陸愛素上前，居高臨下的看着王少萍幾個，自己出來說話，她們怎麼不委屈了？抑或是，有委屈也得認了？

　　王少安冷冷一笑，走到妹妹身邊，“你沒事吧？是哥哥沒用，叫你受委屈了，時候不早了，咱們先回去，”

　　他沖一面慍色的陸愛素點點頭，“告辭。”

　　王家是不能跟陸家比人比槍，但王家最多的是錢，這些錢可以自己用，也可以請人替自己出氣，他倒要看看，陸愛素能風光到幾時？

　　王少安先走了，容重言也不多留，帶着汪夫人跟艾陽去跟柏廣立道別。

　　今天事態的發展挺出乎柏廣立的意料的，但卻是往柏廣立樂見的方向發展的，至於尹曼如犯渾，他之前聽過不少，也見過一次，所以乾脆就沒當回事，容重言說要走，柏廣立也沒多留，藉著這些人讓陸愛素看清自己身處何處，也不是一件壞事。

　　王少安帶着妹妹跟家裡人走了，容重言也緊跟其後，恭弘=叶 恭弘家自然是唯這兩家馬首是矚，陸愛素不好惹，但她來滬市只是做機要處處長，柏廣立會不會真的放權尚未可知，陸家人的兵馬也不可能衝到滬市殺了他們，所以恭弘=叶 恭弘家自然也是緊隨其後，之後賈家呂家，一瞬間，滬市工商聯合會的商人們，全部走光！

　　陸愛素的臉越來越青，偏之前王容恭弘=叶 恭弘三家走的時候她沒攔，後頭這幾家再走，她就沒立場指責人不給面子了，而一旁最先要走，反而沒走成的尹曼如的臉就更不有看了，一向好強從來都是她逼的別人大哭的尹曼如，這會兒已經縮在尹夫人懷裡，不知道該怎麼挽回這個局面了。

　　“真是不知死活！”田夫人狠狠往尹曼如那邊啐了一口，人最怕的就是沒有自知之明了，陸愛素這次是帶着任務來的，又不是專門給尹曼如撐腰來的，她想靠上陸愛素，最先要想的，難道不是怎麼討了她，幫助她？

　　陸愛素才到滬市就給她添亂，這丫頭這次是真的混到頭兒了。

　　田夫人想了想，吩咐田雅芬去請陸愛素，自己則款步走到柏廣立跟前，笑道，“柏司令，我有個不情之請，”她看了一眼已經空了一半兒的宴會廳，“時候也不早了，許多有年紀也呆不住了，要不讓我們再次舉杯，歡迎陸處長到滬市赴任，然後就散了？”

　　她沖柏廣立身邊的幾位促狹的一笑，“我知道你們幾位鐵定是沒有盡興的，不如讓陸處長到樓上的酒吧單請你們？也算是跟幾位將軍聯絡感情了？再不行，上頂樓賭也幾把也成，”

　　田夫人有年紀在，比柏廣立還要高着一輩兒，說話腰也挺得直，“柏司令您就當喝多了，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不知道！”

　　田夫人沖已經過來的陸愛素笑道，“五公子覺得我這個主意怎麼樣？我可是知道五公子平時也喜歡玩兩把，趁着還沒有走馬上任，柏司令不能拿軍法拘你呢，趕緊玩幾天去！”

　　陸愛素知道這是田夫人在幫自己圓場呢，今天是柏廣立親自給自己辦的歡迎晚宴，結果接二連三的出事，柏廣立沒面子，她臉上也好不到哪兒去，“這樣最好了，我也正手癢呢，這滬市最吸引我的，除了書寓里的女先生，可就是最新式的賭場了，”

　　她衝著熊以民幾個笑道，“大家一起去玩兩把？”

　　熊以民苦笑一聲，跟着柏廣立，放假的時候喝幾杯沒問題，去賭場？那是嫌自己官帽戴的太久了，“陸處長還是饒了我們這些人吧，我也不怕您笑話，這滬市的賭場，我們都聽過，可沒一人去過，”

　　他一副“我也不要臉了”的架式，兩手一攤，“就我們那點子餉銀，養活老婆孩子就不錯了，還去那兒玩，恐怕連人家的籌碼我都換不來。”

　　這是不給自己面子啊，陸愛素心裏冷笑，說的自己多窮一樣，這年頭如果不為財，誰出來當兵？別的不說，就看何太太耳朵上那對金剛石耳墜，就不是靠他的軍餉能買得起的。

　　陸愛素正尋思着要不要挖苦熊以民兩句呢，就聽一旁的江力仁道，“不如陸處長請咱們去樓上的酒吧喝幾杯吧，洋酒不及咱們的酒勁兒大，多喝幾杯也不會耽誤了明天軍部的事！”

　　不管外頭怎麼說，不要把陸愛素當女人，但明明是一個女人，江力仁還是沒辦法像田夫人一樣，管她叫什麼“五公子”，這不是睜着眼說瞎話嘛？酒吧里不像外頭的酒樓飯莊，不時興喝酒猜拳，江力仁覺得大家略坐一坐，喝兩杯算是意思到了，也不錯，“老莫呢？還沒查出來么？”

　　柏廣立也看時候差不多了，而且最後工商聯合會來的這麼一下，還真是神來之筆，給了陸愛素一個小小的耳光，“行啊，我還要跟jordan先生談點兒事情，就不過去了。”

　　陸愛素看了一眼jordan先生，她沒想到柏廣立居然會抱米國佬的大腿，“那我就不打擾二位了，”她豪爽的拍拍胸脯，“熊處長若是想去賭兩把試試運氣，那咱們就到頂樓去，今天輸的都算我的，怎麼樣？以後大家都是同僚，自家兄弟一樣的，可千萬別跟我客氣，別說是頂樓的賭場了，就是你們看中了哪家的姐兒，也只管跟兄弟說，我立馬叫人送到府上去！”

　　田雅芬在一旁聽的只嘖舌，這還是女人么？也是，她從來不把自己當女人，怨不得還會做這種往別人家裡送女人的事了。

　　容重言看着艾陽跟汪夫人上了車，又過去替續夫人關上車門，小聲道，“陸愛素不是個好相與的，母親千萬莫趟渾水。”

　　續夫人哼了一聲，“就是知道這個姓陸的不地道，我才不能不看着點兒，小艾年紀小不明白，你可別大意了，那怪胎可是被她那樣爹給慣壞了，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你可警醒着些，不行往小艾身邊派個人。”

　　陸士珍也知道女兒這個毛病，但他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的，男人可以玩女人，為什麼女人不就能玩女人了？他陸士珍的女兒，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容重言點點頭，“我省得了。”

　　艾陽卻不太將陸愛素放在心上，今天看了，陸愛素根本跟柏廣立不是一個檔次的對手，一個連自己來做什麼都弄不清楚的女人，一個根本看不清楚對手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的女人，就算是軍校出來的又怎麼樣？

　　就算是她鞭法槍法如神，除非她找機會殺了柏廣立（艾陽對她這方面的能力也是深表懷疑），不然在滬市這個天時地利人和全在柏廣立這邊的地方，她拿什麼跟柏廣立斗？用她並不怎麼多的心眼兒？

　　汪夫人管不了那麼多，她一直在感慨尹曼如怎麼就那麼蠢，“自作孽啊，她真是被父母給教壞了。”

　　父母的為人其實是會投射在子女身上的，就看尹曼如，艾陽都覺得尹洋死的不虧，“伯母別想她了，說句唯心的話，尹小姐這是把她一生的福氣都作光了，以後活成什麼樣，都怨不得別人。”

　　容重言頭一次聽見艾陽說這樣的話，失笑道，“你怎麼會這麼說？你不是不信這些的么？”

　　“我不信但伯母信呀，難道我要說，性格即命運，尹曼如就是活該，”艾陽聳聳肩，“其實好像是一個意思，反正終歸是有人要作死，誰也攔不住，”

　　她斜了容重言一眼，“這不還有你跟王家公子在么，她不死你們也會把她往前送一送的。”

　　“重言，你們？”汪夫人可不知道這事兒呢，“雖然尹小姐做的過了些，但落井下石的事”

　　“伯母，重言這不叫落井下石，當初尹洋死了，重言可什麼也沒有做過，”他只是為殺尹洋出謀划策了一下，“王家要對付尹家，只能說是有仇報仇，重言跟王公子是朋友，就稍稍幫着插上一小刀，不然多不講義氣？”

　　汪夫人被艾陽這麼護短的話說的張口結舌，想想道理也不算錯，哪個哥哥能看着妹妹被人當眾打耳光？容重言跟王少安確實處的不錯，尤其是現在，那個機場可全是王少安在幫着搞呢，王少安要請兒子幫忙對付尹家，容重言要是不答應，似乎也不太好，“那重言準備做什麼？”

　　容重言笑了笑，“也沒有什麼，就是覺得尹家不太會教孩子，就想幫他們在天上的父親教一教他們。”

　　這跟沒說一樣，汪夫人嗔了容重言一眼，“你跟少安都不是冒失的孩子，不過那個陸愛素性不正，你們也要小心一些，萬一把人逼急了，再做出什麼事來，傷着你們，就不好了。”

　　容重言不想汪夫人一直為這件事擔心，“媽您就放心吧，我跟少安也就是商量着讓尹家破點財，他們現在的日子還是過的太輕鬆了，看不清形勢，真到了三餐不繼的時候，尹家幾兄弟才知道想辦法掙錢，而且尹小姐，興許也沒有底氣再在滬市耀武揚威了。”

　　原來是這個，汪夫人放心了，“嗯，尹家兄弟好幾個呢，尹指揮使在時，可沒少撈錢，光咱們家為求平安，每年變着法的孝敬都不是小數。”

　　除了每年攤到工商聯合會各商家身上的軍餉，尹洋私人也沒少從他們身上刮錢，汪夫人再不問商場的事，常來常往的夫人們之間，也是隱約透過底的，哪家開新廠新公司，不得先往尹家送乾股啊？十幾年下來，尹家手裡的私產，不比他們這些辛苦經營的人家少多少。

　　見汪夫人不再問了，艾陽暗中沖容重言比了個大拇指，表揚他乾的好！

　　對陸愛素來說，跟柏廣立的心腹們去喝酒更重要，她也看出來了，這些人里，除了熊以民心眼多些，其他的都是些老粗，相信幾杯酒下肚，她跟他們能迅速的拉近關係，再摸透了他們的脾氣，將來對症下藥，就算是不能真正把他們拉到自己這一邊，積點兒香火情，那也是錯不了的。

　　宴會一散，陸愛素就喊着熊江莫幾人往電梯處去，而尹曼如一家的身份就尷尬了，因為尹曼如在宴會廳里大發雌威，氣走了整個工商聯合會的富商們，從她們身邊走過的客人，沒有一個不擺着臉子來显示對她粗野行的不滿的，尹曼如哪受過這個？“媽，他們怎麼？爸爸不在了，他們一個個這麼對我！”

　　尹夫人也快被這個不曉事的女兒給氣死了，“你還知道你爸不在了？你忘了今天來是做什麼的？到處得罪人！”

　　尹曼如正要跟尹夫人吵，就看見英蘭走過來，拿帕子沾去眼角的淚，“英蘭小姐。”

　　英蘭熟稔挽了尹曼如的手，“我們爺還有別的應酬，叫我過來送送夫人跟小姐，走吧，我送你們出去。”

　　整場宴會，英蘭的注意力都在艾陽身上，她得多了解了解這個女人，光看那些紙上的情報可是遠遠不夠的。

# 第84章

　　艾陽沒想到陸愛素的帖子會這麼早就送來, 她給續夫人打了個電話, 問了問她是不是也收到了，結果不但續夫人有，她還把收到邀請的幾家也打聽清楚了。

　　除了艾陽、續夫人、尹曼如, 陸愛素還請了幾位新同僚的太太，甚至還有王少萍跟恭弘=叶 恭弘蘭安和鄭嘉惠，“陸處長這是做什麼？幫着尹曼如緩和關係？”

　　她不覺得現在出面晚了點？

　　續夫人在電話那頭不以為然的笑笑，“可能是她初來乍到, 沒搞明白如今的形勢, 還以為咱們行商的跟以前一樣，是上不得檯面的奴才。”

　　艾陽倒不認為陸愛素是這個觀念，畢竟陸家也是泥腿子出身, 而且陸士珍還很是以此為傲的。

　　陸愛素只是沒料到王家的態度會這麼強硬, 也沒想到整個滬市商界會這麼齊心。

　　“不過我收到的消息，王小姐說是病了, 已經明白婉拒了陸處長的邀請了，”續夫人沉吟了一下，“不過陸愛素會請東洋人！”

　　“東洋人？就是那天那幾個？”艾陽訝然道。

　　續夫人嗯了一聲，“陸愛素在東洋上的學，跟小幡吉之前也認識，聽說這次會請他的夫人，東洋人一直想打進滬市的交際圈的, 但是一直不得其門, 說起來, 倒是陸愛素在幫他們的忙了，”

　　這樣啊，艾陽點點頭，“我知道了，那我跟陸愛素說一聲，到時候也帶幾個人去好了，她要請東洋人，咱們就給她開成萬國大會。”

　　容重言被艾陽促狹的主意逗的直笑，“時間定的是後天？”

　　他握着艾陽的手，“你說你有功夫，但我還是有些不放心的，剛巧借這個機會，請兩個女保鏢扮成你的外國朋友，一起過去，真有什麼事，她們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我也可以放心一些。”

　　艾陽翻着自己的記事本看時間，“柏司令請來的飛行教練試飛的日子馬上要到了吧？你可不能因為我忙，就把這件事給‘忘’了！”

　　這小丫頭還真是，容重言失笑，“放心吧，怎麼也不會忘，”如果試飛了而沒有帶艾陽去看，他估計自己跪搓衣板都消不了這位的氣了。

　　這下艾陽放心了，她抱着容重言親了一下算是獎勵，“那我是不是還得跟你一起，先結識一下那幾位領事夫人？”

　　容重言點點頭，“我幫你請了位翻譯，是滬大的女學生，”現在想想，容重言有些後悔，應該提前讓艾陽接觸一下，起碼學些英文跟西方的禮儀，當時是怕艾陽覺得自己嫌棄她的出身，現在卻尷尬的發現，只能是臨時抱佛腳了，“明天有米國領事夫人辦的餐會，我帶你去走走。”

　　艾陽點點頭，“你幫我請翻譯也成，不過么，我之前不是自己請了讀書的大學生嘛，我跟她們也學過一些英文的，不多，也就是些基礎的社交語言，我就是怕萬一哪天用的時候，抓瞎就不好了，而且吧，”

　　艾陽沖容重言眨眨眼，“我請的那兩個女學生，一個月每人都要十五個大洋的，”艾陽請她們，除了給自己當障眼法之外，還是因為這兩個女孩子出來當家教，是為了給自己籌集出國的學費，艾陽欣賞她們的志氣跟抱負，乾脆就把兩個都請了，除了給她讀書，就是給她講一講現在各國的形勢，還有學英語，畢竟她前世英文也算不上流利，加上時代久遠，差別是顯而易見的。

　　“你是個，”容重言都不知道該說艾陽什麼好了，“乾脆我把我手裡的生意都慢慢轉到你手上吧，我覺得容氏交給你，應該比我來經營掙的多。”

　　“我覺得也是，”艾陽認真的點點頭，“你看這個月萬國百貨的賬了嗎？是不是比之前好了？”剛過了年，可以說是淡季了，可艾陽弄了一場西洋新式時裝的發表會，號稱是國外最時髦的春裝，愣是讓女裝部大放異彩，給萬國百貨狠狠賺了一筆。

　　只要想起來艾陽的“新式女裝”，容重言都能笑上半天，艾陽真是把她做罐頭的時候搞的那套，直接搬到了做衣裳上頭，把容氏制衣公司的師傅請過來，按她的要求修修改改，最後再讓汪夫人定奪，就這麼的，整整二十款“法蘭西”最著名的設計大師的傑作，就新鮮出爐了，又去滬市幾所大學請了十幾個愛漂亮女學生過來當“模特”，穿上在萬國百貨正中臨時搭的檯子上給大家展示了一番，結果大大出乎容重言的意料，不但上了滬市的各大報紙，還讓他們才擺在女裝部的成衣被搶購一空。

　　急得加外三家大商場的老闆直撓頭，見到容重言就說他不地道，悄悄叫人去進新貨，卻不告訴他們，最不地道的是，容重言這貨，到底是從哪兒進的？他們為什麼進不來呢？

　　艾陽一看容重言的笑容，就知道他又在想那件事了，不滿的嗔了容重言一眼，“我不過是借了個‘法蘭西’的名頭，又沒有真的用他們品牌，還給你的制衣公司弄了筆大訂單，一舉數得，哪裡不好啦？”

　　“好好好，我笑就是一想到這筆生意裡頭的利潤，就忍不住開心嘛，”就運費跟關稅這兩項，萬國百貨就省出了一大筆，“我是不知道你還有這方面的天賦，太吃驚了。”

　　艾陽得意的挑眉，“我會的多着呢，”比容重言多着千百年的見識跟積累，艾陽“會”的可不是遠遠起出容重言想的？“有些人啊，生而知之，比如我，何況還有伯母呢，伯母這麼些年的眼力跟審美，就在家打扮我，多可惜啊，”

　　“而且吧，”艾陽曆來是個行動派，乾脆把她跟汪夫人商量的事跟容重言和盤托出了，“我跟伯母商了量一下，準備請幾個真正的設計師到滬市來，搞个中西合璧，容氏制衣自己生產設計真正符合華國人審美的洋裝。”

　　艾陽指指身上的旗袍，“這樣的衣服，行動不太方便，我個人還是那個堅持，褲子應該流行起來，”當有事發生的時候，穿褲子也比穿裙子跑的快不是？“你們的合布廠，最好能想想，怎麼織點兒便宜耐穿的料子，甚至不好看也無所謂，甚至舒服都可以放在其次，關鍵是就得經穿。”

　　容重言伸手撫了撫艾陽的頭髮，還是因為出身的緣故吧，艾陽比別家小姐，更在意那些窮人家要怎麼更好的生活，尤其是窮人家的女孩子們，讀書工作穿衣，她先想到的，就是她們，“好，我下頭的經理們說一說，不行的話，就從外國請工程師回來。”

　　沒想到兩個聊個酒會，居然把樓歪到這裏了，艾陽看了看牆上的掛鐘，“我累了，要回去了，明天見哈。”

　　“小艾，”容重言看着起身要走的艾陽，聲音里全是不滿，“咱們今天在一起才五十四分鍾，連一個鐘頭都沒有。”

　　呃，艾陽訝然的看着一臉幽怨的容重言，“是嘛？”她不等容重言開口，飛身就撲到他的懷裡，“這都怪你，你太忙了！”

　　容重言一個不防，居然被艾陽給撲倒了，他一把扶住書桌，“是是是，都怨我，我也知道是我太忙了，”

　　還沒有檢討完，艾陽的吻已經甜甜的送了過來，“再不親我，我可要走了啊”

　　“你舍不得我走，我晚上留這兒好不好？”艾陽俯在容重言身上，聆聽着他有力卻又不那麼規律的心跳聲，打趣道，“你再這麼下去，非得心臟病不可。”

　　在外面再忙，每天回來看到艾陽，是容重言最輕鬆最幸福的時刻，“那要不你就睡我旁邊？我還有好多話沒跟你說呢，米國領事夫人還有英國跟法國的都會在，你只在把準備赴約的意思透露出去，相信她們都會很感興趣的。”

　　現在東洋人在華國的勢力越來越大，越來越深入，這並不是其他國家願意看到的，他們更願意在華國問題上，維持一個平衡，如果東洋人跟陸愛素這個陸士珍的女兒走的太近的話，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什麼好事。

　　艾陽點點頭，“我知道了，這些人啊，一邊兒自己大口啃着，一邊兒要還盯着別家，生怕人家啃多了，自己吃的少了，其實都是一路貨色，”也足見目前沒人會真的把華國人自己的利益放在眼裡，“我估摸着柏司令的意思，也是要拉一邊打一邊了，這先打的，自然是離咱們最近，吃相最難看的小東洋了。”

　　容重言見她穿鞋，“你要走？”

　　艾陽伸手在容重言臉上擰了一把，“不走幹嘛，在這裏互相折磨？我不管你啊，我明天後天，嗯，大後天都事要做，我得養精蓄銳去！”

　　容重言失望的看着已經走到卧室門口的艾陽，硬要留她的話卻說不出口，“我送你回去吧。”

　　“不，”艾陽轉身沖容重言揮揮手，“你送我回去，再在我那兒躺一會兒，天就該亮了，趕緊休息吧少爺！”

　　有容重言安排的翻譯小姐跟着，艾陽在米國領事夫人的酒會上表現的恰如其分，加上她本身性格就比較直接，英語又比大家想像中的要好上一些，很快就跟大家說上話了，對於她提出的，要赴陸愛素的邀約的事，另幾位尚沒有太多反應，但jordan夫人卻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

　　她的興趣點也很合理，因為艾陽說了，陸愛素要給她們展示她過人的鞭法跟槍法，槍法大家都知道，但“鞭法”，在場的夫人們都一臉的難以想像，那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功夫”？

　　一提起這個，在座的男士們也都來了興趣，華國人還好一點兒，許多人家裡都請了會功夫的保鏢，但外國人就不同了，他們知道拳擊，華國的功夫，厲害嗎？這麼瘦小的華國人，就算是使出“功夫”來，又有多少殺傷力呢？

　　艾陽自然順勢告訴大家，她已經跟陸愛素說了，會帶幾位朋友一起過去，不知道幾位夫人有沒有興趣一起過去看看，因為到時候，她也會跟陸愛素“切磋”一下。

　　難道華國的女人都會“功夫”？jordan夫人驚訝的看着個子比她快矮上半個頭，腰肢纖細的讓人感覺到會被風吹跑到艾陽，她也會鞭子？陸愛素會，並不是因為她是軍校生的原因？

　　艾陽微微一笑，“就如貴國的軍事學校一樣，東洋的軍校也是不交這個的，這原本就是屬於華國人獨有的絕技，”

　　她拿起桌上的一把餐刀，說了聲“小心”，就見那柄餐刀平平的飛了出去，將不遠處一叢盛開的牡丹削落了一支。

　　“NO！”jordan夫人飛奔了出去，她看着落在地上的牡丹跟餐刀，猶豫着不斷去撿，“上帝啊，我看到了什麼？”

　　艾陽慢悠悠地走過去，把地上的花撿起來送到jordan夫人面前，“我們華國有句話，叫做鮮花配美人，我這也算是借花獻佛了，”她正準備把餐刀遞給侍者，一旁的法蘭西領事已經搶先把刀拿了過去。

　　為了用餐者的安全，餐刀都不會十分鋒利，這樣的刀居然可以砍斷花樹的枝幹？法國領事舉着刀往牡丹上使了使，徒然的聳聳肩，沖站在自己身邊的容重言道，“容，你的女友是在給我們表演魔術嗎？”

　　如果用槍，他可以理解，但是用刀，這樣一把並不鋒利的小刀？就算是親眼看到了，在場的人也沒有幾個願意相信。

　　Jordan先生反應更快，“噢，我明白了！自由飯店裡的壁燈，也是因為有華國人在的原因？因為東洋人侮辱了華國人？但受害者卻是我們米國的飯店！”

　　艾陽不介意他們把華國人想的厲害一些，點點頭，“我想應該是這樣的，當然，那種水平，我是做不到的，”她一指地上的牡丹，“如果再遠，我的刀就不會這麼有力量了。”

　　大家看着剛才坐的地方，跟這裏的距離，默默的點點頭，以後真要得罪了她，就站在她五米外的地方就好了。

　　法國領事看着好奇地追問，“這肯定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那親愛有女士，您能告訴我你們這樣的人，都在什麼地方嗎？”

　　艾陽歪頭想了想，“華國有個地方叫‘江湖’，裏面都是比我厲害的人，領事閣下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打聽一下。”

　　“你今天跟她們表演了飛刀？我還沒有見過呢，”艾陽飛刀出手，容重言也被嚇了一跳，一上車，他就迫不及待的問道。

　　艾陽聳聳肩，“我這也是新練的，畢竟有危險的時候，你臨時去掏槍，不如直接抓到什麼用什麼，沒想到居然沒失誤，”

　　她比了個“一點點”的手勢，“就小小的嚇唬嚇唬他們，讓她們知道，千萬別惹咱們！”

　　才開始練的？容重言強忍着沒去看艾陽的臉色，他也是從小跟着家裡的武師學過功夫的，雖然目的僅僅是強身健體，但也明白，能飛刀削斷花枝，是一手什麼樣的功夫。

　　但他知道艾陽並不願意跟他深談這個問題，也知道就算是他問了，艾陽也不會給他真正的答案，索性也不逼她，“你呀，把事情想的太簡單了，能來華國當領事的，都不是膽小的人，而且，在巨大的利益跟前，沒有人會被嚇退的。”

　　戰場上取得不了勝利的話，再嚇唬也是有限的。

　　艾陽卻不這麼想，“我知道這些用不到戰爭中去，尤其是現在這種大家拼熱武器的時代，但是，”

　　她揚唇一笑，“想殺某一個人，還是可以的，你覺得在自己的生命跟國家利益跟前，那些外國佬會選擇什麼？”

　　“殺一個人確實容易，但卻給了那些早就對華國覬覦已久的人挑起戰爭的借口，”容重言輕嘆一聲，這些他們不是想不到，但什麼事都有個取捨，他們現在的的隱忍，就是為了積蓄更多的力量，待到可以反戈一擊的時候，可以給敵人最致命的傷害。

　　“之前敢不是沒人行過暗殺之事，他們也成功了，死了好幾個東洋人，但隨之而來的大清洗，賠進去的華國無辜百姓更多，”在容重言看來，以命換命是非常不智的行為。

　　艾陽知道容重言的顧慮，“你也說了，覬覦已久，不只是覬覦，其實是勢在必得，所以有沒有借口都是次要的，借口嘛，沒有也可以製造的。”

　　以現在華國的實力，不舉傾國之力，不拿百姓血肉，是不可能徹底將列強給驅逐出去的，“你們想勝利的話，真的要有赴死之心。”

　　尤其是現在這樣的情況，華國自己還亂七八糟呢，柏廣立就算是把江淅蘇三省收拾清爽了，還有其他省呢？人家照樣可以在那些地盤上吃飽喝足。

　　容重言握住艾陽的手，“不管怎麼樣，總得試試，我們總不能讓自己的子孫，還過着今天這樣的日子。”

　　陸愛素看着面前的jordan夫人，有些吃驚，她倒是聽說了，容重言帶着艾陽去參加了米國人辦的餐會，但沒想到這麼快，艾陽居然跟他們成了朋友，“沒想到李小姐跟jordan夫人還是朋友？”

　　艾陽微微一笑，肯定了陸愛素的疑問，“我跟jordan夫人一見如故，她聽我說起陸處長是文武雙全，便想一起過來開開眼界，陸處長不會怪我自作主張吧？”

　　陸愛素知道米國人對柏廣立是竭力拉攏，而陸家卻跟東洋人走的更近一些，“怎麼會呢？我初到滬市，缺的就是朋友，不然也不會在家裡請客了，”

　　她彎腰優雅的對jordan夫人行了個吻手禮，“幸好我還請了滬市最出名的班子過來唱堂會，聽說夫人很喜歡我們華國的京劇，希望您今天能盡興而回。”

　　聽說還有京劇，jordan夫人覺得自己這一趟來的太值了，那天艾陽走後，她拿着那把削斷了花枝的餐刀研究了好久，甚至叫家裡的廚師把平時剁肉的刀都拿了過來，也沒能像艾陽那樣，把牡丹乾淨利索的從枝頭削下來，而今天，她不止能看到好幾位華國女人的“功夫”，還能看到她最喜歡的戲劇，簡直太完美了。

　　“這裡是家父之前買下的宅子，雖然他並不常到這裏來，但卻常跟我們說，最愛滬市風光，等將來退下來了，就到這裏頤養天年，所以這些年，這處宅子一直維護的很好，我過來之後，什麼都不用麻煩，倒是方便的很。”

　　艾陽默默的跟在陸愛素身上看着宅子里的亭台樓閣，這地方除了面積，其他的真的不比共挽園差了，“陸大帥真的是好眼光。”

　　陸愛素其實更喜歡西式風格，但這裡是陸士珍親自認定的“陸宅”，做為他的五公子，陸愛素自然要住在這裏，“是啊，買下這處宅子之後，父親還親自請了江南的園林大師給重新翻蓋了一遍，這才算是滿意了。”

　　Jordan夫人已經被眼前的美景完全給迷住了，她幾乎把自己來的目的給忘了，原來華國人可以生活在這樣的地方？她十分後悔自己沒有帶攝影師來，這樣的話，回國之後，可以把照片給大家看看，她曾經在東方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尹曼如來的很早，聽見說話聲已經迎了出去，“jordan夫人您好，”之前尹洋還在時，她也是時常有在社交場合見到這位夫人的。

　　Jordan夫人和善的沖尹曼如點點頭，尹洋的死對米國人影響不大，甚至還算是利好的消息，而且尹曼如的名聲她也是聽過見過的，私心裏，jordan夫人對她的評價並不高，但做為外交官的夫人，手腕還是有的，她已經挽着尹曼如，親切的問候起來。

　　因為要試了試艾陽的功夫，陸愛素直接把這次小聚的地點設在了陸家小校場一旁的涼亭里，艾陽對陸士珍在宅子里還修了個小操場的行為暗暗嘖舌，心裏也挺羡慕的，這才是真的豪啊~

　　大家落座，陸家的僕婦已經將茶點擺上，對於美食，艾陽從來都是來者不拒，她拿起筷子一一嘗過，發現陸家的廚師跟吳媽的手藝各有千秋，什麼時候能“歡聚一堂”就好了。

# 第85章

　　尹曼如看了一眼吃的津津有味的艾陽, 想諷刺她一句, 但想到她對自己的態度, 又忍下了，倒是一旁的jordan夫人, 被艾陽的吃相勾的食慾大開，也跟着把桌上的東西嘗了一遍，沖陸愛素直豎大拇指，還告訴大家，因為愛上了華國的美食，他們特意請了位華國的廚師在家裡，自己還跟着學了幾道華國菜，希望將來回國之後, 跟做給米國的親人們嘗一嘗。

　　大家談談笑笑，沒多長時間，續夫人何太太幾個也到了, 後頭還跟小吉幡的夫人為首的東洋太太團，見到艾陽, 續夫人才算是有了笑臉, “沒想到你來的挺早的。”

　　艾陽看着續夫人身邊這群穿着和服, 低眉順眼的女人, 也不知道她們幾個一會兒真打起來, 這些看起來柔情似水的女人, 會不會嚇哭了。

　　似乎看穿了艾陽的想法, 跟陸愛素打過招呼, 續夫人慢慢踱到艾陽身邊，小聲道，“你可別小看這些女人，我覺得這位小幡夫人，身上也是有功夫的。”

　　好吧，她確實是有點兒輕敵了，有沒有功夫，一會兒試試就知道了。

　　小幡夫人跟jordan夫人也是認識了，大家略略寒暄了幾句，陸愛素就書歸正傳，今天工商聯合會的女眷人一個沒來，這一點她還是挺遺憾的，有些後悔在自由飯店的時候，自己一時衝動替尹曼如出頭了，她實在是沒有想到，尹曼如在滬市的人緣會差到這種地步。

　　陸愛素甚至慶幸，如果不是一開始就跟艾陽和續夫人說好了，只怕這二位也會稱病不露面兒的。

　　陪坐在陸愛素身邊的尹曼如已經尷尬的無地自容了，她從來沒想到，自己會有一天，被人排斥到這種地步。

　　東洋人她不熟悉，何太太幾個她之前見的也少，艾陽跟續夫人就像沒看到她一樣，尹曼如有些後悔，可又覺得自己是別無選擇，她想到英蘭跟她說的話，自己也是在幫艾陽，畢竟這艾陽這種沒有什麼根基的女人，就算是現在得了容重言的喜愛，但想要長久，哪裡會是件容易的事？

　　不然為什麼外頭都看着容重言把艾陽當做掌心寶，但他們卻遲遲沒有成婚？

　　如果艾陽有了陸愛素的支持，像容重言那麼精明的商人，自然會對艾陽另眼相看，艾陽這容夫人的位置也能坐的順利一些，穩固一些，而她們想要艾陽做的事，對容重言也沒有什麼壞處，這江南的天下，原本就是屬於陸士珍的，而不是柏廣立的。

　　想到這裏，尹曼如站起身，“五哥，我是你的徒弟，要不就由我來拋磚引玉？給大家演示幾招你教我的鞭法？”

　　陸愛素還沒開口呢，續夫人已經皺起了眉頭，雖然她答應了陸愛素的邀請，理由也是陸愛素這個愛武裝更勝紅妝的五公子，想跟她這個道上混的洪門老夫人切磋一下，至於艾陽跟尹曼如，也就是湊個熱鬧。

　　但從陸愛素廣撒帖子，甚至連外國人都請來的時候，原來的目的已經被當成餘興節目，在大家聊過天，看完戲，甚至吃過飯，聯絡過感情之後，而不是一來就直奔主題。

　　尹曼如這麼急於表現，其實也說明了她在陸愛素這個“五哥”跟前，什麼都不是。

　　續夫人笑道，“尹小姐也容大家先坐下喝杯茶，”她抿了一口杯中清亮的茶水，“這是今年的龍井吧？胡公廟前的？”

　　陸愛素矜持的一笑，“夫人也是愛茶之人，我這兒也沒什麼好東西，就點子茶恭弘=叶 恭弘能拿出手了，”

　　她沖小幡夫人笑道，“聽聞小吉閣下也是個愛茶之人，夫人您嘗嘗我這兒的茶如何？”想打敗北平的吳大帥，還有粵海的陳大帥，沒有外國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陸家的支持者，就是東洋人。

　　哎喲，何太太幾個不高興了，敢情她們這些華國人不懂茶啊？何太太舉起杯子看了看，“這茶看着是不錯，就是味淡了點兒，”

　　她見艾陽看過來，沖她一笑道，“小艾知道我不是南邊的人，我們那兒喜歡喝毛尖兒，我最喜歡的就是毛尖苦中帶澀后味偏又回甘的味道了。”

　　艾陽捧場的點點頭，“龍井跟毛尖各有所長，不過我個人也喜歡喝那個的，咱們性子比較像，口味也差不多。”

　　小幡夫人羞澀的笑了笑，彷彿沒聽出來何太太語氣里的不滿，她端起茶來喝一口，“果然是華國最著名的龍井，比我們洋行里採買的要好許多，”

　　她偏頭跟身後的幾位太太私語了幾句，傾身道，“不知道陸處長告訴我們怎麼才能買到這麼好的茶恭弘=叶 恭弘，我們大東洋的商行，對貴國的茶恭弘=叶 恭弘很有興趣，尤其是這種難得一見的名茶，價錢好商量的。”

　　你們對我們華國的什麼沒有興趣？

　　續夫人心裏冷笑，不去聽陸愛素跟小幡夫人說生意經，轉頭看着艾陽，小聲道，“我聽說你在洋人跟前，玩飛刀了？”

　　這米國人的大使館，怎麼跟個篩子一樣，艾陽失笑，“是呀，露了一小手兒。”

　　jordan夫人已經聽見了，立馬連連擺手，努力的用自己會的漢語詞彙跟續夫人講述艾陽有多厲害，聽的續夫人直樂，艾陽不忍jordan夫人着急，接過她的話頭，跟她講了當時的情景，“其實也沒什麼，就跟咱們雜技里的蒙眼扔飛鏢一樣，熟能生巧，頂多就是唬下人。”

　　那是扔飛鏢么？

　　那是用餐刀削了人家的牡丹花，續夫人是行家，“小艾，你的師傅真的只是個跑江湖賣藝的？他們又回滬市來了嗎？”

　　續夫人想到了自由飯店裡的壁燈，僅憑艾陽的飛刀功力，想削斷青銅燈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是比艾陽更厲害的人呢？

　　艾陽搖搖頭，“伯母，我真的只是瞎練，興許在這上頭我確實是天賦過人，但真的不像你們想的那樣，”

　　她壓低聲音，“你也是在想自由飯店的事吧？嗐，跟我絕對沒關係，先不說當時我就在你們跟前站着呢，後來我也聽重言說了，那燈下頭什麼也沒有，你說就算是我有個高手師傅，他想削斷了燈架子，刀哪兒去了？而且那麼大的動作，全場沒有一個人看見？這不開玩笑的嘛？”

　　續夫人也是這麼想，才沒有刻意叫人追查這件事，單純想到人力上，太過匪夷所思了，可直接定為天意，倒是一了百了的，但又叫人無法接受，“我回去之後啊，還試了幾回，”她連續貴生都叫上了，兩個反覆試了，拿槍打還有可能，拿刀削，得多大的膂力啊！

　　“所以叫我說，想不明白的事就不要想，費那個腦子干什麼？重言遇到的稀罕事多了，我一直勸他的就是，只要這些事對你有利，欣然接受就行了，就當是自己人品好，老天保佑了，”艾陽也是發愁的很，她想做個案，奈何身邊人太多了，什麼也不幹吧，一身能力又浪費了，“咱們還不如商量商量，一會兒跟陸愛素怎麼過招呢！”

　　因為今天陸愛素打定主意要試試艾陽，所以她的堂會，請的也是從北平來的著名武生楊雲聲，楊雲聲的《挑滑車》紅遍大江南北，今天他演的也是這個。

　　艾陽完全不懂戲，之前還是跟着容重言去看過，但當時顧勵信專捧女角兒，這武生戲艾陽也沒怎麼認真看過。

　　但她今天還是被楊雲聲的身段步伐給震撼了。

　　楊雲聲的“砍身兒”難度太大了，艾陽代入自己，手裡斜戳在地的□□，跟腰腿之間只有那麼狹小的空間，而楊雲聲還全身披掛，他居然就在這麼有限的空間里連走四個砍身兒，卻連槍都沒挨着一下，這功夫連艾陽都嘆為觀止。

　　續夫人也是連連感慨，“都說十個好功夫打不過一個爛武生，人家這也是下了苦功的。”

　　艾陽在楊雲聲一個乾淨利落的摔叉結束之後，才舒口氣，“伯母說的沒錯，剛才那個，我都做不來，”看着都疼啊！

　　續夫人之前對艾陽的印象，只是個乖巧靈俏的漂亮小姐，她也很喜歡她的性子，所以對容重言的決定是支持的，但漸漸的她發現，原來這些都只是她的一面，她不但識文斷字，還會功夫，這就太好了，續夫人很想知道艾陽的功夫到底練到了什麼程度，畢竟有這麼一位能幹的女朋友在身邊，對容重言來說，是天大的好事。

　　可饒是她在道上混了幾十年，愣是從艾陽的行動步態上看不出來她的深淺，艾陽走路下盤太浮了，這明顯就是根基沒打好啊，失了根基，再怎麼苦練，功夫又能高明到哪兒去？

　　台下的客人全都聚精會神的盯着戲台，陸愛素滿意的笑了笑，招手叫過英蘭，讓她把給戲班的賞銀再加厚一些，等楊雲聲下戲了，也把人叫過來，據她所知，這楊雲聲不但戲好，人長的也是容貌不俗。

　　鑼鼓聲歇，大家才鼓起掌來，何太太可是憋狠了，她們看戲可是看到精彩處要給“好兒”的，可今天這堂會，這些不會看戲的外國人，一個個端端正正的坐着，面無表情，也不知道她們是看不懂還是覺得不好看。

　　搞得她們這些戲迷，聲音都卡在喉嚨里了，愣是不好意思喊出聲！

　　何太太偷眼看過艾陽，她看的倒是很專心，可也是一個好兒也沒有，就連續夫人也不吭聲，何太太都開始懷疑自己的專業水平了，是不是楊雲聲哪裡沒唱好，結果自己卻沒有聽出來？

　　她正納悶兒呢，Jordan已經站起身來開始鼓掌了，“太完美了，這才是真正的藝術，我真想把華國的藝術帶到米國去，讓大家都能看到！”

　　艾陽已經被jordan逗笑了，這位夫人眼裡，華國的一切都是好的，真是什麼都想帶回去。

　　戲班班主知道今天聽戲的有不少外國人，就沒有讓楊雲聲卸妝，而是穿着高寵的全套披掛過來跟大家見面。

　　能這麼近距離的看到自己喜歡的角兒，何太太幾個也都很興奮，jordan夫人則又開始遺憾自己沒有請個攝影師隨行了，而小幡夫人仔細的看楊雲聲身上的行頭。

　　其實比起楊雲聲的唱功，精美的行頭，楊雲聲挺拔的身姿，油彩也擋不住的俊美五官，更讓她目眩神迷，跟楊雲聲相比，她現在的丈夫小幡吉，就像一根乾巴巴的蘆柴棒，讓人看都不想多看一眼。

　　可她卻不能當眾把對楊雲聲的傾慕像何太太她們那樣表現出來，只能裝作很喜歡楊雲聲身上的披掛，走過去仔細看上頭的綉紋。

　　“小幡夫人這麼喜歡，不如就讓陸處長送您一套，當做您來華國的紀念。”

　　艾陽一臉同情的看着被小幡夫人手指在背後插的靠旗上撫過的楊雲聲，如果不是她的眼風隱秘的落在了楊雲聲的臉上，艾陽都真的要相信了，小幡夫人跟jordan夫人一樣，是被京劇藝術給迷住了。

　　續夫人以為艾陽這是要坑陸愛素，哈哈一笑，“是啊，不過這武生的行頭小幡夫人收了也沒用，倒不如陸處長請人做一套貴妃醉酒的行頭送給小幡夫人，相信她一定會喜歡的。”

　　角兒們身上穿的，頭上戴的，可都是價值不菲的真金白銀，反正陸愛素一來就跟東洋人拉拉扯扯親密的不行，憑她的手面兒，送套行頭給領事夫人，也不算坑她。

　　陸愛素還沒有說話，小幡夫人已經連連搖頭了，“不必了不必了，就楊老闆身上這套我已經非常非常喜歡了，”

　　她第一次抬起頭，仰望着高大的楊雲聲，“如果可以的話，我真的很想跟着楊老闆學唱戲，你的表演太美了，你就是那位姓高的英雄。”

　　楊雲聲不自然的後退一步，收個東洋女人當徒弟？他還沒有瘋，而且他正當盛年，哪有功夫收徒授課？“夫人過獎了，小人來滬市唱戲，是跟麗晶大戲院簽了一年的合同，等合同結束了，就要去津門了，而且您這樣的貴人，實在不宜學這種娛人的玩意兒。”

　　馬上要走了？

　　小幡夫人眼中閃過一抹失望，柔聲道，“那太遺憾了”

　　她轉頭看着陸愛素，“還要感謝陸處長讓我看到如此精彩的表演，您是在麗晶大戲院表演？那以後我會經常過去捧場的。”

　　她不信在楊雲聲走之前，不能將這個男人拿下。

　　艾陽往續夫人身邊偏了偏身兒，“麗晶是洪門的戲院。”

　　續夫人是做煙花生意起家的，小幡夫人做的再坦蕩，也躲過不她的鼻子，她不以為然的撇撇嘴，拿起手裡的帕子在鼻子低下揮了一下，小聲道，“瞧這騷的，再香的茶都蓋不住！”

　　沒等艾陽笑出來，續夫人正色道，“麗晶確實是我們洪門的，如果小幡夫人經常過去捧楊老闆的場，我們戲院當然是不勝榮幸，只是楊老闆既要排戲，又要練功，還要出去唱堂會，夫人真想學戲，我倒是認識好幾位開班收徒的先生，可以幫您引薦引薦。”

　　小幡夫人哪裡真的想學戲，低頭笑道，“謝謝續夫人了，我只是看到如此精彩的表演，一時心動罷了，真的要學，怕也沒有時間的。”

　　華國的不理睬尹曼如，尹曼如一直陪着小幡夫人帶來的太太們，小聲跟她們講《挑滑車》的故事，她也是常年在社交圈子里打滾兒的人，只要不發脾氣，還是可以裝的溫柔可親的，“反正楊老闆也不是今明天就走的，夫人如果真的喜歡，可以請楊老闆給上幾節課，或者請楊老闆去領事館演出啊！”

　　她皺着眉頭，“戲院那種地方魚龍混雜，實在不是靜心聽戲的好地方。”

　　啊呸，續夫人這個開戲院的可真不愛聽了，不是靜心聽戲的地方，那滬市老百姓們都去戲院干什麼去了？

　　何太太幾個也不高興了，她們可都是戲迷。人生也就這麼點兒愛好了，堂會是家家能請得起了？“尹小姐一聽就是不懂戲，戲園子才是真正聽戲的地方呢，這堂會也就是按主家的意思，挑幾折來演，想聽全套大戲，就得去戲園子，只有在那種台上，角兒才能真正的拿出全掛子絕活兒來。”

　　叫楊雲聲去教小幡夫人？那不是讓楊雲聲分心嘛？東洋人多難伺候啊！萬一一個不如意，惹了東洋人不高興，折了一位角兒就可惜了。

　　艾陽也不樂意好好一個名角兒，被人送到東洋人手裡，她一拍巴掌，“尹小姐剛才不是還要‘拋磚引玉’嘛，來呀，剛好檯子都搭好了，請吧？”

　　尹曼如差點兒沒被艾陽氣出好歹兒來，剛才在校場，她說大家比試比試，艾陽不樂意，現在好了，讓她上戲檯子上去？把她當什麼了？

　　“李小姐不也是行家嘛，我一個人多沒意思啊，不如咱們切磋一下？我可是五哥教出來的，”尹曼如冷笑一聲，也不糾纏楊雲聲的事了，要上台，大家一起上。

　　“尹小姐把陸處長搬出來，我還跟你比什麼啊，輸了我自己丟臉，贏了是你師傅沒教好，敢情便宜都是你的，當我傻啊？”艾陽還尹曼如一個冷笑，直接往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蹺，不看尹曼如。

　　續夫人出主意道，“我們行里的規矩，點上三柱香，一鞭子抽過去，香頭滅了，但香要完好無損，這才是真正的高手，”

　　續夫人打保票，不論是尹曼如，還是陸愛素，絕沒有這樣的本事，陸愛素的所謂鞭法她沒見過，但尹曼如打人，可是一通亂抽的，所持的還是她有個當指揮使的爹，跟武藝沒有半點兒關係。

　　陸愛素倒是見過這樣的功夫，但她是絕做不到的，“那得是長鞭吧？我平時玩的就是一般的鋼絲鞭，現在年紀大了也不再像小時候性子那麼躁，鞭子都不帶在身上了。”

　　尹曼如從鼻子里哼了一聲，“續夫人說的有幾個人能做到？反正我是沒見過，照你的說法，我們的這點兒花拳綉腿都不夠你們看的，那還有什麼意思？我可是真心想向李小姐討教討教的。”

　　艾陽對尹曼如最後一點兒同情蕩然無存了，“這樣吧，咱們也別上台了，表演什麼的更沒必要，反正你不喜歡我，我也看不慣你，今天就照江湖規矩來，想要命呢，咱們就簽生死契，不要想命呢，大家就點到即止，但是受傷了就自認倒霉，別又哭又鬧的叫這個那個給出頭，怎麼樣？”

　　尹曼如沒想到艾陽直接給跟她來狠的，但艾陽會功夫僅僅是她自己說的，尹曼如卻不認為她能比自己高明多少，她怎麼著也跟着陸愛素學過，家裡也給她請過師傅，艾陽有什麼？鄉下的粗把式么？

　　充其量比自己力氣大一些，但武藝拼的是招術，又不是力氣，“既然李小姐都這麼說了，那我就不客氣了。”

　　陸愛素也贊成這個比法，反正最後受傷的不是她，而且這樣也可以讓她看到艾陽真正的實力，“那先說好了，大家點到即止，我可不想尹夫人或者容老闆來找我算賬。”

　　艾陽笑了笑，“只是我沒有鞭子，還請陸處長借一支來用用。”

　　還說自己會鞭法，結果連自己的武器都沒有？

　　尹曼如更安心了，“五哥就借李小姐一支吧，李小姐，之前你幫過我的，我這個人記仇但也不忘恩，咱們意思意思就好了，若真的傷了你，我是萬難心安的。”

　　艾陽沖尹曼如擺擺手，她是不會用什麼鞭子，但尹曼如，她還真不會放在心上，“那我謝謝尹小姐了，但我還是勸你全力而為，省得我傷了你，結果你哭着說，對我手下留情了，我可是不會認的。”

　　陸愛素已經讓人把自己鞭子拿來了，艾陽看着上頭鑲的一圈兒寶石，心下無奈，這是殺人呢，還是炫富呢？

　　為了怕傷着人，陸愛素還是把大家又請回了校場，等坐定了，續夫人看着已經換過衣裳的尹曼如，擔心的沖艾陽道，“你就這樣過去？”

# 第86章

　　艾陽拍拍續夫人, 示意她別擔心, “咱們是比功夫, 不是比穿戴，尹曼如真的不比我強, 伯母放心吧。”架勢擺的越大，輸的時候只會更丟人。

　　續夫人看着艾陽身上的長裙，這丫頭平時愛時髦，穿着褲子到處走，今天要用上了，她卻穿了條裙子出來，幸虧皮鞋的跟不高，“要不你換雙鞋？”

　　艾陽再次搖頭, “伯母您就等着看吧，對了，”她俯在續夫人耳邊小聲說了兩句, 又沖她肯定的點點頭，“放心吧, 重言敢叫我過來, 就是對我有信心。”

　　容重言專門打電話給續夫人, 讓她千萬要照看好艾陽的, 可現在艾陽卻跟她說, 容重言對她有信心？

　　續夫人都不知道該不該告訴她真相了, “你小心些, 輸贏不重要, 關鍵是不能受傷，那女人手毒的很。”

　　看着續夫人拉着艾陽千叮嚀萬囑咐的樣子，陸愛素跟尹曼如交換了個眼神，她們都傾向於艾陽並沒有太大的本事，不過這樣最好了，這樣的女人，才好控制。

　　兩人在校場上站定了，尹曼如見艾陽連個起勢都沒有，心裏更加肯定她是真的不會了，但她還是有模有樣的沖艾陽一抱拳，“我這個人是個急性子，尤其是鞭子在手的時候，要是一時疏忽傷了李小姐，還請李小姐見諒。”

　　艾陽不耐煩的瞪着尹曼如，“該說的剛才不都說了么，你真的性子急，出手就行了，你不動手，我來了啊！”

　　尹曼如也只是跟艾陽客氣一下，哪會真的讓她？不等艾陽話音落地，她一鞭子直接抽向艾陽的面門。

　　尹曼如已經算好了，就算是艾陽能躲過這一鞭，她的鞭梢也會甩到艾陽肩上，她的鞭子可是牛筋絞了鋼絲纏成的，這一次她休想全身而退！

　　尹曼如的鞭子揮出去，卻發現自己遇到了極大的阻力，還沒等她反應過來，艾陽一擰腰就閃到了一旁，手裡的鞭子揮出，正擊在尹曼如的腕上，尹曼如“呀”的一聲，手一松，鞭子便向離弦的箭一般，直衝艾陽身後的小幡夫人而去。

　　陸愛素她們坐的位置離艾陽足有七八米遠，小幡夫人萬沒想到尹曼如的鞭子會突然脫手沖她過來，她下意識的向後一傾身兒，手中的檀香小扇一揮，將鞭子給打飛了出去，正撞在不遠處的樹上，連枝帶恭弘=叶 恭弘的砸下來一片！

　　一直留意小幡夫人的續夫人，這下可看的明明白白的，如果是普通人，面對突然飛過來的鞭子，早嚇傻了，而她這反應，還有力度，“小幡夫人好俊的身手，這就是你們日本的空手道？”

　　在座的夫人們這才晃過神，何太太以手撫胸，“怎麼回事？這還沒開始呢，怎麼鞭子就沖咱們飛過來了？”

　　一直沒說話的江力仁太太一笑，“不是沒開始，是已經結束了，李小姐好功夫，尹小姐在李小姐手下走不了一招兒的，”

　　她沖已經霍然起身的陸愛素道，“不知道府上有沒有大夫，請過來給尹小姐看一下吧，我猜着她是受傷了。”

　　柏廣立一系的就沒有喜歡尹曼如的，尤其是尹家一倒，尹曼如還不知道收斂，立馬投到了陸愛素這兒，大家看她就更沒好臉色了。

　　陸愛素看了一眼已經花容失色，撲到自己身邊后草政雄太太懷裡的小幡夫人，“英蘭去看看曼如有沒有事？小幡夫人，你怎麼樣了？”

　　小幡夫人的身手在陸愛素意料之外的，而她最恨的就是別人故意瞞她，瞧，現在還在裝呢，真當她是瞎的？

　　小幡夫人根本不接續夫人的話，她勉強從草政太太懷裡坐直身子，“我剛才是嚇壞了，現在已經沒事了，陸處長趕緊叫人看看尹小姐吧，我看她被李小姐的鞭子打到了。”

　　她掃了一眼被自己揮出去老遠的那支鞭子，“尹小姐好大的力氣啊！我當時心裏一慌，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尹曼如獃獃的看着自己虎口上那道深深的鞭痕，整個手背的皮肉被抽開，鮮血汩汩的落在腳下的草地上，她這才感覺到手上剜心的疼，“你，你真狠啊！”

　　艾陽微微一笑，“如果我沒有躲過，被你一鞭子抽到臉上呢？尹小姐只會說是因為我學藝不精吧？這些年你抽過的人不許其數，個個傷的都要比你現在重吧？你有沒有想過，自己狠呢？”

　　尹曼如臉色青白，她托着還在流血的手，“你別太過分了！”

　　自己都傷成這樣了，她還在這兒冷嘲熱諷，“現在傷的是我！”那些被她打傷的人，能跟她比嗎？

　　“我知道呀，怎麼，跟我比試之前，你沒想到自己會受傷？我可是反覆說過的，刀劍無眼，受傷了也得自認學藝不精，”敢情尹曼如覺得自己鐵定是勝利的那一個？

　　尹曼如又疼又氣，跌坐在地上，“我承認自己技不如人，可是你明明可以控制力度的，”打飛她的鞭子就行了，“你是故意下狠手的！”

　　“唉，你真是誤會我了，我要是下狠手，你這隻胳膊肯定廢了，哪會只留個皮外傷，”艾陽歪頭看着尹曼如虎口上的鞭痕，“想想那些被你抽傷的人，就當是現世報了，這樣你的心情就會好一些，你呀，今天挨我這一下子，以後長點兒記性，少出來蹦躂，不然下次可不是挨鞭子了，”

　　艾陽蹲下身，沖尹曼如眨眨眼，“我的槍法可比鞭法好，尹小姐想不想試試？”

　　“你，你欺人太甚！”尹曼如氣的從地上抓起一把草，狠狠向艾陽砸去，沒想到一陣風起，碎草被風一吹，不但沒沾到艾陽，反而兜頭都蓋她臉上了，尹曼如差點兒沒躺地上打滾兒，大哭着罵艾陽，“李艾，我要殺了你，我要殺了你！”

　　艾陽無奈地看着已經開始撒潑的尹曼如，“誒誒誒，滬上名媛，注意點兒形象，你比我還大着好幾歲呢！”

　　她知道自己再刺激下去，尹曼如不瘋也得吐血，拍拍手站起來，看着領着大夫過來的英蘭，“你叫大夫好好給她看看，我走了。”

　　陸愛素咬着煙，遠遠的看着草坪上發生的一切，並沒有過來，尹曼如對她來說，已經沒有一點兒留着的意義了，她的注意力都在向她們走來的艾陽身上，“沒想到李小姐功夫這麼好！”

　　續夫人微微一笑，“陸處長過獎了，尹小姐速度慢了點兒，小艾也就是個假把式。”

　　尹曼如看着氣勢挺嚇人的，結果一鞭子下去，跟跳大神一樣，慢的鞭子都要在空中打結了，沒有功夫的人都躲得過，續夫人當時都被尹曼如的“功夫”給驚到了。

　　艾陽的反應也算不上快，打一個木樁子，再打不中，就成笑話了。

　　陸愛素也是一肚子的火氣，她沒想到幾年過去，尹曼如一點兒長進也沒有，還比以前更弱了，這還拋磚引玉呢？說她是磚磚都沒臉見人！

　　“小女兒家的小打小鬧罷了，”有尹曼如墊着，艾陽的功夫也就那樣了，這一點倒叫陸愛素挺滿意的，不論是艾陽本人，還是她跟容重言的關係，都讓陸愛素對她很有興趣，但如果看中的人真的是個高手，那就不那麼美妙了，現在這樣，剛剛好。

　　續夫人看了一眼小幡夫人，加大了音量，“照尹小姐的功夫，那鞭子飛的也太遠了點，奇怪了。”

　　小幡夫人虛弱的笑了笑，“尹小姐其實很厲害的，嚇死我了。”她也是個行家，能看不出這裏頭的蹊蹺？說是跟艾陽比試，尹曼如更像在對付她！

　　如果不是她反應快，纏着鋼絲的鞭子砸到頭上，還不頭破血流？

　　如果沒有艾陽暗中“幫助”，尹曼如的鞭子絕計是飛了到小幡夫人那裡去的，現在艾陽也看清楚了這位貌似柔弱的夫人，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角色，艾陽走過去沖小幡夫人歉意的抱了抱拳，“讓大家受驚是我們的不是，幸虧今天遇到夫人，不然可真要出大事了。”

　　小幡夫人慌忙站起來，“李小姐別這麼客氣，這事跟你沒有關係，我們還得謝謝你呢，讓大家看到了一場這麼精彩的比賽，真是開眼界了。”

　　一個回合都沒有，有什麼精彩的，“小幡夫人見笑了，我跟尹小姐都是門外漢，叫夫人見笑了。”

　　小幡夫人從小受訓的，那鞭子飛過來的力度跟角度太詭異了，詭異到她沒辦法相信那僅僅是個巧合，現在聽艾陽的話音兒，再想想剛才續夫人跟陸愛素看向她的目光，“我聽陸處長說，你還擅長用槍？真是看不出來啊，華國的女人，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呢！”

　　艾陽回了小幡夫人一個微笑，“彼此彼此，我也沒想到小幡夫人反應那麼敏捷，當時離那麼遠，我都嚇壞了，以為這次可要闖禍了，沒想到東洋女人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她看着那邊僕婦正在收撿的樹枝，“照鞭子飛過來的軌跡，夫人躲過去之後，它也頂多落在您的身後，夫人輕輕一揮，就將幾斤重的鞭子給揮到了樹上，”

　　艾陽沖小幡夫人一抱拳，“您比我厲害！”

　　小幡夫人都快後悔死了，她以為就算是陸愛素跟續夫人看出來了，也不會公然喊破的，沒想到這個艾陽卻不按理出牌，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她身負武藝。

　　她被派到小幡吉身邊，以領事夫人的身份活動，暗中卻在搜集華國的各種情報，從來沒有引起過別人的注意，現在好了，她有武功的事被喊破，一旁的米國人可聽的清清楚楚的。

　　jordan夫人果然開口了，“陽，你的意思是，小幡夫人也是像你一樣，是個會‘功夫’的？”

　　艾陽肯定的點點頭，沖jordan夫人一伸大拇指，“不但會，而且比我厲害的多！”

　　陸愛素哈哈一笑，“太好了，我正愁大家枯坐無聊呢，”她沖續夫人笑道，“之前約好了我要向夫人討教幾招的，但是曼如受傷了，見血不吉，咱們還是算了，不過么，靶場我已經叫人準備好了，”

　　陸愛素走到小幡夫人跟前，一欠身兒，“夫人想來也是練過槍法的，不如大家一起玩玩？”

　　她怕小幡夫人還要裝，笑眯眯道，“你們東洋商社不是對我們的茶有興趣嗎？如果這次您贏了我，我就跟父親說，西湖那邊的茶山，優先向你們東洋商社供貨！”

　　陸家跟東洋人合作，大家最好還是坦誠以待的好，藏着掖着做什麼？

　　西湖的龍井茶？

　　草政雄太太已經坐不住了，她丈夫是特派的商務官，管的就是東洋人在華的各大商社和商業行為，這可是筆大生意，她忍不住伸手扯了扯小幡夫人的衣袖，這個時候，她再不去想小幡夫人的真實來歷了，實惠掙到手裡，才是最要緊的。

　　別一位東洋來的也坐不住了，“夫人？”

　　杭城的龍井，小幡夫人也不裝了，“陸處長既然開口了，我當然不會拒絕您的美意，其實我一直覺得，女人不論是膽量還是頭腦，哪一點兒都不比男人差的，他們能做到的，我們可以做的更好，就像陸處長，續夫人，按貴國的說法，不都是女中豪傑么？我最佩服的就是你們這樣的人。”

　　小幡夫人對自己的槍法還是很有信心的，她在東洋，接受的可是最嚴酷的訓練，根本不是陸愛素這種人在東洋可以見到的，“我再問一句，如果我贏了陸處長，我們東洋的商社，就可以拿到貴國最好的茶？沒有數量限制？”

　　呵，真是見錢不要臉了，最好的茶，沒有數量限制，你們一口吞了所有的龍井，華國人想喝，再從你們手裡買？你們都不運往東洋運了，直接轉個手，錢就到手了，艾陽哼了一聲，“這個好啊，我正後悔剛才跟尹小姐比試的時候，連個彩頭都沒賭，要不我也加入？”

　　她拿胳膊捅了捅續夫人，“伯母，您也來試試，這可是筆不錯的生意，”有陸士珍在杭城，西湖龍井簡直就是他個人的私產，那幾座茶山，每年可不少給他掙票子，“陸處長，是不是今天誰贏了，就可以拿到西湖龍井的唯一購買權了？別人再想買，只能從贏的這家那裡購買了？這個叫什麼？總代理？”

　　陸愛素沒想到自己隨口一句話，大家居然都興奮起來了，她不以為然的一笑，“就是李小姐的意思，你愛怎麼叫就怎麼叫吧，這點兒主我還是做得了的，”反正陸家的茶，賣誰都是賣，只要他們不少掙錢，管這些人拿到之後，是賣還是扔呢？

　　“那走吧，”艾陽也不再啰嗦，直接站起來，她贏不贏不重要，但絕不能讓東洋人贏就是了。

　　小幡夫人也跟着站了起來，她對自己的槍法是極有信心的，“雖然我好久沒有摸過槍了，但為了我們大東洋帝國，我願意儘力一試！”

　　續夫人嘆了口氣，她也不願意華國的茶落到東洋人手裡，但她金盆洗手多年了，功夫倒是天天練，槍卻早就不摸了，這贏小幡夫人，並不是很有把握。

　　艾陽從續夫人的遲疑里已經感覺到了她的心態，她伸手挽住續夫人，“伯母，沒事的，我這個人運氣有多好，別人不知道，您還不知道么？我可是在賭場擲骰寶贏了顧勵行顧老闆的人！”

　　這跟那個能一樣嘛？但如果艾陽的槍法並不比小幡差的話，剩下的就真的是運氣了，可她的槍法靠得住嗎？

　　續夫人穩了穩心神，就聽見艾陽跟jordan夫人說道，“夫人要不要也試一試？贏了可是一筆大生意，您不要，貴國的貿易公司也會很有興趣的。”

　　jordan夫人當然知道其中利潤有多大，她都後悔自己沒有帶個女保鏢來了，那樣的話，也可以代表自己下去試一試，可現在，她真的是有心無力了，“這樣吧，我來給大家當個見證好了，”

　　jordan夫人雙手撫胸，似乎對這次的比試有極大的興趣，“我們米國人雖然不像東洋人對貴國的茶恭弘=叶 恭弘那麼熱愛，但等你們有了結果，我就可以替你們通知我們米國的貿易公司，讓他們跟獲勝者的商行做生意。”

　　jordan夫人並不希望東洋人贏得比賽，而且她對艾陽有着莫名的信任，只要艾陽贏了，她就會把這次比賽的事情正式的公布出去。

　　這個jordan夫人還真挺上道兒的，雖然米國比東洋人強不到哪兒去，但現在這種時候，以華國的實力，拉一個打一個才是上策，艾陽沖jordan夫人甜甜一笑，“如果我贏了，以後米國領事館的茶恭弘=叶 恭弘，容家全包了，夫人您要是不喜歡綠茶，華國的茶恭弘=叶 恭弘種類極多，我每樣都送您一些，總能找到讓您滿意的茶。”

　　陸愛素的靶場就在校場裡頭，她現在是槍不離身，每天都要抽空練一練的，因此雖然小幡夫人跟艾陽都對茶恭弘=叶 恭弘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她卻不認為這兩個人可以贏得了自己，至於茶恭弘=叶 恭弘的歸屬問題，陸家一直得到東洋人的暗中支持，茶恭弘=叶 恭弘優先供給東洋商社，也是情理中的事。

　　英蘭把準備好的槍送過來，陸愛素有自己常用的，其他幾把看不出什麼差別，艾陽也不怕她們在槍上做文章，反正自己打不了十環，別人也休想打中，所以她往後一退，示意小幡夫人跟續夫人先選。

　　艾陽留意着小幡夫人的動作，要見真章，這位平時看起來溫柔嬌弱的夫人也不再裝了，冷凝的臉上滿是肅殺之氣，把英蘭送上來的槍一支支拿起來仔細檢查。

　　艾陽噗嗤一笑，“小幡夫人不必緊張，不過就是一單茶恭弘=叶 恭弘生意，能值幾何？”

　　“是啊，就像小艾說的，華國的茶恭弘=叶 恭弘多着呢，除了西湖的，其他地方也出好茶的，”續夫人也跟着“安慰”起小幡夫人來，“大家玩玩就好。”

　　何太太這些圍觀群眾沒一個希望小幡贏的，“是啊是啊，就是幾斤茶恭弘=叶 恭弘的事，夫人放寬心，就算是讓李小姐贏了去，容老闆做生意最厚道了，絕不會把茶恭弘=叶 恭弘壓在手裡不賣給你們的。”

　　艾陽突然呀了一聲，看着站在小幡夫人身後的幾位東洋太太們，“我想起來了，東洋的規矩，如果任務失敗了，是不是要剖腹自殺的？”

　　“噫，還有這樣的事？”何太太睜大眼睛，“不至於吧？咱們別比了，李小姐，陸處長，續夫人，你們就讓小幡夫人贏了吧！茶恭弘=叶 恭弘再值錢，也不能跟人命比啊！”

　　小幡夫人是個華國通，漢語一點兒問題都沒有，怎麼會聽不出來這幾個人是故意在擾亂她的心志？

　　她微微一笑，這種做法對她來說，太幼稚了，“李小姐慎言，切腹是我們大東洋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不是你們這些異國人可以隨意褻瀆的！”

　　艾陽瞭然的點點頭，“明白了，對不住啊，那我祝貴國的武士們以後都可以享受這種崇高吧！”

　　這兩人再說下去，比不比槍法倒在其次，只怕得先打起來，陸愛素輕咳一聲，“選好了嗎？”

　　小幡夫人已經挑好了自己的槍，仔細了檢查了一遍之後，把子彈一一裝進去，“誰先來？”

　　陸愛素正要說話，艾陽笑道，“一個個來多沒意思？四個人一起呢，一是亂，二是大家都不知道該看誰了，不如這樣吧，咱們兩個兩個上好了，陸處長是主人，續伯母是長輩，你們兩人先來，我跟小幡夫人第二批。”

　　小幡夫人轉頭看着艾陽，微微一笑，這個女人是盯上自己了，“好啊，就照李小姐說的辦。”

　　她過來的之前，這位的所有情報就已經放在了她的桌頭，對艾陽小幡夫人自認是有一定了解的，一個鄉下逃婚出來的女人，因為得了男人的青眼，才摸到了汽車跟□□，就算是她每天都在練習，跟自己也不可能相提並論的，偏這種沒有見過大場面的井底之蛙，反而最是聒噪，以為學了幾手，就是天下無敵了。

# 第87章

　　陸愛素並不是艾陽的敵手, 她盯的只有小幡一個人，不論是華國的什麼, 艾陽都不樂意被東洋人給拿去了。

　　見陸愛素跟續夫人已經站定了，艾陽忙收斂心神，而何太太她們, 因為有了小幡夫人的“前車之鑒，”這次都老實的躲在她們身後, 寧願伸着脖子看, 也絕不往旁邊站，鞭子已經夠嚇人了, 萬一飛過來顆子彈，擱誰誰也扛不住。

　　何太太自覺的把自己劃到艾陽的一邊兒，她看着已經站在靶子前頭的陸愛素，“李小姐，你覺得誰會贏啊？”

　　艾陽沖身後的人擺擺手，“一會兒就知道了，咱們先看着。”

　　陸愛素這麼自信, 應該是有兩把刷子的，艾陽可不希望她直接六槍命中十環, 如果那樣的話，自己再厲害，也贏不了了。

　　前頭的陸愛素已經抬起了手臂, 艾陽集中精力盯着她, 她要做的不多, 只需要陸愛素射出去的子彈，有一顆稍稍偏那麼一點點即可。

　　陸愛素是個乾脆的性子，對自己的槍法又有信心，“呯呯呯”幾槍過後，發現自己的成績並不差，滿意的把槍遞給英蘭，抓起她遞到手裡的毛巾，擦了擦手，“今天多少有點兒風，還算差強人意。”

　　一旁的續夫人也打完了，但她的成績比起陸愛素來，差距還是很明顯的，續夫人搖頭嘆了口氣，“老嘍！”

　　艾陽過去扶住續夫人，“已經很好了，伯母真是寶刀未老！”

　　續夫人是江湖出身，華國盜亦有道，大家多拼的是拳腳功夫，寧願用冷兵器，也不動□□的，所以續夫人的槍法算不得精湛，何況她又不是個殺手，會開槍打人就行了，哪裡需要那麼高的水準？

　　“就是，”

　　續夫人沒贏過陸愛素，何太太多少有些失望，但一想到續夫人的年紀，恭維的話就不要錢的冒了出來，“我們幾個聽見槍響都肝兒顫呢！”

　　小幡夫人根本無心聽艾陽幾個說話，她剛才就在觀察陸愛素的射擊方式，他們的射擊距離五十米都不到，風力影響什麼的可以忽略不計，沒有了距離跟風速這些外因，陸愛素打出這個成績，也就那樣了，看來她在軍校里，也沒有好好上課啊！

　　陸愛素把小幡夫人的表情看在眼裡，有些不高興，“看來夫人是个中高手了？”

　　東洋跟陸家關係良好，以後合作的機會還會有很多，心裏再輕視，小幡夫人也不會說實話的，“不是，陸處長已經很優秀了，我在想，要怎麼樣，才能拿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她一臉無奈，“不過看到您的槍法，我有點兒絕望。”

　　陸愛素哈哈一笑，“小幡夫人太謙虛了，”她一伸手，“請。”

　　艾陽見小幡夫人過去站好了，也走了過去站在續夫人的位置上，按艾陽自己的算法，陸愛素只有一槍命中靶心，其他幾槍散布周圍，也就勉強打了個五十五環的成績，自己想超過她，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至於小幡夫人，艾陽微微一笑，管她五槍全部命中呢，只要一槍脫靶，她就是個輸！

　　最後一槍射出去之後，周圍登時鴉雀無聲，半天何太太才小心翼翼道，“我要是沒看錯，小幡夫人沒打到靶子上？”

　　jordan夫人高懸的心徹底放下了，她衝過去一把抱住艾陽，“陽，是你贏了，你是個神槍手，你太厲害了，你是我見過的最厲害的華國人，不，你是我見過的最厲害的人！”

　　相對於小幡夫人最後一槍脫靶，艾陽六槍全部命中靶心更難讓陸愛素接受，畢竟她已經做好了小幡夫人跟艾陽的槍法都出乎她意料的準備，但她的思想準備里，絕沒有小幡夫人脫靶的可能。

　　尤其是小幡夫人槍槍領先，無論是氣勢跟動作，都比艾陽成熟老練的多，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她太輕敵了，才會在最後一槍上馬失前蹄，居然打飛了！

　　“咳，”陸愛素想笑卻不好意思笑出聲，“意外，一場意外。”

　　艾陽轉着手裡的槍，“真是太意外了，”她沖臉色鐵青的小幡夫人燦然一笑，“謝謝夫人，承讓了。”

　　見陸愛素意味不明的盯着艾陽，續夫人上前一步，側身擋住艾陽，“你這個孩子，也是瞎大膽，偏又運氣好的很！”

　　艾陽嘻嘻一笑，“陸處長，您剛才的承諾還有效吧？你點個頭，我好回去跟我們家重言邀功去！”

　　女人啊，本事再大又如何，贏了東洋領事夫人跟自己，首先想到的，就是跑去找男人邀功，“陸某從來都說話算話，李小姐只管放心，明天我便給杭城打電話，容家不是在杭城也有商行嘛，不過今年是來不及了，以後三年，西湖龍井陸家都銷給容氏！”

　　“哎喲，小艾你這可真是立大功了！”何太太十分捧場的驚呼，容氏未必稀罕這點兒生意，關鍵是打了東洋人的臉啊，這可太有味兒了！

　　華國人個個都喜氣洋洋，東洋那邊，尤其是小幡夫人的臉色就不那麼好看了，她反覆檢查着手裡的槍，又不甘心的走到靶子跟前，檢查了兩個靶子，就那個小小的紅色靶心，艾陽的六槍端端正正的印在上面，緊緊的挨在一起，而自己那隻靶子上，明晃晃的只有五個彈孔，另一槍，打在了後面的牆上！

　　可無論她怎麼回憶，都不認為有脫靶的可能性，這子彈怎麼可能射到一半兒，就偏離的原本的軌道呢？

　　小幡夫人在東洋受訓的時候，也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想到她今天的失誤會由其他幾位太太的嘴，傳到她們的丈夫耳中，除了無地自容，小幡夫人還有些惶恐，她太了解東洋人的自尊心了，經過外務省特訓的自己，輸給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人，這是打東洋人的臉呢！

　　滬市不論是地理還是政治經濟，在華國的位置都是無可替代的，外務省才把她派到了小幡吉身邊，既協助他的同時，也監視他，現在好了，她卻在陸愛素這裏犯了這麼大的錯誤！

　　小幡夫人一陣兒後悔，她不應該被一時的利益所動，她應該否認陸愛素對自己的懷疑，繼續扮演那個溫柔無害的領事夫人才對。

　　陸愛素沒想到艾陽的槍法真像她自己說的那樣，更沒想到她的心態會這麼穩，“李小姐不簡單哪！”

　　艾陽一笑，“陸處長過獎了，僥倖罷了，畢竟誰也沒想到小幡夫人會脫靶不是？我還以為，這次勝利的肯定是小幡夫人呢！”

　　你真的這樣以為？你臉上的笑容可不是這麼說的。

　　陸愛並不打算揭穿艾陽，“李小姐先是贏了尹曼如，現在槍法又贏了我們這些行武之人，可見是下了大功夫的，”她從東洋軍校畢業，自然很清楚習武跟練槍，都是需要極大的毅力，也要吃很多苦的，一個明明可以靠美色過上好日子的女人，卻對自己下這樣的狠手，那她肯定藏着不小的野心。

　　她意味深長的看着艾陽的手，“容老闆這麼不惜香憐玉？還是他想給自己培養個漂亮保鏢啊？”

　　這挑撥的也太拙劣了，艾陽當然不會上她的當，“我覺得真正的香或玉，應該是被人追捧珍藏的，哪裡需要別人憐惜？”需要憐惜的是站不起來的小白花，她哪裡像了？

　　陸愛素往艾陽身邊走了兩步，跟她面對面站了，“噢？原來在容老闆眼裡，李小姐是被珍藏的寶玉了？”

　　陸愛素的目光裡帶上了毫不掩飾的打量跟評估，“李小姐這樣的，男人確實會待之如珍寶的。”

　　艾陽覺得說陸愛素是個男人還不如說她是個四不像呢，她用這樣的眼神看着自己做什麼？跟自己暗搓搓的耍流氓嗎？

　　英蘭抿了抿嘴唇，這個艾陽把自己看的太高了，真以為容重言喜歡她，她就是天下唯一的寶貝了嗎？“李小姐還是太年輕了，把男人想的太好了，你不知道，這世上但凡有點兒能耐的男人，都不喜歡太要強的女人，女人溫順聽話最重要了”

　　哎喲你可打住吧，艾陽沒想到穿個書，還有人給她讓這個課，“英蘭小姐還是見的男人少啊！想來你生活的地方，見不到像重言這樣的人也是正常的。”

　　艾陽打斷英蘭的話，她必須為她家容重言正個名，“重言可不是英蘭小姐遇到的那些男人，他從來不自以為是，更不會把訓養奴隸，操縱別人的人生，當做自我滿足的方式。”

　　艾陽笑容里滿是甜蜜，“他會尊重身邊的人，不會因為他們錢少或者出身低微，就輕視他們，而且只要跟我有關係的事，他會先問問我的意見，我不喜歡的事，他從來不強迫我，他從來都把我真正當做一生的伴侶，而不是隨便左右的私產。”

　　艾陽說話的聲音不大，卻她吐字清楚，聲調舒緩，周圍的夫人太太們全都聽的清清楚楚的，續夫人心裏微酸，她闖蕩半生，跟顧千山一同創下洪門的江山，可是顧千山從來沒有把她當做伴侶過，他們並肩做戰，成功之後呢？

　　洪門的一切都是男人的，而她，要退回幕後，當顧千山的女人，她用生命拼來的一切，居然成了男人賜予的？

　　續夫人有時候真的想大聲問問世上的人，他們是不是都瞎了聾了？

　　而現在，艾陽告訴她，她的兒子並沒有長成她厭惡的樣子，這真是太好了。

　　何太太已經驚掉了下巴，什麼事都要問問女人的意見，如果女人不同意，就不做，那不是怕老婆么？

　　滬市赫赫有名的容財神，他怕老婆？

　　更驚訝的是，親媽續夫人不但不生氣，怎麼還一臉的欣慰？

　　但她聰明的沒有把自己的疑問說出來，就聽英蘭一臉不以為然道，“李小姐眼裡的好男人原來是這樣的？”

　　“我卻不這樣看啊，我覺得男人就應該能當門立戶，頂天立地，男人是一家之主，做什麼事就應該自己拿主意，為什麼要問女人的意見？事事聽女人左右的男人，能成什麼大氣候？而且女人成天關在家裡，有幾個有見識的？聽女人的話，恐怕什麼事也做不了。”

　　艾陽搖搖手指，“英蘭小姐你的出發點就錯了，你說這些話之前，已經將女人放在比男人低，比男人蠢的位置上了，在你眼裡，男人頂天立地，男人當門立戶，他們說什麼做什麼都是對的，所以可以不問你的意見決定你的思想跟人生，是不是？”

　　不等英蘭回答，艾陽自己就回答了自己，“在你的人生里，你的想法應該是對的，如果沒有你那個頂天立地的前夫，做出把你送給陸處長的正確決定，你還跟着他過日子呢？”

　　“不過么，我倒想再問問，你是跟着你那個頂天立地，可以當門立戶的前夫日子過的好呢，還是跟着陸處長更幸福呢？”

　　艾陽對英蘭一點兒同情之心都沒有了，眼裡滿是譏誚，“你想好了再回答啊，畢竟你的前提已經是，男人做什麼都是對的，英明的，跟着你那個絕對正確的男人，你怎麼會過的不好呢？呃，也可能在你眼裡，你的前夫就是個大公無私的人，他發現他有人可以讓自己的妻子過的比跟着他好，所以就立馬把妻子送過去了，唉，你確定你嫁的是丈夫，不是親爹？”

　　英蘭沒想到艾陽會狠毒的當眾揭她的傷疤，她前夫是家裡自小定的娃娃親，成親之後，不但對她非打即罵，還花光了她的嫁妝，如果不是她出來找活兒做，被陸愛素無意中看到，英蘭覺得自己都過不過二十歲。

　　但英蘭從來沒有恨過前夫，前頭的婆婆跟娘家母親都說過，是她沒手段，白長了一張好臉，卻不知道怎麼攏住男人的心，她也不怨婆婆，當女人的管不住男人，還生不了孩子，婆婆不喜歡她也是自然的。

　　至於給她定下親事的父母，她跟前夫是娃娃親，父母怎麼會知道，女婿長大會成什麼樣子？

　　說來說去，都是她的命不好罷了。

　　可現在艾陽這麼直白的問到她的臉上，而且話里話外都給她挖坑，兩人情濃時，英蘭確實說過，她其實挺感激前夫的，如果不是他把自己送給了陸愛素，她都不知道世上還會有人對她這麼好。

　　可這種情話她能當著大家面說出來嗎？如果敢說出來，她在這世人面前，成了什麼樣的女人了？寡廉鮮恥，水性楊花？

　　艾陽冷笑道，“你受的教育里，難道沒人跟你說，一女不侍二夫？照你的規矩，你前夫把你送人的時候，你就應該一頭碰死了，別跟我說，是你前夫告訴你，如果不乖乖的伺候陸處長，你前夫一家就會被陸處長報復，嘖嘖，你的犧牲真大啊！”

　　周圍的夫人太太沒有一樣認同陸愛素的特殊愛好的，但陸家位高權重，她們的不滿也只能藏在心裏，對英蘭，也佯裝不懂她們的關係，把她當成陸愛素身邊的體面丫鬟，現在好了，艾陽一串帽子扣下來，英蘭簡直就成了個“賤人”了，她們可以理直氣壯的鄙視她了！

　　艾陽已經開口了，也不打算立馬收手，“其實我跟小幡夫人挺能想到一起去的，”如果是她，也寧願接受訓練，成為一名間諜，而不是被人關在籠子里的金絲雀，“女人哪點兒也不比男人差，哪個男人不是女人生的？頂天立地的男子居然是被低賤如塵埃的女人生出來，不可笑嗎？沒見誰一生出來，就立馬一頭撞死的。”

　　不管是男人跟男人，還是女人跟女人，只要真心相愛，在一起就在一起了，艾陽覺得無所謂。

　　如果英蘭是因為被陸愛素所迫，不得不屈從在她的淫威之下，那她是值得同情的，甚至艾陽會想辦法幫她逃離苦海。

　　但像英蘭這種的，自己以男人為天，並且沾沾自喜，那就關上門兒好好享受就行了，哪怕你給自己套條鏈子當狗呢，你快樂就行，但把這種侮辱女人、自甘下賤的話拿出來說，噁心別人，那就是她的不對了，艾陽被噁心到了，不懟她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覺得一個家必須有一個一家之主，難道你不認為容老闆強於你嗎？一個弱者反覆強調自己的重要性跟地位，不是一種自欺欺人嗎？”英蘭不甘心被艾陽給壓制了，在她眼裡，艾陽這種出身比她強不到哪兒去的女人，在這兒侃侃而談講平等，本身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如果沒有容重言，她有機會站在這裏？

　　“有些人啊，當奴隸當慣了，不給自己找個主子就渾身不舒服，覺得日子都沒辦法過了，”艾陽不屑的看着英蘭，“我沒覺得我比容重言差到哪兒去，他是比我有錢，那又怎麼樣？我又不是自己掙不來，掙不了多，我還掙不了少嗎？養活自己還是可以的吧？誰告訴你我必須過人上人的生活了？如果所謂的人上人是依附在別人身上，給人當寵物被豢養才能得到的，那跟空中樓閣又有什麼區別？今天你的主子愛你，你便藉著她的肩膀高高在上，明天她愛別人去了，你會被扔到哪裡？”

　　艾陽言辭如刀，扎的英蘭汗如漿出，續夫人在一旁聽的分外解氣，她當初之所以毅然決然的離開顧千山，就是要告訴他，離了他那個洪門老大，她照樣是續月華，照樣可以活的好好的，“算了，小艾別跟英蘭小姐講這些的，有道是夏蟲不可以語冰，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活法兒。”

　　續夫人看着站到陸愛素身邊的小幡夫人，“就像陸處長，還有小幡夫人，沒有男人，她們也不會像無根的蘆花，其實還得看個人，”她笑着給艾陽圓場，“英蘭小姐命好遇到了陸處長這樣真心疼愛你的人，但世上苦命的女子千千萬，她們卻沒有遇到貴人的好機遇。”

　　那些煙花里的苦命人，被父兄丈夫賣的佔了絕大多數，如果英蘭被丈夫賣的是風月場，她還會不會女人就得柔順聽話了？

　　何太太已經被艾陽的話驚的嘴都合不攏了，這丫頭也太敢說了，她的目光在續夫人身上流連片刻，突然覺得自己知道為什麼艾陽會被容重言喜歡了，敢情這丫頭跟續夫人，容重言的親媽，一個脾氣啊！

　　何太太不能全部理解艾陽的話，也不覺得她真的不輸於容重言，但她卻承認艾陽是真的有本事，自己有莊子有地有生意，也就算了，現在可以從容重言手裡拿權過來，管着他的萬國百貨，將來就算是容重言變了心，艾陽該撈也撈夠了，可不是用不着靠男人了？

　　周圍女人們的神色告訴艾陽，除了續夫人，沒幾個人相信她說的話的，不過艾陽也已經習慣了，就像她享受穿書得來的福利的同時，她也要接受這裏絕大多數人固有的思維，急是沒有用的。

　　陸愛素沒想到艾陽居然要強到這種地步，她看了一眼淚光盈盈的英蘭，以前她很喜歡英蘭這樣的女人，在這種嬌弱無依的女人身上，她覺得自己是強大的，跟她們完全不同的，不比外頭那些因為身上多長了那麼一個玩意兒，就覺得高人一等的男人差到哪裡去。

　　所以她才要做個男人，用行動告訴他們，雖然她少了那個東西，但一點兒也不比他們差，她也是個男人！

　　可艾陽一個女人，卻在這兒昂首挺胸的告訴大家，她是個女人，卻一點兒都不比男人差？開什麼玩笑，在華國，女人頂多算半個人，身份地位連孩子都不如的，“好了，時候不早了，我叫家裡的廚子置辦了一桌家常菜，大家嘗嘗陸家廚師的手藝？”

　　陸愛素微微一笑，看着身邊的小幡夫人，“夫人也是一時失手，不必太過在意，這樣吧，我介紹容老闆給東洋商社的人認識，相信容老闆看在我的面子上，收到的茶恭弘=叶 恭弘，也會優先供給東洋商社的。”

# 第88章

　　大家都是生意人, 貨物多經一道手, 這成本就要增加一些，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草政雄太太想開口, 跟陸愛素商量能不能直接跟容重言打個招呼，把龍井直接分四成給東洋商社, 由他們自己向陸家採購, 省得跟容氏打交道。

　　沒想到她才一起身，就被小幡夫人給摁住了，不由氣惱的瞪了她一眼, 雖然她的丈夫比不了小幡吉, 但做為商務官, 草政雄是有權處置所有東洋人在華的商務事宜的，這次分明是因為小幡夫人的莽撞, 才讓東洋商社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艾陽將兩人的眉眼官司看在眼裡，“那我可要替重言謝謝陸處長了, 不但把茶恭弘=叶 恭弘給了我們，還替容家連客戶都找好了。”

　　陸愛素最希望的事, 就是一手摟着東洋人, 再把容重言也拉到自己這邊, 如果僅用點兒茶恭弘=叶 恭弘就能做到, 那就再好不過了, “好說好說, 大家都是朋友, 自然要彼此關照, 有財一起發嘛。”

　　跟東洋人一起發財？艾陽真不知道該說陸愛素狂妄還是她蠢了，她真以為可以從東洋人那裡佔到便宜？也是，陸家要的只是眼前的利益，為了他們一姓的利益，犧牲再多，他們也不會在乎的。

　　只可惜，容重言是不會這麼想的，介紹容重言跟東洋人認識？

　　說的好像之前大家生意場上沒見過一樣。

　　艾陽心裏默默吐槽，緩步跟在陸愛素身後，往餐廳去。

　　尹曼如就留在陸宅幫着英蘭操辦這次聚會了，等陸家的大夫幫她處理好傷口，她自覺沒臉再出去了，便留在客房裡生悶氣，心裏盤算着怎麼才能從艾陽身上把這筆賬給找回來。

　　抬頭見英蘭拎了只食盒進來，眼眶卻是通紅的，訝然道，“怎麼了？該不會是五哥輸了吧？”在陸府，英蘭儼然就是女管家，沒人敢讓她受委屈的。

　　尹曼如知道陸愛素在跟艾陽她們比槍法，本來她也有份參加的，只是沒想到第一局就輸給了艾陽，還被打傷了右手，沒辦法握槍，不然她都想豁出去了，直接一槍崩了艾陽這個賤人！

　　英蘭點點頭，聽尹曼如問誰贏了，輕嘆一聲，“還能是誰？當然是她了，那個女人跟人妖精一樣，她不是米糧鋪子家的女兒嘛，聽說學槍也沒多長時間，怎麼槍法就那麼好呢？”

　　尹曼如不管艾陽為什麼槍法好，她聽到的只有艾陽又贏了，這次還贏了陸愛素，“五哥呢？生氣了沒？她有沒有說怎麼處置那個女人？”

　　如果陸愛素火氣上來，收拾了艾陽，那就再好不過了。

　　英蘭搖搖頭，輕嘆一聲，“尹小姐，自從我跟了我們爺，就如同進了天堂一般，這一生都是爺的人，就算是拿命也還不了她的恩情了，我也不是善妒的人，爺看上誰了，我一定替爺把她照顧的好好兒的，可這位李小姐，我心裏難受。”

　　尹曼如理解不了英蘭對陸愛素的感情，也想不通兩個女人在一起怎麼過日子的，甚至還慶幸陸愛素只把她當妹妹，對她沒有別的心思，現在英蘭這麼難過，尹曼如也想不明白她難過的點在哪裡，陸愛素看上艾陽了，但艾陽不接招兒，英蘭不應該高興才對嗎？

　　就憑英蘭的道行，如果艾陽跟了陸愛素，她才是沒活路呢，但英蘭張嘴閉嘴以陸愛素為天，只要她喜歡的，她就一定會讓她開心，尹曼如反而不好把心裏的話說出來，“唉，你也夠委屈的，”

　　英蘭的眼淚瞬間落了下來，“我再委屈，也不及我們爺委屈，其實爺也沒有想把她怎麼著，這裏頭不還隔着個容老闆嘛，”陸愛素可是一心要拉攏容重言的，所以他的女人，陸愛素是不會用強取豪奪那一套的。

　　她應該會水磨功夫慢慢來，瞞着容重言把艾陽勾到手裡才會真正的放下。

　　如果艾陽一直刀槍不入，陸愛素只會更加上心，這才是英蘭最擔心的。

　　“我就想不明白了，容老闆那樣的人，怎麼看上她了，”英蘭拿帕子沾了沾臉上的淚，她剛才跟艾陽嗆起來，也是發現陸愛素突然對艾陽這種敢說敢做的女人挺有興趣，才想着自己也表現的強勢一些，免得有艾陽這樣的比着，陸愛素再膩了她這樣的。

　　結果她根本說不贏艾陽，還被她戳着傷疤一通的諷刺挖苦，很出了回丑，叫陸愛素大失面子，英蘭自問是個與世無爭的人，可這個艾陽，太礙眼了，留着她，對陸愛素跟自己，沒有一點兒好處。

　　“我初來乍到，什麼也不知道，你是滬市長大的，難道容重言之前就沒有女朋友？他的年紀，按道理早該結婚了才對。”

　　尹曼如撇撇嘴，當這裡是你們鄉下啊，“現在不是民國了，年輕人都流行先戀愛再結婚，而且也不像以前一樣，十八就忙着結婚了，不止是容老闆，就是鄭家的恭弘=叶 恭弘家的幾位公子，都沒有結婚呢，不過那些男人身邊女朋友換的快的很，容老闆么”

　　尹曼如不想提當初她看上容重言的事，“也不知道抽什麼瘋呢，好幾家都想把女兒嫁給他，他愣是誰也看不上。”

　　“那你呢？”英蘭說完忙跟尹曼如解釋，“我沒有別的意思，我是想着容老闆那樣的，必定是心氣太高，尹小姐你可是滬市的第一名媛，不過你當初肯定是看不上他的，有尹指揮使在”

　　尹曼如聽見英蘭提自己的父親，鼻子一酸，看着纏着厚厚紗布的手，如果父親在，她是絕不會受今天的羞辱的！

　　英蘭把尹曼如的神情看在眼裡，起身給她倒了杯溫茶，“你一人兒哭了好久吧？看眼睛都腫了，我們爺把你當妹子，我托個大，跟你說句心裡話，你可別嫌我多事。”

　　尹曼如接過茶杯，不管陸愛素又看上了誰，現在英蘭是她的枕邊人，“姐姐你只管說吧，我知道你是為我好。”

　　英蘭欣慰的笑笑，“我是覺得，你不如趁着我們爺還在，趕緊找個可心的嫁了，不然我們爺要是走了，你可怎麼辦啊！我可是聽我們爺說過一句，說你家裡的幾個哥哥，都是成不了什麼大氣候的。”

　　她頓了頓，一臉擔憂道，“我覺得你的事越拖，以後只怕越困難。”

　　英蘭的話正說到尹曼如的痛處，她忍不住俯在桌上痛哭起來，這幾個月因為父親的死，她遭受的太多太多了，不然她也不會緊緊抓住陸愛素這根稻草了，“姐姐說的我都懂，可我爸爸不在了，哥哥們又都不爭氣，那些但凡叫得上姓名的人家，寧願娶鄭家的小姐，也不會願意娶我的！”

　　“呸，他們不願意娶，咱們還不願意嫁呢，你父親可是尹指揮使，就算是他不在了，還有陸家呢，五爺怎麼會眼睜睜的看着你受委屈？我覺得你不但要嫁，還要嫁的好，嫁的風風光光的！”

　　尹曼如詫異的看着英蘭，“這怎麼可能？”她怎麼比自己還不看清楚形勢？

　　英蘭不以為然的一笑，“你想想，你如果嫁給容重言，成了容家的少夫人，那個賤人會是什麼表情？”

　　她拍拍尹曼如裹的跟粽子一樣的傷手，“這個仇，你不想報？”

　　尹曼如報她的仇，而她也報今日在艾陽這裏受到的侮辱，而且尹曼如做容家少夫人，可比艾陽合適的多了，她也是在幫自己爺。

　　尹曼如這點兒腦子還是有的，她也不藏着掖着了，“不可能，你不知道容重言是個什麼樣的人，如果他能看得上我，我們八百年前就好上了。”

　　尹曼如嘴裏說著好飯不怕晚，容重言是她的囊中之物，她要在玩夠了之後，再做容家少夫人，但如果容重言當年肯像那些男人一樣追求她，提前跟他風花雪月一場，尹曼如也是很樂意的。

　　可是容重言從來就沒有正眼看過她，就像是在社交場合遇到了，不論她怎麼暗示，容重言連支舞都不會請她跳，彷彿她什麼有什麼毒素一樣，只要離她近一些就會沾上。

　　以前尹曼如還可以自信的認為，就算是容重言不喜歡自己，有父親在，他就得低着頭把她娶回容公館，可現在，她哪裡來的這種底氣，“不可能的，再說我也不能因為我的婚事，讓五哥為難。”

　　英蘭笑了笑，“有什麼不可能的？如果你跟容重言有了什麼呢？如果你有了容家的骨肉呢？這樣，我們爺不就可以替你說話了？尹指揮使那些老部下，可還在松滬軍呢！”

　　她往尹曼如跟前湊了湊，小聲道，“五爺也希望你能成為容家的少夫人，陸大帥跟容老先生可是交情頗深，來時大帥還說了，希望我們爺跟容老闆好好相處呢！”

　　陸大帥是這個意思？那相比艾陽，自己當然是陸家更好的選擇了，“姐姐你沒騙我？”

　　英蘭嗔了尹曼如一眼，“我騙你這個做什麼？我也不是沒有私心的，”

　　英蘭也不瞞尹曼如，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向她傾盤托出，她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聰明人，與其百般砌詞誘騙尹曼如，不如把實情盡數告訴尹曼如，“你嫁了容重言，容家跟陸家自然就在一條船上了，你不但嫁得好，還給五爺立了一功，而那個艾陽，她不是說不靠男人嘛，我倒想看看，沒了容重言這個男人，她能有什麼好下場！？也算是全了我們爺的心愿。”

　　容重言、陸愛素、陸大帥，尹曼如的腦子飛速的轉着，她權衡着裡頭的得失，突然發現，就算是失敗了，比現在自己的狀態也差不到哪兒去了，但是成功了，就算是容重言不娶自己，有陸家在，他也得給自己個交代，她要的不多，只要身上貼上了“容”字，那她跟尹家就有了靠山了，憑容重言的為人，怎麼也會拉拔他們一下的。

　　尹曼如抬頭看着英蘭，“可我根本見不着他。”

　　只要你肯，英蘭抿嘴一笑，“你見不着，五爺見得着啊！”

　　她拍拍尹曼如，“你先趕緊把傷養好了，我跟五爺說一聲，儘快幫你安排。”

　　艾陽覺得陸愛素真的是雙標的可以，如果她真的完全把自己當個男人，那一個男人，請了各家女眷們過府聽戲喝酒，不怎麼像話吧？

　　真是一邊要享受男人的權利，一邊還要佔着做女人的便利，在女人堆兒里浪的飛起，艾陽都要佩服她的腦迴路了。

　　艾陽也沒藏着，把自己的心理活動悄悄跟續夫人說了，引得她咯咯直笑，“小艾，你這小腦瓜怎麼長的，想什麼都跟別人不一樣，可我一琢磨吧，還真是有點兒道理。”

　　“可能是我成長的環境跟大家不太一樣吧，”艾陽看着已經恢復了初來時的溫柔嫻靜，正低着頭跟陸愛素說話的小幡夫人，“就看看咱們這兒的女人們，哪一個是簡單的？可這些人精，一邊做着不輸於男人的事，一邊還得低頭承認，自己不如男人，一切功勞都是男人的，這不是很可笑嗎？”

　　續夫人深有同感的點點頭，“我那會兒一心要跟顧千山離婚，不知道多少人罵我傻呢，還說我就不是個女人，”她輕嘆一聲，“連勵行都怨我呢！”

　　顧勵行那腦子跟心胸，也就能活在小說里了，艾陽撇撇嘴，提起顧勵行，她就不會有好話，“顧老闆當初真應該跟着您了，興許還能活的明白點，不過現在挺好，在您那兒養傷，順便也養養腦子。”

　　續夫人知道艾陽對顧勵行沒好感，想想他辦的那些事，艾陽是容重言的女人，能原諒他才怪了，“我也是這麼想的，趁着他養傷，收收他的心，也把幫里的事穩一穩，這幾年洪門聲勢太大了，不是好事。”

　　瞧這眼界，洪門還是得擱續夫人手裡，艾陽心裏嘀咕，她真的想找個機會再給顧勵行一下，讓他就這麼一直在家裡“養”着最好了。

　　續夫人不想再跟艾陽繼續這個話題，她用下巴點了點跟小幡夫人不知道怎麼的就湊到一起的何太太，“這也是個能耐人兒，又打什麼主意呢？”

　　自打柏廣立入主松滬軍，這位何太太就如魚歸大海，真的是哪哪都有她。

　　艾陽卻能將那邊的談話聽的一清二楚，何太太並沒有要拉攏東洋人的意思，她現在的行為，與其說是天性使然，不如說是背後的壓力太大了，“還不是為了熊以民？也辛苦她了。”

　　“唉，女人呀！”續夫人聽懂了艾陽話里的意思，看着左右逢源，逮誰跟誰聊的何太太，輕嘆一聲。

　　小幡夫人已經從剛才的打擊里走出來了，她端了杯酒款款走到艾陽跟前，“李小姐，”

　　艾陽放下筷子，笑微微地看着小幡夫人，“夫人這是要跟我喝一杯？”

　　手裡沒槍，小幡夫人秀麗的臉龐上只剩下如水的溫情，她赧然的點點頭，“剛才李小姐的話真的是說出我的心聲了，我是真的希望能跟李小姐交個朋友，”她看着艾陽面前的酒，“如果之前有冒犯的地方，還請李小姐海涵。”

　　冒犯？小幡夫人待人一直都是謙遜有禮的姿態，艾陽笑着站起身，端起酒杯跟小幡夫人碰了一下，“我也很佩服小幡夫人的槍法，能跟夫人做朋友，是我的榮幸。”

　　聽見艾陽的話，小幡夫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真的嗎？那如果我請李小姐到我家裡做客，您一定不會拒絕的？”

　　艾陽點點頭，“我們華國有句古話叫：多個朋友多條路，只要時間允許，我一定會過府拜訪的。”

　　陸愛素陪着小幡夫人過來的，她一直能感覺到艾陽對她跟東洋人的疏離中甚至帶着明顯的不以為然，沒想到她居然這麼給小幡夫人面子，“哈哈，太好了，我也覺得李小姐應該跟夫人能聊到一處，我剛才還跟小幡夫人說呢，明天柏司令從南邊請來的飛行教官就要試飛了，聽說重言要帶你一起過去，我也準備請小幡夫人過去看看呢！”

　　松滬軍試飛，你特么請東洋人過去圍觀？

　　艾陽真想把手裡的酒杯摔到陸愛素臉上，你一個沒走馬上任的機要處長，請求過上級沒？“陸處長消息真靈通，我也是好奇，這修機場呢，飛機到底長啥樣啊，我也就在圖片上見過，重言便要帶我過去看一看，長長見識。”

　　她看着眼中同樣滿是興奮之色的小幡夫人，“我聽重言說，東洋的空軍要比我們華國厲害的多，我瞧小幡夫人的槍法，可不像我這種野路子，您跟陸處長一樣，軍事學堂里出來的？那過去肯定能看出門道兒來！”

　　東洋人早就收到松滬軍要試飛的消息了，對於柏廣立從俄國請來的飛行教官，東洋人沒有多少興趣，對俄國的空軍水平他們是有一定了解的。

　　東洋人更想知道的是柏廣立這次的決心有多大，具體計劃是什麼，準備到哪一步了，還有那個從國外回來的彭建志，到底水平如何？

　　所以剛才小幡夫人趁着陸愛素高興，把話頭扯到了明天的試飛上頭，並表示她對松滬軍的這次試飛很有興趣，草政雄太太則表示，東洋的建築公司，也很願意為滬市的機場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畢竟他們東洋已經建了幾座機場了，在這方面很有經驗，雖然主要工程已經由容氏來負責了，但他們東洋的建築公司，也希望能幫友邦一點兒小忙。

　　東洋人插手鬆滬機場，如果他們辦得到，早就成功了，還會找到自己這裏來？陸愛素知道這件事她做不了主，乾脆就含糊了過去，只說找個機會跟容重言聊一聊，看看有沒有跟東洋商社的合作機會，至於小幡夫人說想看松滬軍試飛，陸愛素隨口就答應了。

　　雖然艾陽直接點出，小幡夫人是個“高手”，也沒能讓陸愛素改變想法，她根本不認為讓小幡夫人看個試飛會有什麼問題，就松滬軍那幾架成年上不了一回天，聽說為了這次試飛，都檢修了好幾次的破飛機，有什麼怕人看的？

　　“這不是我一聽說容老闆要帶你去，就也請了小幡夫人過去湊個熱鬧，你們談得來就更好了，到時候還有人跟你說說話，”陸愛素隨手往嘴裏扔了一枝煙，已經換了一身新衣裳的英蘭連忙拿出火機打着了，送到陸愛素麵前為她點煙。

　　艾陽心裏很不高興，什麼叫正好說說話？當他們去開遊園會嗎？她微微一笑，盯着英蘭舉着的火機，“陸處長這支琺琅火機真漂亮”

　　艾陽的話沒說完，英蘭火機里的火苗突然往上一躥，一下子就燒到了陸愛素垂下的頭髮上，英蘭嚇的“呀”的一聲，急忙把火機給扔了出去，好巧不巧，火機正落在不遠處坐着的東洋太太團那邊，就聽幾個女人跟炸了窩的雞一樣，一陣兒驚叫，桌椅杯盤翻了一地！

　　而陸愛素也好不到哪兒去，她嘴裏的煙已經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額前的頭髮跟眉毛都被燎去了不少，整個人怔怔的，“怎，怎麼回事？”

　　續夫人差點兒沒把杯里的水給澆過去，“可能是火機出問題了，快叫大夫來看看有沒有傷着，唉，這西洋玩意兒還是不靠譜的很，怎麼火苗呼的就飛出來了？”

　　艾陽從傻站着的英蘭手裡抓過她的手絹，遞給陸愛素，“陸處長先擦下臉吧，我看並不嚴重，時候也不早了，不如這次咱們就先散了吧，”

　　她掃了一眼已經迅速躲出去幾步遠的小幡夫人，“小幡夫人沒事吧？”

　　陸愛素接過帕子在臉上擦了一把，雖然她成天能男人自居，但卻對相貌也是極看重的，現在她覺得自己渾身都是燎頭髮的味兒，再看看手帕上，也都是碎頭髮渣子，饒是她再寵愛英蘭，也已經怒了，“你怎麼搞的，連個煙都不會點了？”

　　燙到她的臉，以後她怎麼見人？

　　英蘭才緩過神兒來，戰戰兢兢道，“爺，是我錯了，我太不小心了，我現在就去叫大夫過來，”

　　她顫微微的伸出手，想幫陸愛素擦臉，卻被她一把甩開了，“還不快去？”

　　續夫人看不得英蘭那個奴才相兒，“陸處長還是先叫大夫看看吧，我們認得路，自己回去好了。”

　　陸愛素心裏晦氣，也沒心情跟大家道別了，命令英蘭替自己送大家出去，而她，則跟着急匆匆趕過來的大夫看臉去了。

# 第89章

　　大家才一出門, 何太太就忍不住了，咯咯笑道，“今天也是邪性的很，最忙的就是陸家的大夫了！”

　　先給尹曼如看手，后給陸愛素看臉, 這工錢給的不虧！“你說那火機也是哈，那火苗子, 怎麼一下子就躥老高呢？嚇死我了！我家以民用的，從來都不會這樣。”

　　“哈哈, 也是啊, 把英蘭小姐也嚇的不輕, ”江力仁太太推了推她，這還在陸家門口呢，小心叫裡頭聽見了，據她看，那個英蘭小姐，可不是個心眼兒可不寬。

　　艾陽知道江力仁太太在擔心什麼, 在陸家大門合上之後, 她清晰的聽見牆那邊英蘭低低的咒罵聲。

　　也是, 英蘭的出身決定了她的教養, 在人後，難免會用她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來抒發對她們, 尤其是她的不滿。

　　所以么, 對於自己小小的“惡作劇”會給英蘭帶來的怒火, 艾陽也沒有什麼需要歉意的，“但願陸處長沒事，”

　　艾陽沖站在自己汽車旁邊沖她致意的小幡夫人點了點頭，“不然明天，可就沒辦法帶小幡夫人看試飛了。”

　　艾陽送續夫人跟jordan夫人上了各自的車，沖正準備上自己的黃包車的何太太笑道，“何太太若是不忙，坐我的車回去吧？”

　　何太太眉毛一挑，笑道，“當然好啊，就是我們住的地方偏僻，路不好走，給李小姐添麻煩了。”

　　艾陽抿嘴一笑，她可是聽另幾位太太嘀咕過，熊以民新買了處別墅，熊家的別墅所在的地方，可一點兒都不偏僻。

　　看來熊家的新居，不適合被自己知道啊，這就有意思了。

　　上了車艾陽就收了一慣和煦的微笑，沉着臉再不說話，何太太有些不安的偷看着艾陽的神情，艾陽特意把她叫上車，肯定是有話要說的，可這麼黑着臉，又是要做什麼？

　　何太太素來伶俐，熊以民沒得勢之前，她冷臉也沒少看。

　　只當沒看出來艾陽的臉色不好，沒話找話的跟她聊天，不過聊了幾句，何太太赫然發現，她剛才真不是在拍艾陽的馬屁，而是她真就是那麼厲害！

　　一鞭子抽到尹曼如手上，換成她，就算是心裏已經不把尹曼如這隻落架的鳳凰當回事，她自問也狠不下心來拿起鞭子抽另一個女人。

　　敢對人下手，也是需要勇氣的。真遇到這樣的事，她也就是挨揍的份兒！

　　想起後來比槍法，何太太的心不由發沉，艾陽贏了小幡夫人跟陸愛素，她光顧着激動了，現在想想，是不是眼前這位成天笑眯眯的漂亮小姐，其實是位比陸愛素跟東洋人更厲害的角色？

　　那她叫自己上車，要做什麼？

　　“咳，李小姐，你是不是有話要跟我說？”何太太越想心裏越虛，小心翼翼的看着艾陽的側臉，“咱們認識的時間也不短了，有話你只管跟我直說。”

　　艾陽轉頭看着何太太，淺淺一笑，“咱們認識是有一陣子了，何太太是什麼樣的人，我大概也有所了解了，你幫熊處長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也很佩服，但是，”

　　艾陽認真的看着何太太，希望她能真的把自己的話聽進去，“有些人，有些事，不是你能參与的，真出了事，熊處長也保不了你。”

　　不論是陸愛素，還是小幡夫人，都是動輒能要人命的，何太太在女人的交際圈兒里遊走，也就夠了，妄圖從她們嘴裏打聽消息，實在是嫌活的太長了，“何太太，就算是再為你們那個家，首先不也得讓自己好好活着不是？”

　　何太太緊緊攥着腕上的鐲子，“李小姐，你什麼意思？我沒有，我”

　　艾陽轉過頭，看着前頭的馬路，“我也是看在咱們相識一場的份兒上，提醒你一下，你說你沒有，那就沒有吧，我在滬市常聽到一句說：黃浦江上沒有蓋兒”

　　何太太的臉一下子白了，“我，我，”

　　艾陽倚在窗邊沒在理會何太太，該提醒的她提醒了，如果何太太再不收斂，那就只能怪她自己了。

　　艾陽一下車，就看到容重言迎了出來，她笑着牽了容重言的手，“怎麼，不放心我？”平時這個時間，他不是在工部局，就是在見柏廣立。

　　容重言點點頭，“是有點兒不放心，但陸愛素請的都是女客，我又不方便跟着，怎麼樣？”

　　汪夫人也在家裡等着呢，她把艾陽拉到身邊上下打量了一番，“沒什麼事吧？我叫吳媽給你準備着點心呢，在外頭肯定吃不好，快來再補補。”

　　艾陽一吐舌頭，“還是伯母最疼我了，陸家的廚子也挺不錯的，就是後來出了點兒事，我沒吃幾口，唉，遺憾！”

　　“你喜歡陸家的廚子啊，叫容重言去打聽打聽，咱們出雙倍工錢請過來，”汪夫人手一揮，想吃還不簡單？

　　“不用了，我就是因為沒吃好，才這麼說，其實還是吳媽做的吃了胃裡最舒服，”艾陽沖容重言眨眨眼，她想換回味回信河吃任嫂的飯菜也行，跟容重言出去下館子也行，吳媽跟了汪夫人一輩子了，可不能傷了老人家的心。

　　容重言立馬跟上，“就是，我是從小吃吳媽的飯長大了，換廚師我可不答應！”

　　“你們兩個呀，”見吳媽高高興興的擺好點心出去，汪夫人笑着搖頭，“太乖了！”

　　“伯母也覺得重言乖吧？我也這麼覺得的，”艾陽把自己從“你們”里剔出去，她多大了，“乖”這個字已經不適合她了，“重言這麼乖巧，都是伯母您教的好！”

　　容重言無奈的看着占自己便宜的艾陽，搖搖頭決定不跟她計較，“快吃吧，我們可都等着你說今天的事呢！”

　　“呃，這個，”艾陽幾口把包子吃了，一拍巴掌，“今天可精彩了，我跟你們說”

　　艾陽沒急着講自己跟尹曼如過招，跟小幡夫人比槍，而是先把陸愛素被燒了頭髮跟眉毛的事說了，“哈哈，笑死我了，也不知道以後是陸愛素自己，還是英蘭幫她畫眉毛？”

　　她就是故意搗亂，借風勢火燒陸愛素，她以前看到陸愛素有多驚艷，現在對她就有多討厭。

　　汪夫人驚訝的捂着嘴，“沒傷着臉吧？哎喲姑娘家傷了臉，可怎麼辦啊？”

　　艾陽擺擺手，“沒什麼大事，人家又不把自己當姑娘，臉上有疤，才威武呢！”

　　容重言關注的卻是另一件事，“她真的要帶小幡夫人去看試飛？”

　　艾陽點點頭，又把小幡夫人的事跟大家說了，“最初續伯母跟我說的時候，我還沒看出來呢，文文弱弱的女人，沒想到一拿上槍，整個人都不一樣了，可能是因為緊張了，也可能是運氣差點兒，輸給了我跟陸愛素。”

　　汪夫人覺得自己心臟都快受不了了，“你還跟人比槍了？還贏了？”當時艾陽要學的時候，她就應該攔着了。

　　艾陽得意的眨眨眼，“當然啦，我多聰明啊，只要是想學的，就沒有學不好的。”

　　容重言欣慰的看着艾陽，把小餛飩往她跟前推了推，“你不但聰明，還很用功，”

　　他可是知道艾陽有多努力在練槍，子彈都是他讓汪俊生送到信河莊子上去的，“不過能贏陸愛素，我還真沒想到。”

　　這人怎麼那麼愛說大實話呢？艾陽白了容重言一眼，扔出早就想好的理由，“陸愛素就算真的是個男人，也成不了大事，根本是個二世祖，還是那種眼高手低，對自己沒有清晰認知的，她也就是個會用槍，之前肯定跟她比試的人，都讓着她呢，結果遇到我了，哼！”

　　“至於小幡夫人，可能是因為太看重西湖的茶山了，那個草政雄太太又在一旁催，她晃神兒了，估計現在也在家生悶氣呢！”

　　艾陽不等容重言再問，又把尹曼如的事也說了，有之前兩件事鋪墊，汪夫人對艾陽打傷了尹曼如，也就接受良好了，“嗐，那丫頭也該受點教訓，什麼時候了，還不知道自己什麼情況呢，陸愛素再寵她，也不是尹指揮使，太傻了！”

　　艾陽肯定的點點頭，“算了，這些人腦子里想什麼咱們這種凡人是不會理解的，”

　　她把餛飩吃完，滿足的舒了口氣，“我看姓陸的憋着壞呢，以後咱們得小心點兒。”

　　“還有話要跟我說？”容重言陪着艾陽回后樓休息，見她一副要跟自己長談的樣子，“我覺得你有心事。”

　　艾陽疲倦的卧在容重言懷裡，“我在想陸愛素要做什麼？”

　　不但陸愛素，艾陽直覺尹曼如也不會就這麼消停下來，她如果是個能看清楚形勢的女人，早就安生了，一鞭子是抽不醒她的。

　　她把自己對小幡夫人的觀察仔細說了，“我怎麼覺得陸愛素對松滬軍並不上心，”在她的理解里，陸士珍派陸愛素過來，肯定是奪權來了，陸愛素又成天一副皇太女的姿態，“就像這次試飛，她怎麼會答應帶上小幡夫人？”

　　如果小幡夫人只是普通的什麼也不懂的女人也就罷了，今天她已經用實力證明了，她是個受過東洋人訓練的女間諜，陸愛素好歹也是上過軍校的，不應該這點都看不出來。

　　“沒準兒陸愛素想的是不破不立呢？”容重言揣測着陸愛素的心思，陸家人不像柏家跟容家，都是滬市人，滬市不但是他們的勢力範圍，更是他們的家鄉，對於陸愛素來說，沒了滬市還有杭城，還有金陵，而且丟了，也不代表搶不回來，畢竟東洋人人數有限，不可能真正的掌握滬市，而柏家則不然，柏家會以滬市為基礎，蠶食陸士珍的勢力，所以陸家寧願滬市落在別人手裡，也不會看着柏廣立做大的。

　　“皖西那邊傳來消息，廣彬又打了勝仗，陸家老大，已經快壓不住他了，”容重言笑道，現在軍閥林立，大家憑實力說話，父死子繼那一套，根本不適用於如今華國的實情，可惜陸家還沒明白過來呢，“陸家老大準備叫他回滬養傷呢！”

　　柏廣彬要回來了？艾陽抬頭看着容重言，“挺好的，之前不是還說當質子嘛？怎麼，發現控制不了他？殺了吧，又不敢，怕柏廣立徹底跟陸家決裂？現在把柏廣彬送回來了，又賠上個陸愛素，這一反一正，不是虧了嘛？”

　　“哈哈，還真是，”容重言笑着捏了捏艾陽的臉，“不過我覺得廣彬的性子，寧願在前頭打仗，滬市周圍太平靜了，他會覺得不痛快的。”

　　想着自己了解的柏廣彬，艾陽的手指不安分的在容重言身上畫著圈兒，“這不是要辦飛行學校，他正好過來嘛，跟着教官也學一學，柏司令要培養屬於自己的利器，自然要把刀握在自己的手裡。”

　　平時沒見容重言怎麼運動啊，身材還挺好，艾陽不滿足於只簡單的隔着襯衣畫圈圈了，悄悄的一粒粒解着容重言的襯衣扣子，企圖把手伸進去好好感受一下。

　　“他的去向得回來柏家人自己商量，”容重言被撫在自己胸上的手畫的心猿意馬，“小艾，咱們訂婚好不好？”

　　“好啊，”艾陽歪頭想了想，直接把整隻手從容重言的襯衣縫裡塞進去，“是不是訂婚了，你就可以對我為所欲為了？”

　　容重言摁住艾陽作亂的手，到底是誰在對誰“為所欲為”啊！“咳，也不是，就是，”容重言白皙的臉上浮出一抹紅雲，“老是這樣也不太好。”

　　他輕輕撫着艾陽的手，“其實我想每天都能看見你，就算是晚上也不用分開，但你不想結婚”

　　艾陽環住容重言的腰，“結婚跟不結婚又有什麼區別呢？起碼對我來說沒有區別，我愛你，就在一起，不愛了，就離開，”

　　容重言訝然的看着艾陽，“你真的是這麼想的？”他以為艾陽不願意結婚，有她被迫嫁到梁家的原因，也有她年紀還小的原因，但沒想到，她真的是這麼想。

　　艾陽點點頭，就聽容重言又道，“不愛了是什麼樣的？如果我們以後有子女呢？也要像黃山路我母親他們那樣？”

　　“有子女？難道你也對續伯母跟顧千山離婚有意見？”艾陽沒有直接回答容重言的問題，而是換了個角度，“你也認為她應該為了顧勵行，留在顧家？”

　　“那不一樣，是顧千山對不起她，我絕不會那樣對你的，”容重言鄭重道。

　　艾陽同意容重言的看法，“那肯定，我也絕不會給人機會那麼對我，而且我也相信你絕不會那麼做，”她坐直身子看着容重言，“所以，結不結婚、什麼時候結婚對我們來說，有什麼關係呢？而且我還沒有承擔著容家少夫人這個責任的思想準備。”

　　成了容家的少夫人，固然她在滬市人的心目中地位會上升，但失去的自由更珍貴，從前世到現在，她好像一直沒有都做好走入婚姻的準備。

　　艾陽的耳垂又細又白，薄薄的跟用玉片碾出來的一樣，就是上面淺淺的耳洞也可愛如小小的花芯，容重言發現，艾陽不像汪夫人跟續夫人，就算是在家裡，一些小件的首飾也是不離身的，尤其是玉器這些需要養的首飾。

　　但艾陽是只要不出門見人，身上頂多是一隻手錶，別的一概全無，臉上好像也只擦一點雪花膏，法蘭西的香水更是從來不用，就算是米糧鋪子家的女兒，也不應該是這樣的生活習慣，“當初教你武藝的姐姐，還教過你什麼？你那些離經叛道的話，都是她跟你說的？”

　　艾陽搖搖頭，“除了拳法，我頂多也是聽她說了點世事艱難生存不易的話，可能是我天性如此吧，同樣的書，同樣的事，我的解讀跟好多人都不一樣，”

　　她把自己對陸愛素跟英蘭的評價跟容重言講了一遍，一聳肩，“我不是說自己標新立異，也可能是我沒有系統的上過學堂，聽先生們講過課？”

　　這些千百年前的老思想，早在她生活的那個時代灰飛煙滅，僅留存在影像跟文字里了，大家看它們，獵奇的意味更多，沒有人會相信什麼男尊女卑的理論。

　　“怎麼？你覺得我說的不對？我可是認為你是被我的‘與眾不同’吸引的啊，”艾陽見容重言沉吟不語，推了推他，“你後悔啦？終於看清楚我的真面目了？”

　　容重言則在想艾陽對陸愛素跟英蘭的評價，能淡然的說著她們異於常人的關係，這一點容重言自己都做不到，而且她看人看事的角度也確實跟大家很不一樣，更犀利甚至是刀刀入骨，“我沒有後悔，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容重言輕嘆一聲，把艾陽攬到懷裡，“可咱們認識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會擔心，你會不會後悔？”

　　艾陽天賦過人，不但體現在武力上，就是讀書識字也比別人快的多，甚至連洋文，她跟jordan夫人交流的時候，容重言都不敢相信她真的只是跟着兩個滬大的學生短短的學過幾個月。

　　容重言還讓人側面去查了查，從兩個女學生閑談里，容重言得到的也是肯定的答覆，艾陽不但學英文快，她對數學物理這些西洋推崇提倡的學科也是一點就通。

　　容重言真的相信艾陽說的，她是那種“生而知之”的人了。

　　可這麼優秀的女人，會一直留在他身邊，愛着他嗎？她真的只是因為沒有準備好，所以才根本不考慮嫁給他的事？“我只是個商人，除了賺錢，什麼也不會了，在國外念商科，也還沒有讀完”

　　“打住，你這是做什麼？除了賺錢什麼也不會？你氣誰呢這是？滬市被稱為容財神的就是一個好不好？”

　　容重言淺棕色的瞳仁看着她，艾陽只讀到一往情深四個字，她俯身在他唇上親了一下，“傻子，你有多好你根本不知道。”

　　容重言卻不滿足這樣的回答，把頭一偏，不讓艾陽再吻到他，半年多的相處，容重言已經摸到了艾陽的命門，她最喜歡就是看自己委屈，狼狽，甚至聽自己“抱怨”，“你不喜歡我的話，再好有什麼用呢？你不喜歡我的話，你就會離開的，我知道。”

　　她不喜歡了，真的是會離開的，艾陽知道容重言想要的承諾是什麼，但暫時的欺騙，不是容重言想要的，“可我現在愛你呀，為什麼要想那麼遠的事呢？也可能，某一天”

　　她像前世那樣，連再見都來不及跟戰友們說一聲，就再也回不去了。

　　艾陽沒再說話，扇動的羽睫如蝴蝶振翅，容重言看不到她眼中的真實情緒，但兩人紛繁細碎的往事卻一幀幀浮出容重言的腦海，最後定格在她落寞的側顏上，他心裏一陣煩亂，一把將艾陽緊緊摟在懷中，“你不想訂婚就不訂好了，我也只是隨便說說，我以前就說過的，咱們之間，都隨你的心意，是我失言了，以後再不會了，嗯？”

　　也不會裝可憐來企圖博她歡心。

　　艾陽被突然熱情的甚至有些狂躁的容重言嚇了一跳，她推了推他，“怎麼了？我要喘不過氣了，我又沒有說什麼？結婚本來就是兩個人的事，你提出來討論，沒錯啊？”

　　她也可以直言拒絕嘛，大家本來就是商量嘛？“如果伯母跟你都希望訂婚的話，也行，但我的意見是不要搞什麼儀式，咱們登個報算了，行不行？”

　　“可你不高興了，”容重言擔心的看着艾陽，他從來沒有看到過艾陽有那樣的表情，就算是提起她曾經不幸的婚姻，提起賣了她的兄嫂，她都如提別人的事一樣，“我讓你不高興了。”

　　在外人眼裡，容重言少年老成，小小年紀已經將那些叔伯輩的同行壓的抬不起頭，如今又成了柏廣立身邊的財政大臣，他對人溫和有禮，除了良好的教養之外，是因為那些人在他眼裡，根本就不配他去生氣，去計較，他在俯視他們，所以才格外的寬容大度。

　　但在艾陽跟前的容重言，戴慣了的面具就沒有拿起來過，他被她吸引，被她折服，甚至會以她為傲，他把她的情緒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敞開心扉愛她的他含羞帶怯，收起所有的利爪，只等着她一句話。

　　這樣的容重言讓艾陽毫無抵抗之力，看着他緊張的神情，艾陽輕嘆一聲，她現在只想親他，更想做別的事。

　　“我今天在陸愛素那兒翻到幾本書，東洋的畫冊，”艾陽環住容重言的腰，漫不經心的去扯他的襯衫。

　　“東洋畫冊？”容重言不明白艾陽怎麼又扯到陸愛素身上了，“什麼畫冊？名畫嗎？”

　　“名不名的我不知道，我悄悄看到的，”艾陽拉着容重言的領帶，跟他一起倒在寬大的沙发上，又將他的領帶抽出來扔到一邊，“你想我高興，就陪我試試畫冊上的事？”

　　見容重言臉瞬間紅了，艾陽根本不給他拒絕的機會，直接把人壓在沙发上，“我怎麼覺得自己是個強搶民女的花花大少呢？美人，你要是害怕，就大聲喊啊，反正也不會有人來救你的”

# 第90章

　　新的機場才動工, 松滬軍的試飛點還是用之前的修的那兩條破舊的跑道, 艾陽看着不遠處簡陋的跑道, 再看看停在一旁的三架飛機, 扯扯唇角, 她實在裝不出：

　　“哇！這就是飛機？好厲害啊！”的驚嘆模樣。

　　容重言一手幫艾陽舉着太陽傘, 一手牽着她, “怎麼了？看見了便又不喜歡了？”

　　艾陽撅着嘴嗯了一聲,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她一指那三架飛機, “這是什麼時候的東西啊？怎麼看着那麼舊, 松滬軍買人家不要的？重言, 你給松滬軍捐點兒錢啊！”

　　陸愛素在旁邊“噗嗤”一笑，“李小姐真幽默, 這不是松滬軍買人家不要的，不過卻是松滬軍多年前買的, 而且還真的是容家捐的。”

　　她很樂意在艾陽跟前賣弄她的博學, “那架是法制的雙翼飛機, 是一架教練機, 這種機型發動機功率小, 最大時速96公里, ”

　　這麼差的性能？艾陽都想像不出來時速96公里是個什麼概念了，“我能不能過去看看？”

　　容重言點點頭, “走吧, 試飛還得再等一陣兒, 我帶你過去看看。”

　　小幡夫人已經對這次試飛沒什麼興趣了，在她看來，柏廣立這就是小孩子玩過家家，等他建成可以跟東洋空軍媲美的空軍力量，用華國人的話說，要到“猴年馬月”了。

　　“我就不過去了，”小幡夫人沖容重言欠了欠身，“給你們添麻煩了。”

　　陸愛素把小幡夫人帶過來，已經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承諾，至於招待她，就由英蘭接手好了，對她來說，容重言跟艾陽更有吸引力。

　　艾陽已經隨着容重言走到那架教練機跟前了，她圍着飛機轉了一圈兒，“只能坐一個人？那怎麼教學？”

　　學生在上頭練，教官在下頭喊？還是教官在上頭飛，一邊衝下頭的學生喊？

　　艾陽又走到另兩架飛機跟前，這一看也是教練機，就聽陸愛素道，“這兩架是英制的，100匹馬力，時速152公里；這架是最新的，360匹馬力，時速160公里，”

　　她聳聳肩，站在容重言身邊看着不遠處從吉普上下來的柏廣立，“你覺得柏司令靠這三架教練機，就能建立起自己的飛行大隊？”

　　她不屑的撇撇嘴，“人呀，還是不要坐井觀天的好，不論是東北還是粵海，人家的飛行大隊已經頗有規模了。”

　　容重言一笑，“就是因為別家的已經有了成規模的飛行大隊，陸帥才更不能不着急，不然開戰的時候，就成了別人砧板上的魚了，柏司令也是為大帥着想，總不能等到任人魚肉那一天，才幡然悔悟吧？”

　　陸愛素瞟了一眼容重言，“重言兄說的對，我父親也確實想建自己的空軍，連飛機都跟東洋人訂好了，教練也會從那邊請，相信不久之後，重言兄就能看到陸家的空軍了。”

　　在容重言眼裡，這根本不是一家一姓之事，柏廣立身後是柏家，但松滬軍卻不是柏家人的，而陸士珍跟陸愛素在做什麼？他們看到的，只是眼皮子底下陸家人的利益，“是嘛？那真是太好了，容某試目以待。”

　　柏廣立已經收到了陸愛素會來的消息，他並沒有把這個當回事，他的空軍還只是構想，跟德米兩國訂的飛機還在人家工廠里，陸愛素能看到的，也就是多年前留下的這幾架教練機罷了。

　　在柏廣立眼裡，飛機遠沒有人才重要，假以時日，他不但要有自己的空軍，華國也要有自己的飛機廠，華國人要造自己的飛機，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愛素來了，”柏廣立打量了一下陸愛素，覺得她跟之前有點兒不一樣，又看不出哪裡有一樣了，“這两天休息的還不錯？”

　　熊以民已經從老婆那裡聽說了陸愛素被燒的事，所以觀察的目標也很明確，看到她畫的黑黑的眉毛，忍不住齜牙一笑，“陸處長是人逢喜事，自然心情不錯了。”

　　“喜事，熊處長說的我可聽不懂了，我哪裡來的喜事？”陸愛素被熊以民的打量的十分不悅，冷着臉質問道。

　　熊以民哈哈一笑，“這陞官還不是喜事？”

　　他明知道小幡夫人的身份，卻只當不認識，故意噁心她們，“陸處長這艷福，嘖，這是又得了位美人？還是東洋的？好，東洋女人最溫柔聽話，這還不是喜事連連？”

　　不等陸愛素解釋，熊以民接着道，“我聽內子回來說，陸處長還跟重言做成了一筆茶恭弘=叶 恭弘生意？這不又是一樁喜事嗎？咱可先說好了，一會兒試飛完了誰也不許走，叫陸處長請客！”

　　這真是哪疼往哪兒戳啊，陸愛素怎麼沒看出來這三樣，哪一樣是喜事呢？“熊處長想喝酒就直說，千方百計找理由，可不是大丈夫所為，”

　　陸愛素一側身，給柏廣立介紹小幡夫人，“這位是小幡吉閣下的夫人，應我的邀請來参觀咱們的試飛活動，”

　　她微微一笑，“小幡夫人可不是平常的內宅婦人，她之前在東洋的時候，念的是東洋陸軍中野學校！也是一位女中豪傑！”

　　中野學校？柏廣立眸光一閃，這可是東洋出名的諜報學校，“原來是這樣，小幡夫人，失敬失敬！”

　　熊以民幾個沒聽說過什麼中野學校，但能叫司令色變的地方，怕不是簡單的地方，“哎呀，原來是同行？那小幡夫人可得給我們指點指點了，不管怎麼說，東洋軍的戰力我們還是極為佩服的。”

　　小幡夫人沒想到陸愛素會把自己的底細給查出來了，還直接在柏廣立跟前喊了出來，想到她因為敗給艾陽所受到的懲罰，小幡夫人心裏咬牙，面上卻帶着赧然的笑意，“柏司令、熊處長過獎了，我在中野沒有畢業，就嫁給小幡君，一直在家中照顧父母子女，並沒有為帝國服務，叫大家見笑了。”

　　小幡夫人的目光落在柏廣立身後的幾位軍人身上，三個外國人不用問，就知道是柏廣立請來的飛行教官，而那個並不高大的華國人，就是從法蘭西回來的彭建志了。

　　小幡夫人已經大概猜到了彭建志的一些消息，他是法蘭西飛行學校的優等生，還參加過法國人的戰鬥，之後請回東北，還直接被授予少將軍銜，現在，他居然被柏廣立請到滬市來了！

　　彭建志在東北的航空教練所當過飛行主任，不但自己的飛行經驗豐富，教學經驗也極為豐富，現在東北軍中大多半飛行員，都出自他的門下，小幡夫人的目光沉了沉，這樣的人留在東北還不夠，居然跑到滬市來了。

　　柏廣立身邊有他的幫助，這飛行大隊未必建不起來！

　　柏廣立已經給大家介紹了彭建志，艾陽也聽容重言說過彭建志的履歷，也知道柏廣立為了能把他請過來，是下了大功夫的，也多虧了他的妻子是江南人，才算是悄悄把這一家子從東北給偷了回來！

　　彭建志到滬市已經有一陣子了，他願意到松滬軍。除了妻子是江南人士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不太喜歡東北軍偏安一隅自得其樂的風格，任何一個從海外歸來的華人，心中的夢想無不是華國統一，將列強徹底趕出國門！

　　縮在東北白山黑水裡當老大，日子再舒服，都不是彭建志的理想。

　　彭建志不但是舉家來滬，還帶來了他的幾個學生，雖然松滬軍的飛行學校還沒有正式掛牌，柏廣立私下已經行動起來了，從軍有選□□的士兵跟從滬市幾所大學招到的學生學員一起，一共五十名，已經開始跟着彭建志學習基礎知識，而他帶來的學生，則擔任起助教的責任。

　　今天的試飛，也是為飛行學校掛牌正式建校準備的，等大家在看台上坐定了，彭建志便領着自己的學生，登上了那三架早已準備就緒的飛機。

　　艾陽看着彭建志在駕駛艙坐穩后，起飛、滑跑，飛機離地爬升，說實在的，就算是知道他經驗豐富，可看着跟想像完全不同的景象，艾陽還是有些失落，這樣的裝備，怎麼去跟那些強國拼？

　　難道她要安慰自己，那些所謂的強國，在她眼裡，也不會強到哪裡去嗎？

　　彭建志順利着陸之後，第二架飛機開始試飛，艾陽看着飛機上年輕的飛行員駕機繞機場一圈兒，在準備着陸的時候飛機前輪直接觸地，機身在跑道上彈跳了好幾下，才算是平穩着陸，等人從駕駛艙出來，所有人高懸着的心才落了地，柏廣立立馬叫人過去問情況去了。

　　“小杜一時緊張，着陸時忘了最重要的帶桿平飄動作，”容重言回到看台，在艾陽耳邊道，“人沒事，飛機也沒有事。”

　　艾陽輕嘆一聲，“沒事就好，那麼大個鐵傢伙，還是在天上飛，可不是隨便學學就能上天的，叫我看，大家都先別急，又不是立時就有仗打，一步步學紮實了，飛機值錢，人命更值錢，松滬軍可不是富戶。”

　　這試飛一個不好，機毀人亡也是常事。

　　跟東北粵海大帥努力發展空軍不同，柏廣立這是陸士珍麾下的集團軍自己想搞個飛行大隊出來，別的不說，光財力都是問題，“我聽給我讀書的兩位同學講，人家打仗都是轟炸機，戰鬥機，上頭還有機槍跟□□，你們也要買那樣的啊！”

　　容重言拍拍艾陽的手，“放心吧，我們要買，就買最新式的，而且還請了專家回來，咱們自己想辦法研究自己的飛機，北平那邊已經有教授領着學生在做實驗了。”

　　真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啊！艾陽無可奈何的扁扁嘴，沒再說話，她發現小幡夫人的注意力居然都在彭建志身上，被她注意上，可不是什麼好事。

　　艾陽靠近容重言小聲道，“這位彭教官，很厲害？”

　　容重言點點頭，“司令為了請到他，下了大功夫的，他有在東北的經驗，這一點另幾位洋教官是比不了的，松滬軍的空軍要靠他了。”

　　艾陽看着已經走下看台，親自去迎接彭建志的柏廣立，“那就是個寶啊！”

　　容重言拉着艾陽站起身，“確實是個寶，我下去了，你在這兒等一會兒。”

　　艾陽看着容重言跟陸愛素快步走下台階，舉着傘走到小幡夫人跟前，“小幡夫人，依你之見，這次的試飛算是成功的么？”

　　小幡夫人笑容真誠，“當然成功了，我聽小幡君說過，彭將軍的操作水平在我們東洋也是第一流的，雖然他的學生在着陸的時候操作上有小小的瑕疵，後果並不嚴重，畢竟他們都才開始學，”

　　小幡夫人含笑道，“據我所知，在我們東洋的航空學校，想畢業最少也要兩年時間的。”眾人人皆知的東西，她也不必隱瞞什麼，“柏司令請到了彭將軍過來，看來成立屬於松滬軍的空軍大隊的決心是十分堅定的了，”

　　小幡夫人眸子里具是驕傲，“但我們大東洋帝國的空軍無人能敵！”松滬軍有個彭建志又能如何？

　　小幡夫人冷冷的看着站在柏廣立身邊的彭建志，他在東北已經給東北軍培養了幾十名飛行員，他們絕不會再讓他給松滬軍培養人才了，華國人的戰力每增加一分，她的東洋同跨進華國的步伐就會艱難一分，“彭將軍能從東北回來，怕也是費了不少心力的吧？東北那邊能放人也是叫人吃驚，據我所知，郭大帥可不是個好說話的人，對彭將軍也是有知遇之恩的。”

　　“據我所知”，艾陽心裏輕嗤，整個華國就沒有小幡夫人不知道的事，這還是口口聲聲在家相夫教子？

　　艾陽把目光投向廣場，之前招的預備役都在站的筆直聽柏廣立訓話，這些人應該是松滬軍最優秀的人才了，希望他們不會辜負柏廣立的期望，“良禽擇木而棲，彭將軍的選擇自然有他的道理，而且他已經為郭大帥將東北軍的飛行大隊籌建起來了，比起守成，從無到有更有挑戰性才對。”

　　從無到有，在一個地方從無到有還不夠，還有再來一次？小幡夫人抿着嘴唇，“是啊，彭將軍少年時期就能隻身去法蘭西，在別人都學醫學、藝術、文學的時候，他選擇了考入航空學院，確實是一個喜歡挑戰的人。”

　　艾陽猛然回頭，看到的卻是小幡夫人溫婉的臉，但她卻不會忽略自己的直覺，小幡夫人在說剛才那段話的時候，是有殺氣的，她並不願意，確切的說，東洋人並不願意彭建志為柏廣立所用，松滬軍的空軍學校還未成立，已經對東洋人構成威脅了！

　　“小幡夫人知道的真多，我也是要來看試飛了，才聽重言說起過這位彭將軍，重言也只是告訴我，他是柏司令特意從東北請來的幫手，卻沒想到小幡夫人連他求學的經歷都一清二楚，”艾陽用餘光盯着小幡夫人的臉色，“原本我看到這麼三架飛機，心裏是很失望的，現在你一說，我心裏也有底了，怪不得柏司令千方百計把人從東北請回來呢，有了他來教導那些學員，相信等松滬軍自己的飛機運到的時候，他們已經可以開着它們上天了。”

　　小幡夫人覺得艾陽有些太想當然了，不過也是，艾陽就算是有些城府跟頭腦，但她所學所見有限，怎麼可能知道空軍對現代戰爭的意義？更不會懂得培養一個成熟的飛行員需要付出的代價，“或許吧，李小姐也不要太樂觀了，畢竟這是飛機，並不是有人教，下頭的那些學員就一定能學會的，人跟人，還是有差別的。”

　　在小幡夫人看來，華國人就是劣等民族，是不可能跟大東洋的武士們相提並論的，只要沒有彭建志，他們就什麼也不是。

　　艾陽當然不會放過小幡夫人眼神里的輕蔑，她臉色微沉，聲音里也帶上了冷意，“華國弱的從不是百姓，只要有個好頭羊，還怕守不住自己的家嗎，是不是啊，小幡夫人？”

　　小幡夫人心裏不屑，好頭羊？柏廣立嗎？華國那麼多軍閥，誰不覺得自己就是真命天子？“當然了，我也覺得貴國一定可以收回所有主權的，畢竟貴國有這麼多百姓。”

　　小幡夫人態度看似誠懇，附和艾陽的時候也很积極，可是艾陽根本不會相信她，隨手拋了個誘餌給她，“可惜好頭羊卻不好找，世道這麼亂，這個督軍那個大帥的，你方唱罷我登場，沒個安生的時候。”

　　聽到艾陽語氣中的寥落，小幡夫人不露痕迹的往艾陽身邊移了移腳步，東洋人不是沒有拉攏過容重言，但他一副生意人的模樣，只做生意，不談其他，偏有佔著地利人和，又有工部局華董的身份護着，生意場上東洋商社也占不了容家的便宜。

　　他們原以為容重言會明哲保身，安生當個商人賺他的錢就好，沒想到轉眼他就靠向了柏廣立，成了“官商”。

　　容重言的做法徹底激怒了東洋人，他們已經決定給容氏一點顏色瞧瞧了，容重言在滬市有依仗，但容家的生意並不僅限於滬市，尤其是茶園跟桑園還有絲廠，小幡吉跟草政雄已經決定，要對容家在蘇南的生意動手了。

　　沒想到陸愛素這個時候到了滬市，陸家是東洋人在江南的代言人，大家一向合作愉快，陸愛素又擺出要拉攏容重言的架勢，小幡吉跟上峰商量之後，覺得這也是一條路，他們準備一手大棒，一手胡蘿蔔，把容重言逼到東洋人這邊來！

　　遇到艾陽，小幡夫人又覺得找到了一條捷徑，昨天她已經看清楚了，艾陽絕不是滬市那些夫人太太，滿心就是自己的富貴享受，她是個野心滿滿的女人，小幡夫人不相信艾陽對容重言的去向沒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沒有想法，她又怎麼會跟自己長篇大論的在這兒議論這些女人們根本不會喜歡的話題？

　　“據我所知，松滬軍的機場就是容先生一力主推的，可見他對柏司令還是很有信心的，”小幡夫人轉頭認真的看着艾陽，“我聽聞柏司令對李小姐也極為推崇。”

　　“我？你聽說的？誰說的？”艾陽訝然的指着自己，“柏司令推崇我？為什麼？因為會武藝槍法也不錯？小幡夫人開什麼玩笑，要是因為這個，那是柏司令沒見到你。”

　　艾陽知道小幡夫人是不打算在她跟前掩飾了，就像她覺得已經看透了自己一樣。

　　小幡夫人意味深長的看着艾陽，“我是讀過軍校的，但自從嫁給了小幡君，我就只是他的妻子，而李小姐就不一樣了，我聽聞您跟容先生一直沒有結婚，是因為您不願意過早嫁給容先生的緣故，這我就不明白了，相信容先生是每個女人最好的夫婿人選，李小姐為什麼不肯抓緊這個機會呢？”

　　在小幡夫人眼裡，容重言對艾陽來說，不是機會而是機遇，就算是艾陽有更高的追求，容重言也是她能找到的最好的平台，她可以以容夫人的身份更加游刃有餘的去實現自己的抱負，可是艾陽卻不珍惜這樣的機會，她不是個傻瓜，那隻能說明，她想要更高的平台。

　　艾陽撫額，所有人都覺得自己得到容重言的垂青，是撞了大運了。而他們一直沒有結婚，在大家眼裡就會有很多種解讀，艾陽也知道，這些解讀里，絕不會有她單純的就是覺得時機沒到，不願意現在就給自己自由生活套上枷鎖，何況她想做的事還有許多，枕邊有人，絕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但滬市女人的猜測里，絕沒有小幡夫人這種這麼大膽的，她的意思是什麼？自己還要另擇高枝？“夫人想多了，我只是覺得自己年紀還小，要看的要學的還有很多，而重言也尊重我的選擇，其實是不是結婚真的只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沒想到連夫人都在為我們‘勞心’。”

　　小幡夫人根本不接受艾陽的解釋，但她並沒有揭穿艾陽，“其實我也常替容先生惋惜，憑他的能力，只拘泥於小小的滬市，實在是太屈才了，”

　　艾陽怎麼會聽不出來小幡夫人話里的意思，“夫人過獎了，重言就是個商人，有柏司令的提攜，才做了滬商銀行的行長，已經是戰戰兢兢了，偏還接了關稅的事，重言現在，頭髮都愁白了。”

# 第91章

　　關稅？

　　小幡夫人沒想到艾陽會突然提起這個, 因為其他幾國態度曖昧，東洋人被視為不願意將關稅自主權歸還華國的罪魁, 但東洋人卻不願意認這個罪名。

　　即便他們反對的態度也是最為堅決的。

　　在小幡吉他們看來, 提出關稅自主，就是華國的一次試探，如果他們猶豫了，那麼下一步, 華國人就會得寸進尺, 真的要求歸還主權了, 到那個時候, 東洋的處境就被動, 倒不如將華國的無理要求狠狠的打回去，讓他們記得疼，再不敢有此非分之想。

　　“李小姐覺得關稅自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小幡夫人挑眉道, “據我所知, 英米幾國，已經有意將代收的關稅還給華國了。”

　　艾陽嗤的一笑，“小幡夫人你相信嗎？誰會把錢往外推？還是那麼大一筆錢？這不是與虎謀皮嗎？可這樣的事，柏司令卻把它交到了重言手裡，這不是為難他嗎？明眼人都看出來陸處長跟貴國的關係，她過來幫重言，重言還能做事么？”

　　艾陽神情裡帶了一絲忿然之色, “陸大帥都沒有點頭的事, 柏司令卻一意孤行, 卻不知上頭張張嘴，下頭跑斷腿啊！”

　　沒想到艾陽話說的這麼直白，小幡夫人垂眸一笑，何止是跑斷腿，從他們大東洋帝國手裡搶肉吃，是會沒命的，“李小姐倒是通透的很，你沒有勸勸容先生？他原來只是個商人，那就繼續安靜的做自己的不好嗎？”

　　廣場里柏廣立已經講完話了，彭建志站出來開始跟學員們講自己的規劃，雖然離着幾百米遠，艾陽還是把他的聲音聽的清清楚楚的，艾陽靜靜的聽了一會兒，她穿到這個世界，親眼看着容重言是如何為柏廣立奔走籌謀的，但容重言從來不像彭建志這樣，把自己的理想說的這麼熱血，他給學員們講的是國破家亡生靈塗炭的恨，講的是他在國外受到的歧視，講的是他為什麼要回國，為什麼一定要建立屬於華國人自己的空軍，講松滬軍的困難，講列強的空軍水平

　　艾陽一直等彭建志講完，才轉頭向小幡夫人燦然一笑，“夫人說的對，每個人都安靜做自己該做的事，天下很快就會太平的”

　　小幡夫人驚訝的看着艾陽，沒想到她這麼識趣，她自然也要投桃報李，“李小姐需要我們為您做什麼呢？或者說，您想要的是什麼？”

　　艾陽又是一笑，容重言已經站在了彭建志剛才的位置上，他的話很短，只說容氏會保證松滬飛行學校的一切供濟，只要有他在，有容氏在，飛行學校就會一直辦下去，滬市的上空，一定要有自己的空軍來保護。

　　艾陽沒看小幡夫人，“我說過了啊，我想要天下太平，”她跟她的愛人才可以什麼都不用想，不用做，安安靜靜的享受她想要的生活。

　　小幡夫人沒想到過來看個試飛，居然有這麼大個驚喜，陸愛素一回來，她就提出告辭，陸愛素知道東洋人不可能對松滬這幾架破飛機感興趣，便叫英蘭送小幡夫人回去，等她回頭看找艾陽的時候，卻發現她又跑到那幾架教練機跟前，正跟從俄國來的教官說話呢。

　　陸愛素點了根煙，走到柏廣立跟前，“司令對這次試飛還滿意嗎？”

　　柏廣立點點頭，“比我想像的要好，”

　　陸愛素哈哈一笑，“我倒覺得你不如把這幾架飛機送到法租界的遊樂場去，百姓們過去参觀，還能收不少錢呢！”

　　柏廣立冷冷的看着陸愛素，“陸處長這話是什麼意思？”

　　陸愛素咬着煙捲兒，“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司令，您不覺得你這個飛行學校太寒酸了？別說是跟外國人比，就是跟粵海和東北軍比，也跟小孩兒過家家一樣，其實我父親早就有意建空軍了，你有這樣的心思，應該向他報告，而不是自己在這兒恣意妄為，柏司令，您越權了！”

　　“我只是在滬市辦個飛行學校，給松滬軍的飛行大隊準備一支自己的未來力量，如果是越權，陸大帥早就來電申斥了，”柏廣立沒給陸愛素好臉色，“我知道陸處長是好意思提醒我，但我可以告訴你，不必了，我在做什麼，我心裏清楚的很。”

　　柏廣立看着臉色漸冷的陸愛素，“而且，作為警備司令部的機要處長，你也越權了！”

　　艾陽已經在俄國教官的陪伴下登上了那架最新的教練機，這架還好，不像之前那架高德隆教練機，只能坐一個人進去，她指着飛機上的操作桿，跟英語還不如她流利的俄國教練請教着，如果不是怕嚇壞了底下的人，她能立馬給他們來個真正的試飛。

　　心念至此，艾陽探頭沖飛機下頭站着容重言大喊道，“重言，我能不能跟着教練飛一次試試？”

　　容重言無奈的叉着腰，“你趕緊下來！”他就知道，這些東西被艾陽看到，會是個什麼結果，說不定回去的路上，她就會跟自己商量，要到這兒來當個女學員了！

　　俄國教練雖然聽不懂容重言說什麼，但他的姿勢已經告訴他，這是絕不可能的事，他哈哈大笑着，打開艙門，“美麗的小姐，這裏不適合你，你的達令已經在生氣了。”

　　艾陽衝天翻了個白眼，蔚藍天空廣闊大地才是最適合她的地方啊，但這裡是松滬軍的飛行學校，她不能做出太驚世駭俗的事，“好吧，希望有機會能來跟您學習，其實開飛機要的是技術跟心態，跟性別沒有任何關係，不是么？”

　　艾陽腳還沒落地，就被容重言一把抱了下來，“你呀，一會兒看不到你，就跑到飛機上去了，太大膽了！”

　　艾陽嘻嘻一笑，“飛機到底厲不厲害，我得自己摸摸看看才行嘛，可惜我跟俄國教官交流成問題，不然我就好好跟他學一學，容重言，你讓我過來當個學員唄？”

　　來了，這還沒回家呢，“不行，”容重言看着廣場上還沒有散去的學員，“我不是說女人不能當飛行員，但這第一批學員全是男人，而且一旦成軍，他們是最有可能上戰場的人，你一個女人過來不方便，而且，也影響他們的訓練。”

　　艾陽已經感覺到那些學員有意無意看過來的目光，點了點頭，“好吧，但你要答應我，有機會就讓我過來學一學，技多不壓身嘛，說不定哪天就用上了呢？”

　　“哪天也用不上！”容重言根本不會也不願意去想艾陽哪天上戰場的可能，“你老實站着！”

　　彭建志走了過來，“怎麼了重言？”

　　容重言無奈的瞪了艾陽一眼，“叫彭將軍見笑了，我女友有些孩子氣。”

　　艾陽不樂意了，直接走到彭建志跟前，“彭將軍，我只是在問重言你的飛行學校招不招女學員，他就不高興了，其實在我看來，許多事女人做的少，但並不代表她們就做不到，”

　　艾陽抬頭看着身邊的飛機，“給我時間，我也照樣能把它開上天，如果讓我加入你們，您會得到一位品學兼優的飛行員！”

　　彭建志點點頭，“志氣可嘉，我也相信你的話，但現在我們飛行學校還沒有招女學員的計劃，國外倒是有了，你如果”

　　還國外？容重言立馬道，“不必了，小艾也是心血來潮，一會兒就好了，彭將軍不用給建議了。”

　　小幡吉請客的帖子很快就送到了容公館，之前這些應酬，艾陽是根本不願意去的，但這一次，她不等容重言開口，“我看我還是跟着吧，這上頭都註明了請你‘攜眷’參加了，我感覺小幡夫人還挺喜歡我的。”

　　容重言哼了一聲，那次回來艾陽就把小幡夫人的態度跟容重言說了，對於東洋人的拉攏，容重言是敬謝不敏，但艾陽的話又不能不讓他對東洋人重視起來，不論是關稅，還是彭建志，甚至是松滬軍的兵力，其實對東洋人來說，都是一種威脅，他們肯定是會坐不住的。

　　小幡吉的請帖一到容公館，陸愛素的電話也到了，陸愛素對容重言跟艾陽極為熱情，柏廣立發話讓陸愛素以後幫着容重言處理關稅的事，她乾脆就以此為理由，時不時的跑到工部局找容重言，而到了晚上，下貼子不是請艾陽聽戲就是看電影，甚至還要請她一起去賭場玩玩，畢竟艾陽在賭場擲骰寶贏了顧勵行，至今還被賭客們津津樂道。

　　艾陽知道陸愛素對她憋着壞呢，但容重言又是陸愛素要拉攏的對象，陸愛素用得到容重言，就不跟像以前一樣對那些家世不能跟她抗衡的女人一樣，直接動手硬搶，只能用懷柔手段，希望靠自己的“個人魅力”來迷惑艾陽。

　　艾陽對女人完全沒有興趣，陸愛素這一套在她眼裡就跟跳梁小丑一般，但陸愛素初到滬市就出事，等於是往陸士珍手裡送把柄呢，所以對陸愛素的“追求”，艾陽直接能白天太忙，晚上太累為由，給推的一干二凈。

　　現在陸愛素打電話說要跟他們一起去赴小幡的宴會，艾陽直接替容重言答應了，等看到陸愛素車裡盛裝打扮的尹曼如的時候，艾陽訝然的看了英蘭一眼，想不明白這是個什麼操作？

　　容重言聽艾陽說過，尹曼如被她抽了一鞭子，因此目光便不自主的落在了她的手上，心道挨了抽還敢出來走動，這位尹小姐的心態還真不是一般人可以相比的。

　　尹曼如想到今天晚上英蘭的安排，被容重言一看，臉不由就紅了，她縱橫情海多年，還是頭一次用這種辦法來對付男人，想想除了難堪，居然還有些刺激。

　　再想想今天晚上容重言就是自己的了，尹曼如忍不住翹起嘴角，“李小姐，好久不見。”

　　艾陽沖尹曼如點點頭，“沒想到尹小姐也在，你的傷好了？”

　　尹曼如大度的沒有生氣，把手抬了抬，“嗯，好的差不多了，說起來還要謝謝李小姐手下留情呢，我還以為我的手要廢了呢！”

　　“時候不早了，咱們還是先上車吧，有什麼話到了再說，”容重言替艾陽拉開車門，“你不是成天說自己力氣大嗎？怎麼鞭子都拿不動？”在容重言看來，尹曼如這個人從來早需要的就是被人好好抽一頓，艾陽這次手太輕了。

　　小幡吉請客的地方是他們東洋人在滬市最大的商社會長龜田次郎的別墅，大概是在滬市掙足了錢，龜田的住宅一改平常東洋人的和式風格，完全採用了滬市最流行歐式風。

　　他請客的宴會廳穹頂極高，正中吊著意式的水晶燈，垂下來的料料水晶切割完美，折射出璀璨星光，而小幡吉幾乎把滬市所有的名流都請到了，宴會廳裡衣香鬢影，每個人的笑容都鮮艷明媚，到處都是打招呼寒暄之聲。

　　小幡夫人看到艾陽，立馬跟正在和別人說話的小幡吉示意，容重言這塊骨頭不好啃，但艾陽就不一定了，這女人跟女人之間更好說話，沒準兒迂迴的路，反而能更快的到達目的地。

　　打過招呼，容重言跟陸愛素就被小幡吉帶着到他們的圈子里說話去了，而jordan夫人則立馬把艾陽拉到她的身邊，“陽，你不知道，我把我看到的奇迹跟我的朋友們講了，她們都不相信呢，”

　　今天各國的領事夫人都來了，她們最想見的，就是這位會功夫的神槍手！

　　艾陽看了一眼落了單了英蘭跟尹曼如，直接跟着jordan夫人走了，直覺告訴她，今天這兩個人心裏都藏着事呢，但什麼事她就不知道了，倒不如離她們“遠”一點兒，沒準兒還是發現什麼端倪。

　　王少萍她們也到了，但她們自成一國，看到尹曼如只當沒看到，王少萍甚至還攔住了想過去找事幫她出氣的恭弘=叶 恭弘蘭安，“不用了，跟她一般見識，丟人的還是咱們。”

　　恭弘=叶 恭弘蘭安恨恨的往尹曼如方向瞪了一眼，“真是沒臉沒皮，以為攀上了陸家人，就可以抬頭挺胸了？”

　　王少安派過去的人已經搭上了尹家兩兄弟，這陣子他們正在股市上炒棉紗炒橡膠賺的不亦樂乎呢，“多行不義必自斃，我都不生氣了，你何必再理她？”

　　陸愛素再寵她又能如何，尹家沒錢的時候，陸愛素還會給他們填窟窿？

　　鄭嘉惠已經從王少萍的話里砸出味來，當然，她現在也是巴不得離尹曼如遠遠的，自然不會去提醒她，“少萍你真是大度，受了這麼大的委屈，還不跟她計較，不過也是，現在跟她計較，只會跌了自己的面子，”

　　她看了一眼被外國領事夫人們團團圍住的艾陽，“這位李小姐真不是一般人，我聽說她的外文說的也極好，還跟jordan夫人成了好朋友，有時候想想，也是感慨的很，尹曼如那樣的出身還念過大學，可現在跟李小姐怎麼比？當初她可是把自己當成容少夫人的。”

　　王少安跟容重言關係很好，兩人現在又一同為柏廣立做事，王少萍輕咳一聲，搖搖手裡的扇子，“嘉惠還是別亂議論了，李小姐天姿聰慧，不是咱們這些無所事事的人能比的，至於尹小姐以後更別提了，就算是尹指揮使在，她那也只是妄想，容老闆豈是別人可以隨意左右的？”

　　鄭嘉惠臉色一僵，強笑道，“我沒別的意思，只是看到尹曼如跟那個什麼英蘭混在一起，心裏感慨罷了，忍不住警醒自己，萬不能想她那樣。”

　　恭弘=叶 恭弘蘭安被鄭嘉惠說的也不免有些傷感，這宴會廳里匯聚了滬市各界名流，就算是那邊文化界的那些留洋學者們，都沒辦法奪去容重言的光彩，何況他也是在海外讀了商科的，可這樣的人，偏偏不長眼，一個圈子里的小姐他不選，非要看中一個二婚的，再聰明再能幹又如何？一個二婚再嫁女，呸！

　　尹曼如咬着牙在周圍不友好的目光中熬着，英蘭輕輕握住她的手腕，“忍常人不能忍之事，才能做成大事，一會兒事情發作了，這些人會用什麼目光看你？那時候比現在只會更難熬，但你再想想，如果你成了容少夫人，他們又會怎麼看你？”

　　英蘭眯着眼看着跟jordan夫人並肩而立的艾陽，“熬過了最艱難最慘痛的時刻，那地方站的就是你了！”

　　如果她沒有在前夫家裡熬過那些凄慘的日月，又怎麼會遇到陸愛素，成了這群名流中的一員？

　　尹曼如深吸一口氣，“我知道的，我不怕，但你們選這種地方”

　　英蘭說要選一個人多的地方，但小幡吉的宴會，人也太多了，等一會兒事情被揭出來，她成什麼了？容家真的會要一個聲名狼藉的兒媳？

　　“人越多越好啊，你不知道，為了促成這次宴會，五爺可是下了大功夫的，她還說服了龜田的遠東商社，要幫着容重言訂購最新式造船設備，這可是容氏造船廠最急需的，若不是五爺開口，再多錢東洋人也是不賣的！”

　　英蘭抿嘴一笑，陸愛素對她們的安排是樂見的，她之前也一直對外表現出對容重言的各種看重跟友好，還幫他談成了一筆大生意，今天容重言在小幡吉的宴會出這樣的事，除了容重言自己喝多了之外，另一個不檢點有心勾引的鍋也是尹曼如來背，陸愛素可以完全的置身事外，繼續跟容重言保持良好的關係。

　　至於艾陽么，英蘭忍不住又往她站的方向望去，她不是自詡能幹，比男人還強么，她就叫她看看，沒了男人的支持，她能強到哪兒去？

　　等落到陸愛素手裡，她會叫艾陽好好學學伺候人的規矩！

　　艾陽現在才算是弄明白了英蘭跟尹曼如要干什麼。

　　這個認知讓她差點沒扔了手裡的酒杯，這種梗她在小說里可沒少看，但那是古言小說，比她穿的這本，還得再早個幾百年，現在是民國了好不好，男女滾個床單，一定會結婚嗎？

　　尤其還是尹曼如這種身心一向自由的？這規矩還是真箇可愛的東西，不想要了，扔到腦後咱們來講自由民主人權，用得着的時候，又會被搬出來，頂禮膜拜，告訴你這就是華國的文明所在？

　　而且這樣的場合，小幡吉做為主人的宴會，他真的樂意自己精心準備的宴會上出這樣的桃色醜聞？

　　小幡夫人知道嗎？據艾陽分析，小幡夫人對她的友誼那可是出自真心，她還想藉著自己對容重言的影響力，把容重言拉到東洋人的船上，畢竟東洋太小了，想真正掌握這麼大的華國，還得利用華國人，而容重言是他們最好的選擇了。

　　Jordan夫人見艾陽低頭看着杯里的酒出神，扶了扶她的肩膀，“陽，是不是我讓你累着了？”

　　那天從陸家回來，jordan夫人立馬把自己在陸家看到的一切跟丈夫還有所有有滬市的朋友們講了，說完之後，她還是紓解不了心裏的激動跟震撼，又連着寫 了幾封信，把自己的親眼所見告訴米國的親人，華國真的是個神奇的國度。

　　艾陽搖搖頭，“沒有，我只是在想小幡領事突然對我們釋放善意的目的，”她聳聳肩，“夫人也是知道的，東洋人在華國，想的只有掠奪，恨不得華國永遠是貧窮落後的，”

　　當然米國也不遑多讓，但艾陽還是做出米國人才是真正的好朋友的模樣，“可這次他們居然肯把造船的設備賣給重言，我反而有些不安。”

　　這事兒jordan夫人也聽丈夫說過，她一挑眉，“其實若論起工業技術，東洋人是無法跟我們米國人相比的，容先生為什麼不選擇米國在華的公司呢？”

　　因為你們也不樂意賣啊！艾陽“激動”的握住jordan夫人的手腕，“夫人，您願意幫助我們嗎？”

　　現在歐洲形勢日漸緊張，英吉利已經逐漸失去海上霸主的地位，他們更希望米國把自己的海軍力量用在歐洲方面，對東洋人在遠東的態度，則一直採取中間路線，英米對華的援助是極為有限的，但他們又不願意看到東洋人在華國坐大，如果華國有力量拖住東洋人，對英米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Jordan夫人含笑點頭，“放心吧，我回去就幫你們聯繫，”她聳聳肩，“我的家族就是做貿易的，相信可以幫助到你們。”

　　“太感謝您了，”艾陽喜出望外的給了jordan夫人一個大大的擁抱，“夫人您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把這個好消息告訴重言！”

　　不管米國方面出於什麼目的，對於容重言跟艾陽來說，能拿到更多更先進的機器設備，都是最好的消息，這樣的設備跟技術，再多華國也能吞下。

　　英蘭看着艾陽跟一陣兒風一樣走了，推了推神情凝重的尹曼如，“你先去準備着，後頭的事不用管了！”

　　尹曼如也是頭一次做這樣的事，說不緊張是假的，她四下看了看，正碰上王少萍看過來的目光，下意識的把身子往英蘭身後縮了縮，“你說那些人會不會看出來了？”

　　箭在弦上上，就算是看出來了，也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東洋人做事精細，為了買通進來到龜田府上做事的人，英蘭可是花了大價錢的，絕不能在最後一刻出了意外，“放心吧，這事是五爺點頭的，還錯得了？”

# 第92章

　　艾陽找到容重言, 除了把jordan夫人的意思告訴他之外，就是告訴他, 要留意這裏的人, 確切的說，龜田府上送到他手邊的東西，從現在開始，任何一樣都不要沾唇。

　　“為什麼？有人要下毒？”容重言把艾陽帶到一個人少的地方, 小聲問道。

　　艾陽搖搖頭, “我在車上就覺得尹曼如的神情不對, 就存了心了, 我耳朵不是好嘛, 就聽到一耳朵，反正她們的意思好像是要針對你的，”

　　艾陽湊近容重言, 笑着打趣, “可能是覺得你是我的靠山，你出了事，最倒霉的就是我了，人家也是知道蛇要打七寸的。”

　　這個時候還開玩笑，容重言緊抿雙唇，那兩個女人想害艾陽？

　　容重言面色冷肅，轉身兒要找人去找英蘭, 卻艾陽一把摁住了, “你干什麼？無憑無據的, 人家完全可以哭天抹淚兒的說你一個男人，跟兩個弱女子過不去，還可以說，她們只是無意間惹了我不高興，你就親自過來幫我報仇，到時候你怎麼辦？讓全滬市的人看笑話？”

　　“你抓了人，她們認了，然後當眾給我道歉了，到時候你除了原諒她，還能怎麼辦？回頭再找她們算賬？那多不過癮？”艾陽冷笑一聲，咬牙道。

　　容重言沒想那麼多，他只是想要第一時間把這兩個人給看住了，將來交給陸愛素，至於報復，尹家破產也就在這幾天了，到那個時候，尹曼如也就等於是解決了。

　　但聽艾陽這麼一說，他也覺得好像這樣太便宜尹曼如了，沒有證據，事情也沒有發生，那就算是把人交給陸愛素，英蘭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兩個女人敢在這種場合搞事，這裏頭未必就沒有陸愛素的授意。

　　“那你準備怎麼辦？”容重言擰眉看着艾陽，叫她一說，他親自出馬，好像只會壞事兒。

　　艾陽沖容重言一笑，“當然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樣吧，我先去踩踩點兒，看看是什麼情況，你呢，該幹嘛幹嘛，總不至於有人在這種地方掏槍，我一會兒給你暗號，你聽着我的就行了！”

　　她沒辦法跟容重言說，她其實啥也沒想好呢，但大方針是有的，把英蘭算計容重言的，全給扣她的臉上！

　　容重言遲疑了一下，“你的槍呢？”她再有功夫，也沒有火器保險。

　　艾陽差點兒沒笑出來，“你要干什麼？在包里呢。”

　　“你帶好了去，別怕，真有危險的時候，別管是誰，只有一個宗旨，不能傷着自己，”容重言一臉凝重，他四下看了看，後悔沒把汪俊生或者續貴生給帶來。

　　“行啦，我你還不放心，要是東洋人要對付你，你還得上點兒心，英蘭那兩個，我的手下敗將，真不行，我直接找到人一頓暴打，將來你出來道個歉，扔給她們一百塊錢就行了，”艾陽沖容重言擺擺手，“快去吧，我怎麼覺得你跟東洋人走近了，米英那邊就有點兒急了？”

　　艾陽循着英蘭跟尹曼如的說話聲找到兩人呆的地方，就聽英蘭道，“這間房是我提前跟小幡夫人打過招呼的，你就呆在這兒，一會兒我把容重言給你送過來。”

　　尹曼如點點頭，“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艾陽看着英蘭從屋裡出來，轉身去到樓后，跟一個梳着小分頭兒的侍者碰了面，等聽完英蘭的交代，艾陽發現跟她預計的差不多，無外乎是給容重言下藥，然後弄到尹曼如房間里，然後生米做成熟飯，憑着大家的口舌壓力，尹曼如順利上位，成了財神的女人。

　　艾陽鼻子差點兒沒給氣歪了，尹曼如光顧着肖想容家少夫人的位置呢，就沒想過，在這樣盛大的場合，做為滬市銀行行長，工部局華董的容重言，跟一個女人滾到了一起，還被人撞破了，這將是他一生的恥辱，甚至會毀了他今日的地位？

　　艾陽看着英蘭吩咐完了之後，撫了撫耳上的墜子微笑走了，她悄悄的綴在那個小分頭兒後頭，就等着他行動了。

　　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何況下命令的還是陸家的人，給的又是那麼大一筆錢，小分頭兒已經想好了，今天的事情一過，他就立馬帶着錢逃出滬市，到別的地方逍遙一輩子！

　　等他把加了料的酒擺好了，躲在角落裡等着英蘭的暗號，突然一陣兒風刮過來，不知道什麼東西就被吹到了眼睛里，他忙一手舉着托盤，轉頭去揉眼睛，等舒服了，卻沒發現面前的酒杯已經被換過了。

　　陸愛素扯着容重言跟幾個東洋商社的人大談滬市的商業格局，間或跟大家講着當初容老先生對陸士珍的幫助，恨不得告訴身邊的東洋人，容重言跟她的親哥哥沒什麼區別，就是遠在杭城的陸士珍，也時常在家裡讚許容重言青出於藍。

　　容重言也不揭破，順勢跟東洋幾家商社的會長們有一搭沒一搭的聊着天兒，等他看到英蘭進來，立馬提高了警惕，等再看到艾陽對他揚起笑臉，他就知道：來了！

　　艾陸愛素收到英蘭的信號，笑着把杯里的酒一口乾了，“今天的酒不錯，也是你們東洋出的？”

　　龜田次郎得意的點點頭，“這是我們在膠東的酒廠自己產的紅酒，我們的專家研究發現，那裡十分適宜種植葡萄，所以我們遠東商社在那裡建造了上千畝的葡萄園，相信不久之後，不但是華國，就是咱們大東洋，也能喝上自己的葡萄酒了！”

　　容重言不悅的皺着眉頭，在華國的地方用華國勞工種葡萄釀酒，然後還號稱是東洋的酒，就聽陸愛素哈哈大笑，“怪不得龜田先生的遠東商社會成為東洋最大最賺錢的商社，您的眼力跟頭腦，無人可及！”

　　她看了一眼沖他們走過來的侍者，“你過來，”

　　侍者忙快步過來，沖陸愛素欠身而立，英蘭跟他說好的酒擺放的位置跟送酒的順序，他看着陸愛素拿起那杯沒有加料的酒，又把空杯子放上去，才再次欠身，走到了容重言身邊。

　　容重言一直留心着陸愛素的動作，見她端了杯酒，而送酒的侍者此刻又堅定的走到了自己的身邊，便把自己手裡根本沒有動過的酒杯放了過去，順手拿起離自己最近的那杯酒，他們想玩，自己就陪着好了。

　　剛才那杯沒加料，容重言一直沒碰陸愛素也不勉強，這次卻不同了，她笑着看龜田他們也從侍者那裡換了酒，沖容重言道，“重言兄是怎麼回事？不想嘗嘗遠東商社出的新酒么？我跟你說，真的不比法蘭西過來的差多少，不信你試試？”

　　說著她悠然的呷了一口，一旁的東洋人自然大力鼓吹他們的紅酒，個個沖龜田豎起大拇指，彷彿遠東商社的紅酒很快就能擠佔法蘭西葡萄酒的地位一樣。

　　艾陽見陸愛素已經開始喝了，快步走了過來，“陸處長的鑒賞力還能有錯，我雖然不懂，剛才喝了一杯，也覺得很好喝呢，”她推了推容重言，“你快嘗嘗。”

　　艾陽歉意的沖陸愛素笑笑，“今天重言不太舒服，來時伯母還特意交代了，讓他別喝酒呢！”

　　陸愛素哈哈一笑，又呷了口杯里的酒，“放心吧，龜田先生準備的很齊全，連休息的地方都有的。”

　　艾陽“感激”地看着陸愛素，“那我可謝謝您了！”

　　為了表達自己的“謝意”，艾陽招手叫過侍者，也拿了一杯酒過來，“陸處長，我是個粗人，不會品酒什麼的，這樣吧，咱們按咱們華國的規矩，我敬您一杯，這些日子陸處長對我跟重言的關照我們都記在心裏呢，”

　　說著她一口把杯里的紅酒給喝完了，杯口朝下，笑微微的看着陸愛素，“陸處長，您隨意。”

　　美人的目光里是滿滿的挑釁，陸愛素已經有些暈了，她哈哈一笑，端起杯子也把裡頭的酒一口給喝完了，“李小姐都幹了，我怎麼也得陪着！”

　　容重言陪着艾陽剛一離地兒，就忍不住了，“我看她怎麼沒事呢？是不是酒里本來就沒放什麼？”這種場合，只要腦子稍微清醒一點兒，都不敢亂來的。

　　艾陽抿嘴一笑，“你以為那酒里加的是什麼？砒/霜？傻了吧你？你這種人見人愛的帥哥，誰捨得下毒啊！”

　　容重言不明白了，“那是什麼？迷藥？綁架？”

　　艾陽遠遠的瞄着陸愛素，見她人走到一旁開始扯領帶了，知道這藥效是發作了，“誒，效果真快啊，”她拍了拍容重言，“你就站着看戲就好，我過去看看。”

　　“不行，我還是我過去吧，你離她遠點，”容重言還沒搞清楚陸愛素到底怎麼了，“那是什麼葯？”

　　艾陽瞪了容重言一眼，這傢伙一看就是沒看過話本子的，“催/情助興的，尹曼如在房間里等着呢，怎麼，你準備過去？”

　　容重言一把拉住艾陽，“那你也不許去。”

　　“我不過去，難道叫陸愛素在這兒脫衣裳嗎？尹曼如不是喜歡攀附嘛，我給她找個好人家，成人之美，”艾陽笑着捏捏容重言的手，“英蘭那邊還盯着你呢，你趕緊閃一邊兒去，最好把英蘭給引走了，我才好發揮不是？”

　　艾陽並沒有傻的直接去扶陸愛素，而是走到正跟領事夫人們說話的小幡夫人跟前，小聲道，“小幡夫人，我看陸處長似乎不大好，您有沒有什麼安排？要不給她請個大夫悄悄過來看看？我沒有找到英蘭小姐。”

　　小幡夫人之前就聽英蘭說了，今天陸愛素身體不舒服，酒多了怕頂不下來，“我知道了，我這就叫人扶她過去休息，”

　　說著便去安排人去了。

　　艾陽當然也不會袖手旁觀，見小幡夫人叫過兩個女侍者過來，趕緊也在旁邊搭了把手，“夫人，要把陸處長送到哪裡？”

　　小幡夫人見艾陽這麼關心陸愛素，對拉攏艾陽的把握又大了幾分，“就在二樓，我帶你去。”

　　艾陽連忙搖頭，“今天你是主人，還是我帶着她們扶陸處長過去吧，如果您看見英蘭小姐，叫她上去就行了。”

　　小幡夫人點點頭，這兩位女侍者都是龜田府上的人，她也沒有什麼不放心的，“那麻煩李小姐了。”

　　三人扶着陸愛素到了二樓房間門口，艾陽直接把門給擰開了，“趕緊的，把陸處長扶進來！”

　　陸愛素剛才頭都拱人家女侍者脖子里去了，也是東洋女人忍耐力強，硬是一聲沒吭，艾陽可不打算讓這兩個女侍者給看出端倪來，再告訴了小幡夫人，今天的戲就白唱了。

　　尹曼如沒想到艾陽會扶着陸愛素進來，“你們，你們怎麼”

　　艾陽沖尹曼如招招手，“你怎麼在這兒呢？快，快把陸處長扶到床上去，她不舒服呢，身子滾燙，我看是發燒了，你先守着她，我去叫大夫去。”

　　說完帶着兩個女侍者就離開了。

　　就這麼走了，把尹曼如跟陸愛素留在屋裡？艾陽可不打算這麼便宜她們，畢竟陸愛素名聲在外，就算是大家一起來“撞見”了，滬上也不過多了一樁風流事，其他的不會有一點兒改變。

　　艾陽等兩個侍者走了，一閃身兒躲了起來，瞧到了個看着眼生的，直接出來把人拍翻了，換了她的衣裳，順着牆根兒溜達着找到了容重言。

　　容重言也發現英蘭這是盯上他了，他也不急，慢悠悠的走到樓梯轉角處，那兒擺了一排沙發，是給客人臨時休息的，他裝做不勝酒力的樣子，一手撫額，歪在沙發一角，眼睛的餘光透過指縫盯着英蘭，如果她敢靠近自己，他就直接把人給打暈算了。

　　英蘭並沒有直接靠前，她對容重言的反應有些奇怪，這種葯陸愛素也給人用過的，藥效發作的時候可不是容重言這種反應，但她又不太敢往容重言跟前兒去，畢竟她是陸愛素的女人，容重言萬一對她做點兒什麼，被人看到了，她這輩子可就毀了。

　　英蘭正準備去找之前買通的小分頭兒過來替自己去看看容重言怎麼樣了，只覺腦後一疼，兩眼一黑，什麼也不知道了。

　　艾陽見容重言要過去，立馬沖他擺了擺手，她架住英蘭的胳膊，“這位小姐，您是不是醉了，我扶您上去休息。”

　　尹曼如的衣裳已經被陸愛素撕的七零八落了，她想跑出去，可又不敢，她這樣跑出來的話，不但自己丟臉丟到全滬市了，陸愛素清醒了也不會饒過她的，“五哥，你怎麼了？你醒醒啊！”

　　尹曼如這會兒已經想明白了，陸愛素這是被人下了葯了，她一邊躲閃着陸愛素的追逐，一邊哆嗦着手給陸愛素倒水，“你喝點兒水，喝點水就會好了，我幫你叫大夫，我去叫大夫。”

　　尹曼如盯着桌上的電話，腦子里亂鬨哄的，不知道她該打給誰去。

　　陸愛素急躁的晃着手裡的皮帶，兩眼通紅的瞪着尹曼如，“你給我過來！”她還從來沒遇到過這麼不聽話的女人，“再不過來，看爺怎麼收拾你！”

　　尹曼如也不敢給陸愛素喂水了，躲在衣架後頭，“五哥，我是曼如，我去，我去叫英蘭過來好不好？”

　　她四下看了看，趁陸愛素不注意衝進浴室，抓了條浴袍套在身上，“我去叫人，”

　　沒等她跑到門口，緊閉的房門突然打開了，尹曼如驚喜就往外沖，“救命啊，啊！”

　　尹曼如人才到門口，就被一個人影給撲到了，之後啪的一聲，門又給關上了，她一把把身上的人給推開，才看清楚是英蘭，但她太害怕了，也顧不得去想英蘭是怎麼回事，撲到門上就去擰門鎖，結果還像剛才一樣，紋絲不動！

　　“我勸你還是消消停停的在裡頭陪着五爺吧，”一個低沉的聲音在外頭道，“鬧大了，陸五爺不要臉，尹小姐就得跳黃浦江了，你說是不是？”

　　尹曼如驚恐的倚在門上，“求求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可門外再無聲息，而陸愛素已經拎着皮帶走了過來，尹曼如顧不得跟外頭的人求情，“呀”的喊叫着就往一邊閃，萬幸現在英蘭來了，陸愛素再不會來纏着她了！

　　“三缺一可不行，”艾陽齜牙一笑，貓身兒閃了下樓，下一位她剛才就看好了，得想辦法弄過來才行！

　　等小幡夫人帶着大家撞開房門的時候，所有人都被裡頭的景象驚呆了，容重言有心理準備，加上反應快，伸手捂住艾陽的眼睛把她往後拉，“走吧，咱們下去。”

　　“大家都在呢，咱們走了，不是做賊心虛？”下去干什麼？她把這四位攢到一起容易嘛？當然，陸愛素的表現真的太讓人驚喜了！

　　“尹曼如呢？”

　　艾陽一眼掃過去，赤身露體兀自拎着皮帶，騎在小幡吉身上一下下抽他的陸愛素，還有已經被剝成精光，身上還帶着條條鞭痕的小幡吉，而英蘭居然還在後面按着小幡吉的腿！

　　就是沒有尹曼如！

　　小幡夫人差點沒背過氣去，她還在叫人滿世界找英蘭呢，倒沒注意丈夫去哪兒了，後來有人跑來告訴她，二樓有人喊救命，她才急匆匆的上來了，可現在這是怎麼回事？“來人，關門！”

　　小幡吉看到妻子來了，掙扎着要從陸愛素身下爬出來，嘴裏嘰里呱啦的說著母語，讓小幡夫人救他！

　　龜田家的宴會廳很大，但奇怪的是，跟小幡夫人說有人在二樓喊救命，聲音還極像小幡吉的話，大家都聽見了。

　　是熱鬧自然人人都愛看，小幡夫人讓人撞開門的時候，泰半賓客都結伴跟了過來。

　　現在這門外已經被圍的水泄不通了，該看見的都看見了，尤其是過來的各家小姐，尖叫聲此起彼伏，艾陽聽着，驚嚇的成分遠沒有興奮來的多。

　　龜田次郎的太太是陪着小幡夫人過來的，她是上了年紀的人了，看到這樣的情景，兩腿軟的站都站不住，“夫，夫人，”門口都是人，這門她關不上啊！

　　小幡夫人見命令無人執行，再看陸愛素，當著這麼多人的面，依然在凌虐小幡吉，她就知道陸愛素怕是中了什麼葯了，心一橫走過去，一拳砸在陸愛素的頭上。

　　陸愛素正在亢奮中，看到小幡夫人向她走來的時候，她心裏想的是怎麼把這個女人層層疊疊的衣裳給扒下來，沒防備被一拳打在頭上，直接兩眼一翻，從小幡吉身上栽了下去！

　　小幡吉這才如釋重負，也顧不得羞恥了，連滾帶爬的撲到小幡夫人身上，“快，把她抓起來，殺了她！”

　　他一直躲到一旁的英蘭，“還有她！”

　　今天對小幡吉來說，簡直就是奇恥大辱，他都同鬧明白是怎麼回事，就覺得頭髮亂了，找了個沒人的地方，把有限的幾根頭髮重新擺擺，結果兩眼一黑，等被疼醒的時候，身上已經被人扒乾淨了。

　　最初他看同樣赤着的身子的陸愛素的時候，還挺驚喜的，再看到陸愛素身邊的英蘭，兩個漂亮女人送到嘴邊，不吃他就不是男人了，但他萬沒想到陸愛素這麼渾不吝，他剛撲到更漂亮的英蘭身上，陸愛素就拿鞭子抽他。

　　不但陸愛素打他，連另一個女人也撲過來打他！

　　小幡吉還是以陸愛素跟他鬧着玩呢，轉身過去準備先用實力征服了陸愛素，卻沒想到被壓的是自己，而且她玩的還那麼野，把他抽的只想趕緊去死，哪還有一點兒興緻？！

　　他只能又哭又喊的希望外頭的人能聽見來救他了，哪裡還管丟不丟人，再沒人過來，他這個堂堂大東洋帝國的駐滬領事，就要死在女人身下了！

　　被一個赤條條、血淋淋的胖男人抱着，小幡夫人差點兒沒吐出來，大東洋帝國的領事，在一個女人跟前居然連一點兒反擊能力都沒有，小幡夫人真想一槍崩了他！“閣下先把衣服穿起來吧！”

　　尹曼如以衛生間聽着外頭的動靜，知道是有人進來了，才哆哆嗦嗦的打開門出來，她看着門口烏央烏央的人群，跟看到了親人一樣，哇的一聲放聲大哭！“救救我”

　　怎麼還有一個呢？所有的人腦海里都閃過這個念頭，恭弘=叶 恭弘蘭安嘴快，“尹曼如，你怎麼也在？你們在干什麼啊？”

　　巴結陸愛素已經夠不要臉了，怎麼連東洋人都招惹了，還三女一男？

# 第93章

　　還有人這個時候看熱鬧？小幡夫人一個眼刀過去, “閉嘴！”

　　她深吸一口氣，從地上撿起小幡吉的衣服送到他身邊, “您還是把衣服穿上吧。”小幡吉幾乎是嚇傻了, 根本沒意識到他在眾目睽睽之下□□。

　　“龜田先生，麻煩把府上的大夫請過來，我看陸處長有些不正常，”小幡夫人是做什麼出身的, 之所以拍暈陸愛素, 就是看出來她是被人下了葯了。

　　但現在不是追究這個的時候, 小幡夫人走到門口, “驚擾到大家, 是我們安排不周，還請大家多多諒解，”

　　她沖龜田夫人一彎腰, “夫人幫我送一送客人們吧, 失禮了。”

　　小幡夫人一向對人很和氣，突然這麼一臉凌厲之色，所有的人心裏都有些發怯，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小幡夫人已經關上了房門。

　　尹曼如看着一步步向她走過來的小幡夫人，猛然間醒過神兒來，她聽過很多東洋人心狠手辣的故事, 她才不要落到東洋人手裡, 她拼盡全力沖向大門, 沖人群里的艾陽大聲喊，“讓我出去，我什麼也不知道，救命啊！”

　　小幡夫人一把扯住尹曼如的頭髮，把人拉到自己的面前，“你既然什麼都不知道，害怕什麼？”

　　說完狠狠的把尹曼如摔到地上，“為什麼屋裡四個人，只有你一個人好好的？”

　　尹曼如凄厲的慘叫聲嚇的屋外的人都一個激靈，艾陽下意識的想過去，被容重言一把拉住了，“有些人不值得的。”

　　鄭嘉惠原本還想說些什麼，聽見容重言的話，也不吭聲了，她拉了拉王少萍，“咱們也回去吧？”

　　她們都是跟着家裡人來的，王少安跟鄭允山還沒有從激動中平復過來呢，他們也都算會玩的了，但像陸愛素玩的這麼瘋的，還真是頭一次見。

　　大家的想法只有一個：以後看見她，遠遠的就要躲起來。

　　王少安見容重言拉着艾陽直接下樓，連忙拉了王少萍跟着下去，“重言，今天這事兒”

　　容重言輕咳一聲，掃了一眼身邊的艾陽，“別人的事，跟咱們沒有關係。”

　　王少安尷尬的看了艾陽一眼，立馬把嘴給閉緊了。

　　“你怎麼把小幡吉也給弄進去了？沒人看到吧？”一上車，容重言忍不住捂臉大笑，“這些損招兒都是你在話本子上看的？”

　　“嗯，我不是想着，如果沒有外國人，這不成了咱們華國人自己不着調嘛，這兒那麼多外國人，撞破了丟的也是咱們的臉，”艾陽點點頭，“小幡吉是今天的主人，把他送裡頭，這戲就好開鑼了。”

　　不過屋裡會是那麼個戰況，還真是超出了艾陽的想像，她沒想到這個時候，英蘭也會堅定的站在陸愛素一邊，幫着她“收拾”小幡吉，“有陸愛素在，怎麼也不可能說什麼華國女人抱東洋人的大腿，”

　　屋裡的情景，分明是華國女人玩了東洋領事大人！

　　“你呀，”容重言把臉偏在一旁，“太促狹了！”同為男人，容重言覺得小幡吉這輩子都見不得女人了。

　　“我只是想着，鬧這麼一出，不論是陸愛素，還是小幡吉兩口子，都給我安生一會兒。”

　　艾陽笑眯眯的捅了捅容重言，“今天不是來了好多記者嘛？”

　　“是來了不少，但沒人敢拍照發新聞的，”容重言知道艾陽又想憋什麼壞，“不過么，花邊新聞，某甲某乙還是可以的。”

　　“這樣就夠了，豐富一下滬市人民的業餘文化生活嘛，這話題多下飯啊，大家能嚼咕好久，”勁爆香艷引人遐想，說不定還能叫人多寫好幾套話本子。

　　容重言點點頭，“是足夠了，不過東洋人不傻，陸愛素又留在他們那裡，一會兒我給柏司令打個電話吧，怎麼也是警備司令部的人，還有陸帥呢。”

　　這點兒分寸相信東洋人還是有的，只是尹曼如跟英蘭就不好說了，“哼，活該！我更有興趣的是，陸愛素怎麼跟小幡夫人解釋今天的事。”

　　她總不會告訴小幡夫人，今天所有的計劃都是衝著艾陽來的吧？“不過尹曼如就不好說了，沒準兒她會把什麼都倒出來的。”

　　容重言一笑，“隨她的便吧，這裡是華國，難道東洋人還敢把你帶走審問去？”

　　艾陽聳聳肩，“那他們肯定會被咯着牙的，我可是塊硬骨頭。”

　　一夜之間，龜田次郎宴會上出的大新聞已經傳遍了滬市，第二天艾陽睡醒起來，就見容家的申管家已經等在樓下了，說是汪夫人請她回去一趟。

　　艾陽難以置信的看了看錶，才九點，“伯母起來了？容先生呢？上班去了？”

　　申管家點點頭，“嗐，我也知道現在過來，李小姐一定嚇一跳，今天早上咱們夫人也被嚇了一跳，”他沖艾陽比了個手勢，“八點鐘，少爺才出門，家裡就來客了！”

　　“何太太？”

　　“不止呢，咱們舅太太也來了！還帶了好幾位，我出門的時候，在路上還遇到續夫人的車了，看樣子也是往咱們府上來的，”管家連連苦笑，從懷裡掏出幾份報紙，“進來的時候，我看見門外的報紙了，就掃了一眼，敢情是昨天出大事了！”

　　申管家為難的看着艾陽，“是舅太太非叫我來請您的，夫人說了，您要是有事，就不必回去了，那些人等一會兒也就走了。”

　　這萬國百貨也別去了，艾陽拿了頂帽子戴上，“走吧，先回容公館。”

　　這些人是找她的，惡意也談不上，就是想聽個實況，如果今天得不到她們想要的，她們還會繼續騷擾汪夫人，倒不如自己過去把事情了結了，而且她不過去，那些人跟汪夫人胡言亂話，汪夫人也會亂想。

　　艾陽的車才進容公館的大門，就聽見會客廳里嘰嘰喳喳的聲音了，何太太也是眼神好，已經喊上了，“來了來了，小艾來了！”

　　合著昨天去龜田家赴宴的人都沒睡覺，就四處散播消息了，而自己這個親歷者，也成了大家驗證消息的最好對象，艾陽嘆息一聲，也怨她沒有走高冷路線。

　　汪夫人見艾陽進來，“你們先別問她，反正她也跑不了，小艾你先吃早點去，我叫吳媽給你煮的紅豆糯米圓子，你先吃一碗。”

　　還是汪夫人心疼自己，艾陽誒了一聲，沖客廳里的夫人們笑了笑，“你們別急，我知道你們想知道什麼，一會兒我把自己知道的全告訴你們。”

　　何太太快步跟了過去，“夫人，我可是最饞吳媽的手藝了，我也跟着吃一碗去！”

　　艾陽拿起湯匙，“你別指望我先跟你講啊，跟你說了，一會兒還得再過去跟她們講一遍，”她轉轉脖子，“我快累死了！”

　　何太太接過吳媽遞過來的圓子湯，“是吧？我也一晚上沒睡呢，我快後悔死了，早知道會有這種西洋景，就算是東洋人不給我們貼子，我也要厚着臉皮混進去！戲文里都不敢這麼唱啊！”

　　戲文里？這樣的戲就不可能被搬到台上，全是脖子以下的，艾陽挾了只蝦餃，“不過你們的消息也太快了吧？你們在東洋人家裡都安排了人啊？”

　　“說什麼呢，”何太太嗔了艾陽一眼，“東洋人奸的跟鬼一樣，能叫咱們安插人手？這不大半夜的，就有人往家裡給以民打電話，他跟我一說，我的天啊！”

　　見艾陽疑惑的看着她，何太太拿帕子擦了擦嘴，沖艾陽擠擠眼，“這不是陸處長一直在龜田府上嘛，得派人去把人接回來才行，柏司令把差使交給莫成河了，可莫處長一聽，覺得他一個大男人半夜三更的，怕不太方便，就來電話把我們家那位也叫去了，”

　　何太太一攤手，“這人一走，再沒回來，我不是擔心嘛，又想着你也去了，就過來打聽打聽消息，看看到底出了什麼事，心裏也好有個準備。”

　　“你準備什麼呀，熊處長只是去接個人，你還怕他陷到龜田府上出不來啊，”艾陽失笑道，“陸處長應該也沒什麼事，東洋人跟陸家可是老交情了，這不看僧面看佛面的，何況還是風流韻事，只要小幡夫人能諒解，其他人還有什麼好說的？”

　　風流韻事？何太太更興奮了，看來她聽說的都是真的了，她回頭往餐廳外頭看了看，“你的意思真的是陸，跟東洋人”

　　這人啊，就沒有聽見這種事不興奮啊，艾陽笑的停不下來，“是，就是你想的那樣，不過我也想不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不好多說什麼，你要想知道詳情，等熊處長回來，你知道的肯定比我清楚。”

　　她放下碗，“走吧，有什麼話咱們一起說，不然啊，該有人過來催了。”

　　汪夫人可不是這麼想的，她從外頭進來，“這事跟你沒關係，你什麼也別說，她們愛怎麼打聽打聽去，我本來是不許老申去喊你的，你那個舅母，攔都攔不住！”

　　如果只有仝太太一人還好，可是來的人太多了，大家都是時不時碰面兒的，汪夫人實在不好發作，“你過去敷衍兩句，就說自己什麼也不知道就好了。”

　　仝太太都快望眼欲穿了，說實在的，這種八卦跟汪家這樣的人家沒有半毛錢關係，但昨天聽到信兒的人家，一個比一個想了解的更深入一些，直接把電話打到了仝太太這兒，放消息的人都說了，昨天陸愛素是跟容重言一道兒去東洋人府上的，而且艾陽跟小幡夫人看上去關係也是非比尋常，艾陽知道的肯定比她們這些沒頭蒼蠅知道的多些。

　　艾陽沖大家擺擺手，“我把我知道的跟你們按時間仔細講一遍，反正我是知無不言，說完了，你們要是還有什麼好奇的，就再走幾家仔細問問，”她抖抖手裡的報紙，“我看報紙上寫的比我知道要詳細的多呢！”

　　“那些小報能信嗎？寫的都是什麼呀，根本不可能，”仝太太根本不相信她聽來的消息，“你先說吧。”

　　艾陽知道這些人對所謂過程並不是真的在意，她們又不是破案的，她們最想知道的應該就是自己看到了什麼，“其實我之前什麼也不知道，就是見人們都往二樓去了，好奇心強就跟着過去了，結果，”

　　艾陽一攤手，“就跟小報上寫的沒多少區別，小幡吉領事跟三個女人不得不說的故事。”

　　“呃，”仝太太一口氣沒上來，堵在喉嚨眼裡，自己狠狠拍了幾下，才算是順了出來，“這怎麼怎麼可能？”三女一男，“這也太不得不說是啥意思？他們之前認識？”

　　所有人都專註的看着艾陽，等她給大家解釋。

　　呃，她不應該用這個梗，艾陽撫額，“我就是形容了一下小報里寫的內容，我早上的時候也看報了，恨不得寫出個前世今生來，就是個比喻，可沒別的意思，你們別亂想，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什麼，真的，我發誓！”

　　汪夫人瞪了仝太太一眼，“都問完了？我不是說了，這種事大家心照就好了，非要問出來，有意思嗎？小艾從那種地方出來，還不嚇壞了？你們還非要拽着人問來問去的。”

　　她更關切的是艾陽會不會被牽連進去，“這事兒跟你沒關係，以後誰來問，你也別再說了，”

　　仝太太不好意思的哈哈一笑，“這不是太吃驚了么，一大早的，送到家裡的報紙全寫這事兒呢，雖然沒提名帶姓，可誰也不傻不是？昨天哪家請客了，這還用猜么？”

　　仝太太可沒打算就這麼放過艾陽，“小艾呀，你沒嚇着吧？出了這樣的事，恐怕臉色最難看的就是小幡夫人了吧？唉，男人在外頭耍花頭，最可憐的還是家裡的女人。”

　　艾陽差點兒沒笑出聲，小幡夫人哪會可憐，她恐怕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殺了小幡吉。

　　何太太眨眨眼，她知道艾陽有多精明，也知道自己想再打聽出什麼來也是難上加難，“哈哈，我倒不是這麼聽說的，”她輕咳一聲，斜了一眼艾陽，“我怎麼聽人說，是陸愛素帶着她的那個女副官，還有尹小姐，一起綁了小幡領事？好像還動了鞭子了！”

　　報紙上可是只寫了三女一男關門大戰，而聽着信兒的人家，收到的卻是小幡吉被陸愛素給壓了，還挨了頓好打，仝太太想從艾陽這兒確認一下，“小艾呀”

　　艾陽無辜的眨眨眼，“我看見的就是小幡領事拚命呼救，陸處長手裡拿着皮帶，後來小幡夫人把陸處長打暈了，小幡領事才逃出來”

　　所有人都愣住了，這樣的場景她們真的腦補不出來，何太太把艾陽的話跟熊以民跟她說的大概印證了一下，拍着巴掌哈哈大笑，“哎喲喂，咱們這位陸處長可真是不一般，以前就聽說她強搶民女了，原來連良家婦男也不放過？”

　　什麼良家婦男？這詞兒，就聽何太太又問，“我也也見過小幡領事一回啊，沒瞧着哪裡好啊，陸處長就算搶，也要搶容先生這樣的啊，這人眼睛是不是有毛病啊？”

　　“咳，”汪夫人不樂意了，這叫什麼話，她兒子長的好就活該被搶？“何太太別開玩笑，我們家重言可是好孩子，”怎麼可能被那樣的女人沾染上？

　　“沒人說重言不好，就是因為重言太好了，才得防着點兒，嘖，”仝太太是嫂子，可不像別人那麼考慮汪夫人的感受，“這位五爺，怎麼又轉了性了，男人當夠了，又想當女人了？那咱們滬市的男人可得小心點兒了。”

　　艾陽心裏笑翻了，但還是十分應景的點了點頭，這連東洋領事都不放過，在人家宴會上都動了粗，以後還有什麼是陸愛素做不出來的？滬市的男人見到她，估計也都會退避三舍的。

　　何太太又提了一個疑問，“唉，要這麼說那可是東洋人吃了大虧了，也不知道會不會輕易把陸處長放回來，我們家以民昨天半夜就出去了，現在還沒回來呢，總不至於”

　　“不至於什麼？不會東洋人還叫陸五娶了他吧？不是不是，那東洋人也有老婆，那還扣人干什麼？大家就當啥事都沒有不就得了？男人嘛，有啥可吃虧的？陸處長長的又不醜，不是說裡頭還有兩個嘛？”有一位太太終於忍不住了，扁着嘴道。

　　還娶了？這腦洞，艾陽不由慶幸，要是真讓容重言着了道兒，是不是大家也覺得容重言應該娶了尹曼如？

　　汪夫人見艾陽一臉的疲憊，“該說的小艾也告訴你們了，小艾昨天估計也嚇壞了，”她沖艾陽道，“你去歇一會兒，公司就不要去了。”

　　艾陽站起身，“今天我洋果行要上貨呢，我得過去看看。”

　　她雖然幫着容重言看着萬國百貨，但自己的生意也是舍不得丟的，那個才是她的經濟來源。

　　熊以民一直到中午才把陸愛素給帶了回來，他把神情頹然如大病一場的陸愛素直接送到仁愛醫院，才到柏廣立那邊彙報情況。

　　容重言跟艾陽在路上已經對好辭了，給柏廣立打電話的時候，把自己的“猜想”也說了，現在熊以民這麼說，“她真的是被下了葯了？誰做的？”

　　熊以民尷尬的咳了一聲，暗道老莫這個傢伙，這種事往自己身上一貼，他閃一邊兒了，“東洋人留了尹曼如跟英蘭還在審，”

　　“這兩個人我不好見，就把陸處長接回來了，她身體不適，我已經把她送到仁愛醫院去了，也對外封鎖了消息，”想想陸愛素的樣子，熊以民又不知道該怎麼跟柏廣立具體報告，“我估計得好好歇上一陣子，不行就讓她回杭城好了。”

　　送到仁愛醫院？柏廣立神情一肅，“是真的病了？”

　　熊以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個實在是超出了他職能範圍了，他都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措辭，“就是脾氣不怎麼好，還又吵又鬧的，可能是昨天晚上受刺激了，我想着要不要把審訊處的袁處長給請過來？”

　　袁有辰負責刑訊，什麼樣的人都見過，沒準兒有辦法對付陸愛素。

　　“陸處長出了這樣的事，你覺得合適嗎？”柏廣立擺擺手，“算了，下午我過去看看她，你跟重言和我一起去吧。”

　　“還有，這事既然老莫推給你了，你就再跑一趟吧，就說咱們警備司令部的人在龜田府上出了事，讓他們給個說法，還有尹曼如跟那個叫什麼英的女人，也一併帶回來，大張旗鼓的去，不要怕丟人！”想想今天遞到他桌頭的各種“親眼所見”，柏廣立都替小幡吉臉紅，一個大男人，叫兩個女人給壓了，還痛打一頓？“你跟小幡說，我們華國女人沒有那麼好欺負的，真不行，我不介意跟他們兵戎相見！”

　　“司令？這，”衝冠一怒，也不能為陸愛素這種人啊，熊以民腦子有些轉不過來，“我聽的消息，是小幡吃了大虧。”

　　“你覺得東洋人願意讓大家知道，是他們的領事吃了大虧？被兩個‘弱小’的華國女人，呃，三個，給”

　　熊以民立馬擺手，“不能，肯定不能，”哪個男人不要面子啊，寧願自己是強的那個，也不能是被強的那個啊！

　　柏廣立看着跟吃了屎一樣的熊以民，“那不就行了，既然她們是受害者，那我們要東洋人給個說法有什麼不對？而且她們三個，可都是陸家的人，陸帥知道了，自然是極為震驚的。”

　　“哈哈，”熊以民剛要笑，抬頭遇到柏廣立冷冰冰的目光，突然意識到自己把這事想岔了，現在這可不是普通的風流韻事了，拿這個可以做很多文章的，“屬下這就去辦！”

　　小幡夫人聽完熊以民的要求，一臉為難的低下頭，“小幡君現在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尹小姐跟英小姐還在接受調查，小幡君不發話，我是不能同意司令部的要求的，而且，上午您來的時候，提出的只是把陸處長帶回去。”

　　熊以民看着並不算寬敞的東洋駐滬領事館，“既然夫人做不了主，那就回去問問小幡領事吧，這裡是公共租界，動武當然是不被允許的，但我方可以以尹家的名義向租界司法局提出訴訟，控訴小幡閣下在公共租界對華人女子的暴行，相信陸大帥也會同意柏司令將小幡吉領事驅逐出華國的建議的。”

　　發狂的是陸愛素，挨打的是小幡吉，他還要背個強/奸的罪名？還要被驅逐？

　　如果事實是這樣，小幡夫人也認了，如果受害的是普通的華國女人，最多也是滬市學生游/行鬧事，但這次牽扯的是陸愛素，想想東洋人跟陸家的關係，小幡夫人一時不知道該做什麼樣的決定，她沖熊以民一躬身，“熊處長稍候，我去看一看小幡君。”

# 第94章

　　英蘭一進病房, 看到半倚在床上的陸愛素，就大哭着撲了過去, “爺, 爺您沒事吧？”

　　陸愛素不等她近身，一個巴掌揮了過去，將她狠狠的抽到在地，“你給我閉嘴！”

　　熊以民在一旁看的半邊臉都是疼的, “咳, 那個, 陸處長, 柏司令命我把兩位小姐都接了出來, 你們有話慢慢兒說，我就先回去了，”

　　他一指門外, “外頭都是咱們的人, 您的安全絕對不會再出差錯，一會兒柏司令會來看你，有什麼委屈，你可以跟司令說。”

　　他可是聽說了，陸愛素是在龜田那兒喝錯了酒，才這樣的，這下更好了, 給客人酒里下藥, 東洋人頭上的屎盆子更大了。

　　屋裡沒人了, 陸愛素從床上站起來，走到還在地上沒爬起來的英蘭跟前，“說，到底怎麼回事？這事不是你一手安排的？那酒怎麼就遞到我手上了？你是不是故意的？”

　　陸愛素一個人想了很久，主意是英蘭出的，人也是英蘭安排的，按道理應該是萬無一失的事，結果倒霉的卻是自己。她想到英蘭是自己硬跟她男人買來的，跟自己的時候，看着十分的乖順，叫做什麼就做什麼，可萬一這都是假相呢？

　　她要是一直對自己懷恨在心呢？

　　英蘭一晚上也沒想明白怎麼回事，想問尹曼如，可兩人又沒有關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啊，我被人打暈了送進去的，醒來就看見爺正在”

　　陸愛素當時正在她身上又親又摸的，英蘭倒是想問陸愛素這是怎麼回事，可陸愛素那個狀態，根本不理睬她。她伺候陸愛素伺候慣了，陸愛素手裡還拎着皮帶，她自然會先屈從於陸愛素的淫威，想着先把她哄好了，“我當時就沒看見尹曼如。”

　　英蘭是被人打暈的？

　　陸愛素狠狠的盯着她，“你不是一早就安排好人給容重言下藥了嗎？而且你還在一旁盯着呢！”

　　“我安排好了，我還看着他把葯下到酒里了，放的位置也對，您先拿的酒，對了，我還看到容重言好像也有些不對頭，一人跑到樓梯拐角那兒休息去了，我就是想叫人去扶他的時候，被人打暈的，”英蘭一個晚上，把前後過程在心裏過了幾百遍了，“襲擊我的人，我根本沒看到臉。”

　　葯肯定是她喝了，然後再把她送到尹曼如屋裡，接着又打暈了英蘭跟小幡吉，叫他們出了大丑，陸愛素回頭看着尹曼如，“你呢，你躲哪兒去了？都看見什麼？”

　　尹曼如比英蘭慘的多，小幡夫人對她並沒有手下留情，“五哥，我一直在屋裡等着呢，後來是李艾把你送進來的，跟兩個我沒見過的女人，昨天小幡夫人已經叫我認了，說是龜田府上的人，你一進來，她們就把門鎖上走了，後來，後來你要打我，我害怕，可又不敢叫人看到你當時的樣子，沒辦法就躲到衛生間里去了，後來英蘭被人扔進來的時候，我根本沒看到人，還有小幡吉，我也沒敢出來，就一直躲着了。”

　　陸愛素陰沉的看着遍體鱗傷的尹曼如，英蘭跟自己一起出了大丑，而尹曼如卻因為清醒着躲在衛生間里躲過去了，“都是因為你，”

　　她抬腳狠狠的在尹曼如身上踹了幾腳，若不是因為想幫尹曼如，她怎麼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當她沒有看見熊以民看她的目光，跟看什麼臟東西一樣，甚至說話，都恨不得離自己越遠越好！

　　“都是你，你去死吧，去死吧，”陸愛素越想越氣，伸手從腰間摸槍，卻掏了個空，她狂躁的四下尋找趁手的東西，看了半天，抓起床邊的鑄鐵輸液桿，狠狠的砸向尹曼如！

　　尹曼如昨天又驚又怕，又被小幡夫人連夜審了一晚上，打的皮開肉綻的，現在終於被接出來了，沒想到得不到一點點安慰，陸愛素反而把所有的過錯都推到她的身上。

　　她的神經幾近崩潰，已經顧不得陸愛素的身份地位，跟她對陸愛素曾經是有所求的了，歇斯底里地沖陸愛素大叫道，“你干什麼？憑什麼怪我？是你，是你養的小女表子跟我說，要想辦法讓我嫁給容重言的，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們是在利用我，你看上了李艾，英蘭想報復李艾，你們兩個才會打着要幫我的名義謀算容重言，其實都是為了你們自己，為了對付李艾！”

　　尹曼如用力抓着陸愛素手裡的輸液桿，“呸，你們兩個是一對怪胎，自己不要臉也就罷了，還想拉別的女人下水！你們落到今天是活該，我要是你們，早就一頭碰死了，男不男女不女的怪胎！”

　　尹曼如拼盡全力把輸液架從陸愛素手裡搶過來，橫在自己胸前當武器，“你算個什麼東西，明明是個女人，成天想着要當男人，人家睡女人，你也成天想睡女人，你有那本事嗎？”

　　“還有你，自甘下賤的東西，好好的人叫一個怪物作踐，還有臉出來走動，覺得自己風光的不行，我呸！你比窯子里的姐兒又能幹凈到哪兒去！？”

　　自己才是最倒霉最可憐的那一個，之前尹曼如就覺得自己已經夠可憐了，現在卻無比懷念之前的日子，早知道聽英蘭的話會落到如今的下場，就算是陸大帥來，她也會堅定的躲在家裡，安靜的過自己的日子。

　　滬市那些小姐們的冷嘲熱諷算什麼，以後她要面對的，才是真正的凌遲，而這一切，都是英蘭害她的！

　　“尹曼如！”英蘭被陸愛素被尹曼如戳到痛處，不約而同的撲向尹曼如，“我要殺了你，掐死你！”

　　柏廣立聽着病房裡的女人們的喊叫撕打聲，皺眉道，“把門打開，難道真的在醫院里鬧出人命？”

　　門開了，大家看着屋裡已經打成一團的三個女人，沒人願意過去將人分開，容重言看了一會兒，輕咳一聲，“都鬧夠了就歇歇吧，你們是不是明天還想上申報的頭條？”

　　柏廣立也道，“我已經跟大帥打了電話了，明天四公子就要到滬市了，”柏廣立看着從地上爬起來的陸愛素，毫不掩飾眼中的厭惡，一字一頓道，“大帥讓四公子接你回杭城養病！”

　　陸愛素冷笑一聲，“養病？我有什麼病？我不過是被人下了葯罷了，現在已經沒事了，而且，這次我吃了這麼大的虧，就這麼一走了之？別人會怎麼看我陸五爺？柏司令，我是你的下屬，下屬被人設計，你這個做長官的，就這麼眼睜睜的看着？”

　　她轉頭惡狠狠的看着一臉淡然的容重言，“我不會走的，我得找出真兇，把她千刀萬刮，以解心頭之恨。”

　　不論這件事跟艾陽有沒有關係，一切都是因她而起，那這筆賬陸愛素就必須算到艾陽頭上，讓她付出比她更慘痛的代價！

　　容重言微微一笑，對陸愛素憤恨目光不躲不避，“真兇？我在外頭聽着，昨天的事不是你陸處長貪心不足，才作繭自縛的么？你喝的葯，不就是你的愛妾叫人給你下的嗎？”

　　陸愛素沒想到她們的爭吵聲被外頭人聽到了，頓了一下，“但英蘭是誰打暈的？還有小幡吉呢？又是誰送過去的？是不是你？容重言？”

　　容重言更加的雲淡風輕了，“沒有證據的話陸處長還是別亂說，那裡是你的好友，龜田次郎的府上，可不是人人都可以像你那樣為所欲為的，陸處長真是太看得起我了。”

　　柏廣立也在懷疑這件事裡頭有容重言的手筆，但有了又如何呢？對他們沒有一點兒壞處，而且陸愛素這個女人，也確實是欠教訓，“行了，這件事東洋人會查，我們也會查的，陸處長還是跟四公子回去把身體養好吧，你也知道，大公子可是個暴躁脾氣，這事要是叫他聽說了，大帥也未必保得住你。”

　　陸家老大是陸士珍髮妻所生，又早早的隨着陸士珍征戰，下頭的庶弟庶妹們，就算是再得寵，也不敢跟他硬來，如果他要拿這件事做文章，就是一槍崩了陸愛素，她也只能是白送一條性命。

　　“你，你好狠，”陸愛素沒想到柏廣立會借刀殺人，“柏廣立你給我等着。”

　　柏廣立點點頭，“我知道了，我等着五小姐痊癒歸來，機要處長的位置，我還會給你留着的。”

　　“你，你叫我什麼，”陸愛素又要暴躁了。

　　柏廣立卻不怕她，“叫你什麼你都是你，人活着還是看清楚自己的好，”他看了一眼躲在牆角的尹曼如，“我看尹小姐傷的不輕，來人，送尹小姐去隔壁病房休息，請大夫過來給她治傷，她是我們松滬軍前指揮使的女兒，有松滬軍的弟兄在，就不能讓尹小姐受了委屈！”

　　雖然知道柏廣立這話是說給別人聽的，但尹曼如的眼淚還是一下子就落下來了，她怔怔的望了柏廣立一眼，含淚跟着熊以民出去了。

　　柏廣立轉頭看着面色僵硬的陸愛素，“陸五小姐，滬市並不是杭城，而且你昨天出的岔子，就算是大帥，也未必會再像之前那樣包容，希望你想清楚。”

　　陸愛素渾起來可是什麼都不顧的，柏廣立還真怕她對容重言動了殺機。

　　陸愛素沒理柏廣立，只盯着容重言，“大家都是場面上的人，敢做就要敢當，你跟我說一句敞亮話，是不是你乾的？”

　　場面上的人？他們兩個混的可不是同一個場面兒，容重言低頭一笑，“那陸處長先告訴我，是不是你指使人給我下藥的？”

　　陸愛素不以為然的點點頭，下了就下了，容重言又能把她怎麼樣？“是，我看上了李艾，就是你那個女朋友，而且我覺得你娶了尹曼如才是對容家最好的選擇，就想着幫一幫你。”

　　容重言目光冰冷，“那我還得謝謝您了？”

　　“不必謝，”在陸愛素眼裡，像容家這種有錢沒勢的人家，只要陸家想要，那容家的一切就是他們的，留着他們，一來是陸士珍念那麼點舊情，二來嘛，殺雞取卵的事陸家人不會做。

　　“現在你可以告訴我，這件事跟你有多少關係？我知道李艾不是個簡單的女人，這件事是她一手操縱的吧？畢竟容家少夫人的位置，滬上沒有一個女人不想要。”

　　容重言看向陸愛素的目光如淬了毒的刀，“這件事跟小艾沒有關係，陸處長如果非要找個台階，那就把賬記在我頭上好了，我倒要看看陸處長有多大的本事？！”

　　說完沖柏廣立點點頭，“司令，我還有事，先回去了。”

　　小幡夫人正坐在艾陽在萬國百貨的辦公室里，她起身走到窗前，意態修悠然的看着樓下的街前，“這裏真好，視野開闊，將下頭的芸芸眾生盡收眼底。”

　　艾陽抿嘴一笑，看着秘書把茶擺到茶几上出去，才道，“這個時候，小幡夫人應該不會有心情過來跟我閑談吧？”

　　小幡夫人回眸一笑，“小幡君病了，用不了多久，就會有新的領事到滬市了，我也會跟他回去。”

　　“原來夫人是來跟我道別的，”艾陽根本不相信小幡夫人的話，小幡吉把臉丟了了各國領事跟前，不管是不是被害者，他都得回東洋接受懲處，但小幡夫人一看就不是小幡吉的親老婆，東洋人怎麼會捨得讓這個華國通回去？“真是太遺憾了。”

　　小幡夫人看着低頭吹茶的艾陽，她眉眼精緻的就如華國那些傳世的古畫里的女子一樣，怪不得陸愛素為了她把自己都折起來了，“我已經收到消息，陸四公子馬上就要到滬市了，陸帥命他親自接陸五回去，以後李小姐就再不用擔心了。”

　　艾陽揚唇一笑，“小幡夫人這話我就聽不懂了，我有什麼可擔心的？”

　　“昨天尹曼如已經招了，說英蘭的葯是下給容重言容先生的，可是，”小幡夫人一眼不眨的盯着艾陽，“那酒怎麼就被陸愛素喝了呢？之後還是你去跟我說她不舒服，也是你送她回的房間，尹曼如說，你關上的房間門，那門她从里面根本打不開！”

　　小幡夫人知道艾陽的身手，她從事發到現在，一眼沒合，不但審問了尹曼如，還把龜田府里的所有侍者都審了一遍，從他們的供述里，小幡夫人肯定，艾陽是絕對有作案時間的，她甚至把艾陽作案的整個過程都走了一遍，這個女人，真的是留不得了。

　　小幡夫人知道自己不可能從艾陽嘴裏掏出實話來，現在想想也是，如果艾陽真的是傳聞里只靠美色就飛上枝頭的麻雀，容重言豈不是只看美色的蠢人？

　　現在再看艾陽，跟容重言才是真正般配的，“我跟李小姐十分投契，所以才想來提醒李小姐一句，我們大東洋帝國，是絕不會白白受辱的，貴國不是有句話嘛，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雖然東洋會對外宣稱小幡夫人跟着丈夫回國，但她會被派到別處，可昨天的事她也是難辭其咎，懲罰是絕對免不了的，想到自己即將面臨的，小幡夫人就想撕了眼前的女人。

　　艾陽一笑，“謝謝小幡夫人，不知道夫人跟領事閣下什麼時候離開滬市，走之前可以給我打個電話，我去送行。”

　　艾陽不怕小幡夫人知道是她，知道了又如何，只要東洋人還沒有囂張到公然跑來抓人的地步，小幡吉就得咽了這個啞巴虧。

　　“我們走了，但東洋帝國還在，希望李小姐不要忘了這個事實，”小幡夫人再次提醒道。

　　東洋在又如何，說的好像華國會不在一樣，艾陽迎上小幡夫人的目光，神情平靜的闡述着事實，“夫人放心，就算是東洋不在了，華國也會在的，咱們有賬不怕算，不論是同在還是將來。”

　　容重言回到容公館，卻發現艾陽並不在家裡，“媽，小艾沒回來？”

　　汪夫人一天被各家來的夫人太太們攪的頭疼，“她打電話說住集賢坊公寓，這家裡一天亂糟糟的，”

　　早上容重言走的時候，汪夫人還什麼也不知道呢，她招手叫兒子坐下，“你母親在這兒陪了我一天，我這個人心思淺，但我看你母親的面色，是不是這件事挺麻煩啊？”

　　容重言搖搖頭，“媽您放心吧，這事跟咱們沒多少關係，我跟小艾也就是趕上了，陸愛素馬上就要回杭城了，她一走，沒人議論的對象，大家也就把這事忘了。”

　　汪夫人噢了一聲，“這就走了？當初來勢洶洶的，跟要干什麼似的，這才幾天啊，機要處長的位置都沒坐熱呢！”

　　照汪夫人的說法，陸愛素跑來滬市，就是一場玩笑，容重言卻在想陸愛素會謀划怎麼樣的報復來對付艾陽，但這個卻是萬不能讓汪夫人知道的，“我看她回去之後，得再出去留洋幾年，避避風頭才成。”

　　“留洋能學個什麼回來？一次比一次荒唐，”汪夫人撇了撇嘴，“走了好，她一走，滬市的天都藍了！”

　　她實在看不慣陸愛素帶着個女人成天出來招搖，太礙眼了，“你不是找小艾嘛，趕緊去吧，她那邊不開伙，你去帶她出去找間館子吃點兒好的補補，唉，小姑娘家家看到那樣的事，改天我帶她去廟裡燒燒山，去去晦氣！”

　　容重言笑着答應了，如果汪夫人知道事件事都是艾陽一手操辦的，不知道還會不會帶她去燒香了，“那我走了，您也早點休息。”

　　艾陽陪着容重言吃了頓飯就以自己太累的理由打發他走了，沒辦法，今天小幡夫人的態度太蹊蹺了，只向跑到自己辦公室來做什麼？

　　只是告訴自己，她看透她了？她這個東洋人，不像她這個華國人以為的那麼蠢？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華國人的話，艾陽這個華國人都不信，她從來都是有仇早報，誰能保證十年後是什麼樣的呢？

　　容重言也想到了他們會被報復，但他擔心的是陸愛素，艾陽拒絕了容重言給她請保鏢的打算，一般保鏢的身手還不如她呢，而且如果想殺一個人，辦法太多了，根本是防不勝防，除了本人長點心提高警惕，靠別人，不過是白填一條人命。

　　樓頂一陣風過，艾陽睜開眼，她知道自己等的人來了！

　　小幡夫人倒掛在樓頂，拿出工具去撬緊閉的窗戶，她已經叫人拿到了集賢坊這一帶公寓的結構圖，現在這個位置，是艾陽二樓的小客廳，她從這裏進去，不會驚動卧室里的艾陽。

　　小幡夫人順利的打開窗戶，縱身跳了進去，她才站定，就聽到有人說道，“夫人想來看我，可以敲門的。”

　　小幡夫人轉身想逃，就聽身後的窗戶啪的一聲合上了，艾陽又道，“來都來了，坐一會兒唄，我就估摸着你下午的話沒說完，肯定還會再來找我。”

　　小幡夫人藉著月光，看清了坐在自己對面的艾陽，她伸手去摸腰間的短刀，就聽艾陽又道，“你覺得你的刀快還是我的槍快呢？夫人？”

　　小幡夫人放下手，看着艾陽，“您敢開槍嗎？這裡是公共租界，槍一響，巡捕房的人就要來了。”

　　“小幡夫人是華國通，怎麼忘了華國還有一句，叫：有錢能使鬼推磨？你覺得憑容重言的財力跟勢力，還擺不平個巡捕房？明天報紙上頂多會出個豆腐塊，告訴大家，昨天集賢坊來了賊，”艾陽殺小幡夫人又不會真的用槍，連巡捕房都不會召來。

　　“說吧，你來做什麼？”艾陽轉着手裡的槍，用餘光盯着小幡夫人。

　　小幡夫人挺直身子，“沒什麼，就是臨走前想知道你到底是什麼人？也想知道你到底身手如何？”

　　艾陽斜眼看着小幡夫人，“不止吧？我是什麼人，你們不早就查清楚了？想試我身手也簡單啊，咱們怎麼說也是好姐妹，姐姐你找我約個架，我能不配合嗎？用得着三更半夜翻窗戶跑人家裡，還帶着刀？”

　　艾陽一拍巴掌，“對了，你們今天盯我一天了吧？從早上我出門兒開始？如果今天我不留在集賢坊，你準備怎麼辦？今天晚上摸到容公館？還是明天我出門，半路上來找我？”

　　小幡夫人在萬國百貨的時候，笑容即便再溫柔，眼中的神情再不舍，身上的殺意卻是擋不住的，艾陽看着她，“這位大姐，要我的命就直說，其實想想也能理解，你們東洋人這次栽了這麼大個跟頭，不找回點兒面子怎麼行呢？”

　　“可如果把賬算到陸愛素頭上，跟陸士珍就就沒辦法交代了，而且吧，這件事，陸愛素也是個受害者，如果你們找她，反而遂了設計者，就是我的心愿，所以，你就找我來了，殺了我，等於是告訴大家，你們已經知道幕後黑手是誰了，並且讓她付出了代價，也給容重言點兒顏色看看，今天你們可以殺他的女人，明天就可以殺了他，對不對？”

　　艾陽站起身，笑眯眯的往小幡夫人跟前走。

　　小幡夫人刷的一下把腰間的短刀抽了出來，“我承認你說的都對，對不住了，本來我們可以做朋友的，但我們的友誼只能停止在今天！”

　　小幡夫人說話間已經揮刀砍下，可是她驚訝的發現，自己的刀在艾陽面前卻遇到了極大的阻力，她根本砍不下去！

　　“友誼？我跟你什麼時候有這玩意的？你真是太看得起自己了，”艾陽伸出手，把小幡夫人的刀從她的手裡拿過來，“你出過招兒了，現在，該我了。”

　　“你，”小幡夫人眼一黑，什麼也不知道了。

# 第95章

　　艾陽拿出一早就準備好的麻袋, 直接連人帶刀裝了進去，然後將麻袋背在肩上, 一路疾行, 直奔東洋領事館去了。

　　艾陽拎着小幡夫人潛到東洋領事館附近，她沒有貿然闖進去，而是把麻袋放在一旁，隻身跳進領事館踩點兒去了。

　　東洋領事館保衛並不算嚴密, 有限的衛兵在艾陽眼裡形同虛設, 她在裡頭走了一圈兒, 已經把小幡吉的住處給找到了, 她潛進去直接把還在養傷的小幡吉拍暈了, 才轉了出來，拎着小幡夫人進了屋，把人在小幡吉身邊擺好了, 做成同床共枕好夫妻的模樣, 才大功告成，回集賢坊自己的公寓，洗了個澡補覺去了。

　　容重言早上才到工部局，巡捕房的電話就來了，他放下電話，急匆匆的就往集賢坊趕，小幡夫人死了？東洋人要告艾陽？

　　艾陽正擁被大睡呢, 集賢坊離東洋領事館可不近, 她扛着百十斤的小幡夫人跑那麼遠, 回來累夠嗆。

　　“小艾，小艾，”容重言也顧不得艾陽沒起床了，徑直上樓，“你在嗎？”

　　艾陽迷迷瞪瞪的從床上坐起來，看着推門而入的容重言，沖他伸開手臂，“你怎麼來了？想我了？”

　　容重言見艾陽睡意朦朧的，懸着的心反而放下了，他坐到艾陽對面的凳子上，“小幡夫人昨天晚上死了。”

　　“呃，”艾陽揉了把臉，“怎麼死的？”

　　容重言覺得艾陽的反應太淡定了，“你知道？”

　　“啊？我知道什麼？”艾陽有些愣怔的看着葡萄糖，“知道什麼？小幡夫人死了？你告訴我的啊，剛才？”

　　她突然恍然大悟，“跟我可是沒關係啊，昨天咱們吃完飯，你走之後我就睡了。”

　　艾陽用力的盯着容重言，一副你可不能不信我的樣子，容重言知道她有功夫，但把小幡夫人放到小幡吉床上，可不是有點兒粗淺的功夫就能做到的。

　　“她真的死了？怎麼死的？你怎麼知道的？”艾陽下了床，疑惑的看着容重言，“你急匆匆的過來就是為了問我這個？”

　　容重言搖搖頭，“我早上收到巡捕房的電話，說東洋領事館的人說是你做的，還要求抓你。”

　　“我做的？”東洋人還挺聰明的，“那你怎麼說？”

　　容重言挑眉，“真當租界是東洋人的天下啊？他們懷疑，就能來拿人？”

　　“我是怕你一個人在這兒不安全，所以才來看看你，至於巡捕房那邊，我已經叫律師過去了，放心吧，沒事的。”容重言怕艾陽害怕，溫聲安慰她。

　　艾陽聳肩，這裡是公共租界，就算是華界，東洋人沒有佔領滬市呢，滬市還不是他們的天下，“滬市還是講法制的，走吧，見不到我，東洋人未必會死心。”

　　小幡夫人晚上出去小幡吉是知道的，他們也沒有刻意隱瞞，在小幡吉跟副領事中村健和武官小林一郎看來，死個女人，根本不會影響峽兩國的外交，至於容重言，就算他掌握着大半滬市的經濟又如何？東洋人做生意，從來不需要看華國人的臉色。

　　等早上從小幡吉房間傳來凄厲的叫聲，而且是連續不斷的，一直喊到有下人闖進來，看着跟小幡吉並頭而卧的小幡夫人，還有些鬧不明白他在喊什麼，“閣下？出什麼事了？”

　　“快，快把她，把她，”

　　小幡吉暈來的時候，只覺得頭疼，他躺着冷靜了一會兒，伸手去拿枕邊的水杯，沒想到卻摸到一個人！

　　小幡吉已經被昨天的經歷嚇怕了，他僵硬着身子轉過頭，藉著窗外的微光，看清楚了居然是自己妻子！

　　小幡吉跟小幡夫人只是名義上的夫妻，平時並不住在一起，可現在，明明出去“辦事”的她，居然躺在自己身邊！

　　小幡吉心裏納悶，伸手推了推她，“你，怎麼了？事情辦成了嗎？”

　　可觸手卻是一片冰涼，小幡吉心裏一驚，目光落在小幡夫人青紫的嘴唇上，“啊”的一聲叫了起來

　　中村和小林趕過來的時候，小幡吉還僵在那裡根本起不來身呢，東洋帝國要靠這些文人？小林厭惡的看着躺在自己腳邊的小幡吉，“來人，把小幡閣下拉起來，”

　　他蹲下身子把小幡夫人身上的被子掀開，小幡夫人身上穿的是昨天晚上出去時的衣裳，小林根本不避諱身邊的人，直接將小幡夫人的衣服扯開，檢查她有沒有外傷%

　　這是當著大家的面驗屍？小幡吉差點兒沒吐出來，他虛弱的伸着手，“扶我出去。”

　　容重言跟艾陽到巡捕房的時候，小林一郎跟中村健都已經在那裡了，看到艾陽，小林一郎眸光微縮，他聽小幡夫人說過，這個女人不是平常他們見到的那些軟弱的華國女人，但昨晚小幡夫人出去的時候，根本沒有把這次的任務放在心上，她自問一個來自民間的女人，她堂堂大東洋帝國外務省的諜報人員，還是可以輕鬆對付的。

　　何況她還要打她個措手不及。

　　可結果卻出乎了所有東洋人的意料，小幡夫人死了，還是死在他們領事館，小幡吉的身邊！

　　容重言把艾陽擋在自己身後，“李探長，你是巡捕房的華探，我跟小艾願意配合巡捕房的調查，但其他人，不太適合在這裏吧？”

　　李探長尷尬的笑了笑，他也很為難啊，他就想不明白，東洋領事夫人死在了自己男人床上，你們一條被子蓋過去，自己消化不行么？報案是做什麼？還非說是容重言的女朋友殺的？

　　李探長看着纖瘦的艾陽，這小姑娘才多大啊，一朵嬌花一樣，還殺人？這不是找事來的么？

　　小林一郎卻不肯甘休，“死的是我們的領事夫人，我們大東洋領事館有權力旁聽！”

　　李探長輕咳一聲，“這個小林大佐，這就是你們的不對了，你們的領事夫人不在了，當然，這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但目前沒有任何證據指向李小姐，請她過來也是因為你們單方面的猜測，李小姐甚至有權力拒絕咱們的調查的，”

　　說到這兒李探長也一臉的不滿，“東洋領事館是來報案了，卻拒絕我們巡捕房到案發現場勘察搜證，也不讓我們的人見你們領事館的人，小林大佐，你們不相信我們巡捕房，何必來報案呢？”

　　他沖容重言討好的一笑，“也是我們容老闆大度，才會撥冗過來，換成旁人，根本不會理睬你們這種無理的要求！”

　　容重言輕笑一聲，“幸虧東洋領事館沒有懷疑米國領事夫人跟法蘭西領事夫人，不然的話，公共租界巡捕房，可就熱鬧了。”

　　小林一郎不善言辭，被李探長跟容重言說的啞口無言，“我不管，我就是要旁聽，不，我還要審問她！”

　　艾陽一拉容重言，“走吧，給這種狂犬面子，他還以為咱們怕了他呢！”

　　就現在這科技水平，靠證據抓她，簡直是異想天開。

　　如果硬拼，她一人能端了整個東洋領事館，現在這形勢，東洋人的兵，真能打進滬市？那可未必。

　　中村健見小林要拔刀，一把把人摁住了，“小林君你太衝動！”

　　原領事小幡吉，已經徹底嚇破了膽，癱在屋裡只喊着要回東洋。

　　而他自己，也被早上那一幕嚇呆了，他首先想到的是，把這件不光彩的事情趕緊壓下去，領事夫人死在自己的卧室里，還不是正常死亡。

　　可小林這種衝動驕傲的性子，卻覺得這是有人針對東洋人，非要抓到真兇給小幡夫人報仇不可。

　　而且還一定要武斷的把罪名全定到容重言這個看着弱不禁風的女朋友身上！

　　中村根本不相信小幡夫人是艾陽殺的，不算是她能殺的了小幡夫人，可是穿過領事的警衛，把人送到小幡吉身邊的？

　　用華國的仙法？

　　現在好了，所有人看他們都跟看一群傻子一樣，中村深吸一口氣，沖容重言跟艾陽深鞠一躬，“對不住兩位了，因為小幡夫人的突然離世，小林君驚怒之下一時失了分寸，還請兩位見諒，是這樣的，因為我們知道昨天下午小幡夫人去了萬國百貨拜訪李小姐，今天早上小幡君醒來的時候，發現夫人已經去世了，經我們的醫生驗明，夫人是窒息而亡的，所以才想通過巡捕房，請李小姐過來談談，還請李小姐看在鄙人一片誠意，跟故人的面上，通融一二。”

　　這才是你們該有的態度，艾陽冷冷的看了小林一郎一眼，早知道這貨這麼麻煩，她就應該昨天順手讓他陪着小幡夫人一起上路了，“好吧，你們要問什麼，我知道的，都會告訴你們，不過我也想提醒中村閣下一句，你也說了，早上起來，小幡吉閣下發現自己的妻子死在身邊，為什麼你們不認為是兩夫妻吵架，小幡閣下一時失手所致呢？”

　　李探長也是這麼想的，“對對對，據我多年查案的經驗，夫妻一方突然死亡，首先要查的就是他的配偶，而不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外人。”

　　在李探長看來，除非是東洋人有什麼不可說的理由，不然他們絕不會自己人不查，來了就叫抓容重言的女朋友！

　　但東洋人不說實話，那就願不得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況死的還是東洋人，為這些人得罪容重言，他又不傻。

　　因為事涉容重言，沒一會兒，巡捕房的外籍探長跟華人探長全來了，中村腦門上青筋直跳，態度越發的謙恭，只求趕緊把這件事了了，別再讓東洋領事館被人看笑話。

　　等艾陽回答完李探長的所有問題，中村看着臉色鐵青的小林，用眼神告訴他，他有多愚蠢，“你都聽清楚了？這事跟李小姐和容先生沒有一點兒關係！她不可能跑到領事房裡殺了小幡夫人，還不被人發現，除非是你告訴大家，你對整個領館監管不力，居然叫人闖進來殺了領事夫人，還沒有被發現！”

　　除非小林一郎蠢的告訴在場的每一個人，堂堂大東洋帝國的駐滬領事夫人，半夜兩點跑出去暗殺去了，沒成功，還賠上了自己的性命！

　　中村健兩手叉腰，“小林君，你今天的行為，我會據實向帝國報告的！”

　　小林一郎頓時變了臉色，他只想着要找回面子，也替小幡夫人報仇，卻忘了東洋領事館的安全是由他來負責的，小幡夫人被人殺了，還放到小幡吉身邊，這本身就說明他的職責出現的極大的疏漏，“閣下！？”

　　“不要再鬧了，回去！”中村現在暫代小幡吉的職位，但將來會不會由他接任還要看上面的意思，他也不想跟小林一郎徹底鬧翻，“我知道你對小幡夫人的死很痛心，但你剛才也聽見了，華國人撇的乾乾凈凈，咱們也沒有找到任何可以證明李艾跟這件事有關的證據，再鬧下去，只會讓事情更難看！”

　　中村健回頭看着站在容重言身邊的艾陽，“小幡夫人這次失手，說明一個問題，就是那邊有人比她更厲害，”他抬頭看着比自己高半頭的小林一郎，“你能保證下次死的不是你我嗎？”

　　小林一郎不說話了，“我，”

　　“你不能是不是？”中村健沉聲道，“我的妻子兒女都在國內，我想有一天能看到他們。”

　　艾陽看着急匆匆離去的東洋人，輕笑道，“這是何苦來。”

　　誰早上醒來看到身邊睡着個死人，能不害怕啊，容重言牽了艾陽的手，“嚇狠了一時衝動也是有的，對了，你昨天晚上真的什麼聲音也沒有聽到？”

　　艾陽聳聳肩，“我真的沒有聽到，或許小幡夫人根本就沒有走到集賢坊，就被人殺了呢？”

　　容重言點點頭，剛才他跟李探長詢問了小幡夫人的死因，小幡夫人是被人給捂死的，而且整個過程小幡夫人都沒有掙扎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那位高人的手筆，一般人真的做不到的。”

　　“或許吧，我是沾你的光了？如果小幡夫人真的到了集賢坊，估計我們得丁零噹啷的打起來，那今天就有熱鬧看了。”

　　這時候不想着害怕，先想着打架，容重言無奈的瞪着艾陽，“你不害怕啊？我只要想到她是準備去暗殺你的，就，”他整顆心都彷彿被人緊緊攥住，讓他連呼吸都做不到了，容重言緊緊握住艾陽的手，“你搬到容公館吧？”

　　“可如果東洋人不死心的話，我搬過去，只會連累伯母，”艾陽可不想汪夫人跟着受驚嚇，“還是算了吧，我自保還是沒有問題的，而且東洋人真要殺我，下次也不會再跑家裡來了。”

　　顧勵行沒想到自己養傷這陣子，滬市居然這麼熱鬧，而且事事都有艾陽的影子，他把報紙放到一邊，“母親，這位李小姐可不是個簡單的人物啊，從她到滬市之後，可是搞風搞雨，哪兒哪兒都有她，你覺得她跟着重言真的好？”

　　續夫人怎麼會不知道顧勵行對艾陽的心結，她呷了一口茶，笑道，“這金鱗入水自然會風起雲涌，小魚小蝦安安生生，重言那樣的人，一般的女人怎麼配得上他？小艾有主意能擔事，我瞧着挺好的，而且重言也喜歡她，我活了大半輩子，覺得人啊，名望錢財雖然重要，但最難得的是，有一個真心相待的人跟你相守到老，勵行，趁着養傷，你也好好想想，總不能還像之前那樣，連個貼心的人都沒有。”

　　續夫人跟顧勵行說的是肺腑之言，做為母親，最希望的就是孩子幸福，而在她看來，權勢帶來的只是一時的，而且沒有心愛的人陪在什麼，再多的權勢也沒有意義。

　　顧勵行笑了笑，扶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走着，續夫人已經老了，在她離開顧家的時候，她已經成了沒了牙的老虎，不但拋棄了自己，還拋卻了以往的雄心壯志，跟一個只想喝兒媳婦茶的老太太，他還能再說什麼呢？

　　“依東洋人睚眥必報的性子，重言這次只怕沒有那麼容易逃過，還有陸愛素，那就是個瘋子，丟了這麼大的人，母親覺得她會善罷甘休？重言總不能連她也，”顧勵行做了個抹脖子的手勢，小幡夫人的死，在顧勵行看來，就是容重言的手筆。

　　自己在容重言手底下吃了多少次虧了？那個屢次三番劫他賭客的人，顧勵行已經不讓下頭查了，之前還以為是過江龍，現在看看，只怕也是容重言手下的暗招兒，想到這兒，他還是忍不住多嘴，“母親不會也覺得小幡夫人的死，是東洋人在無理取鬧吧？人家那邊可是真的死了人的。”

　　續夫人沒好氣的瞪了顧勵行一眼，這孩子怎麼到現在都想不開，“那又怎麼樣？那是好自找的，這年頭世道亂，外頭哪天不死個把人的？怎麼，死華國人就行，死東洋人就不行？”

　　續夫人當然知道這事沒外頭說的那麼簡單，但那又怎麼樣？死的又不是自己的兒子跟媳婦，而且他們還佔着理？“你好好練走路吧，外頭的事你就別管了，跟咱們洪門半毛錢關係也沒有，倒是你要蓋的大劇院，你不是請了德國設計師，圖樣呢？都說了一個月了，怎麼還沒拿到？那德國佬不會是卷了咱的設計費跑了吧？”

　　設計費才多少錢？後頭還有大頭兒呢，顧勵行知道續夫人是在轉換話題，不滿的嘟噥，“我也只是想多知道點兒外頭的事，我是洪門的老大，不是關在內宅的婦人，我現在快好了，總不能走出去，什麼事都不知道吧？”

　　“你說的也是，那我跟你說個事，陸家四公子今天到滬市了，要接陸愛素回杭城，雖然外頭都知道姓陸的是怎麼病的，但那天我沒去，咱們就當不知道，我叫人備了份禮，算是給陸處長餞行，陸四公子那裡，我也另備了一份，總不能叫人覺得咱們洪門不懂規矩。”

　　顧勵行嗯了一聲，“咱們這些混江湖的，聽起來厲害的很，但看見個官字，什麼時候都要低一頭，”一個陸四，一個陸五，跟洪門半點兒關係也沒有，可是他們來滬市轉一圈兒，洪門大佬再威風，也得“懂規矩”的湊過去獻殷勤，“我想盡辦法，為的就是能擺脫如今的情況，可是你那個最懂事的小兒子，恨不得一直把我踩在泥里。”

　　續夫人撫額，自己這個大兒子真的是在家裡關傻了，這種沒出息的話都說出來了，她實在懶得理顧勵行，“你不是叫何林找了何太太嘛，唉，為了跟能重言化干戈為玉帛，你也是用心良苦了，我就不說你什麼了，自己看着辦吧。”

　　顧勵行登時愣在那裡，這麼隱私的事，母親是怎麼知道的？

　　何林，一定是何林，這個靠不住的！

　　陸愛素看着陸四，“我不走，我來當機要處長是父親任命的。”

　　若不是怕火上燒油給陸愛素擋槍，陸四公子根本不願意接這個差使，太丟人了！

　　這個不同母的妹妹本來就玩的瘋，在陸家幾兄弟眼裡，那就是個瘋子，反正她再蹦的歡，陸家的天下跟她也沒有什麼關係，陸士珍喜歡她，大家也就讓一讓，在父親跟前做出手足情深的樣子來。

　　但這次的事鬧的太大了，家裡幾位姨太都哭到陸士珍跟前了，陸家可不只陸愛素一個女兒，這種硬上男人的事傳出去，陸家的女兒還要不要嫁人了？

　　“接你回去就是父親的命令，不然你以為我有這個閑情跑滬市來？”陸四厭惡的看着陸愛素身上的病號服，這種撞了邪的瘋子，就該扔山上燒死，“還有，父親說了，叫把蠱惑你的那個賤人，就地處決，免得跟你回去，髒了杭城的地兒！”

　　陸愛素的眼光陸四還是挺佩服的，不知道從哪兒淘弄來這麼標緻的女人，但想到英蘭是陸愛素的女人，陸四挺噁心的，“她是你的人，死法兒你來定吧，當然，你願意自己動手，我更沒意見。”

# 第96章

　　英蘭自知犯了大錯, 根本沒有考慮過自己身上的傷，一直在小心翼翼的照顧着陸愛素, 這會兒她才把家裡送來的湯水放涼了, 正準備喂陸愛素吃呢，沒想到陸四來了就直接要自己的命！

　　她怯怯的看了陸愛素一眼，那天陸愛素喝了藥酒昏了頭，她卻是清醒的, 她知道當時幾個人的情況, 只要想到當時的情景, 英蘭就知道, 自己多半是不能活了。

　　她一直這麼殷勤的服侍, 也是希望陸愛素能看在她對她一片痴情，網開一面，哪怕陸愛素回去以後, 把她扔回老宅里, 再不帶她出來也成。

　　見陸愛素冷着臉不吭聲，陸四哼了一聲，“喲，一個破/鞋，你還舍不得了？我怎麼不知道我們家的五爺是個情種呢？這些年你玩過的女人比我這個當哥哥的還多吧？怎麼，終於找到了一個心頭好？”

　　他目光淫/邪的在英蘭身上划來劃去，“也是, 現在滬市的公子哥誰不知道陸五爺的愛妾有一身兒好皮子, 跟粉糰子捏出來的一樣, 嘖，大家都感嘆呢，說英蘭跟着小五你可惜了，白白糟蹋了副好生養的身子。”

　　“啪，”陸愛素一把把英蘭手裡的湯碗給拍飛了，“你給我閉嘴！”

　　陸四才不害怕陸愛素呢，“你能叫我閉嘴，能叫全滬市的人閉嘴嗎？”

　　他輕嗤一聲，“我剛才下車的時候，順手買了份小報解悶兒，結果呢，一眼就看到小報上的花邊新聞，說是滬南有間清雅書寓，人家裡頭的頭牌校書，長的像極了陸氏愛妾，而且，還是個琴棋書畫樣樣皆精的清倌人，見之忘俗”

　　陸四越說越覺得可笑，“哎呀都說滬市是東方巴黎，咱們杭城還真是比不得，蘇杭的姑娘美不美？可人家滬市的書寓腦子靈啊，這你的事才出來多久啊，有就人寫這種文章了，搞得我都想晚上去捧個場，瞧瞧是不是像英蘭了。”

　　他這話是真心的，在陸四眼裡，現在的英蘭，真不如人家書寓里的女先生了。

　　英蘭撲通一聲給陸四跪下了，“四公子您別說了，我們爺心裏苦，我們爺是叫人害了，四公子，你是我們爺的親哥哥，我們爺受了這麼大的委屈，還等着四公子來給她出氣呢！”

　　“我是不是小五兒的哥哥，用得着你這個賤人提醒？”陸四一腳把英蘭踹到一邊，“滾一邊兒去，髒了爺的眼！”

　　他搖搖手裡的扇子，“你是父親的最喜歡的女兒，為了把你平安接回去，他把自己的警衛營都派給我了，就在外頭守着呢，我看你也沒什麼事了，走吧，先回家裡收拾東西，明天上午咱們回去。”

　　陸愛素不說話了，父親把自己的警衛派過來了，看來是鐵了心要接自己回去了，陸愛素也無意在滬市呆下去，但這個仇不報，她能活活給憋死，“好吧，我答應你，英蘭我的衣裳呢，給我換上，咱們回去。”

　　陸四一回到陸公館，就出去了，晚上有柏廣立給他擺的接風宴，他忙的很。

　　姓陸的就沒有一個沒野心的，陸四人都到滬市了，怎麼會老實獃著，陸愛素等他走了，把英蘭叫到自己跟前，把桌上的槍往英蘭跟前推了推，“拿着。”

　　“爺，五爺，”英蘭以為自己躲過了這一劫，沒想到該來的還是來了，可是螻蟻尚且偷生，何況她這個大活人呢？“爺，我知道錯了，是我辦事不力，還求爺看在英蘭對您忠心耿耿的份兒上，饒過我這一次，若是您嫌我丟了您的人，我不跟您乘專列回去，我自己回，回去之後找個地兒自己獃著，爺什麼什麼想我了，我什麼時候過去伺候您。”

　　陸愛素看着英蘭滿是淚水的臉，“你對我的情意我怎麼會不知道呢，我從東洋回來的第二天，就在街上遇到了你，這半年多，你對我一心一意的，就如陸四說的那樣，這些年我身邊的女人不少，但知情識趣心裏眼裡只有我的，也就是你了。”

　　聽見陸愛素的話，英蘭伏在她的膝頭放聲大哭，“是爺抬舉英蘭，如果沒有爺，我還還過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呢，爺不嫌棄我粗鄙，教我讀書識字，給我錦衣玉食，從跟爺的那天起，我就發過誓，這條命都是爺的。”

　　陸愛素撫撫英蘭的捲髮，“好，那我交給你一件事，你敢不敢幫我辦了？”

　　英蘭抿抿嘴唇，“爺，您想叫我做什麼？”

　　陸愛素把英蘭拉起來，讓她在自己對面坐了，“我跟着老四回去，但是你，要留在滬市。”

　　英蘭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爺，我一個人？”

　　陸愛素點點頭，“但是陸宅你是不能住了，我給你錢，你在外頭租個地方，槍你也帶上，我可是教過你怎麼使的。”

　　英蘭緊張的攥緊拳頭，她從來沒有單獨一個人住過，可現在，陸愛素居然要把她留在滬市，“我，我害怕。”

　　陸愛素不耐煩了，她從匣子里掏出支煙點上，“有什麼害怕的，你有錢有槍，誰敢把你怎麼樣？那個李艾，之前不就是一個人住着？”

　　“那爺想叫我做什麼？”英蘭怯生生的看着陸愛素，還輕輕咳了一聲，其實她都不用問的，她太了解陸愛素了，這次的事如果不把場子找回來，陸愛素會死不瞑目的。

　　陸愛素在英蘭臉上捏了一把，“瞧你那小可憐樣兒，放心，我那麼疼你，怎麼會讓你做不好的事，你呀，幫我殺一個人，李艾！”

　　果然，英蘭身子往後縮了縮，“可她有功夫，槍法也很好，我根本不可能殺了她。”

　　陸愛素也不是沒考慮到這一點，“所以我才會讓你去，你會開槍的事沒人知道，而且我走了，外頭人也只會以為你跟着我走了，不會有人注意到你，你只要靠近李艾，出其不意殺了她，簡直就易如反掌。”

　　陸愛素看着已經呆了的英蘭，“英蘭，難道你能忘了那天的事嗎？我不能忘，如果李艾不死，這口氣我這輩子都會積在心裏，會輾轉難眠，難道你不是嗎？你聽聽在醫院的時候，老四是怎麼說你的？但你殺了李艾，看誰還敢再小瞧你？”

　　英蘭低下頭，“爺還不知道吧，小幡夫人死了，就死小幡吉的身邊，是被人捂死的，東洋人一口咬定是李艾乾的，但巡捕房找不到證據，把人請過去問了幾句，又給放出來了。”

　　小幡夫人死了？陸愛素真不知道，“什麼時候的事？”

　　“昨天晚上，我也是才聽底下人說，還沒顧上告訴爺，如果真的像東洋人說的那樣，是李艾乾的，您覺得我有本事殺了她嗎？”英蘭淚光盈盈的看着陸愛素，她這分明是叫自己去送死。

　　陸愛素閉眼深思了片刻，如果真的是艾陽做的，那英蘭未必能靠到她身邊，“你別多想，東洋人胡說呢，東洋領事館是什麼地方，潛進去殺人，還殺了小幡夫人，說書呢？”

　　小幡夫人死了，陸愛素一點兒也不同情她，那天所有看到那一切的人，都死光了才好呢，“我看她的死應該是他們東洋人自己的問題，沒辦法對外交代，才一口咬定是李艾做的，東洋人跟容重言，看著錶面和氣，其實私下里恨不得咬對方一口，這些年，只要有容氏的地方，東洋人的生意就休想賺到錢。”

　　陸愛素握住英蘭的手，“你說你愛我，可以把命都給我，我不要你的命，我還想你活着回來跟我過一輩子呢，如果不是父親非要把我帶回去，我怎麼會讓你去冒險？我會自己親手殺了李艾的！”

　　“可現在，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靠你了，英蘭，你就當幫我一次，你放心，有我在，有陸家在，你不會有事的，你是我最愛的女人，不過是殺了個平民百姓而已，沒人敢說什麼的。”

　　英蘭垂眸不語，陸愛素說的再動聽，她也是不會信的，陸愛素這是讓她一命換一命命呢，可是她能拒絕嗎？“嗯，我聽你的，你放心吧，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陸愛素重重的拍了拍英蘭的肩膀，“家裡頭你也只管放心，回去之後，我就叫人給你母親送去兩千大洋，你弟弟不是想出國留洋嗎，我叫人安排他出國。”

　　英蘭抬頭凄楚的看着陸愛素，揚唇甜甜一笑，“謝謝五爺，您最疼我了。”

　　這是拿她的家人威脅她呢，如果自己不答應，她的家人會有什麼下場，那就不得而知了。

　　陸愛素滿意的點點頭，“你最乖了，我也舍不得跟你分開太久，一個月吧，我估摸着過上十天半個月，姓李的就該放鬆警惕了，之前你查她的時候，不是說她在萬國百貨後頭的背街那兒，有個洋果鋪子？她自己的生意總該去吧？”

　　英蘭答應了，陸愛素心中大定，她興奮的在屋裡踱着步子，“你換個髮型，衣裳也換換，不行就在那附近找個飯店住下，盯她幾天，然後瞅個沒人的時候，都不用靠近她，她在街上肯定不會走的太快，你躲在暗處，只要穩住心神，未必做不到一槍斃命，就算是一槍打不死她，你槍一響，周圍肯定亂了，你過去再補一槍，她還能不死？”

　　陸愛素根本不看英蘭的表情，口裡絮絮說著，“到時候你往人群里一紮，誰能看出來你這麼漂亮能殺人？”

　　看着開往杭城的專列走了，熊以民狠狠往地上啐了一口，“呸，什麼玩意兒，還得咱們司令親自送行。”

　　容重言一笑，“不管怎麼說，走了大家都省心，司令就當是為了大家委屈一回好了。”

　　柏廣立哈哈一笑，“她留在這兒，最頭疼的是我，別說叫我送她了，就算是叫我帶着你們幾個用轎子把她抬到車站，我也是願意的！”

　　“不過這下，我可是少了個幫手，”容重言還記着柏廣立把陸愛素打發到他那兒的“仇”呢，“司令可得賠給我個人。”

　　“呃，這個嘛，廣彬要回來了，你要不要？叫他過去幫你？”

　　容重言連連搖頭，“您可饒了我吧，我可不給他收拾爛攤子。”

　　熊以民看着跟柏廣立先後上車的容重言，無聲的笑了笑，上了後頭的車。

　　陸愛素走了，艾陽徹底鬆了口氣，把這尊瘟神送走，她就不用再擔心她會突然發瘋了，至於東洋人，小幡吉離開之後，誰會真的為小幡夫人報仇？

　　汪夫人看着笑容滿面的艾陽，沖一旁的續夫人笑道，“這孩子啊，這幾天可是嚇壞了，過两天我準備帶她去廣安寺燒個香，你要不要一起去？”

　　續夫人可不覺得艾陽會嚇壞，但汪夫人這麼認為了，她自然也不會揭穿，“好啊，我也想過去拜拜呢，這才開年，就這麼多事，往年真的不這樣。”

　　何太太笑着摸了張牌，“往年不是沒有陸處長嘛，哎喲，就衝著她老老實實的走了，我都得去給菩薩上樁香，請菩薩保佑，這尊大神啊，以後就常留杭城，再別往咱們滬市這種小地方來了。”

　　“就你促狹，”汪夫人心裏深以為然，她有年紀了，只願歲月靜好，就怕聽見點什麼風吹草動的，“陸處長走了，廣彬又平安回來了，可不是得好好去謝謝菩薩？”

　　她看了一眼仝太太，“要不嫂子跟我們一起去吧？帶上槿雲。”

　　“帶上槿雲？”仝太太有些轉不過彎來，“我去就我去，但槿雲小孩子家家的，又念的洋學堂，最煩這個了，我怕叫不到啊！”

　　何太太在一旁聽着都要被仝太太這蠢樣氣死了，“汪小姐念洋學堂？那年紀也不小了吧？仝太太，汪夫人讓帶，你就帶着唄？”

　　說到侄女的年紀，仝太太這才明白了，“嗐，這樣啊，那我回去，押也得把人給押過去。”

　　自家小姑終於辦了件人事，侄女兒要是嫁到柏家，汪家才算是真正發達了。

　　汪夫人無語的看着仝太太，“哪裡用押的，你只說我叫她去的，她連我這個姑媽的話都不聽啦？”

　　那不能夠，汪家就沒有人敢不聽汪夫人的，仝太太嘻嘻一笑，“知道了，我帶上她。”

　　艾陽聽力好，就算在外頭等容重言，也聽見裡頭的話了，前頭說了柏廣彬，後頭就提汪槿雲，汪夫人這是要做媒？可柏廣彬那尿性，到死都念着安梅清，靠得住嗎？

　　但這事又不是艾陽能插手的，尤其是安梅清跟梁維華只是分居，並沒有真正的離婚，柏廣彬暗戀安梅清，就更不能告訴別人了，她只能跟容重言提了提，讓他注意着點兒，如果柏廣彬還沒有死心，也沒有戀愛的打算，就叫他提醒一下汪夫人，汪槿雲怎麼說也是容重言的表妹。

　　容重言沒想到艾陽居然連這事都想到了，笑道，“媽這也是亂點鴛鴦譜呢，就算是廣彬想戀愛，也不能是槿雲，廣彬跟我年紀差不多，槿雲才多大？差着十歲呢！”

　　艾陽白了容重言一眼，“興許伯母覺得老男人會疼人呢！”

　　“老男人？”容重言突然才發現，原來自己是“老男人”？“小艾，你覺得我很老了？”

　　“啊？”艾陽沒想到自己隨口一句話，這位居然聽出這層意思來，“沒有啊，年紀大小是相對的，柏廣彬跟你表妹差十歲，那肯定是老了，咱們又沒差那麼多。”

　　容重言一副重傷的模樣，“你比我表妹只大一歲多，”

　　“哈，哈哈，兩歲，差兩歲，”好吧，他們兩個差八歲，但艾陽前世死的時候，已經過三十了，她從來都沒有覺得容重言是大的那個，“咱們跟他們不一樣，忽略不計。”

　　八歲也可以忽略不計？容重言嘴角微抽，艾陽的回答並不能讓他高興，“可照你的標準，我這個年紀就是老男人了，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大概說的就是這樣的吧？”

　　想想還真叫人沮喪。

　　“呸，胡說什麼呢？”是不是陸愛素走了，這傢伙也閑了，有心跟這兒傷春悲秋了，艾陽沒好氣的抱住容重言的肩膀，“你不老，你一點兒也不老，我慶幸你比我大八歲，真的，”如果只大個兩三歲，那她還得等他長大，艾陽覺得她沒有這個耐心。

　　“你呀，對我來說，正正好，”艾陽勾住容重言的脖子，給了他一個綿長的吻。

　　尹曼如拚命把哥哥尹嵩推到門外，“你給我出去，再來搶我的東西，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尹嵩在外頭氣的跳腳，“不客氣，你個賤人有什麼可不客氣的？掃把星！你給我出來！看我不打死你！”

　　尹岳在後頭推着尹夫人，“媽，這樣可不行，我們的股票全都套牢了，要是不趕緊補倉，那可再難回本了，你勸勸妹妹，把她的東西借出來給我們周轉一下，”

　　見尹夫人不說話，尹岳嗐了一聲，“我跟大哥可全都是為了這個家，之前我們掙了多少您也不是沒看見，您看看你手上的這火油鑽，可還是我給您買的呢！”

　　尹嵩可不像尹岳那麼好脾氣，“媽，這個時候你還偏心她呢？咱們家落到今天，有九成都是她害的！我可跟你說，我跟老二可是把全部身家都投進去了，之前我也跟你說了，我們不想在滬市獃著了，就想着最後賺這一筆，咱們全家遷到港城去，然後我跟老二正正經經的開廠子做生意，要是這次你不幫我，以後咱們全家喝西北風去？”

　　兩個兒子前陣子股票買賣做的風生水起的，尹夫人也是知道的，心裏還高興呢，兒子終於找到喜歡干也能幹好的事了，可沒想到一個月的功夫，就遇到這麼大事，“家裡的錢都給你們了，你妹妹的，那是當初你父親送給她的，我也做不了她的主啊！”

　　“有什麼做不了主的？女人家家，在家從父，父死就得從兄，我是一家之主，”尹嵩那邊急的火燒屁股，那有心情跟尹夫人說這些古記，“她成天關在家裡，吃的喝的哪一樣不是我的？不說別的，就她出的那個事兒，還有臉活着？”

　　本來尹嵩還以為妹妹這次攀上陸愛素，尹家又能起來了，最不濟，給自己找個油水足一些的差使做做，可結果呢？受傷也就算了，最後還卷進滬市幾十年不遇的大丑聞裡頭去了，現在大家見到他，個個擠眉弄眉的，只差沒指着他的鼻子說，他妹子是個淫/娃盪/婦！

　　之前尹曼如的名聲就不好，但沒人敢在尹家人跟前說，而且尹曼如看上的男人，沒有不趕子巴結的，現在好了，出了這樣的事，尹曼如之前那些桃花賬，就成了她“逼迫”良家的罪狀了。

　　陸愛素一走了之，失了勢的尹家人，就成了整個滬市嘲笑的對象了。

　　“要不是你名聲臭了，我能想着從滬市搬走嗎？都是你這個掃把星，才把我們都給害了，因為你，你侄子侄女連學校都不敢去了。”

　　尹嵩越說越氣，狠狠的在尹曼如卧室門上踹了兩腳，見沒踹開，轉頭氣呼呼的沖尹夫人道，“你來管管她，我跟你說，家裡的錢我都投進去了，但還是不夠，想掙的更多，那就得籌錢補倉，你要是不讓她把她名下的產業拿出來給我周轉，大家就一起玩完！”

　　說完一拉還要跟尹夫人道理的尹岳，“走，咱們喝酒去，要是這次賠了，恐怕連酒錢都沒有了！”

　　兩個兒子走了，尹夫人下去讓傭人煮了碗餛飩，親自給尹曼如端上來，“曼如，給媽開開門兒，你一天沒吃東西了。”

　　從醫院回來，尹曼如就再沒出過門兒，後來曾經的小姐妹們爭先恐后的來探病，尹曼如知道她們根本不是關心自己，而是過來看猴戲，乾脆就一直躲在屋裡再不見人了，至於飯，也是有心情了吃一口，沒心情了，一口不嘗。

　　今天也是如此，加上剛才跟尹嵩差點兒打起來，折騰之下，她已經飢腸轆轆，隔着門都能聞到餛飩的香氣，尹曼如一邊暗罵自己不爭氣，過去把門給打開，“媽。”

# 第97章

　　見尹夫人把碗擱到桌上, 尹曼如抬眸，“你別勸我啊, 那幾間店面還有別墅是父親之前送給我的, 當時就說了，是給我的嫁妝，就算是以後我嫁不出去，有這些東西, 我也不會餓死, 我是不會給大哥二哥的！”

　　這些曾經讓她不屑一顧的東西, 如今卻是最重要的。

　　尹曼如盯着床上的那隻碩大的匣子, 現在她的兩個哥哥都恨不得她死, 如果再沒了這些，她真的只有死路一條了！

　　“你這個丫頭，你哥哥那麼疼你, 他們又是為了這個家, 你也聽你哥說了，這次掙了大錢，就帶咱們去港城，到了那裡，你才能再尋個好人家嫁了，難道你要這麼把自己關在屋子里一輩子？”尹夫人想不能女兒為什麼這點兒彎兒都轉不過來，“你怎麼變的這麼糊塗？”

　　尹曼如低頭吃着碗里的餛飩, “我不管, 大哥都三十多了, 你什麼時候看見他能掙錢了？那股票是什麼東西，媽你也不是沒聽說過，賠的傾家蕩產的人比比皆是，你就那麼相信他們？留着我的這一份兒，我哥要是賠了，咱們還能吃上飯。”

　　“呸呸呸，”尹夫人啐了幾口，兩個兒子是沒有掙到過錢，可那是丈夫在的時候，他們背靠大樹，才那麼不管不顧，但現在不一樣了，兒子都長大了，知道為這個家着想了，她不能阻止孩子們上進，而且這些天尹嵩跟尹岳從股市上賺到的錢，她也是看到的，那些難道是假的？“你哥都說了，他天生就是干這個的，將來到了港城，他也要繼續做呢！”

　　她拿起桌上的水壺給尹曼如倒了杯茶，“慢點兒吃，不夠下頭還有呢，你也別這麼糟蹋自己了，反正那天的人，走的走死的死的，陸愛素髮了瘋，你是嚇的躲起來了，整件事跟你沒什麼關係！”

　　尹曼如的眼淚落在白瓷碗里，她迅速的拿勺子攪了攪，“你別說了，這事都怨我，是我太蠢信了陸愛素的話，以後，”她居然迷了心竅，覺得自己真的可以做容少夫人，“以後別再提了，反正錢我是不出的，真不行，我就搬到我名下的別墅里去，你要是想跟着我，就跟我一起過去，不想的話，就在這兒陪着我大哥二哥吧。”

　　尹夫人看着低頭專心致志吃餛飩的女兒，“算了，這事不再說了，你快吃吧，我一會兒上來收碗，別再鎖門了啊，你哥被你氣出去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你說尹家破產了？”艾陽從半睡半醒中坐起身，卻被容重言一下又撲回床上，她拍了容重言一下，“大清早你跑過來，就跟我說這個來了？”

　　艾陽拿起床頭的鬧錶看了一眼，“大哥，才六點半！你別告訴我你是今天早上六點鐘收到的消息！”

　　容重言把頭埋在艾陽頸間嗅着她身上的馨香，“昨天我就知道了，但太晚了，沒跟你說，早上我醒得早，就過來看看你，順便把這事兒跟你說一聲。”

　　艾陽伸手攬住容重言的脖子，“理由找的挺好的，像尹家破產這種火燒眉毛的事，可不是得一大早就過來告訴我嘛，”艾陽伸手扯開容重言的領帶，“告訴我完了之後，還可以在這兒補眠，容老闆套路深啊！”

　　容重言俯身親了艾陽一下，“猜對了，我就是這個意思！”

　　他一把把艾陽摟在懷裡，“我晚上想過來看你，但又太晚了，怕影響你休息，對付尹家兄弟是我跟王少安的主意，他一手安排的，前幾天做了個局，這倆蠢東西就掉進去了，不但把尹家的全部家業都賠進去了，還搶走了尹曼如的那份兒，昨天晚上尹曼如開槍打斷了尹嵩的腿！”

　　艾陽訝異的抬起頭，“現在打斷他的腿有什麼用，當初就不該把自己的家底兒交出去啊！”

　　容重言嘆了口氣，“還真不是她給的，聽說是尹夫人在她的飯食里下了葯，偷去了給自己兒子的，等尹曼如發現的時候，名下的產業都被尹嵩給賤賣了。”

　　我去，艾陽直起身子，“這樣才打斷腿？尹曼如槍法不行啊！”

　　容重言真是哭笑不得，他料到艾陽不會同情尹曼如，但沒想到她還嫌棄她，“你的意思，要一槍斃命？”

　　尹家的人難道不是在要尹曼如的命？艾陽復又躺下，“打斷了腿又能怎麼樣？送醫院養傷就不花錢了？叫我說，直接看看家裡還有什麼值錢的，卷了走吧，留在那個家裡，下來就該賣她了，不過她也是自作自受，沒什麼可同情的，算了，以後尹家的事到此為止，反正還有柏廣立兜底兒呢，不會叫他們餓死的。”

　　艾陽揪着容重言的扣子，“不過便宜你們了，尹洋當了那麼多年指揮使，家底厚的很吧？不然也不會讓你們挖了一個月，才挖乾淨了。”

　　容重言笑着點頭，“確實是，我沒太參与，也就是出了個主意，後頭的事都是王少安做的，我就叫俊生幫了點兒忙。”

　　“好大一朵白蓮花啊，”艾陽捏捏容重言的臉，“你比我強，一刀剜心啊！”

　　沒了家產，就靠人救濟的尹家，想蹦躂是不可能的了。

　　尹曼如一把把攔着她不讓走的大嫂余氏給推倒在地，“怎麼，不讓我走，你想干什麼？還嫌坑的我不夠？”

　　她轉頭看着跟着余氏跑出來的尹岳，“二哥你跑的還挺快的嘛，要不要我送你去醫院陪着尹嵩？”

　　尹岳的臉一下子白了，“曼如，你不能怪我們，我們也是為了這個家，再說這次又不是我們一家賠錢，跟我們一起玩的，全賠了，真的！”

　　“他們賠了就能還了你們偷我東西的過錯？”尹曼如看着坐在沙发上只會抹眼淚的尹夫人，走過去一把把她腕上的鐲子捋了下來，又順手揪下她指頭上的鑽戒，塞到自己口袋裡。

　　“你，你干什麼？”

　　尹曼如一槍打在尹嵩腿上，原本就死氣沉沉的家瞬間就亂了，而尹曼如，則在大家忙着送尹嵩去醫院的當口，直接衝到尹嵩跟尹岳的房裡，把裡頭值錢的東西給洗劫一空，他們偷她的，遠不止這些。

　　“我干什麼，你說我干什麼？親媽！”尹曼如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的親媽，會給她端過去一碗下了葯的餛飩，在自己睡着之後，偷了她的全部財物，送去給兩個兒子，“你覺得你這點兒東西，能跟你從我這兒拿走的比？”

　　尹夫人也沒想到兒子會賠的一干二凈，“是你哥哥說的，一定會賺的，他有內部消息，我信了你哥的話，你想想，如果你哥哥賺到錢了，能不把東西還給你嗎？你是他的親妹妹，你不幫他，誰幫他？可你呢，居然敢對着你哥開槍，你爸爸要是在”

　　“別提我爸，爸爸要是在，會誇我打的好，”尹曼如冷冷的看着所謂的親人，“都是自家骨肉，你們應該知道我現在是個沒臉沒皮的瘋子，昨天還開槍打了自己的親哥哥，你們想攔我，大可以試試，打一個還是打兩個，對我來說沒什麼區別！”

　　尹岳自幼體弱，看到妹妹兇悍的樣子只剩下害怕了，“可是你也不能把家裡值錢的東西全拿走，你讓我們吃什麼喝什麼？曼如你不知道，這房子，這房子，”

　　他縮了縮脖子，“大哥也抵押出去了，今天人家打電話來，限我們三天之內搬家呢，你把錢都拿走了，難道要看媽流落街頭嗎？”

　　尹曼如深吸一口氣，“尹家這麼一大家子呢，媽身邊還有兩個親兒子，你們那麼孝順，自然不會讓媽受苦的，我走了。”

　　現在大難臨頭，尹曼如想到的就是自己先逃出去，不管去哪裡，她有財物傍身，日子總不會太難過，至於其他人，她就管不了了！

　　尹家的新聞又讓滬市很是熱鬧了一陣兒，就沖這陣子如此豐富的談資，滬市各交際圈都多辦了好幾次沙龍，聚會。

　　連各家報紙，都因着尹家，發行量創了歷史新高。

　　柏廣立自然知道尹家的事跟容重言和王少安脫不了干係，他們不但沒瞞着他，甚至還拉了上柏家幾個不在軍中的兄弟，大家一起把局給做了起來，他的那幾個兄弟，也因此不大不小的發了筆小財。

　　水至清則無魚的道理柏廣立還是懂的，這些拿不到檯面上的交易，他只當全然不知，只催逼機場的建設催的更緊了，恨不得太陽一升起，一座嶄新的滬市機場，就矗立在自己眼前。

　　搞得王少安苦不堪言，成天在容重言跟前抱怨，是不是給柏家分的少了？

　　要不要趁着柏廣彬回滬養傷，好好孝敬孝敬柏家？

　　他們這些生意人，不怕花錢，就怕被人給記恨上。

　　容重言知道柏廣立不是因為這個，對他來說，完成他給的任務，比送他真金白銀要對路的多。

　　柏廣彬這次傷的不輕，等他恢復的差不多了，大家才有閑心跟他講滬市的風雲變化，等他聽說了安梅清出國的消息，尤其是還是安梅清一個人出去的時候，立馬躺不住了，拔了針頭衝出醫院找容重言來了。

　　“梅清姐如果跟梁維華什麼事也沒有，會自己一個人跑國外去？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好跟容重言吃頓飯，卻跑來這麼個惹人厭的，艾陽“啪”的一聲把筷子拍在桌子上，“你吼誰呢？”

　　柏廣彬被艾陽嚇了一跳，“艹，你這個女人怎麼這麼厲害？”

　　“是你太沒禮貌！”艾陽更不樂意了，“我數到三你立馬滾蛋，不然我讓你爬着出去！”

　　柏廣彬一臉恍惚的看着慢條斯理喝着湯的容重言，“重言，你不管管你女朋友，她居然這麼對我！”

　　容重言拿起桌上的餐巾沾了沾嘴唇，“她怎麼對你了，她哪一句說錯你了？我難得有時候跟小艾一起出來吃頓飯，你突然衝進來，噼里啪啦就是一通說，梅清姐出國是她自己的事，為什麼沒跟梁維華一起去，也是他們兩口子的事，輪不着我管，也輪不着你來問，你還嫌小艾對你態度不好？趕緊滾。”

　　柏廣彬看着面沉如水的容重言，“容重言，你有了女朋友，連兄弟都不要了？！”

　　“你這種兄弟，不要也罷，”這傷都沒好利索，為了陳年舊事就敢跑出醫院，容重言給艾陽盛了碗湯，“今天的魚湯很鮮，你嘗嘗，別跟這種人生氣，這小子平時我也很不愛搭理他的。”

　　柏廣彬都快被氣哭了，他從前線回來，還帶着傷，結果自己的兄弟卻這麼對他，“容重言！你這個，你這個，你這個背信棄義的傢伙。”

　　“嘿，你這話聽着容易讓人誤會啊，什麼叫他背信棄義啊，你們背着我立過什麼誓約？還是他睡了你沒給錢啊？”艾陽看着小臉兒又黑又瘦的柏廣彬，看他的唇色，真是為了安梅清，命都不要了，“你可得說清楚。”

　　柏廣彬瞪着艾陽，什麼叫“睡了他沒給錢”？她把他當什麼了？“你，你，你怎麼變成這樣了？”

　　容重言好笑的看着氣急敗壞的柏廣彬，“說的好像你很了解小艾了一樣，你先坐下，想敘舊就聊幾句，然後趕緊回醫院獃著去，要是再提梅清姐，我先把你攆出去。”

　　他來就是問安梅清的事的，“我跟你有什麼舊可敘，你這個有女人就不要兄弟的傢伙，我們認識多少年了，你們才，”

　　“我以後跟他一輩子，你呢？”艾陽白了柏廣彬一眼，“重言剛才還跟我說，吃完飯就過去看你呢，你也夠沉不住氣的，躺在醫院里等我們過去表示關心的時候問一下不就行了，都半年多了，你現在追不也來不及了？”

　　柏廣彬小聲嘟噥道，“這不是一聽到梅清姐出國了，我心裏一急，”他擰眉沖容重言喊道，“我說你也忒不仗義了，梅清姐出國的時候，我還在滬市呢，你居然不告訴我！”

　　見艾陽衝天翻白眼，容重言知道她又要出離憤怒了，自己的朋友還是自己解決，“我告訴你做什麼？我是長舌婦啊，成天東家長西家短的說人是非？”

　　“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柏廣彬氣的肋骨的傷都開始疼了，“你要是告訴我，告訴我，”

　　“怎麼？你就跟着梅清姐一道兒出國去了？家也不要了，手下的兄弟也不要了？”容重言給柏廣彬倒了杯水，“要不要來點兒魚湯？大夫說了你能吃什麼不能吃什麼嗎？”

　　柏廣彬一點兒胃口也沒有，“不想吃，也不想喝，梅清姐隻身出國，肯定是遇到什麼事了！”

　　容重言撫額，“你猜的沒錯，但這跟你有什麼關係呢？出國是梅清姐自己的決定，咱們只需要尊重她的決定就好了，就算是我告訴了你，對事情也不會有一點兒改變，除了讓你又雞飛狗跳的鬧一場，還能有什麼？”

　　柏廣彬不說話了，半天才道，“我只是關心她，也擔心她在國外一個人，她現在怎麼樣了？有不有寫信回來？梁維華呢？你只用告訴我，梅清姐出國，跟梁維華有沒有關係就行了。”

　　艾陽忍無可忍，“誒，柏先生，適可而止吧，重言讓你尊重安小姐的決定，就是不希望你太過於打擾到她，我這個人一向說話難聽，你勉強聽着吧，你跟安小姐認識的比梁維華早的多，你對她的心，長眼睛的都看得出來，如果安小姐對你有一點兒點兒男女之情，你們早走到一起了，又怎麼會有梁維華的事？”

　　艾陽只當沒看見柏廣彬越來越黑的臉，“當然，我也尊重你的感情，你有權愛一個人，但前提是，不要以愛之名打擾到她的生活，如果你一直愛着她，那就耐心的等着她，一直等到你不想等那天為止。”

　　容重言無奈的握了握艾陽的手，“走吧，你不想吃東西，我們送你回醫院吧，過去的事相信梅清姐不願意再提了，咱們也都別再提了，你呢，養好傷，做好自己的事，你在這兒跟我蹦，又有什麼用呢？”

　　柏廣彬平時一切都好，只要事涉安梅清，就沒辦法淡定，他冷靜下來，也知道容重言跟艾陽說的都對，安梅清在異國他鄉而且還有梁維華這個丈夫，他對安梅清的感情，就永遠只能藏在心裏，“我知道了，你們別送我了，我自己回醫院去。”

　　“這個柏廣彬，就這脾氣，怎麼打的仗？”從醫院出來，艾陽忍不住吐槽。

　　“他別的地方都挺好的，柏司令的意思，等他傷好了，就留在滬市，那邊飛行不也需要自己人，”容重言笑道。

　　“誒，容重言，那個飛行學校，你沒少出錢吧？”艾陽側身湊到容重言身邊，笑眯眯道。

　　容重言沒好氣的瞪了艾陽一眼，“你想錯了，飛行學校我沒出錢，人家松滬軍自己養得起。”

　　“嘁，我信你才怪呢，那飛機呢？一次買進來十架飛機，柏廣立也買得起？飛機不是汽車好不好！”艾陽撇撇嘴，又堆上笑臉，“你看我成天也挺閑的，你幫你安排個工作乾乾唄？”

　　挺閑的？你？“怎麼？你的廠子還有洋果行，加上萬國百貨，還不夠你忙活？那行啊，印刷廠，玻璃廠，麵粉廠，你挑兩家，真不行，造船廠也可以，你不是喜歡机械嘛，造船廠吧，你去學學打鐵。”

　　艾陽不滿的推了容重言一把，“你明知道我是什麼意思，還在這兒氣我！”

　　容重言目視前方，專心開車。

　　艾陽又推了他一下，“我想去飛行學校工作，我不學開飛機了，我去管個庶務，算個賬，對了，可以管後勤，這個總可以吧？”

　　“松滬軍有自己的司務官，你這是想往柏家的籃子里伸手啊，”容重言一口回絕了，還順手給艾陽扣了頂帽子，“小心點兒啊，別讓人以為我有什麼野心。”

　　好吧，艾陽不說話了，飛行學校是松滬軍名下的，容重言這話也不是全無道理，“我就是想學一學，說不定什麼時候用得上呢。”

　　“那得等全民皆兵的時候，”容重言握住艾陽的手輕輕安撫她，“其實不一定非要親自上戰場才叫做事，你現在幫了我很多忙，已經很累了，那些危險的事情，我不希望你接觸。”

　　艾陽沒說自己一定要上戰場啊，就算是有一天真的全民皆兵了，她也不一定非要當空軍嘛，“你就當我像當初學開車一樣，好奇心強，準備再開飛機試試不就行了，你也可以學一學啊，試一下駕駛着飛機在藍天白雲間翱翔的感覺，多好？”

　　“難道人們不是一直在追求有一天，能像鳥一樣飛翔嗎？”不然研製飛機出來做什麼？

　　容重言知道自己是絕對說不過艾陽的，“那等新飛機運到了，試飛成功之後，新的學員也都畢業了，你再去學。”

　　好嘛，一下子推到兩年後了，艾陽扁扁嘴，白了容重言一眼，“你記住了啊，我可是記性好的很。”

　　英蘭在街角看着艾陽從容重言的車上下來，她盯艾陽已經不是一天两天了，手往包里伸了又縮回來，一次次告訴自己時機還不成熟。

　　但她心裏也清楚，如果讓她自己決定，那就永遠沒有成熟的那一天。

　　可離陸愛素約定的日子越來越近了，英蘭知道再不能拖下去了，她前幾天還往家裡打了電話，母親在電話那頭告訴她，他們一切都好，陸愛素還派人給他們換了新房子，除了地方偏僻一點，倒是比家裡以前的宅子強很多。

　　聽着母親滿意的笑聲，英蘭卻知道，家裡的一切，其實自己都是要拿命來償的，如果完不成陸愛素交給她的任務，她，還有她的家人，都只有死路一條。

　　英蘭再不會覺得自己能遇上陸愛素是一件幸運的事了，可她的人生里，從來沒有選擇權，

　　英蘭深吸一口氣，艾陽並不是天天到洋果行來，如果再不行動，下次再等到她，不知道會是什麼時候？

　　她現在就站在西餅店的門后，艾陽跟容重言這麼難捨難分已經有幾分鐘了，再不動手，人一走，就沒有機會了。

　　英蘭看着站在車邊的兩人，其實不管她打中的是誰，陸愛素應該都不會怪她，艾陽敢這麼害她們，所恃的不過是有容重言這個男人，如果她殺了容重言，那無枝可棲的艾陽，又算得了什麼。

　　英蘭從包里掏出那隻小小的勃郎寧，這會兒店裡沒別的客人，老闆娘坐在櫃檯里專心的織毛線，英蘭顫微微的舉起槍，不停的告訴自己，不要是緊張，不要緊張。

# 第98章

　　容重言正在跟艾陽說她回信河的事, “那邊果子不是卸完了？聽俊生說，你捨得讓人施肥, 今天可是個豐收年, ”

　　艾陽在這兒幫他打量萬國百貨，容重言也一直沒忘過問她罐頭廠的情況，“至於新廠，俊生說蓋的也差不多了, 你等封頂的時候再回去不行嗎？到時候我陪你一起回去。”

　　艾陽只要一回去就是好幾天, 經常是樂不思蜀, 還得自己三催四請的才肯回來, 容重言恨不得她把信河的事全交給汪俊生, 再也不回去才好。

　　“汪經理也只是幫忙，我這個東家怎麼能當甩手掌柜？前两天汪經理打電話，不是說廠子該走電了？我還是回去看看的好, 那兒才是我的根據地嘛, 我太久不過去，莊子上的人該想我了。”

　　“可你回去的太久，我該想你了，”人還沒走，容重言就開始想她了，“要不這樣吧，晚幾天我閑了, 陪你回去好不好？我也好久沒有到鄉下去過去了, 聽說信河莊子比市裡頭涼快的多。”

　　現在才幾月, 哪裡就到了需要避暑的時候？

　　這理由找到，看着容重言殷切的小表情，若不是在街上，艾陽都想親他一口了。

　　只可惜還沒等她付諸行動，突然聽到一個聲音，艾陽想都不想，本能的一把把容重言按倒，抬頭時，接連的槍聲在耳邊響起。

　　艾陽不等容重言掙扎，拖着他把他塞到車底下，“老實獃著，別動！”

　　艾陽繞過汽車，循着子彈過來的方向奔了過去，都不用找，她一眼就看見了還舉着槍的英蘭，艾陽恨極了，風刃砍向英蘭揮着槍的手。

　　英蘭沒想到自己偷襲都沒有成功，她心裏清楚，自己一槍射出，便退無可退了，舉着槍正往汽車後頭去，不管是艾陽還是容重言，只要死一個，她就可以保住家人的性命。

　　可還沒等她走到汽車跟前，只覺得一陣風起，手上一痛，半隻手掌就在自己眼前歪到一邊，鮮血噴在地面上，也晃花了她的眼，“這，這，”

　　艾陽留神聽了聽周圍再沒有異常的聲音，才走過去，看着一臉驚恐的英蘭，“是我太大意了，低估了陸愛素。”

　　英蘭已經疼的說不出話來了，“是她讓我來殺你的，你殺了我吧，”太疼了，英蘭只剩下一個念頭，就是讓她趕緊死了吧。

　　艾陽沒理英蘭，揚聲叫賈管事出來，“沒事了，過來幫個忙。”

　　賈管事哆哆嗦嗦的從櫃檯後頭鑽出來，走到門外，遠遠就看見有巡捕朝這兒跑過來，長吁一口氣，“東家，我來幫你！”

　　容重言也從車底下爬了出來，他顧不得身上的塵土，衝到艾陽跟前，“你怎麼樣？”

　　“我沒有事，”艾陽這才意識，剛才關心則亂，她忘了保留實力了，“你也沒事吧，剛才太亂了，我怕你有危險。”

　　容重言見巡捕已經跑過來了，一指地上的英蘭，“就是這個女人當街開槍，目的是為了殺我，你們李探長呢？請他過來！”

　　他看着已經疼的蜷縮在地的英蘭，蹲下去觀察着她手上的傷口，又看了眼艾陽，沒說話。

　　寶昌路附近居然出現槍擊案，李探長都不用人去喊，接到消息就帶着人過來了，“容老闆，這，這怎麼回事？”

　　容重言一臉淡然，“不過是有個想不開，跑來送死，你把人帶走吧。”

　　英蘭是誰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審不審的有什麼意義？

　　容重言的心思在另一件事上，他拉開車門，“走吧，我先送你回去。”

　　艾陽默默的跟着容重言上了車，等到了自己的公寓，兩人坐定了，才撅着嘴一臉不滿道，“人又不是我派的，你沉個臉給誰看啊？”

　　容重言靜靜的看了艾陽一會兒，“你沒有話跟我說么？”

　　“啊？說什麼？你為什麼這麼不高興？嚇着了？”艾陽準備一路裝傻到底，她有武藝這是過了明路的，一時情急把他塞到車底下，也是因為太愛他了嘛，哪裡錯了？

　　“我是嚇着了，是被你嚇着了，”容重言嘆了口氣，拉着艾陽走到衛生間，“你洗把臉吧，再把衣裳換了，我不去工部局了，咱們有的是時間談。”

　　我看你還是去吧，最好忙失憶了，把這段趕緊給忘了，回來咱們還是好朋友。

　　艾陽嘟着嘴進了衛生間，手臉洗的恨不得比洗個澡的時間還長，心裏反覆盤算着怎麼面對眼前的“困境”？

　　容重言一點兒也不急，他從書架上拿起一本英文雜誌，認真的看起來，今天艾陽總得給他一個合理的解釋。

　　“你還在啊，”艾陽連頭髮都重新梳過了，沒辦法，當時槍聲連響，艾陽根本沒顧上形象，就想着不能傷了容重言了。

　　容重言把雜誌放在桌上，“洗好了，過來坐。”

　　艾陽扁扁嘴，“你干什麼啊？這麼嚴肅，這樣可不像你，而且我也不喜歡。”

　　容重言看着艾陽，目光深沉，“那你喜歡什麼樣的我？像傻子一樣，你說什麼就信什麼的那個我？”

　　艾陽沖容重言眨眨眼，燦然笑道，“你什麼樣我都喜歡啊，什麼像傻子一樣，你是傻子的話，天底下哪有聰明人？”

　　“不，我就是個傻子，我傻的都不知道自己愛的女人身懷絕技，傻的以為她需要我的保護，傻的以為她只是個從鄉下米糧鋪子里出來的可憐姑娘，”容重言目光落在那本机械雜誌上，“傻的真以為她只是對某些東西感了興趣才去了解的。”

　　容重言面上的失望跟落寞刺痛了艾陽的眼，她把頭轉到一邊，“所以呢，你覺得我一直在騙你？你喜歡的只是那個從鄉下來的，目不識丁的，需要人保護的可憐小艾，而不是通曉武藝，能寫會算懂英文的小艾？”

　　容重言表情微僵，“我不是這個意思，”

　　就聽艾陽道，“既是這樣，那我只能說你看錯人了，”她起起身，“我現在就走，回信河去，你慢慢找你心目中想要的女人吧，咱們都不要再浪費彼此的時間。”

　　容重言愕然的看着起身走進卧室，從柜子里拉出只大皮箱，開始往裡頭裝東西的艾陽，“小艾，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太吃驚了，也生氣你居然一直瞞着我，我從來沒說過不喜歡你啊！”

　　艾陽胡亂把幾件時令衣裳扔進皮箱里，又把屬於自己的幾樣首飾隨手扔進去，扣好箱子，“別說了，我什麼也不想聽，對不起我不該救你，我應該跟你一起被英蘭亂槍打死，做一對同命鴛鴦，可能這樣才是你想要的愛情，但我不想因為什麼愛情丟了性命。”

　　說完拎起皮箱就往外走。

　　容重言只是想好好跟艾陽談一談，要一個解釋，沒想到才一句話，就把她給惹怒了，還讓他去找別人，他什麼時候說他想找不識字的小艾了？什麼時候說這樣的她不好了？

　　難道他問一句為什麼都不可以嗎？

　　容重言想不明白艾陽為什麼要生氣，更想不通她為什麼還拎着箱子要走，還讓他找別人去？

　　這是做什麼？分手啊？

　　當然不行，容重言一把拽住艾陽的胳膊，聲音低了下去，“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有些奇怪，我沒說你這樣不好啊，我認識你的時候，你就不是什麼‘可憐的小艾’，你別亂說，更不許走！”

　　“不走做什麼？接受你的盤問嗎？我救你還救錯了嗎？”艾陽斜睨着容重言，甩開他的手，“我走了，”她這麼理智的女人，偶爾不講理一回，也是可以原諒的嘛，畢竟異能這東西，無法解釋啊，而且也解釋不了不是？

　　容重言呆了一下，突然明白過來，他直接把箱子從艾陽手裡奪過來扔在地上，一把把艾陽抱起來摁在沙發里，“不許走，你把我騙了還想跑啊，信不信我讓巡捕房抓你？”

　　嘿，小子，不按劇情走啊，下來不應該抱着她，說不要走，只要你留在我身邊，什麼我都不問了嗎？怎麼還威脅上了？

　　“你干什麼？你打不過我的，”艾陽用鼻孔瞪着容重言，“小心我把你從樓上扔下去。”

　　容重言在艾陽頰邊親了一下，“你要是捨得把我扔下去，剛才都不會救我，你別想跑啊，別以為跑了今天的事就算完了。”

　　他今天一定要把事情給問清楚了，容重言可以放縱艾陽，看着她去做任何她喜歡做的事，但他前提是他對艾陽的一切都有充分的了解，知道她到走到哪個地步，知道怎麼去跟上她的腳步，而不是像現在一樣，他根本看不清艾陽的深淺，甚至不知道自己愛的女人，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這種感覺太討厭了，容重言下定決心，不論艾陽出什麼招兒，他都不會後退半步。

　　容重言一隻手摟緊艾陽，伸出另一隻手把她的右手舉到面前，“你剛才就這麼輕輕一提，就把我給提起來了，我都沒明白過來呢，就發現自己被塞到車底下了，我比你高了三寸還多，一百五十斤，就那麼被你給拎起來了，”

　　“像那隻皮箱，”容重言捏着艾陽細白如玉的指尖，“李小姐，就是男人也沒有你這樣的力氣的。”

　　“那又怎麼樣？我不是說過，我這個人天賦異稟，我也說過自己力氣大，只是你把大的程度，想的低了點，”艾陽把臉轉到一邊，生氣這招看來是不管用啊！

　　艾陽不滿的嘟噥，“你的意思，我救你的時候，還得考慮不能嚇着你，”

　　行，這樣也算是個解釋，她力氣天生比絕大部分人都大，容重言點點頭，表示接受，“我剛才看了，英蘭半邊手掌都快掉下來了，她的手已經廢了，但你手上根本什麼武器也沒有，她的傷是怎麼弄的？”

　　英蘭的傷像被利刃砍過，一把看不見的利刃，怎麼能不讓容重言好奇？

　　這是艾陽最後悔的事，她一時急了，沒考慮準頭問題，其實應該把英蘭的槍打掉就好了，現在傷口明明白白在英蘭身上，她怎麼解釋才好？

　　見艾陽低頭不說話，容重言嘆了口氣，“剛才我看的雜誌，專業性很強，教你識字學英文的女學生，都不是那個專業的，她們不會看這個的，用這個教你學英文，好像並不適合。”

　　她只是想了解一下，西方的机械工業發展到哪一步了，能造出什麼來，艾陽撫額，乾脆把身子一扭，趴在沙發靠背上裝死，非暴力不合作。

　　再往前追，英蘭安排的侍者，人也被容重言找到了，他根本不知道酒杯是怎麼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換掉的，那侍者反覆強調了，因為怕被人把酒拿錯了，他的托盤從沒有離開過自己的手。

　　“小艾，我愛你，從咱們在一起的那天起，我想的就是一輩子都跟你不分開的，”容重言扳過艾陽的身子，讓她面對自己，“可你好像什麼都不願意跟我說。”

　　艾陽長長的嘆了口氣，“一輩子不分開，不代表就要把自己所有的秘密都告訴對方啊，我們現在不快樂嗎？在今天的事情發生之前，你對我有什麼不滿意的嗎？我的武功比你想像的更厲害，難道不是好事嗎？為什麼非要窮追這些呢？”

　　“我愛一個人，自然想知道她是誰，從哪裡來，為什麼她會成為這樣的她，”容重言不認同艾陽的說法，“我從來沒懷疑過你對我的感情，但一直以來，我都想不明白高湖鎮米糧鋪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小艾？你能告訴我嗎？”

　　艾陽又不想說話了，她能說什麼？

　　告訴容重言，這裏根本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只是百年之後，某個網文女作者的創造出來的，而且他是連個姓名都不存在的隱藏線，他的作用，只是為了給顧勵行鋪路的話，他會不會崩潰？

　　難道要告訴他，如果不是自己過來，他早就死了？現在在滬市呼風喚雨的是顧勵行？

　　告訴他，這個世界其實因為自己的到來，已經崩的差不多了？尹洋死了，柏廣立上位，她也不知道以後會是個什麼樣子？

　　但不告訴他這隻是本書，那告訴他什麼？自己來自未來，穿越回了千年之後？那她要不要回答千年來的歷史演變？

　　艾陽頹然倒在沙发上，“你能不能把我是從高湖鎮來的這個設定給忘了？就當我是留洋回來的，咱們在萬國百貨遇到了，一見鍾情？對了，我就是在萬國百貨看見你的，當時就想，這個小哥哥長的真漂亮。”

　　容重言黑了臉，他想不明白艾陽為什麼不肯正面回答他的問題，而是在這兒胡言亂語，“直接告訴我你為什麼會這行，真的不行嗎？”

　　“如果我說不行呢？”艾陽側身向里，摳着沙发上的花紋，“那你告訴我，你覺得我為什麼跟你認為的不一樣？這麼久以來，你其實一直在懷疑我，甚至暗中查我？”

　　容重言有點兒生氣了，“你不相信我？”

　　“我覺得你不相信我，”艾陽開始煩躁了，她能理解容重言的懷疑，甚至他有不安的情緒也是理所當然的，但她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怎麼辦？說自己什麼？借屍還魂？

　　就算是借了小艾的身體，可武藝也帶來了？她這個孤魂又來自何方呢？

　　“就算是我會因為這個跟你分開，你也不願意告訴我原因了？”容重言硬着心腸道，他從來沒有想到會有一天跟艾陽分手，可事到如今，他不想再把疑問壓在心底，“自由飯店的壁燈，也是你的傑作吧？”

　　看到了艾陽的實力，容重言覺得許多事都找到答案了。

　　艾陽依舊裝死。

　　“你一天學會開車，槍法極好，骰寶勝了顧勵行，其實都不是什麼天賦跟運氣，”許多沒有深想的事，現在提出來，容重言恍然發現，自己其實是在有意的忽略許多事。

　　他是有師傅教過武功跟槍法的，可他那點兒微末功夫，在艾陽這兒根本不夠看，所以當發現有人偷襲的時候，艾陽才會想也不想的把他給塞到車底，選擇隻身應敵，“一直都是你在保護我。”

　　容重言低下頭，“是不是根本沒有什麼高人，葛橋的時候，殺了曲一峰的也是你，劫了十六鋪分堂的也是你，對不對？我明白為什麼那位高人一直在幫我，因為你就是他啊！”還有信河莊子里綁着的人，堆着的大洋

　　艾陽恨不得把腦袋扎到沙發縫子里，最好整個身子也都藏進去，“你都猜對了，最初我沒想過幫你，只是你們麵粉廠的線路老是被人剪了，我們白樓也跟着停電，我忍不不了這個，乾脆就出來抓剪電線的賊了，誰叫你的人笨呢！”

　　原來自己的猜想都是真的，容重言閉上眼，半天才道，“我先走了，你再想想要不要給我一個解釋，什麼樣的解釋都行的。”

　　沙发上一輕，艾陽轉過頭，無奈的看着站起身的容重言，“我說過的，有些人生而知之，你也表示理解啊，為什麼非要問我為什麼呢？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不行嗎？突然有一天，我發現自己什麼都會了！”

　　還在跟自己胡說八道呢，容重言失望的笑了笑，“我知道了，我走了。”

　　從關門的聲音就聽出來了，容重言是真的很生氣，艾陽從捂住臉倒在沙发上，難道她要在容重言跟前表演自己能水上漂不是上房不用梯子？子彈到自己跟前能靜止？隔空打牛？

　　容重言站在樓上看着緊閉的陽台門，等了半天，都不見有人出來，失望的上了車，回容公館去了。

　　誤會解釋不清楚，艾陽覺得自己也沒理由再住在集賢坊公寓里，還是拎着箱子，先到洋果行去了。

　　賈管事看艾陽進來，嚇的一縮脖子，沒辦法，他這位東家太兇悍了，徒手治服一個拿槍的女人，“東家，您，您過來啦。”

　　艾陽點點頭，“怎麼樣？巡捕房沒再來吧？”

　　賈管事搖搖頭，“沒有，”也是奇怪，出了這麼大的事，巡捕房連個來調查情況的都沒有，“那，那女人是要殺容老闆嗎？剛才我跟隔壁西餅屋的老闆說話呢，聽他的意思，那女人往他店裡去幾回了，”

　　賈管事壓低聲音，“他們快嚇死了，想關店呢！”

　　“這事跟他沒有關係，被嚇了一次，也算是無妄之災了，”艾陽來洋果行的時候，也常在隔壁店裡買點兒麵包什麼的給賈管事他們，知道他們都是靠手藝吃飯的老實人，開個店不容易，要是因為自己關了店，損失就大了，“你跟他們說一聲，這件事已經徹底結束了，不會有人來查問，大家該幹嘛幹嘛就行了。”

　　如果英蘭是針對容重言的話，就不會一直守在洋果行這條街上了，看來陸愛素是把自己被迫回杭城的罪過全記在她身上了，才會暗中留下英蘭來殺自己，而容重言，不過是趕了個巧兒，或者是，英蘭覺得，殺他們哪一個都一樣。

　　這也是賈管事最想知道的，他真怕想殺容重言的人一擊不中，再派人過來，他照看的洋果行也跟受牽連。

　　要知道在滬市給艾陽洋果行當掌柜這幾個月，賈管事已經愛上了在“大都市”的生活了，正四處尋房子想把老婆跟孫子也接過來呢，這城裡的學堂，肯定比鄉下教的好啊，他跟兒子是沒戲了，孫子將來說不定也能像城裡人一樣，在大公司穿西裝當職員呢！

　　“那太好了，幸虧咱們這條街下午沒什麼人，”賈管事鬆了口氣，倒了杯茶送到艾陽手邊，“東家您拎着箱子，這是要搬過來？”

　　洋果行二樓是倉庫跟劉嫂住的地方，艾陽搖搖頭，“我是怕你們害怕，過來看看，一會兒我就趕回信河的船去，現在果子下來了，我看回去看看。”

　　原來這樣，但艾陽之前回信河，都是開着大汽車的，這是怎麼了？賈管事看了艾陽一眼，咽了口唾沫，沒敢問。

# 第99章

　　容重言特意交代了李探長, 他沒有打算再追查真相，整件事低調處理就行了, 但續夫人還是很快就知道了, 她了解容重言的性子，是絕不會把這件事告訴汪夫人的，所以一大早，就叫續貴生陪着她, 到工部局堵容重言來了。

　　“我不敢往家裡去, 你沒事吧？”續夫人一見容重言, 先上下打量了一番, “聽說你被人槍擊, 我嚇了一跳。”

　　但考慮到汪夫人會懷疑，續夫人只得找了一簍鮮桃，讓續貴生送到容公館去, 替她看了看容重言, “小艾呢？有沒有嚇着？”

　　聽到續夫人問艾陽，容重言眸光一黯，“她也沒事，她功夫比我還好呢，那個英蘭還是她抓住的。”

　　“那就好，”續夫人念了聲佛，“小艾人呢？今天還去不去百貨公司？我一會兒也去看看她去。”

　　容重言留了人在集賢坊公寓附近, 昨天就聽說她拎着箱子出去再沒回去, 在自己的親娘跟前, 容重言有些裝不下去，“你不用去看了，她沒什麼事。”

　　續夫人敏銳的捕捉到了兒子的神色，她覺得兒子是在騙她，“重言，小艾是不是受傷了？我可是叫人悄悄去看了，當時英蘭開的可不是一槍，牆上跟樹上可都留着彈孔呢！”

　　說到這兒續夫人瞪了容重言一眼，“你們膽子也太大了，聽說巡捕房來的時候，英蘭已經被抓起來了？”

　　“嗯，她只有一把槍，子彈打完，還有什麼可怕的，”容重言沒想到艾陽會走的那麼堅決，可現在把人找回來，那就等於是默認接受了艾陽的一切異常，以後他也不可以再問了，“小艾沒事，她的功夫您也見過的，”

　　容重言看了續夫人一眼，想問問她對艾陽的異常有沒有察覺，最終還是忍住了，冷靜下來，他覺得自己能夠理解艾陽一些，她有異於常人之處，如果讓人知道了，自然會引來許多關注，也會引來更多危險。

　　就像顧勵行，如果知道十六鋪的事跟艾陽有關係，頭一個要殺艾陽的，就是他了。

　　這倒也是，續夫人點點頭，“唉，所以啊，我對你跟小艾在一起，真的是滿意的不能再滿意了，現在這世道亂糟糟的，小艾這樣能獨擋一面的姑娘，當妻子再合適不過了。”

　　續夫人因為出身的原因，不喜歡那些嬌嬌弱弱的所謂名媛，“你可得好好對小艾，我知道外頭那些人成天嘀咕，什麼容家少夫人應該是個什麼什麼樣的女人，滬上名媛，北平名媛的，你可別叫人給誆了，那些名聲不當飯吃的。”

　　容重言失笑，原本想問續夫人的話也不問了，她已經給了他答案，小艾越強，她是越高興的，“我知道了，我要是喜歡什麼‘名媛’，早就結婚了，還用等到現在？”

　　“那你為什麼不跟小艾趕緊把婚結了？你可老大不小了，”續夫人話題一歪，又轉到容重言的婚事上了。

　　說到結婚，容重言撫額，他覺得自己似乎找到了艾陽一直不肯提婚事的原因，她藏着那樣的秘密，又怎麼跟自己生活在一起？“我現在太忙了，就算是結了婚，也沒時間陪小艾，而且她年紀還小，母親要是着急抱孫子，可以先催催那邊嘛。”

　　這兩個兒子，不親也就算了，怎麼在婚事上，都這麼叫她操心，“他？成天花天酒地的，我寧願他先不找，藉著這次傷了腿，好好收收心，省得討個老婆，坑了人家一輩子。”

　　容重言低下頭，艾陽呢，一直不肯結婚，是怕自己坑了她，還是怕坑了自己？

　　續夫人見容重言興緻不高，想到他是個大忙人，也不多留，“你忙你的，我去萬國百貨看看小艾，順便叫她陪我逛逛，這入夏了，我帶她看看有什麼新料子。”

　　不想讓她去，她還非要跑一趟不可，不然回去心也是懸着的。

　　“小艾回信河莊子了，那邊廠房要封頂了，小艾得回去看着，”容重言站起身，送續夫人出門。

　　去信河莊子了，續夫人點點頭，壓下心裏的疑惑，“那邊不是有俊生嘛，讓他多辛苦辛苦，小艾還是留在滬市的好，等她回來了，你給我打個電話，我是真的想叫小艾陪我逛逛呢！”

　　艾陽一回到莊子，立馬就忙了起來，今年她莊子上無論哪一種果子都沒有往外賣，而是在莊子後頭挖了長長的地窖，做好的罐頭一出車間，就會被送到地窖里儲存起來，等到時令過去了，才會拿出來賣。

　　不過比起水果罐頭，信河莊子里賣的最好的，卻是之前供給自由飯店頂樓賭場的蘇打果醋，那東西爽口醒神，居然在賭場里銷量挺好。

　　續夫人又有心拉拔艾陽的生意，還把她們的果醋跟果酒推到了洪門名下的戲院跟電影院，甚至在顧氏影業拍的現代電影兒里，女主角都喝上了果醋。

　　所以在酷暑來臨之前，艾陽特意抽了三分之二的工人，讓任嫂領着大家一起做果醋，這東西雖然利薄一些，但量大，掙的也並不少。

　　艾陽在莊子上住了两天，沒等到容重言的電話，她心裏難免有些失落，但還是跟汪俊生打了個招呼，說自己回滬市了，之後從滬市登上了去杭城的火車。

　　陸愛素居然留了英蘭這步暗棋，這是艾陽沒有想到的，也是她太託大了，才會覺得已經將陸愛素這個討厭鬼給了結了，現在想想，那樣的天之驕女，怎麼會默默承受那樣的打擊，什麼也不做，不是她的處事方式。

　　但平白吃這麼一個大虧，卻沒有一點兒反應，也不是艾陽的處事方式，她得過去教一教陸愛素，什麼叫能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艾陽是不打算留着她了，這次她躲過了，下次可未必，尤其是容重言那邊，如果這次英蘭的目標一開始就定的是容重言，偷襲的地方也選在工部局附近，她不在，容重言恐怕非死即傷。

　　艾陽打扮成投親的女學生，拎着只藤編的箱子出了車站，火車上她就不着痕迹的把陸大帥的家事打聽了一遍，也知道他並沒有跟眾多的兒女住在一處，成年的兒子都分出去單過了，帥府只留下他跟一群妻妾。

　　艾陽找了家飯店住了，晚上換了衣裳，出去溜達，杭城雖然比不上滬市洋化程度高，但也是個繁華富庶的地方，加上是陸士珍帥府所在地，治安也比想像中要好上許多。

　　艾陽酒樓茶肆戲院逛完，想聽的都聽了個差不多：

　　雖然陸家對杭城人封鎖了消息，但滬市離杭城並不遠，陸愛素為什麼會“病了”，大家多多少少還是會有風聞，尤其是一向比男人還愛玩的陸五爺，回來之後，就一直避居西湖別院老實養病，再沒露過一面兒，這就更印證了那些傳聞的真實性。

　　艾陽跟人打聽了陸家西湖別院的大概位置，也不叫車，一路隱在暗影里，悶聲去西湖找陸愛素。

　　陸愛素這些天過的極不如意，她一回到杭城，根本沒有見到最疼愛她的父親，而是被直接發配到西湖別院來了，不但如此，陸士珍還往別院下了死命令，如果她敢踏出別院一步，格殺勿論。

　　第二天陸愛素的生母柳姨太就來了，柳姨太之前是紅遍大江南北的越劇名伶，跟了陸十珍二十多年，還依然寵愛不減，但她只生了陸愛素一個女兒，可從來不覺得自己這個女兒比陸家的兒子差到哪裡去，在陸家，凡是兒子們有的，她的女兒也一定要有。

　　陸愛素喜歡打扮成男人的樣子，柳姨太也由着她的性子，她在戲班子里見得多了，有些角兒戲演多了，出不來，常常會忘了自己到底是男是女。她這輩子就這樣了，寶貝女兒還不得活的自在一些？

　　有她這個比原配還得寵的姨娘在，陸愛素這二十多年，人生就沒有遇到過波折。

　　可這次，陸愛素的臉丟到全世界了，甚至北平跟粵海的小報上，都登出了某帥愛女的逸聞！

　　陸士珍自問英雄了一輩子，臨老遇到這個么女兒扒下他麵皮的女兒，自然是氣的很了，柳姨太也知道這個時候不能捋老虎鬚，也不替女兒求情，而是趕過來就是交代陸愛素，老老實實在別院里獃著，等什麼時候陸士珍氣消了，她再好好哄哄老頭子，把陸愛素放出來。

　　反正陸愛素喜歡舞槍弄棒的，大不了再送女兒去米國學個軍事。

　　陸愛素卻不想再出國了，她想的是能像三個哥哥那樣，有自己的隊伍，這次的事她是看清楚了，只有手裡有兵有槍，才會有底氣，柏廣立為什麼敢不把她放在眼裡，為什麼陸士珍也要給柏廣立幾分面子，還不是因為柏廣立手裡有五萬松滬軍嗎？

　　等陸士珍消了氣，陸愛素就要求他也給自己一支隊伍，哪怕比老大老二的人少一些，她要親自訓出一支精兵來，成為她的力量。

　　心裏有了目標，陸愛素振作起來，每天都在別院里看兵書練槍法，去了趟滬市她也不是沒有收穫的，起碼讓她發現，這世上厲害的女人不只她一個，而且她還不是最厲害的那一個。

　　艾陽循聲找到陸愛素的住處的時候，陸愛素才洗完澡出來，她看着坐在自己屋裡的艾陽，轉身就去枕下拿槍，“你，你怎麼在這裏？”

　　只是沒想到艾陽的手更快，已經閃身到她面前，伸手卸了她的下巴，把人直接扔到床上，又把早被她拿到手的馬擼牌子扔到陸愛素身上，“在這兒呢，別找了。”

　　“你喊不了人，也跑不出去，所以別掙扎，咱們先談一談唄？”艾陽微微一笑，把陸愛素試圖從床上坐起來的陸愛素一手提起來摁在椅子上，順手又卸了她的胳膊，“老實點兒，卸人大腿我也不是做不到，但你可要受大罪的。”

　　聽着陸愛素喉嚨里發出的咿呀聲，艾陽擺擺手，她來是宣布結果，不是跟陸愛素談心的，“我也挺意外的，你居然還留了英蘭在滬市，不過么，結果你也看到了，我來了，英蘭么，”

　　艾陽一攤手，“會是個什麼下場你盡可發揮自己想像力。”

　　陸愛素沒想到英蘭不但失手了，而艾陽連皮肉傷都沒有一點兒，就聽艾陽又道，“我這個人呀，脾氣不好，沒辦法，這人本事一大，難免就不愛控制脾氣，”

　　她笑嘻嘻的走到陸愛素跟前，彎腰看着她，“有一天，小幡夫人半夜跑我那兒去了，結果呢，第二天小幡吉就發現她死在了自己的被窩裡，陸處長，我半夜跑到您這兒，你覺得自己應該死在哪兒？”

　　死？陸愛素驚恐的瞪着艾陽，彷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怎麼敢殺自己？她可是陸愛素，陸士珍最疼愛的女兒！

　　“你一定是想說，我不敢對不對？如果殺了你，你爹一定讓容家滿門償命，”艾陽都不用猜陸愛素的心思，“可你想不到的是，你那個疼愛你的父親，是永遠也不會知道你去哪兒了的，我啊，會為你這個千金小姐，尋一處妥帖的安息之所的，嘖，”

　　艾陽沖陸愛素眨眨眼，“絕對配得上你的身份！”

　　陸愛素沒想到艾陽會把她帶出來，這會兒兩人還坐在一戶人家的房頂上，就聽艾陽小聲道，“聽見下頭的哭聲沒？我來的時候已經幫你看好，這家啊，可是大戶人家，你可能還聽過，姓仲，這家的三少爺死了，就在下頭躺着呢，一會兒啊，我把你送下去，跟他躺一塊兒，仲家，有錢人，棺材都是楠木的。”

　　陸愛素已經被艾陽給嚇傻了，她不能說話，也不能動，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停的流淚，她頭一次發現，原來這世上，還有比她想法更怪的人。

　　艾陽可不是帶着陸愛素接受再教育的，“放心，我會先殺了你再把你放進去的，下輩子記得做個好人。”

　　城西仲家在杭城也是有名有姓的人家，家裡茶園千頃，良田無數，只是仲老爺在五十歲上，卻要白髮人送黑髮人，他膝下的三兒子，一場傷寒沒救過來，撒手去了。

　　仲老爺傷心之餘，還是竭盡所能，給兒子辦了隆重的葬禮，而今天，就是仲三少爺發喪的日子。

　　“哎喲，怎麼這麼沉？”

　　從城裡最大的力行請來的十六位杠夫抬棺，這棺木一上肩，腿一軟差點兒沒給跪了，“這裏頭裝的啥啊？”後頭的杠夫悄聲道。

　　前頭的是力行的小頭頭，聽見後頭的嘀咕聲，回頭狠狠瞪了他們一眼，“仲三少心寬，仲家又是大財主，自然不會少往裡擱東西，都給我打起精神來！”

　　大家都是做老事的人了，之前是沒防備，才會差點兒失手，現在隨着頭兒的一聲命令，大家一起用力，楠木棺柩應聲而起，在一片哭聲中緩緩的出了靈堂。

　　艾陽一直尾隨在發喪的隊伍後頭，直到看着仲三少的棺木入土為安，才撣了撣身上的塵土，回杭城去了。

　　她沒有騙陸愛素，說給她找個好去處，就給她找個好去處，將她葬在仲家的墳地里，這輩子陸士珍都不可能知道女兒去哪兒了，沒準兒還以為陸愛素無法無天的性子犯了，從西湖別院里跑出去了。

　　艾陽參加完仲三少的婚嫁，直接買了火車票回滬市了，這點兒時間陸家根本不可能發現陸愛素失蹤了，所以她走的很從容。

　　可到了滬市才一出火車站，艾陽就看到容重言站在外頭，“你，你怎麼來了？”

　　艾陽挑眉，“我知道我去了杭城？”

　　容重言沒說話，走到車邊幫她打開車門，“先上車吧。”

　　艾陽一說自己要回滬市，汪俊生就把消息報告到容重言那兒了，可是容重言卻發現艾陽並沒有回集賢坊公寓，也沒有去華榮飯店，他立馬猜到，艾陽是去杭城了。

　　依她的脾氣，陸愛素都殺到她頭上了，不還回去是不可能的。

　　車在集賢坊停下，容重言看着準備下車的艾陽，“其實杭城那邊我已經派了人，一直盯着陸愛素呢，但沒想到她會留了英蘭在這邊，那天我回去，就給他們下了命令，這筆賬肯定要跟陸愛素算的。”

　　他只是沒想到艾陽的動作會這麼快，他的人才開始布局，艾陽這邊如果他沒猜錯的話，是已經得手了，“你把她怎麼樣了？用不用我的人善後？”

　　艾陽一笑，“不必了，我敢保證，陸家就算是掀翻整個杭城，也找不到她的。”

　　全城找不到？陸愛素就在西湖旁院里，“你不會把她沉湖了吧？”

　　“沉什麼湖嘛，髒了那麼美的水，”艾陽笑了笑，“總之這件事算是了了，你就當什麼也不知道就好了，其實你本身也就是什麼也不知道。”

　　容重言見艾陽要下車，輕聲道，“你的來歷不肯告訴我，甚至連陸愛素怎麼死的也不肯告訴我？為什麼？”

　　小幡夫人死在了小幡吉身邊，陸愛素會怎麼死？容重言握住艾陽的手，“不論你做什麼事，我從來都沒有反對過的。”

　　艾陽輕嘆一聲，“我不想告訴你，確實是不願意你覺得我是個殘忍的人，雖然我自己並不是這麼認為的，”既然容重言非要知道，艾陽也沒再避諱，直接把陸愛素的下場跟他說了，“就這樣，我覺得我還算是對得起她，管殺也管埋。”

　　容重言差點兒笑出來，這樣的主意也就艾陽能想出來了，“嗯，你做的確實挺好的，我的人去辦，就算是不賠上性命，也會引起一場大亂，小艾，我反覆問你，是因為我知道你的能力到底能到哪一步？我不想只看到你想給我看的那一面，我想對你了解的多一些。”

　　去了趟杭城，艾陽對自己的來歷倒是有了想法，“其實你現在不是對我已經很了解了，我會什麼，在滬市都幹了什麼，這不都一清二楚了？”

　　她低下頭，“我不說，是覺得你未必能理解，更覺得你可能不太好接受，你看過那種狐仙山鬼的故事吧？我跟她們差不多，你想娶的女人根本不是人，你不會害怕嗎？”

　　容重言驚訝的看着艾陽，他想了許多，卻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答案，“不可能，我不信鬼神的。”這世上哪有神仙鬼怪，他小時候就知道那是阿婆們騙小孩子的。

　　艾陽想了幾天，覺得能讓人相對容易接受的就是迷信故事了，不然穿越千年還是穿到書里，都不是世下人的腦洞能理解的，還會再引來一連串疑問，“走吧，你跟我上去，要是不害怕的話。”

　　容重言站在小客廳里，看着艾陽抬級而上，可她卻真的像續貴生說的那位高人一樣，足不沾地，“你，小艾”

　　艾陽轉身輕輕揮手，窗前盛開的月季花便落了下來，“其實什麼飛刀這些，都不過是借口罷了，我可以不用什麼暗器就能傷人的。”

　　容重言走過去撿起窗台上的花朵，創口平平整整，“那尹洋”

　　艾陽點點頭，“你們安排的殺手經驗不足，兩槍都沒有命中要害，如果送到醫院，說這睛就能救過來，所以么，我就幫了點忙，這也是我非要跟你去的原因。”

　　因為對他們幾個不放心，時不時要幫着查漏補缺么？容重言汗顏道，“那飛機呢？你的本事，不需要開那個也行啊！”

　　“但我的本事沒辦法大面積的打擊故人，自保是足夠了，可是現在這局勢，真有了戰爭，與其安坐家中聽天由命，不如自己上戰場去，”

　　既然說開了，艾陽也不再瞞着他了，“你就當我是個與時俱進的狐狸精吧。”

　　容重言搖搖頭，他不覺得艾陽是那麼鬼怪變化的，“你說的雜耍賣藝班子，是不是就是跟他們學的？”

　　這世上有她一個就夠稀罕的了，哪還會再有一群？“那不過是個借口罷了，”李艾才多大，十七年就練到這個地步？

　　“所以說李艾，你根本不是李艾？那她去哪兒了？”艾陽殺人，但卻從不對無辜的人動手，“為什麼李家人沒有發現你不是李艾？”

　　艾陽一笑，“原來的李艾在梁維華將她棄在洞房之中的時候，已經鬱郁而亡了，我不過是正好路過，便附到她的身上，嗯，你也可以想像成借屍還魂，”

　　她看着容重言有些泛白的臉，“你害怕也是正常的，也是知道你會害怕，我才一直沒有說，”她一攤手，“畢竟這樣的事，只存在在志怪小說里，你不接受也是正常的，所以，”

　　艾陽淡淡一笑，“現在說清楚了，大家分開，才不會彼此心生怨懟。”

# 第100章

　　容重言抿了抿嘴唇, 他只是在跟艾陽生氣, 他可以理解艾陽為什麼瞞着自己，換作是他, 也不會把自己的來歷告訴任何人。

　　但現在他可以說是艾陽在這個世界上最親密的人，他愛她勝於自己的生命，他相信艾陽也是如此，可當他問的時候，艾陽還是選擇了隱瞞, 甚至為了不回答他的問題，連分手的話都說了出來。

　　從他喜歡上艾陽, 兩人的關係水到渠成, 容重言就沒有想過會跟艾陽分開, 就算是再生氣，失望, 他都沒有想過有一天兩人會分手。

　　“對你來說, 我是不是只是你千年修鍊的一個過客？所以你才會輕易的說出‘分開’兩字？”容重言神情黯然，如果她說的都是真的, 那她會像傳說中的仙子一樣, 永遠年輕, 永遠活在這個世上, 而自己，能跟她在一起的時間, 也就短短几十年。

　　艾陽沒想到容重言腦子轉的還挺快的, 都沒有質疑自己的話, 直接蹦到他死了，她還活着上頭了，“你不覺得我在胡說，騙你呢？”

　　如果有人告訴她，自己是千年的妖精，她才不會輕易相信，“還是你又準備暗中調查我？弄個和尚或者道士啥的過來？”

　　在聽艾陽話之前，容重言從來都不信這些，但艾陽在自己面前輕易的浮在空中，加上之前他曾經帶着人追過跑到信河莊子的“高人”，容重言覺得除了艾陽給的解釋，他再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釋了。

　　容竹卿在世的時候，最喜歡結交三教九流，但凡有什麼能人異士到滬，不論真假，他都會請到共挽園來。

　　容重言也曾經問過他，為什麼有些人明明一看就是假的，他還以貴賓待之，容竹卿告訴他，就算是假的，能給自己造出那麼大名氣跟聲勢，也是他的過人之處。

　　也是因着這個緣故，容重言真本假本事沒少見，艾陽這種，是千真萬確的真本事，他曾經見過的各門各派高人里，沒有人能做到像艾陽這樣。

　　如果這個時候他還質疑艾陽的話，那就是另一種愚昧了。

　　信了艾陽的解釋，容重言沒覺得艾陽有什麼可怕的，他甚至覺得艾陽是“妖精鬼魅”跟“艾陽是某國派來的間諜”比起來，似乎前者更好接受，“除了想到有一天我會離你而去，這一點讓我心裏挺難受的之外，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

　　他走到艾陽跟前，手指緩緩撫過她的眉眼，這是艾陽最喜歡的動作，她常常一邊描畫他的眉眼，一邊笑說他是老天的傑作，還說別人都是女媧娘娘甩出來的泥點子，而他是女媧娘娘心情好時，專心捏出來的，“我也沒想到，我居然一點兒也不害怕，我更不會找什麼和尚道長過來抓你。”

　　怪不得她跟自己說話的時候，總是一副大姐姐的模樣，知道了“真相”，容重言覺得一切都可以說通了，“其實這樣挺好的，我以後不用再擔心你會有什麼危險，這個世界上，應該不會有什麼可以傷得了你。”

　　容重言的態度確實出乎艾陽的意料，她已經做好了容重言更加生氣，會認為她在胡說八道敷衍他的準備了，沒想到他不但接受良好，甚至還在為自己高興，就聽容重言又道，“但你要答應我，以後如果我們再有什麼爭執，你可以打我罰我，用你的法術也行，只是不許再說什麼‘分開’之類的話了，還有，也不許消失。”

　　如果艾陽消失了，自己恐怕是找不到她的，容重言下意識的抱緊艾陽，恨不得她立馬發個誓給他。

　　“消失到哪裡去？滬市這麼繁華，還有你，我又不傻，總不會重新跑回山裡去，”艾陽笑着伸手抱了抱容重言，並沒有發現他的抗拒，心裏知道他是真的沒有介意自己“不是人”這件事，聲音越發溫柔了，“我這次最大的收穫，就是遇到了你。”

　　艾陽的表白讓容重言徹底開心起來，神仙鬼怪又怎麼樣呢？之前華國人不還把西洋人當鬼嗎？

　　容重言拉着艾陽坐下，“我之前也叫人查過李照田，看不出裡頭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但你跟李照田夫妻的差別太大了，怎麼看都不像李家能養出來的女孩兒，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李家在李艾嫁人之前，嗯，就是在聽說了梁家要挑二房少奶奶的時候，就悄悄的換了人了，畢竟未出閣的小姐，見過的人也是有限的。”

　　但梁家的身份不值得這麼做，如果是為了往自己身邊埋線，這圈子兜的又太大了，就算是艾陽順利見到他了，又怎麼能保證他就一定會愛上她？

　　加上艾陽後來跟李照田兩口子決裂，更說不通了，“我也跟自己說過，之前的事不再去想，也不再查，只要你在我身邊，我們高高興興的過一輩子就好，”所以許多他應該懷疑、質問的地方，容重言都裝作什麼也沒發現，拋到了腦後，“可是那天”

　　他親眼看到艾陽揮手削去了英蘭半邊手掌，這樣的衝擊太大了，所有壓下去的懷疑都噴涌而出，他生氣的不是艾陽到底有多少本事，而是自己都親眼看到了，艾陽卻還咬牙連一個解釋都不肯給他。

　　“那現在呢？氣消了？”艾陽抱着容重言的胳膊，“我很高興你能這麼快接受我，但你還是回去冷靜下來好好想想，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如你所想的，免得以後大家在一起，彼此彆扭。”

　　女朋友不是人這個認知，可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艾陽可不希望時間長了，容重言有什麼別的想法，枕邊人有了異心，那才是最可怕的。

　　容重言苦笑，他都說沒事了，可艾陽卻不相信他沒事，“我挺慶幸你是現在的樣子，如果是之前的小艾，那我去哪裡找你呢？萬一你路過的不是豐城，而是北邊什麼地方，或者異國他鄉，咱們是不是今生今世也無緣相見，你是不是就會在另一個地方，遇到一個你覺得很好看男人，然後跟他在一起？”

　　想到艾陽會被另一個人抱在懷裡，容重言心裏沉沉的，這種假設太可怕了，“我知道你們這樣的人，是不會死的，但在我死之前，你別離開我。”

　　艾陽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死，如果小艾的身體一天天衰老，直到死亡，她是不是就會這次旅行，徹底離開這個世界？但這個艾陽是不是會告訴容重言的，“放心吧，只要咱們還相愛，我就不會離開你。”

　　“只要，就不會，”容重言失笑，“小艾，你有沒有發現，自己總是特別冷靜？”難道這也是她活的比自己久的原因？

　　艾陽點點頭，“嗯，這個我知道，我能活着，就是因為我時刻保持頭腦清醒，”她知道容重言介意的點在哪裡，俏皮的笑笑，在他的胸膛上點了點，“就是因為我有顆清醒的頭腦，才能保證我是真的愛你，而不是因被你的臉給帥昏了頭。”

　　容重言已經大概知道艾陽口裡的“帥”是個什麼概念了，大抵得長成他這個樣子，才能稱得上這個字吧，他有點兒小開心，“那個，我能問問你，真名叫什麼嗎？”

　　按艾陽的說話，她只是一縷精魂，不然也不會發現李艾去世了，就代替她活了下來，“這個能說嗎？”

　　“當然，”艾陽沖容重言伸出手，“重新認識一下，我叫艾陽，其實叫我小艾也不算錯，我姓艾。”

　　原來不是“李艾”而是“艾陽”，容重言反覆念着艾陽的名字，“那我以後還是叫你小艾吧，你的身份還是只有我知道好了，我不會告訴別人的。”

　　艾陽知道容重言是個謹慎人，“嗯，其實我也挺想讓人知道我的真名的，畢竟艾陽才是真的我。”

　　她沖容重言燦然一笑，“現在好了，有人知道我了。”

　　“你還會什麼？你附在李艾身上，連你的法術也都帶來了？不會因為不是你的原身，就受影響嗎？”兩人說開了，容重言秒變問題寶寶。

　　艾陽失笑，“會什麼也不好說，基本的你都見過，跑的快聽的遠，”

　　她想了想，從包里拿出一盒粉餅，碾碎了扔到空中，就見一個粉色的氣團在艾陽手心慢慢凝聚，越來越小，艾陽手一揚，氣團就飛了出去，一下子將牆上的畫給拍了下來，“演出結束，但你得收拾。”

　　容重言看着牆上的粉團，打下來幅畫沒什麼，可是準備的打在釘子上，而且還把釘子打下來了，這就太讓人瞠目，“這個真好，根本不用帶什麼武器在身邊，這算不算人家說的，飛花摘恭弘=叶 恭弘便可傷人？”

　　艾陽還是第一次聽見這個說法，“不算吧？我這個不用摘什麼花，摘了再傷人，太麻煩了。”

　　確實，你這個比那個簡單的多，容重言再看艾陽的時候，眼神里全是崇拜，“這個，我現在練來不來得及？你們修鍊的方法能不能外傳？”

　　容重言有些忐忑的看着艾陽，“我沒有別的意思，也不是想求什麼長生，只是如果我練了之後能活的久一些，哪怕多幾個月，多幾天，也是好的。”

　　從自己告訴容重言她的“來歷”之後，容重言已經念叨幾回了，艾陽想了想，“這個真不行，我其實沒有什麼修鍊的功法，而且，”

　　艾陽嘆了口氣，她也想不老啊，“我用的是小艾的身體，所以呢，她會老也會死，甚至有可能走在你前頭，到那個時候，我會去哪裡，我也不知道的。”

　　“你不是？”容重言聽不懂了，不管她是神仙還是精怪，不老不死不她們追求的終局嗎？

　　還真是越說越多越容易漏啊，“唉，我也解釋不清，你就當我這個李艾的肉身一旦不在了，我連自己會是個什麼下場都不知道吧，也可能真的隨着李艾去了，也可能繼續在世間飄着，其實咱們也算是一生一世了，對不對？”

　　對是對，但，容重言輕輕攬着艾陽，反而並不覺得比之前開心，“你這麼厲害，就應該一直活着，長長久久的。”

　　艾陽聳聳肩，“誰知道呢，能到這裏來，本身就是個意外之喜，我也不想再奢求太多。”

　　沒想到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樣，容重言沒再問下去，而是把話題再次轉到大家都開心的事上，“你也是促狹，怎麼想出那樣的主意來處置她，跟你一比，我對英蘭是太寬容了。”

　　艾陽哼了一聲，“給她找了塊上佳的墳地，還有人供奉香火，我可是夠仁慈的了，不過就沖她這些年做的事，就算是按租界法，也夠槍斃幾百回了，至於英蘭，沒了陸愛素，她又那麼漂亮，活着其實比死了更難熬。”

　　容重言點點頭，“那就隨她吧，李探長那邊也給我來電話了，”他對李明真的是沒脾氣了，他說過不讓李明深查，結果這位探長就是好奇心強，而英蘭為了保命，都不用上刑，什麼都倒出來的，直接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了陸愛素身上，而她，則成了為了保全家人性命，不得不拿起槍的可憐女人。

　　“這個英蘭還真是，”容重言搖搖頭，不知道該怎麼評價她了，“我原本還以為，起碼她跟陸愛素是真心的。”

　　艾陽愕然的看着容重言，“你從哪兒得到的結論？什麼眼神兒啊，”是，公開承認自己的性向，並且跟同□□人出雙入對，是真愛的表現，但陸愛素跟英蘭兩人之間強弱太明顯了，“我跟你賭一百塊錢，英蘭肯定能堅強的活下來！”

　　容重言已經明白艾陽的意思了，確實，雖然英蘭的人生關卡一道又一道的，她真的還都跨過去了，“隨她吧，沒了陸愛素，她也翻不出大浪來了。”

　　兩人冷戰了好幾天，晚上艾陽便陪着容重言回容公館了，再不過去，汪夫人真的會起疑心的。

　　“家裡來客了，還好幾個，”車都沒到大門口，艾陽已經聽到了裡頭的笑語喧嘩，“是你舅母她們，唉，何太太怎麼就不着家呢，也不怕人懷疑她跟熊以民的關係？”

　　熊何二人賣的可是夫妻恩愛的人設，但何太太幾乎天天都來容公館報道，也是叫人想相信都難。

　　讓艾陽這麼一說，容重言也笑了，“還真是，我就算是在工部局，只要閑下來，就想着找你去。”

　　“不過熊處長他們，可能還是另一種情況，畢竟熊處長在滬市沒什麼人脈，需要何太太幫他打點，她這個人怎麼說，沒有太多的壞心眼兒，願意過來奉承，就隨她去吧，反正咱們在家的時候也少，”現在大家齊心合力的推着柏廣立往上走，熊以民就算是有什麼小算盤也不會做影響大局的事情，跟容重言相處的也不錯，至於以後，那就是各憑本事了。

　　兩人進家，艾陽果然猜的沒錯，仝太太跟何太太還有續夫人居然都在，而仝太太身邊的月白旗袍的女子，卻面生的很，她看見艾陽進來，連忙站了起來，艾陽不知道該怎麼跟她打招呼，只得看向容重言，“這位是？”

　　汪夫人見艾陽進來，端詳了一下，才嗔道，“我聽重言說你回信河去了，你莊子上有事，該回去是得回去，但也要注意自己的身體，累着了就不好了。”

　　“這是你大舅母的女兒，你們大表姐，槿婷比重言還兩個月，她難得回到娘家長住，今天特意跟你舅母一起來看看我，”汪夫人指着汪槿婷給艾陽介紹，又沖容重言道，“你也有好多年沒見過你大表姐了，估計都不認得了。”

　　要是走在街上，容重言還真認不出汪槿婷了，她的變化太大了，明明只比容重言大兩個月，可整個人比實際年齡要老好幾歲，甚至跟何太太更像同齡人，“是啊，好多年沒見表姐了，表姐一向還好吧？”

　　仝太太那邊已經嘆上氣了，“好什麼好？你表姐夫不在了，她一個寡婦人家，能過的好到哪兒去？這不，要不是你幾個表哥親自去接人，又許了蔡家許多東西，還不許你表姐回來呢！”

　　何太太來的早，已經聽仝太太哭訴過了，“唉，這都民主社會了，居然還有逼寡婦守節的事，”她是真心覺得汪槿婷可憐，“也多虧你們是疼姑娘的人家，寧願陪上許多東西，也要把女兒接回來。”

　　艾陽看着眼眶已經紅了的汪槿婷，因不知道她的性子，也不好貿然上前安慰，“是啊，大姐夫不在了，表姐就是自由人了，不論是誰，都不能限制你的自由的，現在回家來了挺好的，以後大家開開心心的過日子。”

　　一旁的汪槿雲聽了連連點頭，她也是這麼跟大姐說的，汪槿雲都想不明白，為什麼姐夫死了，姐姐想回娘家，還得給蔡家交錢，她之前跟艾陽見過兩回，對艾陽的脾氣性格多少知道一些，“小艾姐姐，你來評評理，我大姐嫁到蔡家七八年，最後怎麼想回來娘家，還得掏買路錢？蔡家兒子死了，憑什麼我大姐得給他守節？”

　　因為太氣憤了，汪槿雲連姐夫都不叫了。

　　仝太太尷尬的扯了扯汪槿雲的袖子，“這孩子胡說什麼呢，人家沒有非得叫你大姐守，再說了，她原本就該替你姐夫孝敬父母呢！”

　　艾陽訝然，還有這種說法？“蔡家的父母又沒有生養大姐，為什麼她要替大姐夫孝順他的父母？難得蔡家的家產，也會分給大姐一份嗎？”汪槿婷一無所出，按艾陽的了解，現在的習俗是不會給她分家產的。

　　“那怎麼可能，那是蔡家的家產，怎麼會給一個外人呢，”仝太太連連擺手。

　　“既然大姐是外人，為什麼要替姓蔡的孝敬他父母？既然是外人，外人出蔡家門，還要掏錢啊？”汪槿雲一下子抓到重點了，“這是哪國的道理？”

　　何太太覺得像艾陽和汪槿雲這樣的姑娘太好命了，“這是咱們華國的規矩啊，蔡家其實還算是仁義，收了錢放人，有些歹毒的人家，逼着媳婦殉節的都有呢，可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嫁出去就是人家的人了，生死勿論的。”

　　“我去，那嫁出去跟賣身為奴還有什麼區別，”艾陽撇撇嘴，就聽容重言道，“人回來就好了，錢不錢的，咱們家也不缺那點兒，”

　　他拉了拉艾陽，許多事艾陽並不清楚，“你不餓嗎？咱們吃飯去。”

　　“我知道大姐冤的很，可世情如此，有些不是道理的東西，反而就這麼被以‘規矩’、‘風俗’的方式留了下來，”容重言知道艾陽最見不得這樣的事，汪槿婷如果開開心心的還好，可看她的樣子，顯然在蔡家日子不好過，“大姐夫那人早些年我見過一次，聽說對大姐也還好，只是大姐一直無出，現在她膝下的那個兒子，還是姨太太生的，蔡家是想把姨太太賣了，把孩子留在大姐身邊，”

　　艾陽已經聽呆了，“這叫什麼道理？賣了人家親媽，不許媳婦再嫁，再把不是母子的兩個人捏到一起當母子，這麼沒人性的事都敢想？”

　　“舅母不肯，那孩子都五六歲了，又賣了人家親娘，將來怎麼可能養得熟？最後還不是給別人白養兒子？”容重言冷冷一笑，這麼簡單的道理連仝太太都看的明白，蔡家還有臉說出來。

　　“所以呢？你就這麼任由蔡家欺負你表姐？”就衝著汪夫人，容重言也不能坐視不理。

　　容重言慢條斯理的喝着粥，“之前蔡家跟汪家是姻親，現在什麼也不是了，以後再有什麼事，大家就只講利益了。”

　　對付一個蔡家，在容重言眼裡根本不是事，“大姐當年也是遠嫁，蔡家在當地也有些地位，不急，有賬不怕算。”

　　艾陽一吐舌頭，笑道，“記得還有利息呢，咱們容大老闆絕不能做虧本的生意！”

　　那是一定的，容重言笑着給艾陽又盛了一碗粥，“要不拆白黨怎麼抓都抓不盡呢，我算是看明白了，老老實實做生意，真的沒有坑蒙拐騙來的快。”

　　坑蒙拐騙？艾陽放下湯匙，“你不會是坑完尹家之後，嘗到甜頭了吧？”尹家的家產絕不會是小數，容重言分的再少，估計也比一單生意賺的多，關鍵還是本小利厚。

# 第101章

　　居然覺得他們給尹家挖坑是在坑蒙拐騙？

　　容重言沒好氣的瞪了艾陽一眼, “說什麼呢, 股市上風雲變幻是常情，敢進去就別怕賠, 自己沒眼光，人家說什麼就是什麼，就算是沒有我們，尹家兄弟傾家蕩產也是遲早的事。”

　　尹家那點兒好處也叫“甜頭”？艾陽真是太小瞧他的胃口了！

　　容重言是不會告訴艾陽，商場跟戰場沒有區別, 也是要講三十六計的，這三十六計可不都是陽謀, 所以偶爾用點兒小計, 賺點兒輕鬆錢, 他是一點兒心理壓力也沒有的。

　　艾陽跟容重言在餐廳吃飯，何太太跟仝太太已經聊的跟姐妹一般了, 下午打牌的時候何太太已經聽出來了, 仝太太把女兒接回來，是想讓她再嫁的, 她的心思當時就活絡起來, 汪槿婷雖然看起來老相, 估計也是這幾年有蔡家給磨的了, 回到娘家日子舒心，再好好調理調理, 容貌應該能恢復許多。

　　而且她五官生的像汪夫人, 再溫婉不過的長相, 前頭又沒有生養，加上汪家跟容家的兩座靠山，二嫁真的不是難事。

　　何太太的腦子飛速的把跟熊以民關係密切的同袍們在心裏過了一遍，沒老婆的倒是有幾個，但不論是出身還是相貌都差的點兒意思，這年頭能熬到肩上帶銜兒，年紀都不太輕，單身也是因為老婆走的早，光拖油瓶都留下好幾個。

　　沒結婚的，可就除了年紀跟長相，再沒有能拿得出手的了，何太太心裏發愁，又不想錯失這麼好的跟仝太太套近乎的機會，乾脆就做出有意給汪槿婷做媒的架勢來，詳細的問着她的情況。

　　至於對象嘛，先把人吊著，回去她慢慢尋就是了。

　　仝太太一看何太太這架勢，就知道她的意思了，熊家雖然有是什麼高門大戶，但她女兒是再嫁，絕不能像別的侄女兒那麼挑剔，兩人你有情我有意，恨不得手拉手一邊好好說梯己話去。

　　“姑媽，我大伯母跟何太太怎麼那麼多話說啊？”汪槿雲看不懂這些，就是奇怪一向不好相處的大伯母，怎麼今天這麼熱情，“這何太太還真是個好人。”

　　汪夫人被侄女兒幼稚的話給逗笑了，她看了一眼低着頭扯着手裡帕子的大侄女兒，心裏一酸，當初汪家也是有意把她嫁給容重言的，但汪家早就傷透了汪夫人的心，加上汪槿婷性子太木，汪夫人覺得她撐不起容家來，直接給拒了，可現在侄女落到這個地步，她這個親姑媽能不心疼么？

　　“槿婷啊，我成天一個人在家一點兒意思也沒有，不如你跟槿雲一起過來陪我吧，”汪夫人想留大侄女兒在家裡住些日子，但單留一個，又不太合適，乾脆把小侄女兒也給捎帶上了，“我弄了個善蔭會你是知道的，我是老了眼睛也不好了，成天看賬本看的我頭疼，你要是沒事，過來幫幫姑媽的忙？”

　　汪家的姑娘都從小讀書識字，算賬也是學過的，汪夫人覺得現在給汪槿婷找婆家，不如讓她先好好恢復下心情，再找點兒事情來做，至於再嫁，好男人可遇不可求，一味兒圖快，說不定又掉到坑裡去了。

　　“我，我怕不行吧？”汪槿婷往餐廳方向看了一眼，“我聽母親說，李小姐一直在給姑媽幫忙呢，”她才回來三天，仝太太已經把容公館近幾年的變化跟艾陽的來歷出身，還有如何手段高桿，都給汪槿婷講了一遍了。

　　汪槿婷知道親媽是個什麼性子，並沒有全信她的話，但還是知道艾陽是汪夫人未來的兒媳婦，善蔭會由艾陽幫忙才是正理。

　　汪夫人嘆了口氣，這個侄女原來也不是這麼小心翼翼的性子，“我那個地方啊，全靠大家捐錢捐物，還有我名下的產業維持，後來小艾說不請人打理日常庶務，有事了大家都是一團亂，所以就請了兩個學生過來，但我還是覺得捉襟見肘的，小艾又要幫重言管着外頭的事，我也不好老找她，這不看見你了，真是正瞌睡呢叫我遇到枕頭了，你是我侄女，平時又沒什麼事做，這不兩全其美嗎？”

　　除了給汪槿婷找點兒事做，汪夫人也希望她能多出來走動走動，她可不捨得花一樣的侄女兒，就這麼成天死氣沉沉的。

　　汪槿婷還沒說話，汪槿婷已經拍手叫好了，“大姐，你就去幫幫姑媽吧，你不知道，善蔭會忙的時候，連我都被抓了壯丁了，就這，姑媽還嫌我沒耐性坐不住，哪是我坐不住啊，主要是姑媽那兒的東西太瑣碎了，一件棉衣，幾尺布頭兒都得記上賬，我看着都想睡覺！”

　　想想過去的經歷，汪槿雲苦不堪言，如果汪槿婷願意幫忙，她是不是就可以徹底脫身了？

　　“這樣啊，我倒是能坐得住，但就怕干不好，”汪槿婷絞着帕子，“還得問問母親的意思。”

　　汪槿雲不等汪夫人說話，直接跑過去把汪夫人的意思跟仝太太說了。

　　這點兒見識仝太太還是有的，善蔭會裡來來往往的都是滬市最富貴的夫人太太們，女兒過去幫忙，不但能散心，還可以結交些朋友，說不定就有好姻緣等着呢，“去，你姑媽留你，你就好好在這兒陪陪你姑媽，再去善蔭會裡幫幫忙，都是自家的生意，當然得用自家人最放心。”

　　什麼叫“自家生意”，傳出去人家還當她貪了大家的善款呢，汪夫人輕咳一聲，“善蔭會憑的就是大家的仁愛之心，咱們也就是會裡推出來的管家，認認真真做就行了，你就當是過來打發時光。”

　　何太太抿嘴一笑，“夫人的善蔭會可是善名遠揚的好地方，之前皖省遭災，會裡不是又捐衣又捐糧的，我聽說那邊的人都給善蔭會立牌位呢！”

　　“立什麼牌位啊，不過就略盡些心力的事，”汪夫人擺擺手，她還真不知道皖西有給善蔭會立牌位的事，“其實人生在世，吃穿才能用多少？得到的太多未必就是好事，”

　　她和藹的看着汪槿婷，“之前聽人常說，吃多大的苦，就能享多大的福，你現在回到親人身邊了，之前的事再不要去想了，就把自己當成槿雲一樣，該吃吃該玩玩，你跟她這麼大的時候，可是沒有電影院跳舞廳遊樂場的，等閑了，叫槿雲帶着你把過去沒玩過的都補上。”

　　雖然知道家裡人都很歡迎自己，但回來之前汪槿婷心裏不是沒有猶豫的，直到這幾天她見到的都是笑臉跟關切，她懸着的心才算是徹底放下了，“姑媽，我。”

　　汪夫人握了汪槿婷的手，“不是說之前的事不想了？你大哥把你接回來，以後你跟蔡家就再沒有關係了，嗯？”

　　汪槿婷重重的點點頭，拿帕子把淚擦了，“我知道了，以後我只是汪家的女兒。”

　　“伯母人可真好啊，”聽見裡頭說汪槿婷的事，艾陽拉着容重言去外頭乘涼去了，但小會客廳里的聲音卻是擋不住的，她聽了一會兒，忍不住感嘆，“就連你舅母，我現在都對她好感倍增了。”

　　容重言聽不見裡頭的話，“我媽本身就是個了不起的女人，至於我舅母，怎麼？你以前對她沒好感啊？”

　　“嘁，說的好像你很喜歡她一樣，”艾陽撇了撇嘴，“我沒想到她會把你表姐接回來嘛，我聽她跟何太太說呢，不但嫁妝一點兒沒要回來，還賠進去好幾百大洋，”

　　她看小說也明白一些過去的規矩，按傳統規矩，這女人沒生孩子，嫁妝不是要拉回來嘛？結果為了能順利的接回女兒，成天打容家家產主意的仝太太，連送出去的嫁妝都不要了，可見還是母性大過一切了。

　　容重言知道艾陽指的是什麼，笑道，“我是不喜歡她，看着算的精，其實都是些小聰明，上不得檯面，至於家裡那幾個舅舅還有表兄，”

　　容重言搖搖頭沒再往下說，“倒是表姐妹們，性子都好，可能是像媽了。”

　　當年容重言初到容家的時候，汪家的人對他的態度可不算好，尤其是汪家的幾個表哥，背地里還悄悄欺負他，不過被他讓汪夫人“無意”中看到之後，汪家人那幾年，都沒能再進共挽園的大門。

　　吃了教訓之後，他們對容重言的態度轉變了許多，只是後來在容家人氣勢洶洶來爭產的時候，汪家又閃到一旁，甚至還勸汪夫人拿出其中的三分之二給容家族裡，自己留着三分之一傍身，求個安穩的後半生。

　　等容重言收拾了容家族人，汪家人又跑出來敘親情了，幾次三番的，嘴臉也是夠難看，汪夫人也是為了容家的名聲，才一直容忍着他們，其實內心對娘家早就沒有多少兄妹情了。

　　這樣的人家跟人品，也不怪艾陽對仝太太肯接女兒回來表示訝異了。

　　艾陽拿身子撞了撞容重言，“你猜我聽見什麼了？”

　　“什麼？”容重言覺得艾陽這順風耳真的挺不錯的，“有機密啊？”

　　艾陽看着容重言冷笑道，“你之前差點兒跟你這位大表姐結婚？”

　　容重言嚇了一跳，“沒有的事，誰說的？你別誤會啊，根本就沒有。”

　　誰說的，當然是仝太太說的，仝太太哪裡是何太太的對手啊，這何太太一個說媒的誘餌拋出來，仝太太就忘了自己姓什麼了，把何太太當成親妹妹，多年的積鬱都倒給她了，哀嘆如果不是容重言眼眶太高，又忘恩負義，自己女兒哪裡會落到這種可憐的地步？

　　她早就是容家少夫人，這會兒，她應該連外孫都抱上了。

　　何太太聽着都要坐不住了，這裡是容公館，仝太太說話卻毫不顧忌，轉眼間害她女兒落到這種地步的不是蔡家，反而成了不肯娶表姐的容重言了，何太太心裏苦笑，“事情都過去了，再說這些也沒什麼意思了，咱們得往前看啊。”

　　仝太太接過何太太遞過來的帕子擦了把臉上的淚，“姐姐不是心裏苦嘛，看着我家槿婷成了這副樣子，我慪的成宿成宿睡不着覺，可又不能怨，唉，誰叫我那個閨女太本分，不知道怎麼勾搭男人。”

　　艾陽學着仝太太的口氣，一字一句的跟容重言複述她的原話，“敢情我會勾搭男人，嘖，我的強項里又加了一樣。”

　　她斜了容重言一眼，“可是只‘勾搭’一個男人，怎麼能展現這是強項呢？誒，你說我要不要再出去試試身手？”

　　容重言已經氣的要進屋趕人了，他們才和好，回家仝太太就給他挖坑，“你別信她的話，根本沒有的事，我的婚事爸爸在時就發過話了，不挑門第家世，只要是我喜歡我樂意，誰都不許攔着。”

　　看容重言又氣又急的樣子，艾陽噗嗤一笑，“行啦，逗你的，仝太太是什麼樣的人，我還不知道么？這人要是心裏有愧，非要找個可以推諉的人，讓她去怨，去恨才能心安，你接了她的話，說不定她要順桿爬，跟你承認個錯誤，然後把你表姐的將來交給你了，你手下那麼多經理的，幫你姐姐挑一個啊，不但要汪家滿意，將來要是他們過的不幸福，你也得負責售後。”

　　艾陽人見的多了，文看的也不少，仝太太這種人，真的是太常見了，不想着靠自己，只想着從別人身上沾光，一旦被這樣的人抓住了，想甩開，那非脫層皮不可。

　　尤其是汪槿婷還是個跟容重言年紀相當的寡婦，才是打不得罵不得，弄不好就是一身臊。

　　“噓，伯母說話啦！”

　　艾陽示意容重言安靜，就聽汪夫人道，“嫂子你說什麼呢？我這個當媽的怎麼不知道重言跟槿婷議過親？重言小的時候竹卿就說過了，他的婚事由他做主，我們當父母的是不會管的，而且我也不贊成姑表結親，難道不做姻親，就不是親戚了？”

　　仝太太沒想到自己只是跟何太太小聲抱怨，卻被汪夫人給聽了去，不免有些尷尬，“我不是心裏難受嘛，你別這麼說，小心孩子聽見了，咱們槿婷已經夠可憐的了。”

　　汪夫人哼了一聲，這時候怕孩子聽見了？“嫂子這麼想就對了，原本就沒有的事，你這麼說叫槿婷聽見了，她還怎麼到家裡來？槿婷從小就乖巧懂事，我是想着將來讓小艾多照顧照顧她，要是叫小艾聽見你的話，以後這兩人怎麼相處？”

　　仝太太瞪着眼半天說不出話來，“這，我不是這個意思，真的，你誤會了，”艾陽有多厲害她可是見識過的，這萬一真的遷怒到女兒身上，可怎麼辦好，“佩蓉你別往心裏去，”

　　仝太太緊緊抓住何太太的手，“我剛才是昏了頭，都是胡說的，咱們槿婷的事妹妹可要多操點兒心，只要人老實本分，知道疼人，別的咱們什麼也不計較。”

　　艾陽聽完裡頭的話，再次感嘆，“伯母可真好，事事拎的清，好多親媽都不一定做到這樣呢！”要是遇到腦子不清楚的，偏又養育了容重言，那才是最大的雷呢！

　　容重言不讓艾陽再偷聽了，誰知道一會兒又聽見什麼了，“走吧，陪我去後院散步。”

　　知道了艾陽的來歷，容重言不再反對她學開飛機了，原來他反對的最大原因就是危險，也覺得艾陽根本用不到，但現在看危險這一條是不存在了，至於用不用得上，照艾陽的說法，她真的開了飛機，應該是如虎添翼，而且像容重言這樣的大財主，與其支持別人，真不如拿錢支持她呢，這世上除了他兩個媽，也就她跟他最親了。

　　容重言也沒驚動柏廣立，直接帶着艾陽去見彭建志了，言明自己的意思，倒是把彭建志嚇了一跳，想學開飛機的女人不是沒有，但支持自己女朋友學開飛機，容重言太出乎他的意料了，親爹都不會這麼慣着閨女。

　　“開飛機不像學開車，也不是光膽子大就可以了，你真的想好了？”要不是飛行學校的資金跟訂購飛機的資金，多是滬市的富商們出資，彭建志根本不會跟艾陽費口舌，“身體素質跟體力跟不上，也是不行的。”

　　這些都是艾陽也是聽說過的，“我知道的，您只管像對別的學員那樣要求我，如果我跟不上飛行學校的課程，您開除我就行了。”

　　彭建志看着瘦弱的艾陽，“行，我知道了。”

　　答應的這麼爽快，肯定是敷衍啊，艾陽上前一步，“我不只是想把飛機開上天，我還想像別的飛行員一樣，掌握對各種飛行戰術，我想開的是戰鬥機。”

　　想開戰鬥機，那要訓練的科目就多了，各種對抗性訓練、截擊訓練，還有戰術訓練，彭建志這次正眼看艾陽了，“你真的要學？”

　　他問完艾陽，又轉頭看着容重言，“容老闆，很苦的，您也沒必要非得坐李小姐開的飛機吧？”富人的情趣他真的理解無能。

　　艾陽乾脆不廢話了，“要不明天我跟貴校的學員一起參加訓練，教官您親自檢驗一下我的體能？”

　　容重言一笑，“是啊彭將軍，您那麼忙，如果不是決心已定，我也不會把人帶到您跟前的，從明天開始，就讓她過來上幾天課，如果您覺得她夠資格在飛行學校里上課，那就把她留下來，如果您覺得她不合適，那就算了，我一定不會勉強的。”

　　既然容重言都這麼說了，彭建志也不介意艾陽過來玩玩，“那好吧，只是我們這兒里都是男學員，沒有適合李小姐的訓練服，”

　　艾陽燦然一笑，“彭教官放心吧，我自己會準備的。”

　　彭建志想了想，還是覺得有必要跟艾陽說清楚了，“我們這裏對飛行學員的體能要求，每天要跑八百米，每周要跑一次五公里，剛好明天就要跑長跑，不如你後天再來？”

　　五公里，五十公里她也可以，“我明天來，沒事的，我也是苦孩子出身，十里地不算什麼。”

　　彭建志深深的看了艾陽一眼，這麼信心滿滿，恐怕是根本不知道十里地到底有多遠吧？“除了基本的跑跳訓練，還有飛行員必須參加的訓練，熬得過這些，再說後面的事吧。”

　　柏廣彬傷才恢復，柏廣立就把他扔到飛行學校來了，他沒指望弟弟能開飛機，但該接觸了解的都要知道，還要跟着彭建志學一學指揮才行，柏廣彬平時人雖然熊一點，但在練兵帶兵上，還是很有一套的，他到了飛行學校，直接就把自己當學員，跟着大家同吃同住同訓練，反正比起這些新學員，他才是體能更好，經驗最豐富的一個。

　　可當他在訓練場上看到一身訓練報的艾陽時，還是驚的說不出話來，“彭，彭彭，彭將軍，這是怎麼回事？”

　　招女學員，還是艾陽？

　　柏廣彬身後的學員們已經開始交頭接耳了，彭建志練兵很嚴，沒人敢起鬨吹口哨，但和尚廟裡突然來了個大美人，所有人都躁動起來。

　　彭建志一臉苦笑，他就怕這個，如果艾陽長的五大三粗的還好，明明是個美人，就算是穿成這樣，那張漂亮的臉也不能捂上啊。

　　艾陽看着柏廣彬一副見了鬼的樣子，沖他點點頭，“從今天開始，我跟你們一起受訓，雖然晚了些，我會努力追上大家的進度的。”

　　彭建志看着從辦公室里跑出來的其他教官，咳了一聲，沖各隊的隊長命令道，“開始吧！”

　　五公里，就算是柏廣彬也已經是氣喘如牛直翻白眼了，其他隊員更是如此，大家之所以堅持，靠的全都是一腔報國的信念，可今天日子更難過了，每天累的抬不起腿，想停下來緩緩的學員，只要看見不緊不慢勻速前進的艾陽，都只有一個念頭，除非累死在操場上，不然絕不能被一個女人比下去！

　　柏廣彬已經快瘋了，因為艾陽就跟在他身後，從一開始，他快她也快，他慢她也慢，可他都快累斷氣了，偷看艾陽，她卻還是一臉平靜的樣子，甚至還衝着自己齜牙咧嘴的笑！

　　這是在笑什麼？笑自己還跑不過她嗎？

# 第102章

　　柏廣彬一咬牙, 決定加速, 反正也就剩兩圈兒了，艾陽肯定也是在硬撐呢, 他一定得把她給遠遠的甩開！

　　艾陽並不是有意跟着柏廣彬的，她不知道這個飛行學校大家普通的速度跟耐力是什麼樣的啊，所以就選了柏廣彬當參照物，一路跟着他，這樣的話，她能輕鬆在所有學員里保持个中上的成績。

　　艾陽想的可是用最快件速度追上大家的進度，之後再用絕對的實力跟天賦，讓彭建志同意給她開小灶，她也是有家有口有生意的人，不可能像身後這些學員們一樣，全天呆在學校里, 一直學到畢業。

　　“李, 李艾，咳，你要干什麼？你是來害我的不是？我哪兒得罪你了？”柏廣彬累的心臟都要吐出來了，可愣是沒有甩掉艾陽, 他氣的掙扎着轉過身子, “你為什麼要跟我過不去？”

　　瞧把這小伙兒累的，艾陽憐惜的看着柏廣彬青白的臉, “你悠着點兒啊, 你傷好利索了？別又給送醫院去了, 我為什麼要跟你過不去？我不是頭一回跑嘛，這裏頭我也就認識你，當然要跟着你跑了，”

　　她回頭看了一眼被他們兩個遠遠甩在身後的那群學員，對他們的速度跟耐力都不是很滿意，“誒，你說，你們長跑的合格率是多少？不會就咱們兩個及格了吧？”

　　柏廣彬眼淚都要下來了，“你，你到底是不是女人？！”

　　艾陽訝然的看着柏廣彬，“都累成這樣了你還有心考慮這麼蠢的問題？我不是女人難道你是？誒，你別倒，”艾陽一把拉住眼看要栽到地上的柏廣彬，“馬上到了，挺住兄弟！”

　　艾陽一句“兄弟”喊出來，柏廣彬一頭栽到了地上，但他不等艾陽再去拉他，立馬從地上爬起來，“我沒事，我是絆了一下！”

　　他惡狠狠地沖後頭的學員道，“看什麼看，都趕緊跑！”

　　他真不是累的，他是被艾陽給嚇着了好不好！“李艾，容重言知道你背地里是這樣的嗎？”

　　這臭小子，艾陽輕快的超過柏廣彬，揚聲道，“你猜他知不知道呢？”

　　大家開始跑了之後，彭建志就回了自己辦公室，但外頭其他教官的議論聲太大了，彭建志最終還是走了出來，看着一直跟在柏廣彬後頭的艾陽跑完全程。

　　“你比我想像的要強得多，”他看着一頭汗水，但面色依然紅潤的艾陽，不敢說自己跑完五公里會不會比艾陽狀態好，“後頭的訓練，並不是身體好就能挺得住的，我沒有要針對你的意思，但是一旦上了戰場，就再沒有男女老少之分了。”

　　艾陽鄭重的點點頭，“我知道的，危險來臨的時候，從來只有強者才有活下來的機會，強者也沒有男女之分。”

　　艾陽會這麼說彭建志一點兒也不意外，敢來學開飛機的女人，怎麼會是那種覺得女人天生是弱者的人？別的不說，看陸愛素跟尹曼如的下場也能猜到。

　　柏廣彬已經緩過來了，他大步衝到艾陽跟前，“你老實說，到底來做什麼的？”

　　艾陽好笑的看着柏廣彬，“柏中校，你注意點兒影響啊，以後這些可都是你的兵，小心他們覺得你是個二百五，心裏悄悄看不起你，到時候，令行禁止可就不好實現了。”

　　“呸，你別咒我，我柏廣彬別的本事沒有，就是會帶兵，”侮辱自己的專業可不行，柏廣彬深吸一口氣，在自己的地盤上，他就不跟艾陽計較了，“你到底干什麼來了？我這兒可不收女兵！”

　　“我來學開飛機，你就當我是旁聽生好了，我也不樂意當你的兵，”艾陽笑眯眯的提醒柏廣彬，“你跟重言是好朋友，你知道我這個人最小心眼了，重言又最聽我的話，要是我回去告狀，廣彬呀，失去朋友的痛苦，你要不要親自領悟一下？”

　　“你，你居然威脅我？拿我跟重言的交情？”柏廣彬差點兒吐血，半天才重重吐了口氣，“你該慶幸自己是女人，不然，哼！”

　　艾陽依然保持微笑，她會讓柏廣彬後悔他不是個女人的，因為艾陽不願意打女人。

　　學員們歇了一會兒都緩過來了，彭建志沖他們招了招手，示意大家過來集合，他是真心不想帶艾陽的，即便她天賦體能比男人還優秀。

　　“後頭的幾項你也一起參加吧，”彭建志親自給艾陽介紹了固定滾輪、活動滾輪、旋梯和轉椅，這些都能有效的增強飛行人員的平衡機能及在各種非正常狀態下控制身體的能力的訓練。

　　像旋梯，就是是提高飛行員空間定向能力的特有訓練手段，空間定向能力素質的好壞直接關係著飛行訓練和飛行安全，如果艾陽在這方面不過關，她也就沒有留在飛行學校的必要了。

　　艾陽看着操場中間的旋梯跟滾輪，這些訓練她還真沒有做過，但她並不怕這個，“教官，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些，能不能第二批再試，”艾陽才不逞匹夫之勇呢，沒弄明白這些東西的關節，她不會貿然試的。

　　彭建志點點頭，叫過隊長安排學員們上器械。

　　柏廣彬看着旋梯上的艾陽，驚訝的張大嘴巴，半天才道，“彭教官，她怎麼，怎麼？”

　　彭建志也有些無奈，艾陽的優秀已經超出了這裏所有的學員，可她卻是個女人，“她是容老闆的女朋友，你對她應該比我更了解吧？”

　　柏廣彬咽了口唾沫，“我知道她學開槍學的很快，還會擲骰寶，打遍賭場無敵手那種，可這，”你旋梯滾輪也這麼厲害干什麼啊？來砸飛行學校的場子來了？“她沒說自己會開飛機吧？”

　　如果艾陽現在跑到教練機上，直接開着上了天，柏廣彬覺得他都不會驚訝。

　　“柏中校，咱們一起去盪個鞦韆怎麼樣？”艾陽從滾輪上下來，覺得還挺好玩，要不是怕把大家嚇着，她能把活動滾輪轉成風火輪。

　　柏廣彬也是跟大家一起苦練過的，“行啊，咱們比比。”

　　艾陽搖搖手指，“不，那多沒意思，咱們踩一個吧，你見過那種賣藝的盪鞦韆沒？我小時候看過，當時就想試試了，來，我帶你飛。”

　　“李，李艾，我錯了，雖然我不知道我哪裡得罪你了，但我道歉，我真的道歉，”柏廣彬看着飛的比鞦韆架還高的鞦韆，緊張的都不敢睜眼，他不怕盪鞦韆，在飛行學校訓練這陣子，也能大概盪個平桿了，但這隻是平時訓練的一種方式，沒有過於嚴苛的要求，柏廣彬也從就是玩一陣兒就結束了。

　　可艾陽這是在做什麼？當自己是鳥嗎？柏廣彬緊緊的抓着繩子，現在他已經在俯視鞦韆架了，“停，停，我不玩了。”

　　艾陽抿嘴一笑，“你可抓好了，萬一一鬆手，人飛出去了，底下的兄弟們可接不住你。”

　　柏廣彬認命的點點頭，“求你了，我錯了，我以後對你客客氣氣的，我對我媽啥樣，我就對你啥樣，真的，我對着藍天白雲發誓！”

　　艾陽減了踩板的力度，“我不需要你把我當媽，但你呀，以後少在外頭提安小姐，你不要臉，安小姐還要名聲呢，總不能她人不在滬市，卻被你給帶累了，將來讓梁家說她不守婦道吧？”

　　柏廣彬忙道，“我保證，我發誓，我沒有一點兒對梅清姐不利的心，”想到會影響到安梅清，柏廣彬還有什麼不答應的，“以後除了跟你和重言提提她，跟誰我都不再提了！”

　　鞦韆的高度慢慢降下來，柏廣彬終於能喘勻氣了，就聽艾陽又道，“我的條件還沒完呢。”

　　“還有？”

　　“我知道你一定不想成天在這兒見到我，反正我的體能今天大家也看到了，我準備以後不參加每天的體能訓練，只跟着上專業課，當然，我可以隨時接受你們的抽查，如果哪次我跟不上隊伍，就當我自願退學，怎麼樣？”艾陽說出自己的條件。

　　柏廣彬一點兒也不希望艾陽成天在自己眼前晃悠，再來這麼幾次，他在學員跟前還有什麼威望，以後隊伍就不好帶了，“好，我去替你跟彭教官說！”

　　彭建志看了艾陽的整個訓練，簡直懷疑她是不是以前在外國的飛行學校里接受過訓練，所以對艾陽提的要求也不強求，他也不希望艾陽成天泡在學校里，就剛才艾陽訓練這一輪，學員們就沒有幾個專心訓練的，那眼睛老往艾陽這邊兒瞟，太擾亂軍心了。

　　“容老闆也說了，你主要是過來旁聽的，所以不參加我們的日常訓練也沒有什麼，不過飛行對體能跟反應能力的要求還是很高的，你必須一直保持現有的狀態，不然我是不會同意你登機的。”

　　這是合理要求，艾陽點點頭，又看了一眼身後練完了還不肯回去休息的學員，“教官，咱們是不是也有近身格鬥課？”

　　柏廣彬本能的往後退，“你要干什麼？”

　　艾陽又笑了，“我既然來了，就一次練完了，讓彭教官對我也有一個充分的認識，柏中校，咱們先試試？我給你個出氣的機會。”

　　“不行，好男不跟女斗，我才不給自己找事呢，”跟她打，贏了也不彩，輸了更丟人，柏廣彬又不傻，費那勁兒干什麼？

　　艾陽轉身看着身後的學員，“你們誰來跟我打？”

　　大家除了笑，沒有一個人應聲，原因跟柏廣彬一樣。

　　“嘖，彭教官，我覺得你的學員得重新選，太慫了，連個女人都害怕，”艾陽不以為然的撇撇嘴，臉上滿是輕蔑。

　　有學員不樂意了，“我們是怕把你打壞了，再說了，打女人算什麼本事？”

　　“如果上了戰場呢？對方是拿着槍的女人，你們直接繳槍？”艾陽冷冷的看着那些學員，轉頭沖彭建志道，“剛才彭教官還說戰場上沒有男女之分。”

　　彭建志點點頭，一指學員里格鬥成績最好的一個，“你，出來！”

　　“我，跟她？”那學員不樂意了，這怎麼打嘛。

　　艾陽走到他跟前，“你別得意，你打不過我的，想想一會兒丟人的時候怎麼自我安慰吧。”

　　“我打不過你？我從小跟着爺爺練功夫的，”學員不高興了，“我是看你是女人，我們習武之人，”

　　艾陽不等他說話，一拳就沖他面門來了，“習武之人不打女人？那女人要殺你的時候呢？”

　　常年練武之人就憑着肌肉記憶，當危險臨近的時候，也會本能的躲避、還擊，可惜他反應再快，也快不過艾陽的拳頭，只聽咣了一聲，七尺高的漢子應聲倒地，艾陽並沒有用全力，她看着有些回不過神的學員，“起來，好好跟我打！”

　　“我跟你拼了，”小伙子的火氣一下就被挑起來了，嗷的一聲從地上飛身起來，一拳就砸向艾陽。

　　這就對了，艾陽好久沒正經跟人過過招了，這小子還真是家傳的功夫，艾陽不用異能，力氣就沒有那麼大了，但她前世在基地受過嚴酷的訓練，兩人你來我往的打的痛快淋漓，連彭建志都看住了，“這李小姐是個行家啊！”

　　柏廣彬也是目眩神秘，“是啊，但她這招式，哪家哪派啊？沒見過呢？”

　　“有點兒西洋拳法的意思，怎麼還摻着東洋的空手道？”彭建志緊抿嘴唇，“出混華國的功夫，她到底是什麼來歷？可靠嗎？”

　　這個他可得替艾陽說話了，雖然艾陽看他就沒有順眼過，“當然可靠，”柏廣彬把艾陽的出身來歷跟彭建志仔細說了，“她雖然沒上過學，但是人聰明極了，小時候又跟人學過功夫，”

　　柏廣彬也看不懂艾陽的路數，“估計是野路子功夫，不過看起來挺管用的，又直又狠，誒，咱們其實就應該叫學員都學她的功夫才對！”

　　來歷清楚就好，彭建志點點頭，“我也覺得不錯，你能不能跟她說說，看看她這套拳法能不能教給咱們的學員？”如果艾陽肯教大家，那她的身份就不用再查了。

　　柏廣彬不以為然的笑道，“放心，雖然我們兩個看起來不對付，但這點兒關係還是有的，”

　　他看着艾陽已經是在單方面毆打了，才出聲叫停，“你歇會兒，咱們過兩招兒。”

　　他得親自試過了，才能決定到底開不開這個口。

　　柏廣彬也想試，艾陽點點頭，她並不累，“來吧！”

　　等艾陽跳起來一腿把他砸到地上，柏廣彬才體會到剛才那孩子有多可憐了，“夠了夠了，我輸了，姑奶奶，你給我留點兒面子，我還要帶兵呢！”

　　艾陽微微一笑，收腿起身，“我看你好像有事要跟我說啊，架都不專心打了。”比起剛才學員的正統功夫，其實柏廣彬學的反而有些亂，但他的那套亂拳，卻更對艾陽的胃口，戰場上論的是生死，什麼招式是不是新穎，身形是不是好看，都是浮雲，“說吧，說完了使全力咱們再試試。”

　　柏廣彬從地上起來，揮手叫學員們都散了，“走吧，去我辦公室我請你喝茶，咱們慢慢談。”

　　見艾陽不動，柏廣彬瞪眼道，“打打打，我跟你打，但我都快累散架了，你能不能改天等我緩過來了咱們痛快打一場？你又不是以後不來了。”

　　也是，自己真是太久沒有在這樣的地方呆過了，整個人都興奮起來，有些忘乎所以了，“好吧，我去嘗嘗你的茶。”

　　“你想讓我教學員拳法？”艾陽沒想到柏廣彬腦子這麼快，居然看中了她的功夫？

　　柏廣彬起身給艾陽倒了杯茶，臉上全是諂媚的笑，“是啊，我還可以跟我哥說，聘你當我們的拳法教員，你這個功夫我看了，比我會的好太多了，而且還挺實用的。”

　　艾陽也不知道自己學的算是什麼，但之前基地的教官說過，這是千百年來，一代代人智慧的凝結，匯聚了世界各國拳法所長，還混進了近身格鬥，為的就是更快更有效的幹掉目標敵人。

　　“好吧，我答應你，我不但教飛行學校的學員，你們還可以再派人過來，跟我學會了，教給松滬軍的士兵。”

　　提高松滬軍戰鬥力的事，艾陽也不藏私，而且她也樂意在松滬軍里多少闖出點兒名聲，有了影響力，以後說什麼的時候，才會有人願意聽。

　　柏廣彬沒想到艾陽不但願意教給飛行學員，甚至還建議全軍推廣，他呼的站起身，沖艾陽端端正正行了個軍禮，“李小姐，我替松滬軍謝謝你，你放心，以後你說什麼就是什麼，我什麼都聽你的。”

　　艾陽沒好氣的瞪了柏廣彬一眼，“有容重言聽我就行了，你不需要，而且推廣到全軍也不是你說了算的，這樣吧，你把這個事跟柏司令說一下，也可以挑幾個你們軍中的高手過來，我們比劃比劃，如果柏司令覺得可以，再請我吧。”

　　柏廣彬現在對艾陽都佩服的五體投地了，他怎麼沒想到這個呢，“好，我回去就跟大哥說。”

　　下午上專業課的時候，艾陽的領悟能力又讓幾位教官吃驚了一把，尤其是幾個外國教官，華國目前的教育普及度不高，從大學招來的學生兵還好些，從部隊挑上來的，外語對他們來說，難度不是一星半點，別說學習了，能大概聽懂教官說什麼就不錯了。

　　但艾陽則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困難，她的口語甚至比那些學生兵還要好，搞得在一旁帝聽的柏廣彬，都考慮要不要請艾陽再來兼一個文化課教員，別的不教，教人講英文就行了。

　　一天下來，原本對艾陽心存輕視的學員們，也都改變了態度，這裡是講實力的地方，沒有人敢站出來說他們比艾陽強。

　　第一天來，艾陽也沒打算跟大家拉關係，而是跟彭建志跟柏廣彬打了招呼，急匆匆的要走，今天是她到飛行學校的第一天，容重言肯定等着她呢。

　　柏廣彬見艾陽要走，抓起帽子跟了出去，“我也要走了，我送你。”

　　“不用了，重言肯定在外頭等着我呢，”艾陽沖柏廣彬揮揮手。

　　“那我不開車了，我趁重言的車走，”柏廣彬有好多話要問艾陽呢，哪裡肯放她走，“晚上我請你們吃飯唄。”

　　說完也不等艾陽點頭，已經率先出了教室。

　　“你這人真是，我跟我男朋友見面，你不覺得自己礙事？”艾陽沒好氣的跟在柏廣彬後頭，“你忘了在鞦韆上跟我怎麼保證的？”

　　“你不也沒有說不許我跟你們一起吃飯嘛，”柏廣彬嘿嘿一笑，“我每天從學校回去，真的閑的渾身都癢，就讓我跟着你們唄，你今天真是太厲害了，我得好好跟重言講講。”

　　艾陽瞪了她一眼，“我有多厲害我自己會跟他講好不好？你要是閑的無聊，可以試着多認識幾位小姐，說不定就會發現，世上可愛的女孩子還有很多。”

　　真的沒必要非要吊在安梅清一棵樹上，關鍵人家這棵樹根本不讓他吊。

　　聽見艾陽也勸他相親，柏廣彬不高興了，“虧我還覺得你跟她們不一樣呢！原來你也跟那三姑六婆一樣，沒事就愛給人做媒。”

　　自從柏廣立出任警備司令，柏家的小姐少爺就成了香餑餑，這裏頭還尤以跟柏廣立一起帶兵，年紀輕輕已經因軍功晉了中校銜的柏廣彬最引人注目，從他回來養傷，在病床上，每天帶着女兒侄女外甥女過來探病的，都能排成長隊。

　　想到自己那天天都滿是香水味的病房，柏廣彬真的像做了場噩夢一樣，等他出了院，家裡就更熱鬧了，柏家的麻將局，比容家的還要熱鬧。

　　艾陽可不覺得自己是三姑六婆，“我只說讓你結交點女孩子，又沒叫你跟人怎麼著，更沒讓你結婚，我是覺得你見得女人太少，才會一恭弘=叶 恭弘障目，陷在安小姐這個坑裡出不來，走出來看看，就算是找不到比安小姐更優秀的，起碼也能更清楚的知道，安小姐到底是哪裡好，怎麼就那麼吸引你了。”

　　艾陽沒有輕視柏廣彬感情的意思，但她還是覺得柏廣彬是當兵當傻了，女人見的太少，如果見過了整片森林，還是覺得這一棵樹是最好的，那弔死了也無怨無尤不是？

# 第103章

　　這是小瞧自己沒見過女人嗎？光他們家, 老的小的，十幾位好不好？

　　脾氣好的, 脾氣壞的, 美的丑的，他什麼樣的沒見過？

　　柏廣彬篤定道, “你個小丫頭片子知道什麼？就算是我把華國的女人看盡了，也是梅清姐最好！”

　　這還用去跟人比？“出身好、長的好、脾氣好、知書達理，你說吧，滬市你見過比她更好的沒有？”柏廣彬誇安梅清誇的理直氣壯。

　　見艾陽一臉的不以為然, 柏廣彬突然想起汪槿雲來, 頓時明白艾陽的用意了，她肯定是在變相的跟自己推薦她未來的小姑子，“你別再勸我了，汪家那丫頭我不喜歡，傻乎乎的。”

　　艾陽真沒有推銷誰的意思，也不是在這兒勸婚，她只是單純的希望柏廣彬不要一把年紀了對女人的認知只停留在那點兒少男情懷上，更不應該因為暗戀安梅清，就否定了世上眾多可愛的女孩子。

　　但如果柏廣彬堅決要弔死在安梅清這棵樹上, 她也不會再勸的, 可她沒想到柏廣彬直接把賬記在汪槿雲身上了，這可不行。

　　“你胡說什麼呢？我覺得槿雲挺好的, 漂亮可愛, 性子也憨直, 你不喜歡她可以，但不要人身攻擊啊，”艾陽瞪了柏廣彬一眼，“說誰傻乎乎呢，你去廁所看看最傻的是誰？”

　　我幹嘛去廁所看啊？

　　柏廣彬旋即明白了，這是艾陽叫自己“撒泡尿照照”，“你才人身攻擊呢，我說多少遍了，我不想戀愛，不要結婚，可你們把把她往我跟前推，她就是挺傻的啊，一直笑一直笑的，有那麼開心嗎？”

　　艾陽跟容重言說過，不讓汪夫人摻乎到柏廣彬的婚事里去，怕的就是柏廣彬不配合，傷了汪槿雲的少女心，“你知道她為什麼看到你一直笑嗎？”

　　“為什麼？還不是看上我了？”柏廣彬哼了一聲，他對自己很自信，現在滬市的未婚小姐，沒有不想嫁他的。

　　“錯了，她呀，是在笑傻子呢！”艾陽冷笑一聲，“我知道因為柏司令的原因，你現在也是香餑餑了，但只代表你是滬市丈母娘心裏的金電婿，不代表那些小姐們也是這麼想的，說不定她們跟你一樣，也是被逼無奈才出來的？你想想，你在人家跟前一副天下我有的樣子，人家是不是會覺得你傻的很？”

　　還有這種可能？柏廣彬根本不信，“哼，我哪裡不好？長的不差，還是个中校，也不像滬市那些浪蕩公子，成天就知道花天酒地。”

　　誇自己還挺捨得下嘴，艾陽一刀扎過去，“所以呢，安小姐不也沒看上你？反而選了你覺得處處不如你的梁維華？”

　　這人真是哪疼往哪兒踩啊，柏廣彬想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跟她繼續這個話題？自取其辱呢這是？

　　但他對安梅清看不上他是可以接受的，“梅清姐對我來說就像天上的月亮，我喜歡她是我的事，她喜歡誰是她的事，我知道你一直想勸我死心，但我想不出來，這世上還有比她更好的女人，我喜歡世上最好的女人，有什麼錯？”

　　“誰說安小姐是這個世上最好的女人，像她那樣的女人，我就天天見啊，”艾陽回答的也理直氣壯，出身好，長的好，通情達理有文化，滬市夠得上這幾條的，一抓一大把好不好。

　　柏廣彬能信才怪呢，“說出來我聽聽？”

　　“汪伯母！”

　　“她都多大年紀啦，怎麼能算？”柏廣彬差點兒沒氣着，“你這不是胡來的嘛，那我也能找到一個，我媽！”

　　艾陽一指自己，“那還有我呢，我只要一照鏡子，我家的鏡子就會告訴我，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啊~呸！”

　　柏廣彬被艾陽的厚臉皮嚇着了，“你可要點兒臉吧，你是個女人，矜持，矜持懂不懂？好不好得別人誇，不是你自己說的。”

　　“為什麼要別人說好才是好？我自己覺得自己很好就不行？別人的評價對我來說根本不重要。”

　　艾陽遠遠看見容重言的車就停在校門口，也不理柏廣彬了，高興的跑了過去，“我就知道你今天會來。”

　　容重言憐惜的看着頭臉上都是灰塵的艾陽，拿出帕子給她擦額上的汗，“是不是很辛苦？累不累？瞧臉都曬紅了。”

　　艾陽接過容重言的手絹，“沒事，這兒挺好的，我很開心的。”

　　柏廣彬已經跟過來了，“重言你來晚了，早一步你就能聽見李艾的話了，她呀，她居然敢大言不漸的說，她是滬市最好的女人，哎喲，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最好的？最凶的肯定是她。

　　容重言點點頭，坐車裡拿出一支冰鎮汽水，遞給艾陽，“消消暑氣。”

　　“小艾沒說錯啊，她就是滬市最好的女人，”容重言見柏廣彬沖他伸手，照他手上拍了一巴掌，汽水是他特意放在冰塊里給艾陽帶來的，根本不會有柏廣彬的。

　　柏廣彬看着咕咕咚咚把汽水給喝完了的艾陽，羡慕的咽了口口水，“你這個太沒義氣了，我怎麼有你這麼一個兄弟？”

　　“你可以不要我這個兄弟，反正我也沒有把你當兄弟，”容重言拉開車門讓艾陽上車，“你的車呢？”

　　“我說容重言，你怎麼跟小艾越來越像了，說話一個賽一個難聽？”柏廣彬一把拉開車門跳上車，“幸虧我這個人大肚能容，不跟你計較，我跟小艾說好了，晚上一起吃飯，你們說地方，我請客。”

　　“這是怎麼了？你怎麼想起來請客了？”容重言奇怪的回頭看了柏廣彬一眼，看來艾陽這第一天，跟學校的人相處的還挺好的？

　　柏廣彬一拍椅背，“重言，你真是找了個寶貝啊，小艾她不當兵可真是太虧了，幸虧你把她送這兒來了，你不知道，”

　　柏廣彬連說帶比的把今天艾陽的表現仔細跟容重言說了，絲毫不覺得自己被艾陽揍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我準備把小艾的事跟大哥說一聲，如果可以，就請小艾到飛行學校兼個搏鬥術的教官，你是沒見小艾的拳腳，又快又狠，”

　　他探身看着正從車座底下扒水果吃的艾陽，“你跟我打的時候，是不是沒有用全力啊？你的拳法精妙，如果力度足夠的話，我今天得把命交到這兒。”

　　艾陽拿出只洗好的桃子遞給柏廣彬，自己也拿了一隻咬了一口，“算是吧，我這個跟人學的時候，師傅就告訴我了，這是殺人的功夫，不是表演給人看的，所以輕易不讓我出手的。”

　　“戰場上可不就是要殺人的功夫嗎？太好了！”

　　柏廣彬興奮的把桃子在空中拋了幾下，“等過幾天咱們再試試，不管大哥答不答應在全軍推廣你的拳法，咱們都先說好了，你得把我教會了，我要學。”

　　艾陽點點頭，“行啊，我教你，反正你也挺扛打的。”

　　容重言沒想到艾陽就上了一天課，不但順利被彭建志接受了，還馬上要撈到個教員的職位，“那你以後大部分時間，要留在飛行學校了？”

　　艾陽搖搖頭，“我又不是職業軍人，來飛行學校當初說好的就是旁聽，現在過來教大家拳法，也算是回報吧，”

　　艾陽轉頭看着正在開車的容重言，“要不回家之後，我也教教你吧？其實這種近身格鬥還是很有用的。”

　　“對啊，重言也跟着學學吧，小艾的招式挺雜的，但是很實用，比那些花拳綉腿強太多了，”柏廣彬長嘆一聲，民間真是有高人啊，教出的小姑娘，都這麼厲害。

　　送走柏廣彬，艾陽跟容重言回容公館，她去飛行學校的事沒有瞞汪夫人，今天第一天，自然要見一見汪夫人。

　　看到艾陽回來，汪夫人心疼的一把把人拉到身邊，“這是干什麼去了？”

　　就算是整理了儀容，但不洗澡，艾陽身上的土跟汗是去不掉的，“不是說上課嗎？這是挖溝去了？”

　　容重言笑着讓艾陽先去洗澡換衣服，他把艾陽今天在飛行學校的事情大概跟汪夫人說了，“小艾從小習武，而且比起做生意，她更喜歡的也是舞槍弄棒的，所以我就由着她了，剛才我接她回來的時候，廣彬還說，她比那些男學員們都強呢！”

　　可再強，艾陽也是女人，是要嫁給容重言當太太當家主事的，日後還要生兒育女，這說去學開飛機，汪夫人心裏就挺反對的，但她內心裏認定艾陽去了，也是白跑一趟，人家飛行學校斷不會收一個女學員的，才沒出聲反對。

　　可現在容重言一說，艾陽不但順利留下來了，還要教人打拳？這跟人又打又摔的，萬一再受了傷，“開飛機不是挺危險的嗎？你捨得讓她吃那個苦？萬一出事怎麼辦？”

　　誰會出事，艾陽也不會出事，想到今天一天艾陽燦爛的笑臉，容重言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撫好汪夫人，“小艾喜歡做這個，而且她這也是在幫我，我沒有別的兄弟，顧勵行不害我就謝天謝地了，汪家的表哥們，還得我時時拉一把，王少安柏廣彬，平時處的再好，關鍵時候，還是會以家族為重的，從我接手容氏開始，我就一直是在單打獨斗。”

　　汪夫人的眼淚差點兒落下來，兒子命苦，“都怪媽，媽幫不了你”

　　“媽您已經幫我的夠多了，不論是家裡還是善蔭會，哪一處不是您費心打理的？小艾要去飛行學校，其實也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在幫我，”容重言坐在汪夫人身邊，小聲道，“咱們大筆的錢投到松滬軍，可是松滬軍裡頭沒有一個咱們的人，柏司令不是小氣人，可也得有姓容的往裡頭送啊！”

　　汪夫人怔怔的看着容重言，“所以你讓小艾一個女人，去跟一群大老爺們拼戰功？”

　　容重言只是想在汪夫人跟前突出一個艾陽的對他的重要性，沒想到卻被汪夫人誤會了，“我不是這個意思，小艾在這方面有天賦，也願意去，這不是兩全其美的辦法嘛？”

　　艾陽正洗澡呢，就聽見汪夫人氣急敗壞的聲音，“不行，你在外頭的事是你們男人的事，成不成的我無所謂，大不了咱們散盡家財回鄉種地去，也沒有拿着小艾的命去給你拼前程的！重言，你爸是怎麼教你的，這種喪良心的事你也乾的出來？”

　　艾陽趕緊拿浴巾把身子擦乾，拎了件衣裳往身上一套就跑到主樓來了，“伯母，你別生氣，”

　　汪夫人嚇了一跳，“你怎麼？”

　　容重言知道艾陽是聽見汪夫人發火的聲音了，忙站起來幫她把裙擺拉好，“媽您一生氣，聲音太大了，小艾肯定是聽見了，才跑過來的。”

　　艾陽強笑一下，“是啊，我在後樓都聽見伯母的聲音了，也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就趕緊過來了，伯母，您別跟重言生氣，有什麼話好好說，他不是不聽勸的人。”

　　自己聲音居然這麼大？連在後樓卧室里洗澡的艾陽都驚動了？

　　汪夫人有些不好意思，命令容重言去自己卧室再拿塊浴巾過來讓艾陽擦頭髮，自己則道，“小艾，重言喜歡你，我也喜歡你，我就想着你們能趕緊結婚，咱們一家人開開心心的在一起，可重言這孩子自從跟了柏廣立，心是越來越大了。”

　　艾陽在自己屋裡就聽見汪夫人的話了，知道她誤會了容重言，“伯母，”

　　她拉着汪夫人坐下，“這事不能怨重言，真的是我自己想去的，就連想在松滬軍里多少打出點兒名頭的話，也是我提出來的，重言也沒有他說的那麼怕柏司令，松滬軍有槍是不假，可容家有的得錢，就算是柏廣立佔了容家在滬市所有的產業，但滬市外面的產業呢？”

　　這話是沒錯，憑着容家的錢，從容竹卿到容重言，一直都是權貴們的座上客，就算是現在北平政府的李總統，當年也到共挽園做過客，他逃亡的時候，連路費都是容竹卿資助的，容家除了錢，人脈也是不少的，“既是這樣，你又何必去飛行學校開什麼飛機？”

　　“這是我目前的最大興趣所在，我想體驗一下在天上飛的感覺，而且這次工商聯合會捐出去的飛機，總不能咱們自己人連個會開的都沒有，”艾陽搖着汪夫人的胳膊，“如果我做了飛行學校的教官，將來也弄個軍銜在肩膀上掛掛，多氣派啊，哼，滬市那些名媛們，誰還敢像之前那樣小瞧我？”

　　汪夫人沒想到艾陽成天笑呵呵的，在那些大小姐跟前從來沒有氣怯過，其實心裏卻是這麼想的，“唉，咱們家裡不講究這個的，竹卿原就是個苦出身，拉黃包車的，汪家也就算個小康，能讓兒女們讀上書罷了，論起來，還不一定比你們李家富裕呢！”

　　“我知道伯母從來沒有嫌過我的出身，我也沒有啊，但您不覺得穿上軍裝很威風嗎？”艾陽做出對軍裝十分感興趣的樣子，“能從側面幫到重言，真的只是連帶的，說不定我表現不好，老犯軍規，還會給重言添麻煩呢！”

　　“你真的那麼想去？”汪夫人知道艾陽會功夫，但今天才知道，她不是一般的會，是高明到可以到飛行學校當教官的地步，“可你一個女人，跑到男人堆兒里，我怕你被人欺負，尤其是那些當兵的，都是大老粗，別的不說，就是言語上有什麼不文雅的，你也要受委屈。”

　　艾陽沖汪夫人晃晃拳頭，“敢惹我生氣，我就揍他們就好了，今天我已經打贏兩個了，而且我去當了教員，就是他們的先生，這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誰敢對我不孝敬？”

　　汪夫人被艾陽的話給逗笑了，“你真的要去啊？你不管莊子上的事了？還有萬國百貨？”

　　“我不是全天在那邊，我跟他們說了，不參加日常的體能訓練，就上專業課，所以時間上很充裕的，”艾陽也不想汪夫人為她擔心，更不想她不高興，所以解釋的十分耐心，“再說我今天過去，把柏廣彬給打了，他說要跟柏司令說請我過去當教員了，如果現在我又說我不去了，不教他們了，不成了出爾反爾的小人了？我今天看了，開飛機也沒什麼難的，我保證，我把拳法教會了，再把開飛機學會了，我立馬就回來了，絕不在裡頭多呆一天！”

　　看來艾陽是真的想去了，汪夫人可以隨便罵兒子，卻不好張嘴訓媳婦，而且艾陽又再三保證，學了就回來，“可那裡又臟又累的，你去教人打拳，也不好聽啊，別人該怎麼想你啊！”

　　艾陽嘻嘻一笑，“我又不隨便打人，而且，知道我槍法好，功夫高，以後誰想得罪我，得罪重言，那可得掂量掂量！”

　　汪夫人活了大半輩子，還是頭一次聽說誰得罪了他們，用拳頭解決的呢，這跟洪門還有什麼差別，“那可不行，咱們得講道理，好好跟人說”

　　艾陽見容重言拿浴巾要給她擦頭髮的，忙把浴巾從他手裡接過來，“沒事，我頭髮不長，一會兒自己就幹了。”

　　“重言本性不愛跟人爭執，我也就是起個震懾的作用，真要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光靠拳頭有什麼用？那得真刀真槍了，”艾陽笑眯眯的做汪夫人的思想工作，“伯母，您就叫我去試試，如果不行，到時候我給您個信號，你再出來阻止我，我就跟人說，可不是我吃不了苦，是家裡不允許。”

　　容重言推了艾陽一下，“不想做了就不做，有什麼？還讓媽出來背惡名，我不同意。”

　　容重言再聽話，也不及小姑娘軟糯貼心，汪夫人聽見艾陽叫自己做好“背鍋”的準備，也不生氣，反而覺得這是艾陽不跟自己見外，是真的把她當媽來看了，“你住口，這有什麼？當媽的不就是給孩子收拾爛攤子的？我本來就是這麼個意思，小艾也沒有歪派我，大家聽了，也只會覺得我是心疼孩子，還能再說我點兒什麼？”

　　好吧，還是你厲害，容重言悄悄沖艾陽豎了下大拇指，艾陽可比他會討汪夫人的歡心。

　　汪夫人笑了，這次的事就算是順利得到了長輩的允許，艾陽長舒一口氣，拿着浴巾回自己房間去了，她聽見從來不發火的汪夫人起了高腔，急的連拖鞋都沒換，就衝過來了，幸虧家裡沒外人，不然可就丟大臉了。

　　汪夫人看着尾隨在艾陽後頭，準備跟她走人的兒子，“你等一下，小艾換衣裳去呢，你跟着做什麼？”

　　容重言臉一紅，在汪夫人對面坐下，“她不是洗完了也換好了嘛，我是想再問問她學校的情況。”

　　你們在外頭最少呆了三個鐘頭了，什麼話也問完了好不好？

　　汪夫人嗔了容重言一眼，“我知道小艾剛才是安我的心呢，她這麼為你着想，你可不能辜負她，還有，錢這東西，多少是個夠？權力也是如此，難道成了天下第一人，就真的能比現在快樂？媽覺得現在就挺好的，等小艾滿十八，你們就結婚。”

　　見容重言要說話，汪夫人擺擺手，“我知道其實是小艾不想結的，”雖然兒子次次都說是他不想結，可汪夫人又不瞎，只要艾陽過來，容重言一雙眼睛簡直就長在她的身上，恨不得每一分每一秒兩個人都呆在一起，哪會是不想結婚的表現？

　　“我知道她被娘家寒了心，梁家也跟個爛泥潭沒差別，但那些事都過去了，人總得往前看不是，你跟小艾結婚之後，好好待她，過去的事慢慢也就忘了，”汪夫人覺得艾陽一直不肯結婚，跟她之前被賣到梁家的經歷有關。

　　“這次換我跟她說，小艾是個好孩子，又最聽我的話，我跟她說，她一定不會反對的，”汪夫人算算時間，離艾陽十八歲也沒有幾個月了，“你們結婚之後，先搬到梅山路那邊住兩年，我叫人過去把房子再收拾收拾。”

　　小夫妻頭兩年最要好了，她可不想夾在兩人中間礙事。

　　容重言點點頭，“那這事我可交給媽了，但您不許強求她，她要是真的不想結，就算了，我可以再等等的，反正小艾還小，二十歲結婚也不算晚。”

　　“那你可就二十八了，”汪夫人擺擺手，“你找她去吧，這事兒我自己拿主意。”

# 第104章

　　容重言進屋的時候艾陽已經重新換了條裙子坐在桌前了，他看着她已經完全乾了的頭髮, “你頭髮竟然幹了？”

　　艾陽沖容重言眨眨眼, “雕蟲小技，你明白噠。”

　　她自己就可以給自己吹個風嘛, “以後你需要, 可以來找我哈，不收費。”

　　容重言失笑, “你的招術還真是層出不窮。”

　　“這沒辦法，怎麼也得先方便自己嘛, ”艾陽拉着容重言在自己身邊坐下, 指着桌上的信紙，“我正在考慮該怎麼教呢, 我只跟人學過, 卻沒教過誰，都不知道要開始, ”她現在努力回憶當年在基地的時候，教官是怎麼訓練她們的，但一起受訓的都是異能者, 雖然大家的異能不同, 但因為身體覺醒了異能，體質體能都比普通人要強得多, 她曾經用的訓練方法, 未必能用在那些學員身上。

　　容重言攬住艾陽的腰, 把下巴放在她的肩上, 去看艾陽的“教案”，結果上面只有寥寥幾個字，“就這麼幾個字，你叫我看什麼？”

　　艾陽仰頭靠在容重言的身上，長嘆一聲，“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啊，我在後悔當初沒有好好學習，”要是當年苦讀幾年，是不是這表達能力就不會像現在這麼差了？

　　“你呀，這又什麼，你想怎麼教就怎麼教好了，當初你的師傅是怎麼教你的，現在你就怎麼教他們，學不學的會，就看他們自己了，”容重言對艾陽的拳法也挺好奇的，“從明天開始，你先教教我？”

　　“好啊，我最想教的就是你，”爹有娘有不如自有，容重言多少會些功夫，但那個在艾陽眼裡根本不夠看的，也就是個強身健體的水平，“就是你太忙了，回來又挺累的，這樣吧，每天早上起來咱們練上一個小時，學多少算多少，不強求。”

　　“那你以後還住在家裡好了，方便教我，我也可以跟你回集賢坊去住，就是那邊地方太小，好像不太適合練武，”容重言的手輕輕在划著艾陽的腰線，“今天累不累？”

　　艾陽嘻的一笑，轉身坐到他的腿上，“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續夫人一從汪夫人那裡聽說了她準備給容重言和艾陽辦婚事的消息，她立馬扔下手頭的事，叫續貴生開車送她到容公館來了，“小艾答應了？”

　　汪夫人擺擺手，笑道，“我就知道，你接到電話，一準兒坐不住，我還沒有跟小艾說呢，我是打算等她過了十八歲，再正式跟她提，這不是先準備起來嘛。”

　　“對對對，得先準備準備，”續夫人站起身在會客廳轉了一圈，“你準備把後頭小樓給他們小兩口住？”那是不是得趕緊翻修一下？

　　汪夫人把自己的意思跟續夫人說了，“梅山路那邊房子倒是新的，我準備把裡頭的裝飾都給換了，我看小艾更喜歡西洋的東西，準備叫人去國外訂最時新的，”她想想還是不怎麼滿意，“就是這千里迢迢的，運回來，新的都放成舊的了。”

　　續夫人自忖自己更了解艾陽一點兒，“其實我覺得小艾的性子，對這些外物的要求並不是很高，這家什還是以方便為主，她好像還喜歡敞亮的地方，什麼過不過時的，只要好看方便，就沒問題。”

　　汪夫人覺得續夫人是在安慰她，但也只能是這樣了，“行吧，我請了外國的設計師來，咱們一起去梅山路那邊看看，聽聽人家怎麼說。”

　　續夫人好奇道，“小艾呢？不如叫上她，如果你不想讓她知道這是給他們準備的新房，就說自己想翻新宅子，聽聽她的意見。”房子是給小年輕住的，當然還是以小兩口的喜好為主才好。

　　汪夫人又是一嘆，把艾陽去飛行學校上課的事跟續夫人說了，“我也攔不住，又想着硬攔，小艾不該覺得我是那種惡婆婆了？所以就由她去了，”

　　她看着外頭的大太陽，“你說這天兒，咱們坐在屋裡都直出汗，小艾在外頭學開飛機，怎麼受得了？”

　　續夫人也嚇了一跳，“她要學開飛機？重言怎麼說？”

　　“還能怎麼說，當然是答應了，連她去當教員的事，重言也答應了，”汪夫人不願意跟續夫人說容重言的另一層打算，“小艾也喜歡，都怪柏家那孩子，肯定是他煽忽的，那小子從小就不省心。”

　　汪夫人又想到她帶着侄女借燒香的名義安排兩個人見面，結果柏廣彬全程沒一點兒好臉色的事，心口就疼，“氣死我了！”

　　柏家是什麼樣的人家，柏廣彬剛剛立了戰功，如果他都肯定了艾陽的功夫，那艾陽可真不是一般人了，續夫人想到在陸家的時候，她顯露的一□□法，當時以為那就是她的絕技了，現在才知道，不過是冰山一角，“孩子既然想去，那咱們也不能一味的攔着，你不是說了，這事得柏司令同意嘛，現在松滬軍連個女兵都沒有，更別說女教員了，我覺得這事應該到柏司令那兒會給擋了，你擔心這個太早了。”

　　汪夫人還真挺希望柏廣立給攔了，“希望吧。”

　　柏廣立不但沒攔着，甚至還給容重言打了電話，艾陽到底有幾把刷子，他要親自試一試！

　　艾陽下午下了課，也接到通知了，她倒不像彭建志跟柏廣彬那麼擔心，又不是生死決鬥，大家也就是切磋一下，輸了也不代表柏廣立就不許自己教大家拳法，而且不教損失的是松滬軍，不是她艾陽。

　　柏廣彬跟着艾陽往學校外頭走，“你一點兒也不緊張？我哥把時間定在三天後了，你要不要再練練？這樣吧，我陪你練好了，我就是我哥教出來的，”

　　柏廣彬嘖嘖嘴，“不過我到現在，都打不過他，”說起來也挺丟臉的，他年輕力壯的，愣是打不過個三十多的人。

　　“不用了，就這樣就行了，”艾陽心裏回憶着上課時的內容，飛行學校簡陋的很，連個像樣的課本都沒有，大家用的，都是教官自己整理的內容，而且還是那種油印的冊子，艾陽可以對着太陽發誓，她活了兩輩子，就沒有見過這樣劣質的東西。

　　拿起來一個不小心還能蹭到手上油墨，味道也不好聞，更別提字跡也不算清晰，她倒是問容重言了，為什麼不贊助一下，好好給飛行學校印點兒教材，結果被容重言給科普了，飛行學校才幾個人，如果上機器印刷，根本就是一種浪費，倒不如直接用這種，老師自己用鐵筆寫在蠟紙上，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想印什麼印什麼。

　　柏廣彬見艾陽懶洋洋的不理他，緊走幾步，“怎麼了？才來两天就覺得課程枯燥了？不想上了？”

　　艾陽舉起手裡的課本，想給柏廣彬一下，沒捨得，萬一上頭的字兒被打花了可怎麼辦？“你哪兒來那麼多話？”

　　她抬頭看見從車裡下來的容重言，“不跟你說了，我走了。”

　　“誒，捎我一程嘛，”柏廣彬緊追在艾陽後頭，“你的車呢，我見你中午是自己來的。”

　　“中午司機送的我，下午重言接我，”艾陽一拉容重言，“上車，趕緊走，別帶這個大燈泡。”

　　“怎麼了？”容重言從后視鏡里看着在車后跳腳的柏廣彬，“他又得罪你了？”

　　艾陽舒服的吁了口氣，“也不是，下午見了他一下午了，難道晚上吃飯還帶着他？我現在根本連他的聲音都不想聽見，他怎麼就不像個帶兵打仗的，話忒多！”

　　容重言哈哈大笑，“那是他把你當自己人了，要是在外人跟前，那小子也挺會裝的，冷着個臉，問十句他答一句就不錯了。”

　　艾陽扁扁嘴，想像不來柏廣彬還有這樣的時候，就聽容重言道，“柏司令要親自跟你過兩招，你需要準備準備嗎？”

　　“不需要，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吧，”看來容重言也知道了，艾陽歪頭看着他，“真的，可能在你們眼裡，他是松滬軍的司令，滬市的王，但是，前一任去哪兒了？”

　　容重言不說話了，對艾陽這樣的人來說，什麼帝王將相，跟普通百姓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尤其是她提到尹洋，尹洋的死，跟她也有着莫大的關係，甚至想想小幡夫人的死法，如果艾陽不想讓柏廣立活着，是不是他活下來的希望就不會太大？

　　“小艾，但現在他是駐滬總司令，跟我跟許多有識之士有一樣的理想，”容重言斟酌着用詞。

　　艾陽明白容重言的意思，“放心吧，我的身份只有你知道，我也只希望你一個人知道，你看看我在別人跟前有什麼不妥當的？這點兒演技我還是有的。”

　　不但柏廣彬，連彭建志都把艾陽的情況跟他詳細彙報了，有這樣強悍的能力，不論是男是女，柏廣立都會慎重對待的。

　　容重言看着操場上的武官，饒是見慣了風浪，還是有些懵，“柏司令，這是”

　　柏廣立一笑，“今天是咱們自己人切磋，我沒叫下頭的人來，”他一指熊以民江力仁幾個，“這些都是我的老兄弟，一個個都是槍淋彈雨里過來的，”

　　他又一指自己的警衛營長錢槐，“我聽廣彬說了，李小姐用的都是近身殺人的功夫，既是這樣，咱們就動點兒真格的，怎麼樣，李小姐？”

　　艾陽點點頭，她對柏廣立的安排挺滿意的，全力迎敵，才是對她最大的尊重，“好的，不論對手是誰，我都不會手下留情的。”

　　熊以民聽說艾陽要跟軍部的人比武的時候，都沒告訴自己老婆，因為太驚悚了，那麼個瘦瘦小小，見人總是笑眯眯的女人，心機足正常，但還有一身高深莫測的武功就太匪夷所思了，而且柏廣立的意思，還有可能讓她當松滬軍的教官，這就是軍國大事了。

　　“報告，那個，”熊以民來時就跟老莫他們商量好了，這次就他來打第一輪，贏了的話，柏廣立就不用再麻煩了，要是輸了，反正這幾個人里，他的水平是最差的，只當替柏廣立試試艾陽的深淺了。

　　見熊以民出列，艾陽就知道他是準備第一個下場了，等聽完他的要求，柏廣立回頭看着艾陽，“李小姐覺得如何？是我請李小姐來的，結果還弄了這麼大個陣仗，但並沒有欺負李小姐的意思，只是廣彬說你的拳法能夠在全軍推廣是最好的，所以我才想聽聽大家的意見，李小姐可以根據自己的體力，來挑選對手，當然，只跟我一個人比也行的。”

　　艾陽一笑，“熊處長都出來了，我怎麼能叫他失望，就當是熱身了，”她走到場子中間，“熊處長，我這個人實戰經驗不足，有時候不太能控制力度，要是傷着您了，還請多多包涵。”

　　傷着自己？熊以民根本不信，他知道他的水平比不上柏廣彬，但柏廣彬是受過傷的人，雖然已經去了飛行學校，不代表他已經徹底恢復了，沒準兒輸給艾陽就是因為這個，結果這人不思己過，反而在柏廣立跟前過分誇大艾陽的實力，推廣全軍，那艾陽成什麼了？

　　話本里的寫的：八十萬禁軍總教頭？

　　“好說好說，也請李小姐手下留情，”熊以民哈哈一笑，他也是個野路子，從底層的小兵一路打拚到今天，會的都是殺人的功夫，他已經做好了不跟艾陽糾纏的準備，最好能一招制敵，讓這小丫頭心服口服。

　　熊以民的表情艾陽看在眼裡，她也沒什麼可生氣的，“請吧。”

　　熊以民還沒有準備好，艾陽的拳頭已經到了，他下意識的閃身躲避，可是胳膊卻已經被艾陽牢牢的抓在手中，熊以民一彎腰，下盤使力，準備以自己的力量擺脫艾陽的桎梏，可沒等他用上力氣呢，腹部已經挨一拳，而艾陽的另一拳也緊跟着砸在他的咽喉處，熊以民眼前一黑，差點兒沒斷氣，當他重重的倒在地上時，身上的痛感讓他的頭腦越發清醒，連暈過去都做不到。

　　他知道，如果最後一拳艾陽用盡全力，他的脖子一定會斷了，明年今天，就是他的祭日。

　　“熊處長沒事吧？”艾陽沒再下狠手，而是彎腰向他伸出手，要拉他起來，“承讓。”

　　熊以民忍着腹部跟咽喉處的劇痛，他已經完全發不出聲音了，連“沒事”兩個字都說不出來，他掙扎着想起身，卻正遇到艾陽清凌凌的目光，她好像能看透他內心最深處的小心思，熊以民陡然想起，何太太回來時跟他說的話，何太太說她在敲打她，警告她，讓她不要到處打聽消息。

　　當時熊以民是不屑的，容重言再有錢又如何？還能硬得過他們手裡的槍嗎？還有艾陽，敢敲打他太太，仗的還不是容重言的勢？

　　可現在，被她這麼冷冷的盯着，熊以民後背發涼，剛才任何一拳，她都可以要了他的命的，更別說老婆曾經告訴過他，艾陽的槍法也是極好的，他驚恐的轉過頭去看正含笑看着他們的容重言，這傢伙從哪兒找到這麼個女人？

　　見熊以民實在是起不來，艾陽不好意思地沖場外的柏廣立笑笑，“你們來人把扶一下熊處長吧，可能是我的手太重了，”熊以民也菜了點兒。

　　柏廣立看着艾陽三招摞到熊以民，還打的他根本起不了身，艾陽的打法果然像柏廣彬說的那樣，根本沒有那麼多講究，一拳下腹一拳咽喉，根本不留一點兒餘地，他招手叫人將熊以民攙下去，自己走到場中，“李小姐果然好功夫啊。”

　　艾陽微微一笑，“柏司令過獎了，我也是跟柏中校打過之後，才知道自己學的招式還有些看頭。”

　　彭建志沒想到柏廣立直接下場，忙走到場中，沖柏廣立小聲道，“李小姐的拳法極雜，而且出手從無顧忌，她，”

　　彭建志看了艾陽一眼，聲音更低了，“眼睛、後腦、太陽穴甚至是下身，是她攻擊的重點，您小心些。”

　　彭建志聲音再低，艾陽也聽的一清二楚，她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的，她學的是殺人的功夫，自然怎麼有效怎麼來了，難道不擊打致命之處，而是跟敵人玩貓捉老鼠嗎？恐怕人沒殺了，援軍給招來了。

　　柏廣立倒是一臉淡定，“無礙的，咱們缺的就是這樣的人，”華國是禮儀之邦，處處講的是寬和、於人為善、得讓人處且讓人，柏廣立覺得艾陽這樣兇悍無所顧忌的拳路，才是松滬軍最需要的。

　　他沖艾陽一抱拳，“李小姐，請。”

　　艾陽點點頭，依然像對付熊以民一樣，閃身沖了過去，不過她沒有用異能，藉助空氣的浮力加快自己的速度，雖然她可以贏得更輕鬆，但不能教給學員，也是白費。

　　但她的速度還是讓柏廣立嚇了一跳，旁觀跟親身經歷是完全不同的，除了驚訝艾陽的拳法，柏廣立更吃驚的是艾陽身上濃厚的戰意，她彷彿天生就應該是個軍人，而且是在戰場上千錘百鍊出來的老兵，柏廣立躲過艾陽的拳頭，揮拳反擊，“你到底是誰？”

　　艾陽沒說話，抬臂硬擋住柏廣立的拳風，回身飛起一腳向柏廣立胸前踹去。

　　柏廣立怎麼可能讓她踢中，身體后傾，同時還伸手去抓艾陽的腳踝，只要艾陽的腳被他抓住，他就會擰着艾陽的腿將她摔倒。

　　艾陽似乎已經料到了他這一招，腳還未到柏廣立胸前，就該踹為掃，奔着柏廣立的左下頜去了。

　　錢槐跟江力仁幾個都下意識的站了起來，如果艾陽這一腳給掃上，就算是下巴不掉，半邊臉也得腫了！

　　柏廣彬已經興奮的跳起來，“打，狠狠的打！”

　　容重言臉都黑了，不過艾陽根本沒時間想其他，兔起鶻落，柏廣立已經倒在了地上！

　　柏廣立借倒地斜去了身體承受的大半力量，他不給艾陽再踢的機會，就地一滾，躲過艾陽的第二腳，自己也用近全力拿拳頭砸向艾陽的膝彎處！

　　這是跟自己來真的，艾陽也興奮起來，她不躲不避，直接順勢跪地，用腿夾住柏廣立的胳膊，反身把他壓在膝下，一肘砸向他的咽喉處，另一隻手抱住柏廣立的頭，只要她用上異能的力量，將柏廣立的脖子扭斷沒有一點問題！

　　“柏司令覺得我的功夫怎麼樣？”艾陽並沒有用全力，她的目的只在壓制柏廣立不讓他再有反擊的機會，“沒必要繼續了吧？”

　　如果她有心要自己的命，他今天就交代在這了，柏廣立也不掙扎，沖艾陽擺擺手，“我輸了，李小姐好功夫，佩服！”

　　艾陽鬆開手站起來，順手又把柏廣立拉了起來，“柏司令也是高手啊！”

　　錢槐快步過來，“司令，您沒事吧？”

　　見柏廣立搖頭說沒事，錢槐怒目圓睜，沖艾陽大聲喊道，“你這個女人，你怎麼敢？小心老子斃了你！”

　　“斃了我？憑你？因為我是個女人，贏了男人？還是我是個女人，不能贏你的長官？”艾陽不屑的撇撇嘴，“馬屁精！”

　　錢槐也是一時情急，現在被艾陽罵的滿臉通紅，“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要跟你打！”

　　艾陽尚有餘力，又不喜歡錢槐的態度，“好啊，我也沒過癮呢，來吧，不過先說好了，我這人手重，要是怕輸，咱們別開始。”

　　說自己輸不起？錢槐狠狠的往地上吐了口口水，“來吧！”

　　艾陽噁心的皺皺眉，從錢槐身邊大步走過，在場中站定了，“動手啊！”

　　熊以民看着被艾陽摁在地上暴揍的錢槐，覺得自己身上也沒有那麼疼了，“這是干什麼，切磋嘛，點到為止，這也太狠了點吧？”

　　柏廣彬看着在艾陽手裡像個人偶，連一點招架之功都沒有的錢槐，“重言，回去我好好請小艾吃頓飯，她對我可真不錯啊！”

　　容重言笑了笑，“知道就好，小艾說你是個優秀的軍人，就是有時候愛犯傻，行了，一會兒我請你吃飯，你窮死了，請客也舍不得去好館子。”

# 第105章

　　柏廣彬嘿嘿一笑, 瞅了目不轉睛盯着場中的柏廣立，知道柏廣立這是被艾陽的拳法折服了, “叫我哥請？”

　　容重言看柏廣立的樣子，他們一起吃飯是肯定沒跑的了, “一會兒估計得大家一起吃, 咱們那頓先記上，不過說好了, 你給我收斂點, 不許再招小艾討厭了。”

　　柏廣彬是容重言的好朋友, 他自然希望朋友跟女朋友能和睦相處，最好是讓艾陽多看到柏廣彬的優點，招人煩的地方都收起來。

　　柏廣彬對艾陽已經崇拜的五體投地了，“行，我跟小艾都保證過了, 以後她說什麼就是什麼, ”

　　柏廣彬目光灼灼的看着把錢槐摁在地上摩擦着艾陽, “我把她當親娘都成！”

　　“這就什麼話？你討打呢？”容重言不滿的給了柏廣彬一拳，要不是他太了解柏廣彬，就這話都足以叫兩人絕交了。

　　柏廣立看差不多了，上前大聲道，“李小姐手下留情, 我這個警衛營長, 還想再用兩年呢！”

　　錢槐最開始還一副要給艾陽點兒厲害瞧瞧的樣子, 結果十幾招之後, 他真的只剩下“視死如歸”了。

　　艾陽也覺得差不多了，收了手看着地上的錢槐，“錢營長，承讓了，呃，我這人手太快，忘了不能贏你了，要不，你再罵我兩句？”

　　錢槐只剩下翻白眼的力氣了，“謝，謝謝李小姐手下留情，我錯了。”軍營里以實力為尊，自己被單方面通毆，真的是被打的什麼怨氣也不敢有了。

　　“道歉還挺快的，看來這男人嘛，多打幾頓就懂禮貌了，”艾陽笑眯眯的走到容重言跟前，容重言已經把手絹遞到她面前，“擦擦汗，累不累？”

　　艾陽接過手絹，“不累，”

　　她沖江力仁跟莫處長几個笑道，“誰還要試一試？”

　　誰也不要，他們都是好不容易熬出來的將官，誰還成天跟下頭的士兵一樣訓練啊，說比熊以民強，也不過是仗着年齡跟身高，這到艾陽手裡，也就是個找虐的份兒。

　　莫處長同情的看着容重言，怪不得伺候的這麼周到呢，就算是不想，他也不敢啊！

　　熊以民已經恢復的差不多了，忙出面替幾個老兄弟搭梯子，啞着喉嚨道，“不必了不必了，李小姐拳法無敵，我覺得很適合在我們松滬軍推廣，”

　　除去被揍的痛楚，從大局看，如果松滬軍的士兵有艾陽一半，不，有三成的勇猛，松滬軍就大有可為了！

　　柏廣彬已經躥到柏廣立跟前，“怎麼樣，老熊也是這麼說的吧，司令，您還等什麼，快請小艾來當教官啊！”

　　柏廣立皺了皺眉，自己這個弟弟做什麼都沉不住氣，艾陽是個女人，而且容重言同意自己的女朋友出來幫松滬軍練兵，那松滬軍又可以給容重言什麼呢？

　　是，他們是奔着同一個理想在前進，但柏廣立從來沒有像過去那些造/反、起/義，一心要成大事的人一樣，覺得憑自己，就可以得到兄弟們的忠心，也不覺得容重言只是為了保着上位，以求將來的封妻蔭子，現在已經是民國的，沒有皇帝，而容重言也不需要這些。

　　大家更多的是合作關係，甚至他跟松滬軍，也只是容重言用來成就自己理想的工具罷了，再說的冷靜一些，大家是互為工具的關係，“重言，你的意思呢？”

　　容重言笑着看了看正喝汽水的艾陽，自己怕她運動之後喝太冷的東西不好，拿的是常溫的，這會兒她正一臉不高興的晃着瓶子，拿白眼剜他。

　　“不論是學開飛機還是答應廣彬教飛行學校的學員們，都是小艾的決定，”容重言收回目光，微微一笑，“我尊重她的決定，司令應該也看出來了，比起幫我做生意、開廠子這些，小艾真正的優勢，是在這裏。”

　　艾陽聽見容重言的話，放下瓶子走了過來，“重言說的沒錯，我其實更喜歡軍營的鐵血氣氛，”

　　她看着不遠處一排排營房，“有時候我在想啊，前世我一定就是個軍人，所以來到這裏，才會覺得這麼親切。”

　　“那李小姐前世一定是位大英雄，”熊以民覺得艾陽雖然厲害，但其實還是個小姑娘呢，居然連前世都說出來了，他這個人是捧場王，又才被教訓了一頓，自然知道該怎麼做，“那可是我們松滬軍撿到寶了。”

　　柏廣立點點頭，“我聽廣彬說，你只打算在飛行學校任教？”

　　艾陽是這麼想的，“我還答應了彭將軍，以後順便帶帶學員們的英文，而且我莊子上還有許多事，所以當時跟柏中校說的就是，我主要教學員們，至於其他人，你們可以選拔一些有基礎的士兵過來，等他們學成了，再回去教給別人就行了。”

　　從自己被艾陽打敗那一刻，柏廣立已經迅速有了決定，他沖艾陽伸出手，“那從今天起，李小姐就是我們松滬軍飛行學校的特聘教官了，”

　　他看了一眼在自己身邊喜笑顏開，一點兒沒把艾陽當外人的弟弟，“李小姐既然要為松滬軍服務，我們絕不會虧待每一位戰友，從今天起，你是松滬軍第一位女戰士，跟廣彬一起，授中校銜！”

　　“誒，大哥，我這中校可是拿命拼來的，她，”柏廣彬直接跳了起來，艾陽一來就中校，他之前的十年，是白乾的？

　　當年郭大帥為了留下彭建志，可是直接給了少將銜的，彭建志也不負眾望，為郭大帥組建了東北軍的飛行學校，還成立了第一支飛行大隊，艾陽的拳法雖然不像彭建志建空軍那樣世人矚目，但柏廣立卻知道，如果這些功夫能讓松滬軍戰士掌握了，在戰場上每多殺一個敵人，就多一個生存下來的機會，長久下來，對軍隊的貢獻並不會比彭建志少。

　　如果不是艾陽沒有在國外留學跟參戰的經驗，一个中校還真是拿不出手的，“你懂什麼，這个中校銜李小姐受之無愧！”

　　艾陽給了柏廣彬一個白眼，這小子看來揍的還不夠，“柏中校對司令的任命有異議的話，咱們可以私下商量商量，要不這樣，你在飛行學校除了做軍事教官還兼着管理工作之外，同時也是個飛行學員，那咱們以後但凡考試，就比一比成績怎麼樣？”

　　考試？柏廣彬瞬間慫了，“考什麼？那些文化課我不擅長。”

　　你不擅長我也不擅長啊，“比飛行操作這些嘛，”艾陽沖彭建志一笑，“彭將軍來做個裁判怎麼樣？”

　　這個好，把兩個教官樹出去，學員們會更积極的訓練，“好，我親自來做你們的教官跟裁判。”

　　比操作，柏廣彬可不怕艾陽，“行，咱們說好了，等將來有戰鬥的話，咱們也可以在戰場上一決高下！”

　　容重言剛要說艾陽只是過去學習，順便當個教官，根本不會上戰場，熊以民已經率先鼓起掌來，“好，松滬軍有柏中校跟李中校這樣的人才，何愁不興！

　　晚上柏廣立果然請大家吃了頓飯，算是給艾陽辦的歡迎會，因為大家都見識過艾陽的真功夫，即便她是個女人，態度也都頗為尊重，再沒有之前的不以為然。

　　柏廣彬為了兌現承諾，比容重言還護着艾陽，甚至在內心裏，直接把最早提出拜師的自己，當成了艾陽的首席大弟子，陪在艾陽身邊恨不得把熊以民，江力仁幾個前三十年後五十年的大小事情講解一遍，還拉着彭建志，開始跟他商量起來艾陽的授課時間。

　　柏廣立跟容重言坐在一起，看着帶着艾陽滿屋子亂躥的弟弟，“重言我真是有些看不透你了。”

　　容重言幫柏廣立馬酒杯滿上，“怎麼說？”

　　“李小姐對你來說是什麼？情人？未婚妻？還只是夥伴？”不論是情人還是未婚妻，正常男人都不會同意她到軍隊里來的，就像現在，如果是自己的女友，柏廣立不會由着別人帶着她四處走動的，弟弟也不行。

　　容重言幫艾陽盛好湯在一旁晾着，“她是我最愛的女人，也是跟我攜手一生的伴侶，所以她的快樂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而且，”

　　容重言看着正幫艾陽擋酒的柏廣彬，“廣彬赤子之心，把小艾當老師，當姐姐看的，我沒什麼可介意的，反而有他在飛行學校，我更放心。”

　　容重言可是聽艾陽說過，柏廣彬發誓，像聽他媽媽的話一樣，聽艾陽的，雖然柏廣彬平時也沒有多聽家長的話，但這輩分的差別，他也不會對艾陽有什麼不敬之心，但這話容重言是絕對不會告訴柏廣立的，不然就成了占柏廣立便宜了。

　　“我們兩個都承諾過，對對方要做的事，無條件支持，”容重言回想着艾陽為他做的一切，就算是沒有這些承諾，之前的一年，沒有艾陽，他的路會難走許多，“她喜歡開飛機，我就讓她學，這跟別家的小姐喜歡巴黎時裝，香水，她的男朋友們就到萬國百貨買給她們，其實是一樣的，難道女人就該只愛紅妝？”

　　是不是跟着艾陽，所以容重言的口齒也伶俐起來？柏廣立一笑，這方面他自問做不到像容重言這麼大度，乾脆就換了個話題，“陸愛素失蹤了，你聽說了嗎？”

　　這都過去多久了，杭城那邊才發現陸愛素失蹤？

　　容重言訝然道，“失蹤了？怎麼回事？”他冷笑一聲，“不會是在陸家受了氣，出去散心了吧？”

　　柏廣立沒在容重言臉上發現什麼，笑道，“誰知道呢，昨天電報拍過來的，大帥讓我協助在滬市查一查，我是覺得，陸愛素是絕不會重回滬市的。”

　　柏廣立的話並沒有完，他拿了支煙點上，“可是陸家卻查到，說陸愛素這次帶到滬市的那個愛妾，叫英蘭的，並沒有跟她回杭城，叫我派人找一找，我一查才知道，前陣子她還在寶昌路襲擊過你跟李小姐，被巡捕房給抓走了。”

　　容重言緊抿嘴唇，他大意了，就不應該讓這個英蘭活着，“英蘭為什麼會來刺殺我，其實都不用查，所以我把人交給李探長就沒再管了，她人呢？”

　　柏廣立昨天聽到並報，也立馬讓人去巡捕房調英蘭了，可去了才知道，英蘭居然不見了。

　　“我覺得英蘭應該是回杭城了，”柏廣立把調查結果跟容重言說了，雖然英蘭手毀了，但過人的相貌還在，李探長沒有她當回事，也沒安什麼好心，直接扔在牢房裡，任她自生自滅去了。

　　可沒想到，英蘭愣是憑着自己的臉，勾搭上了過來巡查的監獄長，被他以病死的理由，從監獄里接了出去，沒想到溫香暖玉沒多久，英蘭就卷了他外宅里的細軟，跑回杭城了。

　　“那個監獄長我已經讓人處理了，但那個女人，出了滬市，再想抓她就難了，”柏廣立嘆了口氣，陸家只要抓到英蘭，就能知道陸愛素曾經叫人暗殺過容重言，之後陸愛素就失蹤了，這筆賬陸士珍未必不會算在容重言頭上。

　　“司令的意思，陸家現在並沒有找到英蘭？”容重言道。

　　柏廣立在杭城安排的也有人，而且他是一早就知道陸愛素失蹤的消息的，只是陸家隱瞞不報，他也沒當一回事，“嗯，陸大帥跟幾位公子沒當一回事，陸愛素那麼大的人了，有錢有槍的，出去散散心也是常有的，但柳姨太不這麼認為，堅持說陸愛素答應了她好好收心，而且就算是走了，也不會不跟她說一聲的，現在她正在找英蘭呢！”

　　見容重言沒說話，柏廣立又道，“我已經讓李探長把該做的準備都做好了，英蘭死了就是死了，但你的人得在暗中找找這個女人，不能讓她開口說話。”

　　容重言點點頭，他聽艾陽說過，在帶着陸愛素從西湖別墅里出來的時候，她還卷了陸愛素卧室里的錢物，那些東西隨着陸愛素一起，進了仲三少的棺材，“陸愛素是陸帥最喜歡的女兒，怎麼可能出事？我更傾向於她出去散心了，國內沒有，也可能去東洋了，她在東洋很熟的。”

　　柏廣立在容重言這兒問不出什麼來，“活要見人死要見屍的，咱們再等等吧，不過你也要小心些，陸家的男人興許不急，但柳姨太卻不是個好相與的，尤其是女兒不見了，不遷怒是不可能的。”

　　陸家的事柏廣立比容重言知道的多，“柳姨太跟着陸帥二十多年，在陸家，比陸夫人說話還管用，她要是鬧起來，事情就麻煩了。”

　　容重言點點頭，“我知道了，我會叫杭城的鋪子替我盯着她的。”

　　回去的路上，容重言就把陸愛素的事告訴艾陽了，“說起來陸家也真夠遲鈍的，還最心愛的女兒，結果一個多月不見人，才想起來追查。”

　　如果他將來有孩子，肯定不會這麼粗心的。

　　“那也是陸愛素劣跡斑班的原因，”艾陽想着柳姨太的事，“你準備怎麼辦呢？要不直接殺了柳姨太一了百了？”

　　容重言無奈的捏捏艾陽的手指，“殺了柳姨太，陸帥肯定要查的，到時候再殺了陸大帥？現在松滬軍還沒有跟陸家決裂的力量，咱們不能因為這件事，壞了柏司令的計劃。”

　　最直接的辦法不能用，艾陽乾脆不想了，歪在容重言身上，“那我不管了，你來解決。”

　　容重言笑着把自己剛才想好的辦法跟艾陽仔細說了，“李探長說過，英蘭一到巡捕房就招了，說是陸愛素扣了她的父母跟弟弟，逼着她行刺的，我覺得她離開滬市應該會去找她的父母，就算是她不找，柳姨太也會拿她的父母為餌，逼她出現的。”

　　艾陽點點頭，“所以你準備派人盯着英蘭那邊了？最好能在柳姨太找到她之前，咱們的人先找到她？可是這麼久了，我怕來不及啊！”

　　“那如果陸愛素露面了呢？只要她還‘活’着，英蘭的事，就是陸家理虧，柳姨太還能生什麼事來？”來不及就來不及了，容重言笑了笑，容家在北平也有生意的，“過幾天北平的小報上會登出陸五爺在北平包娼聚賭的消息，”

　　艾陽一拍巴掌，“這個好，過一陣子，就讓陸愛素在某地露個面兒，柳姨太就跟着陸愛素的腳步走吧，少來煩我們！”

　　槍法拳法，開飛機，中校，報紙上把艾陽的一切登出來的時候，整個滬市一片嘩然，大家可以接受陸愛素，也能夠容忍尹曼如，那是因為她們都有一個好爹。

　　但艾陽有什麼？有個好男人？

　　容重言錢再多，生意再大，也是個商人好不好，商人的女朋友可以授中校銜？

　　大家無法想像艾陽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就那麼穿着松滬軍的軍裝，開着軍用吉普在街上呼嘯而過是什麼樣子？

　　就因為自己到飛行學校當個教官，這滬市各大報紙就能寫出一百篇角度不同的文章來，褒的貶的，真是百花齊放，甚至連她的前世今生都給扒了一遍，“我覺得我當個教官別的好處沒有，倒是叫那些無聊文人賺了許多稿費。”

　　這年頭讀書人少，稿費可不便宜，艾陽都想自己動筆了，在A報上寫一篇罵自己的，再去B報上寫一篇誇自己的，再披個馬甲在C報上和個稀泥，完美！

　　“你理那些呢，軍部的決定干他們P事？成天就知道瞎咋呼，叫我說，一個個拎到軍校里來，跑個五公里，要是還能寫出文章來，我另給他們出一份稿費。”

　　柏廣彬從來不耐煩看這些，不屑的撇撇嘴，“我看尹指揮使一死，他們就以為松滬軍變得好說話了。”

　　“誒，你可別替我出頭啊，我就是發個牢騷，隨他們寫唄，隨着這些人的筆尖起舞，豈不是太給他們臉了？”艾陽知道柏廣彬的脾氣，真怕他來個一時衝動，自己還得又在報紙上呆好幾天，“等着吧，將來讓他們看我開着飛機在天上飛！”

　　跟艾陽接觸久了，柏廣彬是越來越佩服艾陽了，就算是男人，像她這樣想的開的也不多見，“行吧，你怎麼說就怎麼來好了，”剛才他真的想帶着飛行學校的學員們去把幾間罵艾陽的報紙給堵了去。

　　顧勵行狠狠的把報紙摔到地上，這都是什麼啊，就那個村姑，當了飛行學校的教官？還授了中校銜？憑什麼？

　　他冷冷的看着何林，“你的人真的說李艾的拳法很高明？就連柏廣立都打不過他？”

　　洪門在松滬軍里也有幫眾的，何林點點頭，“咱們的人就在柏司令的警衛營，他親眼所見的，錢營長被李艾打的都進了醫院了！”

　　顧勵行面沉如水，他最初見到艾陽的時候，那可是個膽小怯懦，都不敢抬頭看人的小婦人，“這個李艾，還真是個寶貝，咱們戲院的角兒們也比不了她。何林，你親自去高湖一趟，李艾家裡不是還有一對哥嫂嗎，叫他們來滬市認個親，妹妹這麼出息了，還準備嫁人呢，當哥哥的怎麼能不過來關心一下？”

　　這是準備把李照田兩品子弄過來了，何林點點頭，“我知道了，我現在就去！”

　　等何林到了高湖，卻愣是沒找到李記糧油鋪子，他裝作尋親在鎮上問了，才知道原來李照田家因為妹妹高嫁，發達了，一家子都被妹夫給接走進城享福去了，已經走了半年多了！

　　何林這下傻眼了，立馬又開車回到了滬市，把自己查到的事實告訴顧勵行，“沒想到他們搶先了一步。”

　　顧勵行鬱悶的拍着桌子，“容重言真是老奸巨滑！”

　　容重言當天就收到了有人去高湖鎮找李照田的消息，他冷冷一笑，從他得知李照田把妹妹再次賣給一個老頭子的時候，他就叫人直接將還在病中的李照田給捉了。

　　畢竟是艾陽的親哥哥，容重言也沒有想過怎麼著他們，只把這一家子送到豐城隔壁的嘉縣，好吃好喝的將這一家子給養了起來，米糧鋪子是不會讓他們開了，李照田手裡良田也不少，容重言叫自己的掌柜接手替他們打理着，李照田一家，只管在嘉縣他給他們準備的大宅里，舒服的當老太爺，過着他們朝思暮想的富貴生活就行了。

# 第106章

　　艾陽也聽說了顧勵行去高湖鎮找李照田的事了, 如果不是他去找人, 艾陽還不知道容重言在背後做過這樣的事呢, 她早就把李照田一家子給忘到腦後去了, “你呀，還瞞着我，怕我給你記功啊？”

　　容重言看着晒黑了不少的艾陽，心疼的撫了撫她的頭髮，“我跟你之間, 還用誰給誰記功？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艾陽親了容重言一下, “甜言蜜語，不過我喜歡。”

　　有了飛行學校的工作, 她現在真的是忙到飛起，每天的運動量大了，食量大增之餘，個子也又長了一截，這個是最讓她開心的地方, 而且每天早上, 她還可以把容重言給叫起來晨練，兩人的日子過的安寧又愜意。

　　“你不說我都把李照田兩口子給忘了，不過你樂意養着他們，我卻不樂意，好吃好喝就免了吧, 李家的田產有多少收益, 就照那個給他們開銷, 李照田的兒女嘛，”罪不及兒女，但李照田的兒女明顯都長歪了，“李照田的兩個孩子還是給他們上學吧，去學校多聽點道理，省得跟他們爹娘一樣。”

　　“你呀，嘴硬心軟，”李照田不是她親哥，但還敢把她又賣一回，擱艾陽的脾氣，殺了也是不解氣的，可她卻對李照田的一雙兒女手下留情，“就照你說的辦吧，將來成龍還是成蟲，就看他們的造化了。”

　　艾陽對李照田一家子一點兒感情也沒有，只要這幾個人不給她添亂，怎麼都好說，“嗯，只是那個顧勵行，怎麼就是個記吃不記打的呢？他腿是不是好了？”

　　“可是有續伯母在，真是頭疼，”容重言這兩個媽對艾陽都是真心實意的好，這不看僧面看佛面，收拾起顧勵行來，艾陽也有些不好下手了。

　　容重言知道艾陽的顧慮，她是個記仇也記情的人，續夫人對她一片真忱，顧勵行有一個好媽頂着，艾陽手軟也是正常的，“這是我的家事，難道連收拾自己的親哥都要你幫忙，那我不是太沒用了？你別管了，專心學開飛機當你的教官去。”

　　艾陽擔心的反而是容重言顧及兄弟情，畢竟顧勵行要殺他的事是一年前了，所謂的親人哪有隔夜仇，萬一容重言心軟了，將來又被顧勵行擺一道就麻煩了，“那你可不許手軟，記住，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狠心，你不只有續伯母，還有汪伯母跟我呢！我可不想將來替你報仇！”

　　容重言沉吟一下，“我不知道該不該這麼問，好像從一開始，你對顧勵行就十分的排斥，嗯，怎麼說呢，你好像十分篤定他會害我。”

　　甚至他這個受害人都沒有意識到的時候，艾陽已經將顧勵行劃成重點提防對象了，在他們的感情並不深厚的時候，已經跟她提出要收拾顧勵行了，還是一次整的他無法翻身的那種。

　　艾陽點點頭，“你就當我是大仙兒吧，你跟顧勵行之前在這個世上，就只能存在一個，你的一切，其實就是給他準備的，只是我來了，就不能讓這樣的事發生，但顧勵行跟你是絕不會化敵為友的，即便有血緣在，”顧勵行踩着容重言上位，這應該是作者一早就有的設定，艾陽不覺得自己有能力把這個設定給扳過來。

　　見容重言低頭不語，艾陽又道，“我之前就提醒過你，如果你死了，顧勵行是最大的受益者，而現在，你的事業越來越順，洪門卻是一片頹勢，這裏頭固然跟我之前的暗算有關，但氣運這東西，真的說不準的，你的鬆懈就意味要把你現在的一切拱手相讓。”

　　她加重語氣，“我是絕不會任由事情向這個方向發展的。”所以即便是容重言要顧念手足情，她也會出手阻止的。

　　原來是這樣的，容重言嘆了口氣，“如果那次我死了，或者是後來某次我死了，今天容氏的一切，都會成為顧氏，那我媽跟母親呢？”

　　汪夫人跟續夫人？

　　書里沒寫啊，艾陽愣了一下，“呃，她們兩個啊，一個先沒了丈夫，又沒了兒子，跟娘家又不親，扛不住打擊，嗯，你自己想吧，續夫人，”續夫人的性子，如果一個兒子殺了另一個兒子，不應該會沒有反擊，艾陽一時編不出來，“反正顧勵信是被顧勵行給殺了。”

　　“所以你才讓我把顧勵信送走？”汪夫人跟續夫人他不問了，相信沒有什麼好下場，容重言輕嘆一聲，“這是我們原來的命數，你一直在幫我們？”

　　既然都說了，艾陽也不瞞着容重言了，反正他對這一切接受良好，“安梅清也落到了顧勵行的手裡，成了他的禁臠，柏廣彬戰死沙場。”

　　容重言站起身，“所以你才一直那麼關注梅清姐，在她被顧勵行調戲之後，鼓勵她出國去？”

　　柏廣彬戰死沙場這個容重言好接受一點兒，畢竟做為軍人，馬革裹屍是常態，也是柏廣彬的追求，“那柏司令呢？”

　　這個書里真沒有，艾陽苦笑一下，“我並不能看到所有人的命運，其他人離我都太遠了，說白了，當初如果你去的早，柏廣立少了你們的財力支持，會不會生出弒上的心也不一定呢，”

　　艾陽走到容重言跟前，“與其是我是這個故事的轉折點，不如說是你，你活着，所有的人命運都改了方向，”

　　她踮腳在容重言唇上親了一下，“往好的方向。”

　　何太太知道汪夫人跟續夫人一起翻新梅山路的別墅，立馬猜到了其中的用意，能讓這兩位聯手的，就只有容重言這個寶貝兒子了，現在容重言小兩口可是如日中天，一個管着滬市的財務，一個在幫柏廣立練兵，還把自己男人揍的喉嚨疼了多少天，不是迫不得已，話都不肯多說一句。

　　只是看到連咽口水都艱難的丈夫，一直覺得自己挺心疼熊以民的何太太，居然發現自己心裏對艾陽有那麼一絲隱秘的欣賞。

　　何太太也不傻，人家給兒子籌備婚事，沒有開口請她幫忙，她自己也不好送上門，乾脆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給汪槿婷挑男人上頭了。

　　她試探過汪槿婷，發現她對容重言根本沒什麼心思，但同時對再嫁，也沒有多少興趣，反而更願意幫着汪夫人打理善蔭會的庶務，她一個人，恨不得把汪夫人請的兩個學生的活兒都幹了。

　　也是因為這個，何太太身上的壓力就更大了，得找個汪槿婷滿意的男人，才能讓仝太太願意幫自己說話啊！

　　何況現在汪續二人走的這麼近，讓仝太太開口勸一勸，也只能算是順勢而為，何太太就不信續夫人不願意認回容重言，那可是她親生的，還比老大出息的多！

　　至於汪夫人，容重言多一個洪門老大的哥哥，不比多一個洪門老大的敵人強得多？兩家當親戚一樣走動，何樂而不為？

　　何太太想定了，迅速在松滬軍里給仝太太挑了兩個人選，一個是熊以民的副官高訓，雖然也是苦孩子出身，但家裡沒有什麼掛累，何太太還拍胸脯跟仝太太保證，他們兩口子把高訓可是當侄子一樣看待的，那是心腹中的心腹，只要有熊以民在的一天，高訓的前程就是妥妥的！

　　另一個就更有來頭了，田家的子弟田增佑，雖然是個鰥夫，但田家在軍方的實力，在滬市又是有名有姓的人家，就算是年齡大些，也足配汪槿婷了。

　　一個年輕有為，一個家世耀人，仝太太恨不得自己有兩個未嫁的女兒，她左思右想，還是提出讓她先偷偷見見人，雖然何太太提的肯定不會差，但她先看看哪個更合眼緣，也好知道怎麼勸女兒不是？

　　高訓想見很容易，何太太一個電話，讓他過來幫着自己把給熊以民買的東西拿回去，仝太太就把人看了個清楚，說實在的，還真是挺滿意的，小伙子個子高長的俊，家裡沒人了也挺好，就當給汪家當了上門女婿，仝太太以後看女兒，還不用看婆家的臉色了。

　　見過了高訓，何太太又約了田雅芬出來，她跟田雅芬見過幾回，她慣會見人說話的，接觸幾回，跟田雅芬也頗為姐妹情深，田雅芬堂兄的事，她還是聽田雅芬說的，當時就一拍巴掌，把汪槿婷的事跟田雅芬說了，反正田雅芬也是善蔭會的，也是見過汪槿婷的，兩下就說定了，尋個機會讓他們見一見，如果看對眼了，也算是一樁兩全其美的好事。

　　田雅芬雖然離婚了，但日子過的還算不錯，鄭家越來越艱難的處境，反而田家人都鬆了口氣，田家女兒可是在鄭家敗落之前離的婚，而且還是因為鄭允山愛上了一個戲子！

　　現在田雅芬不肯跟鄭允山再續前緣，誰也不能說是田家人嫌貧愛富。

　　不過田雅芬被一定在恢復關係，再次贏回前妻心的鄭允山煩的夠嗆，最終還是何太太出面把鄭允山臭罵了一頓，揚言如果再敢來騷擾自己田妹妹，她就叫自己男人去跟鄭老爺子談一談。

　　也是這個原因，田雅芬覺得何太太是個難得古道熱腸的貼心人兒，對於她要給自己堂兄保媒的事，也是积極配合的，就算是何太太跟她說，仝太太想先見見人，田雅芬也同意了，兩人約了間咖啡廳，而田雅芬則讓田增佑開車送自己過來，給仝太太一個看人的機會。

　　田家這樣的人家，居然答應了她先看人，仝太太對何太太的感激無以言表，“何妹妹，真是太謝謝你了，就算是我們槿婷嫁不出去，你的情我也一輩子記在心裏。”

　　仝太太會記得別人的恩情？何太太才不相信呢，但她也不是真心想跟仝太太這樣的人結交的，“姐姐你怎麼凈說見外的話？咱們誰跟誰？我看到槿婷啊，心都是疼的，就想着這麼好的姑娘，怎麼能沒有個好歸宿呢？姐姐你放心，就算是田家跟高訓你都不滿意，也沒有關係，反正槿婷年紀也不是很大，人又生的漂亮，再等等也沒什麼的。”

　　怎麼不大啊，二十七的人了，還沒個一兒半女的，仝太太最擔心的就是將來女兒老了可怎麼辦？“我也是愁的每天偷偷哭，就怕將來我跟她爸不在了，沒人管她啊！”

　　何太太一臉驚訝，“姐姐說這不是胡說的么？我最羡慕的就是你們家了，擱我們那兒，這出嫁的女兒，除非婆家給送回來，不然是絕對不肯接回來的，這不是白養一口人么？可是貴府上呢？真是父慈了孝，叫人羡慕死了！”

　　聽人誇自己家風好，仝太太當然高興了，“我這幾個孩子啊，性子一個比一個厚道，他們又都是姐姐帶大的，怎麼能看着槿婷在蔡家受氣？所以我一說要把人接回來，二話沒說都答應了，可是，”

　　答應接回來，跟答應一輩子是兩碼事啊！

　　“可不是么，這什麼也沒有一奶同胞來的親近，這打虎親兄弟，不就是講這個么？”何太太嘆了口氣，“我們家那位，沒有兄弟，成天遺憾的不得了，說是有個事，連個幫忙的都沒有！”

　　自己家裡倒不存在這些問題，汪家人丁可是出了名的興旺。

　　何太太又道，“就像容老闆，那麼大份家業，愣是一個人挑起來，多不容易啊！他能不想要個兄弟幫幫忙嗎？”

　　提起這個仝太太肺都氣炸了，“他這個人最獨了，我都跟他提過多少回了，有事就叫他的表兄弟們去做，結果呢？什麼事都攥在自己手裡，一點兒權都不肯放！”

　　寧願相信外頭來的那個離婚女，也不相信自己的兒子們！

　　何太太呷了口咖啡，“到底是隔着一層呢，叫我說，與其走容老闆的路子，倒不如好好勸勸汪夫人，”

　　何太太話沒說完，就被仝太太打斷了，“嗐，你不知道，我那個小姑子眼裡就她那個抱來的兒子，根本就沒有汪家人！”

　　這也是仝太太最不滿的地方，嫁的那麼好，卻不肯拉拔娘家兄弟們，汪夫人這是忘本！

　　“姐姐別怪我說話直啊，我覺得槿婷若是想找個可心的，這嫁妝上頭，您還得破費一些，就拿眼前這兩個來說吧，高訓什麼都好，也有前程，但家底太薄了，如果您不陪的厚一些，小兩口日子畢定艱難，您也舍不得槿婷再受苦吧？”

　　何太太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樣，“如果是田家，那就更得厚厚的陪送了，不然，槿婷到了那樣的家裡，在妯娌中間，都抬不起頭啊！”

　　仝太太絞着手絹，何太太說的有理，但女兒的嫁妝全留在蔡家了，接她回來又花了一筆，她雖然是大嫂，汪家幾房也沒有分家，但如果給二嫁的女兒置辦豐厚的嫁妝，這錢從哪兒來啊？

　　她可還有兩個兒子沒娶媳婦呢！

　　仝太太越不說話，何太太心裏越有底，她輕笑一聲，“瞧我，凈跟姐姐說這些有的沒的，咱們槿婷人好，就算是沒有嫁妝，也多的是人想娶，這年頭，只有配不上鍋的蓋，哪有配不蓋的鍋？”

　　是鍋都能配上蓋，可這蓋也分着三六九等的，她的女兒，怎麼也要嫁個好人家啊，不說像小姑子那樣，但也得好吃好喝呼奴使婢當太太，難道找個成天為生計奔忙，一個大洋都要算着花嗎？

　　仝太太看着咖啡廳里的大鐘，她的心裏更希望女兒能嫁到田家去，雖然現在是柏司令當家，但田家也不只有一個人在軍隊里，田家二爺跟着陸士珍，可田家第三代里，也有在松滬軍里的，如果他們聯了姻，有容重言這個表弟在，還怕田家慢待女兒？

　　而且田增佑已經快四十了，有子有女了，如果女兒真的不能生養，也不會被夫家嫌棄。

　　但田家那樣的家世，女兒光身子嫁進去嗎？

　　“話不能這麼說，女人家想在夫家站穩腳跟，還得有嫁妝才成的，不然過去讓人瞧不起，不只是瞧不起她，連我們汪家也抬起頭來，”仝太太迅速盤算着自己能給汪槿婷的嫁妝，就算把自己這些年的體己全折進去，嫁高訓夠了，進田家，還是欠點兒啊！

　　“唉，其實吧，那些浮財都是虛的，給女兒幾間店面，或者一處宅子，才是最要緊的呢，”何太太身有同感道，“我家大丫頭也十一了，現在我都開始替她張羅了，雖然說現在讀過書的女孩子最吃香，但該讀的書讓她都讀夠了，該給的陪嫁咱們也得準備好不是？不瞞姐姐說，我們家那位升了官之後，家裡也多少有些路子，現在我手裡新入的店面，可都是將來要留給姑娘們的。”

　　店面，如果能給女兒陪兩間鋪子，那是再好不過了，要是嫁的是高訓，如果能照艾陽住的那什麼公寓有一套，將來姑爺住着女兒的陪嫁，還怕他跟女兒挺腰子？

　　仝太太嘖嘖嘴，同樣都是女兒，人家的才十一就開始準備嫁妝了，自己的女兒卻一無所有的被接回來，她看着眼前的咖啡，一點兒喝的慾望都沒有了，“我回去跟姑太太說說，她那麼喜歡槿婷，不會看着她光身子嫁人的。”

　　何太太一把握住仝太太的手，“可別！”

　　“你想想啊，你開口，汪夫人肯定會幫的，就算是一家人不說人情不人情的，將來呢？如果再有什麼事，你還開不開口了？容家可不是這麼用的！”何太太怎麼能讓仝太太開這個口？汪夫人真給了，她後頭的事怎麼說？

　　仝太太訝然的看着何太太，“不會吧？佩蓉不是那樣的人，這些年”

　　小事她同意，真到了關鍵的時候，自己小姑子跟汪家可不是一條心，如果將來女兒再求到容家呢？“那怎麼辦呢？”

　　終於叫她給等到了，何太太嘆了口氣，小心翼翼的看着仝太太，“我這兒倒是有個巧宗兒，就怕仝姐姐想多了。”

　　仝太太也沒傻透，原來在這兒等着自己呢，可她又不能拂衣而去，不論是高訓還是田增佑，都像掛在嘴邊的胡蘿蔔，哪一個她都舍不得放啊，“你說吧，什麼事？”

　　就這事？仝太太覺得何太太有點兒傻，叫自己勸小姑子，讓她同意容重言認了續夫人，現在續夫人成天往容公館跑的比她這個正經嫂子都勤，還用得着專門認？“顧老闆不會又想害重言吧？”

　　仝太太再不喜歡容重言，也知道容家是汪家的大樹，顧勵行想害他，那是在害汪家！“不行不行，我妹妹把重言養大成人，親兒子也沒有幾個像她這麼用心的，認續月華，憑什麼？”

　　何太太聽仝太太起了腔，忙安撫道，“姐姐沒聽懂，不是這個意思，”

　　何太太把一早準備好的說辭跟仝太太耐心的講了一遍，“說穿了是顧老闆想跟容老闆握手言和呢，這兄弟同心，其利斷金，這滬上要是容老闆跟顧老闆聯了手，還有什麼事是他們辦不成的？這對汪家一點兒壞處也沒有啊！日子還是像以前那樣過，對汪夫人也沒有任何的損失，倒是多了個洪門老大的侄子，而且汪夫人這麼大度，不但續夫人會感激她，我覺得容老闆也會念她的好的，咱們都是當娘的人，想想續夫人的心情，咱們也都有兒子，哪個兒子不念着生身之母啊！”

　　“姐姐想想，要不是想兒子，續夫人能成天往容公館跑？圖什麼？還不是為了多看兒子一眼？如果真的對續夫人有怨言，容老闆能睜隻眼閉隻眼的由着她來往？我看就是汪夫人，心裏也是願意的，不然，早把人堵在家門外了，姐姐你呀，就是給大家搭個梯子遞個話的事，還能落的幾頭的感激，多便宜的事啊！”

　　仝太太被何太太說服了，眼前這三個人，確實相處的好極了，仝太太聽小姑子的意思，是準備開始着手容重言的婚事了，這樣的人生大事，汪夫人都沒有把續夫人排除在外，說明什麼？

　　汪夫人也是不反對容重言認親娘的，說不定將來容重言結婚的時候，續夫人還能跟着受禮呢，自己在中間勸一勸，挑個話頭，肯定是不會招人煩的，而且，就搭個梯子的事，法租界就白得兩間鋪子，還有一千大洋，有了這筆進賬，女兒的嫁妝就好看多了。

# 第107章

　　田增佑比仝太太想像中強太多了, 雖然他在田家子弟里並不出色，只在一間外貿公司里做會計，但有田家的家底在, 他的生活還挺富裕, 膝下一兒一女, 女兒已經出嫁了, 兒子也在上中學，人看上去還挺顯年輕的，看他對田雅芬的態度, 脾氣應該也不錯。

　　仝太太一下子就看上了, 高訓再年輕，將來未必不會上戰場, 女兒再當寡婦可怎麼辦？還是田增佑這樣的好, 手裡有點兒祖業, 又有正經工作，女兒嫁過去，安心當個富家太太就好，如果再能生個一兒半女的, 這後半輩子她什麼心也不用操了。

　　等從咖啡廳出來，仝太太已經下定了決心，“何妹妹你等着吧，你托我的事, 我去跟我那個小姑子說去, 但我不敢保證一次就能成功。”

　　何太太已經喜出望外了, 他們收了顧勵行的禮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事情如果再一點兒進展都沒有，就不好跟顧勵行交代了，尤其是顧勵行的腿已經好了，又開始接管洪門的幫務。

　　何太太拿出五百塊錢來，“這個是顧老闆提前給的謝禮，姐姐拿着喝茶，”見仝太太要推，何太太忙道，“將來真連了親，他就你姐姐的子侄輩了，孝敬您也是應該的，”

　　何太太沖仝太太擠擠眼，“說不得到時候，顧老闆也要給表妹送份大禮當陪嫁呢！”

　　顧勵行收到何太太的迴音很高興，他原本以為這次在熊以民身上砸的錢是白扔了，沒想到這兩口子還是個信義人，雖然等的久了些，但還是給了他個滿意的回復。

　　何林卻不覺得顧勵行這一步有多高妙，“其實咱們也不一定非要跟容家那邊別苗頭，容家也不在道兒上混，只要咱們洪門還是滬市這一大幫，誰敢不給咱們幾分薄面？”就算是柏廣立，洪門幫眾過萬，混跡於各行各業，他還能趕盡殺絕？

　　顧勵行想的卻不是這個，自從表示洪門再不碰煙土之後，洪門的收益就少了一大塊，幫里那麼多的弟兄，沒錢誰跟你？而且那些所謂的正當生意，並不是他們這些江湖人弄的懂的，真的派人去做，才發現處處都是坑，這半年他們洪門開的廠子，除了賠錢，真的是什麼回報也沒有。

　　“你也說了，洪門這麼多兄弟，各行各業的都有，”顧勵行幽幽的看着牆上掛的各堂口的分布圖，窮棒子們為了不受欺負，就只能抱團，洪門就是他們最好的選擇，這些人怎麼才能利用起來，成為他手裡的力量跟依仗？

　　“爺，您準備怎麼做？”何林知道自從顧勵行再次接管洪門之後，看着風平浪靜，其實腦子就沒閑着，“就算是容老闆肯跟咱們握手言和，對咱們也沒有多少好處啊，”容氏從來不跟顧家搶生意，和不和的，關係不大。

　　顧勵行微微一笑，“你懂什麼？”

　　容重言是因為跟柏家的原因才從一個商人成了滬商銀行的行長，他為什麼不可以？他不信柏廣立的眼皮子淺的就只看見滬市這一畝三分地，只要他想走的遠，那就一定有用得上洪門的地方。

　　何林四下看了看，走到顧勵行身邊，“我收到消息，陸愛素失蹤了，她那個親媽正在四處找人呢！”

　　顧勵行真沒在意這個，一個被柏廣立灰溜溜趕出滬市的女人，還是個怪物，他根本連聽都不願意多聽的，“怎麼了？”

　　何林把前前後后都跟顧勵行仔細講了一遍，“前陣子北平的報紙上登了，陸愛素在八大衚衕里樂不思蜀呢，”

　　一個女人在妓院一住幾個月，想想何林都牙疼，“後來柳姨太派人去找，說是人已經走了，現在柳姨太到處放賞，說是誰能幫她勸回女兒，要錢給錢，要官兒給官兒。”

　　“爺，如果咱們能找到陸愛素，那柳姨太那裡，可是立了大功了。”

　　既然要巴結，巴結柏廣立還不如巴結陸士珍呢，就算巴結不上，交好也是可以的。

　　“陸愛素在自己的西湖別墅里憑空消失了，”顧勵行重複着何林的話，“你覺得她的性子，真的只是想出去散心的話，會不會悄無聲息的走？還有，她身邊有多少錢，能支撐她在外頭逍遙自在？不論是銀行還是錢莊，只要提款，陸家不可能不知道。”

　　只要循着這條線找人，還用到處放賞？

　　何林遲疑了一下，“爺的意思，她真的像柳姨太懷疑的那樣，是出了意外，所以，”他已經反應了過來，“北平八大衚衕那張照片，是給陸家人看的。”

　　為的是不讓陸家人再往下追查。

　　顧勵行點點頭，“如果沒有那張照片，我還不會這麼懷疑，可是這時間太巧了，之前陸家人不找陸愛素的時候，怎麼沒有她在八大衚衕的消息，”一個女人在八大衚衕玩女人，北平的報紙都是聾的？

　　顧勵行一臉興奮的盯着何林，“叫兄弟們給我查，往死里查，不是說人之前在八大衚衕嘛，找那邊的人打聽，問仔細了！”

　　直覺告訴他，陸愛素是死了，而不是離家出走。

　　那這事是誰乾的？顧勵行越想越興奮，就算是跟容重言沒關係，他也能讓柳姨太把仇記在容重言跟艾陽身上！“還有那個英蘭，把人給我找出來！”

　　何林鄭重的點點頭，“爺您放心吧！”

　　艾陽並不是不知道汪夫人跟續夫人在忙什麼，汪夫人希望她十八歲就跟容重言結婚，她早就聽到了，但汪夫人不開口，她也不好說拒絕的話，只能委婉的跟容重言提了提，就算是她答應了汪夫人，婚禮最好也要安排在一年後，她手上的教學工作怎麼也得有一定程度的進展，學員們將各種招式完全掌握了，出了成績，她才可以放鬆下來。

　　容重言這陣子也忙的四腳朝天，想想也就答應了，汪夫人可是誓要給兒子辦一個豪華婚禮的，這時間一算，一年後時間可以準備的更充分，因此也就答應了，三人心照不宣，各忙各的。

　　仝太太這陣子恨不得天天往容公館來，搞得汪夫人時常笑她，是不是怕女兒在她這裏受虐待，才每天都要過來監督。

　　仝太太也不在意，只說女兒跟着親姑媽，她再放心不過了，只是在家裡閑着無事，過來轉轉打打麻將，時間過的也快一些。

　　汪槿婷卻不傻，親媽就是個無利不起早的性子，以前往容公館來，打牌交際的目的居多，但現在，明顯是另有目的的。

　　仝太太根本不理睬女兒的警告，直接把自己給汪槿婷物色的兩個對象跟汪夫人說了，“妹妹你見多識廣，覺得這兩個哪個跟咱們槿婷合適一些？”

　　仝太太說起女兒的婚事，汪夫人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她不顧容重言的提醒，硬把汪槿雲跟柏廣彬湊到一起，結果害的侄女兒沒面子，“我覺得槿婷的事不用那麼著急，她才回來多久，先緩緩再說也不遲。”

　　仝太太卻不這麼想，“這女人年紀越大越不好找，不能再拖了，”尤其是汪槿婷在容公館這兩個月，天天湯湯水水的調理着，氣色已經恢復的差不多了，跟才從婆家回來的時候，簡直就變了個人，“我覺得槿婷現在挺好的，正合適相親，要是一切順利，說不定婚事能和容重言的一起辦了呢！”

　　什麼叫婚事跟重言的一起辦？容家就這麼一個兒子，能辦多大就要辦多大的，難不成容重言結婚的時候，汪槿婷出嫁，那親戚們怎麼安排？“你才把槿婷接回來，怎麼就一副要把她往外趕的樣子，而且相不相親，你也得聽聽槿婷的意思，這次可不能再那麼輕率了。”

　　當初蔡家兒子，純粹是兩家父母看對了眼，就把婚事給定了，根本沒有問過汪槿婷的意思，甚至連女婿身體不好這個大毛病都選擇性忽略了，最終害的還不是自己的女兒？

　　就是因為女兒不肯相親，仝太太才找汪夫人的，在她看來，只要汪夫人肯開口勸，汪槿婷一定會答應的，“我也沒說立馬就嫁，這先見見人嘛，尤其是田家那位先生，別看是個鰥夫，也搶手着呢，我聽田小姐說，託人說親的好幾家呢！”

　　田家？如果照汪夫人的意思，高訓比田家更合適些，前個前頭有一對兒女，比自己大了十來歲的男人，以後就想着養老了，汪槿婷才二十多歲，後半輩子可不就剩料理家事伺候男人張羅着前頭兒子結婚了？

　　見汪夫人不吭聲，仝太太就知道汪夫人對田家不怎麼滿意，“我也不是一定要槿婷嫁過去，這怎麼也得先見一見嘛，咱挑人家，人家也在挑咱們，多認識個人也不吃虧，而且槿婷又在你們善蔭會幫忙，跟田小姐也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一直晾着人家，也不太好不是？”

　　你也知道晾人家不太好，為什麼在私下做主託人說這門親事呢？汪夫人瞪了仝太太一眼，叫吳媽把汪槿婷給請了過來，直接把仝太太的意思說了，“既然你媽提前跟人說好了，你就走一趟吧，見一個是見，見兩個也是見，要是合適，就接觸接觸，不合適，也不要勉強自己。”

　　汪夫人看着仝太太，“若是這兩個槿婷都不喜歡，你也不許逼她，孩子好不容易臉上帶笑了，別讓她再不高興。”

　　仝太太私下已經跟女兒磨了好幾天了，愣是換不到女兒點頭，現在汪夫人開了口，女兒終於勉為其難的答應了，仝太太高興的直拍手，“放心放心，槿婷，我是你親媽，能虧你嗎？你見了一定滿意！”

　　姑媽都發話了，汪槿婷還能說什麼？她一向聽話慣了，“嗯，那我去一趟吧，但我真的沒有再嫁的想法的，媽，這是最後一次，你要是再逼我相親，我就找間小房子搬走了，我跟善蔭會的人打聽了，像我這樣上過學的，可以去工廠里找到女文員的工作，也是可以養活自己的。”

　　這些天她在容公館，天天見艾陽進進出出的，也聽汪夫人說了艾陽的事，不佩服是假的，艾陽的出身還不如自己呢，可是她就敢從梁家跑出來，還賣罐頭，做汽水，跟着容重言學做生意，現在連萬國百貨都管得了，又成了松滬軍的女教官，汪槿婷不覺得自己可以追得上她，但找一個工作，粗茶淡飯養活自己，她還是可以的。

　　仝太太根本沒把汪槿婷的話放在心上，這有一就有二，她生的女兒她還做不了主了？自然是又點頭又保證的，只要女兒去了，許個月亮給她都行。

　　等汪槿婷走了，仝太太開始進入主題，“我瞧着你跟續夫人的關係是越來越好了，你不會是想讓她把重言重新認回去吧？”

　　又來了，這些天自己這個嫂子可沒少跟自己在這我嘀咕容重言的事，兒子她都養了二十年了，她還在替自己擔心容重言不孝順怎麼辦？

　　汪夫人知道嫂子的性子，笑着端起茶喝了一口，“什麼認回去？我的兒子，認誰？”

　　仝太太一副“你就嘴硬吧”的表情，“我知道生恩不及養恩深，但重言抱過來的時候，都五六歲了，他又是個再聰明不過的孩子，什麼事都明白了，叫我看，如果他不想認親娘，就不會讓續夫人成天往你跟前跑，這不是膈應人嗎？”

　　容重言從來沒有叫續夫人往自己跟前跑過，早些年顧千山跟容竹卿是一起打赤腳的朋友，後來慢慢混出了人樣，各自也娶妻生子，續月華跟汪佩蓉也是常來常往的。

　　後來續月華離婚了，汪佩蓉也沒有男人，兩個同命相憐的女人自然可說的更多了些，尤其是汪夫人性子軟，有強勢的續月華幫着出出主意，她的日子才能過的舒心，至於兒子什麼的，在汪夫人心裏，容重言是她跟續夫人兩個人的，她從來沒想過不讓容重言認續夫人，續夫人也沒有想過要把兒子要回去。

　　有什麼可要的？

　　容重言都快娶媳婦的人了，現在她們老姐倆湊到一起，一邊商量着張羅婚事，一邊幻想着將來孫子會是什麼樣的，孫女會是什麼樣的，甚至都在擔心，孫女脾氣如果隨了艾陽，孫子可是要受氣的。

　　汪夫人才覺得日子越過越有滋味，自己這個嫂子卻一天到晚的想着挑事，“有什麼可膈應的，你們都是各有一大家子熱熱鬧鬧的，容重言跟小艾都忙，我跟月華姐做個伴有什麼不好的？這世上除了我，也就是月華姐最疼重言了，對她，我再沒有不歡迎的。”

　　仝太太立馬錶明自己的立場，“對對對，我也是這麼想的，所以啊，我才覺得既然你們兩個跟姐妹一樣，也都把重言當兒子，何不如就直接讓重言認了她呢？續月華跟重言，哪個都會念着你的好兒的，”

　　這不是仝太太第一次跟汪夫人提這個了，汪夫人有些鬧不明白，做為自己的娘家人，不應該會贊成她跟續夫人來往的太頻密的，而且這些年她從來不禁止容重言去看續夫人的，容重言管續夫人喊“母親”，她也是知道的，“我又不是不讓他認，他成天不都是那麼叫的嘛？”

　　看來這事都成了七七八八了，仝太太想到馬上到手的大洋跟鋪子，心裏一陣兒激動，“那怎麼一樣呢？得正式公開一下嘛，這樣續月華也能有底氣一些，而且那邊不還有個顧勵行的？重言認了續月華，自然也就認了那個哥哥了，唉，以前啊，我也挺不喜歡那位顧老闆的，不管他錢再多，都不是正經生意，提起來也不光彩，但洪門如今勢力這麼大，重言在商場上行走，多個朋友多條路，何況那邊還是他一母同胞的親哥哥，叫我說，你勸勸他們兩兄弟相認了，續月華只會更感激你，不論是重言還是顧老闆，都會念着你的好兒的。”

　　原來戲肉在這兒呢，別人不清楚，汪夫人跟續夫人兩個當娘的，最清楚容重言跟顧勵行之間的恩怨的，就算是顧勵行現在跪在她的面前求她原諒，汪夫人都不會原諒這個曾經處處跟兒子為敵，甚至還差點兒要了自己兒子命的人！

　　不論他是什麼樣的來歷跟地位，而且續夫人也從來沒有在汪夫人跟前提過顧勵行一句，想來也是知道，這對兄弟之間的嫌隙不是兩位母親幾句話就可以解開的，“你覺得重言應該跟顧勵行握手言和？那重言可就有自己的親兄弟了，我原想着，家裡那幾個侄子一天天大了，將來可以過來幫幫重言的。”

　　仝太太笑的見牙不見眼，“這又不衝突，外頭有親哥哥，家裡有表兄弟，何愁重言的生意做不大？我也是為你好，這打斷骨頭還連着筋呢，就算是以前他們有什麼不開心的，這年紀大了，許多事就想開了，慢慢的就知道弟兄們親了，我是想啊，與其他們兩個慢慢走到一起，倒不如你把話擱在前頭，也省得將來落埋怨，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你不讓重言認回親娘跟親哥哥呢！”

　　汪夫人似笑非笑的看着仝太太，“嫂子，你收了顧勵行多少錢啊？”

　　“啊，什麼？沒，我哪有啊，你可別瞎猜，沒有的事！”仝太太慌亂之下，把桌上的骨瓷杯子都推掉在地上，杯里的茶把地毯都洇濕了一大塊，汪夫人冷冷一笑，叫了傭人收拾，“沒有最好，我是怕你亂收錢替人辦事，將來事沒辦成，叫人追賬就不好了，我現在年紀大了，就想着看着重言跟小艾把婚結了，將來再生個孫子給我帶帶，其他的什麼都不想聽也不想管，你要是能說到重言，只管去，別說他認顧勵行這個大哥，他就是要改回去姓顧，我也不攔着。”

　　說完站起身，“我累了，嫂子回去吧。”

　　這，這怎麼回事？剛才不還說的好好兒的？仝太太有些回不過味來，“我這可是為你好啊，你沒個親兒子，以後可不是得看容重言的臉色過日子？”

　　“吳媽，送客，以後舅太太再來，就說我不在！”

　　艾陽車才進大門，就見仝太太拉着吳媽在說什麼，她稍一留神，就聽見仝太太在說什麼，“我都是為她好，她怎麼都一把年紀了，還這麼想不開？”

　　艾陽停下車，“舅母，怎麼不吃了飯再走啊？”

　　仝太太見到艾陽，跟看到救星一樣，說不通汪夫人，她還可以從艾陽這兒下手嘛，別人不知道，她還不知道容重言把這個女人當寶貝嘛，如果她肯勸容重言，自己的事不就成了？

　　“哎呀小艾呀，看見你可太好了，”仝太太一把推開想要攔她的吳媽，快步往艾陽身邊走去，“我的黃包車叫你舅舅用了，我正愁怎麼回去呢，小艾，你送送舅母？”

　　艾陽笑眯眯的點點頭，“好呀，舅母您上車。”

　　等艾陽的車出了容公館的大門，仝太太就忍不住了，直接把自己勸汪夫人的話跟艾陽說了一遍，“小艾你評評理，佩蓉是我的親小姑子，我能不偏着她？我這可是全心全意為她好啊，重言的心思，別人不知道，你還能不知道？這是個哪有不想親媽的？這母子親情，是佩蓉想攔就能攔得住的？與其硬攔，還不如大度一些，重言還念她個好呢，還有顧老闆，那可是手眼通天的人物，有這麼一位親哥哥不認，多傻啊？”

　　艾陽微微一笑，“這些話都是何太太跟你講的吧？何太太收了顧勵行一處別墅，估計小黃魚也沒少收，你呢，顧勵行給你多少？”

　　“啊？”仝太太還沒有從顧勵行給了何太太一幢別墅的震驚里緩過來，“我？給我一千大洋，兩處鋪子，不，沒有，什麼也沒有。”

　　艾陽好笑的看着仝太太，就這腦子還說人家縱橫捭闔到處遊說呢，被人當槍了都不知道，“仝太太你也說了，你是伯母的娘家人，容重言不論是不是伯母生的，從他被顧家送到容家那一刻，在法律上，他就是容家的兒子了，而且汪伯母這些年都是把當他親生兒子一樣的，你讓他認回生母，把那麼汪伯母置於何地？”

　　她看着還想要分辨的仝太太，“你口口聲聲說跟伯母一條心，其實呢，為了幾千大洋，就把小姑子給賣了，這些年容家幫補汪家的，怕是不止這個數了吧？你女兒還住在容家呢，結果你倒好，反手就是一刀，真是毫不猶豫啊，仝太太，你這麼冷血無情，你的兒女們都知道嗎？”

　　仝太太沒想到艾陽說話會這麼難聽，“你別污衊我，我真的是為佩蓉好，難道容重言不應該認為生母？”

　　“你也是老輩子的人兒了，誰家過繼個兒子，撫養長大了，族裡會叫再認回親生父母的？你腦子進漿糊了？”

　　艾陽冷笑一聲，“別再給自己掰扯了，愛錢就是愛錢，哪那麼多理由，就是你太蠢了，想想何太太收的是什麼，許給你的又是什麼，現在好了，你把容家上下都得罪了，對你有什麼好處？回到汪家，只怕還得有家法等着你呢！”

　　艾陽從車上跳下來，走到仝太太那邊一把拉開車門，“下去，容家的車以後你別想再坐！”

　　仝太太嚇的直往後縮身子，“我是容重言的舅母，你想嫁給重言，就得敬着我，啊，”

　　艾陽哪會聽她的廢話，直接一把擰住仝太太的胳膊，把她從車上扯了下來，“我要是你，就去看看熊以民家住的是什麼宅子，再想想今天你這趟走的值不值！？”

　　說完也不看坐在地上準備開哭的仝太太，上了車一踩油門，揚長而去。

# 第108章

　　吳媽沒想到艾陽才出去沒多久就回來了, “小姐你回來的好快，把舅太太送回去了？”

　　艾陽氣咻咻道, “什麼舅太太, 我就沒見過這種吃里扒外的親戚！我把她從車上扔下去了, 以後容家不許她再來！”

　　聽見艾陽這麼說, 吳媽眼眶一紅, “小姐做的好，我們夫人就是面情太軟了，老是被人欺負，你放心吧, 我這就跟外頭人說, 以後不許舅太太再來的。”

　　“伯母呢？是不是也在生氣呢？”艾陽有些發愁, 這個時候如果容重言在，好好開解一下汪夫人，來一段母子情深，估計很快就能把人給哄好了, 但她去, 似乎不太有立場。

　　吳媽嘆了口氣，“這麼多年了，夫人也習慣了, 攤上這麼個娘家, 也是沒辦法, ”吳媽拉住艾陽的手, “還好小姐你是個剛強的性子。”

　　“那我去看看伯母吧, ”艾陽想了想，容重言去了蕪州，還不知道幾天才能回來，總不能讓汪夫人一個人消化這些負面情緒。

　　艾陽敲門的時候，汪夫人已經整理好情緒了，她早就看透自己娘家人了，所以仝太太的話除了惹她生了會兒氣，倒也沒太放在心裏，看見艾陽進來，笑道，“怎麼，吳媽跟你告狀了？”

　　艾陽搖搖頭，“我回來的時候，正好遇到舅母，”艾陽也不隱瞞，把路上的事跟汪夫人說了，“其實我早就覺得何太太動機不純了，只是她一直沒有明說，又小心殷勤的，我敲打過她一次，沒想到她還是不肯收手。”

　　這樣的人最可怕了，躲在背後攛掇別人出頭，自己跟沒有人一樣，“我直接把何太太收顧勵行的禮給點出來了，舅母肯定不會跟她干休的！”

　　汪夫人笑了笑，“咱們這樣的人家，看着來鮮花着錦烈火烹油，其實呢，惦記着咱們的可不在少數，就算是給咱們添堵他們也落不到什麼好，但能讓咱們不痛快，她們就認為是值得的，何況顧勵行還許了重利？”

　　“你舅母還說什麼重言跟顧勵行是親兄弟，這如果是親兄弟，用得着拐這麼大的彎托不相干的人來說和？”汪夫人蹙眉道，“也不知道又憋什麼壞呢？我得跟你續伯母說一聲，我的兒子我護着，她的兒子，她自己管教。”

　　對，就是這個道理，艾陽冷哼一聲，“我看顧勵行是又想找點兒事煩一煩呢！”

　　汪夫人知道艾陽是個暴脾氣，“這事你別管了，重言又不在，你犯不着跟他對上，先看你續伯母怎麼安排吧？”

　　艾陽知道汪夫人是不放心自己，但容重言不在，她要真做什麼，最擔心的就是老人了，“嗯，我知道了，不過我準備找表姐談談。”

　　“槿婷？你跟她說什麼？”汪夫人連忙摁住艾陽，“槿婷也是個可憐人，這事跟她沒關係，你找她說了，她該在這兒住的不安心了。”

　　艾陽可不這麼認為，“你跟舅母在小客廳里說話，表姐真的什麼都不知道？仝太太勸你接受續夫人跟顧勵行，表姐一點兒風聲也沒有聽過？”

　　見汪夫人搖頭，艾陽又道，“成，表姐是無辜的，但如果您一直留她在容公館住着，汪家人就不會認為您是真的生氣了，這些年他們依仗的，不就是你對家裡晚輩的一片慈心嗎？可是您的疼愛換來的是什麼？不過是讓他們以為找到了您的軟肋，惹您生氣了，只管叫孩子們過來纏您，您不好跟小輩計較，所有的委屈都是您來忍，汪家有損失沒有？”

　　汪夫人心疼汪槿婷，艾陽卻不這麼認為，“我看錶姐這陣子情緒好多了，我又不是說讓她不要去善蔭會了，我還聽她在打聽，想找個工作呢，其實這樣挺好的，我也跟下頭幾個廠子打招呼了，如果有職位就介紹她去，在容氏的廠子里做事，算是有個照應。”

　　汪夫人想想，艾陽這是旁觀者清，自己確實是心裏對娘家有怨氣，但看到侄子侄女們，又本能的會勸自己，這些往事跟孩子們都沒有關係，“你這麼安排也行，但盡量委婉一些，槿婷才出了這樣的事，別讓她太傷心了。”

　　艾陽撇撇嘴，“伯母，你別怪我說話難聽啊，表姐夫是表姐害死的？”

　　汪夫人嚇了一跳，“哪有的事，他自幼身體就不好。”

　　“那這門親事是你給定的？人是你挑的？”

　　“你大舅舅跟親家是朋友，父母之言，我一個出嫁女，哪有我插手的？”

　　“那不就行了，這事怎麼算，也算不到容家頭上，為什麼處處照顧表姐的，是咱們呢？而且表姐當時也不是小孩子了，有沒有說過不願意嫁呢？”

　　汪夫人想了想，“其實你表姐夫生的還挺俊，聽說對槿婷也挺好的，唉，就是身體差了點。”

　　艾陽聳聳肩，如果直的是夫妻恩愛，還弄了個姨太太？而且就算是曾經有過美好時光，只怕因為最後養子守寡這些事撕的，恐怕連這些年相處的親情也撕沒了。

　　“表姐夫已經去世一年多了，我看錶姐已經緩過來了，而且她是成年人了，不論再不再嫁，以後要面對的事情只會更多，您難道還要一直這麼保護着她？”艾陽站起身，“伯母您別管了，我去跟表姐談。”

　　這個惡人就由她來當好了。

　　汪槿婷顫抖着嘴唇，半天才說出話來，“小艾，這是姑媽的意思？”

　　艾陽搖搖頭，示意汪槿婷坐了，“表姐別急，這是我的意思，不過已經跟伯母說了。”

　　汪槿婷沒想到艾陽還沒有嫁到容家呢，就容不得她了，“小艾，你，我一直最佩服你的，”

　　艾陽一笑，能佩服她而不是瞧不起她，汪槿婷就比好多女人明白事理，“那謝謝表姐了，表姐，你知不知道這些天舅母往家裡來，圖的是什麼嗎？”

　　見汪槿婷搖頭，艾陽又問，“伯母跟舅母在樓下說話，伯母氣的把舅母趕出去了，表姐也不知道？”

　　汪槿婷臉一紅，“那個我是知道的，我媽嗓門大的很，只是之前姑媽攆她走也不是一回兩回了，我沒當回事，畢竟是自家骨肉，哪有隔夜仇啊！”

　　自家骨肉還自相殘殺呢，艾陽三言兩語把仝太太打的主意跟汪槿婷說了，“表姐，你也是明白人，現在還覺得舅母把汪伯母當骨肉嗎？”

　　汪槿婷眼淚已經下來了，如果仝太太沒有收人的錢，只是單純的勸汪夫人，她還可以說仝太太是好心辦了壞事，但內心也是為了汪夫人着想，但現在她要怎麼為母親辯解？“她，她那個人”

　　艾陽不想再聽任何為仝太太解釋的話了，“表姐，以德報怨，何以報直？表姐比重言還大一些呢，這些年汪家是怎麼對伯母的，相信表姐心裏很清楚，我就想問一問，在汪家那麼對待伯母的時候，你們姐弟們是怎麼做的？”

　　不論兄嫂們如何對待汪夫人，她對侄子侄女，都是一片真心，每個人的生辰都記的清清楚楚，到那一天必會在那天送上精美的禮物，不論是那個上學或者找到差事，汪夫人也會給他們做一身新衣裳。

　　聽吳媽說起這些，艾陽只有一個想法，就是汪夫人對汪家人太寬容了，所以才把這些人給慣起來了。

　　“你們勸過自己的父母嗎？告訴過他們這麼做是不對的嗎？”仝太太那樣的人，看到女兒受苦，都會賠錢也要把女兒接回來，可是小姑子這些年，她伸過手沒？

　　汪槿婷低下頭，“子不言父過，我們真的不好說什麼的，這都是長輩們的事。”

　　“呵，”艾陽連連冷笑，“原來表姐表哥們都這麼孝順啊，那我請你回自己家裡，你應該也是很樂意的，畢竟那邊才是你的家，你的父母，你需要孝順的人，都在汪家呢，姑媽算什麼？所以啊，表姐收拾收拾東西，回自己家去吧。”

　　人除了親情，還要講個是非，尤其是汪夫人並不是陌生路人，她是給了汪家兄弟姐妹很多疼愛跟關懷的親姑媽，汪槿婷居然可以說出這樣的話，艾陽覺得跟她再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

　　汪槿婷咬着嘴唇，“一家人難道非要分個是非對錯嗎？你媽是做的不對，但姑媽也沒有聽她的話啊，容家並沒有什麼損失，這不就行了嘛？人人都要爭個對錯高低的話，還說什麼親情？”

　　艾陽噗嗤一笑，“現在被賣的是我伯母跟重言，收錢的是你媽，你當然說的清高了，那你為什麼非要回來呢？你老公姨太太生的兒子，你就不能當自己的兒子養嗎？你是蔡家的媳婦，一家人為什麼非要分那麼清呢？你把你丈夫的兒子當自己的兒子，這不是嫡母應該做的嗎？你把你跟你丈夫幾年的夫妻之情放哪裡了？扔他棺材里埋了？”

　　“我，”汪槿婷委屈的眼淚一下子就落了下來，“你不能那麼比，是蔡家欺人太甚，我媽也是心疼我”

　　“我伯母就不心疼你了？仝太太的心疼你感激不盡，我伯母的心疼就什麼都不算？蔡家欺人太甚，難道仝太太做的一切，就不欺負人了？呃，你現在哭成這樣，一定是覺得我也在欺負你了吧？那對不住了，我愛容重言，誰敢欺負他的母親，我就欺負誰，我就這麼講道理！”

　　艾陽走到門口，看着俯在西洋彈簧床上哀泣的汪槿婷，“表姐，我一直覺得你是個明白人，伯母想留你在身邊，也是想好好給你補補身子，另外容公館比汪家人口少，更清靜，可你呢？父母是親人，姑媽呢？如果你把伯母當外人，那就更不該還留在這裏了，不是么？”

　　吳媽聽見艾陽叫她，忙放下手頭的事上來，就聽艾陽道，“表小姐要回自己家了，你幫她把東西收拾好，讓司機送她回去，記得把所有的東西都給表小姐帶上，這陣子她應該不會再過來了。”

　　起碼在汪家人不正式過來跟汪夫人道歉之前，艾陽是絕不會再讓汪家人進容家門兒了。

　　仝太太被艾陽硬從車下拽下來，連骨頭都被捏疼了，她撣了撣旗袍上的土，氣哼哼的沖遠去的汽車啐了一口，準備叫輛黃包車回家。

　　可一上了車，她又不甘心了。何太太家住着大別墅，仝太太是知道的，她還羡慕何太太，嫁了個好男人，這一陞官就馬上就大宅子住，但她絕想不到，那別墅居然是顧勵行送的！

　　想到這個仝太太憋屈的要吐血，她跺跺車板，“去錢江路。”

　　何太太沒想到這個點兒仝太太居然來了，她驚喜的拉着仝太太的手，“姐姐怎麼這時候來了，正好，今天我買了一隻板鴨，才擺上桌呢，”她沖何太太眨眨眼，“我們家老熊不在，咱們姐倆兒喝兩杯。”

　　仝太太沉着臉跟在何太太後頭，錢江路在法租界，這一帶住的多是洋人，黃包車一拐進來，一路鮮花洋房，恍然到了另一個世界，一想到這些原本應該是自己的，仝太太就想撕了何太太！

　　“你這房子可真不錯，值不少錢吧？熊處長這差使，油水可真夠厚的，”仝太太也不着急，仔細看着熊家的小樓前的園子，“喲，那邊還有個草坪，還擺着西洋搖椅，可真時髦。”

　　何太太不自然的笑笑，“叫姐姐見笑了，姐姐是見過大世面的人，這是在埋汰我呢，這宅子不值多少錢，也是趕巧了，一個法國人急着回國呢，要出手，我們就便宜接下來了，因為這房子，我們還欠着債呢！且得還幾年。”

　　“是嗎？”仝太太跟着何太太進了小樓，這裏頭的傢具擺設一色簇新，哪裡像接別人的？“何太太真是說瞎話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啊，我今天可是帶來了個壞消息，”

　　她看着餐廳里擺好的飯菜，熊家的兩兒兩女一邊兩個，已經坐在桌前等開飯呢，“這是貴府的公子小姐？喲，長的真喜性。”

　　她的女兒成了寡婦，想尋門好親，卻連像樣的嫁妝都湊不齊，而何太太的女兒，才十一，就給準備好鋪子了，仝太太越想越氣，大步走到餐廳里，直接將桌上的板鴨盤子給掀到了地上，“你這是喝我的血呢！”

　　何太太跟四個孩子被仝太太嚇了一跳，“仝太太，你這是做什麼？我把你當姐姐一樣，你來我家鬧事，當我們好欺負么？”

　　她過去抱住最小的兒子，沖大女兒道，“帶弟弟妹妹先回屋獃著。”

　　“不是我當你好欺負，是你當我好糊弄吧？”仝太太一指熊家的屋子，“錢江路別墅，小洋樓，顧勵行送你的吧？為的就是讓你想辦法說通我小姑子，讓他跟我那個外甥兄弟相認，這樣，他才好藉著我外甥的路子，攀上柏司令吧？”

　　一通百通，仝太太路上已經想明白為什麼顧勵行要下這麼大的本錢了，“聽說顧老闆不但送了你宅子，還送你許多小黃魚，拿出來讓我也開開眼嘛。”

　　何太太沒想到仝太太居然連這個都知道了，“姐姐，你聽誰說的？絕對沒有的事，我是受了顧老闆所託，但顧老闆托的人是你，人家又不傻，怎麼會許我那麼多東西？什麼小黃魚啊，我家就算是有，那也是我們老熊攢下的餉銀，根本不是誰送的。”

　　仝太太氣歸氣，但心裏也清楚，她是勸不動汪夫人的，所以顧勵行送的宅子再好，跟她也沒有關係，“行吧，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吧，不過我那小姑子說了，今後不許我再進容家門了，你呢，估計也進不去了，”

　　她環視一圈，“嘖，這小樓可真漂亮，只可惜啊，你們也住不久嘍，想想怎麼搬家吧！”

　　說完也不理何太太，昂首挺胸的出了熊家，叫了輛黃包車，回家去了。

　　仝太太揚長而去，何太太傻眼了，她太了解仝太太了，她買通她替顧勵行說話的事，早晚是要被傳遍滬市的，那她苦心經營的人脈跟圈子，恐怕要對她關上大門了。

　　而熊以民，絕不會認為這是意外，只會把所有的過錯都推在她的頭上，何太太跺跺腳，轉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這件事？

　　艾陽絕不是好糊弄的，她也警告過她，是她利慾熏心，將她的警告當成了耳旁風。

　　汪槿婷在吳媽的無聲“催促”下，不得不老實的整理好箱子，“我去跟姑媽道個別。”

　　出必告返必面，汪槿婷在家裡住了這麼久，搬走不跟汪夫人說一聲，確實是很失禮，吳媽也不好攔她。

　　汪槿婷一看到坐在鋼琴別的汪夫人，眼眶就紅了，汪夫人的鋼琴是後來學的，她也聽汪夫人說過，當她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彈琴來排解，看來她現在，是真的心情很不好了。

　　“姑媽，”等汪夫人一曲結束，汪槿婷小心翼翼的走過去，“我要回去了。”

　　汪夫人頭都沒抬，“路上小心些。”

　　汪槿婷訝然的看着汪夫人，她以為自己說要走，汪夫人就算是為了艾陽的面子，不挽留她，也會囑咐幾句，她就可以替母親道個歉，緩和一下關係，可沒想到汪夫人居然不肯給她機會？

　　“姑媽，”汪槿婷覺得自己不能這麼走了，如果這麼一走，有艾陽在，汪家就真的跟汪夫人生分了，“我媽做的事，我聽李小姐說了，是她不對，您也知道她那個人，耳根兒軟的很，叫人幾句好話一哄，就什麼都不知道了，其實她也是無心的，您一向大度，就別跟她計較了，回去，”

　　汪槿婷低頭絞着手指，“我說說她，叫她過來跟姑媽賠禮。”

　　汪夫人苦笑一下，仝太太如果沒有收顧勵行的好處，她還可以諒解她，“你爸媽年紀也不小了，你出嫁多年，回去好好陪陪他們，這些年你媽應該也挺想你的。”

　　見汪夫人不肯接她的話，汪槿婷眼淚下來了，“姑媽，你真的別往心裏去，我媽就是那樣的人，以前這種事不也老有嘛，怎麼這回”

　　汪夫人就真的生氣了呢？

　　汪夫人嘆了口氣，艾陽說的沒錯，汪家人之所以敢這麼做，其實都是自己縱容的結果，“算了，你回去吧，善蔭會的事你還繼續做着，你不是說想找個文員的工作可以自己養活自己嘛，小艾說已經跟容氏下頭的廠子打過招呼了，有位子你就過去，你爸媽也一天天老了，以後的路，你真得自己走呢。”

　　汪槿婷淚水漣漣的被送了出去，臨上車，她拉着吳媽的手，“吳媽，姑媽就交給你了，要是有什麼事，你一定得給我打電話。”

　　吳媽抿嘴一笑，幫汪槿婷打開車門，“表小姐放心吧，這麼多年我們夫人都過的挺好的，現在又有了李小姐，我們夫人啊，別提日子過的多有奔頭兒了，”

　　她幫汪槿婷合上車門，“只要呀，那些亂七八糟的人，別老來給我們夫人添堵！”

　　吳媽嘴裏還在小聲嘀咕，“這是欺負我們少爺不在家呢，叫我們少爺知道了，哼！”

　　仝太太沒想到她才到家，氣都沒喘勻呢，女兒居然帶着行李回來了，“槿婷，你怎麼回來了？”

　　汪槿婷瞪了仝太太一眼，抱怨的話卻沒辦法說出來，她被接回來已經很感激汪家上下了，哪還有資格再怨母親，“沒事，我聽說你跟姑媽生了點兒氣，就想着回來看看你。”

　　仝太太看着汪槿婷身邊的幾大箱行李，她去的時候只有一隻小皮箱，現在的行李，可以說全是汪夫人給她重新置辦的，“那你怎麼把東西都帶回來了？你不回去了？”

　　仝太太一推汪槿婷，“你怎麼那麼傻呢，回來干什麼？不是媽不讓你回自己家，你好好想想，你住在容公館跟住在家裡能一樣嗎？你怎麼那麼傻啊！”

　　藉著在容公館住着，汪槿婷才能更好的找人家，將來出嫁的時候，汪夫人必然也會厚厚的添一份嫁妝，仝太太氣的一巴掌拍在汪槿婷身上，“你這個蠢丫頭！”

# 第109章

　　汪槿婷被仝太太一巴掌打在身上, 身子一個趔趄，差點兒沒站穩，她急了, “媽，你憑什麼怪我？若不是你, 我能被攆回來嗎？”

　　“什麼？你是被攆回來的？”汪家老大汪棣陽從屋裡出來，背着手看着門口的妻女，“怎麼回事？”

　　仝太太嚇的一推汪槿婷，不許她亂說話，“沒什麼事, 聽老大胡說, 佩蓉那麼疼他們幾個，怎麼會把她攆回來？”

　　汪棣陽也願意女兒在容公館住着的，除了有借一借容家的勢的意思之外, 另一個原因，就是他並不想看到大女兒在自己眼前晃, 當初定下這門親事的是他，女兒成天在跟前晃悠，簡直就是時刻提醒他, 是他害了女兒的一生。

　　“既是這樣, 那槿婷明天就回去吧，你姑媽一個人在家裡, 也寂寞的很。”

　　連女兒都趕回來了, 這次小姑是真的生氣了, 仝太太乾笑一下，“你那麼忙，就別管槿婷的事了，有我呢。”

　　“到底怎麼回事！？”汪棣陽跟仝太太做了一輩子夫妻了，怎麼會看不出來妻子的神情不對？

　　仝太太嚇的一個激靈，“哈，沒事沒事，真的沒事，明天，明天我親自把她送回去。”

　　汪槿婷一跺腳，“我不回去了，你們要是非要我回去，我就搬出去住！”

　　仝太太氣的狠狠在汪槿婷胳膊上擰了一把，“你這個孩子，再不聽話，我打死你！”

　　汪棣陽臉一沉，“都給我進來！”

　　等汪槿婷把事情講完，汪棣陽已經面色鐵青，一旁的兩個弟弟也是一聲跟着一聲嘆氣，“嫂子，你這是做什麼呀？”汪家老二汪牧陽已經氣的跳腳了，“現在咱們家都指望着容重言拉拔呢！”

　　仝太太叉着手，“我也是想着幫幫他嘛，他想認親媽，又不好開口，咱們是他外家，咱們要是同意了，外頭不也沒有議論了？”

　　“我呸，你收了人家五百大洋，就把汪家賣了，容重言是咱們汪家的外甥，憑什麼認回顧家？他認了顧家人，會不會把容家的產業都還回來？你簡直就是在吃里扒外！”汪家老三汪靜陽脾氣暴，已經指着仝太太開罵了，他現在在容家的印刷廠當會計，小女兒汪槿雲上大學，出國留洋，都指望汪夫人這個姑媽資助呢！

　　“大哥，這事兒你可得給個說法，她這是在毀咱們汪家呢，容重言可不是咱們汪家的親外甥，說不定正愁着沒理由擺脫咱們呢，她可倒好，這不是往人家手裡送把柄嗎？”

　　仝太太拿起帕子捂着臉就開哭，“老三你別誣賴我，我也是為了家裡好。”

　　“呸，為家裡好，那五百大洋呢，你拿出來，還有什麼？顧勵行托你辦那麼大的事，只給你五百？還有什麼？你都交出來！”汪牧陽沖汪棣陽道，“分家，我要分家！”

　　老三汪靜陽也跟着跳腳，“以前你們做了那麼多對不起大姐的事，到現在還要害她，她就容重言一個兒子，不管是不是她生的，那都是記在她名下她養大的，認回去，虧你們做得出，我不管了，我也要分家，我跟二哥都要分家！”

　　汪棣陽大吼一聲，“分家？只要我活着，誰也別想分家！”

　　汪靜陽哼了一聲，“不肯分，我看你是舍不得汪家的產業吧，這些年那些賬目可都在大哥你手裡呢，明的暗的，不知道往你們長房颳了多少，當然不能分了。”

　　汪牧陽讚許的看了弟弟一眼，他也早就想分家了，大家掙的錢在一個鍋里，他們二房三房人口少，長房其實是開銷最大的，可是，憑什麼？

　　“現在滬市誰家還像咱們家這樣，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的？不如這樣吧，反正咱們上頭也沒有老人了，把大姐請回來當個證見，咱們把家給分了，”汪牧陽一臉堅定，“這次的事也是，我們可沒想過要五百塊就把外甥賣了，明天我就去跟大姐說，這事跟我沒有半點關係！”

　　汪靜陽道，“對，二哥，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替大嫂給大姐賠個禮，順便把分家的事也說說。”

　　仝太太沒想到就這麼件事，家裡居然要鬧分家？分家怎麼能行，她最喜歡的就是在家裡擺布一切，一家子老少的吃飯穿衣都由她來決定的感覺了，“老爺，這可不行，你堅決不能同意分家啊！”

　　汪棣陽氣的鬍子直翹，忍無可忍一巴掌打在仝太太臉上，“攪家精！”

　　汪牧陽跟汪靜陽帶着老婆孩子跑到容公館去了，結果卻被拒之門外，汪牧陽氣的直跳腳，擺出舅老爺的架勢，狠狠的把門房罵了一頓，又衝著院子里大喊，說他們來了，讓汪夫人派人給他們開門。

　　饒是如此，容公館的大門都沒有開一回，當然，當天所有到容家的車都被拒之門外了，理由也是一樣的，汪夫人病了，不見客。

　　大家都接受這樣的理由，甚至很快，就在花籃等慰問品送到，倒把明知道姐姐病了，還在容公館門外大吵大鬧的汪氏兄弟，得到了都是路人嫌棄的眼神。

　　汪靜陽就更倒霉了，下午去印刷廠，就被經理叫到了辦公室，直接指着一摞錯帳，讓他解釋怎麼回事？

　　汪靜陽的汗登時就下來了，他仗着是容重言的舅舅，有時候多少從公賬里做點小手腳，揩點油水，其實大家都是睜隻眼閉隻眼的事，左右數目也不大，汪靜陽越拿越熟，越來越心安理得。

　　可沒想到，這些賬目突然就被翻了出來，而且積少成多，居然三年就攢了上千大洋，看着經理冷峻的表情，汪靜陽都要給他跪下了，他想抬出容重言來，但容重言知道了他私吞了廠子這麼多錢，恐怕也不會饒了他的。

　　汪靜陽也不傻，為什麼之前一直被默許的事情，今天突然全都翻了出來，經理還說要把他送到巡捕房去，其實都是容家在敲打他罷了，如果他敢再去容公館鬧的話，恐怕真的會被送到巡捕房去的。

　　汪夫人並不知道艾陽在後頭的手腳，兩個弟弟鬧過一場之後，不再來了，她也放下心來，專心籌劃明年兒子的婚禮。

　　何太太沒敢把她已經敗露的事告訴熊以民，對她來說，這件事拖的越久越好，反正顧勵行那邊不說話，熊以民就絕對不會認為她沒辦成事。

　　可當她收到續夫人的貼子的時候，還是冒了身冷汗，續夫人她見過幾次，雖然看上去笑容可親，但憑她跟人打交道的經驗，何太太知道，她絕對不是個好相與的，但好在她是顧勵行跟容重言的媽，而不是汪夫人，何太太心裏還安心一點。

　　續夫人把何太太請到了洪門開的跑狗場里一起看跑狗，“何太太不知道吧，去年的時候，小艾跟重言，還有勵行他們，一起來賭過狗呢，你猜結果怎麼著？”

　　何太太以為續夫人在暗示她兩兄弟其實沒有多少嫌隙呢，十分捧場，“沒想到顧老闆跟容老闆感情還挺好的，時常一起出來遊玩，我猜一定是容老闆贏了。”

　　續夫人隨手挑了五號，遞了一百塊過去，“何太太選一隻。”

　　何太太可沒有續夫人那麼大方，從包里拿了二十塊出來，“我不懂這個，跟着夫人選吧。”

　　續夫人一笑，“何太太為什麼這麼猜？重言很少賭錢的。”

　　不管自己是出於什麼目的，她讓仝太太幫忙說服汪夫人，也是在幫續夫人的忙，續夫人又不糊塗，是絕對不應該怪自己的，“這不明擺着的嘛，跑狗場是顧老闆的，他又是大哥，自然會讓容老闆贏一場，總不能在自己的賭場里，贏親弟弟的錢吧？”

　　續夫人深深地看了何太太一眼，她早就知道這位何太太是個人物了，沒想到她還插手容顧兩家的事，“那你可錯了，當時勵行選的是連贏過幾場的六號，五號就沒拿過第一，重言選五號，也是因為小艾看中了五號，何太太耳聽八方，應該知道我們小艾運氣極好的傳聞吧？”

　　何太太面色一僵，艾陽在自由飯店上頭的賭場贏了顧勵行的事，小報上都寫過呢，她當時看了，都不敢相信的，“是啊，聽過一點兒。”

　　續夫人微微一笑，指着被人牽走的五號狗，“就是剛才我選的這隻，至於勵行選的六號狗呢？你猜猜怎麼著了？”

　　顧勵行買的六號？何太太搖搖頭，“怎麼著了？”

　　“勵行一槍把狗給打死了，對他來說，沒用的東西，就不配活着，”續夫人笑眯眯的看着何太太，“沒用的就不留着，我就是我們洪門的作風，何太太，你明白嗎？”

　　“續，續夫人，”何太太大熱天被驚出了一身白毛汗，“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續夫人噓了一聲，“開始了，咱們看看這五號今天能贏不能，如果它今天輸了，我把它送給何太太帶回去燉着吃。”

　　何太太差點兒沒從看台上栽下去，“續夫人，我，是我沒用，我真的想盡辦法了，可汪夫人，不對，是那個李艾，她太聰明了，她給攔着了，我也不知道她從哪兒知道，我收了顧老闆的東西，”

　　就算是她丈夫是松滬軍的處長，可洪門想殺個人，也不是難事，到時候就算是熊以民給她報仇，她可也是活不回來了。

　　何太太也顧不得看台上到處都是人了，涕淚交流，“真的，不是我不儘力，這幾個月，我真的是處處討好她，就是為了給顧老闆辦事的。”

　　“唉，你也別哭了，都幾十歲的人了，哭成這個樣子，別人還以為我怎麼欺負你了呢，”續夫人厭惡的看着妝都花了的何太太，“沒辦成事啊，簡單，仝太太不是說了，叫你準備搬家嘛，今天回去就收拾東西吧，三天後我叫人過去收房子，至於那些小黃魚，我們洪門也不是不講理的人，你奔波了幾個月，哪有叫你白跑的道理，就當給何太太喝茶了。”

　　話才說完，五號狗已經率先衝線，續夫人站起身鼓掌，衝過去給她送錢的侍者道，“把錢都交給這位太太，就當是我給她將來遷新居的賀禮吧。”

　　說完看也不看何太太，徑直出了跑狗場。

　　何太太握着手裡的幾百大洋，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出的跑狗場，她沒回家，直接跑到軍部給熊以民打了個電話，等熊以民出來，撲到他身上就哭了起來。

　　在司令部前頭，被老婆抱着大哭，熊以民尷尬的把何太太一把推開，“你這是干舒什麼呢？有話好好說。”

　　何太太抽抽答答的把事情從前到後跟熊以民講了一遍，“以民，你說怎麼辦呢？我沒有辦成洪門的事，他們會不會報復咱們？”

　　“報復？”熊以民冷笑一聲，“我收顧勵行的東西，是給他臉，還想報復我，我看他是活的不耐煩了！”

　　“可續夫人說要三天後收房子呢，怎麼辦啊，我這就回去整理東西？”跟現在的花園洋房一比，之前他們住的地方，簡直就不是人住的，何太太一點兒都不想搬。

　　熊以民擺擺手，“不用，咱們就那麼住着，怕什麼？我就不信洪門還敢來收咱的房子？反了他了！”

　　丈夫這麼一說，何太太頓時有了底氣，“嗯，我也是這麼想的，你可是司令的人，他們還想借你的路子巴結柏司令呢，怎麼得罪咱們？要不你跟顧勵行打個電話，跟他說一聲。”

　　何太太有點兒怕續夫人，如果丈夫肯出面跟顧勵行談妥了，她以後就不用再面對續夫人了。

　　熊以民不耐煩的甩開何太太的手，“說什麼說，我說過了，你就住着好了，其他的管都別管，我看誰敢來逼咱們搬家？！”

　　說完直接轉身兒要回司令部，“你趕緊回去吧，也不看這是什麼地方，又哭又鬧的，丟人死了！”

　　何太太被丈夫罵的又委屈又難過，擦了擦臉上的淚，上了輛黃包車，“那我回去了，你晚上也早點回來。”

　　續夫人轉天就約了艾陽出來喝茶，“我聽你說了家裡的事，真的是沒臉見佩蓉了，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啊，我當年把重言送出去，哪裡有臉再把孩子要回來？”

　　續夫人把自己對何太太的處理跟艾陽說一遍，“我叫人過去看了，熊家根本沒有搬走的意思，哼，真當我是無知婦孺呢？有道是強龍還不壓地頭蛇呢，跟洪門斗？”

　　艾陽也把自己對付汪家的人的招數跟續夫人說了，“汪老三貪墨印刷廠的錢，如果他老老實實的，重言不說什麼，我也只當是他孝敬娘舅了，可這種背地里捅刀的親戚，不要也罷，賬本一摞，他就老實了，而且以後還想拿印刷廠的工資，這條財路是絕對不能再碰了，一年三百大洋，他得少喝多少回酒，聽多少回戲啊！”

　　汪靜陽也是奇葩，貪墨的錢都自己在外頭吃喝玩樂了，並沒有回家給妻兒老小添上一件半件的，甚至兩個兒女，也都指望着汪夫人將來幫他養呢。

　　汪牧陽就更簡單了，艾陽直接叫人把他按在了女人的床上，那女人是一個半開門的暗娼，住的地方離汪牧陽上班的公務局不遠，他沒事的時候就去光顧一回，現在被人直接摁住了，摁他的人還說自己是那暗娼的男人，要告汪牧陽逼/奸民婦，嚇得汪牧陽狠狠賠了人家一筆銀子，現在出門兒都不敢摘帽子。

　　而他們這些事，根本不敢叫汪夫人知道，如果被姐姐知道了，那真的是今生都休想再踏進容公館半步了。

　　艾陽倒是挺擔心續夫人那邊的，“熊以民是柏司令的左膀右臂，我怕你們跟他碰，萬一”

　　續夫人不以為然的一笑，“你以前不還說過么，一個良好的真正民主的社會，就不應該有幫派的存在，所以么，如果柏司令真的要動洪門，我也是樂見的，”顧勵行一直不肯死心，續夫人做為親娘，能拘着他，看着他，但真的改變不了他。

　　“柏司令如果是做大事的人，那就不會對熊以民的事視而不見，今天他能因為別人的家事收受賄賂，明天他就有可能被別人收買出賣自己的主子，這人只要一起了貪心，就再也別指望他的忠誠了，何況他算計的又是重言，熊以民跟重言孰輕孰重，相信柏司令還分得清。”

　　續夫人敢做，自然也有她的打算，“這不趁着重言不在家，咱們快刀斬亂麻，把這些見不得光的事都給他料理了。”

　　雖然得了丈夫的話，但到了第三天頭上，何太太還是心裏七上八下的，一直坐在二樓窗邊看着大門處，做好了如果有人來敲門，她帶着人下去跟人理論的準備了。

　　結果到了下午，就見一個外國女人帶着幾個洋孩子站在自己門外，不停的用她聽不懂的外國話喊叫着，沒多大功夫，就把周圍住的洋人給引來了。

　　何太太見人越聚越多，趕緊帶着人出去，可她聽不懂那洋女人嘰里呱啦說的什麼，一個沒留神，就被洋女人擠進了大門，帶着孩子直接衝到了院子里。

　　“誒，你們干什麼，這是我家，我家！”何太太迅速明白了過來，這肯定是續夫人安排的，但她絕沒想到續夫人會安排了外國人來鬧事。

　　“這位太太，”一個看來會漢語的外國人道，“這裡是懷特太太的房子，她只是帶着孩子回自己的祖國探親，沒想到回來之後，家就被人給佔了，她已經叫來的巡捕，您就等着打官司吧！”

　　何太太愣住了，“不對，這是顧老闆送我們的房子，我還有房契呢，上頭寫的是我的名字，”

　　她說著飛快的往屋裡跑，“快，快給你們處長打電話。”

　　等熊以民趕回來的時候，懷特太太一家正跟何太太對質呢，可惜她們兩個彼此都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就聽見兩個女人尖利的聲音，而法租界巡捕房的華探們，則一副看熱鬧的模樣，根本連勸都不勸，叼着煙笑嘻嘻的圍觀。

　　“讓開，都讓開，”如果不是在法租界，熊以民都要衝天開槍了，“這是怎麼回事？”

　　見到丈夫回來了，何太太一下子見到了主心骨，“以民，這肯定是續夫人安排的，我給顧勵行打電話了，根本沒人接！”

　　熊以民臉給的跟鍋底一樣，“一點兒小事都辦不好，鬧成這樣，我的臉還要不要？”

　　何太太也顧不上委屈了，“你快想想辦法啊！”

　　懷特太太見熊以民來了，也沒有再鬧，人也變得比之前好說話了許多，在翻譯的幫助下，答應跟熊以民一起，到巡捕房把事情說清楚，她聲稱自己也有這處房子的地契，但不會在這裏拿出來，而且懷特太太還說了，自己的律師也很快就趕過來了。

　　懷特太太畢竟是外國人，而且這一片洋房住的都是外國人，熊以民有火也不能隨便發，只能耐着性子等到懷特太太的律師趕到，結果，在律師的解釋下，大家才知道懷特太太弄錯了，他們一家在回國之前，懷特先生已經把錢江路的房子給賣了，這次懷特太太回來，懷特先生也是交代過的，叫她先找自己的朋友，沒想到懷特太太是個急性子，直接帶着孩子回了“自己的家”。

　　事情解釋清楚了，懷特太太帶着孩子跟熊以民夫妻連連認錯，熊以民見事情和平解決，也沒再往心裏去，又怨了何太太幾句，嫌她一點兒小事都處理不好，害得他來往跑。

　　何太太則大大的鬆了一口氣，原以為這是續夫人針對他們呢，沒想到是虛驚一場，只是個外國人記錯了住處，至於熊以民的態度問題，她也沒有心情再去計較了。

　　可等到第二天的報紙出來，何太太尖叫一聲，“以民，你快下來，快來啊！”

　　熊以民正洗漱呢，被樓下的尖叫聲嚇了一跳，他從屋裡探出身，“吵什麼吵，樓塌啦？”

　　何太太顫抖着手，揚着手裡的報紙，“你看，你快來看。”

# 第110章

　　汪夫人放下手裡的報紙, “這就是顧勵行送給熊家的洋房？”

　　今天吳媽準備的是西式早點，艾陽幾口把三明治吃完，看着“有圖有真相”的小報, “嗯，續伯母跟何太太討房子, 何太太沒當回事，這不，出事了。”

　　小報上把整件事當做一件逸聞趣事來說，記者的文筆生動有趣，一個華國人跟洋人的小故事寫的跌宕起伏, 引人入勝。

　　但卻在文章的最後, 提出了這麼一個疑問，錢江路是洋人聚集的住宅區，而且住的都是洋商, 堂堂松滬軍後勤處的處長，怎麼會住在哪裡？

　　小報又細心的把“熊處長”的生平扒了一遍, 包括他的患難髮妻何太太，然後提出另一個疑問：憑着松滬軍的軍餉，熊某人是怎麼買得起那樣的住處呢？

　　“伯母, 您看上頭, 連何太太的首飾都專門說明了一下，還有身上的旗袍, 哈哈, 佩服！”艾陽看的樂不可支, 續夫人這一招兒可玩的高明，一個故事吸引了滬市百姓的目光，還有後頭的疑問跟註釋，哪一樣都挑動着大家的神經，熊某人可是在要滬市出了大名了。

　　汪夫人笑了笑，“我就是覺得特別沒意思，何太太是個八面玲瓏的人，我也知道她出來交際是有所圖的，可滬市的夫人太太哪個不是這樣？如果只單純為了交朋友，那隻跟自己小時候的閨友玩就好了，但她這樣，真的是，”

　　超出了汪夫人的接受範圍了。

　　“何太太跟伯母您處的環境是不一樣的，做事自然最把結果擺在首位，”何太太恨不得天天在容公館報到，時間長了，汪夫人跟她多少有些感情也是真的，“現在好了，現世報來了，如果這次熊以民因為這個受了牽連，相信何太太也能老實一陣子。”

　　好好的女人家，誰不想在家裡帶孩子當太太，成天出來交際奉迎，為的還不是家裡那個野心勃勃的男人？

　　就是不知道如果熊以民背了處分，會不會把這筆賬又記在何太太身上。

　　熊以民已經完全瘋了，他把早上送到的報紙都翻了一遍，六份里居然有四份都登了“熊處長”跟洋人的故事！

　　“這個顧勵行！”

　　他衝到電話機旁，給司令部的下屬打電話，可是撥通了，又不知道該說什麼了，難道叫人去查封這幾家報館？查封了又怎麼樣呢？登都登出去了，再做什麼都是掩耳盜鈴，甚至做的越多，錯的越多，“吃完飯你帶着人收拾東西吧，咱們還搬回以前的房子里，這個仇，我慢慢報。”

　　何太太擦了擦眼淚，“嗯，我知道了，以民，都怨我，沒把事情辦好，可我真是儘力了，沒想到顧家這麼不講情面。”

　　顧勵行也在看報紙，他這會兒也是七竅生煙，“到底怎麼回事？為什麼會有人去熊處長家裡鬧？那個洋女人又是怎麼回事？熊處長沒有打電話來？”

　　何林擦了把汗，“早上我一看到報紙，就叫人問了，咱們托熊處長辦的事沒辦成，現在汪夫人閉門謝客，連汪家人都不肯再見了，熊處長的太太更是連門都進不去。”

　　“辦不成就辦不成，誰叫你們去要房子的？”一處房子罷了，為這個得罪松滬軍的軍需處處長，他還沒有瘋。

　　“是我叫人去的，這一切都是我做的，”顧勵行腿一好，就從黃山路搬回到了自己的住處，續夫人知道他看到報紙會是個什麼反應，乾脆早早就過來了。

　　“母親，你這是做什麼？”就算是因為養傷的關係，母子兩人的感情修復了許多，但發現續夫人居然擺了他一道，顧勵行還是控制不了自己的火氣。

　　續夫人直接在顧勵行對面做下，“老闆的早餐呢？趕緊端上來。”

　　“我哪兒吃的下？去給熊處長打電話，”

　　“現在打也是於事無補了，報紙登出來的那一刻開始，你跟熊以民就只會是仇人，不會是朋友，”續夫人微微一笑，“兒子，你說是不是？”

　　“可母親你為什麼要給我樹個強敵？你明明知道我想通過他跟柏廣立搭上關係的！”顧勵行眼睛都紅了，這是他的親娘嗎？為什麼要一直阻撓他的前程？

　　續夫人嘆了口氣，“你如果真的只是想結交熊以民，通過他再搭上柏司令的線，我不攔你，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之前不應該那麼對重言，想跟他再做兄弟，我也不攔你，可是勵行，咱們江湖人，講究的就是刀里來火里去，木倉指到額頭上眼睛也不眨一下，而不是像像你這種機巧算計，你是洪門的幫主，這麼做，你叫重言哪隻眼瞧得上你？”

　　顧勵行呵呵笑了幾聲，“重言哪隻眼瞧得上我？容重言他就從來沒有瞧得上我過！不只是他，還有那個李艾，還有他身邊那些人，包括續貴生，還有母親你，你們都沒有瞧得上我過！”

　　“我傷了腿，就住在你那裡，他可曾問過一句？洪門連連遭挫，幫里的形勢每況愈下，這裏頭只怕還有他的手腳吧？母親，你為我做過什麼呢？我現在只是想託人說幾句好話，讓他高抬貴手，給我這個一母同胞一條可走的路，也錯了么？”

　　顧勵行越說越心寒，他疲憊的擺擺手，“罷了，母親你回去吧，熊以民得罪就得罪了，以後不論他怎麼報復，我都受着，誰叫我是洪門的幫主呢？”

　　“勵行，你不能這麼想，我說過多少次了，雖然重言還管我叫‘母親’，但我卻從來沒想過認回容重言，你父親也沒有想過，所以你們不是兄弟，永遠都不是！”續夫人也覺得跟顧勵行無法溝通，更不理解他的委屈從哪裡來，“你們橋歸橋路歸路，各自過好自己的日子不行嗎？”

　　他站起身，連看都不願意看續夫人一眼，他寧願容重言跟他沒有半點關係，如果兩人沒有半點關係，他倒可以跟容重言做個朋友，可惜那根本不是事實，滬市所有人都知道，他們是親兄弟。

　　續夫人看着顧勵行往樓上走，揚聲道，“你也不必害怕熊以民，我敢這麼做，就是篤定柏廣立不會這麼輕易的放過他，他才當上松滬軍的軍需處長，不管因為什麼原因收了那麼大的好處，柏司令都不會讓他再留在那個位置上！”

　　熊以民面無人爸的從柏廣立辦公室出來，在裡頭的時候，他努力跟柏廣立解釋，而柏廣立也在耐心的聽，可熊以民心裏清楚，柏廣立肯聽，那是因為他們是一起走到現在的袍澤，不是因為柏廣立相信自己。

　　雖然熊以民把所有的過錯都推到了顧勵行身上，但他心裏清楚，他收了顧勵行的房子，這一點兒辯無可辯。

　　他知道現在只有老實認錯，把房子還給顧勵行，等着司令部給他的處分，他希望越重越好，只有讓柏廣立消了氣，也順便拿他給下頭的弟兄們立了威，以後他才不會被投閑擲散。

　　何太太帶着傭人收拾家裡的東西，這因為住了大房子，她沒少往家裡添東西，可現在這些簇新的，昂貴的東西，都成了累贅，他們以前那個小小的房子，根本裝不下，也不合適擺放這樣的東西。

　　“太太，續夫人來了，”經常跟她出門的傭人過來稟報，“人已經進來了。”

　　何太太臉一沉，左右已經這樣了，她也就是過來看個笑話，也不會掉塊肉，“走吧，我見見去。”

　　“續夫人又來催呢？您何必親自來呢，叫那什麼懷特太太過來多好啊，”何太太看到續夫人，也不請她坐，抱胸擋在她面前，冷笑道。

　　續夫人也不生氣，打量着這處宅子，“勵行在錢江路這處產業，我還真不知道，說起來也是，他是洪門的大老闆，缺什麼也不會缺這些身外之物。”

　　她在客廳里一堆堆大小樣式各異的箱子，“東西還挺多，還得再收拾幾天吧？不用急，這房子勵行也不急着用的。”

　　何太太氣的銀牙緊咬，半天才道，“謝謝了，我們會以最快的速度搬走的，畢竟別人家裡，不適合長住的。”

　　熊以民上班之前已經給她打電話了，要她立馬把東西收拾好，爭取當天就搬走，也算是給柏廣立看看自己認錯的態度。

　　續夫人點點頭，“有件事我覺得你跟熊處長一直誤會了，所以得過來解釋解釋，不知道何太太願不願意聽聽？”

　　“什麼？”

　　續夫人道，“其實叫你們搬出來，是我的意思，我見你的時候，勵行都不知道你把他交託的事給辦砸了，不過你也是不地道，連容公館的大門都進不去了，還硬撐着不說實話，這不坑人嘛？坑人坑到洪門頭上，就沖這一點，給你點兒教訓，不過分吧？”

　　何太太氣的都站不住了，“續夫人，如果你今天是來落井下石的，那就請你出去，別耽誤我收拾東西，畢竟我們還得趕緊給你們騰房子呢！”

　　續夫人不去計較何太太的態度，如果這個時候，她還對自己客客氣氣的，那就該她害怕了，“我來其實是想告訴你，我從來沒有想過認回重言，也從來沒有想過讓重言跟勵行兩個重歸於好，他們是我生的不錯，但我不會強迫他們做我要求的事，尤其是重言，我沒有任何資格提出違逆他心意的要求。”

　　何太太愕然的看着續夫人，她怎麼也沒想到續夫人會不想要自己的親兒子，尤其是容重言還那麼能幹，“這，這不可能。”

　　就算是按照風俗，過繼出去的兒子不能再認了，但哪個親生母親不想認回親生骨肉，尤其是容重言還富可敵國？汪夫人這個養母已經對他沒有掌控之力？“你騙我呢！”

　　續夫人笑了笑，“我是跟顧千山一起打下洪門天下的女人，你不理解也是正常的，所以，再也別自以為是了，這是的事，只是給你點兒教訓，至於你那個男人，”

　　她靠近何太太，“我聽說他馬上要從軍需處長的位置上下來了，他是個有野心的，如果想復起重得重用，沒有比上戰場更快更便捷的了，但是呀，”

　　續夫人輕嘆一聲，“這戰場上子彈那可是不長眼的，你說是不是啊？”

　　何太太已經嚇的連連後退，“續夫人，我錯了，我求你，千萬不要，我家裡還有四個孩子呢，夫人！”

　　“你不容易我是知道的，其實我也挺欣賞你的，誰不想有個功成名就的男人呢？”續夫人看着可憐巴巴的何太太，她早就沒有了以往的精明跟爽利，“我歡迎熊處長翻身之後來向洪門尋仇，但首先得等他翻身不是？”

　　“伯母，您這條疑兵之計太贊了，”艾陽沖續夫人伸出大拇指，熊以民怕死，不敢上戰場，那想再被柏廣立重用的機會要小許多，想報復顧勵行，也只能是有心無力，但如果他心一橫去了，又得擔心會不會被人放黑槍，這成天疑神疑鬼的，肯定會影響發揮，續夫人不派人，他也說不定就把自己作死了。

　　續夫人呷了口茶，“你汪伯母怎麼樣了？叫這些人鬧這麼一出，雖然我知道她不會多想我，但也有些不好意思過去見她了，畢竟顧勵行是個的兒子。”

　　唉，艾陽跟着一嘆，有續夫人在，她連把姓顧的關起來都不好意思，“這次也算是給他點教訓，伯母，如果再有下次，我可是不管他是誰的兒子了，就算是你將來來找我報仇，我也會先把他解決掉！”

　　續夫人鄭重的點點頭，“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是絕不會讓他再傷害重言的，除非我死！”

　　你如果因為這個送了命，那跟傷害容重言有什麼區別？艾陽輕嘆一聲，“我知道伯母的意思了。”

　　續夫人不欲再提這些糟心事，“重言還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蕪州那邊到底是什麼事？”

　　艾陽搖搖頭，“如果他再不回來，我準備過去看看了，好像是商行之間的糾紛，但是因為事涉東洋人，所以重言才過去了。”

　　“又是東洋人，撮爾小國，偏又心大的很，”續夫人道，“我回去就叫貴生聯繫在蕪州的熟人，看看有什麼可以幫重言的。”

　　艾陽嗯了一聲，沒接口，東洋駐滬的新任領事已經就任了，可依然是個對華國極不友好的人，容重言還要接着跟他們談關稅自主的事呢，就是不知道，這兩件事有沒有聯繫。

　　見艾陽沒什麼精神，續夫人知道她在是擔心容重言，“別擔心，重言早年也是時常到處跑的人，這兩年容氏穩定了，才常留在滬市了，他身邊還跟着人呢！”

　　這幾個月容重言每天起來都得跟着艾陽一起練功，身體素質直線上升，加上他自幼跟着武師學武，在艾陽這兒等於上了個拔高班兒，五六個人是困不住他的。

　　容重言處理好蕪州的事回來，已經是一個月之後了，艾陽倒是想去看他，被他以蕪州條件太差，而且飛行學校的課不能耽誤為由給制止了，艾陽聽他在電話里說話中氣挺足的，也就沒有再堅持，等看到容重言的時候，見他瘦了許多，還是心裏酸酸的。

　　“那邊的事情怎麼樣？解決好了？”從容重言回來，艾陽就像個小尾巴一樣跟在他身後，一眼不錯的看着他。

　　現在續夫人走了，汪夫人也休息去了，兩人終於有了獨處的機會。

　　容重言笑着捏了捏艾陽的下巴，在她唇上親了一下，“我都兩個多月沒見你了，你還有時間跟我說這些瑣事？”

　　這怎麼能算瑣事？她當然想知道到底是什麼事絆住了容重言，讓他不能及時回來，“你先回答我再說。”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飯，艾陽才有機會提出昨晚的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蕪州的事那麼麻煩嗎？”

　　這個還真是，“也不算麻煩，東洋人在那邊開了自己的商社，處處跟容氏打對台，容氏在蕪州根基並不深，一個沒防備，還真被擺了一道，那邊的人還被他們傷了幾個，我不過去不行，去了，自然要把問題一次給解決乾淨了。”

# 第111章

　　艾陽點點頭, 因為有前世的知識，她知道東洋是華國以後最大的仇人，雖然現在的情勢還沒有走到哪一步，但給東洋人厲害瞧瞧, 讓他們有所顧忌, 還是很必要的。

　　“結果呢？你怎麼對付東洋人的？”艾陽問道。

　　容重言一笑, “蕪州當局把東洋人驅逐出去了，不許他們再在蕪州做生意了，什麼時候也輪不着東洋人在華國的地方欺行霸市。”

　　汪夫人不想聽東洋人的事，“事情解決了, 就別再提了，聽着鬧心，重言這次出去了這麼久，回來之後好好歇歇，也陪陪小艾。”

　　容重言一臉歉疚, “我這次出去的太久了，銀行里的事都堆起來了，還有容氏的事，我也得回去看看。”

　　這都是必然的, 雖然艾陽也希望容重言能在家裡多休息幾天, 好好養養精神，但他的位置決定了，想徹底放開身邊的一切是不可能的事，“人在江湖嘛, 不過你在外頭這麼久，去上班也悠着點兒，早點回來別一直加班兒。”

　　艾陽吃完飯，“走吧，我送你去工部局，還有件事沒說呢，我已經上機了，挺簡單的。”

　　容重言嚇了一跳，“怎麼那麼快？別人呢？”

　　艾陽給了他一記白眼，“別人？別人能跟我比嘛，我可是優等生，秒殺全校！上個機算什麼，我都試飛過一次了，彭將軍都說我有天賦呢。”

　　汪夫人嚇的手裡的勺子都掉了，“你飛機都開上了？怎麼不跟我說？你這個孩子，真是，”

　　艾陽趕緊過去抱住汪夫人的肩膀，“伯母，我跟您說了，您估計從早上一直要擔心到晚上我回家，重言不在家您天天為他擔心，我不能再給你添負擔，而且我學飛行，不就是為了開飛機的這一天嘛，這是必走之路，不但是我，以後其他的學員們，考試合格了，都要試飛呢，不然讓他們進飛行學校做什麼？”

　　道理汪夫人有什麼不懂的，但她真的沒想到艾陽會真的開了飛機，“可這麼大的事，你得跟我說一聲。”

　　“伯母我錯了，以為我一定跟您說，”她抬頭可憐巴巴的看着容重言，“重言，你幫我哄哄伯母。”

　　容重言沒好氣的瞪了艾陽一眼，趁自己不在上機，艾陽絕對是故意的，“媽生氣是應該的，走吧，你不是要送我上班？晚上回來，去給媽買她最愛着的冰激凌。”

　　“小艾回來都不早了，我想吃不會讓司機跑一趟？”汪夫人立馬反對，天氣這麼熱，艾陽每天回來，不是一身汗就是一身土的，何必再讓她拐路呢？

　　“你呀，故意背着我上的機，一定是，”容重言一上車，直接發泄自己的不滿。

　　艾陽嘻嘻一笑，說沒有這層意思那是假話，但課程安排到那兒了，也是真的嘛，“我不是想趕緊結束了飛行學校的課業嘛，不然怎麼有時間陪你，你沒發現，現在咱們兩個，一個比一個忙？”

　　容重言輕嘆一聲，艾陽說的確實是，“可是結束了飛行學校的課，你會真的回家幫我料理容氏？”他不相信。

　　艾陽遲疑了一笑，“其實吧，專業的事應該交給專業的人，你如果忙不過來，可以多請些經理來，華國的外國的都行，我管一處還行，再多真的管不來了，而且我估計還得在飛行學校留一陣兒，你也知道，會開飛機的少，教開飛機的更少，彭將軍希望我留在學校了，幫幫他的忙。”

　　他就知道會這樣，容重言輕嘆一聲，還沒開口，艾陽已經握住了他的手，“你也知道的，對於別人來說，這興許是件危險的事，但對我來說並不是啊，而且，我這樣的人，做這件事再合適也沒有了，說不定飛機在天上出了事故，我能帶着學員安全落地呢。”

　　“你就是常有理！”容重言拿艾陽一點兒脾氣都沒有，雖然心裏不高興，但還是喜歡她，“那先這樣吧，不過你也要多小心，千萬別受傷什麼的，不然，媽那邊不好交代。”

　　“謝謝，”艾陽在容重言手上親了一眼，“我怎麼認識了你這麼個絕世好男人呢！我真是全天下最有福氣的女人！”

　　“嘁，”容重言輕嗤一聲，把頭轉到窗外，不去看艾陽的笑顏。

　　柳姨太看着跪在自己腳邊的英蘭，“呵，你的意思是，你從滬市一逃出來就回杭城了？那為什麼不來找我？”

　　她的人在街上看到一身布衣的英蘭，立馬把人拿下帶到柳姨太的跟前了。

　　英蘭顫抖着嘴唇，“我好不容易回來，結果卻聽說五爺離開杭城了，我是哪個牌名上的人啊，敢來見太太，可我家裡人又不知道搬到哪兒去了，我沒有辦法，就賃了處小房子住着，等着五爺回來。”

　　柳姨太不怎麼相信英蘭的話，還沒開口再問呢，就聽英蘭又道，“但我等了這麼久，越想越覺得這事不對，”

　　她咬着嘴唇，她從滬市逃出來，因為身上帶着監獄長給她買的首飾，變賣之後，手裡也算是有些錢財，她並沒有去找父母，而是一路往北，想着找個小地方住下來，隱姓埋名過完一生。

　　可沒想到洪門人的居然找到了她，不但找到她，還把她帶到了父母跟前，同樣的手段，用她的父母為質，讓她回到杭城，被柳姨太“發現”。

　　柳姨太自然不知道英蘭的出現還有這麼多內幕，她傾身向前，“有什麼不對的？”

　　英蘭把陸愛素安排給自己的差使說了，“我去之前，五爺還給我打了電話了，沒道理事後再不聯繫我，五爺怎麼會不管我？我不相信！”

　　英蘭含淚抬頭，“就算是五爺覺得我沒本事，沒做好她交代的事，也會叫人查一查那天的一切吧？哪怕她派人滅了我的口呢”

　　柳姨太越聽心裏越慌，英蘭說的沒錯，如果陸愛素派英蘭殺艾陽，沒道理事後不追查結果，更沒道理不殺了英蘭滅口，反而由着她逃了出來，“你什麼意思？”

　　英蘭伏地大哭，“我覺得爺一定是出了意外了，太太，您一定要給爺報仇啊！”

　　柳姨太一腳把英蘭踹了出去，“你給我閉嘴！”

　　英蘭也不反抗，在地上打了個滾兒，“我以前的日子生不如死，遇到了爺，才知道這世上有真心待我的人，姨太若是不願意，我求姨太再給我把槍，容重言他們肯定不會料到我再回滬市的，我去殺了他們，就算是殺不了，我也要死在他們面前！”

　　柳姨太看着瘦成一把骨頭的英蘭，就憑她還殺人呢？估計都走不到容重言跟前，“帶她下去吧，先關起來。”

　　柳姨太能在陸士珍跟前得寵二十多年，就不是個簡單的人物，她想到之前洪門的人悄悄送來的消息，幾個女兒出現的地方，經證實大家看見的人，並不是真的陸愛素，而且，就如來人所說的那樣，“陸愛素”這陣子的花銷，又是從哪裡來的？

　　柳姨太不敢往下想，但又不得不逼着自己去想，別人可能拿女兒沒辦法，但容重言可不一定了，他在蕪州能逼走東洋人，那魄力跟手腕，神不知鬼不覺的殺了女兒，完全可以做到的。

　　顧勵行收到柳姨太的電話，大喜過望，為怕電話里說不清楚，他乾脆裝作帶着新包的情人出去遊玩，實則去見了在西湖別院的柳姨太。

　　柳姨太已經把西湖別院的人關了半年了，被反覆提審過多次，人都快瘋了，顧勵行也沒在他們身上費事，大概問了問，“這些人說的都是真話，可能在太太看來，沒有人可以從防衛重重的別院里，把令嬡給擄了去，所以她一定是自己悄悄出門，然後被害的。”

　　“難道不是？”柳姨太道，“我叫人把整個別院掘地三尺，連西湖都叫人下去過幾遍了，”來別院殺人？她讓人帶着獵犬在別院里搜過一遍，連一滴血都沒有找到。

　　顧勵行一笑，“太太常年在杭城陪在大帥身邊，外頭的奇聞逸事想來聽的少，我給太太講一個吧。”

　　等柳姨太聽完顧勵行講完那位在滬市處處與他做對的高人，已經把嘴唇都咬破了，“居然一夜之間，將你們洪門十六鋪分堂的骨幹全部擄走？至今下落不明？”

　　顧勵行點點頭，“所以，這西湖別院對她來說，其實也不過一處空院子，她過來帶走令嬡，並不是什麼難事，而且，我估計令嬡已經遭遇不測了，那樣行動如風的人，不會拖個大活人在身邊，一帶好幾個月的。”

　　“按道上兒綁票的規矩，也沒有將人養了幾個月，一直不送消息過來的。”

　　柳姨太握緊拳頭，“你口裡的高人，是容家養的？”

　　顧勵行摸摸鼻子，“這個我沒有確切的證據，當初尹指揮使遇害的時候，我曾試圖救他，而藏在暗中的殺手打碎的膝蓋，之後卻連兇器都沒有找到，我傷后整個洪門都在追查，同樣的一點兒消息都沒有。”

　　顧勵行從何林手中拿過一摞信紙，“太太，我養傷的時候，那近一年在那位手裡吃過的虧都羅列了出來，可寫完我才發現，最終通過這些事受益的，就是容重言。”

　　柳姨太原先是耐着性子去看顧勵行的這些東西的，她覺得顧勵行未必沒有借刀殺人的打算，但看完之後，她愣住了，她是戲班子里長大的，能人異士見過也聽過，但像顧勵行口裡這位高人，還真是超出了她的想像，“你這些都是真的？不會是看中了我們大帥手裡的槍吧？”

　　顧勵行坦然的點頭，“陸大帥是江南王，顧某自然希望能附翼其後，為大帥盡犬馬之力。”

　　柳姨太看着顧勵行，“顧老闆說的是真心話？”

　　顧勵行再次肯定的點頭，一臉的堅定，“太太肯見我，想來對我的事已經打聽清楚了，那些家事我也不想再提了，咱們就說滬市的局勢，太太不覺得滬市應該有大帥自己的人馬嗎？”不然陸士珍也不會派陸愛素過去了。

　　他聲音低了下去，“太太也應該有自己的人手才對。”

　　柳姨太定定的看着顧勵行，眼淚又落了下來，顧勵行真的是說中了自己的痛處，男人是永遠不覺得自己老的，雖然她一直是陸帥府的第一人，但這些年陸士珍身邊的年輕姑娘就沒斷過，以前她還有陸愛素互相依靠，現在她有什麼？

　　只剩下一天天老去的容顏跟身體，她以後拿什麼保住在陸家的地位？拿什麼為女兒報仇？“顧老闆說的是，以後我還得仰仗顧老闆了。”

　　顧勵行一笑，“勵行還要太太多多關照呢，”他又從何林手裡拿出一隻匣子，“我知道太太是個清心寡慾的雅人，不愛那些世俗之物，這裡是我無意中搜羅到的兩宋時的名畫，您也知道，我們洪門都是武人，留着這些書啊畫啊的也是白糟蹋了，太太閑了，幫着給賞鑒賞鑒。”

　　艾陽聽說顧勵行被陸士珍任命為華商稅務總監察的時候，差點兒沒驚掉下巴，“什麼時候洪門還納過稅？洪門混的不是法租界嗎？為什麼要監察華商？”

　　華商，容重言可不就是華商？“他什麼時候攀上陸士珍的？”這位真是打不死的小強啊！

　　容重言笑了笑，“就前幾天，他去了杭城，見到了柳姨太，是咱們大意了。”

　　艾陽走過去抱住容重言的身，“什麼大意不大意的，他一個大活人，誰還能成天盯着他？不過他見柳姨太，應該是跟陸愛素的死有關了，看來之前咱們用假陸愛素晃柳姨太的眼，這法子失效了。”

　　容重言回身抱住艾陽，“以後你出入要小心一點，柳姨太只有陸愛素一個女兒，現在她死了，柳姨太是肯定要給她報仇的，顧勵行去了杭城，這筆賬肯定都算到咱們頭上了。”

　　艾陽嘻嘻一笑，“本來就是我做的，算到我頭上證明他們不傻，但就算算到我頭上又能把我怎麼樣呢？動我就是找死，倒是你，還得看緊容氏，我覺得顧勵行這次也算是達到目的，成了有頭有臉的人物，直接要你命的事應該不會辦了，他只會仗着自己那個什麼‘監察’的帽子，來找你麻煩。”

　　顧勵行來“監察”，他也得懂啊，突然多出個新衙門，手下得有人吧？哪位華商願意頭上多這麼一號人物？這頭上的菩薩越多，要出的供奉越多，“你放心吧，我心裏有數。”

　　為了表示對陸大帥的支持，柏廣立也不吝嗇，不但立馬讓華界政府給顧勵行騰出了辦公室，還給了他全套的辦公人員，甚至還為他辦了一場晚宴，將這位新任的顧監察隆重的介紹給了大家，給足了顧勵行面子。

　　不過面子有了，任務也旋即布置下來，柏廣立要顧勵行帶着自己的人手，在十日之內，將華界的稅收查清楚，有什麼問題直接報到他那裡去，他的理由給的也是鏗鏘有力：

　　我知道關市長是北平政府派下來的，但底下人對他這些年的作為頗有怨言，尤其是稅務局這一塊兒，是他小舅子管着的，你只管放心大膽的去查，查出什麼問題只管來找我，有我柏廣立在，絕不會叫你為難！

　　顧勵行傻眼了，他當這個“監察”的目的，是針對容重言的，但柏廣立直接把他當槍，用來對付關耀宜了，可這話是柏廣立當面說出來了，他說自己不行？

　　說柏廣立是在利用他？

　　作者有話要說：　　對不住大家了，真的是單位太忙，又亂，出了好多刷三觀的事。

　　真的是身心俱疲，我現在要慢慢恢復自己的狀態，不能因為那些跟自己沒關係的事亂了自己的心志。

　　更新會慢慢趕上的。

　　這些天的事，我考慮下將來寫在別的文里。

　　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這句話太對了。

　　而且吧，慫人呢，被人欺負着，還給自己的軟弱百般找理由，給自己的貼上善良的標籤。

# 第112章

　　看着把酒杯遞到自己跟前的容重言, 顧勵行突然有一種搬了石頭砸自己腳的感覺。

　　艾陽把對顧勵行的不屑直接掛在了臉了，“我也敬顧老闆一杯吧，這麼多年，顧老闆終於得償所願了, ”

　　她壓低聲音, “以前你想借重言的力量往上爬, 現在呢，是借了陸大帥姨太太的力量，嘖，顧勵行, 你說如果不靠別人，你能做成什麼事？”

　　“啪，”顧勵行手中的酒杯碎了，玻璃渣子扎到了他的手指，鮮血登時滴了下來。

　　艾陽嚇的往後一退, “顧監察，你這是做什麼？對我跟重言有什麼不滿嗎？我們只是想給你敬杯酒，賀你高升啊！”

　　剛才埋汰顧勵行的話，艾陽說的上特別小聲, 用風將它們定點送到了顧勵行耳中, 周圍再無一人聽到了，柏廣立目光掃來，“這是怎麼了？李中校是我們松滬軍的人，這當兵的人, 向來性子直，有什麼說什麼，顧監察還請多擔待擔待。”

　　顧勵行氣的吐血，面上還得強做微笑，“這事怨我了，嚇着李小姐了，說起來我跟李小姐認識也不是一日兩日了，好久沒見了，大家敘舊，一時忘形。”

　　艾陽撇撇嘴，“顧監察可真會開玩笑，我跟你要是真的敘起舊來，就怕你受不住啊！”

　　顧勵行面上一滯，旋即哈哈大笑，“是嗎？那我可真得跟你好好敘敘了，顧某自問在這滬上，還沒有遇到讓我‘受不住’的女人。”

　　這是公然在占艾陽的便宜，容重言神情一冷，“顧監察如果想敘舊，咱們好像更有得敘。”

　　顧勵行挑眉，“容董放心，顧某覥為稅務監察，以後跟你打交道的時候會有很多。”

　　容重言回了顧勵行一個冷笑，“是嗎？那容某恭候顧監察的大駕了。”

　　“好想再把他的腿打斷，”艾陽挽着容重言出了宴會廳，“真是拿着雞毛當令箭，裝欽差大臣來了。”

　　容重言接過艾陽手裡的酒杯放到一邊，“走吧，咱們出去透透氣，什麼欽差不欽差的，拿着尚方寶劍就是欽差了？他能盯的，也就是容家在華界的那些生意。”

　　艾陽對容氏的生意現在已經有了大概的了解，“華界那邊也有容家不少生意啊，我知道容氏做生意從來都是最講規矩的，但如果有人雞蛋里挑骨頭”

　　容重言不想艾陽為這個煩心，“那也等他先學會怎麼看賬吧，這不，柏司令把關耀宜的小舅子余良言丟給他了，這第一仗要是拿不下來，華商稅務監察，他就先掛個名算了。”

　　關耀宜跟尹洋一直暗通款曲，有尹洋這個大靠山，他這些年的市長做的也是順風順水的，尹洋倒了之後，北平那邊沒人願意到滬市來做市長，關耀宜脫不了身，家小又都在滬市，舍不得真的辭官，只能一直這麼戰戰兢兢的當著他的滬市市長，他現在把自己當成松滬軍派出來的市長，而不是北平政府任命的，积極配合著柏廣立的各項舉措。

　　饒是他如此的小心翼翼，可懸在頭上的刀還是要落下來了，關耀宜看着春風得意的顧勵行，他是滬市市長是沒錯，但華界在滬市的面積有限，顧勵行的洪門又獨霸法租界，他們之前連點兒官匪勾結的香火情都沒有，現在顧勵行想在柏廣立跟前揚名立萬，拿他小舅子開刀，是必然的事。

　　想到每年從華商那邊收到的錢，關耀宜整顆心都要碎了，宴會廳里一張張笑臉，彷彿都在笑他馬上要囊中空空，關耀宜暗中咬牙，斷人財路無異殺人父母，出錢？還不如要了他的命！

　　余良言今天也來了，他不過是華界的稅務局局長，卻跟柏廣立沒少打交道，當年柏廣立只是尹洋手下的將官的時候，為著軍餉的事，沒少跟他打秋風，他最喜歡的就是，這些丘八們為了幾塊大洋，沖他低聲下氣的樣子了。

　　余良言有自知之明，就算是他現在跪在柏廣立跟前，那傢伙也是不會放過他的了，既然是這樣，那他也沒有什麼可以顧慮的了，大家就是你死我活。

　　“姐夫，我都沒慌呢，你慌什麼呀？”余良言沒把這個事當事兒，“這世上啊，就沒有無縫的蛋，姓顧的是洪門老大，不是南方那些革命黨，柏廣立把他派過來，就是把老鼠扔進了米缸里，你真以為他能辦成大事？”

　　關耀宜心中一動，“你已經有對付他的辦法了？”

　　余良言沖關耀宜眨眨眼，“我跟豐城梁家多少有些交情，聽見了點兒傳聞，”

　　他附在關耀宜小聲嘀咕了幾句，見關耀宜一臉的不可置信，肯定的沖他點點頭，“我特意叫人去查了，千真萬確，安梅清當晚就從梁家跑回娘家了，後來就出國了，要是沒這事，兒媳婦跑了，梁家連聲都不敢出？”

　　有這事又如何？這算什麼大事？民不告官不究的，這種把柄能拿住顧勵行？關耀宜不滿的瞪了余良言一眼，“這都什麼時候了，你還凈想些亂七八糟的，有用嗎？”

　　余良言是靠着姐夫起家的，這些年早被罵皮了，“當然管用啊，你沒瞧見我今天帶來的女人？”

　　到這兒來一般都帶着夫人太太的，余良言老婆死了之後沒再娶，成天走馬燈一樣的換女朋友，關耀宜太太不管，他才懶得理睬小舅子的事呢，“我看她做什麼？”

　　余良言小眼睛飛速的又眨巴起來，“那是我專門給咱們顧監察準備的！”

　　“什麼意思？送女人？”關耀宜沒覺得余良言帶來的女人格外漂亮，要是大美女，他怎麼著也會多看兩眼，“你也挑個好的，再說了，你帶來的女朋友，轉手送給顧勵行，你這是送禮呢，還是打臉呢？”

　　余良言沒指望姐夫能看出來什麼，“我挑的這個女學生，跟安梅清一模一樣！”

　　關耀宜訝然的四下逡巡，“人呢？”他看看究竟長的有多一樣，“你姐呢？”

　　余太太正帶着陳婉清跟各家太太們應酬，“這是我娘家侄女，中學畢業了，我叫人把她接到身邊來了，實話說，我娘家那小地方，把人都關傻了，帶她出來也長長見識。”

　　陳婉清略帶羞澀的站在余夫人身邊，但余良言跟她講過，安梅清是滬上第一名媛，走到哪裡都不怯場的，所以她就算是心虛，也不能在任何人跟前露怯，要表現的像一個真正的大家閨秀，天生就該出現在這個場合，比宴會廳里任何一位閨秀都要坦然。

　　陳婉清就是滬市本地人，被余良言在學校找到，連這個名字都是另取的，她的家人收了不菲的謝資，而她，就像個貨物一樣，被賣給了余良言。

　　現在，陳婉清含笑站在余夫人身邊，餘光卻在追隨着那個她要接近的男人，微黑的膚色，長眉挺鼻薄唇，就算是一直笑着，可陳婉清也覺得他的笑像一張皮一樣貼在臉上，看不出一點兒的真心。

　　洪門的顧老闆，自幼長在滬市的陳婉清自然是聽說過的，但真的親眼見到了，陳婉清覺得他不像個江湖大亨，也不像那些官員，跟柏廣立身邊的軍人也不一樣，他像只鷹隼，而這場中人，都是他的獵物。

　　尤其是，容重言身邊的那個女人。

　　陳婉清覺得余良言未必猜對了顧勵行的心思，但這跟她有什麼關係呢？

　　她看着宴會廳里錦衣華裳的夫人太太，輕輕捏了捏手彎上的流蘇披肩，如果不是余良言覺得她有用，她怎麼能過上這樣的日子？

　　被余家養着，每天被余良言淫/邪的目光上下打量，真不如直接跟了顧勵行，她可是在小報上看過許多顧勵行為了那些情婦一擲千金的花邊新聞，她也不要多，只要能讓顧勵行繼續供她讀書，將來再掙到一筆保證自己餘生的錢就可以了。

　　艾陽沒想到柏廣彬一把年紀了居然會隻身闖到市政府來，而且還是為了跟顧勵行打架！

　　看着拿槍指着顧勵行的柏廣彬，艾陽一把扭住他的手臂，把他的槍給奪了過來，“你干什麼？瘋了？”

　　柏廣彬盛怒之下，子彈已經上膛，就算自問已經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顧勵行還是驚出了一身冷汗，一點兒都不敢火上燒油，“李小姐你來的正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哪裡招惹了柏校長了？”

　　艾陽把槍放好，才冷冷的看着顧勵行，“廣彬從來不是不講理的人，說起來大家認識的時間也不短了，如果不是顧監察做了惹怒他的事，他是斷然不會跟你一決高低的，”

　　她拉了一把柏廣彬，“走吧，給顧監察點兒時間讓他慢慢想，想起來了，應該以就會過來給你道歉了。”

　　柏廣彬不想走，但艾陽的手跟鐵鉗一樣，看着是拉他，實際上他連反抗的力氣都沒有，直接被“拖”出了出去。

　　感覺到胳膊上的力道一輕，柏廣彬立馬甩開艾陽的手，揉着被她掐的生疼的手臂，“你干什麼？胳膊都要斷了，你幹嘛攔着我？我要殺了他！”

　　艾陽真想給柏廣彬一腳，要不是她眼尖，去學校的路上看到柏廣彬把車開的殺氣騰騰的，趕緊追了過來，今天柏廣彬非要闖大禍不可，“你先跟我說說，什麼事讓柏校長闖到市政/府來行兇？怎麼？你覺得你的命賤的跟顧勵行的一樣？”

　　被艾陽一攔，柏廣彬人已經冷靜了許多，他沒好氣的踢了一腳市政府門前的梧桐樹，“反正是有事，就算是一命換一命，我也得把姓顧的給了結了！”

　　“大不了我再回前線，殺敵立功去，”給顧勵行抵命，當他柏家是假的？

　　好吧，你們都是牛人，法律什麼的可以公然無視，“你覺得柏司令會不會給你這個機會？他的親弟弟仗勢欺人，闖進政/府機關公然殺人，就全國的輿論壓力，他都得讓你償命！”

　　柏廣彬哪有心情聽艾陽的說教，抬腿就要往自己車那兒去，“我這不是沒殺他嘛，什麼輿不輿論的，根本不存在，我走了，回學校去！”

　　艾陽直接伸手摁住車門，“你還沒跟我說到底怎麼回事呢，別以為我不知道你，現在我看到你了，你走了，將來跟顧勵行繼續玩是不是？”

　　見柏廣彬咬牙不說話，艾陽失笑，“我以前說叫你保證像對你媽那樣聽我的話，但我真不是你媽，沒必要事事管着你，替你操心，你真的不說，那我也不費神問你了，我直接把你帶到司令部去，讓柏司令問你總行了吧？反正你今天的所做所為，已經嚴重違反軍紀了，交給他軍法還是家法，他自己安排。”

　　“誒，別，”交給他哥，他還是得脫層皮啊，“我也就一時氣憤，跑過來了，沒事了，你放心，我以後再不會找顧勵行了，我發誓。”

　　“男人的嘴，騙人的鬼，你覺得我會相信你？這樣吧，我把你送司令部去，你跟司令保證去吧，”艾陽才不信柏廣彬呢，她伸手又要拉柏廣彬。

　　柏廣彬立馬躲到一邊，被艾陽給抓住，他想不去都不行，“別別別，真的不能去見我哥，我不跟你說，是怕你又罵我，你不是不喜歡聽我提梅清姐嘛，我一說她，你就生氣。”

　　這話說的，不知道的還以為她是他女朋友呢，艾陽拉開車門，“走吧，咱們路上說，這事跟安小姐還有關係？”

　　等聽完柏廣彬的話，艾陽恨不得照着後腦勺給柏廣彬一巴掌，“別人說長的像你就相信了？就跑來殺人？你見過那姓陳的沒？”還玩起替身梗了，這顧勵行還真是會的挺多。

　　柏廣彬道，“那女的我見過一次，看她挽着顧勵行，我也沒在意，我是沒看出來哪裡像梅清姐了，不然我能發現不了？可是外頭都這麼傳，說是那女人是關市長的什麼親戚，馬上就要成顧勵行的未婚妻了。”

　　顧勵行從柏廣立那兒接的任務就是拿下關家，結果跟關家的親戚搞到一處去了？這麼一說，艾陽倒真有些相信陳婉清跟安梅清長的相像了，不然關家也不會弄這麼個女人出來，“你覺得不像，那是因為你太了解安小姐了，所以才能看出兩人的不同，但對那些不熟悉安小姐的人來說，沒準兒就有幾分像呢！”

　　柏廣彬剛覺得自己衝動了，被艾陽這麼一說。心裏的火又上來了，“他要做什麼？找死？”

　　“就因為人家女朋友長的像安小姐，你就去殺人啊？天底下相像的人多不勝數，是不是只要有一個長的像安小姐的，你就不許人家結婚了，不然誰娶她，你就殺人丈夫？”

　　艾陽都想把柏廣彬從車裡踢出去了，“說不定這隻是關家給自己這位遠親造聲勢，添美名的雕蟲小技，你跑去又打又殺的，叫人怎麼想？我說柏廣彬，你就不能少長點兒肌肉，多長點腦子，做事之前，不替自己，替安小姐想一想，也不能這這麼衝動啊！”

　　柏廣彬半天才道，“可我怎麼覺得顧勵行就是不懷好意，如果那女人不是因為像梅清姐，他根本不會看上她？”

　　艾陽點點頭，“也有這種可能，你也知道的，這顧勵行江湖人嘛，羡慕有文化的也是很正常的，想娶個安小姐那樣的大家閨秀給自己貼個金，這種事難道外頭少嗎？那些洋學堂的女學生有多搶手你不知道？”

　　就連柏家，都想給柏廣彬找個女學生媳婦呢！

　　柏廣彬氣的直摁喇叭，“我說姓李的，你怎麼回事，你不是跟顧勵行有仇嗎？你老幫着他說話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幫他說話，他找什麼樣的女朋友，像誰，這都不是什麼大事，我只是在奇怪，他為什麼要跟關家走這麼近？”艾陽托着下巴，“關耀宜的小舅子坐在稅務局長的位置上，可沒少撈錢，顧勵行新官上任這頭把火，柏司令都給他指定了，要燒那個姓余的祭天，可是他在做什麼？”

　　柏廣彬這才回過味來，“着啊，他不聽我哥的話，他跟關耀宜混一起了？我告訴我哥去！”

　　“他本身就不是柏司令的人，你別忘了，人家那個華商稅務監察，是陸大帥任命的，不是柏司令！”艾陽撇撇嘴，“我說你呀，還是老實的呆在學校里，督促着學員們好好訓練吧，這飛機馬上要到滬市了，你準備到時候直接扔到機場上生鏽去？真那樣，重言先不放過你！”

　　柏廣彬不說話了，跟彭建志和艾陽一比，他這個校長真的像個挂名的，樣樣拿不出手，“你放心，那邊機場不也快完工了，到時候就要新機場試飛，咱們的學員哪個也不差。”

　　“說這話你不臉紅么？跟學員們一起上的課啊，你就不想自己也上機試試？”艾陽轉移柏廣彬的注意力，“我勸你啊，趁着機場沒完工，飛機沒運到，趕緊加強你的業務能力訓練，別到時候，學員在天上飛，你在地上跑，那才是精彩的很呢！”

　　艾陽領着柏廣彬走了，顧勵行徹底癱坐在沙發里，他到現在也沒有想通自己哪裡得罪柏廣彬了，還有艾陽，居然敢直接從柏廣彬手裡奪槍，想到那槍的保險已經拉開了，顧勵行後背的汗又起來了，她不是有膽，是根本不在乎他的性命啊，就算是走了火，他死了也是無所謂的。

　　顧勵行把煙頭狠狠的摁在煙灰缸里，這個女人，跟容重言一樣，根本沒有活着的必要！

　　因為顧勵行曾經對安梅清的行為，艾陽可不認為他看上陳婉清是無意之舉，甚至她還陰謀論到余良言弄出這麼位酷似安梅清的親戚出來，說不定也是聽說了安梅清的事。

　　想到這裏，艾陽給續貴生打了個電話，論起打聽消息，還是道兒上混的最快捷可靠。

　　拜託完續貴生，艾陽又去工部局找到了梁維華，一年不見，艾陽都有些認不出他來了，“梁少，你這是？”

　　這還是當初那個自我感覺良好的男人嗎？人瘦了許多，連鬢角都顯出霜色來，“你病了？”

　　從安梅清出國，梁維華就再沒跟容重言他們聯繫過，艾陽也是頭一次再見，但她的事，梁維華還是聽說過許多的，尤其是知道她成了飛行學校的教官，還被授予中校軍銜的時候，梁維華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沒有，我挺好的，李小姐找我有事？”梁維華輕咳一聲，呷了口面前的咖啡，“有事趕緊說吧，叫人看見了不太合適。”

　　艾陽不以為然的笑笑，“有什麼不合適的？容重言的女朋友私下見前夫？嘁，你們啊，也就能想到這些。”

　　她不理睬梁維華的尷尬，“我來就問你一件事，當初安小姐跟你回梁家，晚上遇到顧勵行的事，怎麼傳出去的？”

　　“啊？”梁維華手一抖，咖啡灑了一桌子，他狼狽的掏出手絹在西服上擦拭，“李小姐說什麼，我聽不懂。”

　　艾陽冷笑一聲，“別掩飾了，安小姐為什麼出國我是清楚的，當初你不還罵了我一頓嘛，但是我從來沒有告訴過除重言之外的任何人，可是余良言是怎麼知道的？”

　　“余良言？余局長？”梁維華真的愣住了，“我不知道啊”

　　“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余良言是怎麼知道的，但是你知道，你們梁家讓安小姐受委屈的事，已經傳出去了，對不對？”

　　艾陽真想把杯子直接扣在梁維華頭上，“梁維華，你還是不是男人？你想死黃浦江上沒蓋蓋兒，你何必要拖累安梅清？”

　　梁維華眼眶一下子就紅了，從安梅清走後，他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有對妻子的愧疚跟思念，也有對父親的怨恨，尤其是每次回家，都被父母責怪看不住媳婦，又被二嬸兒催逼着再娶一房，他簡直是生不如死，“我沒有，你也知道，梁家家大業大，下人又多，人多嘴雜的，難免就走漏了風聲。”

　　艾陽都要仰天大笑了，她站起身指着梁維華，“你還真是，安梅清是你老婆，你口口聲聲放在心上的愛人，居然可以任由下人傳出那樣的傳聞？”

　　艾陽抬抬手，最終還是放棄了，“算了，打你我都嫌髒了自己的手！”

# 第113章

　　離開咖啡廳, 艾陽直接接容重言下班去了，路上她把自己的猜想都跟容重言說了，畢竟顧勵行的事，容重言也必須有個防備才行。

　　聽完艾陽的話, 容重言撫額, 這都什麼跟什麼啊, “余良言也夠下作的，梁家也真是夠了，梁伯韜做生意還有幾下子，沒想到人品差成這樣, ”他不信余良言這條美人計，跟梁伯韜一點兒關係也沒有，但想到能為了攀附一個稅務局長，梁伯韜把兒媳都賣了，容重言還是不停搖頭, 替安梅清不值。

　　艾陽覺得容重言有時候傻的可愛，“梁伯韜能跟弟媳通/奸，還有什麼事是做不出來的？你呀，還是見得少。”

　　容重言無奈的瞪了艾陽一眼, 他才活多少年？她都活了多少年了？“我是在為梅清姐不值, 幸虧她當初下定決心一早離開梁家出國去了。”

　　“現在這狀況，姓梁的能把她賣了，顧勵行可是監察華商的，想捏死個梁伯韜, 還是不手到擒來？”艾陽撇撇嘴，“不過么，這一點倒也不是不能利用一下，梁伯韜喜歡巴結顧勵行，咱們就給添點兒柴。”

　　聽了艾陽的主意，容重言點點頭，“我這就叫俊生去辦，其實做生意，沒有幾個真的是乾淨的，尤其是現在，國不國家不家的，一會兒一個新政府，恨不得把稅收到十年後，偷一點兒漏一點兒，再正常不過了。”

　　把梁伯韜偷稅漏稅的把柄交到顧勵行手上，他能把梁家拆的只剩下骨頭，“你給安小姐寫封信，大概說下這裏的情況，我覺得她知道一下比較好。”

　　說完梁家的事，容重言又想起柳姨太那邊的最新消息。

　　知道了顧勵行跟柳姨太勾結之後，他又往杭城加派了人手，為的就是盯緊柳姨太的行動，不過卻又叫他的人發現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柳姨太那邊，估計一時半會兒想不起咱們來了。”

　　“為什麼？殺女之仇不報了？”艾陽有些奇怪。

　　“她懷孕了，外頭都傳說是陸愛素給她託夢，說是自己無辜而死，希望陸大師給她報仇，又擔心母親一人孤老，特意求了送子菩薩，給柳姨太送了個孩子，”容重言都說不下去了，“虧他們想的出來。”

　　艾陽算着時間，“這孩子不會是姓顧吧？你侄子？侄女？哈哈。”

　　容重言恨恨的瞪了艾陽一眼，“跟我有什麼關係？我爸媽只有我一個兒子，沒別人！”

　　那是承認是顧勵行的孩子了？艾陽又被刷三觀了，“嘖，顧勵行還真是，哦，這是愛情？”

　　愛情？容重言牙酸，“陸家十幾年沒有嬰啼了，柳姨太這一胎，金貴着呢！”

　　“但如果陸帥信了陸愛素託夢的事，自然也會聽柳姨太的話，為陸愛素報仇，”容重言握住艾陽的手，“顧勵行跟柳姨太，沒什麼可懼的，但陸帥，”堂堂江南王，如果認準了艾陽是他的殺女仇人，艾陽只有遠走異鄉這一條路了。

　　艾陽噗嗤一笑，“你呀，你忘了我是什麼人了？行了，我跟你請個假，這事兒交給我來解決，不過么，你也配合一下，”她歪頭想了想，“我正準備收拾顧勵行呢，這下，倒是省事了。”

　　梁家余家惹人厭，顧勵行收了陳婉清圖的是什麼也就不必再問了，這種噁心人玩意兒，她趁着這次把人給解決了算了。

　　容重言緊張的坐直身子，“你要干什麼？”

　　艾陽歪頭想了想，“不知道，我不是想着，柳姨太老蚌懷珠，這麼大的喜事兒，顧勵行做為孩子的父親，去看一看也是應該的嘛，相信柳姨太看到他去，一定會很幸福的。”

　　容重言知道艾陽想要做的，他是攔不住的，“你把顧勵行帶到杭城去？我能幫你什麼？”

　　有人打配合當然最好了，“這樣吧，你叫人在杭城以顧勵行的名義約好柳姨太，見面的地方就定在西湖別院，我想辦法把顧勵行偷出來，直接送到那邊去，至於後頭的事嘛，”

　　艾陽眨眨眼，“就看你的了。”小說里不是常寫怎麼引人捉\*奸嘛，相信憑容重言的聰明，可以做的很好的。

　　容重言瞬間領悟了艾陽的意思，“遵命，我這就讓下頭人安排，不過這事得慢慢來，杭城那邊不是咱們的地盤，而且之前又出了陸愛素的事，陸家上下的警戒比以前嚴的多，事不成沒關係，但你絕對不能有危險。”

　　“這是肯定的，皖西那邊不是才開始撤軍嘛，這陣子陸士珍也有得忙，咱們慢慢來，先叫顧勵行再風光幾天，這人站的越高，摔的才會更疼不是？”艾陽挑眉看着窗外的風景，“只是顧勵行如果倒了，洪門怎麼辦？其實我覺得他們也沒有什麼存在的必要了。”

　　皖西陸士珍跟北平政府的戰事初歇，柏廣立還沒準備好跟陸士珍圖窮匕見，所以艾陽也沒打算激化矛盾，在她個人看來，現在只是柏廣立高築牆廣積糧的時期，沒有充足的準備之前，跟陸士珍翻臉，都是在成全別家。

　　容重言對這種黑/幫也沒有多少好感，“嗯，到時候我會勸母親慢慢收縮幫里的生意跟人手的，其實那些人想謀個生計並不困難，沒必要非要走邪道。”

　　顧勵行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居然被塞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里，他努力喘氣，想大聲呼救，卻只聽見喉間的咯咯聲，沒等他觀察好所處的環境，就聽到頭頂上有人說到，“你老實一點兒吧，省得我再出手把你打暈，我這個人啊，出手沒輕沒重的，別哪一下沒敲好，把人給敲傻了，那可就麻煩了。”

　　原來是艾陽綁了他，車子顛了一下，顧勵行艱難的動了動身子，努力用膝蓋去撞車壁，想說能不能把他從後備箱里放出來，就聽艾陽又道，“別掙扎了，小心把你的骨頭又給撞折了。”

　　車裡的人是艾陽，顧勵行認命的閉上眼，他真的是太大意了，沒想到跟陳婉清看個電影，居然在自家的影院里被擄走了。

　　艾陽彷彿知道他在想什麼，“顧老闆放心吧，我們請你過來的時候，已經順便把陳小姐安置好了，外頭人只會知道，你又帶着最新的情人，出去遊玩了，現在秋高氣爽的，不正是游山玩水的好時候嘛！”

　　就在顧勵行被擄走的同時，小報記者已經發了一個陳婉清挽着“顧勵行”的照片，說是新上任的稅務監察顧某，帶着自己的女友，往杭城賞秋去了。

　　柳姨太沒想到這個時候，顧勵行還敢跟她聯繫，但想到自己懷的是他的種，柳姨太心裏生氣，還是早早的跟陸士珍報備了，說自己在城裡呆的心煩氣躁，想到西湖別院里住幾天，散散心。

　　年近四十的柳姨太有了身孕，最高興的就是陸士珍了，他都近六十的人了，近十幾年家裡的姨太太沒有一個再開懷的，現在柳姨太懷上了，說明什麼？說明他還很年輕。

　　所以陸士珍對這一胎格外的看重，柳姨太不過是想去西湖別院住幾天，又不是什麼難事，自然是滿口答應，還派了自己的警衛，把柳姨太安安穩穩的送到了西湖別院。

　　柳姨太人一到，立馬說人多看着心煩，把陸士珍派給她的人全都攆了回去，只留下自己貼身的幾個，還有西湖別院里原來的老人。

　　天上的圓月將湖面照出粼粼銀光，艾陽就如故事里的仙子踏波而行，美的讓人心折，又那麼的不真實，容重言緊緊的抓着車門把手，不敢發出一點兒聲音，生怕自己呼吸聲重了，驚的仙子御風而去，回到她原來的世界。

　　“你看什麼呢？嚇着啦？”艾陽跑到容重言跟前，沖他擺了擺手，“怎麼了？”

　　容重言輕咳一聲，長長的舒了口氣，“雖然你的本事我見過，但這麼仔細的看，還是頭一回，確實是有些，”

　　他轉過頭，“老覺得我要是眨眨眼，你就可能在我眼前消失了。”

　　艾陽噗嗤一笑，“放心吧，不會的，此間樂，不思蜀。”

　　那他得保證艾陽在他身邊能永遠快樂下去才行，容重言笑道，“也就你了，從湖上直接過去，任誰也不可能在這個位置設防。”

　　“所以呀，上次我抓走陸愛素，沒一個人知道，”艾陽過去拉開後備箱，把一早又被拍暈的顧勵行給拖了出來，“來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一個主意，你說這人要是傻了，是不是咱們後頭就省事的多了？”

　　傻了？容重言啞然道，“還真是，憑洪門的財力，養着前任幫主也不是件困難的事，就算是洪門不管他，”容重言看着被艾陽裝進麻袋裡的顧勵行，過去幫她把袋口給紮上了，“我這個當弟弟的，也願意看在母親的面子上，好吃好喝的供他一生。”

　　“那就成，”艾陽隨手拎起顧勵行，“剛才我已經踩好點兒了，我走了啊。”

　　柳姨太去了西湖別院，家裡一下子清靜了，大帥夫人權氏因為對柳姨太這一胎十分上心，乾脆就提議大家一起去城外的寺里上香，求菩薩保佑柳姨太平平安安誕下這一胎，並且一舉得男。

　　陸士珍對原配的賢惠還是很滿意的，這些年半個陸家都掌握在柳姨太手中，權夫人從來沒有抱怨過什麼，還兢兢業業的照顧家裡的一群孩子，而且還給他生下了所有兒子里最出息的兩個，陸士珍對她還是很尊重的。

　　聽說大帥跟夫人都要去寺里燒香，陸帥府上的所有人都行動起來，要跟着一起去。

　　但權夫人又說人去多了，再驚擾到菩薩，就帶了陸士珍在杭城的三子四子，讓他們負責陸帥的安全，陪着父親說話。

　　至於他們的妻子，還有陸士珍的另兩個最年輕的姨太太，權夫人則說叫她們過去也給菩薩好好燒燒香，像柳姨太一樣，給陸家多多開枝散恭弘=叶 恭弘。

　　一番吩咐下去，很快就安排的妥妥噹噹。

　　等上過香聽完經，再用過寺里的素齋，天已經不早了，陸士珍身邊的鐘姨太就提議大家一起到西湖別院去住一夜，她是陸士珍新收到府里才半年多的姨太太，從來沒去西湖別院住過，希望能藉著這次出來，欣賞欣賞西湖別院的景緻。

　　陸士珍現在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姨太太了，而且鍾姨太也說了，她今天拜了菩薩，要是趁着剛沐浴佛光，再去摸摸柳姨太的肚子，說不定也像柳姨太一樣，能給陸士珍生個兒子出來。

　　兒子誰會嫌多？尤其是對自己的身體空前自信的陸士珍，所以他大手一揮，不顧寺院跟西湖別院距離遙遠，準備帶着大家乾脆在西湖別院住上幾天，也算是偷得浮生幾日閑，帶着妻妾們享一享天倫之樂。

　　陸士珍的車剛在別院大門口停下，權夫人沖前頭司機道，“別摁喇叭，你悄悄過去叫人把門開開，咱們安安靜靜的進去。”

　　“這會兒柳妹妹估計已經睡了，她才懷孕沒多久，正害喜呢，咱們大張旗鼓的進去，說不得又驚着她了，等進去了，我們先安置了，明天再跟柳妹妹打招呼，大帥您過去看看柳妹妹，這幾日沒見面，柳妹妹看見您突然跑來看她，肯定會喜出望外的。”

　　陸士珍直誇妻子體貼，叫司機過去交代了後頭幾輛車都跟着他的車安靜的進去，誰也不許出聲擾了柳姨太睡覺，倒是坐在另一輛車裡的鐘姨太一臉的不滿，“呸，一個老女人，還不定能不能生出來呢，就嬌的不知道她是誰了。”

　　同來的馬姨太抿嘴一笑，“等鍾妹妹有了喜訊，也跟柳姐姐一樣的，我可是聽說了，大帥把常熟那邊上千畝的水田，送給柳姨太了，柳姨太還嫌管着費事，說要桑園呢，還說要開絲廠，嘖，這陸家，馬上就要成柳姨太的了。”

　　鍾姨太嫉妒的兩眼發紅，柳姨太能生，她才十七，那不是更容易才對？等她懷了孕，也要照着柳姨太的規矩，陸士珍給柳姨太什麼，也要給她什麼才行。

　　“那邊樓上都安排好了，你們跟着大帥和我都奔波了一天了，趕緊都歇着去吧，”權夫人看着陸三跟陸四，“天黑，扶好你們媳婦。”

　　她看了一眼緊緊挨着陸士珍的鐘姨太，“鍾妹妹也歇着去吧，大帥要去看柳姨太呢。”

　　鍾姨太一擰腰，“我也好久沒見柳姐姐了，去給她問個好，來的時候大帥可是答應我了，叫我摸摸柳姐姐的肚子呢，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柳姨太懷着身孕又不能伺候陸士珍，這一年對鍾姨太可太重要了，她一天都不能放過。

　　馬姨太也過去扶住陸士珍，“我也陪大帥去吧，柳姐姐那人講規矩的很，明天知道我來了沒過去問好就直接睡下了，萬一發火再動了胎氣，不成了我的罪過了？大帥，我陪您跟鍾妹妹一起去吧。”

　　權夫人看着兩條水蛇一樣的女人，冷冷一笑，“既是這樣，你們就把大帥服侍好了，見到柳妹妹代我問個好，我累了，有話明天見了面再說。”

　　權夫人走了，陸士珍被兩個愛妾一邊一個挎着胳膊，笑呵呵的往柳姨太獨居的小樓去，柳姨太能懷上，身邊這兩個風華正茂的小美人兒也一定能行，等一會兒看過了柳姨太，他可得好好跟愛妾們研究研究生子之術。

　　鍾姨太扶着陸士珍一邊上樓，一邊嬌笑道，“這柳姐姐睡的也太死了，咱們這麼大群人過來，她居然連醒都沒醒。”

　　馬姨太也有些奇怪，“柳媽呢？還有春紅跟夏青，怎麼一個出來迎迎的都沒有？柳姐姐有了身孕，身邊的人更得上心才對啊，這萬一柳姐姐有個什麼吩咐，連人都喊不到身邊怎麼成？”

　　陸士珍也沉了臉，柳姨太是他最喜歡的姨太太，現在還懷着他的兒子，這些人居然敢慢待她？

　　“小柳兒，小柳兒，”陸士珍走到柳姨太的卧房門口，輕輕敲了敲門，屋裡卻沒有一點兒迴音。

　　鍾姨太上前直接擰開柳姨太的房門，“柳姐姐，你在嗎？大帥看你來了。”

　　門一開，一陣靡香撲面而來，屋裡只開着壁燈，昏暗的燈光讓陸士珍有些費神，“人呢？睡着了？”

　　馬姨太已經覺出不對來了，她強壓呯呯的心跳，“是啊，是不是在裡頭睡着了，這懷孕的人，貪睡很正常的，”她順手摁開開關，屋子里一下子亮堂起來，“柳姐姐，柳姐姐你沒事吧？”

　　“大，大帥，那是什麼？”鍾姨太眼尖，已經看到了沙發處的男式皮鞭，“那是誰的鞋？”

　　“那邊，”鍾姨太一把抓住陸大帥的胳膊，“大帥，你看那邊，”窗戶是半開的，窗台上還掛着條男人的褲子。

　　陸士珍哪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從腰裡一把掏出佩槍，大步向卧室走去，就見正中的大床上輕紗低掩，一對男女並頭而睡，鍾姨太又是一聲尖叫，“這不是那個顧，顧，”

　　“顧勵行，洪門的那個顧老闆，”因為顧勵行長的太英俊，柳姨太把他引薦給陸士珍的時候，家裡年輕的姨太太們都想辦法偷偷看過他，每個見過他的人，只要想到自己年紀輕輕要守着個老頭子渡過餘生，就沒有不神傷的。

　　可現在，她們眼裡長的又俊，又有本事的男人，就睡在柳姨太這個老女人身邊！

　　陸士珍已經拉開保險，直接一槍打向還在兀自“酣睡”的顧勵行，而躲在窗外隨時監視着屋內的艾陽輕輕抬手，掌風過去，子彈射偏，顧勵行“啊”的一聲，巨痛之下，從昏迷中醒來，“誰，救命！”

　　沒等他看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人已經疼暈了過去。

　　陸三跟陸四還沒睡呢，聽見槍響，迅速從房裡跑了出來，“怎麼回事？”

　　他們循着槍聲衝到柳姨太的卧室時，就見柳姨太正蜷在地上，痛苦的抱着肚子，而她的身邊，則躺着一個渾身是血的男人！

　　都不用問發生了什麼，陸三跟陸四爭先恐后的奔向陸士珍，“父親，您沒事吧？”

　　陸士珍疲憊的揮揮手，“多大點兒事，用得着嚇成這樣？”

　　他沒想到自己寵愛了二十多年的女人，居然會背着他偷人，而且偷的還是他剛剛委以重任的顧勵行，“你叫人過來，把姓顧的給我看住了，我要親自審！”

　　見柳姨太試圖從地上爬起來，鍾姨太眼疾腿快，一腳踹了過去，“你干什麼？還想替你這個奸/夫求情？柳姨太，我要是你，一頭扎進這湖裡去了，你還有臉替他求情？你對得起你女兒嗎？她可在天上看着你呢！”

　　馬姨太驚恐的瞪大眼，“五小姐，柳姨太可是說她的孩子是五小姐託夢送的，”她的目光落在中槍之後又昏過去的顧勵行身上，“這孩子難道”

　　陸四差點兒沒笑出聲來，他爹都快六十的人了，還能搞大女人的肚子？這孩子還用問嘛，肯定是顧勵行的，“顧老闆的風流我在杭城也是聽說過的，昨天還看小報上說，他帶着滬市市長家的千金小姐，來杭城玩來了，嘖，”

　　陸三悄聲補刀，“玩到咱們別院里來了。”

　　柳姨太已經是滿眼絕望，她是被人打暈的，一直到槍響才被驚醒，可醒來卻發現顧勵行就在身邊，而陸士珍正拿槍指着她，“大帥，您聽我解釋，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啊，我是被人打暈的，不信您叫大夫來給我看看，看看我的頭，我現在還頭疼呢，至於顧勵行，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在這兒啊，我發誓，我拿愛素來發誓，我真的沒有做過對不起您的事，您一定要相信我，是有人害我的，真的，是她們，”

　　柳姨太抬頭正看見扶着丫頭進來的權夫人，“是她，一定是她害我的，她嫉妒我又懷孕了，怕我生個兒子出來。”

　　權夫人輕嘆一聲，“柳妹妹你懷着孕呢，別在地上坐着，傷了身子就不好了，你說叫大夫來給你看看，放心，咱們別院里就有大夫，但你說我要害你，這話就可笑的很了，不論是誰生的，我是大帥的原配夫人，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為什麼要害你？”

　　她側身讓下人們進來，“快把這個人抬下去，叫咱們的大夫給他先看看，這人只要活着，還怕問不出真相來？”

　　權夫人走到陸士珍身邊，扶住他的胳膊，“您也彆氣了，柳妹妹服侍您多少年了，何曾出過這樣的事？興許就是別人陷害的，她懷着孩子呢，萬一誤會了，傷的可是咱們陸家的骨肉。”

　　陸家的骨肉他又不缺，只要想到來時看到床上睡着的兩個人，陸士珍就絕不會再要柳姨太了，他冷哼一聲，“人家都把你罵成那樣了，你還替她說話，你這個人最會濫好心。”

　　鍾姨太深深的看了權夫人一眼，今天又是出城燒香，又是到西湖別院來看柳姨太，可全是權夫人的主意，結果，她還落個好心人的名聲，這手段真是太高了，不過這跟她也沒有多少關係，柳姨太倒了，她們這些小的才有出頭之日，“是呀，大帥，咱不跟這些沒良心的計較了，把人交給夫人跟三爺四爺處置吧，我陪您歇着去。”

# 第114章

　　顧勵行再次醒來, 看到的卻是一片白色，他抿了抿乾澀的嘴唇，“這是哪裡？”

　　陳婉清聽到動靜，強睜着哭的紅腫的眼睛, “這裡是醫院, 你昨天才做了手術, 子彈已經取出來了。”

　　顧勵行看着陳婉清，突然覺得她原來也沒有那麼像安梅清，都這個時候了，他居然在想這個, 顧勵行也被自己的想法嚇了跳，他扯了扯唇角，“嚇壞了吧？是容重言把我送到這兒來的？”

　　陳婉清不知道為什麼這事跟容重言會有關係？“我不知道，”

　　陳婉清說著就哭了起來，“我什麼也不知道, 那天你被人抓走了，我也被關起來了，後來，就被送到這兒來了, 當時你中了槍, 正在做手術，送我來的人叫我在這兒照顧你，不然就把我賣了”

　　陳婉清看着顧勵行，“我想回家, 讓我回家吧！”她一點兒也不想跟着顧勵行了，太可怕了。

　　身上的傷太疼了，顧勵行做不出譏諷的表情，“水，”

　　陳婉清搖搖頭，“大夫說了，你現在不能喝水。”

　　“你去叫外頭看着我的人，我有話說，至於你能不能走，你去求容重言吧。”

　　“勵行失蹤了？怎麼回事？”續夫人驚訝的看着何林，“報上不是說他帶着那個陳什麼，去了杭城嗎？”

　　何林都不敢抬頭看續夫人，“今天松滬軍的人來砸了我們洪門所有的賭場，說是奉大帥之命，要查封洪門底下所有的產業，”

　　何林自問在法租界也是位“爺”了，但卻沒想到遇到那些持槍的丘八，什麼膽子都沒有了，想想自己都覺得臉紅。

　　續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咱們是在法租界！”松滬軍可以進來？

　　何林尷尬的張張嘴，“法蘭西大使那邊批了，說剛好可以肅清租界的風氣。”

　　續夫人一掌拍在桌上，“肅清風氣？這些年那些外國人從咱們洪門拿走了多少？”

　　她擺擺手，“封就封了，現在最要緊的，就是找到勵行，不然洪門就群龍無首，還有，如果三天之後還沒有找到勵行，你去跟顧千山報一聲，讓他想辦法。”

　　沒得兒子都丟了，還成天只顧着抽大煙的！

　　艾陽聽說顧勵行醒了，施施然過來見他，“顧老闆，感覺怎麼樣呀？”

　　顧勵行冷笑一聲，“好的很，等顧某傷好了，一定會報李小姐救命之恩。”

　　“你要報我的恩還多着呢，顧老闆可能不知道，現在陸大帥在全城通緝你，而且洪門所有的生意，都被封了，顧大老闆也親自出馬，到處找你呢，”艾陽閑閑的在椅子上坐了，“恐怕這一生，你都得躲着過了。”

　　顧勵行猛然起身，結果扯痛了胸前的傷口，疼的他直抽氣，“你，你是故意的。”

　　艾陽失笑，“你這不是廢話么，我當然是故意的，我把你從滬市捆到杭城，扔到了柳姨太的床上，又把你從陸家的手裡劫出來，給你治傷，你當我是心血來潮啊？”

　　“你到底想做什麼？容重言呢？叫他來見我！”

　　艾陽搖搖頭，“這事跟容重言沒有任何關係，是我，不過你放心，我是不會置你於死地的，我會把你藏起來，好好養着你，”

　　艾陽看着縮在一旁面色青白的陳婉清，“反正你也是你家裡賣給余良言的，以後就在這兒好好陪着顧老闆吧，有他一口乾的，就少不了你一口稀的，怎麼樣？”

　　陳婉清拚命搖頭，“不，我不願意，我要回家！”她才十幾歲，為什麼要跟顧勵行困在一起？這個艾陽她是認識的，跟容重言是滬上如今最出名的一對情侶，她才不信這事跟容重言沒有關係呢！

　　艾陽一臉戲謔的看着顧勵行，自顧勵行得了陳婉清，也是心肝寶貝一樣待着，結果呢，“那好吧，但滬市你是不能再呆了，”

　　不能呆在滬市，陳婉清小心翼翼的看着艾陽，“我能不能出國留學？”

　　“可以啊，但是我不會給你出學費跟生活費，”艾陽點點頭，“我這就叫人給你買船票，先把你送到港城，在那裡給你弄個新的身份，送你出國去，當然，你過兩年想回來了也可以，但你要想好了，能不能應付得了洪門，畢竟在外界的眼裡，顧勵行是跟你一起失蹤的。”

　　“可我聽說國外花銷很大，”只出一張船票，她到了國外怎麼生活啊，這幾天她把身上的金錶跟首飾都緊緊的貼身藏了，但只靠這些，她怎麼能在異國他鄉活下去？

　　陳婉清試探道，“我要是跟你說是你綁了顧老闆呢？”

　　艾陽歪頭看着陳婉清，“你覺得有人會信？還是覺得我能叫顧勵行活到他們找到人的那一天？包括你，在你開口之前，就會是個死人，不信的話，我現在就放你出去，你盡可以試一試。”

　　陳婉清不說話了，她才十幾歲，年輕漂亮，還讀過中學，如果到了國外，興許還有更好的前程，她不敢試，也舍不得試，“我，我沒有錢啊！”

　　艾陽一笑，“陳小姐，做人要求不要太高，如果不是我心腸軟，到了杭城就直接把你扔進西湖餵魚去了，你嫌國外消費高開支大，也沒問題，我找個人把你往西北的山溝里一賣，那種地方，保你一輩子連一塊大洋都用不完，怎麼樣？”

　　陳婉清驚恐的瞪大眼，“李小姐，你，”

　　艾陽懶得再跟陳婉清費口舌，一個女人不想靠自己，光想靠別人，可她憑什麼給陳婉清靠？就憑她用酷似安梅清的臉，給顧勵行當情人？

　　“你趕緊決定，不想走，我有的是辦法安置你，割了舌頭挑斷手筋扔出去，就算是洪門找到你，也追不到我頭上的。”

　　“我走，我出國去，你放心，我再也不會回來了，”陳婉清早不敢掙扎了，“我走，我立刻走。”

　　“顧某沒想到李小姐竟然如此心狠手辣，你這個脾氣，重言知道嗎？”顧勵行還指望陳婉清能出去幫他報個信呢，沒想到她居然一點兒不念夫妻之情，乾淨利落的選擇出國去，心灰意冷之下，顧勵行的言辭也尖刻起來。

　　艾陽一笑，“你猜？”

　　“沒有男人喜歡心狠手辣的女人的，如果有一天容重言知道你做的事，他會怎麼對你？”顧勵行歪頭看着一臉坦然的艾陽，別說容重言那樣的斯文商人了，就是自己，也不會留這種女人在身邊的。

　　艾陽站起身，“這個問題顧老闆可以躺在床上慢慢想，放心吧，我雖然心狠手辣，但絕不會要你的命，當然，如果你要是想跑，那我就隔陣子過來把你的腿打斷一回，這次，我會跟你好好敘敘舊的。”

　　艾陽人沒到容公館，就聽到裡頭續夫人的說話聲，她的印象里，續夫人一直是個極為剛強的女人，可今天，她的聲音里透出的是滿滿的擔憂跟疲憊，“按理說找勵行的事有洪門呢，我不應該來麻煩重言，可是杭城有陸家，滬市有洪門，大家都幾乎把周圍都翻遍了，也沒有找到勵行，我是實在沒有辦法了。”

　　顧勵行之所以會這樣，原因真的是叫人說不出口，但他是續夫人的兒子，別人不管，親娘卻沒辦法坐視。

　　“就憑洪門的招牌，有幾個人敢動顧老闆的？你只管放寬心再等等，”汪夫人小聲道，“這不是也沒有收到要錢的電話跟信嗎？”

　　汪夫人這是以為顧勵行遇到綁匪了，敢綁洪門老大的，也真的只有自己這樣的“悍匪”了，艾陽進了小客廳，“續伯母來了。”

　　續夫人很少在小輩跟前表現出軟弱的樣子，忙裝作咳嗽把眼角的淚抹去，“小艾回來了，這今天累不累？我看你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黑了，我叫人去挑點兒好珠子，給你研磨好了，用珍珠粉敷敷臉。”

　　艾陽笑着點點頭，“好呀，以後我晚上就用那個好了。”

　　汪夫人知道續夫人這是強打精神跟艾陽說閑話呢，招手叫艾陽坐下，“你那邊收到什麼消息沒？就是顧老闆的事？”

　　艾陽看了續夫人一眼，“伯母，您別怪我說話不好聽，叫我說，如今找不到顧老闆未必是壞事，您也知道他在杭城做了什麼，陸大帥是一定要他的命的，您把人找到了，不等於是讓顧老闆去死嗎？倒不如就這麼著呢，我看他也是自己有意藏起來的。”

　　道理是這個道理，但續夫人想知道兒子人在哪兒，傷怎麼樣了，“可我怕他，”

　　續夫人撫額，“養不教父之過，可這其中，也有我的過錯，這些年我因為對他們父子兩個寒了心，乾脆就當沒有這個兒子了，結果讓他走錯了路。”

　　續夫人輕嘆一聲，“不管他去了哪裡，給我個消息總是好的，難不成告訴了我，我還能出賣他不成？”

　　艾陽心裏嘆息，這就是母親，再明智果絕的母親，也沒有辦法真正的大義滅親，即便在知道了顧勵行跟柳姨太偷\*情的事，她還是希望他能夠平安，“陸大帥現在正在氣頭上，如果他的人抓到顧老闆了，只怕要明正典刑的，他抓不到人，說明顧老闆還是安全的，照我的意思，伯母不如外緊內松，洪門別再找顧老闆了，這樣他才有養傷的時間。”

　　續夫人這才想起來，外頭風聲鶴唳，跟洪門也有很大的關係，“我真是急糊塗了，就想着搶在陸大帥前頭找到他，我這就去叫底下人辦。”

　　“還有，如果可以，不如趁這個機會，把洪門下的那些違法的生意給徹底關了，一來可以最大可能的降低損失，二來也是讓陸大帥看到洪門的誠意，他早一點兒消氣，顧老闆才有露面的那一天。”

　　續夫人點點頭，“你說的對，我這是一急，就顧頭不顧尾，亂了方寸了，”她歉意的朝汪夫人笑笑，“佩蓉你別介意，唉，我先走一步了。”

　　“你續伯母英明了一世，沒想到臨了，叫兒子給坑了，”送走續夫人，艾陽陪着汪夫人用晚飯，這些天的是是非非，把汪夫人鬧的一點兒胃口也沒有，也只有艾陽在的時候，看她吃什麼都香，才能跟着吃上一些。

　　“就是當年跟顧千山鬧離婚，我也沒見過她這麼失魂落魄過，”汪夫人搖搖頭，“顧勵行那孩子，真的是教壞了。”

　　同樣的一母同胞，容重言跟顧勵行的品性相差如此之大，汪夫人只能欣慰的去想，是因為容家早早的把容重言給抱到身邊來養，她心裏甚至都在隱隱的慶幸，當年把容重言收養了，不然兒子也叫養成顧勵行的樣子，簡直想想都心疼。

　　艾陽幾口一個奶黃包，“嗯，誰說不是呢，我聽說顧勵行居然跟柳姨太勾搭到了一起，也是吃驚的合不攏嘴，這都什麼跟什麼嘛，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顧勵行是一心想擺脫身上的黑皮，但方法真的有很多，為什麼非要選最不應該走的那一條呢？”

　　不是艾陽說風涼話，憑着手下上萬的幫眾，不論滬市哪家做主，都不會真的不把洪門放在眼裡的，他想往上爬，沉心靜氣把洪門做大，大到那些大佬們來找他，何必非要找所謂的捷徑？

　　結果呢，給了自己可乘之機，當然就算是沒有自己這個先知一樣的敵人，就顧勵行的做法，也會給別的敵人可乘之機的。

　　汪夫人點頭道，“可不是么，他性子左了，只希望經過這一次，能知道害怕，痛改前非吧。”

　　痛不痛改的已經無所謂了，艾陽根本沒打算讓顧勵行出來，“反正他不出頭，重言也算是去了個心頭大患了，我這個人記仇的很，顧勵行這麼一直杵在滬市，我得成天分心盯着他，生怕他哪天一個想不開，又覺得重言擋了他的道兒了，現在好了，沒個三兩年，他是不敢露面兒的，重言跟咱們都能過幾天安心的日子。”

　　艾陽說的汪夫人連連點頭，“雖然這話不好叫你續伯母聽見，但顧勵行可真是個禍害，我只要一想到他的人拿槍打重言，這心裏的火就往上拱，根本不希望他能平安回來。”

　　以前不說，是怕容重言跟艾陽覺得她心狠，現在才發現，原來艾陽跟她想的一樣，汪夫人欣慰的看着艾陽，這個兒媳太可人意兒了。

　　容重言知道艾陽不希望他插手顧勵行的事，乾脆也就沒問她把顧勵行怎麼著了，每天只專心忙着工部局跟銀行的事，倒是關耀宜跟余良言，這陣子可慘了，原以為拉攏了顧勵行，就可以躲過柏廣立的報復，沒想到顧勵行就這麼失蹤了，還得罪了陸士珍！

　　而跟他一起失蹤的陳婉清，滬市人都知道，那是關家的親戚，也是因着這個原因，柏廣立以陸士珍要找人的名義，幾乎把關府跟余府翻了個遍，兩家人都請進了司令部，什麼民國法律，租界法律，在這些當兵的人眼裡，什麼都不是。

　　關耀宜哪裡受過那樣的苦，往刑房一帶，就竹筒倒豆子，把小舅子的計劃全招了，並且再三聲明，自己事先完全不知道妻子跟小舅子的計劃，他是無辜的。

　　柏廣立也很好說話，關耀宜說自己是無辜的，他肯定是完全相信的，當場放人，但是余夫人姐弟，那就對不起了，得留在司令部好好審一審，什麼時候他們招了陳婉清去了哪裡，顧勵行又是被誰救走的，什麼時候才能出來。

　　余夫人給關耀宜生了兩兒兩女，就算是關耀宜想棄卒保帥，兒女們也不能答應啊，余家更是如此，為了救這兩人出來，無奈之下，關余兩家幾乎傾盡了家產，一直到柏廣立覺得這兩家人再沒有油水可榨了，司令部審訊處才宣布余夫人跟余良言跟顧勵行失蹤案並無直接關係，不但如此，因為他們的侄女陳婉清也同時失蹤，所以他們也是苦主。

　　艾陽看着這些日子柏廣彬成天笑的見牙不見眼，就知道柏家這次是發了筆橫財了，“瞧把你高興的，分你了多少？拿出來點兒也請我跟重言吃頓飯嘛！”

　　柏廣彬橫了艾陽一眼，“胡說什麼呢，我分什麼分？我大哥那麼做，也是為了松滬軍，別人不知道，你還不知道咱們有多窮？”

　　滬商甚至江南一帶許多商人都在默默的支持着松滬軍，要說錢，柏廣立應該不缺，但同時他又缺的厲害，沒辦法，想做的事太多了，不論是辦學校，還是建醫院，修機場，建空軍，給松滬軍更新裝備，就沒有一樣不需要大筆金錢的，抄了關余兩家的錢，真的還不夠柏廣立裝備一支混成旅。

　　“我知道咱們有多窮，但我也知道，當初余家為了救余良言出來，可也悄悄給你塞小黃魚兒了，你把東西藏哪兒去了？”艾陽耳朵多尖啊，余家人想送禮找不到門路，都尋到飛行學校來了。

　　柏廣彬得意的一齜牙，“這個還真有，但我沒自己留着，直接拿去給我大哥了，我又不缺吃穿，要那個干什麼？走吧，一頓飯我還是請得起的，咱們一起去接重言言下班。”

　　松滬軍發了筆橫財，柏廣彬心情好極了，“咱們定購的飛機馬上要就運到了，嘖嘖，有了這些飛機，就算是陸士珍，也不敢再在我大哥跟前充老子了！”

　　“所以你覺得，陸士珍會讓那批飛機順利在滬市機場降落？”艾陽幽幽道。

　　柏廣立跟東北郭家不一樣，郭家一統東三省，買這些東西根本不怕有人阻攔，但柏廣立這邊，不說北平政府，就是陸士珍，都不會看着他一天天坐大的。

# 第115章

　　這問題柏廣彬從來沒想過, 在他看來，這根本不是他需要考慮的問題, “有我大哥呢，他肯定早就想好了。”

　　行吧，有柏廣立是, 是她多慮了，艾陽失笑, 她好像老是擺不正自己的位置，一個做將軍的, 成天惦記着元帥才會思考的事，“走吧, 咱們去接重言。”

　　艾陽跟柏廣彬到了工部局才知道自己撲了個空，問過秘書，連柏廣彬都一臉愕然，“姓陸的到滬市來了？他來做什麼？”

　　“陸大帥？”大帥出行, 他們居然一點兒消息也沒收到？太奇怪了, “不是說他現在身體不好嗎？”

　　陸士珍久經風雨, 什麼事情沒遇到過？

　　但相伴二十多年的姨太太居然給他戴了頂綠帽子，還懷了別人的孩子，這個事實還是讓陸士珍氣憤不已, 尤其是知道自己並不是精力還如年輕一般, 陸士珍就如被一盆冷水兜頭澆下, 整個人都鬱郁起來, 脾氣也變得越發的不好, 甚至開始疑神疑鬼，懷疑府里那些年輕的姨太太們是不是都耐不住寂寞，背着自己跟別人勾搭在一起了。

　　結果一查之下，還真叫他抓了幾個，而趁自己不在的時候，睡了自己姨太太的人，居然是自己的幾個兒子！

　　這次陸士珍真的是扛不住了，恰又受了風寒，雖然華國跟西洋大夫輪番上陣，奈何病去如抽絲，加上這病又有一多半兒是心病所致，陸士珍這身體就開始一天不如一天了。

　　艾陽之所以這麼清楚，實在是因為續夫人愛子心切，時刻派人盯着杭城的動靜，陸士珍病了，對續夫人來說，是個天大的好消息，她恨不得陸士珍就此一病不起，那顧勵行露面的日子就不遠了。

　　艾陽沒辦法跟續夫人說實話，而且她在續夫人跟前，從來都不掩飾自己對顧勵行的厭惡，甚至還會暗示續夫人，不要對此抱太大的希望，畢竟華國人還講究個“父死，三年不改其志”呢，只要有陸家在的一天，顧勵行就休想再恢復以往的風光，當他法租界的地下皇帝。

　　秘書苦笑道，“不是大帥來了，是少帥，陸天賜。”

　　好吧，傳聞中的陸家老大，這都“少帥”了，看來是想趁着“大帥”病重，登上政治舞台了，“你知道他悄悄抵滬，有什麼事嗎？”

　　秘書搖搖頭，“聽說是來了就到警備司令部去了，也是柏司令請的容先生。”

　　柏廣彬“嗐”了一聲，“這還用問嗎？大帥這一病，幾個兄弟可不都沉不住氣了？陸天賜跟陸天恩，雖然都是權夫人生的，但大帥只有一個，誰不想要？別說後頭還有陸三四五六七八呢！”

　　見艾陽看着他，柏廣彬有些小得意，“怎麼？真當我除了打仗什麼都不懂？這陸家老大老二，我可是都打過交道，別看親兄弟，但私下里誰都不服誰，在大帥跟前爭軍功，在權夫人跟前比孝順，這事還有不知道的？”

　　艾陽知道，但她看柏廣彬並不是在誇獎柏廣彬懂的多，而是在想，陸士珍這場病跟柏廣立到底有多少關係？

　　雖然艾陽可以肯定，自己跟容重言的行動柏廣立並不知情，但這並不妨礙柏廣立成為這件事最大的受益者，順水推舟借坡下驢，柏廣立不要玩的太高明。

　　容重言也沒有想到陸天賜會悄悄過來，但一見人，就明白他的目的了，陸士珍病了，陸天賜這是為將來做準備來了。

　　柏廣立沒想到杭城的局勢已經到了這一步了，他收到的情報，陸士珍的病離要命還遠着呢，這些年他早就不親自再上戰場了，在杭城裡掌握一切，再活個十幾年是沒有一點問題的。

　　當然，陸士珍的幾個兒子應該不是這麼想的，不然一向眼高於頂，以陸士珍當然繼任者自居的陸天賜，也不會悄悄的跑到滬市來，跟他示好了。

　　這當然是柏廣立樂見的，陸士珍身邊幾個兒子斗的越厲害，他的駐滬軍才越安然，甚至可以在其中為松滬軍爭取到更大的利益。

　　而陸天賜這次也極有誠意，一改以前倨傲的態度，一口一個柏兄，恨不得立馬跟柏廣立歃血為盟，結為異姓兄弟。

　　甚至看到容重言，都不吝溢美之詞，不住稱讚容重言在蕪州的舉動，說他有華國人的氣節風骨。

　　只可惜這些看似掏心掏肺的話，並不能讓兩位老江湖動容，陸家可不止陸天賜一個兒子，松滬軍對於他們幾個來說，正是奇貨可居的好時候，想得到柏廣立的支持，得拿出足夠的誠意才行。

　　艾陽都忍不住感嘆柏廣立運氣好了，他們忙忙活活做了這麼多，結果，好像是專門給柏廣立鋪路來的，他只跟在後頭推波助瀾，然後收割勝利成果就好了。

　　被艾陽一說，容重言也覺得好笑，“難道這就是人家說的‘真命天子’？”

　　容重言的話成功的把艾陽逗笑了，“你還信這個？”

　　容重言其實真的是在問艾陽，柏廣立是不是最終的勝利者。

　　艾陽搖搖頭，“我不知道，我不可能知道未來的事，”她穿越而來的只是一本書，她知道故事的結局是顧勵行帶着安梅清遠走他鄉，柏廣彬戰敗而亡，“但不管未來是什麼樣的，我都會陪着你，用盡全力，不讓他朝着最壞的方向走。”

　　相信就算是小說，也不會把史實歪曲的太過了。

　　容重言點頭笑道，“不管怎麼樣，現在局勢是往好的方向走的，陸天賜一來，柏司令就叫人給陸天恩送消息了，相信陸三陸四很快也會知道的，有這麼幾個好兒子，我看陸大帥的病，還要再拖上一陣子。”

　　拖就拖着唄，反正對艾陽來說，現在華國誰主政，也都差不多，“我現在只關心飛機什麼時候到，松滬軍的飛行大隊什麼時候才能上天。”

　　容重言有些失望，“我以為你會關心咱們的婚事還有多久呢！”

　　艾陽一吐舌，“那個事不是有伯母操心嘛，我看汪伯母對這個件事熱情滿滿，我們就等着做新郎跟新娘好啦。”

　　就聽艾陽道，“我們在天上辦個婚禮怎麼樣？我開飛機帶着你？”

　　容重言失笑，“你試試，看看能不能過了我媽那一關？”

　　果然不出容重言所料，陸天賜人才離開滬市，陸天恩就來了，為了拉攏柏廣立，陸天恩給出的條件更高，不但要跟柏廣立結拜，更是認他為兄，還會退到金陵，把杭城直接送給柏廣立，整個江南，他願意跟柏廣立共享。

　　這手筆大的連柏廣立都嚇了一跳，如果他是陸天恩，既然做好了分出一半勢力範圍給人的準備，那為什麼不直接把地盤跟親哥哥平分呢？

　　不過陸天恩給的夠大方，柏廣立自然對他的到來“表現”出極大的熱情，陸家這對嫡出兄弟，一個比一個性子驕傲，又因為年齡比下頭姨太太生的長了許多，從來沒把庶出的弟兄看在眼裡過，在他們看來，江南之主，就在他們兄弟二人之間。

　　得益於陸家兩兄弟內鬥，松滬軍定購的飛機順利的在松滬機場降落，做為大客戶，米德法幾家飛機製造公司，還派來了飛行培訓教官，這個舉措大大提升了松滬軍飛行學校教官的教學水平，就連艾陽，乾脆都搬到了學校里，潛心跟教練們學習。

　　因為被艾陽提醒過養護維修問題，容重言跟柏廣立商量之後，乾脆在飛行學校又成立了一個机械班，從滬大直接抽調了机械專業的學生，跟着從外國過來的技師們學習，務求在他們離開的時候，把真經取到。

　　“沒想到這次那幾個國家這麼配合，我怎麼覺得他們還有一種默默支持的含意在裡頭？”艾陽連着在飛行學校呆了好幾天，今天是被容重言硬接出來的，只可惜吃完飯，她就歪在容重言身邊昏昏欲睡。

　　容重言心疼的看着艾陽，“因為東洋人崛起的太快了，米英都希望在華國扶植出一個可以掣肘東洋的力量，其實華國，不過是他們另一個角逐場罷了。”

　　艾陽嗯了一聲，“不管他，真把世界當棋盤了，他們當咱們是棋子，咱們就趁着這個風勢，抓緊時間積蓄力量好了，”不管什麼時候，自己強大了，才有不被人左右的能力。

　　容重言俯身在艾陽唇上親了一下，這幾天松滬機場正式投入使用，還有有飛行表演，柏廣立把這次試飛當成宣示松滬軍軍威跟實力的重要活動，而艾陽，做為華國第一個女飛行員，要壓軸出場，可以說試飛的壓力，大半都落在了她的身上。

　　這次松滬軍的手筆極大，除了維美型大型運輸機之外，他們還購入了法制布萊蓋十四型及德制容克斯K-53型偵察轟炸機，又購置了兩架英制愛弗羅504K型及法制高德隆做為訓練機。

　　當這些飛機在機場上全部排開的時候，艾陽偷眼去看柏廣立，發現這個沉默的老狐狸眼眶都紅了，對他來說，這些不僅僅是一架架戰鬥機，而是他實現自己理想跟抱負的起點。

　　在飛行學校當教員這幾個月，艾陽時不時的能見到柏廣立，對他這個人了解的比之前更多了一些，相較於粵海的陳黎，跟陸家的兩個兒子，柏廣立似乎沒有那麼多亂七八糟的愛好，他的所有心思跟專註力，好像都用在了手中的軍隊上，確切的說，是壯大軍隊力量上。

　　如果他的步子能跟艾陽的希望保持一致的話，艾陽很樂意盡全力去幫助他，甚至為他所用。

　　“彭將軍，李中校，這次的試飛就交給你了，”柏廣立深吸一口氣，看着彩旗招展的飛機場，今天滬市大半百姓都過來了，大家都想親眼見一見飛機是什麼樣子的，又是怎麼被人開到天上去的。

　　彭建志點點頭，帶着身後的飛行員們沖台上的所有松滬軍將官跟滬市政要，還有互不理睬的陸家兄弟們敬了個軍禮，轉身大步向擬定好的試飛機型走去。

　　在公開試飛之前，彭建志已經帶領着選□□的上機的飛行員們試飛過多次了，但在這麼多人前要把飛機開上天，飛行員們還是有些緊張，艾陽敏銳的捕捉到了他們起伏的情緒，笑道，“沒事的，就跟之前一樣操作就行了，最壞的結果，就是試飛失敗，”

　　她伸手往遠處一揮，“那邊全是水田，跳傘保命就好了，至於飛機，大不了我再叫容重言給咱們買一架。”

　　一個飛行員小聲嘟噥，“李教官說的輕鬆，這得多少錢啊，要是出了事，我寧願自己沒命，咱們的戰鬥機磕花一點兒我都心疼。”

　　彭建志皺眉，這些人都胡說八道什麼呢？他剛要訓斥，就聽艾陽道，“我跟你們說，買一架飛機不過是花點兒錢，但你們是松滬軍，甚至整個華夏空軍事業的寶貝，哪樣更寶貴是我跟彭將軍說了算的，不是你們自己！還有，都開心一點兒，這都飛了多少次了，沒什麼大不了的，你們想想我，一會兒我可是開‘鐵皮鵝’的，上頭坐着柏司令呢，你們能緊張過我？”

　　什麼事都怕比，一想到艾陽壓軸，乾的卻不是飛行表演，而是帶着柏司令跟關耀宜他們在滬市上空轉上一圈兒，其他飛行員都替艾陽捏了把汗，“李教官，你放寬心，你一定可以的！”

　　見飛行員們都笑了，艾陽白了他們一眼，“走吧，趕緊的，教官們怎麼教的你們，照着來就行了。”

　　今天柏廣立是完全豁出去了，直接要當著全滬市人的面，登上由艾陽負責駕駛的客機，之前試飛的時候，艾陽也帶着柏廣立跟警備司令部的那些人飛過，她可是清楚的記得，那些從來沒有坐過飛機的人將官們，當時的緊張表情。

　　容重言坐在看台上緊張的盯着艾陽，雖然他也是第一批試飛的乘客，還因為“裙帶”關係，被艾陽帶到駕駛室去過，但這一次艾陽是要當眾試飛，他的心情還是緊張莫名。

　　隨着一架架教練機跟戰鬥機順利起飛並平安落地，柏廣立站起身，沖身邊的陸天賜跟陸天恩“柏某十分感謝兩位陸司令一起來參加松滬軍飛行大隊的成立儀式，在咱們滬市成立飛行學校，建立屬於松滬軍自己的飛行大隊，也是大帥的一直所希望的，現在柏某終於完成了大帥的囑託，只可惜大帥染恙不能親至，還請兩位司令與柏某一起，來見證咱們松滬軍的新時代！”

　　看着機場上的飛機，陸天賜跟陸天恩沒有一個心裏高興的，飛行大隊，他們也想要，任誰手裡有這麼一支力量，都可以輕易的將對方碾為齏粉，可是他們偏偏一早沒想到建立屬於自己的空軍力量，叫躲在一邊的柏廣立搶了先。

　　陸天恩膽子不大，剛才在看台上就聽說了，他們要乘坐的客機是由一個女人當機長的！“那個，有個問題我一直想問，咱們坐的這架飛機，為什麼不是由彭將軍來開呢？就算不是彭將軍，那些外國飛行員也可以啊，一個女人，她開的動嗎？”

# 第116章

　　柏廣立看了陸天恩一眼, “李中校是我們飛行學校的教官, 飛行技術連彭將軍跟外國的飛行教官們都十分肯定, 而且, ”

　　他微微一笑，“既然是松滬軍自己的空軍, 當然得我們自己的飛行員來開了, 難不成以後一直用外國飛行員？”

　　這麼簡單的道理陸天恩當然懂, 但不是有那麼多男飛行員嘛，為什麼要用個女人？一群大老爺們坐着一個女人開的飛機, “難道飛行學校就沒一個比李中校更優秀的男人？”

　　“確實沒有, ”柏廣立笑道, “李中校非一般人能比，如果陸司令不信的話，等一會兒下機之後, 可以派人跟李中校切磋一下。”

　　柏廣立在松滬軍搞什麼近身格鬥, 杭城那邊是知道的，但他沒怎麼放在心上，戰場上靠的是真刀真槍, 只要炮火夠利, 什麼格鬥不格鬥的，有什麼用處？

　　柏廣立一笑，懶得跟陸天賜解釋, 率先往那架“鐵皮鵝”走去。

　　陸天恩真的不想上機, 但眾目睽睽之下, 他不跟着，恐怕又要被人嘲笑了，想了想，只能硬着頭皮，跟着柏廣立走下主席台。

　　進了機艙，彭建志帶着柏廣立到駕駛室参觀，卻發現艾陽並不在那裡，彭建志看向右邊的副機長，“怎麼回事？李中校呢？”

　　陸天恩臉都黑了，“人呢？這不是馬上要起飛了嘛？嚇跑了？我就說了，這種大事就不能交給女人，看看臨陣脫逃了吧？”

　　別說是一個女人，就是他，想想後頭坐的都是什麼人，也會緊張好不好？

　　彭建志活到這把年紀，頭一次看到這樣的主帥，他看了一眼副機長，“怎麼回事？”

　　副機長也是飛行學校里最優秀的學員之一，才被艾陽指點過來給自己當助手，“我也不知道，本來都準備好了，李中校突然就下去了。”

　　突然下去了？容重言眸光微閃，“司令，不如咱們先到後頭等一等，李中校不是輕率的人，應該是出了什麼事。”

　　艾陽正含笑看着被她扔在地上的兩個男人，“怎麼裝上去的，給我怎麼拆下來！”

　　她對身邊驚恐的睜着藍眼睛的技師道，“你帶着學生們一起把飛機給再檢查一遍，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不過我想是沒有了，他們上不到飛機上，更沒能力把飛機給拆了，”能在副油箱下頭粘上個□□，已經是這些人的極限了。

　　兩個內奸在艾陽的逼視下瑟瑟發抖，不等他們否認救饒，艾陽一腳踹在其中一人身上，“趕緊老實交代的話，死你們兩個，負隅頑抗死一家，就光棍一條也簡單，不說我把你們掛在鞦韆架上，讓學員們練槍法！”

　　因為飛行學校又開了机械班跟着幾家飛機廠來的技師們學習，不得不從周刊招進來了幾個做雜事的校工跟廚師，沒想到這裏頭，居然就藏了姦細。

　　他們選的時間點也挺好的，不早不晚，大家登機之時，誰會注意下頭藏了兩個人？

　　“怎麼回事？”柏廣立見艾陽進來，冷着臉問。

　　艾陽不好意思的一笑，“沒什麼大事，現在已經順利解決了，”說完沖柏廣立敬了個禮，轉身往駕駛室去了。

　　陸天恩差點兒沒氣背過去，“這，這算怎麼回事？我說廣立兄，不能因為這李中校是容老闆的人，就對她格外寬容吧？軍法無情，你這麼搞，底下的兵可就不好帶了。”

　　陸天賜跟着點頭，叫一個女人壓軸已經很過分了，還在起飛前鬧這種幺蛾子，叫他們在飛機上等了足足半個鐘頭，這叫什麼事？“天恩說的沒錯，”

　　他回頭看着坐在後面的容重言，“重言啊，這女人，好好養在家裡生孩子就行了，出來拋頭露面不說，這種大事，怎麼能叫她參与？出了什麼事，還不是你跟着背鍋？”他現在真的很想下機了，可柏廣立巋然不動，先走一步的話實在是出不了口，他斜眼看着臉色發白，幾乎要倒下去的關耀宜，心裏巴望着這個老頭趕緊昏過去，這樣他們就有理由先走一步了。

　　容重言微微一笑，“陸司令放心吧，李中校不是沒輕沒重的人，”他一指走過來的乘務員，“要起飛了。”

　　一直到飛機平安落地，陸家兄弟才長舒一口氣，陸天恩拿手帕抹了把頭上的汗，“真是要了親命了，”他看了一眼一臉平靜的站起身的柏廣立，“廣立兄可真是成竹在胸，我只要一想到前頭看飛機的是個女人，能老實坐在這兒，都需要極大的毅力！”

　　艾陽在駕駛室里已經聽到陸天恩的話了，她把後續工作交給副機長，自己從頭出來，“陸司令擔心的其實很有道理，剛才我臨時下機，是因為飛機副油箱被人粘上了□□，”

　　“什麼？”陸天賜伸手就要掏槍，“我斃了你這個臭女人！”

　　“陸司令你想做什麼？”柏廣立一把摁住陸天賜的手，看着笑眯眯的艾陽，“已經處理了？”

　　艾陽點點頭，“人抓住了，□□也拆下來了，技師也把飛機檢修了一次，確保安全之後，我才再次起飛的，剛才沒說，就是怕兩位陸司令像現在這樣。”

　　柏廣立深深的看了艾陽一眼，“做的好，把人交給袁處長，這次試飛能夠順利完成，是你們這些飛行學校教官們的功勞，等回去軍部會給你們嘉獎！”

　　柏廣立他們一出艙門，整個滬市百姓都沸騰了，他們知道自己離坐上飛機那一天還很遙遠，甚至他們認為自己就不會有坐上這種大傢伙的那一天，但松滬軍有了飛機，這一點還是讓所有的滬市人都極為興奮。

　　這些天報紙上連番報道了松滬軍組建飛行大隊的新聞，還用極為通俗的文字給大家科普了戰爭中空軍的重要性，這讓許多關心國事的百姓對目前松滬軍的實力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就如艾陽建議的時候說的那樣，只有了解了，才會信任，才會有認同感，才會真正接近跟百姓們的距離，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現在大家看到英姿颯爽的飛行員，看到一架架據說可以往下扔□□的轟炸機，戰鬥機，看到警備司令跟陸家的兩位少帥都從飛機上走了下來，之前對飛機的所有疑慮全都打消了，這些權貴們都敢坐的東西，絕對不會像他們認為的那樣，一不小心就坐天下掉了下來，而滬市上空有這樣一支隊伍保護，他們的日子才會更安穩。

　　柏廣立看着沸騰的人群，冷峻的面上顯出些許激動，他這些年一心往上爬，為的是自己的強國夢，而容重言告訴他，不但軍力軍心可用，民心亦然，現在，他真的看到了，“重言，你說的對，我們的百姓並不蒙昧，他們只是習慣了沉默，習慣了隱忍。”

　　容重言笑着點頭，“司令，我還有一個計劃，今天正好藉著這個熱鬧勁兒實施。”

　　得到了柏廣立的首肯，容重言大步走上主席台，把容氏推出愛國彩票的計劃跟所有的百姓說了，每張獎券只需要一毛錢，除了中獎的獎金跟必要的人工開支之外，其他的收益，將全部用來跟幾家飛機製造公司購買最新式的戰鬥機。

　　一毛一張的獎券許多人還是消費的起的，尤其是後頭還有大獎等着，就算是不中獎，捐幾毛錢給松滬軍買飛機，大家還是很樂意的，一時之間，機場外容氏公司的彩票檔口就被擠的水泄不通，看着所有人都驚掉了下巴。

　　陸天恩已經回過味來，“重言啊，你真是，真是，”這能賺多少錢啊，買飛機？呸，不買那些老百姓又能怎麼樣？

　　想到這些錢最後的流向，陸天恩的眼睛都紅了，“怪不得人家叫你容財神呢，你想賺錢，真的只是一句話的事！”

　　這一套他回去也要照着在杭城搞一搞！

　　容重言沒理會陸天恩，這種人油鍋里伸手的人，講什麼民族危亡沒有任何意義。

　　倒是陸天賜，臉已經黑了，“柏兄這是準備再購入飛機？”

　　柏廣立也沒瞞着陸天賜，沒能力幹掉松滬軍，那陸家兄弟就只能被他牽着鼻子走，“如果能籌到錢，我還想再買幾架戰鬥機，東北軍那邊，飛行大隊能上陣的各種機型，加起來三十多架，其實我更想的是，有咱們自己的飛機製造廠，這麼給外國人送錢，我心疼的很。”

　　還準備自己弄飛機廠？陸天賜不以為然的一笑，“柏兄雄心可嘉啊！”

　　處處照着東北走，他們這邊能跟獨佔幾省之地的東北比嗎？“我看只有空軍也不行，咱們還得有自己的兵工廠，你也知道，咱們在金陵就有一座兵工廠的，要什麼，只管跟我說。”

　　陸天恩眸光一閃，金陵的兵工廠是誰的還不一定呢，憑什麼叫他掛在嘴上做人情？“大哥說的對，咱們都是一家人，這武器肯定是先緊着自己人，柏兄有什麼需要，儘管開口。”

　　柏廣立似乎對兩兄弟的表態很滿意，哈哈一笑沖兩人抱拳，“那我可替松滬軍的兄弟謝過兩位司令的慷慨了，說實話，前陣子我下去到各處巡查，松滬軍的裝備，也確實日漸老舊，真打起仗來，沒有精良的裝備，就等於是讓兄弟們去送死。”

　　松滬軍的裝備還不精良？陸天賜強壓心裏的火氣，如果不是柏廣立手裡的人馬戰力太強，他用得着在這兒陪笑？

　　因為有艾陽的“恐嚇”，袁有辰很快就把兩個姦細給查清楚了，聽說是東洋人派人做的，柏廣立一點也不吃驚，“米英準備把咱們當成遠東的一把快槍，東洋人自然不會等着我們坐大的，今天飛機失事了，你說會是個什麼結果？”

　　結果袁有辰已經想過千百遍了，每每想到都是冷汗直流，整個江南都亂了唄，說不定江南就又是另一個東北了，“他們的膽子太大了，可做這事的偏又是兩個華國人，就算是有他們的口供，東洋人也可以一推二五六，不認這個賬，而且就算是認了，咱們也光彩不到哪兒去。”

　　華國人拿了東洋人的錢，要炸自己國家的飛機，這本身就不是什麼說得出口的事。

　　柏廣立點點頭，“這事就到這兒吧，就叫李中校說的，把人給我吊到飛行學校的鞦韆架上，讓學員們練槍法，叫所有人的都去看着！”

　　容重言現在都在慶幸他同意艾陽去飛行學校了，如果這次沒人艾陽在，未必有人會發現檢查幾次的飛機上又被人悄悄裝了□□，那今天的滬市，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平安喜樂了。

　　不止是容重言，整個飛行學校，甚至松滬軍，都把這位唯一的女中校當成了幸運女神，沒幾日嘉獎令下來，艾陽因為在這次試飛中的卓越貢獻，被晉陞為大校，直接壓了柏廣彬這個校長，成了軍銜僅次於彭建志的教官。

　　柏廣彬對這些本身就不熱衷，看着嘉獎令比艾陽還高興呢，嚷嚷着讓艾陽請全校師生一起吃大餐，反正艾陽有容財神這個男朋友，自己本身也是個富婆，一個月也吃不窮他們。

　　升職了請大家吃飯，這個要求再合理不過，艾陽不但請了所有的飛行學校的師生，連這次送飛機來的幾國技師跟飛行員也沒有忽略，對於還在幼苗期的松滬軍飛行大隊，這些人的知識跟經驗，都是寶貴的甘露，艾陽甚至暗中攛掇着柏廣彬，好好跟這些人攀交情，最好能留下幾個來，工資照着他們之前的兩倍三倍開，只要把人留下，他就是最稱職的校長。

　　柏廣彬倒是也有這個想法，但他外語不過關，這攀交情溝通不良，等於是天線根本就搭不上，沒辦法只能跟容重言賣了個慘，拉着這位優等生做陪，一個負責喝，一個負責說，坐在外國技師的桌子上就不走了，一個一個套近乎，恨不得個個跟人家拜把子，只求能留下一兩個來，為他們飛行學校所用。

　　因為要幫柏廣彬，容重言跟着也沒少喝，等結束的時候，他幾乎是被艾陽給扛到車上的，幸好整個飛行學校對艾陽的武力值都有了充分的認知，也沒有人覺得這情景太過驚人，大家面無表情地看着“李大校”把自己的男人扔到後座，然後開車呼嘯而去。

　　飛行學校試飛汪夫人也去看了，當看到艾陽開着最大的那架飛機，帶着整個江南最有權勢的男人們飛上藍天的時候，說不自豪那是假的，從認識艾陽開始，艾陽就用實際行動來跟汪夫人證明，男人可以做的事，女人做的也不差。

　　今天見艾陽架着容重言回來，汪夫人忍不住過去拍了容重言一巴掌，“你這個孩子，陪着小艾出去吃飯，怎麼自己先醉成這樣了？”

　　艾陽嘻嘻一笑，“誰叫重言脾氣好呢，不但幫我擋酒，還幫柏廣彬擋酒，這不，喝的最多的就是他。”

　　幫艾陽擋酒是應該的，幫柏廣彬擋酒算什麼？汪夫人嗐了一聲，要幫艾陽去扶容重言，卻被艾陽躲開了，“伯母您別管了，我力氣大着呢，他一身兒酒氣，您一扶他，還得再洗一回澡，重言其實也是心裏高興，這飛行學校可以說是用咱們華商們的辛苦錢捐出來的，要是辦的不成功，最傷心的就是重言了，現在好了，看到進展的這麼順利，我覺得他自己都想討酒喝呢！”

　　汪夫人憐惜的撫了撫容重言被酒熏紅的臉，“這孩子跟他爸一樣，做什麼事都恨不得拼盡全力，唉，可不最累的就是他么？走吧，咱們趕緊把他送回屋子，這麼架着他，你累他也難受。”

　　容重言第二天醒來的時候，發現已經上午十點多了，他很少這麼晚起床的，忙洗漱了下樓，就見汪夫人正吃早餐呢，“媽，小艾呢？”

　　汪夫人放下牛奶，“你怎麼樣了？頭疼不疼？小艾一早就去萬國百貨了，她說今天飛行學校放假半天，她不用去那邊，就到百貨公司看看去。”

　　容重言撫額，“我醉的太厲害了，都不知道自己怎麼回來的。”

　　“不知道我就告訴你，”汪夫人想起昨天兒子醉的人事不知的樣子，“你呀，酒量不行就不要學人家見酒就喝，我聽小艾說，你還幫廣彬擋酒？他需要你擋酒？昨天啊，是小艾那麼點兒的小姑娘，把你給硬馱回來的！”

　　容重言失笑，艾陽是個小姑娘沒錯，但他這樣的，她能一手拎一個，“昨天我是真的很高興，媽您不知道，我們跟松滬軍一起發行的愛國彩票，也進展的很順利，相信用不了多久，松滬軍就可以再添幾架飛機了。”

　　江南是富甲天下，但財政大權卻不在柏廣立手裡，柏廣立要擴充軍備，他們這些工商聯合會的華商們，再支持也是有限的，把滬市百姓發動起來，倒是可以給他們減輕不少壓力，“我跟您說，其實這主意還是小艾出的呢，只是她不讓我對別人講罷了。”

　　汪夫人嘆了口氣，“不講就不講吧，小艾太招眼了，對她也不是什麼好事，”這天下恨人有笑人無的人太多了，艾陽的出色已經不是相貌家世學歷跟夫家這些可以涵蓋的，外頭已經在傳，她是個妖精了。

# 第117章

　　妖精？容重言一笑, 外頭的傳聞還真是猜了個八/九不離十, “那些人是沒什麼可說嘴的了，這世上還不能有一個格外出色的人嗎？”

　　見汪夫人瞪着他，容重言忙笑道，“您放心吧, 我不會跟人說這主意是小艾出的, ”主要是艾陽不讓他說, “這功勞我搶定了。”

　　“誰說叫你搶小艾的功勞了，小艾這麼好, 現在又得到了柏司令的重用, 你當別人都是瞎的聾的？你們還沒有結婚呢, 萬一有人出來追求她可怎麼辦？”汪夫人說出自己的顧慮。

　　容重言差點兒叫牛奶給噎死了，“有人出來跟我搶？全滬市誰不知道小艾是我未婚妻, 而且我們又那麼好，”在自己母親跟前, 容重言隨意了許多，“您覺得這世上還有比我更好的男人？”

　　“那肯定沒有, 但小艾是塊寶，不說別人，如果我是柏家的人，肯定會想讓她成為柏家的媳婦，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廣彬那小子雖然不能跟你比, 但也是大好青年, 他成天跟小艾在一個學校里，你呢，成天忙的腳不沾地，看着跟小艾前後樓住着，一天都不知道能見上幾面，”汪夫人不滿的嘟噥，男人再好又有什麼用，成天摸不着看不見，跟沒有有什麼區別？

　　你可真是我親媽啊，容重言幾口把牛奶喝了，“放心吧，廣彬不是那樣的人，小艾就更不是了，這世上啊，她最喜歡的就是我了，我聽您的，今天不管是工部局還是銀行，我都不去了，我去萬國百貨陪您兒媳婦去。”

　　兒子這麼上道兒，汪夫人滿意的點點頭，“這還差不多，你把錢帶夠了，看有什麼新衣裳新首飾的，給小艾多買點兒，她成天穿着軍裝，我看的是夠夠的。”

　　容重言從善如流的點點頭，“好，那媽中午跟晚上您就得自己吃飯了，我跟小艾在外頭多玩一會兒再回來，我們再去看場電影。”

　　汪夫人趕緊喊住容重言，“你可別傻，我怎麼覺得小艾對聽戲啊看電影啊都沒有興趣呢？想去哪兒玩你問問她的意思，別自己傻乎乎的自作主張。”

　　夏秋兩季是艾陽罐頭廠果醋生意最好的時候，也是囤水果為冬天做罐頭的好季節，因為艾陽成了“大官”，賈管事再也不敢有像對之前幾任東家時的歪心思了，他甚至還生出了好好在艾陽這裏求表現，將來兒女們才能抱緊大腿過上好日子的想法。

　　因此即便是艾陽顧不上自己洋果行的生意，賈管事恨不得把艾氏洋果行當成自己的生意，一筆筆賬目記的清清楚楚，成天想的都是開源節流，怎麼吸引顧客提高營業額，甚至還隔幾天就回信河莊子上一趟，替艾陽監督莊子上的生產，務必保證所有的生意都順順噹噹的，讓艾陽一點兒心也不用多操。

　　人只要肯用心做事，自然就會被人看到，艾陽對賈管事很滿意，直接又給他漲了三成的工資，而容重言，覺得賈管事頭腦精明又省事，叫汪俊生給賈管事的大兒子在廠子里找了個工作，算是對他的肯定。

　　容重言過去的時候，艾陽正在那兒看賬本呢，跟容氏的生意相比，她這罐頭廠根本不值一提，但這卻是真正屬於艾陽自己的的錢，她還是十分看重的，見容重言下車，她揚了揚手裡的賬冊，“沒想到我這小本生意，賺的還挺不少！”

　　容重言失笑，“生意不分大小，有的時候，看上去場面很大的生意，其實並不比小門臉賺的多，你這個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賈管事看見容重言進來，忙從一旁的自製小冰箱里拿出一瓶罐頭來，“現在天不是太熱了，我沒敢放太多的冰，也就跟井水差不離，”說著就要給容重言開罐頭。

　　艾陽“不滿”的斜了賈管事一眼，打趣道，“你倒挺會看人下菜碟兒的，我在這兒坐了這麼久了，也沒見你給我開個罐頭？怎麼他一來，你就着急慌忙的獻殷勤去了？”

　　賈管事知道艾陽這是跟他開玩笑，也不害怕，“我們北邊的規矩，這姑爺上門了，就得拿出家裡頭最好的東西招待，要不是知道容先生肯定是來接您下館子去的，我這會兒都跑出去買下酒菜去了！”

　　這人還真是知道怎麼討人喜歡，艾陽看着容重言已經笑容燦爛了，就知道他很吃賈管事這一套，“你別光說不練啊，拿着店裡的罐頭討人開心，你把東西給我放下，去給你的下酒菜去，我看看你能買回來什麼好酒好菜？”

　　賈管事眯着眼笑道，“咱們街角就有一家小飯館，東西乾淨又地道，不過東家您跟容先生都是吃山珍海味的，我就是把酒菜買回來，容先生也不能下筷不是？”

　　敢情不買還有不買的道理了，艾陽橫了賈管事一眼，“你這嘴啊，死人也能說活了。”

　　容重言已經從皮夾子里抽了一張紙鈔出來，“既然那小飯館的味道很好，那你就去買點兒酒菜回來，算是我請你跟劉嫂了，這陣子店裡生意好，你們也辛苦的很，我替小艾謝謝你們了。”

　　賈管事知道艾陽跟容重言都是大方人，給辛苦費也從不手軟，嘴裏稱謝，雙手把錢接了，十塊錢，他跟劉嫂連五毛都花不到，剩下的兩人分了，回家都夠給全家改善一個月的生活了。

　　從店裡出來，艾陽跟容重言牽手走在寶昌路上，他們以前還偶爾有攜手逛街的時候，可後來兩人都越來越忙，到了今天，才愕然發現，他們已經太久沒有享受過如此悠閑的時光了，以至於兩人都想不出來應該做點兒什麼？

　　容重言舉目四望，找着合適的成衣公司，“你想去哪兒？我陪你做幾身衣裳吧？”

　　艾陽噗嗤一笑，“我現在天天都是飛行學校的軍裝，做再多也沒時間穿啊，而且你沒看我衣裳就沒斷過？只要伯母制新衣，就沒有落下過我，不但如此，每次百貨公司來的新款，也都會讓我先挑的。”

　　每天一身兒新衣服的遊戲，艾陽玩了半年，真的玩膩了，那麼漂亮的衣服，只穿一天就淘汰了，在她眼裡簡直就是暴殄天物。

　　容重言輕咳一聲，“那咱們去看首飾？你喜歡什麼？再給你買塊表？”

　　艾陽嘆口氣，“那我呢？我成天忙飛行學校的事，都沒有時間陪你，你說，我給你買點兒什麼哄你開心好呢？”

　　容重言握住艾陽的手，“我不是這個意思，但我又不知道該怎麼做，”他知道艾陽是在揶揄他，但他又不知道該怎麼來彌補這段時間對艾陽的疏忽。

　　“你飛行學校那邊已經基本就續了，我過陣子也不會再像現在這麼忙了，咱們一起出去玩吧，離開滬市，你想不想去港城看看？”容重言心裏規劃着時間表。

　　艾陽又忍不住笑了，“你不用這個樣子，雖然咱們都很忙，但其實每天都能見到面的，你別忘了，每周最少三天，你是得跟我一起練拳的，還有，咱們不能像別的情侶那樣，也不是你一個人的原因，說起來，我比你還要忙一些呢，這些日子其實是你包容我更多，”

　　她握住容重言的手，“每天只要想起來我男朋友這麼支持我，我都不知道有多幸福呢！”

　　容重言輕嘆一聲，“你這樣的話，我反而會覺得欠你良多，但，”

　　“但現在的時局並不允許我們心裏只有兒女情長，”艾陽依在容重言身邊，“我很滿意現在的狀態，真的，所以你不必覺得虧欠我什麼，如果按時下的看法，是我在虧欠你才對。”

　　即便在知道艾陽的身份之前，容重言也從來沒想過一定要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未來的妻子，必須像某某人那樣生活，何況現在他知道了，艾陽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這樣的人深閨玉堂是藏不住她的，如果硬留，只是在逼她離開，“我也覺得現在這樣挺好的，但確實是陪你的時間少了些，也是你大方，若是換作別人，恐怕”

　　“換作別人？你了解的還挺清楚的，換作誰啊？”艾陽不想跟容重言互相檢討下去，扯住他的胳膊不走了，“你說清楚，是不是你以前的女朋友？”

　　容重言哭笑不得道，“我以前哪有什麼女朋友，我是看王少安還有鄭家恭弘=叶 恭弘家那幾個，成天被女朋友抱怨，還要不停的買禮物哄女朋友，才這麼想的，”他幫艾陽拉開車門，“就算你跟她們都不太一樣，但你也是女孩子，別的女孩子想要的，我覺得你也應該有。”

　　艾陽坐在座位上，伸手環住容重言的脖子，在他唇上連親了幾下，“別的女孩子想要的，我已經有了，而且還是只屬於我的，做人啊，不能太貪心，不然會遭天譴的。”

　　自己是那個最好的？容重言不自覺的笑了，他上前一步，也不去想路人的目光，深深的吻了下去

　　陸家兩兄弟的爭鬥已經公然的從私下轉到了檯面上，甚至兩班人馬已經擺開了車馬公然開始了小規模的摩擦，直接把天氣轉涼病情終於得到了好轉的陸士珍給再次氣倒了，這次跟着一起病的，還有權夫人。

　　權夫人沒想到，自己隱忍了這麼多年，眼看就要成功了，可兩個兒子卻揮刀相向，比仇人還不如，這讓幾十年都沒敢放鬆過一天的權夫人再也支持不住，倒下去就起不了床了。

　　陸士珍跟權夫人都病倒了，陸天賜跟陸天恩就再也沒有顧忌，各自收攏隊伍，拉攏人脈，準備大幹一場，誓把對方逐出江南。

　　而柏廣立跟容重言都是他們重點拉攏的對象，甚至柏廣立手下的飛行大隊，也成了兩方勢力爭奪的目標，空中打擊有多致命，陸氏兄弟都很清楚，所以，柏廣立願意出兵支持哪一方，就成了制勝的關鍵。

　　“你覺得咱們應該支持誰？”柏廣立看着坐在長長的會議席另一頭的艾陽，這是他第一次讓艾陽參加松滬軍的高層會議，在大家紛紛表明立場之後，他要聽聽艾陽的看法。

　　在座的十幾位立場各有不同，有幫老大，有幫老二，間或也有人說滅了老大老二，在後頭幾個小的裡頭弄一個當傀儡的，異想天開的讓艾陽發笑。

　　現在是亂世，軍閥割據勝者為王，還弄什麼小皇帝，當寫小說呢？

　　當然還有人說兩不相幫，看着兩兄弟內鬥，等消耗的差不多了，松滬軍再坐收漁人之利。

　　聽見柏廣立問她，艾陽輕聲道，“其實不論幫陸天賜還是陸天恩，都無所謂，”她沒有那些什麼嫡長嫡次的觀念，一個草根出身的江南督軍，又不是華國皇帝，還嫡呀庶呀的，哪來那麼多窮講究？

　　“但我覺得不能任由他們這麼長久的內耗下去，”艾陽微微一笑，看着在座的同僚，“江南終究要是我們松滬軍的，打殘了打沒了，難道讓我們給陸家兄弟收拾爛攤子？”這個主意在艾陽看來是最蠢的，內鬥不但對柏廣立將來接手江南沒好處，大方向來講，對整個華國的局勢也沒有好處。外患虎視眈眈，這會兒搞內鬥，無疑是給敵人送肉呢。

　　這才是柏廣立最想聽到的答案，江南他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裡的，那一個富庶的江南自然要比飽經戰火的要強太多了，何況百姓何辜？為什麼要因為他們的慾望跟野心付出家破人亡的代價？

　　“那你覺得幫誰更好一些？”柏廣立追問道。

　　大家的目光全都落在了艾陽身上，尤其是分別支持陸大跟陸二的，這些天因為要取得柏廣立的支持，陸天賜跟陸天恩可沒少在柏廣立這些心腹幹將身上下功夫，背叛不至於，但收點兒好處，替這兩兄弟其中一位說點兒好話，是可以的。

　　這個么，艾陽道，“挑蠢且弱的那個吧。”

　　這下柏廣立也笑了，兩兄弟當然是弟弟更蠢一些，“他們都想看看咱們飛行大隊的實力，李大校，不知道你有沒有勇氣帶着咱們的飛行員再來一場試飛？”

　　艾陽蹙眉，一臉的不情願，“司令，這出去轉轉當然好，但是成本太高，咱們飛行學校小本兒生意，這出去一趟，花費太大，要是沒賺頭，我們寧可在家裡獃著數手指頭玩。”

　　艾陽話一出口，在座的都笑了，那些平時跟艾陽沒有交集的將官們，都饒有興緻的打量起她來，這丫頭看着年紀不大，說話倒是有趣的很。

　　柏廣立聽懂了艾陽話里的意思，這是叫自己跟陸天恩要好處呢，“放心吧，咱們松滬軍可不能跟一軍和二軍比，賠本的買賣我是絕不會做的。”

　　柏廣立不但不做賠本買賣，還要大賺一筆，彭建志跟艾陽帶着他們的六架戰鬥機出發之前，陸天恩已經將自己轄下的幾個縣劃到了松滬軍的駐防範圍這內，並且承諾，如果他拿到杭城，淮揚幾地盡歸柏廣立所有。

　　艾陽並不想真的跟陸天賜的隊伍大動干戈，□□不是錢還是子彈不花錢？而且戰爭造成的傷害也不是一日一時可以彌補的，所以她乾脆領着自己的飛行大隊，直入敵營，找到陸天賜指揮部所在的位置，一通□□扔下去，原本就沒有什麼鬥志的陸天賜隊伍一下子就亂了，在早就嚴陣以待的陸天恩隊伍的強攻之下，迅速的土崩瓦解，毫無還手之力。

　　看着自己的手下的部隊勢如破竹，陸天恩激動的團團轉，多少年了，他做夢都想將這個所謂的大哥踩在腳下，現在，這一天終於到來了！

　　陸天賜看都會突然出現在自己面前的艾陽，“你，你們是怎麼進來的？”

　　艾陽一揮手，跟在她身後的敢死隊員已經沖了過去，下了陸天賜手下的槍械，她走到陸天賜對面，站定了，“自然是開着飛機過來的，陸司令，為了江南百姓着想，你還是回家給大帥床前侍疾的好，爭權奪勢的事，還是交給年輕人干吧。”

　　艾陽除了在飛行學校當格鬥教員，還在跟她過來的學格鬥的士兵里選了十個人弄了個敢死隊，平時跟着飛行學員們一起訓練，這次是他們首次跟着艾陽出任務，跳傘之後，潛入敵方指揮中心，趁亂拿下陸天賜。

　　“李小姐，不，李大校，良禽擇木而棲，如果你肯跟着我，我會重用，不，我娶你，讓你做司令夫人，容重言能給你的，我都能給，以後你會是大帥夫人，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陸天賜話沒說完，就見艾陽一掌拍出，他都沒感覺到疼呢，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還有這種招安術的？這是在招安還是當眾調戲？

　　跟着艾陽過來的隊員都有些轉不過彎來，艾陽沖其中一個就是一腳，“愣什麼呢？還不趕緊走？不，你們把陸司令給我放到外頭的吉普車上，咱們大搖大擺的出去。”

　　主帥被擒的消息只要散布出去，陸天賜的手下自然沒有什麼可掙扎的，至於將來陸士珍的怒火，就留給陸天恩好了。

# 第118章

　　陸天恩跟着陸士珍南征北戰這麼多年, 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仗打的這麼痛快過，他看着被“請”到自己跟前的陸天賜，興奮的哈哈大笑, “大哥, 沒想到咱們兄弟會這麼相見吧？”

　　陸天賜冷笑着啐了陸天恩一口, “陸天恩，你自己摸着良心問問，憑你贏得了我么？再用你那個豬腦子好好想想，柏廣立為什麼要幫你？”

　　艾陽眸光微閃, 他們的選擇還真選對了，這陸天賜比陸天恩還是有腦子一些的。

　　陸天恩哈哈大笑，成王敗寇，他怎麼贏的重要嗎？

　　柏廣立為什麼幫他，自然是為了地盤了。可沒有淮揚幾地又怎麼樣？他今天能送出來, 將來也能再搶回來，但這些話，他是絕不會當著艾陽的面說的，“行行行, 你說的對, 你手裡的人馬比我多，也比我強，可那又怎麼樣呢？贏的是我就行了，”

　　他得意的在屋子里來回踱步, “咱們是一母同胞，我是絕不會虧待你這個親哥哥的，明天我就讓人把你送到湖山別院去，父親母親在那邊養病，你也過去吧，帶着大嫂跟幾個侄子，在湖山替我好好儘儘孝心，至於外頭的人，就交給弟弟我了，你放心，我不會只偏安一隅，我會讓你們看到，咱們陸家軍殺到中原，走進北平的那一天！”

　　艾陽差點兒沒笑出來，柏廣立都不會把這種掛在嘴邊，這位陸少爺可真是單蠢，還殺進中原，當中原的軍閥是紙糊的？

　　陸天恩卻不這麼想，等他的人把陸天賜押了下去，陸天恩伸手請艾陽坐下，“李小姐不必這麼拘束，咱們也不是頭一回見面了，坐，我一直想找個機會跟李小姐好好暢談一番的。”

　　這位不會是也打算許自己個“大帥夫人”吧？艾陽在他對面坐了，“陸司令有話請講。”

　　陸天恩打量着對面的女人，漂亮是真漂亮，因為家裡有個男不男女不女的陸愛素，像艾陽這種穿軍裝的女人，陸天恩也見過幾個，但那些女人，說白了就是披了一張看似堅硬的皮，剝下那層外殼，跟普通女人並沒有什麼不同，但這個艾陽，卻真的是讓人常常忘記了，她是個女人。

　　“呃，我是想好好謝謝李小姐，你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陸天恩故做大度的笑笑，“你可能不知道，前陣子我跟大哥坐着你開的飛機，心裏可沒少罵你，可你愣是把那外國人才會開的鐵傢伙開的穩穩噹噹的，”

　　陸天恩沖艾陽豎了下大拇指，“當時我就想啊，如果我們華國的女人都像李小姐這樣，那何愁國家不興？”

　　哈，就算是華國的女人都像我，有你們這些廢柴男人，國家也興不起來啊，“陸司令過獎了，有什麼話您請直說吧，我太累了，想回去休息了。”

　　完成任務，她要找個地方好好睡上一覺才行。

　　陸天恩再次大笑，“李小姐還真是急性子，我這才開始呢，你就急着走了，”想到被他關起來了陸天賜，陸天恩又忍不住大笑起來，“李小姐，我是有正事兒跟你商量。”

　　艾陽不悅的皺眉，“陸司令還是叫我李大校或者是李隊長吧，我習慣被人這麼稱呼。”

　　“我懂，我那個五妹妹，成天叫愛叫人管她喊‘爺’，”陸天恩不以為然的笑笑，好像這樣，陸愛素那丫頭就真的能當“爺”一樣。

　　艾陽根本不去問他懂什麼，她現在渾身是汗跟土，只想趕緊找個地方收拾收拾，“陸司令，我們飛行大隊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想來您後頭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我想跟您道個別，帶着兄弟們回滬市去了。”

　　這就是陸天恩準備說的，他得意的挑挑眉，“別呀，我的打算還沒有跟李大校說呢，據我所知，李大校是松滬飛行學校的中堅力量，這次隨你出來的，都是飛行學校里最優秀的飛行員，”

　　他雙手合什放在身前，“這一點兒你們已經用自己的實力證明了，所以，我想請李大校跟飛行大隊的兄弟們留在杭城，實話跟你說，我一早也想組建自己的飛行大隊了，只可惜，”他似模似樣的嘆了口氣，“我父親跟大哥都不贊成。”

　　讓他們留在杭城？哈，這個玩笑一點兒也不好笑好不好？“所以呢，陸司令是想直接拿來主義，把松滬飛行大隊，變成陸司令您自己的？”

　　陸天恩就是這麼想的，“我可以晉陞你為少將，跟你來的兄弟都會得到晉陞，而且每人我會奉上一萬大洋的安家費，當然，我知道李大校在滬市也頗有產業，你放心，我會照着你在滬市的產業，五倍奉上，至於容老闆，你們還沒有結婚，他又是柏司令的左膀右臂，相信柏司令並不會因為你遷怒他的。”

　　陸天恩還想藉著艾陽這隻餌，釣上容重言這條大魚呢，“等將來風聲過了，我一定想辦法成全你們這對有情人，放心，不就是滬商銀行嘛，將來整個江南的財政大權，我都會交到容老闆手裡，”

　　陸天恩越說越興奮，“現在我沒了淮揚，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全部拿回來。”

　　這孩子腦子可能沒長全，艾陽笑了笑，“陸司令真是太看得起我了，不是我小看您，這些年柏司令一心在發展自己的力量，手下的幾個混成旅可不是好對付的，就憑我帶來的幾架飛機，是做不成大事的。”

　　聽艾陽這麼說，陸天恩以為她被自己的條件吸引了，大手一揮，“我當然知道，不然也不會把淮揚幾地都送給他，但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等我完全接手了整個江南，柏廣立又算得了什麼？”

　　他自以為親密的沖艾陽眨眨眼，“李小姐，你太小看我了，我可不是個輕率的人。”

　　艾陽噗嗤一笑，“我懂了，就算是我帶着這次來的飛行大隊留在杭城，其實也就是給司令當朵錦上之花，你其實是有真正的靠山的。”

　　“哈哈，我就喜歡你這樣的，聰明，”想到自己跟東洋人的協定，陸天恩得意的眉飛色舞，“你說的沒錯，我是有別的靠山，如今東洋人船堅炮利，就是飛機，也有的是，我已經跟東洋人說好了，他們會賣最先進的武器給我，必要的時候，也會出兵幫我。”

　　“出兵？在華國？這可是違反國際法的，”艾陽真想一巴掌抽死他，“東洋人難道就不怕其他國的干涉？”

　　陸天恩不屑的一笑，女人就是女人，會開飛機又怎麼樣？照樣的頭髮長見識短，“什麼國際法，外頭跟國內有什麼區別？誰拳頭硬錢多，誰說的算，你呀，對外面的世界太不了解了，我只告訴你一句話，東洋人如果想出兵，那理由現編都來得及，何況我只是在說，有可能，必要時，並沒有說一定要！”

　　好了，該知道的艾陽都打聽清楚了，她淺淺一笑，站起身，“謝謝陸司令直言解惑，不過我家在滬上，還是喜歡留在愛人身邊，所以對於您的厚待只能說聲遺憾了，以後吧，以後有機會了，說不定咱們又會站在同一條戰壕里。”

　　如果陸天恩有一天投了柏廣立，他們真說不準就成了一家人呢！

　　陸天恩沒想到自己拿出這麼大的誠意，還把手裡的牌都跟艾陽說了，她卻要走？“李大校，鄙人愛惜你是個人才，才誠意相邀，你這是在玩我？”

　　艾陽給了陸天恩一個鄙夷的眼神，不耐煩道，“陸司令才看出來啊，嘖，怪不得人家背地里都叫你陸二傻呢，行了，你的誠意我收下了，但是你這個小破廟，留不住我這尊大神的，走了。”

　　“來人，”陸天恩大吼一聲，外頭的警衛蜂湧而入，“李艾，你以為你走得了？還有你那幾架飛機，進了我的地界兒，還能再飛得起來？”

　　艾陽好笑的看着周圍這群荷槍實彈的男人，“嘖，真威風啊，可惜啊，想留我你們真是打錯了算盤了，至於我帶來的飛機，陸天恩，財帛動人心，何況是六架飛機？你可以去找一找，他們現在還在不在？”

　　空襲之後，艾陽以送他們敢死隊找陸天賜指揮部的名義，直接就沒讓大家在陸天恩準備的地方降落，而是由彭建志帶着，停在了另一處隨時可以起飛的地方，而她在拿下陸天賜之後，也只帶了兩名敢死隊員過來，其他人，早就化妝成陸天恩的士兵，隱在了他的隊伍里，這些人得到的命令，是由他們自己尋找時機回滬市。

　　就是跟她來的這兩個，艾陽也有足夠的信心，在她走了之後，他們可以躲過追捕，順利回到滬市。

　　飛機已經走了？陸天恩大怒，從腰間拔出槍，“打電話問一下！”

　　通訊兵領命而去，沒多大功夫，就回來報告說他們準備的空地上沒有一架飛機，艾陽輕笑出聲，“滿意了？相信了？”

　　她不屑的看着陸天恩手裡的槍，“這麼多人，要是再抓不到我，你可就真成了二傻子了~”

　　“給我把人給抓起來！”陸天恩不再跟這個不知死活的女人廢話，等把艾陽抓住了，再讓她知道知道自己的厲害！

　　陸天恩的警衛員們都沒有把艾陽放在眼裡，一個赤手空拳的女人，在槍口之下，還能翻了天去？

　　打頭的聽到陸天恩的命令，上前一步伸手就去抓艾陽的胳膊，可他的手才伸出來，艾陽已經拔地而起，從開着的窗子里飛身出去，臨走還不忘在窗口衝著目瞪口呆的陸天恩揮揮手，“回見！”

　　只聽“啪啪”兩聲，陸天恩只覺兩頰生疼，嘴裏腥咸，他一張嘴一吐，兩顆大牙和着血水被吐了出來，“啊~”

　　“司令！”

　　警衛們都傻眼了，他們到底看到了什麼？五六個男人都沒看住一個女人？

　　司令的臉又是怎麼回事？誰打的？

　　陸天恩也顧不得叫人抓艾陽了，他從小到大，除了小時候跟陸天賜打架，再沒被人打過，而現在，他居然被人打了耳光？到底是誰打的？“來，來人，給我搜！”

　　裏面亂成一團，艾陽憑着耳力迅速找到了已經藏起來的兩個隊員，她帶着他們直接搶了輛車，在陸天恩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揚長而去。

　　陸天恩居然想留下自己的飛機？柏廣立差點兒沒氣笑了，陸天恩真的是把他當成東郭先生了？“你做的很好，辛苦你了，這次你跟彭將軍不但順利完成了任務，還沒傷一兵一卒，我真的是很欣慰，”

　　說到這個，他有些怒其不爭的瞪了柏廣彬一眼，這個弟弟打仗沒問題，但開飛機，上去就手忙腳亂，別說他了，彭建志都不敢把飛機交到他手裡，這以後執行任務，他頂多也就是居中指揮了，衝鋒陷陣的事，只能拜託給艾陽了，“李大校，以後飛行大隊就交給你了。”

　　彭建志對艾陽這次的表現也十分驚喜，尤其是艾陽跳傘之後，帶着敢死隊員順利抓到陸天賜，還能全部回來，“有李大校這樣的人才，是司令您的福氣啊！”

　　他年紀大了，留在飛行學校教學員就好，打仗的事，真的還要年輕人來。

　　艾陽想的卻是從陸天恩那裡聽來的消息，“我現在最怕的是陸天恩跟東洋人勾結起來，”她看了一眼一直沒有說話的容重言，“畢竟關稅的事，已經戳到他們的肺管子了，錢跟地盤，東洋人怎麼會捨得放手？”

　　柏廣立眉心深皺，“不是舍不得放手，是他們可以借陸天恩，插手江南，這個陸天恩，我恨不得現在就一槍崩了他！”

　　“可以啊，剛好試試我們敢死隊員的能力如何，”要不是剛抓了陸天賜，江南要借陸天恩之手穩定，艾陽臨走之前就不是兩巴掌，而是一記風刃割喉了。

　　容重言不輕不重的捏了艾陽一下，“陸天恩想順利接手陸天賜的勢力，也不是易事，倒不如趁着這個機會，咱們派人過去，悄悄見一見陸天賜的手下，看看他們願不願意為司令所用，至於東洋人那邊，派人盯的緊一些，這裡是華國，只要有松滬軍在，就容不得東洋人為所欲為。”

　　收編陸天賜的勢力倒是一條不錯的路，陸天賜手下的將官性子多像陸天賜這個司令官，有勇無謀的悍將居多，現在陸士珍不能治事，陸天賜又被軟禁，他們不服陸天恩，自然會另尋其主。

　　即便這些人不肯歸他所用，只要他們不肯臣服陸天恩，那就是在幫松滬軍，“你說的沒錯，沒事，十幾年都熬過去了，咱們一步一步來。”

　　“你捏我做什麼？”一出軍部大樓，艾陽翹着嘴角，一臉不滿。

　　容重言等艾陽上了車，“陸天恩被人打了耳光的事江南都傳遍了，現在你在大家眼裡，你簡直就是女趙雲了，於千萬軍中來去自如！”

　　“哈哈，趙雲，我？”這才多久啊，自己就成了趙雲了？“消息可傳的夠快的，是柏司令有意放出來的吧？”

　　容重言輕嘆一聲，“我感覺是這樣的，他身邊有你這樣的人，大家會怎麼看他？”

　　什麼意思？“我不是你身邊的人嘛，怎麼他身邊的人？”艾陽不怎麼理解容重言的話。

　　“自古有明主必有良臣虎將，劉邦有韓信樊噲，太宗有凌煙閣二十四臣，”容重言慢慢的開着車往外走，“如果有一天柏司令成了事，你說他的凌煙閣上，會不會有你的一席之地？”

　　明白了，容重言是覺得柏廣立在拿自己給他造勢，艾陽點點頭，“如果我殺了陸天恩，就坐實了我有過人的本事，而我這個鳳凰所棲的，必是梧桐木了。”

　　“但這麼一來，你成了所有人的焦點，我知道你有異於常人之能，但老虎還有打瞌睡的時候，我不想你被人過度關注，這樣太危險了，而且以後松滬軍遇到的敵人會越來越多，難道都要你用暗殺的辦法解決嗎？”

　　艾陽抱住容重言的胳膊，肯定的點頭，“你說的很對，後頭的事就交給柏司令了，我下來要休假，陪男朋友！”

　　這麼聽話，容重言忍不住低頭淺笑，“快撒手，我開車呢！”

　　艾陽說撒手就撒手，直接跟柏廣打了報告說要休息一段時間，柏廣立早就聽說了艾陽過年之後就要跟容重言結婚的事，自然不會反對，但還是跟艾陽提了要照常到飛行學校上格鬥課的要求。

　　說是要好好陪容重言，艾陽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時粘着他，每周過去上課也算是一種鍛煉，所以她也就答應下來，之後除了去飛行學校之外，又像之前那樣，把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罐頭生意跟萬國百貨的經營上來了，閑了還能陪着汪夫人去籌備一下善蔭會的活動。

　　容重言的愛國彩票賣的極好，幾次大獎都開出來之後，也都由報社記者全程跟蹤，保證數萬元的獎金交到了獲獎者手裡，所以大家購買彩票都十分踴躍，汪夫人的善蔭會也得了靈感，聯合申報搞了次慈善彩票，得到的錢全部用來購買各種過冬用品，發放給滬市周邊的窮人。

　　汪家自從被艾陽教訓了之後，知道這位未來的少夫人並不像汪夫人那麼心軟好糊弄，乾脆就把尾巴夾起來，老實的各自過自己的日子，而分了家的仝太太幾次登門道歉，都被汪夫人給拒之門外，並直言以後這個弟媳再不許進容家的門兒了，她看到她，就會想到兒子被人算計的事，影響心情。

　　這下仝太太跟汪家老大都慌了神兒，汪棣陽直接押着仝太太跑到容公館門外，說是老婆得罪了自己的妹妹，他要休了仝氏！

　　汪夫人在裡頭聽了，氣的只掉淚，這是做什麼，讓她背上個拆散人家好好夫妻的名聲嗎？

　　也幸虧吳媽機靈，直接給艾陽撥了電話，艾陽飛車趕開，攔住了要出去跟汪棣陽理論的汪夫人，自己出去告訴汪棣陽，真要離婚，就去公共租界的法庭去打離婚官司去，她還可以叫容重言一人介紹個律師給他們，但如果再在這兒大喊大叫的，小心路上不小心遇到什麼飛來橫禍，死的不明不白就不好了。

　　艾陽篤定汪家兩口子是不會真離婚的，汪棣陽年紀一大把，跟仝太太連孩子都生了四五個，孫子都抱上了，離婚？看他們的子女同不同意？

　　打發走了汪棣陽兩口子，艾陽又叫人去通知他們的兒子在容氏工作，尤其是在萬國百貨上班的老大汪鈞，說他們家裡的老父母鬧離婚的，讓他們都先回家去，好好勸好了父母，再過來上班，畢竟家事孝道，比賺錢要重要的多。

　　汪棣陽還指望着長子承家呢，要是沒了萬國百貨這隻金飯碗，他們以後可靠誰去？

　　通過這次的事，他也知道了艾陽在容家的影響力，再也不敢弄什麼幺蛾子，老老實實的縮在家裡，除了抱怨仝太太，就是逼着她趕緊把大女兒的婚事給解決了，相信大女兒再次出嫁的時候，妹妹會看在女兒的面上，參加她的婚禮，而那個時候，他們就可以跟妹妹解除誤會，再次來往起來了。

　　如果艾陽知道汪棣陽的小九九，只會說如意算盤不錯，只可惜遇到她這隻攔路虎，想再像之前那樣佔便宜，怕是難嘍。

　　容重言對艾陽的作為有些不贊同，倒不是他覺得艾陽做的不對，而是在他看來，這些容家的麻煩親戚，就算是解決，也應該由他來做，而不是讓艾陽來當這個惡人，如果因為這個見惡於汪夫人，就是他的罪過了，“你讓我覺得自己好蠢，還壞。”

　　艾陽覺得在自己跟前的時候，容重言就是個妥妥的聖父，她笑着將剔好刺的魚片一口吃掉，還不忘用眼神告訴容重言讓他繼續投喂，“好人惡人對我來說根本無所謂的，反正也沒有人敢罵到我的面前來，你成天那麼忙，何必為這些人費心？我做也是順手的事，而且吧，”

　　艾陽眨眨眼，叼住容重言又遞到她口邊的魚片，湊到他唇邊反餵給他，“我就喜歡欺負人，尤其是那些極品，他們是汪伯母的親人，伯母有所顧忌，你呢，不是親外甥，說多了做多了，招人罵，我就剛剛好，母老虎這個人設我喜歡。”

　　什麼也沒有錢實惠，憑什麼容重言辛苦賺到的錢叫這些人佔了去？如果他們曾經給過汪夫人和容重言恩惠也還罷了，偏偏除了傷害，再無其他，“你就當幫我的忙了，不收拾他們，我氣兒不順。”

　　容重言撫了撫艾陽為了訓練方便，特意剪的短髮，她總是這樣，處處替他着想，明裡暗裡的幫着他，而他，卻給不了她什麼。

# 第119章

　　艾陽沒有容重言那麼多惆悵, 她為容重言做什麼，都是她自己樂意的，自己樂意的事，就沒有必要去想對方是否給了回報, 而她不樂意做的事, 誰又能強迫得了她？

　　“我可是馬上就要成為容夫人的人了, 你跟我還計較這些啊？”艾陽喝了口溫熱的湯，笑道。

　　容重言面上閃過一抹尷尬，汪夫人跟夫人一直在积極籌備他們的婚事，可他還沒有正式向艾陽求過婚, 他不是不想，是不敢，他知道艾陽對結婚這件事一直沒有积極性，生怕萬一自己求婚了，反而將她給嚇跑了, “小艾，這個事，”

　　容重言握住艾陽的手，“我保證, 結婚之後, 你的生活不會有什麼改變，區別就在於，我們可以朝夕相處，”

　　想到已經裝修一新的梅山路別墅, 容重言眼中閃過一抹興奮，“我想跟你每天都在一起，就算是我在外頭忙，半夜回去，看到你在床上”

　　艾陽沖容重言挑眉一笑，支頤湊到容重言身邊，在他耳邊呵了口氣，“今天晚上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床上啊”

　　容重言耳朵立馬紅了，“我不是這個意思”

　　“噗嗤，”艾陽輕笑出聲，她伸手撫在容重言的耳廓，“我當然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每天都有我在身邊嘛。”

　　容重言懊惱的皺着眉，“你明明什麼都明白！”可還老是逗他。

　　艾陽呷了口杯里的桂花釀，甜甜的酒香混着她的馨香拂在他的脖頸上，“容重言，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歡你什麼？”

　　喜歡他什麼？艾陽向來是個有情緒就表達的人，兩人情濃的時候，甜言蜜語說對比他都多。可現在容重言卻覺得自己已經沒辦法正常思考了，“呃，喜歡我”

　　他遲疑了一下，艾陽常說的理由，在容重言看來，在餐桌上說略有些羞恥，但又不能不回答，只得挑了一個能出口的，“你說我長的好？”

　　艾陽快被容重言給逗死了，“這隻是很小的一個原因，呃，也不對，其實這也是個主因啦，誰願意成天面對一個老挫禿啊？”

　　“不過么，”艾陽的手指在容重言耳後緩緩的畫著，“十八歲接掌容氏，現在是松滬軍的錢袋子，華商銀行的行長，我看過你辦公的時候的樣子，很迷人。”

　　所以她才老會在他辦公的時候，跑過去鬧他，容重言俊面微紅，艾陽輕笑一下，“但我更喜歡你在我跟前少不更事的樣子，搞得人很想欺負欺負。”

　　“我本來就，”容重言猛然閉上嘴，一個沒什麼經驗的男人，其實也不算是值得誇耀的事，“反正我也強不過你，所以，算了，”他啞聲道，“我想跟你過一輩子呢，總不能回家也擺出在工部局的樣子。”

　　艾陽在容重言頰上親了一下，“我就喜歡你這種識時務的。”她第一次見到他時，只覺得他是個穿上了大人衣裳的漂亮少年，後來呢，他是滬市最有錢的男人，掌握着半個滬市的經濟，笑看兩個助手處心積慮的把她這個有點兒意思的漂亮女人往他懷裡推。

　　再後來，他成了她的男朋友，也在自己跟前毫不設防的展示着他的真性情。

　　“其實現在想想，你剛才描述的情景，我也很喜歡，”艾陽站起身，拉容重言起來，“吃飽了，走吧。”

　　容重言整顆心臟都要跳出喉嚨了，“什麼情景？你說的什麼？”

　　既然決定好了，艾陽也不拿喬，踮腳在容重言唇上親了一下，“結婚啊，難道等明年伯母一切都準備好的時候，讓你沒有新娘子嗎？”

　　容重言一把拉住要出門的艾陽，“你答應了？我還沒，沒求婚呢！”確切的說，他一直在想，怎麼樣說服艾陽，讓她相信自己的承諾，讓她心甘情願的嫁給自己。

　　“你沒求婚？”艾陽撫額，“我怎麼覺得你每天都在求婚呢？”有些話即便沒有掛在嘴邊，可它還是被人用眼神跟行動昭示的清清楚楚，“要不，我來求？”

　　艾陽四下張望，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充當戒指的東西，自從進了飛行學校，她除了腕錶，什麼都用戴了。

　　容重言上前一步，“婚當然得我來求，其實按照華國的規矩，應該我跟母親請了媒人到你家裡登門提親的。”

　　他眼睛一亮，“我這就回去跟媽說，讓她請王夫人當媒人，我們就去信河莊子上向你提親，好不好？”

　　艾陽心裏直咧嘴，她知道這是容重言對他們婚事的重視跟誠意，但她活的那個年代，兩情相悅不結婚也是可以共同生活一輩子的，那個儀式對她來說真的並不重要，但想到容重言身後還有汪夫人跟續夫人，她還是點點頭，“好吧，你們定好日子，我提親回去等着，我需要準備什麼，你也幫我打聽打聽。”

　　容重言跟艾陽的婚期一定，滬市的人就像等到了另一隻靴子，跟着齊齊舒了口氣，他們已經接受了容重言跟一個二婚的女人在一起，隨着艾陽走的越來越高，關於她的新聞跟傳聞越來越多，大家已經不會再去想，這個女人能不能配得上容重言，會不會被容家接受了。

　　但戀愛談了快兩年，卻遲遲不提結婚，甚至連訂婚的消息都沒有，還是讓大家暗中生出各種猜測，甚至有小報還大膽預測，再這麼拖下去，已經榮升大校的艾陽，有一天會成為柏司令夫人也不一定，畢竟這年頭兒，有錢可比不上有槍的，何況柏廣立年紀也不算太大，長的也不算太差，兩個站在一起，也算是郎才女貌。

　　現在他們終於放出消息要結婚了，那些隱隱的關於柏廣立跟艾陽的流言，不攻自破。

　　其實有些話容重言也不是沒有聽說過，但他沒有放在心上，艾陽跟柏廣立是什麼樣的人，他心裏還是有數的，那些帶着惡意的流言，不過是為了離間他跟艾陽的感情，讓那些人的傳言成真罷了。

　　這些流言艾陽聽說的更早，誰叫她聽力超級好呢，有心聽人說話，隔着條街也能聽的見。

　　不過她同樣沒有把這些議論放在心上，那些上不得檯面的小心思，根本不值得她去為她們浪費時間。

　　他們結婚的日期一定，艾陽抽空去看了顧勵行一次，沒辦法，醫院傳來的消息，顧勵行開始絕食了。

　　顧勵行被關在容氏名下的一間醫院里，改名換姓成了個麻瘋病人，被隔離在一個小小的院子里，除了一個瘸腿的老傭人之外，沒有人會過來看他一眼。

　　顧勵行已經絕食五天了，現在整個人沒有一點兒力氣的躺在床上，看見艾陽進來，他像只孤狼一樣惡狠狠的盯着艾陽，若不是知道身手遠沒法跟艾陽相比，他這會兒會撲過來一口咬在她的咽喉上，折斷她的脖子！

　　艾陽根本不把顧勵行的殺意放在眼裡，別說她了，就是外頭“照顧”顧勵行的張大，也是容重言精心挑選出來的，別看身殘年邁，顧勵行想從他的眼皮子底下逃出去，也是天方夜談。

　　這一點顧勵行應該也是清楚的，他三番兩次想從這裏逃出去，卻屢屢被張大從外頭扔了進來，不然他也不會弄出什麼“絕食”的花招了，“你來干什麼？我連死的權力都沒有了嗎？”

　　艾陽聳肩，“你當然沒有了，你忘了，你跟柳姨丈偷/情被陸大帥抓住了，還受了槍傷，是我冒着生命的危險把你救出來的，還讓醫生給你取子彈，我對你有救命之恩，按你們的江湖規矩，你的命現在不就應該是我的嗎？”

　　“我早就說過了，我只要你老實的活着，別再給我們添麻煩就行了，”艾陽滿意的看看顧勵行的狀態，因為絕食的緣故，他瘦了許多，但精神看上去還不錯，“報紙上已經登了，我跟容重言馬上要結婚了，洪門現在由續伯母主持，你放寬心在這兒頤養天年就好了，說不定哪天，我會放你出去的。”

　　她環視四周，“出了不能出去當你的顧大老闆，其實這裏也挺好的，好吃好喝，報紙留聲機收音機，樣樣不缺，如果我是你，就不會做這種無謂的掙扎，除了害苦了自己，還能做什麼呢？”

　　“如果你只是不希望我再找你們的麻煩，那我可以跟你保證，從此之後，我跟容重言井水不犯河水，”顧勵行扯唇艱難的笑笑，他用半條命，才換到了見艾陽的機會，確切的說，他是希望見到容重言的，沒想到他真的對自己沒有一絲的手足情，自己都絕食尋死了，容重言都不肯親自見一見他，“你們想要洪門，也只管拿去，我甚至可以去國外，再不踏進華國一步。”

　　“張叔，麻煩你去跟前頭的大夫說一聲，顧先生餓的太久了，給他掛幾瓶營養液，”艾陽根本不聽顧勵行這些保證，別說顧勵行野心勃勃，從來沒有服過輸，就算是他這次真的完全歇了跟容重言做對的心思，可現在全世界都是戰火不斷的，他如果在外頭被流彈給打中了怎麼辦？

　　艾陽不止要顧勵行不找事，還要顧勵行好好活着。

　　“你！”顧勵行掙扎着起身，“你就那麼恨我？為什麼？”

　　艾陽一揮手，顧勵行就被硬生生的摁回了床上，“我不恨你，只是覺得把你關起來才是對大家都好的選擇，行了，我走了，我會交代張叔，以後你不吃飯，那就讓他把你捆起來輸液好了，就一個宗旨，人給我活着，其他怎麼都行！”

　　因為顧勵行失蹤一直沒有消息，續夫人焦慮之下蒼老了許多，容重言沒辦法，故伎重演，叫人放出顧勵行逃到米國的消息。

　　續夫人親自問了送信兒回來的人，看到了顧勵行從不離身的板指，才算是多少放了些心，不管過的如何，只要顧勵行還活着，她就別無所求了，索性放開胸懷，一邊料理着幫里的事務，一邊陪着汪夫人張羅容重言跟艾陽的婚事。

　　艾陽的意思是不大辦 ，但對於容家來說，絕不能把容重言的婚事給隨便辦辦，汪夫人跟續夫人還有王夫人甚至柏家老夫人一起商量之後，最後決定採用滬市最流行的中西合璧的方式，頭天用龍鳳花轎把艾陽一路從信河莊子上抬到滬市，然後，再在自由大飯店舉行一場盛大的西式婚禮。

　　艾陽被這一整套繁瑣的儀式給嚇呆了，信河離滬市幾十里地，開車不覺得有什麼，坐轎？她可以自己走過來嗎？那樣更快一些。

　　“你想穿着鳳冠霞帔表演草上飛？”容重言想像了一下那個場景，漂亮是真漂亮，但也會把路人給嚇壞的，“你放心，到時候我騎馬去接你。”

　　艾陽撫額，“花轎就算了，改成汽車不更威風？你多弄幾輛汽車，弄個車隊，把我從信河迎到集賢坊公寓里，嗯？反正咱們也是中西合璧了，改良一下也很正常嘛。”

　　現在是初春天氣，自己坐在轎里還行，容重言騎車，被小風吹上幾個小時，還不得感冒了？

　　容重言想了想，一溜車隊比龍鳳轎也不差，而且叫艾陽這種急性子在花轎里坐幾個小時，說不定轎子落地的時候，新娘早就不知道藏哪兒去了，“我跟媽說一聲吧，我請了法蘭西的設計師給你做了西洋婚紗，你要不要去試試？”

　　這個當然要，艾陽的煩惱一下子就沒有了，她上輩子一直以為，她一生都跟白紗無緣了，沒想到穿越一次，全都享受到了，“什麼時候？”

　　設計師跟服務人員都退出去之後，艾陽穿着潔白的婚紗走了出來，在暖白的燈光下，她美的像個仙子。

　　容重言早已換好了為他訂製的禮服，他獃獃的看着艾陽，彷彿又回到了她踏着西湖碧波的那一刻，容重言不由曲膝，單膝跪地在她的手背上虔誠一吻，“我到今天還不敢相信，我真的遇到了一位仙女。”

　　饒是艾陽“見多識廣”自詡臉皮厚過城牆，但還是被容重言的態度弄的兩頰飛紅，她不自然的拉了拉蓬鬆的裙擺，“我鞋子沒穿好。”

　　容重言看着白紗里露出的白皙腳踝，她禮服鞋上的珍珠扣鬆開了，“我幫你，”他抬頭看着艾陽，“你把裙子再提的高一些。”

　　“呃，”艾陽不自然的轉過頭，就算是在民國，大家穿裙子露出小腿也已經是極常見的事了，可現在在容重言跟前，把拖地的裙擺提高，這畫面怎麼那麼的

　　“誒，我只是叫人幫我系鞋帶，”一隻手沿着小腿輕輕撫了上來，艾陽後背猛然收緊，下意識的推了容重言一下，“你要干什麼？”

　　輕紗裙擺如一朵潔白的雲，簇擁在艾陽纖直的小腿周圍，容重言喉間發緊，從定好婚期開始，艾陽就搬回了集賢坊公寓，他們見面的時間真的很少，可這裏偏偏做什麼都不方便，容重言低喟一聲，低頭在艾陽膝蓋上親了一下，“系好了，走吧，出去讓媽媽她們看看。”

　　汪夫人跟續夫人看着眼前的一對璧人，開心的眼眶都紅了，“這身兒漂亮，真漂亮！”

　　“小艾穿什麼都漂亮，我看剛才那身兒綉了鳳尾的旗袍，也好看的不行，”那樣鮮艷的明黃色，艾陽居然生生壓住了，氣勢足的續夫人都覺得有些不像給新娘子準備的。

　　容重言看着被汪夫人續夫人盯的有些不好意思的艾陽，笑着握住她的手，“這也是你們選衣服選的好，而且小艾本身又漂亮，不過你們可別再誇她了，再誇，我都該覺得自己配不上她了。”

　　續夫人可不會這麼覺得，她的兒子是世上最好的，“怎麼會？你們兩個別提多登對了，”她走過去幫着容重言理了理他禮服的領結，“這法蘭西的設計師就是不一樣，就是那些外國人，穿洋裝也沒有重言好看！”

　　“那是肯定的，重言從小就漂亮，就沒有他穿着不好看的衣服！”汪夫人深有同感，一旁的艾陽已經聽的差點兒笑出聲來，她示意自己要進去換衣裳了，留下容重言在這兒一個人享受兩位老母親的讚美。

　　艾陽跟容重言的婚禮就如汪夫人希望的那樣，空前的盛大，不但滬市所有的名流都到了，就連北平政府跟粵海那邊都派了人來，尤其是粵海方向，來的是二公子陳黎。

　　容重言跟艾陽誰也沒有自傲的會覺得陳黎的目的就僅僅是參加他們的婚禮，如今江南形勢因為陸氏兄弟的火併，陸士珍退到湖山榮養，不但沒有回到之前的平靜，反而更加的風雨飄搖起來。

　　陸天恩坐上了江南督軍的位置是不錯，但不論是陸士珍之前的老臣，還是陸天恩的舊部，紛紛的各立山頭，而英米列強跟北平政府，還有柏廣立的人，一個賽一個的唯恐天下不亂，對陸天恩眼中的“反賊”們，友好的不得了，為了能不被人從督軍的寶座上擠下來，陸天恩無奈之下，只能緊緊的摟住東洋人的大腿，只差沒有認個乾爹了。

　　粵海方面已經將閩省全部囊於懷中，下一步就是贛省了，淅江對他們來說，誘惑力也是極大的，只可惜柏廣立佔據了天時地利，陳家想搶在前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陳黎看來，如果能連柏廣立都給收編了，那整個華國也只有東北能跟陳家抗衡了，所以這次滬上之行，對他來說政治意義更大一些。

　　但當他看到艾陽的時候，還是滿心的遺憾，陳黎沒想到，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艾陽就從一個站在容重言身邊的漂亮情人，變成了柏廣立飛行學校的教官，甚至他還拿到了艾陽在松滬軍推廣的格鬥術的拳譜，他將這個給粵海的老武師們看過了，都不知道來自哪門哪派，但又不得不承認，這些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野路子，在近身格殺的時候，是真的更直接更有用！

　　看着被拍廣立充當娘家人送到禮堂里的艾陽，陳黎輕扯唇角，捫心自問，跟柏廣立的手段一比，他確實落了下乘。

　　知道艾陽的能耐之後，陳黎想的是，自己當初怎麼不在這個女人身上多下點兒功夫，把她帶到粵海去！

　　甚至他認為柏廣立應該花點心思在艾陽身上，想讓這個女人心甘情願的為他效力，最有效最保險的方法，不應該是把她變成自己的女人嗎？

　　現在看着柏廣立把艾陽交到容重言手裡，陳黎下意識的扯了一下領帶，他不得不承認，把艾陽當成柏氏女，給她一個強有力的娘家，這一招兒更加高明，不但把艾陽變成了“自家人”，給她一個傲人的身份，還變相的將容重言變成了柏家的女婿，從此容家跟艾陽，都被牢牢的綁在了柏家這條船上。

　　對於柏老夫人提出的西式婚禮的時候，由柏廣立送艾陽進會場的提議，汪夫人跟續夫人都是滿心感激的，雖然裡頭的目的大家都明白，但一個強勢的娘家，哪個女人不需要呢？因此她們兩個沒有跟容重言商量，就答應了下來。

　　艾陽對這件事也沒有異議，對她來說，李照田不是她的親人，柏廣立同樣也不是，別說認個乾妹妹，就算是親妹妹，跟她有什麼關係？這些都對來說都是浮雲，想拿這些束縛她，簡直就是做夢。

　　當然，在沒有利益衝突的時候，她也樂意配合大家一起做個美夢，但如果哪天有人會傷害到她跟容重言，那就對不起了，什麼乾哥哥濕弟弟的，她的字典里沒有那些。

　　容重言其實並不太希望艾陽跟柏家捆綁的太緊，但汪夫人的目的是好的，加上艾陽又不在意，他便沒有再多說什麼，對婚禮上陳黎話里話外的揶揄，也是一笑置之，就像艾陽說的那樣，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汪夫人跟續夫人都把艾陽當自己的女兒一樣，所以結婚之後，並沒有人要搞什麼立規矩這些，反而推說她們太累了，兩位夫人直接訂了船票，到港城過冬去了，還明說了一直要住到過年再回來，徹底把滬市扔給了小兩口，讓他們無憂無慮的過自己的新婚生活。

　　只可惜就算是兩位母親給力，滬市的形勢也不允許容重言跟艾陽出去度蜜月，柏廣立收到消息，東洋人從海上運了大批的槍械要到杭城，目的自然不言而喻，給陸天恩的。

　　柏廣立歉然的看着送艾陽過來的容重言，他們結婚才五天，自己就把艾陽召過來開會，確實是做的有些欠妥，但艾陽的眼光格局都讓柏廣立有一種知己之感，所以一旦有什麼事，他很想聽聽艾陽的意見。

　　容重言笑了笑，“我們在家也閑不住的，我先去工部局，等散會了讓小艾打電話，我過來接她。”

　　艾陽已經迅速的進入角色，“槍械也就罷了，飛機是干什麼？還有軍艦？這些東西東洋人都給？開什麼玩笑？”

　　東洋人的精的跟鬼一樣，才不會真的扶植陸天恩，只會把他當成傀儡，“這是要把江南變成東洋人的江南！”

　　柏廣立煩躁的把煙蒂摁滅，“我一直不想起戰火，但東洋人可不這麼想，如果讓他們成功了，咱們可就是腹背受敵，太被動了。”

　　“可是東洋人的動作也太快了吧？這才多久，他們不應該在陸天恩真的束手無策的時候再動手嗎？”就算是之前忙結婚，艾陽也一直沒有忽略過時局，“重言那邊關稅的事，也跟東洋人在僵持，他們還能分心去助陸天恩？這是變相在給重言這邊施加壓力？”

　　柏廣立又點了一支煙，“我叫人去打聽。”

　　“我也跟貴生叔說一聲吧，看看從道兒上能不能打聽出來什麼消息，”在艾陽看來，現在容重言為首的談判團跟東洋人的交鋒才是他們更應該關注的事，可為什麼東洋人會把注意力放在陸天恩方面，還下了這麼大的本錢？“陸天恩能許給東洋人多少好處？他雖然蠢了點，但卻是一心想做真正的江南王的，傀儡？他怎麼會答應呢？”

　　按艾陽對陸天恩“野心”的了解，他應該是想藉著東洋人的堅船利炮一統江南才對，但東洋人又怎麼可能為他們做嫁衣裳？這裏頭肯定會有他們不知道的原因，“關稅談判團那邊，我覺得還可以再逼一逼，報紙的輿論要再熱一點兒，全國都要鋪開了，還有學生，讓學生們都上街去，不過您要安排好足夠的人手，確保他們的安全，把飛行學校的學員們過去充學生吧，有他們在，好控制局面。”

　　這些招艾陽都是跟誰學的？柏廣立好奇的盯着她，他是武人，信奉的從來都是實力為尊，這種側面煽風點火的事，他之前是不屑的，尤其是鼓動學生，前些年因為學生們上街抗議，被關被殺的事件都曾經有過，柏廣立的看法也只是，當學生就老實的留在學校讀書，想報效國家，等到學成之後，示/威什麼的，都是空談，反而一不小心，會賠上自己的性命。

　　而現在，他居然被建議組織學生上街？“這不太好吧？他們都是天之驕子，應該好好讀書，政治不是他們應該關心的事。”

　　“家事國事天下事，現在不讓他們知道，難道一出校門，他們就立馬會懂得？而且就算是把他們關在象牙塔里，您也不可能捂上他們的眼睛跟耳朵，他們的父母親人都在外面，都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為國家出一份心力，是每一位華國人的義務。”艾陽從來不這麼認為，等戰亂起時，哪有學生還是士兵，全民皆兵也要保家衛國。

　　作者有話要說：　　在為完本做準備了，我也沒想到，這兩個月會這麼忙，給下本《女配請留步》求個預收吧，下本會存好稿之後，再開的，絕不會像這本這樣，最後連日更都做不到了。

# 第120章 大結局

　　柏廣立的消息很快就回來了, 原來江南春陵山裡發現的金礦！

　　陸天恩直接把金礦的開採權交給了東洋人，換來的就是東洋人對他的絕對支持，而東洋人則如艾陽預料的那樣，既要藉機合理合法的拿到金礦, 還要以陸天恩為路, 進軍江南。

　　畢竟槍械可以交給陸天恩, 但飛機跟艦船，給了陸天恩，他的人也操作不了，隨行的還要有東洋人的飛行員跟海軍, 這些人到底會聽命於誰，可想而知了。

　　“真夠蠢的！”

　　柏廣立一拳砸在桌子上，半天才平息了心中的怒火，他走到一直盯着地圖看的艾陽身邊，“我準備出兵春陵！”

　　金礦是東洋人想要的, 如果把春陵山拿到他的手裡，那陸天恩就沒有籌碼，至於藉機進江南，柏廣立無奈的蹙眉, “我會在松滬轄下的縣市增兵, 陸天恩只要還認北平政府，就無權同意東洋人隨意在華國的領土登陸。”

　　艾陽點點頭，隨手指了幾個地方，“春陵山有金礦, 這麼好的消息，自然要全國人民都知道了，離春陵山最近的幾處駐軍，不可能不聞風而動的，尤其是丁平，他可是土匪出身，這麼大塊肥肉讓給東洋人，那還不是虎口奪肉？哼，陸天恩也休想在他手裡討到便宜。”

　　丁平是陸士珍的老部下，性子兇悍又愛財如命，有一條金礦在他的隊伍不遠處，他能輕易放過？別說是陸天恩，就算是陸士珍來了，也不行。

　　柏廣立對金礦的事也很上心，他缺錢，太缺錢了，“我知道了，我寧願山塌了，也不能讓這些東西落在東洋人手裡。”

　　陸天恩沒想到自己跟東洋人的交易才剛開始，就走漏了風聲，看着下頭送上來的情報，他氣的幾乎要把牙給咬碎了，“丁平，陸加勇，這些個蠢貨，誰許他們去春陵山的？”

　　下屬小心翼翼的看着陸天恩，自從他出任江南督軍以來，本事不大，脾氣卻大的不行，動輒就要把人拉出去槍斃，“陸旅長說他以前就知道春陵山有金礦，老帥說過，那地方將來是要留給陸家人的，誰也不許動，現在大帥您要把春陵山送給東洋人，老帥是絕對不會答應的，他做為陸家的子孫，要先帶人過去守着陸家的根基，如果您真的要把春陵山送人，就請老帥親自出面說話！”

　　看着已經暴怒的陸天恩，副官後退一步，還是把後面的話說完了，“丁平那邊就更直接了，說是春陵山就在他的防區，他看上那塊風水寶地了，準備把指揮部設在春陵山，從此以後，那邊就，就，姓‘丁’了。”

　　“大帥，大帥，不好了，”

　　陸天恩都沒來及再拍桌子呢，就聽到外頭的喊 聲，“喊什麼喊？有什麼不好了？成天不好了不好了，要你們這些人何用？”

　　副官咽了口唾沫，走到外頭，“別大驚小怪的，有什麼話快說！”

　　等聽完底下人的話，副官已經面如死灰，他深悔自己怎麼就那麼欠，跑出去替陸天恩問話，“大帥，船”

　　“什麼船？”

　　“就是東洋人給咱們運軍火的船，”副官咧咧嘴，“沉了！”

　　“沉了？不可能！”之前那兩船軍火，不都順順利利的運到了杭城？“在哪兒沉的？”

　　副官已經迅速想好了安慰陸天恩的話，“大帥，那船還離寧城的紅山港遠着呢，咱們的人也沒有接貨，它就突然起火了，救援不及就”

　　“東洋人呢，收到消息沒有？”陸天恩神情微松，他交不出春陵山，東洋那邊就送不來軍火，這還真夠巧的，“請東亞商社的坂村來見我。”

　　“你回來了？”容重言看着從窗戶里飛身而入了艾陽，心疼的幫她摘下縛面的黑巾，“事情還順利嗎？”

　　艾陽燦然一笑，“有我出馬，當然是無往不利啦！”

　　雖然柏廣立這邊一直在积極安排兵力布防，又跟丁平還有陸加勇頻頻聯絡，但艾陽還是覺得要給東洋人點兒顏色瞧瞧，所以就讓容重言配合著，對外宣稱她病了，要回到信河莊子上的休養，而她自己，則只在莊子上露了一面之後，就隻身易容奔向寧城，在紅山港找到容氏商行一早為她準備好的船，在從東洋到紅山的海道上，等着東洋人送軍火的船。

　　艾陽看着容重言烏青的眼眶，心下不忍，“我說了不會有事的，除了一路奔波辛苦一些，其他的根本不會有大事，你想啊，那些東洋人怎麼會想到在茫茫海上，我會從天而降呢？”

　　而且這次艾陽是做好了叫他們全船覆滅的準備的，根本不做掩飾就大開殺戒，而大半夜除了值班的船員之外，所有的人都睡了，艾陽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抵抗，之後又放火燒船，徹底的毀屍滅跡，“你看我，一點兒傷都沒有。”

　　容重言輕嘆一聲，“萬幸你沒有受傷，可是這樣的事真的不能再有了，我說過的，松滬軍遇到的麻煩，該由柏廣立去解決，如果你事事攬到自己身上，什麼時候是個頭兒呢？”

　　“而柏廣立如果連這點兒事都辦不好，又何談拿下江南，與陳家郭家一爭長短，將列強驅出華國？”

　　奔波幾天，艾陽其實已經累極了，她把頭抵在容重言胸前，“你說的我都明白，可是我明明有把事情變的更簡單的能力，卻什麼也不做，那樣就好嗎？容重言，如果可以，我想用最快的速度結束華國現在的狀況，給大家一個太平天下，這樣的話，我就可以跟你一起，每天過着只談情說愛的生活，唉，那該多好啊~”

　　容重言發現自己又被艾陽說服了，他無聲的把艾陽摟在懷裡，“我算着順利的話，你今天應該能回來的，我把洗澡水都放好了，走吧，先洗澡，明天咱們一起在果園裡轉轉，算是宣告你痊癒了。”

　　柏廣立發現自己是個運氣極好的人，他甚至都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什麼“天子之相”了，不然怎麼這邊他才開始布署，那邊東洋人給陸天恩的軍火船就沉了呢？那可是整整一船軍火啊，想想柏廣立都心疼，但一想到那是送到陸天恩手裡的，他的心情瞬間就好了，如果陸天恩跟東洋人的軍火買賣，能做一次燒一次就好了。

　　當然，對於艾陽病癒歸來，柏廣立也是很高興的，尤其是艾陽給他出的主意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加上因為東洋人有意染指華國金礦的事情被披露，大家反倭的情緒更加高漲，抵制倭貨的運動此消彼漲，大有推向整個華國之勢，這也讓那些在華國經商的東洋人受到了嚴重的經濟損失。

　　“你這一招還真的是挺奏效的，這不，關稅那邊東洋人也開始服軟了，”柏廣立一臉欣慰，有艾陽提前提醒，雖然學生們看似鬧的轟轟烈烈，甚至後來市民跟商人工人也都陸續參与進來，但有化妝成便衣的松滬軍，甚至後來洪門的續夫人也讓洪門幫眾混進了游/行的隊伍中，有這些人在，事情進展的有條不紊，沒有鬧出任何亂子來。

　　甚至在面對過來尋釁的東洋僑民，大家也都做到只動口不動手，如果僑民企圖動手，立馬就有舉着相機的記者出來，閃光燈連連，用鏡頭記錄事發經過，不給東洋人一點兒可趁之機。

　　東洋人也確如艾陽預料的那樣，想藉著學生游/行生些事端出來，只可惜柏廣立防範太嚴，早就成為傀儡的關耀宜更是除了明令滬市市政各局积極配合警備司令部的各項指令之外，不敢有一點兒小動作，這讓駐滬的東洋大使館一籌莫展，不知道該從何下手。

　　不過東洋人不將華國納入自己囊中是絕不死心的，權衡之下，以自己的軍火船被華國人燒沉為借口，悍然出兵寧城，要求陸天恩給一個說法。

　　親密盟友突然翻臉，陸天恩一下子傻眼了，看着堆在桌子上的軍報，“你說東洋人集結了五個師團？八萬人？他們哪裡來的這麼多人？”

　　副官都快哭了，“東洋人明顯就是早有準備了，他們把江南一帶所有的東洋軍隊都調過來了，還有所有的飛機軍艦跟坦克，大帥，您快下令吧~”

　　“我下令，我下什麼令？快，快把電話給我，我要跟吉田通話，我問問他怎麼回事？不就是一個金礦嘛，我給他了！”

　　副官兩眼發黑，陸天恩怎麼聽不懂人話呢，這是一座金礦就可以解決的事嘛？“東洋人都快到紅山港了，沿着寧城一路過來的話，杭城也不保的，沒時間了，您快下令增援寧城吧！”

　　“增援？好好好，我增援，快，把寧城周圍的兩個旅給派過去，但跟張旅長說，先別著急抵抗，我還要跟東洋人再談談。”

　　他還想借東洋人的勢力拿下那些不服順的部下呢，這東洋人怎麼就突然翻臉了？而且他的人怎麼打得過東洋人呢？

　　柏廣立從收到東洋人要集結在紅山港外的消息之後，就再沒有休息過，“東洋人這麼快就集結這麼多人？”

　　柏廣彬已經早就坐不住了，“他們是蓄謀已久了！”

　　艾陽從外頭回來了，“東洋使館那邊的水電全斷了，嘖嘖，可真是不巧，”當然不巧，這事兒她去辦的，“為了防止百姓將怨氣發泄到僑民身上，我已經跟關市長說了，讓他派警察局的人將僑民都保護起來，重言也跟巡捕房打過招呼了，還有洪門的幫眾，他們會一起保護好所有公共租界的外國人！”

　　到底是保護還是監視，那就是華國人自己說了算了，尤其是東洋人，想出去，看看戰局再說，如果這次打輸了，艾陽能把這些人全給扔到黃浦江里去。

　　柏廣立點點頭，“辛苦你了。”

　　他看着傳令兵，給丁平拍電報，“就說這次如果丁部能配合松滬軍一起增援寧城，春陵山就是他的！”

　　柏廣立走到軍事地圖前，“松滬扼長江的門戶，在軍事、政治、經濟上都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東洋人應該是把滬市作為主攻方向的，這樣就可以實現他們全面入侵華國的最終目標，只不過，”這一天來的太快了些，而且還換到了寧城，這倒是給了松滬軍準備的時間，可寧城那邊，柏廣立沒有一點兒信心。

　　什麼戰爭意義的，艾陽沒功夫知道，“陸天恩那人根本靠不住的，要不咱們從湖山把陸士珍給弄出來？”

　　柏廣彬冷笑道，“有道是有其子必有其父，陸士珍出來的，會真心打東洋？”

　　艾陽一笑，“管他真心假意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我帶着我們的隊員這就去湖山，我把陸家上下全綁了，看陸士珍下不下令！”

　　柏廣立沉吟片刻，現在想跟東洋人打的話，等北平政府下令，恐怕戰機早就貽誤了，而整個江南，必須有人一個一心主張的統帥，他沖艾陽點點頭，“此行危險重重，不管能不能成功，我都謝謝你，你對松滬的大恩，廣立永生不忘！”

　　艾陽無語的點點頭，“我本身就是松滬軍的一分子，做自己該做的事沒有什麼恩不恩的，您是主帥，軍令如山，飛行大隊全員唯有服從。”

　　柏廣立訕然點頭，他沒辦法告訴艾陽，其實在他心裏，沒辦法把艾陽當成他手下其他的將官，如果用過去的形容來說，艾陽更像是客卿，在他眼裡，歐陽是不能命令，只能尋求幫助的，“不管怎麼說，我都要謝謝你。”

　　艾陽蹙眉看着湖山，當初為怕陸士珍奪權，陸天恩恨不得把他親爹給扔到海里，“現在一時還打不到咱們滬市來，趁着還沒有真正的亂起來，我帶着飛機過去，速戰速決！”

　　陸士珍看着從天而降的一群人，掙扎的坐起身，“誰派你們來的？”

　　艾陽的人沒空跟陸士珍啰嗦，幾槍把陸天恩派在別院的警衛給摞倒了，“是柏司令派我們來救老帥的，東洋人打過來了，柏司令還需要老帥出來主持大局！”

　　柏廣立來救他？東洋人打進來了？陸士珍腦子有些轉不過彎來，還沒等他再問，兩個大漢已經過來，直接把他給架了起來，“我們的飛機離的有些遠，您身體不好，我們扶着您走。”

　　艾陽看着其他的陸家人，“如果你們也想走，就趕緊跟上，跟不上就在這兒等着陸天恩來收拾你們！來人，扶着點兒權夫人！”

　　看着陸士珍一家都上了飛機，艾陽沖飛行員擺擺手，示意他們回程，而她跟同來的柏廣彬，卻沒有一點兒走的意思，“大校，咱們呢？”

　　艾陽一笑，“咱們這三架飛機就留在湖山吧，我瞧着這地方挺好的，湖山別院更是有吃有住，你們先歇歇，”

　　來時艾陽已經想出這個主意了，她跟彭建志商量之後，飛行學校僅有的一架德制驅逐機跟兩架法制最新式的戰術型轟炸機也跟着出了任務，同時帶來了還有機身彈艙內攜帶4185公斤〔9226磅〕炸彈，掛載二十枚二百公斤炸彈，她要在最前沿出其不意的攔截東洋軍隊一下，給柏廣立的布署最大限度的爭取時間。

　　就三架飛機，要在湖山狙擊東洋人？隊員們都不說話了，艾陽轉頭看着他們，“怎麼？害怕了？”

　　大家紛紛搖頭，從報名進參軍那一天，其實每個人都知道最壞的結局是什麼，艾陽輕嘆一聲，“對我來說，能迎頭一搏，比縮頭任人魚肉，有福氣的多，起碼現在，咱們自己的生命甚至身後萬千百姓的生命，都掌握大家手裡，而不是那些東洋狗手裡。”

　　安排好飛行員在湖山待命，艾陽跟柏廣彬則開着湖山別院的車，一路疾行，往寧城去。

　　柏廣立需要時間，她能做的，就是帶着她的飛行員，跟已經悄悄奔向寧城的敢死隊員們，盡量的最大限度的把東洋人消滅在寧城之外。

　　寧城方面的原本只有兩個團的兵力，加上陸天恩派過去的兩個旅，跟城外陸續而來的東洋人，在兵力上就存在着極大的懸殊，何況陸天恩的手下，到底有幾分血性，他們都不敢保證。

　　所以艾陽跟柏廣彬要做的，就是陣前奪帥，用柏家人在軍中的資歷跟影響力，拿到寧城的指揮權。

　　陸士珍突然出現在滬市引得上下一片駭然，柏廣立卻沒功夫跟外頭解釋，迅速以陸士珍的名義宣布免除陸天恩這個逆子江南督軍的職務，甚至還電請北平政府，下令上下一心，共御外敵。

　　有了陸士珍這位老帥的軍令，柏廣立已經暗中開赴寧城沿線的隊伍，迅速的由明轉暗，出現在各條大路上，而之前那些以陸士珍跟陸天賜的名義，不聽陸天恩調遣的江南一系，不管樂不樂意，都開始執行軍令。

　　這時遠在寧城的艾陽，已經順利的下了當地駐防團長的槍，跟早就已經被氣得罵娘的張旅長一起，將寧城所有的兵力聚積起來，投入到跟來犯的東洋軍隊的戰鬥中。

　　而艾陽，已經又抽身返回湖山，她開着自己的驅逐機跟另兩架轟炸機一起，目標是寧城外紅山港的東洋軍的戰列艦跟隨後的驅逐艦。

　　容重言在柏廣立那兒看到軍報的時候，整個人都是懵的，“你說小艾就憑着三架飛機，炸了東洋人的戰列艦？”

　　東洋人為了攻打寧城，居然從國內派出了這樣的大型艦船，可見其吞併華夏的野心，只要想到就憑三架飛機，就將一艘裝備有九門460毫米口徑主炮的大型水面艦船給炸沉了，柏廣立都要忍不住落淚，“是真的，寧城那邊傳來的消息，廣彬現在不停的呼叫增援，東洋人已經瘋了。”

　　能不瘋嗎？出師不利說的就是他們現在的情況了，“李大校帶的轟炸機先是炸毀了他們的排水閥門，後來又炸毀了他們的主炮台跟預備射擊指揮所，後來主炮台的□□庫不知道怎麼的就爆炸了”

　　不知道怎麼的就爆炸了？容重言的只覺得自己被迎頭一拳，“你把話說清楚！”就三架飛機，他再不懂軍事，因為艾陽進了飛行學校，容重言還是跟着惡補了許多相關知識，大規模進攻，東洋人就不可能只派一艘戰列艦的，後頭應該還有艦隊跟上，當人家的飛機都是擺在那兒看的嗎？“小艾呢？”

　　憑艾陽的能力，炸了敵軍的戰列艦，應該可以平安逃出來的。

　　柏廣立已經紅了眼眶，他一把抓住容重言，“重言，你冷靜一下，那是戰場，是戰爭！”

　　這是什麼表情？難道艾陽還會有事？容重言奇怪的看着柏廣立，“司令是什麼意思？難道小艾還會出事？”

　　柏廣立張張嘴，“寧城送來的消息，三架飛機彈藥耗盡，沖向敵艦，敵軍的三般驅逐艦都受到重創”

　　見容重言已經僵在那裡，柏廣立不知道該不該把艾陽以一人之力，擊落臨時升空的六架敵機的戰功告訴他，“重言，節哀”

　　容重言嗤的一笑，“你開什麼玩笑呢？小艾？如果她想，她能把所有的敵機都炸了，她也不會有事的，”他的艾陽是仙子，他親眼看見的，會飛的仙子，容重言好笑的看了看柏廣立，“我知道了，我走了。”

　　“重言你去哪兒？”在柏廣立眼裡，容重言是聽到艾陽犧牲的消息迷了心志，“是，李大校是不會有事的，所有我已經電令廣彬派人去找了，你放心。”

　　容重言點點頭，“我知道了，寧城那邊應該還沒有停火吧？司令您的事情只怕還有很多，北平政府已經懇請其他幾國斡旋了，但是我覺得只有藉著這個機會讓東洋人看到華國軍人的決心跟實力，下面才會好談，”

　　容重言自失的一笑，“這些司令都會考慮到了，我跟您請個假，華商銀行的事先交給少安吧，工部局有王會長，”他沖柏廣立擺擺手，“我找小艾去。”

　　艾陽一定趁亂逃到某個地方了，他得趕緊回去吩咐容氏在各處的商行，只要艾陽去了，就給自己拍電報。

　　艾陽眼睜睜的看着自己親手帶出來的，飛行學校最優秀的兩名飛行員，在彈藥耗盡的那一刻，將自己的飛機化成最後的一顆炮彈，直直衝下東洋人的驅逐艦，她無力的張張嘴，卻知道自己根本來不及再下任何一道指令了。

　　而當初反覆跟他們耳提面命的，不論什麼時候，自己的生命才是最寶貴的宗旨，在他們的義無反顧跟前，簡直就是一個笑話。

　　艾陽的驅逐機劇烈的顫動起來，她知道，就在自己晃神的那一刻，自己的左機翼中彈了，而下頭的副油箱也已經開始燃燒，她冷冷一笑，反正也沒有油了，這架飛機也撐不了多久。

　　看着向自己不停射擊的敵機，艾陽心頭火起，乾脆死死咬住向她攻擊的轟炸機，一直逼近到敵機三十米處，才對敵機連續開火，直到敵機轟然向下墜落，艾陽才長長的舒了口氣，俯視着碧藍大海上的軍艦，一推升降舵，向其中一般俯衝過去

　　“艾陽！”

　　艾陽發現自己自己似乎停在一個靜止的空間里，而她無法指揮自己的身體，“誰在叫我？我在哪裡？”

　　“你真是太叫人失望了，做為你為基地犧牲的獎勵，我們把你送到異度空間來讓你享受人生，可你呢，又戰死了。”

　　可惜艾陽做不出撇嘴的表情，“如果真讓我享受人生，太平盛世不好嗎？非要扔到這麼個亂世里來，這是讓我享受什麼？”

　　“只能說你這個脾氣，給你扔到你看過的宅斗小說里，你也能大殺四方，”那個聲音反唇相譏道，“好了，我現在帶你回去。”

　　她走了，容重言怎麼辦？“回到哪裡？基地？我不是已經被炸成渣了嗎？”

　　“你的這次穿越，是基地的一次實驗，目前來看，還是十分成功的，我們可以把你帶回去，讓你穿越到另一個人身上，重新成為一個異能者，為基地效力。”

　　真是石頭縫裡都要榨出油啊，“那你們應該清楚，我的異能因為這次穿越，幾乎十不剩一，跟你們回去之後，我的能力怕是還不如基地一直致力改良的那些基因人。”

　　“真的是這樣？”聲音有些不相信，所謂的第二次生命獎勵，其實就是他們的試驗罷了，他們對艾陽在異世的強悍表現很滿意，所以在她選擇與敵艦同歸於盡之後，要把人帶回去，下次的試驗，是穿越到基地選好的試驗者身上。

　　“如果不是這樣，你覺得這個地方的武器水平，我會再次戰死？我現在剩下的這點兒能力也只有在千年之前稱王稱霸，”艾陽輕嘆一聲，如果她能強大的如前世一樣，她的隊員或許就不會犧牲了。

　　聲音似乎被艾陽說服了，也可能是聽出了艾陽根本不想跟他回去，“可你留在這裏，你的肉身也已經被炸成渣了，你再次附身之後，有可能再也回不去之前的生活，甚至你這僅剩的十分之一的能力，也會變的更少，那樣你也願意嗎？”

　　這倒是一個新的試驗，可以看看艾陽在第二次穿越之後，異能還能剩下多少？

　　容重言的樣子再次浮現，艾陽心裏點頭，“我願意，我想留在這裏，就算是所有的人都不再認得我也沒有關係。”

　　以另一個人的面貌重新開始，艾陽並不擔心，只要容重言還在思念着她，她就能讓他接受自己！

　　容重言一進洋行的大門，就看到窗邊坐的兩個小孩子身上。

　　姐姐年紀大一些，但也就十歲模樣，弟弟更小，正趴在姐姐身邊就着她的手喝水，兩個孩子身上灰粗布衣裳在容家的洋行里顯得格外的突兀。

　　“先生，就是這兩個孩子，”經理小心翼翼地看着人瘦的連西裝都顯得寬大的容重言，從他們少夫人戰死的消息傳出來，聽說他們老闆就瘋了，根本不相信少夫人死了，還嚴令容家下屬的所有商鋪工廠甚至農莊桑園，只要有人說知道少夫人的消息，就立馬報告給他。

　　就這兩個月，光這種謊報軍情，來騙飯的拆白黨們，他們寧城商行都不知道遇到多少了。

　　可今天這倆姐弟，看着也太小了點，經理搖搖頭，要不是這孩子說了句跟別人都不一樣的話，他真想直接給兩毛錢，把人打發走了。

　　艾陽抬頭看着嶙峋的容重言，見他人雖然瘦的不成樣子，但精神看上去還說的得過去。

　　容重言看着眼前這個面黃肌瘦的小丫頭，“你說你見過她？”

　　寧城這邊的經理打電話來，說是有個小姑娘過來說，她家在湖山，艾陽帶着飛行員出發之前，跟她說過話，還送了樣東西給她，現在她想拿這樣東西來跟自己換錢，至於是什麼，經理說來人說只有親眼看到容重言，才會把東西拿出來，不然誰逼她也沒有用。

　　艾陽看着容重言緊張的直咽唾沫，拿起桌上的茶壺，“你別急，喝口水慢慢說，我又跑不了。”

　　容重言上前一步，“你？”

　　艾陽燦然一笑，不打算再跟容重言兜圈子逗他了，“我叫艾陽，今年十三歲，”她伸手揉了揉一直緊緊揪着她衣裳的小毛頭，“這是我現在的丈夫，今年六歲。”

　　艾陽再次醒來，卻發現自己成了寧城城外魯家的童養媳，正跟自己的小丈夫毛毛躲在家裡的菜窖里，等外頭的再也聽不到一點兒聲音了，她從地下出來，才發現整個村子都是血，而毛毛的父母，也死在了東洋人手裡。

　　艾陽無奈之下，只得先帶着毛毛找個安全的地方藏起來，靠在村子里翻出來的糧食一直堅持到東洋人撤軍，才一路拖着毛毛，走到寧城找容家的商行。

　　容重言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艾陽”這個名字？

　　她是絕不會告訴一個初次見面的小姑娘自己的真名的。

　　小姑娘臉上似笑非笑的表情太熟悉了，容重言靈光一現，“小艾？你？”

　　她又附身了，一定是這個原因！“怎麼回事？你怎麼這麼小了？”

　　艾陽眼眶一酸，“這樣你都能認出來？其實我真的很怕你會認不出來我，”艾陽也沒想到自己成了個小孩子，想到容重言可以給她當爹了，她也是一臉的無奈，“這個樣子真不是我選的，呃，我其實十三了，就是營養不良。”

　　容重言一把把艾陽給抱了起來，眼淚已經奪眶而出，“我怎麼會認不出來？你一笑，我就認出來了！”

　　他撫着艾陽枯黃的頭髮，“這樣就很好，很漂亮！”